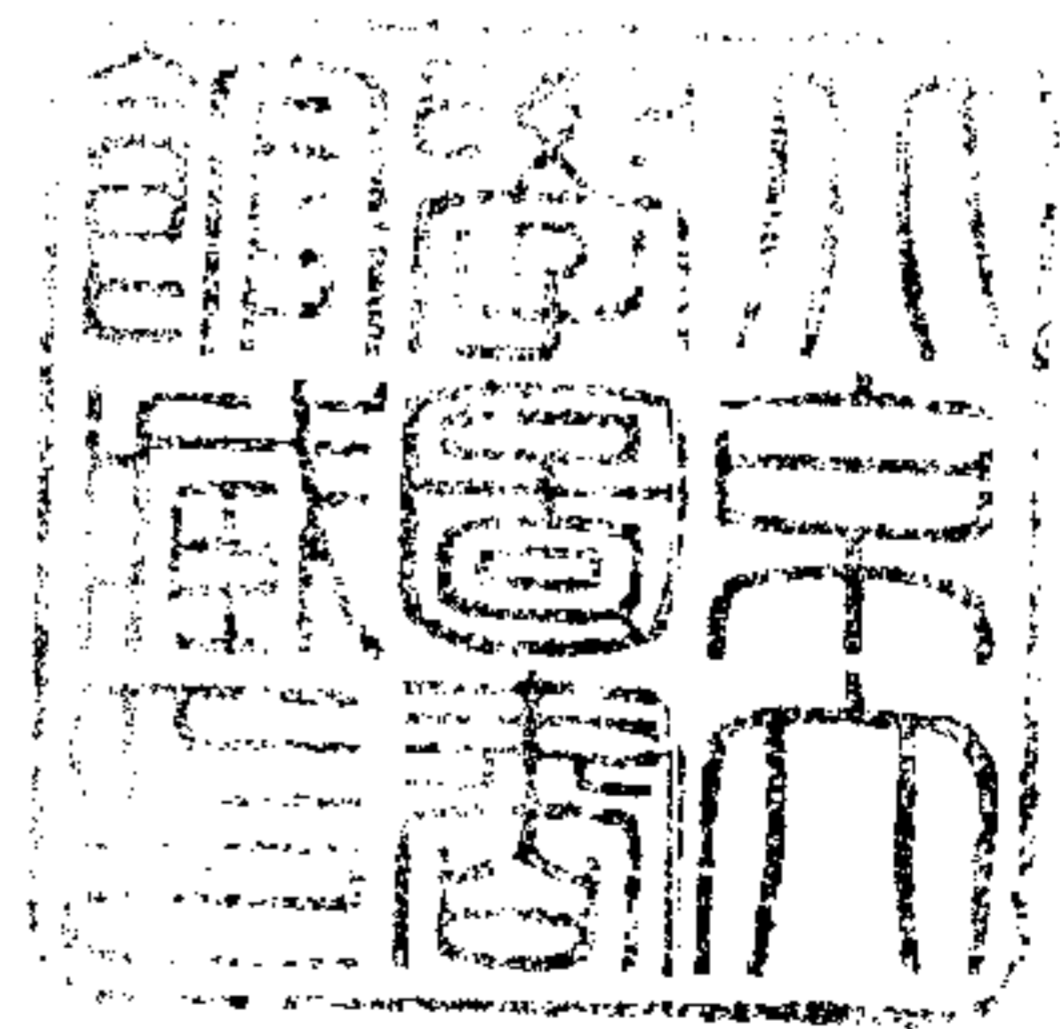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三五・子部・雜家類

棗林雜俎六卷（義集至和集）〔清〕談遷撰……………一

棗林外索三卷〔清〕談遷撰……………一四五

雕丘雜錄十八卷〔清〕梁清遠撰……………二八九

讀書雜述十卷〔清〕李鎧撰……………三九一

夜航船二十卷〔清〕張岱撰……………四六九

東林雜俎義集

形管

孝慈高皇后無子

宮人戴氏書

恭恪惠榮和靖皇貴妃鄭氏

孝節烈皇后

妙錦皇姑

金濂出妻

項襄毅胡婦

女化男

葬婢再生

韓烈婦

陳氏遺荒詩



安妃姚氏

沈瓊蓮

端氏

孺人范氏

何夫人紫金掠

會稽范氏二女

婦人生鬚

貞女節婦解

張安人樞白花

秦昭奴

吳江張烈婦

命婦能詩

義使陳氏

難婦

忠順夫人書

志怪

鄧雲翁種牙方

牛康氏

蔡鼎

柳敬亭張南坦二傳

土司

張雷王八十

萬歷末方士

薄子瑛

雲南

空玄

佛說

阿育王舍利子

宋濂前生書華嚴經

觀音夢感經

寶金和尚

智慧菩薩

憨山和尚

密雲和尚

僧佛日送雲

像不惹塵

僧誑

神樂觀歲給

桃林老道人

張福

高古峯

道人火道

荀道人

烟墜

柄相末路

矯偽

匪喪

豪橫

貴州

阿羅漢

連摩石像

藏經

佛牙

僧娶妻室

達觀和尚

關頭陀

僧火香及史詩

祖師像

求履僧

張真人印劍

張三丰

道人題壁

馬自然求載通志

呂仙自序

麻城道士

天主教明教附

矜炫

貪暴

侵地

點猾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奢侈

偏嗜

山逆

緯候

五行

子日

制日戊日

上巳

火節

市日

天門

風

雀歸

江南二十八景

男產

雞腹小兒

大明門黑氣

集異

名勝

石經山石經

二郎山石彈

陰陵山

天台山仙女

玉華山

織音

淫蕩

雜日

上戊上丁

立春

黃梅雨

中秋十六日

朔望行香

月

二雨辨

雷

日本小麻

人疴

飛席

鳳陽鼓樓

金靈山朱書

石鏡山

齊雲山善惡

仙居山蝌蚪篆

雲黃山

伏龍山

孔子山

成山

東浮山

銅鼓山

飛來峯

六真洞

燕子巖

鸞公坡

四道三谷

仙人籬

永義鄉

玉泉山

太山

青山

羅浮山

金陵園

回鷹峯

燕子洞

七盤坡

檀兒崖

大灰嶺

天花里

仁義鄉

說程墩

憂懼石

棗陽石

天涯海角石

丈石

鳳凰石

松化石

石木魚

石田

地鏡水影

甜土

里牛

沁雪石

中丞石

望夫石

雙魚石

僧化石

關索石

石箭

石樹

水晶塔

五色土

田名

苕蘿村

佛蹟  
城郭氣  
劉炳文海舟紀程

佛光  
古赤壁

棗林雜俎義集

鹽官談逸稿木著



形管

孝慈高皇后無子

孝陵享殿 太祖高皇帝高皇后南向左淑妃李氏生 懿文皇太子  
秦愍王晉恭王次皇 妃 氏生楚王魯王代王郅王齊王谷王唐王  
伊王淳王又次皇貴妃 氏生相王肅王韓王藩王人次皇貴人 氏  
生遼王又次皇美人 氏生寧王安王俱東列嶺妃生 成祖文皇帝  
獨西列見南京太常寺志 孝陵闈人俱云 孝慈高皇后無子具如  
志中而王弇洲先生最博核其別集同姓諸王表自 懿文 成祖外  
秦愍王 棟晉恭王 桐胤定王 楸俱母 高皇后楚昭王 楸母昭敬太克  
妃胡氏齊庶人 梅母定妃達氏淳王 梓俱達氏出趙王 杞母 氏魯荒

王 檀母監妃郭氏蜀獻王 椿代簡王 柱谷庶人 楸俱母惠妃郭氏湘獻  
王 柏母順妃胡氏肅莊王 楸母 妃即氏遼簡王 楸母 妃韓氏慶靖  
王 楸母 妃余氏監獄王 楸母 妃楊氏岷莊王 楸母 妃周氏韓憲  
王 楸母 妃周氏藩簡王 楸母貴妃趙氏安惠王 楸母 妃 氏唐定  
王 楸母賢妃李氏郅靖王 楸母惠妃劉氏伊厲王 楸母麗妃葛氏吾學  
編諸書俱同抑未考南太常志耶享殿配位出自宸斷相傳必有確據  
故志之不少詳而微與玉牒抵牾誠不知其解或曰宋史杜太后生豈  
王光濟太祖太宗秦王廷美廢王光贊而廷美傳云母陳國夫人耿氏  
非杜太后也鳩鴆之德均愛七子可以知 高皇后矣而 高皇后無  
子可諱他王母以諸書及太常寺之志較之多不合楚晉代郭齊谷唐  
伊淳九王同 母亦奇 高皇后遺復藏奉先殿脩 才組雙鳳首繼  
大珠歲六月六日曝之

女官黃惟德南海人洪武廿年選入宮命為司寶初名阿妹永樂初賜  
 今名信任益隆宣德七年乞骸南歸 皇太后命留及為詩賜之皇明  
 列聖御宸宇偉烈宏猷冠千古重惟仁化本家邦內廷百職需賢良咨  
 爾惟德女中士自少從容知禮義一從應召入皇宮夙夜孜孜勤乃事  
 昔時黑髮今如霜歲月悠悠老將至九重聖主天地仁欲使萬物同揚  
 春體茲德意賜歸去乃心感激情忻忻嶺海迢遞千萬里游河宮掉春  
 風裡賜衣官錦溢光輝親戚相迎人總喜喜爾富貴歸故鄉我心念爾  
 恒不忘線筆題詩意難盡日勉天南去准翔其姪女即大學士梁儲  
 母也亦累贈至一品夫人同時有葉女官者番禺人少有淑質通列女  
 傳洪武廿四年聞其孝敬選入宮擢為女官因召其父碧山弟祖道話  
 闕賜宴俱授錦衣衛鎮撫資以幣復其家又有王司採者番禺人永樂  
 二年選入宮為女官時年少權妃方見幸特推同輩之愛因辭曰臣妾

二

嫠婦也安敢充下陳哉 上重之從其意司採有文學能詩益宋昭容  
 之流而持操過之所作宮詞至今人猶傳誦  
 洪武廿年詔選民間淑女入宮分司陳六尚番禹陳二妹字瑞貞仲裕  
 女也貌端莊與馬入見使並六尚事陳善六書曉大義精女工續德皆  
 師事之人稱為女中君子二十四年命為司採賜歸省仍給祿養其家  
 聞範嚴肅人罕見其面有司候饋皆辭卻之 文皇即位以司採熟知  
 典故召復原職年四十以病終於官遣中使護喪歸葬  
 永樂中賢妃權氏順妃任氏昭儀李氏婕妤呂氏美人崔氏俱朝鮮國  
 王李芳遠所進權妃穠粹善吹玉簫見幸永樂八年從征還至臨城堯  
 謚恭獻芳遠驛送妃父永均至食光祿大夫祿尋遣歸正德中卒時賜  
 有嘉白金米布權妃薨時後司採王氏作宮詞瓊花移入大明宮荷旋  
 濃香韻晚風贏得君王留步羣玉蕭涼曉月明中益指權妃也

安妃姚氏

憲廟安妃姚氏嘉興人家貧習辨綉買市日無忤視嘗望見甃水中有  
 日月雲霞五色扇尖侍甚怪之應選入宮髮素種種不盈尺登舟過平  
 望一夕髮長委地令地名曰八尺後進位安妃生壽王妃弟福圓拜錦  
 衣衛指揮同知子錦孫承勛累蔭千戶 嘉興府志今秀水太子太保工  
 部尚書姚思仁即姚妃後按宋陸游入蜀記過平望二十里曰八尺則  
 前說殊謬且麗人之遺法必應國立夷之髮其光可鑑安事種種為也

宮人戴氏書

戴氏湯溪人選侍坤益宮三見御弘治十年太監竄某來獻宮人手書  
 寄問母弟安否離別思憶之情悽然滿紙今其書具存并有宮中小畫  
 等物湯溪縣志

沈瓊遠

三

弘治間女學士沈瓊遠家瑤中烏程人奇兒詩疎明星斗夜珊瑤玉說  
 花容列女官風遞鳳凰天樂近雪殘鴉鷓曉樓寒昭儀引駕臨丹卷尚  
 履薰衣熱紫微肅肅六宮懸象魏春風前殿想鳴鶯又宮詞十首  
 香霧濛濛草碧窗青燈的的燦銀缸內人何處教吹管驚起庭前鴝一  
 雙  
 倦把青絨繡紫紗閣針時復卜燈花明朝天后長生誕可有恩波偏及  
 庶  
 萱慈花封小字織寄聲千里落雲帆一春從不尋芳去高壘香羅舊賜  
 衫  
 天子龍樓瞥見粧芙蓉圓殿試羅裳水風涼好向西坐專把書經教小  
 王  
 曉臨鸞鏡整梳粧高營新興一尺長花影鎖窗人下直開籠自放雪衣

娘

明窗棗几淨爐薰開闕仙書小篆文豈永厭垂春寂寂碧秋花映石欄

海東青放渡遼煙天上群鷺得自專勅諭鷹房高索價聖王廿歲絕游

御柳青青燕子愁萬條齊水弄春柔東風不與閒人贈誰去江南

尚儀引見近龍床御筆親題墨瀟香幸得唱名居第一沐恩舞端謝君

翠綠蟠袖紫羅幃偷把黃金小帶舒中使傳宣光祿宴內家學士作新

右沈氏董毅碧里雜存載其一云送弟溥人誤為周氏吳興藝文補載

藝文八首

恭恪惠榮和靖皇貴妃鄭氏

鄭貴妃父承忠貧甚以女許孝廉某為妾臨別悲慟孝廉聞之遣還不  
責聘鄭感甚脫雙履予孝廉夫報已入宮大得幸念前事忘其名命小  
增售雙履於市索直若干無應者時孝廉計偕聞而往合其履妃泣告  
於上非若人妻不及執巾櫛矣亡何孝廉謁選得善地歷 盛運  
使張道審說貴妃生福王 帝 有如意之愛 上書其名於金盞屬妃  
藏之約他日東宮之徵也 辛丑十月 皇長子受母東宮貴妃不祥持  
盒泣訴 上啓之書字皆蝕數曰此天也 錢基庵相國說

瑞氏

天啓初選宮南都以於氏瑞氏應並入內偶咬齧瑞氏一箸於氏再箸  
嫌其 出之於氏尤妍麗

李節貞痛恭莊毅烈皇后周氏

周皇后父奎富京師奎徵時寄食為人莞庵元配生子繼瑞丁氏生于  
某某及后復降中宮以繼從長不許初 信王選婚終安布素雖得社  
服念其父貧販賣之初不意關雎之詠也 信即入正人位 后生

貴妃元貴妃

東宮及定王貴妃田氏生永王悖靈王貴地漸寵錄香綉一日永和  
宮婢 於金後現下候嗣定王 田氏 告 中宮亦善也 上嘗  
召貴妃妃御賜與小唱并之是日昇以宮婢 上問故曰小唱多恣  
肆無狀問其實曰聞坤盈宮小唱御宮婢故遠之耳 上色勅即搜其  
處大得御其蓋宮人各信其唱所謂御兒也 上驟怒止建諸小唱司  
禮太監 請少夏之如三殿下何小唱 某年十八美姿動時傳中  
宮命於外家幸不值 中宮因慙恨成疾血脈有老宮人請曰田氏宮  
中獨無對兒乎亦可搜也 果大得御其 上疑始釋御替田氏還開之

大恣族貴妃上幸引咎 上意解令省警例開中門從步出且以章示  
中宮示無嫌也其章出御史湖南劉與祥筆蓋外選所為云貴妃省警  
亦僅吳壬午貴妃亮明春必選選其少女年十三見寵欲即進封曰禮  
太監 某言貴妃以選入非外選也乃止唱味履寺有差亂後走天中味  
履猶存今為朝士某妾

崇禎庚辰 上因皇五子之變特命各御錄崇祀九天仙母廟  
以上俱宮間

孺人范氏

臨江府志范氏清江人博通經史洪武初召為女使授孺人為宮中母  
師一日 高皇問前代何最賢家法何代最正對曰商周宋諸后多  
賢家法最正命錄進史謂慈之凡序內制多范為定詔賜歸老於家

命氏女女師



晉江御又翁慶巡按四川不避權貴又勅往武當山獻立武神眼珠賜  
一品服亡何坐累下獄慶無子長女詣闕上書請代 仁孝皇后召入  
宮留之三月為宮中女師人以比擬榮

林淑園

莆田林淑園按察使林時之女時觀政刑部坐累下獄發北京營建淑  
園年七歲擊登聞鼓訴冤 仁廟監國矜其幼飯之釋時從任陝西到  
左臂和粥愈母疾長嫁西安左衛指揮使費銘年七十

妙錦皇姑

徐中山達第三女妙錦 文皇帝欲娶為繼后女不可因不嫁人為尼  
嘗論革除事謂 建十戶當坐殿上以待 燕王至苟不讓則死之何  
必自焚竄每語遜國事未嘗不痛哭也

立君

正一真人張氏母妻封立君

何夫人紫金掠

左軍左都督何文輝夫人豈氏嘗入內呼為媳婦賜紫金掠一个玉響  
杯一隻玉掠髮釵一副至今為家寶紫金掠溫潤水蛇毒將此掠水解  
毒 文輝子儀 衛指揮使

郭真順

郭真順潮陽人適周伯王明初官兵下嶺南指揮俞良輔征諸寨未下  
者伯王居溪頭寨真順進道上詩良輔曰將軍關國之武臣早耐鳳翼  
攀龍鱗煙雲慘淡敵九野半夜捧出扶桑輪前年領兵下南粵眼底草  
雄盡流血馬蹄帶得淮河水洒向江南作晴雪潮陽僻在海濱十載  
不斷于戈塵客星移處萬里外天子亦念選方氏將軍高名邁千古五  
千健兒猛如虎輕裝緩轡踏地來不減襄陽晉羊祜此時持奉明主恩

金印丰大庭龍丈人問藩衛制方面期以志義訓明若宜威布德氏大  
悅把菜一筐以能奪黃後在掛滿壁畫危龍夜卧于被月去夜重湯成  
守時下車愛氏如愛兒立山蒼蒼空水碧皓皓至今歌咏之故為將軍祀  
勅噴天家自有麒麟下物為宜氏歌太平唐屋勸盡歸山石已歸時之大

全源出妻

會稽范氏二女

戶部尚書金源妻重氏永樂七年妻兄重英歿其在金源家其女幼  
復源 知搜得出官候其決斷妻亦遺嫁

會稽范氏二女居賀家湖正統七年生好符書神遊江氏池月而身次  
許傅氏傅天二女并志剛業垣國其室并田十畝後復有弟久年歸以  
八否則閉戶相對引溝灌田凡三十年共卜葬止水飲以遺產祠之今

遇者遺骸報得蒙會稽縣志

項襄毅胡婦

項襄毅大司馬 志初以刑部員外郎從駕土木陷 中詞馬與胡婦去  
扶而南走四晝夜食盡胡婦度不兩活乃併糧自殺項得八宜月後祀  
婦家廟

婦人生發

弘治六年五月應山人張本華婦在氏生鬚長三寸又黃綠  
嘉靖癸丑青浦陸魁頭有婦人忽生鬚時縣差以事得其夫從監閱  
視之以為男也夫亦無獲婦以歸邑市象兜甚眾胡舟遂有後受  
浦縣志

萬曆二十一年嘉興已亥手館華亭余德家氏其婦侍姑鬚長五六寸  
二十餘莖時年六十自三十三歲始生鬚拔去仍出至五卜歲而止

孝子集

女化男

正德七年平涼府太平橋下女子高四姐就子故處居化為男子生鬚名高雷今六十餘有二子趙時春平涼府志

崇禎戊辰華亭莫氏女化為男子遂儒服裹中庚子嘉興嘗用明見於陳眉公座上既去眉公指之曰此即莫氏女變男者

貞女節婦解

靜靈州曹氏聘於王守仁未嫁而守仁死曹氏聞之慟哭不食遂繼死趙中丞時春駁曰在家從父女與未嫁之夫胡死哉自經溝瀆耳作貞女節婦解 未娶曰士未婦嫁曰女士綢采女家受之氏名通焉曰聘未有夫婦也士莫厲女家受之父母之東階母命之惟庶女及門內施擊中之以父母之命姆奉登車士御輪馬先歸而待諸里門至則揖以

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醕成婚禮焉故曰夫婦始易士女之名也昏昏也陰陽交際之時人道取焉是同生死故婦從一而終曰節也聘而未嫁非婚也女非婦也待姆而行行不踰國以順父母故曰貞貞者順正而固也女德也故婚姻之禮不備則貞女不行行則非貞矣士未迎父母未命姆弗待也而奔以哭士而事其親于律無服而強持服聞哀生于情情生于禮此之何禮而于士何情也不備禮而行謂之奔棄奔婦則逆義違親命則傷孝是宜為國大禁令取之而與節婦同論其非禮也故曰大不可

按浚谷先生持論太苛予傷曹氏之志語曰隘水可脫隘文不活持錄其文以告淑媛母俾曹氏重枉也

葬婢再生

嘉靖初南充劉氏婢公女父娶之母妒臨葬推入之三年後葬母開穴

公女伏棺上不死出言與其父處如恒持若夢中無少苦

張安人極白花

泉州張守化贈君婦張安人卒棺之前和發白花重倍數崇高丈可半尺青如蓮

韓烈婦

萬曆庚寅五月癸亥德州韓承業婦王氏殉節初承業沒戊子孟夏誓殉之七日不食始殯之食糜遂絕靈茹每晨哭然香請佛不絕聲后二載忽治葬留偈儿上臥空室左成人無近俄口出火下坐色白如練出鼻流玉筋良久火偏體金色指至數丈光達十里而香火盡遺骨如生所坐土結蓮花于案旁闢攝按為立祠長門

秦昭奴

定遠合肥間有亭曰警道旅店之東房萬曆末秦昭奴題詩二首序曰

妾本燕人幼依表兄李內官處撫育教訓頗習詩史年十八嫁為江南士人側室雖愛有所鍾而分割於嫡春燈秋月獨宿多愁長途旅歸孤衾更慘夜深滴淚和墨成吟亦以寫斯幽怨云爾 逐日一程人一程風沙拂面鬢雲輕鴛鴦有伴非吾伴愁向孤衾數滴聲其一日日長途為上塵佳人薄命怨青春小星千古稱賢淑坐對寒衾淚滿巾其二俊書秦昭奴記時某年月日也跋曰昔王昭君適胡曹大家能文而寬妾文不逮曹而境未適胡而有夫無夫怨人胡越意頗似之用取小字以識深愁後之文人君子倘憐而表章之君施惠不剛妾感且不獨昭奴又記熊人霖南秦集

陳氏遺荒詩

萬曆戊子金陵婦陳氏作遺荒詩年來水旱作災屯疾疫家家盡掩門兒女莫嫌全食粥眼前不死亦天恩

吳江張烈婦

吳江諸生張士柏娶沙溪陳俊女士柏夫遺女三歲其兄士松利婦產以鄰人徐洪義子張程字之婦不聽乙亥十二月既朔群党夜突八脅婦往死拒之不克士柏從孫女故適徐氏因迎于家越六日陳訴縣侯德清章日外杖其媒徐義以婦爭之強刑其請亦曲不受遂回婦謂在徐洪宅連夕無可白也己婦出獄忿甚丙子三月訴按臺不得理四月既朔訴臺於松江臺欲下吳江令婦計迫即自刎郡人表之晉東禪寺旁道祭相望日外竟憂死徐洪等各伏罪

錢塘劉氏女

錢塘江許劉元輔女字諧生吳嘉諫未行年十九夜嘗度蕭隣人張阿官故以賴聞聲依和又偵女貌夜躍上樓穴宿偈女女大呼賊元輔驚起繫阿官髡之木及旦阿官兄子養忠知其故糾党斬門且鳴金旋于

十

眾曰元輔寔以女儀而入罪之女聞之大志自經於郡守光山劉夢謙而阿官謀于訟師丁玉蘭賂元輔以女承汚則罪不死即守疑之陰訪其女故潔得元輔執狀阿官論如律初嘉諫弟其女刺眉投盈水中不散謂處子也拊冕大恸而丁玉蘭忽白晝見女自博頭立死上虞倪尚書元璠傳劉氏不言善蕭

命婦能詩

福清林鴻官應部郎中婦朱氏能詩嘗作詩勗鴻年十九卒鴻終身不娶

仁和陳德懿南康守敏政女適都御史李昂通達往典尤工詩詞有集四卷

當塗鄭賽貞國子監水 婦封德人博學能詩有士齋集三卷子部 弘治丙辰進士官編修

仁和楊文耀工部員外郎應鄉女為徐姚孫陞繼室能詩子鉅編修滿封夫人詩稿附文略公集行世

武定楊烈婦

永樂初謀地文遺臣以妻女發教坊配象奴有一婦獲詩帶問赴武定橋河死詩曰不忍將身配象奴手提麥飯祭亡夫今朝武定橋頭死要使清風滿帝都或云此松江謝氏婦也

華亭王鳳嫻進士張本嘉妻本嘉知宜在卒官艱辛自誓撫其子女開舉於鄉為懷慶同知封瑞人有焚餘草雙燕遺音行世

上元倪岳家宰婦 氏有 集

翰林陳沂繼室馬閭能詩書法蘇長公善山水白描橫幅年近八旬不廢吟咏有芝居集

莒女曉蘭和新嘉驛女子詩二首驛舍題詩今尚存斷煙荒草鎖重門

十一

多情況有千秋月夜夜鵲頭照墨痕 碎壁沉珠最可憐鵲頭題恨墨猶鮮妖魂欲問歸何處不化鴛鴦化杜鵑

鄞縣陳東官河南提學副使婦董氏少宰妃之女能詩凡后同稿成轉共評定今董氏詩不傳

吳江沈宜修字宛君副使沈琬之女工部郎中葉紹袁妻生一女其仲李蕙綢小寫並工文墨中庭之詠不減謝家嬌女之篇有適左氏二女並未字而天宜修亦金世紹袁所著曰午夢堂集行世

吳縣范允臨官福建參議婦徐媛字小淑工詩文有琴絳集

三水文氏翔鳳之妙適葛 有君子亭詩賦三百餘首手鈔書六十卷少寡自誓作几騷九篇詞義典雅稱其風烈 文翔鳳婦武氏狂識字翔鳳稱其能詩有文式合刻武恭人沒繼命氏翔鳳齒論艾婚不翔鳳

大書頗驚倒鳳於室中節氏能詩甲戌翔鳳侍風疾壬午春年甲申節

氏事李自成今没入范文程家

麻城王鍾龍御史其婦女適劉守蒙十一年守蒙天恣死事姑誓不踰  
關父疾篤欲見之不歸寧也少讀書過目輒誦老而詩益工年七十九  
目不見字猶使甥輩讀書坐側聽之李贊倡龍潭益高談佛求風動四  
方鍾龍獨不往欲索寸札酬答亦不許其春日詩桃花暮雨煙中閣燕  
子春風月下樓幽閣永夜燈前淚孤枕頻年夢裡愁秋月詩霜飛衾薄  
紅棉冷雲斂天高疎樹寒病起詩對鏡面黃如菜色看書目眩似花生  
海寧朱淑貞尚寶卿祚之女適周濟官光澤教諭幼聰穎博極群書年  
八十卒有靜庵集十卷

相城張秉文官山東布政使婦方孟式字如耀能詩庚辰濟南臨朐表文  
死之孟式投池中以殉少讀書有婦德有幼蘭閣前復集八卷

鄭縣金文貞適王 子登進士官副都御史封太淑人有蘭莊詩集

三

漳浦黃道周官禮部尚書婦 氏工文翰

朝邑屈安人適韓邦靖詩文唱和如良友邦靖早世安人後十四年而  
沒有女昇上書康海乞敘其母詩從之

女士

太倉薄少君庠生沈承妻承有萬才而天少君哭詩百首喻年值忘辰  
醉酒一慟而絕

天台貢士裴致中妻潘氏號碧天道人有碧天稿其題枕源洞曰千年  
老樹萬年山洞口仙娥自玉顏劉阮當時那得見浪傳浮跡在人間

一天接青山路萬重仙家洞口白雲通曉殘一夜溪頭雨流出桃花殘  
片紅其二

黃安人遂益人尚書珂之女為修撰楊慎繼室慎戩滇南博通經史工  
筆札携之戩滇南後慎奔父喪安人留于蜀應家政謝門府說詩不多

作慎有詩答婦又別和三詞皆不及也

寄夫詩

雁詩曾不到衡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晏薄命六詔風煙石斷  
腸日歸日歸愁感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雞下夜  
郎

黃鶯兒詞

積雨釀春寒見繁花樹樹殘泥塗滿眼登臨倦江流幾灣雲山幾盤天  
涯極目空腸斷寄書難無情征雁飛不到滇南  
劉雪瓊山西臨縣人孝廉趙福之妻有水雲居詩自署曰維石楹花居  
士

莆田黃幼藻字漢宮蘇州同知儀之女適林恭卿沈靜知禮舅沒竭力  
奉姑所居不蔽風雨近歲罕面年三十九所著有柳絮編

三

蘭溪舒大猷萬歷 貢士婦陸靜專工小詞以脂筆書字落紅滿借

聞縣儒士鄭坦妻鄭鈴字德和坦卒到雙耳自誓詔旌其門萬歷中嗣  
子雲鶴貴贈宜人有風教錄

山陰王素娥能詩文善女紅適胡節節死於燕城誓無他志年四十一  
卒

陸卿子吳人尚寶卿師道之女適太倉趙宜光宜光家盛慕與卿子  
偕隱寒山卿子能詩文有雲卧閣考繫玄芝諸集

李至英錦衣千戶李英女父死弟承祖幼繼母焦氏有子謀奪廢毒殺  
承祖出其妹桂英而誣玉英以奸指其送春別燕二詩為左論死玉英  
奏辨 世宗察其枉得釋

文侍

吳人陳寬孟賢侍姬曰梅花居士掌文墨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華亭王一鵬訓導善畫居湖上俱侍姬供筆墨

直湖尚書 張天駿有青衣 善書

金陵史忠癡翁侍姬何玉仙能書繪解音律號白雲道人

聞人周玉蕭武升方與妾與上議無紅灰件大師像獄七年還玉蕭玉蕭誓不去及事解詣闕遇國變又不符歸玉蕭感慕痛沒有詩一百三十首行世

如內

都督蕭如薰夫人楊氏才而妒無子不容納適如薰與長安張生善言及嗣息悵然曰吾殆絕矣張曰將軍當置別館於此從之張得子補諸生娶楊夫人尚不知也

義妓陳氏

萬曆乙卯楚塚某狎姑蘇妓陳氏傾家媚戲之陳私留塚身託疾他避

古

米里中豪貨據得塚之而所携索願饒毫不累塚也歸楚後同塚謁選北道都陽湖同舟微人窺陳色藝問許塚千金塚以情告陳陳歎曰君裝薄果進其千金可耳俄千金具別塚更登微人舟望塚帆發漸不復見州骨嗟噴投水死明年塚還渡湖中感陳設祭俄風晦舟沒

蘇州義姬

蘇州姬某乙酉團雙語所善客以死事俱柳笑之中秋買棹召客泛太湖皎月空明鷓鴣首甚適忽顧影感歎置觴投深流處不及救

雜婦

不盡雙蛾向碧紗誰從馬上撥琵琶聲亭空有歸家夢驚破啼聲是夜茄其一 日日牛車道路賒偏身塵土向天涯不因薄命生多恨青塚啼鴉怨漢家其二 驚傳縣吏點名頻一分明漢魏真世上無如男子好看他髡禿也驕人後跋云吳中舊婦趙雪華題在鄭城縣李家庄旗亭

雙閣

官人廣陵張氏過宗德石門鎮題壁四首或云收河元 身隨奴奴從奴虐愁聽胡茄聲可哀柔腸已似如針刺况值蕭蕭夜雨來其一 深閨日日 驚鳳怨被干戈出畫堂弱質那經雁虎口可憐魂夢繞家鄉其二 繡鞋脫却換官靴女易男妝定可堪扶上玉鞍愁不穩泪痕空逐馬蹄踪其三 車騎驕情野店來憐我故鄉生死別花枝已向別園栽其四

妾本虎林女也所逢不淑再罹干戈臘月甚寒挾之北上終日坐破車中嗙嗙筋骨欲脫寒風慘烈塵沙眯目塞馬悲鳴嗚其欲絕真蔡琰車中明妃馬上所不能彷彿者幾欲自經念妾本良家流落至此曾與魏里曹生訂終身交子願才士必不棄予死之無名何如忍以相待已復念此乃又強食偶從將士閱省錄知曹即已卿舊旦夕公車至此悲謂

五

妾已死遠爾捐棄故乘暇寫此詩令知薄命妾猶然而湖月下心也當妾與曹即晤時六橋明月十里湖山澄波渺然萬籟蕭蕭妾吹蕭怨悲泣曹即舉酒耀天曰夕憂終當助汝以金屋妾改顏謝曰無媒妁何以先是曹即嘗懷一扇妾甚愛其扇上詩為桐山方生名在成者作有云蒼壁倚千尋空江自古今浪翻舟 合廟枕碧流深等句妾賞其壯涼高逸是時曹即即出其扇曰汝佳此人詩此人吾好友海內名士即以爲媒妁可乎妾拜受之至今歎濱死不去袖中又聞此生亦登卿薦爲曹郎不及見此萬一桐山生寓目焉謂妾尚存亦不負當日以得長公待先生意也西湖薄妹宋娟和湘書 風動空江鷓鴣催降旗飄颻鳳城關將軍戰死君王繫薄命紅顏馬上來其一 廣陌塵沙滿鸚鵡北風吹雨落鉛華可憐明月空篋引幾度窮盡伴暮笳其二 春風如繡綺如煙良夜知心盡閱眼今日相思渾似夢竿來可恨是蒼元 其三 盈盈十

五破瓜初也作明妃別故盧諶散千金致孟德鎮黃旗下賸文殊兵四  
南莊勝處妾常憶借問軒車早晚游美景難忘竹柳下好風爭奈柳橋  
頭其五冰消見水多於地雪霽看山盡入樓若侍春深始同賞鶯殘花  
落卻堪愁其六妾命如朔風飄然振落葉不入即離憐乃逐沙塵陌妾  
本良家兒留落平康劫十三工秦寧十五好筆墨樽前柔聲泪涇江州  
褶人謂素顏好妾謂多生孽武林遇曹郎心知不仗說忽爾天地崩遂  
令山川別一為俗子焉再為干戈地嗚呼大車中塵土滿鬢髻人倚那  
一半衰鐵肌冷如鐵畫則強歡笑夜則潛啜誰為文姬哀文姬猶返  
闕誰為明妃怨猶得封馬鬣而我薄命人終當染瘡血所不即就死心  
為曹郎結曹郎爾多情豈忘西湖月曹郎爾多智豈不諫我節曹郎爾  
任俠思妻委虎穴曹郎爾多交宜無家傑煤灼扇上詩願沛不忍徹  
忍死一相別悲酸難再說又聞桐山生風流當世傑爾既善曹郎何不

一救妾

丙戌秋金華陷婦某俘入杭州行營庚寅六月其夫跡之以五十金贖  
不許適至百五十金終不許婦凝淚語其夫曰第藏其金天下多好婦  
何我為其人益至二百金終不許婦乘間引刀自刎營卒怒剖腹搗其  
陰俄雷震死

新樂隸南關旅壁題曰妾本淮上弱質僻陋而無心戊子遭兵變滿之  
狂丈夫以我北去壬辰復挾我南征過此偶遇之子盱衡之間情溢於  
露氣幽於蘭鳴呼此誰氏之美也嗟余薄命感而賦此 北去南來空  
自猜編愁為 幾時灰妾心最慕漢天子自將單于不敢來 造次相  
逢若有私目成如漢人知胸中歷歷不然事可得對床說與伊

冬兒

良鄉伎冬兒善南曲入外城左都督田壯過家壯過辛都督劉澤清購

得之以殺諸少四十餘人其最姝麗者登兒也甲申澤清欲質二王存  
否冬兒請自往田氏探之遂男飾而北知二王已懸逃南澤清鎮淮安  
書佐無罪殺之收其妻澤清降北虜揖政王贈宮女三人皆嘗御者  
澤清不辭而變之亡何內一人告變揖政王錄其家及所奪書佐之婦  
澤清供書佐有罪故殺之婦明其非罪且云澤清私居冠角巾諸事若  
與不如反耳澤清謀冬兒下刑部尚書湯 嘗飲澤清所出酒故  
識冬兒因曰爾非劉家人遂免籍更嫁吳駿公作臨淮老伎行臨淮將  
軍擅開府不聞身履闕吹舞白骨如何棄戰場青娥已自成灰土老大  
猶存一伎師拓枝記得關元語曉轉輕便淚流尊前訴出漂零若妾  
是劉家舊主語冬兒小字唱梁州翻新水調教桃葉擬定鴛鴦投莫愁  
武安當日誇聲伎秋娘絕藝傾時世威里迎歸金轎車後來轉入臨淮  
第臨淮游俠起山東帳下銀軍小隊紅巧管射細分畫的濃粧遊仗簇

六

七

花叢縱若身老廢肢在若論軍容粉黛工羊侃侍兒罷走馬李波小妹  
斛粲弓錦帶輕衫嬌結東城南扶犀貪馳速忽聞金闕起黃塵殺氣奔  
騰滿川陸探騎誰能來前門中間千里追風足消息無憑訪兩宮兒家  
出入金張屋請為將軍走故都一鞭夜渡黃河宿暗穿敵壘過侯家伎  
堂仍訝調絲竹祿山裨將帶弓刀醉擁如花念奴曲會字逢人問二王  
武安妻子相持哭薰天貴勢依椒房不為君王收骨肉翻身上馬過南  
兵退駐淮陰正拔營寶劍幾曾求死士明珠還欲致傾城男兒作健匪  
杯酒女子無愁出曼聲可憐西風怒吹折山陽樹將軍自撤沿淮戍不  
惜黃金購海師西施一舸避崩濤急浪大於山張帆拔柁無歸處重來  
海口墜降幡全家北 遇長淮去長淮一去幾時還談作王侯却第看收  
者到門停妾伎蕭條西市歎南冠老婦今年頭總白淒涼閱盡興亡跡  
已見秋槐落故宮人看春草生南陌依然綠管對東風坐中尚識當時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客金谷田園化作塵綠珠子弟更無人相憐只有樓頭月長笛聲聲欲斷魂

秦良玉

山陰朱燮元總督雲貴川廣石砵宣撫司女土官秦良玉雅度侃諤儀從俱美少年朱公子壽宜訪之酒間微颯良玉笑引曰宋山陰公王云陛下復宮百數妾惟駙馬一人以答

良玉屢勸兵討逆天啓辛酉永寧宣撫司使秦崇明叛據重慶辱道良玉求助良玉斬其使提兵進攻多斬獲

忠順夫人書

萬曆十九年七月六日致封忠順夫人卽三娘子上經畧總督鄭洛書曰蒙差通官大友等賫書到帳分付我盡知之回套之事我恨不能即速登程奈因頭畜疲弱不能起身每想老大人宣大督鎮之日曾受

六

無窮恩典時刻思念惟天可表因洩河失事一節實 諸反背 皇上洪恩有負大人擡舉將華夷大事一日有失幸蒙大人在駕河西多承俯就其事乃不幸中之幸也今蒙老大人書諭由局都經過套恐履漢夷生事彼此壞名節本上會同吉襄由肅州邊外於川底行走已差人稟知四月起身我思肅州邊外政途遙遠况老老老人在彼多有勞苦意要從鎮羌經過恥愧不敢開言如肯憐憫暗賜一音我自自有主意彼此方便我目前西海之地因為失事致將我自愧未敢計些項之物今備絲銀十兩萬望老大人神力轉買各色梭布八十疋茶籠八斗白綾汗巾五十方綢砂二兩硫黃燭硝四兩砂礪十個涼扇十把書柬紙一百張若肯賜發我世世不敢忘謹具此啟再拜又銀六兩員梭布十疋絲銀買茶大廟堂鄭老先生大人臺下

彤管志餘

彤管自宮闈淑媛外無可述矣儀仗難婦非法也蓋傷其志閱其過耳豈足語風教哉更有流聞似不欲棄併附之以資溫曉

嘉興某善射道山東遇女子單騎行劫接其矢反射之者三女子呼曰君無相苦當下馬少有所語語曰吾聞人多矣顧事若本其帝某從之挈歸作孟子湖暴客久之入燕不返沈天生比部嘗識其人

甲申九月友人趙昌齡出杭之湧金門至剡圍見題壁云芙蓉花發滿隄紅盡道芙蓉勝妾容昨日多從湖上過行人何不看芙蓉

金陵卞荆璞同母寓武林西湖上作西湖遇雨詩重雲負我買名湖博得蒼煙入畫圖柳去六橋春色斷雨來三竺遠山無念奈愛換笙歌歇人事淒涼風月孤我欲才情寄蘇小西冷珍重舊時裝荆璞能書咏第其人不足道 寄情蘇小矣

志怪

九

萬應庚寅山西隰州有氏婦居山中日汲澗水忽聞鳥呼曰山要開山要開日呼耳婦不以為异一日飛集肩而上而呼婦歸告其夫夫曰明日若呼當應之曰開便了果呼果應山旋崩出藏經一部皆宋版繕寫者卷末書興國材興國院造紙墨如新聞諸有司散各名山樞子王大同等朝五臺亦隨往捧誦而歸

魏文紳

沙縣魏文紳官知縣善侍雨其術用大蝦蟆一隻作火字四十九道納之腹中立壇瘞之山上三日而雨至暴雷震電雨罷於瘞所火蝦蟆則在但不敢嘗試一日卽龍硤立壇二日夜大雷雨天明視之前池水白濁魚無大小各剖為二文紳懼遂不復試

鹽官談遷瑞木著

技餘

石噴

東昌某宦牡丹下噴噴有聲坎之得物目焚焚不食而息曹縣石噴曰此視肉古帝王葬中物噴氣見矣亡何某公卒充武守錢某毀埋城端淄祠像臂流血駭之噴曰蝙蝠血也時仲冬搜得數斗曹縣志

卸雲翁種牙方

嘉靖間閩縣卸雲翁遇異人得種牙方患者飽食後吞藥七丸復漱未藥湯諸牙立下以生鼠去皮和藥搗爛依牙之序逐枚照鼠種於原孔至死聖如少壯或老人牙脫以他牙種之亦如生成

張雷王八十

沁水張雷操術甚秘嘗元夕同友觀燈揚州旦即還舍雷行求瓜濟渴主人不出袖出碎紙俄犬兔相逐斷其蔓主人大悔則呼犬兔於袖瓜蔓如初後遇蛇當徑方咒禁蛇宛轉間瓜角俱出長十餘丈雷擊立死待術不戒觸忌神物也

王八十善召鬼能再酒看待客己未嘗沾也或夜致麗人如李夫人帳中所見手之即滅沒所經墟墓言逝者貌飾俱合友某求其術兩齋三日俄扶脯方符咒被雷震裸灼雪中以反誤我幾謫死卒亡子沁水縣志

牟康民

內江牟康民少年抱异術不知所從授萬曆庚申正月投牒於巡按御史黃汝吳之暉云明年辛酉九月蜀變方作方伯朱公能平之今聞其入賀萬壽乞留任待極以拯我西人其另揮寶棒 方伯朱公蓋石棺山陰變元也之緣故好數學年十四補諸生高等累舉不第從豫章術上海

年四十五聯第至是覽牒而并之方伯當入賀見之暉於愛州留之不得蓋未母於人明年八十便道兼壽也之暉歎曰蜀人無福請復期

未日今秋入賀 因歸省明年正月進賜三月當看花錦城英之暉許之瀕別以叱馭是望明年春未轉左轄赴蜀出黃股訪之暉里第時之暉按蜀設過其里錢未于知出康民所投牒授之曰事甚并居至蜀當物色其人而宋未即信造九月重慶之變孟道司 劉谷魏武摩率她訪康民山中距內江邑三十里第舍三 糧不受徵第曰有朱使君在何處成都百日之圍可堅守也及圍解又徵之辭曰平生不是今朝人凡警輒 叩叩輒驗未進巡撫復憂去己已三月拜總督之命開府黔中康民先寄札云使君重蒞黔蜀誠地方之幸八月安香俱靖從此造福十年但乙丙年星正照燕都仲冬金人內入畿南白骨如麻天下漸擾又云燕京旺氣已盡戊寅入大劫位德三十五年民不聊生丙

子十月又札云康民已心厭凡世遠遁深山不復再候明年丁丑八月使君剋度不佳當乞休曠野以保餘齡否則戊寅之春將返棧還真耳少師疾跡康民不知所往先是巡撫劉漢儒學使何潤中招康民署中補諸生康食日長卧語多不效乃杖歸康民自稱又示子所著兵機纂等書

萬曆末方士

孝感程某聞大司空註云萬曆末值方士京師言萬曆當四十七年泰昌一年天啟七年崇禎十八年甲申夏程始述於人第疑崇禎差一算明年五月弘光皇帝出奔甲午柳人擁立王之明云故 東宮也勅封中城獄神為王何稱崇禎十八年事尤奇

蔡鼎

永春蔡鼎無能諸生也好易學著易蔡等書博通象緯來長安出入塞



上為大司馬幕府客然不能用也既久之乃南還其友人南雄推官泗

州黃廷才于士干預廣東秋閣語同事羅定知州上海包爾庚曰閩人

蔡鼎近言崇禎歷不十八年國運中絕其怪妄如此時並笑之明年癸

未秋鼎游金華時金華令江陰徐調元合樂饗之演沈沙傳奇見句踐

青衣渡江鼎 徐令慰藉曰戲耳先生世自苦鼎曰事即見之矣欲

求青衣渡江可復得哉舉族北轅今日之泪珠不能禁徐令遂役以請

鼎曰子燕中望氣三年氣且 竭昨歲宿蘆溝橋三夕諦觀天象竟無

可為洒泣者之金陵有王者氣揚州鎮江多氛祲蘇常杭嘉等耳金華

禍在不日恐千人不足殄也徐公私詫异之居亡何東陽許都

滅數千人明年燕災又明年吳災始追憶其言包長明說

薄子珏

吳人薄子珏性敏悟書不再閱能縱橫成文嘗意製木童令司啟閉奉

主

客盤應靈動如生其議北方屯田不必開井但相上高下去沙五尺

置乾草仍覆以上經日啟視其燥 溼探水脈開池功省利倍也政舉

矣

秦林雜俎 義集

空玄 附天主教

佛說

釋迦佛真身在錫蘭山國

無量壽佛真身在廣西全州

吳康僧會真身在海鹽金粟山寺 明初移南京天界寺

梁番僧智樂三藏真身在韶州月華寺

唐長耳和尚真身在錢塘西山法相寺

湘潭縣湘山有唐僧真骸至今存土人祠禱輒應 預墳息園存稿

阿羅漢

真臘國天竺僧僑陳如句西域來主其國至其首姓科科名質多思那

主

者日新強盛嘉興嚴從簡殊域周咨錄曰杭州淨慈寺宏羅漢像五百

以僑陳如為首今觀陳如特表狄之主耳但教人事佛實非所謂白晝

昇天降龍伏虎有諸佛靈異者也今乃崇奉香火以為尊神則其誕漢

可知矣

目連石塔

永年縣城 二十里目連村有寺一小石塔為目連和尚墓

阿育王舍利

鄞縣西五十里鄞山晉太康二年沙門慧遠感從地湧出阿育王塔其

狀青色似石非石高一尺四寸廣七寸蓋五層四角挺然中懸金色

小鐘不盈三寸舍利綴於鐘下圓轉不定其光搖曳若即若離隨人隱

見繞塔四則俱是樓空諸佛菩薩金剛聖僧八部 像神工聖蹟非人

力所及梁武帝造木塔籠之今名廣利寺萬曆丙子平湖陸家宰光祚

瞻禮初見舍利大如芡實已如彈丸已大如瓜最復大如車輪五色變  
如光采射 泰和郭孔泰孔陵瞻禮舍利如視若黍米已如豆如  
蓮子同觀者或見如新菱兩角坐綠珠散如北珠或見如葡萄色或見  
如桃瓣或見如金蓮花瑞相種種不一又秀水朱侍郎大啓禮拜見如  
菴苴許色莢莢如水晶輪項忽儼紅色次早諦觀之無有也弘光初奸  
僧竊舍利去今蹤以珠無異

### 連摩石像

嵩縣少林寺連摩面壁處崑山魏恭簡 校督學河南以西壁石與影石  
不同謂其妾命登封令侯泰鑿之今影石如故雖鑿不為損

### 玉石佛像

弘治間慶雲縣人掘地得玉石佛像二一北齊天保八年造一武平六  
年造座上皆刻造佛文字併與造各人姓名自此齊至今幾二千餘年

而此像既沒復出物之隱見信有數存焉 慶雲縣志

### 宜夏銅像

宜夏古靈州城東北鐵柱泉旁有窟人莫敢入景泰間李某同一僕焚  
燈以入行二十步推開一石門有銅鑄佛像旁有二僧屍復以錦衾其  
面如生而金貝之類環其左右恐取之將出風颯颯燈息門閉鼓鉦齊  
鳴李恐懼斃死盡棄諸物俟於旁窟窟而明日某眾往掘之堅不  
能入機械如洛陽也 宜夏鎮志

### 宋濂前生言華嚴經

宋景濂先生生時母先夢僧云永明延壽持血書華嚴經求借汝一  
室以完願後先生至蘇州半塘之聖壽寺恍惚前寺得經於藤井上則  
前元聖壽寺僧善繼所書書法如趙魏公端楷不苟八十卷如一多名僧  
題跋今在杭州赤山埠西大通寺中見馮祭酒夢損日記按宋慶曆八

年張方平以瑞明殿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州事公為政清嚴一日游聊  
耶山藏院輒使仰因勅從吏助取梯掖涉梁得經函函有書寫楞伽經  
半披玩忽悟前身故僧也寫未竟遂乃為終竟書書法宛然不殊跋二  
生經時時為人誦經首倡偈云世間離生滅猶如虛空華知不得有無  
而興大悲心 蘇東坡東坡序之仍為寫刻浮玉山龍游寺中

### 藏經

國初重刻不減經板留大報恩寺四方僧家咸許摹傳見永樂十一年  
義烏王孫華陽教寺閣記今南京刊板藏禮部僧設非厚費三四百金  
不能得北京刊板在內府非特賜則奏請餘不能得

藏經舊刻六百三十七函梓於永樂庚子正統庚申成萬曆初 慈聖  
皇太后續刻四十一函起華嚴立談會立記至第一希有大功德聖記  
普陀山志

### 觀音夢感經

仁孝慈慈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嘗夢白衣大士口授數千言覺  
而記之自製序入人藏

### 佛牙

嘉慶尚書徐太室 學集云守荊州見尋陵二聖寺佛牙形模說異香  
氣襲人其詩尋陵佛牙如掌大妙香伴供彌陀座三水 丈太青翔  
鳳集云見南京西天寺佛牙頗疑其非寶蓋如來佛四十二齒若生長  
二寸博寸許則面當如車輪矣此必異獸骨也予於南京天界寺見佛  
牙二寸博寸許瑩潤如美玉而竊謂太青所論大有理至尋陵佛牙如  
掌則又大於西天天界二寺所供矣按佛國記佛有四牙廣半寸長半  
寸一牙在阿伽國一牙在天上一牙在海龍王宮一牙在乾陀國國王  
使大臣九人守保之月朝捧齎牙出大牙廣長各半寸意得其真今所

見修矣

寶金和尚

國初寶金和尚岩峰者留千佛袈裟衣一襲於紫時之普先寺云衣之則死莫覆之則活嘉靖癸丑北入寇披於馬上馳驟往來亦未見有驗紫時錄志

和尚嘗上書求增建賊司大理寺卿李仕魯言天下學校尚未建儒風尚未振而先為異端樹赤幟非所以垂遠也忤旨乞歸遊死

僧娶妻室

鳳陽大龍興寺即皇覺寺一日於皇寺太祖初僧律一曰有妻室僧人除前輩老僧蓋因元末兵亂流移他方彼時皆有妻室今已年老世論外其後進僧人有妻室者雖在長上輩比肩及在下諸人皆得凌辱亦無罪責今僧俱軍娶人無差累

天

即武汀州僧道皆娶妻寺僧數百推一人削髮路如民俗

雲南大理府山僧有妻子亦讀儒書

莆田林兆恩懋勳究心儒學兼通道釋學者稱三教先生嘗詣京欲上

章婚娶二氏弟子安溪黃本移書止之有曰即得行甚善顧此時詣闕上書者皆黃端符篆者流吾師欲以婚娶二氏易天下不惟不足以明

三聖人之道適使疑夫子兆恩乃止

鐵塔

當陽縣玉泉寺鐵塔鐵鑊俱備物

釋迦塔

應州治西佛宮寺邊清寧二年田和尚奉勅立有釋迦塔高三百六十八圍半之六層八角上下皆巨木為之曾如樓閣玲瓏宏敞稱寫內浮圖第一塔後大雄殿九間通一 茨梁

周氏豐潤人宣德間生幼不茹葷長從釋教誓不出戶年七十餘坐逝隨吐火自焚得舍利數十粒甚神向北而去人多見之

寶光寺泥丸柏

懷慶府城東北四十里明月山高峻舒豁山皆古柏無他木云元泰定丙申僧寶相創明月寺乃以泥丸柏子持彈弓四 巖谷中今翁樹成林障蔽天日者皆泥丸柏也明月寺天順戊寅賜額曰寶光寺

智慧菩薩尼僧

四川古城 女生而不葷好誦經年十九或議婚輒面壁卧經旬不起嘗絕粒食柏 成化五年促其父母送至江村口白馬寺樓上自焚結和坐滅庵居者不朽神顯靈異鄉人遂炒沙築其身裝塑成佛號智慧菩薩梓人多事之最為靈驗 四川通志

黃明立菩薩

毛

臨汾泊庄村寔洪晉女生崇禎三年二月生時母張氏夢鼓樂迎菩薩至其家後嫁適王勳里人張問道感疾三年不痊因還母家疾如故遂禮佛跌坐順治七年正月廿五日云得道八月望日云在神前考過受西方佛封黃明立菩薩命作龕置空地西向廿八日午刻云火光菩薩太陽真人俱來相助至期火光自七竅迸出焰高二丈餘有白蟻從火內飛出翩翩直上觀者數千人忽聞空中樂聲異香三日不散初指於村西立廟經始之日忽南壁上生柏樹數十株長二三寸許有跡在焉

達觀和尚

達觀和尚真可宿吳江村庵中旦語主僧曰昨爾掃跡竟宜自省其僧嘗少娶以冤死火煉并命即禮懺訖出佛前朱凡火之主僧如其言朱凡鍊以石得赤蛇則掃孽也嘗宿華亭徐氏所曉起語主人曰昨夕女

婢訴銀壺之枉銀重十八兩三錢見在某室可覆按也因入其內指乳  
母床頂上果得壺如其重吳中書說

和尚寓嘉善東門外景德寺時大悲閣圯卜算之未利云後自有人甲  
辰五月錢相國士升明經時夢和尚為祝髮加僧帽出法華經示之使  
卷赤光熒熒寤後猶未知所謂達觀也先癸卯冬師化去已相國父疾

迎醫于嘉興得嚴寺前偶憇經房問法華經幾卷曰七卷主僧出和尚  
血書法華經頓悟前夢道念始切其冬手書法華經一帙反解相重修  
大悲閣得和尚知而自題像摹刻於石見記中又手書法華經一部相國自  
說又曰邑人盛慈相問秋閣事師曰老鶴窠頭立慈相不解曰待子來

萬曆丙子登科

神祖手書金剛般若經汗漬欲易之命曹內官問和尚答謂曰御汗一

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 上大悅

天

### 慈山和尚

沙門德清 膠州勞山舊觀音庵地建海印寺德清初與內監張本善  
本奉 太后懿旨資藏經分散名山而寺無上名本遠填海印寺與之  
道士歐義爾爭其地具奏下法司擬本以詐旨論死德清請戍雷州寺  
亦毀師嘗注老子至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子思之未得乃借弓懸壁間  
忽悟張字與地對時稍高而有餘稍下而不足祇歸無用及張而用之  
則抑高舉下捐翊補萌上下均停可以命中天道全以動為用主施而  
不主受也

### 關頭陀

萬曆間關頭陀不知何許人能分身現形一日至 菱湖鎮向小兒  
乞火置掌中即熾并其身骨俱熾

密雲和尚

密雲和尚住葑蘇天童寺法席甚盛後嘗謂瓜師歎曰棄畜何不他食  
而必瓜之是及也明旦群猿臥瓜側不復嗜

### 僧大香反史詩

周公正懼流言日王莽虛恭下士時決使當年身不死要留忠偽與人  
知

### 僧佛日送雲

仁和塘樓鎮僧佛日住黃鶴山已隱西湖之十八澗開法雨泉披襟數  
十丈見石壁鑄佛日字胡太史仲胤嘉計偕登舟僧挈棹送之滿舫白  
雲啟則濛 流景于蓮穠之間郁郁勃勃所謂祇可自怡不堪持贈又  
轉作一解

### 祖師像

國初禁中有祖師畫像八十八尊供牛首山之祖堂萬曆

无

沙門達

觀以新安丁南羽奉之分送五臺城唱南嶽錢塘黃祠部  
天竺寺嘉善錢相國臨之送景德寺

臨之送

### 像不惹塵

弘光初游姑蘇之北寺有不惹塵觀音殿像設如新按酉陽雜俎柳下  
佛寺神像往往有鳥雀不污者鳳翔山人張盈言或有佛寺金剛鳥雀  
不集者非其靈驗也蓋由取土處及塑像時偶與辰王相相符也

### 求履僧

嘉興李孝廉士嘗有僧暮復命僮索之僧笑曰果履乎李未解僧問其  
衣何物曰緇僧笑曰羊質虎皮李色駭僧曰能從我游乎曰請候异日  
因入取履僧不復見

### 僧雄

南都有僧突達管前區將捷之怨云打不得我 建文皇帝的裔也故

啟其案又云中府勅開不得遂下僧錄司其僧猶端坐抗語因送禮部都下喧傳各衙門會訊莫敢誰何內一人強健解案則法華經一部也蓋犯道畏責作此誑語卷書上人說

臨川黃端伯司理杭州素佞佛新禪補雲集有僧漢人求閉關靈隱寺約某日回首須二丘合瘞司理如其言遺諫守之屆期夜挾刃欲逞謀亟縱去其隸予所識也

張真人印劍

廣信龍虎山正一真人張氏寶劍二玉劍一印四一白玉方鈕徑寸二挾幅朱文上帝舊書一銀方如五世廟所賜一白玉雙螭紐徑寸四闊幅文如小玉方國初所賜一金紐如番道龜起雲雷篆今真人府燬器俱存

神樂觀歲給

南京神樂觀歲給乾魚萬斤鮮三千斤米三千石小麥千石黃豆二百石芝麻五十石舞生三百三十餘人歲支夏布三疋棉布一疋絹一疋綿半疋

張三丰

張三丰俗名字玄玄號三丰又號斗蓬又呼蓬道仙閬縣人又云羊城人七歲能奕即無敵十歲習儒業失怙恃長入潘家華林遇至人偕棲三十年出山混俗歸闡補刑曹吏闖人未知也未幾因劫獄連坐戍貴州乎越衛同解將及境師浴於河溺焉明日自水出袖各司回文批帖解者探囊中原文已無矣始神之受重饒而別至半越于戶張信少敏慧善奕師往較焉稱國手一日幾旬終宵抗衛因記之各就寢張夢老嫗汝善當如是而後勝衣起不數着而師負兵師大笑曰巖山老母人是鏡舌雞是人知其并遠近播傳師將遠遊辭故人十餘家皆錢子

一日席皆有師人愈昇焉別張信曰吾為莽若父命信取骨自負指岩窟窺曰汝勿懼往擲置之口中既入見石牛欲相咬畏而掛角出以告師曰大至封侯斯亦足矣復授鉄推命往擊洞門石磴且曰擊不過一二推至斷而已張力不勝擊至七方斷見金魚飛去歸曰之師曰借汝汝八口止存君一人十年後位至封侯十二年果勅武當山見師山中石岩炊瓦釜形質憔悴破神腐穢傾米飲為茶送一來張不飲袖其粟而別下山視粟已長尺餘驚訝復上山尋師已遁矣追悔莫及師巖石平越高真觀今有禮斗亭浴池石碁局山中嘗有人聞聲咳聲向投若谷後移居武當往來天柱五龍南岩紫霄諸名勝洪武庚午拂袖長往不知所止新子章略記

按他書云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名君實一云實難人

范達

范達河內人有奇骨讀書過目不忘成化間棄家從道人游遂為武當山提點邑人某至武當見達乘肩輿手執籙逸羽從數十人與達語移時聞其家事人悉又數年見達童顏猶昔行步如飛不得近後名其故居曰仙人村

桃林老道人

正德時劉閻對盜漢中牛山之燕子嶺草庵有老比丘自稱元時人白首童顏一閱其年不記出度牒紙厚方七尺字如索蚓盤蛇蒙喜也對人臥坐又至桃林園潤曉草舍一道人年九十餘色不槁云採桃實自給左右言其素豐求餉明發攜二千人以金歸而後召此二人皆不知所往

湖蓬頭

朔蓬頭夏縣人如意里朔德之遠祖也里界間喜聞就大溝上架木橋後出遊方外 明正德中有道人蓬頭至橋蓬云朔氏指其宅墓故址且言村巷某處舊有確石橋二尺許得之人且驚異居數日備於廢家種田忽不見

### 道人題壁

嘉靖初吳江平望鎮珠勝寺有道人題壁我自蓬萊跨鶴歸山僧不遇意徘徊時人笑解菩提寺三十餘年化作灰後毀於倭

### 張福

張福者淮陰鹽徒也性悍恣不下人一日乘涼樹下有老僧同坐老僧忽舉手擊張一掌張皆為僧危之謂此惡少奈何犯虎口哉張默然僧又擊一掌不應至三擊則叩首曰吾解師意矣僧曰爾來至一卷與僧對坐自日語張曰若有得矣須歸富貴人有善根者為木護若妻子請

三

謝絕勿念也張歸舍其妻方與他少年淫構其人自床投地請死張曰若有緣也無恐不知若有室乎少年對曰未有張曰子請遂以為妻又呼其子與隣老木育子者子之曰逐去無來述我乃竟往投萬德戎塵圍萬問之曰若何能曰請為關者司出入萬因置之門萬本大家男婦嘗數百人出入無忌張日危坐於戶至晚必報主人今日某某出某某入有戲豫無禮 法者必告居三日萬氏門肅然無諱又數日萬知其急確可託也命為守書舍司金錢出納則錄兩無爽有不經者必裁節之一日萬自外歸見張坐其所坐處呼曰若胡敢踞我坐張起而對曰將軍胡無平等心也萬登坐覺坐席熱如火心弄之又一日萬自外來則張寢其床萬又呼曰若何乃爾則又曰主人何無平等心也萬登床覺床如火坑大異之時有吏部郎過准得瘵疾甚危萬以語張張曰請為瘵之乃相與背坐吏部即覺背如火焚也自日而瘵愈遂往京去一

## 棗林雜俎 義集

日張請於萬曰小子修立有微效吳請一靜室求一姬為伴萬乃呼婢數十人仗擇張曰是皆不堪請將單所幸姬萬難之已度其人非酒色徒也何難一姬以妨人道竟與之張乃挈一姬一婢入室鑿壁而進飲食居八月以姬還萬詢婢曰彼日與姬對坐相去函丈木嘗近也姬亦素好道平日閉戶焚香掃地而坐每以悟真篇問張張不答亦竟無一語也張自出關則請主人白布數丈金二兩又書字一紙紙之與銀布同置一箱請以某日開萬如其言居亡何詣萬前曰小子歸矣叩頭而出萬望之不得使人亟走之其行如飛不能及也至故所遇老僧處跌坐合掌而化萬乃開其所藏箱則上書曰小子以某日行請以布紙以金制龜主人親封之萬乃歎惜恨失至人也居有頃前吏部郎自長安以請急歸來謁萬萬曰若知張福化乎吏部郎曰吾於濟上遇之談笑竟日胡遽有此萬亟開龜則僅有布在其骸不見矣萬諸僮嘗見之淮徐

三

間萬本名將晚歲好立每日靜坐守中張謂此有為法非無上道萬每叩其有別術不語但曰天下無有富貴神仙孰能兼三公而存天下賢者以澤蒼生孰能兼萬金而施貧者以脫人於死孰能割恩愛塊然獨處而與虛白為對無是三者請勿語道少司馬許公乎遠亦識其人津津稱之曰世胡有此異人也 馮時可二氏錄談

### 馬自然求職通志

鹽官馬相字自然世為小吏自然獨好經史工文學嘗偏游方外至湖州醉墮雲漢經 而出衣不沾溼指漢水能令逆流唐大中十年 葬於其家東園明年東川奏劍南梓潼縣有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 杭州發其塚止存竹杖令塚不存有石井在海鹽縣西北十二里云自然所鑿嘉靖戊午武進薛應旂督學兩浙修通志意廢仙釋不錄七月二十四日有神降箕曰丹陽道人馬自然煩大夫幸毋舍我薛曰欲入志乎

曰然遂不敢置 杭州府志

高古峯

柳州東門高古峯

好道棄家游桂林蒼梧間簡率少文晚隱端州

石室十年入廣州教人以死心孝廉李潔問上弦克八下弦長八之功曰亦用之或論以歲里曰多事生以治庚申終天啟壬戌九月年百二十三歲

三歲

呂仙自序

萬曆初葛守禮殿士僉楊博王家屏諸大老會燕邸齋肅求呂仙其書本唐之宗人名瓊字伯玉配金氏生子四甘美豐克年五十登第授縣不意有日月當空之禍凡我同宗觸之者滅予甚恐棄四子携妻山下築於洞僅兩口故氏呂名若字洞賓後妻以瓊純陽子

道士火遁

孟

山陰王禱學萬曆乙未進士是春讀書京師西山夜對燭俄閃爍有聲見人自燭中可三四寸盤走几上尋登坐則修一二人如道家裝侍兒驚匿以何又盤走地上儼然人也語王曰毋我避也且乞若因共語難鳴而別漸縮如初入於燭明日訪京師中貴云是日大內齋朝或道人火遁也王終南海令其甥朱若一說侍兒尚存

麻城道士

麻城道士 以道術著黃州守某憂子婦因尋布幣求療道士方象奕奕畢語使者曰爾第去亡恙第胎衣中還我一暮子使者反果產胎衣中暮子在焉 包令臨說

清河异人

萬曆七年十二月有異人經清河縣之唐家口坐而化偽傳 淫繁遠近喧動男女焚修者數千人夫為地方憂時令向日紅入朝明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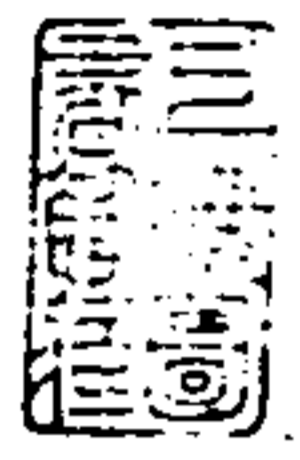
三月還任 象已漆其屍而神之立廟日紅陽為祭文默酌植一枯竹曰屍誠神三日生吾竹仍為廟否則不廟也越三日竹尚枯乃毀而瘞之謠言頓息然人竟不解其故或曰病也 清河縣志

首道人

姑蘇首道人不知其所自敝繼行乞歷寒暑如一冬月鑿冰而浴人咸异之嫌其垢不欲近而就問多驗弘光二月坐遊鼻垂玉柱以許時予客蘇卻值華亭未尚書國威國威好養生家言云嘗就門道人誠異人也

三五

一五二丁丹黃參日長...



烟鑿

柄相末路

嘉靖戊申年大學士夏言臨禍貽憲副吳學愚賢婿吾擇婿得汝門楣  
光矣忠難賴汝扶持景汝受驚苦多矣無以為報但我有志恢復河套  
欲自盡犬馬之忠不虞至此今復何言今且死矣身後惟有平生奏疏  
詩文諸稿望子為我編校成書諸序並年譜乞借雄筆以賴不朽諸稿  
有文五春一經手亦已囑之矣我平生大節賢婿所知得禍之詳賢婿  
所悉他日世有公論不能無望賢婿紀錄留心千古之托也處  
分家事別有遺囑賢婿亦與但望教導諸子姪輩各宜守分勿道我苦  
處俾勿起爭端以召意外且以彰吾之過也遺言賢女安人我止有汝

三

一人又不得一見而死于里遠來何以為情哀哉哀哉身後望汝歲時  
墓上看看切切今不知生死何如又不知去配所否今不能作書以已  
死已去不可及也生離死別家散人亡可憐誠可憐哉勿復道勿復道  
汝夫婦各要和睦世上事汝今知之懽樂難得也 擲筆長逝勞形生  
何為忘情死亦好游神入太虛相伴天地老矣春山東按察副使  
萬曆十二年故太師張居正子禮部主事敬修自縊遺詞  
四月初三日即報二十一日即移居空宅男女驚駭之狀不忍言至  
五月初三日即侍郎至府初四日即差官提張敬修面審其中細微曲  
折之情不及多言但其大主意在屈坐先公以二百萬家貲人妻我板  
承天夷陵本縣三家要坐曾確菴家寄銀十五萬兩坐王少方家寄銀  
十萬兩坐傳 川家寄銀五萬兩他云依說便罷如不從則當奉天命  
事其間恐嚇人之語令人膽破魂飛嗟嗟此三家者皆忍仇禍患與張

門同之以數十萬為奇何其愚哉或當事者處心蓄謀已定區區何能  
分解而威勢所 只得欺天任人從之夫數十萬銀吾意三家縱恣亦  
何能有如此之積天上飛來之禍何愛片言之重只得從 之意蓋  
料三家斷不能完結此事各日復何面見之區區微衷不能自白恐後  
世以敬修為何如人品今又以母子叔姪惡團聚一處有串通之弊乃  
於五月一日 出牌追令隔別不得相聚接語而母南子北夫東妻西  
又懼會審之時嚴刑拷訊羅織銀鍊後日事又大可慮者令幽囚倉屋  
風雨蕭蕭青草鳴蛙無不助予之悲悼人非木石豈能堪此凌鏢告知  
神明決一暎而萬世不視嗟嗟人豈不貪生畏死而敬修遭時如此度  
日復決無生路孔子之聖也而死顏回之賢也而死况乎日於生死利  
害審之熟矣今極死黃泉勢不容已承家祀祖并奉祖母二母體附則  
有諸弟在子母表受辛苦予妻素賢明善持閨內有古烈婦風吾此舉

三

不能自保可憐我幼兒女皆六歲 稚子言至於此痛心酸鼻不能  
終其說他如先公功罪與近遠濫誣陷事情則自有天下後世公論在  
敬修不必言也獨空坐二百萬又欲坐曾王傳三家三十萬欺天枉  
人不得已託言片楮沒齒以代剖心此書各司道一日非肯為溝瀆之  
行也五月十日寫完以期必遂而夢兆稍吉不果至十三日各欽差上  
司會審叔姪俱嚴刑拷訊徇勒板扯他人亡慮數十家板而合諸公意  
即首肯之不合其意者叫另開來合則從不合則夾打令人魂落無生  
氣嗟嗟此古今宇宙未有之情父母遺體生平眼不見刑具脆薄之軀  
豈能勝之各位上司奉命而來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喜可也何忍遠至  
於此嗟嗟此數之莫可逃也既令板各家備臨時對理不驗何以見諸  
公而且諸各板扯亦多人皆平日所未聞者吾輩寧死豈能扯他人以  
解己之禍甚矣上天之惡美人也而又使吾叔姪輩自愚何忍何忍任



巡按活閻羅 也有父母妻子之念何忍殺人媚人以如此之酷烈也  
今不得已而死明心萬分出於不得已若十三日拷訊口詞錦里三尺  
童子怜之知之不必多言有便乞傳山西蒲州張相公說張門事已完  
結矣無煩挂念領他輔佐 聖朝天子於億萬年也

談遺曰黃夏氏張氏二書令人悽然以泣方其秉國之鈞 震錄氣  
勢迴山嶽一朝失據步入西市諸子為因富貴安在哉今黃漢江凌之  
論定矣功九而罪一敬修惜死亦知洪朝選劉臺之冤乎昔關將軍沒  
後時在荊州玉泉山現靈有僧呵之曰顏良丈夫頭安在敬修書成之  
日洪劉之冤案結矣仰侍即擗齊人之有聲望者懸貶酷拷貽災患數  
年卒無子亦未嘗無天道焉

崇禎十六年五月 大學士周廷儒放歸復見微知不利憂泣或請  
解於中宮賤嘉定伯周燾十萬金或達之 中宮以駕久不至余何請

夫

授指 東宮 東宮每晨謁至是啟曰近來久不見周先生何也 上  
曰爾何自知先生曰父皇嘗稱周先生故知之 上曰此非好人今不  
得稱先生 上心知其指尋賜死道曙錦衣衛 曰法曹至私

狂誕

餘姚諸燮子相嘉靖乙未進士除兵部主事以簡侂忬時謫茶陵州同  
知量移潮州通判轉印武同知寬簡御下勤於勸學士胥悅燮素深  
經學服略自喜家居惟授徒自給後客嚴陵大醉殿礮裸游相江盡噬  
其陰以死

崑山王達年游京師為相國慈惠袁煒掌記時飲於市遣使四索因諷  
之怒曰爾時文登第立文拜相乃牢籠天下士乎去之達年嘗為撰漢

黃憲天祿閣外史隆慶初達年坐事死

吳縣張獻翼幼於太學生能詩好游仕路押聲伎慕古極阮之習與友  
人張孝資或紫衣挾使或跣乞市中或歌或哭獻翼贈孝資詩中并分  
義深相見心莫逆還住不送迎抗手不相揖荷鍾隨吾行錄瓢並吾乞  
中路饋吾漿携伎登吾席萬里聲漸高莊露歌甫畢子無我少雙我無  
君罕匹獻翼每念故人及亡伎輒為位置酒向空酬酢孝資 生祭  
自為尸獻翼幸于弟良麻環哭上食設奠孝資享之期日行 哭禮設  
伎樂哭罷痛飲日收泪自是幸以為常萬曆甲辰年七十餘携伎居荒  
園中殺於盜沒後人皆忌而諱之

无

鹽官談選瑞木著

麟候

五行

儀封王子衡廷相曰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大挽作此以紀歲月日時非有所謂甲乙屬木子亥屬水之說然亦偶爾宗之即以當年為甲子歲仲冬為甲子月冬至為甲子日半夜為甲子時不知經歷幾千歲後人乃以立行分配之此半塗立論無所本始不待智者而後知矣且大立行之氣無則已矣有之則一日之內無不全體俱在安有今日為木明日為火又明日為土為金為水乎何春止為木夏止為火秋止為金冬止為水乎何土惟旺於四季而餘日土氣即絕滅乎答何祥大論五行書新都楊用修順曰今之易卜以甲乙起青龍丙丁起朱雀戊己起勾陳

四十

起騰蛇庚辛起白虎壬癸起玄武蓋不通理者遷就之弊戊己同為土豈其分為二騰蛇為北方水獸何以移之中央乎今定其戊己共起勾陳而壬起騰蛇癸起玄武得其當矣何也北方之次於卦為艮有終萬物始萬物之意于方為北又為朔于人身為腎有左右于卦為習坎於器為權衡於物為龜蛇於色為玄黑於官為脩黜於四德為貞正而固亦兩事也於太玄圖蒙直道冥以配四時而冬兼首冥且壬為陽水以騰蛇之雄配癸為陰水以玄武之雌配不易之道也此誤千餘年矣卜之不驗豈不繇此

東粵李潔曰久晴遇丙丁必雨久雨遇丙丁必晴而庚甲次之若遇丙丁而不變是謂日月不換丙乃天地之病故病從丙也北方淫雨百姓即請官吏祈晴仁政之先務也南方往往太遲八月有二易緯以節呂氏春秋以方烈風多起於戌日而冥宿次之

雄日

甲子值單日為雄雙日為雌中有樹似松名空青之

子日

正月上旬無子日大臣不安位焦周說

上戌上丁

李夢陽曰却社幸社稷上戌孔子上丁戌在丁後故先丁如十日丁則一日戌當先戌而後丁以丁不常十故人鮮知一日之戌弘治間吏部主事楊子器上言戌從初十之丁則次戌非上戌也時無諱禮者竟廢不行

割日伐日

入山當以寶日及義日專日者大吉若割日伐日必凶靈寶經奇門書云殺如甲子日子水生甲木下生上也為義乙丑日乙木克丑土上克下也為割戊辰日上下無犯為專庚午日午火克庚金下克上也為伐

聖

丁丑日丁火生丑土上生下也為寶晉時拜官封爵用寶日上任用義日

立春

立春日邑首甲橙長二人夜半於縣治前畫地值草如耕種狀值人畜即止以下歲多驗萬曆中嘗失期候春田官呵之答曰諺有之不種田時吃白米歲果稔

成化元年崇禎元年並元旦立春華亭陳繼儒眉公楹帖歲朝春百年難遇 聖天子萬壽無疆

立春日望三素雲見修真八道秘言

上巳

三月己日始為上巳非三之日也

黃梅雨

周處風土記夏至前雨名黃梅雨杜工部梅雨詩南京庫浦道四月熱

黃梅港連長江去冥冥雨來茅茨疎易溼雲霧密難開竟日蛟龍喜  
盤渦與岸迴按玄宗辛酉置成都府尹說為南京讀其詩梅 與江浙不  
異也今俗作微字

競渡

黃州俗五月十八日有龍舟之戲設屈原像及祇候俱運機換服飾極  
麗金簪玉道 嘗二三百緡土人舁舟送之江中順流至其灣土人先  
泊舟掠以為常

火節

雲南六月二十五日入夜家家束松明為庭燎雜以草花高丈餘燃之  
殺牲祭祖老少圍坐火下飲酒連旦自官署都邑以及鄉村田野無不  
皆然謂之火把節又謂星回節相傳漢夷首阿南人為人所殺誓不從  
賊以是日赴火死國人哀之因為此會一云孔明是日擒孟獲夜入

聖

載父老囉呼設庭燎迎之 漢程記或云弔忠臣王禕非也

中秋十六日

四明中秋宴飲以十六日初宋相史彌遠官臨安還家度節阻風至是  
夕始到遂沿為俗

九日

御袍重陽所服製為菊朵

大小清明

福建將樂歸化人以三月為小清明八月為大清明後基者間小發丹  
敢大廢

朔望行香

洪武十七年勅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邑長以下詣學行香  
按朔望行香之禮古未有也北齊每月朔祭酒博士諸生展拜階下郡

縣朔朝是時未幾今所謂香也然朔日行禮則始於此其後遂以朔望  
行香朱子曰謁宣聖焚香不是古禮拾香不當叩頭只直上捻香即出  
笏叩首而拜由是言之則宋亦然矣但儀節與今不同今只行拜禮東  
陽王嘉志澄海縣志

天門

鄒洗馬德溥疾篤幼孫方六七歲同二三女童見天門開空中有大白  
鶴背跨冠緋秉笏者兩翼金甲神挾侍方刀鶴飛欲下入夜轉再四頃  
火入室不見僅白雲從庭左角自地及簷而去不旬日即逝  
姑蘇沈文字雖優人而事母至孝嘗語予曰萬曆癸丑七月三日客坐  
中夜俄天門開流光晃耀朱儿上躡爐應應在目亟呼母出視母命拜  
良久而隱  
戊子九月二十五夜漏且盡天門開有火龍自東向西北又一龍相接

四三

掉尾落數小星

月

崇禎己巳十一月 日邑人洛塘周氏出葬夜分月中界畫如十字  
人皆見之

庚午七月六日有小星入月良久乃出自東而西去月二尺許竟不動

風

崇禎辛未六月庚戌臨頰有大風林氏杜氏等家產俱飄半空鋼鐵器  
碎盡器獨全

庚辰七月天津巡撫李繼貞聞武帥旗不風而動明年三月亦然且作  
笙蕭聲見即報 石尤風李義山詩來風貼石郵

二雨辨

無錫即文莊 寶二雨辨云雲興於山勃然滿盈既蘊而隆以雨者山雲

也謂之山雨雲興於海倏然瀾漫既翕而盛以兩者海雲也謂之潮雨  
海雲之雨乘風以行雷鳴則止山雲之雨挾雷以動風吹則散此其大  
凡也海雨夏少而秋多山雨夏多而秋少亦各宜之易是為變而無雷  
吳天台王子春云 雨師併翳風師蜚廉雷師豐隆

雀錫

餘杭徐司理茂吳桂卒之歲甘霖降於後園新安吳山人德符克曰恐  
是雀錫果應其兆

雷

嘉興吳太宰 鵬家內樓雷震後凡金玉銅鐵之器俱一細孔如粟海盜  
轉塘徐氏有婢抱主人兒被震死雖兒亡志後若干年亦場姑蘇人某  
雷襲其袴外衣毫不損也雷神亦善戲矣

萬曆戊辰六月二十日福建平和縣東廂外陳孫家有兒在輿中雷震

具與而碎兒仆地活

天啟乙丑廣州濠拉里方氏婦張嬌居元夕觀燈俄黑犬隨歸二月夜  
忽電光燭一室婦携孩幼坐榻犬若懼甚依人時見數神若十四五歲  
童子無髮者環榻二三尺欲前踰時忽捕犬去之

清朝辛卯四月九日蘇州張某雷焚其廩米如粉時米貴其索高價也

江南二十八景

華亭顧東江先生清云江南二十八景梨花滿放梅蕊盛數茶笋初肥  
桃柳相媚枇杷摘金楊梅獻紫牡丹闔色芍藥繁粧海棠曉睡薔薇畫  
青菱荷新發菱芡初嘗尊醴正美林酒始釀榴花成雲麥風如浪鱖魚  
薦鮮紫蟹滿膏橙黃橘綠蒲長葦茂菊園十名杏園一色松花成餅桂  
子為蕪蘭蕙列庭水仙置席鶯啼春樹鶯映秋波陸平泉曰尚有二景  
菜花如繡榴米如玉馬元成集

日本小麻

弘光初有携日本小麻一紙來者並夫字首題寬永二十一年及大將  
等字彼遊齋何嘗奉正朔也

男產

嘉靖乙酉 農人孔方產兒候旬西在野記

萬曆丁巳正月二十八日奉化縣後陽村男子最一產兒並活亡恙後  
妻舒氏未推同盧某負販或曰兒之孛盧為之也 徐見可必墨亭集  
又大同中翰馬呈德婦萬麻安卯孕庚戌克身凡姪六年子三歲能誦  
詩書見謝肇淞浙江五雜俎

人河

崇禎庚辰吾友王介人 湖至徐州且作人面如畫至於盈畝携歸見之  
又太行山桑柳並生人三四寸裸而黑揭燈上口噴噴有聲

雞腹小兒

嘉靖二十二年太倉州塗松鎮沈氏殺一雌雞剖腹得小兒五形皆具  
太倉州志

飛席

嘉靖三十四年會稽有物方長如尺躡飛空中映日作金色數應院逐  
之有因對朝忠祝曰果祥也則墮已漸近果墮則縣令古文炳革席也  
官命禳之會稽縣志

大明門黑氣

崇禎己巳夏卜者周于陽語 賀中冷 壽曰黑氣蒙大明門久矣  
非休徵也及十月遵化失陷烽火偪於都門

鳳陽鼓樓

壬午鳳陽鼓樓忽坍去成平地太守往驗坐良久俄晦冥聲如風寇樓

復故節錄錢元清記

集異

丁亥八月晦是夕天上歷歷有聲如潮十餘刻乃息又是月七日下午刻日旁見一星明日亦如之

十月松江黃浦鮭魚大上至妙穢

嘉善東門民家雞翼生爪各邑多有之江陰獲雉足如鴨

戊子冬至前三日薄暮鳳凰自海鹽過海窺向西北而去萬鳥從之約二十里斜橋趙氏蒼頭見之

庚寅四月六日有斷龍墮蘇詩聖廟見即報

九月十七日錢塘北高峯崩明日靈隱寺墜土得僧墓

十月朔午刻日食既望日嘉興東門外雨絮友人金嗣孫龍友舟行親值之夜月食

聖六

二十四日夜黑虹竟天起西南指東北若開闔者三

辛卯五月二十三日大雨海鹽東門外漂一樹巨數十丈

七月寧波府有異獸兩角豮面馬鬣豕蹄尾短僅三寸如鹿色黃自祖

闕墮於老龍灣躍岸即人驚逐越城而奔至湖西民家復逐之遂出西門

走二十里獲於高橋送即守轉至海道王爾祿觀者如堵皆莫知其名

或云山羊以糞似之數日死人啖其肉味類鹿是日定海城獲一鹿亦

以進八月大星隕於海

棗林雜俎 義集

名勝

石經山石經

順天房山縣西南五十里石經山峰巒秀拔故曰小西天隋大業間僧靜琬懼本教有難不能流通發願募工鑿石刊造一大藏經積於此山以備其後至唐貞觀初僅成大涅槃一部法師卒其後人遂刊造餘命歷遠金始完一大藏貯於岩洞者七地穴者二洞鑿以石門穴鎮於淳者自來兵燹不之及一說志

硤石山

澤州城南三十五里硤石山高數丈頂平若砥縱橫十餘步相傳慧遠隱此著涅槃經成擲其筆曰若疏義契理筆當住空已而果然因名擲

聖七

筆臺

金窟山朱書

豐潤金窟山極險峻山腹石壁間宛如門扁而不可開上有朱書數行可辨識者惟縱有黃金人不見七字其書雖極力磨洗不滅人以為金鏡所在 豐潤縣志

邯山

漢地理志邯山在東城下金地理志云邯山鎮即今城東代召鎮是也又水經云牛首水出堵山東經邯山即張晏所謂邯山在東城下者以今觀之東城之下不惟無水且無山矣然則三說何以云爾也嘗味水經之言謂邯山即為邯山此說深為有理蓋上高曰阜不必其巖然哉然而人皆謂之山也夫求一阜於千百年之下能保其不為平地哉况山夷則水竭而邯山之下即有邯水亦漸漸乎其漸涸

鹽官談遠瑞木著

也余觀浮御縣有所謂浮邱山者今亦漸平為地大抵皆邱山之類耳  
卽鄂縣志

二郎山

遼東錦州城北三十里二郎山破石多如彈丸可入砲而輕督師孫承  
宗戲曰二郎神好用彈想其餘物

二郎神為清源妙道真君卽嘉州守趙煜斬蛟者也未詳何代何封稱  
為二郎

倚陽山

林縣倚陽山桃花洞北齊高歡冬月被兵圍於此期以桃花開兵解已  
而桃花果開圍遂解後洞口桃花冬月盛開今不存 林縣志

水神山

山西孟縣東北十里相傳昔周世宗女秉性貞烈不欲適人潛於是山  
哭

樹下涕泣渴而思水扣地得泉自繼於樹鄉人因立廟祀曰水神山

火山

大原河曲縣西五里古稱火山單山上有孔以草投孔中煙焰上發可  
熟食不生草

呂梁山

永益州東北百里呂梁山俗名穀積山與交城接界呂不韋曰龍門未  
關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

石鏡山

益國縣石鏡山有石如鏡足以鑑物黃巢寇宣歙過此照見其狀如獼  
猴大怒積薪燔之石遂無光久乃漸復益國府志按石鏡山不一吳地  
記臨安縣東五里石鏡山有石鏡徑二尺四寸甚清具見人形狀  
陰陵山

陰陵山今全椒縣東南二十五里九圍山云楚兵敗欲東渡烏江經此  
與漢兵一日九圍其山石尚有礮劍跡有迷溝為田父始處今三汊河  
有霸王廟所產艾草皆低頭為拜癩甲瘞之云 全椒縣志

齊雲山善惡

休寧縣齊雲岩嘉靖中改稱山立立天太素宮曰善山惡山善山為君  
惡山為夫人分祭則災合祭則福

天台山仙女

天台二仙女宋景祐中 明昭採藥見金橋跨水光華炫目有二女戲  
於水上殆水仙洞府也

天台縣西七十里明岩若西有泉蔽崖而下渙若垂箔寺僧亦用竹繩  
引之從高下墜號曰水宗

天台縣桃源于山萬山人煙斷絕其中古桃樹年深化為精魅常迷人  
哭

宋王介甫夜坐梅月照軒窗讀易忽有一妹容顏姝麗見介甫自言知  
易遂與相談論畫前妙理實能發人所未發介甫喜甚問得報司馬君  
實來訪介甫出迎至軒中彼妹即隱身不出及司馬出彼妹復來介甫  
怪而問之對云妾乃此梅花月之妖君實正人妻不敢相見介甫 然

仙居山蝌蚪篆

仙居山縣西四十五里險絕難升上有石壁刻蝌蚪篆文晉義熙中周  
廷尉領御造飛梯以蠟模之莫識其義後守阮錄携笈往觀雲雨景日  
不見 仙居縣志

雲黃山

義烏縣南二十里雲黃山傳大士護虎每化為石青白而紫有陶氏  
居山下嘗資給大士遂視之曰他日以飯石琢數珠贈汝胃自茲授記  
惟此一氏家能之女已嫁則不能他人倣效石即穿裂義烏縣志傳會

義烏嵇亭里人因取魚食嵩頭陀曰試自照水乃見其光寶蓋即悟前  
因因其開道場頭陀指山下雙梅樹曰此可以結庵若行七年忽三佛  
來自東方有金色自天而下集於其身從是身嘗出妙香聞空中聲偈  
梁武帝召赴一次入重雲殿不拜徑登寶榻與帝問答詔還山號善慧  
大士

玉華山

蒲縣玉華山庚寅七月忽裂二三里成潭又距十餘里曰橋下湖有巨  
魚如舟土人毒以已且不得

伏龍山

襄陽城西三十里伏龍山為隆中諸葛氏草廬也今有祠西八角皆井  
頗宏敞 明襄簡王葬處竟乏嗣人謂武侯之英爽可畏又南陽距城  
八里云八里岡亦曰隆中岡勢蜿蜒如帶高僅數丈亦有祠嘉定徐宗

五十

伯學謀俱游之謂襄陽可據危人不能壞而有之蘇子瞻詩誰謂襄陽  
野生此萬乘師蓋指伏龍山云見宗伯集中

玉泉山

荆門州玉泉山有顯侯祠祠下方二十步皆黑土相傳侯嘗住兵作書  
遺其子平書罷以研汁擲地故至今土為之細其青龍刀並石罅中以  
手摩之輒動然役千夫之力不能舉也

孔子山

黃州東百里有孔子山相傳孔子適楚嘗登此山上有坐石草木不侵  
有研石每雨輒有墨水流出  
又澤州南四十五里天井關石上孔子將入晉聞趙簡子殺竇鳴犢至  
此迴車轍跡尚存深尺許長百餘步後人因立廟道左

太山

沁水張大理五典度太山自山下至巔五千三百八十四步五尺為步  
紆折皆在其中高三百八十六丈九尺一寸實十四里零八十餘步漢  
官儀云大山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皆妄也有太山道望記近馮  
生過太山云不甚高廣不知何以得名如此

太山上秦始皇立無字碑或曰碑函或曰鎮石或曰表望或曰待刻闕  
人謝在抗 華浙親至其地云元君祠當公署中尚有斷碑二十九年疑

即所刻石也其壁片石為祠記表望明矣 五雜俎

太山捨身崖在日觀峰下愚民往往捨身投崖選冥福尚書何起鳴設  
垣牆示禁勒曰愛身臺

成山

文登縣南百二十里成山秦始皇造石橋渡海觀日神人驅石鞭之見  
血至今山石皆赤予謂山石色赤者多若天台赤城黃州赤壁豈亦有

至

神驅而鞭之乎其造橋事容有之然亦不至望洋也 五雜俎按成山東  
召石山神人鞭石處見三齊略

青山

曹縣青山諸生却元嘗治園見及棺長表許高五尺朽骸風滅瓦刻字  
莫辨儀從夾侍大僅尺末波斑剝意春秋曾先公遺葬却元於南京為  
予言

東浮山

山西平定州東浮山距城五十里即女皇氏補天處其煉石灶尚存石  
爨勝他產諸色石俱可燒 明學士陸文裕 深過其地得遺跡問土人  
及學士大夫皆曰古跡實然歲上元夜家置一壺當戶高五六尺許實  
以雜石附以石炭夜煉之連旦燔光上燭天為之赤至於今不廢是謂  
補天文裕語大宰喬莊靖守曰女皇祭物宜前民用故制此以通昏黑

之變輔氣之宜蓋曰補天之所不及耳崑山集

崖山

太原縣東有崖山天旱土人燒此山以求雨俗傳崖山神娶河伯女故河伯見火必降雨救之今山上多生水草

羅浮山

羅浮二山相合屬博羅縣取道增城則近其上多奇植并有松人許匣置數年植之復生有竹葉符每竹止二符乃篆書仁字色白澆之不脫五色鳥特集人肩上虎不噬人有王野人圍花寶森茂春冬亡間遊人任摘持歸即迷道而圍原無定在也又有僊樂風月靜夜每聞之道士擬製今冲虛觀所奏頗得其聲李康

銅鼓山

貴州威清衛西四十五里銅鼓山諸葛亮南征於此獲銅鼓故云土人

云山有洞藏武侯盃中先代有可入處今石門榛蕪人或臨之蛇蜂交集不可入每值陰雨聞者如銅鼓鏗然作聲貴州通志

金陵岡

金陵岡在應天府龍灣相傳秦始皇埋金人於此岡曰不在山前不在山後不在山南不在山北有人獲得富了一國始以此地氣感誘人鑿之耳其愚黔首若此而亡秦者泗上亭長乎子嗟夫祖龍之愚應天府志

飛來峯

錢塘靈隱山之飛來峰元僧楊建真伽徧鐫佛像明嘉靖 太守福清陳仕賢以楊及邨僧闍僧三石像斷其首瘞獄中獄疫實誤毀佛像也近來有續其首以佛故亦多事矣陳仕賢墓塔主長進士

回雁峯

衡山回雁峯相傳雁不度衡陽然衡陽之南亦有雁但過此則漸稀耳

或曰峰勢如 鴈翼之回衡陽府志

六真洞

山陽縣六真洞元真人印處機劉處玄談處端王處一却大通馬钰

燕子洞

貴州平越府有燕子洞紫燕千百為群潛藏於此冬不北鄉洞口二大其土疏而粘黑而肥土人用之糞田進洞口二里持炬至大洞源泉混混聲如鳴金有時響聲如擊楫時有黑衣人乘霧出入豈燕之聚精耶黔紀

燕子岩

林縣燕子岩在炭場北秋冬燕子蟄其中彰德府志

七盤坡

藍田縣東南有七盤坡古武關之地

鷲公坡

番禺鷲公坡每風月夜某遠聽如鷲聲就近則無有樂善堂集

櫃兒崖

四川桐梓縣七疊溪之櫃兒崖崖門有櫃相傳其中器物皆具昔人嘗借用之後有夫其費歐者遠路隔不能達萬歷間劉煥引砲碎其一角次日復完樂善堂存稿

石破

渾源州南磁窑口石破上有張君祥刻仇扇風葫蘆人過之雖暑熱即有風生

四道三谷

何景明雍大記予從入蜀漢道觀之其西南曰褒谷從褒入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鄙入其所從皆殊舊志謂首尾一谷非是其機



道有四從成和階文出者為沓中陰平道鄧艾伐蜀由之從兩當出者為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從褒鳳出者為今連雲棧漢王之南鄭由之從城固洋縣出者為斜路道武侯屯渭上由之此四道三谷關南之險阨攻取所從來固矣

長平坡

磁州城南三里長平坡廣袤八十里白起詐坑趙人於此

大庾嶺

南安府城西南二十五里大庾嶺磅礴高聳南接南雄唐張九齡開鑿新路兩壁峭立中路坦夷一日梅嶺以漢將梅嶺得名嶺從吳芮定百粵有功封臺侯臺嶺即梅嶺也後因銷將庾勝兄弟居守又名大庾嶺嶺下舊有驛宋初守趙孟適書扁有女子題壁曰妾幼侍父任英州司馬及歸聞大庾有梅嶺而乃無梅遂植三十本於道因題詩曰英江今

孟

日掌到回上得梅山不見梅輟休買我三十本清香留與雪中開宋盧

官張九成 明 張孟奇俱補植數百本

仙人籬

貴州城北八十里高崖之上相傳昔有黃冠結屋其上今籬尚存歷歲不腐

天花里

正德元年五月六日午刻鄞縣隱士晏德全家天花如雨飛滿庭中其形若米色若玉積深尺許七日始化即守鄭終名其鄉為天花里

永義鄉

嘉靖壬子廣東尚寇作亂平之設廣寧縣有民馮世瑞幼欲立永義鄉居之

仁義鄉

繁昌縣唐南陵地開元中於南陵仁義鄉置石碓場因其地產百姓輸

捲簾庄

諸城縣北四十五里捲簾庄在漢王山西南地周五六里雖深秋嚴冬亦不見霜諺云捲簾莊秋冬不下霜

說糧墩

全椒縣西南五十里說糧墩在蘆波湖東舊傳吳伐楚吳糧盡伍子胥以土為墩覆米其上故今觀其形甚布呈列約五十餘所亦奇觀也

鯨隄

鯨隄在清河縣西南三十里延袤千里自順德廣宗界東相傳鯨治水時築也 清河縣志

孟

博浪沙

博浪沙據史在陽武縣東南三里今在東門內開封城北亦曰博浪沙 陽武縣志

紅土

宣府蔚州衛城東南三十里太白山多奇山其紅土為印色傳為周穆王乘八駿游此馬斃其血化為紅土蔚州志又貴溪縣龍虎山有五色土張真人以書符錄

河南新鄉縣東北近於衛河有紅土岡其地有雨水如血俗傳射血流漂杆於此

山都

汀州郡治初造大樹千餘其樹皆山都所居有三種下曰猪都中曰人都其高者為鳥都即如人形而卑小男婦自為配偶猪都皆身如猪鳥

都人首能言聞其聲不見其形人每或時見形當伐木時有術者周元大能高步為屬術以左合赤索圍木而砍之樹仆剖其中三都皆不能化執而焚之牛腹內圖書

鐵城

蔚州府洪武七年立甲於諸邊號曰鐵城周七里十三步高二丈五尺堦六尺址闊四丈柴口七百十有八門樓三各五間角樓四各三間俱高三層靖難時砲擊其一又回祿災其二後不復補昭臣節儉天變也蔚州志

碗子城

澤州南九十里太行山絕頂今屬懷慶府河內縣群山迴環兩崖相夾中立小城隱若鐵甕經行者須扶策徒行即宋太祖肩石之處正統湖盜山衛指揮胡剛鑿石平險以免推車之患

沁雪石

趙子昂鵬波亭前有石二曰沁雪曰垂雲垂雲流落雲間已不可致沁雪石在常熟縣署中有鵝字或云沁雪子昂妻也錢侍御乘色侯女疾疾巫言石為祟出之得歸錢氏在徐上舍處

嘉興東門內范氏舞蛟石亦子昂鵝題今在金氏

憂懼石

永樂初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立石嘉善西塘鎮福源宮前限水水止限下則懼過此則憂

中丞石

福建長樂縣十都布中丞石昔有為中丞者未過時過此誓曰不為中丞不過此石後果然故名閩書云長樂縣二十一都石上刊中丞二字唐潘獨坐南歸憇此里人誦之

棗陽石

棗陽縣石有青紅白黃其白者向北拱如過朝廷採用先期鶴鶴畢集居民知必有天工襄陽府志

投刀石

當陽縣關羽祠有投刀石傳武安屯軍祠下土方二十里黑如墨漬

望夫石

望夫石人稔知之肇慶府四會縣西二百里有新婦石夫為商不歸久望遂化石宋林小山詩瘦骨嶺增立海眉綠苔曾是嫁時衣江郭女作三衛客目斷天涯竟不歸

天涯海角石

成都府天涯海角二石天涯石在中興寺故老傳云人坐其上則脚腫不能行至今人不敢踐履海角石在羅城內西北隅角高三尺以有廟

今不存

雙魚石

涪川江心積石入水千餘丈夏漲不復見冬春如梁可游深處鵝有雙魚見則年豐唐宋元題名甚眾四川通志

文石

雲南點蒼山北麓石白質黑章賦若截肪琢為屏幃其最佳者蒼素分明山川遠近雲林曉暖若天生圖畫不脛而走四方好事者爭購之相傳李衛公平泉莊醒酒石即此也滇程記

僧化石

南甸州東十里昔有僧自大理至此坐化為石後兵燹止存其首土人祀之

鳳凰石

癸巳詔採雲南鳳凰石百餘有花草鸞鶴形者然僅三四尺而止  
關索石

貴州永寧衛南二十里道旁關索石云關東南征惡此石嵌道以戈推擊之石破為二一留道旁一飛墮道旁因名落石今刀痕依然

清涼石

五臺山清涼石方九步相傳可容千萬人

松化石

博物志松本石氣石裂而受沙即產松松三千年更化為石

太和伯陳萬言家有木假山乃先祖所得以其狀奇巧置於庭一旦化而為石文理猶木形未幾長女被選母天下求名作記詩陸采覽勝記

石箭

福建同安縣石箭長二丈五尺周四尺七寸見存又文王射於豈有石

矢

箭在同官縣文王山長二丈五尺圍四尺七寸見存

石木魚

南昌雙嶺下石木魚長二丈餘鑿六十八孔鑄古彌陀佛名

石樹

雲南普定進山四十里有玲瓏石樹一為桃綠幹紅花一為李青幹白

花

石鏡

輝縣西北七十里侯趙川之中湖寺有石鏡半規能照山河人物之影俗稱透靈碑今昏闇云昔有上官欲昇歸至盤山頂忽聞乃復送至寺

石田

貴州城南二十五里相傳有隱士習黃白冲舉之事甚篤忽有道士從假牛耕石田種玉隱士與之方耕治隱士妻來索牛道士怒遂舍之至

今石上耕治之跡宛然俗名鬼打耙

水晶塔

盱眙縣東南十里外延垣百餘里以接山陽相傳隋煬帝陸地行舟之道今皆單民雜處農莊於其間遠而望之霧霽霏霏水光澆澆如瀟海停波而蓬嶼星列儼若帆檣往來飄泊每晨濛濛其景愈鮮陰雨迷茫尤多變幻所與皆知其名盱眙縣志

地鏡水影

濟南東七十五里東平陵城西北有陰地數畝天色澄霽亦若雲陰迨視則無齊乘

鹵城影

繁峙縣東一百里故福都周圍三里百有十步東南西三門其地多鹵故名鹵城俗傳朝霧霽霧中呈現樓堞門內似有人焉見則多雨豐年之兆人在西則見在東不見遠分明近則隱其東有齊城其隱見亦同今不復見蓋見則凶也

堯

田目

區田

圃田種蔬果

園田築土作圍以繞田者

架田架猶筏也亦名葑田

田築土護田似圍而小

梯田謂梯山以田

塗田依水處潮水沙泥

沙田南方江淮間沙淤之田

雄田交趾謂腴土曰雄田

表田公用田樣田益夏新志載食貨有表田十頃供總府進表之用公用田五頃供官軍藥餌各衙祿燭樣田四頃供祭文廟之用餘衙同

響地

寰宇記云萊水出襄國西北石井岡傍有響地圖百步人馬上行轟轟有聲強之有火出今無聲和臺縣志

里牛

廣南府人謂里為牛地凡四十八牛世經堂集

茫羅村

華亭馮元成行可游石湖至紫微村遇一野老年踰八十言此茫羅村也西施生於此後有富人居此村曰何必尚循亡國女稱乎改為紫微其家歲植紫微耳石湖北有溪古名若耶溪吳亡後改越來溪世以浙東溪村名同此地因以西施為越所獻其實吳產也元成後問劉子

威鳳子慮曰然嘗見揚君謙與囊手鏡載其事

佛蹟

山西繁峙之五臺山清涼石浙東定海之落陀山盤陀石形模俱不甚廣登陟雖眾了無碍處任受人必不登牛馬跡

城郭氣

晚沼趙簡子墓上氣成樓臺

思縣白馬營在縣西十五里相傳為唐時故鎮二三里外夏秋間晨望如城郭掩映林木蒨鬱日出即不見歲約數次

汶上縣西南周三十里每秋水泛溢一望無際遠視村落煙波杳靄有城樓人馬之狀出於水上謂之水市閣亭在兩旺湖中水際時見煙雲樓臺之狀

靈壁縣沫溝湖天色晦暝之際陰陰有城郭狀

棗林雜俎 義集

崔印諫大業破天晴日莽波中或見城郭之影  
東阿縣挑城舖舖旁一邱高可數畝每陰雨後煙霧中隱隱有市井車馬之形

嘉靖二十年景州城東八里舖平原廣闊每晨日出之時望見城郭巍然樓閣俱備日高而沒不知何祥古書云廣野之氣成城郭江湖之氣成樓臺或者此與景州志

弘光元年正月十一日午刻河南蒙澤縣東南三十里郭村忽現大城雉堞樓櫓畢具南北人共見而駭之總督張縉彥以聞謂天官書廣漠之氣成城郭今河南范無人影誠廣漠之氣也即報  
鉅鹿縣北十里許古鉅鹿之故址也今廢相傳侵晨霧露時城之規模隱隱可見良久乃滅

海市

海市見於登萊然不獨登萊也凡濱海皆如之人不經值故無得而稱焉海鹽周翁家澉浦西門外嘗曰萬卷中於葫蘆山嶺劇忽海上現城郭樓臺女牆內行人如織或負載或荷蓋可二十刻類其一隅餘漸海浙江觀察中半張天機石平嘗行部海鹽登城樓望見海中有浮屠高三十仞白雲滄滄從之初謂絕島所未有之奇也已而石塘關海人皆走且呼曰海市矣海市矣未幾亦壁轟起城郭剝落若諸葛少詞也雲白危樓數十間涌出其際窗櫺玲瓏金碧如畫忽蒼煙飛來複閣盡沒而修竹萬叢松柏榭榭層城睥睨橫亘并狀煙盡樓脊盡出頃還舊觀乃有長橋出於水上隱隱歷歷車馬無聲樓船旗幟似有人隊介而立其餘若鼎若鑪者幡蓋若盤盃杯棹者目之所接手之所指蓋不可勝數而又倏忽盡矣石平為吳太史駿公述之見太史記中  
嘉靖四年四月廿三日福益州海中浮來五山自翠架山外而至峰巒

突兀上有草木人馬往來貿易閩城聚觀自午喻申乃沒蓋海市也

劉炳文海舟紀程

萬曆乙未浙帥劉炳文提舟師從海道趨登州備倭四閱月始至紀云  
乙未上元從台州開帆百里至金鰲山高宗南渡避金處也歷老汛嶼  
山琛門風適猛烈兩礁夾起東西磯牛頭聖堂兩門尤為險阻而五嶼  
羊嶼昏山黃珠茶鹽兩山皆四面峻峭絕莫繫泊飄逐空洋夜半颶發  
船各渙散詰旦於靈門山聚合出金齒門因潮浮至若茅山復依南田  
舉夜觸韭山船多破損收回五爪山修船至點燈礁犯及亂礁洋為蔽  
龍巖倭爾驚觸震蕩翻激水赤天昏龍鬚捲水至半空而倒瀉船皆碎  
毀幾為魚籃出白馬礁遇天漢坑依險而泊由浪檣頭轉歷升羅嶼得  
登普陀山傍倚金鉢盂儼然峙焉出此渡橫水洋入五爪湖移住廟于  
湖隨風逐浪直蹴陳錢山其下有大毒信宿而往面顏盡變且多患瘧

空三

疾及下八山浪崗馬蹟李皆舉舉皆沙石亂到其水有綠有黑有淡有  
辛有苦有臭有清激見底級魚可數有淺灘如湖蛟龍鱗角類者皆為  
颶風打出窮洋直抵倭國五島山轉經漁山假泊沙侯風息驅灘山過  
鼠狼湖及上川下川鷹巢頭諸山再入西洋界則謂之落漆船凡擬入  
十無一回乃乘颶西逐羊山上有聖姑礁盤礴巍巍克如崇砌許山聯  
厥金山衛其柘林乍浦激浦延袤于餘里入皆控扼三吳者也復順流  
而東七了諸港岐分錯雜室礙莫前崇明縣孤懸海外而大陰新安諸  
沙生聚甚夥福山直對三沙傍通揚子江與狼山相望若東洲河七  
星港暨河口黃涇河不下十餘口海潮灌浸直達維揚轉而西行有三  
槿大橫深游非予四口張方大樓憑水姜承極巷五港一望無山其川  
山窟川瀉窪三峯窪狂潮澎湃甚險剝水成斑關因疏虎斑水僅得開  
山無暴可泊至射陽湖之雲梯關宿焉適反風解纜自辰至申滋瀆頗

波極日無際漏下三鼓得抵鶯山之灣問其程則餘五百里越明日朔  
風舉帆踴躍碧虛踈蹙於黃混水號曰望足洋依憑廷真島此皆從來  
人跡不到之鄉但見靈鹹老龜三五噴沫相逐大者方丈高厚六尺殼  
背亂巒長目虎口吐破舒伏迤邐於白山高公諸島登竹島之巔四顧  
廖廓惟東海所成甚通其夜三面受風遊入杜林山因涉雲臺山古三  
元修道上昇處也莫日西北作雲東南吼風巨浪掀翻桅檣折凡三  
日夜不知疾行幾千里驟瀉牙呷風雖少半餘波尤湧東方既白淫淫  
滴水之灣隸山東境上矣去安東衛僅百里須臾潮至開行二三日海  
天一色並無懸嶼可以停舟宿洋氣如浮萍無定泊我堂山至拓清  
塔埠杜家港諸洋越日入膠港補繕壞船過東島依田橫島夜泊福山  
島而山若有神上無草木中無穴洞悲鳴有聲翼日至草島嶺去大嵩  
三五十里風淫瀉漫海面愈賒僅有巨高島棘簪島靈井山依傍海陽

空三

所距咫尺莫能躋焉夜將半翠入魚網上探水不過十餘丈乃莫耶島  
也與遼東連界海運所經故道至津青島胡朶山不半潮之達塔島覓  
泉取水相望佛山灣味淡寔宛如一掛珠簾頃刻抵清里去查山僅幾  
里上有古蹟路甚崎嶇州高攀藤一步一頓得造其絕頂焉其上復有  
南天門曉屹秀拔凌接雲際東隈一洞幽雅修潔昔王陽真人煉煉於  
此騎白鶴飛昇有雲光宮在焉傍多山茶名子心香襲襲人丹井碧泉  
噴噴特角天然雲房石室也登舟行於馬大嘴見一巨魚橫於亂礁上  
長百餘丈其脊如山口闊無鱗令曰其脊總數百人僅開一肋肉不堪  
烹可熬油煉骨一節計千餘斤而肉內小刺亦逾尋丈潮回日落携判  
數根而西遇颶風至宜津所戍卒蕭條煙火不過百餘家西有岩石參  
差十數里乃西揚舍人之墓每每作臺覆雨翻雲狀則遠去掠人田未  
春憂於此遊劫過船披舵放舟越三百里遠望大洋突起數丈如銀砌

玉柱近如噴雪飾俗呼為白蓮頭者是也其山脈綿亘暗藏水底各  
通成山鬱律幾百里皆巖崖削峯萬里海濤衝注會集秦始皇造石橋  
渡海觀日神人驅石鞭之見血至今山石皆紅內有成山衛出此險道  
洩宵行至威清衛所開泊劉公泊其島尚有居址似舊有遼人在焉  
不移時入大空島島多浮石即頑鈍砥浮水不沉轉入益海州外洋  
盤旋落子嵩之裡若清泉墓奇山所入其杆奔逸過福山縣入龍山港  
至栲栳島乃雲晴雨止轉泊八角山則見斜曛凝耀燦燦煌煌始若樓  
臺錯列繼若城郭周圍俄而入焉縱橫又俄而旗幟掩映出沒無定變  
換不常或告曰此海市也傍有長山島有黑島上多巨蛇產金沙少選  
抵蓬萊閣矣自浙適齊計日四越月計程七十里曰浙江連直隸延袤  
二千七百里自直隸金山衛抵東海所計一千八百里自東海抵登萊  
計二千四百里謝肇淛海圖略

古赤壁

富

古赤壁嘉魚縣北六七十里赭石堆峙即周瑜破曹處推豎時得遺鐵  
沙礫間北岸烏林曹所戍守也懸岸繞額蘇子瞻署之曰赤壁其在就  
湮僅見與弟字嘉靖辛亥華亭莫如忠登其上記曰長公於壘石與  
弟云者因嘗偕子由來表赤壁所在章吳而賦作於黃州要以印事寓  
言不害為情之所記俟好古者之自定也

物產

五方之產名山多金玉嶺衣多璣翠玳瑁豫章多漆荆南多丹銀齒革

全治七一

銀升宋時產銀之監三冶場天下八十四  
銅山四百六十七宋銅場三十五

鐵山三千六百六十宋鐵務二十  
宋錫場三十六

棗林雜俎 中集

名勝

黃河

運河

潮汐

王宜窮油記

呂梁洪

月湖

石槽水

粉水

龍潭

珠池

舜井

丹井

肅府井

鹽井

澹泉

膽泉

燕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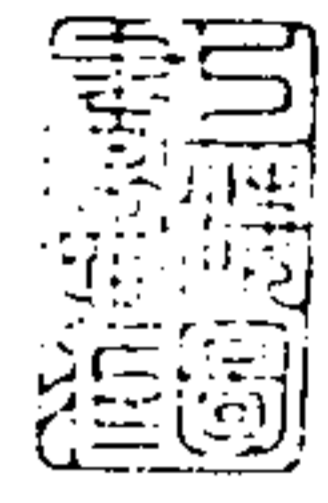
喊泉

靈泉

營建

山陵

槐廳



九河

鹽池

南亂北亂

高穴

鴈湖

醋溝

須水

鶴州水

清池

蘇池

聖井

柳翠井

火井

喜客泉

肥泉

婆婆泉

聖泉

釣突泉

溫泉

候氣室

明德堂



梅熟堂

來玉堂

厄臺

鶴臺

六相樓

四雨樓

鐵柱宮

白塔

龍門禹廟

御題祠山廟

長平驛

與言書院

魚骨橋

廣濟橋

萬安橋

楹帖

宋文貞公碑

木碑

顛項塚

禹陵

齊桓公墓

陳仲子墓

青塚

高陵

六老堂

銅雀臺

主人臺

摩旗臺

瑞光樓

朝天宮

雙魚宮

鎮河塔

南岳廟

江神廟

鐵柱

冰殿

皇過此橋

倒流橋

仙橋

鐵牛碑

毛文龍碑

定霸城

鯨墓

關龍逢塚

雙姚堆

王翦墓

孫嵩墓

黃耳塚

郭璞墓  
張賓墓  
寶華寺古墓  
瀧陵阡  
琴操塚  
鐵棺  
黃元菴墓  
張王墓  
鄭曉墓  
器用  
硯  
仙針  
鐘  
圓花鐸  
張三丰食器  
貢金  
銅冶  
鐵獅  
關將軍印  
藤船  
荒銀  
祖母綠  
緬鈴  
榮植

太康瓦券  
李太白墓  
南漢劉氏塚  
蘇文忠墓  
方臘祖塋  
劉刺史墓  
蕉花女墓  
孫一元墓  
邵灣古墓  
鐵塔鐵鑽  
琴  
鼓  
辟塵鑑  
銅法馬  
窖金  
紫石英  
銅獅  
遺印  
空青  
琥珀  
蓬萊閣石鏡

三

古木  
竹  
彭侯芋  
荔枝  
羅漢菜  
地黃  
薔薇露  
文林郎  
君子樹  
血樹  
塔松  
陰陽柏  
順棘  
羅漢樹  
金剛纂  
孝陵海棠  
婆樹木花  
娑羅樹花  
葡萄花  
玉女花  
延州紅  
金蓮寶相花  
轎頂花  
素馨茉莉

穀  
長韭  
甘藷  
獨本葱  
人參  
佛手柑  
大内瓜子  
不灰木  
木咸  
鐵樹  
椿實  
紅苴樹  
狼草  
松羔  
赤藤  
指甲花  
木蓮  
唐婆鏡  
滇茶  
勞山白牡丹  
海棠  
紫金蓮  
普舍樹  
特產

四



廬山紫芝

菊譜

棉花

仙草

真仙洞草

俱那衛樹

虞美人草

通靈草

茶

經却草

頤動

獸異名

龍

蛇

飛魚

狼山魚

鱈魚

石花魚

蛙

蝗

金蠶

鳳尾

雞足山異鳥

朱鷺

菊寶

蘭

茅

不死草

觀音毘觀音燭

夢花草

羅漢藤

相連草相離草擬漢菜

金線煙

禽魚異名

蟒

石魚

五色魚

鮪魚

畫魚

鱒魚

玉蟾

螢蟬

野蠶

碧雞

石燕

海鷗

石鷲

鸛

鸚鵡

綠巖采雞

鴉

狝貍

毗耶

獅

犬

白兔

豪飛

白蝙蝠

鷓鴣

沙雞

羅雀

桃拔

騰軒

鹿

羊

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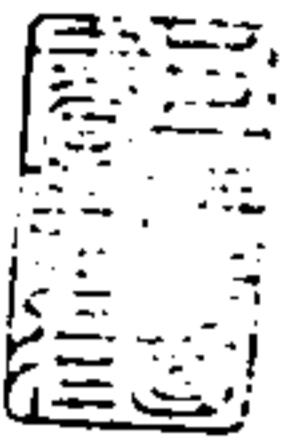
麟

馬

五

六

鹽官談遺孺木著



名勝

黃河

河南北諸水源渟而暴漲每遇發時浪高數丈排山倒岳扛梁舟楫皆不易施然其淺可立而待也故俗以徒涉為便許松泉謂孟子不知子產乘輿之事亦有理陸儼山外集

九河

保定地卑水自西北來者九曰蘆溝梅拒馬夾河琉璃胡良秦乾烏流白澗白溝是為北九河非禹九河也從雄縣而下滙於毛兒灣

運河

鎮江至杭州運河相傳隋煬帝鑿濟宜揚士聰游武進戚墅堰詩遺碑

戚墅支河自六朝已有之此言必有所據夫使運河未通而先有支河此謂涓者將安所歸則知自古而然非自隋始也或因而濬之耳見玉堂書記中愚按夫差鑿邗溝以通江淮能致力江北豈蘇常近地獨不通舟楫耶攻楚攻齊轉輸一二千里必非陸輓則運河為夫差時無疑

鹽池

解州鹽池蚩尤所窟穴平時淺波歲九月九日先後數日當大風雨為化鹽之候彼二十里之聚各儲草薦木屑竹枝樹梗散積壞絮之屬一切雜投狂風一夕作凍明日視之滿皆鹽花矣味甘鹹甚瑩潔始祭蚩尤之旗官收其半民取其餘無不滿志

宣夏鎮城南北各三十里俱有鹽池其產不多官亦不禁不知於古何若河東邊外有花馬紅柳鍋底三池以境外棄今鹽池之在三山兒者曰大鹽池在故鹽州城之西北者曰小鹽池其地曰字羅等池最多皆

若此是石

分隸大鹽池其鹽不勞人力因風而生原額三千二百餘引弘治九年延綏宣夏二鎮輪招馬匹守乃奏革正德初總制楊一清奏如河東運司例每引收銀一錢五分增課五萬二千引

潮汐

招遠楊太史觀光日地之有潮即在人有天癸之說也潮之理每歲升降於二八二八為一歲寒暑之分每月升降於初八廿三為朔望之分每日升降於朝夕朝夕為晦明之分八月潮生而天交於地二月潮生而地交於天天交於地而秋冬閉胎息之象也地交於天而春夏啟長養之象也天地男女一而已矣

南亂北亂

崇禎戊辰潮溢吾宣邑人望城外如火蓋陰火潛然之謂也

平涼府沙棠川出崆峒山之後峽滙於崆峒之東麓曰南亂金佛峽水循府川而東至龍音寺出與崆峒前後峽水而為涇過府城西北曰北亂詩注曰亂截流橫渡也平涼府志

王宣窮汭記

涇州諸生王宣記曰汭水紀於禹貢廣韻汭音儒說文汭从水从内訓曰兩水合流之謂也又曰小水入大水之名實其寶雍豫二州有專名之者有通名之者專名者以義也通名者以類也以類通名如會於渭汭東過洛汭是也蓋渭自鳥鼠而東逝涇出筭頭而北來二水至高陵而滙於河經龍門東至豫州洛由熊耳東北入河既皆小水入大水且兩流合為一以故不曰涇渭而曰渭汭不曰河洛而曰河汭由是推之則凡諸州之水類於是者皆不拘於定名而得通稱為汭也以義專名者涇屬渭汭是也汭在華亭城東三里乃兩水合流其北源西出小隴山之馬峽俗呼北河南源西出隴山之仙姑峪俗呼南河北河堤朝那

山前蓋山有古朝那王廟其西北有湫東去線東三里而別稱為兩山南源環王母山山巔有古王母宮東去四里別稱為儀山谷呼為回頭山儀州實以是名也儀雨兩山南北對峙豁開如門故兩水合而東流名之曰汭也又二水交流而下亦專名為汭也汭滙為深潭潭名合水水之北岸一臺高廣平夷荆榛瓦礫錯雜相傳為王廟也北涉雨山之巔遠見東南隱隱峰巒侵入太虛隴州吳山也沿汭峽峽石三十里皆斷崖推壁神高疏鑿之跡也峽行十五里南塹有女神之廟扁曰抵汭元君土人呼底茹娘娘汭讀為茹茹孺同音廟東十五里至石堡汭北受柴仰水源出朝那湫山之陽而陰即為湫水又東五里至安口峴牛心山南受武村水汭至是益大北有斷萬山自馬舖嶺柴仰而來南有五馬山自石樞寺武村而至兩壁削立巉巖百仞束汭於中雪浪湍激經行五里為屯城唐李元諒屯兵扼吐蕃者也屯東為崇信川汭水益

大深不可涉行旅皆袒而濟又東三十里北過崇信縣城崇信人曰汭水逸北又東七十里東過涇州過回山乃傷於涇弘治戊午督學副憲虎谷王公按涇州試諸生竣乃涉水登王母宮宮從行王公東眺曰北流而濁者何水乎宜對曰涇也南流而清者何水乎對曰汭也公曰是禹貢雍州舊涇之汭乎周職方其川涇汭乎昔公劉有汭鞠之即吾過豳西行三十里涉一大河北入涇是何名乎宜曰靈臺之連溪也公曰朱子注芮鞠之即曰豳地日廣也試且廣求之斯地有百泉乎宜曰去華亭西北三十五里朝那山秋陰有泉百餘為涇源乃百泉也有溥原乎宜曰亭口靈臺之西汧陽隴州之北華亭龍泉之東有廣原唐尉遲敬德破突厥郭子儀破吐蕃之西原也李元諒開美田千頃號曰良原今為溥潤原公又曰此與吳山南北乎宜曰正相南北公曰必茲西去百里外有兩水合流者可謂之汭矣若其窮之乎宜計華亭至涇程一

百三十五里果符公言還白之公曰朱子注詩言汭水出吳山西北者以名山而志名水窮汭所流也今遂謂出隴州東入於涇今隴水乃汧入渭去涇遠矣且將置溥原於何地乎

趙中丞時春曰宜之論汭渭小水入大水是矣然連溪雖經流靈源出武村西南遠門川諸水合良原靈臺諸溪以入涇皆汭也

禹穴

松潘亦有禹穴禹生於此其水皆丹樞李徐道荆親見向予言之 陳眉公太平清話

呂梁洪

萬曆癸卯鑿徐州呂梁洪得唐尉遲敬德所題名相傳孔子觀呂梁非其處

鴈湖

原州府城西北七十里鴈湖每秋冬有雙鴈游於其間為其罕有故名

月湖

宜夏衛月湖廣斥無水草遠望瑩然畢照俗呼稱古戰場也

醋溝

唐岑參詩鴈塞通靈澤龍堆接醋溝郭緣生述征記營寇城至醋溝凡十里

陰司溝

襄城縣北四十里穎橋鄭莊公見母處有隧道在焉俗呼陰司溝

八功德水

南京靈谷寺琵琶街側有池云八功德水余嘗過之則涸按八功德水見天竺國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噎八除病

皇后水

武安縣西八十里太行山中有池夏涼冬溫世傳宋太祖下河東將引皇后入晉陽后病瘡掬此水浴之遂愈至今稱皇后水武安縣志

冰柱水

宣府懷安衛城西南三十里虎窩山崖水出盛夏結為冰柱至隆冬反釋

瀘水

諸葛孔明五月渡瀘瀘水即黑水非瀘州也其水色黑故曰瀘沈黎古志孔明南征緣今黎川四百餘里至兩林蠻自兩林南瑟琶部三程至雋州十程至瀘水瀘水四程至弄棟即姚州也金沙江在滇蜀間一在武定府元江驛一在姚安之左卻據沈黎志孔明所渡當是今之左卻瑟琶一作虱琶兩林今之邛部長官司也

愛陽河水

五

宣府愛陽河在炭山西北二十里本牧地深二尺餘下有頑水黑色者數尺水上有浮草性涼宜牧馬其地生黃花大如錢人馬蹂踐萎悴明日復生如新

石槽水

高陵縣清真觀在縣東南二十里吳村西魏文帝嘗過此有石槽圍方不及二尋水常盈以飲隨駕馬千餘匹不減涓滴文帝異之主觀者對曰臣有飲馬珠在內故水不竭頓首獻珠今石槽存

須水

滎陽須水須音會今寫作須讀作需訛

粉水

粉水源出房縣蕭何夫人於此漬粉鮮潔異常

鶴川水

雲南鶴慶刀劍取麗江之古宗鐵灌以鶴川利可割犀屈之可以繞指

龍潭

天啓丁卯立秋日天台石梁下龍潭忽涌金錢二枚各重一兩六錢面鑄太平通寶字攷縣志宋太宗鎮潭物也遂塔曰聖祥

清池

滄州清池凍冰結花四散離披有松竹牡丹車馬人形等異狀詩云雨木日甲皆位立結冰花上盡離披出周府博平王錦囊

清池中蓮蕊取之研如泥凡繪圖寫畫光焰勝金色以上滄州志

化癭池

武安縣西柏林里有池周十八畝癭者飲之可化

珠池

廉州府城東南八十里平江青鸞楊梅池雷州有樂民池俱產珠

六

明時率十五六年或十年一採始得美珠過者三年一採俱碎小蓋泉有司願受詰責

嘉靖二年採珠至廿二年復採僅隔十年海北道僉事翁溥嚴立採法四閱月方才封用銀七十餘兩除織造螺筐起蓋做房夫役俱役民

不預造報者不下二十餘兩僅得珠四千餘而所得不償所費尚且碎小一匱不堪二十四年九月又採如前知府胡鰲建議謂前採紉至今

僅隔一年螺珠未生縱有一二生息俱係嫩小無珠恐復虛費又致洪武廿九年詔採珠至永樂十四年始復採又至天順三年詔採珠弘治

十五年復採正德九年詔採珠則以為類數矣嘉靖五年詔採珠其年十二月大雨池水冰結樹木皆枯民多凍死螺筐夜有火光人皆異之

九年又採二十三年連採此珠之所以少也正德九年採珠樂民池無珠

蘇池

眉州三蘇祠有二池過賓興蓮開並帝必有登科者

舜井

舜井在歷城山下綠床朱綬婦子牽挽數十步不止也深十五丈左圓右方或棄物於井則從西出

倒井

諸城縣北五十里城陽社井欹臥斜入如人攀倒而然泉甘冬夏不竭

聖井

邯鄲縣西北二十里聖井其水常溢遇旱取水祈禱有驗先期齋宿於廟次日詣城隍廟焚告詞又次日與眾步迎城隍如聖井廟拜訖令發婦潔者七人各持新帚環井洗箕以箕揚水如飛雨狀仍各大聲云東海老龍七箇女刷子簸就下雨如是者數次始陶井時大伐鐘鼓眾伏

七

地號呼如哀如訴待新泉涌出取注瓶內仍徒步捧歸朝夕行香雨後送入井謝之邯鄲縣志

丹井

四川德陽縣江干有許旌陽丹井江水撼射井屹然不崩歲旱江竭井溢如故郭子章蜀草

柳翠井

仁和縣翠亭山柳翠墓普濟菴有柳翠井

廟府井

甘肅肅王府有井嘗涸秋子果熟以牲禱井泉溢煎果作紙味酸解渴化疫果盡復涸又酒泉含無鼠曹鼎望中集

火井

臨邛縣火井夜時光映上照民欲取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頃許如雷聲

火焰出通燿數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搜行終日不滅井有二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鹽家火煮之得無幾也杜詩負鹽出井此受女正指是井蜀井大都艱於得鹽而此井獨易

鹽井

蜀中鹽井始於李冰大都竹井井形大如竹僅可容竹也其鑿之甚艱其入之甚深其汲之甚苦水出山石澹上鹽下有鑿至五六丈而淡出百丈而鹽出鐵釘滑釘刮筒各筒等器戰悉備不比晉齊燕取水成鹽之易也四川通志

喜客泉

句容茅山喜客泉闊二丈深三四尺清冷見底客至拍手浩歎懽笑泉底噴沫如珠串啞啞向人浮出相戒默然無言泉亦沈靜

滄泉

八

海鹽尚胥橋北河中方丈許沸涌味淡蓋海眼也或繩探之莫測土人沈氏偶篙中之反躍一木為梁又縣城西天寧寺有滄泉鄭端簡滄泉本此

酒泉

東昌莒平縣西北丁家岡甘泉宜釀

肥泉

水經有肥泉如國地志有肥泉城其地在今東垣之境泉水詩曰我思肥泉茲之水數釋謂衛女思歸肥泉為自衛而來所渡水今此水當在邢衛之間予往經是縣泉水又不多見也但觀其土壤沃饒優於鄰境肥之名其以是與陳裴廣平府舊志

膽泉

鉛山縣西七里銅寶山有貌平坑石竅中膽泉流出浸鉄可銅又鸞湖

柳去縣治七十里有清潭七十所取本地水積為池隨地開溝碎鉄鋪之浸染色變銀則為銅又德興縣北銅山下一名銅泉浸鉄數日類朽木刮其屑銀銅

福建上杭縣紫金山胆水池亦如之宋游經言胆水可浸鉄為銅者凡十一所古坑有水處曰胆水無水處曰膽土胆水可浸銅胆土可煎銅

婆婆泉

廣西慶遠府思恩縣北五十里有水常隱不見遇行人渴飲婆婆則涌出飲足復竭慶遠府志

燕泉

柳州城西有泉春燕來水盈秋燕去水平故何孟春尚書號燕泉

聖泉

貴州城西五里泉出石罅滙為方池一日百盈百竭弁州錄名百刻泉

郭中丞子章往觀倏盈倏竭偶雨集井溢僕夫趣歸言百舉成數也一統志稱聖泉長史劉汝楫記曰宇內名泉若湯泉火井瀑布鈞突諸類洎陸羽所品次靡可縷指特堪界色味稍殊而無潮汐惟漳浦湖湖候官潮泉鐘山應潮建州潮泉固亦消息有期而其地瀕海乃緣海為潮汐泉不得與也若池陽潮泉章貢三潮安宜海眼樂平鳳游荆門蒙泉柳州潮泉吾鄉龍驤潮井去海懸絕似與聖泉為伍第彼潮候僅再至三至亦未有百刻消長別具一景齋者則聖泉之靈且异在別境宜復有此乎

喊泉

武夷山喊泉岩製貢茶太守禱畢大呼天子要茶泉即溢復呼太守要茶泉復溢否則涸按何喬遠閩書建安縣御泉一名鳳凰泉一名龍焙泉泉上供茶取此深僅二尺許有暗渠通溪泉日夜從渠出而舊志謂

喊之則出造畢則竭蓋神异其說以表美矣

釣突泉

濟南府呂祖廟前釣突泉三穴並湧高數尺如隱雷蓋沈水下流也崇禎乙卯正月濟南陷泉勢亦減

靈泉

岐山縣東十五里周公廟東西有靈泉相傳世治則出世亂則竭其出必風雨數日唐太宗二年出賜名潤德後復竭雍熙二年復出金末復竭元至正十七年復出其後仍竭明弘治十五年九月甲子雷風又作山澤震裂泉乃復出

温泉

泉貴甘列至於温异矣又並泉也一温一冷猶是泉也倏温倏冷不異之異乎博物志凡水源有硫黃其泉則温或云神人所暖主療人疾後

周王褒温泉銘云白磬上徹丹砂下流乃知温泉必白磬丹砂硫黃三物之為根乃蒸為燖流耳明廣陵御史桑喬曰雷火所灼其氣亦硫豈以雲雷之中而亦有硫哉蓋極陽之氣也夫温泉亦極陽所聚蘊隆如五行變化矣所不至蕭山之墟有涼駭焉可云其下有冷石耶愚深服其辨而温冷變換又所未解政聖人之不論不議也概見一統志間有遺探偶景之似終未盡

北京

順天昌平縣西北二十五里湯洛山下有温泉又東南三十八里湯山下有湯泉四時常温浴之愈疾  
遵化縣西北福泉寺山下寬平約半畝泉水沸出温可浴  
真定府平山縣西四十里温泉  
阜平縣西北八十里湯池俗傳昔有吳王經此欲浴池水忽熱王惡之

旁即有冷泉噴出至今兩泉一溫一冷

順德沙河縣西北七十里湯山下湯泉可愈疾

永平府撫寧縣東北七十里溫泉浴之愈疾望之熱氣氤氳

延慶州西北三十里佛峪山下有溫泉

保安州城南十五里溫泉

萬全柳指揮使宣府城東六十里湯池山有溫泉愈疥癬人西南順聖

廢縣東二里溫泉下流半里滲地

赤城堡龍門鎮百四十五里北鄉赤城寺側山根湧出暴熱而流有一冷

泉浴之愈疾

雲州堡寶濟鄉暖湯一處山泉凡七十二眼

南京

應天府上元縣東六十里湯山湯泉六穴以煮豆穀終日不熟草木灌

土

之愈鮮茂劉宋江夏王義恭銘曰泰都壯溫谷漢京麗湯泉炎德資遠

液喧波起斯原

府城東北四十里水同一壑冷熱相半熱可論難

中皆有魚魚交入輒死民引熱水溉田一歲再熟 人府東南鴈門山

上有溫泉可浴

江浦縣西三十里湯泉一名香泉其泉有二相去百餘步南唐韓熙載

記其泉能驅除疾疹又溧水縣西南香泉同

盛州府巢縣東北十五里半湯山有二泉名半湯池一冷一熱合流其

初冷熱仍異數里之外始相混魚自冷泉觸熱則吐回

舒城縣西南七里湯泉冬夏常熱可以烹茶

英山縣東西皆有湯泉四時沸騰不竭

安慶府望江縣菩提寺北司馬龍井冬溫夏冷可以愈疾

皖公山上湯泉四時如湯可浴

徽州府歙縣西北百二十里黃山第四峰有泉沸如湯常湧丹砂浴之能愈風疾

和州北三十五里平疴湯泉其色深碧沸白香氣襲人愈瘡疥太子泉

即湯泉之一派昭明太子嘗浴此

含山縣永興院半湯泉

山西

太原府定襄縣東北二十里聖阜山有溫泉龍朔中嘗賜錦幡李治有

碑記

遼州東八里溫泉冬寒熱氣上騰五六尺 沁州南一里暖泉隆冬不

冰

孟縣北百二十里溫泉有三穴一穴出盤石中尤熱舊經云北齊濟南

王有疾於此沐浴遂愈其水南注潯沔河一出縣東二十里名溫池泉

土

孝義縣西九十里高唐山之側溫泉靈液淡淡和氣如薰經嚴冬積雪

不冰

大同府治東北火井南北七十步廣淺尺許深不見底炎熱上井常若

雷震以草繫之則煙騰火發又東北去火五六尺湯井廣輪如火井熱

勢亦同以草內之皆沾濡處結故俗以湯井為日升井

蔚州府西三十里暖泉夏涼冬暖可資灌溉

奇嵐州城南山下溫泉其穴數十引為水磨

永靈州城西崖下溫泉湧出南流與川水合

宜鄉縣西南百里暖泉村其泉有氣又名牛尾泉西北流入黃河

五臺縣東南四十里有溫泉東流入清水

山東

兗州府曲阜縣南七里溫泉

沂州東北郯城縣西北俱有溫泉

青州府安丘縣西七十里溫泉

登州府城南七十里溫泉又棲霞縣艾山登州州嶧山

福山縣西三里奇泉自石孔出味甘冬溫夏涼

招縣城東二泉並出一寒一溫

寧海州東四十里龍泉之登縣西七里湯泉人東北六十里溫泉皆寒

溫二泉並發

萊州即墨縣東四十里溫泉烏墮輟爛旁有涼泉

遼東都指揮使司溫泉凡六一都司城南五十里一城東南五十里柳

河一西南七十里鞍山一曹庄驛東十五里一寧遠衛東南二里一廣

寧前屯衛東北七十里

三

河南

河南府城南溫泉冬溫夏涼入新安瀝池嵩縣俱有之

南陽府城北二十五里紫山有水冬夏常溫曰陽谷

裕州歷山七峯山各有泉冬暖

汝州西南六十里溫湯泉有九眼東南流注廣城澤可療疾唐武后嘗

幸此有溫湯碑又有寒泉南流

汝寧府固始縣西南山中溫泉其熱如湯其色綠

商城縣南溫泉能已癘疾

涉縣西北三十里溫泉今淤塞不存

陝西

西安府臨潼縣東南二里驪山溫泉下乃磬也秦始皇於此砌石起宇

漢武加修飾唐時建溫泉宮

藍田縣西南四十里石川湯泉 武功縣太乙山有水沸湧如湯可療

百疾

鳳翔府寶雞縣太白山有溫泉可治百病世傳清則疾愈濁則無益

平涼府北城之閭有溫泉即古柳河也深數尋溢出灌漑諸園圃冬暖

不冰趙時春平涼府志曰平涼府為川者二十而歲為泉而冬不冰者

以數百而冰者不與焉

鎮原縣鹽池東有泉冬溫又有泉可植蓮皆東入高平鄉

隆德縣城東百步溫泉出石穴寒澁不冰葦草冬青下有發蓮池園可

二里

靈臺縣保山之陰溫冷泉半溫半冷浴之愈疾

靜寧州城東五十里有暖泉冬弗凍又城東三十里乾嶺川有溫泉

延安府治南泉有七眼味甘冬溫夏冷遇大寒流溢不凍甚濟居人

而

甘泉縣南四十三里溫泉山下有溫泉

陝西行都指揮使司永昌衛城西南三十里暖泉二穴湧出四時常溫

東北流入水唐川

寧夏靈州守禦所西南一百餘里山東滾泉自地湧出高丈許其沸如

湯

寧夏寧州暖泉在鹽池西南

浙江

金華府東陽縣東南四十五里夏山上有池冬溫夏冷

台州府仙居縣東南二十里黃赤湖修廣皆數丈水四時如沸夏飲寒

沒毛骨冬飲則如湯相傳宋時嘗有龍出沒云

桐廬縣北十五里神泉冬溫夏冷病者飲之或瘥祈禱多應

江西



南昌府宜州西黃龍山冷暖二泉同出相去數尺

本新縣九仙山湯泉湧出道間一溫一沸

南康府建昌縣西八十里湯泉愈瘡疾

廬山主簿山在胡郎廟南數里山下有溫泉穴口圍一丈湧出如湯沸

冬日恒熱

建昌府新城縣東四十里溫泉有硫黃氣浴之愈瘡疥

撫州府臨川縣城西三十里溫泉中有伏石分為二流其陰水差寒其

陽水常沸

吉安府龍泉縣湯泉凡三一縣西八里一新田院側一朱砂礫下

袁州府宜春縣城南三十里有溫泉泉有魚投以生卵即熟

贛州府溫泉凡九在信豐者一在宜都者二在安縣龍南者三皆溫如

湯而宜都尤熱

五

九江府德安縣三十里廬山下湯泉石池五南一池極熱手不可探北

四池稍溫浴之有硫黃氣

武昌府蒲圻縣南五里湯泉冬夏常沸

襄陽府光化縣南五里溫水河舊有一泉其水溫暖今河尚存

房縣東湯泉中有硃砂

德安府應城縣北六十里京山有溫泉淵靜如鑑聞人聲則湯愈發其

熱可燂鷄又應城西五十里玉女泉其泉熱沸

隨州城西百二十里大洪山西北有煖水

蘄州城北百四十里泉沸如湯有硫黃氣

岳州府平江縣北九十里幕阜山有溫泉三穴

長沙府攸縣東六十里溫水泉冬溫夏涼又縣東百二十里有煖水石

泉宜冬浴

衡州府來陽縣平陽五都有二泉其水春夏溫而冬涼

永州府零陵縣溫泉

常德府桃源縣西北百二十里湯泉又有冰泉人曰陰陽泉

柳州興寧縣東北五十里石牛山其巔有池池冬月溫燠雁嘗食息其

中柳州城北二十里平地泉湧出如湯沐之愈疾

桂陽縣北三十里白芒溫泉冒風者浴之多愈

宜章縣東二十里溫泉池又縣西六十里有桃花湯其水冬夏常煖

四川

成都府新都縣溫泉冬月未至數里遙見白氣如煙

順慶府儀隴縣火井天寒焰從地出

敘州府富順縣火井

六

重慶府城西南百六十里溫湯峽泉自懸崖而下涌出四時騰沸如湯

合州東五里溫泉

夔州府開縣三潮溪冬熱夏涼又縣南溫井冬夏常溫

潼川州遂寧縣西二百里官館鎮之北伏龍山下火井地窪若池以火

引之有聲隱隱發地中少頃炎熾夏月積雨停水則焰從水上水為之

沸而寒如故冬月水涸則土上有焰觀者至焚其衣裾也又邛崃西八

十里火井博物記云井深二三丈以竹木投取火後人投燭井中火即

滅絕不復燃

東川軍民府西南三十五里湯池水出石竇中熱如沸湯清徹如鑑

四川行都指揮使司溫泉二曰益番衛城東百四十里曰越舊衛城東

二十里四時溫煖可愈疾 都司北七十里熱水池四時常熱流入溪

河合瀘水接金沙江

福建

福州府城東崇賢里湯泉味甘而性和熱甚硫黃氣謝肇淅五雜俎云  
吾郡城內外溫泉共十五處

汀州府城東四十里湯泉

興化府莆田縣城西南大溪中湯泉有三穴如井熱甚漢時胡道人棄  
於地水遂溫浴之多壽以上見一說志而莆田又錦江西桃源湯  
池又上杭橋西北岸溫泉潮退可浴餘縣搜附於後

南安縣城山溫泉有四三熱一溫

德化縣湯巔湯泉出焉

永春縣湯泉二一在湯邊一在登瀛橋北

安溪縣湯泉六

大田縣湯坑湯熱可浴

七

沙縣熱水池其水夏冷冬溫

永安縣湯池六熱水口苦竹村池仕洋湯池溫湯池龍峯湯池

上杭縣溫泉二小拔湯

長汀縣南何田市湯泉周數十丈熱能熟生名無垢泉又一在縣南安

仁院石竇湧出可溉田

清流縣溫泉三池溪嵩口北原可以熟卵

連城縣溫泉

永定縣湯泉三大洲湯泉出地中下洋湯泉出石壁李田湯泉熱能熟

物牙有溫泉可以知之

龍溪縣溫泉舊西廂城址下

漳浦縣梁山南北兩麓各有溫泉

龍岩縣溫泉在塗潭社四時可浴一在小溪社熱氣尤盛

南靖縣溫泉四永豐里二歸德里一清寧里一

長泰縣湯泉二

平和縣溫泉二清寧里新安里

寧洋縣湯池

廣東

廣州府清遠縣東九十里湯泉有石如錢出泉熱可熟物

韶州府城東南五十里湯泉能熟生物每霜雪時泉氣上蒸赤魚時見

人不能獲又曲江縣西北四十里泉有三穴四時沸涌可以烹烹又樂

昌縣東北四十里溫水冬夏常溫愈疾又乳源縣西北二里石穴中溫

泉又靈君山周山嶺溫泉二

瓊州府感恩縣北七里溫泉夏冷冬沸能愈風疥瘡氣

高州府溫泉三日府城北一百七十里曰信宜縣治南曰石城縣北五

六

十五里

廣西

柳州府來賓縣西北一百里雙泉冬溫夏涼

象州東三十里溫湯泉具水常熱可熟物

萬州城西溫泉

雲南

雲南府安寧州北十里湯池雲南溫泉非一此為甲色碧如玉可鑑

臨安府治溫泉每春莫仰人浴三日謂祛時疫又西北四十五里及建

水石屏阿迷三州通海河西嶺峨蒙自四縣俱有之

鶴慶府城東南溫泉每歲三月浴之愈瘡

麗江軍民府通安州阿夫村有溫泉

廣西府彌勒州西十里阿欲部山下溫泉

蒙化府城南甸尾山下溫泉相傳蒙納奴避毋病浴之愈

尋甸軍民府南五十里溫泉俗呼熱水塘

沅江軍民府城西北十五里溫玉泉石間迸出如湯

北勝州溫泉二曰州城枯木村曰州南沙田村

馬龍多即向長官司北五十里徽崇山溫泉其熱如湯

金齒軍民指揮使司城東二十里哀牢山下有石狀如鼻二泉出焉一

溫一涼曰玉泉又城西二十里虎障山下溫泉

隴州宣撫司湯泉從石罅出為河熱甚

貴州

貴州普安州溫泉有二一在城東南八十里一在樂民千戶所西水溫

可浴

水異名

九

芮水庄也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溲水之外曰鞠韓詩芮阮之即阮與鞠同九舉九折之澤也水隙曰濬濬重甌也水之夷上洒下似之許氏曰岸上面平夷而其下為水洗蕩醫入之也水中高地曰坻水草交曰蘆水會曰濼一日水外高有瘞埋之象

棗林雜俎 中集

鹽官談遷瑞木著

營建

山陵

孝陵應天府朝陽門外鍾山 懿文太子祔葬於側世稱東陵 孝陵後有小阜曰大山萬歷間金壇于王立欲治葬以科臣論止空其穴後誠意伯劉孔昭葬其父蓋臣

孝陵宮殿 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左淑妃李氏 妃 氏皇貴妃

孫氏皇貴人 氏皇美人 氏右碩妃生威祖文皇帝

孝陵道中觀音閣後壁瑪瑙石高丈餘衡大有 尺光潤如玉出青龍

山永樂間採置

長陵昌平州城北天壽山自紅門進御道凡二十餘里舊名東祚子山

千

永樂七年卜建一日天壽世傳燕山竇氏舊居無據千峰萬壑交鎖周密差義森翠後視高山數十重來跌斷明堂平閣羅城諸小阜尤竄匪祔葬十六妃

獻陵在長陵右祔葬四妃

景陵在長陵左祔葬七妃

裕陵去昌平二十五里獻陵之西祔葬十八妃

茂陵去昌平二十七里裕陵之西北祔葬十四妃

泰陵在茂陵西無妃祔

康陵去昌平三十五里泰陵之西九龍池環其前松園繞其左

永陵去昌平十八里長陵之東南規制巍嚴如長陵而巧麗過之俱襄

陽白石兵部員郎徐姚駱用卿所擇祔葬妃三十壙二十六昭陵

定陵在陵 大峪嶺徐尚書學謨議擇時通政叅議梁子琦等難之  
為輔臣申時行王錫爵等所斥崇禎初尚書姚思仁督理多朽石室無  
罪地脈哉吾盜陳以郊以給事中巡工言壽宮五室中三間待馭四隅  
維以鉄索各大銅缸注油左右室通門侍中宮及嗣帝所生母升祔  
神廟閱壽宮自坐石室飲酒

慶陵

德陵石橋高不五尺長不五丈砌石無甚費而耗二十餘萬金享殿寶  
域尤不賞且陵地窄甚僅當兩山之脈在永陵左沙相距不百步也蔣  
德璟云

德陵寔日石梁中斷諸臣亟培土不敢以聞諸陵明有碑題 宗 皇  
帝之陵稜思門內有碑俱無字閣以木柵

思陵在紅門西三里與諸陵隔河諸陵俱河北 思陵獨河南即故皇

貴妃田氏園也

候氣室

順天府治有候氣室每立春先期五日奏遣欽天監習占候者二人往  
設瑄寶灰如舊法占畢還奏

槐廳

全州蔣相國冕治第南門外巨槐一曰槐廳

明德堂

天下泮宮俱明倫堂獨應天府學明德堂以宋文天祥手書故

梅熟堂

觀縣東北三十里大梅山護聖寺漢梅子真舊隱也寺有梅熟堂先是  
梅甚巨稱為梅龍孫權伐而三之一會稽禹廟梅梁張僧繇所畫龍飛  
去者有梅核半可容粟一斗正德間盜失

六老堂

南康六老堂因五老峯祀宋守朱元晦曰六老

來玉堂

王元美弁山園中堂成適汪伯玉至名曰來玉董玄宰做之樓成適陳  
仲醇至曰來仲

瞭鷹臺

南海子方百六十里殿旁瞭鷹臺臨三海子渡以七十二橋

銅雀臺

曹瞞臺於鄴水與西門豹祠相近今水中隱隱三臺址蓋銅雀金鳳玉  
井云二臺久沉一臺址稍高

厄臺

陳州厄臺孔子絕糧處崇禎時流寇伴資諸生其上固斬之又遺厄也

主人臺

潁川東二里岳廟前元末母旦彩雲騰覆 明興太祖嘗幕其上天下  
大定雲散土人呼主人臺潁川志

鶴臺

崇禎甲戌湖廣松滋縣得石碣晉羊叔子所書鶴臺二字

摩旗臺

全椒縣西北四十里宋將焦光贊結寨於焦山上營壘皆石砌高數尺  
圍可六里許東有搖旗北有摩旗臺雨洗後嘗出甲葉鉄鏃之類石窖  
中米麥至今猶不腐全椒縣志

梳粧臺

皇城北苑中有廣寒殿相傳遼蕭后梳粧樓 成祖定鼎北京勿毀以  
垂鑒戒萬曆七年五月四日樓傾梁上金錢一百二十文云至元通寶

則樓榭於元初非遠時物矣 張居正雜著

六相樓

四川達縣本名渠故地漢武庚辰進士柳州曹嗣宗丞達縣修六相樓祀唐李嶠劉晏元稹李適之韓滉宋張商英嗣宗終廣東按察使事

瑞光樓

鄞縣南二十里襟社元末永嘉高則誠明避亂寓於沈氏樓作琵琶記夜接拍而歌蠟炬二枝相隔光忽交合遂名瑞光樓遺址存

四雨樓

姑蘇廣福山周天球沿園有四雨樓桃梨海棠各栽一面謂海棠溼透胭脂雨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其石臨水對山曰珠簾暮捲西山雨

朝天宮

南京朝天宮古冶城也後毀黃垣據高垣之上 太祖嘗更衣於此俗傳葬其下非

鐵柱宮

南昌鐵柱宮東南隅方丈梵池作石欄鐵柱微露乃石耳非鉄也 陸儼山豫章漫抄

雙魚宮

錢塘洪侍郎瞻祖游江西玉皇山寺見石盆中金魚八枚游泳必雙異而問僧謂僅四頭因登席俛視果然平視又如前僧曰此名雙魚宮乃旌陽真人所遺仙跡遊覽志失載

白塔

四川白塔初來安縣北六十里白塔寺路通野胎有磚塔一座雷擊擊其末三層遺在泗州境伏虎山今存半塔創始雷擊俱不知其何年月

鎮河塔

涿州桑乾河中以前塔名鎮河塔嘉靖元年塔崩內有古錢皆飛空如蝶自後河水不時泛溢 涿州志

應州木塔

應州佛宮寺木塔四層六層八角高三十六丈遠清宣三年田和尚奉勅募建塔後殿九間通一殿茨梁崇武元年四月八日塔頂佛燈連明三夜 文皇帝北征幸其上題峻極神功後 武廟巡應州題天下奇觀 應州志

按佛法佛菩薩塔高三層辟支塔應十一層阿羅漢四層餘隨品級減之此八種塔並有露盤佛塔八重菩薩七重辟支六重四果五重三果四重二果三果初果二重輪王一重凡僧但焦葉火珠而已後世建塔不原佛制聖凡相濫純謬至多

虞仲

太伯逃荆蠻自號句吳從歸百餘家立為吳太伯卒無子仲雍立是為 仲雍傳三世至周章武王克殷大封同姓封周章于吳封其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列為流侯是為虞司馬貞曰夏墟在河東太陽縣據志書平陸即古太陽縣至唐開元始更名其廟為太伯明宗或者謂太伯以次而傳至周章是為南之吳虞仲始受周風於夏墟是為北之虞然則虞祖虞仲曷以廟太伯哉曰不然武王大封同姓周公于魯召公子燕叔鮮于管叔度于蔡及神明之後封止一國一祖而受二封者惟于太伯見也武王之意以荆蠻吳夷其禮鄙俚不足事太伯而報其德再封于虞得處先聖王之舊邦且適中畿之地得用中國之典禮其於太伯之德庶幾乎報矣 明初夏墟王翁平陸縣太伯廟記

茹女祠

平定州東九十里承天鎮俗傳姑女介之推妹也舊經云介山氏之廟唐武后幸河東道出祠下懼致風雨欲開道以避之狄仁傑曰一人行幸風伯清塵雨師洒道何姑女之避遂止其役駐蹕祠下風停雨息

孟母故宅

榆次縣古城西南隅蓋孟子鄉人其母并人也其地有三徙鄉

蘭交

榆次縣東南四十里相傳蘭相如所居故里當秋深地無霜五穀登行人异之

姜女手跡

曲沃縣西南三十里侯馬鎮南河西堰中世傳姜女托堰哭夫手印于堰至今土雖屢傾遺蹟猶存

殘苦廟

五

介之推從重耳出亡追者甚急之推以其子林代死重耳入晉之推妻及林妻尋推聞焚死于綿山俱投井死鄉人即其地立廟祀之曰殘苦廟在曲沃西關外

瓜子纏

翼城縣東南五十里北陽阪下曰瓜子纏相傳老子食瓜處子落此成石瓜子其形宛然

大禹廟

龍門大禹廟俗傳食豕肉詣廟必風壁畫精工與岐山周公廟壁畫並稱

秦伯廟

平陸縣秦伯廟  
南岳廟

衡州南岳廟古松百餘株銅香鼎甚巨不可圍抱銅鐘重九千斤有大祭則鐘聲先振

御題祠山廟

廣德州北五里橫山張真君廟 明初高皇帝南征過之題曰天下英靈第一山白雲為關石為關將軍幸得來瞻此暫解干戈動笑顏

江神廟

湖廣魚鎮江神廟有神木江夏賀相國逢聖歸楚木出於江蒼古挺拔鎖以鐵索

白起廟

武安縣西關白起廟正統間縣丞李昇以起殺降挾詐遂毀其廟

長平驛

山西高平縣古長平也耕人嘗得遺鏃如綠玉長平驛即元平章實魯宅堂三楹梁柱俱桑木甚巨賈氏裔猶存

爇舖

都御史葉成巡撫宣府於沿邊孔道設爇舖即唐人邊舖也

鐵柱

雲南大理府趙州東南九十里白崖城蒙氏建極十三年四月鑄鐵柱名曰建極又鑄笠覆於頂土人號天尊柱歲貼金其上祭之邀福與言書院

去陳州百里曰互鄉介項城上蔡間今更曰潔己鄉立與言書院

冰廠

蘇州冰廠十有六清人始至問廠何為曰藏冰者謂伏兵也焚其五始悟

魚骨橋

海門縣禮安鄉以大魚骨作橋長丈八尺有奇元至正中潰入江萬歷  
戊戌隨沙漲起呂四場民獲之廖令 移建儒學前色黝黑有鉄釘痕  
毫無朽蠹 揚州府志

廣濟橋

潮州廣濟橋宣德間知府王源建成推稅萬餘金

皇過此橋

崇德縣皇過此橋以宋高宗南渡過此故名見縣志萬歷橋北沈望雲  
伐竹得磚葬石刻宋宣宗姑墓駙馬黃氏鹽官人始知為皇姑子橋

倒流橋

當陽縣北漳水上倒流橋相傳曹孫追劉先主張飛據橋大呼水為逆  
流魏人不政迫 承天府志

萬安橋

毛

泉州萬安橋俗呼洛陽橋長三百六十丈萬歷 丹陽姜志禮守泉州  
修萬安橋得石刻曰同節來修即公號也又鄞縣蔡錫永樂癸卯卿試  
入曹監仁廟以學行授兵科給事中出守泉州欲修萬安橋發石刊曰  
石頭若開蔡公再來傲海神遺醉卒自投於海若有神擊之者戒易書  
一醋字必八月二十一日酉時也事載錫家傳中今廟像皂服行人過  
焚草履一輛

福州臺江大橋長百餘丈

仙橋

雲南白崖川獨木橋十餘所木大如指長三尺或五六尺巖險不敢着  
足樵人捷足過之亦不損折其木非常見之材每望夜一易不知其因  
明日但見新製曰仙橋

楹帖

直也如弦縱道 夫復何憾比而得獸雖邱陵亦奚以為 顧清  
靜亦靜動亦靜五臟克消夫慾火榮亦忍 平生不復於危機  
徒有寸丹於帝闕竟無尺素達權門 程鵬  
堂上雙親壽朝中一品家 嚴訥

無毀無譽三代直道而行知止知足四時成功者退 申時行  
財不求贏致為子孫益過位嘗渝分當思齒角難衰 陸光祚  
節義重邱山始不渝終不渝功名赴流水寵不驚辱不驚 嘉靖三十二  
年沈丘教諭山陰符鵬

世多君子扶皇極天放閑人養太和 鄭仲  
偶爾謝上天富貴歸來作平地神仙 王璣

頭上青天一點浮雲淨盡庭前白日五更夜氣流行 訓導楊傳芳子起  
元  
天無私地無私日月無私風不出雨不出寒暑不出 沈思孝

天

得 嘗自笑無音使誰知命以讚

凡事再思斯可矣與人三反何難焉 都諫武安宋之韓

洋水樂饑讀天下書不談天下之事康莊擊壤生聖人世頗為聖人之  
氓 未鴻漢

出入起居得罪天地時十常八九子臣弟友可對聖賢處百無二三 吳  
先生寓梅日來

見故人而一笑自有餘懽念平生之百為亦無可恨 李庭機

居深山之中隨俗所使生聖明之世與天者游 鄭元傑

少作書生未見升堂入室老為廟祝粗知掃地焚香 李賈

尊其氣以剛大尊所聞而高明 李騰芳

試看階前皆樹玉莫嫌腰下未橫金

天上圖書分冊府雲中鷄犬半仙家 王思任

誤攻文字身空老起敗魚鹽計已進味元素  
人前屋漏日裡鷄鳴

每思於物有濟恒愧為人所容陳龍正

自拋官後睡常足不讀書來老更閑祝以函

質在能還雅菴成可讀書先存一府君

### 鐵牛碑

濟南府儒學內有碑高三尺刻曰鐵牛碑旁地處鐵錐不五寸就側  
四插終如故或曰鐵牛鎮七十二泉者

### 宋文貞公碑

沙河縣宋文貞公環碑斷沒土中正德丁丑縣令方思道石鐵二百斤  
貫而續之今存不甚剝蝕

### 毛文龍碑

无

平遼總兵官左軍都督同知毛公功德碑天啟四年七月朝鮮立會忠  
贊謀立紀明倫靖社功臣輔國榮祿大夫兼議政府左贊成判義禁府  
知書筵春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大提舉藝文館大提舉金邊漢通政  
大夫行曹參議李瀟書宗政大夫行兵曹判書兼同知成均館事金尚  
容篆嘉議大夫平安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平壤府尹巡察司  
李尚奇立石文不載銘曰噫噫往歲羯虜造僻我清邊鯨吞豕突  
急莫之過壞壘土無堅全遼右壤猶難搶攘殿墟殫公時憤切忠膽激  
烈齧牙張拳獨立一叫揚義為號趨者爭先昌投昌倚俾賊顧忌以擊  
以宰謂我共濟克協大計獨首東偏獲醜復鎮軍聲始振天討行焉出  
入遼瀋形格勢禁罔或恣前恟縮頭不敢西逞關防賴全瞻彼極島  
洪濤淼淼處得其便洋津妥帖履坦不路就亮如天激以忠義其歸如  
市累累連連曰公父母開口望哺啼喘其綿匪公是任吾其左衽長城

屹然得人死力功章龍錫褒詔頻宣神旗豹尾以隆閭奇節制其專大  
業未了際見其效四海望延吾言不失有特史筆有貞凌煙撫實載石  
先最其績並其傳

興安縣岑山右魚峰之仙岩寺有創修木碑係天順七年其聲樸樸如  
古琴其文斑剝斷連亦如古鋼琴文錢塘黃汝亨貞父云目中所未見

### 定霸城

保定有定霸城宋楊延朗所築金時以其碑他用獨其土存嘉靖中霖  
雨潰其西北得人骨數十具植立土中髑髏各戴兜鍪旁侍兵仗石刻  
云活築惰工百戶徐瑾一行兵役見者竦然長安客話

### 軒轅陵

平陽太平縣東三十里上魯村東汾河內有石棺以鐵束之隱現不同  
世傳以為軒轅棺云

无

### 顓頊塚

晉初烏程得顓頊塚又衡山崩見顓頊塚中有營邱圖九首鳩杖見顓  
真卿石柱記濮州東北相傳顓頊建都於此有帝塚故名

### 縣墓

郊城縣東北七十里羽山即殤縣處有墓

### 禹陵

會稽城南數里禹陵窆石高可六尺形如權堅栗青色而澤有白脈隱  
起甚細如絲絡偶撼之則動而不可拔也今戊子夏毀於盜三千年神  
蹟傾失其重聞者惋惜

### 唐堯土階

唐堯土階故里在臨汾縣城南十里帝姓伊祁氏故里名伊村村築土  
堡宛然茅茨土階之蹟唐堯氏陵在臨汾縣城東七十里却行里俗謂



之神林又謂之神陵高百五十尺廣二百餘步皆山石惟此地為平  
土深丈餘山後有河一道俗呼陶唐飲馬泉有金泰和二年碑記相傳  
唐太宗征遼曾駐蹕此山因謁堯陵遂塑己像明嘉靖間知縣趙統重  
修陵東原祀丹朱西祀唐太宗像每歲祭丹朱祠喜升堯諸  
臣之上竊嘗致辭巡狩于湘其陵在九疑禹會諸侯於塗山其陵在會  
稽惟堯之巡狩不見經傳此陵為堯陵相傳自古無疑也然明初詔下  
訪歷代帝王陵墓山東東平州有以堯陵聞者至今載之祀典而在臨  
汾反遺何也豈昔之搜訪未至耶抑詔下之日而臨汾尚屬無耶即雲  
鸞臨汾志

堯年十五封唐侯二十登帝位壽百十有八歲 帝王世紀云堯葬濟  
陽城陽西北是為穀林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即城陽  
堯都平陽于詩為唐國由此觀之城陽即今之平陽也濟水出王屋山

主

在平陽東南今之城陽皆尚屬平陽郡雖去平陽郡百餘里而臨汾東  
元村所出有清泉至今相傳通濟源茲言夫豈無據况濟多穴地伏流  
千載而上陵谷代遷焉知堯之時臨汾非源即今堯陵在臨汾東南視  
王屋山實合古之城陽西北古曰穀林而今堯陵俗名為神林尤一驗  
也後人乃謂山東東平州濟水在焉而遂以堯陵名何耶

關龍逢塚

安邑東北三里有雙丘相傳夏大夫關龍逢塚土人云關雲長其後裔  
云

齊桓公墓

崇德蔡新令臨晉縣夢賈人緋服傳騎而至揖曰公行去邑當以東壁  
遺金贈公晨起解舍東廡圯坎其地增磁中空如下天狀掘石版曰齊  
桓公墓規制深廣石室若王者之居屍色如生器具皆黃金旁金山銀

山各一竅取其山燈缸將滅為添油加葉不三月罷官崇德縣志按史  
記桓公屍蟲出於戶安得云屍色如生也其厚葬歟或有之

衛靈公墓

相傳衛輝府治後衛靈公墓古有紫金碑雷轟之又觀城縣東南四十  
二里高宛縣東北二十五里亦有墓

雙娥堆

蘇州承天寺門外雙娥堆為吳王夫差愛姬從孫武子學兵法為隊長  
笑而見殺此其墓也東北小池衝不過二丈長不過五丈乃錦帆淫故  
水偽吳張士誠所浴

李牧墓

平陽大平縣西五里孝子村趙將李牧墓其子李崇德于墓側稱子墓  
陳仲子墓

主

長清於陵仲子墓張令文龍命徹孔廟太羹一孟及棗栗享之長清縣志

介林墓

介之推子林墓曲沃縣南三里河底村

王翦墓

王翦墓富平東四十里每六月朔望墓若海市狀城都依然車馬交錯  
關中塚墓記

鄭玄墓

臨晉縣 三十里至今荆棘不生狐狸不穴

青塚

荆門州青塚土人哀昭君招魂而葬因名實在大同城西北五百里古  
豐州灘西六十里

孫嵩墓

安邱縣南四十里孫高墓元人于欽作齊乘寓宿太虛宮夢趙先生入謁曰聞君修齊志僕有良友葬安邱其人節義高天下今世所無也請載之以勵良俗欽覺而語梅仲昇以為鄉人趙伯善共訪之伯善愕然及聞趙岐傳始悟為孫賓石也齊乘

嚴子陵墓

尉氏縣東二十里蔡堡有嚴子陵墓

司馬遷墓

韓城縣南二十里芝水之南西麓有漢太史令司馬子長之墓墓有古柏墓土嘗開土人柏根懸其棺因磚封焉子長自敘云五世皆葬高門今去芝水數里又西北五里姚莊村有蘇武墓墓柏俱南向

高陵

蘇州盤門外三里武烈皇帝所葬 曰高陵妻吳夫人子長沙桓王

三三

策皆附焉元至正二十三年崑山盧熊公武與同郡沈徵君伯熙父訪徵君因言予向曾過此聞父老言地屬沙湖金氏墓上有木如蚪龍然每陰雨若見物操舟蕩漾之狀人或逐之不見尋伐樹掘地得金船長二人許其怪遂息

黃耳塚

松江府治南七里普宜尼寺有晉陸機黃耳塚機入洛有快犬為傳家問後死人義之埋此今殿西北隅有土隆起古木盤覆即其處也 明袁海叟詩羨養有恩終不背交遊何事獨相欺

郭璞墓

唐乾符間衢州刺史李穀置塔龍山得二石長六尺許取置文會閣前宋淳化間即守慎知禮移植於此積土為峰歲久遂訛傳為郭璞墓有傳璞言五百年後太守為吾守墓紹聖中即守孫貢知非璞墓發之得

二石移置堂中宣和即守高至臨復移歸故處相傳峨嵋山正對府治不利於郡故置此石以壓之因培土為峯而名以小峨眉山田蕪傳

太康瓦券

萬曆元年會稽倪光簡塚地中掘得杯及瓦券券曰大男楊紹從土中公買塚地一邱東極闕澤西極黃滕南極山背北極於湖直錢四百萬即日交畢日月為証四時為伍太康元年九月廿六日對共破剪民有私約如律令 王若堂集按今并例買土立券古人已然矣

張賓墓

內邱縣南十三里趙張賓墓周圍皆鐵高三丈餘廣十餘畝石勒厚葬以報賓也

李太白墓

當塗李太白墓有祠葦如筆竹葉皆有金星

三四

寶峯寺古墓

弘治癸丑春泰和羅鶴子應讀書城南寶峯寺見司禮少監胡善治掘墳寺後山得古墓有墓志僅元和四年數字明白棺柳俱無惟脛骨尚存其長過今人十三古人多長大者後世氣薄故生物短小

南漢劉氏塚

廣州城東北亭洲有土穴耕人梁臺過之投石空空作聲乃納以雄鷄夜鳴知無恙於是發之數金人各重十五六斤正處金像二見坐若帝后各五六十斤地若金垂珠貝菜之鏡一光照白日硯一硯池玉魚游動他珍異亡下先攜鏡歸先動隣舍急碎之鄰人覺而爭往遂聞官盡搜盡之內棺掘毀稍存骨齒墓碑隱隱可讀南漢劉氏塚也 陳子壯集

瀧陵肝

吉安永豐縣有瀧陵阡即歐陽公葬祖父處國朝 間忽失處落廣信  
永豐縣人怪之後又還吉安永豐縣時有謠曰吉永豐移廣永豐永豐  
二字適相同人民城郭依然是只少當年六一公

蘇文忠墓

知縣蘇文忠文定二公墓文忠卒常州嘗愛柳之山移葬此後文定卒  
亦葬焉 明萬曆甲申有盜發之縣令濟南張篤行加封樹焉去墓半  
里有廢塚石半露按之則文忠之曾孫婦亦掩之俄夢文忠遺青衣致  
謝問文忠公何在曰臨汝至彼可相見也後篤行以事至臨汝會得先  
生墨蹟一卷大异之恍悟前夢石識其事 知縣志

蘇頴濱先生子進守婺州愛其山水因家焉葬頴濱衣冠於蘭溪之靈  
洞山進子簡侍郎簡子林今其家藏頴濱遺墨及四代告身

琴操塚

臨安縣玲瓏山琴操塚殘碣東坡居士書萬曆十七年被發 三五

方臘祖塋

嚴州響山前為獅象石方臘祖塋處後毀其石

鐵棺

秦興縣南華廢寺有鐵棺長九尺二寸前後狹相傳宋建炎間薛慶嘗  
遺其徒撼之中有物相觸鏗然聲以鐵推擊數百不損鼓鏗遂之不液  
乃止 揚州府志

劉刺史墓

義烏縣南東平山有宋平昌刺史劉公墓隆慶戊辰長至日裔孫尚恭  
重修墓碑掘數尺見墳臺臺上有碑方尺許刻晦翁卜墓數云天聖戊  
辰葬此印蔭十八紀出公侯子子孫孫垂不替繩繩武水無休五百  
四十一年損十六七歲裔孫修戊辰辰新一石重修重修千百秋秘

書即朱熹書刊石召祖儉為之記記難具載其要云右數八句為卜劉  
公之墓天聖六年十月三日卜葬東平山先塋之原公諱蒙字有開裔  
出漢光武封太孫於烏傷國除因家縣治南遂為烏傷人逮晉蓋公萬  
章始為王官唐曰珊者翰林學士南門劉氏非他族比公以文學遷平  
昌刺史致仕曾孫輝煒同登乾道進士第游東萊晦菴二先生門故晦  
菴卜其祖墓之落有裔行家昌千載之久乎因識大略而納墳臺上以  
俟後日之驗云按天聖戊辰長至隆慶戊辰長年數良是而長至又恰戊辰  
仍孫劉公仕龍在宋贈武節侯修墓孫果十六七歲吁數亦奇矣 義烏縣志

黃元菴墓

山東陽穀縣景德鎮有黃元菴墓其墓靈異土人患瘡者插花於墓祭  
之即愈 中河志

蕉花女墓

長清蕉花女塚女最孝母疾思參時未登女向參泣移時參黃奉母得  
愈今塚旁麥先稔田畔有 御製碑上書孝經 長清縣志

張王墓

福建興化縣丁溪草堰間有張王墓相傳張士誠父沿海氏寇咸以正  
月望前聚禱因而彼此構鬪勝則一年大利即至死傷毋許告訐近有  
司嚴禁之稍戢

孫一元墓

孫大初墓上有挂瓢堂墓李夢陽撰劉麟書

鄭曉墓

海鹽鄭尚書墓在甸厓山先是尚書執法削籍其葬從庶人禮隆慶初  
復官贈諡終不改其舊予嘗拜墓下歎先輩素風也

印灣古墓

壬辰春海鹽即灣山祝氏宅復有積土坎之得古墓各碑刻曰永安六年歲在癸未九月十日造碑日造五官郎中山義尉丹陽楊 碑面俱有雲雷紋穴頗深廣左右有羨門予往訪之始儼古製

虛糧塚

新野縣東三里近衛河邊亂塚相連數十傳聞前代屯兵之所曰虛糧

棗林雜俎 中集

鹽官談遷稿木著

器用

研

王官谷西山有秦王研研大如碾盤無口下如尖底禮春秋秦敗晉師於王山谷時所遺者司馬圖記見呂東野涇野集

潁州東六十里古夷陵也舊志古列國之君印壘上傳夷陵縣地得

磚作研堅潤潁州志

俞侍郎士吉奉使得研上篆永樂二年夢書海東瀆碇說格

古鐘磬

太原交城縣西南汾水上金大定中汾東山岸崩得古墓有鼎十餘鐘磬各數十鼎大者幾三尺凡十有二其中寶物猶存鐘小者僅五寸許

夫

大至三尺凡十有二蓋音律之次後世之制以厚薄而此以大小其制皆周器非秦漢以後所作今器不存而墓址猶在

琴

高陵魏氏唐鄭公之後藏有遺琴後訟失之呂涇野集

禮科公署有書室琴懸壁間係舊物李樂見聞雜記

正統末籍太監王振玉琴長三尺餘

四明沈嘉則豐對樓詩集云吳仲足攜族子德望所藏銅琴示我為賦銅琴篇 九字蓋予平生耳目所未觀也

青銅合體黃金相軫以白玉排雁行絲彈蜀錦啼鳳凰誰其作者古帝王按圖攷識題大居璽文雙象鳴玉方玄宗協律精宮商豈當在御樂且康伊昔抱至置我牀青天拂匝開錦囊白日倏忽相低昂翡翠烟燦琉璃光丹砂點漆流星芒纖指觸絃響嗶嗶蒼梧飛雲頰不揚見者黯

黯頰而長延陵考國推太章裔孫寶秘什襲藏明珠大貝俱尋常荒墟對蹟繼于霜鬼神呵護不敢傷天地不得闕厥良復使人世窺虞唐我欲薦之登明堂九原誰再起師襄變孔同室國祚昌皇帝萬歲永無疆

仙針

蒼梧縣人梁大用遇异人授以鐵針三枚并針灸書遂為名醫永樂中即守羅觀訪其子孫得一針以進於朝

鐵塔鐵鑊

當陽縣玉泉寺鐵塔鐵鑊俱隋物 青州城內 寺三鐘大者受四十石次受三十石有金受八石似甕而有耳寺原孟嘗君宅

金斧

臨潼縣南一里驪山綿亘而東五十里東有金斧山石罅中有金斧抵之則動取之不出

元

石杯

青田縣五色石杯巧工琢造歲應上官不啻千百民甚苦之古人拔茶樹桑以茶且累民况石杯於器無益有一製必貽一害在司牧者念之耳

鐘

大名府誰樓鐘云魏太武物守潔則聲宏否則咽滯前守惡之棄置通衢且半裂樂護蒞任適早祭而懸之扣之不揚護不憚夢大眾鑄於鐘所乃再扣之聲宏裂處尋平

正統中河決滎陽東昌水中大鐘二范縣令鄭鐸得其一款識永安四年

曹縣城門四各有鐘相傳鐘懸則大水遂寘之崇禎戊辰四月盧令柱礎不聽盡懸之累大水乃徹

曹縣志

歐陽修歸田錄太常所用玉朴編鐘皆不圓而側垂後胡瑗改鑄編鐘遂圓其形而下垂扣之掩鬱而不揚今見南京神樂觀編鐘形不其圓

鼓

鄞縣東鄉金尚書忠故居石鼓二萬曆乙卯石中如蟲嚙聲翻視之石多蝕搜得石蟹一螯足尚動觀者異之

成化初韓襄毅南征大藤峽賊斬峽之大藤中空斃軍為鼓置於府前聲甚震立使某移於行臺扣之無聲歸即如故

圓花鐸

崇禎元年四月湖廣通山縣三都水衝出古銅鐘重十八斤周製也有圓花鐸三字聲極清遠

唐鏡

唐鏡背有字云花發無冬夏臨臺曉夜明見鄭以偉山上山稿

四十

辟塵鑪

錢塘縣西山龍井寺辟塵石鑪不知所自來近失去

張三丰食器

張三丰嘗居潁州迎祥觀遺像一食器一容半許著賄肉不腐混元衣一久而如新好事者易其領報敗冠一負古有摩雲態潁州志

天啟改元

魏元法僧 蕭莊南詔晟豐祐先已用之又太和舊志元至正戊戌紅巾徐壽輝陳友諒陷江西下吉安泰和稱天啟則天啟之號前代已四見矣

銅法馬

萬曆間泰和人掘地得法馬形如月鑿十字重四斤天啟三年造背鑄吉安路郭尚書子章致梁玉琳立永嘉王蕭莊稱帝改元時不稱吉安

亦不稱路路自元始豈天啟間造法馬至元始續刻吉安路耶

貢金

楊井菴滇略曰語云金生麗水今麗江其地也其江曰金沙源出吐蕃經鐵橋寶山永寧北勝以達東川江澗沙泛金楚雜之貧民淘而鍛焉日僅分文售蜀買轉諸四方其稅屬之土府漢不得有也朝廷歲貢滇賦金五千其直可四分皆蜀買有力者先期受直於官而走四遠哀入之間有逃且死者累及姻族衍揚繁累至於黔巫瘴癘十死一生又不具論也

雲南銀礦共六十有三置場委官歲約二萬緡然脈有盛衰課隨盈縮

窖金

薊州獨樂寺額相傳李太白書萬曆間重修得窖金上覆以錢石刻唐安祿山物並入官

銅冶

海內銅山四百六十唐鑄於陝宣衛信銅冶九十六宋鑄於諸路銅冶百三十有六歲課至五百四十九萬貫詔州永通一監歲造八千萬貫

紫石英

諸暨縣東五十里烏帶山產紫石英嘉靖中縣令黎秀命父老凡上官來取者皆引至他所使無得因呈曰合浦之珠以吏貪而徙暨產石英乃自本職到任數採無得此不職之效也採者以息久之遂迷其處與府志

鐵獅

滄州鐵獅周世宗北征契丹駐此地有罪人善治輸金鑄獅鎮城贖罪高一丈七尺長一丈六尺夜被州人捶去尾腹鐵至今缺之

銅獅

雲南都司公署前大銅獅二極瑩淨無點斑

關將軍印

景泰中安州二田夫得古金印曰壽亭侯印知州楊集上於朝南宮集弘治間都憲河間張汝器開漕河於揚州得古印四一壽亭侯印一鎮江府御前住劄都統制印一鄂州堯內觀察使印一都巡檢使之印皆蟠螭細制作古雅程篁墩政過淮陰汝器質之曰韓世忠嘗為鎮江府御前住劄都統制岳飛嘗為堯內觀察使都巡檢使亦宋官萬曆末烏程沈相國准得漢壽亭侯玉印印中空可貫紐下刻關羽之印玉質蒼古捨西湖孤山廟中嘗見之

宋徽宗崇寧五年做秦壘蠹魚篆作壘方四寸有奇蟠紐方壘上員下方名鎮國寶

四

五

見岸崩得至壘以呈河北道張夢鯨重百二十兩方各四寸面一寸二分蟠紐高一寸八分篆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是壘與至元所獻不同豈徽宗十四壘之一乎又熊神所獻陝西壘亦同

木牛

成化二十一年戶部左侍郎隆慶李行總督陝西邊備兼理荒政發原賑錢作木牛取牛耕之未易製為五日坐犁曰推犁曰擡犁一抗活曰肩犁可山耕可水耕可陸耕或用二人多則三人多者自舉少者自合一日可耕三四畝作木牛圖布之

道印

永樂間應州掘地得金城縣印應州本漢館陰縣後改名金城縣今儒學舊縣治也

天順七年得行軍萬戶之印

成化六年臨陽縣得宣差副總兵之印尚書戶部印中之印背錫天興六年行宮禮部造

弘治十六年河南府得銅印三百於壞垣俱元物詔毀之

正德末銅城府得勒金長官司印篆文八畫

嘉靖二十年廣平府推官王堯日督民於清河縣浚城濠得古印六篆可識者二曰都將領印曰達魯花赤之印上之巡撫藏於庫

隆慶三年六月豐潤縣掘得玉田縣稅課使印

萬曆二十八年隆慶州永寧縣人築牆得古印為金左丞完顏綱物綱與元人戰於縉山敗績失之見金史

崇禎甲戌南昌得統軍元帥之印謂太祖物推官李嗣宗以太祖初稱統軍石副元帥見皇明通紀非也予按龍鳳年丙申三月我克集慶徐達湯和為統軍元帥二公並至南昌必其所遺

四三

戊寅三月十四日滋陽縣浚井得管軍萬戶府銅印旁錫中書禮部造龍鳳五年六月又薊州得古印

己卯十一月甲戌固安縣發井得鎮遠軍節度使銅印背刻宣和四年十一月少府監鑄

藤船

南夷船俱縛以藤用松膠和漆塗之永安州歲辦松膠若干張岳交事紀聞

空青

空青是黃石子大如拳諦視之膚裡沉沉有青色匠氏以金剛錐錐之滴翠水如漿平湖沈長水太史見之

荒銀

南夷中多用荒銀

琥珀

萬曆甲午詔雲南布政司取琥珀二百斤一時騷然永昌府帑舊貯二十餘斤以上供搜括數年竟不能充而止民破家亡竿

祖母綠

孕婦吞祖母綠易產仍出自兒手山陰白洋朱氏驗之

青鳳子

青鳳子狀如鶯石色甚青瑩婦人佩之能令好顏色新安楊不棄得之水濱中易以千金內為禁中寶重

蓬萊閣石鏡

登州蓬萊閣石鏡遇形畢照崇禎壬申孔有德兵亂經火稍晦近聞復明

緬鈴

緬鈴相傳鵬精也鵬性淫毒一出諸北悉避去遇蠻婦輒啄而來合土

四四

人束草衣絳衣昏花其上鵬翽之不置精溢水上採之裹以重金大僅如豆嵌之於勢以御婦人得氣愈勁然夷不外售夷取之始得滇人偽者以作燕燕形裹而搖之亦躍但彼不搖自鳴耳滇程記

鹽官談遺孺木著

蔡植

古木

通都交區巨材連抱匠石積斲其下十不壽一谿谷味深壠坳是既木雖專其年民無得而稱焉亦未始亨也今採之往牒據其見存者或病以漏萬固所不免矣

北京

京師皇城內西苑之高立殿古檜一松四並金時植嘉靖中封松指揮使其俸米專飯孤貧  
皇城西顯靈宮之靈官祠古柏二雷披一枝折而不殊二百年忽忽焉國子監古松並元許衡植

四

京師外城天壇柏榆錢凡榆春錢天壇榆之錢以秋

山川壇偃松以風拔橫枝距地不三尺楷以木人通行其下

內城成國公朱氏園石堂古槐云四五百年物身大於屋半間頂嵯峨若山

極樂寺剔牙松數株斑剝若鱗大可七八圍

萬壽寺松高數丈大合抱

外城大慈仁寺報國寺姓松二其石尤奇幹數尺枝橫數丈

外城左安門外韋公寺西府海棠二樹高二尋遊人最盛寺南觀音閣

巖婆一枝高五六丈花時鮮冶

京城西北十里靈通觀古柏一徑大十圍

京城外二十里承恩寺戒壇松二古穆天矯過報國寺

大功德寺古木數十章半朽腐大可七八圍

石經山石壁古柏一長尺有咫根無寸土萬歷初 上過之御書靈根古柏

盧師山清涼寺隋仁壽中盧師自江南來居崖下崖上一柏產石面長尺不凋榮是盧手植

西山妙高峯下法雲寺銀杏二大數十圍

香山鮑家寺有松十株皆數百圍

壽安山卧佛寺古娑羅樹二根盡出纍纍露筋石抱三人有餘

仰山隆恩寺松一

潭柘山京城西北八十里潭柘寺諺曰先有潭柘後有幽州則潭柘最古矣今枯朽長不能丈其枝晚發後凋者也枯而不朽

昌平州天壽山古柏相傳實禹鈞家物樹中枵可布三四席今稱實家槐按禹鈞周之諫議大夫也故居在薊州城東而此槐係之實氏莊或

其餘裔耶

四

其餘裔耶

薊州西北盤山東崖古松一

平谷城東延祥觀柏不知所自始元至正丁亥真人丘長春至盤山過觀中見枯柏曰憐惜憐惜去後柏仍葉茂至今焉觀東北十五里漁子

山世傳軒轅氏陵或曰軒轅臺

房山縣北馬鞍山松二其枝覆十餘丈

涿州西南十五里樓桑村漢昭烈帝故居道右大桑高十丈曾落如樓

其蔭百畝其椹為珍饈桑側古廟唐乾宣五年立並列關羽張飛像先

主王者服張飛亦派人城西五里有張氏洗馬潭樓桑村南三里觀亭

鄭道元故居也

靈椿寺椿其影每日中天雖日月東西略不移動

文安縣城東靈集寺後古槐並峙云漢人所植



保定縣柏塘有古柏數圍倒植河中如橋旅渡迄今名柏木橋

任邱縣北三十五里莫州城又東北三里扁鵲墓有古樹數株

宣津縣北三十里曹氏莊藥王廟前大麻子樹不知植於何時嘉靖七

年居民伐樹掘地下得石刻云迤南大麻子下斬廉剛剛廉願子也樹

自戰國時已有之矣

行唐縣西北三十五里柏山古柏大數十圍柏上鐵環相傳竇建德緣

以繫馬者

鷄澤縣儒學一槐有兩枝末合為一幹或以為連理

清河縣龍王廟左右古槐枝幹曲卷下垂至地若龍爪狀人謂之龍爪

樹宋太祖嘗避暑其下解衣覆上其性遂下生有惡少輩利其財而伐

之斧斤方加而疾作遂止傷痕赤津津淋俊漸生根葉繼生成樹無復

龍形矣今堂與樹尚存

四七

開州 古桑園可十丈云三代物

陽和衛有武宗手植桃

遼東廣寧衛醫巫閭山有北鎮廟柏甚古

萬全都指揮使司龍門衛城西十里大松山有古松永樂中駐蹕其下

南京

皇城西華門外舊丞相府有五穀樹一株兼五種為五穀豐歉之徵其

年麥熟則樹發麥芽黍熟則生黍葉五穀皆然

魏國公徐氏西園括子松元時物

永慶寺即鐵塔寺古梅唐時物

鍾山西徐達墓有松一旁結大毬如瓜最奇絕

石灰山百法寺法堂前有奇樹

弘濟寺府東北四十五里娑羅樹二木樂中太監鄭和攜自海外

牛首山弘覺寺文杏一唐懶融大師手植園可二丈經火猶活山東北

鄭太監墓紅苙樹

祈澤山祈澤寺攝山棲霞寺各文杏二六朝時物俱數人合抱

溧水縣東南三十三里仙杏山其巔有杏林及仙人跡

句容縣茅山有許旌陽手植檜

蕪州閶門外三里半塘寺銀杏大五抱新安潘之恒曰龍樹

陽山晉柏一幹如龍鱗大四圍

光福山山茶一圍可六尺

銅井山顧氏園寶珠山茶一可合抱 司徒廟古柏二又 文杏

其一圍三人

洞庭山角菴山茶一蔭畝餘四季秀發云角里先生手植又黃家堡古

桂

四八

常熟縣虞山致道觀七星檜梁天監中張道裕道陵十二代孫手植今存其三其

雷風劈者尤詭異餘皆後人補植

華亭縣北二十五里余山五代朱承進墓有垂絲柏一株甚巨

華亭縣 北禪寺宋時回先生過之手植樟於雲堂去後數年樟瘁回

復造焉問樟公何在取數中藥丸一瘞根下樟復榮葉俱顯數痕始悟

呂仙也

亭林鎮縣東南三十五里陳侍郎顧野王故居墨池旁古松云野王手

植

鍾賈山壽安寺陳氏墓垂絲檜二徑餘四尺崇鬱壯茂蓋數百年物

上海縣西北十里靜安寺陳朝植雙檜於殿前宋政和間媚臣朱勳圖

以進徽宗欲攜之暴風雷忽碎其一今殿右尚存元成廷珪詩香骨自

來生左紐苦心未忍棄前朝

明心寺縣西南六十里古檜二宋元豐間植

江陰縣西三十里申浦李公墓有巨樹三人合抱產果曰鷄距子以形似名也止此一本及揚州 寺一本餘天下所無

宜興縣保安寺垂柏連數抱而中剖

玉女潭縣南三十五里古樺一株根柯鬱蟠碣磈如石唐獨狐及詩曰

日思瓊指此

善卷寺縣西南五十里古檜蕭梁物

鎮江府城西南七里招隱山招隱寺銀杏樹圍五人云齊梁物

丹陽東北三十五里經山寺銀杏圍七人相傳晉時植半枯半堅遺子所生小株從中挺出亦已盈斗

揚州府城隍廟銀杏一當門圍四尺

興化縣木塔寺黃梅初治殿賈人以木筏載梅植殿旁胡僧坐其下忽

咒

不見殿前梅日盛偶一占年東盛則上河豐西盛則下河豐俱成俱衰

亦各驗雀啄則有蟲鼠之耗

通州治西為靜海廢縣之遺址有文杏數章大可四圍

淮安海州大海中大松相傳三代時物其狀奇異

休寧縣西四十里白嶽山宜宮古松一直香爐峰又石門一楠其大數

圍

宣國縣廣教寺柏黃葉禪師所植寺有异行僧樹即開異花數色

銅陵縣五松山舊有松一本五枝蒼鱗老幹

蕪湖縣儒學柏宋宣宗時植

滁州琅琊山城南十里歐陽文忠祠西一梅云文忠手植又琅琊寺舊

批銀杏大數十圍高十丈豐山滁州城西南五里太僕寺公署雙柏大

十圍高數丈

全椒縣西北四十八里龍檜山有檜如龍形因名之

蕭縣東南六十五里天門寺有天棗花實如嚴棗可食每四月七日其實皆熟次日遂空

山西

太原縣西北晉源神廟有古柏桑皮黛綠云千年物

代州城西四十里斷影樹漢文帝嘗迎立時猶豫不決逐日游移卧於

樹下日過樹影不移今樹已朽而其地建白楊廟即此樹也

夏縣城南二十里柏塔山古柏千株有一柏琦瑰磊獨大於眾稱曰柏

母 如意里戒定寺古柏一其身五圍根盤八圍上九枚俱似龍形中

空處生一槐大兩圍枝屈曲如蛇盤旋於柏枝九龍之上

五臺縣五臺山之圓通寺去三珠泉百步有七寶珠樹高二丈許幹上

七枝復合為一垂葉四下

五

代州東北五十里墓側有古柏五十餘株名却都柏

趙城縣東六里嫺皇陵在侯村松柏圍二丈餘者百餘株嫺皇廟前古

柏喬偉內一株於幹上寄生一木大如臂俗呼為時節樹柏貫四時彼

獨隨時發謝觀者奇之

猗氏縣城東北二里仁壽寺大柏四株都御史何東序偏曰萬古凌霜

稷山縣東北十五里高渠村古柏一大七圍蔭畝許有力者每欲取之

輒有龍蛇雷雨之變

蒲州東南三十里首陽山伯夷叔齊墓古柏二其一大二十圍高二丈

餘次殺三之幹上交相倚

聞喜縣儒學相傳為商相宮地古柏十數株其大連抱其枝扶疎多瘳

其葉細而稠大異凡柏

霍州東南三十里霍山中鎮神廟古松數株高數丈枝東向槎枿詭怪

如青幢鐵幹

沁水縣東九十里磁山大雲寺白松三圍二丈 明許事常倫題壁宿

此非一夕游此非一朝山僧頗解狂夫趣時儲斗酒來相招殿前長松

十圍大我欲絕粒棲雲景此詩不見集中

大同左衛空帝宮老榆盤鼎日蒸日茂根無所繫挺生於大鐵爐之上

相傳為神榆

汾州府治西仙槐樹久朽如剝舟金皇統中有异人出賃染投樹復活

因號仙槐

大同渾源州恒山之紫芝峪古榆數千章其最大者名雙龍樹相傳張

果老所繫榆也

蔚州北三十里蜚狐口兩山分張皆北向石總無膚有青松高不數尺

產其骨

奎

應州城南小石寺古龍松合抱平頂色極蒼翠相傳异僧手植蓋唐宋

時物又城東南文殊寺有古松霜皮蒼翠枝幹如龍

嵐縣北四十里雙松山上有雙松 平定州西二十五里上有古松

下巨石盤踞數丈

靈石縣東三十五里綿山介子推與母隱此文公縱火焚之不出同母

抱樹而死其樹名黃節惟此山獨有大小俱半榮半枯後人即其地立

廟祀之天旱禱雨多應宋神宗封為潔惠侯近林人家清明節三日不

敢舉火廟中有牡丹數本枝幹碩大不知何時所種每開時花皆紅色

惟白花一朵開無定處土人密識其枝明歲即易他本人以為神不敢

輕折春時花開四方觀者不遠數百里

山東

長清縣東南九十里方山靈岩寺古柏漢時物三人圍之不盡

泰安州北五里泰山御帳坪此一松奇詭元方煥題曰 處士松宋真

宗駐蹕亭松二秦始皇避風雨其下封五大夫者也生石隙中不其大

幹膏龍鱗是千年上物 東嶽廟文杏一圍三人中空木枯枝葉蔽芾

廟左漢柏五漢武帝時植四皆連理其一甚巨 延禧觀唐槐一大如

文杏亦中空半枯

新泰縣門內靈槐元省縣入萊蕪而枯後三十年復蘇槐榮

曲阜縣西北八里孔子墓孔子手植檜在廟門北高五丈餘圍又有三

尺晉懷帝元嘉三年枯歷三百九年隋恭帝義寧元年復榮歷五十

一年唐高宗乾封二年又枯歷三百七十四年至宋仁宗康定元年復

榮金宣宗貞祐二年兵火漸盡歷八十二年元世祖至元三年芽於東

廡頽址間 明洪武二年己巳凡九十二年高三丈餘圍四尺弘治己

未被焚今直幹含生不朽不摧 子貢手植楷高四丈五尺圍一丈今

奎

枯株莖中樹干數皆异種相傳弟子异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不生

蒨棘 縣東一十里防山顏子墓石楠二丈可三四十圍每冢子生樹

生一穉冢子沒樹枯一幹

鄒縣東南二十五里嶧山孤桐夏禹時物久枯萬曆戊子其左生株王

思任過之尚 其半崇禎丁丑唐鍾玉過之無存或以相芽數十冢之

縣門外孟子廟古檜三高數丈徑十餘圍枝盤曲如龍

曹縣定清寺有枯桐一僧伐之止存朽根萬曆辛卯有道人手持木尺

禮佛跌坐根上曰此樹由我而生索水噴水僧不領也夜半道人歌曰

木有根兮根無枝人有眼兮眼無珠我來枯樹活我去人不識人不識

真可惜上天下地游北極翻身跨起雲間鶴朗吟飛過蓬萊側明旦起

失道人所在越三日發萌逾月枝葉扶疎圍大五六尺許遂成茂樹

陽穀縣西北四十里孟母廟大槐四宋元祐時植

息縣西北五十里四女祠漢唐亭傳清家富無子生女四誓終養同植一槐今槐存不甚次或後人補植

臨淄縣西北二十里郵亭古槐十株高五尺許相傳宋太祖微時過此嘗掛袍其上曰矮槐

黃縣東南二十里萊山寺西北有古木唐初物

接霞縣濱都觀枯松柏相傳每百年長一枝

即墨縣東南六十里勞山上清宮文杏二凸處可隱二人

### 河南

鄆陵縣西十五里甘羅墓七棗環植皆合抱

延津縣 石婆東唐尉遲敬德造東嶽廟殿後酸棗樹一株合抱

高數丈歲久不榮挺並特立旁產一株甚茂云敬德繫馬掛策其上按

延津古酸棗縣也宋時改延津家宰李戴有記

五三

齊縣東五里天寶宮白松世傳黃帝三女九歲俱辭家學道後十七年

歸者一夕同逝合葬於此明年冢上生松一株三幹幹白如雪大四十

圍高八九丈層理榮澤指文隨起或曰民間女學道不成入仙去葬白松

下 絲東北二十里修德觀古檜殺白松十之一偃蓋在文志 卷九

新鄭縣陘山鄭子產祠前古柏一陳根之上多生 雜葉青青可愛

滎陽縣東七里槐一奇甚世傳漢高祖為王時繫馬於此金趙秉文詩

滎陽縣東千古槐人言曾見漢朝來不知幾覺南柯夢直到如今喚不

回

襄城縣南五里首山西巔有樹一株名金花樹俗呼遊樹大可十圍枝

葉穠蔚數十里外可望及之崇禎庚辰枯死或以此樹闢一縣之盛衰

戊子於舊根旁復生二株又縣北二十里徐君墓有樹相傳李子掛劍

處曰靈樹

林縣城隍廟銀杏樹圍二丈高七丈老幹扶疎翠葉蒙密縣西二十里

婆羅樹其蔭及畝今樹毀跡存 西寶岩黃華寺古槐陰數畝 覺仁

院獅子峰其下漏天岩有异木折幹倒植野人曰交加木 爭秀峰西

慈明院偃松二

磁州黃花谷內仙母塚大樹九後漢仙人王津葬母於此

輝縣西北七里蘇州山百泉書院古白楊十四株大可蔽牛殆數百年

物

縣東二里道旁連理樹兩椿同根一雌一雄下有雙塚微露其磚未知

葬者何人 西北七十里侯趙川之平羅社為簡相如墓有古銀杏樹

一株

濟源縣西八十里王屋山北天門古松十數

偃師縣達磨菴三花樹以凌霄藤附檜而生 六祖手植柏

五五

方丈寺古槐高十丈圍三丈宋文彥博詩五品封槐今尚存第未知封

何日也 縣西北比干墓有木大三圍中空身根半存上枝茂感剖心

之生氣猶在

登封縣北十里松山中嶽神廟門內古柏殆二百 絕頂止三丈圍六

人石刻漢武帝封大將軍次圍可四人封次將軍又次可三圍俱怪偉

明喬子曰意天下之木殆未有甲于木者袁宏道曰漢武至今千七百

年柏在當時已受封殆殿周間耶

新安縣西二十里王喬洞洞石皆土所成具木葉之形洞上二木化石

而復生枝葉與凡木類云昔仙人大丹成土木皆化為石

輝縣城北十里溝古姚期莊也山上一黃棟係手植千餘年柯葉茂盛

人損之輕則傷畜重則傷人

新野縣北二十里張門村黑麓廟前有古楊數株俱大數圍採青者伐

樹血出遂止跡存

華山華陰神廟門內老柏合抱無枝葉亦無膚僅枯幹二丈餘吉水李日宣勒石曰青牛老樹謂老子西來繫牛處也又北三丈許老柏空腹有烏啣槐實墮其中生槐幹且合抱而柏朽裂半存嘉靖間州守某以鉄索合槐柏束之相傳張飛立馬看槐處見於壁刻

陝西

藍屋縣終南山老子紫雲樓下繫牛柏柏下石牛卧焉又南四五里說經臺古柏一俗說樹死老子針之活

咸陽縣北十五里周公墓模木其葉春青夏赤秋白冬黑

鄠縣南八里淨土樹俗傳西域鳩摩羅什憇此覆其復土中出此樹三月開如桃花八月結實狀如小棗殼中皆黃土

華州南少華山蒼雪嶺古松五號五將軍今四株圍數人高數丈

五

咸陽東柯谷唐杜甫姓佐居此所居後為寺有樹稱子美樹

涇州王母廟前有古木數株不膚而滑莫知其名

空同山中峰寺北半里古松六

靈臺縣至足寺左離山唐牛僧孺別墅有銀杏連抱數圍根結二畝

鄜州北開元寺有白松奇古 明張著詩葉墮銀釵細花飛香粉乾山門煙雨裡渾作玉龍香

安定縣南六十里神木山古樹千株樵採不敢入人以為神又縣七十里高柏山有古柏

中部縣北黃帝橋陵多古木

神木縣西十五里楊家城內神松二

涼州衛東三百十里松山上多古松

莊浪衛東百二十里大松山多大松又東百里小松山

錢塘縣西山上天竺寺長生僧舍梅二並合抱西溪永興寺大綠梅枝向西北

浙江

臨安縣西五十里天目山斷崖塔院大杉一又華蓋松高七丈中峰大師悟道處 西南中峰塔院大杉一本二幹化城寺側一松根在崖下頂高走路僅二尺許俯視如蒼蔭可三畝牧童戲其上不動 觀音崖檀樹長丈餘懸崖外歷三十年不加長下覆小觀音座僧云禱雨輒應餘杭縣西南十八里大滌山洞霄宮大杉二相傳唐昭宗景福二年閏丘先生以孟攜自天台者圍二丈高三十餘丈葉雖凋減枝盤堅 徑山寺門古松 可蔭十畝又木蘭一並奇古

五

於潛縣南四十里牧嶺古松盤錯奇怪有兄弟各欲訟於有司夜憇其下質明相顧而悔各息因名木長官

昌化縣西北六十里千頃山龍湫西一婆羅樹初夏花開香聞數里

嘉興縣東三十六里圓通寺銀杏二唐時物

海鹽縣城南永祚寺銀杏二數百年矣天將雨輒出雲雨霽雲復歸又歸安縣東 震澤普濟寺古柏數千年物能為神

長興縣東南大雄寺陳高祖故宅也梁天監中手植檜今中裂為四枝垂蔭半庭堅如金石 城佛寺有六朝銀杏樹

湖州天聖寺六檜云齊梁物 再補

海鹽縣西南十八里泰駐山廟前松一斬而復生不由栽種

德清縣西南天寶橋西左顧亭孔愉放龜處二大枯木可千年挺立不朽

...

吉安州鳳亭鄉岳武穆將壇一椽樹大數圍莫敢犯

紹興府天衣寺有舞松一株相傳為晉人手植

高橋 有古樹一本五大幹倒卧橋側

項里 項羽所避處有廟古樹圍二人

秦望山 府城東南四十里古松一

雲門山 寺城南三十里盤古社木大數圍晉唐間物

曹娥 江府城東南七十里曹娥廟古檜二又山茶樹千年外止如拱把

之半根奇峰折取一花者其手自懸於樹因勒石示戒

餘姚縣 九里宋石將軍廟樟樹可數抱 岳林寺古柏

南二十里桃花嶺下有桃樹約數圍

新昌縣南南明月峽古松唐人植

天台縣桑州驛古樟圍十人 天台山萬壽寺古松十二各百圍相傳

羅漢所植 羅漢嶺古檜十餘大數圍 歇脚寺牡丹二本高丈許每

枝五百餘花華頂峯石塔有木瓜花時一蛇盤其上至落寶供大士乃

去號為護聖 資福寺怪松大數圍高不過四五尺枝葉翔舞於水

面舞狀類鳳根盤類龍萬曆癸巳年摧于溪水 天台山菩提樹相傳

西天梵修遺種花葉如柿結子為珠十百中必一二顆如羅漢佛頭云

他所處無也 楓樹嶺上古楓高二十餘丈大可數十圍其中空可容

數百人

永嘉縣象浦驛古樟圍十人石羊山穴中枯木狀如石羊色如黛楮

平陽縣西南昆山絕頂二古木冬夏常青

建德縣橋山相傳絕頂有羅浮橘一株熟時風墜得者云仙山橘

桐廬縣東五十里嚴陵釣臺崖上香木一株高丈餘圍三寸許成長一

太監黃敬採買江浙一日欲犯之不能得

蘭谿縣 古柏 明太祖嘗駐師其下 黃諡大溪古檜一其大

合抱高十數丈歲春夏漢漲始發葉如漲後不葉必復大水

真覺寺後智者大師塔上松不下數百年偃蹇如此龍

東陽縣南六十里淮石山道旁有石可容數十人旁有連理木其大百

拱

浦江縣東明山之梅花泉有老梅如龍橫跨泉上

開化縣 銀杏一巨甚其實從幹上墜腫處剖出云胎生銀杏

取其旁幹接他木仍實於枝

麗水縣南十里白雲山麗陽廟古樟靈根千年不榮不凋柯萌時出殿

外

雲和縣大杉嘗經圍之合十九丈徑六丈四尺遠望百里外

江西

南昌府孺應廟古槐唐崔隱士手植 翔聖觀二松相去五尺合為一

幹名為義松

西山咸通寺古娑羅樹其下貯樓三楹曰枯木樓 許旌陽手植桂

建昌縣北五里冷水觀壽松一名挂劍松相傳許遊挂劍於此甚怪屈

宋寶慶初知縣曹燕亭其側曰千歲靈根 縣治南壽樟初邑人李左

司公懸仕於朝宋高宗嘗問樟公安否對曰枝葉婆娑四時常青頃安

世作壽樟亭記

鉛山縣北十里鷺湖山唐義公道場手植羅漢松

九江府城南二十五里廬山白鶴觀大松徑丈餘 山西大林寺寶樹

二一如蓋一如塔葱鬱異常

德安縣崑崙山元陽觀牡丹根枝連抱云玉仙所遺

彭澤縣南陶狄二賢祠有山茶大盈抱二月三日祭時花特盛好事者

分種之竟無一活 縣南四十里仲芳湖上狄梁公廟有柏八株不肖  
相傳公被誣滅死貶彭澤令因三人值除夕許還家五日就獄其喻期  
者一喪母一風阻事聞天后昇而釋囚因幸男女五百人祠之柏八章  
相傳因勞餘枝所生

建昌府城西南十里麻姑山殿後七星杉圍二三丈高切雲漢橫列七  
株故名

撫州府城東北清遠鎮禪居東山有壽樟一幹圍三尋

清江縣署古松五

安福縣東三十里福聖院唐仙女吳彩鸞來游手植二樹曰羅漢柏歲  
花 實 縣西百里神楓形如神面目歲旱封以泥則雨

高安縣署有偃松 城西南四十五里集仙觀古柏三許真君遊手植  
有丹井

堯

萍鄉縣檀樹五畧以六十婚貨之將伐一夕生龍鱗遂收 縣治南寶  
積寺羅漢松黃山谷手植

萬載縣 六里慈化寺普菴道場也側栽松圍可三人根皆在上枝幹  
下垂枯枝如鉄風霜不摧青翠欲滴

墨潭下陂有六樹同根各四五圍離立可置二席

湖廣

武昌城西黃鶴山仙棗亭多棗有一樹半棗半枯云古仙所植

漢陽城東北大別山太平興國寺有柏俗傳禹治水時所植其根盤曲  
直至柏泉寺井下因名今柏根尚存

襄陽城南七里硯山有晉柏其柯幹如鉄石

均州南百二十里太嶽太和山古杉大十圍者至成林 柳梅相傳真  
武神折梅枝寄柳樹上仰天誓曰吾道若成花開果實竟如其言今樹

存

華容縣觀音寺玉蘭樹高六丈餘遠望如玉山

荆門州靈鷲山祖師洞深數里有樹數株葉如冬青實如紅柿可愛名

曰仙果觀音崖婆羅樹大二十餘尺 太陽山寺婆羅樹一 東嶽觀

銀杏二大各數抱嘉靖三十五年伐其一

巴東縣署萊公柏冠準為令時手植三株

岳州西南洞庭湖君山上崇勝寺古銀杏大可數圍腹中半焦僧云此

秦始皇火樹

衡山縣西二里靖居岩有羅漢果樹 西三十里衡山絕頂有千年松

郵縣康樂鄉神農氏陵有二杉一榮一枯大數圍高不能測根節如鉄

石乃異人所植莫敢剪伐又龍爪樟亦大數十圍

武陵縣德山寺古桂二各十數圍

卒

宜遠縣南六十里九疑山舜廟北煉丹觀蕭韶祀林兩峯間有松穿石  
白而生枝柯拳曲如伏龍狀又沙樹十二其大七八圍次五圍縣官某

嘗銘其小者大風雷死三人

沔陽城北紫陽觀有三色檜宋徽宗嘗賜金牌曰圓通神靈老柏張來

詩亭亭古柏不知年天寶以前者舊傳

柳州城北柳江口曹王寨山其巔有石若鼎在大石罅中歲久石合兩

耳出石外有柏樹生貫石耳中

桂東縣東五十里萬王城內富桃李訖啖之味甚甘而不可攜或私藏

之必失歸路

四川

四川布政司公署故漢先主遺宮柏二百本堂前古桂一圍四人花時  
日掃數斛 城都城內西南江濱廟有六樹傳自隋唐高十餘丈圍約

三四尋挺直如矢無他柯幹巖上生枝葉若棕櫚狀膚龍鱗而葉層尾實大於棗歲仲冬有司祭而始採諸葛武侯廟古柏圍四尺唐末漸枯不致伐宋乾德五年丁卯五月枯柯復榮

灌縣西二十六里灌口山有古樹圍八九丈上有寄生木亦大數圍云秦物土人稱紫柏 縣西南五十里青城山天師粟似粟而小獨牙可治風掌相傳張道陵手植七十株在上清宮牡丹高十丈歲周一甲始花

彭縣玄妙觀柱二四時清陰覆地十餘丈西浦國監觀大楠木蔭車數百仙人蓬君手植

羅江縣吳氏塋有柏圍數十尺中空外曲若蒼龍狀枯而復榮 蒼溪縣東南三十五里雲臺山有大柏中空可坐數人亭其側曰魁柏 劍州西八十五里延福寺有巨木一雙羊色白時來其下近則香

空

廣元縣北張道陵祠有伏鬼井道陵植杖井旁今為喬木 梓潼縣北十五里七曲山文昌祠二晉柏大幾三抱

富順縣甘氏園木黃葛依石而生才條忽拱 永州縣有松化為石今尚有斷節及根

銅梁縣南五十三里巴嶽山木連樹高五六丈葉如椶楠花如菡萏出山則不植

重慶城東北二百八十里溪上有古木盤屈如交龍曰交龍 涪州荔枝灘荔枝十八株猶唐所進楊妃者今存其三圍可四人

夔州府治東白帝城之西有木如桂高三丈相傳公孫述樓柱斫之出血枯而不朽

眉州治西南三蘇祠古榆一相傳蘇老泉故居所手植至榮茂 文廟 紫荆二宋時植

嘉定州治東九頂山元說峯下大楠三株其麓清音亭異柏四口葉細如剪刀偏反如片曰垂絲如柳曰蠟刺如毛 洗墨池松四偃蓋如車輪 海棠有香其本合抱

茂眉縣楠木 石楠文杏各數圍高十丈餘又山半有老僧樹初枯而中空有僧坐化其內樹復活

大邑縣西八十里鳳皇山有紫柏十圍根盤巨石上號騎鯨柏 邛州有變色木芙蓉花先白次練次緋次紫文官花園有之

合江縣南五里榕山上有天符葉如荔枝長而有紋如蟲蝕篆不知何木或以為劉真人仙蹟

納溪縣楠木洞二楠大不盈數寸高丈餘葉亦扶疎雖千年如弱植 江安縣三清觀松二高十數丈

空

黎州安撫司廳東黎一高九丈圍九人州人取其枝以接果相傳唐僧 三藏游西域徑此植黎杖處云他日州治在此果如之 城東十里龍池祠內枯槎三株如龍形觸之則風雨暴至

福建

福建布政司後堂有大樹合榕樟纏生鬱然于雲曰嘉樹堂 福州壺江在海上多烈風而白崖之上有榕一株翠蓋亭亭榕葉槐身

經年無鳥跡雖風作不脫其葉三年結子如紅豆曰仙椿 閩縣東十里東山之松鳩有松宋初物錢昱題松身曰景致福神仙心

幽道亦玄僧閑出來世松老不知年 侯官縣鷄籠山西為鳳岡並種荔枝大者十圍高三十丈皆閩王王審知所植 城北百八十里雪峰山鮎月池旁有古杉閩王王審知與雪

峯大師手植皆數十圍又雪峯道場有朽樹藏樓三楹曰枯木樓 羅源縣山路旁石岩下覆古樹虬枝蒼蔚其上石刻蘇舜元才翁所賞



樹名

永福縣東北 里方廣若徐君壇古杉高與岩齊仙人福州徐登東  
陽趙君炳釐術君炳倒植花林莊登埋棋子田中涌土成墩植牛杖其  
旁旋生枝葉今老樹尚存

晉江縣城北雪山宋時泉州治在其麓宋韓國華為守生崎於此生時  
治前榕樹老花如攀枝今樹尚在又城東鷓鴣山承天寺塔植榕樹  
絕無矢污榕根盤鬱無復侵出石關外者

南安縣西九日山延福寺有無名木宋時木也而莫識其名王十朋詩  
一木蒼然老更奇肯將名與世人知我來不具知名眼深愧平生未學  
詩 福泉山有徐道菴菴前榕木合抱紹興三年水出其中或以瘧病  
永春縣崇山東臺有橘一本橘實隨人取實袖歸即變蛇蟻人統東臺  
仙橘

奎

泉州城中承天寺菩提樹一本大十餘圍高數十丈

建寧行都司元平章陳友定舊署多大樟皆十數人合抱一樹中空可  
坐五六人槎枿下垂儼如岩洞不知為樹也 城南三里開元寺嬰略  
松二

建陽縣西北七十里雲谷道中有數松詭異石碣曰戰龍松朱晦翁書  
崇安縣圖宋令趙抃手植梅邑人碑之銘曰召有棠棠有柏清獻梅碑  
以石

浦城縣 村中銀杏一株世傳仙人擲樹枝於上其葉垂下生母果  
熟樹腫成大塊破之可得二三斗多至石餘形視凡果差小味則相同  
尤溪縣西南百七十里分枝嶺界泉之德化上有大樹南北分向分縣  
境  
歸化縣羅漢寺有樹名羅漢結子如嬰兒

莆田縣福平山鳳山寺前有大木乃甘棠赤椹椹三木合為一幹蓋  
其初鳥食二樹之實遺天一樹中若寄生然久之合為一樹兵輪圍蔽  
虧參漢達于東西不見

仙遊縣楓亭驛荔枝樹六株皆參天味最甘 大旗山石瀨有一樹婆  
娑如榕國有大故樹輒先悴人名知國樹  
漳川鎮海衛榕樹幹大如一間屋蔭三十餘丈 翠屏山之麓有大小  
二洞洞口桃二株不根土壤對峙石壁上高不及三尺歲結碧桃數十  
顆

光澤會仙岩石斗岬上有朱桃熟時即墮人莫能得  
平和縣三平山樟樹云唐義中禪師初入山卓錫而立化而為樟今尚  
存

福安州龍泉菴榕樹其中可盤坐五六人枝梢寄生大可數十圍

奎

廣東

廣東城內光孝寺菩提樹梁天監元年梵僧智藥三藏自西天竺移植  
今圍數抱高十餘丈經冬不凋葉之筋脈細緻如絹廣人每用此為燈  
為花

南雄府城東三里三松臺其地隆然高阜上有松三株蒼翠如蓋  
潮州府治東金城山韓文公植一木今不識其名但稱韓土人視其花  
之疎密以卜登科多少去祠十餘步種之輒死有題文公祠云韓木有  
情空谷暖鱸魚無種海潭清是也

廣西

桂林府南門榕樹一唐總管李靖所植歲久根蟠分而為二  
貴縣城內陸績井 乾和中刺史劉傳古植橘一株  
慶遠府城北山大岩唐仙人陸禹臣嘗手植桃榴於左各一入淨瓶植

榕樹凡二十四葉至今不凋

橫州馴象衛殿指揮園缺樹高三四尺幹葉紫黑葉小類石楠周平乃  
花花四瓣紫白色如瑞香景月不凋嗅之草氣王濟日詢堂子院

雲南

雲南府城西南三十里太華山寺山茶八株高四五丈香閣前古椿園

二丈蒼幹入雲千餘年物用城南昆明池山茶

安益州西岸曹溪寺曇花一樹相傳自西域未扶疎百尺綠紫白花移  
藥他種終不復活 溫泉側有無名樹僅四五尺蟠根石崖四時不凋  
亦不長揚用修有瑞草蟠千年之語今距用修百年矣形質如故不知  
其何木也

其何木也

江川縣北二十里雙龍嶺有古樹不知其名春茁葉自南則旱自北則  
雨自東自西則風雨時未黍登四圍並發則鐵饑旱勞驗之不爽亦不

五

知坊於何代也

太和縣上關和山之麓有樹高七八丈葉如桂花白色每朵十二瓣應  
月數週聞加一相傳仙種更無別本土人因其地名之曰和山花

白崖川 菩提樹高四丈

臨安府 荔枝二樹並合抱

武定府城西五里獅山上小池旁羅漢松一大數十圍霜柯鐵幹世所  
罕見

金齒衛城東北八十五里湖滄江其南三十里有萬箭樹段氏時蒲蠻  
出沒經此過者射其樹以厭勝之至今猶然高丈餘鐵如蠟判

貴州

貴州金鷄驛東十餘里松樹山山石如臺高數千餘尺上五松自漢以  
來至今不改柯焉元成集

談遠曰余輯古木在今者據地志及文士紀咏耳秦蜀閩粵滇黔中

地多深阻歷代採木輒致異材而徵文攷獻自恨家儉誠為寸朽貽  
笑節林也

穀

秈稻宋大中祥符五年求之占城分給江淮間者耐早熟

江西建昌府產銀珠米宋時太守沈造嘗獻

金華香杭梁開平中赤松壇道士周 獻赤松澗西杭米於錢武肅  
王曰此實仙種三秋穗重香濃止五十區鼠則野狸逐之雀則蒼鷹逐  
之王客遠張思敬往視果然逆賜紫衣錢帛 明初沿宋制歲貢香米

三十石 太祖曰我訪知民間擇圓淨者用黃絹袋盛貯封護進呈今  
後同秋糧送納不須歲貢勞民自此遂絕金華府志

平涼番麥一曰西天麥苗葉如蒿球而肥短末有穗如栲而非實實如

突

塔如桐子大生節間花垂紅絨在塔末長五六寸三月種八月收平涼府志

襄城縣土產芒大麥米大麥亦可釀酒漢書揚州有稻花米即今泰州  
紅也為下品

米豆雷州府思靈島出枝葉似柳花如烏豆一種之後數年生實淮南  
子豆之美者有米豆

四川山峽產雲南稗一曰鷹爪稗以形似名亦播種畦植與五穀爭植  
東南所無也

竹

杭州餘杭縣之洞霄宮竹葉採之或不露骨云無骨若  
巖州越王竹聞人聲則縮入沙中

延平府劍津西山有朱竹數頃按朱竹世未之聞元時宋仲溫在試院  
卷尾以朱筆掃之故張伯雨有偶見一枝紅石竹之句管夫人嘗畫懸

崖朱竹楊廉夫題曰洞得珊瑚枝踞獨篔簹谷明年錦欄兒春風生面  
日蓋畫中朱竹不謂實有之也

鄱陽人言山中產異竹高十餘丈其徑盈尺成而為筍往往得泉甚甘  
山人亦多壽考 陶安學士集

袁州華鄉縣羅霄山晉葛洪修煉處壇生二竹風動如掃人謂之掃壇  
竹又岳州平江縣幕阜山一名天岳山上有仙壇瑞竹同本并幹隨風  
掃地名為掃壇竹

均州西南蕪山孤竹三莖歷三年一笋生一笋甫成則一竹枯代謝不  
已

茶陵州真仙洞有竹節長一尋徑數尺名曰雲英

廣州增城縣東南二十三里猓山產姿羅竹圍三四尺性至堅土人取  
以為弓

卷

衡州衡山萬年竹

惠州羅浮山有巨竹十圍節長二丈曰龍忽竹

平樂府平樂縣城二縣出筋竹可作衫充暑服

峽州宜都縣飛魚口產紅竹大者不過寸許鮮明可愛 有竹科節如  
龍麟山園中間有之不多得

長韭

浙江象山縣東南百餘里大海中韭山產大韭徧地為然

四川邑梅峒長官司南八里昔有人遺韭種山頂韭長丈許四時茂盛  
民多食之

彭侯芋

福建連城縣蓮峰山產彭侯芋葉大如盤冬夏不枯過平子落崖下人  
難取取以 亦不能熟舊傳彭侯所種

甘藷

甘藷俗名紅山藥也徐立扈相國曰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種海外人  
亦禁不令出境此人取諸麻坡入汲水繩中遂得渡海因此分種多植  
畧通閩廣之境俗名番藷蔓地生形員而長味甚甘山藷為劣蓋中土  
諸書所言藷者皆山藷也今番藷撲地傳生枝葉極盛若於高仰沙土  
深耕厚壅大旱則汲水灌之無患不熟閩廣人賴以救饑其利甚大  
政全書

宋諸產呂宋國被野連山不待種植夷親食之萬歷中閩人移蔓以歸  
種之數日即榮濟滷沙岡皆可植其之加大泉人資以充饑何鏡山先  
生壽遠有番藷頌

荔枝

弘治壬戌沈石田有白節顧氏種荔枝成樹詩云常熟顧氏自閩中移

卷

荔枝數本經歲遠活石田使折枝驗之翠葉凡凡然不敢信也以示閩  
人良是因作新荔篇

按吳地荔枝難種往聞吾西湖馬太僕三才墓舍有荔枝樹垂實為俗  
子伐去偶見沈詩後人獨不為繼美耶

龍眼荔枝二種廣東止於韶州至南雄則無福建止於福州至延平則  
無大都近海之郡則生不近海不生閩俗女子將嫁男家先一年送荔  
枝紅

獨本葱

馬湖府產獨本葱宋真宗罷獻

羅漢菜

南昌西山羅漢菜因靈觀尊者自西域持至葉如豆苗蘄州三角山亦  
出雜以葷即無味

人參

遼陽東二百餘里山深林密不見天日產人參採者以夏五月入表三日糧搜之最難或徑迷斃人

萬曆中遼東李都督如松嘗饒某侍郎一本重十六斤形似小兒海鹽姚叔祥記

地黃

懷慶地黃蓋藉濟水灌畦而肥也不知密縣東北一帶旅生實繁苗時懷人用青蚨買去每斤值五六文耳計其所獲敵饒十金而饒密縣志

琪樹

琪樹垂條如筠柳結子如碧珠三年子乃一熟每歲生者相續一年綠二年碧三年紅綴條上璣錯相間產天台桐柏宮石橋等處

佛手柑

佛手柑一名飛瓊鈕潘母孫瓊與定夫人書此中果有胡桃飛瓊

薔薇露

薔薇露出大西洋國花如牡丹花露晶瑩芬芳襲人澤體膩髮經年不滅

大內瓜子

大內多異物歲一閱視出之於廷有瓜子長五六寸闊稱之不知何地所產其瓜當大於屋此古來史冊所未聞也表貴妃父祐記玉堂書記

文林郎

濟南文林郎果本草云出渤海如李如林擒其樹自河中浮來得之者為文林郎故云

不灰木

檀子經野火燒死根不灰色白類龍骨諸城縣志

棗林雜俎 中集

萬曆己丑春諸城東鄉人言廬山東麓崖塌出龍肉又曰龍骨無數邑人驚愕後識者曰不灰木也其長莫竟滿潤皆是色白而軟非木也可以燃燈類於龍骨故說傳耳齊地記曰東武城東南有廬水水側有勝火木方俗音曰檀子其木經野火燒死灰不滅故東方所謂不灰之木也

君子樹

君子樹似松曹爽樹之於階廣志

木威

廣西宜州木威似楸樹葉間有寶穉生似橄欖廣東蓋號為烏攬豈貴間謂波斯橄欖其葉兩廣人用作雨衣柔韌密緻勝香油也

血樹

血樹似芭蕉葉如血根幹紫黑色高者七八尺惟雲南臨安有之

塔松

峨眉山塔松狀似杉葉而圓細亦不見高重重偃蹇如浮屠山頂尤多椿實

椴野

椴野縣郊外紅樹一枝蓋椿實也與餘者不同揚州志椿木實香可

陰陽柏

海鹽橫山崔孝廉培元家廳事前二柏殆百年專左花石實予聞而待過之真奇種也按陳繼儒太平清話南渡時高麗進陰陽柏二株僅二尺許高宗以賜王陶陶種之永懷寺高與殿齊每歲左花則右實石花則左實

紅豆樹

南京牛首山東北鄭太監墓有紅豆樹

順棘

長清縣豐齊鎮北古城棘刺皆順而不鉤世傳宋藝祖微行過此長清志

菝葜

山海經曰大魏之山其陰多鈇美玉青里有草焉其狀如著而毛青花而白實其名曰菝葜服之不天可以已腹病今亦存其名耳併美玉青里皆烏有也 寧縣志

松羔

秦地松樹彌望山中尤多其小者曰松羔以木稱羔與羊羔之羔義同楊士聰玉堂書記

金剛纂

天目山金剛纂樹長不滿三四尺多屈曲雖春夏亦無葉母觸其枝曳裾不前夷緬國有是種相傳劉其末以漬水水必毒飲者立死安吉州志

生

雲南大侯州產金剛纂其色青狀如刺桐性最毒

赤藤

赤藤產緬甸朱色可為杖

孝陵海棠

孝陵海棠獨結實外香中酸

指甲花

指甲花五六月開花細而黃類木犀中多須節香亦絕似葉染指甲其紅過於鳳仙稽含南方草木狀胡人自大秦國移植南海 日詢堂手鏡

婆樹木花

婆樹木葉似海桐又似楊梅花紅白色三四月盛開備紅紫白諸色葦並蒂大可尺許出四川峨眉山

木蓮

峨眉木蓮四季歲熟若續

早金蓮五臺山出瓣如池蓮較小一圓而色如真金挺生墮地相傳是文殊躑躅也

娑羅樹花

天台山娑羅樹花一名鶴翎出華頂峯以多經風霜樹不高大樹數十枝枝千餘頭頭六七葉經冬不凋花如芍藥香如茉莉唐天寶初安西道進娑羅樹

唐娑鏡

唐娑鏡一名羞天花一名倒垂蓮本草所謂鬼白也其花背日與蜀葵相反

簷蔔花

牛首山鄭太監強墓有簷蔔花

生

滇茶

御史鄧鍊論滇茶十德色之豔而不妖一也樹之壽經二三百年者猶如新植二也枝幹高疎有四五丈者大可合抱三也膚紋蒼潤黯若古雲氣鱗壘四也枝條勁糾狀似座尾龍形可愛五也蟠根或攢輪困離奇可馮而几可楷而枕六也叢葉森沉叢茂七也性耐霜雪四序常青有松柏之操八也次第開放近月方謝每朵自開至落可歷旬餘九也所入瓶中水養之十餘日顏色不變半合者亦能自開十也昆明池山茶見吳人葛一龍四憶詩

玉女花

沁水縣韓王村玉女祠有樹每歲再花春赤秋黃人不之識張大理五典載之縣志大理長孫郁督道濬遂名曰玉女花蓋令人耳目短隘或他處有是花具其名未可知也曹縣青山之上神祠縣志云樹古不知

其名都秀才元謂南人過之云撲也夫撲為下材猶隔於淺識况其他乎孔林之楮子貢所植即吾鄉黃棟嫩葉可茹俗名茶娘也予年五旬目過丹陽摘芽同舟人語及有省否則終其身不知楮為何不矣

勞山白牡丹

膠州勞山明霞洞宮白牡丹一本非近時物豪家巨氏移去而巨氏敗有白衣人見夢於道士曰我今來矣果舊坎復蘇至今存巨氏之種委高相國記

延安府膚施縣南四十里牡丹山曰花原山多牡丹樵者以為薪入縣西牡丹川牡丹特盛又宜川縣東二十五里牡丹原

沈蕙三牡丹

南京都察院河南道署中牡丹單紅為國初沈蕙三物

延州紅

七

延州杜甫川西三十里曰花原頭其山高五里二十里千餘年來上入種牡丹幾徧至折為薪故名花原牡丹譜所謂延州紅也

海棠

大足縣古昌州也海棠獨香故又名棠國唐有大足年號郡邑以年號名者種種如仁壽崇慶之類郭子章草

金蓮寶相花

南京鷄籠山五顯廟金蓮寶相花一曰優鉢羅花開必四月八日至冬而實如鬼蓮蓮去衣其核中則金色佛一尊

紫金蓮

登鄧縣嵩山法王寺紫金蓮開中秋一月云神光說法時從地湧出移他處即稿

蟠頂花

施州普舍樹四時開百種花惟草氏子教歌舞其下花乃自落

素馨茉莉

陸賈南行記南越五穀無味百花不香獨有二花不隨風土而變謂素馨茉莉也

特產

閩中紅茉莉蜀中紫繡球楚中紅梨花燕中黃石榴天台黃海棠白海棠白紫微碧桂花白玫瑰洛陽黃芍藥皆特產地所無

益都方物畧記有赤鸚芋止言可歲不言其花予里佃人偶種得花開以日中花成條若蕪小粟香如蓮色如百合亦若葵而稍淡先有臺如荷包之花綻而臺破見鄭以偉詩中

袁石公盛稱湘湖蕪菜美不知湘湖蕪菜皆從西湖採去以湘湖水浸之蕪菜經宿則愈肥凡泉水湖皆可浸不必湘湖也今人但知湘湖之

七

蕪又因石公言謂非湘湖浸不佳皆耳食者耳見李流芳集中有蕪菜歌

廬山紫芝

昆无杏鷄肋集舊說廬山有紫芝田百畝人莫得見偶於闕樓資林中步二日各得一枝正枝如玉云云噫紫芝可植所少无杏其人耳

木瓜

木瓜汲隸爾雅曰楸木瓜也衛人所賦木瓜即此

芍藥

溱陽芍藥芽代茗飲曰瓊芽先朝進御見黃潘集中

不出宮菊

宋徽宗善菊有小朵銀色者不令分種於外禁中名曰不出宮菊譜所謂御愛菊也

菊實

蘇弘之荆川記穰縣芳菊被崖水極甘美菊莖短而大太尉胡廣恒汲飲此水又收其菊實傳植京師穰今內鄉縣楚寶

菊譜

趙俊谷先生時春菊譜序曰菊之為華冬培根春藝苗孟夏分植 夏而迄 夏再取其肆又植之終夏而止至秋大成伐其條肆以培其花 迄秋而大成初冬大發其美既欲其久存或苦覆之 幕之蓋終一歲 之勤焉其名著於月令餐於靈均紀於本草 於南陽陶潛羅之杜甫 裴馬幽人騷客幸發詠至宋人譜之而大備色之殊者或如墨或紫及 尋丈色品繁阜宜照及圃 中者宜原野下者蔓行邱陵皆華而不實 其植以根枝蔭之根成而暢乃見晚其白面內苞作筒外瓣單者香甘 宜時酒卻風 養老壽本草杜甫詩所謂甘菊也聞以伏日而色紫紺

七五

結子即種而不根羨世號六月菊今吾郡及雁門西河高山多有之菊 之贊也華之不植而灌樹者或萬數僅如大小錢但可醜楚不足稱也 受培植而藝工者子其身保其葉勉然上生其端有微葉乃及之而又 子其枝保其葉條然扶搖其端有微葉又參其巨莖而伐其細苞參三 以應陽九亦菊性也幸以微葉冒端者為微否即聲糾藝者必審於此 故花大及二寸餘小者猶當十錢參三之而不可過者或至再倍身洪 大者如大小指可杖單者猶二三尺高率及人有眉菊之最盛者也糞 必熟薄而函數均平之既以三五日陽地以涼液陰地以溫濕溫泉洪 河之波澆最良良獸之腥尤宜澆路之陳油宜糞分植而未根茲宜陰 或蓋冒之樹蔭之澆以葉舒為微拳既澆之或以壺水如針孔者雨之 俟可肆宜移諸陽皆上品也其下者亦居陰寒冬除其霜霰或曰此北 方平原法也良其夫陽上品花或居南方炎洲有雪乃開或至中冬大

抵菊凌霜耐寒亦京中和之氣馬糞生米汁飯生蟲腦爵六畜之殘蕪

工動作之疏率能致菊於法當除

黃中央土正色菊本黃上品大黃菊正黃金鶴頂黃赤心二品赤金

盤黃赤玉繡球淡黃黃鶴毛御愛黃黃中品大黃火煉黃佛面黃

蜂窩黃一名金荔枝一名萬卷書單黃大金錢單黃金唇頂一名

枝嬌幅單細黃赤南方火正色絳紅紫以淺深別也非如服之開色也

上品絳紅袍正紫紅鸞毛海東紅紫紫俱十葉初中品狀元紅一日舊

朝服初紅晚下品金眼回黃黃幅幅白西方金正色凡色白者皆觀潔

而香菊為甚皆可釀酒入藥上品平白雙幅黃青心白十葉幅白鶴毛

十葉白蜂窩幅銀鶴頂單白幅金蓋銀臺單白幅正粉色得人之正

色青且麗者也上品銀鶴頂白幅荔枝紅作淺深大粉十葉中

品玉蘭反十葉虞美人雙幅八月菊十葉八月蜂窩幅

蘭

蘭有紫黃碧三種又四川霧中山產赤蘭曰冬蟬黃蘭曰玉蟬紫蘭曰

金蟬

宋末鄭所南畫蘭不根土曰今日此土非我有也雖憤語而天曰山產

風蘭鹿角蘭俱不土而活

宋政和五年正月密州產蘭彌漫山谷或附木石或出平地有一本數

十花層疊高丈餘五色咸備家錄志

蘭有蒲蘭線蘭各種保定縣志

棉花

穎州志紅棉花青棉花俱開產

禹貢兗州厥貢絲麻織文揚州厥貢鳥夷卉服厥篚織貝註謂兗地

宜柔織文者綿綺之屬卉服今木棉而織貝為木棉之精好者曰素絲

曰木棉維克與揚之鳥夷作貢彰矣古之所謂綿者絲綿也古之所謂布者某布也故唐人稅法每丁歲輸綿或綾絕共二丈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宋林勳作政本書匹夫之貢惟絲與綿非蚕狎則貢布麻夫以綿而繫之絹以布而繫之麻則綿為絲綿為布為某布也明吳元學士王磐序農桑撮要之書云木綿種於陝右披耕錄云閩廣多種木棉紡績為布蓋木棉出於南表西域宋元間始傳閩廣闕陝至明時乃盛

茅

苞茅出沅江一莖三脊

瀛州青茅州可為筆

河南新鄉縣魯包村仙茅世傳西域僧所獻唐明皇服之有驗至今江南人呼婆羅參

嚴州釣臺地止生白茅無他產即瑛詩乾坤留節氣草木顯清風

七

仙草

雲南蒙自縣有仙草葉圓枝細其葉乾之一二年醃以泉井或氣呵之復鮮茂如故

不死草

柳州產苴草俗呼不死草狀如茅高一二尺食之令人多壽者月置盤筵中蠅蚊不近物亦不速腐戰國策楚人獻不死之藥即此

真仙洞草

茶陵州真仙洞深十里許有草一本枝高三十丈狀如芭蕉

觀音窠觀音燭

延平尤溪縣之雙峰山生苴草二種一如婦女束髮窠名觀音窠一如椴燭可灌油照夜名觀音燭  
俱那衛樹

俱那衛樹高七八尺枝脆葉狹而長花紅根似玉簪花而小曾師建閣中記南方花有北地所無者闍提茉莉俱那衛皆出西域或傳閩中北地雖植莫能活也

夢花草

綏寧縣產夢花草其莖如藤其花黃白叢條如綫有時昔得夢而遠忘者紐之即寤見一統志嘉興邑公刻先生汝楫令綏寧嘗訪之土人不知也

虞美人草

四川雅州和夷寨生虞美人草歌曲其草自舞

羅漢繚

衡山天掌峯生草兩莖相纏垂頭如繚俗名羅漢繚

通靈草

夫

成化時邑人孫漳守潯州斷藤峽有草名大藥治金創撲損神效後人珍之孫歸移種而委私治十年三月忽生後國孫日思之二十年不圖復見名通靈草今不傳或有之無知其名者

相連草相離草癡漢菜

貴州清浪衛山間產相連草苗婦於高山長歌連日歌淫心蕩有草飛來入懷置衣袂間令人相思欲死相離草投飲食中令夫婦參商又草名痴漢樂淫婦以食其夫如醉夢絕無如心徐尚書良彥隨風錄

茶

國家歲貢宜興縣芽茶百斤內二斤上南京禮部

六安州芽茶三百斤

廣德州芽茶七十五斤

建平縣芽茶二十五斤



浙江長興縣芽茶三十五斤細南京茶出顧渚即芥茶也近時僧大方製法剪去共末號大方茶按宋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茶長洲縣生洞庭山者與金時蘄州味同近年山僧尤善治製謂之水月茶以菴為名也頗為吳人貴之

嵯縣芽茶十八斤

會稽縣芽茶三十斤

永嘉縣芽茶十斤

樂清縣茶十斤

臨安縣茶二十斤

富陽縣茶二十斤

慈谿縣茶二百六十斤縣西南六十里宋寶祐間丞相史嵩之治墓建開壽普光禪寺其山頗產茶殿師范文虎因置茶局進貢元 明皆仍

之

麗水縣芽茶二十斤

金華縣茶二十二斤

龍游等縣芽茶二十斤

臨海等縣芽茶一十五斤

建德縣芽茶五斤

淳安縣茶五斤

遂安壽昌二縣各茶五斤

桐廬縣茶二斤

分水縣茶一斤

江西南昌府芽茶七十五斤

南康府芽茶二十五斤

贛州府芽茶十一斤

袁州府茶十八斤

臨江府茶四十七斤

九江府茶百二十斤

瑞州府茶三十斤

建昌府茶二十三斤

撫州府茶二十四斤

吉安府茶十八斤

廣信府茶二十二斤

饒州府茶二十七斤

南安府南康縣茶十斤

湖廣武昌府芽茶六十斤

岳州府湘陰縣茶六十斤

寶慶府邵陽縣茶二十斤

武崗州茶二十四斤

新化縣茶十八斤

長沙府安化縣芽茶二十二斤

宜鄉縣茶二十斤

益陽縣茶二十斤

福建建寧府建安縣芽茶千三百六十斤內探春二十一斤先春六百四十三斤次春六百六十二斤紫笋二百二十七斤薦新二百零一斤按何喬遠閩書建安縣鳳凰山之麓曰北苑所焙茶最知名曰社前次曰火前又次日雨前火前為寒食前雨前謂殺雨也鳳凰山旁曰壑源曰沙溪皆產茶之地而壑源為冠

崇安縣茶九百四十一斤內探春三十三斤先春三百八十斤次春百五十斤薦新四百二十八斤

計天下貢茶共四千二十二斤而建寧茶品為上宋元時所貢必碾而揉之壓以銀板為大小龍團 明初以重勞民罷造龍團惟採其芽以進

自貢茶外產茶之地各處不一頗多名品如吳縣之虎邱鐘塘之龍井最著政南宋蘇州茶額六千五百斤元無額明納錢三百十九萬三千有奇惟吳縣長洲有之

成化三年奏准南京供用庫歲用芽茶坐派池州府二千斤徽州府三千斤葉茶徽州府二千斤蘇州府二千斤滁州二百斤徐州二百斤廣德州三百斤南京戶部志

全

四川茶園十株取一微茶三兩茶四十斤易番人馬一季未患以茶五十餘萬斤易馬一萬三千五百十八匹今茶課本色十五萬八千八百五十九斤係石泉建始長寧等縣并建昌天全烏蒙鎮雄永寧九姓土司辦納

陝西茶課今五萬一千三百八十四斤係興安紫陽石泉漢陰西鄉咸寧

陸羽茶經曰杭州下蘇州又下建州未詳郭子章曰今三州名甲宇宙

豈山川清淑之氣當竟陵時未茁為茶也耶

宋貢茶首稱北苑龍團而武夷石乳之名未著至元設場於武夷遂與北苑並稱今但知武夷不知北苑矣 明朝不貴閩茶即貢亦備宮中

金線煙

況灌瓶蓋之需貢使數資金致京買而納之即間有採辦皆延平產非武夷也 延平人呼製茶者曰壑新茶下崇安令何致諸貴人黃冠若於逸呼 盡斫所種武夷真茶久絕

金線煙出海外番國曰淡巴菘流入閩粵名金線煙性燥有毒能殺人天啟二年貴州道梗借徑廣西始移其種葉似薤長莖採而乾之刀批如線今藝及江南北崇禎十六年勅禁私販至論死而不能革也

經劫草

茶陵州雲陽山有草高三丈一本千枝一枝萬葉百年而開一花已開不謝陰卷晴舒名曰經劫草 茶陵州志

全

東林雜俎 中集

鹽官談遷稿木者

頤動

獸異名

獸之異名者曰舍利能吐金曰龜能化虎曰彪白虎也一名素威曰  
魁黑虎也曰蛟似狸長百尋曰象與其背可坐曰獬胡似獬猴曰飛  
遠天上神獸也曰鬪焉能知生死飲其血則見血曰獬音如斯木曰  
山獬其行如風見則大風曰辣辣狀如羊一角一目曰吉量文馬乘之  
壽千歲曰踈踈曰屏逢皆左右有首曰鶴蒼異犬也曰鸞帆者快馬名  
曰飛燕馬也張平狗亦名飛燕曰魁獸者一角羊也能觸罪人曰倉光  
水獸也一身九頭善覆舟曰破鏡逆獸曰不來狸也曰印印距虛比  
肩獸也曰花鵲王鐸卑脚犬也曰天鹿即天祿純靈之獸曰角端日行

全

萬八千里曉四夷語曰蘇幽隱獸也能避災害曰雞斯散宜路生討馬  
也曰茶首兩頭鹿也曰瞿摩帝牛也曰驛駮詭虛類曰蒙貴狀如猴而  
小善捕鼠曰贊者出大秦國似狗多力獷惡曰蚺水獸也曰白鬃  
輪山子皆駿馬名山子又名五明又名叱撥曰野子即騰行也

禽魚異名

鳥之異名者曰畢方能銜火作災曰駿驥驚雉也曰雉五似鴨而大曰  
鷓鴣似鳧而脚高皆辟火災曰庸乘鳧也曰焦明似鳳曰帝江山神  
鳥也能歌舞曰鈞星衣毛為鳧脫毛為衣能收小兒魂魄曰鷓鴣者出  
基山如雞三首六目六足三翼食之無厭曰翟如白首三足人而曰索  
蒼者冬見夏蛰服之不畏雷曰鷓鴣者出小侯之山食之不瞋曰鷓  
者出女兒山雄名運日雌名陰諧曰鷓鴣也曰鷓鴣也曰鷓鴣也曰鷓  
子規也曰須臾鷓也膏中瑩刀曰春鉏鷓也曰鷓鴣如鷓一名鷓鴣一

名要羿人射之則銜矢射人曰布有崑崙大鳥也曰澤烟楚鳩也曰鳩  
婦即鳩也曰晨風鷓也曰博勞惡鳥即鷓也又名伯楚曰商羊雨禽也  
曰鷓鴣比翼鳥也曰謝豹杜宇也曰訓狐怪鷓也曰鷓河澤鳥相視而  
生曰阿遊堆鷓山鳥也明皇取其聲為曲又作鷓遊堆曰迦陵頻伽妙  
聲鳥也曰借婆雁也曰秦吉了能言鳥也曰鷓鴣出條支國高七尺解  
人言曰乾翠鷓也曰雁鳥燕也曰鷓山鳥也曰鷓鴣水鳥也曰鷓鴣  
即青鳥也曰批頰即鷓鴣也催明鳥曰鷓鴣九頭鳥也曰鷓朋鳥雙飛  
即韓憑夫婦所化曰救金鳥鷓昆明所獻吐金屑如粟鑄之可為器也  
曰冠冕石首魚所化水族之異名者曰鯨鯢狀如科斗曰鮪鮪有橫骨  
如鼻前所擊無不中斷曰鯨魚如使而雌常負雄行曰媚似蝦在人顏  
色曰鮪魚如圓盤口在腹下曰三蛟似蛙蛤曰蚌江似蟹而小曰蛟  
小蝶也曰蝶結腹中有蟹曰水母有智識無耳目曰龍鯉一角陸君曰

全

文魃狀如復銚曰蟾蜍大龜也曰吉弔龍卵也龍生二卵一為吉弔其  
脂治聾曰地甲龜也一名神笙曰訖麻紫色鱗也曰活師即科斗也曰  
仲明鮪魚也曰鱖刀魚也曰魁陸地也曰人魚鮪魚也其骨可為蠟  
曰水唐如小兒鱗甲如鯢鯢好在蹟上自曝曰元緒神龜名曰彭越海  
中小蟹也曰鱗鉢者子陽魚也曰鱗比目魚也曰鮪鯢即烏鯢魚也  
曰鱗魚魚之生母也凡諸魚欲產輒以頭衝其腹曰印頰魚即東坡詩  
通印子魚也曰禹禺揚州魚也又名解喻曰沈虎虎頭魚也曰潛鹿鹿  
頭魚也曰奔鱗一名洞鱗所化曰白髮魚出滇池曰妾怪魚也出博  
白曰鰓如鵲而十翼捕之可以禦火曰燕魚也出福州曰蜃蜃也曰  
百足亦蟹也長九尺四螯煎為膠謂之蜃膠出善苑國曰黃臘即鱗魚  
夜有光如燭雖為火不滅曰骨雷鱗魚也一名忽雷龍化為虎曰鱗  
傍海大魚其溺甚毒曰保臂如遊入海捕者祭之則出焉對可保矣

龍

龍生九子蒲牢好鳴囚牛好音鳴吻好吞朝風好臉睚眦好殺負嶺好文控犴好訟狻猊好坐霸下好負入博物志憲章好因饕餮好水螭螭好腥螭螭好風雨螭虎好文采金貌好煙椒圖好開口切好立陰鱉魚好火金吾不睡皆龍種也

嘉靖初海門縣牛渚潭產龍無數傍崖近水處皆龍窟舟過其下亦不傷人偶黃龍起楊氏射之中一目黃龍遂以楊氏舟扶真山巔迄無害餘數十舟覆沒

嘉靖七年寶應知縣聞人誣以射陽湖水患奏開月河試築紀功方類地祇舉事二龍戲水上鱗角畢露眾懼而寢時大雨繞四野獨不及工所成稱其异以上揚州府志

南昌熊太僕以此部即獄獄永平大雨三日雨中若列千萬炬自

五

西北至海及霄有大木三十長十丈遺水平城下土人曰龍王採木數十年一見

諸城縣海邊人家有室女及笄者夏雨以手掬簷溜後右手拇甲內若有紅線寸許作盤屈之狀年餘不滅亦無所苦女伴戲而恐之曰得非龍乎明年夏雷雨女出其手於窗外忽震雷碎自從窗間起有龍出拇甲中騰空而去但甲分裂餘亡恙

沁水張忠烈銓以御史巡視隴右茶馬某地巨魚半露人嘗食之明日又半露仍嘗之日露日齋旬餘大雷雨龍上昇而齋食之家俱漂沒志烈子道濬說

陽城縣劉村劉氏夏雨洗坐拇指掣動頃之破膚而出長三四寸騰雲頓長數十丈指微痛不覺張鏡山先生說

莒州山前為龍穴游人至僧鉢盛之如蜥蜴尹仲曰此下方蛇醫何龍

也僧指示首爪特异僧舍有碣昔有候汲入釜中頃刻電雷大作其母諸僧所不知所為老僧曰得毋煮龍子乎亟發釜出之立零伏牛山泉游人祈龍現形可三四寸鱗角蜷蛻或鉢中云佛受記以上臨海王恒叔游記

曹縣苗家寺佛像指出龍財三寸脩數尺首向佛欸忽透空數十百丈赤光閃指今佛指痕存曹縣亦開宗說

平湖徐在中以工部郎中分司張秋張真人舟過時兒清崔徐時誌之真人曰先生可自重此某地龍也不信命進盤水侍兒忽入之即雷雨萬卷已卯行人謝杰使琉球航海颶風作大雷雨有龍三掛於舟上見其頭角一長年曰此來朝壘書急挾杰起書免朝示之即速

崇禎丙子沁水曲底村山崩露龍骨首如五斗盞角長三四尺齒廣寸許爪甚長人多拾之藏於家

十六

龍三停九似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三停角似鹿首似駝眼似甲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

龍涎香出蘇門答刺國其國西有龍涎嶼峙南巫里洋之中郡龍交戲其上遺涎馬國人駕獨木舟伺採之每一斤值其國金錢百九十二枚准中國銅錢九千文嘉靖三十四年下戶部取香百斤備示京師不得下諸藩司採買廣東購每斤千二百金僅得十一兩進內驗不同姑存之亟取真者廣東候因馬那別的賄有一兩三錢上之黑褐色密地山夷人繼上六兩白褐色細問狀云黑者採在水白者採在山皆真不質尋

有密地山商再上通前共十七兩三錢五分次年進內解驗是真許留用自後夷船聞上供稍稍挾來定價每兩售百金龍涎之為用也入香合和能收斂腦腐清氣雖數十年香味仍在焚之翠煙裊空不散或言涎沫有三品曰泛水曰滲沙曰魚食泛水則輕泛水面善水者伺龍出

隨取之沙則凝積多年氣味沙中魚食則化糞散於砂礫惟這水者可入香用又魚食亦有二種海旁有花若木芙蓉者春夏間或開花落海大魚食之若腹腸中先食龍涎花嚼入久即漲潤昂頭向石上吐沫乾枯可用惟蠹者不佳

蝶

爾雅蝶者大地也蝶無角無足龍則具角足今織蝶俱龍非禮見弘治元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邊籟奏禁

蛇

京師西山潭拓寺有青蛇二歲四月八日僧顯示大眾施錢手摩之祈免死  
梧州火山有蛇廟佛爐上地時煙之大小不等則百餘多至四五百枚盜敗不服予蛇然之是盜則啗否則絕不傷人

天啟初福清葉相國向高應石道淮陰苦清口酒禱于金龍大王廟或作神語此地屬張將軍當問之若外河吾當護送夜果水漲遠清口是日蛇附於柁簿暮升柁樓忽不見相國勒記廟中

崇禎

大旱其絲有三蛇金背白腹長三四尺餘有司設酒殺祭之一蛇躍上臺案吸酒盡須臾不見 陳省公集

腕蛇出崑崙聞人聲即自寸斷人伺其斷鉗取之須寸各異處待風乾入藥若少頃無人聲寸寸動躍仍續而蛇也 主治色勞以驚疑喪胆惟此可續命本草方書不載 玉鏡新譚

石魚

蘇東坡曰倦游錄云龍州地名魚龍出石魚掘地破石得之多鯢鯢之形鱗鬣皆具一如描畫魚龍古之陂澤也豈非魚生其中山頽塞之上疑為石遂留形跡耶

萊陽聚溪出魚鳥石云魚於沙中久之化石 文大青集

飛魚

國初杜侍郎寅正云有人航海得飛魚於黑水之陽其長二寸頤兩鬣各廣長寸餘張為兩翅海風發作從波濤飛船上如燕雀既止則不能飛意者爰居海鳥亦此類與莊周所謂鵬化為鵬者荒誕也

五色魚

龍州魚龍水潭深不測產五色魚俗以為靈莫敢採捕

狼山魚

崇禎元年八月十三日狼山兵人俞崇布曾於港夕得魚可三尺巨首細尾體甚重投箸箸中忽太息曰我游自海上乃受制乎崇駭之即移歸漸縮作鮪三其尾崇懼擲殺之

鮪魚

雲南百夷中有小孟貢江產鮪魚食之日御百婦故夷性極淫貴賤俱有數妻山中人有骨鯁一刃至終身斷絕人道土人以飼牝馬不官也 禮程記

鯀魚

四川通志榮經縣生鯀魚狀如鯢有四足大首長尾聲如嬰兒緣木弗墜

通州鱒魚

通州人舊原六魁梧家快人也以布衣獻鱒魚百尾時用法嚴或阻之原六嘆曰爾不上食父母母即君猶親也庸何傷及至上召問之曰魚羹何如對曰臣未進不敢嘗也上大悅命賜酒食仍還其一曰勞汝勞汝其後歲進至九十九尾著為令

畫魚

重慶府龍門山寺吳道玄畫魚藍觀音池魚五色類籃中物相傳僥失之魚水頓竭既獲即如初陳周蝶卷存稿

石花魚

保德黃河之鯉肥美甲天下產處僅三十里以食石花而肥曰石花魚

銀魚

寶坻縣銀魚每歲霜降銀魚自海沂流而上縣設六廠各漁戶百七十人每歲中官下廠督捕進貢七次

鯽魚

南京中貴惟胡惟庸政府每歲於玄武湖中勅賜打魚三日名鯽魚

涿州城濠產鯽歲貢一千四百尾以元日冬至分進留都南京後湖滌

洲河並產鯽

西寧衛西五百餘里青海方數百里有魚皆負黑點一名卑末羌海漢

允

末王莽諷卑末羌獻西海地置即此

蛙

我眉山天樂池中有蛙游人鼓掌則一鳴群蛙次第相和將終則一蛙

大鳴羣蛙頓止宛然一部鼓吹

玉蟾

揚城李瑛從宦葭州署後園見白蝦蟇甚大如瑩玉呼家眾視之已失所在

蝗

蝗腹下有梵字自初利天梵天來西域作天壇禳之酉陽雜俎

江中魚化為蝗而食五穀者百歲為鼠述異記

玉蟾

環慶無麥秋大梁無螢無寒蟬然寒蟬螢北京有之吳地之异耶冷使

然耶李夢陽集

金蚕

無錫鄒迪光金蚕說畧曰金蚕閩中有之形似蚕色黃其說不見於諸書閩人云蚕所在有金焉或過而拾其金蚕必與俱之家若不令與俱輒營營然緣足而上撲之復起旋撲旋起延及身手膠手掣足噴耳窒鼻兩目眊眩煩無色澤四肢百骸倘恍若失而死迫矣即不與俱而還其金亦由首企踵迫然下地而不然者果死矣既已之家必倍其金以嫁於道路乃出否則不出也而所居家日殺一人亡論親疎怨德爾之必死死必其日所首觸者其毒蓋寓於盤食飲食間故閩人有不知而偶拾其金以歸及已知而苦無金倍送者或雖知且有金而性貪以忍者往往育是蚕云鬱儀樓集

蠶蟲北海所無獨西南方有之閩廣滇貴延綏臨洮俱有閩字從出謂

存

金蚕也

野蚕

夢溪筆談禹貢萊夷作牧厥篚檿絲史記作倉絲爾雅曰檿山桑顏師古曰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之絃蘇氏曰惟東萊為有此絲以之為絃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蠶爾雅曰蠶桑蠶蠶由檿蠶棘爾雅萊爾玩萊爾今萊陽之山蠶蠶蓋檿爾也枚乘七發野蚕之絲以為絃殆所謂檿爾而勅堅者與文太音文集

永樂時山東進野蚕絲製衾薦之太廟即臣稱賀今東齊山谷有之與家爾等蚕月抗種出蟻蠕蠕然即散置柵樹上柵樹初生時倚倚不异柔桑聽其眠食食盡即枝枝相換樹樹相移皆人力為之彌山徧谷一望皆蚕其蚕壯大亦生而習野處風日雨中不為罷然或傷水浸浸雀啄野人飼蚕必架蘆林下手長竿逐樹按行為之察陰陽禦鳥鼠其稔

也與家蚕相復也其穰者歲三收春夏秋為蠶大者二寸非黃非白色類土淺則黃壤深則赤填墳如累卵繁實離離綴木葉間又或如雜雞穀也蚕食樹名榭食椿名椿食椒名椒蚕之小者作蠶堅如石大才如指在深谷叢條間不關人力樵牧遇之收曰山繭繭不加染踏而有草故不易色宋王禹稱小畜集云野蚕自成繭綠密為山繭此物產何許萊夷負海州一端重數斤裁染為表表云讀是詩則知宋時未始珍也且曰裁染不幾于漆方竹杖乎

鳳尾

正德中武陵陳洪謨守漳州之三年海上田者見大鳥飛過道羽一于水涯長七八尺五采炫煥象以為鳳尾來獻命藏庫中後鎮閣來收答以焚棄陳洪謨字宗禹弘治丙辰進士兵部左侍郎所著高吾詩集

碧雞

歙縣許文穆相國 國孝康時讀書宣城石山寺偶見二青鳥飛鳴移時乃去僧曰碧雞也傳聞唐時李翰林自蜀中攜來者我 明惟舒梓溪狀元一見因出所藏圖卷示之許作碧雞篇綴其後

雞足山异鳥

賓川州雞足山有金雞泉日有异鳥飲之鳥來必雙至二一雙而止四時皆然鳥無增減水無盈縮

石燕

零陵石燕相傳能飛飛即風雨唐詩石燕拂雲晴亦雨是也謝鴻云向在湘中山寺為學見高岩上石有如燕狀者因以筆記之石為烈日所暴忽有驟雨過石即衝起往往墜地蓋寒熱相激而過落非真能飛也

朱鷺

密縣志紅鶴大如舒鴈羽白而竊朱聲最濁食魚巢樹疑漢朱鷺此也

海鷗

正德末有鳥黑色大如象舒翅如船蓬飛入長安門內大樹上啖人鷗如拾蛆蟲然數月方去人以為海鷗也

石鷺

萬曆庚子七月山東任城縣浚河於石中剖得二小鷗大如拳能行動一老工曰三十年前曾得一

白蝙蝠

李太白集荊州玉泉山多乳窟中有白蝙蝠飲乳水而長生其大如鷺

鷓鴣

萬曆庚寅夏巨謨入朝偶見苑中五色鷓鴣有詩

山東泰安州甘露寺林鷓鴣受記每六月朔去臘月朔來巢

全

遼陽多鷓鴣嘗于百盤空列仙傳所云遼陽鷓鴣不虛也

淮安海州產鷓鴣于海濱葦葦之區捕者深入必折葦記徑或得其卵蒸置故處七蒸七伏因剖為杯注酒氣形而上如鷓鴣

鷓鴣

鷓鴣有長水石故能於巢中養魚而不涸鷓鴣取礬石同卵以助煖氣

鷓鴣

弋陽汪少宰傳當赴中官席飯僅半甌香滑而膏异于常產問所出則蜀中歲進其米生于鷓鴣每尾止取二粒放去來時仍可取也

鷓鴣

萬曆三年乙亥黃克梅北征道出九江同知洪樂卿告曰元年癸酉正月二十五日中使自西域取二鷓鴣歸一紅一白毛羽鮮麗蓋人所未觀者自言諭蜀始得之至楚而穆皇已賓天矣有詩紀感

沙雞

萬曆間京師市上有鳥大如鷓鴣毛色淺黃足五指有細鱗如龜紋名曰沙雞云自塞外至者其味亦似山雞五雜俎

沙雞西北邊鳥也 騎數擾沙雞無止冬月薄莫群飛過都如風斯陣後飛止江北食禾稼鳳陽守臣奏昇鳥崇禎七年陳子壯南宮集

壬申沙雞入京每來則邊警蓋古突厥雀也丙子 八宣府舉朝未聞上從官中傳諭本兵始知其事楊士應玉堂書之按唐高宗甘露元年

秋鳴鵲群飛入塞人呼鳴鵲突厥雀南飛戎馬必至已而泥孰旬及至春群飛出塞多靈靈武間死視之無首後泥孰旬亡噫以古準今昭若左契矣

綠蓉采雞

諸暨有貨藥弄人者問於鄰媛曰汝欲其急死乎曰然曰亟死禍將

九三

及身不若緩之使其人不知可自免也其人善之乃易綠蓉與之約有數月始應至期又問曰汝欲其必死乎抑尚可解也曰吾昔有甚怒今稍解矣日前與者綠蓉也不能殺人殆緩爾怒耳其人悔謝而去是年母雞抱卵三日羽毛變五采頭距易狀偏邑人來觀曰鳳雛也恐非地方利夜繼之長山上錢德洪有綠蓉采雞傳

雞

雞昏鳴俗所昇也崇德曹廣遠思崇禎庚辰登第其家雞昏鳴詰朝捷至 元氏長慶集云元和十五年奉宣令採同州雙雞五聯各重四斤頻年採取一聯不獲自臣到州詢問採捕人等皆云二十年採得一聯雞耳昨自日之內併獲兩聯斤兩輕重悉符詔旨今同州雞無聞止稱秦和雞菜陽雞

鴉

廣東無鴉又四川龍安府鴉至四月終有鳥群咏之鴉俱匿影華亭也長明守羅定所說

羅雀

桐城左遠直光斗萬曆庚子維館里許有白雀巢園飛集環數百雀江南老人指示土人曰此魏科之應左即登鄉榜飛去丁未會榜人來巢傍發又飛去後官中丞歸被逮公子往宿壽州居停誇言羅有白雀視之左翅有黑點仍庚子丁未巢館圍者問其羅日曰三月二十九日即中丞被逮日也為嗟嘆購之隨身至宿州壽州公館未發中丞問狀曰白雀為羅令也夫喙其毛羽為虞人所損附歸善飼俟其滿綴之中丞父甚愛護七月二十四夜忽遇猫害中丞父慘然知為指揮鎮撫凶聞果二十四日也

抵說

金

衛輝府沿前石獸曰抵說說文云此獸其性忠直

桃拔

西域諸國鳥弋有獸桃拔一云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天鹿兩角者或為辟邪安息有大鳥爵其頸似鷹身蹄似索駝色蒼翠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曾以大鳥卵獻漢即此鳥卵也條枝亦有大鳥卵如甕大月氏出一峯崇駝謂脊上有一峯也

毘耶

瓊州臨高縣西市毘耶山有獸似犬里人呼為毘耶

裴休

我眉山有獸送客呼以裴休則應

騰豸

廣東肇慶府西北十五里騰豸嶺以產騰豸故名騰豸沐猴類頭正方



貌類人髮長尺餘背後面欲有所晚輒搖頭以兩手披之一名騰紆

獅

天順中西番獻獅子道元獻其皮錦衣倚指揮劍書喜信仗其人上書  
求通使開西域

西苑獅日食一羊西域胡人王之白布纏首帶衣綠支正三品料

鹿

南京靈谷寺 太祖手書第一禪林鹿百十為群其懸銅牌者國初所  
畜

犬

雲南隸南二十里山木山寺有木犬貴客至木犬自吠

俗說犬豕獨產不利爾推犬生三獲二獅一衛豕生三縱二師一時郭  
璞注猪生子嘗多故別其少者之名又致富奇書犬生一子其家三年

九五

內大發

羊

山西羊有八角至四角六角為常

松潘出六角羊土人云羊與鹿交故六角

白兔

虎鹿兔皆年千歲滿五百歲者其毛色白 萬歷中有船商自暹羅携  
白兔歸聞售四百金每季而育其種日蕃蓋另一類生即白色崇禎中  
浙直徧有之直三四金

鼠

詩相鼠有體人而無禮陸機云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大脚於頭上  
跳舞善鳴相地名按地志相州與河東相隣則知相州有此鼠詩人蓋  
取譬焉 密縣開陽山周圍三里產香鼠惟經人行之路則抱蒿草棘

杖而死或樵牧者偶遇之亦不能多得 黃花鎮禮崇邑如貂毛淺冬  
聚棲實於穴作穴穴之多至三斗其棲實皆美好倍常山祇多採取  
之鼠史棟實壯皆萃壯樹枝懸死若繼鎮將閱之雖備禁不能止

麟

麟爾雅釋畜身牛尾馬蹄一角春秋所獲麟也大燕一角牛尾即漢武  
却雍所獲麟也不角者麒麟宋仁宗嘉祐二年交趾所進二麒麟牛身象  
耳狗足魚麟所食州木皆中國無有

象羸

山海經華山西七百里曰高山出象羸今平涼美高山六盤是也象羸  
狀如羸毛似刺蝟而大可以為簪黑上白下甚美弩之能射物以自衛  
嘉靖以前多有 平涼府志

馬

空六

平涼苑馬寺五監七苑馬政 開城苑荒熟地三萬六千四百七十頃

四十三畝縱一百二十里橫八十里碑標二十九樹額軍七百人原馬

并駒二千六百三十八匹

廣靈苑荒熟地二萬五千八百八十頃五十三畝縱五十里橫一百里

碑標十五樹額軍五百人原馬并駒千二百五十六匹

黑水苑荒熟地萬一千六百二十七頃九十六畝軍民地相交碑標十

五樹額軍二百七十六人原馬并駒一千四百匹

安定苑

七百匹

清平苑荒熟地二萬五千九百一十頃三十一畝縱七十里橫四十里

碑標二十二樹額軍五百四十二人原馬并駒二千四百七十四匹

萬安苑

武安苑荒熟地二千九百五十七頃四十三畝額軍四百四十六人原

馬并駒千九百四十九匹  
長樂監轄廣益開城黑水安定四苑靈武監轄清平萬安武安三苑共

棗林雜俎 和集  
幽冥

羅者洞

靈濟昭烈王廟

聖女祠

漢壽亭侯

白眉神

諸葛武侯廟

晏公

宋相公廟

東華洞仙

神樹

貞婦著靈

曾銑

王秋

屍蹶

蕭觀察

延安地飯

楊鐸

輪迴所

朱大破

沈招遠

神燈

徐銘



棗林雜俎 和集

文昌

碧霞元君

玄武神

雷廟

李衛公廟

岳武穆廟

蕭公廟

利濟侯

宮亭神

雪冤紀神碑

劉兆元

楊繼盛

土地陰譴

周如砥

陳夢璣

王立敷

沈塔鳥鳴

葦舟

吳東賓判

張耀采

郟城神誑

豐縣逃鬼

棗林雜俎 和集

蔣國華

朱之椅

張生

說鬼錄

松潘尺牘

妖異

藏經志怪

金龍邵氏

毛女

舟葉

琵琶亭怪

妖履

立志充

素娥詩

徐氏妖

宋氏鳥巢

瘞孩復甦

鵲啣兒馬

象山妖異

叢贊

沐英

李文忠

翰林官

御槍

顧鏡

郭基

歌鬼

城隍神

魯汶

龍女

潼關老人

龍眼怪

關揚

贛榆妖

魯府童子

魚妖

浮提國

豕言

鷄子中魚

天書

陽武泣聲

徐達

替身出家

良鄉帶

多學

從征日記

鎮海衛指揮

狀元母

經筵

聲鐘

蒲壽庚子孫

葉好文留犢

勅主簿

畚客

黃麟題聯

胭脂匠

外道留勅

偽夏陵宮

安南試錄

北狩

董樸

陸氏占產

應聲病

武宗微行

新城王氏

易刻

祠廣文

女飾

總督體統

僧道不衣綾羅

張泌

御史乘驛

審錄

學魁

緣幘

徐呆廝

喪麻

學錄直講

六鰲縣誤

南京不打五更

崖山紀功石刻

庫碣

展書官

王越

楊守陳金坡稿

瑞安名宦

先輩書刺

朱氏書問

字說

張孟賢

十老會

搞市

雲南三天子

香稅	北新關稅
朝議	行人司藏書
薩琦變俗	觀場儒士
古醋	酒
杜進	陳紫峰論學
陳祠撲像	劣考稱師
相國父不祀鄉賢	方太古
胡僖神助	詹傑
李宗道	藏金變石
三通鄖陽	王恩民棄妖書
盛瑞明同鄰	曾氏譜
慶成王百子誤	張大宰逸弟
故官優免	嚴世蕃養子
總兵捷知縣	駱文盛
張烈	張二即辭官賞
金傑棄官	張承
孫思聰	東洋行縣
朝鮮慕王元美汪伯玉	十友
田千秋葬像	海鹽煙火
汀人善舟	販海
王希周自刎	吳承恩報仇
汪在前	丁賓
錢若賡	梁國瑞
立梅道婆婦	高儀尊師

四

陸樹聲	汪陵票簿
劉臺	湯顯祖
禁殺牛	申其學
王國光	姚弘謨迎事生母
元輔家幹	海瑞
周天球	邵虎菴
續吳都文粹	吳稼澄
嚴訥	楊春元
王述古笏記	陸平泉論風俗
柳州象齋	耿楚侗馮慕岡講學
林兆恩	祝世祿
朱中丞誤奏反詩	馮少墟會約
梅衡湘論友	朱氏世祠主司
趙御史論囚	郭遠
蕭如薰杜文煥	盜俠
王元美先生	曇陽子
無賴妄奏	有司重聽
雙乳	徐大相論楚綬
許會元稿	梅花詩百首
趙文懿墓銘	張九德
虎入城	偶然詠
冥衣	榜豐縣
樵李詩人	卑稱
許令典	陳心得

五

臂紋  
趙南星  
陳長祚  
括銅  
銀錢分定  
名刺  
書法  
產異  
沈淮  
朱國祚  
董應舉屯田  
樊良樞

印綬放花  
魏廣微  
汪文言  
黃遵素  
佞佛殊報  
通家子記  
茅筆  
朱國盛朱積逸誚  
熊廷弼  
毛文龍  
顧秉謙  
箕仙

六

心竅  
孫傅庭  
阮正中陰德  
科第陰德  
熊開元  
兵疫  
佛災  
武塘詩  
劉宗周不捐俸  
借冕脫囚  
收生婦  
范允臨書屏

周延儒再召  
曹文衡  
白楹園石  
吳培昌  
董象恒  
蝗蟲秀才  
弔沈何山詩  
考陵碑石  
市瘡  
南內盜  
清豐義士  
梁州杰

七

魏忠賢  
余煌  
郭之琮  
閻揭  
周圭  
陸完學  
綸命  
起居注  
何吾鵬  
虞山俊輩  
傅冠  
戎備

黃汝亨  
天鑒錄  
孫承宗  
先帝儉德  
田弘遇  
周道登  
張鼎  
錢謙益  
程國祥  
李長庚  
楊嗣昌  
作文法

陳美發  
王介人選妾  
三區方畧  
陸澄源刺黨  
娶娼  
鄭芝龍  
追封母后菩薩  
錢弊  
訓儲  
李陵樹  
陳際泰  
王漢

陸員外贈妾  
江南邊聲  
馬玉  
馮賄  
巡臺私從  
誦經滅蝗  
癸未選館  
降級  
閱武  
後湖  
凌朝  
丹銀

金箱

吳之俊五議

趙庚

朱積離魂

備養

誕日疏

八瑞

夢卜

排調

同庚

時敏

顧錫疇

獨足鳥

修心

逸詩

朝錢牧齋

秋謚

硃墨預兆

前定

八

棗林雜俎 和集

幽冥

東岳

博物志東岳主召人魂魄其始不過謂東岳舊木為魂蓋以五行象類言之耳非有他也昧者不之察遂謂人死魂皆歸東岳岳神將治其生時善惡而罪福之

文昌

俗言南斗注生北斗注死故以北斗為司命而文昌者斗魁戴匡六星之一也俗以魁故祠文昌以祈科第因其近斗也故亦稱文昌司命云傳會甚矣至以蜀梓潼神為文昌化身又可笑也 五雜俎

梓潼神清河張戶老之子名亞字儒美周後七十三代世為大夫未嘗

酷民虐吏西晉末丁未歲二月三日生載化書廟在劍州梓潼縣

梓潼縣有善卷祠一日惡子民歲上雷村十枚歲盡不復見云雷公取去

三官

三官之名古不經見始見於張魯傳中魯以三官教行於蜀之鶴鳴山凡人有所祈禳則書其事狀為三一焚於山上謂達於天官一瘞於山下謂達於地官一沈於水中謂達於水官其祝日以正月之望為上元節祝天官七月之望為中元節祝地官十月之朔為下元節祝水官後妄人撰為三官經謂陸氏子娶龍女生三子俱有神通一天官一地官一水官

羅者洞

枝江縣西南羅者洞即春秋羅子再遷之地居民罔知託以神怪楚紀



鹽官談遠孺木著

靈濟昭烈王廟

廣德州城西橫山有祠山廟神吳興張勃也一云武陵龍陽人生西漢末游苦雪之間自長興之荆溪鑿河至廣德功半道於橫山人祝之大李氏廟在州東二里曰昭妃廟

象山縣志唐末忽有一石香爐立而附於人曰吾姓莊名穆祠山昭烈大帝也當廟食此山以福斯民眾驚訝教諭梁宗明辛眾立廟祀之今日莊穆廟噫一祠山昭烈也姓名互異如此

崇善王陳頊

錢塘皋亭山下為半山祠崇善王會稽陳頊晉時使卜斷臂不屈卜壯而歸之歷仕四州食邑會稽葬皋亭山有女弟避寇山洞不欲乞食絕粒死屢有靈顯或曰碧霞元君碑云弘治時遣使祭之 穆宗禱祠茲山

天明夫人

天台山東壁嶺車天明夫人廟周顯德二年建神本婦人嘗嘗見怪配以支明龍王遂釋

瘧使司

瘧鬼姓彭兄弟三人游於廣漠之野古帝王裔也凡運劣者遇之輒病病時直呼其名即止今大原郭守詢呼之有驗作瘧使司記

輪迴所

天啓乙丑沁水故縣鎮蕭味道疫死再日魁云冥司誤攝司日輪迴所其嫂變黃牛其脇白債何騰蛟殺八斗尋嫂沒何氏產積數月竟售皮得殺八斗

碧霞元君

漢明帝時西王孫靈國奉符縣善士石某妻金氏於中化元年甲子四

月十八日子時生名玉葉貌端而性頑三歲解人倫七歲開法禮西王母十四歲感母教入山得曹仙長指入天空山黃花洞修道焉天空蓋泰山洞即石屋處也三年丹就元精發而光顯遂依於本山焉

李諤瑤地記黃帝建崑崙觀嘗遣女七人雲冠衣羽修奉香火以迎西崑崙嶽是考之則玉女必黃帝遣七女中之修而得仙者後世因之祠於山高誨玉女考

嶽頂玉女池側故有玉女神像泉源壅濁宋真宗東封泉忽涌激故祀之馬瑞臨通考又釋史漢時仁聖帝前有石琢金童玉女至五代殿圮石像休至唐童泐盡女淪於地至宋真宗封泰山還次御帳滌於池內一石人浮出水面出而滌之玉女也命有司祠之封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後祠日加廣

聖女祠

林縣東南三十里下洹村聖女祠相傳高歡之女母嘗養病於此母亡其女三人願殉其葬天彰其德以為洹水神每災害禱之輒愈

玄武神

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高陽氏陶七河之津是為玄帝也役御百神召至雷電乘結元之車周旋八外鑄羽山銅為寶鼎以獻於神峰陶貞白與楊許諸往來親得其說而紀之朱公安游太和山記

太和山巔真君殿殿可三 許俱銅質沃以黃金棟柱門屏題堯並具其像與四天兵皆銅精工踰土木

漢壽亭侯

江東刻關廟會文五十篇候靈批評為序論文以抽發性靈為主 原明卿無夢園集

歸安昆山關侯廟潘少保印江李則建門額曰武安王廟殿額曰漢壽

亭侯關公廟旁署羽書出鸞筆又題柱曰昭昭與日月爭光悠悠共乾坤不老

海鹽吳尚書中偉先任貴州學使公署前有侯祠以其障而徙之加闕履焉已吳生堂上有銀甲三人直入不為動俄子婦癩疾死弟無如尚書何也沈太學世油說云尚書面語者

崇禎丙子二月朔流寇攻桐城卜於關廟不利禱神衣所其石臂及攻城斫者死焉賊完像懺罪

壬午十一月十九日夜淄川翰林侍講孫之海夢神禦北兵及兵至知縣史能仁巡南門父老言神像汗如雨事聞於朝

癸未正月朔河西務關廟僧夢神禦敵久馬生蟻虱求整刷驗之良然吾靈南門內關廟扁未了英雄出鸞筆

丁亥正月三日仁和臨平鎮戊王廟東大橋之關廟久矣是日小卒忽

作神語責數其罪戊主怖謝請修廟小卒素不知書至是手疏里人名驟建揭旗以募或書國號即裂之但書神號而已戊主因避他舍其事予友人目覩

### 周凱

東歐周凱吳晉閩人時橫陽永嘉安固三邑地皆斥鹵凱開導三江悉注於海因射箭退潮而沒民為立廟曰仁濟廟至今有司歲祭

### 雷廟

予友姚榮夫為高州幕官高去雷陽三百餘里自言親至其地見所謂雷公者為予言甚詳云其地雷聲特異雖時小殿屋瓦皆震如近在簷宇間者若迅雷必連擊數人雷之神曰陳文玉有廟甚威犯者必死廟門建二高標每欲發聲或享祭時必有紅白二鳥飛集標上怒氣勃然無不沮喪廟中人云廟後山有所窟也皆藏土中出則行天其言如此

榮夫曰一日郊行忽數夫昇一物至狀類豚體有斑點文問之曰此所謂雷公也俗謂之上猪兒昇將何之曰往瘞之耳董殺雷公傳致雷廟

在雷州城西南八里陳大建二年州氏陳氏亡子家畜其犬九月每獵卜其耳動多少為所獲數一日九月昏動既而獵得一卵圓尺餘捧歸舍忽震雷劈開得一兒兩手有文左曰雷右曰州及長名陳文玉登第為本州刺史沒後神靈大著州人祀之自五代至國朝皆加封祈禱無不應其名雷州自唐貞觀元年或曰城南十里許有擊雷水州因以名

### 白眉神

教坊供白眉神朔望用手帕針綫刺神面禱之甚謹謂撒帕着人面則或溺不復他去白眉神即古洪涯先生也花嶺志

### 李衛公廟

五

安吉州李衛公德裕廟宋政和二年三月四日廟中隕石云歲豐之兆熙寧甲寅嘉定己卯元泰定己丑三月乙巳明成化辛丑八月甲辰俱隕石殿像無一隕安吉州志

### 諸葛武侯廟

洛川縣諸葛武侯廟規制闕麗相傳宋曹武惠彬過之以偏霸徵其廟闕下石不可去刻云知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武惠神之下拜蒸嘗加度石置龕中并祀武惠又田者得複瓦修尺有一寸五分博四寸形如常瓦獨兩層中空枕之值更輒鳴怪而碎之內篆孔明行軍枕字徑寸高平馮吏部養志時宰洛川藏瓦之半

### 岳武穆廟

山陰王方伯泮嘗過湯陰勒詩岳祠中意富微諷遠里以示郡守蕭良久之鄰人某被冥攝見籍注方伯毀謗先賢蕭良詩証奪壽亡子孫墨



書其他善事未書也鄰人驚暗走語方伯果然乃改前詩馳刻湯陰之祠雖壽終亡子白洋朱氏說

嘉靖初錢盛死後魂游崔駙馬家作聲曰謀反非罪許宸濠宴駕迎立雖然數也秦檜欲殺岳飛不合助言冥司問七次凌遲今三次矣問在宋何人不肯言召天壇道士遣之去王文祿庭間述略

晏公廟

晏真人名北海宋元祐時晏坊人牧牛至旗面山遇二仙奕石上待閱良久各授桃食之後羽化鄉人立真源堂奉焉凡蝗蝻水旱祈之有應歸化縣志

臨江府清江縣北三十里清江鎮晏成仔宋初為文錦堂局長因疾歸登舟即尸解人以為神立廟祀之有靈異於江湖 國朝封平浪侯按兩晏公令即縣多祀晏公或清江晏氏耶

六

蕭公廟

新淦縣北四十里大洋洲人蕭伯軒宋咸淳間死為神立廟元朝以其子祥叔合祀 本朝遣官諭祭永樂中其孫天任卒屢者靈異亦祀於此詔加封水府靈通廣濟顯應英佑侯 臨江府志

奉和蕭蘭芳歿鄉人奉為小神永樂中喬孫大任復以神顯咬白石一奉坐逝遺骸貯木桶中置廟東廡江湖榜人崇之太監鄭和下西洋奉神命封平浪侯煙霞小說 夫英佑侯一人耳名籍互異如此曷從而訂之質叔何以臺駘問賈生當有其人敬識於末

宋相公廟

富陽縣紅山宋相公廟宋 宣宗時尚書兼官修道咸淳二年成神今其後人皆習懷獻之術

利濟侯

金元七前元長洲民世出一人生有神助專拯墊溺之患年四十上下死輒著靈異今其地曰金家庄 性米覽錄記其一曰有二子痘大因願沒身為神救危在七月七日赴周涇河死願 國初封金元七總管萬曆初封專究痘司

東華洞仙

東華洞主人郭維貞固始人宋李隱莆田之靈公山不仕元杜門學道因葬焉其家奉一仙曰郭東華極靈後莆田周吉 崇禎庚辰進士授懷靈今在兵充斥仙為書符錄卻之問後福書云此人乃岳武中宮第七子降凡日後有封侯之職是仙能書畫

宮亭神

宮亭神甚靈有婢名如願客有所求叩如願即獲又能於湖心分風使上下各得順風故劉剛詩云回艦乘派水舉棹逐分風

七

神樹

正統二年六月乙亥雲南晉寧州學正楊茂上言城外塔墩有大樹頗怪異居人祈禱輒應因號塔墩聖母目曰神樹永樂中大風折其樹軍人陳福海鋸以為板內有神像戴冠執簡容貌如畫人皆驚異立祠以祀加封號 上以淫祀非禮也其止弗聽 寶錄

雪冤祀具

祭酒汪偉曰南臺侍御萃亭沈霽子公正德戊寅秋七月奉命按視屯田於江北未至全椒三里縣人手訟牒隨而訴者幾輩君點數而目識之既而失其一詰諸左右左右謾應曰蓋講而散者也至縣坐行臺訴者入沈見三人焉隨宜處分之末一人蓬首跣足衣敝甚乃道中所見而復失者君問之若何許人應曰全椒何名曰小羊訟何事曰有冤也

一書 子部 雜家類 7 反之小

之而與之言左右莫見也君知為妖大賊雨汗嘔痢交作縣令孫賢入  
問疾君語之故因詢之曰縣中得無有冤乎對曰往年有顧景祥者為  
其 景原景昭所害及其子計兒事適敗露殆非是耶意景下有小祥  
字半為羊耳君疾隨亦良已遂竟其獄則小羊者景祥乳名也豈不大  
異事哉

貞婦著靈

正德丁丑歲黃巖結訟者夜泊清風嶺下內數人妄譁貞婦因誦詩詞  
以資謗謔即時風雨暴作舟覆而死續有褻冒者遂有奇禍見蔡潮重  
修清風祠記

百老屯

正德十三年車駕出居庸關駐蹕有白鬚翁百人迎駕近則無所見因  
名屯曰百老

劉兆元

上海劉兆元任懷慶推官卧疾見女子旁侍以家婢令取茗恍惚不見  
遂引告卒於家嘉靖 事

曾銑

江都曾石塘銑諸生時構文苦思嘗步入叢塚間見岸鬼語河鬼曰若  
何時得脫曰明旦菜傭代我矣石塘明旦候之果菜傭將浣足阻之夜  
聞鬼語曰本得代奈曾砍頭誤我

楊繼盛

嘉靖戊午四月三般災人見楊椒山青巾縞服雙眸炯炯馮午門西角  
檻若指揮撲滅狀喻時方隱

王秋英

嘉靖甲子福清諸生韓夢雲瘞石湖山遺骸夜覆人至云王秋英字澹

容楚人元末從父官值寇擾崖死感德相就輒數日一至多吟詠明年  
寒食祭墓取出見同歸生子萬歷癸巳以椽盡泣別

土神陰譴

吾靈石井村某怙訟寓杭城十三營巷醉而渡土神祠前已悔而禮謝  
及訟勝賽飲而酣謂神費我養一札於壚當訴汝城隍廟蓋戲也夜夢  
神曰汝自褻自穢於我何預即訴之城隍可也汝狂悖關公行捷汝二  
十矣明發懼不出晚巷見輩上人傳呼過者避入酒肆所懸牌適觸之  
墮輩上怒之逮酒家悞及某捷二十則通關世教也

屍跡

洛川縣某死戚屬夜侍各假寐屍忽蹶起偏吸諸人口其一驚走掩戶  
屍追出格於戶相抵詰旦人集喚以犬血屍始撲不決月受吸者相繼  
沒高平李養志吏部說吏部皆見語

九

海鹽袁花鎮祝俊卿父沒宗戚方酌奠屍忽躍起諸人趨日俱死父尚  
在孝廉朱近脩說

周如砥

即墨周礪齋祭酒少讀書東郭精舍舊有崇公獨宿不懼夜忽一縞衣  
少艾立燈下久之不去叩以功名如券且期末年一見及卒之前歲往  
往遙見之

蕭觀察

江右蕭 任浙江按察使亡子而斃其應嗣者有戚友來候經三衛  
其故嗣求附行雖知其鬼不能卻也因入杭之官舍出口大門見拒乞  
楮錢若干許之見其隱鼓中亡何蕭下世嘉興沈德先主事記其名

陳夢璇

閩人陳夢璇官粵東江隘來舟悞觸篙工聽懇陳氏悍奴遠推溺之行

里許晴空忽晦有神如雷公狀立舟上責奴曰爾宿愆深矣嘗一事善得延喘今枉溺人難違也掉岸上灼死舟人大怖神又諭以無恙且曰茲池許某善人也可討之遂霄夢璇如其言訪許某

延安地飯

萬曆壬辰修延安府城坎地多孟飯人啖之亡恙

王立殺

萬曆戊午新淦令臨海王立殺入觀十月十八日宿萩巷二青衣夜攜至帝所冕旒正坐旁席二人侍衛猛悍主坐曰爾丙辰八月命盡今猶齋戒力也爾何違之示以簿詳注年月至丙辰八月而空即下獄在坐者起請勸其破戒後事階兩巨麓俱懸贖并平日戲筆在焉各驕氣青黑白赤不一吏簡聚之先青黑次白白聚而青黑色漸縮次聚赤則青色隱黑色寢微主座視赤者所刻金剛般若好生編及社倉卷也餘不

十

盡見主座曰當損明延年猛使扶目而寤聞鷄鳴家人守視不能舉目即乞休持誦歲日愈王自有記立殺丙午貢士

楊鐸

嘉興楊鐸始萬曆丙午榜命廷讓也登庚戌進士任吉安司理在遠免歸癸丑卧疾夢冥召懇以對門易鐸代冥隸許之亡何易鐸死始大怖顯其喪而火之亡何易氏妻呼市中謂我易鐸也為楊氏借臨今返魂無歸所矣奈何楊聞之度不免命髡緇以殯

沈塔鳥鳴

海鹽沈某貧亡賴聽野鳥咽鳴各效之皓首人因以侑酒有戲賈孝之姑蘇偶鳴於錢店中富子遣僮市錢久不至訶之曰肆主聽人禽鳴故違我我非違也富人問所為禽鳴者述其狀亟召試之火悅留家監所有空舍素多鬼以寢之明旦未起家監扶戶入沈某猶新也日夜若白

衣人謂盡以遺物相付家監大賊坎室中窖金俱備沈某及富人女名蓋富人七子止一女遂以塔沈

葦舟

崇禎乙亥予館海鹽嶺山張氏其邑高李洪字先年莫超橫山中道有舟鼓幟而來求附載登之行里許心動亟登岸因足抵其舟半覆疑之遂他宿或曰此安得舟也旦往視登處則巫者樽葦為舟列鼓幟半覆者也李迄今亡恙李又云賊曹李恃勇亡賴嘗於西鹽倉擊枹鹽者始而角已舟漸縮如鴨異之抱歸時婦暴卒移刻而魁問之云我登舟為惡少年所戮幸奪免也

朱大級

崇禎庚午李水心司理嗣京預闈闈比舍即同年郭夢言於二十一夜同聞戶外哭聲冤抑嗚嗚不能出諸口明日搜朱大級卷其表有鬼

十

哭非無因之語驚為異事李自有記

婁東冥判

太倉徐坤素齋誦崇禎癸酉六月二日夢攝冥府事百日每夕鞠問九月二十日事竣判有婁東冥判

沈招遠

癸酉仁和沈招遠桐鄉錢汝邁並麟經出金華令項人龍之門招遠力薄寄錢氏遂抑二佳卷於乙榜其一忿死而招遠疾時若對簿狀寤而走錢氏曰事發矣弟向詔兄實千金附進今被陰譴兄坐累斥弟與項師不可活也明年果並沒汝邁以他事除名

張耀采

乙亥正月望日參政張耀采卒於刑部獄中甲戌是日吏部考功員外郎弓省短自縊適滿歲耀采目見之

神燈

己卯正月二十二夜神燈見海寧郭店鎮可二十刻

郟城神誑

辛巳山東早蝗郟城有神降曰七月二十二日水至八月望寇至及七月果水溢人因信寇至扶挈南走宿遷迨八月亡恙

徐銘

華亭徐銘 進士徐銘經之兄辛巳疾歿且殯忽聞日異哉有陽必有陰云遂魅人問其故曰吾至冥司見來牒為公勾事後計開有罪犯人七名首陸彥章張侍郎竊次開應死平人 百一十名身預焉名上書聖門弟子凡諸生皆然人各著某人子或若某人弟財悞搗也末名唐鉉亦華亭人時游關中從卒欲往卒主吏曰客死最重此人當歿於家宜俟之耳主吏冠服如驛宰狀銘 未幾下世唐鉉聞之不

敢歸越

還里果卒包長明說

豐縣逃鬼

壬午北兵陷豐縣有二人被創在奔或叩之曰城破以訴城隍神問神安在曰逃沛縣時沛縣堅守

却郵鬼

崇禎五年流賊犯却郵殺童祀神後冤鬼宵啼路鮮行人或曰生畏賊死猶是也以賊嚇之可止後復啼衆大譁曰賊至矣自是寂然諺云鬼怕惡人豈其然歟

蔣國華

江陰蔣國華花塘里人性樸質先是天啓丙寅年二十六夢青衣童子引謁城隍神及岳相東平王隨詣東嶽廟地皆青碧至今庚寅三月十八日經蔣家橋見大父呼之赴冥司攝事急歸浴而卧土神促程急卒

披上馬馬躍而醒亡何仍往經大城坊曰幽冥橋渡橋入東門曰善慶關福德門至東岳都相東平王府曰都察司入揖至岳廟即丙寅所見者殿左右七十二司造冊所曰監錄司冊有六曰善惡曰生死曰殺修曰無端曰荒蕪曰瘵瘦冊各四帙每司造冊吏十二人總管十二人因朝帝令覆冊分詣各司國華領左箱第十三憲察司天下郡縣城隍神俱金幘頭候門冥官仍進賢冠青錦袍冊書順治七年國華派冊訖因謁閻羅天子命判官檢國華壽尚二十一年閻羅則宋韓魏公琦也辭出童子送之登舟及岸而醒二十日早又見大父促冊期二十七日入冥如期二十八日則荒蕪瘵瘦無端三冊竣江陰城隍神蔡 奏縣重困不堪疫帝不許又限生死善惡殺修三冊五月十一日竣至二十九日復魁五月朔又入冥印疫單在東平王處名氏下詳疫狀印訖下城隍神三日復魁

顧曠

邑諸生顧曠住橫徑河丙戌九月館陳氏午倦憩攝入冥司閱籍乃唐謝小娥身後也其籍青函鈐印詳載復歷近蹟十五歲不注籍原名義年二十二時歸吳氏子錢增歲一明年諱女子某私事增福一歲又明年收糧重其衡減歲一具增減類如此凡不徑意之事悉載焉寤以語人甚詳予別有記

臨江府志謝小娥不知何許人父為廣州兵官部押金銀入京攜家附舟過蕭灘二里許遇賊被害小娥溺水獲免且附魚舟而出行乞於市後為鹽商李員外家傭奴城見其酒器皆父物悟向盜乃李也心銜之俟生日舉家酣醉持刀盡殺之事聞命以官不受願為尼乃建寺居之即報恩寺是也 相國李紳有傳

朱之椅

東里朱之倚同予補諸生膺貢訓導海鹽丁亥十月辛戌子十月降其云以八事見錄天曹成小神問休咎多奇中令其家立祠

郭基

金陵郭基無壞性慙真崇禎戊寅應試句容有檄以玉兔山司瘟廟闕都總公代之辭不往檄者求暫允徐往可也試訖還家語家人治後事而沒是夕廟之鐘鼓有聲不夢羽士塑其像

張生

仁和張生 父立有家學好牡丹亭西樓夢等劇館橋司鎮尹師東家嘗外醉歸聽擊竹聲啓之見豔女携燈相狎將曙珍贈而別生有詩半庭新月青燈外一種私情翠幙中記其實也後致之蓋越女停柩其所贈皆殉具

歌鬼

嘉興某生月下清歌忽復有和者同調契洽延之家飲仍歌如初夜分而寢鷄鳴其人即去不及別又扣門詰之曰我實非人也亂後如我輩甚多今後毋宵行放歌或妨他輩耳

庚寅六月或徵優於嘉興城晚舟行二十里抵舍座客四集演劇數闕優覺寒色有識上客故編修屠象美給事李毓新諸公者俱前沒賊之亟振金鼓則四無居人乃故相呂文懿公墓危鱉三四頭尚懸去上

說鬼錄

張真人家有說鬼錄

豐沛鬼

丁酉夏秋間豐沛蕭場多鬼衣冠雜途中或相問答語即引去迷死聞者戒途

黑龍潭神

張秋鎮北黑龍潭其水深綠有工人三中夜聞呼聲云某宅修偶門先付銀五錢可即往乘月行有二人先候之及潭側謂吾當挾汝勿碍也正挾時墮潭中覺衣履不濡宮室偉麗引入後堂修輯掖門有老人深目長鬚布帽綠衣出問之各勞一金凡半月畢工又資千錢遣前二人送出天明行人見三人卧沙上語其家各挾歸

城隍神

南京城隍神孫策北京城隍神于謙杭州城隍神周新

松潘尺骸

蕭山來憲副 云松潘浚城隍得人數千百皆長一尺許衣冠自三代以下皆具

嶽壻

漢郊祀志大山川有嶽山小山川有嶽壻山嶽而有壻則嶽可以謂之

壻

婦翁矣世俗之稱謂未必不以是又因嶽山而轉為太山耳 元黃滔

子路

成化間河內縣學居民於文廟櫺星門內及先師殿前牧日聚其中忽見一人頤而黑手持木器怒而責之即入殿中隨視乃十哲中子路也後其人竟疾不起舊有碑記今剝落不可讀而斷碣尚存夫以聖賢妥侑之地為愚民畜產之場誠不得宜其罪然子路乃顯靈而朴之意當時剛毅之氣感千百世未歇而亦以見鬼神之英爽不可衰也夫敬而遠聖人訓之矣 河內縣志

太原高自甲太學嘉靖十四年知咸縣嘗丁祭齋宿夜夢仲夫子持戟入廟受享臨祭忽聞一主覆於龕高曰此必仲夫子主也視之果然一時咸驚

蔡元定

建陽縣象岩山蔡季通誦書處堂曰顯慶紹興辛巳季通於堂中推演子孫世數未有數終輪與猶有代御史尹仁為政墟之句成化丙申巡按尹仁入閩夜夢一老人來見叩姓名蔡元定也至建陽訪蔡家譜見顯慶堂推演詩不覺竦然即捐俸為建傳心堂晉江蔡元偉曰周子出則知數學者即堯夫朱子出則知數學者西山

山西諸生某丁酉臨闈其僕病生初場出病僕曰主人且捷我在場相周旋也生未信病僕言疾舍事果不妄次場亦知之生曰果捷某人有女吾當以配若病僕曰我隸也彼則溫室何能誣之生曰果捷吾力能得之爾何虞焉至末場出病僕曰主人除名矣蓋望日天神考陰陽謂主人設心惡已更他人名也果驗

藏經志怪

廁之精名曰倚衣青衣持白杖知其名呼之者除不知其名則死又築

六

室三年不居其中有滿財長二尺見人則掩面見之有福又築室三年不居其精名忽長七尺見者有福又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小兒長三尺見之則掩鼻見之有福又火之精名曰必方狀如鳥一足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木之精名鼓候狀如黑狗無尾可烹而食之又千載木其中有象名曰賈誼狀如豚有兩頭烹而食之如狗肉味又上有山林下有川泉地利之間生精名曰必方狀如鳥長尾此陰陽變化之所生又玉之精名岱委其狀如美女衣青衣見之以挑匕刺之呼其名則得之又金之精名曰倉啗狀如豚居人家使人不宜妻以其名呼之則去又火之精名曰周象其狀如小兒赤目黑色大耳長爪以索縛之則可得烹之吉又故門之精名曰野狀如侏儒見之則拜以其名呼之宜飲食又故澤之精名曰冕其狀如蛇一身兩頭五采文以其名呼之使取金銀又故廢丘墓之精名曰亡狀如老役夫衣青衣而操杵好舂以其名呼

之使人宜未教入故道徑之精名曰忌如野人行歌以其名呼之使人不迷又一故車之精名曰靈野狀如輜車見之傷人目以其名呼之不

七

其名呼之則去又山之精名夏狀如鼓以其名呼之則去又夜見堂下有兒披髮走物惡之名曰漢以其名呼之則无咎又百歲狼化為人女曰智女狀如美女告道旁告丈夫曰我無父母兄弟若人夫娶其妻經年而食人以其名呼之則迷走去又故淵之精名曰卑狀如美女而持鏡呼之知魂則去

魯汶

全椒魯汶管年讀書於學宮東廡夜有美妹喚開門波用劍斬妹遊松樹下後發藏視之乃斃狐也後膺貢任萬年主簿劬強扶弱卓有政績

金龍印氏

嘉靖初野胎縣石霜集印氏嘗有妖竊亂水每伺之不得一日晨起見中雷大光輝輝欲騰而上主人以田器擊之墜然墜地有聲視之金龍

首大於五斗釜乃驚愕急以布數十裹而瘞之精神畢出之亦金也其身尾俱銅錢其家今富 明始縣志

龍女

海寧許村南五里龍王塘初有女汲於河得浮卵吞之因娠仍生卵棄之化為龍去復時候其母留龍鬚為筆遇旱以筆書符投龍王潭中其符浮於臨平山之巔立雨後令君取其筆遂絕響

毛女

袁州萍鄉縣東五里毛仙山昔有人過此山逢一人褊體有毛言詞異常後不復見宋朱晦翁嘗問驛吏云狐魁所為遂題詩云人言毛女住青冥散髮吹簫夜夜聲却有郵童解端的向儂說是野狐精

潼關老人

潼關兵巡道制願宏壯後牆叢篁茂密嘗有老人深衣博帶出與人交

六

語人不為異嘉靖中南充王南岷廷 任其地一日呼入書室語以備既出見人若非精靈必係神怪知我未來事乎答曰公名位在某架第幾冊書內公檢視之則浚川王公廷相集也公異之乃遣署潼水西以其地為察院其年洪水堂宇漂盡無復叢篁異不復見王公果總憲 明虹

舟葉

廣西宋君佐署當陽縣學云沙洋市人偶見水中一舟載人遠來可二三十登岸則舟乃大荷葉也人方駭之而舟人至一大家求食與錢不應毀瓦畫幔與之角則自殘其體其人終不能傷遂沿門擾之官府亦無如之何月餘不知所往 承天府志

龍眼怪

秀水屠憲副叔方孝廉時見二髑髏流內室侍女皆佈屠躍起執之為

龍眼核屠用明說

琵琶亭怪

嘉興沈昭明德宿九江之琵琶亭午月浸空同輩五六十人有眇丈夫振衣露臂偏印諸人之面惟不及孝廉明經沈手拒之覺腥滑次夜表刀以待越再宿刀中其臂血流奔岸亡何面印諸人皆瘡

關揚

大同公館相傳有崇使客多寓外舍縣令關揚不信夜列卒執炬追夜分素婦步月階下關叱曰果寃乎哉宜訴我婦忽自空入隔衣領緣間簇針如蠟炬頓滅僅焚一蠟婦逡巡欲前遠麾之即隱關就寢席為針刺屢拂如故起移床而壁間紙動揭之則複壁也關引刀秉炬而入有物相撲刀舉炬熄且見白狐死壁下

妖復

九

桐鄉麗嚴朝津讀書召上深衣獨坐有麗人扣戶入之詰所自云宅卷嚴疑其崇凝坐至漏盡始去明日告歸抵舍夜夢麗人貽以弓履果得之枕上雙燭紅灼嘗出之示客

贛榆妖

吳興朱 司理淮安署贛榆縣事暑夜命僮摩足俄若針刺視之非僮也少婦也伴任之且摩且刺漸深醒又僮也仍寐且刺驚起又老婦也朱命燭之叢刺怒甚見老婦入壁破其壁老婦立自如朱折几撞之相格鬪稍倦妖倚牆而立朱舉椅抵妖於牆不可脫僮刃之背白毳如鱗蓋狐孽也

丘志充

山西懷來道右布政諸城丘志充公署有樓多崇閉久矣丘特登之積塵累寸其妖冠進賢服金緋凡六七人或排倚鼓吹或宴樂如此不一

嘗簡丘稱都臺其墨淡留數日字滅丘計迫縱射之妖拍案笑接其矢乃縱獵犬發銃斃數十人冠緋者預焉妖雖絕而丘以通賄營開府事泄下詔獄棄市

魯府童子

崇禎癸酉夏日魯世子以派忽見一童南髻藍衣朱履行日中者不見影世子急尾之忽岐為二相盼即失之邑人吳大行本奉使魯府有詩

素娥詩

長安鎮人某讀書臨平山中晝值歌伎作歌伎琵琶詩吟誦不已俄結麗叩門詢之曰素娥留坐歎其佳詠某媿謝求和素娥朗吟曰歌側雲鬟尚帶羞聲聲猶唱八甘州歌來無力眉常斂彈到傷心指半柔腸斷花前絲續怨魂銷月下夢陪愁惹人無報輕歸去今夜誰能伴錦袖某戲請伴笑許之拉往其處室具俱白宿數夕送之曰如念我可時至也

干

某自此詩思日進秘不示人 趙昌齡說

魚妖

湖州烏鎮董威故尚書份之裔蒼頭某頗饒庚寅夏有物空中來飲食違則見禍懼而享之見黑氣如雲飲啗甚壯屢索不已某以告威威亂後好養生家言讓以羽士俄擲磚石詬怒而洞庭山隱士施亮 生有道行召治之雖遁而不絕某訴之城隍神詬怒如故威言於烏程令劉璽璽清執最有聲遂齋沐告城隍曰陰陽各有所司何得縱妖擾民妖月餘來云我求食無大罪今城隍釋我矣爾其奈我乎威因檢道藏有日凡妖魅為符呪所不及治者製桃弓柳箭伺其至射之如其法始絕蓋太湖魚妖也

徐氏妖

邑諸生徐仁振故太守伯徵子家西鄉庚寅七月朔步庭除拾書曰歲

在戊子仲秋月中秋夜予坐書齋見月缺紗窗玩賞無已幾無何不覺困憊為睡魔纏擾夢至徐似翁家直入新樓下見其室燦爛徘徊久之少選主人出敘論握手揖我與坐主人東坐予西向坐相與道賓主之誼甚懽主人因言曰予宅非凡地下有玉鯉魚金鱗而赤尾其泉直通大海予先君以為善卜居於此予聞主人言方且驚且異且信且疑俄而地裂有魚出焉化為黃龍而去是時予駭甚始信其言之不誣忽聞戶外喧然猛然而至詢之則諸公子射也予亦起入人叢視決勝負但見諸兒操弓挾矢其仲子連發十矢合式者三焉旁有鳴鑼者七聲纔三聲亟於是諸賓客親鄰觀者蓋如堵云懽笑倍常予亦驚覺已月轉中庭矣特予自思之予之與似翁素無相識且不通姓氏無故而遇我以寤寐豈其後予與似翁終非陌路而姑於今日天作之合耶抑予之復有興者而姑借似翁示顯應耶否則似翁家之事無關於予予何故

主

而得此南柯一夢也予亦不詢其事之有無姑記以為後日之驗應思發矢之人似翁太守號也仁振以呈太守謂黃龍句慮禍燬之弟誼振手錄焉是月十三日誼振卒或龍飛去十矢三中其兆云而妖記特奇從太守塔吳 寄示者



浮提國

海外浮提國其人皆飛仙好游行天下至其地能言土人之言服其服食其食極意與人同樂欲返國刻頃可萬里萬歷間葉侍御按江西有司言市上一群狂客善黃白極飲娛樂市物甚侈多取珠玉綺繒賞之過其直滿用金錢不甚惜及抵暮忽不見詰其逆旅衣囊俱無有請大索侍御不許召至前果能江右土語手持一石似水晶可七寸許舉之案上上下前後物入鏡中寫極毛芥又持一金鏤小函中有經卷烏楮錄字如般若語覽畢則字飛願獻此二者侍御卻而遣之明日遂不復見 平湖沈長水先生集

宋氏烏巢

蘭溪山何宋氏烏巢於樟其鳴似云何相傳樹應越州有男子探巢得千金謂越州者紹興也因買紹興投逆旅解裝飯於市且縱步忘逆旅

主

姓氏夫其處僅履微賞而返則烏啼如初仍探之得大鏹五十金上有字此金贈與送金人男子又持往紹興隔年餘矣值舊逆旅出其故鏹男子曰此天以賜若吾自有五十金也備道其事締好致富

承言

仁和橋司鎮村人畜豕將召屠令妻飼其餘豕忽聞人語聲察之一作微人音一作蕭山音一作松江音妻驚卻告其夫夫走聽果然其家亦亡恙

瘞孩復甦

澤州原天順八歲被市人毆死訟官驗瘞數日有狼啣出仍活

鷄子中魚

嘉興項氏家剖鷄子中有魚躍於地忽不見

鷓鴣克馬

此非異事中有樊實鳥能演劇而寸步不移我目親也較啣克馬勝一籌矣

雲南黑井鹽課提舉司憲三百五十三丁每丁帶耗費月納銀三兩八錢一分九厘司官婪甚每丁加一兌馬重三錢一分八厘上官不問萬歷六年新安汪雲秀來提舉如前例忽一鷓鴣克馬飛去復置一馬又啣去雲秀懼而欲裁之條吏不可因循半載事發抵罪

天書

崇禎丙子西安縣市人王氏忽雷雨巾中偶觸產室雷雨遂齋階上有天書二子不孝他日重治八字似行書徑二尺餘似以積沙成之條不能去頃之自滅

象山妖異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有妖崇六人一老嫗四為媳一為女至邑之梁氏托宿舉家俱無所見惟一幼子婦見而近之相與致禮延入內室問答朗朗有聲供茶畢婦啓曰尊容宅居何處老嫗答曰家居不遠世與宅

主

上為舊戚今歲各當遣女翁往嘉蘇買物家乏主持來相倚婦唯唯備告於姑姑疑婦為祟所惑具牲醴饗之老嫗等怒責之曰事急依人吾非鬼崇為禍者何以生物食我令婦熱而進之盤盂盡空夜邀婦同宿無異生人如此者半月餘始去既而人詰其婦云老嫗雖老而容儀修潔不凡其婦女數人則世間所絕見者竟不知其為何怪云隆慶二年九月五日申時有紅鷹將葉明家十歲兒自東門攫至天字號觀風亭上其父急禱趙元帥弁追獲歸及詢其故兒荷趙元帥鉢爾擊鷹始得活

萬曆三十年五月二十二日縣城中妙華堂忽有異人詢背各懸一鏡手執紅棍肩負紅襖兒童爭視之遂化青煙而去 以上俱象山縣志

陽武泣聲

嘉靖三十二年三月陽武縣西北門外白晝無人聞有如悲泣狀凡三

日時云鬼哭是歲河溢其旁屬壇衝漂朽棺枯骨不計其數陽武縣志

雷神書

萬曆十五年六月獲嘉辛豐里人王好仁妻帥氏抱兒乳哺忽雷震死  
所存僅皮幣齒輒消盡兒亡恙也皮有雷神書二行鄉人莫識  
叢贊

沐英

沐英祖籍饒州樂平縣李姓先墓在大汾潭洪武二十八年沐春乞遣  
將代鎮親詣樂平致祭八月進封春黔國公不許擅離

蘭鑑金訓導

云沐英祖徽州績溪人專掉舟楫莫值地師失路求

渡回聞其淪落狀聞之留於家春初雪地師偶步奇其地歸問沐氏曰  
此族人某山也若得之易易耳吾屋三間彼欲之索直三百金故不果  
如售屋則山歸我矣於是成券果得山且為擇葬嚙曰行當有大福願

五

不發也尋爭渡覽人戍定遠

徐達

徐中山祖墓在豐城同曹水南向日二八居士墓

中山王墓在鐘山不封土云細竹下即是像白首而厚面目不甚雄偉

李文忠

李岐陽墓規制遜於中山石馬一存其左蔓草間尚未畢工

替身出家

本朝自太子諸王降生俱剃度童幼替身出家不知何所緣起意者沿  
故元遺俗也野獲編

翰林官

翰林敘銜在官下元時即然他官品在官上詞林稱閣臣堂翁老先生  
閣臣不論首次俱授學院不授翰林學士班僉都御史上出道雙棍值

政府不避講讀學士班僉都御史下祭酒上日講官軟靴短衣於洪對  
展書官短衣臨御案西大司禮立案左先展書以案高展書官不便也

良卿帶

京官俱備服惟行人司在京青素角帶出至良卿易補服銀帶號良卿  
帶

御槍

高皇帝御槍二藏南京午門樓上大者幾盈握修可丈六尺小者修殺  
四之一圓殺亦如之蓋馬稍也

多學

平涼華亭縣多學洪武間監察御史巡按山東其子孫改為党氏

從征日記

巢縣俞通 初以親軍宿衛出入行間終聖昌衛指揮使世襲年六十

五

二著從征日記四卷藏於家未刻述國初事異於常聞山陰朱熹元備  
兵龐右得錄本今佚

僧道不衣綾羅

洪武二十八年正月校尉賴謙見神樂觀道士陳丑道衣青絁縷襖子  
在街上執之以僧道止許穿絁縷不許穿綾羅也有旨以神樂觀樂舞  
生釋之予兩匹官絹壓驚

鎮海衛指揮

常遇春幕客上官 專掌書記遇春薨 上思及上官氏召其二子入  
分姓上 授鎮海衛指揮官 授山西 衛指揮

又常遇春紅旗千總薛 從征陳友諒以三百人受圍 上高望救出  
之薛首已隕猶執紅旗不仆 上拍其背曰好兒子甚苦始仆 常熟許  
子浴說

蒲壽庚子孫

太祖禁泉人蒲壽庚子孫世不得齒於士蓋罪其先世導元傾宋也宋端宗至泉州招撫使蒲壽庚來謁張世傑分淮兵二千五百人命壽庚將海舟以從壽庚閉城門拒命與州司馬田真子上表降元帝遂如湖州

綠幘

蔡邕獨斷云漢武帝幸館陶公主家召見董偃偃着青緌綠幘按明制綠幘最賤繫教坊人所戴或董偃本賈珠兒從其賤也

葉好文留犢

洪武五年山西葉好文任交河令召行為時第一并知定州初以一牛駕車抵任後產一犢比去任留犢與民

徐呆廝

洪武間指揮徐呆廝出兵河套地名梧桐樹一日于間有大星墜於河中火發延岸上營中軍有傷者後徐氏父子以事被誅果徐氏獨應之也抑別有所應而不知耶

勅主簿

洪武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勅聞喜縣主簿祁伯詳曰縣屬府州於民為切近必得上循國法下悉民情長於撫字者以任佐貳之職祁伯祥今授將仕郎平陽府鮮州間喜縣主簿爾尚恪盡乃心使政平訟理民安物阜斯為稱職矣爾其懋哉

喪麻

喪服用麻布取其賤惡古未有棉布也棉布始自漢北方麻布貴棉布賤又喪家雖隆冬必以麻非禮也

畚客

盤瓠之餘錯處於度漳潮之間以盤藍雷為姓汀人呼為簪藍其簪藍簪藍簪藍

學錄直講

國初上幸太學學錄象山應元徵進講大學平天下章賜錦衣白金

黃麟題聯

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相傳解學士題殿門者非也洪武中莆田黃麟伯厚以文學薦對大廷稱旨賜第一人授翰林應奉冬至祀園丘御制門聯云大明日月光天德洪武山河壯帝居麟伴狂賜仆之上怒麟奏曰此陳後主自天朝效之不既羞乎上曰爾便易之麟口占曰乾坤一統歸洪武日月雙輪照大明上稱善

六齋縣悞

俞憲登科考弘治己未科三甲進士林文煥福建六齋縣人按漳浦縣

毛

二十三都立鎮海衛轄陸贛立鐘銅山三千戶所則縣字悞也又海寧縣志永樂十二年貢生沈嘗銅灑縣丞今銅灑縣無考

胭脂匠

宋元來胭脂匠其法黃蠟火化注水中澄數次絕無渣滓方用遠近無能造者日貨十數金後為僕人傳方始廣有焉身陽張氏風範

南京不打五更

宋詩大內五更絕柳跋徧作謂之蝦蟆更以禁開而百官入所謂六更也明初南京不打五更云太祖嘗夢人求還地許之五更頭遂遂其刻

外道留勅

往時布按三司如提學備兵屯鹽分守分巡俱不繳勅得傳其子孫近例事竣始繳見郭子章蜀草

崖山紀功石刻

元張弘範崖山紀功石刻題滅宋年月 明廣州守關縣林洋改刻曰  
宋太傅樞密院使張世傑死節於此

成化中廣東提學僉事晉江趙瑀詩忍辱中華與外夷乾坤回首不勝  
悲鴛功勒石張弘範不是胡兒是漢兒

偽夏陵宮

宣夏賀南山之東數家繁然即偽夏所謂嘉裕諸陵是也其制度倣  
肇縣宋陵而作人有掘之者無物

賀崖山崖壁險峭延垣五百餘里上有禱寺百餘并夏人故宮遺址自  
來為居人畝獵樵牧之場弘治八年始禁之 以上俱宣夏鎮志

宣夏鎮人城宋景德間趙德明內附遷興州即今城也周十八里高三  
丈六尺池深二丈廣十丈城樓六角樓四壯麗雄偉可容千人章州在

天

靈州所城南四十里蠡山城西二十里

庫唱

延安宜川縣西北川南為漢北為蕃蕃通漢人以香火為庫唱

邢冕

新野邢冕洪武初進士除江寧主簿勵志清苦婦張氏躬執杵爨太  
祖微行至其宅親見翌日朝召冕出班加賞因開其軍伍

乘馬石

北人門外俱列乘馬石戰國策趙武靈王云踐石以上者今同  
尺

周一尺當今浙尺八寸當鐵案所欽降金星牙尺六寸四分

知縣本貫

金華府志永康知縣呂兼明呂文燧俱本縣人仙居縣志洪武四年邑

人任繼先除仙居知縣時法令嚴峻繼先畏之六年歸隱於下黃其教

職任本貫頗多不載

獲嘉麥秋

獲嘉縣麥秋時男子樵麥中野以網包盛之毋論鄉城婦女及鄰境老  
幼率尾樵者後競拾遺穗多獲者至斗計莫禁也獨從網包中探云謂  
之抱包即甚少立見評語此大有古風蓋詩人所謂 寡婦之利者此  
也

寶錄

高廟寶錄一百八十 卷諸臣列傳特詳

文廟寶錄一百三十卷載諸臣字里科甲轉歷如由狀略見其為文善  
者無大褒惡者無深貶而勸懲之意亡

漕艘

元

相傳國初漕艘 太祖命焚其一秤得鉄釘若干按宋許元初為發運  
判官舟多虐破釘鞠之數蓋陷於木中不得稱盤故可以為奸一日元  
至紅場命搜新造之舟縱火焚之火過取其釘鞠稱之比所破財十分  
之一自是立為定額

蘇松田額

蘇州各屬田土九萬二千九百五十九頃五十畝五分三厘秋糧米二  
百三萬八千三百二十三石五升一合七勺松江各屬田土四萬二千  
四百七十七頃二畝三分八厘秋糧米九十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六石  
二斗三升二合七勺

潘陽三使日本

浦城潘陽三使日本永樂中以行人出使日本回獻德化書永樂大典  
成陞禮部郎中轉鴻臚少卿再使日本還陞江西叅政落職洪熙初起

南兵部主事宣德間復除鴻臚少卿復使日本

張泌

永樂初光祿寺卿潁州張泌最被寵遇清江彭銘以畫名上命繪泌像  
開面方具亟命取視之賞其肖似首首至再令其家藏有賜像并角端  
圖潁州志

狀元母

馬鐸母卓氏李驥嫡母葉氏先亡繼母黃氏俱封安人

御史乘驛

舊制御史陸路止乘驛宣德十年九月壬辰行在兵科給事中朱純言  
巡按邊方或遇警與總兵鎮守等官會議不免遲悞乞予馬匹以使其  
行從之

經筵

凡天子初御經筵例閣臣二員進講並大學首章或易或尚書之首條

主

審錄

凡內臣曾奉命審錄者摹輒畫壁寫像南向法司堂官隅侍御史與曹  
郎引囚聽訊以為榮觀

聲鐘

本朝 帝后初喪每寺各聲鐘三萬杵

學魁

凡儒學報書魁字廬陵縣學明倫堂前刻宋文天祥所書魁字方廣丈  
餘

安南試錄

安南試錄四場制義論策詩賦

展書官

程伊川先生論經筵第三劄子貼黃竊聞講官在御案坐以手指書所

以不坐欲乞遣一人指書講官稍遠御案坐講按 本朝經筵日講俱有長書官又司禮監內臣持牙籤指講處

北狩

大同曹安家有巨几一座 英守北狩還時所御也 昇此至陽和總兵曹安易以與留几於家

王越

濬城威靈伯王越父邑塚也年七八歲值縣丁祭罷免者因窺免免逸時越稱神童縣官責以詩天口曰我今放汝上廣寒甚弗遺跡到人間

勤縣者中丞大山子本峻作中丞年譜某月日訪故威靈伯王越於山中即日遁去夫裏殺計聞遺餘姚王伯安治葬今日蟬脫羽化雖未及亦松視韓擒虎之為閻羅多矣聞裏殺後或遇之於太山後其孫往

三

太山迹之晚遇老人指曰此去不遠從燈竿下住可也望燈燭蹶良久夜半抵家矣則向之老人蓋即裏殺也

萬曆中醒神翁詭王越又天啓初方士詭羅洪先燕齊怪誕之習豈足信乎崇禎時術者某游燕齊有壯色捧茗甌者子也反白首謂不好道易或伺之則白首者父耳

董朴

麻城董損齋朴少魯鈍日不能數行鄰人惜之語其父曰即君不慧奈何苦之易不令汝耶父忿之命工畫收監於座右苦志力學比長而慧登成化甲辰進士終江西布政司 恭政

楊志陳金坡稿

勤縣楊文懿守陳金坡稿中無錫華孺人墓表 誌又言孺人卒時其疾謂孺人之行備天蓋節以一惠而以賢孝稱之於是誌之書題與為

傳者皆如之獨予不能從蓋節以一惠者周人之謚法也在禮生無爵則死無謚爵謂大夫是也魯莊公誅豳黃父禮弓載之曰士之有諱自此始記失禮之由也後世士而私謚若陳文範陶靖節君子猶或議之而况婦人乎婦人從夫之爵而已謚惟后夫人得之雖夫夫之妻未間有謚而况士民之婦乎然則族稱婦人而節以一惠過矣宜予之不從也

陸氏占產

鄞人張瑄總督漕運時嘗疾卧郵舍詎侍吏曰若等有異聞乎吏曰里中陸氏奸而橫侵其鄰鄭氏盡其產撤其居立園宅所餘惟嘉樹一本陸氏晚得子而暗數歲游於庭忽指樹曰樹乎爾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暗不語聞誘之不出聲稍長荒淫戲傲靡所不為家罄乃死

張文

瑞宏名宦

嘗塗瑞廷救巡按兩浙其大父宏故浙左轄諸生議舉名宦杭州守其志德曰此厚道也願其孫將以巡方至而吾儕舉之如公論何行俟去後圖之及去竟寢 杭州府志

應聲病

弘治間杭人裴師召頗有文行一日腹語事頗驗師召之數月不出過山東山人言其實其人曰白病此求死道見異即值之忽值一草腹

語之勿食吾竟吞之物即洞下而愈遂覓草得之南高峰將食果腹止  
之食刻許腹雷鳴下大蟲如矢狀如蛇疾良已 杭州府志  
馮益齋給諫每發言腹中輒有聲應之遂告病卜居南京楊守樞用小  
藍煎水飲之即吐其蟲全使噴事

先輩書判

弘治間邑人祝虛齋 羊 以主事佐治吳淞水利華亭侍郎顧清來刺云  
辱與顧清拜單刺博二寸縱四寸字大如指微黃有花影入虛齋奇人  
書亦黃折柬式如前面有花紋二事並目覩 入嘉靖間許給事相卿  
寄弟書直名十弟相卿

武宗微行

應天金明府應祥家長千里武宗南巡值迎春日微行見其家大樹集  
鳥突入而彈之諸臣皆微服以從

孟

朱氏書問

寶應朱氏家乘有書問錄載正嘉間友人所遺凌谿射陂兩先生書稱  
疏連續不作零東如楊一清自名石涼病叟一清拜升之先生道契益  
先輩也景前溪司成竟稱賜頌頌首凌溪先生年大執事今薦紳通問名  
刺尺牘外又有駢啓萬歷末駢啓外又小啓其詞略簡凡三副措一全  
簡浮飾之極士大夫專覓人供應如百函並發劉穆之直當疲死何暇  
理他務耶

新城王氏

山東新城王氏先自有王叟與其姪力田稍自給有貧措大夜盜其廩  
扼其吭而燭之故某齋長也憐之曰勉旃勉旃吾夫婦終不暴君之短  
因出黃梁與之人無知也

新城王氏上世祖鯨居一日天大海冥良久既霽於塵空中得一好女

子年十八九云外國人也乘車過風欣然輒墜遂為夫婦今王氏百年  
科名貴盛無比 謝肇淛五雜俎

全史有國子學齋長予少時猶見廣文呼康生曰齋長

字說

嘉靖前諸公文集多有某人字說蓋猶行冠禮也故以字重其後雖淵  
儒碩學見之字說者寥寥舌道凌夷亦其一端

原潔

昨城原潔成化辛丑進士歷官戶部郎中督餉大同以羨餘還所司忌  
者以藥瘡其音因致仕蔬布以終

林濟民

汝陽林濟民弱冠時母病篤命娶婦入門而母卒濟民哀毀逾禮葬廬  
於墓服闋始合卺鄉里稱之成化丙午鄉薦教諭漳浦以身率人懋頓

孟

榆知縣

密箴

晉江蔡清密箴欲為一世經綸事止熟數篇緊要書 格天之功與於  
衽席溺身之悔誤於詞章

虎枕銘

江西左布政使岳池馮馴正德二年進士嘗任興化知府作虎枕銘太  
守抵方壺適多警虎三日兩搜首鼠狗足評乎太守微其方之將請裁  
賸作枕而寢其翰銘曰非爾體吾何枕非爾翰吾何寢起視海岱吾安  
吾朕

余禕令箴

鄱陽余禕正德 貢士任清流知縣陞建寧府同知尋卒清流人立

去思碑於東門其作令歲曰先王制爵子男同位嬴秦變法縣邑是設  
千室其民百里其地上應天星下分王治孔門稱路勇求藝漢室傳  
賢循良豈弟卓彼先覺猶或難之抑余何人而忝職斯坐堂鳴琴盛德  
無為德既不足勞瘁奚辭片言折獄至明所推明既不逮詳慎是宜撫  
字之實惻怛至誠赫赫洋洋得非虛聲

薛天華左戒右箴

廣東右布政使晉江薛天華作左戒曰毋通要路書以務養節則俯仰  
不瀆毋預塵紛事以務養寂則外內不擾毋徇末俗態以務養高則志  
行不羞毋受非禮餽以務養廉則彼己不失毋妄結賓從以務養文則  
戚黨不棄而善彙集毋苟出言語以務養德則靜操不爽而口過息毋  
逐意嗜好以務養神則和悅不伐而天氣全毋厭薄遲鈍以務養量則  
機心不熾而真性得毋譏訕世短以務養福則不攸人以見直而鬼責

三六

消毋虛邀時譽以務養誠則不怨己以見賢而潛德進毋姑嫉雋能以  
養才則不設阱以誣善而有獎藉之功毋欣羨法靡以務養奮則不競  
侈以靈俗而有由禮之漸右箴曰過暴上思以禮誡之則不可犯臨  
頑民思以仁悟之則不為仇御群小思以嚴遠之則不起侮統列屬思  
以正率之則不傷威察友有過思隱規而公掩之則忠不失厚庶民有  
議思修靜而密弭之則微不悞惡受纖介之私思以欺君為懼則動公  
益至叨一分之祿思以報主為心則舉職益謹怨者人所易愾思精白  
以任之則廷有分謗之士難者人所易避思質以徇之則朝有仗義  
之臣即有喜思畏義以制之則無佚實之賞設有暴怒思觀理以忘  
之則無溢法之罰

易刻

伏羲氏八卦象各三畫三代因而重之為六十四卦文王命名作彖周

公作爻孔子十翼說敘雜象傳象傳繫詞文言也宋朱元晦始定今易  
爻次彖象次爻文言次乾坤分上下篇終繫詞說敘雜傳國初易刻  
今程子易傳朱子本義成化奉化教諭成矩單刻本義今遵之

張孟元

安陽張孟元天順乙卯貢士終南京職方郎中孟賢還里徒行訪人不  
敢乘馬云城中冠帶乘馬者自廉使賈公迎憑始副使馬公卿勸乃翁  
乘輜曰宜步行不取人恥張氏風範

祠廣文

廣文例不祠而崔後渠洹詞有威縣重修陳教諭祠記云陳子名燧蒲  
田人成化丙午以詩來教授著講義曰勵士師聖賢卻其求脩之間凡  
四年遷教國子云云

十老會

三七

弘治初夏邑有十老會恭政全醜副使楊德知縣劉恭朱鑑劉銓縣丞  
劉安教諭閔賢義官朱理醫官王濬官徐銘威每會奕棋彈琴賦詩  
時形圖繪夏邑縣志

女師

弘治正德初良家頗唱妓自劉長史更仰心警效之漸漸因襲士大  
夫不能止近時冶容尤勝於妓不能辨焉風俗之衰也安陽張氏風範

犒市

北邊犒貢胡茶一斤直六金布一匹直四金縵約直三十金  
太僕市馬專給京軍互市馬給邊凡官市皆駕駿足必於買

總督體統

藩憲見巡撫都御史有常儀自韓雍總督兩廣極威重三司官至庭跪  
伏謁唐珣繼之仍其禮左布政龍溪林同日公昔為福州府守且長揖



上官况方伯亦長揖不憚以事挫之不為動

雲南三天子

雲南人謂沐國公中天子撫臺東天子按臺西天子以公署相次也王人尊其土司多稱天子或呈守令云天子命于歲命夷習如此昔田州岑猛播州楊應龍上官輒責其帝制亦拘於漢法未諳其俗也華亭包爾庚守羅定有投牒云于歲命杖而遣之

香稅

泰安州泰山碧霞元君祠均州太和山真武祠俱官徵香稅給諸司俸涿州娘娘廟亦有稅

北新關稅

宋黃震東發志提幹趙宗英墓云淳祐九年秋予始居行都北新關稅田君穆騷人也云觀此今杭州城北新關稅雖始成化時南宋亦有之矣

武廟賜詩

武廟南迎至鎮江幸楊一清第作七言絕句見車駕三幸錄又王九思作刑部左侍郎咸寧張鷟墓志云戊辰三月廷試進士充讀卷官是時纂修資治通鑑成得賜又御制寫懷回文諸詩

朝儀

外吏入覲春正月 天子郊祀畢赴自日御奉天門視朝諸司殆奏事方岳守令等咸趨御橋南跪免冠俛伏待罪刑部尚書率左右侍郎上御街北跪讀禱文繼而科道皆有禱文各推老成一人北面跪讀大意言方岳守令等若弗能事事宜宜之法以示懲勸 天子咸口出德音特宥之以免圖後效於是各頓首謝呼萬歲出班日早具公服謝午門外然後吏部以黜陟上聞

御史出差以都察院題定命下之日必兩人並臨傳制云東邊的起去蓋 國初臺班聽待主今雖題定猶徇其例外官候吏部注選考科堂吏呼曰進士官打躬舉人官不許打躬於是乙榜聞之深自色沮此例或起嘉靖間意以前科貢掾史並用何軒輕乃爾又吏部直房有坐機止坐甲榜如一榜群集一甲榜並起避不且班役呵之矣

行人司藏書

翰林院國子監雖藏書俱不及行人司以行人出使例攜書歸各輸公署

薩琦變俗

閩縣侍郎薩琦廷主上世色目人至侍郎喪葬遵朱文公禮變其俗

觀場儒士

嘉隆前學使臨場大考諸生又大考儒士錄之入闈不售得附學其不願者棄去故人稱觀場儒士萬歷猶大考儒士然鮮中業者後大考儒士絕矣

古醋

延平府城東北報國寺五代唐時建初開山僧嘗留醋一缶經數百年色味不變

酒

桑落酒秦人訛桑為喪改稱秦酒徐宗伯學謨曰子德十五年前京師貴人席最珍喪落酒當是時已多避忌亦未聞避桑作何稱者而今秦酒之名為備者誰哉痛乎人情蓋習軟媚世江河下矣且桑落酒名極雅本無所觸犯而且易之又何於他事哉可發一喙海陽集 瓊州入醞酒不用麴藥有木曰嚴樹搗其皮葉浸以清水以糶釀和之或取石榴葉花和釀醞之數日成酒能醉人

杜進

嘉靖初臨穎杜進任九江通判於三年夏四月朔見兩頭蛇不殺曰修短豈彼尸之哉越十四日疾卒見崔俊渠墓志中

陳紫峰論學

晉江陳紫峰先生傑字思獻蔡文莊高弟也官南京吏部考功郎中歸養母起歷貴州江西提學僉事並不赴四方從學甚眾其言曰道一也無高深大小微顯遠近精粗常變同異自吾人所見則有高深大小顯微遠近精粗常變之殊此所以有難知易知有可以語有不可以語苟能一日豁然則剛風上搏不為高南極下入不為深茫茫載地不為大涓涓穿石不為小鬼神屈伸往來不為微草木榮悴開落不為顯經濟乎四海九州不為遠致慎乎閭門衽席不為近聖賢制禮作樂之本不為精童子洒掃應對之節不為粗周公誅兄不為不弟石磻殺子不為

早

不慈大禹之家傳不為德衰於堯舜湯武之放伐不為得罪於夷齊陸山之主靜不為枯寂朱晦翁之分析不為破碎周濂溪專受太極於二程不為私學二程不授太極於諸子不為甚教蓋太極渾然事事物物無不各具吾人耳目所見有常有不常心思所測有得有不得此高深大小微顯遠近精粗常變異同所緣分而學者之進入不容無難易教者之指引不容無差等也

陳祠仆像

丹陽東陳少陽先生祠東錢錡汪伯彥黃潛善赤體跪庭下長可三四尺泥苔滅膝推不可動嘉靖戊戌南安鄭普以無錫令為南戶部即舟泊祠下登堂瞻拜畢守祠者出紙筆求聯句普題云一片忠肝千古綱常可託荒庭虜膝平生富貴何為二像應筆而仆頭抵頑石石為斷時張黃門選黃二字布雍在焉歲駭異之

劣考稱師

洪侍郎朝選督學四川真大監譚啓劣等啓登嘉靖壬戌進士知晉江縣至則修弟子禮甚恭後巡撫勞堪誣執朝選按察司獄啓時正為副使歎曰吾師被搆吾不能救而尚仕哉即解組歸

相國父不祀鄉賢

晉江王遵巖先生作同安楊憲副逢春墓志銘云在崑山邑有故相嘗欲奉其父祀於鄉賢祠邑子論有異同君持之故相滋不悅按故相則顧文康鼎臣也位極鼎軸鄉議難徇今半綸崛起輒靡然趨之萬歷中錢塘機戶傅時冒錦衣百戶其先人某祀鄉賢時敗逆奪崇禎中吾宦吳中彦先以布衣納賞武英殿中書舍人其大父壁故贈御史亦祀鄉賢中彦敗追奪二贈君雖未叢垢然晉宗之祭政自宜慎

方太古

聖

王陽明先生過錢塘山人蘭溪方太古享之脫粟流菽明日陽明報如山人方曰野人為野人固當公做候而野具得毋非情耶陽明為笑謝

胡信神助

蘭溪胡副使信性惡殺生嘉靖省試寓潘氏園群蟻數十萬聚於室童子欲火之胡不忍徙於他所暨入棘三書義至乙夜而就燈叢叢筆端不可逐久之始別搆四經義思忽坐漏如泉注蠟亦絕不見遂高為主司謂公四經義殆神助也

唐傑

休寧唐傑松山年八十二屬未疾晨有黃冠叩門曰吾欲游白岳嶺一見而翁傑見之則曰吾有藥可以益子七齡而子未能服也命取盂水置案出瓢中末少許內之水忽涌熱凡百餘沸而藥自出為二始格相子願博之堅於石復盃之曰扁家廟七日而發也贈以一緡錢二藥衣

不受出中門忽不見滿七日啓局則異香襲鼻水半耗矣將服之疑其非常復局之後十餘日疾大發更啓藥失矣

季宗道

常熟西門內虞山言子游墓或云嘉靖時明府季宗道摩鵝以子游土人不可無抔土故飾之

言子游塔中詳同子游子 仕衛以上俱許子洽說

藏金變石

諸暨駱增鋤山中得大鎚可五十餘金錫有字方長許見四人奔詔曰非爾物也問所歸曰汝兄物也時兄對寢急呼授之兄亦枕卧明晨兄弟謀穰於神視金色漸變如石其字如鮮以示市人猶大鎚也

三過鄖陽

秦州徐蕃孫女適沈良才徐沈並鄖陽巡撫從大父從父從大凡三至

四三

鄖陽父嵩湖江按察副使都御史

王恩民棄妖書

雲南臨安王得民買城外庭鑿魚池三尺許起石版有小方塘四周甄甃一小几几上燈一書小冊開視兵書也末載採戰引魂二方得民試之殊效其引魂方於婦人則呪一物與食其婦愛即至於女子則得其生時呪之無不驗其弟諸生恩民借閱病之思民戊辰進士位中丞人謂棄此書之功也

戚端明同鄰

廣東揭陽戚尚書端明起宅鄰人質成辭曰吾先世舊鄰一旦舍我去何所稱兄弟乎

曾氏譜

嘉靖初山東曾氏 合譜江西過杭州宿仁和嚴氏疾卒嚴氏得其譜

改冒曾今立先賢曾子祠

慶成王百子悞

晉府慶成王鍾鑑子四十四長子奇慎襲封外一早大二廢庶人餘四十八封鎮國將軍女四十九人孫百六十三人曾孫五百十人見玉牒王元美皇明盛事述云慶成王百子悞也鍾謚謚溫穆獻徵錄悞端順王奇慎

張太宰遜弟

仁和張元洲 漸其弟濂先發解登第嘗赴人席時輩群向濂揖元洲笑曰舍弟年長又元洲婦初怒其以斥場屋未免室滿元洲走靈隱寺僧舍倦卧一榻時僧新没方接散無費故其徒暫出而元洲不知也須臾鬼入視非此人乃張天官耳

故宦優免

四三

華亭顧文僖宗伯 讀曰卿先輩任公勉之沒未葬里長編其子弘為養馬夫教授張公以白太守上虞葉公冕葉大書榜於門曰今後均徑故官子孫一例優免

嚴世蕃養子

嚴世蕃分宜相嵩之甥蛤子見趙時春作王與齡行狀

總兵撻知縣

嘉靖丁酉梁震為陝西總兵之平涼迎劉都督知縣王訓素廉能謁惟長揖震至之二十諸學生開與震辯震縱僮持之各毀髮敗面

駱文盛

嘉靖辛丑編修武康駱文盛分考禮閣其從兄孝廉錦以要用公車欲編修免入庶得應試編修不聽錦引避志甚尋卒於家勉其子力學安知後人不詞林也錦孫從字萬厯乙未進士歷南京禮部尚書

張烈

華亭張烈官都水主事微時作三字銘不能許守之以貞惟其然故無悖於德不能諂守之以貞惟其然故無傷於誠不能貪守之以廉唯其然故無愧於天官日堂

張二郎辭官賞

上海張二郎勇慧善泗水嘉靖末太守方廉募之偵倭斬級賞銀寄庫支酒食事平錄功世百戶賜官妓並辭不受行乞宿岳廟廉後撫吳召予庫金仍辭以乞終上海縣志功成不受賞長揖大將軍如張二郎鷄結乞食尤奇

金傑棄官

嘉靖戊午江孟令蘭溪金傑由貢生性恬澹持正不事鞭撻裁省供應致忤上官任半載一夕謁上官授史以印竟去不知所適家人號泣倉

皇而歸後聞隱九華山學仙江孟縣志

張承

安陽張承伊嗣教諭南宮善詩與盧柝謝榛善所著石湖集柝嘗題四溟書舍云石湖詩如蒼山老人奇丰峻骨四溟詩如金閨冶婦雜諧錦張承曰丁巳余教諭魏縣盧仲木寫詩余告以詞畫俱弱戊午與謝子獻寫詩予訝其詞畫更弱嗚呼豈知二兆為死之兆前言為仲木之絕筆也哉

孫思聰

嘉靖四十五年春甘露項城縣典史孫思聰宅槐樹甘香殊常未幾思聰卒於官

東洋行縣

福建東洋行縣在寧德縣十五都嘉靖辛酉倭難作東洋民乘亂忍掠

以其地僻民頑設一縣縣令林時芳申建行縣於周墩分主簿一員駐札其處賦稅就其徵收

朝鮮恭王元美汪伯玉

朝鮮史史曹恭判尹根壽子固同子進士昭至京云小邦極恭王元美汪伯玉集即童子皆能授讀隨有詩懷兩先生云大海雄文迴紫湖齊盟狎主有新安平山空抱投鞭願望南雲不可攀

十友

武康編修路文盛兩溪書款山寺十友蒼髯翁松抱節若竹冰雪主人梅晚香居士菊懷素子水仙碧萊道人苔蒲秋江逸客木芙蓉月露主人梧桐幽芳處士蘭雪華仙蓮嘉善錢寒菴相國士升傳十友茶醒友鷗閑友雪潔友菊貞友石介友松高友蘭芳友香清友竹策友其一蓮花淨友蒲團禪友塵尾談友拄杖老友青氈舊友紙帳夢友孤鴻遠

友落日西友寒蛩吟友楓葉紅友其二

田千秋弄像

蒲州田千秋好學善學劍嘗鑄銅像錫己名氏弄之語人曰使千百年以後人得之即神仙也

海鹽煙火

海鹽人善製庭燎元夕特盛吾縣硤石西山廣福寺有宋碑勒名曰監海鹽縣激浦鎮兼煙火公事某夫庭燎細事耳見於帶銜亦見前代綜

汀人善舟

汀州九龍灘險激舟人世居灘上習水性也精其業舟人入難例情最能者為護護一舟下反護其次者世業亦數姓又僅數人誓不外傳也

販海

閩粵人頗販海今延及浙直自太倉崇明出洋載淡水人日給六畝泊  
島亦可汲或未易泊抵日本對馬島或早瀨島將至舟聲三炮島人出  
迎登貨於即主延款一日聽島主定直華人多雜居者亦好花木書籍

王希周自刎

嘉靖辛酉和平知縣閩縣王希周蒞事三月有東甯張德傑所寓人已  
行通判王佳以縱盜迫德傑死日以東甯人致盜欲屠之希周不忍交  
勒開門發兵希周度不能止拔劍自刎佳乃已

吳承恩報仇

吳江吳邦棟大司寇劾卷公山之幼子以諸兄聯第意營秋試為怨家  
所許少年惶急飲酖死邦棟仲子承恩壯而憤其事誓必報陰結力人  
某利殺之人無知者數年後力人以婦語婦呼曰爾不當以吳王孫殺  
某氏乎隣人訟於官承恩下獄論後得釋雖事不以正其志足於也

四六

汪在前

歙縣汪在前父炎丞平湖忤太守徐 下之獄在前以諸生視察館  
日代謁求解不為禮是年丁卯在前舉南國戊辰成進士仕嘉興司理  
其去索饋時未隔歲也太守却迎素好貨至是飲潔士比傳誦為一時  
之奇士固不易及相哉徐敗官去在前遠南京刑部主事而止蓋兩相  
構云

丁賓

嘉善丁清惠 賓 嘉靖甲子鄉試隆慶辛未進士名稍後鄉同年支大給  
先登第性矜倨至丁所見進士扁曰四十名外不成進士答曰尚有下  
第諸公筮令句容父戒之曰汝此行紗帽人說好我不信史中說好我  
益不信即青衫說好亦不信惟瓜皮帽子說好我乃信耳治句容六年  
入觀謁江陵師相於朝房師相曰聞史績其者答曰更三年尤好師相

曰迂聞吏部因不考選江陵見單曰句容不當遺選御史

錢若賡

鄞縣錢若賡太守初鄉舉家人烹鷄失其首及聯捷烹鷄立候入失之  
時以為異自臨江守下獄論死家人召其判曰君安出侍天突果天啓  
初釋

梁邦瑞

駙馬都尉梁邦瑞尚 穆宗永寧安公主素患嘔血選時潛然血下司  
禮馮保受賄禮部尚書徐學謨阿其意俾病夫進選臨公主婚居見通  
政司右丞議梁子琦疏中

丘樞遺子婦

隆慶辛未進士諸城丘侍郎樞之子早夭嫁其婦華亭陸給事樹德問  
及駭之侍郎曰噫柏舟之咏錄於聖人清之臺築於天子此光岳間氣  
可概望之人人乎

四七

高儀尊師

錢塘高儀文端相國父業染兒時戲汚染藉手錄不遺吾室朱舜臣適  
見之勗以力學因受業焉踰冠巍科終身事師甚謹有蒼頭至朱氏稍  
恣時舜臣教諭金壇卒矣文端方大宗伯遺書教諭子痛自刻責

陸樹聲

華亭陸平泉先生以侍郎予告南還值孝廉舟競前其僮曰我相公官  
不止此陸徐呼其僮入舟諭曰相公他日不為我官但我前日曾經為  
相公

江陵稟簿

萬曆初江陵張文忠稟簿歲積餘寸許旨極簡切嘉善錢峯卷史官時  
特稟錄之復入相頗得其力

劉臺

臨川湯顯祖甲申見逸北驛寺詩多感故侍御劉臺附題其後江陵罷  
事侍即出冠蓋悲傷并一時為問遼陽嚴護日幾人曾作送行詩

湯顯祖

湯義仍舉隆慶庚午鄉試以文著鄉人羨 宰宣城萬曆丙子義仍過  
訪宿 寺識梅鼎祚高金得交沈孝廉懋學嘗同謀寺中有楚客角巾  
葛衣通候問里氏曰江陵張某今相國父行也疑之然不敢忤留飲且  
贖馬客辭曰二孝廉入京相國期一晤意頗懇切至期並寓燕前客果  
來勸謁相國各未決客曰第訪我相國自併後規之耳沈獨往而逃客  
又至語沈曰相國善足下文謂福薄耳招義仍終不往尋沈為而官對  
第更士第一義仍下第然深服江陵之知人能下士為語常熟許于洽  
云

四

禁殺牛

萬曆初巡城御史楊四知禁殺牛榜宣武門外多回夷世業萬眾政噪  
總憲亟令收榜乃定夫禁殺牛未為非也群習難改改善治者貴因勢  
而利導毋拂眾以就功 又彬州獵人雖竊一鷄必抵命嘉靖末某官  
欲改行漢法獵人立表倡變太守南安陳學伊撤仍其俗乃靖

申其學

日照申其學由明經令唯呈開府李世達築城未得決亡何開府經  
其縣城且半就驚其何自對曰不費官亦不煩官開府詰之曰令來時  
邑故多沮如茭稿也而務閒無事與廝徒飽食坐卧令惜日課之樵久  
之茭稿山積無所用用之陶得甃以巨萬計度為城有餘獨少灰與工  
食今賣茭及甃就矣開府太息助米千石再過之樓櫓具備事在萬曆  
癸未

王國光

萬曆壬辰前太子太保吏部尚書陽城王國光里居有妾婦李氏或勸  
國光娶之未行時國光年高亦不介意會有他故氏自刎湯城令  
故嘆國光謂其偏有死實非也巡按喬璧呈疏聞削國光籍所樹石坊  
俱糊名不敢露北人遵令如此南人雖削籍門額坊表如故也錢塘太  
常少卿陳三謨以江陵黨削籍又坐殺人罪城旦其賜一品服坊則吏  
科都給事中時也至今存

姚弘謨迎事生母

秀水姚少宰弘謨繼文嘉靖癸丑進士父訓導 卒官冊更適依祖母  
劉氏至成立登第後迎母歸養克盡孝道入方之范希文

元輔家幹

張居正奴游守禮

四

申時行奴宋九原京衛經歷不曾仕一日即貶封

海瑞

海忠介巡撫江南華亭徐文貞階家居子僕積橫訟牒山積謀於耳筆  
並不稱意崑山某年十九最後至見各案俱不視第曰揚湯止沸不如  
釜底抽薪文貞聞而善之詢其策對曰相公柄國久頗假尺一之書走  
長安故人足矣勿與此曹子角勝也即如其言致書馮保又斷給事嘉  
興戴鳳翔等劾罷中丞徐氏之訟熄操縱既熟其後凡異彼者俱以孔  
方境之烏程董氏亦然

周天球

長洲周公瑕先生師事文太史徵明設像中堂歲祀之萬曆乙未九月  
卒年八十二無子

邵虎菴



錢塘邵山人 虎菴善吟繪讀書山中有隱操即承新建喻楓谷均欲見之不得怒奪其山度活照詩老作閒民不負租不濠不澗路應迂叩門雙騎傳呼急一片紅塵山已無按楓谷拉聲藝苑傾慕縑衣而事同伐木所以鑿坏喻垣之寥寥也

續吳都文萃

宋季洞庭山鄭虎臣選吳都文萃積四卷虎臣即殺買似道者萬歷時吳郡錢穀續吳都文萃凡二十卷未付梓今佚不存

吳稼登

孝豐吳稼登翁曾父維嶽巡撫貴州世稱詩嘗訪仁和沈工部伯含朝煥有鮮帶對山人之句喙之因謁選授南京光祿寺典簿遷雲南州判官晚號玄蓋山人易簣日命服山人之服如故官非其志也

嚴訥

辛

常熟嚴文靖相國家居有老儒候之調相國曰先生自視與孔子何如相國駭遜老儒曰非謂道德也第論名位相國曰宣尼僅魯司寇僕亦冒多矣老儒又曰老先生何如周公相國益駭遜老儒曰當周公初造又值流言不如老先生作太平宰相又曰老先生何如伏羲氏相國駭不能答老儒曰今日某卜祈伏羲氏聞相國召舍之而來真適之矣相國大笑

楊春元

駙馬都尉楊春元固安人尚榮昌長公主極有家範貴而能孝富而能禮每召客親視鼎俎子光夔錦衣衛帶侍在都督光景光旦俱錦衣都指揮使並讀書禮有父風父卒於京哀毀不勝扶輿歸葬徒步百餘里廬墓母喪七日不食衣不解帶者三月竟羸瘠而亡

王述古笏記

禹州王述古萬歷己丑進士官刑部員外郎作笏記示歸德沈相國鯉欲於祝壽日對仗宣讀以免殲稅然後起歸德不可令述古作奏自上述古難之鄭縣相國沈一貫改作揭進不報

陸平泉論風格

崇邑許繩齋維新侍即前守松江閱風俗於陸宗伯平原宗伯曰無風俗許詩之宗伯曰公倡於上為風吾儕效於下為俗天下豈有風俗

彬州象裔

萬歷初貴池蔡太守彬州古有鼻舜處林木翁蔚犯即見崇守歲祭問之士人云某姓為象夫人之後衣冠未替侑祀祇役稱姑祖陵數十年荒裔猶叨外感

耿楚侗馮慕岡講學

或問耿楚侗先生定向以天命之性先生方欲擬解其人曰意公自言其性耳先生為之憮然馮慕岡先生唯京會友於白下凝然相對或曰馮公何無講座下曰此人渾身是講

奎

林兆恩

莆田林兆恩以艮背之法教人療病從者雲集博極羣書著三教會編若干卷老得心疾顛狂逾年乃死今金陵有祠二蓋其徒崇奉之也兆恩嘗師作小仙

祝世祿

江右祝世祿無功解褐當塗令有馬指揮家結壞見奪金甚富相傳故宋賈似道遺囑也嘗衡三丈長十丈深若于事聞於官丞尉等爭往無功獨不至後按臺傷其事上之朝知無功不往獨為从

談遷曰吾因祝無功事而有感於近日也崇禎壬午冬有賈舶私販日本携入參值十萬金登吾陵海岸將赴嘉興土人利之告邑令劉慮模

往捕之盡收其橐因私販者數人不以聞上官賈人訴各臺憲模稜數先後多寡不一又分參饋上官如司理宋瑣即百二十斤實不能半而初時捕役者乾沒不與焉其賈多管人陽城張藐山先生時以大司農改總憲或求先生東浙撫董象恒為諸賈地先生不可曰利至十萬金勢必上聞無益也吾不敢預點墨已而撫按果奏上憲模稜免官前予在坐親聆之先生歎服其遠見政與祝無功事同

朱中丞候奏反詩

朱鴻謨開府吳中時關白多警太倉王士祿等群習弓矢或訐其反搜捕手札君實有心追季布蓬門無計作朱家為左據鴻謨奏上事下兵部兵部 伍表萃告尚書石星曰此拜月亭傳奇中語何得作反棄出坊本示之尚書釋然

馮少墟會約

五三

萬曆丁酉十二月長安馮少墟先生關中會約云冠婚喪祭當以會與家禮為主至於冠禮久已不行尤望諸公亟倡之士大夫於每年正月六日各携餅果四器酒一尊同至公所拜一拜再二拜以見相答已會中散有年高步履不便者公除餅果四器酒一尊送至其家非不得已事不可不到一彼此往拜正用單帖後輩於前輩用折柬前輩用單柬答復輩速過前輩下車立道左候過方登車一彼此往拜務相見不可概以不在辭如談久隨便出一餅一果不必設桌一彼此稱呼或字或號不必稱翁惟後輩於前輩仍用翁字

梅衡湘論友

公安表小修中道客長安以學道未契汲汲求友麻城梅中丞衡湘國楨寄書曰貫城之旁有日中之市焉雖無奇瑰異物而抱所敬者各恣取以去求友亦若是耳公欲於此處求友顯靈官古柏婆婆委地作此

龍形東便門外赤子花如錦帳可容二十餘人晉陽菴中有唐鑄觀世音相沙窩水葛道士毳帽城門守門老中官射亦不佞數十年內所得友也公倘欲之便以相贈

朱氏世祀主司

漸水朱康侯 進士大父方伯 嘉靖壬子鄉舉房考滁州學正全州李 總裁衡州知府德清蔡汝楠監臨御史績溪胡 癸丑成進士房考吏部主事秦和楊 主考大學士華亭徐階侍講學士高安教 康侯兄知府長期嘉靖甲子鄉舉房考承天推官絳州縣總裁憲副汲縣潘 監臨御史長垣徐 萬曆甲戌成進士房考兵部主事崑山陳 主考大學士全州呂調陽侍講學士高昌王 從兄萬曆壬午鄉舉房考武昌推官長洲褚 總裁按察使上海王 監臨御史常熟錢公康侯舉萬曆己酉房考行人漸水郭 主考左諭德

五三

龍溪蔣 右諭德河津趙 庚戌成進士房考洗馬渭南南 主考侍講學士宣化蕭雲舉侍郎王國並世祀於家

趙御史論囚

萬曆壬辰進士趙蓋卷 以庶常改御史嘗論囚有禁卒以獄逸代元先一日獲囚刑部不及聞御史臨決問同年李騰芳云何李曰當疏明其事候旨庶不枉不欺竟阻於同事殺禁卒亡何御史死

郭遠

齊隸郭遠伯羽萬曆丙子貢士歷官真定同知幼聘姚氏偶夫明歲退婚遠指天誓曰我不娶彼何歸遂完娶生子六

蕭如薰杜文煥

萬曆時蕭如薰杜文煥並西陲名將有集行世聊紀其一  
新秋呈露色寒草正丰茸杞樹珊瑚果蘭山翡翠峰出郊分虎旅乘障



息狼烽坐之舒籌策天威下九重蕭如並秋征  
朔方才喜淨胡塵又見邊聲急寒郊雜虜橫行如烈火諸軍堅壁似雲  
屯纓冠義切盜違命端刃心雄止受身獨捷三師先報陣保全疆場報  
報宸杜文煥定西捷詩

盜俠

沁水實生以父尉遠安往候遂還出天津值盜割笑見殘簡薄之生曰  
遠安尉安能厚耶今且何以歸也盜感悟引還家貽百二十金贈小黃  
幟令道警出示之自是畏途示幟彼悍少曰自大元所來乎生得返里  
其兄游河南語此事於逆旅老人老人曰後輩草草何足道因叩之老  
人曰少作此伎倆今髮種種矣無足問也隨問客能射乎客引強弓而  
且赤老人拓弓如輕綿射飛鳥命中客駭服老人曰乎半耳更飛柳挺  
各二尺置樹端發鏹矢必中裂之立木寸餘矢押木半過人不朴老人  
投弓而歎休矣日薄西山可奈何客今後如道警第述某名氏猶及免  
也

雲揚子

王文肅家幹曰五日七通敏敢任並致厚賞文肅女字徐少參廷傑子  
未行子天時王家有白狐出沒作廢語雲篆或靜室枯坐諸真駢降非  
無因也文肅迂而神之侈言其事聞於 兩宮俄而狐隱不復出靈響  
遂絕母未夫人計窮而王七之塾為紹興某生器捐千金以女歸之某  
歸後軍門驟侈其索且女容止不凡隣人挑之不可或脅以無端女吐  
實曰我太倉王相國女也聞於朱夫人相國族父孝廉號 兼吾其人  
強忍自任朱夫人即召其女置孝廉家而通書相國亡何相國報命第  
聞孝廉室內泣聲俄寂如也又累月紹興某生來同至者五人亦延款  
亡何並不見其出則孝廉意也王元美作墨陽太師傳彼唐人南岳魏

夫人傳四明樓熄指其妾卸絲箸侯部陸上城隍神誦之後雲揚子祠  
位雷擊燬

王世貞

王元美先生母夙與燭下盥櫛輒問諸行狀隨草一志傳人成一詩出  
報謁肩輿頗傲旁列書供覽所坐書室設大缶四隨事禮記分投之經  
月一理夜客四人嘗侍飲有某別號忸怩嘗投簪求題云伎所贈者先  
生即日鬱陶思君爾其捷趣類此

王同伯士驥先生之長子也先生與王文肅非同宗特契洽嘗共讀恬  
澹觀中兩家子弟比於雁行萬曆壬午同伯解額第一 成進士之肅  
子長玉 衡嘗過之值其內翰不即出意不快會選庶常文肅當國謂瑯  
琊素不以詞林重同伯遂不預雖文肅無所私實長玉意也故同伯怨  
望即文肅還里伺其起居輒示東林諸公註於群口矣

司汝霖

巡撫福建右副都御史江陵司汝霖本汶上張林子數歲失母江陵司  
鏡督運過汶上與林善乞為子年二十二登隆慶戊辰進士歷文選郎  
中太常卿鏡再受封後復姓改名汝濟卒年五十三遺書曰開府非半  
條半百亦長世惟生我之劬勞吾慚負於天地

文在茲

萬曆陝西初場督學 聞諸生試卷揭何龍圖第一文在茲呈七  
義謂文宗誤矣必我也者非龍圖也督學深然之果在茲第一乙榜首  
龍圖次舉龍圖人第一

無賴妄奏

萬曆 丹徒張昱奏其叔占收第一祖宗高宗駙馬塔賜物又第二祖  
蔡京丞相女奩物并發吳慶封漢子家寶物萬萬湯顯祖若士詩天帝

恢諧一字間宣和遺事莫紛紛獨憐千載推埋客不到延陵季子墳按  
金史宣宗興定三年十月癸未平陽判官完顏阿剌左箱議蔡崔定和  
發宋蔡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擬相封殖祇供後人官帑又  
供後人註墨何不將六州鐵鑄其身於銅山金穴間耶

有司重聽

嘉興推官 段鐵重聽巡臺嘗問幾令即曰外郎二十四人滿堂笑之  
無錫知縣謁學使學使曰監臺於貴縣有說答曰已喻明日赴視問  
其故誤監臺為硯臺也尋免官

雙乳

嘉善錢士晉守大名有諸生兄弟四人貌各相似問之同乳二人生正  
月二人生臘月俱歲內記其髮偏全

徐大相論魯嫂

五六

萬歷 吏部郎徐大相先以國子助教論稅監魯嫂不報後內置進珥  
異若干列儿上 上欲受之適 中官至問所自中官曰國子先生論  
人當不差奈何受之 上即麾出中官去旋受之

許會元稿

同安許獬子遜辛丑南宮第一先是下第南還道置桐鄉祈 昆陽值  
之贖五金子遜貽制義三百首內食不厭精全稿祈應試錄之拔高等  
食康又易義售姑蘇酒家六飯後冠禮闈梓人購得之

梅花詩百首

屠儀部隆長慶求友人侍兒令即席賦梅花詩百首長卿援筆立成因  
歸之

長卿桃達不羈先因宋西室家狎飲罷官常游西湖泊舟西陵橋詞客  
滿座語及前事忽曰宋夫人真絕色也眾為之匿笑又曰吾一夜可度

男女十人歛縣吳德符充時在座為予言之

趙文懿墓銘

崑山顧天峻開雍志蘭溪趙相國志吳墓簡峭嚴潔大有古法不似諛  
墓之習銘曰公初激昂時宜勇也公晚委蛇道宜漸也公學至偉巍科  
猶細也公用未究久相猶促也生焉顯靈沒永寧也

張九德

萬歷己酉松江守張九德同知楊勳俱盜波人張守嘗出郡治門見治  
前大書一酉字畢滿一場賊而返楊問其故以實答並不解其故後四  
十年乙酉松江陷

虎入城

萬歷丙辰七月晦虎夜入杭州錢塘門旦逐之踰城出不能獲湯隣初  
先生 煥曰虎反爪為虐虎入城主酷吏肆威

偶然詠

韓求仲太火故嘗入內問妾今日何衣緋曰偶然何更換一書曰偶然  
兩言可念姚叔祥士 隣遂賦一絕袖裡紅綃裏一編偶然應答語新鮮  
若教更問即何似嫁得郎來亦偶然

吳衣

嘉興通判某北人也嘗過市見紙神等問之曰吳衣也心怪之邑邑成  
疾傳吏卒取吳衣來練卒以呼名醫也召劉吳峰通判曰焚了時以為  
笑

榜豐縣

孝豐縣令其諱孝宗母榜示曰豐縣又福建龍巖縣北四十里孝山縣  
官始至則祭之謂孝凶名或莫乃入知縣黃廷圭改曰壽山自是不祭  
而皆無恙

搗李詩人

萬歷間搗李詩人頗盛姚叔祥起備書丘遂本天監寺僧空楚也迷於岳氏走補嘉善諸生仍被斥以詩游為紳間陳無功本冀仰守魁侍史積資官泉州府經歷沈藻明德本吳氏舍人並能詩不諱其所出明德家設恩主思我吳公之神位每過人輒自稱名殷東皋 本村農車水手一綿紙書陳眉公過問則後漢書也因勉之成名

卑稱

府衛州縣佐貳首領官見通判以上皆稱老爺與奴僕無異萬歷間濟南歲貢生王之翰選 主簿見上官一呼老爺遠感心疾見人輒曰孝子慈孫百世不改也竟死趙州選貢宋弘葉選 州同知上疏求與州縣正官俱稱上官為大人奉旨下部准通行弘葉見巡撫遂稱大人人巡撫怒而笞之十五頓恚病死見冢宰趙南星疏中

卷

詩令典

邑人許太守同生 今典萬歷丁未進士嘗徙官淮安教授壬子分考四川畢出游見都人婚車餘從白衣冠問其故曰孔明卒時蜀人俱服素遠者遂以為俗不之更也曰孔明孝 太守往廟灣周氏適新進生盛服繼擠許膝下從者指為太守也許叱曰此處安得有太守或問其故曰我不代伊父母教他

陳心得

萬歷己未冬十一月崇德知縣陳心得解舍失火延蕪軍器庫傷於火藥卒今立祠

臂紋

秀水陳居一太史 嘗欠神左臂隱隱有文旋膚理若動出文中起寸許長過之乃玉筋篆一進字即以朱塗其文用楮印倒篆數紙鈎畫

宛然哺而稍平見太史自記

印綬放花

鄞縣董侍郎光宏筮仕 退食案上印綬忽開放如清蓮花良久始合尋右邊凡三放花至侍郎

趙南星

趙儕鶴太宰以葉相國孫 上書言事對人曰葉堂山有孫魏見泉無兒時魏廣微來訪辭之魏曰我即人可輕家亦可輕乎亡何魏因失廟祀見攻

魏廣微

魏廣微父允貞以清直名廣微雖世學經術疏略同烏程朱文肅國楨在閩河南上玉璽擬聖諭一道各具草魏云人君得天下易得玉璽難文肅諷其改魏曰某得意在此末年禡瑞之旨駢四僮六多元城平湖

亮

二公筆黃立極施恩未

陳長祚

長樂陳尚書長祚以葉相國之師致八座相國辭印改規其引遠原曰雖年迫戀車而少子求蔭致欲少慰之碎如驢馬非不願息無奈人鞭其後耳

汪文言

歙縣汪文言以侍兒事絲令施天峻見幸充庫史蝕帑事敗逃入京久之賈時太監王安安時直東宮因善中書舍人嘉善總太中役附羽翼自云本武生大中轉掖垣於諸公前說為異人客託訪隨安隨應蓋上交冠蓋下接胥吏故於投合益巧而借援正類感慨以發舒其意車馬如市苞苴日進轉應星回大中中書善傳樞大中幼魁而吏科都給事中關原許阮大誠同縣左光斗恐其反覆仍計出之改用大中召致懷

括銅

天啓初太僕寺少卿徐卿伯括南都廢銅四十七萬餘斤輸北京二十九萬八千餘斤留鑄錢俱大內各宮銅窰銅溝等物

黃尊素

餘姚黃御史白菴微時有友人承某懸館致之夕嘗酣歌令君曹谷聞之問於丞丞言其實命戒之復勿復爾黃酣歌自如丞去聯捷已曾進御史黨逆魏敗名

銀錢分定

建德鐵工某欲往池州過七井山其上曠寂忽見白金無萬數作四堆某熟視駭異叩首曰雖神既如隻力何且迫暮先袖二錠行十餘里宿封舍告之約共取晨往俱壘土也袖金入池州尋罄矣  
嘉興李同知芳家梅溪里貨甲邑中偶門外遺一錢者頗穢物心疑之

六

俄行者拾去遺問則一惡錢也同知歎以我之富一惡錢亦不可妄得  
另易之以示後人

天啓初海鹽橫山張氏蒼頭楊隨龍春日鋤麥坎座金若干俱刊楊隨龍名其主微之不應被榜自經訟及主人大挫其產亦累死以阿堵物主僕俱斃故知管虛揮鋤不顧者有以也

倭佛殊報

硤石鎮屠者渡海禮普陀洛迦山同舟客某雖積慶以眩疾不暇葺累數卜於神不許浸尋六旬決志元旦卜之利至是登舟謂風疾備肺少許俄觸風長年偏詰諸客其人無以應奈何以我故貽患諸君乎但乞登岸從之時抵暮荒山榛莽必死良久見山上有燈意人跡窮其所往值途人告之故途人謂我舟便挈抵普陀迅帆乘風味爽告泊禮佛下山而前舟方至賊問跡則積慶所祐屠者能記客姓名

天啓丙寅太倉王氏航普陀且至風覆之盡溺

崇禎正月大風雪寒甚斷舟香客或斃凍死

丁丑月杭州天竺山香舍夜火吾縣斜橋氏旅宿以鎗其門焚死

名刺

詞林以兩雍為外任祭酒通判司業稱寅弟還詞林不復稱寅  
給事謁內閣投刺晚學生答稱知生御史稱職名答稱友生萬曆末葉向高入相並答知生崇禎末左都御史李邦華奏改御史投刺如給事蓋聞之黃澍云奉旨不知果否

平湖趙無聲先生維稟侍教辨曰世俗士大夫投判書名但繫京秩即止稱侍不用教字於是有以銅臭掛名京銜而目不識一丁者公然效尤以豪於鄉里則曰京官體應如是予謂不然侍以分言臣於君則侍子孫於祖父伯叔則侍子弟於師則侍其在交游惟於達尊稱侍則可

空

平等交何侍為若教則無往不可自聖賢以及芻蕘工管苟有一言合道一事可法雖王公大人亦將折節請益而以區區腐鼠遂謂天下無可受教見解亦何陋也此例想起於隆萬間吾宗約之兄云鄭淡泉先生官銓部時通判吾相稱侍教生不稱眷以非至戚也先生去今未遠要見爾時古道尚存今同省皆稱眷眷未足又益以通家而獨斷一教字蓋驕浮日熾古道蕩然矣此不當責之諸銅臭咎在吾黨志復古者請達眾獨持之何如

通家子記

萬曆乙亥留都部曹諸人極一時盛且修先輩故事易子而課句為一會各國所至考其最峻而摩礪之禮部蒲州馮竹坪公子為謙年十六勞謙纔七歲兵部則興業何鐵橋公子石雍獲鹿曹詞山子應徵應名召年十四徵年十二而雍及召於勞謙同歲河源李斗野子樹植年十

歲武進史禹門子志實少樹二年而吏部涇陽雜涇坡豫獻瑞亦七歲  
吳又狀元俞邦揆年十八刊林前衛李承忠年十七蓋諸公教諸子館  
客之子也 必問世萬一樓集

書法

却鄂瀋曹娥碑真蹟今在太倉王文肅家包長明說

陳叔度與曹能始論書曰有友工書尚未絕俗奈何曰筆未拙耳拙則  
不俗

嘉興助教李曙巖原十日凡人書法濃筆多天淡筆多壽

茅筆

陳白沙先生自製筆作大小書傳於世人莫能效之

產異

萬曆丁未吳縣石湖陳某妻吳氏產夜又白魚後又過期不產一日請

空三

治平寺僧誦經祈佑忽產一胞剖之一銅法馬也重十兩錫萬歷二十  
六年置

徐州吳瑞妻初生子歷五十四日忽嘔三角物數十滌之乃銀二錢四  
件五六日連嘔數斗合之得大錢七十五皆有年號

朱國威朱積逸請

天啓時工部郎中華亭朱國威黨逆魏歷加尚書銜魏氏敗國威除名  
鄉人朱積因宿怨同陳子龍輩上書判之輒稱逆黨積登崇禎癸未榜  
選庶吉士從李自成逃歸國威請為順黨題檄曰寬着肚皮包世界撐  
開眼孔看時人

沈淮

烏程沈文定相國南司業時魏忠賢以事至重其才辨厚禮之且為於  
同年巡撫 贈遺過望忠賢感之天啓初 相 科給事中忠世揚

以太學門生來謁勞閩人沈光一營三日終不為通世揚志首攻文定  
去

熊廷弼

輔臣丁紹斌馮銓上私刻像遼東傳因殺熊芝岡丁卒時見熊家命又  
王化貞同熊臨訊在道輒賄市人頌王嘗熊

朱國祚

王司寇紀論沈淮前籍初朱文恪擬旨未苛 上自改重時旨出入多  
文恪修怨司寇曰秀水長者不至是乃烏程搆我耳

毛文龍

天啓丙寅六月金人遺毛文龍書曰古國家興亡皆天運循環其將亡  
也必災異屢降各處兵起其將興也必天默護祐動而成功南朝運終  
死數未盡天使喪亡將軍豈能救之乎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

空三

韓信陳平棄楚而歸漢劉整呂文煥棄宋而歸元此皆默識天時擇主  
而事名垂後世自古天生帝王不念仇隙祇論功德管仲桓公之仇也  
不殺而相之遂成霸業敬德太宗之仇也不殺而將之以有天下今將  
軍縱竭力辦事君臣皆迷反受禍患南朝氣運已盡時勢已盡悔之不  
及文龍不報

董應舉屯田

董應舉奉屯田之命給帑金若干坐於成事出價買田業主包租董去  
任即廢蓋懸荒可久今本熟田何以永損錢相國塞卷說

顧秉謙

顧相國宴魏忠賢前珍極異覓奇錯四十盤令吏四十人頂獻上紅僉  
書某味出某地又自撰其腹曰本宜認子但不用我自贊免命二子台  
碩台砥稱孫立勞二百金壽忠賢文自稱通家晚生二子稱門孫祝

樊良樞

天啓丁卯四月浙江學使南昌樊良樞自 還杭州登江岸火印三日或得之司前石獅口中尋出試衢州投劾去

箕仙

天啓二年五月杞縣趙太守彥復游百泉書院有客召箕云淮陰侯也以遼事判曰好將國事與君等將士無心欲解謀幸得天心猶未泯還看英武定神州又問又判云云其自咏曰當年初構未央愁日月無光水倒流敢謂漢恩原自薄已令楚客作浮囚青山不掩英雄骨白日難銷天地憂我欲為君論往昔青衫溼透淚還流  
戊子山陰白洋朱氏以亂召箕問避地之所在御乎曰不可在城乎曰不可然則城鄉問乎久不可歷問其故曰不在劫中人無可無不可

魏忠賢

本

太監魏忠賢籍汝後崇禎二年七月晦吏科給事中李遇知巡視內庫同各官估諸物抵文武官俸有花梨木烏木雕花彩黑彩漆黑漆螺甸各項大椅二十五上有龍文鳳彩萬壽等字問之內監云神宗皇帝寶座逆賢家籍出又諸臣上壽錦幃崔呈秀祝壽文二篇顧秉謙壽六十壽文一篇張瑞圖慶壽序一篇黃立極臺承恩論序一篇馮銓祝上壽上公俚言百韻沈惟賢生祠記一首張宏德祝壽詩一篇馮銓詩曰德東乾坤秀身依日月光惟山竟截紫瀛海大江洋甲代名方大於功姓自昌嶽靈生伯甫苗裔出高陽文武人稱傑經綸世待匡益含高九潤胸富甲兵強偉略高伊呂雄才生管商粉榆超漢苑運會際軒唐已識天顏喜還知夢資良椒宸心齊切禁苑姓名彰玉佩趨長樂金貂傳未央袍分仙仗彩袖惹御爐香疏附明離照周旋互震陽前星初熠燿幻海已泱泱羽翼喬山手鷹揚渭浦祥龍飛時放鰲鵬運蓬博

棗林雜俎 和集

望真師友承華翊贊襄風雲應契合魚水恰相當輔導歸仁術謀謀得智囊鼎湖舟再赴玉儿命重揚堯舜當我世果慶佐吾皇瑞圖星宿合今譽手山昂曉日通丹陛春風滿玉堂儒臣開竹簡元老展青箱短尾雲彩扇鴛鴦列行同占卿月皎共仰客星芒刻表尊公望惟傳仗子房謨猷規聖學紀法震乾綱大有時方泰中興衆所宗英才初稟拔宵小或顛狂簪筆希鳴鳳盈廷起沸蜩立黃將易色同異各胥成不有風雷震幾令宇宙荒燿龍開朗耀魁息披猖我舊存者考維新洗肺腸關門等上聖重治法前王黔首沾膏潤穹立賜福穰苞儀穎洛寶璽見臨漳部奏清河瑞家藏樓敵糧天人同叶應中外體安廉文石學天柱靈鷲駕海梁純忠扶社稷壯志掃樓槍時下修刑政軍興只獲程雁門無豕牧雞堞固金湯挾纒從天府投膠自上方便律師遊豹略驕虜政鳴張九載速逃寇一朝思啟疆羽書連上苑烽燧遠長揚更有機關巧

空

番來輩較存虺蛇生肘腋胡越隔蕭牆究計潛相應梟心未可量公車頻碩畫黼座獨彷徨非得宗臣力焉能薄海康運籌先祖且決勝溢疆場太伯隨旌指昆吾早劍鉞有奸皆鼠警無賊不踉蹌麟閣分彪炳雲臺共激昂有功必上賞 德宜償昨土 家業分茅在帝鄉山河延奕葉闕閭盡冠裳與漢推平虜平升寶破羌雁夷來并服脫化蓬桑九塞威靈赫三朝典盛哀梯航歸玉帛瞻視肅嚴廟額予茅茨地益容荆棘 經營勞勞勞節節備周祥桐梓共樞樞棗柳在棟梁子米仍勿亟農事更無妨宸極端袞冕中天起閭閻百靈咸受職萬國盡趨路 龍蟠去斯于虎拜颺嘉誠高且廣大國開疆美帶礪中盟誓咸讓異壁璋上公崇特進七廟煥蒸嘗玉給褒 渥離弓頌什煌尊庸先後意史冊萬年芳叢壘多尸祝江濱徧紫棠永恩宥甲第開宴沃春臨嘉瑞生芝圖輕裘解鷓鴣攝版貞孟月晴旭送餘涼譯國餘玄在瑤池下彩

風上出輝煌煜南極映蒼蒼鼎熟珍羞味 傾沅澧漿大官頌御饌  
響振幽篁雅樂登歌曉和聲像占瓊瓊延青玉紫丹海紫瓊霜玉母蟠  
桃日安期大棗麻添籌勤海客托戟列朝即壯志千秋樹其蟠五福章  
群情勸九錫獨坐引雙黃元宰無窮壽朝家有道長嗟予才朽落念我  
學 涼檇散原無用榆粉徒自捨明公垂顧盼溝斷被青黃知己稱奇  
邁提躬竊懷惶有懷惟鏤結消渴欲膏盲虛負雲天義安能寢食違  
環思莫報結草德難忘齋沐通魚雁虔誠戒管篋願言千紀壽長進九  
霞觴

黃汝亨

杭州西湖立魏忠賢祠賜名永思浙撫潘汝禎倡之祠始成郡人黃憲  
副汝亨臥疾不可起魏氏敗有奏汝亨以入祠懇論被詔奪念死則流  
聞候之耳

卷六

中書舍人新安吳懷賢暮客程於古偶因即報塗抹蒼頭忍懷賢許於  
東廠捕下獄懷賢承之掠死崇禎初贈 始禍不自藥從預其榮人事  
真不可測

余煌

會稽余太史煌事親篤孝既顯貴父幼美自期進取不拜封命俄歲試  
下等太史適家居令赴學使代林勉如命宗戚中阻改令少子往自是  
謝逢掖受章服之榮

天璽錄

錦衣 胡岐山太監胡良輔從子也寓京口往來吳越判探陰事德  
清蔡奕琛以置海監中書吳忠彥家嘉興岳和聲虞廷陸合謀作天璽  
錄謂東林枉做小人不贏東林得為君子列名分注凡五百七十一人  
目三日夜書成託浙撫俊楷把總 密致之逆賢以把總其寄腹也又

五千金記岐山壽崔呈秀謀薦起中彥

郭之琮

蒲州郭之琮萬曆甲辰進士歷宣大總督崇禎風生輪迴之苦本蜀人  
讀書山中撥爐灰得二十五金蓋老僧所藏致傲死書生亦沒罰作  
馬其主富人即老僧也被騎箱費痛過鞭笞後轉生某氏出胎方浴自  
喜為男子舒手連聲曰好其家怪之立溺死又生郭家念前死九歲不  
言偶讀一壽文父駭問因詳其故自是夙諳經史居官記前因勸人惜  
馬

孫承宗

先帝好修飾言貌孫禮陽相國嘗而論兵餉云肚子裏飽可戰 上曰何  
其粗也問引疾溫旨宣諭曰好出來了

閻揭

卷七

閻揭萬曆前不數進事關重命元輔秘啟多所嘉納 先帝時屢受視  
為故事不復經意

先帝儉德

午日例賜諸臣蜀扇崇禎時廢之  
侍漏向懸內臣直房供飯例酬一饔 上禁之俱露坐松林下賜大臣  
上樽發之或江南白酒蓋 中宮蘇人故多吳釀

周彧

嘉定伯周彧樸謹諸子粗鄙雖貪恣大不如田氏嘗飲吳駿公太史太  
史問官中異兆曰有之少時某姬來命出拜之某姬遠仆地今想之或  
不足當其拜耳

田弘遇

左都督田弘遇故博徒亡賴走淮安納中軍官為御史房可壯所獲免

歸天津多養女御史 吳阿衡巡城時細其女云貴妃女弟阿衡生事  
下獄論死因田氏力得釋楊嗣昌本兵迎合田氏推阿衡邊才應總督  
前邊飲酒好婦女戎備弛廢嗣昌言其不可阿衡疏辨有云臣職妻即  
皇貴妃之胞妹也又云臣陽痿不舉云云給事中葛樞糾其借撥官  
掖語極穢喪亡何敵入藉子嶺是日總鎮太監鄧希詔誕辰阿衡及諸  
帥各往賀不及備甫宴萬騎踰嶺矣阿衡起坐幸禪將出禦勢莫可過  
走一村堡被圍數十重越二日而陷其家在嶺亡恙必遇挾勢驕橫道  
請朝貴權出嘉定周氏上辛巳來江南過金陵收子女珍異亡算故太  
學吳興茅元儀妻楊宛本吳娼也善琴書弘遇至茅氏求出見即曹以  
歸壬午道臨清幾陷敵潛免八月 貴妃薨稍斂戢明年奏進其少女  
年十四有珠色從楊宛學琴曲不再授 先帝納之數日不朝弘遇善  
誘致富人鬪葉子接坐決勝左右陰為地富人心懾手得竟大負至數

矣

千金弘遇立置馬廐下責進不少侍凡傾數十家金陵太學某誤與其  
術一日盤產五千畝亡何弘遇卒明年長安陷田氏逃民間今為貴家  
妾

### 陸完學

大司馬太倉陸完學協理戎政再蔭錦衣時太監曹化淳提督或問其  
方略曰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專事唯諾竟得善去費縣  
張四知代之如錢請教曰有四字相贈行所無事身費縣初不以為然  
已悉如其言所批牘輒日照行一日語吳駿公太史曰行所無事費縣  
陸 翁見教甚得力吳曰國之大事在戎何云行所無事費縣無以對  
未幾內閣

### 周道登

吳江周相國性木強不好矜飾一日侍朝默笑 先帝見之詰其故不

對亦不謝既出華亭錢相國尤之曰已笑矣奈何 上自此後疎訕  
僅祭一壇予半葬典禮疏薄猶同官幹護之

### 繪命

百官賜封告勅屬詞臣增官告勅屬中翰崇祿初贈高攀龍誥命許士  
乘擅撰被免

北京營河漕撫按鎮巡等勅書俱累朝成稿不易一字或當增改經閣  
臣題尤始得命長山劉相國鴻訓以惠安伯張慶臻提督京營勅書擅  
增數字下獄戍代州

### 張鼎

華亭侍郎張侗初鼎學行著稱夫人陸氏頗始婢侍即苦之沙門蓮觀  
有道術侍即以風命問令持咒 虔誦半載當自悟也至期恍覺  
前生戀伎某登第負之轉生陸氏

矣

### 起居注

上初命史官紀注後召對浙任喜怒慮未可示後罷之 日講六人專  
司起居已執政多奉容論不欲外聞仍起居注

### 錢謙益

常熟張漢儒本縣簿佐史也陳侍即必謙筮仕初入幕後忤意榜曰革  
進張漢儒不許復入漢儒恥之已隣人失雞詈及漢儒以隣屋為置給  
事式招也漢儒通刺自白懼不納曰陳氏逐客何判為漢儒志甚入京  
欲許必謙會邑人陳履以家累逃京師怨錢侍即謙益速其語漢儒  
曰陳益我無大瑕隙宜先及牧齋也又訟師單良臣常上牧齋六字訣  
曰謙曹和溫曹張疑曹謂司札太監曹化淳也和溫指烏程相國曹張  
指漢儒良臣隨自泄於履謙之子履謙因改為激溫魯朱未蓋撫監侯  
國弼也撫監方恭烏程即上揭化淳化淳大懼不欲居款遂盡發烏程



怒收齋事而下漢儒儀議並武舉王番立柳死番坐本陶氏後歸錢氏納價又折之恨極訴京師

何吾驥

香山何象聞相國以木腰玉不加意錢寔益曰毋妨雖未腰玉人視之同為閣老何祥玉之異

嶺南臣宦何太宰熊祥黃宗伯士俊何相國吾驥陳侍郎子壯並鉅富於桑梓不甚稱也香山專販海侍郎至嶺盜御史李雲鴻按劾子壯朝議不悅例轉雲鴻

程國祥

程國祥清望素著入相後頗迎 上意啟其項省始搜民間房稅

虞山後輩

常熟楊子常 初以太倉張采張溥謁錢收齋時同社溥其文已采登

七

第溥又出宜興周相國牧齋反因之通相國

李長庚

李夢白太宰朝罷例揖閣臣時方更選法太宰述近意倪鴻寶云云溫相國 體仁曰此事老先生自主與倪鴻寶無涉

傅冠

崇禎戊寅六月劉宇亮傅冠直內閣是日直經筵傅敷陳剴切進退詳雅 上退入煖閣諸臣尚位竢傅 上方酌定枚卜諸臣及出門知傅等大拜

楊嗣昌

武陵相國本兵時丁丑觀政進士二十六人各受以楊襄毅 博集示方略嘗曰今日盜賊須十面埋伏法嚴之否則我東馳西鶩徒圍走見困而欲增兵先議 餉必加冰燁一二年之力庶可蕩平進士欽錄洪天

擢曰老先生策甚善雖民力有限果一二年蕩平有何不可若猶未也民力坐困將若之何本兵色動大不憚

平島劉興教兵潰 上中夜召本兵問計對曰毛文龍遠制建州有名無實文龍死留島兵無益不如撤之今未撤而潰於我非有損也明日本兵以語朝中

給依歸宿廷麟論得詞昌言非奸臣嗣昌大恨之謂奸猶可也乃庸我乎出廷麟兵部主事監軍諱

戎備

戊寅烽火徹於京師大司馬登城見單騎驅難民二三百人繞城而走命開門發兵擒之將獻俘訊之則胡婦也職方 即笑曰且未獻俘待吾輩用過始吐氣

工曹繕械日不給忽命召狗麓一千時有言猛犬最警令登城司夜不

三

虞掩襲從之宋以羅江狗為笑世故未嘗三也

中府俞書謝弘毅嘗侍班召對詞臣某遽出奏火器不可不備 上志曰朕未嘗問及爾對云何某叩謝

作文法

粵東某生謁太倉張太史溥其歷試草曰因緣簿游塗所著曰山水志俱就質且懇作文法太史曰毋炫奇也如因緣簿仍名歷試草山水志仍游南游草斯得之矣

王思任

山陰王思任恃才傲 忽崇禎 冬諭停刑是日會徐九一汧於朝房九一笑曰此盛德事可謂瑞冬 王疏遂東王答曰此亦九死一生韓人張汝懋其門生也過其家聞鞭扑聲張曰命奴市鴨子云主人不在鴨子安得有主人王笑曰箕子為之奴鴨子獨無主人乎

夢有字

崇禎癸未五月 上夢有一人書有字以語內臣或曰此人有之祥俄會極門上疎言 陛下夢後諸臣某又某以為祥臣竊以為非利益有字則大明去其半矣云云 上怒甚下兵科郭 跡其人不得又下錦衣衛帥駱養性跡之不得霍達曰此即賊奸細也

武備

崇禎時杭州各城軒殿撫臣某命兩旁各砌三尺餘歷其闔蘇州城塗以石灰以是言備徒供塚者一塚

張次仲

張元帖曰今人沽名釣譽鑿金與帛竭精殫智終無所成而古人或一事之悞一言之出往往流傳於後反或不磨所以人貴自立耳元帖論樂之實手舞足蹈如伍員鞭尸黃香扇枕老萊子戲采皆此

三

意

心竅

庚辰山西大饑人相食剖心其竅多寡不等或無竅或五六其二三竅為多心大小各異

周廷儒再召

宜興再召都督杜文煥日章趨其家告曰相國聞命例統辭而今事亟矣寇胡文誼勢不兩顧其關係在松山之師稍有蹉跌大事去矣相國疏辭即宜附密奏撤師松山回守關門蓄力併銳猶可支也若待相國入朝而圖之度紆程三四月則松山蕩矣關門豈能獨禦哉 上待相國厚言之必聽幸速為計宜興漫應之殊不致意及入朝東師果潰而九塞之精銳盡矣都督以語吳駿公深用追歎日章博通經史二氏善五七言律

吳駿公太史嘗請事宜與如兵食河漕等當若何宜與但曰有督撫等任之並無他語消縣魏炳乘井研陳演接朝士並曲謹未嘗涉時事井研即瑣語輒左右傾始發實皆寒暄酬應語也

孫傳庭

中丞孫傳庭勤王獨不召見自疑懼訛耳噴求免上不許陰令撫按道府偵之各稱其蹟先是過易州所部兵頗道橫辱學正 之弟道按臣委學正伺報於是學正報某日接某人與某人非蹟者按臣以定冊下傳庭獄撫道府諸臣俱落職

曹文衡

蘄遠總督曹文衡蒞刑職樹坊於里忤縣官手持其面縣官大怒杖之二十下獄

阮正中陰德

三

丙子海鹽訓導 阮正中恬潔自勵署桐鄉縣事三月積千金為吳給事麟徵所重得宰壽昌決歲殆四十金意觀温州同知時巡臺金壇鄧銀出壽昌購官某之門以八百金壽昌購官某鄧銀許之尋卒未及薦正中嘗候購官某某謂其索負若無措正中曰某非求償者應夫人介意特相慰藉事之不諧命也願勿再及某官原乙榜窮老止一孫命出叩謝俄巡臺來又某門生泣告其事巡臺曰此足徵壽昌矣特疏薦徵拜 科給事中正中辭巡臺巡臺曰公隱德非人所及始知某官之力也又餉以三百金不受

白楹園石

聊城進士白楹治園於臨清筆二石致自章丘頗幽麗德州謝太宰陞求之不與謝方典銓補楹盧氏令被寇厄濟盧楊士聰詩與寄煙嶺粗適意禍胎花向香歸魂

科第陰德

隨州程澤崇積茂長進士授惠州推官庚午分考闈闈微棘語門人曰吾輩讀書雖藉文字而積德尤為之本予記公車時舟泊一渚是夕北岸某家失火有婦保弁投水予呼僮救之入舟恐僮有他意坐守徹夜解衣衣之凌晨歸其家而行是婦見疑於夫謂倖生遂之適懷妊不能明也還母家後舉子岐嶷可愛少即補諸生雋鄉榜成辰同禮闈初場稿畢拍案叫絕俄燭蕊燼其角自度不中格未騰真步於號房見隔坐老孝廉枯坐舉稿投之記其名乃程澤也澤因奏名成進士少年來訪懇問素履漫以前事應之少年泣拜曰公負長者吾母常誦此事無路訪覓今借以七藝報於願足矣乃述母見逐之故其完始白故知陰德灼灼不爽也備敘願末以為門人訓

志

吳培昌

魏茗餌據却之或婦自至避不接且戒祝氏童勿以語人仲涉竟登榜華亭吳培昌宰仁和贖貨時歲饑借完漕貨富民五萬金半私其案管薦五千金內召還里即被身繫謂西臺直撥之耳兄事儒李吳昌時同舟而北志意驕溢笑未四月河南道御史吳復中同嘉興曹溶給事中長沙廖國遠松江楊枝起平湖馬嘉植等集松棚下復中曰將來匪人玷臺矣公等何不糾之問其人曰吳仁和也各言其贖貨以隣近未便糾國遠又他對時侍御史大興甯承勳以堂考次等當調國遠遂復中從史之復中遂語承勳曰君授職來曾被考乎曰前被考未實授復中曰君能論吳培昌則臺端生色矣承勳唯唯云渠事未詳枝起溶請任之枝起例事狀溶繕疏以承勳名上得旨下培昌撫按勸理培昌道德州見報駭懼亟反昌時怒言路謂此非遂培昌乃遂我也康程入京偵

其事陰代宜與揭言路喜中人往往不識面借臨如吳培事海承勳何曾稔之實枝起溶等嗾使陛下試召問則立破矣 上尋召府部大臣對說手勅召承勳承勳不知所出 上曰爾糾吳培昌能誦其奏乎承勳惘然 上曰即未全誦事可悉也承勳勉敘一二 上曰奏不自出當指其實承勳服而退召責曰奏承勳極枝起溶商之承勳曰奏培昌稔跡甚著臣誼當糾第路遠未詳訪之枝起溶非有他也章上不問枝起溶亦回奏不問而昌時憾三人甚托給事中常熟時敏伺三人起居三人謂敏同上傾心告之且求為昌時地不知敏賣三人於昌時也會推孫晉大同巡撫昌時喉宜與揭國遠等有私國遠枝起下獄溶解官聽勳而三人尚乞援昌時其見賣久矣

熊開元

嘉魚熊開元萊陽姜珠言事下錦衣獄容旨欲令都督駁奏性死之養

七五

性私語自濟康國遠阻之毋殺言官行疏救之兵明日疏上果獲其獄月餘國遠與同官曹良直飲酒語及之良直曰路受密旨安得少泄不佞且以聞國遠初不為意良直果疏上留中養性聞劾大恐几欲自殺已絕無托一日 上手書詔勅武射并及都督駁奏性益大恐射得三矢賜茶養性不敢受奏臣服罪久矣因述前事上不問始自安

董象恒

雲間董中丞象恒撫浙有綏靜之德坐累被逮甲申三月許因納贖董暉浙省在京者疏救既輸金旨未下輒出獄又浙人焚香迎於司寇門其人爭金相詰東微伺得之欲以聞董即夜潛入獄

兵疫

癸未夏秋間歲內大疫營兵半空大司馬以餉匱竟不補至誤國

蝗蟲秀才

庚辰辛巳間山東大壇許收蝗五十石補諸生時呼蝗蟲秀才

佛災

庚辰二月十九日杭州錢塘門昭慶寺火銅像燦盡東廡伽藍三像土  
偶如故屋雖燬神製無一損豈佛之靈不及伽藍耶殆有不可解者初  
萬曆間賜大藏經嘉興尚書岳石帆元聲見經籤寒落今入嘉興金明  
寺求善手整之得不燬

弔沈何山詩

秀水朱侍郎大啟弔烏程沈尚書演尚書亡子客至不具賓禮感賦一  
絕術士俱傳不死方臨期一着費商量無生無死原無用共向留城學  
子房

武塘詩

嘉善進士徐遠員錢相國子錢因責進遠致相國書附以詩得好休時

七六

便好休蘆花滿地燕飛秋黃鸝唱晚日西落幾見門前水倒流相國返  
其書題曰馮君滿用一帆風波復推波滿眼中莫笑寒蕪無暖氣三春  
花柳總成空

孝陵碑石

辛巳 孝陵重立神烈山碑石戶部哈石價四千金石出宜興山中實  
七白金

劉宗周不捐俸

劉念臺先生工部侍郎時烏程倡百官捐俸助馬先生獨否曰朝廷以  
此養廉不宜自薄

市廛

烏程朱文肅相國國相同年會事朱汝器雅相厚非族也文肅薨少子  
中書舍人紳利汝器子謙之金許廩敘而紳以劾郡守朱大受疏六上

大受發其私又文肅祖墓在長興守者朱國彬盜宰木見罪冒族父名

許紳市廛下紳刑部獄犯紳嘗買伎俞楚煙以觀歸

借冕脫囚

崇禎五年高平典史張悅因婦許氏借弓婦冕為許氏陰匿於官  
舍秩滿還富平隸人發其事逮張至抵死

南內盜

辛巳十二月南京大內西宮火以盜利其銅火之

壬子四月盜秘色甌器五百件

收生婦

庚辰九月癸未收生婦王氏孫男李化龍王化姪錢天祐俱着與官帶  
總旗兵部知道

清豐義士

七七

壬子北兵陷清豐執知縣馬中驥諸生某力救之非令若也乃歌者中  
驥果以歌免某被殺

范允臨書併

姑蘇忝議沈長倩允臨幼子與徐太史勿齋評議姻或惡長倩以徐館  
選必絕婚得之長倩拈古事書併曰長慶中王起知貢舉欲以白敏中  
為狀元嫌其與賀拔基往還密令親知致意敏中躍出悉以實告曰一  
第何門不可致奈何輕絕至交相與盡醉起聞之曰我比祇得致中今  
當更取賀拔基矣

梁州杰

梁州杰故嘉善丁清惠公寶奴產子朱姓備塾補諸生以點滑許王除  
名出亡遇山西梁某父事之掣歸冒氏藉登辛未進士歷咸陽曹縣令  
好貨謫死揚州州杰初第刻稿瞽瞍北面而朝之其文有曰謹具田間

大老奉申天子親家時以為笑

陳美餐

上虞陳木生太史居海濱家甚富里壬午家大疫止一幼孫召醫  
醫者史繼燭史至門若神鞭其背謂彼疔橫不當療也因扑地而蘇幼  
孫殤絕

陸員外贈妾東

嘉興梅溪里李明徽無子平湖陸員外嗣端 源贈以燕姬東曰北地  
佳人盈盈甫笄東方才士策策有鬚割我下陳侍御中慳意柳之長條  
初折梅溪之遠黛方新紅拂善相李郎庶幾俊眼黃衫俠客霞文洵是  
奇緣拜姑婢身乍分明敘姊妹心休見別家豈同於換馬喜或燒於乘  
龍曉發棠舟只合漫歌河畔柳夕開油壁想應離見畫中人陳媛咏舊  
宮詩我不更逢山下仕老賦新婚別君其倦問水濱

夫

芹以充合卷願言種玉用慰推雲

王介人還妾

乙酉九月梅溪里王劭買妾張氏蓋難婦也明年丙戌夏還其故室作  
滿庭芳詞題帕贈之八月冰衾三春香袖客遊多負職省一魂自守掩  
抑待歸期私惜閑情半枕肯征肅星影相宜殘酒柔聲附耳片刻情郎  
陪 窺窗今未幾旋傷遠次對眼看離念堂前去燕故堂重樓珍室紅  
樓小帕沾餘屑檀氣維聞新詞與能將好夢寄我數行啼

江南邊聲

癸未春夜飲張巍山先生留署中聞行歌者歎曰此邊聲也乃在江南  
乎今思其言即早有斜川之料

三區方略

南昌黎博菴元寬督學兩浙癸酉七月大考諸生策問三區方略多不

能對蓋吾浙恭將四各分一區曰浙西曰藍紹曰金衢白溫台時浙東  
患海盜

馬玉

燕伎馬玉擅美百里山陰余狀元煌欲娶之偶朱錦衣席上侑飲歌罷  
琶記中滿城中許多公與侯何須羨狀元余意頗阻

陸澄源刺黨

山陰都諫陳爾翼黨逆魏除名於錢塘西河候陸員外澄源問近况云  
有甥女陳曰君遂作公公矣員外漫聲唱曰公公一日登九五福自天  
來大此劉瑾傳奇語陳慚而去

薦侑

崇禎末士大夫苞苴輒千百金苦於費重專黃金美珠人參異幣時都  
門嚴避而徑實愈廣於末大計錦衣衛南鎮撫司命苦山陰朱壽宜為

夫

卿戚寄進累美餘八千金世事可知矣

都諫娶婦

雲間許都諫譽卿娶王修微常熟錢侍郎諫益娶柳如是並落藉草臺  
禮同正嫡先進家範未之或聞

巡臺私從

巡按向獨身赴任 祖制行李八十斤出不馬食不馬令遺規漸盡惟  
單行如故崇禎丁丑邑人葛徵奇按廣東攜一庖人弘光初沂州彭遇  
魁按浙至携全家

鄭芝龍

鄭芝龍少亡賴走日本小名鳳姐年二十一從李旦還閩航海行劫嘯  
聚頗眾同輩二十餘人莫適為長各約投歐於海不沒者為雄獨芝龍  
投歐不沒眾因推戴常值颶舟覆及風息舟之貨俱在按宋福州鄭廣

以海寇搜職對郡察吟曰鄭廣有詩上衆官文武看來總一般衆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滿座慚喙不謂今鄭氏萬倍於廣也

誦經滅蝗  
本兵楊嗣昌請誦法華經滅蝗

追封母后菩薩

崇禎十三年追封 孝元貞皇后曰智上菩薩 孝純皇太后劉氏曰顯仁九蓮菩薩

癸未選館

癸未九月望廷試貢士傅應訖以守令闕人命進士減觀政一月闕臣請館選奉 高皇帝位於閣中示其無私非制也嘉善沈滋預選俄易

魏學濂

魏學濂壬午舉南榜樹旗於門額孝廉之名義紹忠節之家聲和印曰

一門忠孝

海鹽陳梁弔子一詩扁舟弔子一無言意黯然手持一端葛為致阿母前子一曾過我貽我絕命篇 竟置不讀一讀泪涌泉初念死却死轉念誰能堅責人莫太苛子一亦優焉不如子一者高車何軒軒

華亭李雯弔子一詩亂世身名可自由恨君不及鄭台州劇泰新論何曾草月旦家評總世仇

錢樊

崇禎時錢法日壤薄小如鷺眼行葉南京禮部右侍郎錢塞蒼入相携戶部夾鑄錢若干欲上之為烏程所阻

癸未冬錢法侍郎 請禁萬曆委昌天啟錢止行崇禎錢而崇禎錢少一時苦之都市常曰拿崇禎來或應曰崇禎能有幾日識者知其非祥

降級

崇禎來中外官降級甚多仍陞遷如故帶降字惟守令必開復得轉成歎淹滯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陳 降九級書奏云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降三級又降三級入降三級臣某松江知府方岳員歷十四年歷降三十 級夫御史七品降九級郡守四品降三十 級幾無容地而猶衣豸橫金也章服不足榮功令不足畏矣六朝時降罰白衣領職豈謂是乎

訓儲

先帝好學不輟其訓儲亦然一日宮中有慶暫假語閣臣曰 東宮又荒疏四五日矣見忠節麟徽家誠要語

閱武

先帝力能開勁弓外解弓弩多駁回所頒行間皆不能用造甲每利矢

陷之駁回於是甲或厚一分有餘過重難堪 玉堂書記

孝陵樹

崇禎十年修孝陵凡樹萬有二千九百五十七株剛枯樹五百八十六株

後湖

崇禎四年修後湖冊庫柱刊匠人名氏十年不壞始免議

陳際泰

臨川陳大士深於經術盡日可草制義三十首 選貢庚午舉於鄉甲戌成進士授行人年六十五猶善酒御內辛己送金谿蔡相國之喪卒於家

撫州人因大士之教生徒立業俱尚遲敏辛己嘉定侯廣安 峒 曾視學

江右正考儒童訖仍大收限試七義稍欠則加杖有差他仰少者數人

多或數十人惟撫州九百餘人惠其衆特簡七日日月星辰曰盞盞  
蛟龍曰鳥獸魚鼈曰干戈威揚曰麻縷絲絮曰江淮河漢曰梓匠輪輿  
共錄四十人以額實不勝收也其減責者僅二人

凌烟

李建泰王錫哀丙子壬南歲試時各省卷磨勘各有停革建泰等計必  
不免遂自語禮部以凌烟奏若停科三年二十二朝稍長命下調除名  
停去三科嗣不能還詎建泰生雖不敵奈何以嗣塞貢也建泰語阻許  
館之殆百金且任其完復庚辰不復至壬午收籍矣未成進士建泰出  
師 上問贊幕者誰也舉嗣任兵部職方主事建泰為順賊所執俾其  
貌知李姓拜稱皇叔閉深殿中賊去清人入大內開殿得建泰仍相之  
與涿州不合引去而建泰之督師也山西 為裨將幾被倖憾之至  
是誣告建泰通叛速入京鞠之不實 某坐誅建泰得宥駟事外光朝拜

三

御史巡按河南至歸德度不支夜自經

王漢

澤縣王漢丁丑進士嘗與同年包長明訪陳大士云先兄已無辜恐身  
亦不良死大士曰曹操赤壁之戰足下且為荀文若何也 王應身其元

丹銀

沁水張都督道濬好方術謂丹客俱約人偶平陽人傳方試之並驗都  
督欲授余余不應又有小方日得一環吳興茅止生 請其法遂廣作  
之謂余不妄作者傳之日佐薪水可也余辭曰寒士命厄正惟是半菽  
不充菽藿無措若日享一環則腹且果然豈上天見困之意哉嘗見柳  
官家言吳人某好丹偶延士方某試作黃白珠驗特宴之方士某說舉  
著願脫此事往往多陰譴僕雖長饑不願聞也

金箔

宋抗人周承裕私鑄金為箔鄭仁澤市千枚轉鬻他州事敗全家徒配  
轉運使陳堯佐言仁澤情同罰異不可懲好乃定轉賣者減造者一等  
著為令 曰汝成

按秦漢以前饒賜多黃金江左後白金成行宋人謂黃金之耗在於佛  
像大佛像固足耗而今日之耗其大於佛像者莫若器飾之類歲耗  
不可勝計如金陵蘇杭製扇遍天下其廢金箔何限恐佛像不足當其  
十一也推此一端律以宋事庶乎有警

時敏

初餘杭大漆山洞中有其人寓焉不知其年月云吳人也嘗出游值筆  
賣為吳中故人相訪舊云能見訪入洞初黜暗勿自阻即得達英當有  
以少報久之筆工尋山洞如其言深入則然天開見其人坐石牀延接  
甚至謂子貧或外人託問未來事可知給朝夕也於是便往來為常熟

三

項廷英

時敏子來亦託筆工致問云功名歷歷第甲申三月十九日切勿在京  
師敏成進士除海盜令對所善諸生若輩游宦甲申三月十九日切勿  
在京師因述前指敏調安陽又調固始邑娶婦 擁貨數十萬居鄉時  
寇警招之入城令捐助先後不貨寇寇信 驅出入城被難因籍其家已  
還 部主事給事吳昌時求項考選召對 上臨門手注御史出語人  
曰猶頭項子直人所著則宜與寇揭改兵科給事中甲申正月調金華  
守上書自明又得留尋從賊除邑縣令御史蘇京除四川防禦使敏即  
修錫或歸短後衣長跪已適歸昔鄭相如吉鄭慶曰天寶十三年逆臣  
借亂當得偽官領守忠節時開元三十年也後安祿山反虔陽賊署水  
部郎中慶念其言稱疾求攝事平虔賊死賊台州司庫夫天寶十三年  
與今之甲申三月同日二子獨不能預避之耶亦何貴於前知司戶亡論  
敏且外遷適當其幸至上書乞留豈非溺於津要附宜與未足轉於附

賊矣

吳之俊五議

南渡初 諸生吳之俊上史相國五議

漕糧兩石而運一石今湖廣山西順流而下浙直一水之便俱數日可達京倉漕糧在湖廣今楚鎮撫對支在徐泗淮揚與淮鎮撫對支在九江安慶與江西對支某地鎮撫在某地對支或對支隣近盈餘即解京倉在昔水耗緣途運維難京倉存積數年故有鼠雀朽腐之額今糧本年支銷所有京倉幾何過夏加一耗之足矣對支可無耗也浙直兌例每缸正米三百三十石凡百加九石八斗十斛三六一缸月糧四千金行糧十六金每石蘆席車脚茶果常例之費二錢有餘而湖廣江西耗有加六加七之異使費倍之歲缸小修三年大修五年大造又外帶六十石每石水脚一錢五分耗米加一之五更無他費則今日四省運糧京倉速近軍便較之遠糧可以類推也

白糧三石而運一石獨蘇松嘉湖五府有之共二十萬十七石例耗米三斗春辦二斗六升本色四斗折色四斗折銀二兩嘉湖水脚每石六錢雜項之費不與焉今奉旨明年改折二年正額外即餘米十萬有零以佐軍興

九邊已絕關中來年南京概給新引兩淮仍五錢六分兩浙每引四錢浙鹽計四十萬引准鹽正浮額八十餘萬引除湖廣河南殘破少行約三四十萬引每引又庫價二錢三分准浙可得四五十萬補正供之不足

松江細布三匹而致一匹今官寺不過數百人所需幾何官布亦便細布十有餘萬編審解戶諒助貼價折可十萬  
大派改造 祖制十年一派係浙直福建十八府並唐德州供織上用

棗林雜俎 和集

如金花緞大紅錦每匹至二十餘金又鋪墊一兩九錢共計十八萬匹又細造六千匹如虎豹緞每匹七金鋪墊一兩二錢 皇上登極例有只孫團花亦應動支二十餘萬更有龍袍妃服綾紗黃白絹並鋪墊等項共三百萬之額或動支於四司料價或動太倉料價或出正倍額辦不一而足再如天啟間題加遼餉七百六十萬勦練二餉浙直廣福江西五省亦約一百四五十萬而阿馬折價河工見存典稅雜稅金花及十庫茶蠟顏料藥材諒酌上供猶可變通二百餘萬東南財賦現在千萬有餘而漕米幾三百萬不與也

顧錫嘯

崑山顧宗伯瑞屏乙酉九月父被難航海至溫州入閩隆武朝加太子太師仍禮部尚書命聯絡浙直士籍十一月復至溫州因募兵之餉欲徵魚稅巡撫盧若騰總兵丹陽賀君堯爭魚稅成隙而君堯部下毆諸

金

生致諸生洵洵宗伯遂疏奏盧賀兩公丙戌三月宗伯復命宿江心寺君堯夜遣人殺之

趙庚

吳江趙庚字煥之崇禎甲戌進士隆武時文選主事遭亂祝髮為僧遠游天台習禪學毫不顧家者二年子遺候或言其子應省試曰此多事已鄉舉日又多事終無所囑時吳江某村廟流言武當真武之神携節馬香火驟溢改創神宇其僧積錫數萬趙氏子孝廉法利之許於巡臺秦世植謂有張角之尊事下蘇州同知 或走天台邀庚還成其子庚不得已同二僧來過平望值風舟覆救出庚俄坐逝 陸高時記

獨足鳥

新安陳文遠崇禎中遊於山陝間西北有鳥大如鴉獨足千百為群每集處不旬日中流寇寇號為吾家鳥時墮地食之味欣又嘗見空中飛



銀大小不一相擊撞有聲人以石中之亦墮地餘不知所往

朱積離魂

華亭朱積以庶常迷南常疾甚魂冉冉自榻出升屋上若前列雙燭身  
東向而燭東身西向而燭西竟日魂徐下入所寢之東南隅見身隔於  
榻並榻臥者不知為何人也如是三日忽欲復借臥者漫為時扶掖甚  
苦久之魂登榻並臥又不相屬小間同年某移飲榻次約明年燈夕偕  
游答之曰我願甚但未及彼許我否同年駭別魂離二十七日始合體  
而愈因歷歷為包長明述之

修志

范石湖吳郡志成欲刻時有求附其事於籍而弗得者詳曰是非石湖  
筆也守憚莫改辨亦弗敢刻以書藏諸學宮見沐人趙汝談序中崇祿  
初梅盜教諭平湖趙無聲維泉以修我縣志見忌濱行東予曰不佞故

矣

以痴癡為不知者所詬厲不意世間亦復有知不佞者亦更有知不佞  
之知兄者德不孤必有隣信矣

備養

有賈江北者募二傭背其裝先各與一金嘗午飯旅舍忽失二傭意其  
遺出傭養示舍主舍主曰無妨彼非傭也本兄弟俱諸生也俄至問之  
植母生日資力金為壽上一觴耳惜失其名氏周公貞記

逸詩

丙戌六月七日攜李房用明走幽橋村值木鐸老人挂 太祖高皇帝  
聖諭牌因攜語道側雪涕而別似毘陵人舟泊有兒鼓柁用明詩紀之  
不載

學使李際期試金華諸生或題牘曰滿州衣帽滿州頭滿面威風滿面  
羞滿眼干戈滿眼淚滿腔忠憤滿腔愁

誕日疏

戊子正月嘉善錢相國誕日釋行門正志修齋疏曰竊以久莫久於無  
量壽與誇上古之椿永莫永於一 那好納須彌於芥蓋謂仁者必靜  
靜則有常吉士多求求止於道若夫善頌善禱總屬虛譽之事不為不  
崩亦是過情之願斯尚不可質諸正人君子之前又曷敢昭告大覺世  
尊者耶但願身雖幻有借假可以修真時雖駛流不遷即是常住仲尼  
之欲無大過猶須假我數年顏子之殆其庶幾政在不違三月况乎黑  
業多而白業少尤宜更事懺摩人心危而道心微頗用克勤 到孰謂  
延齡非進德之基而攝生非薄德之地也茲者歲添一算乃宜喜宜懼  
交關事且百叢覺為人為己之相間人則慶卿老而養國老我則憂未  
解天下之倒懸人或慶爵尊而暨商尊我則憂難慰蒼生之歎望略地  
刻責便墮自寃財失思維遂憐昏弱由是希良馬之視鞭影直爾長驅

矣

效野牛之去尾牙猛烈大吞羣爾落日之方可想會且形就而神和觀  
河見之不殊何妨年變而月化伏願自今已後寒威徹骨梅花識天地  
之心和氣滿懷殺種播聖神之德已用諸河之水不消口吸西江既睹  
夜半之星何俟身藏北斗試看春風澆蕩象牙點點雲雷筆秋水澄清  
珊瑚枝枝海波月

人瑞

歸化縣晏景生洪武壬戌年百有二歲

合州楊小彭年百三十歲喻尚書時有詩

永康徐伯敦嘉靖戊午百有三歲郡守李 問其故曰無他第寡欲耳

莆田林貴生宣德丁未年百有五歲朱永崇吳大猷陳居

峻各年百歲

義烏陳世泰萬曆戊寅年百有六歲或題其門壽域天開眼見六朝盛

事老人星現躬逢百歲中秋

長樂郡庠後圃者生弘治癸亥年一百歲老亡子五雜俎

慈谿劉伯祥嘉靖辛酉鄉舉隆慶辛未進士歷江西按察副使年百有八歲

尉氏趙宗年百有二歲

容縣樊福年百有十四歲

丹陽劉伯淵嘉靖戊戌八月生戊午鄉薦己未登第知海澄憂去起補臨川又憂去歷什加湘陰寧陽餘杭屢難屢任不滿十月以生母沈氏告終養崇禎十年伯淵百歲兵部侍郎王業浩以聞命補近縣滿歲即褒封於是授英山縣知縣三月即馳封

餘姚杜一年百三十八歲尚為人賃香萬歷有司存恤

崇禎三年四月詹事黃士竣言親齡望百求省侍許之仍令有司

允

存問

崇禎丁丑休寧孫元新年一百三歲見陳眉公像贊

丁丑五月進士即明臣言其祖必信嘉靖戊戌生今百歲令下部旌禮

私謚

泰和蕭尚仁洪武中以賢良召卒門人私謚貞固先生

宣城貢信之一名悅世稱南湖先生私謚貞恪

湯谿胡榮希華居家孝友門人私謚文莊先生

浦江鄭清嘗代兄灑死私謚貞義處士又鄭淵仲誼徵君私謚貞孝處士

崑山殷奎孝章咸陽教諭私謚文懿先生

東陽馬濂原清官山東按察副使鄉人私謚孝廉先生

宣城陳迪禮部尚書殉難鄉人私謚靖獻先生

瑞安卓敬戶部侍郎殉難宣德中劉球作傳私謚忠貞

鄞縣王賓用賓舉文學授休寧訓導太祖試鐘山雨雪及麥鵲二賦

命供奉翰林以教授卒門人私謚貞恭先生

義烏王孫有學行門人私謚孝莊先生

金華劉履坦之洪武中私謚貞恭先生

崑山龔翔大章以金川門卒避靖難去之門人私謚安節先生

黃巖應宗祥尚履諸生也好學工詩文門人私謚文貞

吉水解縉私謚文毅見胡儼祭文中

仙游鄭照孔昭正統間以監生令安遠轉巡撫雍稱廉官第一卒鄉人私謚清介

蘭州段堅可久景泰甲戌進士南陽知府成化甲辰卒年六十六門人私謚文毅

允

華亭張瑞仲圭黃縣訓導子貴贈尚書學者私謚貞孝先生

無錫秦旭景場父嘗讀論語君子以敬曰此萬金良藥也行已接物一

以為準及卒友人李舜民等私謚貞敬先生

海鹽祝萃成化甲辰進士廣東左叅政門人私謚文惠先生

福寧劉鐸彥振成化中歲貢生訓導仙居歸養母喪葬如禮有履水巢

及卒學正聞鶚私謚曰貞孝

福寧盛仕春仁仲弘治中訓導泗州耽書至忘食淹貫百氏有失則悔

守以自艾年八十一鄉人私謚文抑先生

閩縣何廷謙南安府同知鄉人私謚夷穆

閩縣鄭餘慶定海知縣卒官定海人私謚曰恭孝

泰和王翦九達文瑞公直五世孫少游王文成之門嘉靖中教諭莆田本

師說而不遺格物卒官門人私謚貞穆先生

高要崇德子修早出陳白沙之門廉介有氣節舉於鄉知沙縣諭民十  
事隣士就教延禮之廣諸生額卒官士民聚哭私謚古廉先生

海寧衛指揮使王佐私謚康毅見徐成謚議

金華陸震汝亨正德 進士兵部郎中諫南巡杖卒門人私謚忠定  
先生

華亭何震汝元官 教諭嘉靖中有司祠之私謚先生

華亭馮海性至孝母浦氏疾累月每夜額斗其身代母獲瘥而海以瘁  
卒里人私謚苦孝先生

吳縣杜瓊用嘉篤孝純德有司屢薦輒辭年八十餘門人私謚淵孝先  
生

吉安曹嶼東石正德戊辰進士官建昌知府門人私謚文節

江都葛澗以諸生編國朝人物若干卷私謚正學先生

慶陽李夢陽卒門人私謚文毅先生

南陽王鴻漸 進士官四川按察使私謚貞惠

山陰汪應軫子宿 進士官江西按察僉事私謚清憲先生

村氏左國璣正德丙子貢士有文行門人私謚貞孝

鄔陵陳友諒城甫膺貢麻哈州知州門人私謚簡定先生

無錫王問子裕嘉靖戊戌進士廣東按察僉事退居湖上翰墨自娛門  
人私謚文靜先生

漢陽張緒文倫嘉靖 進士南京吏部員外郎家居講學友人私謚  
介庸先生

瑞州胡用賓其佐門人私謚誠行先生以子維霖貴贈浙江按察使

慈溪顏頤應雷嘉靖丙辰進士官行太僕 鄉人私謚正道先生

海鹽徐州德安才識超卓所著巨章論均田議華山移賦私謚頤發先  
論

生 王來子長力學性剛早卒私謚直政先生 王天祿某

海鹽吳昂德翼官 左布政使私謚文憲先生

徐憲忠官奉化知縣王文美私謚曰貞憲

銅梁李 號柏山膺貢任奉新縣丞好讀書友人張佳倣私謚恭懿

慶雲楊粹夫咸貢任玉田訓導卒官門人私謚靖節慶雲縣志

高郭黃秉石福府左長史 恭王甚禮之父可大 推官恭王私謚順

德先生 南城鄧元錫 貢士薦授翰林院待詔門人私謚文統先生

陽城張慎言萬曆庚戌進士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私謚端懿

嘉善錢士升萬曆丙辰進士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私謚文貞

朝錢牧齋

或題虎印生公石上寄贈大宗伯錢牧齋感京榮歸之作入雜紛紛意

正濃尊釀此日又相逢黑頭已自羞江總青史何曾用落邑昔去幸寃

況白馬今來應悔賣盧龍最憐攀折庭邊柳撥亂春風問阿儂

錢公出處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聞國破從新朝北闕官高依舊老東

林

夢卜

國初龍溪林弼元凱元至正進士授御幕洪武二年徵修元史舊名唐

臣以國禁改出知豐城誣逮次湖口夢木人口眼俱動意恐不免後御

筆休問休於字為木人而問字草書如動像弼終登州知府

黃巖林侍郎一瑞任江西布政中元日晝寢夢享婦人祭覺所享尚在

喉間並里舍歷歷在目命隸跡訪果其坊老婦祭夫也問祭品及先忌

長以服具如夢中忌辰即公生日也

弘治中 趙統計偕夢得詩風光在閩中謂必登第竟乙榜授閩中教

諭

餘杭李春芳通經力學夢廷對第一頗自負竟用秋闈明年丁未狀元  
興化李春芳也同名氏

蘭縣趙志高久澄公車偶夢唐狀元汝楫程探花文德來訪俱卿即先  
連也婦笑其老孝康妾觀隆慶丁卯北上邑令錢諸孝廉獨趙不速明  
年戊辰榜眼及第

嘉善丁賓夢謁拜程明道先生俊宰句容入上元公署拜折等祠果如  
夢中又隆慶辛未成進士初過濟寧榜人慇懃加等云夜夢人呼我迎  
工部驚寤無所見已夢烏帽者登舟其公乎果歷南京工部尚書

福清葉相國向高少時侍於石竹山夢人語之曰事君能致其身不省  
所謂再求明示遂再語曰腰繫是白玉帶  
仁和鍾化民父夢其官至洛陽橋初令惠安修洛陽橋得舊碣曰維新  
即公字也意應之後開府河南卒

九三

上海夏景華萬曆辛卯秋試舉夢人令裹銀五分出東門值某色衣者  
陰投之求捷景華雖不以為然姑戲之所裹銀紙書姓名求捷果值某  
色衣者投其袖中彼不知也其人晚解衣得銀云云亦笑而置之其人  
適書榜主司折卷云夏景華未定也其人遂書上遂不易又陽城李養  
蒙丁酉山西登榜亦卷同俱戲為之非有意也

萬曆癸卯漳州陳夢福州林汝椿榜三十一名已次之初場連席因  
告之汝椿果雋陳不錄丙午登薦俱三十一

泌水張銓計偕時夢判事龐大馬司而止既司理保定夢官舍日雨是  
亭設座三為楊自肅繼宗許忠節達揖公曰虛一以待然須他日今少  
有疑事相煩耳出案牘判畢目送於門曰後會有期醒而記有鬼訴人  
殺之判曰鬼殺人殺人殺鬼足相當矣擢御史以屯馬按漢中修諸葛武  
侯祠未及勒石公子道濬夢武侯求紀以告公撰記財半稿未就

棗林雜俎 和集

陽城張慎言萬曆庚子夏居夢社友王仁同捷以仁入棟而非其才丙  
午張登榜值報者王仁因悟前夢庚戌廷試夢有憐君千里桃花客魂  
我三家村裡人之白果第三甲出身御史時憐君成肅州夢紅梨花為  
歸期崇禎初賜環道河東兵使錢之演紅梨花傳奇不覺連歎

上虞周夢尹中丞微時禱仙姑洞夢贈絕句三年到此媿無功裁得桃  
花滿院紅任罷不堪收拾去一齊分付與東風復令永新署壁前令刊  
所作

嘉興高斗光夢捷報其名方自辛報者又云非也若乃道素當在後因  
改名道素己未進士同榜嘉祥高斗光

平湖徐在中禱於少保祠夢少保語以關聖同宮後守廣州逮入京五  
月十三日集市相傳關侯誕辰也

奎

嘉興張駿徵夢入宮闕如王者則閻羅天子也出見作禮求師其子辭  
母老不聽乃以公子治春秋非我習也召吏按籍始責攝者慰駿徵出  
甲戌成進士

肥城書佐刁守宗夢閻羅王取八十八人寫七省輪迴冊分黃黑總數十  
萬人八旬而畢送萊州請中丞從治四月二十日己刻蒞任守宗以驢  
往城門千人部校三四十人惟闕正將旗鼓軍容甚盛導馬八匹入公  
署見中丞於內室凡列二書劔一研一中丞報書治裝飲菜豈湯即檄  
豐都之任各神迎三十里進臺投冊守宗以語人不信四月十六日  
午刻中丞中砲卒

蒲州韓承宣筮仕歷城遊其姻王表一往表一夢韓印其衣領及濟南  
臨韓以人雜果印其衣領逃歸

沁水王廷讓崇禎庚辰進士初夢蕙花置席又同故僕王斗語不以為  
意及登榜鴻臚寺報名見左如蘭王斗生次之始悟

鄂縣包文煒崇禎庚午初場偶倦夢章馱神曰文雖佳以咬牛炙投文  
廟中矣懇救許遲三科壬午始捷以遺才第一領試牘為風颺去無可  
跡欲另騰卷方過他所有老嫗從樹上拾之嫗夢神語此貴人物也完  
好如故

沁水孫如玉秀才夢壬午天榜首陰陽科三人德行科四人才用科七  
田科各若干人詳著素履倉卒間止記第四人韓姓又榜暴戾恣睢若  
千人貪淫無度若干人詳著如前或殊筆書脩字如玉列貪淫中驚寤  
是科第四人韓濟寧陳孟脩家閩將軍廟側崇禎時回子數十人謀  
毀其廟厚布亭屋孟脩獨不受謀復之被詬辱不自覺扁扁餘體平夢  
周倉曰爾獨勿我將俾諸囚亡何諸囚以他事闕死乙酉清人開科孟  
脩夢周倉促試果聯捷

嘉善陳舒癸未歲夢神付七題而身所衣衣冠非所制也清朝己丑南  
宮七藝俱出宿構

萬曆夏六月戊午予赴都試道宿舟中夢入大朝帝居殿東宮皇  
孫以次左立問安邊之策或請南還予方欲爭之俄飛塵蔽天云京城  
陷頃刻潰散不知所向曉以語同人各笑其妄甲申聞變追憶前夢雖  
草野不足道未始無驗也

硃墨預兆

東陽趙明欽萬曆乙酉鄉舉明年成進士歸娶乙卯主試貴州還途聞  
鄰婦哀慟且跡之其夫故諸生忌日也下世年月日正趙生期怪問其  
所遺書出其稿即趙聯捷之試墨

廣德弋應試崇禎庚午登科歸拜舅氏饒沒見懸梁遺稿啟與朱墨不  
異使應試易名簡辛未進士

夷堅志溫凌葉文鳳登進士官天台寧遇生日於邸舍假寐夢人請吃  
麻糍既覺聞隣婦啼哭問之曰亡兒忌日作麻糍祭享感泣耳文鳳問  
其所業曰業詩命取其舊業視之乃與葉及第程文一字無訛因拜嫗  
為生之母奉之別所今再見於趙氏云

排調

平湖某翰粟納監且買姬或戲之曰偏房花燭夜銀榜掛名時  
豐吏部南陽坊游妓館題曰虫二謂風月無邊也

余同麓文敏過蘇申瑞泉文定家留飲設魚羹戲曰這魚有丁文敏笑  
而頷之已侍兒趣列余曰且住侍申時行各隱其名以戲也

吳瀛海禮嘉沈大若一中同年相善瀛海邀沈觀燈沈指鯉燈曰此鯉  
雖佳恐非瀛海中物俄沈求去吳引滿勸曰水酒不堪大嚼再進一鐘  
平湖沈萃禎少所狎羽童補功曹歷長沙衛經歷沈歷蘇州守陸員外

詞端改唐詩嘲之鶴筆雲冠宮樣妝春風一曲度為娘師公見慣渾閑  
事惱亂蘇州刺史腸

海鹽吳少白刊詩一帙序曰先君號少白既不能文又不能詩尚足少  
哉予之少也非少先君之白也乃少太白之白也云云蘇州值雪玉皇  
昨夜買私鹽故把鷄毛細細旋今日虎邱山上望一个蘇州通麵煎  
題虎胡他胡他又胡他兩眼銅鈴怕殺他

娶人有縣承行四十秀才行二十七子行三十六聘啟云四十縣丞非  
廿七秀才之所敢仰二八嬌娥正三六新郎之所宜求

平湖令劉士瑗以匠訴冤不之直被介傷指邑紳候問曰政樂只君子  
民之父母

萬曆壬辰狀元侯官溫正春由龍窟教諭或增四喜詩曰十年久旱逢  
甘雨千里他鄉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燭夜教官金榜掛名時

嘉興朱仲義嘲尼詩不惜風流世所傳一生隨處覓姻緣起身已出平  
康巷解尼還登波若禪師按木魚移此日歌翻虎鳳想當年一心未絕  
紅樓夢香夜猶思醉管絃

海寧陳某楹帖三十步聊算以居一二什足耕而食或改之曰三分錢  
聊曰生財一二妾足稱好色

太學某訪伎通刺眷侍教生伎報刺眷侍教且

予反王介人有招飲者視其刺則王介臣也僕悞投之介人賦一絕句  
君是鬪鬚我面麻姓名舉止不曾賒西家受東家醉只為當年一字  
差

海鹽朱同知學忠 進士題天寧寺僧舍曰存通堂或請其義笑曰

賊禿轉音也

烏程沈聖岐萬曆 進士游狹邪間題香美堂友人問所出曰千人

矣

日个个美

讀杜工部詩入門高興發侍立小童清此君亦有外癖為之一笑

人有咏杜詩子璋黜腹血糝糊之句而愈瘧者乃子美有三年猶病瘧  
一鬼不消亡之句豈其詩不自靈乎 鄭以偉杜吟

鍾伯敬詩桃花少人事吳門朱曉曰李花終日忙乎譚友夏詩秋聲半  
夜真朱曉又曰甲夜乙夜秋聲尚假乎

前定

龍潭龔某販參遼東寓撫順城萬曆戊午四月臨發待治一金壺逆旅  
知建州當有變趣之南隣酒錢醉甚宿焉詰旦城陷南隣客俱殺本即  
獨全而龔某以宿南隣不免矣蓋建州之謀預定北即以大駟頗運之  
也

乙酉閏六月北兵破嘉興大殺掠縫人吳某居城隍廟前同三人夜伏

神座下見侍像進簿唱名 某人破 某殺至吳 某云殺於黃符駭甚質明  
兵入迎謂來者非黃偉乎首兵曰我非也次日黃偉因報吳問何以知  
我告之故歎曰我徐州人於爾或宿業若甘心焉竟報何時已乎即神  
前解之拜稱兄弟而去

山陰范明隆貴州副總兵罷歸值鼎羊張存仁鎮浙以明隆父任遼東  
都司同明隆讀書丙戌下浙東聘至論舊不異時昔令通謁巡撫蕭起  
元方殺南將忽記明隆亦浙東人立召斬之明隆實非南將又忘為存  
仁故人也存仁大慟賻三百金使不困存仁夙好何至誤罹其網哉  
浙東浙東敗張存仁按名捕百戶斬於市婦 氏怨記營卒我不從自  
經其弟尚存

同庚

全

永康程京兆正誼義烏虞御史懷忠同嘉靖庚子九月四日子時生同  
隆慶辛未進士同司李內召懷忠入西臺忤時宰出守袁州仍請潛山  
邑邑死正誼以刑曹歷大京兆年八十  
萬曆癸丑會元宜興周廷儒天啓乙丑會元無錫華琪芳崇禎戊辰會  
元嘉善曹勳俱生萬曆 月 日其時地小異先後冠南官亦奇

內承運庫

正德三年睢州劉淮以孝廉入太學歷事兵部時同年詹伯齡亦歷事  
內承運庫述庫中有象牙二長三丈重七百餘斤蝦蟇二圓如鵝卵長  
三丈東方朔桃核半枚大如人掌麟皮一大小珊瑚樹八九枚次日余  
同詹進觀之果然麟皮已蛀闊可七八尺桃核中錫東方朔桃核五大  
金字 劉淮聞見錄

朝鮮使臣夷人寫早朝詩

正德四年元日候朝辰時 上還未出時有朝鮮日本安南三國同陪  
臣候朝其一人畫地作字云花迎佩劍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又一  
人書云日色曉臨仙掌動香煙欲停衣龍浮余同劉宗敬觀之良久宗  
敬曰此夷人寫早朝詩有意笑中國高祝之晚也衆慄然

劉准

南曲 海鹽腔始元澈浦提舉楊氏

崑山腔始邑人魏良甫

矣

國權自序凡例

亦左氏曰 明興垂三百載治駁駁日以盛而史事則學士家猶遊言  
之木天金匱之藏每乘輿代興則詞臣雲集而從事既奏峻倚之秘閣  
即薦紳先生不得一日剝周秦以來史臣有專職亦有品述故其官與  
業交相勸也 明之史臣夥矣大抵備經筵侍從既奪名山之譽而前  
後有所編摩俱奉尺一其官如聚偶其議如築舍非正三公而均八座  
者不得秉如椽焉且 明初史館布衣亦尚與壇坫之末其後非公車  
不敢望又其後館閣有專儒即公車之雋或才如班范未始以概進也  
噫明之於功令斷斷甚矣故史日益以偷垂三百載而無敢以左足應  
者 神宗時陳文憲銳意於史而史竟烏有雖文憲不允襄事脫幸而  
史恐不堪為唐宋六朝後何論雁行也計其時瑯琊新都雲杜二三君  
子足任鞭弭而曾不一收漫漶之用又昌史哉故史至明遂以秘而為  
矣

釀溢泌湯之伶險也而史江陵之嚴刻而史楊文貞董文簡之福收也  
而史史之權不有所敬則有所避蓋稽事定革除事已蕩為飄風冷塵  
滅沒半不可問而周之頑民所脫然刷洗者十一耳 永陵議禮至於  
今甲可乙否聚訟之舌故而猶新此將何以表之也 定慶寶錄告成  
俄而在事諸臣半削籍甚則投環謝世以國家忠厚鴻龐昌言無忌諱  
而于載上腐刑餘波尚能及人史不亦可畏哉然則今之史拘忌文法  
柱枝耳目言之誣淑之短赤之俗不但爾爾江左前史出一家唐太宗  
命諸臣為曾史始割綴而不適於一永叔為五代史則著為新唐書則  
不甚著天下事咸於獨而散於同比比是也明作者非一人繁簡予奪  
之間失得相半鄭端爾疏為博雅有其學矣惜非其才北地才而不史  
瑯琊欲史而隱恐以沒入其初皆不踐水明之塵雲杜寄徑非久遂老  
薄書錢穀問史才難得亦難失當亡或任爾不復任目則雖能史者有

摧謝規避時以身為射的哉故予竊感明史而痛之倭欲振筆輒自慙  
怒臂不敢稱述間窺諸家編年於諸陋膚冗者妄有所損益聞數歲哀  
然成帙不遂及棄舉而薦之銘樂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諒哉  
雖然塵飯塗羹戲之云爾持以質大君子之門方土龍易狗之不若何  
况乎綿蕞也

天啟丙寅三月朔談遺書於棗林之容膝軒

此丙寅舊稿嗣更增定觸事恰咽續以崇禎弘光兩朝而序仍之  
終當復頌聊識於後 遷又跋

義例

橫木水上曰權漢主帝權商稅今以權史義無所短長也事辭道法句  
權而字術之大括盜潔毋靡盜塞毋猥寧裁毋贅若亥豕之訛雖黃之  
口尤其慎毋不致恣臆於百禩之下

百

宣尼又言文勝質則史柱下之藏早見其端然純任夫質不免園冊即  
斷爛朝報耳文獻足徵則闕疑傳信學識以濟其才亦千古存質之意  
資錄外野史家狀汗牛充棟不勝數矣往往甲漚乙渭左軒右輕若事  
鮮全瑜人寡完璧其何塗之從曰人與書當參觀也其人而賢書多可  
採否則間微一二毋或輕狗

國初沿宋元之習文多弱其正間漸尚氣格而敘事之文猶故也章  
委長繁最無乍讀輒不易竟故十汰其九錄年錄月簿有去留

司馬子長於漢初曰沛公曰漢王據寶以書後人或概從帝號頗乖其  
素今特如本稱庶明復歷

國初如漢陳友諒吳張士誠夏明玉珍之類或書入寇云偽漢偽吳偽  
夏大非孝陵逐鹿之意泰初未嘗臣六國漢初未嘗抑西楚也孝陵詔  
勅不諱為元民而諸家輒以成敗責一時敵國得毋早計

建置改創始必書如改郡縣設官司通朝貢行封拜管工作定禮樂正  
賦役開科貢頌詔令例宜書除官惟賢好之有繫於國者及閣部院則  
書餘不盡述諸王勳戚文武三品以上堯卒例得書其賢士大夫雖庶  
賤德業流聞者不敢遺也赦文儀注節取之不全錄至諸書考証諸人  
評薦採其確數者災祥危尤不厭詳矣

昔人論春秋書法如六鷁退飛過宋都謂人仰觀見為六物察之元為  
鷁而退飛極望知其過宋都蓋先得數次得物次得地也隕石於宋五  
謂見有隕自天者察之石也其地為宋而數之為五蓋先有觀次得物  
次得地而後得數也句不數字盡俯仰之情態真聖人化工之筆宋初  
穆修張景銳志古文嘗侍朝東華門適奔馬踐黃犬死因各紀其事穆  
曰馬逸有黃犬遺蹄而斃張曰有犬死奔馬之下穆語大拙張較甚而  
漏犬之色則麟筆豈易擬哉噫哀鉞遠矣穆修張景竊在季孟之間

百

天啟辛酉值內難讀陳建通紀陋之私自筆錄漸採漸廣且六月稿彙  
至卷百丁亥八月盜賊其匿拊膺流涕曰噫吾力殫矣居恒借人書觀  
集二十餘年雖盡失之未敢廢也遠走百里之外備考群籍歸本於寶  
錄其實錄歸安唐氏為善本揭李沈氏武塘錢氏稍略焉冰毫汗塵又  
若干歲始竟前志田夫守株愚人刻劍予病榻之矣 江左遺民談遷  
瑞木識

附錄喻叔虞國權原序

取二百四十年之間七十二君之所行事斷以一人之論以成一家  
之言者春秋也春秋者孔子之春秋非魯之春秋也故官秩不隸於  
柱下筆札不給於蘭臺版冊不藏於天府春秋者野史之藏象也道  
雲不待合而兩河不北趨而南天地變而戎滑夏天乃與秦以廢古  
書籍則火孰敢播筆而沿丹鉛腹誅則誅孰敢張口而談國事漢興



初尚模國天又不終廢古而後稍任經術於是司馬遷班固之徒世其官而西漢有史其後皆以異代之史而掌前世之故或借一國之才而恭他國之志然亦必稽當時稗官說家之言以為張本孫盛以材頭受嚇崔浩以謗國罹禍則亦秦之餘猛矣入安莫國有信史哉史失則求諸野則野史之不可失也久矣殆亦天之所必存以留是非之權於萬世者也三代而後國家之盛是非之明未有隆比我明者故野史之繁亦未有多於今日者然見聞或失之疏體裁或失之偏紀載或失之畧如椽關馬鹽官談孺木乃集海鹽武進豐城太倉臨朐諸家之書凡百餘種苟有足迷靡不兼收勒為一編曰國權予偶游海上受而卒業觀其志則在春秋觀其法則在綱目取二百六十年之中十有六朝之所行事開國中興之烈守成累洽之休大政大權廬記眉列赫焉侈矣洵一代之鴻業也夫以木橫水曰權若

重

孺木之所採輯鉅纖畢修久近並綜誠哉權而取之諸家無遺言矣孺木以帖葉之暇而效為朱墨本蓋良史才亦由識朗而學瞻故能成其大志與今經五出子者四而史居其二書之謨則言治而不言亂訓誥則言治而亦言亂春秋則言亂而不言治矣若我明之世質之唐虞三代之治而無愧我明之法防諸奸臣賊子之亂而最嚴千古邦隆之盛天用古以興我明也宜孺木國權足以兼尚書春秋之盛事矣元天所必存之書也異日者孺木得載筆而升木天以文墨事天子大書特書其賢於龍門扶風遠矣是編且獻而藏之金匱石室問野史云乎哉崇禎庚午正月新建友弟喻應益撰

附錄黃梨洲談君墓表

君諱氏名遷字孺木海鹽縣人初為諸生不屑場屋之僻固狹陋而好觀古今之治亂其尤所注心者在明朝之典故以為史之所憑者

實錄耳實錄見其表其在裏者已不可見况革除之事揚文貞未免失實秦陵之盛焦泌陽又多醜正神熹之載筆者皆官逆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憂勤惕勵而太史避流皇歲烈燄國滅而史亦隨滅善天心痛於是法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五年之即報補其闕文成書名曰國權當是時人士身經喪亂多欲追敘緣因以顯來世而見聞窄狹無所憑藉聞君之有是書也思欲竊之以為己有君家徒四壁立不見可欲者夜有盜入其家盡發藏稿以去君喟然曰吾手尚在宜遠已乎從嘉善錢相國借書復成之湯城張太宰膠州高相國皆以君為奇士願折節下之其在南都欲以史館處君不果亡何太宰相國相繼野死君亦棄諸生北走昌平哭思陵西走陽城欲哭太宰未至而卒丙申歲冬十一月也蓋君於君臣朋友之間實有至性故其著書亦非徒為盜名之秘經而已余觀當世

重

不論何人皆好言作史豈真有三長足掩前哲亦不過此因彼襲壞袂公行苟書足以記名姓輒不難辨權而論之史之體有三年經而人與事緯之者編年也以人經之者列傳也以事經之者紀事也其間自有次第編年之法春秋以來未之有改也有編年而後有列傳故本紀以為列傳之綱有編年而後有紀事故紀事為通鑑之目奈何今之作者矢口違固而不屑於悅宏夫作者無乘傳之求州郡辭上計之集不能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著殘書數本談墓單辭使思抑揚人物是猶兩造不備而定爰書也以余所見近日之為者其人皆無與乎文章之事而公然長篇累牘行世藏家輒欲與五經方駕三志競爽豈以後世都可欺乎君乃按實編年不銜文彩未嘗以作者自居異日有正明世之事者知在此而不在彼也君之子祺承予表墓余美無溢辭亦史法也

附錄朱竹垞靜志居詩話

談逸字仲木一字觀若留心國史考證累朝實錄實訓博稽諸家撰述於萬曆後尤詳疏為國權中年燬於火乃復沉思強記覆閱舊書詢之故老墨枯筆秃錢不及餐晚克成編南都議上景皇帝廟號曰代宗一時以為當仲木獨以為非有答友人五言辭雖未工有闕典故特錄之詩云成周作謚法大小行乃傳公旦暨師望董制自聖賢相古后皇涉南郊必稱天易名典克慎教法宜精專漢後避帝諱臨文率拘學唐以代易世宋以真易立其文雖或殊其義則一焉景皇承大業即作凡七年多難固邦國文武要畧全備遠奉迎使事凡禮用愆及乎裕陵返黃離位南編初非因免城奪門言何編梁瑄策始建張懋母用宣廟號猶未備何以垂簡編禮臣失不學代乃居世先相越僅五世文義詎可沿謚說十五家秉禮恐不然彙選以為是橫

議臣談運

百

本傳見海盜錄

談處士遷字瑞木性好博宗久不遇益肆力於子史百家之言尤諳列朝典故嘗曰楊文貞賢臣也而於革除多失實焦泌陽壬人也而於正士加厚疵徒狗愛憎耳豈有定論乎於是訂正彙藉成一家言崇禎壬午間受知陽城張公慎言膠州高公弘圖二公者天下之望相與為布衣交甲申高入相張為冢宰凡新政得失皆就諮於處士多所裨益相國以處士諳掌故薦入史館泣且辭曰遷老布衣耳愚以國之不幸得一官高乃止已勸寺支廟時事且日非處士私語二公曰公等不去將任候國之咎二公用其言先後乞骸骨乙酉張客死宣城高致命會稽處士歸於麻澗之廬丙戌會盜起剽掠稿盡失甲午會婺州總河中丞朱之錫聘之游京師嘗走昌平謁愍帝陵是時吳太史偉業在翰林慎與可獨重處士丁酉夏以事至平陽城數百里遠處士徒步往哭

百

張冢宰之墓處士操行廉雖游大人先生之門不妄取一介至今家徒

四壁立卒年六十有四所著棗林集十二卷又論二卷北游錄八卷西游錄二卷棗林雜俎十二卷棗林外原六卷海

昌外志八卷

許公故廟碑記

邑人談遠撰

翳我鹽官有忠節許公珣睢陽以障江淮輕七尺以安祖廟生致東都  
畢命偃師在至德二載之十月旬日賊遁反葬故里楊園村田叔和云  
葬洛塘南意其時馬鬣崇封蘋藻修潔宜惟是三尺之上已也宜有廟  
而掌故失載臨安志云雙廟在縣西縣今思之洛塘故廟因雙廟而故  
也至德二載迄唐末百四十年安有曠代之久墟墓生哀不廟貌其間  
乎初專祀公無疑第安石之白碑易勒申昏之祠額易說於是漆燈未  
滅頓值沈彬武庫方營遠直樗里悲哉乎後之人耽耽焉瓊竊寸尺宜  
能追獎忠魂仰妥貞魂全東平之塚樹表太師之泉臺哉猶未已也併  
故廟而供之朕若下鬼李於叢祠名實俱喪盼靈亡聞僅附公於右沿  
流忘源如此吾未知其可也逸獲稱鄉人私淑千載之下俛仰狂蹟幸  
釐正其事以歸之我公云

頁六

又跋云縣志故廟失載歸其重於雙廟也今廟又祀劉文龍謂廟成  
於文龍許氏不敢忘德第以涸睢陽非立廟本意



棗林外索序

楚左史倚相能讀墳典丘索之書後人各有解而於八索或云即八卦也大易揮願索隱故司馬貞有史記索隱過此無聞焉余性好涉獵雖家無藏簡時閱於市或乞覽其肆然當於心者嘗寸紙錄之投空函中積若干紙歸陶宗儀之覽也于是傾函而汰之幽實僻證頗掃耳目之冗近或見聞共著亦責其冷雋有裨懷枕恨限於管蠡之內一覽一測於四庫五車尚其染其指敢云鋪糟駁醜我敢可自怡遂題其簡端曰棗林外索棗林吾家所自始也樂操風土不忘本也且身任泥塗帖之嗚之足矣或以左史倚相司馬貞若而人設相值于中原則若之何曰

陳蔡之賦不足校也謹避君三舍時在

順治甲午秋七月庚戌談遷書於燕郊之晨露下



棗林外索

天地

皇甫 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度二十九百三十二度分爲二次：三十度三十二分度之十四各以附其七宿間距周天積七萬九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九十一里故日月所照三十五萬里 騶衍曰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 鄭氏曰星紀吳越也玄樸齊也嶽麓降委魯也大梁趙也寶沉晉也藉首秦魏火周萬尾楚也壽星鄭也大宋析木燕也此十二次之野也

盤古塚

大觀圖經云塚在江都縣四十里上有盤古廟其像披髮席地而坐蓋出成都樓殿画像也按路史洪荒之世相傳長淮之間有巨神出焉駕六張羊次人星比而居天下盤古之名豈謂此耶 揚州府志 又河間青縣南七里有墓其港以盤古為名

煙人氏

路史及通鑑前編煙人時於日月之都寓於南蠻楚南蠻也 摩道南楚記今楚漢洞諸蠻擊石取火刻木失信猶有煙人之風

伏羲氏

益官談遷稿本輯

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孟康曰伏羲為上古文王為中  
古孔子為下古 銅梁李暹山先生問張佳甫曰六十四  
卦始於何時甫曰文王重之先生曰非也觀繫辭取諸爻等  
卦則三皇堯舜時事言龜筮協從則唐虞時事則六十四卦  
上古已然矣又曰古人釋經不敢自信故傳不與經相參小象  
原自為類試讀之無不叶韻至後儒始分經傳故宋人俞琰集  
說無為無見若使易無叙卦傳不知後人持六十四卦顛鑿何  
狀矣居東先生集

易之書未嘗不成故以未濟歸焉說者以為既濟豈聖人之意  
亦蓋聞胡子明以六爻之說解易故其言曰易以既濟終焉 注

辭

伏羲文王墓前著艸季子墓前掛劍草鄭玄讀書山下書帶草  
蘇陵白茅芬女拖苞艸皆怪耳

神農氏

隋州厲山鄉有神農社又有神農井生而九井皆出塚在鄧縣

包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此淳于俊對  
高貴卿公言也漢魏間人士守經甚嚴斯言必有所本陸探傳  
疑錄

赫胥氏

赫胥氏造梳二十齒寶髮

蚩尤塚

真定蚩尤塚七所每當祭蚩尤其日白氣貫天

上古殺諫臣

上古東里子栗陸氏臣箕文夙沙氏臣俱直諫被殺

黃帝

黃帝傳七十世尸子史記及通鑑前編止八代黃帝葬橋山

在中部縣東北二里其山形如橋沮水環遶之山高麓有黃帝廟

山周城墜五里餘樹百萬餘株橫順成行參天傲日舊傳黃帝

騎龍升天其臣左微感思取其衣冠几杖而廟祀之出於秦皇

漢武時方士之說固不足信至謂聖衣冠於此者乃臣不忍直

言望黃帝故曰聖衣冠猶稱君薨曰晏駕無勝畧

為葬黃帝乘龍事又武陵軍宇記延溪有栢樹若干枝條暢

茂嘗為集其上枝下垂及地為去枝偶折群鳥嘯號不已主人

取其枝為弓名鳥號

倉頡

黃帝史官生而神靈有四目觀鳥跡虫文始製文字南樂縣吳

村人 彈通記史皇氏倉帝名頡有唐德生而能言及長登陽

墟山臨洛水之泃靈龜負書遂創文字文字成天雨粟鬼夜哭

居陽武而葬利御陽武縣志

古武神

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高陽氏洵七河之津是為玄帝也後徽御百神召至雷電乘結元之車周旋八外諸有銅臺之山陰宮之丘皆移安息之不开而填之鑄羽山銅為寶鼎以獻於神峰大約與黃帝鑄鼎首山事同陶貞白與楊到諸仙住來親得其說而紀之尚有可信若夫淨樂國王之說但甚不足存者宋公安游太和山記

荆茹豐

黃帝之臣有荆茹豐中記左傳註楚有茹人城張楫音荷古樂驚何食之茹下丹鉛四錄

常儀

漢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周官註云儀字古音儀今月中嫦娥之說本於此又有引天問云何拜射夫河伯而妻彼洛濱以為拜妻乃宓妃真夢中辨夢古詞皆托言河伯豈可射水神豈可妻古人蓋以刺夫有權力而安莫者隱其詞為喻耳馮元城集

老童獻負

老童即騶山神童也綱項之子其音常如鐘磬森容黃帝樂師也

疏屬山今遼寧德州山海經夔負之臣曰危與夔負稜窠窠帝乃格之疏屬山格其石足反縛兩手與裝繫之山上木在開

題西北漢宣帝使人發上郡疏屬山於盤石室徒探被髮反縛械一足因問群臣莫能曉劉向按此言對之宣帝驚異始重文學

充祠

金章宗承安二年唐山縣旱邑民禱於充祠如期而雨秋稼未登民艱食神降靈默喻近祠民曰山陽石盡為麵矣可取而食掘試果獲麵飢者賴以全傍郡聞之曰取者日萬餘人迨穀登始無恙順德府志

巢父許由

巢父故居在東昌許由友嚴信蜀之嚴道人張華博物志

稱馬遷云無充以天下讓許由事揚雄亦云夸大者為之樓賜叔度日抄云從來人以莊周蓋是寓言卻不曾深考如充讓許由依舊是有此人蓋申呂許商皆四岳之後許由亦其一也以當時咨四岳觀之則充有讓四岳事但周之言文飾過當耳左傳云夫許太岳之後杜註云充四岳則太岳非由乎高士傳充召許由為九州長豈即岳之任欤按伯夷傳太史公箕山有巢由塚是不疑為無是人矣古人之名不見於六藝何止由充而統欽履之即楊誠齋有詩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子雲之見讓於人宜矣李廌河南通志

舜

羅沁云嘗見漢劉耽所書呂梁碑字為小篆而款初者過半其可讀僅六十言碑中序光舜之世去舜祖葬之生窮碑有碑生致康故康生喬牛喬牛生赫峻產舜質之史記蓋同生自黃帝此可以洗二女同姓尊卑為婚之疑又他碑所載后稷生台璽白璽生叔均叔均而下教生始至不窳不窳下傳季歷猶十有七世而太史公作周記拘於國語十有五王之說乃合二人為一人又刪數人以合十五之數不知國語之說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闕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太史公亦述哉楊慎升銘錄

帝舜仲冬相也狩至大茂山阻雲遙行望秩獲忽廟傍飛一石墮帝前又五載巡狩其石飛於真定曲陽故石傍亦有廟其石曰安王石三代而下歷秦漢隋祀北岳於澤源之恒山五代失河北宋界白溝河遂祀北岳於真定之曲陽其石長九丈廣四尺厚一尺二寸於舊窟窟狹不少矣曲陽縣志

舜妹画

世但知封腰作画不知自舜妹嫁始客曰惜此神技創自嬪人吳耶沈顛画鹿主

舜弟象

永州零陵縣有鼻墟宋額苑去道州永州之間有地名鼻亭窮唯絕傲非人跡可處去兩州各二百餘里舜封象於有康蓋此地又通州北六十里舊傳象封於此後人祠之唐刺史薛伯高毀其祠柳宗元作序云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判道州考民風披道圖而得是祠驥曰道之道以為子則傲以為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史定理以惡德而尊世祀貽非化吾人之意哉命至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況其主於江又國朝王守仁有象祀記

舜三妃

舜長妃娥皇無子次妃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帝王世紀

馮元成游桂林見有舜祠詢之諸生云此地皆苗人苗自十羽兩階之後家之祠舜因訛而為舜汲於此至稱二妃哭舜泪滴於竹生斑不知舜娶二女時未三十古者二十而嫁二女時七二十矣舜年百有十歲而終則二妃計亦百歲豈能盡無恙相墳至於窮荒地耶

善卷

善卷舜七友之一見莊列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不受武陵有善卷壇辰溪有善卷塚宜興有善卷祠宋政和間賜號避世高顯先生

皋陶唱

淮南子皋陶唱而為大理此劉安依託之說石泉嘗云即使劉陶唱而為大理民亦不究也蓋假今之詞耳謂皋陶真唱則真書皋陶執都而執俞之佳用託借

右稷

右稷之孫叔均柏教牛耕山經牛耕

四出

史記本紀舜歸而吉帝謂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東山以變東夷由此觀之四狄之罪皆非誅死亦不廢棄但遣之遠方為要荒之君長耳東坡志林

鯀治水無績自沉羽淵化為玄熊號河精聞州城西十里鯀隄自濬縣入界相傳鯀治水時所築又慶雲縣南四十里長城嶺乃伯禹所築古九河隄也三名尚書作公从人在山上唐玄宗易以今文危字

伯益姦王相

姦姦虫王相云百虫將軍乃烈山澤之伯益也歲祀金石躬臨祠祀最古姦姦志

禹治河

禹治水河從積石北東而南封三千里至龍門西河漢州呂

梁山：峻流激從呂梁北擊龍門以殺水勢導之又南至華陰自南而東至底柱今河南陝州之三門山也又東徑孟津過洛水經鞏至於大伾今大名清縣臨河之山也又北過降水今真定襄州信陽縣至大陸屬中山今真定晉州趙深三州地也北分其勢為九河復聚為逆河蓋之以入海簡潔一水先儒誤分為二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徒殿等河故道皆在河間滄州南皮東光慶雲獻縣山東平原海豐由寧津開德南皮諸處直達東海周定王五年河徙於濮始天故道漢文帝時決酸棗東清金隄在今河南延津滎陽諸縣至於大名清豐武帝時溢平原今德州也徙填兵今清豐縣也又決濮陽新子口今開州界也注鉅野今濟寧州即大野也始通淮泗元帝時決鉅陶今臨清也又決河清實壩口今高唐州也成帝時決東都金堤決平原溢物海清河信都物河清河今高唐州一帶信都今冀界唐玄宗時決博州溢魏州博州今東昌魏州今大名也五代時決鄆州博之揚劉滑之魚池鄆州今鄆城縣揚劉今河東也一故志徒駭河在瀋州廣清流縣西北二十里太史河在南皮縣治北馬頰河在東光縣界胡蕪河在慶雲縣西南簡潔河在南皮縣城外十餘步鉤盤河在獻縣東南二百八十里禹津河在慶雲縣又在樂陵縣西三十里世稱九河所在與此多不合又先儒程大以為九河之地已臨於海御道元六謂九河為石



苞渝於海此蓋後世新河而傳以舊名耳今已湮塞姑存於此  
慶雲縣志明德河在縣西南十里漢志云以其水散若胡懸故  
名為貢許商志在東光無棣之境

南津河在縣南近城輿地記云在無棣漢志云禹禹足空也河  
勢據高敞陷育形為故名今河廣可里許自西南統城下東北

入海萬曆六年本郡徵徵開抵通德州四女關河入海

河間府志南津見在東光南縣界中寧津非其地也

簡潔河為貢曰簡曰潔為二河今合為一在縣南四十里土人

訛呼為故河：間志曰在滄州之臨津縣滄州無所謂臨津者

獨慶云瀕大河而立邑古棧城亦去古黃河不遠即名水許亦

似臨津之義古臨津注云在樂陵縣東今慶雲在樂陵東三十

里簡河故道宛然山川之不改其故處也如是其水浸：經縣

南又繞東北經平圖橋入海

覆舖河古名覆盆在慶雲南二十里爾雅云扶藟覆舖故名寔

字記云在無棣縣慶雲古之無棣也輿地記曰在慶雲西三里

山東通志曰覆舖河自慶雲經海豐入海慶雲在慶雲之西海

豐在慶雲之東未有派經慶雲海豐而不由慶雲者也

鈞盤河在慶雲縣南二里治河通考云鈞盤河在獻州東南二

百八十里獻州今為獻縣在慶雲西北慶雲在獻東南二百六十

里河在縣南又二十里山河之不改其故道也如是夫

馬頰河在慶雲縣南二十里土人呼為頰河里河有灘故處  
國輿類河灘故馬草廠二處見古碑即為貢之馬頰河也爾雅  
曰扶頰馬頰故各縣而紳盤簡潔諸水悉匯於此至海豐縣入

河源

河源出自崑崙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黃河為崑崙登牛河為必力  
慮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則流入楚牛河東北之  
水是為河源余西運宿山中嘗飲其水番人戲相謂曰漢人今  
飲漢水矣其源東抵崑崙可七八百里今所涉崑崙三百餘里  
與崑崙之水合流中國相傳以為源自崑崙非也崑崙名麻球  
刺其山最高大四時常雲有神居之番書載其境內祭祀之山  
有九此其一也并記之元僧法勤

俞安期曰余志陞中賦黃河歷考載籍則所稱積石山在河州

西寧境者皆訛是積石者即漢之河闐山也唐咸亨中薛仁

貴征土蕃敗績大非川大積石以東之地乃以河闐靜遠鎮置

積石軍其後又陷於土蕃久之長慶中劉元昂使吐蕃遂指積

石軍為積石山後世終：祖其說以故山海經及水經諸書為

荒唐也按山海經云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

郭璞注云山在河闐縣西南羗中班固西域傳云河有葱嶺于

闐兩源合而東注蒲海一名盤澤其水冬夏不增減潛行地

下面出積石山為中國河記後漢書曰既類自煌中道燒當  
且聞且行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隋書  
曰宇文述追破吐谷渾得地四千里註云有積石山河水所出  
又有烏海唐貞觀中李靖等西征吐谷渾軍次鄯州始議所向  
窮進出塞行空荒之地二千里乃次星宿川連柏海上望積石  
山觀河源嗟乎山海水經固為荒唐而兩漢書及隋唐之史所  
載皆書非乎况張守節為唐開元中人作史記正義猶云河州  
有小積石山河源出大崑崙入盩澤東南潛行入吐谷渾界入  
積石山入東北流至小積石山則禹貢所導積石山尚在今所  
謂星宿海河源之上獨不觀唐史所云次星宿川連柏海上望  
積石山之文可謂的証乎

崑崙山在肅州衛西南二百五十里俞安期曰按范曄後漢書  
志郡國云臨羌有崑崙山班固漢書志地理山在金城郡臨羌  
縣志云西北有西王母石室仙海鹽池西有弱水崑崙山注至  
唐而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其國中長慶中劉元鼎使吐蕃稱三  
山中高四下四崑崙山古所謂崑崙崑崙曰閼風崑崙山勝國滿昂嘗  
黃河記云吐蕃桑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即崑崙山國朝洪武  
三年西平侯沐英九年征西將軍鄭愈進荒人至此山咸云是  
崑崙山始於張騫時馬援博會歎其之言也馬援為涼州泉  
太守上言獨泉南山即崑崙崑崙玉見西王母謂此山宜立王

母祠以禪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西王母既祠厥後范曄遂以  
崑崙載之臨羌而注班固地理志者亦仍曄書張大之詞措地  
志酒泉之南山非臨羌之西北乎然高本紀云河出崑崙崑崙  
甚高三千五百餘里其上有醴泉華池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  
也龍魚河圖云崑崙山天中柱也水經云崑崙崑崙在西北去嵩  
高五萬里河水出其東北馭淮南子云高萬一千里有奇上有  
木杪珠樹佛國西域志云阿耨達大山其上有大湖水摩挲扶  
南傳云天竺恒水之源乃極西北出崑崙山魏天子傳云天子  
日崑崙山入於宗周乃里西之數自宗周墜水以西至於崑  
崙崑崙池上萬有一千一百里耶道元注水經按是教說泰以  
山海經謂至互殊非所講究蓋攷之山海經而不略崑崙有海  
內大荒之別也山海經之海內西經云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  
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百神之所居河水出其東北隅入  
禹貢所導積石山郭璞注云言海內明澤外復有崑崙山又山  
海經之大荒西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曠赤水之後黑水之前  
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  
山投物輒然有人載勝虎齒有豹虎注六虜名曰西王母是有二  
崑崙焉蓋據天子所登乃海內之崑崙班固西域傳所載南北  
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  
則限以葱嶺計其里至度其所是介葱嶺于闐之間矣葱

類以西為天竺國又西有大崑崙是為天柱是為地中山海經所謂大荒中之崑崙西域志所謂阿耨達大山為本紀所謂去嵩高五萬里水經所謂河水出其東北厥屈從其東南流又轉入葱嶺山者是也班固所謂河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是其後出之源也張騫尋河源至于闐葱嶺以為河源而司馬遷遂有烏賄崑崙之論不信夫為本紀山海經之載又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獨不觀尚書亦有嶽皮崑崙折支渠搜之紀乎又水經載河水由葱嶺經西域十三國而注於澤班固載河有葱嶺兩源合而東注蒲昌海一名蓋澤即湖澤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里廣袤三百里其水潛行地下南出積石山為中國河花暉載

西域內屬諸國自玉門陽關西至葱嶺六千餘里其紀河源與圓同大漢自燉煌西至蓋澤列起亭障戍已校尉也於車師都護之府置於烏曼介西域之中督察動靜是葱嶺之流入於蒲昌澤之官卒目所經見國暉之載諒非綿邈計度之詞水經所載十三國道元亦引國暉之書入証往來將合亦非誕妄由漢以中影較著嗣後唐成守中薛仁貴往吐蕃敗績失河湟以西之地又之遠訛河州以西之山為積石而以積石東北星宿川為河源而崑崙益為明証適入為酒泉臨羌之境矣且尚書崑崙折支渠搜次第序之夫折支即河曲羌所居都實所稱九渡水渠搜在今榆林北去折支之下五千餘里崑崙應在折支之

上而都寔稱自九渡行二十六日程始至崑崙南則崑崙始在折支之下矣有是理哉大抵唐自肅代之季吐蕃據有河湟華夷隔絕既易五朝歷數十年遼無經載迨於劉元鼎使吐蕃明惟才承襲夷族之言務為矜奇之說而杜佑之通典歐陽玄之廣記馬端臨之通考不攷前代之籍堅執乎元鼎之詞極執山海水經以及班固郭璞顧道元之傳是不悟元鼎所記之地皆漢隋唐初諸將如段熲宇文述李靖侯君集李道宗經行之地也至於潘昂霄之記一出奉為指南以至今日俾崑崙之墟千載下移源可概也

導江

國初鄭楷長江萬里圖記按禹貢導江自岷山或謂初甚淺隘春冬可涉東南七八折行千餘里播為南江北江蓋深廣演迤又西至港口其波蕩漾不可遏太守李水鑿維堆以分其勢別流至成都引以溉田常棗棗下至彭小漢興經流合少折而東南行七百里至嘉定合雅州水湍最悍春撞湍吼曲行五百里過叙州合馬湖水稍東南行四百里至瀘州北折二百里漢東行五百里少南又東行三百里至重慶合嘉陵水三折北東南行過長壽東行過涪州合彭水行北稍東至鄧都北行過忠州三折而東至萬縣自重慶約千五百里又東行五百里則白蓋亦甲錯峯正在望中蓋城居巖頂堆上十五里城下魚溪河

有武侯八陣圖亂石隱隱可見澗瀨石高可二十丈當瞿塘峽口自是山勢東溢水深不可刺陽臺十二峯突兀霄漢間水委蛇而行沉々無聲窮嶽古木蒼州惟禽空響相答又歷巴東至歸峽兩崖倚天或斷或裂行可七百里乃出峽山勢朝開望夷陵如咫尺由夷行東北五百里至荊州流始後廣可六七里東南五百里至巴陵合洞庭諸水流益漫衍北行五百里至武昌合漢水廣可十里自武昌東北行至黃陂九江五百餘里與彭蠡水合行四百里過安慶水極深險有風雨發作無節舟人以江脈雲氣為候過池州太平北合無為肥水南合富塗水過采石磯至大略閱約七百里過漕渠環京所城下北過龍灣楊子廣可四十里五鎮江又引渠通淮轉漕千餘里過江陰入於海

九州

禹貢冀充青徐揚荆豫梁雍 周禮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 爾雅冀豫荆揚兗徐幽并

禹碑

夏禹隨山導水功成刊石衡山輿地紀勝云在岫嶠峯又傳在衡山縣安雲嶽峯昔樵者見之宋嘉定初蜀士因樵者引至其所以故打碑九七十二字刻之愛龍觀中隨俱亡後金憲張季友自長沙得之嘉定中何致子一摹刻於嶽麓書院皆蝌蚪

棗林外索 卷一

文字九七十七字不可曉碑旁小書云右帝禹刻南岳安雲峯山頂之間水繞石壇之上內三字刻落 明嘉靖初國子生沈鑑自謂能辨其文云承帝曰嚳翼輔佐御水虜與登鳥獸之間參身洪流明發爾與汝忘家宿嶽麓庭智形折心固不辰往來平定華嶽泰嶽宗疏事朕勞餘仲禮鬱塞昏徒南嶺行享衣制食格萬國其寧寶舞來奔鑑又為釋義謂得此刻鑄夜夢一長人挈一古瓶投鑑其色黃高尺許上方下負腹內金環四口皆橫書三字曰某宮造下有篆文如龍蛇草木形竊而忘首一字起編碑文恍惚有有竊謂註釋志之時大司馬湛若水守南園于登瀛沈生以是碑見湛書其後云右沈鑑所辨神禹碑文也禹篆與後來篆法懸絕於所考信然吾方以不得考其文契其義以為憾見生此碑已一快于心遂知其然否乎且沈生日叙夢長人所遺器與字豈不異哉軍從諸刻碑以俟後之君子必有能識之者竊謂蝌蚪文字若孔氏所藏書魯共王出之壁中當是時已謂蝌蚪書歷已久時人弗能知者何言後世且所識止據後世楷書一瑞髣髴擬之於六書猶為未盡天何言蝌蚪或此碑為禹所遺七疑乃其文義缺之可也萬曆間副使管大勳刻置石鼓書後衡州府志

尚書顧璘曰余登衡山陟祝融之巔下尋方廣經岫嶽之麓未上訪從行道士云山無禹碑雖岩間或有古刻皆已磨滅不可

咸矣沈生所得碑本乃嘉靖初長沙太守新安潘君錕得於歙  
 麓書院小山村莽園刻皆剔土塌本人傳聞蓋宋人所模刻也  
 生誤傳以為本刻世泉亦未之改蓋為去今數千年樹山石  
 質疎屬當時無碑碣必刻之若間風雨水壅之剥落既漫久矣  
 計宋時亦已無跡故歐陽諸公集古錄等編皆無載此又責於  
 宣王石鼓使有之宜皆或遺之故度宋人此刻亦前古流傳稱  
 本余初見亦疑為梅王不宜稱帝今乃帝兩刻三字而宋人所  
 刻偶誤耳余昨經平遠橋九疑山蔡伯喈碑銘亦出宋人所補  
 幸有題識可攷則漢刻山岩者在宋已滅况三代之初乎泰山  
 石壁改秦刻猶存昨觀衡山前代題名唐惟孝義山三字在祝  
 融丈六朝以前無存者大抵山石易損故耳前代豈無一人題  
 識耶然上古書跡自是異寶雖傳刻固可貴也古者書法之興  
 皆取象山川虫魚艸木之類尚稽於水今篆體皆有形水形出  
 尚無疑獨幸沈生精思妙契釋文見義謂非神授不可也楊殿  
 元用修在滇南擇之僅數字不同尤可見人心之靈聖跡之妙  
 天孫符合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否則千載之下萬里之外不約  
 而同若是乎嘉靖戊戌二月既望東橋居士顧璘書於涇陽行  
 臺憑几集

其文豈如此肥澤耶  
 謝 肇淞曰衡山祝融之碑非篆非籀非文非鳥後人以意  
 傳會強合成文雖曰為跡吾未信以為然  
 石紐御  
 帝王世紀禹生石紐按石紐御在汶川縣境禹廟在四川茂陵  
 東門張尚書邦奇跋  
 伯益  
 伯益即伯翳也秦毅以入為去故益瑄益為翳也字有四聲者  
 多轉用如益之高翳聲契之高為入單之為君牙之為君  
 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為隸岳之  
 為隸縣之為隸也之為偶紂之為受罔之為隸是也此古字之  
 通用也史記五帝本紀言益秦本紀從翳益疑而未決也重黎  
 二人而合為一則楚有二祖也四岳為齊世家之祖而提齊人  
 伯夷後則齊又二祖也此其前後必出于族遠二子矣故其  
 次如此羅氏路史直因之直以益翳為二人又以伯翳為皋陶  
 之子則贏即季三姓無辨矣且楚人城六國後時秦方盛於西  
 延於東建基於晉使柏翳果皋陶之子祇文仲安得云皋陶不  
 祀乎又以益為高陽氏之才隕鼓至夏啟時則二百有餘歲矣  
 夫老而壽攝舜堯期而為高豈有萬且老而為二百歲以為身  
 後之計乎金履祥伯益傳 益字隋鼓帝高陽次子伯益也

水經注

鬻熊

夏鬻熊為容伯唐天寶六載詔配享為於安邑又文王師鬻熊楚之祖也鬻子年九十見文王又武王問鬻子守而存攻而得戰而勝又成王問鬻子興國之道是歷三世壽當百五十餘歲古鬻子二十二篇今存十四篇賈誼新書新述七篇

夏時

三代志用夏時不改月見巴州楊裕春秋改正一作楊裕

三毫

商始居毫今鳳陽府毫州書有三毫偃師縣西十里帝嚳所都非湯也皇甫謐辨之曰西毫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湯自商丘來始都之隣葛伯今寧陵之葛鄉也曰南毫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南湯受命之地曰北毫一曰景毫景山名或云汝城為北毫穀熟為南毫偃師為西毫

伊尹

昔伊尹之干湯兮七十說而乃信臯陶鈞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此二事甚僻見馮衍頭志賦伊尹卒于沃丁之世蓋百有五歲竹書紀年伊尹墓傍生棘皆直如矢鶴林玉露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禹錫之才也猶書曰遠逝云爾而說者遂謂伊尹為庖人非也李通河南通志

鬼方

商高宗伐鬼方朱子以鬼方疑即荆楚廖道南楚紀云史記白

如傳夏曰薄維商曰鬼方周曰獯貊鬼方者指北虜也今雲南乾陀廣曰獯獯及宋定辰漢錯蠻俗多尚鬼朱子之說得非此耶

彭祖

後魏歷仕夏商封彭城伯故世稱彭祖壽七百七十七歲子五十四人第二十八子為周文王師去竹氏後世道流見彭祖永年乃換入八仙通鑑及道釋武夷諸書皆附會命術之說錢錯山先生集

彭祖卒於夏六月三日其舉柩者曰杜見等六十八皆凍死就葬於西山下墓至今猶在號曰杜見墩又墓前有薤林春不種而生秋不收而枯或人妄加耕鋤墓傍則雷雨大作見史蘭紀安古州志

眉州彭山縣東十里彭山山周未彭祖家於此而亡故名後漢岑彭擊公孫述至武陽營所問山名彭山而思之欲從會日暮而止是夜果為刺殺所殺初彭至其地改曰平蕪今訛為平撲山一統志

武夷山錢鑑二子長曰武次曰夷因以為名列仙傳

太王剪商誤

至於太王實始翦商說文引詩作實始翦商解云福也太王始

受福于商而大其國也是時商尚未衰太王安有翦商之念哉  
太王居邠：與幽同唐明皇開元十三年以幽字如幽乃改作  
邠今七篇出後人抄錄故字從邠而幽風不改者六經有石刊  
故也

世西伯

殷之制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子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已  
命作伯受圭瓚拒邑之賜果爾則周之西伯舊矣非特文王為  
西伯也文王因之受東征之命武王之未伐商也襲爵猶故也  
故傳記武王伐商之事曰西伯軍至渭水封使膠鬲而問曰西  
伯將焉之曰將伐紂然則武王之為西伯見於史傳者有自來  
矣金履祥

文王繫文

漢儒費直傳易謂文王作文非周公也又楊雄解難魏伯陽參  
同契劉勰文心雕龍俱直云伏羲文王局嘗有一字及周公於  
兩漢及梁去古未遠當為湯之唐孔穎達正義始云周公繫文  
宋程子以今易作傳朱子以古易作本義見慈溪傳文北義經  
十一翼 文詞亦曰繫詞大傳言繫詞者五皆指文詞為融陸  
續王爾姚信俱言周公作文陳學辨文辨為文王作

伯邑考

禮記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帝王世紀謂文王囚羑里時伯

邑考為紂所殺則其伯邑考既死武王不得不立非舍也  
紂

淇縣西北十五里靈山社商紂貯酒之屬曰酒池遺蹟尚存  
平臺縣北五里沙丘臺通考云大麓之野有沙丘之臺紂所都  
多取禽獸置其中衛靈公薨葬此穿塚得石櫛有銘云不馮其  
子衛公齊我里子常曰靈公之為靈也久矣始皇東地無皇回崩於  
沙丘今平臺廣索時而沙丘

伯夷叔齊不叩馬

羅隱辨害文曰虎豹橫穿而不顧殺象蛟虺橫穿而不顧鉤網  
所全大所去小順大道而行者救天下者也盡規矩而違者全  
禮義者也權救上下而君臣立上下正禮義不得不全不能濟  
於用而君臣上下不正雖抱空罽奚施是以佐孟津之施即  
絕流者也叩馬而諫計我東顧鈞網者是教語詞條而義當  
然叩馬之事不見於諸書而獨於史記昔人有疑其傳會者愚  
謂伯夷自文王時歸周久矣武王觀兵三年而後夷何不預折  
其謀而於披甲上馬日引此教語竟無阻孟津之文孰何為計  
州：若此知其真謬誕不足信也食粟採薇之說亦皆好事之  
口實既周粟薇獨非國家薇乎豈因而負餓于首陽故甘就文  
王之養苟其不飲矣以就養彼二子者豈中肯狄比而受養之  
後又欲一餓以成名耶兩時可藝海詞助

駒谷而周曰上疑  
龍條而計三

太公望

大城縣北有子牙塚相傳太公望金鈞屬鈞臺在河之中二水合抱秋水泛溢其臺不沒 閔天南宮造散宜生三子學於太公望曰曰嗟乎西伯賢君也四子遂見西伯於羨里 尚書大傳太公卒於康王六年壽百有十歲 竹書紀年 太公望壽一百六十卒 葬微子墓 又金石錄太公望一百四十歲

微子

左傳許男而歸 聖楚子問諸遂伯對曰昔武王伐殷微子啟如是陸榮左氏春秋編曰微子啟如是哉聞諸孔子曰微子去之是且不屑于紂而何為而將於國人之望歟遂伯蓋詭言以悅其君而後儒信之甚者謂抱祭器而往臣為謬矣

箕子

箕子名胥餘 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於朝鮮 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 洪範大傳 箕子馬融以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一以為親戚

比干墓

汲縣北十五里周武王封比干墓於此 前有銅盤銘曰左林右泉後因前道萬世之事為有寶又有銘比干墓四字相傳孔子手書唐開元中偃師人耕地得之因以土墓篆文奇右一云

前因後道萬世之靈於焉是寶一本靈作字今元衛輝路教授

王悅摹刻 明萬曆丁亥因思宸翰曰衛為殷墟本商王所都比干墓此地不遠夫子亦嘗表而識之石刻尚存則此為無疑矣况開元之前偃師未聞有比干之墓耶若有墓則魏晉文之祭乎何於此而葬於彼夫執銅盤以立疑似之墓豈若求古求之墓為真耶即中州通志亦云偃師之墓因銅盤以立信然我朝朝野時時為古乾坤八尺墳當年一死為忠君履者與代加封臨正恐其埋不忌聞

麥秀之歌

史記箕子世家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故泣為近於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之曰麥秀漸兮禾黍油兮 兮彼狡童不與我好兮 尚書大傳曰微子朝周過殷故墟見麥秀之漸兮禾黍之油兮也曰此故父母之國乃為麥秀之歌曰麥秀漸兮禾黍油兮 彼狡童兮不我好仇

殷頑民

洛陽城東北有高里殷之頑民所居也此觀孝文帝名聞義里遷京之始朝士駐其中迭相讖刺竟皆去之惟造孽者止其內世人歌曰洛陽城東北上高里殷之頑民昔所造今日百始造一甕子又皆棄去駐者恥也 蓋記



召公奭

召公奭壽一百九十餘乃卒 風俗通云竹年紀年一百十九歲

八十墓

襄城北三十里有八塚俗傳周八士之墓因名伯達今有伯達保

文王武王周公塋

長安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三輔故事曰文王武王周公皆塋

畢原南一本無北字皇覽曰文武周公塋皆在京北長安鎬聚東社中

又曰秦武王塋在安陸縣西北畢原中大塚是也人以爲文王

塚者非也周文王塚在杜中即杜縣之中也杜縣在鎬之東於

唐長安縣爲東南二十里 雍錄 俞安期曰俞錫周家四塚及

周公太公塚在咸陽之北阪窈窕之夫武王塚逼近文王後

其封土高廣不及文王塚者十之四五而成康之塚相去文王

塚里許其封土反與文王塚埒豈武王伐紂紂氏之君力不能高封

如文王塚一也上古不封不樹至周始封樹未應遽如秦漢之

封高十餘丈而廣袤六七丈二也武王既去豈遺錫胡獨于

塚乃擬通先塚之後耶謂之遺命無是理謂之成王周公之舉

亦無是理三也文王武都在豐鎬而渡謂遠至豈闕於形勝如周

公卜洛之說哉及觀地形前高後低文武之水漸下於涇者三

十餘里既非形勝何事遠焉四也又東而所謂塚後亦有小阜

較之前塚高廣亦不及十之四五余戲問守塚道士曰周公塚

後得非伯禽塚乎道士曰聞伯禽葬魯茲乃護風塚也夫咸陽

北阪中隱起脊以南漸下低消者以北漸下低涇而所謂

文王塚者在北二里許其塚後若形家所云仰瓦之勢作墩

於後護之是也嗚呼獨文王塚後與護風塚相類者爲武王塚

耶聞語及之文避咸以爲安及考通志亦嘆背子抱孫之說第

謂東向爲合獨謂原之爲地巨謂南北有之則悖矣夫一原也

豈清而右一旦在鎬東南此爲明証自唐顏師古一注之訛

臆釋者遂指咸陽北原爲畢原雍大紀及通志據元和郡國圖

記俱謂咸陽原西起武功東盡涇渭南北數十里東西三千里

俱曰畢原既以此爲畢何漢高之長陵惠帝之安陸昭帝之平

陵同在一原相去不遠曾無畢原之文是咸陽之畢始于唐以

下也無疑即宋敏求長安志前于秦陵之下引皇覽以証周文

王塚爲秦武塚矣後于咸陽縣又載周四塚于縣北十五里何

前後之相悖耶蓋不究咸陽縣在長陵之西今咸陽東安陵

之西北正咸陽之北秦武王之塚乃今有司以爲周文塚祭之

矣其所謂成塚及周公太公者誠不可知之人而祖豆之而後

有一人動心於程大昌之說也何哉

二南

古有二南無國風之名

駟虞

賈誼新書駟者文王之國名虞者國之司數也 陳氏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駟虞為節樂官備也則其為虞官明矣

微仲

微子之子稱微仲猶康伯之子稱康仲蔡仲之子稱蔡仲耳古者謂殷人立弟國人立子所謂立弟者太子死則立太子之弟所謂立子者太子死則立太子之子皆非時君之子弟也近世儒者誤以立弟立子為時君之子弟因謂微仲為微子之弟失之矣子服伯子曰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肅而立衍以行况武王則衍亦微子之次子也以其孫仲明其為太子之弟肅也 燕子由古文自注

周禮

周禮盛冰氏掌水虫故殺其神者以樟木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而淵為陸註云樟木山榆也以象齒作十字貫於木而沈之則能回象之類死也

司烜氏

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註云為季春將出火此亦今人謹慎火烟之意非禁烟也禁烟不知起於何時至唐宋已祗改火之不行似已久矣詩人吟咏之詞未足據也 謝肇淛五雜俎 周昭王不溺死

史記昭王五十一年南巡不返卒於江上外紀曰昭王南巡遊濟漢之入以膠舟渡王及蔡公溺焉大紀曰王征荆黃旋涉漢王及蔡公殞於漢王右尹餘靡振王北濟振蔡公王因是發疾崩

呂氏春秋曰昭王南征荆右幸餘靡長且多力乃王右運及涉漢梁敗王墮于漢中幸餘靡振王北濟王乃封之於西程

穰王八駿

穰天子傳華駟綠耳赤驥白蟻渠黃輸輸盜驪山子 張華情物志亦驥飛黃白蟻華駟綠耳駟輸渠黃盜驪 王子年拾遺記絕足翻羽奔霄越影踰輝起无騰騶扶翼

履霜標

尹吉甫之子伯奇有履霜之標廖道南謂其詞不類楚經不載朝履霜兮 晨寒不明其心兮 信德言孤兒離別兮 推肺肝何皇天兮 隨斯慙痛殘不同兮 思有偏惟願賜兮 知此寬

河伯

竹書紀年載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開是二諸侯也後世謂馮夷為河伯之名似誤

黍離

韓詩外傳黍離伯封作也詩人求止不得憂德不識於物視彼黍離反以為稷之苗其說似有誤 又尹吉甫信使妻而殺夢

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秦離之詩

東西國

元金華吳師道注戰國策按大事記周貞定王二十八年考王初立封其弟揭於河南是為河南桓公河南即鄭都武王遷九鼎周公嘗以為都是為王城洛陽周公所營下都以遷頑民是為成周平王東遷定都王城王子朝之亂敬王徙都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桓公為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國者豈歸也東國者東都也威烈王以漢所謂西國者河南也東國者洛陽也何以稱河南為中國自洛陽下都視王城則在西也何以稱洛陽為東國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也

石鼓文

我車既政我馬既用我車既好我馬既駿君子既獲既獲云游鹿鹿速君子之求也函謂弓在以時我驅其時其來僕僕獲之矣豈矣即御時鹿鹿速其來大豈我驅其僕其未續續續射其豚屬甲鼓

沂賢之丞彼湖洲鯉鯉屬之君子漁之漫有鯿其時微之白魚鯿其鯿底鮮黃白其鯿有鮒有白其相孔居商之與鯿之洋建造其魚何惟惟鯿何以蒙之惟揚及柳鼓曰車孔安鑿由勒駟輪駟六師既簡在駟翻右駟駟車我以濟于原我我止正六宮車其為有弓時射虞豕孔居鹿鹿豕

其原有過物其戎奔大車出洛亞獸白澤我而弗射多處建力君子乃樂丙鼓

帥獲擊車忽連填如秀弓孔碩彤矢笑四馬其駕六轡沃若走駟孔碩駟駟室博首車載道如徒如章原際陰陽趨六馬射之獲有鯿如序數鹿如兕怡爾多賢連禽奉雉我克克異丁鼓

我來自東出洛而奔風逆湧盈謀厥君子既涉我為流沂繁泊也漢士駕言西歸躬舟自廓徒駟連維舟以道或陰或陽板梁浮以产出於水方坐徒僅止其奔我以阻其乃中鼓

室歌作源作周尊盛我醉彼除帥彼阪田其為世里希微德乃若涂粟作核其核樓樓庸鳴條亞若其華何為所存豈水盤導音附此暗已鼓

徒御嘩然為師林填然會同又輝以左我陣弓矢孔廣洵是熾射大厲矢其奪擊豕其徒肝來或群或友意擊左右燕樂天子來嗣王始振復古我來攸止庚鼓

彼走騶馬鹿皆華堆後位多庶微我師氏憲文武何其一之年鼓

我水既淨我道既平我行既止嘉樹則里天子永寧自惟丙中旭果我其常導華馬既迪秋夏康駕彼四黃左騶騶

右勝味：祭戰以契汝不執德攝輔祭：撥：存施：公謂大  
未余及汝故邑易不余及：主教

吳人憐孟朝夕傲揚載西載北勿復勿伐若而出奇進敵用特

歸格藝祖告於太祝神嘗受享致其方藝寓達中國屬孔庶鹿

厚臨既地疆理壇大曰不遠君子何求有謀有始周爰止於是

終故

程大昌雍錄曰左傳昭公四年椒舉言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

杜預曰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

北也杜預之為若言雖云蒐岐之有遺鼓而謂成蒐之在岐陽

者即石鼓所奠之地也而鼓祀田漁其殆成王之田之漁也與

宣王出鎬而東獵其地自屬東都故曰四牡龐：駕言徂東

云者以方言之則是自鎬出洛岐在豐西三百餘里豈得東之

徂東也則鼓詞不為車攻之詞亦已明矣鼓詞既不為車攻之

詞則何據而為宣王之鼓

### 春秋正朔

先儒論春王正月主改朔不改歲者鶴山魏氏九峯蔡氏竹坡

葉氏吳滄廬氏南華園氏主夏時冠周月者伊川程氏質夫劉

氏康侯胡氏主春移而月改者漢孔安國宋朱熹元張敦吉史

伯璿陳定宇熊百可黃廷望趙子常王陽明陸儼山張陽和王

荆石即子登陳方城張西純

錢塘吳任臣曰自古一代之興改年易朔雖後人不能大越前

人而中間沿革殊塗要皆稍：神明其意明本朝所更始身夏

以前斷自建寅尚已

前此頗項建丑矣又宋志云高陽氏以十一月為正為王以在

僧肅年代久遠典冊易淆未可據也

下此建丑為春正月者為殷改子月為春正月者為周歲首改

而時月不改者為秦大抵彼此不相師各有異同之屬後世親

明帝建丑為正朔而三月易為夏四月變建子為正月而一月

仍屬孟春唐肅宗仲冬號子月而四時用之弗改皆襲商周秦

遺意儒者不察混於載籍所關往：紛任結曲遂謂三代成改

朔不改歲又謂春秋以夏時冠正月言人：殊此無論執夏與

以律周制大有不可即吾夫子作春秋尊周奉魯辭從主人敢

以一布衣趨：然擅改時易歲之權聞嘗稽之春秋天時災異

春未非時祭祀大典諸條靡不與國家建子為春者經緯臆合

春秋通書雨雪者一為桓公八年冬十月固夏正之八月也若

亥則雨雪非異不必書矣 又隱公九年三月大雨雪僖公十

年冬大雨雪此更以大雪為異與書雨雪之例不同

書震電者一為隱公九年三月固夏正之正月也若辰月則

雷已數不必書矣 又僖公十年九月震夷伯之廟此以震損

廟為異與書震電例不同

書簡霜不殺草一為僖公三年十月有二月 書簡霜殺一為  
定公元年冬十月國夏之十月八月也當殺而不殺不當殺而  
殺故紀災無異

書無水者三一為禮公十四年春正月一為成公元年春二月  
一為哀公二十八年春回夏之十一月十二月也皆不當無水  
者若夏正春則非燥燥之災不為書矣

莊公二十八年書大無麥未夏正之秋也穀梁傳云大無未及  
無麥也莊公七年書大水無麥苗夏正之夏也以麥苗同時而  
知之

書大雩二十又雩一皆在七八九月秋冬之間國夏正之五六  
七月也蓋雩以用六月建巳為常祀今所書均非雩時也然成  
公三年夏大雩雩身失常則書而此則必書者知為卯辰兩  
月國國之夏月也

春秋書郊望九中如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定公十五年  
夏五月辛亥郊哀公元年辛巳郊俱以非時而書先儒謂郊必  
正月至於三月郊之時也蓋言子月至寅月指國正也若夫秋  
當冬蒸之典古為時祭春秋書蒸嘗者三桓公八年春正月己  
卯蒸夏五月丁丑蒸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慶災乙亥嘗夫非  
時必書而正月書蒸者見五月再蒸之禮禮所謂先祠以起義  
昨謂不當而蒸也猶之乙亥之嘗定志壬申災爰以朽餘而薦

先公非專以不當嘗而書也且左氏身當昭代去夫子未遠傳  
所載成公十年六月丙午晉侯使甸人獻麥六月者四月也傳  
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滅潁先是卜僭占克禘之期其九月  
十月之交乎豈非僭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國正書也僖公五年  
春王正月日南至南至者仲冬中氣也為夏十一月斷也不曰  
冬至而曰南至者子月周國以為春也維孟獻子有云正月日  
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全可以有事于祖亦不禁之冬與  
夏者正以子月春午月秋故也朔子月為春之明証耳說者以  
四時攸定冬必不可為春抑彼陳寵之言曰陽氣始萌天以為  
正周以為春陽氣上通地以為正殷以為春陽氣已全人以為  
正夏以春正相違遷屠家有相承之說而世儒不知三正皆可  
書春孔子制夏時以所因月如朔文定公所云不殺証聖經而  
昧昭代哉其一

說春秋者曰周禮凌人正歲十有二月新冰函風七月之詩曰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臣工之篇曰維莫之春於皇來遊斯之六  
經歌采均以夏正紀事何於春秋而獨疑其正月抑周公作周  
禮原為百代不祧之書用是六官所載不得不以正雖周正并  
行九言正月者子月也正歲者寅月也象寧正月之吉始如布  
治於邦國州長正月屬民讀法之類皆屬之周正遠人正歲簡  
稼罷凌人正歲新水州長正歲讀法如初之類皆屬之夏正安

之使民通俗施之久遠不似其中如丙午中春命婦委於北郊  
日表季秋秋功業大司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園丘夏日至於暉  
中之方澤其以建寅畫方策者未易更僕數若夫詩歌所咏可  
姓所言自是各隨天懷備俗稽古如今人稱揖提孟取等語不  
復適其時今故有以寅月起教日如臣工四月之詩全協夏時  
有以子月起教者如十月之朔日辛卯之詩考之曆法蓋幽王  
六年乙丑歲之酉也交食井然未嘗中以應統若七月之章解  
詩者多謂公劉居豳時維夏代故周公陳詩乃用夏時然一之  
日感發二之日栗烈及十月改歲之語在本章已難用昭代月  
全與作周官同旨乃熟謂周家建寅不違于意以周禮豳風而  
並註春秋左氏諸書乎其二

太史公記三代革命於殷曰改正朔於周曰制正朔於秦曰改  
年始是三代正朔故自不同而秦與商周亦自有異商周改  
時月者也秦改歲始不改時月者也或以書言元祀十有二月  
乙丑伊尹嗣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又言唯三祀十有二月  
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於亮是商雖建丑為正寅月以起教  
不然伊尹所載何適合於年改元之禮及元旦即位之義乎嘗  
按左傳昭公十七年梓慎云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  
五月而漢曆律志又云夏為十月商為十一月且陳寵為陽氣  
上通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周漢去商未遠詎容臆說夫有所受

棗林外索 卷一

之矣朕猶致廷商書教誥者獨不觀教言張氏之說曰爾命周  
有儀何待正月朔而自怨夕而復辟尤不順正月是亦謂極前  
即位無俟元日之期而再期大祥造為三祀十二月之日亦無  
據正朔也然則十二月者今子月也殷之改月并改時審矣或  
謂即位之是年不當稱元祀故皇極經世諸書都以太甲元祀  
列於湯前之明年竊據史伯璿云此以周禮証夏書則然耳三  
代之禮至周大備為知自周以前蓋如周制乎政恐夏忠商質  
爾氏曰殷家猶質踰年即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為首也  
若夫秦事不師古建亥以為歲首寔有年所故史記月表紀年  
必先書冬十月而後書踰月且以端月為端月避秦諱也以閏  
月為後九月秦制也改年始而不改時月確有所據而文類類  
師古輩執商周改月之見更謂秦以十月為正月若史記所記  
皆太初時追改非當日本稱此果實錄乎問改始皇二十九年  
登之果刻石其詞曰時在仲春陽和方起夏正之月令也與十  
一月返寒之極者不侔又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亦  
與夏正之祀典無異是秦之改歲不改時月又明矣要太初所  
改時歲始耳豈時月之謂哉夏殷因秦正朔原自各殊後儒  
合而一之此所以彼此交越卒無一定之論者未必非學人故  
也其三

郭公

郭延舉垣齋通編略云夏五郭公人謂郭亡或未然疑有惑之類意郭公是一物記異本草布穀江東呼郭公豈即此耶類以佛山上小篇

左傳

昔人謂左傳其世之文戰國策亂世之文左氏非左丘明也孔子稱巧書全色為左丘明所恥而朱子註謂古之聞人後人因左氏做春秋遂以謂觀變業於天子則論語家語諸書不一見而太史傳孔子季子未有左氏姓名且其文艷而富夫之辭詩近於巧言胡自相背也陸子淵所疑於左者兩事一稱叔之事春秋書衛人立晉魯隱公四年也是歲為壬戌明年改元歷年已為桓公十有二年冬十有一月宣公告終改春秋書丙戌衛侯晉卒是宣公始終為諸侯十九年耳今日蒸於夷姜而生伋當在二三年間其為伋也當在十六七年間其淫宣姜而生壽又生朔非三四年不可則十九年已無餘日朔能謂兄壽能為先窳旌祖必已近於成人是衛宣在位當三十九年胡不相應至此耶一為季札觀樂按論語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事在哀公十一年時孔子年六十五前此詩樂散亂存什一於千百夫子比於篇什其體裁其體裁後謂之一經季札聘魯在襄公二十九年是時天子生八歲安得所詳習皆吾夫子

之新編也故先儒以左傳出於劉歆父子而君子所以為漢儒

之文也又孔子不語神怪在於鄭志內蛇與外蛇關南門於稀

志神降於莘於魯穆成季之生有文在手以應其卜書蛇自象

宮出如先君教書介葛盧聞牛言生三犧於晉書狐突過太子

書野人與晉文公規書規類見野人結草亢社回書文公出柩

有聲如牛於楚書河神索瓊弁玉纓于子玉於衛書相奪于季

又書桑田巫言大厲書穀伯夢涉垣食瓊塊地書缺于見梗楠地

舉為鳴毫社噫之出書積風于夢豎牛書晉侯夢黃熊書伯

有為厲書石言於晉魏榆書晉曼倭白書秦瓦六日而燕若此

類皆不應經義其他卜筮雜說近於讖緯併數非春秋不書事

應之旨昔人謂多言舉與華繁實寡必非丘明筆也為將可能

楚息媯後人稱息夫人劉長卿桃花夫人廟詩即息夫人也

管仲

史記管仲類上人今邑有管仲柳相傳仲故里晉張廣度注列

子謂管仲絕叔並類上人也屬廢在晉去春秋不甚遠必有所

場

曹沫

魯莊公十年曹沫始歸於莊公之用之敗齊於長勺自是魯未

嘗敗以十三年而會齊侯於柯安得所謂三戰三北沫以七者

劫齊威求侵地者我如<sup>教</sup>羊高林異說載其事於春秋其後戰  
國游士多稱沫以為口寔而寔非也古史

子產別字

鄭大夫公孫備字子產一字子美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六月壬  
子鄭師入陳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注子產

子皮廟

皮場公廟一在開封府城一在滑川縣鄭子皮有惠政民立廟  
祀之河南通志按子皮俗稱皮場公今杭州吳山皮皮場廟或  
因公而配也

魯僖公六事自讓

魯僖公遇旱以六事自讓節節備開女媧教錄後者十三人錄  
稅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都天五大雨東海黃瓊傳

介子推游仙

介子推姓王名光 介之推與趙宣子游且有黃雀在門上晉  
文公異之復見東海遺為王俗翁賣扇仙史

孫太子以石

內丘縣魏太子殿內石蹟六尺許身體手足肩背俱宛然存

孫叔傲

壽州安豐塘楚相孫叔傲傲之所築也塘上之木花背西向子皆  
東向公孫傲之子橋封于獲丘一曰潘柳

孫叔傲相楚莊王在十六年子鳴康王二年拜令尹辭疾後復  
為令尹左傳所為遠子焉也再世相楚事甚奇史記取優孟之  
言甚誤楚賢 楚相孫叔傲字叔傲見漢期思縣寧陵先所  
立碑

程嬰公孫杵臼

程嬰墓忻州南門外有碑程嬰公孫杵臼墓忻州西北七里碑  
高存 陝西韓城南二十里有公孫杵臼程嬰二墓

春秋於魯成公八年書晉殺趙盾趙盾於十年書晉景公卒相  
去二年而史記乃有晉葬晉殺趙盾程嬰公孫杵臼共隱趙  
孤十五年復立趙武以年世改之則自同插死後景公又葬屬

公立八年而殺悼公立又五年矣其年安如是程杵臼之事乃  
戰國侯士刺客所為春秋時風俗未有此也田汝成西湖志

陳寔曰左傳不載程杵臼存趙事而史記言之獨詳左氏稱趙武  
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祈奚歸厥言於晉侯乃言武而取

其田是程嬰相之事與史記異矣蓋左氏為高簡且其所載以

復武立田為重故謹叙其後而不暇述志為初無謂趙武從姬  
氏畜於公宮與武之生育程杵臼之保存一句可盡之矣

夷庚

左傳成公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云平適也二字出此

夷庚

左傳成公十八年披其地以塞夷庚正義云平適也二字出此  
李善注詩紀列集



昭穆

昭穆之昭世讀為韶今從本字何也曰昭之為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讀為韶先儒以為晉避歸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相字者則假借為通用耳中庸朱子義同

提月

九月晦謂之提月見公羊傳何休注提月邊也魯人之方言也景龍文館記景龍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晦夫二十八日亦可為晦耶五雜俎

周道倭倭

周道倭倭作周道倭倭險也漢書又作郁夷郁平也右扶風有郁夷縣為元成集

易牙

易牙即雅也雅人名丑字易牙賈誼新書作子牙

莢弘血

四川資縣青泥坊莢弘死三年而血化為碧今教里之內土色尚青

老子

老子周定王三年乙卯生楚之陳郡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日茂子初簡王四年丁丑仕周為守藏史十三年遷太史敬王元年庚辰年八十五與敬聞令尹喜西入老子關天經

老子偃姓生而聃耳下無故名字伯陽父舉陶之魯孫曰為夏大理韓閔龍遠不當誅死之其子將走之堯更季氏李者理也愛其大而存其音不忘父子歷事成湯太戊武丁為商賢大夫封彭城稱彭祖商末以德長諸侯號老彭佐武王伐紂見牧誓又歷事周成王與史籀同為柱下史幽王時論山川震見史記敬王時猶掌圖書圖籍壽最高學最博孔子實師之故曰竊比於我老彭若方士瑤仙人李靈飛生李耳為老子又言錢鏐彭祖析為二人非也豈坊道德經贊言存老子墓在盤屋縣西三十里

嚴君平作老子指歸其稱引莊子多矣曰任事未虧倍子行之及其傾覆也顛高墜谷千人不能安郊之未剗也一指麾之及其為飛鴻也奮翼凌雲雷激不能達也胎之能乳也一繩制之及其為壯也羅網不能禁也布也執群獸食牛為劍戟不能難也故連痛之流久而咸海小蛇不死化為神龍積善之微以吉祥小惡不止乃至滅亡又曰我之所以為我者豈我也哉我猶為身者非身之所以為身者以我存也而我之所以為我者以有神也神之所以為我者道使然也又曰道之為生天之所興始於不生始生於不生存於不存亡於不亡又曰夫起福生利成功遂事備物致用使人大富天下會備財貨不足民人愈僥福滿小澤金玉成積困愈不安民益少利飾相惡

以詐相要防隱邪淫奸宄之路密分別同異是非之慶眾則國  
家昏而政事棄作方迷 雖珠文彩奇麗異恒以獲有德以別  
尊卑攻故滋趨使愈奇令遠賞深罰峻刑嚴斷肌膚斷四肢  
爪遠不慮親不拉罪至夷滅實全封侯天地震悚盜賊愈多又  
曰夫饑而決食渴而飲飲然而投水寒而入火所若不除其身  
必死胸中有疾不可療也喉中有疾不可利也憂至著而不可  
射也噴血著身不可斫也又曰夫日月之出沒也同明人之死  
生也同形春秋之分也同利至聖之與野人同容通者之與閉  
塞也同事道士之與赤子也同功九此教者其中異而外同非  
有聖人莫之能明又曰夫陰而不陽萬物不生陽而不陰萬物  
不成天地之道始必有終必有始又曰夫嬰兒未知而忠信  
于化譬及其壯大有識欺詭見嫂三軍得意則下止虜難之  
數不避兇虎其事非易事理然也以上諸語皆經書所不載按  
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郭象去其巧 定為三十三篇則今之  
所存特十之四耳嚴書出象前其所引皆其逸篇可知也子瞻  
謂錄王說劍盜盜漁父四篇為偽撰羅勉道者又提到意德性  
亦復淺膚定為二十六篇大抵語意精粗居然別矣若君平所  
引其為象所刪無足疑者

關尹子

葛稚川曰友廣間道流人持關尹子道機維一部是督軍三圖

所撰此偽書耳他日叙關尹子乃極其贊嘆有快若浴碧儼若  
夢虹飄：如獲游海外之語真善見矣

孔子

公羊氏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殺梁氏因  
第曰十月賈逵註云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賈逵語云年三  
十五皆以孔子為二十一年生也史記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則  
與公羊穀梁寔差一歲考長曆二十一年已酉十一月無庚子  
庚子乃在十月之二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吾當從穀梁註謂  
已酉為己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也 宋濂  
孔子以襄公二十一年已酉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夏八月  
也哀公十六年壬戌夏四月十八日乙丑卒夏二月也年七十  
有四生從穀梁卒從左氏移庚子於十月改己丑為己丑長曆  
可據也傳經之家師次相授况二大法 子 又同地  
乎馬遷後時而陳阿吾無微才爾宋濂謂因不詳月春秋載子  
丑二月於前歲大史乃紀寔難以己意紛紜君即位於歲首則  
子月也春秋正月書即位亦夫子移之乎左立明周人也正乃  
其所曆夫政月周之謬也必為聖人掩之則大輅樂舞天子朝  
高厚商之從成崔說 孔子辭康上終不盜帶鉤許由緣天下  
終不利封侯 淮南子  
聖樂經以孔子為光澤善善孝子也家善善顏子光曰善善破

邪論孔子即儒童菩薩深水縣南七十里相傳有儒童寺本孔子居景福二年立以孔子造楚經此南唐改曰儒童寺

少正卯

孔子誅少正卯見荀子錄如左氏春秋內外傳並不載

孔子弟子

孔子弟子高弟七十七人予以太史公書及孔子家語攷之皆同泰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宰陳亢不錄于史記既不可偏廢而琴宰陳亢又見論語故并錄之凡七十九人 藝文

項索

史記項索七歲而為孔子師今河州城西三十五里有項索祠

達卷道人顏師古漢書注項索也此必有據 後秦符朗著符子言項索誣孔子唐皮日休曰項氏之有無亦如莊周稱盜跖漁父也書之稱墨承項焯也豈足信哉

程子

昔賢士程子與孔子相遇傾蓋而語卒躋平陽之曲沃縣有祠程本字子華博學通憤典有卓異之行性剛與不肯苟容於諸侯聚徒講學趙簡子欲仕于朝而不能致去之齊遇孔子于郊傾蓋而語終日甚悅願子路取束帛贈之曰天下賢士所著者子華子 墓在程子岡宋知邢州蒲江雷鳴時得其遺書於鄉塾內丘縣志

墨子回車

邑魏朝取墨子回車出淮南子而論語載顏氏家刻以為顏子

晏嬰

齊人北郭賤相齊後以養母晏子勿倉粟府金遺之及景公赴晏子此齊郭語其友曰吾聞養其親者仇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造於公庭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必侵矣不如死乃自刎其友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又自刎公聞之亟追晏子反

其地志晏子娶吳王女築城於此 北安吉州西州志云耕者每得黃金狀如四角者中有齊字名晏子金昔人有詩曰朕者不掩

豆一粟三十年身沒黃金出其熱豈其熱

柳下惠

柳下惠名微

顏回曾參仲由冉耕卜商

顏子年二十九而髮白早死古史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時學猶為頑儒顏氏家刻子路生周顯王三年己未九月七日 永年縣西五十里瓜井村有冉伯牛墓相傳沙河縣西山有溫泉能療疾伯牛得瘍來浴返而道卒因葬焉孟津鄭城俱有伯牛墓 詩小叙是子夏作秀水項子王利賓家有子夏易傳卜子夏一百二歲 寇爵隨筆

寗威

寗威字茂淮南子寗威故平是也

寗鳴犢辭華

寗鳴犢辭華殺於趙簡子見琴操按我國策顏師古說二人姓名曰鳴犢辭華古今人表曰鳴寗，犢說苑曰趙簡子寗犢史記世家曰寗鳴犢辭華家語曰犢寗犢鳴犢及辭華寗隱曰寗犢字鳴犢聲轉字異或作鳴犢辭華亦作慶華今按諸說不同當從家語及索隱為是國語趙簡子嘆曰在入于海為蛤推入於海為蜃寗寗魚蟹莫不能化惟人不能寗夫寗犢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寗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火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

利子齊宗廟之據為故政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風乎舞雩

古論語浴乎沂風乎舞雩風行也古人謂行曰風如晉中軍風於澤行乎澤也馬元成集

檀弓

檀弓子游門人記

子貢弑鬻

子貢弑鬻為婦人：不知其狀豫讓吞炭漆身為厲人不知其形王元論衡

日夜食

莊公十八年五月日有食之穀梁傳曰不言日不言相夜食也史推合相禮儀明曰日食而出：而解是為夜食劉向以為夜食者陰因日明之裏而奪其光晉徐邈曰日夜食中星無光

宰我

宰我言田常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因弑簡公又劉向別傳曰成子與宰子爭夜伏甲以攻田成子今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歸也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殺宰我信如此說則宰我乃田恒之仇為齊攻田恒者非與恒作亂矣要之由一闕止亦曰子我故戰國悞以為宰子皆不足信也

莊子消搖游

子嘗問名消搖游黃義漢曰消者如陽動而水消雖耗也而不竭其本僅若如舟行而水擾雖動也而不傷其內於世若是惟休道者能之嘗恨魏晉以來悞隨向郭陷莊莊周為齊物又鴉與海鵬之二女又何知乃能消搖乎

漆園

蒙城漆園成莊子為史於此其中曰多漆樹春日雲氣氤氳其上嘗作微雨他處無之蒙城縣志莊周字休史記書莊子與梁惠王齊室王同時今其書所載魏晉即梁惠

五也又言莊子與魯哀公論儒則莊子又與孔子同時矣孫叔敖相楚莊王孔子未生而宜僚亦未嘗仕楚乃言仲尼之楚人錫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其前後錯雜有人學者嘗致疑于此然周固自言之矣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所謂寓言者借彼之人信此之志云爾夫惟信己之意而已則豈必其事之真哉焦澹園集

田常

田常與大夫隰子登臺四望齊邑南面而蔽于隰子之喬木成子不害隰子歸使人伐木斧斤雖教創則止之相室曰愛之也也曰田子將成大事惡人知其微今不伐木未深忌也知人之所不害其忌深矣故曰知微者兵在其頸求福者備藏其類

秋胡婦

魯秋胡婦即氏合墓墓在嘉祥縣南五十里平山

大學

大學在親民程子曰親當作新愚按規新古字通用左氏石碣之言親聞舊作新舊其可見矣

詩小序

小序或以為子夏作或以為衛宏或以為毛萇今按後漢書衛宏傳云宏受詩于謝曼卿作詩序范曄去宏未遠似可據然毛鄭皆前漢人其解說者多與序說同蓋宏受師訓而述以作序

故多用包詩意宋儒遂以小序為毛萇作而寔非也都人士之序用緇衣緇衣漢人公孫尼子作也則知序非出於子夏矣東萊眉山皆謂小序首句乃當時舊文其下皆說詩者附益故間有繁重時失經旨理或然也

念

夫墓廿名二十故吳見歸二十曰念

伍負

子胥之難平王尸也左氏不載其見於般梁傳曰壞宗廟徒陳屍捷平王之墓鄭康成曰鞭其君之尸夫捷墓之與鞭尸則有間矣雖然此吳之君臣為之未有言子胥者也史記則以子胥求昭王弗得乃徂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越絕書則以子胥操鞭掘管平王之墓而鞭之吳越春秋則以伍負掘平王之墓出其尸左足破腹右手快其目以子論之此三書者未可以盡信也子胥之父誅於楚也快子持矢而去楚以伐楚之利子吳王僚公子光阻之公子光立是為闔閭闔閭欲為與師而復仇於楚子胥又自止之曰諸侯不為匹夫與師遠楚勞而後動入郢之殺子胥之父死十有七年平王之亡亦十有一年矣子胥之為人深沈好謀強忍有濟國非負其勇氣逞於一決不顧其後者也伍參以郢之殺食未於舉與鳴皆邑大夫而奢

則太子太傅貴顯於楚<sup>者</sup>四世矣費無忌以同官之使傾世臣而  
覆其宗平王聽用其語其子之不愛之何有於臣子胥之仇宜  
首無忌不專在平王也太子建庶非其罪竟死于鄭子胥所痛  
心疾首者不從奢尚之死而在建之不得立蓋欲借兵於吳<sup>扶</sup>  
建子之勝立之楚以無忌乃父之志廢昭王誅其終極而存楚  
之社稷則子胥之忠豈可白而吳之霸業可成爲吳即所以爲  
楚也故肯以其名讓之申包胥哉乃吳師驟勝而踰楚舊臣伯  
嚭之徒在吳軍中用事傾其故國以奉<sup>其</sup>新君甚至廢毀宗廟噴  
亂男女而秦人起于外夫概反于內不能定楚而歸大非子胥  
之心矣夫子胥固其兄所稱仁且智者也彼避之十七年之久  
以待其必克縱不能復立故太子之子以得之<sup>闕</sup>闕亦宜樓兵  
休甲待楚人之心無故僇辱先君之屍以怒楚之<sup>楚</sup>宿將舊臣持  
國視而起矣此騎劫之所以敗于齊也而謂子胥仁且智者耶  
且子胥之先自參以下四世皆葬于楚子胥之復仇以爲孝也  
獨不慮先人一杯土楚人尤而效之身被全吳兵去楚昭王復  
國哭於共兼之廟收先王之道骨而葬以衣冠然漢蓋發伍氏  
之江隄而汚猶之以告諸侯子胥何以自立於天下乃載紀不  
聞其事是豈子胥能復奢尚之仇而楚昭不能復平王之仇雖  
吳強而楚弱必不得之報也或曰吳君臣以班虜宮蓋有欲妻  
楚王之母者又何有于君之尸曰吳蠻夷也其君臣逞其兇威

而陷於不義料子胥力諫而不從也吳越春秋乃曰子胥令閻  
閻妻昭王夫人子胥亦妻彘毛曰馬茂之妻夫費無忌殺吳<sup>吳</sup>  
而彘瓦提之是有德於子胥者莫彘瓦若也而謂子胥爲之其  
說尚可信乎昭王之奔鄭也鄭公卒之弟懷將執王曰平王殺  
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卒曰君封臣誰敢仇之君命天也若  
死天命將難仇公卒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  
推刃之道也夫無極之端任奢之寃其不受誅明矣非鄭公比  
也君子固以復仇許之矣然而吳師未入則楚君仇也吳師既  
入則楚又吾君也公<sup>羊</sup>傳曰復仇不除害其道以爲難過昭主猶  
將爲之請也夫不忍得生王之頭祭死父之壘而謂仇死君之  
骨以快生臣之忿哉然則爲此說者何居曰夫差忘人之殺其  
父而殺<sup>不</sup>勾踐不聽子胥之諫而賜之屬錢以死後之紀事者甚  
子胥之復仇所以深著夫差之罪也不知夫差之所遇者做國  
也仇也子胥之所遇者仇也故君也故君可仇而不可仇非可  
以一例論也為人臣者不知春秋則有味於復仇之義者矣吾  
故辨子胥之事以正告之焉<sup>太倉吳梅村</sup>

吳王夫差率群臣祠子胥於江濱曰寡人蒙先王遺恩爲千乘  
主首不聽相國言乃用諛佞至今遠投江海自止以來<sup>感</sup>  
感如寤故日莫維與言泣下沾襟哀不自勝左右莫不悲傷

計然

計燕姓年名鈞字文子

西施

西施姓鄭名旦

慎子

慎子名到一名廣

鬼谷子

鬼谷子姓王名翺著路環子

雁門之荻

左傳伐雁門之荻註荻即今蒿也史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十樹荻樂者解荻梓木也可為鞞 左氏傳終魯悼之四年

寔周定王之五年也由貞定王戊寅距威烈王丁丑六十載間

史闕如也

范蠡隱太湖

世傳范蠡載西施其說已久故杜牧詩西子下姑蘇一舸逐蠡夷宋之問詩又云一朝還舊都親粧尋若耶鳥鷺入松細魚畏沉荷花豈蠡又携之還會稽耶楊升菴証其不然其云讀墨子曰吳越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墨子去吳越世甚近必有確見後檢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沉西施於江今隨鳩夷以終蓋以鳩夷巢西施沉之江乃范蠡滅吳後隱五湖自號鳩夷子後人因以隨鳩夷為隨范蠡可笑也吾謂

范蠡既去越王留之不得乃鑄金為像朝夕對之太史公顧朱

小說謂蠡居陶作兩朱公此好奇之過蓋薄卿相不為而甘財

庸句或既滅吳遷都於吳與楚通問不絕蠡即居陶寧有不能

色者甚矣蠡之不事一辱為富俸再辱為財虜究哉今洞庭山

中尚有蠡蹟蓋蠡寔隱太湖耳 為元成集

句踐

吳越春秋句踐至親共歷八主四世稱王四世微弱稱君長共却脚脚二百二十四年脚脚山在今諸城東南一百五十里東南北三面皆臨海其西通陸於齊地並無句踐塚豈有都于斯而不莖於斯者則知句踐實未嘗都也

五丁峽

五丁峽舊傳為力士開山之地據史泰用張儀司馬錯之謀以珍麗美女賂蜀侯而取之小說迂怪傳疑可也 見楊用修詩

斬尚

楚斬尚之出張儀欲以求祿也反以殺身時張儀視之用事者使人邀斬尚有殺之

胡服

大事記謂趙武靈王賜國胡服衣冠日帶黃金師比此胡服也又水經注竹書紀年即命將軍大吏適子代吏皆胡表此胡服之事按胡廣曰趙武靈王既胡服以金璫飾前：指龍尾

為貴賤或以北土多寒胡人以貂文皮溫頓後代效之亦曰惠  
文漢曰武弁曰衣冠武臣冠之侍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  
文貂尾為飾漢官人名錦賜冠惠謂貂服者此類也今之靴亦  
武靈王製云吳師遺教國策注

豫讓

豫讓刺趙襄子衣盡出血襄子曰車輪未用而亡家隱引策  
趙人青芥為襄子參乘游苑中至於梁馬却不進襄子視梁下  
有人并見豫讓卻窺伴為死人心青芥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  
芥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吾言之是失相與之道子持  
賊我君而我不可言之是失人臣之道如吾者惟死為可適乃退  
而自殺

段干木

段干姓季初封段干邑而大魏世家有段干子田世家  
有段干朋而風俗通以為姓段名干蓋因呂氏春秋干木无字  
德與魏都賦于干之德而誤也按詩有出宿於干：邛地也又  
有寢叔屬干：止之泰而秦霸是其證也李漢河南通志

塚書

楚昭王塚在秦陽縣習池北南齊建元中盜發塚得古書竹簡  
青絲編簡後沈約亦得教簡以示劉繪：云周禮逸篇

汲冢周書

汲冢西二十里魏安釐王墓晉太康二年汲人下淮盜發得竹  
書數十車世號汲冢周書

西門豹史記

史記河渠書言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南而班固作  
溝洫志載史起言漳水在旁豹不知用土說予盾疑當時西門  
渠堰已廢史起始修故民歌之不知固之所在從何得也  
史記魏襄王時與群臣飲祝之曰今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  
也起進曰魏火之行田也以百畝獨二百畝是惡田也漳水  
在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與是不仁也仁智豹未  
之盡何足法王使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

明蔡國應脩收傳曰西門豹投父老於河咸凌苦峻蓋惡俗  
淫不痛懲不止况極教革殺民女歛民財積罪實盈矣借以雪  
沉寃而絕永患似無不可若豹之智且勇盡美矣乎使豹不鑿  
渠後有河患民將曰不娶婦之故也而其官復作矣豹見理真  
行政果不惟除害而又將興利實矣哉

滕驥

史記秦惠文王十一年初臘蓋西戎之俗不知置臘至是始效  
中國為之耳冬至後三戌為臘又魏惠辰日為臘晉且日為臘  
五秋有禮曰魏劉漢書注謂之饗委楊子曰不勝臘也歛哉

蘇秦詩



燕秦上秦惠王詩言語相結天下為一合體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飾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料條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相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附明言章理甲兵起辨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聲言敵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音天下不親

周破胡

毀即墨譽阿大夫乃佞臣周破胡出列女傳即映七修類稿

像直

司馬穰苴為政者也閻王殺之大臣不親戰國策

孟子

孟子生周烈王四年己酉四月二日卒報王二十六年十一月

望日冬至鄒人因哭孟氏慶賀節之禮遂以成俗年八十四

孟子生卒古書不載家世相傳謂卒於報王之二十六年八

十四留齊日凡聽兩紀談皆然獨其生之歲二書皆言在周定

王三十七年近黃梅豐九思謂定王崩後三年孟子乃生若以

定王為貞定王則去孟子卒時為百四十餘歲又與八十四之

數不合且貞定在位止二十八年安得云三十七辭哉因定以

為周顯王四年

孟母仇嘗氏元成字光貞元年縣尹司居故修孟母墓立碑云

母李氏未知何據

宋人修孟母墓得小石石像世傳孟子其母自刻其像殉之是以像在墓中朱子云古之坐者兩膝着地因反其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成郡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膝地而跪坐今以先聖先師二像視其坐後二膝隱然見於帷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為跪而無跼也又陳闕里圖像志引元鄒縣尹司居故蜀有文翁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斂膝向後屈膝當前古人席地而坐此像之最古者今孟子石像正與此合因知今所視為跪像即古之坐像或謂因殉母而故跪非也此像家古最真三遺志

趙岐注有孟子外列書四篇 孟子安由氏陳士元按由或作田

屈原

隋地理志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按他書記皆云五月五日

此云望日亦異聞也

陽臺

漢川縣南三十里上有陽臺廟宋王嘗賦高唐于此世俗悞傳

在巫峽有裴敬碑證其事

莊豪

莊豪一作雲南志據史記言莊嚳取滇南陽值秦滅楚不克歸遂

留王滇正德間雲南巡撫緣此欲祠嚳或曰嚳即盜賊見於諸

書遂止按盜賊柳下惠兄乃魯人莊嚳楚公族乃楚人嚳大盜

與職同人因以昭名之非盜也又唐蘇渙少喜刺盜善用白  
弩巴蜀商人苦之稱曰白昭以此莊騭後竹節讀書進士及第  
拜崔璿從事為御史善詩杜子美在蜀與之善杜集中載之後  
與哥舒晃伏誅蜀人又以此昭比之也從是致之昭自是柳下惠  
之弟之名為盜故將名之曰盜昭騭亦為盜故名以昭渙復為  
盜故名以昭賈賦曰謂昭騭為李奇注曰昭秦之大盜騭楚  
之大盜其說最明然則騭不可稱極是但謂騭即盜昭此不讀  
書之過也昭姓展氏騭姓莊氏昭魯人騭楚人李奇謂之秦以  
為盜名於秦耳非秦人也張南園司馬遷史記云莊騭者楚莊  
王苗裔也楚威王時使騭將兵略巴黔以西至滇池致還報楚  
會秦擊奪楚巴黔道阻遂王頃班固漢書因之范曄後漢書云  
楚頃襄王時遣將莊騭從沅水伐夜即既夜即因留王滇池  
乃改其名為牂牁馬端臨通考曰自威王至秦昭王黔九經五  
十二年不應如此渙久恐史記謬誤班固因仍范氏所記詳考  
為正據此說項襄為是威王為非莊騭為是莊騭為非然馬氏  
又云騭即騭也考范書與注無騭即騭之說不知馬氏何據雲  
南通志又曰騭騭也則又不知何據賈誼賦曰謂昭騭為李  
奇注曰昭秦之大盜騭楚之大盜此以昭為盜之始也考遷  
固范曄並無此說顏師古注云騭音居略及使騭為盜何不一  
引註之又不知李奇何據夫昭柳下惠弟魯人明甚奇以為秦

人其疎可知又恐知不以昭故連及騭耶正德間雲南徵詞騭  
以此故不果王尚書允美云楚有兩騭一莊王大盜一莊王裔  
騭將軍平漢自王若此又不知何據然亦足以明王渙之騭非  
盜矣予謂遷固既說項襄王為威王又恐知不孰豪為騭故作  
項襄志者當從范氏莊豪為正又詳柯史記作祥柯班范二史  
作祥柯異物志曰祥柯禁船杙也韻書曰祥柯即名通作祥又  
作祥歌：通作柯近有作祥柯者直音曰作音作年肉重斤  
柯音音哥都名非之非矣當從兩漢書祥柯為正燕北

### 聶政琴曲

太平御覽載琴曲曰聶政作也政父為韓王治劍不成王殺之  
時政未生及壯問父何在母告之故政乃學金入王宮拔劍刺  
王不得斃城出去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為厲不炭變其  
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逢其妻對之泣政曰夫人何泣妻  
曰有夫去七年不歸今見君面類吾夫故感而泣政曰天下人  
誰盡其若耶即擊落其齒又三年入韓國鼓琴闕下觀者成行  
莫識為政王乃召政使之琴政內刀琴中援琴而歌因左手傳  
衣右手出刀刺王殺之即自剄剄面皮韓國政集諸市懸金  
其側有知者賜千金其母聞而往哭曰是吾子也彼為吾聲  
而吾何愛女子身不揚吾子名耶抱政屍哭絕行脈而死

熊相攻秦非熊視

楚懷王熊槐十一年以蘇秦攻六國始連兵攻秦而楚為之長  
秦出師敗之六國皆引兵而歸揚秦祖楚大碑熊相率諸侯兵  
以加賜我宋方旬及楚自成王之後未嘗與秦為難蓋以熊相  
為槐耳碑又云熊相背十八世之祖盟今世家所載自成王至  
熊相才十七世耳又云楚取我邊城新陰及柳長而史記止言  
六國退敗而已由是知簡策之不足信而碑刻之尤可貴也  
路史熊繹初封丹陽今秣陵武陵枝江亦曰丹陽楚文王都南  
印即江陵又增改印曰王避吳聲都今宜城為北印即印州忠  
王遷印在宜考烈王自陳徙壽春

黃金臺

史記燕昭王為郭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新序通鑑皆言築宮後  
漢孔融謂昭慕臺以迄隗梁任昉謂臺在幽州燕人故城中土  
人呼賢士臺亦曰昭賢臺始有臺名而無黃金字李善引上國  
郡圖經云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其上以迎  
天下士水經注云固安縣有黃金臺遺址

邯鄲

邯山名邯蓋也邯山至此蓋故名邯鄲

孟嘗君

孟嘗君之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者孟嘗君知之居昔年具  
車馬皮幣送舍人事衛已止侵齊之師與國策

五月五日生

五月五日生齊田文漢王鳳胡廣晉紀蓋王鎮惡北齊高緯唐  
崔信明張嘉西夏趙元昊宋徽宗金進士田特秀特秀年二十五  
舉於鄉鄉者試府試皆第五年五十五又五月五日生

廉頗墓

清河縣西三十里廉頗墓近縣陔山西趙城亦有墓

白起治粟

武安縣南十二里粟山秦白起拒趙廉頗馬起糧將絕命將士  
以布囊盛粟積至山巔趙軍乃退土人至今呼為粟山

藁臺

藁臺在邯鄲城東世傳趙武靈王所築顏師古注云以其連藁  
非一故曰藁臺 嘉清丙午邯鄲知縣修陽重感信藁臺之內  
刻出金人詩石二又得井一鈴蓋井又先於臺耶

羅敷

秦羅敷在約古今注曰秦氏邯鄲又有女名羅敷為邑人十乘  
王仁妻王仁後為趙王家舍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  
而悅之因真酒致奪馬羅敷彈箏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趙王  
乃止

樂府解題曰古詞言羅敷採桑為使君所邀感誇其夫為侍中  
即以拒之與前說不同若陸機扶桑打朝暉但歌美人好古與

古詞始同而未異矣古詞名曰陌上秦一曰薨取羅敷行一曰  
株桑一曰日出東南隅行皆所以錄羅敷也

即朝步

班氏叙傳昔有學步于邯鄲者曾未得其彷彿又遂失其故步  
遂匍匐而歸又撰莊子秋水篇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未得圓  
能又失其餘步矣

記里鼓車

記車鼓車秦始皇作古中記

蜀侯

周赧王九年秦封子通為蜀侯陳壯為相六年陳壯反殺蜀侯

秦伐蜀誅陳壯封子暉為侯十四年蜀侯暉祭山川獻饋於秦  
孝文王後母害其寵加毒以進日饋從二千里來當試之與近臣  
嘗近臣竟王怒賜暉劍自殺誅其臣即中令嬰等華陽志此與左  
傳經中生事同而秦之錯子不封得非有鑒於此耶

白虎

秦莊襄時白虎為害秦寡能殺虎者萬家金帛稱之於是夷胸  
忍作白竹嘗於高樓上射虎中頸三節白虎常從群虎腹盡  
將放群虎大吻而死秦王嘉之日虎歷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  
惠除功莫大焉欲加要樵其夷人乃刺石為盟要後夷人頃田  
不租十妻不算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隻夷犯秦輸清酒一鍾

歷漢至晉身以射虎為事歲出資錢口四十故世號白虎復夷  
一曰板橋蠻常華陽國志

荀卿

荀姓師姓野名背與仲尼同稱子弓者也荀卿漢志作孫卿

避宣帝諱

道姓

秦本紀丞相綰姓王御史大夫劫姓馮

李斯

李斯字通古

孟姜女

孟姜女許氏居長故名孟姜陝西同官人夫為范即秦築長城  
由臨北抵遼左即據版築於遠無定期孟姜製衣萬里關關至  
則即死遂哭奔土人還高身祀之曰望夫石上有亂許跡平

志府

孟姜氏澧州人大梅范即後長城死姜女哭盡夜不絕負骨歸

至同官金山岩力竭死同官人為祠即其骸製像楚實  
國朝王崇古中丞按宣君道出祠下有詩序曰昔秦發徙築長  
城即婚三日以棧行姜製寒衣引針刺院竹葉盡生慈嘗登江  
邊臺望夫楚生道刺竹種望夫臺址楚徙赴塞竟即道出曲次過  
澧河灑不克濟姜怨哭以手拍河崖印入土中世遠土剝手跡

仍存秦法情工者死葬城中范即范為善至塞竟即已死燒城  
大興城傾散見乃刻血試獲即首負以歸次宜君山麓渴甚一  
受泉湧飲水復行三十里秦兵追之不及自度力竭不能歸遂  
回涼水山谷間乃為石工梵石為洞瘞即首身坐而斃留金數  
石隙中時復隱見土人即洞立祠祀其夫婦

坑儒石

秦既改古文為篆隸悉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為郎凡  
七百人又令冬月種瓜于驪山刑谷中溫房瓜實乃召博士諸  
生說之人各異則皆使往視為豫為代機諸生方相論難發  
機陷之後人稱其處曰懸棺御漢衛宏古文新字序

呂母塚

呂不韋妻先葬北邙名呂母塚

高漸離

高漸離舉筑擊秦王中廢秦王病創死論衡此與史記不同  
秦史記之耶漸離而高漸離者高漸離也而高漸離者高漸離也  
秦始皇壁銘

秦始皇三十七年游會稽還登句曲北山埋白璧一雙深七

尺李斯銘刻云始皇聖德平幸江山此狩蒼川勳名素壁

秦駐山碑

海濱秦駐山碑史記失載前賢灼後聖茂哉始皇承天

受帝命業超上古殲國滅鄭七雄靡餘六國是併功齊太古道  
深前王好矣均吳美冠頌黃靈七代敬構商堂從聖精神  
於土當事者移署御史行署中石已中斷臣斯臣去疾等字尚  
可辨而曲折不相關屬

會稽秦碑

會稽山秦碑李斯篆世傳在秦望山莫知所在有言秦望山東  
南之何山會稽對梁君登山果見之碑僅在唐放已盡墨片紙  
而還王極漢集

鞭石

始皇以術召石自行城陽十一山石盡起立竊來傾如相隨  
行之又云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駛神人執鞭之皆流血  
今召石山石色悉赤隱疹如鞭撻痕三齊略記

追謚秦皇帝

嘉靖間祭陽貢士孟思正南補謚始皇帝抗醜逆天虐民曰抗  
怙威肆行曰醜胡亥幽皇帝瘞道不通曰幽子嬰愍皇帝在國  
違難曰愍龍川文集秦時有正先非刺道高不勝而死高城自  
此成京房傳

長城

秦長城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今長城僅及其半

文選作祖作以  
蒼頡篇同祖同  
候也七豫切

一本秦山碑一併  
行於萬幾卷錫錄  
揮舞萬祀海靈  
秦山秦碑李斯篆  
額手沒

宣府志曰秦隋誠虐矣彼先秦而城塞者不有陰山高關之役如趙武靈者乎不有造陽襄陽之役如燕昭者乎不有龍西北地上郡之役如周昭王者乎先隋而城塞者不有遺光祿魚出塞之後如漢武者乎不有馬陵成至土隆之役如魏孝清者乎不有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鳩純成之役如齊文宣者乎秦隋以是竟而國祚趙漢魏齊之竟非以是則其郵民情與弗憫民當與弗憫者异也若曰鑒於秦隋罷備邊令休天子更民虜突然入吏民略去取矣休吏民耶休吏民耶

王次仲

水經載王次仲夜蒼頡書為隸秦王三召不至令檻車送之次

仲化為大鳥落翻居廬山中今據慶城北有大翻山則落翻之事果信然乎意者次仲當堯坑時知天下必不可仕姑托此於避世乎抑或使者累承詔命姑曲為之詞以避世之峻法乎夫神异之術特聖賢不言要之穹壤間交態何所不有今置落翻事勿論即如其隸學信非窮神知化者不能也而安得不謂之賢乎今悞儒生曲士以此傳為好异惑人故附著其說如此宣府志

呂不韋之後

漢武帝徒南越相呂嘉子孫家於居哀牢以嘉為不韋後因其名不韋以章其先人之忠東漢永嘉郡始此

魏王子騫

武康魏王子騫仙去頭顱留于人間幾千年矣觀中道士重襲藏之間出示容乃為樊御史所莫沈明臣堂身集

項羽

下相里鶴梧桐古蹟去人云項羽生于梧桐長于下相

湖州下山楚王廟碑梁簡文云羽事併不殺屠丘除有項王菰食文太平清話

保定縣西北七十里湯山間項羽於此見群雁曰我當南面射中其一及射不中時人知羽不能濟一統志

湖州城北舊為項羽所起吳中故址其門曰霸王門橋曰楚帝

橋

范增井

范增井在萊縣廳旁云是故宅

項伯

項伯名彊字伯高帝賜姓劉漢書功臣表射陽侯劉慶顏師古注云即項伯也索隱云項伯字子陵

鶴鳴井

臨城縣西北三十里鶴鳴井碑記云沛公避難井中有雙鶴集井上追者不疑遂得免一統志

呂后父

呂后父善相人相經云呂公名文字叔平

陳平

陳平字孺子今陽武車下里也即古蒲柳古宰社處陽武縣志

陳餘

臨武縣東南五里鉤盤山相傳韓信敗陳餘于此餘問其地曰

鉤盤山餘曰魚遇釣鉤吾其亡矣遂過宮一故志

叔孫通

叔孫通名何字通楚漢春秋

侯公

漢金鄉侯長君研吉侯公初策濟太上皇於鴻濟之瓦罐安園

君曾孫黼封明侯侯尤武中興吉孫霸為大司空封於陳侯

諸錄

紀信

紀信四川安漢人子通高后八年周勃封諸呂通時掌符節

北軍竟成安劉之功通志四川紀信墓一在華昌府秦州北門塞側

有廟正統三年追封紀信榮澤侯諡忠烈

蕭何

永城縣西南鄴縣鄉漢置縣屬沛郡蕭何食邑鄴縣

城東有何廟與墓及造律臺其東又有丘生墓與何全定律全

韓信

韓信拜將壇在漢中府城南凌上慶雲縣東二十里樹甲口

相傳韓信下齊魯於此地樹甲口至今老木猶多樛曲形

眉州張大齡支離禮語云淮陰侯亮三族世皆無後矣而余會

慶中人言曰吾御有常土官者自云淮陰後當鐘室難作侯家

有客匿其三歲見知蕭相國素與侯知已不得已為皇后所劫

私往見之微示侯無後意相國仰天嘆曰寬我泪墮下客見

其誠以情告相國驚曰若能匿淮陰見乎中國不可居矣急

南趨我與趙伯善他亦重侯必能保此見遂作書遣客匿見于

仲曰此淮陰見公善視之他養為已子而封之海濱賜姓常用

韓之字也令其族世蒙于海濱聞有鄭侯所遺之書村陀所賜

之託勒之為銘

丁公

高帝殺丁公丁名固

四皓

東園公姓張字宣明綺里李朱暉字文李夏黃公崔庸字少通

齊人并里先生周廷字元道河內人並隱商山

四皓墓商州金雞原夏黃公墓在慈鄉縣西南三十里

應曜

應曜隱居淮上與四皓同傲不出

侯夫人

西鄉縣洋川戚夫人生虜高帝寵之夫人思慕年御進求洋川  
之書高帝為釋奴長身獨復其御更名曰洋川表夫人誕載之休

洋河在西鄉東二十里

### 張良

洪造容齋隨筆論張良無從按良生不疑不疑生與生然生  
生金生千秋千秋生焉生睡後漢為蜀郡太守始居吳陸  
生嗣生時又張良少子辟種

### 項姜侯

項姜侯劉信嘗置七門三堰于舒城溉田二萬頃河渠不載宋  
劉伶負父為廬州從事始著之見七門廟祀項姜侯塚在陸  
州境今求之不得除陽志

### 光祿尚湯

漢初宮中竭者趙充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高舉冬各主  
衣服

### 未央宮

程大昌莊錄曰唐貞觀七年帝從太上皇置酒此漢未央宮帝  
捧觴上壽余嘗惟是宮建于漢至貞觀間幾八百年中間離亂  
甚多理自不存又後漢書云王莽敗未央宮被焚更始居長樂  
朝群臣則後漢之初未央已焚何尚有未央可以置酒耶考之  
石虎建武十一年發莊樂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又隋文帝

移都大興城因其遺址增修宮側未央池漢武庫及博里子墓  
用此推之雖多更劫亂借竊迭居必謂高帝遺跡故葺修不廢  
是大昌未見唐末之間李義李暹趙彥昭長安故城未央宮應  
制詩也細讀四詩備稱荒涼之地是故侵城於故基而築也凡  
前代之事非有證據以臆計皆臆也李應祥在唐書

### 未央宮瓦

未央宮瓦面徑五寸圓一尺六寸陰有四篆字凡六等曰漢并  
天下曰長樂未央曰儲晉未央曰長生無極曰萬壽無疆曰永  
壽無疆而至背厚一寸其背亦可磨墨質稍粗比細在臺瓦  
為少方

### 甘泉宮

莊錄云古以甘泉名宮者三秦之甘泉在渭南漢之甘泉在雲  
陽縣磨石嶺上隋之甘泉在鄠縣李應祥補錄莊錄曰秦本紀始皇諸  
廟及華臺上林時在渭南已而更名為極廟自極廟道通驪山  
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則甘泉前殿必近上林即鄠  
縣也秦之甘泉與隋之甘泉正同一地安知隋宮不襲秦舊耶

### 長樂宮

長樂宮前殿東西四十九丈七尺西軒一作中二十五丈深十  
二丈

### 漢紀



荀悅漢紀高皇后諸雜之字曰野雞太宗孝文皇帝諸恒之字曰常孝景諸啟之字曰開世宗孝武諸微之字曰通孝元諸與之字曰盛較漢書多一之字

許負

許負河南溫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為明雌亭侯漢魏春秋裴松之曰今江東呼母為負孔衍以許負為婦人如為有似然漢高祖時封列侯未有御亭之爵疑此封為不熱

成進諫擊匈奴

高帝擊冒頓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數聚而為散從之如搏影今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主父偃傳

陽甲城

西安郡志前元時有人嘗言於京師一朝士家見一雜書載陽中城之說曰陽生於子而天開甲始也漢有天下是為一代開天之始陽始生以期福祿於未艾見其官名未此可見秦王誡諫

南北軍

南軍所以衛宮城者也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宮二衛士左右二都侯南也七公軍蒼頭世武北七朱雀東明朔平八日馬允衛士二千四百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門內則為光祿勳其屬有左右五郎中將虎賁羽林郎左右監允衛士三

千四百六十一人北軍所以衛京城也主之者中衛尉其屬有中聖趙騎步兵長水射聲也騎胡騎虎賁八屯校尉而胡騎不當置惟中聖射聲虎賁屯在城中餘屯則皆留城外總軍士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而胡騎虎賁所領士數無所收以上共計軍士九千四百餘人京衛單弱僅可備徵巡已耳何以御巨測也且高帝十一年發中衛卒軍填上武帝三年發中衛材官軍長安武帝以衛尉擊南越文帝又以羽林仗飛諸兵擊諸羌恐抽銳以往營衛蓋虛似高帝建軍尚有遺法王偉記

新語新書偽撰

陸賈新語賈誼新書皆偽撰也高帝才最高生能倪首竟蹟；敵稱善左右皆稱萬歲此宜有甚當帝心者今其詞割裂摹倣了無發明於秦漢興滅之所以今高帝見之不當與儒冠同謂耶奈何得號新語也 賈太傅命世才也其所論著宜卓絕雄快尤探人意新書所有乃是全取治安諸疏語被拼補葺小有弄回耳吾每讀誼文使人神往一經履手遂萎然不振何異鈔殿材作蠅牛虛哉胎教篇所引青史子其言甚正有先王之遺今不傳于世班固列於小說何也黃輝

薄太后

蔚州城東二十里漢代縣武帝所生其西北四里有薄家在薄太后家所居也

伏生女

伏生女名義城傳尚書於晁錯

樊噲

樊噲原武縣人從母李嫁於沛遂為沛人今原武有舞陽侯廟甚靈應

孫印

漢初匈奴老上寇朝那蕭關北地都尉孫印死之今涇州東二里朝那廟不知何代封朝那蓋國大王祠於山東之麓有樹報應

文翁

蜀文翁舒人曾學佷兩河行編文翁名黨蜀人諱之但稱翁

周亞父

景州城西三里許周亞父祠墓周圍蔣以柳名曰細柳營蓋取此軍細柳之義原武縣城東北數里古塚云漢條侯周亞夫墓四周皆磚封可三十餘步堅甚擲之作金鈇聲史記周亞父其卷人也原武本古卷衍地或亞夫先生

楚王戊太子

西京雜記長安大明宮宣殿殿初就每夜見教騎時柱其間高宗初至祝劉明奴問其所由鬼云我是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明奴曰按漢書戊與七國反誅死無後焉得其子死於此鬼

曰我當時入朝以路遠不從坐後病死天子於此葬我漢書自有遺謀耳明奴因室語與改董鬼喜曰若改卜極為幸甚今在殿東北入地文路我死時天子檢我玉魚一鱗今猶未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奴遂奏聞有初改董海外及發掘玉魚宛然見在棺柩之屬朽爛已盡自是其事遂絕

董仲舒

廣川今景州嘉穀鄉有曰廣川鎮故城清河此鄉有曰黃學村二村相去甚近先翰林學士曹元用記董子祠堂云廣川屬漢冀都郡今景州舊縣是也縣西南鄉有廣川鎮其別墅曰董家里有相九末矣廢明初以廣川為景州以董學入故城又冀州志強縣志董子為邑人似妄又東光縣董子墓一統志云墓在西安府城南六里宋程泰之題秘書省春秋繁露後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某所進觀其意詞淺薄間撈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概不相倫比固疑非董氏本書又班固記其說春秋九十篇至杯繁露清明竹林各為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所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各居其篇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曰玉皇廟車谷口通典曰劉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鼓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威飾也此四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制全不相似夫然敢言今書之非真本也牛

茅間雀約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假玉而下色如繁露也則繁  
露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佑所引  
推想其書皆句一物以發己意有垂流凝露之象為則玉杯竹  
林同為托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為文有名連珠者其體  
實物象以連已意暗與杜佑所引同如曰物勝雅則衡瑜形過  
鏡別形窮者是也以連珠言古修其殆繁露之自出與其名與  
體皆契合無殊矣 天氣之氣不致感滿不支陰陽是故新壯  
十日而一勝房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  
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 繁露

七

枚乘七發後得傳杜七激張衡七辨崔駰七依馬廣七廣劉向  
七略劉棻七舉崔駰七獨桓麟七况李尤七款劉廣七與曹子  
建七啟徐幹七喻王粲七釋劉鄩七華陸機七款孔偉七引湛  
七生七歡張協七命顧延之七憚竟陵王七要蕭子範七請諸  
公肥腴文詞而欲齊驅枚乘大抵機括相同而優劣判矣趙王  
枕易曰七發來自鬼谷子七箱之篇 謝靈運四溟山人集

壺闌三老

壺闌三老孤茂

酒化

武帝作酒香以誇春胡飲以銀杯重不能舉皆依牛飲 太平家  
字記

巨靈

武帝時東郡道人長七寸名巨靈光武帝時潁川張仲師長二尺  
粗呢

漢武帝命丁夫人維揚虞初等以方相詛句於大宛日與神君  
文成等時故其後卒有巫蠱之禍父子夫婦君臣之間坐美族  
者不可勝紀 禮宗伯之屬詛呪掌盟詛曰巫掌群巫之政至  
于男巫女巫不一而足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至致地祇物  
鬼則三代已有之其會指周公作法而有是乎 五雜俎

蜀

常璩蜀志上下數千年如指諸掌其曰蜀之為國肇於人皇  
與已同國至黃帝為子昌意妻蜀山氏女生子高陽是為帝嚳  
封其支庶于蜀歷夏商周武王伐紂蜀與焉地稱天府原曰華  
陽故其精靈則升絡無疆江漢連流帝以會昌神以建福其封  
值神故多班 宋文章其後惟未故尚滋味德在少昊故好羊香  
星應與鬼故君子精緻小人鬼黠與秦同故多悍勇有用之  
世限以秦已不與春秋會盟周失紀綱蜀先稱王始於秦蓋其  
日縱死作石棺槨稱縱日人塚次相灌次魚鳧魚鳧王田於瀟  
山忽得仙道後有王曰杜宇一號杜主時朱提有渠氏女利勝  
江源字悅之幼為妃穆治郫邑改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耳會  
有水災其相開明决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禪位於開明升西

山隱焉時適二月子滿鳥鳴故蜀人悲社字也開明位號曰景帝生盛帝至九世帝獲稱王開明王自夢耶移乃徙治成都時蜀有五丁力士每王覽輒令移大石長三丈今石笋是也辨曰筍里未有筍列但以五色為主故其廟稱青赤黑黃帝也周顯王世蜀有獲漢地因獵谷中與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筍遺蜀王報之珍玩化為土惠王怒群臣賀曰王當得蜀土天奉我也惠王乃作后牛五頭置金其後曰牛使金蜀王使：請石牛惠王許之乃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還之荆秦人曰東方收積見秦人笑曰我雖收積當得蜀也成都丈夫化為女子美而艷蜀王納為妃不習水土欲去王為東平敢以樂之無我物故蜀王哀之遣五丁之成都擔土為妃作塚高七尺上有石鏡今成都北角武擔是也後王悲悼作史邪歌龍歸之曲成都縣內有一方折石圍可六尺長三丈許傳言丁士擔土擔也公孫述時石折任文公歎曰噫西方智士死吾其應之周顯王時惠王嫁五女於蜀：遣五丁迎之運到梓潼見一大穴穴中一人攬其尾掣之不禁五人相助世此山崩壓殺五丁及五女蜀王傷之因命曰五婦塚於平石上為望婦塚作思妻臺周慎王五年秦從石牛道伐蜀：王拒於葭萌敗績為秦卒所害太子亦喪于白鹿山開明氏遂亡周顯王元年秦封子通為蜀侯以陳壯為相六年陳壯及魏蜀侯秦伐蜀誅陳壯封子惲為

蜀侯秦從楚取南地為蜀中蜀惠王許之亦年使張儀城成都城郡縣臨即其築城取土築城才軍因以養魚今萬歲是也相王十四年轉徙山以獻饋于秦秦文王後母客其寵加毒以進曰飲從二十里朱富試之與近臣嘗近巨覽王怒賜劍自裁誅其臣即中金鑿明年封其子館為蜀侯十七年獲惲夜車至城北門忽陷入地中蜀人因名曰城陽門為主相有靈術報應三十年王廷蜀誅陰侯置守拜李冰蜀守冰號汝山為天門至南及遊見兩山開如關因號天彭關彷彿若見神遂從水上立相三折穿郭江等水溉灌三即開輪田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蜀澤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又作石人三水中與江神要水竭不至足或不改有時青水有沫水出觸山觸淵崖彼害舟船水發并擊平淵崖水神怒水霖入水中與神開九男諸水皆水所通又穿廣都壘并蜀益饒漢初發蜀漢糧助軍收其精銳以補傷疾孝文帝末年文翁為守廣屬學政比於齊魯自漢興至於哀平皇德隆照收守仁明宣德主教風雅英偉之士命世誕生於是靈書交馳於斜谷之南玉帛成乎梁益之御未有感出或龍飛或鳳舞或靈桓利居經綸若素若相如子雲君平輩時時起履龍宗有麟鳳集於其世哉其美擅名小區政漢徵之士蜀有四馬自秦拓皇定六國統秦右於蜀家有靈鋼之利戶專山澤之財結知連將以富相尚存其由來

染秦化故也蜀之世係大都具此教語本教作神怪而中奇  
 聞并見亦異世不絕董儒方之氣固然耶何像充諸志之平  
 平也五丁或以為一人觀之志文似非一也 常璩以陳承祚  
 所著益部耆舊傳未備遂作華陽國志其序云漢晉方隆官司  
 星列提封國簿歲集司空故人居學士蔭高堂賸惟慢足綜物  
 土不必待本紀也象遠厄運函夏治任三州近為荒裔秦梓曠  
 為長野增蓋避秦城耶秦關乃致諸書爰成十篇資府帛于顯  
 瑞之下求餘光于灰塵之中制賦者多故有所闕補愈于遺忘  
 為其辨舊說也曰三皇象故車出谷口即今斜谷也武王伐紂  
 蜀亦從焉周負負五十六年秦厲公城南鄭谷道久通矣而隋力  
 五丁殊未熟也世傳蜀王蚕叢開國週三升歲又云荆人覽靈  
 死化為蜀帝周襄公之血皮望珠杜宇之氣化為子鵠又言蜀  
 惟警左社未知書文翁教始知書按蜀記周失紀細而蜀先王  
 七國皆王蜀又稱帝則蚕叢自王杜宇自帝皆周叔世安得三  
 千死者不更生况復為帝乎碧珠出不一處豈書一人之如子  
 鵠為成云曰萬國四海有之何必在蜀彭祖在蜀為股太史固未  
 蜀首為秦郡縣故蜀紀曰大人之御豈當漢興及稱燕服無文  
 學哉其辨亦近理其文辭不及奇雅趣殊勝之藝海洞酌

嚴君平

君平姓莊名遵一作尊注老子指歸

嚴君平友

君平友忠車子衡州人教遊三湘久棲南岳衡州府

公孫弘

公孫弘字次卿見鄒長倩與公孫弘書并錄錄錄

公孫敬

將軍公孫敬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金吾亡士卒多下吏  
當新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編者

霍去病

霍去病琴歌曰四夷既 諸夏康乃國家安寧樂燕央兮載歌于  
戈于矢藏兮麒麟來臻鳳凰翔兮與大相保采無疆兮親百

樂府

樂府青陽朱明西顧玄冥四章係鄒子作漢書

枚乘 古詩十九首或云枚乘疑不明也能驅車上東明門勝殿宛與不

兼東都非盡是乘作文心雕龍云孤竹一篇傳殺之詞細學

徐陵玉臺集西北有浮雲以下九篇為乘作漢書歲云暮丹

孤生竹為古詩

李陵臨沈全

李陵為臨沈令後漢匈奴邑人惡之土清陵館 大同城北五  
百里雲內州李陵臺高二丈餘其近有柳雲堆 上有相

八公

壽春八公山蕪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高誘陽  
左吳雷被伍被見于史雷被為安所斥而亡之長安上書者疑  
不得為賓客之賢也 蘇翥續筆

國馬相如弟子

相如弟子盛覽張叔俱梁衡人覽著賦心四卷 華陽國志

文君薨盤

文君薨臨邛楊氏於車王孫故址極土得之高三尺五寸口員  
四尺八寸腹闊九尺五寸足闊四尺下漢篆不可識口而徑二  
尺厚一寸形製堅渾古色蒼然 深眉公偶 文君薨盤南充黃大  
史釋家出示客 却真

柏梁詩

上林令葡萄金橘桃李梅 急就章款冬貝母薑狼牙萼蔴栝  
梗骨枯句法同

思子臺

漢武晉惠俱有思子臺眉山史經臣有思子臺賦 東城志林

茂陵

武帝茂陵東去長安城八十里在興平縣東北十七里閩中記

云漢諸陵皆高十二丈方百二十七步惟茂陵高十四丈方百四  
十步其形方正以漸似其上下兩項平此類覆斗九陵皆從民置

邑其旁為戶五千獨長陵茂陵俱萬戶蓋諸陵俱謂北咸陽原  
上自東而西高相長陵惠帝安陵景帝陽陵昭帝平陵及武帝

茂陵所謂五陵也茂陵東一里三十步為衛青墓高二丈少東  
霍去病墓高如青塚而頂銳支旁分巨石矗立其上與塚形不

類漢書為塚象初連山以去病冢破句於初連也顏師古云  
塚上有些石塚前有石人馬者是也當茂陵東去病墓西指北

有塚視青墓高少城世傳為老相公孫私墓也茂陵西一里李  
夫人墓三輔黃圖云東西五十步南北六十步高八丈名留仙

臺水經注云其塚形三成世謂為英陵蓋其上為叔陸之狀與  
諸陵所製特耳 王禕漢書注

衛太子

漢紀始元五年春正月夏陽男子張延年自梅衛太子冢不疑  
傳云成方遂又云一姓張名延年

馬孫公主琵琶

漢嫁馬孫公主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心 非昭君事

主父偃

宋張舜民曰近歲濟南有田夫得宿藏于土中九七甕水銀者  
二金銀者五金銀皆刻主父字按漢主父偃以金賦而至於殺

其身誠其操今日乃知倭之死非謬也

東方朔趙塚

厥次古城在古平原北二十里有東方朔趙塚七十二

東海尊婦

東海尊婦賓天子定國雪其寃惟安府志

漢蔡金馬碧鷄文

持節使者王褒敬移南崖金精神馬縹：碧雞屬南之荒深銘  
田谷非土之御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廣於唐虞澤配三皇黃龍  
見號白虎 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歸兮歸兮何事南荒也楊

金石文

古詩 古詩 古詩 古詩

漢法綱諱者有罪古詩盈一水間孝陵詩獨有盈尊酒正忠

帝諱章孟詩曰寶絕我邦祀高帝諱或在人臨文不諱也

趙李

漢書何亞情莊使趙李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何亞  
曰趙李性惡當得其頭以謝百姓既籍味懷詩西遊咸陽中趙  
李相經過頗延年以為趙飛燕李夫人楊用修謂漢書谷永傳  
小臣趙李從微職尊寵成帝嘗與徽行魚國疏

古文尚書

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

註言世宗招集賢學士衡色改古文從今文 漢所謂古文者  
并非舊本古文者據書也唐所謂古文者據書今文者世所通用  
之俗字也

燕武

匈奴以漢兵深入窮遠四十餘年事重墮積最極苦之有欲和  
親計衛律乃史跡歸漢使不降者燕武馬宏等前到光祿大夫  
王忠使西國為匈奴所獲燕武馬宏生得亦不降故匈奴歸二  
人

博學

乎積匈奴傳不識博學事有改匈奴就獨顧而問之奴曰匈奴  
匈奴博學犁猶其人稱天子也 皇南語春秋

王昭君

漢書竟寧元年呼韓邪來朝願婿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  
嬀妃之生一子棣栗立復妻之生二女至范曄書始去入宮久  
不見御積怨因掖庭令請行單于臨辭大會昭君豐容靚粧顧  
影徘徊珠動左右帝驚悔欲復留而重失佳喪秋然曄不喜呼  
韓邪願婿而言 宮女又言字昭君生二子與前書皆不合  
其言不願妻其子而詔使從胡俗此曰烏孫公主非昭君也  
西京雜記又言元帝使畫工圖宮人皆賂畫工而昭君獨  
不賂乃惡圖之既行遂按誅毛延壽琴操又言本齊國王嫁女

端正開履未嘗窺看門戶雖以有弄人求之不與年十七進之  
帝以地連不事獨賜車于其人婦對使者趨席請往後不顧  
其子吞藥自卒蓋其事雖出無所考正自信史尚不同况傳  
記乎要之琴操案然情矣按昭君南郡人今神歸祿有昭君村  
人生女必灼艾炙其面處以乞選故也昭君卒葬匈奴謂之青  
塚晉以文王錦昭君雖明妃云韓子蒼昭君有胡笳二十一  
拍至三十六拍

東雲殘譜

概里冷寒雲殘譜殺不事有司舉奏未下陳成素重雲：從刑  
後教令上書自訟於是石頭微伺知之白奏成滿世禁中語下

微張治城死駭為城旦漢書陳萬年傳

梅福請封孔子後

福上書略曰神尼之廟不出闕里孔子子也不免偏戶以聖人  
飲匹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  
子孫則國家必受其福

楊雄

新喻簡經若曰志載劇秦美新論稱門下中即大夫臣楊雄上  
桓譚新論曰楊雄作甘泉賦一首始從夢賜出收而納之明日  
遂卒李善甘泉賦注引漢書永始元年正月成帝幸甘泉宮雄  
隨幸還奏賦風之遂卒自永始四年至莽篡漢初始元年則雄

死三十年矣後漢書楊雄傳曰雄數從楊惲折異是彈親炙于

雄其所說而可信無難辨不阿免武備之學人品朴直言議  
不黨蓋可信矣漢書作於武帝時固死經成于宣大家世將百  
年耳目懸隔焉然影聲歷閱實黃加之疾忘何所不成如前所  
稱雄以老萊之高熱盛之介不足倫擬豈遂甘屈辱辦事奸弄  
黃門拾事之職已前故無祿位之類又見于後書出一口首配  
兩端且稱事弄難曰寂寞無皇機閣不能更生為弱儒官優時  
經術無克敵之功之無成之舊他無所恃為怨太古法言  
精與右劇秦美新膚澤揚厲雖曰各種立論不同宜亦詞氣  
相類今細玩窮枝畧無彷彿非出好事之手必入類之筆而

新室谷亦字子雲莽大夫之書未必不誤也

富順李長春曰史稱莽既以符立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  
神前事而甄量子尋劉敬子雲復廢之莽誅豐父子投策四夷  
辨所連及便叔不諳時子雲故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  
之子雲恐不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詔勿問京師為語曰  
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按漢石渠天祿二閣皆藏秘書

之所並存未央宮北第由石渠而進尚有明光桂宮閣之則天  
祿更在其北矣子雲初被薦特詔承明據三輔黃圖云未央宮  
有承明殿著述之所莽奉又言漢初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  
溫室承明則承明當在前殿稍南矣於石渠已甚遠矣况天祿



乎揚子雲辭朝自言登金馬上玉堂而史又稱其給事黃門夫  
金馬門乃宦者之署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於署門因以  
高名子雲時耕鋤承明故由金馬入黃門以達玉堂易嘗係直  
天祿子籍令以校讐為業掖石渠所貯御候圖書與直廡皆在  
子雲不此之寓而乃徑赴天祿而有校讐之事子然則劉向校  
書天祿者又何也予攷漢書武帝北闕上書奏事謁見之所公車  
司馬在馬時以光祿大夫正中朝官故可執天祿耳子雲既  
待詔承明宜從蒼龍東闕出入何由曲折而北乎獨能孟堅何  
其忌子雲之源也

泰和明正兩曰增雄傳疑有久慶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  
言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授閻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  
余攷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還始政元至天鳳五  
年計五十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七十  
一者又相抵牾矣又攷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其文而音堯永  
始初年則雄未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為延于莽年者  
非也其云碩莽安可知矣今年春按部郡縣而雄非人也讀其  
邑志得侍郎簡任芳辨証尤悉予按之莽自平帝元始間號安  
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歲矣自高帝至平帝  
未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未石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  
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不從官若復仕莽

誰止三世哉

雄來京師未必即在成帝初年又按王音卒在永始二年去天  
鳳五年三十一年耳即音存雄何以云不得延於莽年也又謂  
劇秦美新出于谷永夫谷死成帝時未嘗逮莽也而可以為谷  
作乎元后前雄為作諫可謂不仕莽乎前後諸說頗如聚訟然  
即以漢書新之云雄年四十餘自蜀至京師大司馬王音奇其  
文雅召以為門下吏極譚新語雄年四十六值王音新為政始  
得為史與漢書四十餘合是歲陽朔三年也以七十一計之其  
卒當平帝元始五年非天鳳五年也元后死于建國五年雄死  
亦五年矣惡從諫之雄善教學劉奉為雄弟子作符命時得引  
其師為重耳非雄自作符命也

郭縣西二十里楊子雲墓墓前提學副使泰和郭子章封  
題列石曰楊先生之墓謂所著法言太玄也  
揚子雲河東賦義和司日顏倫奉輿顏倫車神名  
公主峰

南陽公主下嫁王咸漢後和問王莽秉政謂咸曰國危世亂但  
當退而修身咸不能從公主遂于華陰廬藏餘積思丹道象雲  
氣丹已而去咸追之升霄雲漢然無迹忽於嶺上見遺朱履一  
雙取之已化為石後人名其峯曰公主峯

馬道求田強

鉅鹿馬道求以布衣謀養不克死 五漢前領田強王莽欲錫  
強錮印有子十人雄勇過人乃曰吾等漢人誓不仕莽以其三  
子各將五百人下走沈東各築一城烽火相應田子居上城王  
子居中城倉子居下城

西京雜記

西京雜記本出葛稚川世或以吳均或以高劉子駿據而陽雜  
相稱六朝人欲用西京雜記事既而曰此吳均語不足用蓋吳  
均專用西京雜記故因以為吳均語非吳均作西京雜記也黃  
勉之曰班固漢書全取劉子駿書特小有異同耳洪又抄集國  
所不錄者二萬許言命曰西京雜記陳氏樂書秦咸陽宮有銅  
人十二列在一庭琴筑等筮各有所執組授華彩儼若生人下  
有伴二工吹而組緹則諸樂並作節調和美與人奏無辨云雜  
記著之今攷無馬則闕籍非洪舊矣

常氏兄弟

光武遣王莽之難常人兄弟十人匿之莽圍急謀代死冢李者  
曰我貌相類斬吾首獻之可免也如言圍解皮印位封崇聖公  
建補子廟為營其墓後九人皆列壟九十塚

光武微時子

光武微時過蜀健為郡之江陽生一子望氣者言江陽有貴兒

縣人因王莽亂求機之後光武怒為子立祠責江陽人不使冠

春陵

春陵

春陵今永州之寧遠縣故漢陰道縣春陵節侯買封于此元帝  
時徙南陵仍號春陵今象陽之東陽縣

攀倒井

柳郡縣西北二十里有井相傳光武遂王即于此士馬俱渴因  
無汲具攀攀倒飲之事涉荒唐予初未之信也及親履其地婦  
視火之則類倒之狀願有土人指予曰此水高下不平以繩測  
之東西相去尚二寸許噫其故難知矣 盧龍雲

光武故人牛牢高獲嚴光

牛牢親鄰人 高獲與光武有素引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為  
史宜改常姓對曰臣受姓于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使辭去

高獲嘗舉孝廉後適居江南有墓在丹陽池州城西七十里

嚴光本姓莊字子陵新野人其妻梅福季女也 太平清話

云子陵年八十終于茂生隆生卑 明太祖高皇帝嚴光

論曰名爵者民之寶國之賞罰亘古今而奔走天下豪傑是也

禮記曰君命賜則拜而受之其云士矣聘士於朝加以顯爵拒

而不納何其侮哉朕觀此等之徒受君恩因知所指稟天地而

生頗鍾靈秀故不濟人利物鬼者雖不知斯人之好能其如鬼神何且彼樂釣于水隈將以為自能乎不然非君恩之曠漢何非是耶假使垂青主即劉盆子輩混清未定之時則先釣于何處當時黎家草莽求食願命之不暇安得優游樂釣與今所以獲釣者君恩也假使當時時于刺推命而不仕去此而終無人用天子才疎而德薄民受其害天下系之若果如是樂釣與優時與朕觀當時之罪人入者莫過嚴光周黨之徒不止忘恩終無補報可不恨歎

馮異母

異從先武其母孺之曰汝今盡忠莫思盡孝我年死逐日繼今

朝祀饒陽縣西曰馮母廟

伏波將軍

伏波將軍前漢路博德後漢馮異後陳登夏侯惇魏滿寵既像孫權盧敏晉孫秀皆洪陶廷魏晉末五品後魏北齊從五品梁四班周五命

黔首通番品

公孫述據蜀郡遣馮異為特柯郡功曹乃與郡大姓龍傳尹董氏保境高漢遣使從番焉江奉貢先武嘉之並加褒賞號為義戶郭子章曰特柯道番焉至洛陽即唐蒙之說也羅文恭公作唐與圖謂為撒七星關水即特柯江源析流為盤江經泗州城梅

右江連四會番禺入海鄭荃山方伯作特柯江解濟盤江下流至打穿經城州界舟楫始通由二統觀之特柯的然可通番禺特由貴州入粵西由粵西入廣州由廣州入豫章而後可達中原高呼嗟矣雖然四方偏多故楚蜀之道梗則此一語官漢黔者當留意焉

銅船

馬援鑄造銅船濟海後今沉于渚天竊水激往望見一名越

三船即圖今在蔚林州

銅柱

建武十八年馬援平交趾徵創立銅柱南寧界上 在欽州古

森岫上銅柱折交趾城友人過其下西衛土石培之 吳黃武

二年都督程普與閔羽分界共鑄銅柱為誓衛山縣西北百二

十里 唐馬援為安南都護檢夷安之建銅柱于漢故屬錄曰

唐德以明代波之商故今左右江各有其一又其一在欽州東

西南三百六十里分節節節節節節 五代晉天福五年庚子

上廣州刺史彭士然怒納土求盟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為界天

策府學士李弘身銘曰金人汗出缺馬蹄墜子孫相連九百

年在辰州府城西北百一十里今溪城對江 國朝彭天寶封

宣武將軍世襲

班固漢書

漢書建初中成帝元四年班固死范史謂固死獄中女弟曾大  
家應証種成其八表天文志此好事之誤非實也 曹大家子  
毅見文選東征賦注非毅 宜府鎮城東南三十里燕然山相  
傳實應紀功房

石敢當

急就章有石敢當虛擬人名原無其人也

射鳥辭

明帝東巡有鳥飛鳴乘輿上虎賁即射中之邊作辭曰鳥：啞  
啞引弓射洞中夜陛下壽萬年臣為二千石

陳蕃而郡懸榻

蕃為樂安郡太守郡人周舉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出  
惟陳蕃能致為字而不名特真一榻去則懸之周舉 豫章懸榻  
見徐輝傳

陳元辨留左氏學

東漢時議主左氏學博士范滂在左氏本不宜立廣信陳元上  
章力辨滂立之前漢劉歆事同

董恆

後漢循吏傳不具今董恆家長洲王楙政碑乃姓黃非董也野  
書

章帝耕懷縣

章帝初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勿得有所殺伐車可引避引  
避之屬可耕解耕解之耕帝耕於懷縣今之武陽大義柳也氏  
並並志

孝子

郭巨獲金羊奉母事違奇曰慈仁 文舉生於河南林縣獲金  
於內丘之金後居於肥城

姜詩故居今四川德陽縣所湧泉迄今惟曰千頃

泰山都尉孔實碑

漢泰山都尉孔實碑又門生故吏名碑在曲阜孔廟楊慎金石  
錄文曰石孔實碑陰不云碑云而云門生故吏名此漢碑中之  
僅見者前碑云故吏門生宋石銘示後則此所載皆其  
人也今按實門生四十二人門童一人弟子一人故吏八人故  
氏一人錄釋謂漢儒闢門徒親受業者則曰弟子次稱傳授  
則曰門生未冠則曰門童德而稱之曰門生舊所守府其據屬  
則曰故吏占籍者則曰故民非吏非民則曰處士非所據則  
曰處士此皆讀漢者之所當知

張道陵

陵病瘧於丘社中得呪鬼術書遂解使鬼入鶴鳴山自稱天師  
煮平於為蟒蛇所噙子備奔走尋處無所乃假託權方生糜鶴  
跡置石崖頂到光武二年遣信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主都衡

高帝師衛子魯為嗣師以法感天下 李膺曰

大人之人

康州仁義人潘熾詩云日大人博學府焦仲卿妻三日斷五匹  
丈人故姬連後漢花滂謂母為大人史記索隱注帝昭云古者  
名男子為丈人尊父極為丈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丈人  
謂淮陽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故古詩云三日斷五匹丈人  
故姬連也 吟急雜錄

潛火剛火

漢邊禁防守有潛火 藏火 悍何郡母飲縣有剛火 奉陽國志

石經

靈帝光和六年刻石經於太學講堂前 熹平四年 蔡  
邕與五郎中郎特高堂新與彈議即張訓辨說太史令單鳳奏  
定六經邕自書丹於石使工鐫刻立於太學前 再刻 魏正始

年立古篆隸三體石經 北魏世宗神龜元年補石經 唐天  
寶 年刻石經于長安 何景明曰西安石經唐太宗開成中  
所刻鄭康與周煒等進校定九經大字上石及章以宰相兼祭  
酒於是進石經一百六十卷檣在榜 坊天祐中韓建築新城  
石本委棄于野朱梁劉鄩守長安幕吏尹玉字白鄩請擊入城  
鄩方備攻軍之役謂此非急務 玉珣詰之曰一旦虜兵臨城碑  
為矢石亦足助賊為虐鄩然之乃遷並唐南書省之西隅宋黎

博從置京北府始於元祐二年得作新移石經記有曰淮陽蔡

邕石經四十六碑 蔡邕所見其存者僅十有六餘皆殘壞唐

城云 五代蜀孟蜀石刻九經 宋淳化 年刻於開封 高

宗紹興 年手書刻於臨安今在杭州府學廟門內

義四

義四 騰族漢樊宏觀裝修北魏崔挺宋范仲淹元張起巖

手文小同

鄭世及遺腹孫俱有手文名之曰小同

董永孝感

千乘董永東漢末避兵壽春家貧德耕以養 父沒賃錢里人

裴以鸞身為奴以養之乃感神女織絹以償永卒亦葬於父側

遂名其邑曰孝感

蔡琰

琰胡笳引自書十八章極可觀不謂流俗僅餘兩句亦似世人

身世耶 黃山谷 後漢蔡琰傳載其二詩或疑董卓 蔡而詩紅

以卓亂流入胡為胡琰詞此蓋未嘗詳致於史也且卓既擅廢

五表銘等赴兵山東以誅卓為名中原大亂卓挾獻帝遷長安

是時士大夫豈能皆以家自隨乎則琰之入胡不正在是誅之

後其詩首言備迫遷羈邦 琰主以自強海內興義師欲共誅不

詳則指征軍圍可見德言平士人 腹弱東兵皆胡毛縱獵圍城

邑所向悲破止馬邊懸男頭馬後戴婦女長船西入關迤路險  
且阻則是為山東兵所掠也其末乃云感時念父母哀數無窮  
已則邑而無恙無恙也 按寬大 尉氏縣南四十里隄村保為  
蔡棧墓相傳子邑附墓其側棧字伯直有清白行屬俗黨不恟  
於時垂翼華髮人爵不升年五十三謫貞定 尉氏縣 三十  
五里蔡家庄蔡宅墓並先世之墓皆在有 蔡園村在縣  
東二十五里之稱蔡邑為陳留國人者指此是篤孝母卒廬墓  
下有別鬼連理之祥

晉武帝母景獻太后羊氏其母邑之女也

先大女

永建元年 縣長趙祉遣吏先泚和拜檄已蜀守過成流灘  
死子願求屍不得女終年二十五乃分金珠作二錦囊繫兒頭  
下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女終乃乘小船至父泚所哀哭自沈見  
夢告閭曰至二十一日與父屍俱出至日父子浮出縣言郡太  
守蕭登高上之高書遺尸骨像為之立碑人為誓曰符有先於  
雙道張帝求其人天下無有其偶者矣按雙道張帝黃貞妻也  
沈身求貞事顯翻此女終事同曹娥皆出漢漢皆載范史今曹  
娥以邯鄲蔡氏賞識感傳而此事罕知是知文士之操名教也  
此本漢事而記出晉人故附之晉乘 漢海內

漢壽亭侯

漢昭烈初勸進表首列銜曰前將軍漢壽亭侯關羽

張魯母

魯以鬼道見信於益州牧劉焉魯母有少容往來焉家 張魯  
曰寧為魯公奴不為劉倫客

陶謙

徐州牧陶謙以破西羌功封潁陽侯子孫家潁陽 祖墓在今  
大石山麓

魯主梁王二策

蜀漢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許靖立子承為魯王理為梁王勛  
承策曰小子承受茲青土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修稽古建爾

國家封於東土奄有魯蒙世為藩輔於徵恭朕之詔惟彼魯邦  
一廢通風化存為人之好德世之銘美王其秉心率禮安爾  
士民是享是宜其戎之哉賜理策曰小子理朕統漢序祇順天  
命遵脩典秩建爾於東為漢藩輔惟彼梁王繼嗣之邦民狎教  
化易遵以禮性慈乃心懷保黎庶以承爾國王其敬之哉 按  
蜀僅一隅梁雖畿甸而魯別隔甚繫將可也用魯事失定作者  
之過也

諸葛亮

晉檀溫入蜀諸葛孔明小史尚存時年一百七十矣溫問曰諸  
葛公有何過人處史曰亦未見其有過人處溫便拜色史長

父曰但是諸葛公以後便未見有去當如公者

武侯八陣圖有四一在夔州之永安宮南江灘一在新都之臨

牟鎮一在成縣之蒸壩市一在沔陽之高坪故壘今漢南劉文

徽曰世傳夔州之石新都之木或遷或移終復原所似若有神

物呵護之者郭子章曰是說也出於三國演義送陸遜而杜

甫詩亦有江流石不轉之句遂神其事以為不朽夫演義小說

家不足信者在江中勢自不轉豈必八陣圖哉且後人愛孔明

并傳其蹟勿移勿徙是甘棠耳且陣圖有四夔州石存新都以

在却外存如成都郭美為居室沔陽營浮為沙石又何不可護

之乎郭子章野筆

楊慎漢書按武侯於漢威德遠速距今二千年猶人祠而家祀

之其遺蹟故址散見諸郡者不可殫述雲南則有諸葛營及刻

碑文曰碑即什壘為漢奴夷有過者嘗以石擗之有盟壘壘大

理有畫卦臺天賦徑諸葛城故壘及印篆陸安有諸葛山永昂

有諸葛營新臺種堆打牛坪諸葛寨諸葛堰楚雄有破軍山臥

龍岡湯園著武臺肇州營曲清有盟夷山分秦山八塔壘井激

江有諸葛營家化有魏賓山玉珠白塔壩慶有諸葛寨泉及池

姚安有武侯塔道壘土城武定有故城諸葛營北勝有祭舞臺

隴川有孔明寄箭山普耳有孔明營壘車里有孔明碑其他祠

廟未可勝數諸蠻之人畏之如天地愛之若祖考華而華心悠

久經數傳其亦可謂聖而不可知也夫

郭子章黔記貴州有會城有藏甲岩軍節七里關鳥嶺有棟鐘

岩黎平有諸葛營所在皆謹祀之

木牛流馬

木牛即今小車有前棘者流馬即今獨推者民間謂之江州車

子事初考車之為制其未雖久或蜀所無孔明以運通不便始

教人為之而制或少異故亦異其名以義推之則木牛為小車

流馬為小舟如今竹筏之類今民間槿木石柱扛皆名牛江南

小車有名羊頭者而南京有風馬快船則孔明之以木牛流馬

名其車又何異哉陸閩樓萬一樓集

龍統

襄陽龐統故宅廢為雲封寺尼僧居之世樞陳 改建鳳樓

書院 襄陽府志

關羽

雲長曰曰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 許州有關羽一宅兩院道

址 羽請於曹操求初春宜祿妻見常璩襄陽圖志

孟獲說夷

益州大姓雍闓附吳投永昌太守扇惑諸夷皆都獲李嚴書曰

愚聞孟獲二日土無二主今天下分正嗣有三遠人惶惑不

知所歸使建寧孟獲說夷叟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黑

蟠龍三斛斷木橫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否夷為然皆從圍斷  
木壁到委曲高不至二丈故獲以欺夷雲南通志

梁父吟

孔明梁父吟步出齊東門遙望滄陰里樂府作遙望陰陽里青  
州有陰陽里田疆古治子解題作田疆園野子嚴滄浪詩話

張飛

飛字益德俗作翼德新都縣真多山張飛題名王方平株藤  
此山童子歌玉燭三洞靈傳宿乃行江流勝化功題名云漢竹  
張飛率精兵萬人入破賊首張卽於八蒙立馬勒石四川藝  
馬樓文志

蜀志向朗傳朗隨亮漢中素與馬樓善街亭之敗樓從朗知情  
不舉高恨之免官還成都大樓既敗矣不即歸死司敗捕而後  
得之不誅又奚待乎王世貞

關興

關羽子興字安興關人張雲云關將軍本傳氏嘗避難而逃  
追者詰之誤應曰關氏遂姓關

廖式

廖化從諸葛亮南征封中御倭時呂岱督兵陸口遂徙家蒲圻宗  
人廖式起兵應亮謀恢復漢室不克死之舉族自蒲圻遷於衡山  
楚記

柳正張通  
如書合柳正殿中監張通舍妻子隨後主於洛陽



棠林外索



鹽官築造橋木輯

曹模

摸

曹模有發兵中即模金枝射二官 南齊廢帝于棠亦置之領  
於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 魏武垣歌行何以銷憂惟有杜  
康註康字仲寧

銅雀臺

銅雀臺鄴城西北 則水并臺南則金鳳臺三臺相去各六十  
里後樓臺俱燬土人掘地得瓦色頗青內平盤印工人姓名皆  
八分隸書所錯云人得此瓦為研神木數日不凋鄴中記曰北  
齊起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之光明不癯簡瓦用其覆故

其背版瓦用在仰故油其面筒瓦長二尺闊一尺版瓦之長如  
之而其闊 今得其真者當油傷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白  
花錫花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花乃見古碑  
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為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寶則  
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有磚筒者花紋年號如磚內負外方承  
簷榻亦可為規鄴人有言曰銅雀瓦研體質細潤而堅如石不  
廢筆而發墨此古所重者而今絕無蓋魏去今千餘年村夫  
到土求之聚眾踰年不得鄴民乃偽造以詭遠方王安石詩曰  
吹盡西陵歌舞塵當時屋瓦始稱珍甄陶往 成今手尚北塵

名動世人宋刺史李琮嘗言元豐初於丹陽郡不疑家得唐西  
中歲元次山家藏鄴城古碑背有花紋及萬歲字與鄴中記合  
又曰大魏興和二年造則唐賢所珍已出於南矣唐丙申乃天  
寶末年至琮時二百餘載而現可用如新偽瓦之質燥用之不  
能久火力勝也夫甄陶之物土以為質水以和之必得火而成  
火力方勝則土燥而木絕雖有黃丹鉛錫為能潤澤哉惟古瓦  
與磚浸地中數百年感霜露風雨之潤既久火力已絕復受水  
氣所以含蓄潤澤而寶水發墨也 臨漳縣志

山陽公

魏奉漢獻帝為山陽公居濁鹿城在今懷慶修武城西北六十  
里一名山陽城帝漢墓城北人呼漢陵今以名村

疑塚

臨漳縣西十五里隆陽武城外凡七十二塚森然彌望高者  
如小山布列直至磁州而止俗曰曹大疑塚唐蕭水屋詩安排  
死去才家塚刻畫生前一片心安得此心如此塚不教人識到  
於今俞應符詩二首生前欺天絕漢魏死後欺人疑疑塚人生  
用智死即休何用餘機到丘壠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  
未知蓋發七十二疑塚必有一塚藏君屍劉溫詩生前詐力蓋  
中州死後何疑七十丘他日內分重辨徒也頃認取漢春秋彭  
劉詩二章金棺何處壙好秋銅雀臺中夜 思不作子孫長久

計空數百里塚壘：西陵千載有餘衣未黍黃時詔正來明日  
即郭城下過竹留殘泪予畫臺宋王卷石壽青山如浪入漳州  
銅雀臺西八九丘蟻蟻往還空壘以麒麟埋沒獲春秋京鏗詩  
疑塚多留七十餘錄身自謂永止虞不知三馬同槽夢曹為見  
徐遠慮無推甄舞曹瞞疑塚七十二未必遺散在此間生自魏  
人疑不得還留疑而後看焦離詩復懷不計春秋竟曹死  
已成塵就中只有漳河在風浪於今愁殺人曹操空鄴城西北  
也西陵即高平陸

崔統彰德府志曰磁州漳河南北塚壘：不絕大小殊狀俗曰  
曹氏疑塚往者漢荒民盜發塚皆有屍其一為齊高陽王湜墓  
志見存

郡人教諭劉瑄曰疑塚之記載在志籍今古一律不解其偽誠  
以訛傳訛晉陸阿瞞計中而不自知其非也瑄生斯地為斯民  
也一得之愚取之不寐已非一日茲特就正於有道可乎慨自  
嘉靖八年饑饉太甚窮民發墓以就口寶州南諸塚發掘殆盡  
其間志石皆北齊高歡皇帝并宋室塚墓中者發家尚有志刻  
一張曰王諱浞字頊達齊王第十三子也王既為齊則塚不可  
疑一也西陵村迤西四塚俗曰四收塚其實齊王四妹塚也林  
既為齊則塚不當疑二也三里堡南大路西側塚前碑石題曰  
公主夫頓以公主則塚不必疑三也州之西側大塚俗人呼曰

天子塚實則齊王陵也夫塚為齊王則塚不待疑四也然則古  
今胥疑而不能由者一則失於無證而輕於信二則徂於聞見  
而 其明三則老瞞之奸踪詭秘而難知也蓋操嘗發梁孝  
王塚破棺收金其心不正故於已事而故為之防其藏匿論秘  
必有人所不知者也觀其遺命之言宮人歌舞銅雀臺上以望  
吾陵則其言誠偽屍之在止未可諒也是則不知屍之所在固  
為不疑塚之七十有二果可疑乎否乎 按南史高陽康携王  
暹神武第十一子也其第十三子為華山王觀今志石稱齊王  
第十三子可訂史之誤

### 產異

魏景初元年衛國李善家燕生巨鼈若嵩高堂生曰此魏室之  
大異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其後宣帝起兵遂有魏室按軟  
國策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鱗於城之隙使史占之曰小而生  
巨必伯天下康王大喜於是城滕伐薛取淮北之欲霸之遂成  
故射天筮地新社稷而焚城見伐於齊國亡

### 曹操廟

唐申屠子迪毀夷陵曹操廟

### 陳琳

陳孔璋居表裁書則呼操為豺狼在魏製檄則曰猛為龍蛇在  
時君所命不得自專然文人之巨患也當務從容消息之家訓

鶴巢非利

魏文帝景初元年凌宵閣始構鶴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維鶴有巢維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鶴巢未巢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於是帝改容動色萬曆中平湖陸太守先祚於卜宅始立渠築鶴太守聞之不憚引詩為券後果如其言

詩綱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御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元后指曹操也至南御謂伐劉表之時豐沛都曹操諱郡也王從仲從軍詩云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聖君亦稱曹操也又曰竊慕負函翁願屬朽鈍姿是欲效伊尹負鼎於湯以伐桀也是時漢帝尚存而二子之言如此一日元后一日聖君正與荀彧比曹操為高元后科或以公幹平視美人為不屈是不為知人之論 蘇滄浪詩話

勞杯石

吳鬱林太守陸績泛海歸吳舟輕恐覆取巨石為裝債家吳郡妾門內臨預里之北石至今存弘治丙辰四月巡撫樊社移於公署曰廉石亭

妻甥女

孫休朱夫人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休妻其甥事同漢惠

龍川鄧文廟

龍川宣撫司東一百七十里有魏將鄧文廟以伐蜀嘗經此宋知州洪浩變毀其廟更祀諸葛武侯告其民曰母事仇讐而忘父母 陰平道在陝西守禦軍民千戶所

西山僂童

周末陸慮人喬順二子曰璋曰瑞師事仙人盧子泰於陸慮山棲霞谷教以清冷之術服飛龍藥十年不飢與師白日飛舉故魏文詩曰西山何其高高二上無極上有兩僂童不飲亦不食

柏瑜

陳思王靈芝篇伯瑜年七十練衣以娛親令人但知若菜之事而不知伯瑜 國學紀聞

洛神

晉江黃鳳翔曰洛神賦非感甄也寃哉陳思傷於危疑顛沛之會故感甄也天問曰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洛濱速進賦曰騰告寫為迎宓妃植自附屈原而不敢顯語託宋玉也

石人

魏蘇千秋場五龍渠立一石人若腹若東西脇皆有記其略曰後當興工宜就西墳故書之於石以道後賢古人不忍輕毀故渠并不欲撰作者之姓名蓋如此 陳維儒太平清話

王祥

諸城縣孝子淳巨四五里清塗不涸嚴冬水合<sub>中</sub>央二三尺不  
冰相傳王祥臥冰<sub>上</sub>房上有祠晉書王祥臨沂人今沂州王祥河  
一曰孝河州北二十五里有孝塚<sub>西</sub>成漢河孝感泉<sub>安</sub>慶  
府望江縣南二里臥冰池祥嘗自臨沂杖母避地於此人慕而  
名之然雖極凍其中有人臥形<sub>亦</sub>  
郝經續後漢書以王祥為<sub>慕</sub>慕臣

管仲存兄格傳

按辰所稱御里劉太常者謂劉實<sub>也</sub>漢格傳實時為太常顯川  
則實弟習也實智並以儒學為名無能言之世語稱寔博辯猶  
不足以<sub>某</sub>何之流也又按格自說云本命在實則建安十五年  
生也至正始九年應三十九而傳云三十六以正元三年卒應  
四十七傳云四十八皆為不相應也近有閻續伯者名續<sub>續</sub>續微  
通物有良史風為天下補經遺既散<sub>以</sub>於所聞列於篇左皆從受  
之於大人先哲足以<sub>取</sub>信者爾免虛誣之說云爾嘗受辰傳所謂  
劉太常者曰格始見聞由於<sub>為</sub>隣婦卜亡年云當在西面窮牆中  
繼頭<sub>年</sub>而教婦人令視諸丘冢中果得牛婦人因以為<sub>藏</sub>藏已牛  
告官按驗乃知以<sub>樹</sub>樹如故裝冀州遂關焉又云路中小人失妻  
者<sub>孰</sub>孰明且於東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聞其如<sub>其</sub>其言脫逸  
走即共追之<sub>入</sub>入人家突破主人楚婦從楚中出劉侯曰<sub>給</sub>給之  
卜此類甚多辰所載傳十一二耳劉侯云辰孝廉才也中書令

棗林外索 卷二

史記言龍船御里人云格在田舍嘗使速鄰主人<sub>意</sub>意失火格卜  
救使明日於<sub>南</sub>南預止<sub>何</sub>何當有角中<sub>錯</sub>錯生<sub>傷</sub>傷牛故車必引留為<sub>救</sub>救  
實主此能消之即從<sub>格</sub>格或<sub>諸</sub>諸生有<sub>意</sub>意求去不聽遂留宿宿意大  
不安以為<sub>圖</sub>圖已主人<sub>入</sub>入生乃把刀出門倚兩<sub>薪</sub>薪積間側立<sub>假</sub>假  
森效有一小物直來過前如<sub>數</sub>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  
斬正斷腰視之則<sub>林</sub>林自此<sub>生</sub>生人不復有<sub>突</sub>突前長<sub>有</sub>有太守陳承祐  
口<sub>受</sub>受城門<sub>校</sub>校尉<sub>華</sub>華長<sub>駿</sub>駿語云昔其<sub>父</sub>父為<sub>清</sub>清河太守時在<sub>格</sub>格作吏  
<sub>駿</sub>駿與少小<sub>後</sub>後與<sub>御</sub>御里<sub>逃</sub>逃<sub>以</sub>以恩<sub>意</sub>意常與<sub>同</sub>同<sub>戲</sub>戲具<sub>知</sub>知其事云<sub>諸</sub>諸  
<sub>要</sub>要聽三倍於<sub>傳</sub>傳辰<sub>既</sub>既<sub>短</sub>短才又<sub>年</sub>年<sub>幼</sub>幼小又多在<sub>田</sub>田舍<sub>故</sub>故益不<sub>詳</sub>詳辰  
仕宦<sub>至</sub>至州<sub>主</sub>主簿<sub>部</sub>部<sub>從</sub>從事<sub>大</sub>大<sub>廉</sub>廉之<sub>機</sub>機物<sub>故</sub>故<sub>殿</sub>殿又云<sub>格</sub>格卜亦不<sub>意</sub>意中  
十<sub>得</sub>得七八<sub>腹</sub>腹間其<sub>故</sub>故<sub>格</sub>格云<sub>理</sub>理無<sub>差</sub>差<sub>錯</sub>錯<sub>未</sub>未卜者或言不足以<sub>宣</sub>宣事  
實<sub>政</sub>政使<sub>爾</sub>爾<sub>華</sub>華城門<sub>夫</sub>夫人者<sub>親</sub>親<sub>故</sub>司空<sub>冰</sub>冰<sub>和</sub>和<sub>盧</sub>盧公女也<sub>得</sub>得<sub>疾</sub>疾連年  
不<sub>差</sub>差<sub>華</sub>華家<sub>時</sub>時居<sub>西</sub>西城<sub>下</sub>下<sub>南</sub>南<sub>樓</sub>樓<sub>里</sub>里中<sub>三</sub>三<sub>既</sub>既在其<sub>東</sub>東南<sub>格</sub>格卜<sub>當</sub>當有<sub>師</sub>師  
從<sub>東</sub>東方<sub>來</sub>來自<sub>言</sub>言能<sub>治</sub>治<sub>便</sub>便<sub>聽</sub>使之<sub>必</sub>必<sub>得</sub>得其<sub>力</sub>力<sub>後</sub>後<sub>無</sub>無何有<sub>南</sub>南<sub>征</sub>征<sub>底</sub>底<sub>賜</sub>賜  
當<sub>充</sub>充<sub>甲</sub>甲<sub>卒</sub>卒<sub>未</sub>未<sub>詣</sub>詣<sub>盧</sub>盧公<sub>占</sub>占<sub>能</sub>能<sub>治</sub>治<sub>女</sub>女<sub>即</sub>即<sub>表</sub>表<sub>請</sub>請<sub>留</sub>留之<sub>身</sub>身<sub>使</sub>使其<sub>子</sub>子<sub>將</sub>將  
<sub>詣</sub>詣<sub>華</sub>華<sub>次</sub>次<sub>療</sub>療<sub>疾</sub>疾<sub>初</sub>初<sub>用</sub>用<sub>散</sub>散<sub>藥</sub>藥<sub>後</sub>後<sub>復</sub>復<sub>用</sub>用<sub>丸</sub>丸<sub>治</sub>治<sub>身</sub>身<sub>有</sub>有<sub>效</sub>效<sub>即</sub>即<sub>奏</sub>奏<sub>除</sub>除<sub>病</sub>病<sub>名</sub>名<sub>以</sub>以<sub>補</sub>補  
太<sub>醫</sub>醫又云<sub>隨</sub>隨<sub>格</sub>格<sub>父</sub>父<sub>在</sub>在<sub>利</sub>利<sub>曹</sub>曹<sub>時</sub>時<sub>有</sub>有<sub>治</sub>治<sub>下</sub>下<sub>老</sub>老<sub>民</sub>民<sub>病</sub>病<sub>瘵</sub>瘵者<sub>其</sub>其<sub>晨</sub>晨<sub>行</sub>行<sub>運</sub>運<sub>見</sub>見  
毛<sub>血</sub>血人<sub>取</sub>取<sub>辰</sub>辰<sub>處</sub>處<sub>來</sub>來<sub>詣</sub>詣<sub>殿</sub>殿<sub>告</sub>告<sub>格</sub>格<sub>為</sub>為<sub>卦</sub>卦<sub>云</sub>云<sub>此</sub>此<sub>有</sub>有<sub>盜</sub>盜<sub>者</sub>者<sub>是</sub>是<sub>汝</sub>汝<sub>東</sub>東<sub>巷</sub>巷  
中<sub>第</sub>第<sub>三</sub>三<sub>家</sub>家也<sub>汝</sub>汝<sub>裡</sub>裡<sub>在</sub>在<sub>門</sub>門<sub>前</sub>前<sub>無</sub>無<sub>人</sub>人<sub>時</sub>時<sub>取</sub>取<sub>一</sub>一<sub>瓦</sub>瓦<sub>子</sub>子<sub>密</sub>密<sub>發</sub>發<sub>其</sub>其<sub>權</sub>權<sub>屋</sub>屋<sub>東</sub>東  
頭<sub>第</sub>第七<sub>樓</sub>樓<sub>以</sub>以<sub>瓦</sub>瓦<sub>著</sub>著<sub>下</sub>下<sub>不</sub>不<sub>通</sub>通<sub>明</sub>明日<sub>食</sub>食<sub>時</sub>時<sub>自</sub>自<sub>送</sub>送<sub>汝</sub>汝<sub>其</sub>其<sub>夜</sub>夜<sub>盜</sub>盜<sub>者</sub>者<sub>父</sub>父<sub>病</sub>病

頭痛壯熱煩疼然亦來詣縣卜路為發崇盜者具服絡全攜皮  
甫藏還著故虜病言自愈乃密教農主往取又使復往如前  
舉標象无盜父病差又都尉治內史有失物者給使明晨於寺  
門外有當逢一人使指天畫地舉手四向自當得之暮果獲於  
故處矣裴松之正國志注

衛瑾璧玉

魏咸熙初將軍衛瑾至成都得璧玉即各一枚文似成信而充  
闕之曰吾聞燕周言先主歸備其刻是也後主歸備其刻授也  
今中樞軍名失與之兆乎

羊祜碑

羊祜墮泪碑益州記健為李賜擬賜密之手

蔡襲

景獻羊皇后蔡邕甥女也羊祜亦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祜

襲吳功將進爵亡以賜舅子襲詔封襲關內侯

鄧殷

鄧攸孫殷鍾會伐蜀召為主簿終中庶子

劉伶

中說劉伶作劉靈

品官占田

晉平吳後制品官占田之法第一品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

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  
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又各以品之  
高卑廢其親屬

嵩里

陸機太山吟嵩里立有亭幽岑延萬鬼人死其魂拘于嵩里岑  
參詩東嶽前後塊北印新舊骨 華亭黃耳寺以犬得名詩話  
謂黃耳非犬也乃童僕名其健足也

阮籍

東師曹大家藏阮步兵詩一卷唐人所謂與世所傳有數十首  
集中所無其一篇云我心曠兮陰叢和特欲冥揮袂撫長劍仰  
視浮雲行空間有立鶴北首揚哀聲一飛冲青天墮世不救嗚  
安於鴉鵲徒翻：賦中庭又云嘉禾下成墮東園捐龜李秋風  
吹蒼空落從此始繁 有憔悴堂上有荆杞驅馬舍之去：上  
西山趾一身不自保况復悲妻子凝霜被草野歲暮亦云已詩  
語皆類此非後人作明矣孔宗翰亦有本與此多同詩也

洛陽舊火

元帝渡江洛陽人王維妻李氏將洛陽舊火南渡自言受道祖  
母王氏傳此火并有遺書二十七卷臨終使行此火勿令斷絕  
火色甚赤異於四方病者將此火焚藥及灸諸病皆愈轉相以  
感官司禁不能止及李氏卒火亦滅人疑其居曰聖火巷按古

者五時取五木以攻火使民不疾滑陽之火必出於昇木自能  
獨所非必故惑也 楊時可集

檢康

裴松之曰按本傳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誅而子寶孫寶習藝滿  
諸書皆云正元二年司馬文王反自樂嘉殺懿康呂安蓋緣世  
語云康欲舉兵應母丘儉故謂破儉便應殺康也其實不然山  
濤為選官欲舉自代康書告純事之明審者也按濤本傳濤始  
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景元與正元相去七八年以濤行狀檢  
之如本傳為審又鍾會傳亦云會作司隸校尉時評會作司隸  
景元中也 穰康無鬼論 唐蒲田林披茂以明經擢第授臨  
汀郡曹掾郡多山鬼淫祠披著無鬼論曉民

李氏六龍

李安令伯六子皆英雄秀逸號六龍

葛洪

葛洪嘗拜伏波將軍見莊韓辨疑

韓壽

陳壽以韓壽為緣每會關有異香乃外國所貢壽計武帝惟  
賜已嫌壽與女通乃以女壽妻壽郭子謂貴克者訛也

鍾離權

大將軍固處西征鍾離權充偏將軍虜賊亡兵消權隱山學道

以仙名為神仙通鑑

郭璞

嘉定州烏龍山下傳晉郭璞注爾雅於山有爾雅注成洗研  
於江江魚吞之盡黑至今稱黑頭魚每年春魚出清明日止其  
味甚佳

博物志

張華博物志唐人殷文圭云華原書四百卷晉武帝削為十卷

蘇珠

蘇珠梧州博白縣雙角山下梁氏女梁氏之居舊井存焉汲飲  
者必疑美女里間以為亡蓋遂鎮以巨石 太平廣記

秦女休

左延年秦女休行記時事也女休年十四五為燕王婦為宗報  
仇殺人都市竟以赦宥得免

桃葉歌

桃葉王獻之愛妾也其妹曰桃根詞曰桃葉復桃葉桃葉連桃  
根

毛寶放龜

搜神記載豫州刺史毛寶戍郟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見人賣  
一白龜子長四五寸潔白可愛便買取持歸著甕中養之漸大  
至尺許軍人憐之持放江中後石季龍攻郟城毛寶棄豫州既

赴任江舟皆沉溺軍人墮水覺在一石上水截至腰頭史浮出  
中流視之乃是先所養白兔也可六七足送至東岸出頭視人  
徐睇而去幽冥錄載亦同乃白乳大牝引搜神記直以為寶放  
兔而合璧諸書俱相承爾雅翼以毛寶過江白兔載之而度為  
昇皆訛也晉書本傳和城之役毛寶溺死庾亮痛哭發疾而亮  
王隱晉書曰和城陷寶屍沉江不出戴祥移告河伯諸神使出  
寶屍十餘日乃出則如搜神記所言事繁軍人為不棄晉書

張翰秋風歌

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魚肥三千里外家未歸恨難得  
兮仰天悲

梅願增書

元帝時梅章內史梅願增伏生書二十五篇原二十八篇

梁山伯

梁山伯字處仁家會稽將學道逢祝氏子同往肄學三年祝先  
述後二年山伯方歸訪之上虞始知祝女子也各英臺山伯悵  
然歸告父母求姻而祝氏已許鄒城馬氏亦遠山伯後為鄒令  
死葬鄒城西清道原明年祝遣馬氏過其墓風濤不能前英臺  
聞有山伯墓臨塚哀慟地裂而埋壁馬事聞於朝丞相謝安奏  
封義婦塚寧波府志  
鄒縣東十六里接待寺西祀梁山伯祝忠義王廟

衛夫人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江陰太守李矩妻善鍾法能正書八妙  
王逸少師之翰墨錄

黃鵠

石虎時揚州獻黃鵠雛五頭長一丈聲聞十里外注於玄武苑  
中玄武池化為玄龜水經

莫愁

莫愁石城女子非石頭城也石城在古復州郢中今之承天府  
是也且與襄陽估客同為一事五雜俎

王羲之

大城縣城西五里餘王相村古墓居民竊啟見五色石柳上有  
王羲之字迹掩之

蘭亭

唐何延之記蘭亭四十有一人內有支道林宋孝龍眠作圖除  
去亦不損前數又不知今所增一人為誰也爾雅息園存稿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但能精通術教博極羣書僧中之子雲哉先也謂之  
成佛作祖吾則不敢什父雖矣修行不遂為禁禱所逼已墮落  
矣至什而復猶其轍焉維云彼偏亦由欲障未除行塵躡經之  
際二見登肩神識未定鬼瞰之矣既生二子何患法檀亡嗣哉

女十人之書不亦可以已乎臨終之時誦神咒自救未及致力  
轉覺危殆其虜生死之際非能既無聖母者在安佛圖澄  
之後乎謝肇淛

謝安別墅

褚叔度請謝安別墅為寺

兩殿馬臺

劉澄之山川古今志彭城西南有戲馬臺劉裕九日所登水  
維漢心處每讀武于漳水上即升臺以望之

許真君

神仙之跡未有如許氏之盛而亦未有如許氏之不相蒙者陶  
貞白極重真誥真誥稱許構與兄按次兄虎牙子玉斧門客楊  
義俱為仙官而義務家貴中有許邁與構二書貞白所著許長  
史碑榜世名極仕至護軍長史散騎常侍卒年七十二按世名  
此希牙名聯皆得道又云第四兄字逸游永和四年嘉遁不返  
然不言得道晉書許邁傳字叔玄一名快句容人後云玄字遠  
游與王右軍善遊名山不知所終好道者取如羽化然不為誼作傳  
亦不及其仙事而今世所崇奉許真君者名遠據列仙傳為遠  
游弟嘗與郭景純俱參王莽軍功諫殺解兵景純被害而真君  
隱去以陰功重仙品最高為九天採訪使真誥又略不及其詳  
既非隱書真誥亦非真文貞白與真君俱誦然謂若何以不相

及也右軍有重慶腫至一疔黃長膚楊用修遂引以獻晉史謂  
古度寔病死乃云曠巨勝仙去不知古度乃許詢非邁也續晉  
陽秋曰詢字古度高陽人風情簡素辟司徒掾不就早卒世既  
或稱之晉史不為詢作傳僅附孫綽傳亦無服巨勝語此皆不  
可曉者按史以載事仙釋出世業在事外非可以示民政以佛  
圖證雁行之神僧而僅列之於藝術况羽化尸解滋味難微者  
乎晉書之不詳許氏也真誥真誥雖曰真文然所志神仙官職  
太涉於有似巫覡之誣亦何可據以為寔際王世貞危言  
許真君傳晉書不載其仙跡甚著初生南昌母夫人夢金鳳邛  
珠墜掌中既長博學多通關西安吳猛得至人丁義神方乃師  
之太康元年為西蜀旌陽令治行甚著以世亂棄官歸邑民隨  
至宅改氏族以從者甚眾號許家營為吳猛將嵩陽關丹陽  
黃堂請有女師誥母多道術同往叩母曰昔孝弟王自上清降  
曲阜蘭公家謂蘭曰後晉代當有新遊傳吾道留金寶經與我  
侯子有年遂擇日設壇授之謂真猛君當反師許也母因取香  
茅一根南向擲曰子歸起茅路房上吾祠歲秋可一至二君還  
得飛茅迹於所居南四十里已叢生矣乃建黃堂祠真君渡小  
蜀江抵肆主人朱次貧而甚恭真君畫一松于壁其家遂倍得  
利後江漲潰隄市舍俱漂惟松壁不壞嘗云吾仙去後一千二  
百四十年間豫章之境五陵之富此地仙八百江心忽生沙洲



掩過沙井口其時也真君弟子教百志趣不一乃化炭為美婦人試之不染汚者惟十人爾真君歸郡有美少年通謁既去謂弟子非人老蛟精也逆其所之適化黃牛隱郡城沙積上真君剪然化黑牛往關今施岑劉持劍侯其關爾揮之中其左股牛奔城南井中瀕化為人初蛟慕費玉女化少年入費玉家玉大愛其才因贊為婿居教歲生二子常以春夏獨出若嘗費者至秋重載歸寶貨充溢蓋覆所獲也是秋徒遷詣玉曰為盜傷左股玉歎惋求醫真君乃為匠錫玉喜召其婿改精懼遂匿真君隨至其堂厲聲叱之乃見本形跪庭堂下二子皆為小蛟併斬之費女亦我愛形真君給以真符乃免謂玉曰蛟精所居下皆洪波也亟遷高原其宅不日陷為宅真君復還豫章曰此地蛟蟄所穴須鎮之乃於城南鑄鐵為柱出井外教天下施八索鈎鎖地脈祝之曰若鐵柱亞其坎再興吾當覆出若鐵柱正其坎永除由是屏跡王敦舉內向真君問吳猛往說止之敦怒真君乃舉杯擲起化為白鶴敦方舉目以失二君所在至孝武寧康二年甲戌八月朔日上昇年一百三十六歲嘗謂星下散為物人上昇為仙氣推移不足為怪即道家所藏真君昇舉事抑何疊至其教人惟以忠孝廉謹寬裕容忍為八寶與吾道何殊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人心湛然無滓即太虛亦復何遠豈不諱鉛說永吾讀真君傳有悟因

錄其家異者又道家藏旌揚得道後帝贈其遠祖許由玉塵僕射曾祖瑛太微兵衛大夫祖玉太極把業錄籍典者父爾中岳仙官嗟乎武仲逃免後復有此贈未知復逃避否此與後宅事恐盡出附會未可遽以為定也為時可藝海河爾許旌陽問道於女師港姆曰一念不欺為忠一事不苟為孝

孫恩商黨

晉末以賊孫恩作亂於會稽宋高祖劉裕為司馬討敗之恩於臨海投水死眾推恩妹夫盧循為主後劉裕破循於東陽循奔永嘉復追破之連討至於晉安循浮海南走晉末雖城道種逃散居山海廢額尚繁唐武德八年都督義重遣使招撫得其首領周造細表陵等並授騎都尉令相殺捕不為寇盜貞觀十年始輸半餉其居止常在船上兼結廬海岸隨時移徙不常居後尾尖高當中平澗衛波逆浪都無畏懼名了烏船 閱書

桃源漁人

桃源漁人姓黃名道真

陶潛

陶潛潯陽柴桑人隸壽合德化縣之楚城鄉也楚城鄉西南八十里正德九年提學副使李夢陽得斷碑曰晉陶靖節先生故里始得其塞而陽山上京栗里西廬等處相去直三十里

有作陶淵明詩跋尾者言淵明讀山海經詩形天無千歲猛志  
固存極竟莫曉其意後讀山海經形天獸名也好卽千歲而舞  
乃知五字皆錯形天是刑天無千歲是舞千歲耳傳者誤謬如  
此不可不察也竹坡詩話

陶潛不仕宋所著詩文俱書甲子緯隱不仕梁所著詩文亦書  
甲子優節行如潛而詩綺靡蓋所養不及耳薛西原曰立節行  
易養性情難謝肇

### 祭桑令

劉遺民曾為祭桑令非陶淵也

### 外孫記外祖遺事

外孫記外祖遺事者陶淵明孫子瞻宋元時元俞好問

### 慧遠

耶舍與遠公會嘗舉如意無言以示遠了不晤卽拂衣去徑上  
紫霄峰是時禪學未入中國而北則於此矣三律廬山記

### 白蓮社

廬山蓮社十八賢慧遠法師姓賈氏廬門接煩人慧永姓繁氏  
河內人慧持遠公弟也與兄同事道安道生姓魏氏巨野人寄  
居彭城佛陀耶舍尊者蜀賓國安羅門種佛陀跋陀羅尊者甘  
露飯王之裔慧敏冀州人曇頓黃人道教師耶王氏祖凝之  
守江州曇恒河東人曇昌姓陳氏潁州人曇就廣陵人劉道民

名程之字仲思彭城聚里人楚元王之後雷次宗字仲倫南昌  
人宋炳字少文南陽人官任太子舍人張野字萊民官任洛中  
張詮字秀頊張野族周續字道祖廬門廣武人

慧遠年八十四晉義熙十三年秋八月六日見謝靈運錄序

王禕曰慧遠卒於晉義熙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陸修靜沒於  
宋元徽五年丙辰年七十二丙辰相去六十載推而上之修靜  
生義熙四年丁未慧遠亡時修靜才十歲爾至宋元嘉末修靜  
始來廬山時遠公止且三十年增節死亦二十餘年矣安取所  
謂三笑乎或曰晉蓋有兩修靜也宋隱跋匡廬社園十八賢道  
士陸修靜法師慧遠陶元亮畢穎之遠公弟慧持僧跋陀宗少  
文僧曇頓劉程之雷仲倫周道祖餘忘之劉程之蓮社文云歲  
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慧遠命正信之士豫章次  
宗等百有二十三人集於廬山般若臺精舍修西方字土之學  
今所盡止十八人取著名於時者也

### 西夷上表

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隱三達大通為世間道是名  
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遺蹟塔像莊嚴園土如須弥山村邑  
聚落次第羅匝城郭館宇如切利天宮殿高廣接闡莊嚴四  
兵具足能伏怨敵國土豐樂無諸患難奉承先生正法化導人  
民良善慶無不利屬雪山陰雪水流注百川流溢八味清靜周

匝曲屈順趨大海一切眾生咸得受用於諸國王殊勝第一是  
名震旦大家賜郵承嗣常勝大王之業德合天心仁應四海聖  
智周備化無不順維人是天護世降生功德寶藏大悲救世為  
我尊主常勝天子是故至誠五體敬祀呵羅華國王毗沙護摩  
稽首問訊 宋文帝元嘉十年

大吉天子足下維隆怒癘哀慈群生相好具足天龍神等恭敬  
供養世尊威德身光明照如水月中日如月初 間自蒙普照十  
方其白如雪亦如月光清淨如華顏色光耀威儀殊勝普天龍  
神之所恭敬以正法寶梵行眾生莊嚴國土人民熾盛安隱快  
樂城閣高峻如若化山衆多勇士守護此城闔莊嚴通巷平正  
著種衣捕如天服于一切國為最勝吉揚州城無憂天主慈  
念群生安樂民人得儀清淨悉化源廣正攝殆化供養三寶名  
稱遠至一切並聞民人樂見如月初生群如梵王世界之主一  
切入天恭敬作禮呵羅華摩以頂禮足猶如現前以體布地  
如殿摩道供養恭敬如奉世尊以頂着地曲躬問訊恭承光業  
嘉慶無量忽為惡子所見爭奪遂失本國今唯一心歸誠天子  
以自存命今道毗細問訊大家意欲自往歸誠宣新復畏大海  
風波不違今命得存亦由毗細此人志忘其恩難報此是大家  
國今為惡子所奪而見驅捕意願忽悅規欲雪復伏願大家聽  
毗細買諸鐵仗危瑛及馬願為理毗細使得還前遣關和仙婆

羅可家大家原賜慈惠子奪去故大家使知今奉薄獻願金納  
受 元嘉十三年

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敬禮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  
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眾生教化已周入于涅槃舍利流  
布起無量塔眾寶莊嚴如須弥山經法流布如日照明無量淨  
僧猶如列宿國界廣大人民衆多宮殿城郭如切利天宮名大  
宋揚州大國大吉天子安處其中紹繼先聖王有四海關浮提  
內莫不來服志以茲水普飲一切我雖在遠亦當靈潤是以雖  
隔巨海常運巨屬願照至誠哀哀倘受聽許當年遣信若  
有所需惟命是獻伏願信受不生異想今遣使至佛大施婆到  
使寄奉宣徽忱稽首敬禮大吉天子足下施婆所啟願見信  
受諸有所詣惟願賜聽今奉徽物以表微心 元嘉十二年關婆  
連國王師黎婆  
羅跋摩

伏聞彼國越江傍海山川周圍衆妙悉備莊嚴清淨猶如化城  
宮殿莊嚴街巷平坦人民充滿歡娛安樂聖王出時四海隨從  
聖明仁愛不害眾生萬劫歸仰國富如海國中衆生奉順正法  
文王仁聖化之口道慈施衆生無所遺惜帝修靜戒軌道不及  
無上法能濟諸沉溺群僚百官受樂無怨諸天擁護萬神侍衛  
天魔降伏莫不歸化王身莊嚴如日初出仁澤普潤福如大雪  
聖斷承業如日月天於彼真丹家為殊勝臣之所住名迦毗河

東際于海其邊四邊悉皆細石有冠天覆全國安隱國王相承  
未嘗斷絕國中人民率皆修善諸國未集共遵道法諸寺舍中  
皆七寶形像眾妙共具如先王法臣自修極不犯道禁臣名月  
愛棄世王種惟願大王聖赫和善群臣百官悉自安隱令以此  
國群臣吏民山川珍寶一切歸屬五林後誠大王足下山海遊  
隔無由朝覲宗仰之至遣使下承使主父名天慶悉遣使主名  
尼陀達此人由來良善忠信是故今遣奉使表誠大王若有所  
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之境土便是王國王之法今治國善  
道悉當承用願二國信使往來不絕比反使還願賜一使其宜  
聖命備物所宜致至之誠望不空送所白如是願加哀慈奉獻  
金剛指銀摩勒金鏢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頭元嘉五年天竺  
迦毗黎國王月

沈慶之書

官家其可笑如此

棗林外索

卷二

南宋沈慶之與兄書登北中遠眺衆美都盡先武墳邊者甚美  
今送其核

橋去洛陽宮六七里志用大石下負以通水可受大船過也制  
作奇狀洛水道路本好青視映蒼可賞

千金隄舊堰殺水魏時更修謂之千金塢  
陸雲墓上有幽井望之幽然接一石子擲之乃有聲

鮑照

宋子京筆記云今人多鮑照為鮑昭李商隱有詩云漢烹鮑照  
蔡又金陵人得地中石刻作鮑照潘子真詩話云景文殊不知

武后時諱照唐人因以昭名之事具昭相堂記

南齊時荆州城東天子井出錦於時士女取用與常錦不异經  
月乃歌吳均齊春秋

齊梁紀錄並云出自蕭何又編柳史大夫望之以為先祖之次  
按何及望之於漢俱為無德而望之本傳不有此陳齊典所書

便爭寔錄近經書監顏師古博攷經籍注解漢書已正其非今  
隨而改刪云

水貢

湘御鼎南荷泉井氣如椒蘭曝酒味勝若合以化水則復南齊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時有水貢民以為病罷之立浮屠其上

州民

孔稚圭答蕭司徒書其一云十一月二十九日州民御史中丞孔稚圭啓云州民即今治生也

沈麟士抄書

武康沈麟士好學藏書有書數千卷燬於火時年踰八十手自抄寫火下細書復成三千卷

玉兒玉奴

潘淑妃名玉兒唐楊貴妃名玉奴蘇子瞻詩玉奴終不負東昏

鍾山墳銘

梁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墳中得銘曰龜言土著言水向服黃鐘故靈址瘞在三上庚陽過七十已六千三百決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地當時莫能辨者昉之五世孫升之以授鄭欽說乃悟卜宅者庚墓之歲月日夜而識其墓地始無一字閑散又毫厘不差也沈作莊寓簡

昭明太子墓

昭明太子墓池州秀山門外銅陵天啟乙丑五月貴池孝夢韓君理夢告以侵地事辛未赴銅陵教諭又屬夢遠復之

餘曠

梁元帝墓書云日在午曰亭在未曰曠王仲宣詩山岡有餘曠

謂日仄也 轉苑醍醐

陶籍

陶弘景子籍善詩為錢塘令政化如神

後梁春秋

江陵蔡元恭著後梁春秋十卷

明海盜姚士彝著後梁春秋

白鼠

北魏宣武帝時洛陽縣獲白鼠散所常侍燕尚書盧昶按瑞典外頽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秋上命刺暴百姓人民怨嗟則白鼠至因上表陳

白樓

朔州舊城內東北白樓郡志云後魏紉後秦姚興之女達此望故園飾以鉛粉故名

後魏證

後魏時青州俗賈薄京師證曰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道惡腸中不懷愁

後魏石像

大同府城舍和坊建建華嚴寺奉安諸帝石像五銅像六內一銅像象冕垂足而坐餘皆常服

地下受藏

魏崔淑死十二年為沙門發墓而活言死時年十五今乃二十  
七是死仍受歲也後魏寺塔記

劉畫

東魏劉畫九胎上高歡書曰尼與優婆塞定是僧之妻妾指胎  
殺子其此難言今僧尼二百萬并俗女向有四百餘萬六月一  
指胎如是則年癸二百萬戶矣驗此佛是瘦胎之兒也

張濬

西魏征南將軍鄆州張濬塚在冠軍政城有碑刻其背文曰白  
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鉄不入凡惡不穢嗟爾後人幸勿我傷宋  
元嘉中為盜所發獲金銀器甚多原書魏今悞西魏

木蘭

冀州黃陂縣隋木蘭縣北七十里木蘭山有木蘭將軍塚廟曰  
忠烈將軍蓋朱氏女代父西征 又歸德府城東南八十里有  
孝烈將軍廟 完縣東孝烈將軍廟云木蘭女嘗代父戍守於  
此唐封為孝烈將軍一魏志 木蘭西漢時人從征十八年帝  
聞其事詔幼宮中蘭不從乃自經死帝驚憫賜將軍塚孝烈見  
為時可木蘭將軍贊 一云木蘭姓魏毫之燕人廟於歲四月  
八日蓋其生辰也 嚴滄溟曰木蘭歌朔風氣傳金柝寒光照  
鐵衣酷似太白非漢魏人語左齊齋曰况有可汗大點兵之句  
乃唐人無疑魏大武時柔然已歸可汗非始於唐也通篇較之

太白殊不相類 齊直說  
嚴滄溟詩話木蘭歌文苑英華直作第九前名字郭茂倩樂府  
有兩篇其後篇乃元甫所作也

晉末借亂

趙劉元海據平陽三主二十五年 後趙石勒都襄國六主三  
十二年 燕慕容皝都蔚遼郡三主三十四年 秦苻堅都長  
安五主四十四年 後秦姚萇都長安三主三十四年 南涼  
秃髮烏何據樂都遼西平三主三十九年 北凉沮渠蒙遜據姑  
二主三十九年 南燕慕容德據廣固二主三十二年 西秦乞  
伏國仁據苑川遼金城四主四十六年 後秦慕容垂據中山  
鄯四主二十五年 夏赫連勃勃據朔方三主二十五年 後  
魏拓拔氏改姓元都雲中遼洛十六帝一百七十一年 北齊  
高六都鄴五主二十七年 周宇文氏都長安五主二十六年  
仙隱趙逸曰自永嘉以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  
游其都邑目擊其事國城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加蓋記

前漢

于統大唐傳州德清縣南前漢村則南朝集樂之處今尚有  
教百家習音樂江南聲伎多自此出所謂舞出前漢者也復齋  
漫錄言陳劉剛詩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漢唐崔顥詩舞愛前  
漢錄歌翻子夜長按智匠古今樂錄晉車騎將軍沈玩作前漢

歌而非舞也蓋復齋不曾見于魏大唐傳故不知舞出前漢耳  
沈隱業諸舞歌以地著稱今曲之高海聲腔也元徽補楊氏官  
提舉家傳教百指教以新聲傾聽一聽 明初楊氏坐法成雲  
南梨園祖其聲不衰亦前漢之例也

中說元輝

文中子謂文士之行可見則重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雖沈休  
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共能昭江樓古之猶者也其文急以  
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惟以怨謝莊王融古之酸人也  
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詘或問孝悌兄弟子曰鄙  
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庸人也其文繁謝朓漢人  
也其文捷江總魏人也其文虛子謂顏延之王儉任防有君子  
之心為其文約以則

元經天子之史也書帝正月非也程子微言

元經始帝晉卒校觀明天命之有在晉宋齊梁陳亡中國之無  
人卓然於明通而其書不傳今元經存殊駁野蓋偽書元史

墨蹟

五代陳世祖時征北軍人於丹徒盜發晉都晏墓大獲晉石符  
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跡事覺其書並沒縣官藏於秘府世  
祖以子伯茂好學多以賜之

陳後太子

福建永春縣陳巖山王應廟祀感應陳後主叔寶三人長曰  
鏡其翁季曰易簡高御史中丞侯居中名不傳少習兵法高時  
蒙征南趙擊醜虜有功階既平陳侯兄弟三人引兵南奔據桃  
林場之肥湖後隋帝有旨令鏡量梓兵命有司四時祭其父祖  
其編籍為民與其兄弟分居三所鏡量翁居肥湖之瑞峯易簡  
居慕仁里溪西而侯隱東岩峭峯巖時擊鞍練馬往還桃源間  
一夕懸桃源驛東偏留弓劍後侯著靈應鄉民即地祀之按  
陳書後主二十二男皇太子暹會稽王莊吳興王擘南平王琑  
不嘉王彥仰陵王統南海王虔錢瑋王怡信義王祇東陽王恹  
柳王藩餘子十一人總觀明綱統中冷編解感轉並未及封  
諸王無一征南擊醜虜者且俱從入關安得南園而潛之也  
前見閩書頗異傳疑可也

景陽井銘

隋煬帝景陽井銘曰前車已覆後乘將沒

鼓山神鉦

武安縣南三十里鼓山上有二石如鼓形世傳為則矣起故名  
神鉦高齊之末此鼓高齊亡隋末鼓聲聞數百里隋亡又云中  
有竹林寺五百羅漢所居隱而不見按齊志云文宣帝天保末  
年常使人往此寺取經函使者辭以不知帝曰卿取我賂賂象  
之則自至矣使者如山果見一寺寺門有數僧相謂曰高洋賂

駝來也問使者曰爾天子使汝來何求曰帝命于寺東廊從北  
第一房取經函及尺八黃帕等僧共取與之後不復見至今山  
中居人時有聞其鐘聲及聞梵音者然皆莫知其處帝嘗自鄴  
都詣晉陽往來山下故起離宮以備巡幸於此山腹見教百聖  
僧行道遂開三石室刻諸尊像因建寺名石窟今常樂寺也見  
金匱奉天刑部尚書<sup>書</sup>記中

石經

石經大學是魏源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刻之於石而  
大學中庸行馬松表述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  
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墮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歸之則學庸  
皆子思所作至唐定十三經註疏多妄為改竄今人不見石經  
遂以唐為古本其實非也明皇既嘗覽亂大學次序又刪去  
顏淵問仁五句孝經刪去闔門一章洪範亦改頤改字嘗見明  
皇老子注云我獨異於人而責求食于母原無求于二字朕所  
加也蓋其安母如此焦澹園集

佛圖戶

魏獻文帝皇興三年令罪民及官奴為佛圖戶魏從齊齊民於  
平城泉乾僧曇曜奏其民有能輸粟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為僧  
祇戶粟為僧祇粟佛圖戶歲饑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為佛圖  
戶供諸寺洒掃並許之

七聲

周武帝時龜慈人曰蘇松婆從突厥皇后入朝善胡琵琶聽其  
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一曰婆陀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  
曰龜織華言長聲即商聲也三曰沙織華言質五聲即角聲  
也四曰沙侯加溫華言應聲即徵聲也五曰沙暉華言應和  
聲即徵聲也六曰般嚕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侯利達華言  
斛牛聲即變宮聲也譯因習而辨之始得七聲之正

智者大師

智者大師書陀羅尼經四卷存天台山大慈寺後傳於慧明寺  
在東宋時亡失僅留其一嘉靖間為兵寇譚倫取去今所  
存是宋元通法師補書者

白王

會稽山土神白王云隋煬帝手封於白故名僧王

丁堤

陳丁堤善事與智者齊名時謂丁真永草

隋堤

河間寧津縣北三十五里隋堤云隋煬帝巡遊駐蹕於此今軍  
士築堤如垣有居姓守道守義者建德帝嘉之因以築堤賜  
名朕村土民或稱隋堤又稱朕家園

補隋忠臣



義寧二年泉州守洛陽歐陽佑官滿西歸至郡陽聞隋亡學家自謂大乾山河中土人殮葬之郡人祠祀焉

宗室世系

唐書歐陽修宗室世系表云李氏出自瀛姓帝顓頊高陽氏生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皋陶字庭堅為唐大理生蓋蓋生思成歷夏商周為大理以官命族談遠曰蓋為皋陶子昔人嘗辨之矣

秦王山

豐潤縣東北二十里有山名不傳高可三里許無他木惟荆棗生世稱唐太宗為秦王時東征凱旋登山見荆乃愕然曰此吾師曩時教我朴也遂下馬拜之荆肯皆下垂如人俯伏狀至今猶然石上有秦王下馬跡因名秦王山

牛口峪

臨城縣西二十五里牛口峪昔有童謠曰竇入牛口勢不得久竇建德為唐兵所破走至此果被擒

高職傳

唐初富妻集晉觀以來闢佛者作高職傳

避諱

唐太宗諱世民偏傍犯如葉字作茶字泚字作泚字

劉黑闥

劉黑闥卜種植得九五堽龍卦以反叛至于蘇僕其時解者曰堽龍指唐太宗也明主高陽民人力耕供上即為利見大人之象黑闥不知自取其行之凶

薛仁果

薛仁果本薛仁果唐史誤以果為果見歐陽詢所書柳製六馬贊云應白啼烏平薛仁果時平

入閣儀

唐有大內又有大明宮在大內之東北世謂之東內高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之正南門曰丹鳳門內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相望大冊封則御之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閣亦曰內衙皇日常朝則御之天子坐朝頭立仗於正衙殿或乘輿正御宸宸殿即喚仗自宣政殿西門入是謂東西閣門也以本朝宮殿視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欲求入閣本意施于儀典須先立仗文德殿廷如天子正御宸宸即喚仗自東西閣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合但今之諸殿比於唐制南北不相對爾又按唐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殿若今日御崇和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御坐朝日即為入閣其後正衙立仗因而遂廢甚非禮也宋恭和改革宋序奏識

朝元閣

唐詩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喬禮書布大字為太  
常十御祀西岳為予言親歷其地其楊故株猶在閣基之西非  
宮名也張志修南園漫錄

鑄錢郡守

武德中鑄開元通寶錢，有益字則成益所鑄有潤字則丹陽  
所鑄餘倣此

直隸

魏鄭公微扶梁公七樓張燕公魏墓隸五不岐共口為異陳師  
直隸山魏墓

龍毛

維勝寺塔為龍所護側有三池莫測淺深三龍居之人莫能臨  
視貞觀十三年三龍大鬧雷震擊水火交飛久之乃息人皆  
拾得龍毛長三尺許黃赤可愛毛一作鬚佛藏梵字函

袁天綱題石

方士袁天綱見閬州錦屏山題其石曰此石唐城英靈乃絕

麻姑

麻姑姓黎字瓊仙唐故出宮人也耕餘雜錄

諸陵

高祖徽陵三原縣東北十八里陪葬諸王十六公主一功臣六

太宗昭陵醴泉縣北九峻山陪葬諸王七公主二十一妃嬪八

諸臣墓宰相房玄齡杜如晦魏徵馬周岑文本崔敦禮李勣李

靖溫房修蕭瑀高士廉長孫無忌許敬宗十三人三品丞郎唐

儉善賤李元亮虞世南杜正倫姚思廉褚亮薛收馬載段倫張

復濟孔志亮關立本房仁裕竇廷蘭盧貞松裴藝李珍等五十

三人功臣大將阿史那思合尉遲敬德秦叔寶尉遲仁等六十四

人

高宗乾陵乾州西北五里梁山與武后合陪葬太子二諸王三

公主一

中宗定陵富平縣西北十五里龍泉山陪葬太子二公主五

唐宗橋陵蒲城縣豐山陪葬太子三公主三

讓帝惠陵蒲城北十五里陪葬諸王三公主三

玄宗泰陵蒲城金粟山

肅宗建陵乾州武符山陪葬郭子儀

耐遲敬德城滄州

唐初修除州子城及西水關明胡松嘗行其下見其石上有

耐遲敬德監造數字敬德傳不云有事于除而石上云：要

之不誣

高宗論史

顯慶中令孤德恭劉衍之撰國史許敬宗復加叙次帝恨敬宗

所記先寔命宰相升正且曰朕昔從事未央宮辟仗既過有橫  
刀伏草中者先帝歎曰事發當死者數十人汝可命  
出之史臣惟叙此為寔却處後曰先帝仁恩濟濟此類非一  
之弟履傑被擄供事時有三衛悞擄御衣者悞甚先帝曰左右  
無御史我不罪汝帝曰此史臣慮慮處後乃表左史李仁寔州  
登偽辭會仁寔死而止

木葉遼陽

沈佺期詩九月寒砧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木葉地名或曰  
下葉亦地名按遼史歲幸木葉山則非下葉也

花黃果黃

魏花黃舉子忙 魏花黃醫者忙橘子黃醫者忙續者藏

章懷太子墓

武后忌太子廢為庶人徙巴州使呂神通逼令自殺墓銘曰斯  
一指得天下凡人不能殺愛子竊帝位武后行之噫嘻賢之  
遺隨萬世之元龜

李龍遠墓

四川龍川宣撫司東南百五十里牛心山昔李龍遠墓於山側  
唐武后革命鑿斷山脈水亦如血玄宗幸蜀有老人蘇坦奏龍  
州牛心山國之祖墓今日蒙塵之福乃則天掘鑿所致玄宗即  
命刺史修墳如舊未幾蘇坦山乃聖州為都督府賜葬靈應即

狼山都督府

高宗末徽元年立狼山都督府在今宜府良山之南地多瓦礫  
永樂初掘地者得斷碑並柱礎焉

何仙姑

何仙姑廣州增城人生而頂有六毫武后時駐雲母湊夢神人  
救之食雲母粉當輕身不死姑取餌之常往來山谷間行步如  
飛後漸辟穀語言異常武后遣使召赴闕中路復失景龍中白  
日昇天天寶九載見於麻姑佇立五雲中大曆中又見身廣州  
小石樓今云宋時人不省所謂

賚賓王

賚賓王義烏縣東二十里上麻塘 賚王父履元任博昌令

女論語

宋若華著女論語十篇大抵做論語以事宣文君若華時常選  
官代孔子曾大家等為淵丹推明婦道所宜女弟若昭又為傳  
中釋之

長生殿

臨潼縣南溫泉宮天寶六載改為華清宮其齋殿曰長生殿天  
寶元年作寔錄有事於朝元閣即齋沐此殿；南近東有明珠  
殿

程大昌雍錄曰溫泉在驪山與帝都密通自秦漢隋唐人主皆

嘗游幸惟玄宗時修蓋即還宮百司廢府皆行各有寓止自十月往至歲盡乃還宮之緣楊貴妃之故其奢蕩特為彰著大掖宮殿包果驪山一山而餘皆用備其外觀風樓下又有夾城可通禁中白樂天追敘其事作歌以為後世監世喜傳誦然詩多不得其寔也華清宮者本太宗溫泉宮也天寶六載始名華清而楊妃入宮以太真得幸已在三載則華清未名而地已先幸今日春寒賜浴華清池始是初承恩幸時此已誤矣而又記其款暇則曰七月七日長生殿華清宮園有長生殿而其地乃齋宿禮神之所本非獲殿帝又未嘗以七月至驪山則白歌皆不審也

太甲

王初夫子廟碑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晉天文志華蓋七里杠下九星今十六星太甲怒是六甲鄭以備詩註

武成圖

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烟閣河間元孝王碑與殿志玄碑皆云圖武成閣豈凌烟閣元名武成耶見西歸集錄

花鳥史

唐天寶中安孫孫取費異者為花鳥史

李如暹

元徽之新題樂府延州鎮李如暹蓬子將軍之子也嘗渡西蕃

及歸自云著法惟正歲一日許唐人沒蕃者服衣冠如暹當此日悲不自勝遂與妻妾定歸計

滕王元嬰

滕王元嬰高祖之子也永徽初王以驕恣不法竊置除始王寔封十戶為金州刺史驕縱失度在太宗喪集官屬宴飲歌舞狎昵漸養心者即內從氏借狗求置所過為害以九辟人觀其走避則樂城門夜閉不復有節高宗以書切責曰朕以王室親不忌置法今署下上考異規王心久之遷洪州都督官屬妻美者始以此名通給之審為典籤崔簡妻鄭媛罵以覆杯元嬰而血流乃免元嬰漸歷旬不視事後坐法削戶及親事帳下之半編置

滕中

杜甫詩 滕王亭子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扳春日鶯啼修竹裡仙家犬吠白雲間清江碧石傷心處嫩蘆濃花滿目班人到於今取出收來將此地不知還入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烏雀荒村暮雲霞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十騎祀寬旌 王臺觀滕王臺中丞精翠玉臺臺上帝高居倚節朝運有馮夷未擊鼓始知瀛女善吹簫紅光隱見香臺窈窕石勢參差鳥欄橋更有紅顏生羽翰便應黃髮若漁樵又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時餘雲蕭史駐文字魯公留宮闕通群帝執坤劍十州人傳有笙鶴時過北山新宋嘉泰甲子逢安

蔡夢弼曰滕王元嬰調壽年間任閩州刺史在閩州有亭洪州有閣又有碧落碑趙子標曰以魯泰比滕王必有詩文遺蹟在焉

韓愈曰古人湮沒多矣滕王以杜甫王勃至今著杜詩史宋貽瑤閩州獨無少刺牙必易行政撤不惟景物增勝也

追貶楊素

武后追貶楊素詔曰朕上嘉賢佐下忠賊臣嘗欲從容於萬幾之暇褒貶於千載之外

梵勅

鄧州南華寺后妃勅免差役今存勅梵書墨跡如新曹漢通志

一行

僧一行郊公張公謹之孫博覽經史武三思慕其名請結交遊匿隱於僧梵

玄宗見道

不物：我：不是：非：忘意非我意：得非我懷

天子別號

玄宗自稱上清弟子見華陽頌 武宗自稱承道結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岳上真人見會昌投龍文

戒牧宰碑

彰德林縣令縣內有唐開元宋明皇戒牧宰碑口勒曰朕本求

牧宰務在理人前所策試恐有遺佚令中書門下銓擇得卿等高

科副朕旁求之意郡縣者國之本牧宰者政之先朕每屬意此

官有殊餘職頃來刺史縣令多不得人致令戶口未能安業斯

亦朕之不德所致寤寐若想揚榷所知親加試擇卿等寔為舉

首深副朕懷今故與卿相見卿等到任之日百姓聞有不安德

事宜一：條奏朕別知聽察卿等政能若一任之內風化有聞

富權以不次有非常貴者不達朕意苟復因循亦當有非常罰

朕此舉可謂求仁得仁何憂郡縣不理又勅曰朕聞下人不

忘豎寐庶乎當教寄存牧宰所以推擇才能親加考覈卿等各

膺時用副朕庶亦既得人仰聞佳政若能銳精為理聲績有

稱即當特以不次信此言之可復如其政不能舉行且有遺

宜獨敗於厥躬必特坐於舉主此亦明約不得不然各宜勉之

以成名節今賜卿少物唐全四十五各宜領取並於朝堂坐食

食吃好去又曰遠已勅卿賜宜領取卿等到任之任宜慰百姓

宋璟薦鄭勉

知朕憂物是選舉三十八人有林暉為林應麟彰德府志

州刺史

鳳水傷龍

開元時宰相宋璟荐儀州司馬鄭勉有才略文詞但性好異端

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道則悔咎必至若長兼慎則才可惜改

關元中有鳳<sup>遂</sup>龍至華陰龍墜地化清泉二道其一為鳳今傷  
流血泉色遂赤今有赤地山

談連田龍鳳俱鱗羽之長稱神物御肇帝龍飾后鳳飾而二  
龍見傷於風宜往帝為后所制也

張萬歲王毛仲

唐人養馬于涇渭近及同華置八坊其地止千二百三十頃樹  
首箱苗用牧糞三千官寮無錢衣食皮毛是資不取諸官蓋  
合牧而散畜之身其事不雜以耕而太僕張萬歲王毛仲官職  
雖尊自本帝國生長北方實歷牧事躬地無闕無點集遠呼之  
獲科索之煩順天因地馬畜滋<sup>茂</sup>萬歲至七十萬六千毛仲至  
六十萬五千六百有奇色別為群號稱雲錦地惜不窮增置河  
西史贊其盛圖傳至今夫豈有他術或法簡而身誠而不二政  
也乎亦府志

尤倉子

宜城王任原年十八登陵城恒岳過薊門山問道于隱者元知  
運入太行山採藥極王屋穿小有洞歸太白山習隱訣躡終南  
山天寶四載詔徵京邑論校孟浩然所著有尤倉子

楊貴妃

楊貴妃容州普寧衛雲陵里人父維母蘇氏有異質都部署楊  
原求為女時<sup>楊</sup>玄琰為長史又從原求為女携歸京後進入壽王

宮玄宗召為貴妃今梧州容縣有楊妃井并子真妃

長恨歌載玄宗避暑驪山以七月七日與貴妃並肩誓心願世  
世為夫婦天寶遺事又言帝與貴妃每至七月七日夜至華清  
宮時宴宮女皆陳瓜果乞巧皆保也致之史玄宗幸華清宮皆  
以十月其逆皆以二月或四月未有過夏者野史之不足信往  
往如此 五雜俎

聽鴉鴉聲

天寶十年帝御<sup>守</sup>步<sup>守</sup>請<sup>守</sup>新州時李泌亦以場士放逐因夜飲聞  
鴉鴉聲帝公泣下李曰此鳥人為惡惡其聲可聽乃令坐客有  
不聞其聲者罰以大白中是聽之不厭

公主入道

玄宗女萬安公主 代宗女華陽公主 德宗女文安公主  
憲宗女永安公主 穆宗女義昌公主 安慶公主 時天下觀一  
千六百八十七

張九齡

唐劉夢得集言曲江為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因致燕翼無  
似終為餒鬼世壽時諸小說皆因之不致之過也當徐浩  
作公碑銘明言嗣子椒居後以孝聞立身以行著陷在寇逆  
不受偽官及收復兩京特制拜朝敵大大右贊善孫藏龜河南  
府新野尉永保先堂免讓義少且有順子德矣及見唐書世系

表九齡子極右贊善大夫世子藏器長水丞藏器子致慶泰州  
參軍致慶子景能景能子謂南觀蔡衡推羊節湖南鹽鐵判  
官謂子潘仁化令孫文嵩監東大倉自九齡至文嵩八葉之中  
仕宦不絕而考得云：非孫語耶一時浮言聞之不加審諦歟  
形存墨世之類此者當為不少其茲題曲江集

天寶迴文詩

范陽盧某母御璫王氏於景龍中撰天寶迴文詩九百一十  
二字誠其子曰吾沒之後爾密記之若達大道之朝遇非常之  
主當以其圖上獻至玄宗朝東平太守始上之高適代為之表

安祿山反北

安祿山城雄武扼飛狐塞王忠嗣上言祿山且亂此忠嗣之先  
識也時祿山以蜀為巢穴恐河東之勁兵倚之飛狐塞則兵無  
從入矣大同鎮志

飛狐今之黑石嶺也宜大入中原惟有二門居庸直其後紫荆  
當其前由後必於鷲鳴由前必於飛狐

安祿山將反前數日集大將十餘人宴會甚厚滿廳施山川險  
易攻取剽劫之勢每人付一圖今日從其虜會洛陽有違者斬  
諸將承命莫敢出聲及至洛陽悉如其畫 幽州鼓吹

單炕

唐平太守單炕拒安祿山城陷獲其家唐書附其父單構傳不

見於忠義傳溫公通鑑亦失書楊慎

李林甫詩

李林甫贈韓席侍郎詩發于乘孤直虛薄恭文昌

王維

王右丞維因其官同為從家何州社寔初人也 明萬曆間初

蘭氏築宅忽地陷得骸觀宛中有堯枕上有別銀燈詞乃右

丞父蘭泥金喜作也邑人李無言倡初上同志銀鏤改曆 舞元

春嶽路堂集

成化間北京大內厚載門有丹漆巨楹以支北扉久矣挽偶墮

地破乃棘竹也中藏卷三其一王右丞圖山水呈御覽明日賜

太監黃賜用細練高尺二寸長四尺奇前後周完末正書曰王

維製

端正樹

玄宗發馬寬全扶風道上有石楠樹圍：愛玩久之呼為端正

樹 孫景安征塗記馬寬人名於此築城以避難未詳何代人

姚萇時扶風王駢以數人保馬寬故城

興平縣南二十五里有楊妃塚又有馬寬故城馬寬故驛馬寬

泉楊妃塚前有土如粉人謂之楊妃粉

金帶橋

玄宗幸蜀偶值村婦解金帶賜之至今名其地金帶橋 明喻

時詩村婦是何人贏得天子帶還似愛玉奴不恤中原客

內臣妻

高力士妻 氏 李輔國妻吏部侍郎元希聲姪女又內侍妻  
王氏墓誌王孟諸撰

于闐國王勝

肅宗時于闐國王勝入朝諫國于弟惟身留宿備三十年生子  
鏡曜上書以國還鏡天子遣之勝止不遣

南霽雲

貴州多祠南霽雲名曰黑神或曰霽雲死為神主南嶽故南人  
祀之子承嗣清江郡太守多善政今思州清江也 愈記

于休烈

于休烈為太常少卿兼脩國史於時經大盜後史籍燔闕休烈  
奏國史寶錄等書二千八百篇藏興慶宮焚蕩皆盡請下御史  
叢史館所由求府縣有得者許上送官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續  
一區九教日止獲一二有常送以其家藏國史百二十篇上獻

孝經

孝經關元中刪闕門一章以劉炫偽之也朱文公定孝經以小  
星戰統一章

佛經

隋大業時佛經六十一百九十八卷唐開元時五十四十八卷

宋雍熙初增新經九九千五百卷

春秋

趙岐曰春秋明白如日月簡易如天地

寒食

開元初勅寒食上墓近代墓祭蓋出於此

邯鄲夢

邯鄲夢仙相馬拳龍記云龍枕中記開元中呂翁經邯鄲道中  
投盧生枕而呂純陽或云生於德宗貞元戊寅或云文宗開成  
始舉進士時長安相距甚中乃像鍾離翁洎純陽為非是  
或又謂盧之炊黍枕之夢與純陽炊黃粱未熟之夢相似本  
一事也說而為二然亦不可致矣

八關齋會石幢

歸德唐之宋州也有八關齋會報記石幢顏真卿書在故開元  
元寺中會昌間寺廢因毀幢之半後刺史崔倬募刻之幢形八  
畝頂如覆釜其記宋州刺史高河節度田神功達神功效李  
岑解宋州之圖也

常應物

常應物少以三衛郎事玄宗蒙寵不羈玄宗崩始折節讀書  
故其逢楊開府時少事武皇帝亡賴持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  
亡命兒朝持檣蒲局莫窮東隣姬司隸不敢捕立於白玉墀一



字多不識飲酒肆頑癡 蘇子養

元結

元魯山居阻水絕食而死 王元之小畜集

杜甫詩

射洪陸使君廟以杜詩為籤極靈 陸勝渭南集

蜀人以釜為鐘杜詩荆扉生蔓州土鐘今陳煙

花柳

杜子美贈花柳詩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林

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趙子標曰古歌蘇林鐘宮小調入

破第二云錦旌然管曉粉一半入靈山半入雲此曲多應天下

有人間能得幾回聞按花柳名歌定劍南節度崔光遠之末折

也黃山谷曰楊叔明為余言花柳塚在丹稜之東鎮鎮至今有

英氣血食其柳見封為忠應公

王母鳥

杜子美却壇歌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畫下雲折翻宋中官陳

彥和在室和問掌禽苑言蜀中貢王母鳥狀如燕紺色翠尾甚

長飛則尾開鸞鳥如兩旗

小寒食

小寒食見杜詩

李伯禽

貞元五年李伯禽為嘉興乍浦下場雜詠官侮慢神廟以死 太平廣記

蔡泌

晉江蔡泌貞元中進士按歐陽詹登第為闕破荒蓋為韓文公

歐陽生哀詞而奮志氣必先歐登第未知何年 闕書

私白

唐時諸道進私白闕中為歐杜宣猷未為福建觀察使每寒食

遺吏分發其先壘謂宣猷為勅賜墓戶私白者闕見也

僧懷濬

福建僧懷濬有上陳州刺史詩二首家在闕中東復東其中歲

歲有花紅如今不在花紅處花在舊時紅處紅家在闕中西復

西其中歲有舊啼如今不在舊啼處舊在舊時啼處啼此詩

似竹枝詞類今吳歌然却有三百之旨

韓家莊

吏侍鉅鹿耿裕考韓文公家莊在懷慶府孟縣西十里孟今唐

河陽故城在孟縣南十八里唐末廢河陽置孟縣國初因之為

孟縣公寔河陽人生有歸河陽省墳墓之文沒亦葬於是皇甫

湜撰公墓碑云歸河陽韓氏先世則公為河陽人本無疑者不

以訛為南陽人蓋南字即何字之誤抄錄者之過也公集中言

河陽者不一竟無一語及南陽公寔忘本耶又縣東有韓莊韓

相塚則公世居於是而去他何也

修武縣東北三十里曰南陽縣韓文公之故里也居人呼其地

曰韓庄又曰韓村愈自上世居此按李翱為愈作行狀曰昌黎

人而愈亦嘗自稱昌黎皇甫湜為愈作墓志銘不言御里李白

作愈父仲卿去思碑曰南陽人嗣後劉煦舊唐書列傳亦曰昌

黎人蓋本錯行狀而歐宋新唐書乃增曰鄆州南陽人蓋本錯

去思碑而誤加鄆州二字也昌黎右韓氏通稱如李必曰隴西

崔必曰博陵孫必曰樂世耳今修武之韓庄有愈墓存焉則愈

之為修武人明矣河南通志

永平府昌黎縣西五里韓愈高祖以上墓也自其曾祖泰仕曹

州司馬因家於河南子孫不復在此永平府志

### 大顛

韓退之問大顛師春秋我何大顛提教珠示之曰晝夜一百八

退之惘然問首座曰和尚言晝夜一百八意者如何首座叩齒

而已他日復見大顛問曰晝夜一百八意者何如師亦叩齒於

是退之自喜曰今知佛法無二道也時大顛即召首座問信然

即杖而逐之西陽照禪師偈曰解展机鋒是大顛明知不是小

因緣一般叩齒叢林果出險韓公始得聞法苑珠林曰此僧家做

此昌黎弄翻大顛也昌黎問年如吾輩平常寒溫非問佛法也

在大顛自笑告正不必作如許伎倆若概如許則名師之前指

不得一閑語矣且昌黎篤寔人果有此答伊且笑而置之叩首

### 韓木

朔州無椽木韓文公植椽于韓山移而種之他山不椽也土人名椽

曰韓木郭子章身草

### 退之像

晏公嘗於昌黎見韓退之像與歐陽永叔絕類故目永叔為韓

公再來

### 茶仙

杜牧之詩誰知病太守猶得作茶仙宋滁州僧永建茶仙亭

### 綠野堂

裴晉公綠野堂乃李龜年故第後傳至王旦不取張齊賢市之

### 陽城驛

商州南山陽城驛元楨敗江陵過之不思呼其婦改為避賢館

白樂天在翰林聞而知之又見在紫微宮水驛注富水驛舊名

與陽諫議曰王元之集

### 孫懋家僮

孫懋家僮犀角扇見見祭高諫議文

### 白雪樓五客

鐘祥縣石城下白雪樓下臨江李防守初時蓋五禽堂間鶴曰

仙客孔雀曰南客鸚鵡曰西客鸞鶴曰靈客白鶴曰閑客

釋道英

釋道英戎德克全名振天下住寺在布政坊咸亨中見鬼物寺  
主慕簡嘗曰晚見二人不曉以入英院馬簡恠而問之英曰向  
者秦莊襄王使侍語饋甚久以師大慈欲聖排食并從者三  
百人勿辭勞也吾以報云後日晚具饌可來專相候耳簡聞言  
以酒助之及期果來侍從甚嚴坐食倉皇謂英曰弟子不食八  
十年矣英問其故答曰吾戒東周絕姬嗣或責以功德惟以救  
宥矜恤惻獨塞之終為未補福少罪多受對未畢今此一餐更  
四十年方復得食因歷指座上云此是白起王翳為殺害多罪  
報未終又云此陳軫以虛詐故 英曰王何不從人索食  
而甘虛腹此真可忍乎王曰慈心人少吾緣貴人不可妄行崇  
禍所以然也棄去謂英曰甚感傷費厭飲弟子有少物即送相  
饋城東通化門外火塚鏡上而高大吾棲神之所世人不知安  
云呂不韋塚耳英曰往遺赤眉圍發有何物來曰賊取不得曰  
貧道昨發丘中即出家人無用物必勿將來言訖長揖而去

董召南故里

壽州安豐御古屬縣唐董主召南故里其地多陂池好田物產  
饒故老曠若釋說董生猶能傳其行事

房山縣南十里石棧村有唐詩人賈島墓又景州西南五十里  
賈島村一曰賈島塔

吐蕃

唐憲宗時吐蕃使其中書令高駘心見攻燉煌刺史周鼎嬰城  
固守鼎請救回龍駒年不至都知兵馬關朝殺身自領州事守  
城者八年出綾一既換麥一斗存者甚衆朝喜曰可以死守又  
二年糧械皆盡登城呼曰如母他徒境請以城降駘心見許諾  
於是出降自攻城至是十一年州人皆改服臣虜歲時祀祖父  
衣中國之服踴躍而藏之

撰宗時遣大理卿劉文昇出使吐蕃道成紀武川以至龍支城  
耆老十人拜且泣問天子安在言頃從軍戰沒于此今子孫未  
忘唐服朝廷高念之手兵何日來言已皆嗚咽問之豈州之人  
也

石經

文宗太和七年石刻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  
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告成今在西安文廟碑園中

門樓

唐咸亨時京師開遠門外立樓云去西無西九千九百里以示戎  
人不為萬里行

偽書

白樂天先有秦中吟及百部判皆為書肆市賣題其卷云白才  
子文章後輩好偽作余詩傳流諸處自到會稽已有人寫宮詞  
百篇及雜詩兩卷皆云是余所撰及手勅駭無一篇是者  
樂天於翰林中書取書詔批答詞等撰為程武禁中類曰白撰  
每自新入學士未請實重過於大典也 以上俱元微之詩自注

甲門

近世不以勳閥之貴為令族而以尚虛澤李為甲門見元慎送  
王師範詩注

慶外星辰

友廣間南極侵高北極侵低圓規度外星辰至象大如五曜者  
數十皆不在星經 元大長慶集詩注

錢塘公館詩

能漢周匡物錢塘公館詩萬里茫茫天塹遠秦皇底事不安橋  
錢塘江口無錢過又阻西風兩信開按施有吾亦有此詩天塹  
茫茫連沃焦秦皇何事不安橋錢塘江口無錢仙已失山風兩  
信潮

六部

蒙嵩誌越詔祈詔浪宵詔鄧賡詔施浪詔家合詔

星命

李虛中最高於五行書韓文公志其墓

命書本於都利韋新經都利蓋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  
上則今所傳韋新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嗣仙寔婆羅門伎士而  
顯撰計都亦胡梵之語

執羊卦影

執羊卦影見宋類苑今樹家畫休咎或龜或鸚鵡啣出以為驗  
崔鶯

予於粵西見唐李給事撰崇陽鄭府君夫人傳後崔大墓志銘  
云夫人四德兼備六親雍和母儀內則勸諍可思禮行詩誦進  
止成法以大中九年正終於洪讓年七十有六子六人項珣璵  
玘璵璵皆名有位其志盡上久矣成化間明者得諸廢塚驚之  
鄭氏為中序者墓石又若干年而魏縣令愛其迹置之邑治陳  
仲醇又以其文刻之古文錄曰崔氏一辱於元微之會真記再  
辱於伶工戲押襲復越千百載而後為崔氏一洗水玉之恥然  
予按崔氏未嫁先身于元惡有冰玉可洗其後見三水續志云  
崔斐文美履絕世才德輸人元微以中表親相違遂旅挑之固  
拒不從換以投梭之恨偏為會真記自撰性未閱卷書以辱崔  
氏其後居位論者及此事於章疏此足信或類與樂齊名稱元  
白居易始終以直道與天子爭可否而獲附維權勢排陷裴度  
諸君子阻撓蔡功其後微傳得相名望灌然彼固傾陷士不難  
于誇諸君子而難于辱一婦人乎會真記文絕佳而風流事又為

人喜談樂道孰為洗之吁嗟千古以來正士之被傾賢女之被  
病者不少矣 為時可概談

元徽之狂醉詩一自栢臺為御史二年奉負兩京春規亭今日  
顛狂醉舞引紅娘亂打人

薛濤并

成都府錦江南岸舊名玉女津水極清冽今入蜀王即內環以  
欄橋人不敢汲身備製藥之用歲三月三日汲水造笈二十四  
幅入貢止四幅餘留藩郡以觀時貴今時他日遠未必三月三  
日也市肆間絕無賣者

唐曹國墓志銘

君姓曹名因字都夫世為鄴陽人祖父皆仕高祖朝唯君三舉  
不第安命樂道緜墨自守及卒於長安道朝士里人無不歎息  
予獨不然慰其母曰百畝足養百卷足遺縱浪大化游戲小兒  
生死聚散萬古常存耳何足掛靈府哉予聞大君室也歸君八  
歲遇至義為故贈之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達人觀哀復何  
言

隋虜子孫

隋宗初召邊兵赴難吐蕃因陷河西虜右華人百萬皆陷於虜  
文帝時嘗遣使至西域甘涼瓜州等州人夾道迎泣曰皇帝猶  
念陷番人民否其人皆天寶陷虜者子孫其語言稍復而衣服

猶不改

呂岩

呂岩蒲州永樂縣人會昌中再舉進士不第遇鍾離子得道河  
東呂陽曰岩謂之孫海州刺史讓之子咸通中擢進士第

東都九老會

前懷州司馬安定胡杲年八十九 衛尉卿致仕馮翊吉收年  
八十八 前磁州刺史廣平劉真年八十七 前龍武軍長史  
榮陽鄭據年八十五 前侍御史內供奉官范陽盧真年八十  
三 前永州刺史清河張渾年七十七 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  
易年七十四 秘書丞兼撰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雖與會  
而不及列會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會東都履道坊各賦七言  
四韻詩一章

麒麟草

元和時館陶湯飲侍學士者煎麒麟草

早藕

大曆中高郵民張存以踏藕為業嘗於坡中見早藕大如臂極  
力搥之深二丈大至合抱似不可窮乃斷之中得一劍長二尺  
色青無刃存不實鄰人有知者以束薪易獲其藕無餘 揚州志

石孝忠

石孝忠者長韓魏間有膂力少時偷鷄狗州里苦之後折節事

李愬前驅元和天子用裴丞相征蔡愬與光顏重權皆受丞相  
高制明年蔡平刑部侍郎韓愈撰碑專歸功丞相孝忠見其文  
大恚愬因作力推其碑吏不能止及執詣節度使命其獄將竟  
之碑下孝忠度必死乃伴臥地若不勝按愬使就結之孝忠  
祠階用柳尾拉殺之上聞之使送闕下及至問曰汝推碑殺吏  
為何對曰臣死不足塞責今得而天顏一言亦族無憾臣事李  
愬歲久平蔡之日臣在軍前吳秀琳蔡之奸賊愬降之李佑蔡  
之賊將愬擒之瓜牙脫落而元濟傳今刻石紀功蓋歸丞相而  
愬名第與克類重而愬愬固無言不事更有一淮西其將如愬  
者復肯為陛下用才賞不當功罰不如罪非陛下所以勸人也  
臣惟推碑能推明愬愬亦將為陛下正賞罰之源臣不推碑無  
以為吏擒臣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刑帝既  
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之因命曰忠烈復召殿學士撰碑  
如孝忠語 羅隱集

舉直禪師  
舉直禪師懿宗子傳宗承叔錫游揚州以太平倉地請於朝廷  
建鎮國禪院居之仍賜錫舉直後墜于院臨主浮屠五級元豐  
末發藏及墜浮函極全骨不解融若錫鑄微見舍利發異光人  
驚異之 揚州志

甲包晉廟悞  
劉蛟在江陵易伍子胥廟曰甲包晉之廟宋於潛梅俞聖在蜀  
毀節艾之祠更祠諸葛武侯

聖木  
傳宗年符六年二月秦州筭四回轉生聖木大如茨寔

普闍禪師  
即武軍龍湖普闍禪師傳宗太子也幼不茹葷長無經世意傳  
室鍾愛之然百計陶寫終不能回中初傳宗幸蜀師斷髮逸  
遊人無知者適石霜問道言下頃有辭去至鄂武城外見山巒  
照潭秀遠撒草坐相起處有一苦行居焉苦行見師至乃曰上  
公當與此長揖而去師居十餘年一日有老人拜謁師問何住  
至此何求老人曰非人能也住在此山行職上天有罰當死爾  
垂救獲師曰得罪於帝我何能力雖然可易形以未做失老人  
所在視坐旁有小蛇逆緣入袖至暮雷電震山風雨交作師危  
坐不轉連日暗霧垂袖蛇墮地去有頃老人拜泣曰自非大士  
慈悲醒睡此山矣今何以報師穴若下古泉為他日多眾之說  
當日龍闈人聞其事施舍財力相與建寺納子雲遊師闈化三  
十餘年臨寂聲偈而逝塔于本山極負覺禪師五燈會元

考唐史傳宗年二十有七而崩其年蜀之年方二十一安得有  
子長無經世意又能斷髮遠遊者或唐諸王孫借太子之名出  
家耶

棗林外索 卷二

林慎思續孟子

林慎思字度中長樂人自校書郎至水部郎中萬年縣令黃巢寇長安進以偽祿不屈罵賊死慎思謂孟子七篇非其所著書而弟子所記不能盡孟子意因傳其說演而續之作續孟子又有律家子書

羅隱

唐末羅隱乞食晉江縣羅蒙山下山下人侮之隱乃畫馬面石每夜出食人未進之則見馬復入石山下人乃禮為隱乃畫橋驛馬馬不出矣今其跡隱然好事者力鑄深刻欲與匹類不火燬城也又晉江縣石壁山石刻隱卷二如馬石蹟亦傳

莆田縣大湖山角至崎頭二里許有羅隱廟故老云昔海中浮大木數百蓋鸞羅字御人獲而鑿之適逢道明相顧驚異數日見一人戴冠黃袍此立西下曰我羅仙也行來居此言訖不見御人立廟南唐封光澤王後商祈風分帆南北閩書

莫知耳而

幽州節度使張仲武秦板北部落及諸山與除舊宴王隱即所管外殺修者領丁壯老幼并殺擄牛羊熬燒車帳毳毼等計二十萬刺史以下面皮一百再耳二百隻李商隱代作表

楊筠松

唐末楊筠松與僕都監俱詣隱陽穀司天監黃巢亂時楊筠松

書中禁術及僕自長安走贛州寧都懷德御以其術傳里人參氏

皮日休

廣明末皮日休避難徙會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子元業事吳越拜相見尹師魯皮子良慕志唐書日休以著作佐郎出東閣貶賦以織文被字僕甚歷游老學著筆記

香奩集托名

香奩集和擬作托名韓偓

孤魂及第

唐末詔錄名士方干等等賜孤魂及第

乾陵

濕相編發諸陵惟乾陵風雨不可發此事至今猶然絕不可解予慎行雜記曰嘉清戊申先君作吏龍右道出乾州其土人言過武則天陵不可指議如有謾語輒以雷雨報之先君勿信為一詩詠之云：出門正晴行不數里雷雨大作無可依泊得道旁卸舍牛豕滿中不得已一駐車馬仲尼無妄年雨十七再過其為賦一詩詠之其詞不記行之道中亦遭風雨十年唐殆猶能作睡睡氣豈別是一種妖魂死而不能忘者耶

塚鬼上書

高軒發古塚取紙覺成都羅城鬼題香現形上書曰趙大之冤

博唐入夢良夫之狂披髮呼天有怒潮仇無道則易派於往史  
載在前文卷一介游視九泉因象德不勝事禱不勝人無廟貌  
于世界遂洒沉于泉壤自蒙天譴便掌冥司伏審渤海高公令  
君致昏墳關籍居冥府天賜佳城平生無戰伐之仇解后起蘇  
夷之嚮得不樂 銘而憤志此孤翰以伸懷伏希端公俯念無  
休回靈有鑒特於萬堆免此一死備全馬擊之封敢忘龍頭之  
庇

朱孫光

南陽朱孫光以朱全忠篡唐與唐舊臣顏荅孝意教華翠家南  
境寓漳州每正旦冬至必序而在廟南望拜物殆二十年

通陽米

唐末孫儒之亂斗米四十千金玉易換僅得撮合謂之通陽米  
至于金玉換通陽米而不可得南楚新聞

如京使

梁改太倉使曰如京使取曹孫之度如城如京也

康王重瞳

梁末全忠子友敬目重瞳

契丹辨壘

石晉出帝重賞降契丹德光上表獻玉璽金印契丹得璽以為  
製作非工與前史所傳者異命延照等還報求真實出帝以狀

吞曰頃王從珂自焚於洛陽王璽不知所在疑已焚之先帝受  
命王工製此璽在位諸臣皆知之而已

孫印

唐末左拾遺奉化孫印遺朱溫篡唐著春秋無賢人卜世論即  
脫冠服：布衣以終著書紀年志用甲子

內黃

梁太祖幸河北至內黃問李璣曰何謂內黃璣曰河南有外黃  
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璣曰秦有都尉理外  
黃其故壩在今襄丘下黃為高齊所廢在今陳留太祖平生不  
愛儒者聞璣語大喜

李崇禮

唐莊宗弟名崇禮封薛王惟郭崇勳之亂匿名避難樂延安山  
水瀕居為絳廬坑口登蒙金以脈領之病革出封諸示人始  
知其出唐宗溥庶中御人祀之廟曰永履

王審知

閩王王審知以五月五日死閩中以五月四日作節 福州府志  
按五代史審知以十二月死非五月也

王審知墓在蓮花峯下宣德四年盜發獲金珠七算有司仍復

修治

王延鈞母家



惠安縣南靈秀山關王王延鈞母家在焉母黃姓嘗知聘女為  
妃及延鈞僭稱追崇曰右龍啟二年十一月癸丑延鈞來謁黃  
氏家廟次日晚起問黃家人曰夜來憲風勢：无霜積：地如  
斯時暫中常有光容者對曰慈地濱海遇秋之日如城郭之  
冬也延鈞乃命沿海居民屋瓦悉得粘土東屋粘土始自王延  
鈞 明王世懋聞節疏云漳泉間曉无皆黃邑郡人以海風飛  
瓦委請用筒瓦民居皆儼然如黃屋行部使者徒聞之疑人與  
卒何以得其土風故寔耶又江右鍾凡復初登第夢作一縣  
中多是黃元不知何祥也再錄晉江今閩書

劉隱祖

劉隱祖安仁上蔡人也後徙閩中高貴南海因家焉父諱為廣  
州牙將諱三子曰隱祖始能知是故富居而安也隱音詹敦仁有  
復劉從初閱髮詩伏羲初畫卦倉六乃黎字照畫有偏傍陰陽  
音協比古者不嫌名周人始稱諱猶未嚴後習轉多忌或後他  
代易或爻文迴避濫錫以滋憂傷心日益熾徐休翰子名吳國  
尊王意靈商憲昇僻顯顯吳吳後踵已非時亦迹舊事觀  
杰自其 蜀閩是其二都故仇督名陋矣赴歸義大唐有天下  
武后擁神器私制迄無取右音寔相類車遠回國星麻忘而堅  
在國及歷歲作史難詳備唐祚傾危劉雙傑僭偽吁嗟毒此  
華輝晚飛龍華龔備雖同音形殊殊殊致廢學媿未弘 未聞

不彙奇字難雄傳稿文伏韓智因誦郵所聞敢布諸下史

吳越改元

歐陽修作五代史謂吳越儀衛名稱多如天子惟不改元至著  
十國世家云闕之故老上書稱帝改元而事無可致獨得其封  
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耳按辛卯即唐明宗  
長興二年又至正中海溫古墓有志碑為吳越將許俊志稱寶  
正二年又寶泰元年羅隱新城縣誌發未嚴發未乃唐莊宗元  
年以此見吳越之改元審矣董董穀里雜存

字時王順伯收臨安府古碑有尸屋崇化寺幢題天寶四年明

慶寺題天寶五年九里松觀音寺勝幢題寶大二年木月寺幢

題寶正元年拉賢寺幢題寶正二年小明慶金牛瑪瑙等九幢

皆題寶正貢院橋柱寶正六年至武肅王堯道命去國儀用藩

鎮法臣事中國則天寶：大寶正三名皆僭號也田汝成  
西州志

吳越備史

吳越備史錢氏諱佐故以左為上九官名左字者悉改為上此

書所謂上右者乃左右也陸陸時

錢武肅王諱石榴為金櫻茄子為落燕

吳越首道

吳越王錢氏貢中國由海上達蓬萊九三千里

南唐程式

廬江伍喬舉進士第一命勅喬程文於

以為永式

南唐劉仁瞻像

宋王旒游金陵昇元寺見房壁有繪金紫大夫像上題詩曰障  
前金牌生薜蘿鼓下畫奴死餘羞三尺生銷暗塵土雲悲霜鶴  
欲橫秋旆不能解捲畫歸示其父平甫曰此劉仁瞻像表世彬  
詩也 孟憲集

孟有

唐末孟有詩那堪兩後更聞信絕重湖 路十千憶昔故園楊柳  
岸全家送上渡頭船見王元之小畜集

胡燔陷虜記

歐陽修五代史述同州郃陽令胡燔為遼蕭翰掌書記隨入其  
國當國廣順二年出歸道其所見云自幽州入居庸關明日又  
西北入石門關路唯狹一天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  
險也又三日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  
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難高山明日入永定關唐故關也  
又四日至歸化州又二日登天廟四望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  
極同行者憫哭歎絕明日再行所見多奇異草木迂徐數月乃  
至榆關至儒州又皆漠地兵信燔所云則數州往還程計甚多  
以今考之武州即為歸化儒州偏近可汗地自古俱為百里不  
出二百里間而燔云云蓋來自異域出奇談以誇示中國耳傳

棗林外索 卷二

洽如文忠願輕信之耶夫國廣順去石敢塘頗近而汴都去  
居屬亦止二十餘里乃所傳聞固已如此况而宋去仁宗之時  
武夷西陝之地視此更加億統無惟蔡沈書傳有鳥鼠山之誤  
也嗚呼中國之士一淪異域中國人遂視為大宛于闐則九朝  
元時海外必將款我中國而我 聖祖重開乾坤之功誠萬世  
所當傳思云 宣府鎮志

喬元陸執

喬元陸執漢人仕國為殿侍東三班宋祖受禪自宜祐門入守  
若拒勿知乃自 門入既即位召宜祐門守者皆自殺太祖大  
驚遂赦之得不死者二人詢之乃喬陸也改班長人以青紅二  
色帛為緡飾二人既出復自投太祖義之主祠祀之南漢漢立  
廟于杭州 杭州府志

宋初藏書

宋初無為第一道士多書如唐人文集無不備又浮屠慧遠以  
右人簡牘宋朝自開國至崇觀間凡各臣各高僧筆跡無不備

崇世宗二子

崇世宗二幼子宋太祖分賜功臣潘美尚書盧錡各子之俱貴  
其姓為元成集

孟景男

蜀王孟景降宋入朝舟過眉州漢渡一宮楹有字景出之祝曰

若生男孟氏尚存後果生男

樊若水

南唐樊若水北走宋江南知其獻帝征策或請誅其母妻李煜不敢但竊至池州其後若水自陳母妻難江南朝廷命煜送厚遣之

王彥昇餓死

王彥昇字元烈蜀人徙居長安工擊劍為軍校以推戴太祖當受禪時太祖惡其專殺韓通止授原州都巡極彥昇驚極奮美或犯法人有不慍意者自傳其首齧食其耳聽者夾震懼莫敢犯後餓死於京

宋制

禁中虜分事付外謂之內批又謂之御筆皆內夫人代筆而所謂御寶批者或上批或內夫人批皆用御寶惟親筆則上親書押字不必用寶宋制惟兩府得賜金魚佩魚謂之重金宋科目惟進士及九經五經開元禮三文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諸歲舉為常然諸科賜第者後復應進士舉則進士尤重也攷建隆初禮部設進士及諸科皆秋解冬進禮部春考試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書省不第者仍候秋解九進士試詩論各一首策五道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九九經帖書一百二十條對墨義六十條九五經帖書八十條對墨義

賦

五十條九九三禮對墨義九十條九三傳一百一十條九開元禮九三史各對三首條九學究七詩對墨義五十條論語十條爾雅孝經各十條周禮尚書各二十五條九明法律令四十條五經并用毛詩之制各開經引試通六為合格諸州以判官試進士錄事參軍試諸科試諸科見任官既領廳試所屬先以名聞得旨解元既試惟初試者許帶切韻玉篇而楷版籍察書行嚴互保連坐之法挾書授口有禁不稱恩師門生則通諸科皆科先是將赴貢院臺閣近臣得荐所知名曰公荐於德初禁之覆試殿試有試：之八月皆始于開寶中殿試加論一首而以三題為準榜分三甲皆始于太平興國間嘉祐二年與殿試者始免斥落治平間始定三年一開科神宗始罷諸科併于進士熙寧三年始頒經義取士而殿身策分三甲馬復以九貢于御而試于禮部或廷試不錄者積舉數而參以年臨軒日得別籍名以奏徑許附試謂之特奏名學校則內舍生開歲一試補上舍上舍生積校已優合試又入優等謂之內優釋褐中選者即命以京秩除崇官元豐中元舍法上舍得免秋解重和元年始有武舉之科宣和中推行元豐舍法於諸路於是縣有免解進士未幾廢南渡以後科目互為變更然其取人不過經義論策詩賦而已紹熙元年又有宗子正奏附進士之選張岳忠安縣志云金觀宋場屋習之變改其是非得失與國相

武來自嘉祐至開寶士氣淳厚中間文體雖早弱險惟然無敢  
為私學曲說以亂之若平應寧以微乃有圖是說倡于新法初  
于恬述蔓于和議而極于偽學學士有一言不合圖是者則指  
以為佞妄斥逐禁錮無餘力於時獲進之士莫不翕然從之而  
宋國事亦且變而南渡變而臣虜變而之閩之廣不可為矣惟  
原其故士大夫幸林意其尚學術不明人心盡懷其福乃至此  
極豈非後來未鑒耶

宋制大比之歲每州皆有貢院郡州士子皆得入試

### 留鎮賜第

宋初羊五季之恙召諸鎮節度會于京師賜第留之分命朝臣  
出外列郡觀權知軍事軍謂兵州謂民也

### 曹彬故鍾情

曹彬為周太祖張貴妃從子世掌內職兵克南唐學士鍾情朝  
服坐於家彬兵及門舉族無遺

### 改姓

陶穀原姓唐因避石晉諱而改真德秀原姓慎因避孝宗諱而  
改五鼎短

### 水灌太原

太祖攻北漢引汾水浸太原城水自城門入有積草自城中  
出塞之會暑雨軍士多疾乃班師王師已去繼元決城下水涇  
之壘始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圮契丹使者弗知墻時在太原歎  
曰王師之引水決城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若知先浸而後涸  
則并人無類矣

### 土田世姓

楊廷昭初名延朗廷廣初名文廣以三世復有文廣故諱之今  
揚州宣慰因楊氏之祖

開寶中宋景陽以軍功累官節度使平定西南夷詔就大萬谷  
藩開總管府夷人安之遂世爵其地歷十四世曰阿重始任元  
改順元等虜軍民府宣撫使開治于貴州又三世曰致官至昭  
勇大將軍順元等虜都元帥 明初內附拜貴州宣慰司世為  
黔記

### 定七夕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七月詔七夕嘉會著於令甲今之習俗多  
用六日非舊制也宜復用七日且名為七夕而用亦不知自何  
時以燕唐世無此說必出于五代耳 洪邁容齋三筆

### 戰鬥

建隆間始立戰鬥戰鬥

### 御墨

唐宋明雜帖書墨義許公呂美簡應本州御舉試卷墨義十條  
條如云作者七人矣請以七人之名對則對七人某也謹對  
有云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請以下文對則對  
云下文曰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謹對有云請  
以註疏對者則對云註疏云云謹對有不能記憶者則只云對  
亦審其上則其考官批鑿如所對善則批一通字所對悞及亦  
亦審者則批一不字見東陽呂氏家塾刊本

王禹偁與馮忱書

禹偁 靖唐史見陸忠州之在相位堵斥李吉甫不容于朝及有  
南賓之賤而吉甫方高刺史勢之門人故吏亦皆危之洎到賊  
所而吉甫待之頗厚有廢條見宰相禮又贊皇公秉鈞也排逐  
牛僧孺有柘州之謫及德裕南遷奇章公量移在汝贊皇路由  
此郡而僧孺播之情禮甚至為道南方風土之宜殊不以向之  
嫌隙為意賢哉二君子操心也如是豈古之所謂以德報怨者  
耶禹偁向以恭微即兼廷尉事亦嘗議閣下之過今有商於之  
命而親友間往相唁誠以閣下通理是郡也禹偁則獨以為  
不然且夫以怨報怨皆私事也故雖雖雖必報矣今禹偁於閣  
下議刑公事也閣下豈以為怨身雖禹偁之名位才業望忠州  
贊皇也連矣而閣下讀書為文立身行事豈不知吉甫僧孺之  
為人乎望閣下觀古人之行敦同年之契窮愁之中少假氣能

則遺客之幸也 禹偁頌首

李煜被福

李煜歸朝為左散騎常侍遷給事中太宗一日問徐鉉曾見李  
煜否鉉對臣安敢私見之上曰御第往但言朕全御往相見可  
矣鉉遂往望門下馬但一老卒守門徐求見卒言有旨不得與  
人接豈可見也鉉云我乃奉旨來見老卒往報徐允立庭下从  
之老卒遂入取舊椅子相對鉉造望見謂卒曰但正衙一椅足  
矣頃聞李煜紗帽道服而出鉉方料李主處下階引其手以上  
鉉力辭賓主之禮李主曰豈有此禮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後主  
相持相哭既坐默不語忽長吁歎曰當時悔殺了潘佑李平鉉  
既出有旨再對詢後主何言鉉不敢隱遂有秦王賜藥肌藥之  
事又後主在賜第命故妓作樂聲聞于外太宗聞之大怒又傳  
小樓昨夜又東風及一江春水向東流句併坐之遂被禍云

記殘經

南臺古刹有佛書數百卷多唐季五代時所書字畫精勁歷  
可善按大藏經目凡五十四百卷今所存總十一首尾可讀者  
又無幾也阿含經四卷泰寧軍節度使齊克讓造正法華經一  
卷新符六年女弟子牛妙音書大涅槃經若經共三十卷武寧  
軍節度使朱友恭造友恭全忠養子李彥威也毗茶耶離事一卷  
德妃伊氏造唐莊宗次妃後有印華曰燕園夫人伊氏蓋未進

封時制也其餘中斷橫裂虫蟻鼠而敗塵腐無復完結想夫  
飄散疎箔燈燈試策補壞恒塞屋漏者又不勝其數也李師現

輕賦

吳越錢氏賦歛無藝兩浙罹害及宋除吳越三衢江漢臣為鎮  
海軍節度判官上十三州屬籍於有司謂仍其舊是屬其民無  
已也遂沉其籍於河坐是擯棄終身後命王方贊更定其賦以  
稅米一斗氏始聊生

異獸

太平興國九年嵐州獸一角似鹿無斑角端有肉性別右散將  
常侍徐鉉等驗以為麟春秋曰麇身而有角者麟也春秋感精  
符曰麟一角者明海內同一主也

至和 年文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鱗者有一角及之記  
傳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鱗詔欲謂之麟  
則慮夷獫見欺不謂之麟則未有以質之止謂之異獸今以予  
觀殆天祥也按漢靈帝中平三年鑄天祥蝦蟇於平津門外注  
云天祥獸名今鄧州南陽縣北宋寶碑旁兩獸麟其勝一日天  
祥一曰碑即其數有角犛大鱗如手字南豈曾阜為南陽令題宗  
寶碑陰云二獸勝之所刻燭製作精巧高七八尺尾犛皆鱗甲  
莫知何象而名此也今詳其形甚類文趾所叙異獸知其不天  
祥也 夢溪筆談

嘉祐三年六月丁卯交趾貢異獸二稱麒麟狀如牛身被甲  
鼻端有角食生葛葉必先以杖擊其角始牛食極安使田况辨  
其非麟詔止稱異獸司馬光有賦

楊雄業

宋時楊雄業出代州攻遼即律邪軫擒之初雄業至狼牙村心  
惡之欲避不可得既禽三日死

手舉

宋子京初別敏多曰伏承手舉南人謂舉為舉因故之黃山谷

宦尼

宋初大臣家女多為尼如平章趙普女

右衛上將軍宋僖女開寶皇后妹也為比丘尼法名志圓

制科

制科分五等虛一二等而以下三等取士終宋入一等五人吳  
育蘇轍范百祿蘇試維入三等而為考官所取復降四等考登  
四等

梁灝

梁灝太宗雍熙二年廷試第一真宗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  
開封府嘉祥年四十二子固亦進士第一至真宗年三十一  
宋史

俗傳梁灝年八十二登第謝放僕 謹遵曰龍溪縣志林大年

字春卿年八十二以書義再領柳嘉贈故有古賦伏生之八歲  
加太公之二年後不赴南宮郡延為州學正年九十薨矣日與  
生徒討論未見書終老于湖山

王昭遠

阜城王昭遠徽時里祀里神昭遠遠至有以博略授之謂曰汝  
他日當有節致試擢以十之昭遠一擢六函皆赤後歷天雄軍  
都部署知府事贈太尉諡忠和

王等子

宣和殿有王等子以五色玉次筆排定玉至則以等之郵賜  
世故官將記圖

御舉

御舉初無定制仁宗治平以後始三歲一行皆從本州發解應  
試婺州士子多而解額三歲止解七人崇寧領三舍法於學  
歲解七人宣和五年復科舉三歲解十四人景定二年增解額  
三十名預選者為御貢進士其在清司應試者解額頗寬士人  
往三舍御貢而廣清勝得預選者為清貢進士又太學三舍生  
選科舉仍自發解預選者為國子進士此外復有隆慶混試舉  
子四今日倡為混補之說多是溫福處藝之人而此州不與焉  
非特數州瞻數而他州廢退也勢使之然耳蓋言解額之不均  
也時又有缺恩免解而任上禮部者然亦上諸科赴禮部不第

則並章布而無斗極之志金華府志

古成之

廣州古成之居羅浮力學不倦登學順榜預聞之有張甚嫉居  
其上召飲成之密置唾藥酒中比旦騰喝呼不能處上怒扶出  
或勸自明其事成之曰司命有定非人所能與也人服其量

履見

翰林學士李宗儒送從表兄詩呼為履見見弇州集不知何所  
傳

呂蒙正

呂文穆微時於洛龍之龍門利涉院土室中與馮仲舒讀書今  
傳破窠祖此也

三至堂

陳克佐三守廬州曰三至堂 楊洙博化中守安慶天聖中子  
為通判元豐間孫希元又守郡凡三至安慶 魏國太夫人  
陳氏龍圖閣直學士從易之女內翰蘇舜之妻而丞相頌母也  
從易仲頃皆嘗守杭夫人至杭即題即柱曰吾知從父至此中  
興吾夫備來今同吾見九三關江山之勝

天子門生

賴崇王奇游京師真宗偶見其作詩召見賜第奇作詩不拜春  
官為座主親送天子作門生

同名丁謂

晉公丁謂當國急安兵謂浩然大朝後遂不肯避其名遂作外  
終走四負外郎

葉武

邵武葉武子宏松閣修撰善易學嘗曰易道莫大於時：有二  
義有在外之時有在內之時士君子出處須論在內之時然後  
論在外之時

冠準柘枝舞

冠葉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舞  
鳳翔有一老尼猶是葉公時柘枝伎云當時尚有數十過今日  
所舞柘枝當時十不得二三老尼尚能歌其曲好事者往：傳  
之沈括

棗林外索



宣祖舊里

監官談遠稿本輯

咸平三年六月詔保州保塞縣豐歸鄉東安村乃宣祖之舊里  
而百姓趙加起寔沁天潢久安地著雖為疎屬寔寔重宗盟宜佩  
赤緇以光白社可左屯回將軍仍賜加起等妻女衣服首飾銀  
器有差特遣內侍自保州召加起遂有是命

張無夢講錄外

真宗召開元觀道士朱嘉振無夢講錄卦上曰獨說講卦何也  
對曰方大有時宜守之以謙

王維宗陷虜

大同王侍中維宗賊敗陷契丹降之嘗通南書乞和仁宗賜之  
手書見黃山谷跋中

甘泉寺冠準丁謂題名

常州府城東北六十里甘泉寺冠準題曰庚午年秋九月平仲  
南行至甘泉院借以詩板示之征途不暇吟咏代記年月又題  
于東楹曰平仲酌泉經此因望北闕黯然而去未幾丁謂又過  
寺詩云翠影人疎度波光瑟瑟疑帝家金掌露仙暑玉壺冰曉  
井侵星汲甕厨向月澄豈惟獨勝渴灌頂坐三衆題于楹曰謂  
之酌泉禮佛而去後花輦留詩于寺曰平仲酌泉曰北望闕之



階佛向南行烟嵐翠鎖門前階轉使高僧履龜榮

馮京辭楷

江夏馮京當世自御舉禮部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先佐方勇宮掖勢敬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

中持酒敬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出

宋三元孫何謀公王曾 孝先揚寔 著賢馮京

陳曙忠愍

桂林府城西陳崇侯廟秋青征儀智高貴崇儀使陳曙新之以死非其罪而祀之隆興初賜額忠愍

斷碑

來陽縣東五里相傳武侯立石望靈秋青討儀智高立碑其右後為雷轟性存斷碑

程垓除妖 垓字伯溫

宜州反獠歐希範既誅柳人忽傳其降言當教南海立祠于是迎其神以往自宜至龔歷數州矣莫之禁也知州程公使詰之

對曰通儋州守以為妖投奉神之具于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

更致禮公曰試再投之越人畏鬼甚于畏官皆莫敢前公杖不奉命者反投之乃流去土人方信甚為安 伊川先生家傳

程垓以知漢州致仕年八十五七十時自撰墓志止叙其歷末云予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但知產慎寬和政：夙夜無劬

皆可以報國無異政可以及民始終得免瑕摘為幸多矣聖日切不用干求時賢墓志銘既無事定可紀不免虛詞過美徒累不德耳此文刻于石向壁安置若或少遺遺命是不以為有知也

尹洙

尹洙師魯宋史云嘗令先降歐陽公墓志云郡武軍判官當以墓志為據

非：國語

唐柳宗元非國語宋江端禮元虞鑿非：國語

趙元昊

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自官爵等能生擒元昊及斬首者即為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呂文靖公簡時在大名府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劄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詭誓則有之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及有不遜之言得毋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措斥之詞矣 趙善孫自警編

張元昊

張元昊吳皆華州人又姚嗣宗亦閩中人俱有氣個儻有縱橫才當薄時塞上有徑略西野意邊帥莫之識遂投西夏為中國患張吳二人家屬龜靡隨州間使謀者播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

韓琦

任福好水川之敗史謂韓琦令之取傷成之而諸將乘勝輕敵  
陷伏中然而以死報國固亦可稱也是真文吏常談耳烏足徵  
哉元昊初敗劉平石元孫亦以是術九善戰者必以輕兵先合  
待其衰而以重兵壓之奇正相生固矣宋以文吏以大帥畏戰  
性之匿城堡中而以兵命將擇一人官高者主之使代帥監兵  
做帥權輕能相制以禦大敵其敗固矣自韓琦至張浚皆然  
獨賈似道曾蒞舟師而素衆心見禪先奔卒以喪國夫師旅繫  
國之安危氏之生死果不可以付文儒而司其事者果不可不  
自決而譴責于人也哉

李京

慶曆五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昌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  
日薦其友人于昌臣求聞達于朝廷昌臣即傲其書奏之京坐  
貶官未行京妻謁昌臣妻叙別昌臣妻慚不出京妻立廳事昌  
臣臣幹僕語之曰我來既為我選之久欲求一別亦為乃公常  
為報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

李嶼

鉅野李嶼伯玉官福州通判自號萬如居士嘗誦其先訓曰與  
其有求于世曷若無敬于己與其為人所賤不若以賤自安

偽書

葛忱偽李太白書并陽高述齊安潘岐偽蘇東坡書

權部韻略

權部韻略九千五百九十字權韻續降增一百八十二字權韻  
補遺增六十一字毛氏毛氏韻增一千七百一十字劉淵平水  
韻增四百三十六字黃公韻詔會增六百七十六字統計韻會  
萬二千六百五十六字

增錄五經

宋刻五經正義以趙安仁善增錄留書之

狗生角

狄青家狗生角

就宅借書

宋次道家住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就居其側以便借  
置當時春明坊宅子就直比他處為倍

宰相惜才

呂文機與製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掌記曾室靖惟黃  
公藏司馬文忠荐士稿陳密學章稿范文獻手記虞忠肅題材  
館錄

華戎書衛信錄

蘇頌字容元豐中上曰欲借一書非御不可以北虜通好八十  
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據朕欲成一書但患通來

修書者遷延歲月不肯早成頃曰恐須一二年可矣上喜曰某  
然及書成賜名華英魯衛信錄 宋 姓名言行錄

晉英會

元豐五年文彥博以太府留守西都轉富弼公以司徒致仕公  
慕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為晉英會尚  
齒不高官就資聖院建大夏曰晉英堂今閩人鄭與繪像開  
府儀同三司守司徒 節度使致仕韓國公富弼字彥博  
年七十九 河南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判河南府兼  
西京留守事潯國公文彥博字寬夫年七十七 同封即中致  
仕席汝言字君從年七十七 太常少卿王尚恭字安之年七  
十六 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字南正年七十五 秘書監致仕  
劉九字伯壽年七十五 衛州防禦使致仕為行己字肅之年  
七十五 大中大夫充天章閣侍講崇福宮建中中守正叔  
年七十三 司農少卿致仕王慎言字不疑年七十二 大中  
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字昌言年七十 龍圖閣直學士通議  
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焘字景元年七十 宣徽南院檢校太尉  
判大名府王拱辰字君既年七十 瑞明殿學士大中大夫司  
馬光字君實年六十四潯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秋兼崇政事  
請入會公以地主携伎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  
酒不出餘皆以次為會潯公又為同甲會司馬即中且程大中

珣希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于資聖院 卯火見圖錄

遼史國語解

震湖益石烈 知名諸官下皆有 孛里 卿之 遼馬 統沙里 從也 阿  
里 卿 大遼 烈府 卿 遼 刺 夷 高 董 大 官 集 會 場 地 阿 主 孫 阿  
燕 夷 夷 約 阿 燕 責 稱 夷 夷 的 夷 夷 事 印 參 知 暴 里 惡 人 提 林 官  
阿 盧 朵 里 卿 選 庶 官 董 家 官 北 赴 南 冠 掌 軍 官 名 稱 漢 林  
牙 掌 文 翰 官 卿 選 庶 官 董 家 官 北 赴 南 冠 掌 軍 官 名 稱 漢 林  
也 詳 德 官 府 監 事 已 後 隨 司 從 遼 刺 于 陰 刺 使 麻 都 不 與  
之 佐 後 馬 步 官 署 世 燭 官 敘 史 官 府 之 恩 奴 古 官 與 敵  
寫 兒 罕 漢 北 君 敵 烈 麻 都 官 權 旗 敘 校 刺 官 名 刺 燕 節 殿 禮 九  
奚 有 惟 名 官 乃 理 卿 呢 正月 押 里 時 音 押 時 音 陶 里 樺 上 已  
節 之 封 賽 卿 呢 重 子 賽 卿 呢 奢 之 好 理 福 耐 首 大 必 里 達 萬 九  
妙 伍 伍 時 殿 石 烈 幸 榮 石 烈 令 德 官 孫 里 馬 特 本 官 名 後 廳 房  
卿 工 梅 里 官 名 抹 羅 之 官 先 離 遼 覽 國 官 名 瓦 里 官 府 名 官  
之 抹 里 官 府 奕 幹 魯 朵 算 腹 心 校 刺 也 耶 魯 錫 興 女 古 金 孤 德  
玉 窩 萬 錫 德 得 夫 得 本 幸 胡 木 登 官 白 既 烏 錫 羽 楚 古 官 名 掌  
因 莫 非 訖 又 云 莫 勿 質 可 數 右 之 稱 皇 成 里 賽 遠 皇 后 撒 刺 酒 樽  
吐 里 官 名 丁 黃 軍 中 難 勿 稱 以 疑 敵 也 抵 極 行 馬 也 楷 柁  
罕 十 歲 地 角 一 堂 即 博 之 虎 斯 稱 有 力  
金史國語解

都勃極烈... 勇勃極烈... 烈之官... 猛安... 察非... 長骨... 子... 孫... 心... 石哥里... 虎... 典... 帶... 渾... 瑞... 羅... 即... 求... 趙... 阿... 里... 侃... 何... 溫... 敦... 空... 吾... 魯... 忠... 烏... 林... 蒼... 僕... 散... 林... 木... 虎... 董... 古...

里甲

遼制

宰相九除拜行頭子堂帖檢差俟再取二日出給告勅故官有知頭子事

堂帖食殺之吹大行出殯群臣以殺羊祭于路名曰食殺之吹

勅箭車駕遠歸闕門使持確箭勅箭官持確箭比較相合而後入宮

北極殿院視兵部南極殿院視吏部北南二王視戶部夷高果視刑部重徽視工部敵烈麻都視禮部北南府宰相總之惕隱治

宗族林牙修史書于遊坐而論議以象公師北南院以牙帳在大內帳殿之南北又有承慮小底扇

遼俗東向尚左柳帳東向遼鞏九帳南向皇族三女帳北向東西為經南北為緯故為柳營為橫帳

大樂調雅樂有七音大樂亦有七聲曰七旦曼陀力旦平聲雜識旦長聲沙識旦質直聲鈔侯加臨旦端聲鈔臘音應聲報曉

五聲俟利筵解先聲 遼諸帝鑄銅像在大同府華嚴寺

司馬溫公手書資治通鑑無一字苟且 歐陽修

歐陽公臨終戒子孫曰予生平以功業文章力致浮屠一見期  
師始知性命之奧方將研究而未運命已為之奈何汝輩宜自  
勉毋令後悔言安旧志

徐積

徐仲車聞蔣穎叔得廣帥曰廣為雄藩府座出先導以門旗夾  
以銀繡屠僧人次之他鎮所無也初至愛簡必以琉璃瓶注蓄  
瓶水揮洒于太守不及其他又曰嘗見一俗書云作文用字必  
用新意如論友若使管鮑則不新矣昔平王孫曰人棄我取人  
取我與故能致富興俗書正合此說學者宜取法焉楚州教授  
始仲車先生任十五年

青松社

元董間周濂溪自南康歸老九江黃太史以書勸友歸宗寺真  
淨文禪師因結青松社朱晦翁守南康濂溪歸宗寺善應菴華禪  
師  
周子太極圖傳于鎮江鶴林寺借壽涯

柳拱辰書夫字

永州通判武林柳拱辰應寧中進士嘗維舟于語溪山或告以  
惟拱辰正襟危坐夜半有物登舟拱辰叱之書夫字于其手遂  
去語且跡之見唯間字跡宛然內鑄語溪石岩題絕句曰語溪  
石惟大江邊心記閱將此處鶴白後有人來屈指四千六百甲

寅年已而借告以溪山衰聲復書聳字以鎮之遂城 武林雜志

王安石

虛名寔行強辨堅意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為屈此  
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燕泥論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此寔行  
也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辯前世大  
臣欲任意行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因此老實不可以此  
動故曰堅意此法所以必行也 劉元城語錄

蘇東坡竹

蘇東坡為竹于南安寶界寺壁韓偓曾之畫函之載以巨舟欲  
獻他宵至錢唐而溺 張東海集

蘇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東坡其所居也晚又號老泉若人  
以眉山先翁有老泉翁故云 蘇亭得石林燕語

東坡在湖州被逮時而無人色兩足俱軟不能行求入與家人  
訣而使者不聽伊川先生謫涪陵時亦欲入告叔母而不可得  
惟陳了翁被逮即行使人賂之請其入治行裝而翁反不聽  
女公與摩子晦書

陳烈

侯官陳烈學行端飾動播禮文嘉祐中名公文荐福建提刑王  
陶言烈為妻所訟因款其貪詐司馬光率諸諫官爭曰烈平生  
操守出于誠寔雖有迂濶不失守經夫婦不諧則聽兩絕而已

何可為橫屏所控

鄭俠

福清鄭俠在英州號大慶居士遷御史魏一拂居士宣和元年  
忽客有稱魏冠道士遺之詩魏子梅也籍而嘆曰吾將持此作  
詩二章

劉藻

閩縣劉藻昭信嘗解易曰見險而止為需見險不止為訟能通  
其變為隨不能通變為蠱

余允文

建安余允文隱之以司馬光作趙孟敬篇其後李觀鄭原若

語及藝圃折衷皆肆詆毀乃作尊孟辨三十餘條開之

李公麟

晁无咎難跡集當東坡盛時李公麟至為畫若廊像後東坡南  
還公麟去京師遇蘇氏子弟于途以扇障面不一揖其儀如此  
故以道鄙之畫集平生所有公麟之函于人不可復留

詩話法 宋劉敞

教方無方曰尼先覺任重曰鷲迹而不作曰彭信而好古曰彭  
隱居求志曰夷伯夷仁義處曰淵不幸短命曰淵知而不流  
曰惠柳下惠愚智失時曰俞子進退寡過曰瑗伯恭儉好禮  
曰嬰子清守無為曰聃耆期稱道曰聃惠而多愛曰儒子產

直而不撓曰肝叔向輕薄守節曰禮季子居敬行簡曰雍孝友

時格曰養尚德慎言曰造善事父母曰參使能造命曰貢子貢

在約思純曰憲原憲技之敏給曰求冉求勇而知義曰由子路

文學博識曰商子夏容貌矜莊曰張顛信道輕仕曰開漆雕

不得中庸曰哲魯點言合聖人曰若有子敬慎威儀曰華公西

有德疾憂曰冉伯牛知德中庸曰伋子思蹈道知言曰蘧居

放言曰逸夷逸反性敦禮曰况首卿兼善尚賢曰程上同尊儉

曰程星子救功尚開曰鉞東鉞獨善為我曰居揚子危言日出

曰周莊子潔白不汚曰皓四皓言行執物曰舒董仲簡易居閑

曰向劉向守死善道曰勝卓思寡欲曰雄揚子審音知化

曰曠巧歷絕倫曰衡子連教易來曰幹管博物多愛曰邊

良史寔錄曰邊

夢李太白

黃山谷謫蜀夜宿歌羅驛夢太白相見于山間曰予往謫夜即  
即于此聞杜鵑作竹枝詞三疊世傳之否予細集中止有請三  
誦乃得之其一云一聲望帝飛花花飛百里明妃雷打圍馬上胡  
兒那解聽琵琶應道不如歸其二云竹竿坡面蛇倒退摩圍山  
下明松愁杜鵑無血可續泪何日金雞救九州其三云命輕人  
鮮鹿頭船日瘦兒門闌外天北人墮淚南人嘆青壁無梯注杜  
鵑

黃庭堅錄家銘

蔡蒙之下彼江一曲有拓生之可以為菽蛙蟻之衣采之盈掬  
吉獨饒澤不涸沙磧芒以辛鹹宜酒宜餼在吳則紫在蜀則綠  
其臭味同遠故不錄誰其發之班我旨蓄維女博士史君炎玉  
按此銘末句言史君炎玉蓋指眉陽望族史氏女名瑛字炎玉  
玉替非資類嗜學類繁賦一不介意善屬文雅女限閨少卿  
出守眉陽關其才約為家嗣子履婦炎玉日游心于編簡翰墨  
平生博覽之勝燕嘆之適與子履詩酒唱酬格調雅久而盈  
隨手自叙次日曰和鳴集而少室之室于山谷老人為始華子  
履寔其親表也因寓書致綠菜為信山谷珍其品以贊誦之末  
句猶古女枝書之褒云此見宋紹興甲戌知縣徐宏中跋

割地

熙寧八年割歸鎮割分水以北地界契丹東西失地九七百里  
其後契丹復包取南不耕地不臨屬門遂敢用兵之嚮夫宋人  
所割分水嶺之地今不可致矣然嘗雁門踰夏屋極目于勿注  
廣武之間而知陞山形如人字一卷中分山南據脊則利歸山  
南山北據脊則利歸山北連人所索必在此地也不然則彼以  
射獵畜牧為業每空千百里之地以養禽獸而顧獨拳于  
此三十里間耶夫宋君可與有為者神宗也余其言曰所爭止  
三十里大臣殊不究本末夫斥鹵沙磧之場遠所歎望虜所不

爭隘險易之間不十數里利害即相望矣神宗但喜其道路  
之不遠而不究域民之大限斯惑也已 山西通志

易地

宣徽南院使郭達鎮鄜延夏人欲以塞門安遠易絳州達言非  
先友二塞不可與遣其屬與夏使議惟言塞基乃復其詣

昭陵

元豐三年富弼相弼托程伊川草疏論仁宗皇帝永昭陵云往  
者營永昭陵時英宗皇帝方不暇未能聽事朝廷惘然不知其  
制失于迫卒不復深究博訪凡不視畫一出匠者之祗謀中人  
之私意以巨者架石為之屈計不百年必當損墜壞中又為缺  
單重且萬斤以木為骨大止數寸不過二三十年決須摧毀梓  
宮之享決不盈尺異日以億萬鈞之石自高而墜其時奈何思  
之及此背寒騰夜其後厚陵始為石藏藏者竊意大臣已瞻昭  
陵之事獨陛下未知之耳今不幸太皇太后奄棄天下之養今  
附昭陵因得撤去缺單用厚陵石藏之制仍更別加裁屬使異  
日雖木壞石墜不能為害云云末自跋云富公見北為此奏願  
以批于文緯之再三其意懇切義不可拒數日之間遂生碩慮  
不克上惜乎其不果于義也遂為忠孝罪人 程子全集

程母

伊川先生作母上谷郡君侯氏家傳云在慶陵時公守 伊川家

人告曰物美翁夫人熱耳又曰物弊鼓夫人曰有推乎可與之  
後家人不敢復言惟亦不復有獲安居

明道子婦

章氏之子與程明道之子皆王氏婿也明道好死章幼其婦先  
生曰豈有生為親友死娶其婦者他日王氏來餽送一皆謝遣  
章欲見其子先生曰母子無絕道然君乃其父之罪人也

蘇程子孫

蘇軾子孫在六合程頤子孫在英山 楊簡吉慶湯客記

孟后語

哲宗娶孟后語曰孟元孫女后孟在女也而以孟元孫女語者  
伊川云自古天子不娶小國孟元將救魯隨文昭公貝州獲  
功官至國練使而在是時止是小使臣耳 程子拾遺

孔文仲聘程頤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謹按通至即崇政殿說書程頤人物纖巧  
天資儉巧貪黷請求無無知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  
不獨交口褒美又至定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  
臣頃任起居舍人屢 侍講席觀頤陳說凡經

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稽一事沈潛緣引借無根之語以推據  
聖聽推難引之跡以眩惑淵慮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啟以無近  
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為

棗林外索 卷三

寔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筵必曲為早後附合之語借如曰

雖使孔子復生為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如曰伏望陛下燕閑  
之餘深思臣之說無忘臣之論又如曰臣不敢于細數陳慮煩  
聖聰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日開陳當為陛下  
三年不言之際願無日無此語以感切上聽陛下亦必勉為  
之慮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遊英學士以下侍講讀著  
六七人願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聖體橫借過甚並無職分如  
唐之王任王叔文李訓鄭注是也

呂申公家傳文仲本以仇直稱然秦不曉事為薄蕩輩所使以  
害善良晚乃自知乃小人所始憤鬱吐血而死

程正叔見秦少時問天知否天運知道和天也瘦是學士作即  
上尊尊嚴安得易而侮之為徒舉以為笑 水心集

游師雄論廟學

武功游師雄景叔張橫渠先生高弟舉進士第一為儀州司戶  
叅軍佐郡有善政廟學居郡城西北隅雄曰西北天地嚴凝之  
氣可以右武不可以興文是不可不遠遂遷于東南 平涼府志

元祐黨人碑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罰元祐害政之人靡有  
佚罰乃命有司美政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以聞得三百  
九人皇帝書而列之石置于文德殿門之東麻永為萬世子孫



成又詔臣京書之將以煩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揚功彰善擇惡以烈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德述之志 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元祐奸黨文臣曾任執政官二十七人司馬元文序博呂公著

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曾布王岩叟梁燾孫輔王存鄭雍

傅光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祜明宗愈安燾李清臣劉奉世范

純禮陸佃並元祐黃履符張商英符之奇元祐

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蘇軾劉安仁范祖禹朱先庭姚勳

趙君錫孔文仲吳安時馬默錢勰朱之純鮮于侁趙彥若孫覺

孔武仲趙鼎王欽臣孫升李周王仿韓川顏臨賈易呂希龜曾

肇王觀范純幹呂陶王右叟權張舜民張闢楊畏陳次升鄧浩

謝文雅並元祐岑象求周鼎路昌衡徐勣董敦逸上官均郭知章

楊康國葉濤龔源朱拔葉祖洽朱師服並元祐

餘官一百七十七人秦國王庭堅晁補之吳安詩並元祐

老王鞏呂希哲杜純張保厚孔平仲司馬康宋保國湯或黃隱

畢仲常安民汪衍余奕鄭侯常立程頤唐義問余卜李格非陳

瓘任伯雨張庭堅馬涓孫諤陳邦朱先喬蘇加龔夫王回呂希

勳吳侍歐陽中律並元祐尹才葉仲李茂直吳厲直商倚李績中

陳祐虞防李祉李深李之儀范正平曹蓋楊琳蘇翰葛茂宗劉

渭欽袁洪羽李斯趙天佐謝鈞袁公道馮伯樂周誼孫中范蒙

中鄧耆甫王傑趙均封覺氏胡端倩李傑李貫石芳植金時邦

執中金極高公應張集安信之黃策吳安陸周永徽高漸輝于

俾張鳳呂諒卿王貫朱統吳明梁安國王古蘇迥禮固何大受

王箴鹿敏求江公望曾行高士青節忠臣紳師極韓浩郁貺泰

布甫錢景祥周侍何大正果寬呂彥祖沈千曾興宗羅昂臣劉

勃王極黃安期陳師錫于肇黃遵黃使正許光甫楊肱梅君俞

胡良矩宗顏張居李修余純然黃才高道恪曹與侯碩道周蓮

道林廣葛輝宋壽岩王公秀王友限潘許安修劉吉甫胡潛楊

懷寶董祥倪直儒蔣津王守劉元中王陽張俊民張祐陸表民

葉世英諸潛陳唐劉經國應克張恕陳升洪芻周錫蕭利趙趙

滕友江詢方迨許瑞卿李昭玘向到陳察鍾正甫高茂華楊青

璋彭醇廖正一李英行梁士龍並元祐

武臣二十五人張翼李仁王獻可胡田馬田馬稔王履趙希英

郭子幹任瞻錢威趙希德王長民李承憲李王庭臣吉師權吳

休復程昌符潘滋高士權李加亮李玘劉延肇姚雄李二基並元祐

內臣二十九人梁惟簡陳衍張士良梁知新李輝譚辰黃鉞趙

約黃卿從馬說曹憲蘇祥民楊極梁頌陳恂張茂則張琳紫彥

臣李偁王故閻守勤李穰蔡克明王化基王道華郭世昌鄭居

簡張結王化臣並元祐

為臣不惠二人三珪元章悖符

右命

今桂高書兵部符脩降勅命指揮立石監司廳崇寧四年二月

月 日明上虞倪元璐題元祐党人碑曰此碑自靖國五年毀

碎遂稀傳本今獲見人猶欽寶錄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

可毀名不可滅也嗟乎漢人之欲不毀更甚于京乎諸賢自凍

水眉山數十人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

姓名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無無往不

福君子也石工安民乞免著名今據此藉覺諸賢位中赫然世氏在

蒲家孟修沐

蒲家孟性修沐每旦封羊十豕十燃燭三百日盥有小洗面大

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漂浴之列活至湯伍斜

張舜民使遠

張舜民使遠見其太孫禧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以為他日必

有如唐張義潮挈十三州來歸者不四十年當見之後如其言

五經及第

黃州別駕黃泳十三年三歲書過目輒成誦大觀二年應童子科

赴闕引見徽宗摘毛詩如南山之壽句泳應聲曰不騫不崩上

以崩字為問對如詩人之言不識忌諱臣安敢復道上大悅乃

歷見後墳爭遺以金錢果餌翌五年賜五經及第

章惇

章惇從哲宗靈駕至成阜陷于泥濘踰宿而行陳雅奏之詔落

程頤

程頤涪州之行族子程公孫門人邢恕與有力為御史楊畏攻

呂大防甚力願自涪歸過襄陽事師甚恭畏在焉

伊川先生之墓洛人畏入党無敢送者故祭文惟張擇范城孟

趙抃

建寧崇安縣崇溪貫于中城達于南却遠迤十里趙清獻公抃

所鑿之時撤徙民居或譏怨清獻輸之詩曰撤屋成河怨亦多

張璠

羅源張璠謂老知臨江軍璠即臨川有清江渡產紙即牒誤為

清江縣下郡抄餘紙三萬璠中有辨之援坊州杜若為比得報

林慶老

政和五年乙未台田林慶老進士第唱名時徽宗頷曰少年臣

陳軒

予何以老稱御筆塗其老字

既寧陳軒嘉祐八年進士歷知福州卒年八十一暮年嘗謂諸子曰吾白屋起家平生不作欺心事今位不副夢其由昔守枕州有違官以一老兵執送府獄杖之此兵年逾七十法不應杖遂聽其贖違官折簡相責不獲已呼入行次即斃杖下至今吾未嘗不以自咎也

六柳先生

長汀王宗哲建俊初調南豐在澤歷泉州理棧韶州教授朝陽丞終灌陽令手植六柳堂前稱六柳先生年八十一

溫豫吳大經改名

政和五年乙未惠安進士溫豫恥與偽齊豫同名改曰華又進士吳天經宣和間詔不得以天字為名改名達若

董敦逸

吉安永豐董敦逸舉進士歷知豫縣弋陽縣俱有惠政元祐中為監察御史出知臨江軍節宗御召拜御史上疏辨瑤筆秘徽出知興國軍一統志

李寧函

高麗李寧善函嘗入朝徽宗以一奇畫示寧曰臣之筆也上不信寧拆裝背果有其姓名

江贊

崇安江贊叔圭初游上庠著名易學父死廬墓築石峯山巔政

和中以八行徵三聘不起時少微星見遂賜號少微先生嘗取司馬元資治通鑑約舉其大曰節要終隱邑之蘆峰

孟子弟子從祀

政和五年三月十四日封孟子弟子樂正子克利國公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與伯浩生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斯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樂昌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丘蒙頃城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益成道萊陽伯季孫豐伯子叔承伯承東路有豐附祀先儒二人昌黎伯韓愈宋司空孔道輔

皇子狀元

政和八年策進士加王楷第一揚州王昂次之以親王為標昂為首

大觀茶論

徽宗著大觀茶論云看地倒生之類不一蓋草木向下而尾向上也然以茶而先穀粟稻桑木其好乎

徽宗別號

徽宗上章青詞自稱奉行玉清神霄保仙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主群臣上尊號曰玉京金闕七寶元臺紫微上宮靈寶至尊玉宸明皇大道君 蔡條國史後補

決策伐遼

宣和六年將興金伐遼十二月陝西地再大震初命左司郎中黃潛善往視厯不以圖權戶部侍郎汪彥伯代之涇原等州人詭第令在所賑恤而已及期又大震伯彥往視亦報不為災權官伐遼遂決卒敗宋者二人也以報不寔故史不詳見岳珂程史群書淵海

欽宗青城

欽宗在青城詔京師曰大金軍已登城欽兵不下保安社援全活生靈恩德甚厚云

欽宗在虜營有批字取應用物未云且煩應付仍書名字押又令

王宗沔持御批賜大尹王時雍云某之宗公等所悞死事新主

勿思舊君內中小庫金銀盡搬來以為渡河之費又齎劍御批

祖宗創業凡二百年宗廟社稷一旦傾危父子親族不相保痛

哉痛哉皆因諸公悞煩內藏假錢一百貫收買下項物出京應

付其甚幸甚休思舊主善事新君去期有日相見無緣春暄付

尚書時雍

大相國寺智海禪院僧守一為金人邀詣塞間佛大慈甚喜約

以北行僧告歸治裝比還寺浴單登座別眾坐化咸異之虜道

二十一人持香入寺供佛賜金千緡以葬徐夢莘北盟會編

貞婦塚王婉容

徽宗北狩虜迫王婉容為子婦徽宗云好事新主婉容誓不二

主遂刎馬虜都宋之大臣無恙者因禮荃樹碑曰貞婦塚前吳

北使

靖康之變帝子王孫宮門仕族之家陷入金虜沒為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禪子五斗令自舂米得一斗八升用為餅糲歲支麻五把令舂為糲此外不聞一錢一帛之入矣男子不能緝者終歲裸體虜或哀之使之執爨雖微有暖氣旋出取柴歸坐火邊皮肉既落惟喜醫人銜工之類尋常圍坐地上視以敗席客至開筵引能樂者環列奏伎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利柄往往餘病相枕而死

輸幣

欽宗末輸金國帛一千萬沙縣節兩以鳴鑼考主簿使虜營留五十日見虜分幣自粘沒喝以下至于步年分絹各五十匹計朝廷所出之數以千萬為準則盡虜人之數不過十六萬餘况或陣亡或疾病或以事選或隨軍供戰具其得絹亦與粘沒喝等以諸色人等所占之數當與戰卒中分則虜人正兵不過八萬當其分也數同物異金人得錦渤海浹綏契丹得禪機之類而而九州所得者雜色而已爾言于高宗又云外夷之巧在文書簡、故連中國之患在繁在文書繁、隆太祖太宗之時法嚴而全速事簡而官清未嘗旁搜曲引以稽賞罰故能以十萬精

兵混一六合自是厥後群臣無可議者今日敷一策明日敵一策繁冗瑣碎惟恐不備此文書所以益繁而政事所以益後也此宋會盟編

李若水

李忠愍公宣和壬寅歲大名之元城有村民持書至曰聞大王有書公甚願得視其紙云上元城尉李尚書漢前將軍開雲長押諸氏何自得之云夜夢金甲將軍告其曰汝來日詣縣由某地遠看鉄冠道士索取聞大王書來與李太尉既覺驚異勉如其言果遇道士得書公發書其間皆豫言精察禍定以事涉愆即大其書作詩紀之云金甲將軍傳好夢鉄冠道士寄新書我與雲長隔異世翻疑此事大荒虛公後果賁顛卒殉國城之禍其子浚淳記其事 郭象登軍志

李若水母 氏康王使金畏金人反復潛歸道曲周經母莊飢渴甚向母索漿飲母入曰官人何來王曰吾為商于海相間為金兵劫擄至于此母曰官人非商賈也造有胡騎來追問康王由此過否吾已告之曰已過此兩日矣進吏舉鞭擊其鞍道可惜可惜遂回去大王安心因進酒食王問其姓氏泣而不言再三詰之母曰妾之子李若水也死于虜吾見得為忠臣妾不恨矣妾聞滋相在迎有宗澤在為食足兵強天下事尚可為事大王勉之因出金銀數兩獻王王受之相泣而別

若水衣帶中詩云胡馬南來久不歸山河破破一身危功名誤我等雲過嵐月驚人和雲飛每事恐遺千古嘆此身甘與眾人違思量惟有君親重血淚紛紛染客衣

太學生祭李若水文 皇穹將傾天柱必折大地欲仆太岳必蹶公人中龍肯臣犬豕賊據床上天子在下公抱帝躬嚼齒大罵公于是時皆裂髮立於坤畫昏鬼神夜泣欲賄清鄉人萬其身萬人何多一世猶輕吾將提長劍而登太華扶海雲而登蒼天惟泣盡而繼之以血安得吾清鄉之復然

唐恪

金人偏百官立張邦昌觀文殿大學士太乙宮使錢唐唐恪致吏署名仰藥死

陸棠

楊龜山先生婚陸棠初見先生容貌莊整端坐不動每來必如此以此善之一日引入書院坐久忽報客至先生出接棠鞋坐如故宅眷壁外窺之大致異驚棠別去家人以告先生愈為所取以女妻棠建炎四年建州民范汝為作亂棠入其黨中賊平械棠赴行在道死

張邦昌

張邦昌元符三年庚辰甲科第三人建炎元年邦昌伏誅削其名籍陸是科第四人福清林適為第三人

遷柳橋

徽宗北狩經豐潤縣西石梁見河水西流忽動柳思曰吾為亂世之主後世必能力伸此寃令我回京矣因不食而去今名遷柳橋

泥馬

寧津縣北十八里大柳店高宗為康王時質于金後還中逢馬驚墮野叟牽一馬謂之曰此馬可乘不可飲行至店北馬渴不可刺入溝飲水頃之遂成泥矣迄今相傳泥馬送康王寧津縣志康王泥馬延津縣南一里飲水即灘化今地名馬灘延津縣志

蔡京

蔡京死後四十二年遷葬皮肉消化已盡獨心胸上隱起一凸字高二分許如鐫刻所就以大奸誤國之人而有此祥誠不可曉也

陳彥才

年陽陳彥才用中宣和進士與秦檜生辰偶同檜再相注選連江金彥才戲作詩命賤安能比巨公偶然年月與時同只因日上差些子甘向連江作釣翁後歷知泉州

李文會

昔江李文會端友建炎二年進士權叅知政事後調筠州從江州注金剛經撰三教通論第御史時劾時賢以竭秦檜故時論

不與

李遵項

夏主李遵項先狀元及第

楞嚴要義

蜀人范東叔自云在學者時晨朝必誦楞嚴陳君舉與隣省問念佛為誰東叔拱而後對君舉戲曰吾以為若卒所誦尔東叔因言誦此三十年矣余請問東叔要義安在東叔沉思久之曰如難候鳴雁聽東方已有精色此是透摸到緊切處也

南渡

高宗南渡至湖州烏程駐蹕召諸侍臣數十人宴董氏樓下賦詩

詩

閻勅奉太廟主

涇州閻勅為主管步軍司金人南侵勅先守洛陽奉太廟神主歸于臨安平涼府志

徐神翁盜行

徐神翁鎮戎軍人今平涼鎮原也人謂之徐賊少為盜取人財物必遺留有道者聞之以為可敬以修煉飛昇之術居潛夫山洞中建祐德觀今北城有址為後召見京師居天慶觀即宋史考之可知已鎮原大抵多盜是謂神翁遺風云

宋澤

高宗之南渡也中原之事一委于忠簡及中原克濟而高宗乃無北還意忠簡以中原無所倚因請以信王榛為兵馬大元帥信王榛者高宗親弟也黃潛善汪彥伯輩輒謂其有異因遂有門下之命雖曰尊任之然實奪其權家傳國史皆不善其事蓋諱之也

宗澤遺表曰心期許國每輸扶履之忠死不忘君猶積忠闕之意視魏將高子形體精忱願達于冕旒中辭伏念願以朴忠臣受如洲聖自困蹟羸弱之際付以寇虜往來之衝適遇陛下出德元戎警臣粗著勞故坐陳密計俾臣入規并前後計謀繕成一冊隨表彙封授進以聞臣下情無任瞻天仰望激切屏營之至

范宗尹

范宗尹自中書舍人遷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即以尚書僕射同平章事年三十自漢董明以色幸年二十四而為太師其後宰相之年少未有如宗尹者也春明稿秦檜北歸宗尹力薦徐學錄

張仲熊

張仲熊叔夜之子後事劉豫

南相

舊制御膳進一百二十匙粥聖裁作四十匙上即祚又加裁省其後早晚共止一手不過數品此幸東南駐蹕郵解兵火之後

屋宇闕雖久亦不修葺中宮未遷妃嬪有名位者才二三人其餘宮嫔并有職掌者通不及百人而三丞相則不熱孝經秘藏過於國帑乃身自奉養侍妾歌僮極于美麗每宴客有餅必至百品過出則厨傳數十楹其居福州也張浚被召贖行一百二十合舍以朱漆銀鑄粒色樣致如一皆其宅庫所有也呂頤浩喜酒色侍妾十數夜必縱飲前戶侍郎韓招家富三妾俱有珠色名聞一時招死諸大將以奉賂取呂用數千緡得一人號三孺人大寵嬖之初則專預外事公然交通韓氏中外因以謀進時呂已六七十矣趙鼎起于白屋有朴野之狀一旦拜相職為屬仍別起大堂奇花嘉木環植周圍堂之四隅各設大爐為異者數種每坐堂中則四爐焚香烟氣氤氳于坐上謂之香雲又艱難以來堂饌菲薄禹增厚十倍日有會集侍從持帥下

連宦寺每日費者直數十緡酒饌尚不計也其後鼎坐臺踞倚職守泉累章數千言而乾洪都督數十萬緡窮用激賞厚錢七十餘萬緡有臨安府什物三千餘件乃章一事命下人皆謂為必辦而不辦也朱文公集

羅從彦

羅從彦著遺光錄八卷于書楷筆自為序候述本朝事南宋嘉定間知南劍州事劉允濟錄之上于朝又從彦止後為修其墓郭義重

紹興十三年在莆田郭義重尋行立雙閣于所居之前歸白簡  
朱樞所宜本

三星集

李仕道編雲錦三星集命朱升字文慶中并使金十五年而歸  
自題集後他由三川絕所經客途歲晚任飄零細源未得窺三  
峽使節何容比三星蓋萬施松漸弱質兼茲倚玉惟珠形既名  
李杜吾安敢千載公言有汗青

龍可龍九齡

初龍可伯康臨京師華飲市肆方呼大樽趙九齡次張旁行  
過之龍與伯康不相識做追止次張幸其臂迫與共飲次張之  
父將守官河東方以疾聞次張以寔告伯康曰母苦乃翁疾行  
瘳矣子可人意若為我姑少留次張不得已從之冀強笑取飯  
踏從輔傍若無人次張固已心異一日行城外過麻村觀大閘  
之所伯康初然曰子亦善射乎次張曰願上好之而不能精也  
伯康曰姑試之次張從旁取弓挾矢以與十發而中者六七  
次張心頗自喜伯康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相屬十發止一  
差者次張驚曰子射至此乎伯康曰此亦何足道乎軍萬馬頭  
目轉動不常意之所指猶望必中况此定的又何惟乎次張吐  
其舌不能收指其地而謂次張曰後三年北國皆胡人子始  
識之火龍騎日飛雪滿天此京城破日之兆國嗚呼長嘆不能

棗林外索 卷三

自崇禎三年京城失守其言皆驗中原雖流伯康自是不復見  
矣蓋長亂之際或死于兵抑有所奮而不能成也次張每念其  
人言則歎惜紹興初韓世忠拒虜于淮西力頗不敵次張獻言  
乞決淮西水以灌虜營朝廷易其言而不之信已而虜師俄退  
世忠力請留戰虜商使謂曰聞南朝欲決水以灌我營我豈落  
人計中次張言雖不用猶足以攻敵人之心者類如此次張亦  
嘗為李丞相所辟得承務郎即督府罷次張亦徑歸大駕南渡次  
張備居陽羨故持去飛書報丞相軍中次張識其人于行伍言  
之必相信信補軍校後為統制過大駕退未幾與諸將彷徨江  
上莫知從遣又乏糧將謀抄掠次張聞而竟往說飛移軍陽羨  
州給之食飛得無他而州竟賴焉人有言次張生平於趙丞相  
丞相喜欲用之復有謂之者曰此人心志不可依使其得志必  
為害據丞相疑阻而止次張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死昔蔡政  
用公蔡慶為子言其人且曰我嘗荐之朝廷諸公皆詰我子臨  
人正士何為善此等在生代因告之曰吾儕平生譚王道說詩  
書一日請用從容朝廟執耜紀綱可也至子非難解於倉卒萬  
變此等始不可少吾儕既不能辦而惡人之能辦是起天下以  
無士而期國事之必不成也是為可哉予嘗大國公之名異二  
生之為而惜其居嘗欲傳其事而不能詳因嘆曰世之豪傑個  
儂之士沈沒于困窮不能自奮以為世用欽用而卒隕于疑忌



如二生者寧有限哉然自古亂離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蔚然自赴功名之會如運炎樞輿之間誠亦不少雖或屈而不用用而不大不終未四十餘年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記事之文可少乎哉

使金得返

使金得返洪皓朱弁張邦其不送者陳過庭聶昌圖馬林滕茂寔惟從親行可郭允適

書地

運炎初書地河北失恆代汾晉太原等郡河東失真懷衝潯等郡符為師潰僅失新復之地楊楚濠泗尚列成相望陽恩退撤唐鄭之成

趙鼎上寔錄

趙鼎上神宗寔錄五十卷舊文以墨新修以朱剛出以黃自後進書率如此例 李文英北朝名臣錄

該遺曰即范仲朱墨史以丞相上之也

太平樓詞

紹興中和議既成義烏黃中輔槐柳題太平樓詞曰漣血為詞披肝作紙片言誰讓千秋快磨三尺欲新倚臣頭自恨草茅無路望九重如在瀛州與長嘆無言取空抱濟時憂 休休休真可慮才如李廣都不封侯奈伯即斗酒翻得涼州盡道遠庭

以鼓誰知老子能<sup>同</sup>可造等未建：德太平樓中輔幾中福晚號伯高居士名齋曰轉<sup>仕</sup>有韻編十卷

秦檜

江寧縣志甲科秦檜政和五年秦檜紹興十二年秦檜秦檜俱紹興二十四年項一甲第三人繁兩府親屬係第一人恩例

秦檜妻王氏封兩國夫人陳已舊所得恩數之未得者自稱冲真先生王位時曰執政曰婦人安得此親執政不能聽後王氏元竟奪先生歸 陸放翁集

紹興二十六年三月己丑進士梁勳伏闕上書言北事送遠州

編管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渝定議耶

金人張師顏南還錄載孫大勇疏備言遺檜聞我

秦檜于野檜曾孫新州通判嘉定辛巳金人陷城同知州李誠之俱死于浚澤亦死詔封顯節侯諡義烈

秦檜嘗為密教程公與知密州葛試宏詞時定夫昨過密與之同飯于程奇之樓胡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秦為對云其人類首文若又云無事不會京城破虜欲立朕邦易執政以下無政有人議惟秦抗論康侯益為其所為力言于張德遠諸公之前後秦自虜中與關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致往逆論

國政康侯有誦挽經筵之召則泰之薦也然其雅意豈不欲就  
是時已窺見其微隱一二者雖屬政以老病辭後泰做事太味  
既則康侯已謝世矣朱子語類

陸士規能詩泰檜之門客也來自湘楚蜀檜以少楫不與接  
見小相編其過黃陵廟時東風吹草綠離：踏出黃陵古廟  
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檜賞不已待之如初  
東陽曹冠征兵甲戌第三人權太常博士坐泰檜黨累尋宗朝  
將旨再試中進士己科遭知柳州告老轉朝奉大夫致仕

南渡耆修

南渡後用度耆修詞臣革一制賜至一二百金

臣庸

高宗稱臣于虜宋史諱不書但謂之和胡銓封事云朝廷事執  
盡為陪臣桐廬主簿東陽賈述佐泰亦曰陛下為我人諸侯臣  
為犬羸陪屬

岳飛

岳飛題翠岩寺詩秋風江上駐王師暫向雲山嘯翠嶽忠義心  
期清塞外功名直欲鎖邊圻山林噴聚何勞散沙漠群光定被  
秘行復三京迎二聖金蒲盥塔盡擒師  
寄厚園慧海云臨浦廬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男兒志  
扶王室聖主壽師城虜首功難要刊燕石上歸休休伴赤松時

丁字寄語東 老蓮社從今着力修

小重山昨夜寒風不住鳴回夢千里已三更起來獨自繞階行  
人悄：林外月籠明 白首為功名舊里松山老阻歸程欲待  
心事付瑤琴微者少絲斷有誰聽

饒州魏石山魏石山前寺林泉勝境幽紫金諸伴相白雪若僧  
頭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我來屬龍語為面釋民憂  
貴池縣齊山詩經年塵土滿征衣得：尋芳上翠微好山  
觀未足馬蹄催起月明歸

送友人詩南渡已三紀衣冠今幾存去國教存力全身聖主恩

五岳祠盟記自中原板蕩夷狄友侵余發憤河朔起自相臺德

發從軍歷三百餘戰雖未能遠入美荒洗蕩巢穴亦且快國仇  
之萬一今又提一旅孤軍振起且興建荒之賊一鼓敗虜恨未  
能使匹馬不回耳故且養兵休卒蓄銳待敵嗣當激厲士卒刻

期再戰北踰沙漠殲血虜廷盡屠夷禮迎二聖歸京闕取政上  
上版圖朝廷無虞主上奠枕余之願也新朝岳飛題

廣德軍金沙寺壁題記余駐大兵宜興沿幹王事過此沿僧寮  
謁金仙徘徊暫越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往然侯立奇功殄醜  
虜復三京迎二聖使宋朝再振中國安強他時過此得勒金石  
不勝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飛題  
東松寺題記余自江陰軍提兵起發前赴饒郡與張拓討會合

岢嵐山路殆及千里過所門西約一舍餘當塗有一善所問其  
僧曰東松遂邀後軍王國棟并華屬隨婚為觀其墓址乃鑿山  
開地刻立廟廡三山環繞勢凌碧落萬木森鬱每掩烟光勝景  
滿涵寔為可愛所恨不能發曲道柱進俟他日殄滅庶賊凱旋  
四歸復得至此即當聊結善緣以慰善僧與歐元仲春十有  
四日河朔岳飛題

永州初魏大營解題記權湖南帥在飛被旨封賊曹城自桂嶺

平蕩業六二廣州相志皆安妥痛念二聖遠狩沙漠天下靡寧

誓竭忠孝頓社稷威靈君相賢聖他日掃清胡虜復掃故國迎

丙宮運朝寬天子宵旰之憂此所遊也願蜂蟻之群豈足為功

過此因留于壁紹興二年七月初七日

孝察朝復岳飛官誥忠愍淳熙六年改武穆寧宗嘉定四年追

封鄂王理宗淳祐六年改諡忠武制曰李將軍口不能言聞者

流涕瀟湘如身雖已死魂若猶生又曰易名之典雖行議禮之

言未一始為忠愍之舞旋更武穆之稱獲觀中興之舊章灼知

皇祖之本意爰取危身奉上之寶仍採戡定禍亂之文合此兩

言節其一意普孔明之志與漢室子儀之允復唐都維計效以

或殊在素心而勿異畫之典冊何堪今古之同 賴及子孫將

與山河而永久

岳飛孝宗初議忠愍能改武穆理宗復改忠武已太學中復繫

岳氏降為土神景定二年從監學之請改諡忠文廟曰忠顯 蘇志

贈岳雲初降係在祖而為劉氏直知事憤背之成李廣信嚴而

戰自以不忠對刀筆之吏既邦誣之罪白豈功令之愆忘故違

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贈安遠軍承宣使岳雲忠本家傳才

為世傑業名父之算膽折賊虜之天賜為華表忠肝可見地

營集練奇福遠與早悲戰骨之零飛霜豈料戴笠而見白日懸

忠魂于林木新我賊于師壇廢不節之不磨亦九原之可起意

引劍野痛世已知社部之冤結草酬恩尚思補火之報何以重

泉之永隔而忘許國之初心可特贈武康軍節度使餘如故

連南夫

和議初成金人歸河南陝西故地知補州連南夫賀表云不傳

亦信其然豈然雖廣濟之十三州昔皆吾有燕商於之六百里

當念爾救由是得罪

賈廷佐

賈廷佐子野真定人博學多聞到殺有大節宣和二年入太學

會金人犯關隨父洲應驛南渡家於東陽登紹興二年進士

除左地功郎嚴州桐廬縣主簿時金遣使張通古偕王倫南來

詔諭江南為廷佐一再上書累數千言書曰臣聞孔子之言

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者未

聞褒於夷者也夫華夏之可貴夷狄之可賤經書所載昭然不  
可誣也恭惟太祖太宗以聖神武畧平定海宇創業垂統為予  
孫萬世之規模陛下嗣守基緒遭丁艱阻正宜不負所托銳意  
撥信威夷虜功先祖宗為中興之聖帝倘一委靡偷安專主和  
議信王倫之說奉夷款之詔則腹祖宗之大烈所謂變於夷者  
雖傾三江之水不足以滌其穢後將議陛下為何如主哉陛下  
以天下之有兵可戰有將可使有賦稅以為財用有人民以為  
依附有人才以為任使若以久遠治安為念斷然誅王倫以懲  
其賣國拘虜使以消其悖亂然後上信天命下符人心大赫斯  
怒決意行師則漢高迎太公之策也奈何捨此教者聽信王倫  
詭詐之言輕以萬衆之尊臣事夷狄此天下洵所未喻也臣  
不知陛下持講好稱臣以中興耶將發書講武以中興耶將聽  
虜人之命以偷安偏方無復中興之意耶臣以為桐廬一簿官  
至微也敢越職犯分議論大廷大事死有餘責臣聞道路之  
口謂王倫賣國致虜使名江南詔諭是指吾中國謂之江南既  
曰詔諭必有虜詔以詰陛下如陛下近遣使臣李棠往江西事  
體一同其輕辱我宋自古以來所未嘗有昔富弼爭敵納二字  
至于死拒今王倫為使要虜以詔來不以為快而謂之功臣是  
以盡不安食夜不安寢義當歸天取死不忍見陛下天日之表  
龍鳳之姿為戎人諸侯取笑萬里又不忍見臣持為犬豕之階

屬嗟乎此天也祖宗之天也一朝盡化為夷狄之天可鞠此地  
也祖宗之地也一旦盡化為夷狄之地可才無天可載無地可  
履雖生不如無生之為愈臣所以痛悼於心越職犯分號天以  
取死耳臣聞端拱二年太宗以夷狄猖狂下詔求言曰雖朕計  
之於心固有成算又念合於衆慮則無失謀慮有才抱經濟識  
洞古今明當今控制之宜通前代倫繫之術朕當虛心以待前  
帝以談不以流遠見遺狂直加罪嗚呼祖宗之念慮其詳審不  
妄發也如此况當彼疆場恃小警耳猶不敢自任以今日虜人  
不避名以起其可不與天下共圖之豈陛下自有一定之論  
畏天下之異議哉大臣憂謀心知其非保守祿位不肯正言但  
曰此前人之議耳此聖意所主耳國有大辱勢將傾矣莫之能  
救猶謂國有人乎臣竊料虜使之說必以歸中國之所當歸還  
河南之故地嗚陛下以拜彼之詔此雖三及之童以為詔我耳  
天下之氣勢而敵則講和之易成我弱彼強則彼吞我為心何  
和之有以項羽之氣百戰百勝約和於漢割界鴻溝已而項羽  
解兵謂可高枕有溝東之地無何口血未乾張良陳平議以今  
漢有天下大半此天亡楚之時不因其衰而取之是養虎自遺  
患也於是追項羽以并天下此能保其和好久遠乎又若六國  
之君割地奉秦以求和秦陽和而陰傾之追亡逐北因利乘便  
盡有六國之地此能保其和好久遠乎嗚呼恃強吞弱自古而

然狼子野心尤不可測十有二年之間以和之說必以歸中國之所當歸還河南之故地戲我書皆空言無一語信違延至今遂有詔諭之使萬一拜彼之詔則異日號令必從虜出必將斬令我罷其帥還其舍納其意兵有辭而未是陛下歛手以天下與虜將無置難之地矣不然則天下和于左袒將有不勝憤懣如勝廣軍爭出以競鹿天下亦非陛下有也陛下當彼之時雖悔無及為陛下驚全之計宜如臣策上信天命下符人心大辨斯怒決意行師則取陵復以迎父兄復境土以雪大恥何難之有語曰時哉不可失今虜使名以詔來三軍憤士大夫憤民心憤莫不願為陛下死天其或者以此激我不可知也陛下若不恤衆心之不平但從委靡從虜則天圍視而視將不怨虜而怨陛下矣可不為之寒心哉陛下無為我弱不能與虜角若天已棄難終弱若天未棄難終強陛下至此當照我虜說我以和遂大奮發以決於天漢高帝與楚七十戰敗北者屢矣靈樞之役室家盡亡蒙陽之役賴紀信免徬徨無聊失職之人耳然卒能致境下之捷以王天下惟全釋者能攻堅強陛下若不恤怯決意用兵欲致中興則布卷胡虜為漢高之勝直易事耳陛下無謂我將我兵非虜之敵師直為壯曲為若王莽以百萬之衆攻漢有甲士四十二萬人有能為兵法者六十三家旌旗輻重千里蔽空又有長人巨無霸者以為量尉人有猛

獸虎豹之屬以助威武史謂自秦漢出師之威所未常有然先武於魏笑爾以兵三十敗之于吳陽豈以多寡強弱論哉陛下二三將如岳飛韓世忠皆忠義可使師之曲直又不待言而論若決意於戰則陛下以少破衆成先武之烈直易事耳所謂初若轟一惟有志者事竟成也臣不勝大願陛下念祖宗創業之不易思後世清議之可畏斷然有意于撥亂拯不測之怒行不測之威誅王倫拘虜使以快天下之心以振士民之氣然後下令決意用兵以雪大恥以復境土遂遷大臣為大夫權以治于內召還王庶以監督諸將為元龜以治于外則中興之業指日可成與數尤石晉之計萬一不倖也臣聞王庶忠勇有謀將士無不服其威名此六陛下中興二十八人之一也其可舍諸韓愈曰凡此發功惟新乃成今日欲為先武欲為石晉全在陛下斷不斷之間臣忠義所激歸天取死願陛下試與大臣共圖之萬一因臣微事及禍為福非臣之幸乃宗社無疆之休不然甘心受脣訴于太祖太宗耳干冒天威臣無任殫述待罪之至書上以官卑不為奏摺所忌幸免竄逐累官大理司直通判湖州台州建詳定司勅令所剛定官後知虜州遂致仕卒贈朝奉大夫所著有善願集愚齋雜著若干卷元吳師道題其画像云水史當時內外之臣如李綱王庶曹剛張焘吳敦復魏紅許忻趙雍胡程朱松張漢凌景夏常明范如珪李邦彥方廷寔梁汝嘉

蘇符蕭振薛徽言之徒章疏昭見而廷佐曾不得齒名其間宣  
以小邑下官在所略耶親矣之集禮議今亦無改世如誦胡公  
銓之書而不知有公惜哉金華府志

鄺瓊

宋將鄺瓊降劉豫及豫廢從宗弼元本南侵嘗語同列曰瓊每  
見元帥臨陣督戰矢石交集先嘗指揮意氣自若身不難將  
士孰敢愛死宜其所向無前也江南諸帥才能不及中人每當  
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嘗召軍旅易置持杖僅以  
一介之士持虛文翰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裨是以智  
者解體愚者喪師幸一小捷則露布飛馳增加俸級以為己功  
歟然將士縱或親臨亦必先遁而又國政不綱終有微功已加  
厚賞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誅即不覆止已為大幸何能振起耶  
時以為確論瓊降金歷武寧軍節度使瓊次子權字子興家安  
陽歸澤水野翁能詩文金大定十年進士官著作即權子復亨  
本和丙寅進士官編修

歲款

真宗景德元年道遠編二十萬匹銀十萬兩於雄州霸州安南  
軍置三榷場仁宗增至五十萬徽宗宣和甲辰遣金人婚  
二十萬匹銀二十萬兩解鑿二十萬斤拷栲例五番軍送又代  
輸燕京稅物絲綿雜物一百萬貫內絲綿並要燕京土產

高宗紹興壬戌初議和歲銀絲絹各二十五萬匹兩

孝宗紹熙歲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江絹十二萬匹各重  
十兩浙絹八萬匹各九兩正旦生朝遣使每歲禮物金銀十兩  
銀器萬兩絲絹千匹又有腦好香茶等物及松觀香茶藥物菓  
子帶帛雜物不預焉外遣使使禮物又倍之又起發正副使土  
物之費正使五百貫銀器各一百副使四百貫銀器又公使  
合鑿守錢上節十五金絹十四匹中節各十之下節各五之又朝  
拜四程宜賜等費正副使各二十五金并腰帶筭馬四程茶藥  
各二兩銀合送賜在于外

宋先良

紹興九年方庭實為三良淮北宣諭使至西京謁先陵見承昌  
而下皆過驚祀泰陵至泰寢庭實解衣覆之帝曰痛哭者十  
月禮部言永安軍等虜今已以復委知軍詣諸陵逐位檢視永  
定永昭永裕泰陵並無損劫永安永昌永熙神臺裂損柏楹  
柏樹

註遺曰方庭實之哭陳禮部之飾奏並觀自見

孔廟像贊

宣聖及七十二弟子像贊俱高宗撰并書其像孝公麟西伯與  
十四年正月改岳飛第為太學二十六年刊石於太師尚書左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之石在仁和縣學

明吳訥以禮部說磨去其大將題其後

賜揚沂中存中手書見家藏石刻 原有日月失抄

近降親筆責卿破賊以卿忘身殉國必能體朕此意今聞逆麟親統賊衆衝突廬壽是天以此賊遺朕俾卿首建奇功之時也卿其合軍戮力鼓率將士鏖戰取之副朕平日恩顧之厚不可失此機會併遣後患故此親筆卿宜知悉

連日聞破賊已從霍丘謀渡若有舟楫必不多一行軍兵若小想非一日可過料卿行軍之速必能及之若是淮水有淺處可以徒涉而過則王師亦可涉過惟追擊出其不意是一機會即日可稟張浚著度事勢併力前進是卿收大功之日也

朕昨在哀迷殆無生意勉從眾請姑視政機觸事無聊悲傷可述卿朕之腹心義均一體懇惟痛憤可同切於懷宜思奮揚雪吾大恥政茲親諭所宜悉之

近據諸虜探報及降虜面奏皆云元水興龍虎議定欲誘致王師相近亦都併力一戰卿切須占穩自固同為進止虜或時遣輕騎來相誘引但挫其鋒勿貪小利墮其詭計俟有可乘之際約定期日合力並舉以保萬全

覽卿奏已渡江暫駐兵四川比得韓世忠報提兵往淮揚可審度事機若當應援即一面策應宜以保國為念勿分彼此岳飛近奏留王貴等在蔡州已過順昌由淮西前來奏事俟有定議

議即報卿如特遣親札諒宜體悉

得岳飛奏措置班師韓世忠已令各軍進兵岳飛同兵相度如機會可乘即約期並進如未可亦須駐軍相近救護相接勿致為賊所窺卿可急遣人與飛騎議定卿一軍所向庶幾不失機會也張浚初二日發火頭初三日起發前去和州卿可星夜趕程前去會合不可時刻住滯有誤國事具知奏奏四日申時付沂中

得韓世忠初七日奏見駐軍淮陽城下并促獲淮陽告急天使稱已乞兵東東南來極力來援卿可以世忠期約擇利策應毋失機會初遣卿行與岳飛合力今飛方赴行在奏事世忠見已出師國事一也不得報分彼此遣此親札諒宜體悉

覽卿十一日奏前去徐州與韓世忠相為援應兼欲到徐親見世忠議事深見卿忠純體國在淮陽西北虜人來援恐先犯卿切須明速斥檄常為大敵之備仍與世忠勢力相結進退之間豫相約勿各自為前却皆成孤軍已親札付世忠密告以專遣卿竭力應援或令協和以濟國事再遣親札諒宜體悉

元水復窺濠州朕已降手札與韓世忠張浚皆於濠州附近勉期同日出戰卿等各體此意不同前却卿比之他人更宜為朕出力想不待朕言也言劾想已到軍前卿家中平安朕常使人照管報卿如十日比報偽兵節次渡淮已令先世張浚併兵破

賊御等各宜竭力協濟事功到朕平日眷待之意策勉策朕不  
敢吝故茲親筆御可悉之以上付祈中

楊文文字二件付御可仔細看其間曲折因張去為面說御可  
熟思合如何處置御全委來本欲召御面議恐彰其事所降文  
字却付來楊名已送大理寺實禁聽候候指揮

昨日行門來鑊騎弓前後箭滿不破體殿侍時通都唱前箭一  
指渡箭三指皆被倭御可理會自今復列呈須管實喝如不實  
殿侍決配取逐人知奉付殿侍以此

和州賊遁去已降指揮令李顯忠追襲可速遣人去與顯忠可  
惜不勤保縱令自去須是連夜前去追趕

若以買堪好可修作戰船有百姓海舟亦可買二十隻或三十  
隻造船匠人並和佳百姓不須後軍兵可先次計料二十隻物  
料要在北處江內擺泊若先要錢以買材不便來請每船載甲  
兵五十人棹梢在外只可用克敵了可差人於平江府計

會將燦友如無礙候人回看自到來理會餘賊數御前請  
古武大夫采州團練使殿前司後軍馬滿真於今月初八日忽  
患嘔中不省人事此是風熱眩風丹三十粒只作兩服用生薑  
汁少許調成膏用米水化下冷水大盞內并蒜共半盞來服之

看如何若有人事遲來道切不可失之必死  
已令朱夏卿足銀三萬兩付御等軍支散隨軍橫出戰傷中人

并降止人家屬御可躬親逐一夫賜仍子細契勘所失止人數  
并鎮江見在人數密具奏來

御以心膂之寄蓋護諸將乃邊形懸避未悉至懷可專意指畫  
惟奉付為荷若有不率令者具名以聞復不可欺情容庇也除  
軍事外不得再有陳請以上付存中

高宗宸翰初做黃辰聖劉像亦使人習友聖書近臣御億年恐  
緩急或致亂真奏止之遂改學米芾體至紹興初又改法二王  
功臣碑

楊存中故妻而於金遣人取之以再娶趙氏常置平江別宅韓  
世忠先送劉張後妻送自京西惟岳飛聽妻在楚州世忠令飛

取之飛曰覆水渡河之日留臣妻侍老母不期妻兩經更嫁臣  
心竊恨之已與錢五百貫助其不足恐天下不知錄也北宋會  
恩叫亭

紹興十二年十二月陝川宣撫司自河池移治利州城之西北  
隅有亭曰清輝危山東嘉陵江已廢為新之鄭則中易名恩叫  
亭記曰覽長江之險思營田之利寔有感於斯亭夫嘉陵之源

發于鳳之大散旁由故鎮線統瀘關瀘崖而出力不能載自漁  
關下武興博三泉南流二百六十里至於亭下又順流入關東  
走安漢渡越於合之漢初則會東西二川併勢壘瓊峽之道爭  
門而出回視瀘關不知其高幾里皆終歲滑鉤之所浮水既不涸



平流皆因地而淺深自曉順逆教至激閱之樂水既石離者六百有奇石之虎仗數奔者又崎嶇難於踏灘之間米舟相啣且盡北險率破大竹為百丈有力者十百為群背負而進灘怒水激號呼相應即立不得前有如竹斷舟退其過石而碎與日俱入者皆蜀人之脂膏也武侯以軍慮未定之盡頻年兵出皆以食盡而竭則西南諸餉之艱蓋千古矣塞卒十萬今皆塞了掩甲而斷吾誠能借其餘力難開外卒以平歲變田為準不計狼夷第得粟一鐘即或涇渠三鐘之力此當所臨流之所深念者云云按紀監何叫作劉中墓誌云關外四州及與府大安軍行營田之法所營至二十頃除報種分給外寔入官十四萬一千四十九斛而餘所墾田五百六十七頃歲入萬八千六百十餘斛不與馬始知忠愍思叫亭不虛作

楊憲

楊憲憲泰檜附下罔上士大夫聯為函簡詳言憲傳檜意旨為多也初守宣城表第王疾調斬水令過之留飲醉而謂憲曰嘗于呂丞相處得公頃歲所通書願及泰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憲聞之色如死云遂留矣不聽去會憲移守金陵宴監司大會樂守卒皆憲矣即青溪得客舟以行憲憂撓而死



永嘉業遺作墓志銘云公文武大略經緯條理遠有賈陸遺思

近有政蕪新憲時才不能及也宰相以為州縣常人耳不預省

檜獨首薦于朝及趙張吏逆重任士徒步提引翁忽為貴然亦不能用檜卒用之起秘書丞數年預政嗚呼公之不事檜之幸也在易之順所以為順者初也而以自養為吉四者順之類也而以所養為吉夫養必以正而不以應古人之戒深矣檜能用公而公為檜用此明於順者所以為公惜也水心文集

宗杲

佛日大師宗杲每往名山七月過蕪文忠公日必集其徒修供以薦嘗謂張子韶九版曰老僧東坡後身子韶曰師筆端有大辯才前身應是坡耳江即志

不封生父

孝宗使高宗不封其生父

陳亮

鄉人為縣會末胡珪特置同甫墓歲中蓋村徑欲得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季味有毒已下大理獄矣民呂典河北四歐呂大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死縣令王怡寔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數獄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至其寃得免未幾第進士

陳同甫王道南合墓志銘

某心水集有陳同甫王道南墓志銘二人合作古未有也略曰

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亮字國甫元宗策進士第一授建康府  
會判未至官卒塋家側龍窟馬舖山世所謂陳龍川也自中字  
道南由乙第薦授籍田令基通判鄂州道知先化軍事又知興  
化軍罷官卒塋仙壇山北之原純叔管仲友也純早而管責美  
在叔王極誨強友也王顯而極悔過在強也國甫得無以死後  
歸力引而齋之使道南亦傳而信乎是以併志二人俱志復仇  
是以併志使兩家子承列於墓若世出則碑陰叙焉

地理

朱伯廷臨似地理壘妻大芙蓉山云後百年當聽著陰陽精義  
二十篇論原起素止尤詳豫水心岸之口予嘗往蘇公于瞻居  
陽羨而莖嵩小一身豈能應四方山水之求近據朱公元曉聽  
蔡孝通預卜藏穴門人果種以從行六日始至乃知好奇者固  
通人大儒之常患也

古人改姓名

漢書劉文伯即盧芳運期曜即梁鴻 三國志馬忠即孫篤  
晉書李衣即張昌劉尼即丘沈 唐書楊守亮即董亮李國昌  
即張那赤心李賓臣即張志志李忠臣即董泰李抱玉即安重  
璋李全善即王日簡皮沈即郭高楊守立即胡弘主又改李順  
節 五代史殷崇義即湯悅朱友 即康勤李佑履即王晏球  
李茂貞即宋文通李德勳即關曉王宗既即文武暨王宗諱即

李洪朱友恭即李彥斌朱德 度即秦弘志王德明即張文禮李  
德麟即朱友諒李德珠即康迪李德安即康象先李德冲即  
溫韜李德宏即羅凝孔備即羅毅衛李德賢即房知溫 宋陶  
穀即唐彥楚趙保忠即李德椿趙保吉即李德遠朱良嗣即馬  
植李德昭即孫德昭李德珣即董彥珣鄒新注參同契即朱素  
朱說即莊仲淹勇才即范長生 勇才注焉

八仙

鍾離意呂巖俱唐中晚人一云鍾以樺栲從周李侯唐敗於齊  
萬年蹤終南山遇東萊玉真人時通至唐始出度呂岩 藍采和亦  
唐人有踏歌以常衣藍衣故名 何仙姑零陵市人呂岩嘆  
以一桃僅食其半遂不飢 韓湘文公之姪 徐純翁宣和間  
海陵人 曹國舅或言丞相樹子皇后弟美姿容一旦求出家  
云水庵黃河以金牌抵渡值絕陽見而授以道 破者李孔日  
尤荒唐神仙通鑑有劉敬子而非李姓或云薛元開元中於終  
南山學道陽神出舍為虎所食得一破弓斬亡者附其屍以起  
大都李卷之語也 仙鑑呂從陽所度者趙仙姑名何非何仙  
姑也仙姑何姓者開元中已化去合在絕陽前

李元龍

高安李元龍慶元進士對京邑時萬侯高之孫與岳飛家爭田  
歲久不决府委元龍裁斷積案如山元龍並不聞視即擬云岳

式構一代忠臣万侯高助增進賊雖籍其家不足以謝天下而  
敢與兵氏爭曰：靖于在卷界于大時論題之 揚州府志

日本僧記藏經

羅大經嘗于鐘陵過日本僧安覺維國中十年欲盡記一部藏  
經乃歸念編甚苦不舍晝夜每有遺忘叩頭佛前祈陰相已  
記藏經一半 魏林玉露

金主亮詩

萬里車書盡混回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關上主馬  
山第一峯

范成大石經始末記

石經已載前記晁子止作考異而為之序考異之作大抵以監  
本參校互有得失其間頗倒闕孰所當辨正然古今字畫雖小  
不同而寔通用耳考異并序九二十一碑其在石經堂中子止  
之序曰鴻都石經自遷徙鄭雍遂茫昧于人間至唐太和復  
刊十二經立石國學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  
諸經錄之校故今世六學之傳獨此二本按趙清敏公成都記  
偽蜀相母昭南捐俸金取九經琢石於學宮而或又云母昭南  
依太和舊本令張德到書國朝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高教  
律亦二傳然漢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布行缺又刻孟軻書恭  
為今攷之偽相寔母昭南也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

到書周易幸及藏楊鈞孫述吉書尚書周禮正書周禮釋明吉  
書毛詩禮記儀禮張氏文書左氏傳不絕何人書而 字闕其  
書亦必為蜀人所書然則蜀之立石蓋十經其書者不獨德昭  
而能盡用太和本固已可嘉九歷八年其石十教昭南獨辨之  
尤偉然也公武與時守三策嘗對國子監所模長與本讀之  
其差悞蓋多矣昔議者謂太和石本後寫非精時人勿之許而  
世以長與本為便國初遂頒本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  
然有欲辨無由參校熟知其謬猶以為官既判定難於獨改由  
是而觀石經既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公武至少城寒暑一再  
易節暇日因命學官鑿校之石本周易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釋  
康伯注略例有邢昺注禮記月令從唐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  
不取以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尚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禮  
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氏傳四十六  
科公羊傳二十一科穀梁傳二十三科孝經四科論語八科爾  
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記獨計經  
文雖三百二科述其文理雖石文多誤然如尚書禹貢篇步土  
作人毛詩日用篇以至困窮而作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六物之  
占在宋備陳鄭論語述而篇舉一隅而示之衛靈篇收其事而  
復食其極之類未知孰是先儒有政尚書無頗為無彼政春秋  
郭公為郭止者世皆訛之此不敢決之臆姑兩存之亦鑄諸石

附於經後必有能而正之者為於上又列古文而書為之序有  
曰自秦更前代法制以來九曰古者後世琴瑟手無聞書契之  
作固始於伏羲然變狀百出而不彼之若者亦已多矣而書一  
經獨有古文在豈非得於壁間以聖人舊藏而天地亦有所護  
不忍使之絕滅中間雖遭至盡唐天寶之患終不能晦蝕今猶  
行乎人間者豈無謂耶况孔氏謂尚書以其上古之書也當時  
蝌蚪既不復見為籀古此寔一耳雖然聖人遠矣而文字間可  
以慨想則古書之傳不為浪說予拙少懶作石經攷異之條因  
得此古文全編于學宮乃定士張奧微呂氏所錄本并刻諸石  
是不徒文字足以貽世若二典曰與魯之類學者可不知與鳴  
呼信而好古學于古訓乃有獲蓋前牒所令方將配尊經周易  
經文之古者用附於石經之列以故勿克萃述一二以示後之  
好奇字者識又安知世無揚子雲時對道庚寅仲夏望日序

周夔

張南軒問湘鄉周夔曰舜五十而慕何如對曰此大人不失其  
赤子之心也南軒深以為然夔頷其亭曰欽齋

汪闢之貧約

闢之字元思  
不衣縷帛不食夜飯不進僕從不喜收買不趁人情不作雜書  
不轉假借不轉懸事不為妄費不借人物

麻衣易

麻衣易朱文公謂前兩陰主德戴思愈作太平州判本第二跋  
即其人也戴死其子弟將所作易圖來者乃知真戴所自作也  
麻衣易四十二章云麻衣道者復陳博家寧開廬山隱者李潛  
得之內有口學者當戴皇心地上騎兜不當於周孔脚足下蓋  
旋

朱元晦祭開善道謙禪師文

我昔從學讀易語孟充觀古人之所以聖既不自撥欲造其風  
道絕徑蹊莫能通下從長者問所當務皆告之言要領契悟開  
悟之語不止於禪我於是時則願學焉而寅之秋師來拱辰乃  
獲從容笑語日親一日焚香請問此事師則有言決定不是始  
知平生浪自苦辛往還之間見師者三見必致留朝夕咨參師  
亦喜我為說禪病我亦感師恨不遠證恭惟我師具正偏知惟  
我未悟一莫能窺

朱晦翁少年不喜讀時文因憶一尊宿說禪直指本心語：靈  
辰一著年十八請學時從劉屏山屏山意其必留心舉業既後  
其墜只大慧語錄一快晚年作道謙禪師祭文自悔其浪自苦  
辛恨不速証或問晦翁分士大夫晚年都被禪家引去答云是  
他高似你你平生讀許多書記補文章所籍以取功名利祿這  
裡都靠不得所以被他降下又云併書說六根六識四六十二  
因緣之類皆極精妙故前輩謂孔孟所不及又云全劉所謂降

服其心非謂欲過其心疏此謂盡降服世間一切衆生之靈劉元城曰孔佛之言相謂終始孔子言母意母必母固母我佛言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其次第若出一人第孔以三經五常為道故色空之道微闢其端又云孔氏之心佛心也假若天下無三經五常禍亂必作人無唯類矣豈佛氏之心乎故儒釋道其心皆一門庭施設不同耳其之南遠雖平日於吾儒出處得力然亦不可謂於佛氏不得力徐大海集

鄭觀

朱文公帥長沙道經平江邑人鄒執行之未歸云觀雖貧未嘗廢書年始十七八有志於道未有導之使趨翼之使成者聞竹間先生喬居巴陵承伊洛宗風與友人洪伯時往見之竹間愛其朴寔遂教之曰子歸取四書讀之於立身宅心修德自有得歸讀論語稍有悟處乃告伯時曰古人為學只是寔地工夫學以為己豈但知俗儒詞章詩事利祿哉若翰語首篇便教人以孝弟蓋聖賢事業雖大未有不自孝弟始孟子論堯舜亦曰孝弟而已矣竹間先生平江毛友誠伯明也親官於清港有集行世平江縣志

南園記

韓侂胄築南園屬學士楊萬里為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說不可作也竟臥家十五年侂胄改屬陸時放翁

陸放翁佚詩

萬蓬萊館桐葉吹殘蕉葉黃驛窗微雨送涼長安許史無平素英恨袖立道旁又云古時蕭條獨倚闌角殺催晚雨催寒殘年會合知無日猶說新豐強自寬 夜還解合樓上琴二初發更新雲以雨旋成精神橋新嫩推燈影歸路泥世履殺關關變遷非曩日情懷穿落感餘生高秋病起猶能醉刺買官賄樂太平又云白頭漸覺黑絲多造物將如此老何三萬里天供醉眼二千年事入悲歌到問青瑤連雲棧海道新窺落日波未頃中興吾未死坤江崖石竟何磨 春和羅鶴應蒼隨錄予在友人鄭前士用籀象見所藏放翁墨蹟大書四詩字勁麗可愛詩亦立格高鍊放翁詩集不載故錄之

韓侂胄

韓侂胄娶吳氏 皇后從女亡子以魯甄子為後名珍

吳士遜

侂胄死史彌遠議起大獄大寧卿寧國吳士遜謀之曰侂胄誠奸邪若欲加以大逆非士遜所知由是許去寧國府志

深衣製度

朱文公編家禮深衣製度言度用指尺復注云中指中節為寸而秦漢湯氏又引說文云周製寸尺咫尋皆以人之體為法至於造木之微謂身高二寸博三寸厚寸二分釋者即援文公

之說曰周尺當省尺七寸五分弱程集與書儀誤註五寸五分弱  
弱區公圖所謂三司布帛尺即省尺程沙隨尺即布帛尺今以  
周尺較布帛尺正是七寸五分弱即是二說同出一說已不能  
辨一况諸家有異同者乎不肖往往禮院時因史造時享祭器  
嘗與議斯事而及於天祿院之考史云庫中有前代玉尺下庫  
檢未得之其別作極工然較之周尺省尺又復微有強弱廷議  
以為玉尺歷代襲傳蓋久尤有據遂準用玉尺定下其儀乃若  
淮尺浙尺隨方所用似難準以為法然尺非有較律高下之  
差不若且從文公之說周尺七寸五分弱者庶有據依元印貴  
答宋濂書

父母分墓

朱文公父松栢政和縣寂歷山母祝夫人莫既寧縣天湖之陽

朱文公興致

吳壽昌曰朱先生每觀一水一石一草一木稍清陰處竟日目  
不瞬飲酒不過兩三行又移一席大醉則跌坐高拱經史子集  
之餘雖紀錄難說舉擲成誦聽則吟哦古人氣調清壯其所聞  
見則先生每愛誦屈原楚騷孔明出師表淵明歸去來辭并杜  
子美詩而已朱子語錄

唐仲友

唐仲友論春秋本朝孫明復為尊王發微片言隻字必僥以王

法其說甚美而聖人之未必如是僅如酷吏之用無一毫之貸  
而已夫意之忠厚莫如詩亡而春秋作則聖人之意固可知  
矣以王法言春秋殆類乎操切侵墨者春秋無義歟彼善于此  
則有之矣此言春秋之意者也春秋之稱微而顯直而晦婉而  
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此善春秋之法者也屬詞比事此  
善言春秋之体者也此大戴事得寃春秋之案牘也譬諸用法  
後人莫得其意得案牘而攷之猶庶幾為含案牘而臆測之直  
無偶合于用法之意而其事已不可考是則公較已矣公較猶  
爾况啖趙乎况後之諸儒乎

諸葛廷瑞

金人有大喪遣工部郎中晉江諸葛廷瑞與其副侍郎廷瑞奏  
前者高宗升遐虜來弔喪他日吉禮非可致比孝宗時出下云  
備紅程黑帶過界審度而用萬一虜特其強欲以其國之禮加  
我當預討論使臣可以死守先宗曰天下事唯理所在卿過界  
但存紅程致虜闕足矣迺境虜使果以三節人紅程為言廷瑞  
云皇帝新即位聞北朝有大喪不待報哀使至先遣弔祭禮意  
良厚一事一物皆可討論乃行九叩弔喪者更衣送人寧亦更  
衣耶方事時虜使聲色俱厲廷瑞俱折之及抵汴至冰爭如前  
廷瑞名為動自入燕則三節人老易黑帶以入虜始服中國有  
人

畢再遇雜賞

開禧二年北伐敵制畢再遇克泗州東西兩城招撫山東京東使郭倪出御寶刺史牙牌授再遇辭曰國家河南八十一州今下泗兩城即得一刺史能此何以賞之且招撫得朝廷幾牙牌未固辭不受宋史

辛棄疾

歷城辛棄疾幼安與党懷英同師蔡伯堅筮仕決以著懷英得坎因留事金辛得滄州南歸與宋屢立戰功歷兵部侍郎樞密都承旨晚隱鉛山縣南二里壑分嶺山下党懷英歷金翰林學士承旨善屬文尤工篆籀 乾道壬辰辛幼安告朝廷曰

仇虜六十年必亡虜亡則中國之憂方大身事四朝盡沒為韓仇甯用見廢

咸淳七年十月二十三日謝枋得作墓誌曰仇甯豈能用稼軒以立功名者乎稼軒豈肯依仇甯以求富貴者乎自甲子至丁卯不主朝署者四年官不為違閫手不掌兵權耳不聞違議後之誣公者以片言隻字文致其罪孰非天乎嘉定名臣無一人議公誣者非腐儒則詞人也今始升公之堂瞻公之像有疾教大呼于祠堂者如人焉其不平自昏莫至三更不絕聲近吾寢室愈悲一寺人驚以為神公有英雄之才忠義之心剛大之氣所學皆聖賢之事以股肱王室經綸之寄自蜀二聖不歸八陵

不祀中原子民不行王化大仇不復大耻不雪生平志願百不一售公有鬼神豈能無仰冀哉六十年来世無特立敢言之士為天下明公論公之疾教大呼於祠堂者其意有所托乎枋得倘見君父當披肝瀝胆以雪公之冤復官職還印典易名錄後改正文備立墓道碑此皆仁厚之朝所易行然枋得公言行於書史昭萬世以為忠臣義士有大節者之勸此枋得敬公本心也言至此門外聲寂然以雙鷄斗酒歸于祠下 嘉定六年贈光祿大夫少師諡忠敏 鉛山縣崇義鄉去縣三十里新馬橋俗傳陳同父訪辛稼軒馬行避新於此

卷五

紹定中寧國郡守王鐸作尋漏銘皇帝即位十九年歲在壬寅九月庚辰朔寧國重修尋漏成先是唐大中五年宣帥沈傳師命園練判官杜牧以梅為枋槩作精密應驗不與中更廢故首尾斷缺惟存六齋神烏帽褐履從以虞夏名為吹角猶唐舊物枋槩之北壁下別作刻漏不合於古至是命長樂材可大新作尋漏以杜牧枋槩凡重製壺箭吸水噴水悉如故智歷燕中鼓角十二青陽朱明白藏玄英旗以時張之鼓土主春視其面秋觀其背以二分為新蓋一行遺法因為銘壺下曰昔在放勳歷象日星至唐杜牧察愍惟精權輿水鈞而樹始生不墜尋漏銅乃發聲二十四萬晝夜更以此无息制被踏行樞輪大中既壞

於改海祐之二爰始經營土圭剛影以覺昏明我為此銘未有  
法程卑國府志

全史

翰林叙品在官下元時皆熟餘官品在官上 百官詰命女直  
契丹漢人各用本字 金皇統元年始服袞冕 金取  
士經義易用王弼韓愈傳注書用孔安國注詩用毛萇注鄭玄  
箋春秋左氏傳用杜預注禮記用孔穎達疏周禮用鄭玄注賈  
公彥疏論語用何晏集注邢昺疏孟子用趙岐注孫奭疏孝經  
用唐玄宗注史記用裴駰注前漢書用顏師古注後漢書用李  
賢注三國志用裴松之注及唐太宗晉書沈約宋書蕭子顯齊  
書地理志唐書魏收魏書李百藥北齊書金瓶德藻周書  
魏徵隋書新舊唐書新舊五代史老子用唐玄宗注疏荀子用  
楊倞注揚子用李軌注咸柳宗元吳兢注皆自國子監印之授  
之學校九學士會誅三日作策論一道又三日作賦及詩各一  
篇分南北兩選北選詞選進士擢第一百五十人經義五十人  
南選百五十人詞場北選詞選進士七十人經義三十人南選  
一百五十人 經史子內出題皆于題下註其本傳承安五年  
詔考試詞賦官各作程文一道示為舉子之式 太宗長本七  
月七日生同皇考忌辰改用十七日 太宗天會二年二月詔  
有盜發違諸陵者罪死 七年二月甲戌詔禁醫巫閻山違諸

棗林外索

卷三

陵樵採 三月壬寅詔軍興以來人被掠者聽其父母夫妻子  
贖之 世宗曰燕人自古忠貞鮮違兵至則從違宋兵至則從  
宋本朝至則從本朝其俗詭隨有自來矣雖屢經遭慶而未嘗  
殘破者凡以此也南人劫掠敢言直隸者多前有一人見殺後  
復一人錄之甚可尚也 中都東城外兩燕王墓金主亮廣京  
城圍墓在東城內大定九年詔改墓城外俗傳六國時燕王及  
太子丹之墓及啟墳其末墓之樞題其端曰燕王王舊：古樞  
字通用乃西漢高帝子劉建墓也其西墓蓋燕王劉嘉之墓  
也真定蔡珪正甫作兩燕王墓辨據墓制名物款刻甚詳云章  
宗明昌二年三月朔癸亥勅有司國號元漢遼唐宋等名不得封  
臣下有司奏以遼為恒宋為汴秦為編晉為并漢為益梁為耶  
齊為彭殷為熊吳為鄂蜀為發陳為宛隋為涇虞為澤制可  
衛紹王政亂於內兵敗於外其城已已有微矣身被國威紀年  
亡失南遺後不泯記憶元中統三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鄂有志  
論著求大安崇寧事不可得求據當時詔令故金部令史實祥  
年八十九耳目聰明能記憶舊事從之得二十餘條司天提點  
張正之寫災異十六條張承旨家千本載舊事五條金禮部尚  
書楊雲翼日錄四十條陳老日錄三十條藏在史館條件雖多重  
複者三之二惟所載李妃完顏匡定策獨吉千家奴兵敗訖石  
烈執中作難及日食星變地震每侵不相背盤今按其重出刪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其繁雜章宗實錄詳前事宣宗實錄詳其後事入於金寧奏目女  
官大明居士王氏所紀得資明夫人獲重事附著於篇以存其  
梗概云爾

太原元好問晚以著作自仕金國定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  
於張願為撰述既而為樂茂所阻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  
而不傳乃撰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九金源君臣遺言往  
行未概所聞有所得錄以寸紙細字為錄至百萬餘言今所傳  
者有中州集及士辰雜編若干卷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澤源劉和曰金自南渡之後為軍執者往無恢復之謀臨事  
相習依言後語厚為推讓以為養相體每有四方災異民間疾  
苦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至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  
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必悞悞然無鋒  
錐易制者用之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長吁  
而已兵退則大張兵會飲黃關中矣因論苟且竟至亡國完顏  
叔中傳

宣宗築汴梁城及蒙古兵至朝臣議內城守不可守外城決不  
可棄敵兵先將外城糧盡殺絕走一人不出內城或不測可用  
於是決計守外城  
宋破金泗州守將單資倫不肯降繫獄十四年及行貽守將細  
合買住降北望哭科謂之辭故主資倫見買住罵曰國家未嘗

有阿求死不得乃作如此嘴鼻耶

杜果四書

宋史郎尚書杜果先知安重軍有功果嘗言吾在兵間無悔珠  
無左畫得之四書

菊譜

范石湖著吳門菊譜得自范村者三十六種史正志吳門菊種  
列二十九種皆以黃為上白次之

彭奕

崇安彭奕少嘗師事樞密劉珙及珙主戰於南宮初得首卷其  
文乃奕夙精以蘇解者珙喜為奕笑迨拆卷則蜀中士珙大  
懼恨頃之隨得奕文於魁卷中珙讀之歎曰此老野狐精也遂  
登第珙珙蜀士何從得奕文蜀士謂神寔告之欲及第須熟  
奕文

趙師蕭

周密齋東野語辨趙師蕭大吹村莊事乃太學生以松楸誇之  
者

陳汝梅

長樂陳汝梅日昭嘗讀真西山夜氣錄作日頃見得冬為四時  
之夜乃一日之冬便是自家向晦入息場

夏明誠

金華夏明故度元丙辰進士嘗作八詠樓賦序直指沈約詩為是樓之序

金遺事

昌平西南二十五里駐驛山金章宗嘗游之鶴曰駐驛山上有臺題曰棲雲爾臺下觀野燎而錄召酋長大人擊毬傲而自擊數曰美哉其誰見之頃史群石皆起章宗以賂灌之石頂皆白至今猶有跡長安寄誌

太平二年壬戌孟秋風見於長安縣南石聖臺朔日遠近來觀者無教至臺下一里許高可喻人吹亦高四五尺餘禽回環護衛皆成行列人稍前則顛踣踣之厲者皆怒人莫敢進衆禽盈地亦或飛翔信宿而去所田園上其收見翰林院編修官左容撰本州鳳瑞記

唐天錫子美林州人承安庚申登第調汝州梁縣簿在任賓客盈門及代寄居僧寺客無一至天錫題二首當年門外客如雲投刺紛々恐後聞今日羈懷寄僧舍灞陵誰識後將軍又野寺重來感慨多其如冷煖世情何相看不改舊時態惟有亭宰塔坡

張秦城者頗能小詩其賦遠山云秋水一林碧殘霞幾縷紅水窮霞盡處隱々兩三峯其後流落剴昂贈詩云遠山句好函難成抑眼才多慙是情今日衰頽人不識倚爐空聽黃茶鼓又二

項山田平欲蕪于孫零落一身孤寒魁修竹蕭々兩紅日花梢入夢無秦城為之泣下

張宏圖

嘉泰間軍宗以慈懿太后墳陵在湖曲修吉寺時過謁保儀即福清張宏圖巨濟上言湖上晏時非沐暢愴惶之意上感悟命御艦況之轉官旌一級

汪立信

汪立信以淳祐七年丁未進士史誤為六年丙午初淳祐元年大饑知鎮江府吳淵分置粥場浦江黃夢炎將客吳淵所行視諸場見立信大奇之亟言於淵召語立以為上客黃文獻公集

費著成都周公禮殿聖賢圖攷

至聖文宣王廟在於城內南門之東前漢文翁學宮故址後漢獻帝興平元年甲戌太守高朕音審俗距今慶元戊午九一十四年舊縣周公禮殿制甚古依屋方柱上狹下廣與今異制左柱有高朕修學舍記凡三百四十二字其文紀漢初平五年按史初平止四年次年改為興平今尚云爾者豈是時天下方亂道梗不通或未知朝廷改元耳殿有版龕護先聖像丘文楷高山水龕復有板壁黃荃西湖離丘西今亡獨黃西存殿之壁高下三方悉圖畫上古以來君臣及七十二弟子像世傳晉太康中太守張牧之筆牧子戴印銘劍閣者也



字民銘

南康縣治列宋度宗字民銘末云咨爾令長守而勿墜宜朕寔  
意斯為懍悌

韓昭寶七歲登第

理宗時茶陵韓昭寶珍卿五歲能讀五經知為小詞七歲應童  
子科中上等其謝啟云七歲遠離於膝下九經流出於胸中著  
卦兼太極之圖蓬矢致由基之射童科雖異文辭則同彼雲州  
千古之天花駕月殿丹梯之雲路啟傳禁中大異之

張自明入墓

建昌張自明嘉定明知宜州文雅風流迥出塵表日治民事暇

則集諸生論道一日集士民諭曰吾入閩矣士民隨之詣九龍  
山入一洞奇香烟霧光景殊列於世外有石碑題曰宋刺史丹  
靈張公之墓鑄磨風構公飄然入浮雲半掩峒口漸合今其石  
門僅容一人側身可進肇慶府志

洪福

夏貴家僮洪福以功守壽州貴降元遣子括福降福斬之後貴  
治兵入城聚兵隨入獲福及子大源大淵屠於城內

教陶隆

福州舊志趙汝愚免死所教陶隆哀之以文又揭詩於舊衙左  
手旋筆右轉坤云何群小肆流言狼明無地容姪且魚腹於天

棗林外索 卷三

莫屈原一死固知公不免孤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

林既顯家亦代得從宵大怒道捕陶得獲姓名去得免福清

郭萬程曰今稱教先生者豈非表趙忠定之詩律哉或曰揭之

通衢或曰賦於三元樓壁縱筆酒三行而壁已解去或曰從宵

不之罪或曰大羅判章追捕編管於嶺南至其敗乃登第或曰

遂亡命走閩或曰因是時寓贛於崑山蓋三三其說皆大謬不

然者或為律詩托之以行知是律也閩記

福清教陶隆善詩以刺賈似道京尹捕之徽服遁去後刊江湖  
集有拾遺之號攬菴先生福州府志

木棉菴  
漳州龍溪縣木棉舖宋為木棉菴鄭虎臣殺賈似道處宋時始  
遠驛跡寄宿無所有司酌道里中隨舖立菴命僧主之予以贖  
田以待過客於是漳南十有三菴木棉其一云

吳休  
休寧吳休中鴻舉補 秋授宋亡不仕題其屋曰毅園雖代  
而首陽自存晉宋雖更而陶徑自若

真德秀  
楊東山曰昔為宋正氣真西山以真院兼玉牒官嘗坐其位中  
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編西山一見擲之曰宋正何用看此某  
疎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太非儒士筆頭雖寫教句所謂本心不

正脉理甘邪請之符恐染神乱志非徒無益其佩服其言遂再  
三謝之因言近世如夏吳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子中蔡  
特正筆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竇錄

宋東都以前百六十八年寔錄不過千餘卷 高西朝僅六十餘  
年寔錄亦至千餘卷神哲徽欽四朝正史彙撰

賈似道募兵檄

洪惟藝祖肇造我邦至於高宗爰宅吳會以仁守國以德配天  
未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可以質諸無疆証諸不悖理宗四十  
一年忠厚之澤著於生民先帝一十載恭儉之心何負天下

念元溫群從上受外翼之恩李陵一門初無毫髮之損國家厄  
運一至於此人心忠義夫豈無之太皇后七喪聖躬今天子孤  
博之冲質在人情猶知恤御隣之老幼豈臣子忍坐視君父之  
貼危寧無邦國忠臣亦有兩湖豪傑若合倡義之侶載馳勤王  
之師如陶士行慷慨之征申張觀忠赤之志救日之弓救月之  
矢使直指於旌旗如礪之山如帶之河而永堅於盟誓檄到諸  
路咸使聞知 三朝野史

賈似道游天台石橋詩古竹修終日僧房出翠微瀑為煎茗水  
雲作坐禪衣尊者難相遇游人又獨歸一旅橋外急便是不忘  
機

陳自中

永嘉陳自中丞相宜中弟娶蘭溪楊氏因家焉自中好學善為  
文頃數千百言悉有理致咸淳戊辰登進士由即司理權太常  
寺丞會元兵渡江而罷德祐丙子宜中奉二王南遷自中以大  
都督所行司馬提兵分守分水關食盡援盡士卒多散亡元軍  
帥欲降之不屈朝服南面再拜而死子薛育於外家楊氏元世  
祖物色宜中得之奇其骨相厚過之深刻意於學兼通梵教亦  
精騎射賜名聲加刺恩入侍東宮日親見孝宗時吐蕃強  
威邊人告警以薛傾吐蕃宣慰使封平之賜上尊家衣贊諭甚  
至及武帝朝以其習西事特命撫寧邊陲初入境南教牛騎整  
衆而米粹與之遇函令從騎解鞍列坐環以重車如城左右指  
揮外示開暇敵疑有伏候莫敢前有以白帽揭於竿首者薛引  
矢一發中之遂驚駭而遁由是諸部服從不敢叛入朝以功拜  
大司徒進階銀青光祿大夫 金

張鏜

張鏜南軒之後益王立詔天下勤王鏜起兵衡山移檄安化新  
化諸將得兵數千文天祥帥兵出嶺相與接應既而兵敗被  
執於政權城欲降之鏜罵曰今日降而死何以見我祖觀公於  
地下城命遂赴兵本末鏜奮筆斥萬千百言斌怒殺之

陳文龍

陳文龍如興化軍其本郡也夢神通神首言交代後著至元年月  
日心甚愕然未幾國亡家陷身<sup>停</sup>至杭州拘繫太學持絕以前  
夢語故人趙有得因歎曰社稷人民一旦易主此天數也其家  
未亡之前鬼神已奉其正朔矣吾今病且死而遭囚太學得毋  
為太學主神乎果卒墓在智果寺旁葬次日墓即生竹二俱有  
刺人不能登興化府志

張世傑

張弘範即世傑從兄弟也弘範三遺其甥往世傑竟不能得  
所謂亮之不<sup>不</sup>來領理之不佳也

文天祥不拜丞相

元初修宋史稱陸秀夫為左丞相文天祥為右丞相然黃文獻  
公陸君寔傳後序謂宋亡之事共籍無稽遺使搜訪未至而史  
又之節尤薦諸家各以填海錄指南錄諸書未上乃知陸公官  
止金樞院事文公官止樞密使<sup>同</sup>都督諸軍二公雖嘗拜相乃  
辭不受而指南錄又文公所自著也予因反覆參訂悉改舊史  
之誤<sup>在</sup>極敏政文丞相真跡

文天祥書

文天祥過淮亂離歌六首邗州哭母小祥其前曰以柳女信痛  
割腸背人雖無喜兒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這裡於義當死乃  
是命也奈何奈何庭中有三詩今錄去言至於此泪下如雨其

後曰一讀此三詩便見老兒悲痛真切之情事至於此為之奈

何凡事只待十二哥至造物自有安排 一可憐此詩呈嫂氏  
師之天命仍語親親瓊瑛不曾周全得母怨母怨徐奶以下皆  
可道吾此意當此天翻地覆人<sup>動</sup>流落天數奈何奈何 一可  
全柳女環女好做人管<sup>管</sup>不得<sup>管</sup>哩哩 一此詩本可<sup>仍</sup>  
伯十二哥兄天祥家書述百五賢妹 天祥弟璧仕元為惠州  
總管次于陞字進志贊清江家為皇慶間檢集賢直學士代祀  
殿前卒於賴子富地平路總管博能文在治多善政

王昭儀

宋末王昭儀北行名清惠請為女道士歸冲華

陳烈婦

宋幼主由闕入廣師次屋山陳烈婦屬其子李佳佳事之臨別  
與訣曰勿以我故而懷二公遂遠廣赴水死聞者哀之

謝枋得女

謝枋得女嫁周大早寡聞枋得與其母李氏死節遂出資作  
橋安仁縣北橋成投水死名孝烈橋

龔開

淮陰龔開聖子少嘗與陸秀夫同居廣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  
來故京家益貧故人賓客候問日至立則<sup>沮</sup>如坐則<sup>無</sup>几席一子  
名俊每術代榻上就其背按依作唐馬圖風駿竊囊囊軒蘭箭

備盡諸態一時特出人以教十金易得藉是故不飢熱竟無所求於人而死吳萊善海遺錄

元郝經屬書

郝經伯常使宋羈於真州十六年嘗書雁足霜落風高志所如歸翔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獲弓徽窮海粟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放屬獲者勿殺回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五十九字常傍二寸高五寸背有後州郝氏印方一寸文遠於面可辨識明年果獲屬於汴梁至元十一年十二月丙辰伯顏渡江送經還尋卒年五十三按佛經勅郝經王生太子迎良郝伽黎太子求寶渡海舟沉走黎師跋陀國先時太子在官嘗愛一鴈父勅郝王作書繫雁頸即高翔求覓將彼國上太子作書與父雁運物郝王解書知太子存初令告下黎師跋王又漢藝武在白奴十九年親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明傳安在微馬見罕二十一年

續後漢書

郝伯常續後漢書百三十卷序曰晉單陽侯相陳壽故漢史也漢亡事晉作三國志以書代後漢而不予昭烈稱之曰蜀鄙為偏霸借偽於是依統下正大義不明吞其極惟改稱辯論議皆失其正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裴松之著三國異同用力雖勤而亦不能更正統後宋司馬溫公作通鑑始更蜀曰漢仍以魏紀

事至宋晦養作通鑑綱目註紀而章武之元注漢體始正矣然而本史正史猶用壽書經嘗聞薦紳先生謂壽書必當改作竊有志焉事不果中統元年召統特使宋告以登位通好珥兵宋人詣留請莫不令進退抱節無為乃敢稿發九起漢終晉以終壽書作表化傳錄序贊安二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裴松之異同通鑑者取極目之義例參校判定歸於詳定以昭烈纂承漢統魏吳為僭偽十三年冬十月書成年表一卷帝紀二卷列傳七十九卷錄八卷於九十卷別為一百三十卷號曰續後漢書舊昭烈之出光揚孔明之虛心枉擢至之鬼域破懿昭之欺府明道衍辨奸邪表風節核正偽傳之義理繼之典則而原於通理千載之蔽一旦廓然矣

兩至元

元世祖改號至元九三十一年後順帝稱至元九七年祖孫同朔不知其故

許乞假

世祖時在丞呂師夔乞假五月有母許之因諭母重曰此事汝蒙古人不知

得倡

中統二年八月己亥禁以得倡婦女為倡

元移改漢字

年十六年六科而已江蘇行省九統二十路教千里地三歲解  
額取蒙古五人色目十人南人二十八人士無可進之路多使  
首擢吏然以此致位宰執後先相望豈一時氣運使然耶金華府志  
顧清松江府志松江舊隸浙江自延祐設科至是通得十四人  
進士三柳貢十一而蒙古色目居其一元之用才於是可見進  
士完澤清化德名沙柳貢拜普化漢名沙再舉甲中榜伯顏普化漢名  
速帖古傑爾漢名沙徹里帖木兒漢名馬定國御史博野帖木  
兒漢名沙會試舊二月初三日五日後改二十三日二十五日  
大宋至順元年仍舊制

戶籍

張鉉金陵志至元二十三年本路抄籍戶口在城隍事司戶南  
人戶軍站戶人匠戶無名色戶北人戶色目戶漢人戶儒戶  
江寧縣民戶醫戶淘金戶財賦佃戶儒戶弓手戶樂戶無名  
色戶軍戶站戶哈刺赤戶舖夫戶  
上元縣南人戶儒戶醫戶弓手戶財賦佃戶貴戶哈刺赤戶民  
戶軍戶急逸舖夫戶匠戶水馬站戶北人戶色目戶蒙古人戶  
吳吾兒戶回人戶契丹人戶漢人戶巧戶  
句容縣有先各戶平章養老戶河西人戶運糧戶怯哈口戶  
溧陽州有打捕戶錄同前歲貢土物溧陽珠手米二十二石

樂官

宜星圖史是何王也又高麗貢道自遼東不應出關抑從日本  
來耶

黃潛

黃文獻在社二十四日始生甫瞬即自免永見危素墓志

李珪

滑縣李珪嘗收旅賁無遺孤秦鐵腕之聞而義之存為通事及  
脫：窺死南海不遠萬里收殮瘞訪使以聞旌表之

科舉

仁宗皇慶二年甲寅始定科第之制蒙古色目人為一榜曰右  
榜漢人南人為一榜曰左榜右榜兩場一問經義五則大學論  
語中庸孟子設問用朱氏章句一策左榜三場首明經經疑二  
問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己意  
結之經義一道各占一經次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末場  
策一三年一舉

行省御試以八月二十一日各照地方額數選合格者三百  
人每色七十五人禮部依前例會試以次年二月初一三五  
取中選者百人每色二十五人以三月初七日廷試進士不滿  
百人闕士則皆赴試於浙江行省元統間名額漸增凡恩與廷選  
大較內兩外華優北人而抑中國國書  
元進士科惟仁宗皇慶四年延祐二年五順帝至元二年十四



葛應雷

平江葛應雷善醫著醫學會同二十卷謂醫當視時感寒則守  
真張子華值金人強盛民悍氣剛故多用宣泄之法及其衰也  
兵革之餘飢饉相仍民勞志困故張潔古李明之輩多加補益  
之功至若宋之季年區者務守頑元氣而不識功伐之機能養  
病而不能治病失在不知其通變也

歐陽祐相

即武縣西乾山一名大乾山有隋泉州守歐陽祐墓之有祠夢  
堂元車盧吳燈題欄登曰隋大業十四年改賓泉州守歐陽公  
官滿歸生此夫婦俱死時楚林士弘長樂實建德觀李安定

陽劉武周梁：師都秦蕤梁蕭銳各已借辨割據而唐李淵

以代王侑帝於長安是年二月江都有煬帝文化及立秦王浩

五月李淵奪王侑而自帝以隋為唐王世充以越王侗帝於東

都公洛人也特安婦子生蓋不知死矣噫公之心誰其知之後

六百七十七年春二月朔臨川吳澄過廟銘壁題

高履王祖墓

長樂縣利充山有高履王祖墓王名宜星其父元末仕宜刑判  
官生特星墜庭中因以為名父卒高履王入貢見而器之遂從  
王婦王後無子因以為嗣乃襲王爵按高履王父在元末則王  
入貢當在明初明初入貢其王皆易名與中國本名異亦不知

金時太常所用樂本大晟之遺製自東都不守太常寺奉其樂  
器北趨燕都燕都表亂又徙汴蔡汴蔡陷沒東平定得其故樂  
部人元初有旨徵樂東平太常徐 遂典樂向日月山奏觀乞  
增官登歌文武二舞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故樂子孫猶世襲  
河汴間僅能譜其鐘鼓鑼鈸不復究其義矣

元官兩名

華亭縣志元達魯花亦養安海牙漢名唐世賢哈迷里氏國子  
編褐出身 青浦縣志氣流富火魯忽達漢名魯哥之西域康  
里人

七真人

寧海州大崑崙山七真人丘處机馬鈺譚處端劉處一郝大通  
孫不二師王重陽於此

河源元史

高貢導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持節到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  
流發葱嶺趨于闐匯益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  
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闐磨黎山極其巔皆非本真元有天下  
薄海內外人跡所及皆至驛傳至元十七年命都定為拓討使  
佩金虎符往來河源都定既受命是歲至河州六十里寧河驛  
驛西南六十里山曰拔馬闐林麓穹隆足舉浸高行一日至嶺  
西去愈高四圍月始收河源是冬還報并圖其城傳位置以聞

成宗元真九年七月辛卯札魯忽赤文穆用國語勅改從漢字  
左袒

元時衣左袒今舊家遺像嘗見之

帝師

元帝師發思八史云八思巴又曰八馬皆悞也其制詞稱名班  
欽但拔思登其文皆全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闡教宣文輔  
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大元帝師  
蓋自有釋氏以來其尤顯尊重未有過者也王元美書佛  
祖鏡裏後

黑玉酒缸

萬歲山廣寒殿設二黑玉酒缸玉有白章刺魚獸出沒波濤之  
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

拔都兒

世祖南征號勇十一十萬戶留籍漢朔命樞密院即江陵之松滋  
置管領拔都兒民戶提管府提管拔都兒言健兒杖視三品

摩訶剎神

元祠摩訶剎神漢言大黑神也元太祖世祖嘗事其神又稱  
大護列諸大祠西域聖師大弟子瞻巴請立其廟南涿州其伐  
宋有神降均州武當山曰今大黑神領兵西北來吾當謹避之  
及渡江人往有見之者武當山神即世所傳云玄武其知之  
矣柳貫護國寺碑

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寔之弟圖出得其說撰為河源志臨  
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  
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畧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  
者附註其下

河源在吐蕃桑甘思西都有泉百餘泓沮如散渙可通視方

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歇鑿若列星以故名大敦腦兒大敦譯

言星宿也思本曰河源在中州西南直四川馬湖蠻部之正西

帝師撒思地之西南二千餘里水從地涌出如井群流奔

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壘行一日

迤邐東驚成川辨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里出與赤

賓河合又三四日水南來名忽關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木合流

入赤賓其流寢大始名黃河熱水猶清可涉思本曰忽關河

出河亦出自南山西北流五百餘里始與黃河合又一二日

改為八九股名也徐幹論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度焉又四

五日水渾濁土人拖草蒙野過之聚落斜水幹象舟傍壁革以

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里二里或半里其深巨別

桑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

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連年成冰時

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思本曰自渾水東北

大光河合惟里大光河自南山水正北偏西流二百餘里與懷里

河合又東北流一百餘里過即麻哈地又正北流一百餘里乃

折而西北三百餘里又折而正北一百餘里又折而東流過... 黃河合流之北... 亦漸下峭壁隘有孤可一躍而越之... 亦漸下峭壁隘有孤可一躍而越之... 亦漸下峭壁隘有孤可一躍而越之...

州過北下曠至鳴沙河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南東行... 即東勝州樓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潤澤細流傍黃其知... 起極山皆草石空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 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 豐州由受降城折而正東流過... 定降城九七百里而正東流過... 黑河合流而自保德州之南水正西流九百里與黃河... 合入正西流過保德州之南水正西流九百里與黃河... 與吃那河合流而自保德州之南水正西流九百里與黃河... 七百餘里與黃河合流而自保德州之南水正西流九百里與黃河... 正東流三百里與黃河合流而自保德州之南水正西流九百里與黃河... 河東州武州之南水正西流九百里與黃河合流而自保德州之南水正西流九百里與黃河... 穿路州武州之南水正西流九百里與黃河合流而自保德州之南水正西流九百里與黃河... 乃折而東流大河中府通遼關與太華大山綿亘水勢不可復南... 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流過... 入河東境內又南流至河中九一千八百餘里通計九千餘里

吳澄 吳澄宋咸淳六年御前

戶券

太宗甲午正月歲金越十九年生子北籍始定世祖至元丙子... 正月平宋越十五年庚寅南籍始定各給戶券

劉國書事詩

臥榻而今又屬誰江南回首見旌旗路人遙指摩王道好似周... 家七歲兒

楊英翰祠堂

楊奐與姚公茂書云奐三十時入汴梁得官室廟社法度於一  
故者處又五年因林比寓長安慈恩寺有僧曰了遷者乘暇請  
觀寺之西南杜相公讀書堂與一見知其為家廟也其廟制如  
世之所謂吳殿也凡石室並在西壁高與人胸臆齊其僧猶以  
為藏書龕既閱稽古編文信乎其為杜相公之家廟也汴梁太  
廟已亥春定謀時有告隱匿官寮者親入倉極視而倉即太廟  
也石壁在西壁正殿凡二十五間始祖室三間內附祧廟神主  
五位其石室皆在西壁而近南廟世祖二間內附肅宗一位積  
宗二間內附康宗一位太祖以下至宣室各二間係八室計十  
六間其神主石室並在西壁東西與室各一間凡有神主處每  
一間門一牖一門在左牖在右以上共二十五間近有客曰毛  
正卿至自保州曾為先朝太祝譚舊事如在目前是日坐客甚  
衆譚竟與問之曰如公所言其行禮時在秋冬而不在春夏也  
客問何以知之與曰以公止見席席故知其行禮時在春夏也  
則席以桃枝菴枝竹也客曰造在冬耳與又問公之行禮將屬時  
享而不及禘裕客問何以知之與曰禘裕則太祖神主位在楹  
下而東向為而昭在於北南向之穆在於南而北向之公所  
而曰太祖神主在門之內南向為故知不及禘裕也客謝未嘗  
及禘裕吁此定論也愚不素致耳

謝翱登西臺慟哭記

始故人文丞相魯公開府南服予以布衣從戎明年別公津水  
唱後明年公以公事過陳睢陽及顏果卿所常往來處悲歌慷慨  
慨卒不負其所言而從之游今其詩其在可致也予恨死無以  
藉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每一動念即於夢中尋之或山水池  
謝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遠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敢注  
又後三年過姑蘇憶公初開府舊治也望夫臺之臺而始哭  
公為又後四年而哭之於越臺又後五年及今而哭於子陵之  
臺先是與友人甲乙若丙約越宿而集於午而未止買榜  
江溪登岸謁子陵祠憩初傍僧舍毀垣枯梵如入墟墓運與榜  
人治祭具頃更雨止登西臺設主於荒亭隅再拜跪伏祝畢號  
而慟者三復再拜起又念予弱冠時往來必謁拜祠下其始也  
侍先君為今予且老江山人物勝焉若夫復東望拜泣不已有  
雲從西南來滄浪浮鬱氣薄林下若相助而悲者乃以竹如意  
擊石作楚歌指之曰免朝來兮何種暮婦兮聞水黑化為水鳥  
兮有以馬食取關竹石俱碎於是相向感唱復登東臺撫蒼石  
還想於榜中榜人始驚予哭云造有過舟之過也蓋移諸逐移  
榜中流擊灤相屬各為詩以記所思薄暮雷作風凜不可所登  
岫宿乙家夜復賦詩懷古明日益風雲到甲於江子於丙獨歸  
行三十里又越宿及至其後甲以書及別時來言是日風帆怒  
駛遠久而渡濟越有神陰以著茲遊之偉予曰嗚呼既步矣死

空山無哭聲，具十年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茲避國良傳，其為文，固因以達意，亦良可悲。已予嘗亦做太史公著李漢月表，如秦楚之際，今人不知予心，彼之人必有知予者。於此宜得書，故紀之以附李漢事後。時先君登墓後二十六年也。先君諱字，其登墓之歲在乙丑云。

桃核杯

道士余筠谷為予道，且長春真人事世祖皇帝，幸長春鎮真人方蓋獲桃核，久之方存，上曰：真人何之？對曰：臣赴瑤池宴，上曰：有微乎？曰：有，始出桃核，大如椀，上神之玩，不去手，命左右持去，真人指剎而為杯，一以奉上，而自留其一，上命置萬德庫，永為我家鎮國之寶。楊鐵崖集

陸遷曰：宋景濂集載元內庫有桃半核，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後猶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俱金塗之所謂庚子寔宋徽宗宣和二年，頗疑陸陵所書宋濂奉制作賦，未辨此核非漢武時物，亦非宋祐陵所書。雜書之圖，多太桃，雖不可盡信，或者得其遺核，特依微而托之者，與今案前錄史所紀，必在真人袖中物，後人神之辭，以王母賜所無疑也。又荔枝木可偽刻桃核。

揭傒斯論修史

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

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也。

益社甫

太監紐璘疏以蜀文翁之石室，社甫之草堂，皆列祀典，又為甫請祀。曰：文翁，張伯雨跋太監詩。

吳萊釋迦方域志後序

終南山僧道宣嘗著釋迦方域志二卷，言西域諸國佛經行化，食營建塔廟，與其風土產物，甚悉。唐藝文志載其目，予從學佛者，將願究其所為，志者蓋漢之初世，為佛大月氏本在燉煌，初連同匈奴，後領攻大月氏，大月氏西走，破塞王，奪居其地，而塞王南君，劉賓塞種，分散，疏勒以西，休補捐毒之屬，皆故塞種。顏師古曰：塞種，種也。塞種相近，大月氏既居，故塞王地，烏孫昆莫又擊破之，而大月氏西走，大夏故烏孫有塞種，大月氏種休補捐毒，國絕，小依葱嶺，而居民俗衣服又多類烏孫，張騫云：在大夏時，賈人往市，身毒得印竹枝，蜀布，身毒居大夏東南，有蜀物，度去蜀不遠，上乃令自蜀發間使，四道並出，指求身毒，卑為西南，亭所聞，不得通，李斯曰：身毒一名天篤，今浮屠胡也。按此身毒，塞種之捐毒也。捐毒治柯敦谷，西北至大宛，九百二十里，至大夏，千有六百一十里，故大夏賈人云：在其東南，虛極里，教至於百千，故以誇漢使，為遠，實一國也。漢西域傳止我捐毒，而限焉，傳乃引身毒，要之為據，所治亦谷本塞王故國，東去長

安八千九百里而近漢擊匈奴休屠王祭天金人金人蓋今  
佛氏遺像休屠王城張掖郡地將近故塞國也而自毒及東漢  
又稱天竺摩騰竺法蘭之徒始持白氈之像及所譯四十二章  
到洛獲王莽乃首齋戒之祀范曄曰佛道神化與自毒二漢方  
志莫有稱者然則自毒本葱嶺間小國後漸大或為他國所併  
乃舊國之邦葱嶺以西乃為塞種葱嶺以東多是雜胡亦不  
待辨可知也及唐之盛天竺有五方制萬里親為大國東天竺  
乃與雪山吐蕃分界北天竺直接突厥塞王所居蜀有隋唐之  
間別曰滑或曰矩托且在西天竺之列東南海外扶南林邑又  
南天竺之隣境也今方城志殊不詳始末塞種獨稱中印度印  
度天竺之梵言猶稱毒也至其道則已幾徧天地之所覆載與  
夫贊古今而不可終窮者吁惟矣哉先王之世道德同風俗一  
文為制度悉已度奇言現行隨巧異技之人不自容于執法之  
吏去古日遠民不見聖甚至主棺抱石以為行斃者裸身以為  
飾或曰是方外之士也至於傷教害教大倫而備不預及  
漢而後天竺浮屠之教熾然象之達賢君子反受其法又文以  
老莊列子之旨且曰史燕嘗紀其異矣仲尼亦嘗許其聖矣何  
不可者吁西極之多幻也世之政教廢夷民惟異物之是遺宋  
何承天善天文星曆而胡僧所論冬至日尋與天竺占異爾白  
蕪祇婆善明琵琶一均之中間有七轂則又得之西域於是西

官魯亞之樂陳於立部樂雁門九執之曆廟於大行甚者周孔  
與釋迦並稱六世慮于書華旁行而與帝編執過之經混為一  
錄也

### 吳萊與黃明遠第三書論樂府雜說

古者樂府之說樂家未必專取其詞特以其鼓為主鼓之徐者  
為本疾者為解者何樂之將徹鼓必疾猶所謂關也漢書云  
樂家有制氏以雅樂世在太常第能識其鐘磬鏗鐃而已不  
能言其義此則豈無其詞乎詞者特鼓之寓耳故雖不究其義  
獨存其聲也漢初因秦雅人以制樂師為文始武為五行房中  
有壽人壽人後易名安世其詞十有九章乃出于唐山夫人之  
手文始五行有聲無詞後世人皆變名易服以不相沿襲其聲  
寔不全殊也及武帝定郊祀立樂府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作  
為詩賦又採秦楚燕代之謳使李延年等稍協律呂以合八音  
之調如以詞而已矣何待協哉必其鼓與樂家抵牾者多然孝  
惠二帝夏侯寬已為樂府令則樂府之立又未必始于武帝也  
豈武帝之世特為新聲不用舊樂耶自漢世古詞歸為樂府沈  
約樂志王僧虔按錄則具載其詞後世已不能悉得其散矣漢  
魏以降大樂官一皆賤錄為之魏三祖所作及夫歌章古調率  
在江左雖若淫哇倚靡猶或從容閑雅有士君子之風隋文聽  
之以為華夏正聲當時所有者六十四曲及禪鐃中鐃等四舞

皆存唐長安中工技漸闕其能合於管絃去吳音浸遠議謂宜  
 取之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以後北方歌工僅能誦其一曲耳時  
 俗所知多西涼豔樂備其詞之淪闕未不止存一曲豈其事  
 之散漫已不可復知耶奈何後世擬古之作曹不能倚其鼓  
 以造詞而後欲其詞勝齊梁之際一切見之新詞無復古意至  
 于唐世又以古體為今體宮中樂河滿子特五言而四句耳豈  
 果論其鼓耶他若朱鷲雉子班等曲古者以為標題下則述別  
 事今及形容二禽之美果論其鼓則已不及乎漢世兒童巷陌  
 之相和者矣而可以樂府為或傳有之與於詩立於禮成於  
 樂蓋詩之於樂固為二事詩以其詞者也樂以其鼓者也今則  
 欲毀樂府而盡為古詩以為既不能歌徒與古詩均耳殆不可  
 矣樂府從此而遂廢也又聞學琴者言琴操多出於楚漢或自  
 鼓無詞其意輒高遠可喜而有詞者及不遠是則樂家未必專  
 取其詞而特以其鼓為主者又明矣噫今之言樂府者得毋類  
 越人之歌而楚人之鼓乎昔者郭君子皙之泛舟新波之中也  
 榜人起而歌之曰盍兮作草豈予昂柱澤予昂州：堪州西乎  
 秦晉：纓予兮昭澶秦翰憐悽隋河朔郭君子皙曰吾不知越  
 歌子試為我楚說之乃召越譯而楚說之曰今夕何夕琴瑟中  
 而不知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心鏡君兮君不知其鼓

則越其詞則楚：越之相去也不遠猶不能辨况自今距古  
 千有餘年而欲究其孰是孰非不亦難乎

宋無

吳人宋無字子虛所著清寒集古人命名古唯冉有今則宋無

夏顏

修文舍人夏顏字希賢霽澤人博學多聞至正初客死鎮江瑞  
 北園山有友人觀其高單大蓋冠進賢呵殿來言云身今為修  
 文舍人且言生平著書數百卷無好事者以之購置據竊為澤  
 露幾十不存一編其人傳之其人欲誌其家尚數百篇有考  
 古錄通志志等書刊行顏復欲謝後舉以自代

朱鑿代

賜鐵崖集古樂府咏濮州娘錦紅中賦曰朱鑿代

鄧珞

秦人鄧珞伯珞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瞳開合閃閃如電能以力  
 雄人隣牛方開不可擊拳其誓折仆地布門石數十人并力能  
 舉兩手持之行甚好使酒怒視人：見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  
 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榻榻蕭蕭兩書生過其下急牽之共飲  
 兩生素饑其人力拒之強怒曰君從不飲從必殺君止命走山  
 澤耳不能忍君若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兩生自遠指左右兩  
 生坐呼酒取角以為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彈燕鳴兩

十人馳馬出東門外於後遺騎往王親臨觀空一府隨之登騎  
至聚梨並進騎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而日止矣已而烟  
塵障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所馬首墮地血濺王附  
解驪曰誠壯士誠壯士命酌酒勞賜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  
一時至比之王缺鏡云王上章荐諸天子會必相與王有薄格  
其事不下朝廷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鋼筋鐵肋不使立勦萬  
里外乃橫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尚何言遂入王居山為道  
士後十終未二十年天下大亂節節傳宋濂稱

玉山名勝集

崑山顧瑛園在界滙勇即虞集伯生書玉山草堂瑛各題後影  
在憲梅得月涼陰滿帶竹簾烟透易鄭元祐記至正九年秋九  
月一日立延陵吳元恭作玉山州堂詩序詩匡廬于立彥成吳  
龍門山釋良琦元璞吳興鄭時九成河南陸仁良貴崑山郭冀  
表仲清河張天英楠梁天台陳基敬功學亭野人王濠叔明句  
吳季瓚于絮華亭馮瑤湖明會稽楊維禎蘇大汝陽秦華子英  
唯陽秦鈞文仲吳興華翁伯翔山陰王濤之德輔吳興沈明遠  
自越運昌鄭元祐明德善住良素吳郡宗東庚未葵雲閣陸屠  
仁蜀即東凱華亭朱照瑤雲山人元本九山衡仁近邢蓋張玉  
沙丘泉澄丹丘金朝四明黃珩伯成砂岡全思誠句吳國秋履  
道詞則東郭錢抱東作項憲寒詞 趙麟

生雅聞酒在欲起走獨止之曰勿走也獨亦粗知書君何至相  
視如洋唾今日非速君飲欲稍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  
問即不能答當血是刃而生曰有是故適摘七經教十義叩之  
期歷舉傳孤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繼如貫珠  
獨笑曰君等伏未而生相顧嗟沮不敢再有問獨索酒被贊  
曰吾今日歷創老生矣古者學在學氣今人一服儒衣及老  
欲絕徒欲馳騁文墨無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  
矣兩生素百多才藝聞獨言大愧下樓足不能成步歸詢其所  
與時亦未嘗見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書數千言袖獨之關卒不為通獨曰若不知問中有郭伯翔耶  
連擊踏教人殺關于王王全錄人欲觀之獨感氣曰公奈何不  
禮壯士今天下雖無事東海島夷尚未臣順問者駕海艦巨  
市於郭而不滿所欲出大刀所往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控  
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却其獨固體為己甚西南諸蠻雖曰稱  
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獨  
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非王土  
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備頭吐舌久不能收王曰  
爾自辭壯士解持才致睡前登陸城守曰能百萬軍中可制大  
將乎曰能突圍濟陣能保首領乎曰能王預左右曰姑試之問  
所頭曰銀鐘良馬各一唯唯劍二王即命給予陰戒善觀者五



白雲海花陽慶熊公武篆顏瑛春題

鄭元祐有記

來龜軒

瑛春題

三山廬時伯

庸有記

拜石壇建善篆顏瑛春題

昨日與教客飲至醉今日病酒書以記賦時元祐四年二月四

日也賦頌者昨日快哉亭與教客飲至醉才歸辱簡不速即答

為媿秦生重來計尊体起居佳勝新詩甚清刻病酒不敢率易

趣韵幸少寬限否因書見過何如何如不一不一賦再拜忠玉

提刑執事瑛作拜石壇記畧曰至元改寅四月下瑞訪尼僧岩

爨於東城之麓，故宋國太尉宅斷垣之外燕麥中有假山在

焉遂披榛約棘穿衣而登其上羅列諸峯已為好事者搜載而

去獨有一石似壁而失其左股上有老坡題識易之以象坤而

立諸中庭明年奎章閣鑿書煇士丹丘柯叔仲奇之再拜題名

而去於是砌石為壇字曰拜石後三月御史白野達魯善來觀

篆拜石二字於壇又釋寒所至己未冬因履道去才自梁鴻山

填贈老坡手帖讀之乃答忠玉提刑快哉亭飲 上有賈秋

壑印其詞與記不甚有致錯雜錄忠玉乃王規父姪孫先坡在

維揚後坡渡江答其詩及君未渡江過我勤忠燭之句云、

右仲瑛亭館題錄集朱性父家藏錄本弘治元年八月中秋日

玉山佳處馬九霄篆顏瑛春題翠巖新得月玉氣煖為雲揚維

頓疎基各有記詩人不贊

釣月軒京北杜本伯原釋顏瑛春題月華中夜滿雲影一絲

戀

芝雲堂吳興趙孟頫子昂篆瑛春題雲蒸瑞氣芝三秀風動天

香桂一枝

金粟影白野達魯善篆顏瑛春題波澄月影秋痕冷露拖天香

夜氣清

書西初贈陽吳孟思篆顏瑛春題書怡函圖浮彩鷓筆床茶灶

柳輕鷗揚維頓有記

春暉樓沈頌篆顏瑛春題花下稱頌介眉自兼前

秋華亭馮李鮮于伯機書顏瑛春題涼月掛簷成夜色秋華滿

桐作天香

澹香亭子昂篆顏瑛春題暖香春淡、夜色夜陪、

君子亭子昂篆顏瑛春題

雪泉達魯善篆顏瑛春題花西空青迷鶴夢 意虛白共鷓群維

頓有記

春草池周雪波篆顏瑛春題

綠波亭沈明遠釋顏瑛春題遠夢生芳艸芳池香綠波

絳雪亭 孟榮

聽空齋杜本釋顏瑛春題夜色飛花合春聲度竹深陳基有記

吳即楊猶吉歟

仲瑛子九臣舉張士誠水軍副都萬戶瑛封武畧將軍飛騎尉

錢唐縣男從子元佐

侍妓丁香秀瓊英小端桃香雲小瓊華南枝秀小金縷

禁脔

元三月始禁脔見杭州進士鄭經仲詎詩

劉秉忠識墓

太保劉秉忠祖原懿公 弟秉恕墓俱在邢臺縣南先賢村嘉

清間盜發內有石章盜李柱名官於府捕之劉氏伯仲

於此好武能前知云

南唐田誠登進士元貞二年任東安知州清介自持無異於農

士詔進知南元即初未赴任不携妻孥只買二鶴為友及去任乃

曰壽春留犢吾何可携鶴以歸

山水紀釋

至正十一年六月雲州大風雨山水碎至時帝駐蹕其地車馬

人畜漂溺一空朕：抱皇太子登山以免寧所類志

必蘭識納里

元初必蘭識納里貫通三藏及諸國語尤外夷朝貢表箋文字

無能識者口授如流略不停思更古所未有

倪瓚

倪雲林作十萬圖歎暑至正癸丑元亡於丙辰逾癸丑三年耳  
雲林為吳人尚仍至正甲子其不忘所自如此見倪朝宗記中





子集卷之四十五 2 后正

# 雕丘雜錄

序

淄川高壽撰



阮酒稽琴竒人多癖其來久矣而予不佞平生亦有妄想欲以靖能拜魂之法尚友昔人看昆陽之戰遊梓澤之園泰五家車騎之隊檢萬國王會之圖而猶未若陟鄉嫖之洞天登崑崙之冊府為足愉快而滿志也丈夫坐擁萬卷何暇南面百城此固

雕丘雜錄

序

太平園藏書

士大夫之高致也然而菁華可掇而徒記姓名譬諸沒人之于龍淵也鱗介端車便可頡頏照乘否乎即令照乘之珍充內府其視懸幢海墀雨被四天下者差數為何如耶故百人之瞻舍利也其所見者不佞矣將相之陳辟盤也其所取者不佞矣其人而後行予謂讀書亦有然者彼康成車後裒然夜郎不亦戴晉人前之一映乎

夫訓世之道則脩諸經治世之法則垂諸史古今之學盡於此矣而二者之外復有二端焉次之亦足以游派情愔宣暢陶鬱所謂笙簧六籍圍圃七畧者非歟至于研藏史而揖玄元繙貝多而追調御虛靜玄牝之地希夷帝象之先則出世之宗尤超然毘盧頂上矣或則獻疑曰太極多此一動遂使萬象紛然世返鴻濛星緯亦寂炯

雕丘雜錄

序

二

太平園藏書

炯此中豈有一字子母乃為蒼頡所役役乎予應之曰子不聞伊川之言乎何思何慮是有此理但言之太早耳不止束書不觀魯直為咲至仙人而不識字是亦道華所抑掄不已者也或又進規曰雅言罕言垂訓萬世庸言庸德亦足以為君子矣中人以上譬若曇華高語滋惑也何居予應之曰有是言也然而五經以易為冠冕不

曰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乎此固尼山讀易法門也象先物表大暢炫風視與觀群怨投政端對之語何如且朝聞夕可與柱下天竺之道果可以淄澠判否吾非易牙正未敢知也予不佞攤卷忘疲未盡書生宿業每發願悉屏卷帙而屢懺屢犯之餘依然故吾徐邈孟栢時一中之迦葉聞琴翩遷起舞故當不異人意矣向

雕丘雜錄

序

三

太平園藏書

來南過秣陵北依帝製趨墟報國仁祠徙倚殿角書攤者予也吳越之駕甫稅早已書廊緩步者亦予也以至輶車遊舫半載縹緗不知者或妄意為陸賈之裝而不知其多遮眼故紙皆蠅鑽未出蠹魚爭伯者也即今年踰古稀而老人無寐五夜呼燈一編達旦群從執友每咲問予發篋揣摩尚欲南宮應試乎抑將以博學宏詞與諸

名士爭一日之長乎予亦啞然自咲而無以應也而痴嗜所鍾則又與雜說稗史爲多益海珍適口不必大庖幽蘭爲芳姚黃却步矣今歲乃得梁葵石先生雕丘雜錄一書廻環諷誦之不能釋手其足以淑世治世灼然著蔡無疑也至于出世之學偶一拈舉便是上乘吾嘗衡量前賢謂通明稚川兩君子百世上人邈焉不可復睹矣

雕丘雜錄

序

四

太平圖藏書

何幸于尺幅遇之頓把浮丘之袂乎昔漢皇經營九有屬意有在此編亦不佞之關中也先生神情開美朗朗如百間屋而霽月光風之中蕭遠塵壒之外望而知爲閨風樊桐中人無疑也故雖通籍多年端揆是佐而鳴珂佩玉松風之致宛然百尺樓頭不必寄跡羅浮尋丹勾漏也所謂鳳翔千仞下視九鼎齊烟神遊八極之表白雲

先生携手待之者是耶非耶故其折衷六術提衡百氏鄴侯架上觴豆斯存而探驪得珠碎盤取印更有出于伊洛壇墀房杜埏埴之外者先生自此遠矣予登朝將四十年而謁告家居者二十年有餘閑中掌錄亦約得二三十卷而逡巡點定未及成書自是中散之懶尚未易瘳然亦可謂與先生同好矣而循省平生其相同者固不止一事也先生曾祖太宰公撫予二東而予先大父嘗按王畿也則同先生以丙戌舉南宮與予兄同籍而予與乃弟蒼岩大司農舉癸未也則又同先生官少宰而旋左遷也復與予同但先生爲王國鼎門昆從琳琅鳴貴此則予不及者一也予蓬心瓠落百無一長而先生大器樂飛黃龍友則不及者二也先生子姓誦誦曾孫濟

雕丘雜錄

序

五

太平圖藏書

友則不及者二也先生子姓誦誦曾孫濟

濟而予膝下寥寥則不及者三也宣武之似越石得無為女子齒冷乎至于不佞比來禾麥不登黔婁分座租吏敲門重陽擲筆此固當有獨長先生雖貧或不能不讓予一頭地耳間嘗屈指海內藏書之家哀然倚頓者以勝國言之錦江太史豫章王孫其巨擘也閱其書目尚令食指欲動至數十年內則有若退谷少宰櫟園侍郎為

離丘雜錄

序

六

太平國 義書

最二公已謝賓客書亦多半散逸矣今則上党四世方伯常山蒼岩司農耳蒼岩廣搜秘笈賓笈盡是陳農子往亦曾拜袂鵬丘之下婆娑壽槐楸懷前烈而輅車粹發未得寓目帳中秘笈每思乘輿而北行吟綠柳之廊飲馬渾沱之水造門而發藏書請以十日卒業焉今者老病侵尋都無宿志惟手此一編便似與先生羽衣黃冠薄

遊蓮渚開榭挹蘭之亭捉麈高林之館訂釋道氏之異同評南北宗之頓漸溯涸涿懷伊人宛在矣不識先生以為何如也

離丘雜錄

序

七

太平國 義書

小序

雕丘雜錄十八卷真定梁葵石先生所撰也先生以名進士歷官少宰對敷三十年一旦退隱於雕丘著作等身而雜錄一編其辭文其義博其稱名也繁而不越蓋會通易經而兼衷乎六籍之間故其述勝國之軼事闕乎理亂者類書微辭於今時者如春秋紀文行辯儀節者本三禮傳誌草木魚蟲之變化者象爾雅問錄誼詠其卜氏之序詩乎不遺於苗異怪詭曹寢之事其左丘之翼經乎即

雕丘雜錄

序

太平園藏書

其研析性命探討玄妙或分出於黃老之說亦靡端猶龍一歎而於聖學無畔於乎斯可以不朽矣先生仲子易齋大令手繕兼本攜之卜城謀剗剔以繼志而小子儀與校讎焉因感古來人文門地互有豐吝故虞卿窮愁韓非孤憤而衛霍鮮符采律盧乏藻翰今梁氏自少保公楫建勲闕來朱輪者綿延六七世其於言也各成一家車不勝載如冰川詩式史要編玉劍尊聞見君子問日箋諸書風行海內而先生嘗鏤瘦史議本髮學文時讀之

輒心嚮往又憶容自恒陽來者言先生習靜雕丘

昇絕塵務其息深深左圖右書莫能窺其厓埃雕丘者故少保公別業在韓河之西花竹蒙茸水石參錯古槐一株陰蓋十畝真喬木也庚申秋儀始得游燕南謁先生先生年七十餘矣神明逾玉果有契於息形凝精之理稽康好鍛乃云著書妨人作樂豈識養生者乎先生芟彙古今說家及前朝名人誌傳各為一書皆數千百萬言雜錄所載尤為薈蕞觀者攬其歸趣法戒斯存游藝之餘與幾

雕丘雜錄

序

太平園藏書

達化不但藉揆倚為多聞資叢譚之一噓也儀徒以文義測之其猶有夏蟲之見也夫壬戌春正月錢唐後學吳儀一舒見拜手謹題





眠雲閑錄

真定 梁

余舅王太常嘗言曾坐姚孟長先生齋中去其內

室一間耳終日不聞一語及外先生令設飯殺

饌芳潔頃刻立辦亦不聞刀釜聲名士持家清

肅如此

好藥不離口好書不離手終須有益夢白先生常

言之吾家徵仕公每誦以為家訓

范文正公與中舍家書云今日得張祠部書言二

雕丘雜錄

卷之一

太平園藏書

十九日曾相看三哥來見精神不耗其日晚吃

粥數匙並下藥兩服必然是實緣三哥此病因

被二婿煩惱遂成咽塞更多酒傷着脾胃復可

吃食致此吐逆今既病深又憂家及顧兒女轉

更生氣何由得安但請思之千古聖賢不能免

生死不能管後事一身從無中來却歸無中去

誰是親疎誰能主宰既無奈何即放心逍遙任

委來往如此斷了既心氣漸順五臟亦和藥方

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樂人忽有憂事便吃

食不下何況久病更憂生死更憂身後乃在大

怖中飲食安得可下請寬心將息將息此簡得

却疾之法病中讀此深為有益

李貞伯書不苟作或時得意輒窮日揮洒不然經

月不一執筆

朱萬初得真定劉法造墨法於石刻中以為劉之

精藝深心盡在於此必無悞後世因覃思而得

之遂以墨名於勝國時得食祿藝文館

熊經畧在遼東與長安諸公書言兵無可用而文

雕丘雜錄

卷之一

太平園藏書

武將吏又無一能辦之人趙忠毅公聞之曰此

書既出人人皆恨經畧經畧能持空拳破敵耶

將驅神將而徵鬼兵耶此當今之諸葛孔明也

其識量已如此矣况區區斗筭之人襍穢之子

乎後果敗事

魏瑞煽禍于讀王奔州皇明異事述謂王振劉瑾

握政本亂天下俱當乙丑丙寅間而王以己巳

屠裂土木瑾以庚午剛於燕市相去同一甲子

私喜魏瑞敗當不遠以是語告之家伯祖函三

公公以告之靳春李長甫老師師遂取觀是書  
留爲左券及丁卯莊烈皇帝御極旋定逆案魏  
璫殛於故城較與振瑾適相符是又可增異事  
中一段也

吾邑畫法殊少知者惟蘇昌齡大年竹石師蘇東  
坡頗有逸致今其畫亦不多見

夢白先生曰僕之於書了不知惟其偶合者畧似  
解人耳要之所書者亦可以知其所有焉

夢白先生與余家爲世姻且相契厚所貽手柬中

雕丘雜錄

卷之一

三 太平園藏書

多格言如云吾人必置身於雲霄之上而無與  
塵俗相涉直任此語卽爲平地登天又云學不  
厭多福不宜驟又云精神有限俗事無窮勞敝  
無益不足以成忠孝智者所不爲也又云君子  
必當事任乃可以立功德揚聲名入寶山不可  
空手回也世人遑遑不得寶而落坑塹慎之哉  
又云富貴如草頭露身名一壞便是陽間地獄  
世道昏濁絕無知者簡珠墮沙石安能中自諧  
此處定無巧妙之法又云人間作事非涼德人所

肯爲亦非薄福人所能爲又云世人以是非利  
害爲二事是以得志則惟所欲爲而不知是非  
終不可混不於其身於其子孫所謂生平作下  
事沒興一齊來非虛語也又云居家之僮僕卽  
居官之吏胥聲名所係亦非細事如此等語真  
於身心有益可作語錄讀也

有人疏詆夢白先生先生方爲韓念橋令祖作傳  
文思甚澁見其疏掀髯一笑文興頓發唾手而  
成復爲詩一首示諸子比於梁上君子之戒此

雕丘雜錄

卷之一

四 太平園藏書

其襟期固白不同  
邢子愿有東云古鏡其厚盈指許其小如茶盃以  
下其花文獸面光瑩如銀或如漆如翠者方妙  
有一種背面純素謂之秦圖亦妙品也開封乃  
其聚處河南孟津一帶乃其出處古鼎鑪亦須  
細花獸面翠色如翡翠者爲佳若樣製不類博  
古圖止如尋常鍍金錫鑪者一錢不值也  
李尙賓者藁城人也同邑董喜令娶無極王惟一  
之女喜令飲酒賭博囊中無錢則毆罵其妻向

惟一索取惟一不與女懼不敢歸服毒而死於惟一之家尚賓唆喜令誣告惟一於兵道行高邑令拘問尚賓內不自安與惟一同至城隍廟前自誓董喜令之詞如是尚賓唆使者惟城隍鑒察之及令審問竟得真情既而抵家尚賓遂病云高邑城隍遣一將軍捉之氣絕其父兄共議告王惟一尚賓復生日我唆人誣告昧心發誓神明誅之何預王惟一神明不可再犯也語畢而死頃之又復生家人駭而問其故曰高邑將軍縛我於樹上向他處捉人去矣頃之曰將軍來矣叫號如有所苦良久而絕

雕丘雜錄

卷之一

五

太平園藏書

楊忠烈公被逮北上函三伯祖同家君以書迎之回伯祖東云從來忤犯權倖未有不愛禍者祇恨弟無益國家反若有損君德且移禍同朝因以大傷國運即死有餘愧此行一念不動儘足自快然亦不願有此徒令臣子得名也辱翁注念至於傷心酸鼻豈翁直為此交情哉全國體護元氣之意固鬼神鑑之矣載德而北殊快行

色但祝佳公子凌雲之器日進益而月不同耳餘情未盡未盡回家君東云向辱駕顧我旅邸何知已依依之雅確望台丈今年唱各玉殿太史奏五色雲見也不意又遲却三年為之惘然不愧科名終當屬台丈耳真切真切幸好需之好為之不肖銀鐺就道矣原拚有此得仁無悔但恨無益於國而徒有損於聖明畢竟是臣子大罪也然且柰何此行二十四大罪定快報復亦是常事但誣人賍私古人猶是莫須有今

雕丘雜錄

卷之一

六

太平園藏書

竟是烏有子虛原念欲一字不辯但呼皇天后土實鑒此心今要追賍家囊如洗罄變田產不勾二千金又無售至此行借貸不滿三數百金京中雜費如何支持一死不難只是磨折不過可發一歎不肖已昇櫬同行無所不聽不肯向人俛仰半字然我輩亦何苦必甘枉死至令朝廷有誣殺憲臣之名苟有大義俠大豪傑能於此中挽轉以全國體以護忠直正不必碌碌一死為高也遲日抵真定此日形跡亦宜避台從

可以無如常下顧爲妙心誠相照政不必形跡  
拘拘草草數行未盡欲剖

夢白先生論文云凡作文立意欲高而以穩愜爲  
主布格欲新而以冠裳爲主中間步驟欲奇欲  
合音節摘詞欲妍欲典雅欲得快語接扣欲渾  
成收煞欲健欲有餘音餘味每一文成以此求  
之所得有幾不容不苦學不容不覃思矣

石文介公有熊峯集十三卷未經剞劂余家有抄  
本文法秦漢詩學王孟至詩餘更婉媚有致確

雕丘雜錄

卷之一

七  
太平國  
藏書

是詞壇宗工皇甫百泉所選二冊實未盡厥美  
也

萬曆三十年該福建巡按御史劉應龍題本年八  
月二十五日夜五更時候觀見天上有一長星  
頭大紅色尾尖白色初時發響一聲裂開中心  
紅兩邊白自東邊飛過西南方圍轉一半未曾  
全圓後身彎能動將紅色星一箇圍圍一半後  
來不動漸漸影去又據聞頭墩水隊兵田淮報  
稱九月初十日一更觀見天上一星起自東南

方初山只一箇圓大似碗身色血紅燦爛霎時  
變出共成五箇作一堆各大似碗俱血紅色一  
最鮮明至二更被雲遮掩至三更只原一箇如  
初血紅色至四更復分五箇血紅鮮明至五更  
又總歸一箇大似米籬血紅色至鷄鳴又復碗  
大漫漫散去

汪司馬伯玉欲編五車一笈其書自五經始除五  
經免刪外周禮莊騷左馬國語國策荀韓呂氏  
淮南兩漢書詞賦及各體文漢魏六朝唐詩俱

雕丘雜錄

卷之一

八  
太平國  
藏書

刻成一編子史則少刪其繁詩文則精擇其要  
而釋道二藏中亦取其必不可不看者禪家數  
本道家數本俱併刻之以爲心目之力斷不能  
遍五車之多不如一笈之簡若此書刻成則可  
以常携三教之書一人肩之足矣

孫月峯先生言易詩書乃三墳周禮禮記春秋三  
傳乃五典儀禮管老列莊國語策騷乃八索荀  
韓呂淮南史記太玄漢書文選詩紀乃九丘學  
文者讀此足矣卽不讀穆天子傳等不記祈招

之詩無傷也

辛巳二月漕運總督朱大典疏言徐州旱蝗特甚  
顆粒無收惟有白豆耐乾稍稍結實城南蒞泉  
突生人面白豆五官俱備儼然人形一時相傳  
呼爲人面豆又呼爲人頭豆

傳燈錄曰慧淨俗姓房氏常山真定人隋國子博  
士輝遠族子生知天挺雅懷篇什風格標峻器  
宇冲邁弱歲便曉文頌十四出家志業弘遠日  
頌八千餘言摠持辭義罕有其比邑乘未載錄

雕丘雜錄

卷之一

九

太平  
廣書

出以示後人

西山民家婦其夫偶出夜與幼子睡土炕上忽一  
虎驟至臥炕下婦畏懼無奈擲其子地下意虎  
得一飽即去耳虎不食其子且見其子近竈下  
火即以爪擲之隣人某者聞其子哭不已又不  
聞其婦聲意婦有私往看之虎見其入門即攫  
之去

西山有物形如虎腿上有血翅能飛而食人人得  
之去其肉以草植如活者婦人生產見之胎即

下名催生虎

男允樸校

眠雲閑錄

雕丘雜錄

卷之一

十

太平  
廣書

藤亭漫抄

雕丘雜錄二

真定 梁 清遠 邇之

宋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其文詞惟楊億陳堯佐

歐陽修天子知其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

陳文惠有子十人孫四十人合伯兄堯叟季弟堯

咨子若孫曾共六十八人女若孫曾五十四人

而仕於朝者多以才稱可謂盛矣

予邑王伯中先生諱舉正仕宋為觀文學士善書

然未見其墨蹟惟歐陽文忠公集載一跋云右

雕丘雜錄

卷之二

太平閣藏書

觀文學士尚書王公字伯中清德之老也余晚

接公遊愛其為人未幾公以病卒因錄其遺蹟

而藏之寶思其人不獨玩其筆也天聖中公與

謝絳希深黃鑑唐卿修國史余為進士初至京

師因希深始識公而未接其遊後三十年余為

翰林學士公以書殿兼職經筵始得竊從公後

故得公手筆不多嗚呼天聖之間三人者皆一

時之選今皆亡矣其遺蹟尤可惜矧公素以書

名當世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

歐陽公集古錄載後漢蔡君頌碑在鎮府漢

隸最佳者又北齊常山義七級碑支聲偶頗奇

怪而字畫亦佳往往有古法今俱不存或湮沒

於荒煙野草中不可知也

隋李康清德頌碑歐陽公言其字畫奇古可愛字

多訛闕又隋鉅耳君清德頌碑歐陽公言字畫

非歐虞不能至二碑俱在九門廢城中

集古錄載隋郎茂碑李百藥撰在鎮府北大墓林

中大墓林今並不知其處矣又郎穎碑李百藥

雕丘雜錄

卷之二

太平閣藏書

撰宋才書字畫甚備不知在何所穎茂弟也武

在一處

唐陶雲德政碑歐陽公至真定見碑仆在府門外

命工掘出立於廡下筆跡遒麗今無存又九門

縣西浮圖碑今亦不知所在

燕南記唐桓州司戶谷况撰專記成德一鎮事成

德軍即吾真定也

吾郡後唐曾為北都晉為滑州順國軍今無知者

歐陽公鎮陽殘杏詩雕丘新晴暖已動砌下流水

來潺潺下自註云雕丘水在州西十五里以長渠引走城中以今計之即吾雕橋也橋是丘字之誤長渠固在然亦不能貫城中惟老槐參天似猶文忠公時物

陸放翁詩村居景况一一寫盡可為山林史但時有抑鬱不平之氣及浮誇自侈之談去此便與陶淵明何殊

王景玄棲遲環堵苦草沒階江漢舉為吏部郎景玄與書告絕余素有棲山之願而一職羈縻不能投劾益深愧之矣

雕丘雜錄

卷之二

古

太平開

范無忌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此言大為有理乃有身經亂離而猶貪求無厭殊不可解也

文與可居官退而齋居一室書史圖畫羅列左右彈琴著文寒暑不廢不趨時好不避權仇修其在已而不求其在人安義與命超然自得仕宦如此亦足自適乃今非懷刺而去權門即酒食以相徵逐軟紅塵中更尋苦趣不知欲何為也

史言梁伯鸞不因人熱而文與可詠梁景和詩云越公事勢炎如火獨有梁毗會忍寒然則冷澹是吾家風着足熱途謂之背祖毗烏支人隋刑部尚書

章衡字子平真定府澤沱河每春瀟漫為民大患衡為築堤以障衝突居民利之今堤尚在而無知為章公所築者因錄出以示鄉人

長安有魏鄭公舊莊裔孫皆力耕無識字者是以陸放翁詩云我聞長安官道傍至今人指魏公

雕丘雜錄

卷之二

古

太平開

莊北方俗厚終可憇一字不識勤耕桑余每期子孫以此不知能否嚴滄浪人知其能論詩而不知其詩之妙余有其吟卷二册詩百餘首畧無宋人氣味蓋刻意學唐諸大家者

呂新吾先生曰厚積之家其害有十一則審編屈指加之重徭二則貪墨垂涎加之他罪三則為盜賊所睥睨性命不能自必四則為鄉隣所嫉妬幸其災而樂其禍五則為士君子所鄙蓋其

俗而笑其濫六則爲天逆所忌惡其吝而害其奢七則爲子孫之殃益其過而損其智八則爲亂世之憂棄之不忍携之不能九則爲此身之累日籌筭而夜煩勞十則爲臨死率心憂後人不能保守讀此十失言言切中貪黷之念當爲少減

余邑風雅之士在元有蘇大年字昌齡元末爲翰林編修流寓江南作文有氣骨不喜衰颯竹石師東坡余木師廉宣仲詩亦流麗清新雷塘詩

雕丘雜錄

卷之二

五 太平園藏書

云吳公臺下雷塘路錦纜牙橋行樂處當年玉樹後庭花夢裡相逢惜春暮君不見東家北舍人未歸落花滿地蝴蝶飛又雷塘春雨綠波濃古塚寒煙蔓草空斜日欲沉山色近行人無處問隋宮又長橋詩綠陰高樹映清潭一舸夷猶酒半酣最愛西城城下路長林煙雨似江南三詩置之唐人集中人莫能辨惜未觀其全集宋陳唐卿造曰昔人論南北學異古今幾不可易北方之人如拙者用富多才而後爲富若南士

之學富而爲富不少至內雖歉外若充足莫能窺之者良多用其才南北巧拙甚霄壤也嗚呼宋迄今五六百年來尙猶如此至今南人且不富而若富北人且不知有富矣

程文懿公言百官者用於人者也吏部者用人者也職吏部者亦惟虛若心平若度人之有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有功者陞之無功者黜之使百官各蒸蒸焉修力以集天下之事每歲聽其成而奏之天子天下之事固不必身自爲之也

雕丘雜錄

卷之二

六 太平園藏書

譬之梓人雖不親斧斤之用畫宮於堵出繩墨以督護衆工大厦成而功歸梓人衆工莫能爭焉爲吏部者亦類此矣江南撫臣叅吳郡守怠玩織造奉旨重處而余擬薄罰主者頗以爲非夫織造細事吳郡正當饑荒緩之者賢守也賢守而以微罪去何以示勸且令後來者益急催科柰何王黃華名廷筠金泰和間爲翰林修撰書法二王及米元章刻前賢墨蹟古法帖所無者號雪溪



堂帖十卷

吾郡馮內翰名璧字叔獻金崇慶間為同知集慶軍節度使事年甫周甲子到官不踰月即請老歸歸而隱於崧山明窓幾几危坐終日琴尊硯席翛然無塵埃客至廢書清談雅論俗事不挂口武與之倘佯泉石間飲酒賦詩悠然自得所釀酒名松醪客有以京國名酒來與之校者味殊不可近正如與深山草衣木食人語覺備兒販夫塵土氣為不可嚮邇山多蘭每中春作華

雕丘雜錄

卷之二

七

太平閣藏書

山僧野客人持數本諸公以香韻高絕者為勝少劣則有罰謂之蘭蘭會如此高人韻事何謀米類倪迂但無表揚之者遂爾無聞嗟乎叔獻猶顯宦也况山林隱逸哉

鎮人李麟故大家由王父以來以好事名鄉里家鎮之闔閭中而庭宇高敞有堂曰清閣趙開閉李之純若公卿達官每車騎過門必盛為具館之或背閣至旬浹管絃絲竹雜以茶漿之戲窮日竟夕而後已客亦愛主人之賢而不能去後

麟避亂居陽翟清閣之業掃地麟又為友山亭竹木滿洞迥出塵外元遺山有記甚佳

龍宮伐木數年一舉則家桂叢茂親見舉時大水木自邊外漂入崑山口由濼河入海夜有二燈前照軍人樵採至伐木處拾有遺斧如月形今尚藏濼州庫中

男允桓校

藤亭漫抄

雕丘雜錄

卷之二

大

太平閣藏書

情話記

雕丘雜錄三

真定 梁 清遠 邇之

宋制大臣有其子孫入官而請入殿扶掖者有為門客乞官者有為其管勾墳塋得力乞遷補者雖待大臣甚優而因私事以干公家亦為非理明時則無此

唐宋掌制為士林美事余家君先叔都諫公俱為撰文中書舍人掌草制余為司封郎適給屏諸公以其事未易辦上疏委之銓曹余遂草制

雕丘雜錄

卷之三

七

太平閣

百餘道不過依樣葫蘆今上親政部疏改正乃仍還給屏

古人用茶法必以泡今北方不知用法惟以潑滴夫滴以鹽液得名不知何人創始也余得泡茶法於故書中試之良妙蓋茶湯有三候始則魚目散布微微有聲繼則四邊泉湧纍纍連珠終則騰波鼓浪水氣盡消得此三候投茶於水香液之味始全然旋泡旋用停久味過則不佳矣崔仲鳧洄詞記安陽張士隆為晉州判官有御史

雕丘雜錄 卷三

惡其抗禮渾水將汜真定堤御史曰判官能完之否張命楫後比次堤下水觸木輒道此事吾郡人無知之者亦未見載記渾水實為郡害此法亦可權救一時也

神宗黜貨凡餉銀皆收入內庫遼事方急鹿太常善繼為民部郎以金花銀竟充遼餉神宗大怒中旨鐫秩時大司農李汝華閣臣方從哲冢宰趙煥戶科官應震等督餉少司農李長庚河南等道房壯麗等交章伸救不下二十餘疏雖未

雕丘雜錄

卷之三

十

太平閣

得俞允而是非昭然今謫降人無敢出言救之者豈世風之日下乎

李中麓論書以蘇雪簑為冠而許龍石翟青石張雲谷曹晴峰張蒙溪羅海嶽馬竹湖叔任俱可稱名筆論善畫者則舉蔣子成李在王田丁土川汪質鍾欽禮王世昌葉澄夏芷陳憲章石銳張暉史廷直劉俊袁璘鄔亭山郭錫楊戊生簡仰山劉後莊呂思李本仁范行甫陳莫之諸人與文衡山並列乃數十年來諸君書畫未經一

三〇三

見印諸論書畫家亦未有言及者豈如許多人而俱湮沒耶抑余聞見未廣而不之知耶聊紀之以俟異日詢之賞鑑家

高則誠作琵琶記閣閣謝容極力苦心歌詠則口吐涎沫不絕按節拍則脚點樓板皆穿積之歲月然後出以示人今人有所作苟且草率以速完爲主乃欲遠過前人胡可得乎

萬曆二十二年九月中秋道山崩成坑更於平地湧出大小山五座

雕丘雜錄 卷之三

太平圖 藏書

舊時按臣行部必有訪察除大奸巨惡以安百姓至要務也初則民間甚畏之後乃被訪者株連蔓引營至數十餘人則勢不能皆實勢不能皆實則不得不從輕輕則民間視爲故事而不之畏矣且有積猾巨奸彼此結納專以賣訪買訪爲業招權納賄假手報仇無所不至州縣小吏莫敢誰何在江南有驟雨會言不避風雨也在山東有三隻船言不畏風波也嗚呼併奸者有所障而良者有所恃豈無法以處此乎

昔人有刑罰約束最爲詳慎司法者不可不知敬錄於此 省刑約束 一律例原無宜省刑四條 勿用磨菇釘釘枷號勿用數百觔三四人立枷勿用帶根板水缸杖生樹勿用腦箍竹篾嘴掌背花 二倫理當重宜省刑四條 父子兄弟告者恕父兄刑夫妻尊長告者恕夫與尊長刑妻妾替夫誣告者省妻妾刑子弟替父兄誣告者恕子弟刑 三刑流防過省刑四條 先加捷者後莫捷人加捷者我莫加捷已刑下

雕丘雜錄 卷之三

太平圖 藏書

體莫刑上體捷已輸者莫捷贏家 四情偏防 避省刑四條 勿偏聽原被告加刑勿過疑證佐加刑勿出我聰明加刑勿怒人強項加刑 五避天時省刑四條 旱荒宜省刑寒暑宜省刑霜雪宜省刑節令宜省刑 六體人情省刑 四條 屍親宜省刑救尊長宜省刑訴冤枉者宜省刑口訥者宜省刑 七人可矜者省刑四條 老少者宜省刑飢寒者宜省刑病初愈者宜省刑殘廢篤疾者宜省刑 八人可疑者省

刑四條 官員宜省刑生儒宜省刑婦女宜省刑賊情曖昧宜省刑 省罰約束 一省罪內罰四條 勿輕罪已擬而又罰勿重罪輕擬而加罰勿改無力贖為有力贖勿改輕罪贖為重罪贖 二省罪外罰四條 勿因事白罰富民勿有短明取罪民勿罰紙穀收折價勿受賄賂故出入罪 三省錢糧罰四條 勿取常例寬限勿取重收秤頭勿染投櫃拆封勿蓄多派大戶 四省里甲罰四條 勿明徵會銀暗用里甲勿里長輪支又派股實勿用銀多而累管支包補勿用銀少而令行戶出物 五省指公費罰四條 勿指迎送科罰勿指來朝科罰勿指士夫科罰勿指截糧科罰 六省指上司罰四條 勿指上司取無碍銀罰勿指上司送長夫銀罰勿指上司發獎勵銀罰勿指上司送節壽禮罰 七省剋扣罰四條 勿剋扣船車官銀勿剋扣各役工銀勿剋扣各行稅銀勿派取地方土宜 八省紙穀罰四條 勿剋上司官銀

雕丘雜錄

卷之三

三 太平園 藏書

倉穀抵數勿剋自理贖銀餘穀作正勿剋賑濟銀兩發倉欺人勿剋修理公銀勸借肥已李中麓論詩宜古有言何必拘拘於古者中麓應之曰物不古不靈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詩不古不成知此可以道古矣 康對山於書覽而不誦蓋悉其意而遺其辭嘗曰經籍古人之魄也有魂焉吾得其魂焉已矣譬諸善飲酒者漉其醇不善者毀其醜下則糟粕而已故上士常逸下士常勞觀此可悟讀書法 王遵巖嘗云飲客火不生須自飲食淡泊始故覺不快即謝客問書日惟飲水塞兌却聽以俟元氣日復余嘗有痰火病藥多不効惟絕口不食數日食自化火自退大抵人惟清虛則百病不生所見或亦以此也 舊例巡撫官一年一次入京議事後多緣事不行何文簡公謂腹裏宜三年邊方宜五年必令赴關朝廷親降德音詢問民瘼一以示其優異一以觀其底裡此最於政治有裨乃今方面且不

雕丘雜錄

卷之三

三 太平園 藏書

入觀而况巡撫乎當事者所當急留意也

范石湖攬轡錄云澤沱河測不減黃河俗名小黃

河今澤沱當汛漲時測不過十里及水落僅數

丈耳豈今昔水勢有異耶

天下有理之理不可易而非人力所能為者三事

一服藥治病一種子生男一文章取科第是三

者相投則合而投不投皆不可強摩奈何以人

力得之耶

吏部有承鏡堂家宰長洲陸公所建而毛少宰澄

雕丘雜錄

卷之三

太平園 藏書

為之記今之南大火房是也

明弘德閣顧華玉劉元瑞陳魯南王欽佩號江東

四傑唐伯虎楊君謙徐昌毅祝允明文徵仲號

吳門五傑嘉隆間屠文升袁永之唐應德王直

思陳約之白貞夫任少海王紹甫號八才子後

王元美李子鱗梁公實宗子相吳明卿謝茂秦

徐子與號七才子萬曆間李本寧屠繹真馮元

成邢子愿董玄宰陳仲醇王衡亦號七才子

情話記

男允桡校

巡簷筆乘

雕丘雜錄四

真定 梁 清遠 邇之

歸太僕弟旬時好讀稗官野史太僕曰爾安取是

笑曰嘻甘自適而已吾有真我在六藝皆我長

物也夫不不理世語不驚人而帖括終日徒自

勞耳大塊生我為贅而我復多其枝葉以自贅

幾不達哉子勤苦終日異日能必凌烟子而天

祿子乎縱可必吾猶不羨且未必也太僕不然

後偃蹇世路始歎曰我媿吾弟言

雕丘雜錄

卷之四

太平園 藏書

馮元成曰夫言簡則寡尤動簡則寡過交遊簡則

靡損用物簡則靡滯檢身首務也何以能哉無

欲則自簡矣此語殊有味

余為詮部郎見冢宰陳公每於發文憑口即高聲

論眾曰人做官都求善地夫地之善惡亦在官

自為之耳如果為好官能愛養百姓百姓自然

親附盜賊自然屏跡國課自然完納雖地方貧

瘠而官之名譽日聞朝廷自有陞用豈不善乎

如得善地剝民以奉上官民自不安而盜賊日

起賦稅日乏官不能遷遂致大亂者有之善地  
豈可恃也此言實爲牧民者之良箴

從來大司成多係翰林官陞補明時殷白野以太  
常卿陞禮部侍郎管南京國子監祭酒事其起  
家由郎署歷藩臬至大宗伯黃綰亦以大理卿  
陞詹事歐陽德以知州陞刑部員外遷編修俱  
非出身詞林者

陸文定公當濁世嶮然絕滋垢人每以康濟推公  
公曰僕性賦枯寂始如野僧無事坐室內則快

雕丘雜錄

卷之四

三

太平圖  
藏書

稍涉事卽如執熱余性質與文定同居官遇有  
公事或有來謁者輒爲頭痛銓司數減因傲不  
堪及陟奉常始得少息然不知何日得遂初服  
消搖山林也

凡人欲有所爲必先有以服人之心而後可如以  
太尉之定亂軍張巡許遠之守睢陽豈恃其才  
氣而爲之哉必素有以得乎衆人之心而無可  
疵之行遂能服乎人而人爲之用也明末余鄉  
徐中丞平日不恤軍士中軍王姓者更以剝削

爲事一旦流寇臨城中丞欲如張許所爲士民  
亦大感服柰軍士怨恨中丞方誓師指揮捍禦  
之事而頭顱已不保矣嗚呼節義果可襲取哉  
居官不可一日不讀白樂天詩居鄉不可一日不  
讀陶淵明陸放翁詩讀三公集則心無憂苦覺  
到處有以自樂庶於世味泊然也

撤巡方之議發之屢矣而皆不及張東沙公時微  
之議最詳東沙公曰政令紛紜各行其意有司  
無所適從一不便也苛責禮文諸司廢其職事

雕丘雜錄

卷之四

六

太平圖  
藏書

而日候謁於門下二不便也喜怒任情賢否倒  
置致使黜陟不得其當三不便也擅行訪察濫  
及無辜而網漏吞舟之魚四不便也巡撫之官  
歷練老成於地方事無所不得問今乃恣爲凌  
駕動相掣肘卽有敲畧一不得施五不便也有  
此五不便巡方真一日不可存矣霍文敏公嘗  
言罷御史之差乃可致理言雖過激未爲無謂  
今乃知其正有見耳

宋制官至宰輔多爲其女請封號夫女有封號不

知置其夫於何地謬亦甚矣乃賢如歐陽文忠公亦為之何也

唐荆川謂近來作者如吹畫壺謂不知何調也畫壺卽小兒所吹泥鼓

唐荆川謂三代以下之詩未有如康節者謂其語奇格高余謂康節詩誠佳然豈能超唐人而上荆川此語有激而然亦非中正之論

紫墟儲文懿公收葬制域發視棺上變生黝墨成繪畫文具畫家鱗皴烘染之法前則奇石枯松

雕丘雜錄

卷之四

三九

太平圖藏書

旁出二篠莖葉咸併左則梅株夭矯稍綴數花其杪右如左而樹差短全無花古雅蕭散非俗工所能為後有文隱隱未就削而視之深入木理

俗於女子有避月羞花之稱而少陵柑園詩中聯云青雲羞葉密白雪避花繁句雖巧而未臻大雅定非少陵得意句也

溧陽公論文謂有一定之體乃其所作第五兒念臣稿誌全似祭文雖情詞婉切法誌之體遠矣

南唐書載契丹獵於郊畫晦如夜星緯昭然偶得一人問之曰此謂之箕日萬曆年間余郡曾畫晦非燭無所見是亦箕日也

王遵巖序唐荆川集謂吳之文學有公子札言偃千載後荆川追二人而與之並夫公子札言偃世稱大賢荆川卽負氣節能文章豈能與二賢比語云儼人必於其倫作文儼人亦須相肖文乃可傳如遵巖此言不幾過譽乎

陶穀為唐彥謙之孫避晉祖諱改姓陶後遂不易

雕丘雜錄

卷之四

三九

太平圖藏書

識者非之

樊宗師所作甚少洋州園池記外又有蜀綿州越王樓詩序云綿之城帝獨歡歡明威瀟石峭馳涪瀨左陵凌紅稜簪天地送行癸壬且掬跏踞於西北蟠紅顏青越王正故為樓重軒疊飛門窓蒙傘蹇蹇余始登謂日明昏曉可窺其背雷電合風雲遇霜辛露酸星辰介行鬼神變化草木纈繡簪銜蓑艾皆可察極既索視其江帶又極視其土崗斷暴遠近山嶮嶮若闕之東皇天

原開見荆山我其黃河澗然爲曲直淚雨落不  
可掩因口其心曰無害若其目果星星過歸尙  
悲不能解重爲詩以釋益不可顧謂郡中諸君  
能無有意綴以華艷其念蓄云危樓倚天門如  
闔星辰宮棧題薄龍怪河河繞雷風徂秋試登  
臨大雷屯喬空不見西北路考懷益雕窮石瀨  
薄濺濺土山杳穹穹昔人則爲游所適配顏紅  
今裁茲之來猶校成歲功輟田植科畝逝圃歌  
芳叢地財無取厚人室安取豐既之富庶能千

雕丘雜錄 卷之四 太平園藏書

萬慙文翁

男允榛校

巡簷筆乘

臥疇隨筆 雕丘雜錄五

真定 梁 清遠 題之

漢之守令多久任或十餘年或二十餘年其在先  
朝亦間有重八九年者惟寧州知州劉綱三十  
六而任七十而致仕蓋在州三十四年公太宰  
劉宇之父也

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因于好音樂今胡琴  
頰上刻獸是其遺像麒麟好殺今刀柄上龍吞  
口是其遺像嘲風好險今殿角走獸是其遺像

雕丘雜錄 卷之五 太平園藏書

蒲牢好鳴今鐘上獸鈕是其遺像狻猊好坐今  
佛座獅子是其遺像羈下好負重今碑座獸是  
其遺像狻猊好訟今獄門上獅子頭是其遺像  
最屬好文今碑兩傍龍是其遺像蚩吻好吞今  
殿脊獸頭是其遺像

李文正東陽與人書有云僕嘗飽歷事故信升沉  
得失之有命苟命之當黜者雖王公大人引手  
推轂而不得當升者雖仇人怨家設阱下石而  
亦無如之何此言誠爲有理錄之以見公知命



之學

麥鴻臚病不能食一臾問曰汝欲食乎吾教汝食  
翼日可空腹以來比至設飯肉各一器將就食  
遽以手止之曰未可也取其飯以筋畫為四分  
乃使食食下一口輒欲就肉又止焉曰未可也  
如是者三盡一分使食肉一藥如是者四而器  
盡復問曰尚能食乎曰能曰不可子姑去凡食  
必準此為法及歸不閱月而食進往謝且問之  
臾曰脾性惡膩汝未食而先以膩物困之安能

雕丘雜錄 卷之五

二 太平園 藏書

使之運而化乎後有人不能食以此法治之皆  
差此亦理之必然也

元置集賢院下求賢之詔遣使天下天下聞風而  
一起至者悉命趙國全文定公館之禮意周洽皆  
喜過望其有不稱旨者亦厚賚而遣之以勸來  
者待賢如此其厚亦近代之僅見也

宋制諸臣官至執政得於墜側建剎度僧以薦先  
福蘇子由為尚書右丞以任氏所捨伽藍請於  
朝賜榜為旌善廣福禪院後又旋奪旋予此雖

優假臣下之義然於理有礙子由名臣亦復為  
之且作墜院記以紀其事抑何說也

宋時士之進退不言行業而言命運范文正公憂  
之謂非國家之美事明末不言行業而言門戶  
已更可憂後乃並不言命運門戶而言奔競吁  
可畏哉

張禹祖父光武以為常山關長注關縣屬常山郡  
今定州行唐縣西北有故關城邑或即今之故  
關也

雕丘雜錄 卷之五

三 太平園 藏書

王弇州言真定有蚩尤塚七所每當祭蚩尤其日  
白氣貫天余固未嘗聞此事其別有記載而公  
述之耶抑事去公幾百年而遂湮滅之耶書此  
以為吾郡異苑之一

蒲州韓相國在莊烈帝朝有人書御屏曰韓熾  
家蓄鐵騎三千朝時莊烈帝與諸臣皆驚視駭  
異而韓獨不顧莊烈帝因令內臣詢其故韓曰  
有無皇上自知不必熾言內臣復命莊烈曰誠  
然韓熾家眾不過數人豈有蓄騎之理雖其一

時君臣相知之深然而韓之相度亦可覘也  
世嗤奴書爲不足貴余觀法帖中如吳琚之學米  
元章王詵之學蘇子瞻俞紫芝之學趙松雪錢  
溥之學宋仲溫黃省曾之學祝枝山俱能入其  
室亦稱甲觀然則師法前人亦學者所不廢但  
欲得其神理即可傳耳至吳原博之學子瞻竟  
無一筆不似然亦不能出其範圍迄今原博書  
猶人所共珍也

真定潭園之勝自唐已著歷五代至宋時屢見名

雕丘雜錄

卷之五

四 太平園  
藏書

人題詠元劉靜修父隱居於此歐陽文忠公寄  
田元均詩云莫忘鎮陽遺愛在北潭桃李正網  
緝司馬文正公送李宣徽知真定詩云幕府事  
閒刁斗靜碧潭佳景日開樽韓魏公和李侍郎  
新翺流杯詩云清潭時一望搔首莫能簪又答  
李密學詩云遙知潭上酌多少插花人則其勝  
况概可想見獨至明則湮沒無聞迄今父老亦  
無能知其地者或在北城下恒陽書院後或楊  
園是其故址俱未可知書此以告來者

詩貴氣格尙矣然唐人詩亦多有直述性情大似  
宋人者如韋蘇州街西借宅多臨水馬上逢人  
亦說山老大登朝如夢裏貧窮作話是村中無  
一字不真無一字不雅置之宋人詩中無以辨  
又何必拘拘於字句間耶

王履吉書人知其行草法二王真行法永興而不  
知其所學者實蔡孔目九達也余得九達書於  
報國寺見其手神秀逸用筆古雅深所寶愛及  
閱孫少宰北海所藏名賢遺墨中亦有九達書

雕丘雜錄

卷之五

五 太平園  
藏書

則筆筆三王而意致奇古間雜永興法益知履  
吉果師九達者也蓋履吉原從學於九達云  
孫少宰北海翁生平極服江陵之相業其論江陵  
曰人之所以不服江陵者首舉其子擢上第爲  
狗私豈知當二子擢第時神宗語江陵曰朕以  
此酬卿勞苦此神宗之市恩也而豈江陵之逼  
迫營謀而得之者耶余曰二子皆不世之才卽  
擢上第不爲過奈世之過求何後王縝山中解  
首人亦有煩言嗟乎今之項甲解首有如張懋

修張嗣修王衡者幾人

行取之典嘉靖以前有一歲一取者有間歲三歲一取者所取各官之俸有京官三年推官四年知縣四年八月者有通限四年以上者夫三歲一取則盈虛有不繼之候論俸懸絕則勞逸有不均之嫌自陳恭介公立法乃定歲一舉行為常而間有疏密則視一時之缺論俸京外一例以四年以上為常而間有淺深則視一時之人遂行之數十年不易

雕丘雜錄

卷之五

六

太平國藏書

舊制提學官極慎其選每儲才禮曹無非豫養慎擇之意故禮部司屬平時必慎加體訪及督學有缺量資擢授倘一時禮曹所儲不足周列省所用乃旁求各曹及方面察其品格覈其年資不嫻於文者勿用文矣行些窳者勿用文行並矣年迫衰者勿用是以終明之世督學多表表自建者以此也

明朝三年大察六年內察此外又有閩考皆緣權奸中傷異已陰錮顯逐縱未必悉皆碩士而無

事者實繁萬曆間乃定三六年正察之外不得妄請閩考永為定制

凡外官薦舉有三上之為疏薦於資格外超叙其次為咨揭薦於資格內酌量優叙其因地擇人為不時特薦隨時斟酌題請之三者善而用之皆廣厲吏治之術也今咨揭薦特薦俱不行矣三衙門舊例每年一內一外揆資陞轉無所軒輊至於有邊功有工功有海外差武管計典不論資俸間一升之名曰閩陞吏科掌印例不外轉

雕丘雜錄

卷之五

七

太平國藏書

至隆慶四年議准事例查其才力政蹟而酌陞之宜內者內宜外者外遂紛競無已人多借以逐不相能之科道萬曆時爭競益甚然而舊例終不能復迄今仍以酌陞為例其間實不能一一從公起見也

先朝中書有四一為中書科中書舍人在中書科掌書寫誥勅三甲進士選授大臣子孫廕授而舉人有軍功者亦間授焉進士舉人皆得與清華之選一為內閣中書則在內閣制勅誥勅兩

房辦事其監生譯字生考授書職書寫誥勅及  
膳擬旨加銜可至大卿而外陞者少舉人考授  
者則代閤臣撰擬三年滿陞各部主事一爲文  
華殿中書則專職書寫匾額對聯之類納粟者  
多而考授者少一爲武英殿中書則專職圖繪  
內臣得而統屬之納粟者愈多而考授者愈少  
矣此二者名爲兩殿中書俱可加銜至卿寺一

男允格校

臥河隨筆

雕丘雜錄

卷之五

八

太平園  
藏書

今是齋日鈔

雕丘雜錄六

真定 梁 清遠 邇之

彭乘墨客揮犀云鎮陽於諸節中尤重寒食是日  
不問貧富皆製新衣煥然滿日云一歲終惟此  
日易衣雖甚弊不復易至來歲是日復圖一新  
也且引沈佺期謫嶺表日詩云嶺外逢寒食春  
來不見錫鎮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爲証近代  
余郡清明節少重至寒食幾不復問矣何古今  
之異俗乎

雕丘雜錄

卷之六

九

太平園  
藏書

白蓮教妖言惑衆萬曆時最勝自稱佛院主或白  
蓮教主其惑人之言云能知過去未來又能開  
天門破地獄註生註死定陰間後世五代兒孫  
臨死給一執照託生某子下第幾代第幾子有  
經七大本名五部六冊又心經一張令人抄謄  
傳誦又善傳香過氣秘術其教主男子稱爲佛  
爹女子稱爲佛娘其黨共以十八人爲子每一  
子會約三子三子會約九孫九孫會約二十七  
孫二十七孫會約八十一孫總成五代共一百

二十一人為一枝十八子號為十八枝各立一簿填姓名貫址其所認兒孫不許士夫子弟舉監生員定要有身家做生理人每子認足前數方稱功德圓滿立地成佛其來投拜必先見本枝頭將拜見銀送驗過仍還自封自收初止一二三錢後至十百千兩枝頭進告教主許為第幾子第幾代第幾孫先拜枝頭為父為祖登名在簿始許執香立門外一日或二日方引參拜教主坐佛堂上高臺帳內枝頭先暗報來人銀

雕丘雜錄

卷之六

十

太平園 藏書

若干計幾塊今日吃何飯作何事引拜畢獻銀教主在內明指銀塊數與所食所作事果無差謬愚民驚服慧眼又稱受戒作福死後就轉人身為某子某孫大富貴如心不誠及銀短少慧眼先見必遣陰兵打墮地獄等語以此易惑愚民數十年來累經刈除不能熄其焰也

曾確菴省吾草書學二王筆筆飛動李三溪孔陽行書流麗盡學戴文進亦自成家藝苑俱所不載何也曾楚人李武邑人

前人作詩皆出自己性靈即學古人必曰戲學某人體或做某人體今人讀一家言無一字不規模而遂以名世是豈知古人之學者耶

先伯曾祖冰川公詩文直可追蹤何李所著于野記似有為而發余恐其久而湮沒遂錄於此于野者取易同人于野之義也于野遇犬厥亦惟辜無怨惡爰作是記常山之野有至人者游神盤古之世挹清沱水之濱弄月吟風不作醒齷處士衿霞吸露自稱高潔至人一日曠然閑逸

雕丘雜錄

卷之六

十一

太平園 藏書

樂爾欵乃早移芳武於茅籬遂徹青眸於中野升降上下樂野馬之細縕生長秀實究谷神之不死乃於是仰而睇俯而笑曰逸哉逃乎斯達觀之奇絕也性暢機融而為之歌曰道渾渾兮彌大荒世融融兮壽而昌耕而鑿兮豫且康人蠢蠢兮擊土壤歌未既適有弱犬俯伏於前如哀而愬如附而旋至人憐之曰犬能從吾乎吾糠而食吾巢而安大俛而掉若領而領至人乃歸犬探其前比犬歸莊能解人意賓至則迎盜

來則吠至人愛之犬亦善伺至人之意而將迎之也推食則飽有教則從至人者孫謂犬爲能他日至人復之野而犬從之野有狡兔交如突如犬試其長一逐而噬至人意犬之歸至也犬乃長往茂林下顧至人至人曰嗟乎噫嘻犬負吾乎坐以待之犬乃不來紅輪就暮黃耳竟乖至人曰嗟乎噫嘻犬負吾乎至人歸莊五日犬來至人佯叱欲杖之犬不會意蓋澁次且徘徊

雕丘雜錄

卷之六

三

太平園藏書

野厥因爲何至人驚訝詢之土人土人曰犬前獲兔糞飽深林值狼禡兔犬乃餒歸歸又復來伺附他人他人謂犬之有主也卒無留者犬終餓死至人曰嗟乎噫嘻犬乎斃矣寧犬負吾吾終不負犬也爰據諸禮埋之蔽蓋而且爲文以吊之曰吾聞犬有人性世振其芳或狗而盧或葵而龐厥屬西金厥應婁方禮聞不叱詩詠其吠田文獲脫孔父其喪厥能滅火亦有傳書范睢警國韓信自况涖牲日盟歌取其血鄉飲養

老其珍爲上不以無益而畜不吠犬著於人厥亦有光載聞周禮厥類惟三食肥吠靈獵則蹄長吾於汝犬不知爲何虛我之撫餼我之糠以短取敗理數之常竟羞稱於博務而人謂之無良嗟乎噫嘻豈惟汝犬亦有士流人形狗腸機械變詐狡爲猖狂時窮則俛志得則昂剛而府禍傲而孽殃少恩薄德棄禮無方嗟乎噫嘻豈惟汝犬吾不汝尤而汝終有愧於天壤

雕丘雜錄

卷之六

三

太平園藏書

元建都燕山民物日富八九十歲翁朝廷優之徑役勿事歲時得升殿上上皇帝壽每大朝令百官衣朝服鞠躬以進視班次唯謹勿敢越尺寸而諸耆老高憤博褐從容暇裕以齒後先門者不加誰何俟百官退乃陟陛承清光或大駕出宮則龐眉黃髮序勾陳環衛問元之優待耆老如此亦盛事也  
吾郡元有張德林字茂卿夙喪怙恃兄弟衆且貧長遂贅婿於郡董氏董氏多財無子委君家事君長治生久之資益饒又哀董宗將絕爲外舅

買妾覲有以世其祀果生一子各笥無幾何外  
舅妾皆死君夫婦鞠笥保抱乳哺之壯悉致家  
貴以去笥力畱同居不可乃與田百畝屋一區  
為報君課家人耕蠶以自衣食君即蘇滋溪先  
生之外舅也

升菴時亦有楊門六學士之稱蓋謂楊弘山士雲  
王純菴廷表胡在軒廷祿張半谷合李中溪元  
陽唐池南鎬也六君惟半谷中溪俱有詩文行  
世餘俱泯泯無聞欲以擬蘇門諸子難矣

雕丘雜錄

卷之六

古

太平閣  
藏書

崇禎朝功令森嚴戊辰登極以後自閣臣大老以  
至散員被嚴譴謫戍者計七百二十餘人然總  
無救於敗亡治國豈在繁苛哉

元蘇滋溪先生真定人著有國朝名臣事畧十五  
卷文類七十卷詩蔡七卷文稿三十卷松廳章  
疏五卷春風亭筆記二卷又有黃河原委進金  
紀年未及脫稿今所存者惟文類耳其餘諸書  
或金匱石室中有藏之者宜覓之以為吾郡故  
實

瞻文孝公思者有鎮陽風土記是吾郡實錄今無  
其書

吾郡西山有不灰木質柔色白水浸之可以為泥  
為爐煮者久之木同火熾火盡而爐仍舊但苦  
無佳工成雅製耳

談詩者代有其人然皆不及歐陽公二語曰必能  
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  
言詩至此已無餘蘊作詩至此亦稱極境矣

嚴震生常言人至老年好與人爭競者其人必多  
雕丘雜錄 卷之六 古 太平閣 藏書

壽益好競則必血氣未衰此壽之徵也誠然

唐宦者仇士良歷開府儀同三司請廢子給事中  
李宗敏判云開府階誠宜廢子謂者監何出有  
兒則累朝之不予宦者廢典此明徵矣乃明時  
內監敘功勳輒廢弟姪一人予做錦衣千百戶  
此何典也

臺閣名言載左右枝梧無以對余謂前後矛盾可  
以對之似此俱無甚意味而謂之名言何居  
明會試遇癸未則多改期一以太宗靖難一以文

場災一以兵臨城下此亦天運乎是不可解也  
鄒南阜公召還路過真定家君時爲諸生與賈生  
恂以先世有年誼迎之郊外賈時衣絹襦衫甚  
華整鄒見別無一語但語其家人云好襦衫我  
那邊那有如此襦衫語終一揖上轎而去此亦  
不屑之教誨也

嘉靖前凡知推治最召入理都察院刑獄在院六  
閱月卽真御史萬曆已後則無之

家君常侍趙忠毅公公教以讀字書最爲有益余

雕丘雜錄

卷之六

其

太平園  
藏書

見今有名能文章而於字音讀尙多訛者甚矣  
識奇字爲學者第一義也

弇州詩尙氣格力摹盛唐乃其有感詩出處頻年  
尙屬人於今不出始由身畱將頂相稱居士洗  
却頭銜字道民一鍾隨身那諱死三餐度口不  
緣貧寄聲無限同盟者苦海中問學問津又閉  
關詩虛自群喧草大還不多青眼畏塵寰由他  
國士誰謀國若箇山人肯住山長病醫方無勝  
懶漸貧生計莫如怪地爐檮榻煨生芋風雨蕭

蕭且閉關二作頗似宋元此或公悟後信筆所  
成固自真切也

陳白沙可左言其格古人所無讀之大有裨於身  
心可左左左費盡多少精神惹得一場笑  
唾百年不瀟一瞬煩惱皆由心作若是向上輩  
人達塞一齊覩破歸來乎青山還我白雲滿座  
莫思量但高卧

姪允杰校

今是齋日鈔

雕丘雜錄

卷之六

其

太平園  
藏書



閉影雜識

雕丘雜錄七

真定 梁 清遠 邇之

陸文裕公玉堂漫筆中言龍袖嬌民是元時方言不知其何等余在都下常見都人與人相競必自矜曰我龍屬嬌民也蓋言為近帝后之民耳義取如此似無別說

余郡牡丹舊稱最勝韓魏公謝真定李密學惠牡丹詩云窮邊無處覩春榮咫尺常山似洛城會

得主人將雅意欲教鄰境伏香名全開正美朝

雕丘雜錄

卷之七

太平園藏書

霞色半謝猶含暮雨情只上賓筵共一醉也勝

渾不見芳英蓋魏公帥定州而李公為真定守

貽之以牡丹魏公謝詩也至今人家牡丹較他

郡獨勝余弟大司馬栢棠園更多異種

嘉靖間山人陳椿以啖菜法游士大夫間能祛滯

已疾良效其法取生菜窠葉濯淨入沸湯中一

過折其生氣用麵糜攪熟湯漬入甕中以黃熟

為度每常食後取啖數莖久之腸腑疎利山人

則授以靜坐法納息下氣升降水火其坐法具

山人口語中不悉也

愚美二字今人常用之以為最俗而不知其最古

寒泥愚美其民是也

從古女子或以節烈名或以詞翰名而未有以道

學名者惟虞道園母楊氏因叔父叅知政事棟

明於性理之學楊氏在室即盡通其說故道園

與弟榮皆受業家庭學有源委

孫太初詩清新俊逸自成一家太白漫稿篇篇皆

佳而余家所藏太初墨蹟有送別李遠菴北上

雕丘雜錄

卷之北

太平園藏書

詩一首漫稿未載今記於此苦竹冷冷沙雨青

秋風送別釣魚汀好持使節朝天子莫道江湖

有客星北固雲回山歷歷洪沙龍鬪浪冥冥眼

中經濟須公等殿上夔龍更典刑此作風調極

高其予遠菴簡亦云非泛泛送行之作不知漫

稿何不載也

金元時陽曲劉氏家大寶鏡能照天地四方以前

知休咎其家埋地中人不得見也明昌泰和中

北方兵動渠父子欲卜之一日先以旂幕障中

處乃扇閉門戶甚嚴及搗鏡出光輝爛然室  
盡明如初日之照鏡中見北來兵騎穰穰無數  
餘三方都無所見因大駭曰不可不可即埋之  
後俱如其所照者元裕之有詩紀其事此亦天  
地間一怪物然何以有此則不可以理解矣

元遺山作王若虛墓誌言鎮人以文章德行稱者  
褚公茂先而後有周先生德卿德卿事實誌載  
未詳王若虛集記其論文有云凡文章有巧於  
外面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適獨坐可  
以取口稱而不可得首肯觀此則亦有學有識  
之儒也

雕丘雜錄

卷之七

三

太平國  
藏書

全真教起於金元時女几野人辛愿敬之曰其謙  
遜似儒其堅苦似墨其修習似禪其塊然無營  
又似大為渾沌之術者數語足盡其妙能力行  
此即不能入化人之境澹然自足深於性命有  
補未為無益也

遺山集載鎮人李參軍麟家世居竹里又李東垣  
明之所居竹里各士日造其門則竹里吾郡勝

地也乃今竟不知其基址之所在矣豈與潭園  
俱湮沒乎

馮具區真實齋常課家常五事教子美孫對老婦  
宴語娛小姬有客對客飲食隨宜不粗不侈除  
此五事則居書室書室十三事隨意散帙焚香  
淪茗品泉鳴琴揮塵習靜臨摹法書觀圖畫弄  
筆墨看池中魚戲或聽鳥聲觀卉木識奇字玩  
文石數日一行者四事登眺山水尋僧訪知舊  
有花時看花起居外每經月必行者一事展墓

雕丘雜錄

卷之七

三

太平國  
藏書

經時或半歲必行者四事祀先抽園了故鄉諸  
緣省墳墓隨宜收買奇書或法書各畫五十前  
必勾當者三事遊天台廡岩諸名山置湖莊定  
山中隱居所不償以上課者有知日如此日課  
實足自快惟娛小姬一事損精神耗氣血非有  
道之士所宜不如易以與群從笑談猶見友于  
之樂也

張世傑吾郡人項下生癭甚大歷膺遇一人授以  
彼家術癭漸消又授以外丹吳小泉因買硃砂

遇之張問為吳姓大喜曰吾得異術師教遇  
姓人當同事今其時矣遂從小泉歸試之俱有  
驗張面墨每坐久則紅飲食至多或不食小泉  
嘗見其所授之師行如飛急行不能及後不知  
所終

丙申歲司農議生財欲令天下各衙門書手盡納  
為吏員余特為侍郎力爭以不可令功令森嚴  
凡衙役受賍印發尚陽堡而人索其數十金彼  
豈能有點金之術耶爭之不可得及疏上而各

雕丘雜錄

卷之七

三

太平  
詞  
裁書

省有以力必不能先求寬者部覆不允後又以  
催督不力降罰各司道州縣官有差噫既立法  
不令受賄而反索其賄豈為當耶

余在戶部會計本年錢糧入數北直等十一省起  
運及存留兵餉監課關稅各省裁扣並白糧改  
折銀共一千八百一十四萬二千餘兩出數各  
省官兵俸餉米豆草束歲該銀一千八百三十  
八萬五千八百餘兩又新增兵馬在京旗下王  
公固山各官俸薪披甲月餉大兵喂馬往來糧

草約共四百三十三萬兩以上共該銀二千二  
百六十一萬五千八百餘兩較比入數共少銀  
四百四十七萬兩零外有贖贖賍罰錢息缺官  
俸銀罰俸任俸香稅等稅額外開荒撥納監吏  
等項歲無定額不在入數又採買紬緞布疋顏  
料並賞賚各省災荒蠲免亦無定額不在出數  
黃學士文獻公懷友詩云歲暮山林瘦只一瘦字  
畫出殘冬蕭寂景象誰謂元人無詩耶

雕丘雜錄

卷之七

三

太平  
詞  
裁書

文獻懷友詩云卓犖恒山秀相逢幾抱琴五年風  
雨別四海弟兄心雪外梅花遠山中桂樹深定  
知稽叔夜高興渡雲林恒山乃吾郡似為蘇滋  
溪先生作也錄出俟入郡乘

丁酉開中司馬弟以字四軸送覽未書名祇有若  
虛及御史大夫二印書法蒼勁學元章詩亦滿  
酒有致非弘正問各手不能但念弘正諸賢位  
濟御史大夫造詣如此未有不知其名氏者玩  
其詩有生平寄興在東湖之句知其為江西人  
既而翻閱獻徵錄見李士實字若虛乃知即此

公也傳稱士實能文章善書法則若虛固一時  
文士特以其從寧王為亂故人皆惡其人並賤  
其詩與書耳嗚呼人豈可不擇所從哉

梅孝子應發居吳郡閩門市母有疾剔股肉以  
食之疾良已他日母又疾醫藥不能効乃露立  
北面稽首以名香然頂灼臂叩天乞減已年以  
益母壽是夕天將雨陰雲四合俄剗焉而開若  
故半扉盡見北斗之六星惟一星及軸星不見  
頃之雲復合及還至母所則母已擁衾坐床上

雕丘雜錄 卷之七

太平園 藏書

言有衣白衣者六人以水來灌灑遂霍然而蘇  
詰旦母平復如常孝能感神明一至如此虞道  
園有序黃文獻有傳並傳此事定非誣也

元朝大臣父受封亦有有謚者李文忠公孟曾祖  
執追封韓國公謚康惠祖昌祚任潞州招撫使  
追封韓國公謚文靖父唐任畧陽縣尹追封如  
祖謚忠獻前此未聞也

蘇滋溪先生三為御史在中臺僅四閱月章凡四  
十五上知無不言尤以進賢退不肖為急所劾

五人皆權要所舉百有九人自世臣耆德以至  
草澤之士不遺也昔之臺諫如此今諫官有蒞  
職數年而僅上五六疏者亦有畢世未薦一賢  
者吁可慨也矣

京師人家每雨天謂之酒色天蓋以其可以酣飲  
輒臥也

高少宰念東詩思敏捷援筆千言立就予所深服  
嘗於大司馬弟席間余問聞少宰曾作佐銓五  
君詠可賜教否高實未作云有之次日即以為

雕丘雜錄 卷之七

太平園 藏書

余作者送覽乃即席間所談余之情事云梁公  
清廟留水鑑群材笮學道索玄珠而不廢燕婉  
三黜了無驚譬若手舒卷自言困諸生念載安  
習坎青衫塵土中老驥大行坂意氣久已平松  
苗何長短惟憶雕丘莊映水槐陰滿樽酒誰行  
歌誓將單騎返詩清老似少陵五君者實抵杜  
純一隆平董福兄香河袁九敘及公與余也蓋  
皆任天官侍郎相繼降黜者

元時釋道二教頗盛道教如吳閑閑輩朝野崇奉

無殊王公卿相而大臣子弟亦多有從其教為弟子者至釋教更異郡縣所置主僧之官輒與角立凡府署之崇儉從之盛往往跡守令而其外卑躬曲意聽命承事之有加焉此亦朝廷之上有崇尚之者而因使異端得志如此

陸氏家制以田疇所收除租稅播種葢屋播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為水旱不測之備專存穀米逐年增置倉廩不可變易錢銀輕貸一分為祭祀之用六分為十二月之用間

雕丘雜錄

卷之七

太平園藏書

月則分為十三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為三十分口用其一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為得中不及五分為太奢所餘者別置簿收管為伏臘裘葛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居家苟能如此豐則豐儉則儉終身無患貧之事便免免首于人何樂如之而無奈人之不知節也  
靜中之樂無過讀書病中之樂無過調息讀書可以益智調息可以延年既以娛情又且有益人何憚而不為乎

先正訪後  
整其初不  
而練句  
別極往  
修飾其

倪鴻寶先生五簋享式云飲食之事而有江河之憂我輩不救誰救之者天下豈有我輩客是飲食人詩云以燕樂嘉賓之心此言嘉賓以娛其意孔作盛饌列鷄七羹作之驚之是為逐客然則約則為恭侈反章慢謹衆往謀條為食律八饋載詩二享廣易天數地數情文已極被君子兮嗟肯我適文以美各賞其真率一水一山清音下物耗心最難能飲一石 五肴 二果 二蔬 湯點各二 飯十餘 酒無笑 二

雕丘雜錄

卷之七

太平園藏書

客四客一席不妨五六惟簋加大 勞從餽餘酒人一觴武錢百文舟與人錢五十此式近亦有行之者人人稱便錄以示後人不第愛其詞之古也  
蘇伯修有滋溪先生集吾郡未之刻也元詩體要中載送任君玉西歸詩一首云薇花曾見照青春今日都門又送君入蜀使迎新太守渡海人識舊將軍琴聲彈落巴山月馬首披開劍閣雲見說西州民事簡客來多誦長卿文詩自清逸

一書二一十册 續修四庫全書第 2 版反內

確是前元大家

余所見文章之士敏捷無有過溧陽陳公者公過  
余郡人求題跋展卷濡毫直書娓娓千言或數  
十言不事思索書完讀之照應起伏一一有法  
渾乎歐曾大家之文不知何從得此

景泰十才子劉御醫溥湯叅將胤績晏御史鐸蘇  
雪溪平王處士淮蘇雲壑正沈倅偁恩蔣淮南  
忠蔣務本主孝其一戚里王貞慶或云洞庭徐  
震叔重也又云鄒御史亮亦與焉

雕丘雜錄

卷之七

太平周  
裁書

黃文獻公集載龍泉湯氏置義田以 族共為

田二百畝歲可得穀四百石擇族人廉謹而有  
幹局者俾任其出納月給人五斗有喪者二石  
葬則半之產子者一石再有子則倍之子始入  
學與錢三千婚嫁女如入學之數娶婦則減三  
之一年七十者每歲帛一疋能自業者弗預不  
知檢飭而有子弟之過者罷之大約做范文正  
公之成規凡族眾者皆宜有此而近未有行之  
者是亦世道使然也吾宗貧人不少當有此舉

不知能遂吾意否

元官制有諸色人匠提舉有諸路金玉人匠府總  
管副總管有金銀器盒提舉有瑪瑙提舉秩或  
奉議大夫奉訓大夫或將仕郎承仕郎積階或  
至嘉議大夫俱士人為之嗟乎以製器之事而  
崇重如此甚矣其好尚之殊也

太素脉訣出於蜀之青城山王朴仙翁而歛人張  
子元子發嘗授其書傳至楊上善而發人張去  
非得之其術以切脉知人吉凶貴賤壽夭言率

雕丘雜錄

卷之七

太平周  
裁書

奇中人遂以張太素稱之云

王鑿儀有弘治間李東陽賓之及一時名公冬日  
賞菊詩押韻以騎字殊鮮佳句至陳玉汝璠云  
分詠冬初菊拈花押韻奇群公吟已了到我竟  
無騎似不成句可見險韻之難也

宋梁師成以小璫得幸竄名進士籍中一時無耻  
之徒亦認為同年張邦昌亦舉進士後乃僭偽  
楊石淙歸田詩有天地國恩慚未報夢回雙闕可  
能安之句李空同評曰用世之志雖老不衰然

活澹之趣少矣空同為石淙門人直言若此其古人之風也今人以過失相規動成仇怨抑何為哉

方從哲在內閣寧晉劉文炳為給事中舊例內閣與給事中各刺稱知生時給事中勢方張文炳憤憤不平因與方回刺稱晚知生兩人爭競形之章奏未幾劉謫遠方趙忠毅公為口號嘲之云黃門黃閣苦相爭一旦炎方萬里行此去投人青脚色那能復用晚知生

雕丘雜錄 卷之七

三 太平園 藏書

元薩天錫別江州總管真定王克紹詩云我識文章王太守不知幾日上潯陽琵琶亭前好明月香爐峰頭多夜光吟詩寫字午衙靜打鼓勸農春社忙萬一公餘頗相憶寄詩應到荔枝鄉讀此則克紹一風雅士也錄之以補郡誌之闕元趙子昂寄題真定明遠亭詩云未到新亭上先題明遠詩雲間歸鴈小山外夕陽遲薩天錫春日鎮陽柳溪道院詩云城外青溪出洞門道人歸去日長曛柳花滿地無人掃隔水遙看是白

雲通鎮陽城南觀音院詩云柳色暗藏溪上寺露華偏濕水邊僧門前天映荷花滿出水遊魚夜戲燈觀三詩則知明遠亭柳溪道院城南觀音院皆吾郡勝地也今俱不知在何所

唐有賜孤魂及第之詔蓋憫郵科舉不售士子也歷代無行之者惟明崇禎時蘇松巡按祁彪佳奏准贈舉人張靖孝先生與歸朱兩先生皆翰林院待詔益三先生皆篤行有道之士贈之以風廟後學云張名基歸名子慕朱名陞宣

雕丘雜錄 卷之七

三 太平園 藏書

宋制婦女冠高不得過七寸廣不得踰一尺後漸至有長三尺者登車輪皆側首而入今其冠制已不可考但如此之高亦可謂奇形異狀矣明時萬曆以前女冠高未過尺即以為異其後數歲一變漸低至一二寸及崇禎朝則祇飄飄一葉矣時尚如此雖力維風化者不能改正老學菴筆記云保壽禪師作臨濟塔銘云師受黃葉印可尋抵河北鎮州城東臨滹沱河側小院任持名臨濟其後墨君和太尉於城中拾宅為

寺亦以臨濟為名其事甚詳近見呂元直丞相  
燕魏錄載真定安業坊臨濟院乃昭憲皇太后  
故宅按保壽與臨濟乃師弟子不應有誤豈所  
謂臨濟院者又嘗遷徙耶自宋至今又五百餘  
年即臨濟院安業坊俱不可考矣惟有村名大  
臨濟小臨濟在城東或即其故址耶

小說所載宋人謁見刺字如高郵秦觀手狀如廷  
堅奉謝子允學士同舍如著作郎兼國史院檢  
討張來狀稱地里稱官職稱字俱極大雅今制

雕丘雜錄

卷之七

太平圖  
藏書

如春生侍生通家年家之類何其俗也至有涉  
涉小學臺末臺薄之稱益可笑矣此一改正如  
古制亦甚易事但恐不知者返以為笑甚矣古  
道之難復也

奇箱雜記言揚州陳亞真率無威儀知越州時游  
鑑湖歸必敲鐙代板潛唱亦其性也余所見晉  
人周 為無極令余兄弟邀飲賓朋全集胥  
役林立周居上座唱崑腔曲終飲一爵笑談自  
若毫不慚沮此亦亞之流乎

陳白沙言卜塋兆當須好土深掘不及井泉無害  
蓋土色美惡不同氣亦隨之而異乘其美者則  
吉乘其惡者則否葬法淺深之亦如范越鳳云  
凡穴宜及一丈外則不為草木之根所及其說  
亦有理若掘止八九尺間見有好土不止則傷  
龍若掘而無好土則無如之曰程子以土色光  
潤為地之美葬家以驗土色為辨吉撻法此不  
易之論也

姪允襄校

雕丘雜錄

卷之七

太平圖  
藏書

閉影雜識



采榮錄

真定

梁

通之

范蠡去越遺大夫種書曰蜚

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烏

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武說

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

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

王試之種自殺引翁曰此種自殺之也越王素

多機智而諸臣又多以機智相尚安得不令王

雁丘雜錄 卷之八

太平國 藏書

疑諸臣之以機智欺已也種見蠶書即稱病不

朝素無病而一旦稱病自動越王之疑矣又有

人謔之安得不信為種計蠶既去種無隨而即

去之理藉晦以待時或如郭子儀廣置田宅以

自樂猶可自全也七術用三以平吳而即用其

一以自殺為人臣者又何貴用術哉

余為光祿少卿厨役領糧皆以季終移文支領初

因厨役多老耄不堪議換厨役而是時去領糧

僅數日余謂彼老耄輩退回宜但已應役兩月

餘矣前此不華退而去領糧日期不違乃退而

不得支糧得無太苦人乎或曰此而退請役則

朝廷可省糧數十斛何不為朝廷省此糧而乃

為諸役留此地余曰朝廷視此數十斛糧猶之

滄海一粟耳而諸役視此糧則身家性命所關

也况諸役已久供事矣朝廷忍使無糧人耶且

既老矣病矣皆可憐之人朝廷猶當恤之而忍

令其餓以死耶即有人議此事為破冒余願自

認其咎於是遂定議諸役以季終退而糧亦以

雁丘雜錄 卷之八

太平國 藏書

季終止

一日與魏環溪論顏子三月不違仁余謂此必夫

子實見顏子止能三月不違乃作是語蓋仁之

道大如過三月尚能不違則顏子已臻聖人之

域豈止大賢哉且夫子大聖豈有立言欺人之

理後世影嚮之見入玄入妙總於聖道無涉環

溪是之

環溪言夫人經濟皆自性命流出余謂不然夫所

謂性命者即人生最初天所賦予之至理古人

如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之道乃從性理中流出漢唐而下卽如張子房諸葛孔明輩其所謂經濟者不過智術耳豈真治天下之大道哉既非大道又豈從性命中流出三代而下以道治天下者少矣如以道則謂之道而不謂之經濟也是以六經中無經濟字

余性好琴而懶於學每見琴輒撫弄不已其聲雖不中律呂而亦泠然可聽昔靖節蓄無弦琴得琴中趣余不止得其趣而併得其音雖余之所

雕丘雜錄

卷之八

三

太平圖  
藏書

得較靖節涉有形跡然實足以自娛也

史載唐質肅子嘉問紹聖初至京師謁時相見一人朱衣象笏爲典客所拒匍匐從門闥下入歎曰士大夫汨喪廉耻一至此乎拂衣徑去家君崇禎朝爲工部郎謁周摺齋公於邸第同事數十人皆爲門者所拒惟選郎吳至與門者嬉咲拱揖門者微開半扉吳疾趨而入家君亦拂衣歸蓋吳趨炎附勢熟於相門家君惡其情態正與嘉問同意嘗舉此以戒遠等云

或問陸象山曰先生見用以何藥醫國象山曰吾亦用四物湯亦謂之四君子湯或問何如曰任賢使能賞功罰罪

利瑪竇近言曰適遇難事非我所願又非我所能避則在乎用智以善處之士之行世其猶博塞之精者乎值勝數而勝夫人之所能也值不勝之數而善運之以使勝是以智易其不勝之數也此言雖爲有理而實有病蓋恐人悞用其智而致敗壞不可救耳余以爲聖賢之理必以安

雕丘雜錄

卷之八

四

太平圖  
藏書

命順受爲正余亦觀乎博塞之事矣遇勝數則乘勝以爲之遇不勝惟有安意退避或節縮以待時如用智善運恐智未及而敗旋至所損者多無可柰何也

魏廓園爲吏垣都掌科家君謁於其邸廓園延入內室坐談家君見其室中几榻之外無一長物宛然書生行徑極慕其清簡余閱其年譜自述其爲秀才時一歲束修止得十金以七金爲養家之費以三金買書因知廓園清德當其秀才

時已立根基是以居官能兼潔如此也今之爲  
秀才者卽數十金尙不足用日事營求而居官  
又何能如廓園哉

今人所用圖書卽古人所用小印也漢人多用白  
文唐人多用朱文宋人白文朱文兼用而好用  
蓋文粗邊或七疊或九疊明初乃尙牙章多用  
細邊粗字後乃用小篆極尙奇巧其文皆宗周  
伯溫六書正譌至隆萬間句雪漁梁千秋等出  
乃用漢篆講明刀法二子所刻幾埒漢章得者

雕丘雜錄

卷之八

五 太平閣 藏書

珍爲秘玩

石林避暑錄記吳門下好強人與論杜詩不已人  
以爲苦洛中王文安公則好強人論已詩一日  
余與家弟玉立值文安於傅掌雷家公携已詩  
數巨帙令余兄弟披閱公自指其首佳某首大  
佳一首未完又指一首目無少瞬手不停披將  
日落迫上馬輿猶勃勃適余兄弟有急事欲去  
甚以爲苦聞其到人家遇知詩者往往如此此  
與吳門下何殊吳名居厚政和間人

夢白先生曰知與行原非二事如學射必操弓矢  
離弓矢而欲知射無由學奕必涉碁局離碁局  
而欲知奕無由此言雖至理然亦有病如謂學  
仕必臨百姓離百姓而欲知仕無由古來如顏  
閔之徒曾未從政謂之不知仕可乎

論語一書首言爲學卽曰悅曰樂曰君子此聖人  
最善誘人處蓋知人皆憚於學而畏其苦也是  
以鼓之以心意之暢適動之以至美之嘉名令  
人有欣羨之意而不得不勉力於此也此聖人

雕丘雜錄

卷之八

六 太平閣 藏書

所以爲萬世師

大學中庸原附禮記中是以宋人引學庸語皆謂  
禮曰云云自明定爲四書而學庸乃不入禮記  
今禮記尙存學庸篇目文實不載焉  
石人問太白子美俱爲唐詩人之冠而何以高新  
準列太白爲正宗子美爲大家余對曰太白氣  
象雄逸不過得詩家之一體所以與高岑王孟  
並列爲正宗如子美則高岑王孟皆在所包羅  
豈可以一家目之也列爲大家正所以尊崇子

美云爾

余嘗言士人至今日比作詩作文俱不能出古人範圍即有所見自為創獲而不知已為古人所已言矣惟隨時紀事或考論前人言行得失有益于世道人心者筆之於冊如輟耕錄鶴林玉露之類庶不至虛其所學然人又多以說家雜家目之嗟乎果有益於世道人心即說家雜家何不可也

昔人言楷書必帶隸法乃為不俗吾見從來能書

雕丘雜錄

卷之八

七

太平國藏書

者惟褚河南得此妙王履吉晚年行草亦多用章草筆意遂更古雅信乎昔人之言不虛也

宋朝官人有官觀之職即大臣輔相謝事亦多有請祠者如王文正為玉清昭應宮使向敏中為景靈宮使之類不一而足此等似於理大謬夫宮觀所以奉神明不過一黃冠為之耳儒者不得其職則去而豈可以黃冠之名加之至令史冊書云以某人提舉某官觀其為不經孰大焉終宋之世無一人非之者何也

茅鹿門論文必以六藝為宗六藝者六經也出司馬子長史記滑稽列傳以禮樂詩書易春秋為六藝如禮樂射御書數之六藝豈可以為文也哉

唐有諱行錄記登科進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祖父諱主司名氏此即先朝之序齒錄也萬曆以前序齒錄所記亦不過如此是以傳之甚久至本朝登科者多載一時貴顯或為伯叔或為弟昆有二姓而盡一時在朝貴顯備書之者

雕丘雜錄

卷之八

八

太平國藏書

甚為可鄙今遂禁不許刻

山東滕縣山中有黑鼠其色如墨人遇者一擊即死其香不散幾如麝膻如再一擊死則無香矣此鼠亦可入藥京師鼠亦不黑者死則腐臭無他異也

修德而至聖人學道而至神僊此皆實實本有之理不虧其性命之理即為聖賢無損其性命之實即為神僊但人拘於氣稟染於嗜慾遂無能至此耳至於佛之教過於深玄吾不能窺其涯

際也

陶詩云一往便已得何事後復疑此亦自決歸去之言想其未決時亦不知幾費躊躇可見勇退之難也奈何以之責常人哉

趙中丞兆麟在諸生中學業無可稱偶以春秋入鄉闈閱春秋者為富平令賈某閱趙卷未畢偶西安司理王君松茂至把卷翻玩曰此卷亦可中賈為王之屬吏且同年也疑王有他意遂取中趙卷其文實未佳出闈趙謁賈賈令趙先謁

雕丘雜錄

卷之八

九 太平國 藏書

王謂王實取汝及謁王王則茫然不記有是事趙為孝廉數年未得中甲科後以國亂為偽防禦使王師入陝委趙為巡撫後敘投誠功得實授撫治郎襄趙至襄所居公署乃流寇所據之公署也偶其僕從移石槽張馬槽下有金銀數十萬趙盡掘得之家遂大富移疾歸里趙一生功名富貴俱得之無意中信乎人生有命何必營營乎

明季閣臣俱自餽食多以豐腆相尚惟徐公光啟

日以米飯一盂鹽菜少許置之衣箱中饑則取食餘以食僕從程公國祥日食鹽腎一具燒酒一壺而已

鄭相以偉學極與博至臨政事則不達一日票本內有何况云云等語鄭以何况為人名即票云何况著議奏上覽之大咲因而罷相人遂呼之為鄭何况

李忠定綱人知其才智之雄深事業之光顯而不知其文藝之優長無論書疏曉暢時務思如湧

雕丘雜錄

卷之八

十 太平國 藏書

泉即其詩亦清深雅麗可以追蹤王孟張太宰瀚與人書言人生處世君子當其難小人當其易余不以為然夫君子於功名富貴付之天命任人奔走營競無所不至而君子澹然至聲色貨利一切耗人精神之物君子俱所不好而所樂者草食瓢飲差為易辦即至殫忠竭節禍患之來君子甘之如飴亦以為命所宜爾則君子何難也故昔人曰君子居易以俟命若小人日夜憂虞即當富貴時而患得患失天君豈

能一刻暇逸此豈云當其易哉

家兵憲常侍董文敏公有以文敏廣字質之文敏者文敏連呼豈有此理豈有此理而罷因悟論書法者當先論理理即長短向背血脈精神之謂也今學書者不於理求之而但摹仿其形似何能及古人哉

夫人所自出者為母先母而配父者為前母後母而配父者為繼母為人後者即母其所後之母而前母後母同於已母則曰本生母庶子於父

雕丘雜錄

卷之八

十一 太平園藏書

之正室為嫡母所自出者為生母正室所生於父之諸妾為庶母已失父父命諸妾撫育者為養母後人不明此理多有混稱有登科第而稱所後之母為嗣母者又有本生母而止稱生母者又有父本無嫡庶而稱母為生母者又有有前母繼母而於已母稱生母以別之者大為可笑明季一甲科登齒錄為叔父後而稱嗣父嗣母於已母則稱生母並不及父一仇家糾其以已母為叔妾干犯倫理遂以此罷官終身不齒

於人則母之稱謂可不正其名哉

塞外有禽名沙鷄鷄形而鼠足時臥沙中故名凡西北蠢動則是物先至邊人亦呼為信鳥

饒陽李文正公昉余邑李叅政公至為詩俱務淺切效樂天體有二李唱和集行於世見青箱雜記

宋張文定公齊賢嘗有詩曰慎言渾不畏忍事又何妨國法須遵守人非莫舉揚無私仍克已直道更和光此箇如端的天應降吉祥此作誦之

雕丘雜錄

卷之八

十三 太平園藏書

可作箴銘大有裨於身心他人咏一草一木少善便膾炙人口而此乃無人知者詩果但以雕繪為工耶

姪允潔校

采榮錄

飽卿談叢

雕丘雜錄九

真定 梁 清遠 邇之

周德卿先生有云文章以意為主字語為役至強而役弱則無使不從世人往往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役其主可謂深中近日作者之病矣又曰以巧為巧其巧不足巧拙相濟則其巧不厭唯甚巧者乃能就拙為巧所謂游戲者一文一質道之中也雕琢太甚則傷其全經營過深則失其本此論最得作詩文肯綮至論詩

雕丘雜錄

卷之九

太平園藏書

云頸聯領聯初無此說特後人私立名字而已大抵首二句論事次二句猶須論事首二句狀景次二句猶須狀景不能遽止自然之勢此實有未必然者蓋作詩亦有首聯論事而次聯即述景者豈能拘拘如所論哉

蕭開憶恒陽家山詞有斜川三尺玉王若虛謂公宅前有池可三畝號小斜川蕭閑是金蔡丞相松年別號蔡吾郡人高雅有蘊藉小斜川今亦不知在何所計今去元不過三百餘年而勝地

韻事俱不可考惜哉

北潭有漱玉堂府治有恒山堂俱極壯麗見王澤南文集中

元時余郡有孝友之家曰許氏兄弟輯睦為一鄉最其居室之南生瑞竹由地而上十二節而中分為二又六節而復合一時士大夫謂其有致之也多賦詩以美其事澤南王若虛作瑞竹賦

王澤南居郡城日在雕陰或即今之雕丘乎以此

雕丘雜錄

卷之九

太平園藏書

徵之雕丘固昔人隱居名勝之地也

經義雖科舉之文然不盡其心不足以造其妙辭欲其精意欲其明勢欲其若傾故必探語孟之淵源擬歐蘇之菁英削以斤斧約以準繩欽而節之無乏作者之氣象肆而馳之無失有司之度程勿怪勿僻勿猥勿同若是者所向如志敵攻無勅可以高視而橫行矣

林下四友彭子升悅王士衡權周晦之嗣明及王從之若虛也四人皆東垣人俱在里中行必借

晏必共詩雖不多而嘲戲贈答時出數語以相  
娛酒雖不廣而花時月夕一杯一杓亦自不廢  
常約他年爲林下之游且各爲別號以自寄從  
之號慵夫子升號澹子士衡號狂生晦之號放  
翁四子固金元時吾郡高曠之士也今無著作  
可見第見之於若虛林下四友贊晦之又號放  
心

王湑南白髮歎真切有味讀之可發深省偶記於  
此清晨梳短髮已見數莖白髮孛驚且吁謂我

雕丘雜錄

卷之九

主 太平  
藏書

應速摘我時咲而答區區亦何必此身終委形  
毀棄無足惜况爾毛髮間乃欲強修飾畢竟滿  
頭時復將安所擇

湑南自號慵夫有詩曰身世飄然一瞬間更將辛  
苦送朱顏時人莫咲慵夫拙差比時人少得閒  
熙寧中上召明道先生問所以爲御史明道對曰  
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擬拾臣下  
長短以沽直名則不能此雖忠厚之言然論御  
史以糾彈爲職群下之長可不問而短可不言

乎舍群下而獨責君父亦非人臣之正也

王若虛焚臚誌武亦寓言也緣爲吾郡故實錄之  
左方歲己未河朔大旱遠邇焦然無生賴鎮陽  
帥自言憂農督下祈雨甚急厭穰小數靡不爲  
之竟無驗既久怪誣之說興適民間有產白驢  
者或指曰此旱之由也雲方興驢輒仰號之雲  
輒散不留是物不死旱胡得止一人臆倡衆萬  
以附帥聞以爲然命亟取將焚之驢見夢於府  
之屬某曰寃哉焚也天禍流行民自罹之吾何

雕丘雜錄

卷之九

主 太平  
藏書

預焉吾生不幸爲異類又不幸墮乎畜獸乘負  
駕馭惟人所命驅叱鞭箠亦惟所加勞辱以終  
吾分然也若乃水旱之事豈其所知而欲冀斯  
酷歟孰誣我者而帥從之禍有存乎天有因乎  
人人者可以自求而天者可以委之也殷之旱  
也有桑林之禱言出而雨衡之旱也爲伐邢之  
殺師興而雨漢旱卜式請烹弘羊唐旱李中敏  
乞斬鄭注救旱之術多矣盍亦求諸是類乎求  
之不得無所歸咎則存乎天也委焉而已不求



諸人不委諸天以無稽之言而謂我之愆或其不然暴巫投魃既已迂矣今茲無乃復甚殺我而有利於人吾何愛一死如其未也焉用為是以益惡濫殺不仁輕信不智不仁不智帥胡取焉吾子其屬也敢私以訴某謝而覺請諸帥而釋之人情初不憚也未幾而雨則彌月不解潦溢傷禾歲卒以空人無復議驢

宋劉耀卿為司諫雅愛處士李瀆之為人瀆終公陳其高退之行詔贈瀆著作郎夫為司諫而不

離丘雜錄

卷之九

十七

太平圖藏書

忘故舊固耀卿之篤友誼乃以司諫一言而遂贈處士以著作郎亦先代之盛事也宋時如邵堯夫林和靖沒後俱有贈官之詔其重恬退之士如此士安得不重志節耶

顧東橋左右二警辭俱有益於身心學者不可不書置座右左警辭曰言行擬之古人則德進功名付之天命則心閒報應念及子孫則事平受享慮及疾病則用儉右警辭曰好辯以招尤不若訥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素居以自全

厚費以多管不若省事以守儉呈能以誨妬不若精精以示拙

黨承旨懷英嘗夢作一絕句云矯冗連天花春風動光華人眠不知眠我佩絳紅霞語俱奇杰不知所謂即黨亦不能自解豈真誠語耶

蔡丞相松年有書名其子珪字正甫璋字特甫皆能書其筆法如出一手前輩之貴家學如此

楊孟載有句云十畝桐陰閒鼓瑟一窓竹影靜焚香余極愛其雅潤後觀王黃華詩有十畝蒼煙

離丘雜錄

卷之九

大

太平圖藏書

秋放鶴一簾涼月夜橫琴乃知孟載從此脫化可見前人作詩如得佳句亦不嫌于蹈襲也

史御史舜元名肅素尚理性之學晚年頗喜養生謂人可以不死嘗欲棄官學道而竟不能詩甚新警有咏北潭詩云竹陰松影玉葱籠十里平堤一徑通碧水乍開新鏡面青山都是好屏風寒蟬高鳥清愁外折葦枯荷小景中酒力未多秋興逸夕陽聊貸半林紅北潭余郡勝地也史金源人

金明昌間以神童稱者五人太原晉澤壽四歲作詩云我有一卷經不用筆寫成展閱無一字畫夜放光明合河劉滋文榮六歲有詩云鶯花新物態日日老天公劉徵伯祥七歲被旨賦鳳凰來儀新恩張漢臣世傑五六歲亦召入賦元姬素羅扇畫梅云前村消不得移白月中裁其後常隱居不出餘三人皆無可稱惟莫州麻知幾九疇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章宗召見問汝入官殿懼怯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懼父耶上大奇之後以趙開閣薦應奉翰林文字以詩名於世

雕丘雜錄 卷之九 太平國 歲書

段繼昌白水人自號適安居士性好酒名酒曰黃嬌蓋關中人謂兒女為阿嬌繼昌以酒比之故云  
迂齋先生周馳有鼓子詩云勿以微才棄安危任不輕誰憐一片小能使四方平几案由吾正樂孟免爾傾何當遇夷坦沈默更何營鼓子不知何物觀詩意似穩卓之物今名穩子也詩甚清

切而寓意深遠故錄之 致私盡反支起也  
金易人田特秀以進士為轉運使有詩名所居里各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字五兒二十五歲鄉府省御四試俱中第五年五十五八月十五日卒造物之戲人如此

永寧游彥哲調汝州司候將之官問為政於宗御史端修宗曰治心養氣而已彥哲不達宗曰子寧不知此耶治心則心正心正則不私養氣則氣平氣平則不暴不私不暴為政之術有愈此者乎

雕丘雜錄 卷之九 太平國 歲書

余邑金時有王之奇士衡攻雜學屏山目為怪魁邑乘未載  
余邑狀頭金承安中有李著字彥明高才博學詩文得前人體工於字畫頗尚玄言歷官彰德府治中城陷死節中州集載其觀音院書閣詩云明巷蓬蒿一尺深小軒岑寂似山林鳥聲落枕有高下山色闕人無古今客裏三年侵老鏡床頭一易浣塵襟晚涼凝坐忘言裏滿地西風白

玉簪

黃山谷論鹿性云凡餌藥者勿食鹿肉服藥必不  
得力以鹿常啖解毒之草故能制毒散諸藥也  
山谷與王子飛簡云學書當遠法王氏父子近法  
顏楊乃能超俗出群正使未能造微入妙已不  
為俗書此論操觚者不可不知  
漢時買賣下手書宋時畫指券即如今細民棄妻  
打手摹也宋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江南田宅  
亦用手摹

雕丘雜錄

卷之九

二

太平  
藏書

李屏山序劉西崑集云人心不同如面其心之聲  
發而為言言中理謂之文文而有節謂之詩然  
則詩者文之變也豈有定體哉三百篇什無定  
章章無定句句無定字字無定音大小長短險  
易輕重惟意所適雖役夫室妾悲憤感激之語  
與聖賢相雜而無媿亦各言其致也已矣何後  
世議論之不公耶齊梁以降病以聲律類俳優  
然沈宋而下裁其句讀又徑俗之甚者自謂靈  
均以來此秘未覩此可嘆者一也李義山喜用

僻事下奇字晚唐人多效之號西崑體殊無典  
雅渾厚之氣反晉杜少陵為村夫子此可嘆者  
二也黃魯直天資峭拔擬出翰墨蹊徑以俗為  
雅以故為新不犯正位如參禪著末後句為具  
眼江西諸君子翕然推重別為一派高者雕鏤  
炎刻下者模影剽竄公言韓退之以文為詩如  
教坊雷大使舞又云學退之不至即一白樂天  
耳此可嘆者三也嗟乎此說既行天下寧復有  
詩耶此讀劉西崑詩質而不野清而不寒簡而

雕丘雜錄

卷之九

三

太平  
藏書

有理澹而有味益學樂天而酷似之觀其為人  
必傲世而自重者頗喜浮屠遠於性理之說凡  
一篇一詠必有深意能道退居之樂皆詩人之  
自得不為後世議論所奪真豪傑之士也西崑  
詩固是香山一派而此論發前人所未發殊有  
裨於詩道惟謂魯直詩以俗為雅以故為新則  
未盡然耳

京朝官最苦沿門投刺一事而更苦者謁諸當道  
此余所深以為病者也乃讀司馬溫公關吏詩

以此爲苦然則此事自宋已然温公詩曰弊車  
羸馬犯塵泥。愁到朱門徧徧辭。相國舍人難驟  
見。將軍馬監豈相知。因循歲月勞何補。顛倒風  
埃辱固宜。惆悵東歸舊。陂在素心空。瓦石雲。期  
耕學問荅歌。歐陽圭齋所作。詞雖近俚。而頗盡情  
事。錄出以示子孫。世間惟有耕與學。思量二藝  
皆無錯。耕者榮華得富豪。學者羽翼生鱗角。耕  
問學得恁賢。累年累月在窓前。田地拋荒園圃  
廢。日間忘食夜忘眠。學者若。非容易。筆頭雖小

雕丘雜錄 卷之九

太平圖 藏書

驚天地。但看五侯將相家。盡是當年勤苦至。學  
問耕得恁苦。渾身穢汚生泥土。冬月之間被霜  
雪。春天曉暮遭風雨。耕者答。不辭辛。鋤頭翻地  
出黃金。但看世間儲積者。盡是當年勤苦人。耕  
可憐。學可愛。思量二藝皆獲大。少年辛苦老來  
閒。粉壁朱門多自在。

楊君謙文學昌黎而其擬唐宰相答韓退之三上  
書力駁昌黎之非亦猶柳州文學國語而作非  
國語之意也嗟乎既心服其言而師之復取其

言而彈射之不幾爲蓬蒙哉

薛西原見李川甫好貨殖爲書以戒之未附一絕  
云可憐詞客李空同治第梁園學富翁地下定  
遺劉武咲我猶如此况如公此其相警之意切  
矣前輩朋友直諫如此真可風也

薛西原曰近時之士求識見議論若王陽明者豈  
非一時之巨擘乎然君子不謂爲知道者以其  
終身未透富貴之關也嗟乎學問如陽明尙不  
能脫然於富貴塵俗之染人何深耶

雕丘雜錄 卷之九

太平圖 藏書

少陵藍田詩冠帽意重王文安公改帽爲雪意似  
佳而落晚唐格甚矣詩之難言也

凡人操觚立言以理爲主不得其理貽咲後世不  
可不慎如法帖中刻王履吉所書謝康樂詩文  
休承跋云是歲丙戌涵峯初登第其情暢適故  
筆勢淋漓神氣奕奕非他書可及涵峯履吉兄  
也履吉行履高潔不屑屑於功名豈以其兄一  
第而情遂暢適耶且以其兄登第而書法遂進  
設履吉登第其書當何如耶此不特不知履吉

並不知書法矣休承此跋真可噴竹

甲申大亂秦民多避難走華山深谷中偶人聚至數百夜半饑疲無可食有帶麥麩者奈無火不能熟谷中一道士曰我能熟之取澗水和麩又取澗水濯已腹仰臥製麩餅置腹上俟即焦乾可食數百人因得不饑

國子司業王同祖有名藝苑與人書刺字奇大王弇州述以為異今翰林中即庶常書刺亦滿幅矣不知較同祖為何如無怪乎有臨池費墨之

雕丘雜錄

卷之九

太平園藏書

請也

神宗朝富平孫太宰立撤籤選官之法一時人稱銓部為籤部 本朝凡事必引典例而吏部猶以遵例為主人又名吏部為例部

今之縉紳便覽在宋名班朝錄見容齋隨筆然多抄寫無刻本亦以其時梓工之未易也

八月十二日南人稱為鹽生日是日有雨則薄收

姪允棟校

飽卿談乘

過庭暇錄

雕丘雜錄十

真定 梁 清遠 邇之

先朝設科取士入試者有子生有郡邑學生有儒士有軍生有武生有醫生有官生有譯字官有辦事官有翰林院秀才有光祿寺厨役有各衙門吏有教諭學正訓導有中書舍人收羅人才可謂廣矣至朝鮮交趾亦有入彀者更前古所無也

雕丘雜錄

卷之十

太平園藏書

日覺雙眸暗年驚兩鬢蒼病應無處避老更不宜忙徇俗心情少休官道理長明春歸去定何必重思量此余伯祖函三公病起感懷詩也公素不學詩而開口大似元白且讀此則其高風遠致可知矣

今人不問門外事者常云閉門不管窓前月一任梅花自主張乃宋臨川陳藏一詩也陳有苦吟詩云水驛荒寒天正霜夜深吟苦未成章閉門不管窓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見隨隱漫錄隨隱乃藏一之子

友人言必中科甲始了讀書一事余曰何重視科甲而輕視讀書也夫甲科不過功名之肇端耳古之名賢多有建許大勲業而不由科甲者豈遂謂其求了讀書事耶且讀書原非止爲功名如謂中科甲便了讀書事其亦不知讀書者矣人有窮有貧如田宅廣有而家口衆多所入不足償所出日日仰屋躊躇者此窮也如衣食粗足而家無擔儲聊以度口無可計筭者此貧也貧者多賢達窮者多悻懂人可不知所守哉

雕丘雜錄

卷之十

元

太平圖  
藏書

古今紀載理之所無者莫如王質爛柯一事夫神仙之道欲其長生正以日月悠長爲可樂耳乃一局棋便是人間數百年數局棋便是人間數千年矣由此言之數萬年不抵人間一兩月日月如是之速神仙亦有何作處耶此以爲寓言則可以爲實有此事者甚爲神仙苦其短促也穆天子傳載天子獵於鉞山之西阿於是得絕鉞山之隊北循滹沱之陽郭璞注鉞山今在常山石邑縣滹沱河今在雁門南城縣然此滹沱之

陽是滹沱之在常山者雁門之滹沱是其源也膜拜今爲佛家禮穆天子傳載有膜拜而受是外域人致敬天子之禮也

天子經過駐蹕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見穆天子傳郭璞注

淑人今三品官妻之封號穆天子傳謚盛姬曰哀淑人此淑人之稱所自始也

唐人詩云花開蝶滿枝花謝蝶還稀惟有堂前燕主人貧亦歸丘文莊反其詞曰於今燕子如蝴蝶不入尋常矮屋中唐人固不足言文莊知道者何尙有不能忘情燕子之意耶吾人潛居修道世情盡忘乃足自樂倘退休靜處而蝶燕滿堂哄然喧囂於吾何益余反文莊之詞曰戀花蝴蝶殊無味燕子依人任所歸矮屋正宜寂靜好何須蝶燕亂飛飛

雕丘雜錄

卷之十

元

太平圖  
藏書

唐李端贈道士詩有懶說歲年齊絳老甘爲鄉曲號涪翁宋黃庭堅號涪翁得無取諸此乎士君子居鄉高軒華蓋過於閭里無識者羨之有

識者咲之吾學聖人之道而為有識者所咲則何用高軒華蓋為哉

婦女藻其絃服以取妍兒童彩其禪襦以自炫吾儒者也而亦華美其衣冠顧影自喜吾不幾婦女兒童也哉

王忠文作王成齋墓表述成齋所與游碩夫鉅人有恒山周公錯與鮮于伯機李公衍同稱意周公亦吾郡一偉人也其行實無可考見記此以俟咨耶

雕丘雜錄 卷之十

二元 太平園 藏書

北人善拳棒者名教士王弁州有為戚都督乞教士詩然鄉語嘗云要教士則教士似一藝之名正不知是此二字否

李于鱗不讀唐以後書其議論得之趙文敏陶九成輟耕錄載趙文敏云作詩總使唐以下事便不古此即于鱗之論也

先大父潘明公問白香山詩於趙忠毅公忠毅公以一字評之曰透

勾吳秦氏掘墓得古銅章徑寸鏤東方曼倩像贊

其文古質類神仙家語是何意也

山海經稱泰戲之山澤沱之水出焉有獸如羊一角一目其名曰羴至今余郡有羴羊祠每霖雨河水溢則有青羊昂首隨波上下即此神也

陸文定公云求子者男女止服健脾藥甚妙蓋萬物皆生於土也文定少苦乏嗣至五十外始生一兒後仍見孫曾此言正而有驗求嗣者不可不知

古人寓書於人有言事有白箋有白疏有言疏此雕丘雜錄 卷之十 二元 太平園 藏書

必有別不然何刺一印數面有數名耶

古人科試文載之史書者天人三策外不多見而劉蕡對策雖下第其文載之唐史與日月爭光文豈在必售耶

世亂奴欺主時衰鬼美人乃唐人李山甫詩也李詩云自憐心計拙欲語更悲幸世亂僮欺主年衰鬼美人鏡中顏欲老江上業長貧不是劉公樂何緣變此身

人傳老鶴蛋小兒煮食可稀痘武去鴉當食地恐

蛇有毒未可輕服也

陸放翁題跋署號凡十有七日笠澤漁隱曰漁隱

子曰笠澤漁翁曰可齋曰雙清堂曰甫里陸務

觀口玉局祠吏曰餘醪巷曰笠澤老漁曰老學

菴曰龜堂病叟曰龜堂老人曰笠澤釣叟曰笠

澤翁曰笠澤老民曰玉笈齋

宋時男娼有禁政和中立法告捕男子為娼者杖

一百賞錢五十貫明時有官妓之禁而男娼則

不禁蓮子衡衡乃其巢穴官員設席或呼一人

雕丘雜錄

卷之十

三

太平閣藏書

或二三人陳饌侑觴有欲宿者即留宿其裝飾

底衣如女子襲以青絹袍油頭粉面竟如少艾

也

弁州九言苦熱詩每句為刪二字尚成七言如此

亦何貴有此一體也六月刪苦熱杜門復何道

科頭刪解衣徒坐清陰邊為語刪諸君且莫河

朔飲我欲一枕刪上就羲皇眠藥如刪足踏

太行萬古雪帆若刪臥對廬山千尺泉長安道

中刪此刪穠穠者誰子薰心刪炙手不畏天公權

前代投門狀有大狀小狀大狀則全紙小狀則半

紙今制投刺有雙東單東如吏部司官與三品

以上官則雙東以下則單東雙東即全東全紙

為之單東則全東之一幅也前代刺有大不盈

掌者或即今之寸楮乎

元裕之有續夷堅志多載金遼時事今不傳

弁州作瞿文懿公傳載公領治誥勅而陸太保炳

為緹騎帥與相嚴表裏其勢傾天下後先有四

妻至欲封其最後者獨難公膝靡挾兵部移以

雕丘雜錄

卷之十

三

太平閣藏書

請公執不可相嚴為請之又不可則橐金而夜

要公公咲不顧曰公毋溷我吾所守禮也太保

不自憚去竟不敢言封最後妻弁州號稱博洽

而此議竟似不知朝典者明制妻封二人元配

及現在者一人陸欲封最後妻此正現在妻也

文懿公何得而沮之且封贈事宜自屬部臣部

臣題明行翰林院撰文瞿之職不過撰文耳何

得越俎而沮封事况明制原無繳還詞頭之例

此事似涉影響文懿公生平建監當不止此此



可不載也

夢白先生東園以忍冬藤為籬題一聯於上云山家籬落從來雅世上金銀無此香葢以忍冬藤一名金銀花也

韓子蒼贈趙伯魚詩曰學詩當如初學禪未悟且遍參諸方一朝悟罷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周益公跋楊誠齋詩謂誠齋雖求詞源擇用句法歲銀月鍊朝思夕維然後大悟大徹乃入悟門謂子蒼為知言余謂子蒼此詩大有解悟以

雜丘雜錄

卷之廿

三

太平園

此學禪可也學詩可也即為文亦不越此推而至於書畫之一藝修真之大道有得於此皆可參求學者不可不知

野記言江陵相守告還朝真定守錢普創為步輿以婦之步輿內數童子執拂供役無異舟車余記先祖言曾親見江陵公過真定所乘絹轎無異恒制但轎傍二童子執拂步隨耳無步輿之說也此非先祖目覩未有不信為真者野史詎可憑乎

冠禮不行久矣耿恭簡公為其猶子行冠禮三加

之服一加用幅巾深衣履鞋二加用頭巾藍衫

緜靴三加用進士冠服角帶靴笏夫進士之服

祇可進士用之安可必其猶子之必進士也又

安可必其猶子之止於進士也不若易以朝衣

朝冠朱履或少可耳

舊制官員母妻封贈七品曰孺人六品曰安人五

品曰宜人四品曰恭人三品曰淑人二品曰夫

人一品曰一品夫人洪武時宋學士濂母封曰

雜丘雜錄

卷之十

三

太平園

德人想制未定以前之封也

唐人詩佳者固多亦有倖得名者如章孝標氣格

甚卑彫鑿太甚其黎庶已同倚頓富煙花却為

相公貧及饒陽因富得州名俗雅不成句不知

何以與少陵論仙詩並傳至今也

唐人有薜花冠項斯詩云此身閑未得終日戴應

難似亦隱者之冠也今其制不可攷矣

彭惠安公韶為刑部郎外戚周或與民爭田推彭

往勘環視即歸自劾曰真定古真州域其賦為

第一等或雜出爲第二等說者謂如周官田一  
易再易之類蓋其地間有一歲一收者有兩歲  
一收者坐是賦有不同一畝必兼數畝高皇帝  
初平天下念山東河南繁供給詔有草田任墾  
不科宜英二廟軫念北京亦如高皇帝詔今長  
寧伯即周所求有司不能自奏籍泮額田應之  
臣屢論其處見地有高下歲有旱潦沿河者流  
徙不常曠薄者積歲無獲率皆補高下通融  
早潦蓋祖宗絕科之意卽堯舜錯賦之心今征

雕丘雜錄

卷之十

三十五  
太平  
藏書

歛繁興丁無游民尙賴顧慮地業力耕粗給若  
計畝論畝餘奪爲羨臣知非死則徒耳真定近  
在畿內非國家根本耶戚里功臣患不富貴哉  
奚必感國之根不與戚休爭民艱食利也臣前  
到彼民扶老携幼遮道哀告不覺自失誠不忍  
屢畝奪小民衣食地環視周匝徑歸望陛下特  
治臣罪開生於百姓上怒下詔獄科道官交章  
救得釋嗟乎若惠安公者真貽吾郡以無窮之  
利也其言洞悉民情通達治體而述吾郡情勢

逼真至今猶然因爲錄出俾人知吾郡兼畝而  
稅蓋有所本非無因也

元人鐘嗣成錄鬼簿載有傳奇行於世者白人甫  
號蘭谷李文蔚侯正卿號良齋先生尙仲賢戴  
善甫江澤民俱真定人才學之士也今郡邑誌  
無傳焉記之以俟考

唐伯虎名寅南京解元以文鳴世宋有唐伯虎則  
子西之兄也載在篤行列傳

寧晉大陸澤中嘗獲蓮子數斗其皮如鐵堅硬不  
可計大抵三百餘年矣

雕丘雜錄

卷之十

三十六  
太平  
藏書

李方叔薦謚超曠文子此私謚也見濟南師友談  
記  
司馬承禎又名道隱見貞白先生碑陰記署曰天  
台華峯白雲道士河內司馬道隱子徵述

孫  
順光  
校

過庭暇錄

東齋掌鈔

離丘雜錄十一

真定 梁 清遠 邇之

王文正公為相魏野貽之詩曰從來輔相皆頻出君在中書十五秋西祀東封今已畢此回好伴赤松遊味此詩似譏文正久居相位而但以封祀為職業不如歸去為妙耳嗟乎相君一事少差遂為草野所譏諛傳之千古在位者可不慎哉

人生事事體貼居易以俟命一語最得便宜

離丘雜錄

卷十一

太平國

鍾輅云人之有生修短貴賤聖人固嘗言命矣至于纖芥得喪行止飲啄亦莫不有前定者焉此論最為有理余生平有二事足徵定命因為記之壬午余入試鄉闈試之日婦王恭人夢有焦蟬白門入室及揭曉報未至又夢如前是年余得登賢書婦謂焦蟬乃黃甲也子必捷禮闈癸未落第歸謂婦夢不足信也及甲申本朝撫有四海兵臨真定女帥併余署承年令即題實授益謂禮闈無望矣未幾銓部檄赴部考試余

離丘雜錄

卷十一

太平國

遂辭歸及乙酉本朝急需人用大徵前代賢才凡舉人皆徵至京授守令同年出仕者已大半余應召入燕又謂前夢無徵矣抵燕以人才輻輳乃又報罷丙戌倖登進士榜婦曰是何如屢許多變故而不能脫一黃甲夢豈不足信哉余曰我今始信前定之說為不可易也又余為兵部侍郎假歸期滿當入都適戶部堂司綠事議處人謂少司農一席必補余矣余畏其事繁故遲之然期迫不能久余又謂待余入都處分已定會推有人當不及余矣不意明旨再駁又遲月餘適余到京事定缺出而余補戶部是命已有定豈能逃乎

蘇子由言古人為文各自用其才耳若用心專摸倣一人捨己徇人未必貴也近人為文專以摸倣為主摸倣未肖不知者尤生議論吁聞公此言寧無深省子由又曰凡為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余觀董江都蔡中郎輩為文卓越古今觀其集不

過一二卷耳而樊宗師集多至數百卷今併者止一二篇和凝集稱至多自爲鏤板而今無一字存者子由之言不足信乎

李之彥曰願我壽命長常行一切善願我福德盛普濟一切人此語未爲的論如壽命不長則一切善必不行我獨富足人多窘急是誠何心余謂此言以聖賢心事律之未爲盡善以世人心事言之不失爲善人今人壽愈長愈肆其惡福愈盛祇知爲己而不知濟人者比比矣如此

雕丘雜錄 卷十一 三 太平園 藏書

之福壽亦何益哉則行善普濟之言尙可爲箴銘也

武問曰有人人品清峻而後嗣乏絕者矣人品鄙汗而後嗣茂盛者矣是何也余曰人生後嗣昌熾只在心地寬平心地寬平又不在乎君子小人也君子而鐵刻者矣有小人而坦易者矣然此小人非害人之小人也蓋貪位慕祿庸庸碌碌之人也

東坡詩云君欲富餅餌會須糞牛羊解之者曰河

朔地廣麥苗彌望方其盛時須使人縱牧其間踐蹂令少疎其收倍多是縱牛羊所以富餅餌也此解殊不然蓋麥當秋冬時縱牛羊牧于其間一則汗穢足以糞田疇一則牛羊食其苗迺歲苗必鬱而滋盛非欲其疎也老子農事者方知此理

書法緩以倣古急以出奇趙忠毅公作草字徐徐而成毫不急遽是以一筆不失古法然又云遲重者終于拙鈍公書不至拙鈍者蓋其遲筆遲

雕丘雜錄 卷十一 四 太平園 藏書

而能活也

今天下禮制壞極矣而其甚者莫過于喪喪禮之不以理甚矣而其于理大悖者莫過于稱制夫制者朝廷禁令之所在也乃人子親死其持服則各守制其與人投刺則直書曰制是斬衰三年者祇以遵功令也而人子哀毀之意全無矣豈所以明孝哉或上疏陳情于君父之前不便直言而事如丁憂守制字面尙可用也至與人往還自稱曰孤曰哀有句不可而必以制易之

也此不知起于何時今天下盡然矣安能驟易之併心安而理得乎

明制有大圭上鏤字曰敬天法祖世世相傳凡遇親王來朝雖長于天子者天子執圭受君臣之禮蓋見此圭如見祖宗也

陽明之學一傳而為心齋再傳而為波石三傳而為文肅謂淮南派淮南主擔荷而其子孫喜為拔俗之行其敝至為氣魄所果語云字經三寫鳥焉成馬淮南之後而為悍然不顧此豈陽明

唯丘雜錄

卷十一

五 太平園藏書

所欲聞哉

北齊之士喜為輕逸獨顏侍郎家訓倦倦以忠厚誨其子弟厥後五世聯圭並笏書名史冊此厚重之報也余家自少保公以來世以忠厚為法即不能如顏氏立言著訓然持此二字甚謹因而得子孫昌盛凡吾後人不可不知

遼史載大樂器有方響吹葉鼓吹樂有長鳴中鳴等名不知為何物或即今掌號所用之物乎遼蕭蒲離不累徵皆以疾辭晚年謝絕人事卜居

抹古山屏遠輦茹潛心佛書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間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六鑿不相擾餘無知者一日易服無疾而逝此亦學禪而大有得者蓋晁文元公之流也

吾北人稱善書者推邢趙兩公邢書宏放雅麗趙書古朴蒼健邢之失在輕俊趙之失在險怪大抵豪縱敏捷者右邢古拙持重者阿趙然邢法二王趙師鍾顏二公學皆有本非若後來之秀侈口自詡也

唯丘雜錄

卷十一

六 太平園藏書

嘗見蘇文忠帖有通中曾用皮角附李信夫書一角必到甚疑私書何以附通中也既讀燕翼貽謀錄乃知景祐三年五月詔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遞宋時體恤臣僚如此今倘依比例行則遠宦者無魚沉鴈杳之慮豈非仁政哉

古者婚禮娶婦來日婦拜舅姑于庭次謁夫之長屬中外故舊皆當婦禮名曰拜客今都中投刺謁人還謁皆名拜客豈可以丈夫而襲女子之名耶

李涪刊誤言短啟短疏出於晉宋兵革之代國禁書疏是以啟事皆短而緘之貴易於隱藏此卽今之寸楮也寸楮萬曆以前尙少啟禎時盛行至今則幾無尺牘矣

昔人言少陵詩無一字無來處後之註杜詩者遂強引經史以注之然亦不必引者如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葉商量細細開容易則引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談何容易商量則引易注疏咸臨正義曰須商量事宜余謂杜用容易商量不

雕丘雜錄

卷十一

七

太平國藏書

過隨筆常語耳未必有意用此二書如必謂用此二書則紛紛細細繁枝嫩葉又何所出乎

元史爲宋文憲王忠文撰其間差訛亦不少如郝經傳載其祖天挺元裕常從之學又言元裕常語之曰子貌類汝祖才氣非常元裕者或卽元好問乎好問字裕之今乃不書其名而書其字又去下一字何也似必有訛裕之嘗師天挺見所撰郝先生墓銘文憲忠文豈未見耶至後天挺傳又言受業於遺山元好問更可笑矣

元吾郡蔡城楊澁中山楊珣無極楊卞俱有時名人亦謂之三楊

余嘗謂習靜可以却病石文介亦謂主敬可以養生故有主敬銘曰壯歲抱病欲修調攝之法意亦甚猛然迄無成功長者或謂余曰直主于敬自當有益養生莫過是矣乃爲銘以自勗朝吾競競夕已息而廣坐正容暗室自欺豈惟太侈始爲不敬一語或妄一念不正意逐辭放神隨物遷德喪疾生夫豈偶然吾銘吾齋凡以衛疾

雕丘雜錄

卷十一

八

太平國藏書

念念在茲肆修厥德

樂城張太守舉初爲戶部主事監諸倉場是時多委貂璫督收貂璫於監者視事之口必委順致禮供張設樂以娛之遂往往掣肘結舌法由是日弊舉獨不受一茶自携菜蔬歲度饑渴雖所乘馬亦輕整終日不與少秣歲以爲常內外憚之無敢犯法者後監宣武諸門稅日往稽閱諸課盡入公家門官患之請於大司徒大司徒教下執不從衆乃泣訴於司禮司禮曰主事爲誰

曰張舉曰是吊馬張乎此賢者汝輩慎避之耳  
嗟乎一人持正即權要亦畏服誰謂法不可執  
乎若司禮實勝大司徒矣司禮猶知舉為賢者  
宜慎避而何大司徒乃不知也

王林曰人在世間不必慮餘粗足伏臘心下無事  
子孫同樂此正樂耳苟為不然雖官尊年高何  
益於事余謂如林乃真知樂者也人惟無所求  
於人始能樂然豈易得乎

余問神仙之道於姚黃門文然姚曰仙道盡龍谿

雕丘雜錄

卷十一

九

太平圖  
藏書

語錄中余即覓是書觀之大約所言皆靜理而  
已而談仙術亦頗有悟入處誰謂儒者不言鍊  
養事乎

鄧文潔公所論讀書法與余意同大畧謂生平苦  
不能記即三四行書皆不得只是看他意思凡  
書都有個意思所謂含其英咀其華自然得他  
好處非是記他的將別處用余謂即孔明獨觀  
大畧陶淵明不求甚解亦是此意得文潔此法  
讀盡天下古今書可也

徐貞明問鄧文潔以養生之道鄧曰夫火下水上  
為既濟然神主陽浮常上而不下故病生惟收  
視返聽藏聰明於沉淵之下則二物渾融神深  
而精壯矣此亦用晦而明之說也文潔理學名  
儒此論與道家養生論互相發明故錄之

世傳推背圖畫物像以占世變多有巧中者蜀人  
費孝先以靴革卦影之術名天下即此術也又  
術士李某者亦傳管輅靴革法畫卦影頗有驗  
一丞相問之畫水邊一月中一古字未幾除知

雕丘雜錄

卷十一

十

太平圖  
藏書

湖州今其法不傳而世俗卜龜列卦帖畫人物  
象龜首所向取帖占驗亦間有巧合者然不足  
憑也

史載東漢張儉因黨禍逃匿望門投止莫不破家  
相容投孔褒不遇褒弟融匿之捕褒入獄融曰  
匿儉實融褒曰儉實求我其母曰罪宜坐妾嗟  
乎彼母子兄弟爭死不得皆為義所宜然儉亦  
一英雄也一已被禍累及他人豈為義乎死則  
死耳逃匿何為其不及東林中之高魏楊左輩

遠矣

孫才輝校

東齋學鈔

雕丘雜錄

卷十一

十一

太平園藏書

子淳漫筆

雕丘雜錄十二

真定 梁 清遠 通之

唐一菴深明理學其言立教特為深透曰立門陰陽內感本從造化上運用觀果核生仁則知有結胎之理觀稻花凝露則知有昇轉之功觀磁石吸鐵則知有類垢之情觀龜呪子則知有感通之靈觀雞抱卵則知有溫養之化觀水蠶火鼠則知有抽添之候觀桔槔輶輶則知有沐浴之潤觀枯木放光古器成精則知有飛騰之體

雕丘雜錄

卷十二

十二

太平園藏書

一菴以儒為宗乃此論固以仙道為必有者書之以堅余之信心

木槿即詩所謂薜英也為女主所怒貶為凡卉屠長卿見而寃之作升木槿詩木槿何楚楚綠葉而朱華妖姬不足論或恐妬明霞東籬分甘老不受粉黛汗為君生顏色欲結報恩珠屠長卿在青浦署中桃樹九月著花至臘月而葉不隕因呼為歲寒花有詩曰暗入冰霜裏春風竟不知何言碧桃花不及青松枝



列子言國不足將嫁於衛張處度註曰自家而出謂之嫁是男子亦有嫁也

公安彩石洲出五色石子袁伯修庶子拾得數枚一類雀卵中分玄黃二色一類圭正青色紅紋數道如秋天晚霞一黑地有金彩山水人物如此石較六合所出似更奇勝天地靈秀之氣所成固何所不有也

陸文裕公曰馮元常生平取錢多官愈進盧懷慎貴為卿相而終於處貧貧富有定命如此余曰

雕丘雜錄

卷十二

十三

太平園藏書

畢竟馮有貪心盧砥清節然百世而下二公並論無不鄙馮而慕盧者即錢多亦奚益哉士大夫不可一日無措大氣更不可一日無退隱心

郭忠恕自放于酒出則從傭丐飲街市中或詆其不倫曰吾觀今公卿大夫中多此輩也此或有激而為之然必公卿大夫中有傭丐則不可與飲若傭丐中有公卿大夫則可與飲耳如必汎與之飲以傲公卿大夫夫公卿大夫中不有盜

賊乎忠恕亦可出而即與盜賊飲乎

古今有至言雖聖人復起不能易者吾人讀之亦當知警如何敬容為吏部郎中朝士趨者輻輳敬容有驕色父虞其溢也戒之曰此其來者是敬吏部郎中非敬何敬容也余為銓屬每讀是語即為汗下凡來結納者雖不敢以不肖待人而頗知其斷非敬余是以其時與人交頗疎嗟乎人當權勢赫赫其門如市之時一讀何君此語有不索然興盡者乎

雕丘雜錄

卷十二

十四

太平園藏書

東坡墨花詩序云世多以墨畫山水竹石人物者未有以畫花者也汴人尹白能之由此以觀則水墨花卉宋時尚少至元王若水則有大幅妙得自然明時徐文長最擅其能嘗見數幅全無筆墨痕誠所謂花心起墨暈春色在毫端即尹白未必能過之也

東坡與孫子發東云過真定見楊采朝議此人實學隱德河朔似此者以一二數矣其子迪簡亦善吏某已舉之東坡不輕許可觀此東楊君

父子俱吾郡有數人物乃竟湮沒不傳可歎也東坡在海外與人書嘗言當求數畝荒隙結茅而來與親戚伏臘相勞問何樂如之東坡一代偉人所求不過如此尚不可得吾輩有屋可居有田可耕無追攝之苦無離索之悲乃不及時道逢以娛晚景奔波何爲豈非愚人也哉

東坡云士君子作事但只於省力處行此亦居易俟命之說也余素奉斯言爲一生指南車遇事遂無自苦者願與同人共尊此說豈不成一蕩

雕丘雜錄

卷十二

十五

太平園藏書

蕩平平世界哉

馮元成禮說曰古者燕客琴瑟笙簧而今用優劇謹呼譁浪旣以乖雅華蟲藻火或以犯制雖王文成以爲勸善戒惡有古樂之遺然踈客聚會亦可以代勞節語若素心雅集斷乎可已余則謂今之填詞者無勸戒之意而惟以海淫則優人實實可廢但前代衣冠揖讓少藉以存其影響則又豈可盡廢乎無已盡焚邪詞淫曲而惟兩琵琶殺狗數種亦應用之正不必倚川之諫

客衆會間也

西林道場碑隋太常博士歐陽詢撰不著書人姓名筆意清潤微有肉似虞永興然結字之體則全是率更法疑是詢在隋時亦學永興書耳可悟學書者必宗一家變而化之乃自成一體也割股之事人多不知其所以然按吳崑方論曰益賢婦急於舅姑夫子之疾而祈一念以格天爾至唐開元間陳藏器撰本草拾遺云人肉治療疾自是間闕益多割股至有假名干譽而爲之

雕丘雜錄

卷十二

十六

太平園藏書

者嗚呼同類固不可食虧體豈日事親且俞扁淳華上世神良之醫也未聞用人肉以治疾而顏閔曾參之孝亦未嘗割股所以來要名之行者藏器其作之乎觀此言則割股之不可爲訓明矣

魏仲先詩有誰共東郭訪懶魁之句懶魁二字亦新若余斯可稱也

余嘗論文章無裨於世道人心卽卷如牛腰何益且今人文理相通少知通筆者卽各成文集敢

卷究之祇堪覆餗耳孰過而問焉若人自成一說家如雜抄隨筆之類或紀一時之異聞或抒一已之獨見小而技藝之精大而政治之要罔不敘述令觀者發其聰明廣其聞見豈不足傳世翼教乎哉

歷代史書分獨行道學儒林文苑各為列傳後人多訾其非余謂此蓋始於孔門之分四科也人有一節之長豈皆兼才如云以獨行別為傳則世豈皆無行者以道學別為傳則世豈皆無學

雕丘雜錄

卷十二

七

太平圖

者以儒林文苑分二傳則儒豈不能文而文豈不為儒乎如是則亦可曰孔子之門有德行言語豈世皆無德行言語者政事文學分二科豈能政事者可無文學而能文學者盡皆無政事乎既不可以此訾孔子豈可以此訾作史者俱不通之論也

王都憲雲鳳與楊太宰書言王昂宜超遷議論最為正大是古今有數文字乃所引李文達不擢羅文恭一節則失之誣蓋李文達被文恭劾後

未幾即卒安能既死而復操黜陟之權也都憲此書誣人而並自失則亦以考究未詳耳吾人操筆成文之際可不慎哉

昔人言士大夫子弟不得為官人則當守一經為士人若資性凡庸不能讀書則止農人可為耳其餘皆辱祖父此言最為有理士人所不必言即明農乃人生正業雖士夫退居亦可為倘能勤力田畝多獲粟麥八口無饑不猶愈於奔走官府居間行賄一旦致生禍端悔何及乎

雕丘雜錄

卷十二

六

太平圖

北土竹未易養蓋天寒每損枝葉耳然惟靜處養之則多條茂記先祖爾耳軒前種竹數竿久益黃落及先祖就養都門經年未啟戶旋家則翠色如沐笋穿牆籬而出矣其時尙謂偶然余弟玉立齋中亦經年無人到竹更茂盛可知竹之性惡人煙而喜寂寞且凡物惟靜養則能長久亦理之必然也

陸中丞邨者嘉靖間名臣也有子中錫穎悟異常一日中錫與某生倚門有美婦過中錫心動某

生愚之投牒神祠曰願得陰庇以遂桑中歡是夕邦寢夢神來訪曰君子當魁天下今無禮吾請于帝削為老儒某生本無祿茲將抽其腸邙寤召中錫責問之中錫以實吐語未畢忽報某生稱腸痛絕矣中錫自後日愚鈍天道禍淫如此人可不畏哉

李文靖家居一藥欄損壞公朝夕見之不問或以為言公曰我豈以是而動其心哉達公斯語則遣累完真天下可無累心事矣吾常見人有因

雕丘雜錄 卷十二

十九 太平閣 藏書

一物之處置不得其所一人之言語不合於心遂大怒大督氣憤數日者自傷殊多斯有何益聞公此言寧無悔乎

天順間華陽王僉事弼居喪三年足不至公府有司往就見之謝曰身所服非見賓者也親黨移酒就視之謝曰身所服非對酒者也馮元成曰人子予寧君命不過其門乃服中而自越聖室武以干謁武以燕會其於義何居若弼可以風矣夫居喪禮亦人子情之不吝已也况不干謁

不燕會非甚苦人而數百年間僅記一王令其何不達於禮之多耶聞近者親未葬而遠出遊游者比比矣可慨也哉

人有真趣豈必文情人有真得豈必學悟

余少有鄉老之稱蓋人笑余衣冠朴野言詞迂拙也余頗安之迄今三十年矣更覺二字為宜言鄉則無市井之氣言老則無輕薄之容甚矣二字之能繪余貌且肖余心也余因鐫一印曰雕丘鄉老

雕丘雜錄 卷十二

二十 太平閣 藏書 孫 翰 耀 校

子寧漫筆

晏如筆記

雕丘雜錄十二

真定 梁 清遠 運之

銓部以用人為職人必知而後能用四言等語佐  
冢宰任其事舊制設司官十有五員而畿各二  
員江浙等省各一員雲南貴州各一員廣東西  
共一員蓋東西南北無地無才其間在位在籍  
品行之賢否才識之優劣以及年力之老壯非  
本地司官不能知是以分地用人也至其遴選  
必確核官評之最優精辨鄉評之共許正陪開

雕丘雜錄

卷十三

三

太平園 歲書

列請自上裁待之之重如此惟待之重則其自  
待也不淺况俾之知職業之最專責成之有在  
必思刻意延訪殫精推求一當以自効法無  
善於此者若與諸曹一體推用豈前人慎重用  
人之意哉

新安郭冢宰璉正統間蝗旱大臣皆請休謝天譴  
公獨不可曰主上冲齡吾輩皆先朝簡任受付  
託一時請去誰與共理宜引罪乞改過璉老矣  
豈敢貪位顧君臣恩義如此余謂臣子不可無

此心然此言未可為訓古人言不得其官則去  
如以君臣恩義不忍離則惟有終身腆顏在位  
而已况居冢宰之位致有天譴此亦可云不得  
其官矣自云改過以得罪于天之人豈容久居  
天位乎古人又云明哲保身中流勇退未嘗以  
君臣恩義容人濡滯郭公此言倫為庸臣借口  
則有無耻干進不已者故曰不可為訓也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讀周易聞其弟學  
士祁黼華燈擁歌妓醉飲建且令所親謂讓之

雕丘雜錄

卷十三

三

太平園 歲書

云昨夜燕樂如此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州  
學喫齋煮飯時否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不  
知某年同喫齋煮飯是為甚底余謂觀二宋之  
言其人品心事霄壤矣郊所言者蓋謂士人經  
貧困即富富貴未可輒改常度以奢侈為樂郊  
所言者謂士人守貧困原欲求富貴既得富貴  
適足償吾貧困耳嗟乎士人安貧困豈為富貴  
乎哉且富貴仍如貧困時乃為貞士何祁之未  
達乎此也然則祁亦一富貴之人而已矣

朱希真隱節不終遂遊秦檜之門然其收操卽於其自述之詞見之詞中如曾批給月支風旂屢上雷雲借月章人謂其有神仙風致余謂隱者作詩只可用清雅語如批旂上章皆朝家事何必借以爲重希真此詞大有俗氣且其歆艶功名之意大露也

陸放翁記其高祖太傅公曾與古仙人施肩吾游授以煉丹辟穀之術後遂尸解宋史亦記陳希夷時與鍾離子呂洞賓李八百等聚會則仙人

雕丘雜錄

卷十三

三

太平圖  
藏書

之在世的的可據也誰謂神仙爲渺茫哉

宋楊處士朴以一村居感興詩傳之千古且其詩順口而成亦不甚佳至有窮年白首雕琢詞章刻文充棟未幾名已湮沒無聞此豈非名亦有幸不幸哉人亦何必孜孜勞心力求聞於世也楊詩云一壺村酒膠牙酸十數胡皺徹骨乾隨着四婆孀子後杖頭挑去賽蠶官四婆處士配也陸放翁又記其赴召四婆贈詩更是打油作譚傳之千古幸之幸哉

東坡一字和仲周益公又利之曰仇仙益亦取於仇池之說也黃山谷又稱之曰海上道人見廳安常傷寒論後序

東坡曰吾於世無求矣所須二頃田以足飽粥耳而所至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無適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分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得耶嗟乎觀此言人皆可以自愧矣東坡一代偉人求一飽不可得吾輩日食膏粱猶以爲不足何也至功名富貴不可輕得一語則

雕丘雜錄

卷十三

四

太平圖  
藏書

匪人固有輕得之者但吾輩則須俟定命耳

陳仲醇曰吾不知所爲善但使人感者卽善也吾不知所爲惡但使人恨者卽惡也此言殊悖如縱一盜賊盜賊亦感而遂爲善乎殺一奸慝奸慝亦恨而遂謂惡乎吾於人字下各添一人字庶爲近理

宋咸作駁中說謂文中子乃後人所假託實無其人夫能假託其爲文中子者必能自成其爲文中子也又何必以王通爲文中子耶

學書非得古帖舊蹟日日摹放悟其運筆之妙必不能臻至極然古帖舊蹟價高難購貧士豈易得莫如覓近帖之佳者如東書堂停雲館之類近蹟之佳者如文徵仲邢子愿之類細玩摹擬亦可得其神理及至成家再求古蹟庶可名世也

永樂時登進士科者福清人曾佛係山西太平縣典史豐城人徐孔奇係中都畱守衛吏此亦進賢無方之盛事也

雕丘雜錄

卷十三

五

太平圖 藏書

楊閣學嗣昌視師楚中撫軍宋一鶴名刺不書鶴書烏避楊父諱也人皆笑其諛諛

天下豈有三教哉二教而已矣二教者儒也道也然道亦未可云道孰非道而獨謂修煉家為道耶止可云仙也則儒與仙併行於中國古今所不能易也儒之用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萬物一體之學也仙之理數修心養性保命全身清靜無為之學也二教皆有其聖人皆有其賢人翼聖以行其教者如五帝三王周公孔子伊

尹伯夷諸人皆儒之聖人也如文中子韓愈周程張朱以及許劉吳楊諸人皆賢人以翼行儒教者也如老莊列子皆仙之聖人也如黃石公張子房魏伯陽抱朴子以及鍾呂陳張七真諸人皆賢人以翼行仙教者也其中有儒而仙者亦有仙而儒者大抵皆能著書立言垂訓萬世分道而馳者也如是而佛獨非教乎曰佛亦一教也外國之教也非我中國之教也蓋其衣冠異乎中國也文字異乎中國也即其教行乎中

雕丘雜錄

卷十三

六

太平圖 藏書

國中國不得而有之也且兼仙與儒而有之其明心見性同乎仙其拯人濟物近乎儒即我中國亦有慕而為之以臻於聖人之域者如六祖諸人然總之以中國而習乎外國之教者也中國即可以有其人而不可以有其教也吾故曰天下豈有三教二教而已乃今天下治之以儒者半治之以佛者半凡人之罪惡形于外者儒治之以法律罪惡存諸中者佛治之以報應儒豈無報應之說乎而終不若天堂地獄之足以

警人之心也然則佛之教中國豈可少哉至於  
仙祇成其爲仙而已矣爲已之學君子所尙符  
籙以蕩邪穢積行以求飛昇不過仙之餘事則  
夫仙也者成已者也正與成已成物之儒分道  
而馳者也二教豈能終混乎哉

前朝部院行咨皆用綿連紙豎書字大如粟紫印  
花押惟手本用摺子今皆以摺子行咨余家猶  
存萬曆時部咨紙極潔白字畫極端楷非若今  
之草率也

雕丘雜錄

卷十三

元

太平國  
藏書

前朝萬曆以前士大夫往來書柬有大書前具啟  
上某官某號某尊親或先生師友後陳詞多用  
四六卽散體亦皆莊雅後用時日姓名結之如  
有私言秘語則列之副啟至萬曆後則去大書  
惟用名帖副啟少覺簡便至今則寸楮盛行人  
幾不知大書爲何物也

後漢伏恭字叔齊爲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  
輟由是北州多伏氏之學常山固余郡也迄今  
務實學者尙多母亦伏氏之餘風乎

凡占卜之事惟其幾動因而察之無不中者且因  
物審幾皆可卜休咎馮元成婦懷姙使元成占  
所產若何元成時執鍵曰必男也鍵爲牡管爲  
牝所執牡是爲男祥鍵從金其必以庚辛日乎  
已而溫州王應鍾來精於數學元成書宙字使  
卜姪應鍾曰字十畫爲允允爲少女或女也元  
成曰否否人十月而生畫其應也宙字之首與  
宇字同其爲天也下爲由則男字之出頭也又  
爲申之半其必在申月內乎既而一一皆驗乃

雕丘雜錄

卷十三

元

太平國  
藏書

知古人數學皆是意測惟大聰明人則得其理  
耳

吳人盛在德患疾方甚見鬼使拘至城隍神所語  
曰若年來茹素向善不應絕倘有仇訟耳命吏  
取其仇則族人盛之化也盛本醫官暑曉章句  
嘗僞作其叔太守公書往四方干謁後事敗官  
逮捕死獄在德本太守子與之化爲兄弟之化  
在獄在德絕其餉以是被訟已而神謂之化曰  
惡莫大於僞此比之盜猶甚盜喪其一身德耳



汝損已損人更益甚汝死自取胡更訟人為榜三十復繫之放在德歸嗟乎觀神所言惡莫大于偽則人豈可矯飾以干陰譴哉

孫真人養性篇言人性非合道者焉能無悶悶則何以遣之還須蓄數百卷書易老莊子等悶來閱之殊勝悶坐此山居最要事書能養性即千卷亦不嫌多但近代冗雜蕪穢諸集不可置之架上以亂心目耳

薛西原因佛書極多卒難遍閱其最要者楞伽經  
雕丘雜錄 卷十三 太子廟藏書

維摩諸經起信論肇論寶藏論黃蘗心要四家語錄大家正觀宗鏡錄皆不可不觀至六祖壇經最不可慢觀在我識見進一層方曉得他言語一層

昔人多好擬句如王黃華庭筠有十畝蒼烟秋放鶴一簾涼月夜橫琴而包師聖擬之曰十畝鶴洲浮漲潤一庭松氣入簾香又十畝桐陰閑鼓瑟一窓竹影靜焚香用其句法而自寫情景亦不害為佳詩也

孫均光校

晏如筆記

雕丘雜錄

卷十三

三十一

太子廟藏書

西廬漫筆

真定

莊烈皇帝諭旨多至五名

能斷大事可知也論吏

才自是該部職掌若漫無藻鑒祇憑

可否由人主持安在各直省吏治品題責在撫

按有舉劾失當考語背謬者爾部院也該指實

糾參不得徇情容隱使朝廷不收真才之用該

科職掌所關亦不許扶同取咎又云邊腹推知

雕丘雜錄

卷十四

太平閣藏書

中有異才壯畧熟諳兵機者該撫按不妨自行

奏討超擢監司以需大用仍不時坐名疏薦升

置兵曹用備邊道督撫之選不必盡拘行取考

選使國家不收真才之用論戶部云興屯最多

良策西北水利猶長便易舉先臣徐貞明等議

井井可行特命閣臣抄發該部照議內事理悉

心商酌多方講求詳議興舉論工部云十一年

以前民間歷欠本折錢糧並顏料等項係該部

經營者盡行蠲免仍行各該撫按榜示百姓俾

雕丘雜錄卷十四

清遠通之

其職

流品進退夫

訪季報

該指實

用該

推知

取咎

太平閣藏書

咸聞知至已微已解官吏侵那及題爾各項不

係小民拖欠者各撫按督運追捕不許朦朧嚴

行察究隱徇一並題參論刑部云緝奸原以安

民各處刁民巧肆首告假捏株連甚至加貴加

尊體統凌癸重宜嚴禁用佐昇平論兵部云饑

民為盜有司不即撲散以致聚眾狂逞扞法干

誅朝廷深切惻惻海疆等處剿捕得宜擒渠有

濟真足除暴安良史可法任事可嘉有功各官

察明敘錄至起廢官誠言路二論極為明切更

雕丘雜錄

卷十四

太平閣藏書

見英敏論吏部起廢使過原為惜才濟時非止

為人得官過來奏薦紛紜漫無甄別即如杖配

減辟為罪致開革斥為廢款項原自不同雪錄

應有灼據該部奉旨核確須詳著其人如何究

抑如何才品今有某人保薦實係堪用起廢務

徹底開明以候裁奪如有朦朧取旨借端營私

者本人與薦舉之人並該部一同追論其降革

各官効川原自有路且推陞亦各從優原未嘗

廢不得一概混列昨已特召面諭該部宜祇遵

力任矢公矢慎以副盛典論吏部都察院朝廷  
設立言官以為耳目朕正樂聞讜論裨助政機  
若緘默不言與言而無當皆非所望甚有以言  
為名挾私逞臆循聲附和爭勝把持其失職更  
其於不言近因時事多艱賢忠益兼收並納  
朕意甚殷乃言官不能仰體擴闊可取者固多  
而乘機恣妄者亦不少或薦舉太濫或糾參過  
苛或已經處分而追論紛紜或專宜慎重而侈  
口騰播學任事之肘啟競倖之端擅威福之權

雕丘雜錄

卷十四

三

太平圖  
歲時

失獻替之義此與朕以言圖治之本懷甚為不  
符昨特召部院及科道掌印官面諭傳布着該  
衙門頒示憲綱俾各遵依今特再行申諭除已  
往不究外以後如有不改前非乖違職守負朕  
闕門求賢之意定加處治余親見當時起廢之  
紛爭言路之擾亂誠如兩諭所云者固知莊烈  
實非苛求拒諫也

陳啟新以武舉上書言事宰執惡言官欲以辱之  
遂授吏科給事中踰年無所表見且多穢行

史李瑞和疏論之曰啟新入官以來善狀無聞  
醜聲盈路撻拾一二不急之浮談鉤索一二捉  
影之碎事以要挾當事濁亂朝廷里旋之日惟  
郡守不庭跪則中以計典恨縣令不郊迎則陷  
以彈章至穢跡之撫軍駐誣之郡牧為其所目  
觀耳聞者反以多金善媚得緘其舌若泗州守  
備高養正為其兒女親家坐名討缺得銀五百  
兩又為養正之子高鐸營求海運中軍股削侵  
漁無所不至啟新假貧假清天下盡知其實貪

雕丘雜錄

卷十四

四

太平圖  
歲時

實詐啟新欺人欺天天下盡笑其不武不文亟  
宜罷斥以警奸邪未幾莊烈皇帝亦知其庸穢  
無用稀奪遣歸

莊烈皇帝心切安攘日以練兵為事而法紀不明  
時多鼓譟即真定郡凡幾見矣廖侍御惟義上  
疏曰自有寇盜以來日日言募兵練兵竭盡閭  
閻之膏血以養此輩究竟未見殺賊不曰某營  
鼓譟即曰某營叛迺益緣承平日久司兵者久  
不談兵一旦有事手忙脚亂止知以召募為務

民間游手無賴之徒賄充將領不特不知編畧  
爲何事亦不知紀律爲何物與所募兵丁相爲  
猶鼠搶掠公行凡富家巨室之莊頭家僕俱奔  
搜之而主敢怒而不敢言以致田地日益荒蕪  
一兵之下又招數人名曰挂兵雖冊籍無名不  
領月餉而所到之處任其搜搶過監軍將領知  
其狀一輒以法便起逆謀更肆屠毒是以民間  
寧願有賊不願有兵時勢至此將何如哉不如  
於省直衛所凡在籍軍戶一一清核令府州縣

雕丘雜錄

卷十四

五

太平園藏書

官爲置衣甲馬匹器械實實訓練擇營將之有  
智畧者將之此輩皆有父母妻子又有軍餘在  
家耕種庶可不致鼓譟叛逃進之可戰退亦可  
守武曰此軍未必可戰然則召募之兵豈遂生  
而可戰也哉此論召募爲禍極切然終不能行  
者亦以召募有利將帥易於侵漁人不肯破例  
修舉耳因循以致敗亡可傷也

崇禎朝下令九卿科道會舉知兵之臣所舉者李  
邦華李繼貞王鰲永王永吉黎玉田金之俊余

應桂陳士奇徐標包鳳起史可法孫傳庭馮元  
颺范景文范志完李若星張鳳翔蔡懋德諸人  
雖極一時之選而欲如子房孔明尙未必能後  
李總憲范閣學史閣學皆死國難則其表表者  
也

莊烈帝因邊圍未解流寇日滋召大司馬陳新甲  
詢以督撫不效之故新甲對曰督撫不效皆以  
臣人微望輕故威不行於督撫但求皇上將臣  
立賜處分另簡文武總憲之臣以筦邦政自然

雕丘雜錄

卷十四

六

太平園藏書

耳目一新因舉賢自代者四人曰劉餘祐曰張  
國維曰范景文曰張鳳翔莊烈帝不憚而罷四  
人亦未卽用嗟乎督撫不效豈無故乎乃新甲  
不實實陳奏而一味脫卸天下事安得不敗壞  
也

明朝臺員初必試職一年滿日仍從都察院考察  
實授不堪用者送回吏部別用其考法初止刑  
名後又加以章奏必刑名熟諳文理疏通者方  
准實授差用未諳者再加練習另考試職題差

則起於崇禎十年臺班缺員奏准權宜差遣遂習以爲常而試職多不考矣莊烈愼重言路乃復特諭考試遂復舊制然多因循故事如不堪者送回吏部別用則未幾見也

倪文正公元璐任祭酒時因與同鄉劉誠意不協遂訐其房帷之事因而解任人無不寃之者後起用得銓曹數語心事乃明銓曹之言曰倪元璐以人倫之變開物構之端按元璐之生平白持有本豈以居室而違聚順其處變而不失正

雕丘雜錄

卷十四

七

太平園藏書

同鄉公揭確然出婦固人生萬不得已事先朝名臣海瑞亦不幸遇此當日未嘗以此累忠介乃璐之委婉割情正義以全其孝此中猶易觀過耳自此論定後擢大司農以身殉國名垂千古固所宜也

宋少司農之普在崇禎朝恐爲東林諸公所不容乃薦金光宸以求解光宸語人曰之普奸惡貫盈膏我自益亦奚益乎又薦倪司農元璐陳司空必謙錢翰學謙益乃爲廖黃門露章糾論此

之豺狼鷹犬又比之如人通身腥臭雖服蕙紉蘭夾襪甚於本氣先大父語余曰所謂反而事仇自招其醜

光時亨在省中疏言宜破格用才武之臣因薦川東道中軍黃良臣太原衛經歷李躍龍加銜僉書朱子明子矜蔣守拙四人後俱無所表見或廟堂未加擢用乎抑用之而碌碌無奇也

崇禎乙亥歲高陽人辛國柱自陳有火攻奇術莊烈信之親臨紫光閣面試神火飛銃一連十技

雕丘雜錄

卷十四

八

太平園藏書

俱行千步毒藥渾鐵飛鎗一連五技俱行五百步上發兵部試用兵部以無甚奇術中止後又製二十二種神鎗進呈上命兵部同京營總督衙門試驗俱言技亦可用乃發薊鎮軍前亦以無奇而罷又上疏自陳益得火器真傳奧妙有天雷陣滾龍陣風沙陣鑽窟虎無敵烘從地煙獸八門飛石雲煙毒霧等名大抵皆自侈其能而無實濟者也然火攻原自是一種學問武亦有知之者實實講求未必無益

姚孟長太史曰千古有幾全人惟在隨才器使耳  
不問器而漫爲使盡人皆不可用况非其人乎  
至評人欲寬求人欲廣乃訪羅之要術也能行  
此者異才輩出矣

萬曆朝會問皦生光妖書一事沈御史裕者在座  
皦既頻經夾打不能動抬至沈前沈厲聲曰妖  
書是你作的何不招皦舉頭乞憐沈聲色愈厲  
皦努目切齒而過後沈出差半途得病沉重向  
僕從曰我生平事自揣無媿惟審妖書時畧涉

雕丘雜錄 卷十四 九 太平園 藏書

孟浪今昏惑中每見生光索命吾其不起乎已  
而果卒

熹宗不豫大司馬霍維華獻仙方靈露飲熹宗累  
服之亦覺甘美後以不能多飲而罷其法大畧  
用銀鍋一口內安木甑如桶高尺許同徑稱之  
甑底安篋篋中央安長頸大口空銀瓶一個周  
圍用淘淨秬米或糯米小米老米旋添入甑候  
熱氣透一層再添一層約離甑口七分滿不可  
十分滿恐水漲入甑不便上蓋一尖底銀鍋底

尖正對銀甑之口離二三分許外上添冷水周  
圍固濟嚴秘下用桑柴或好炭火蒸之候上鍋  
內水熱即便換冷水不數換而甑中之露可滿  
取出濕服乃米穀之精華也其熟飯食之無味  
可驗器忌銅鐵錫火忌煤

熹廟時戚臣魏士望善釀酒每以進用酒名曰秋  
露白曰荷花菴曰佛手湯曰桂花醞曰菊花漿  
曰芙蓉液曰蘭花飲曰金盤露可五十餘種皆  
極甘冽士望後以殿功告成加玉帶賞以其醞

雕丘雜錄 卷十四 十 太平園 藏書

釀力也至今其家仍傳佳釀名京師鬻之常得  
厚利云

孝廟時皇親恣橫太監何文鼎引祖宗典制直言  
極諫芳草疏時有木棍在門傍竟行至卓案文  
鼎大罵曰我爲國盡言何物么麼敢來赫阻我  
耶疏奏孝宗大怒下詔獄雜治之究所至使者  
何曰主使者二人曰孔子孟子後竟撻死旣死  
猶時於禁中作聲似鳴冤云  
莊烈帝平臺召對錄七月初四日召輔臣並五府

六部都通大翰林院記注官二員吏科河南道  
 掌印官錦衣衛堂上官來平臺召對特召戶科  
 給事中韓一良翰林院侍講張士範內閣中書  
 官二員日將晡諸臣肅而入帝召閣臣閣臣皆  
 進檻內時見天顏睟霽聖音清亮帝手一疏從  
 容詳覽及吏部尙書王永光條陳銓政八款以  
 示閣臣通閱閣臣標對曰此疏極悉弊竇尋召  
 永光褒諭曰邇來官方貪目已極這所條陳深  
 於銓政有裨有臣如此何憂不治卿當著實舉

雕丘雜錄 卷十四 十一 太平國 藏書

行無徒紙上空名永光叩頭謝而退帝復手原  
 疏把玩次出給事中韓一良勸廉懲貪疏伏閱  
 良久命一良高聲朗讀讀竟帝復命再讀后一  
 段以內有邇來巡撫道府科道等官以賄入等  
 語也命閣臣閱一良疏臣標對曰此事臣未敢  
 必其不然亦未敢必其盡然臣鴻訓對曰如今  
 真不成世界久矣宜有此疏臣道登龍錫對曰  
 此弊果有臣鴻訓伏言這弊有兩端有交際有  
 納賄上問交際謂何鴻訓對曰交際如親戚朋

友餽遺之類尚有可原納賄則希榮媒進便應  
 盡法處治帝褒諭曰此奏剖破情而忠鯁可嘉  
 當破格推用閣臣言事在吏部帝召吏部尙書  
 王永光如前論永光叩首承旨次永光又奏曰  
 貪墨成風已非一日臣在田間深切恨之近日  
 待罪吏部以來凡部院大僚之會推及府道郡  
 邑之陞遷與司官矢公矢慎期無負皇上選用  
 人才至意但臣未受事前與既受事後雖諸臣  
 愛惜名節者固多賄賂貨錄者時有乞皇上命

雕丘雜錄 卷十四 十二 太平國 藏書

臣釋其尤者指出一二重處以爲貪官之戒帝  
 復召一良曰奏內闕之有源導之有流等語着  
 據實奏來一良對以臣未敢深言帝曰如何未  
 敢深言一良對曰如今且未敢言待強寇平后  
 臣指名具奏帝又令奏來一良曰臣疏原說風  
 聞不曾知名帝詰之曰難道一箇不知遠有此  
 疏閣臣亦奏乞指名一良伏對不敢帝正色曰  
 限爾五日內指名奏聞帝端坐良久取匣內一  
 疏示閣臣曰此李實舊參周起元等七臣原疏

卿等可詳觀之看是硃在下墨在上閣臣詳閱  
良久奏曰果是墨在硃上帝曰可見是空頭本  
復命傳九卿科道通閱皆如閣臣言收回原疏  
帝命曰賜諸臣茶復命光祿寺官四員捧出御  
盒果餅頒賜諸臣畢少頃復召閣臣吏部又召  
韓一良密語移時記注官以內臣云未奉上傳  
不敢入未能屬筆但臣等遙望御前燭光明燦  
几案間帝親灑宸翰者久之時將漏下一鼓諸  
臣謝賜餅果再叩頭而退其士範等鵠立候旨  
亦未經宣召承旨臣不敢具奏帝起還宮

雕丘雜錄

卷十四

三

太平園  
藏書

孫几輝校

西廬漫筆

晏如齋樂史

雕丘雜錄十五

真定 梁 清遠 邇之

劉憲副俊深州人舉進士為青州司理每行部不  
治裝亦不列騶從衣大布衣蕭然匹馬如老書  
生至則雖強梗桀驁無敢不懾服秋毫無所容  
私由御史擢藩臬更蹇蹇自負問事風生無少  
回屈其在河南是時進士多出補州縣上司禮  
之視他為優其州縣亦自謂行當被召故往往  
為急政立聲名或倨肆自如甚者賄賂公行不  
自重惜俊曰凡州縣皆吾屬也若分析太明是  
使賢者弛其志而不肖者傷於寵政憲民敵恒  
必由之故視屬吏一視兼聽惟以法為率不少  
寬假其後有弗悅者造為飛語糾其貪虐下公  
卿議大司徒伯公鍾識俊名曰是廉吏奈何有  
此事遂寢未幾以致仕歸亦為時所不容也  
陳廉憲寓建州人在山西時決獄以百數民無稱  
冤者其有怙寵憑藉撓亂政法他或顧慮不敢  
捕寓輒遣從事執教令明敷其罪不來且必不

雕丘雜錄

卷十五

四

太平園  
藏書



赦元愍震懾請服無敢隱一省翕然畏其明威  
太監劉政者鎮守晉陽嘗構大厦大小吏畢賀  
寓獨不往政亦重寓欲致之不可乃以都堂令  
召之寓對使者曰按察事繁不與諸司類幸為  
謝都憲公屬有聽獄未竟也使者覘其囚乃即  
干係鎮巡者益恐還具自政卒不能致他日政  
乃特設宴集三司多出所畜聲技為樂意在寓  
其兩司各持十金為賞寓僚謂寓曰亦應是乎  
寓曰吾儕監司也忍一與宴彼固榮矣且銖兩

雕丘雜錄

卷十五

五

太平間  
載書

觸法又安取餘及樂終左右屬目寓執事者獨  
以楮一段置庭中政敬起謝他司皆有作色寓  
雖性行孤絕然持法平不為察淵吹毛傷害人  
物人亦不甚怨未幾卒於官囊無餘資

安敬仲熙藁城人以理學名於金元間築室對龍  
山中續皇極經世書若干卷

明初立四輔院以代丞相職司百揆以趙民望吳  
源杜敦冀敦李祐為四輔官兼太子賓客每季  
各司二旬有奇凡四方水旱災異兵盜及妖逆

大獄有關於政教者悉以問之高皇帝嘗與五  
人游上林廣歌唱和擬桓梁詩賦畢賞賚有差  
縉紳以為榮遇

明時自京師以洎郡縣凡有城池者各令建廟設  
主以禮其神仍錫之誥命若公若侯若伯爵號  
威備其像折塗服冕如生儀郡縣官始視事必  
告朔望必謁如有水旱蠱螾之災必祈以請而  
民間之聽於神者猶眾且信凡夫驚悍狡獪欺  
負之徒睨昧交惡棄信背好契券有所不能明

雕丘雜錄

卷十五

五

太平間  
載書

官長有所弗能平者率號呼携持聲金鼓焚約  
誓以取質折神亦往往是非之不踰時響應為  
惡者懼焉嗚呼事神之禮如此其隆且備神之  
所以默相人者亦至矣哉

余嘗見學道者尋求秘訣遍訪異人即詢之曰毋  
勞爾形毋搖爾精斯兩言啻躬體之乎多言未  
能余曰如此則不必他求矣易者尚難即逢異  
人得秘訣豈能行耶

心經是古今來第一篇文字其理至矣其詞有可

疑者夫經皆以東土之言釋梵語也何不可皆釋之而其中如般若波羅蜜多菩提薩埵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等句乃以梵語參於其間斯數語者又非東土之言所不能釋也是何以故願以質之慧心人

昔人有記嘉靖時墾田一畝收穀一石萬曆間不能五斗糞非不多力非不勤而所入不啻昔之半大抵豐亨之時土宜暢遂叔季之世物力凋耗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乃今五十年來去

雕丘雜錄 卷十五 太平園 藏書

萬曆時又不同矣畝收二三十斗耳始信昔人所言之果然也古人所謂上農下農豈不足憑耶洮硯出臨洮府洮河中色碧堅潤如玉而又下墨似勝端溪歛石然不易得余至戚有官臨洮者令求之止得一方其中人言河水極深惟一處可取硯材今惟一老儒知其處不以語人人百方求之不得其處又有言此老家存石一方大如卓有求者製一方得厚價乃售今其石亦漸盡矣

晁氏墨經言宛沂登密之關山總謂之東山鎮府之山則曰西山自昔東山之松色澤肥膩性質沉重品惟上上然今不復有今其所有者經十餘歲之松不可比西山之大松蓋西山之松與易水之松相近乃古松之地與黃山黟山羅山之松品惟上上鎮府乃余郡今西山松尙有大者而作墨無其人遂止供建造之用矣

傳奇凡十二科以神仙道化活首而隱居樂道次之忠臣烈士逐臣孤子又次之終之以神佛煙

雕丘雜錄 卷十五 太平園 藏書

花粉黛要之激勸人心感移風化非徒作非苟作非無益而作也  
洪武初年親王之國必以詞曲一千七百本賜之或亦以教導不及欲以聲音感人且俚俗之言易入乎  
嘉隆以來吏部用司屬必採擇素有名望者人以得吏部爲榮不則怨慕終身然自唐時已然觀其時詩曰作意嫌工部專心望考功誰知脚踏蹠又落粉牆東則人戀戀吏部可知矣

瑟二十五絃中一黃絃象君君勿得犯故雖設而不彈去十二朱絃屬清來十二朱絃屬濁清濁相間而成音顧未齋燕有一譜凡百葉惟此為真傳其過百而多不及百而少者皆非也瑟絕已千年惜世無知而復之者

徐文長進白鹿表今人以爲佳篇幾與出師陳情並傳矣余讀其詞不過修飾韻致語耳其間逢迎諛諛無所不至畧無規諷之意古人文章豈如是乎夫以此文爲佳者不知文章之大者也

雕丘雜錄

卷十五

十九

太平國藏書

明初官名有吏科源士後革源士改爲給事中見朱睦㮮都御史王彰傳

趙忠毅公曰起居飲食一毫不得放肆此語大可味

陳明卿嘗語一清吏曰公等最快活人亦太占便宜如俯仰不愧真快活矣天必膺其祿長其年祚其子孫不太便宜耶嗚呼便宜事人何不肯做余曰人只爲貪貨利之心太急耳而不知人急天亦急未見貪貨利者能享百年也

江陵張文忠公嘗有言使我爲劊子手吾亦不離法場而誣苦提又有一偈云高岡虎方怒深林辨正喚世無迷路客終是不傷人觀此公真剛正大臣也如是用剛而猶有怨者何哉

倪雲林先生字元鎮而華亭夏正長寅贈陳進之序稱爲太字卽周元老誌中亦不載是稱不知其何據

詞有南北北之音調舒放雄雅南則悽惋優柔均出於風土之自然不可強而齊也昔有云北人

雕丘雜錄

卷十五

二十

太平國藏書

不歌南人不曲其實歌曲一耳吳歎楚些及散套戲文等皆南也康衢擊壤卿雲南風三百篇下逮金元散套雜劇等皆北也北其本質也故朝廷郊廟樂章用北而不用南是其驗矣

李中麓詩禪序言事有難顯言者須異言之異而更藏機隱意沉思而後得之言之者無罪問之者足以勸此詩禪之所以作也如漢蔡中郎晉簡孝二帝宋之王荆公蘇東坡黃山谷秦淮游元之王日華喬夢符鍾繼先徐景祥明之丁仲

名江朝元谷子敬楊廉夫唐以初王惟善是皆  
詩禪之人也文戲集珍珠囊謎偵賦百斛珠謎  
海說榜揆序萬類風月禪機是皆詩禪之集也  
羅紋倚切滑頭轉輻宣和夾山挾海錦屏風無  
縫鑽是皆詩禪之格也河朔廣川江右山東西  
無不尙者而兩浙三吳爲盛是皆詩禪之地也  
冬初十夏四四二日及端陽秋空貫孤及七夕  
一年四社俱可舉行不但正月十四五六而已  
是皆詩禪之時也主文彌封膳錄包者把頭是

雕丘雜錄 卷十五 太平園 藏書

皆詩禪之例也有包商記念包欲通文解字知  
韻分門商欲求意察情審機達變記欲心堅志  
定默識潛通念欲口熟語真聲清句滑四者詩  
禪之要也番語穢語鄉談文談昏泛啞且等字  
是皆詩禪之忌也背景脫題蜂腰鶴膝開三歇  
四上懸下弔赤脚露頂銜家犯祖是皆詩禪之  
病也又云詩禪有四體九格曰相體曰叶聲曰  
推理曰用事是謂四體而九格則陽鳥戒曉星  
象拱辰蟄龍出水雙鳳朝陽行雲流水落花點

地魚躍鳶飛風行草偃月照海棠無名氏衍爲  
十四格撥雲見日寒谷生春梅影橫斜篆煙凝  
鬪江涵鴈影鶴立雞群蛛網添絲金鈎雙控其  
六與前同而王荆公則據一段幽閑之地偃五  
尺兆吉之莎分爲坐占陽沙眠分犢車二格元  
僧本中峰又以雪隱鷺鷥柳藏鸚鵡月輪穿海  
竹影掃階分爲四格明柯狀元潛謂謎句須覽  
觀事變通達古今切於事情則有粘皮帶骨之  
陋遠於事情則有捕風捉影之嫌意是字真流

雕丘雜錄 卷十五 太平園 藏書

於固執意借字巧流於變詐當深求隱僻之理  
過爲詭異之行然不出乎日用之常亦云得謎  
之三昧者矣嗟乎一謎耳而有如此學問此亦  
一代文人用心於無可用之處者也然足以徵  
才是以君子亦取焉  
唐尉遲鄂公敬德貞觀後不交人事常鍊氣服食  
奏清商樂以自奉故呂溫凌煙閣勳臣贊贊公  
烈烈猛志化爲和氣深地高堂順性保命屑瓊  
飲露靜奏清商嗟乎公武人清修如此是可爲

法也

謝絳遊嵩山寄梅殿丞書言宿呂氏店馬上粗若  
疲厭則有師魯語怪承叔子忽歌俚調幾道吹  
洞簫往往一笑絕倒文忠公一代偉人乃亦歌  
俚調乎俚調即今之小曲也固知文忠非迂腐  
人

古者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死而謚理之必然也劉  
敞積謚法取字為謚殊為矯強如蹈道知言為  
軻覃思寡欲口雄此何所本乎是亦好奇之過

雕丘雜錄

卷十五

太平園 藏書

呂祖謙宋文鑑取此文未知何解

生死之理古今論者不一究莫知其所以然即聖  
賢立論亦未明明說破有言輪迴者有言為鬼  
者有言成神者有言成仙成佛者有言化而歸  
於無有者皆有考實皆有証驗各賢著作亦多  
紀述然總不能定其孰是孰非自余論之是皆  
有也天地賦此靈氣與人人各自有歸着死而  
一靈不昧投胎奪舍者有之是各輪迴生不作  
孽厲氣不散或御冤負屈死而不滅者有之是

名為鬼聰明正直無私無曲或忠臣孝子死而  
氣橫六合者有之是名為神看透世情澹於榮  
利清心向道超出塵世神凝氣聚臻於化人之  
境者有之是名為仙為佛若夫生平無所表見  
無所修持年數已盡神氣銷耗一病化去魂升  
魄降歸於無何有之鄉乃常人之所必然也類  
此甚多而鬼神仙佛世所僅見生死之理或亦  
盡於此乎請質之高明

趙忠毅公云王鳳洲自是大才在李汪之上本寧

雕丘雜錄

卷十五

太平園 藏書

諸公皆各有所長

韓苑洛論文曰譬之人焉秦漢之文若儀秦在六  
國之堂指臂曉告縱橫馳騁言切利害事析毫  
釐聽者拱聳人莫得而難之宋之文正如乞人  
獻說於項籍張飛之前叱咤顧盼之下憐憐乎  
畧達已意而氣已索然銷沮矣此言雖似亦有  
未盡然者如歐蘇佳篇議論娓娓曲盡情事皆  
中理要豈可一概論哉

華陰張壽以強直稱為工部郎中刑法嚴峻人以

其狀呼爲張扯鑽各聞孝皇一旦孝皇幸後山  
壽巡視皇城刑人大內聲徹御座孝皇怪問左  
右以張郎中刑人對孝皇笑曰從渠扯鑽

代州有劉鐵漢名繹者爲戶部郎總理遼東糧儲  
兼屯種時逆瑾擅權正急於貪或告瑾曰文官  
富有惟邊郎耳瑾明言索賄而公弗從瑾怒械  
至京師枷號示衆枷重法嚴十餘日卽死獨公  
枷月餘不死方枷時有黃冠者至公邸遺家人  
藥一丸口日剝一分服之盡則難脫是日公夢

雕丘雜錄

卷十五

三五

太平國  
藏書

仙人自霄而下以一丸藥納之口覺而口尙有  
藥香監守者見老人送藥忽不見於是喧聞九  
市上達朝堂而西麓張太宰乘此異言之瑾得  
釋爲民後起爲御史朝野稱爲鐵漢

華陰屈西溪公名直舉李旻榜進士守制家居適  
歲饑郡推官賑華陰公謁推官求賑推官日三  
邀公會食次日公辭曰使君法官日訊罪囚數  
數見邀悉生物議推官日子家貧甚賑寧幾何  
吾所訊囚二人者將論邊戍數數邀子來故示

知厚彼必求援吾釋之必厚謝子公曰在使君  
高義則可某進身之初當清白自勵賑公道可  
受賂援罪人則不可矧又傷使君之公哉推官  
歎服而罷

韓尙書邦奇少時侍其父憲副蓮峯公入覲駐通  
州郎命往候屈西溪時邦奇來自閩七千里又  
蓮峯與西溪新結男女姻西溪留邦奇食出生  
韭一品湯粟數盃邦奇飽食之西溪曰子饑甚  
乎邦奇曰尊公以古人自處亦以古人待邦奇

雕丘雜錄

卷十五

三六

太平國  
藏書

不敢不飽也明日邦奇反命蓮峯方與叅政陳  
公奕邦奇言陝西有人屈西溪不負門牆蓋屈  
乃蓮峯授經生也因言畱食事邦奇時年十七  
陳公以手執其鬚視邦奇曰怪哉此子顏子之  
志也若他兒必恨其簡矣

魯橋猿仙神能預言人禍福錦衣官較逮韓苑洛  
過其地謁神神一見卽曰汝輩非拿韓僉事者  
乎衆曰諾神曰韓公好官好人浙民以青天呼  
之害渠者無天理我近日來自京科道部寺無

一人不知其在世界如翻餅時當不久此人異  
日常大用汝輩當小心待之眾應曰不敢神怒  
曰張某狡狴無狀不念爾六歲驚眸子兒乎張  
股栗叩頭蓋張寶遇韓不以禮年六十餘始得  
子項短故神言之自是官校待韓極恭謹後韓  
果為尚書

洛中九老會之外又有窮九老會凡職事少重生  
事少豐者不得與焉其謙集之式率稱其名文  
潞公有詩紀之曰洛城冠蓋敦名教任是清貧

雕丘雜錄

卷十五

太平剛 燕書

節轉高見說近添窮九老從初便不要山濤  
讀聖賢書如對聖賢况讀祖父所遺之言乎吾人  
於先世一言一字不可遺棄哀錄成帙時一對  
之真如面見先人與之語言也  
華亭陸文定公壽近百歲問其壽道曰不與而已  
甚矣與之為禍烈哉

外孫魏燕胎 燕起校

晏如齋樂史

耳順記

雕丘雜錄十六

真定 梁 清遠 邁之

人貴讀書然亦有為讀書所損者第一是鑽研曲  
譜第二是耽看小說曲譜專主邪淫小說雜出  
誕妄最能害人身心外是風花雪月之詞無關  
世教廢時罷力亦不如不讀也  
人第一要率真率真便無渣滓無曖昧為學方有  
真實得力處

雕丘雜錄

卷十六

太平剛 燕書

長安雅會銘三人共席六簋素一踰則有禁許其  
不及賓可頻過至易為力迨燈而散亭午斯集  
僕無怨言馬無疲色金吾不驚卜畫雜則如何  
如何衆皆曰得

魏忠節功名幹濟之暇亦玩禪理亦習古文辭亦  
作詩歌亦工行楷其於花柳酣讌騎奔淫佚之  
事生平未嘗一涉也

梁溪高忠憲公生平無二色至四十九遂絕夫婦  
之愛至六十歲驅馳王命風寒為衣霜月為餐  
籃輿為室鷄鳴而興更餘乃息從無一點疾病

雖其平昔身心俱有安頓亦得絕慾之助也噫此真人龍也矣

錢御冷宗伯云經正則庶民興史熟則名臣出有味乎斯言

養生以飲食為主飲食以水穀為主水以潔為主穀以精為主其他酒穀以澹泊為主愈濃郁愈肥甘損多益少朔望舉家宜食齋素使腸胃中隔半月則清虛一番每日晨起食素粥午膳用葷夜則清酒數酌食品不拘但取冲淡去肥醲

雕丘雜錄

卷十六

三九

太平閣藏書

半醉半飽夏月晝長隨意加點心少許或素粥或藥糕如此長守可以少病

陳幾亭養疴吟曰潔於水精於穀淡於酒薄於肉可清氣可釋慾可寧神可養福逸其心閒其目省其口時其足撫鳴琴對修竹舒布帷棲木屋少納涼多乘煥象易供安吾獨嗜富貴真浮雲眠中悟無欲曠然長無事此生良自足健來春暖武清秋且悅名山看樵牧六齋頌曰午葷晚素甘節已習滯餘交錯司饋難尋一候而齋惟

五惟十月晦或小雪以朔日賓至勿拘作賓亦易過濃滋痰閒淡印石寬老者胃散幼者積每月六之用和六脈取使天假我適各適二作有益於養生故錄之

世傳南茶北酒又稱滄蘆之酒妙天下蓋北酒之善因用小黃米造成所謂黃梁也其性乃去風除濕與糯米殊絕所以氣味冲爽故酒當先論質地後論造法滄俗造酒用菊花少許菊性涼而祛風甚佳惟冬月喜飲生酒初夏乃蒸熟故

雕丘雜錄

卷十六

三九

太平閣藏書

滄酒陳者勝若製麴時先和菘豆合成及成酒後澄清旬日即隔湯蒸熟踰年然後飲之菘豆涼而疎利最能解散樽過之氣隔湯蒸之既不經火而脾性喜熱不喜生又經年鬱氣漸散熟者可不熱毒者可不毒獨資養脾行經築風陶情之用庶幾益人

崇禎庚午三月朔之暮嘉善縣大雷電鬼哭徹旦聽之如在空中亦如在門庭家家悉聞是日君松皆如此鬼聲方數百里此亘古未聞之災異



也

賓南注北古今以為常禮近來東西列坐俗名蘇坐以為親狎於是行輩紊亂少長無序雖尊客初晤皆諧笑浪譁無復威儀放僻如是不知士君子何所見而尚之也昔有一司李欲夾一少年襪附足骨不可去司李問襪何窄也其人應曰此蘇意公大笑復枷示之榜曰蘇意犯人夫蘇意犯人既可惡蘇意客人又何貴乎

陳幾亭公有迺僕去之江湖數年歸而自言能驅

雕丘雜錄

卷十六

三

太平圖

鬼有邀之治祟者徐索天靈骨二片其人從城外覓二髑髏以來一已枯一尚帶齒髮遂鑿其天靈骨而投其髑髏於遠處幾亭公夜寢適寤時漏下四更聞鬼啼於庭次日問其家人僕輩皆言昨夜亦聞園中鬼嘯少頃人有以徐事告公始信二鬼特來告哀立遣人送之官重治遠驅而鬼不復啼嗚呼忍於侮枯骨者觀此其知所戒哉

汪公澄原天啟時為大司徒嘗曰生財無如墾荒

曾於天津初試收穀萬石次冬遂六十萬石

顧良臣者名思忠天啟時以策干於朝部尼之不得志游閩值島變亂孔熾前月曾以小艇載巨鏡伏數里外發五十斤鐵丸碎海舟四十七艘於六鰲舟中吏士三千人衣甲骨肉髮毛皆飛散無少踪跡惟一童子皮粘貼於斷桅之上肢體頗具一切肌理五內如蟬蛻然其鏡之奇毒如此嗣後屢以舟師困我兵絕餉道巡撫南公居益憂之問良臣至知金陵所稱徒手奪張千

雕丘雜錄

卷十六

三

太平圖

斤刃而作之者也急趨問詳良臣曰紅藥所持者夾板船與鏡耳今有日本人助之故愈橫而日本帥李旦固聞太祖丘墓在中國旦雖為彼貴婿不肯削髮椎髻其本懷可知誠能以計召旦來戒勿助紅藥許以省墓是奪藥右臂別以計撓其船鏡不難也南公善之與兵三千良臣提兵至海上檄召漁舟至許以寬海禁苛例恣意捕魚漁人大喜察其中黠者密語以欲召李旦故皆許諾隨授計去良臣念我兵受困久

少遲必餓死乃募黑鬼數人拖數百斤巨石入海底至葵舟施大纜墜其柁更募死士駕小火船數隻往燒之葵見火船近移舟舟堅不可動驚怖無措竟焚其一舟葵死者數十人獲其大小銃數十門葵小却海道始通我兵移餉至所陷三千人得更生良臣計葵盤踞久非大創不肯去水戰未易勝誘之登陸庶易制葵舊鑿一銃城於山麓良臣數使人夜劫之賊不得安乃穢舟以數千登山夾擊良臣率我兵隱高而望

雕丘雜錄

卷十六

太平閣藏書

先遣兩翼爲奇兵伏其左右正兵二千人當其前良臣手執旗鼓前行令曰偃旗卽伏聞鼓卽起俄望見葵施大銃良臣素知銃來高偃旗而伏諸兵皆伏見鐵彈過頭面上如紅日遙飛彈過卽鳴鼓諸兵起疾行葵再欲施銃而我兩翼兵已突擊正兵三面攻之斬獲數十級葵急退保銃城相持未去而漁舟召李旦至良臣邀之入營與飲酒因論以前事旦悅許諾旦去見葵語以顧將軍恩信非前人比士皆願爲之死今

汝輩船爲所焚彈不能傷不退何待我不能爲汝助矣葵窘乃登舟且畏且感散歸我遂據其銃城盡復所失汎地李旦欲省墓甚切良臣念其兵精可用而紅葵銃不坐不震載之車上真制敵長技歸啟南公公進於朝復薦良臣可大用而良臣素廉無貨部抑其功不敘南公浩歎慰安而已嗟乎啟禎之際每嘆無大將材如良臣者豈不可擁旄乘鉞哉乃以廉抑而爲偏裨此明之所以失國也

雕丘雜錄

卷十六

太平閣藏書

弘正時王宗貫在南京作壽俊會蓋倣耆英會也賀醫問非之曰耆英會名頭本不十分好今又倣壽俊會豈不貽笑天下後人夫在已果英人稱之可也自曰英可乎今又自稱曰俊不幾於無忌憚乎白樂天九老會其名方是耆英之名是文潞公粗處當時司馬公亦與列然其初自謂年幼不敢班於諸老然則司馬公之謙退安知不在於此也然余讀司馬溫公序云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非潞公自稱也則賀公之議壽

俊會為是而議者英則非矣

羅一峯先生癸未赴春闈關中遭回祿呼曰吾生

平無毫髮得罪於天今乃至此奈吾親何須臾

垣上一老人以杖提而出時殞軀者幾二千人

而先生獲免出示招老人竟無所得嗟乎世人

多言無鬼神即此觀之其為神明佑善不昭然

哉况當之者為羅葵正述之者為賀醫問二公

理學名儒斷非妄言欺人者愈可信其不誣矣

妻之父母古人稱曰外舅外姑耳後有以外父母

唯丘雜錄

卷十六

太平園 藏書

稱者世多非之以為二本乃賀醫問為外考妣

誌銘此於名義更謬醫問理學名儒斷不如是

之悖或後人無知妄為更改未可知也

王臨川字說籠从竹从龍內虛而有節所以籠物

雖若籠者亦可籠焉楊龜山曰籠非可籠之物

也字說今無其書觀此則其穿鑿迂謬可知矣

常山曲李本寧太史作存之可為余郡故實聞道

君家處城頭見太行羊腸九折坂似妾日廻腸

夜夜夢魂飛北向恒山路化作率然身首尾終

相顧渾茫河水水乍合旋當泮君冥心凝妾冰

心妾不變中山千日酒長醉有醒時惜別心如

醉年年無盡期

學書者得古之名碑舊搨効其布置形似即逼真

未為佳也必見古人之真蹟觀其運轉遒勁蒼

潤如畫沙剖玉使人心暢神怡然後知用筆之

法乃書之精神運動於形似布置之外於此有

得方成大家

久旱雨徵有言西南風至雨有言東北井雷雨有

唯丘雜錄

卷十六

太平園 藏書

言月離畢雨有言日逢庚雨有言水缸汗雨有

言柱礎潤雨有言嘍蟻出雨有言鶉鴉鳴雨有

言窺頂烟折雨有言燈光低暗雨有言山頭卧

雲雨有言日落晚霞雨然早時占多不驗豈古

人之言亦不可信乎

唐人詩亦有率意為之者如岑參錯料一生事蹉

跎今白頭縱橫皆失計妻子也堪羞明主雖然

棄丹心亦未休愁來無去處祇上郡西樓此與

宋人之作何異然寫出心事亦不嫌其俗白也

人知張良欲焚赤松子遊不知墨子亦欲與赤松子遊墨子年八十有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樂位非常保將委棄流俗與赤松子遊耳遂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尚如五十許人周遊五嶽不知所終

洮石硯乃硯之佳品余所深賞以為在端溪之上而古今論者絕少惟馮山翰延登雷御史淵二詩頗盡洮硯之妙馮詩云鸚鵡洲前抱石歸琢來猶自帶清輝芸窓盡日無人到坐看玄雲吐

雕丘雜錄

卷十六

太平國 藏書

翠微雷詩云緹囊深複有滄洲文石春融翠欲流退筆成丘竟何益乘時真欲礪吳鉤觀二詩則洮硯之足珍信矣

曾孫 振藝 振采 校

耳順記

齋翁樂史

雕丘雜錄十七

真定 梁 清遠 邇之

宋施昌言為發運使時召范仲淹後堂出婢子為優雜男子慢戲無所不言仲淹怪問之則皆昌言子也仲淹大不憚而去此載之宋史嗚呼女戲豈可有乎

劉畫字孔昭北史儒林有傳畫常夜夢貴人若吏部尚書者補畫交州興俊令寤而密書記之卒後旬餘其家幼女鬼語聲似畫云我被用為興

雕丘雜錄

卷十七

太平國 藏書

俊令得暫假來辭別夫鬼神幽冥之事明理者多言無之畫亦明理人也北史亦正史也而所記如此然則其何解乎

北史盧景裕好釋氏通其大義後事敗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教誦經覺時如所夢誦千遍臨刑刀折王者以聞赦之此經遂行號曰高王觀世音史之所記如此詎為誣乎一念之善能感神明或亦理之所有也

吾人動念非天理卽人慾念念夫理者聖人也念  
念人慾者小人也念念天理而或一念人慾者  
猶不失爲賢人念念人慾而時或念及天理則  
平常世法中人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正不踰  
此天理耳

馮琢菴琦父子履罷官歸夢前郡太守唐維城持  
玉環授之曰以是爲而子寤而舉子名之曰環  
明年夢太守復來謂公曰吾爲郡神且滿舉公  
以代期以某日故以環聘公公漫應曰諾遂病

雕丘雜錄

卷十七

太平國 藏書

下血斗餘日忽忽與太守對語太守趨之急公  
曰有老母在身未敢以許人也太守曰若爾則  
與我環公取環授之子環遂暴卒公霍然病已  
王見峯公歸里日命人鎔故開府時所有銅拳鑄  
爲噐食頃冶人失聲驚走公就視則二拳墮地  
牝牡相合成山焉有岫有巖有洞有壑有鸞鶴  
壽星中踞群真環列循其巔則金母坐而仙姬  
侍後有洞大士入定其中所現仙靈指豎宵生  
雖雕鏤不能及其奇絕幻怪也

袁石浦謂小西天石經洞是震旦山巖第一勝蹟  
洞在燕京西山之西此不可不遊者

侍御雙洲嚴君名天祥初爲絳縣令恒以役至夏  
縣道經傳說祠必入拜徘徊瞻顧有曠世相感  
之思一日復過屬有急不得入憇其側短亭中  
坐見二青衣持檄伏堂下白云傅丞相要公嚴  
君謝不往顧左右賜使者食左右實無所見以  
爲嚴君作鬼語然不敢詰第應之曰食使者矣  
嚴君乃語二青衣曰還報傅公異日俟我爲御

雕丘雜錄

卷十七

太平國 藏書

史乃往言訖就寢頃之寤呼左右大驚汗出述  
夢中事左右自云自未寢時有之非夢也嚴君  
默然誠左右勿泄後嚴果爲御史遂卒  
王槐野貽趙大洲書云老奴齒髮衰暮矣不堪彫  
蟲且厭馳驅行當過商顏山下將吊四皓之遺  
踪采芳岩之故芝招赤松問石髓求長生益笑  
之術與山靈共老卽有餘藥欲以分遺同好非  
瀾語也且吾上世有王子喬者嘗得飛昇跨鶴  
而仙去老奴是其裔也有種從古以來未聞趙

氏有蛇化者然幸與王壽之其裔友今而後或  
屬之大洲氏矣願賀願賀此書似戲非戲且槐  
野作文多莊語此何爲而發也

畫家有二曰寫曰描寫者多施於山水遠近濃淡  
之間各有其致描者纖細微取佛極工緻乃爲  
妙耳

萬曆己丑季春汝寧民王強借張南泉犂犂耕於  
南畝犂不疾行強鞭之犂忽停步回顧瞋目而  
言曰若何苦我我徐景山也以負張債故作償

雕丘雜錄 卷十七

四 太平園 藏書

何負爾爾乃苦我強乍聞驚仆傍人救之乃醒  
犂尚噴沫囁嚅作語不辯共異之歸問徐景山  
事張唯唯犂再効力二年死

萬曆丁巳歲商洛山原野人掘地蠕而動姦然肉  
軀也不辯何物傍視甚大不知身首何在窺子  
因肉類可食鬱而烹之作羊羶味再視則割處  
肉已滿人以爲龍也瘞之零雨一日無他故或  
謂爲太歲身形固不若是大也書之以俟博物  
者

平山有龍潭二青各長丈餘大者自開元額隱隱  
有唐字小者自元忽蟠結如虹掛樹或蜿蜒履  
於平地土人見之不以為訝然能作霖雨下民  
有禱輒應萬曆丙戌畿內大旱中丞賈公致詞  
懇請用筐篚藉之而以傳於鎮城居龍興寺僧  
斯夕伺以麩肉奉經祈禱獲雨仍送歸潭至今  
七八十年人猶有見之者但無是大人名之曰  
大青小青

雕丘雜錄 卷十七

五 太平園 藏書

清淨慈悲偈有序世之人好佛者衆往往焚香聚  
會爲二三奸人所誘亂男女之別棄本等之業  
久而不止漸爲大惡究其所以皆因無知被誘  
耳人見其如此以爲好佛之過不知佛乃西方  
聖人本朝不絕其教余頗究心經品何嘗有  
一字如彼所爲佛言雖多只是清淨慈悲二者  
而已清淨者心中無事如水無塵慈悲者愛惜  
萬物不忍傷害佛菩薩阿羅漢不過如此若以  
二者觀彼所爲乃佛教之罪人也余甚悲之作  
爲二偈音願與人人誓心遵行同報佛恩各得

安樂 我心如我眼一塵眼便昧尋常多思慮  
心熱煩勞起何况思貪淫種種不善事念起鬼  
神怒何况為不止明則犯國法沒沉地獄底世  
上滔天惡都從一念始 右清淨偈 我乃人  
中人萬物中一物同居天地間如何懷狠毒見  
人在急難盡方相救恤至如禽獸類切莫輕殺  
戮畏死及苦痛無分人與畜慈悲天地心永作  
無邊福 右慈悲偈

郭美命 諱明 言文章不可學一家言當如化工造

雕丘雜錄 卷十七 太平園 六 藏書

物包羅萬象無所不有無所不妙故文則自六  
經子史下至近代名家詩則自三百篇漢魏六  
朝下至唐人皆在胸中皆在筆底乃稱作者  
葉臺山曰江陵在事權無旁落令無反汗官府無  
隱隱浮淫者不得遂而才者得自見玉上冲齡  
嗣服十餘年間海內得晏然無事公之力也以  
今視昔竟何如哉

張震峯尚書 孟男 為尚寶時新鄭相國夫人則其  
姑也張於相國自公事外無私語自歲時出拜

夫人外無私親在國謂張為踈已張曰非所謂  
踈也夫朝事不及歲我不敢以官溷公內事不  
及官我不敢以戚溷夫人何踈之有  
馮海浮惟敏曰凡先世樸厚敦龐而力足以及物  
者其後必遠且昌

天下之法無為自能有為而著於有為者便與無  
為本體不相涉何也謂其有意於其間也  
人之於學雖根器不同要須自証自悟始得靠人  
言語終落聲聞故程氏云不能存養只是說話

雕丘雜錄 卷十七 太平園 七 藏書

而佛氏亦云自悟修行不在於諍吾夫子云朝  
聞道亦自聞耳不待人也故曰說食不飽  
專氣致柔與天同居被褐懷玉敬慎獨知此坦上  
翁授朱射陂之言也

陳石亭曰當此末法之日出世者便要據獅子呵  
阿難罵迦葉做一程佛子奈之何朱射陂曰佛  
固好做但恐只是魔得其便飛精附人假汝說  
法汝終不是到地釋迦耳或云到地釋迦如何  
曰無所倚之謂聖

趙文敬曰學書不入晉人格終是胡金

西士利瑪竇初至中國德竑問曰若知孔氏之教

乎曰不知也抑知釋與老乎亦曰不知也焦曰

若爾嚮學者宜何從曰一國自有一國聖人奚

必同

薛西原曰知學問之大者退然亡其有見道德之

尊者宥然喪其天下

又云古之人以天理為可欲凡其所以學者求得

乎天理而已矣今之人以人欲為可欲凡其所

雕丘雜錄 卷十七

以學者求得乎人欲而已矣

君子彼物小人役於物

論詩當以神韻為勝而才學次之

顧憲成曰語云觀人必於其素又云觀人必於所

忽以其日用平常安排所不到也某常與李司

徒 修吾 同官戶曹一日過訪適當午遽問飯乎

某曰未也因遂留飯相對一蔬一腐一殺而已

察其色克然自得絕無歉意某心異之他日復

過訪復留飯加餽至數品某訝而問之何前倨

而後恭也司徒曰皆偶然耳無而為有有而為

無所不能也某益異之以為車塵馬蹄之間誰

能有此襟度乎遂與定交

李修吾司徒官京師自公之暇手一編往往午夜

始就寢或詢其意曰吾謂是可以敷求典刑可

以潛發神智可以收拾精神歸併一路不令傍

洩個中有無限受益耳

平泉先生文寬夷平衍常有餘地兼包五福良非

偶然

雕丘雜錄 卷十七

李卓吾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敗為是

非而已學術到此真成塗炭

張太嶽與人書曰宦海茫茫萍踪偶值或願而交

合或逆而相撞亦適然耳久之皆成烏有何足

為欣戚乎君子履信思順平心率物而已其於

世有合與否命也若追往慮來冰炭滿腹宇宙

雖大何自容乎

張太嶽甚喜楊誠齋易傳座中置一帙常玩之謂

聖人涉世妙用全在此書自起居言動之微至



經綸天下之大無一事不有微權妙用無一事不可至命窮神乃其妙即白首不能殫也即聖人不能盡也誠得一二亦可以超世拔俗矣人暇時一觀脫去訓詁之習獨觀昭曠之原自當有得力處也

學問既知須臾須窺實際欲見實際非至瑣細至微俗至紛糾處不得穩貼如火力猛迫金體乃現人於人情物理發謂本覺可以照了然終是妙窻裏看花不如花中看也

雕丘雜錄

卷十七

十

太平圖

增魏嗣多校

雷翁繁史

休園語林

雕丘雜錄十八

真定 梁 清遠 邇之

人得陽氣之多者則過於剛烈得陰氣之多者則過於柔弱躁暴忿厲則為陽氣之惡狡論奸險則為陰氣之惡若心平氣和者則得氣之清者也加以學問即聖哲之流矣

五常之謂性而孟子止言四端朱子亦曰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皆不及信蓋以有誠心為四端而信在其中矣

雕丘雜錄

卷十八

十一

太平圖

中庸不曰性情而曰中和中者無所偏倚所以狀性之德和者無所乖戾所以狀情之正

堯舜之孝弟夫子之忠恕皆謂而已矣者固竭盡無餘之辭

薦舉之途難公公則僥倖者無所容義理之學難明明則奔競者當自息

冢宰所掌者邦治則自禮教而下無不在所掌矣冢宰所統者百官則自司徒而下無不在所統矣乃六官均列並所職數之為六者綱在綱中

也乾坤之於六子並列於八方冢宰之於五卿並列於六職其義一而已矣

余爲吏部文選郎中深陽陳百史先生爲冢宰宗伯弟詰之云家兄在銓亦有一長可取乎百史曰渠自老實做去何用見長嗚呼公之此言真余知已也

於物無所求心空性自寂於情無所繫神恬念自息斯所謂真人天全而道立

聖賢無自是之學問古今無自用之豪傑一染情緣百事苦累却情任道心自超然人奈何舍此而取彼也

宋曹翰克江州屠戮無遺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曹彬下江南誓不妄殺子孫貴盛累葉不絕君子曰好生則享厚福好殺殃及子孫二曹之事通鑑並列觀此可不知天道哉

學在苦思精進苦思則性靈自啟精進則蘊蓄自博

上大夫無實心是以無公道無公道是以無美政

雕丘雜錄 卷十八

三 太平閣 藏書

無美政是以無安民

練情遠度和介適均以此用世游必有餘徒和諾諾徒介硜硜非達士之所爲也

古稱神交局士之所駭而達人之所信也形固有君匪形斯人形我也而不足以爲我况夫形之相形交安得合萬形一君也萬古一神也神之所感不必其合而無不合不必其應而無不應斯神交之說矣

言刺於理者舛也言粹於理者淡也立於舛淡之言文以組之辯以譁之握之折之以成其致則遂免於舛與淡耶夫詞人者人之末也詞臣者臣之覈也爲此者不若癡坐之不可渥

隋和之珍時間而必章達人之槩深沉以觀化人生在煩惱中欲求解脫不宜問諸智慧之人宜問諸愚迷之人智慧之人能以意見解諸煩惱

而煩惱根有浮有著著則如山不可動搖口雖云解恨實尙在故不宜問愚迷之人不求解脫煩惱不已成種種病有來問彼既病之後煩惱

雕丘雜錄 卷十八

三 太平閣 藏書

銷不是人答言不也病與煩惱增上不減乃知  
煩惱無益一時解脫故言宜問

疎懶之性一切事無所博精無所能為不以自詭  
惟安義命為壤室於郊堀之外蛙消鴈引以護  
殘軀入則抱小兒女以溺衣為樂何人之可游  
何書之可讀何酒之可醉此亦一畸人也

天浮氣也地頑形也人惡蟲也達履翼虎也於千  
萬人中得一賢豪寧不珍哉

山峭者不高水狹者不深立德建功者必委曲以

雕丘雜錄

卷十八

十四 太平園

隨物處末世之道與淳古異處小人之道與君子

異四海九州所至各異此孟子所謂有道無

道皆天也天之所為聖人不能自外要之我之

所以為我者常存而不失耳故曰和而不流和

之難於不流猶不流之難於和也惟以持正為

質而行之以沉涵出之以周慎中方外圓乃為

至德

人生處世直道誠心亦須自信若疑懼太甚則出  
門皆礙何以理事白日尙懸人心猶存縱人盡

無心吾心固在知我者希則我貴

仁人君子譬之景星鳳凰見即為福鳴即為和

讀書治性為政於家未為不可謬肩非任竟負清

朝始恨入山之不深不已晚乎

昔人有言唐虞事業浮雲過太虛耳趙孟之貴儀

秦之富自朝而至於暮如此者三日而華侈之

態畢見矣即百年猶是也日新而不窮長久而

不厭者惟林游川觀濬樂道術而已徜徉山草

其樂只且何譽何毀何困何通體認此言終身

雕丘雜錄

卷十八

十五 太平園

不足自適乎

人當煩惱時宜作歡喜想既歡喜時宜作無有想

大煩惱大歡喜極思其終自淡其始矣

居官不廢事則可以即安乃若身心性命之間究

之而愈精拓之而愈宏行之而不勝窮故處官

之不素餐易林下之不素餐難

天地之化萬事之變無不相反以其有也無則無

從而反非獨無從也而乃生妙有故聖人無私

乃成其私

古之論為人長也先善惡而後智天下之做則由  
在位者知善而善惡心也本之以仁心貫之以  
其亦更其愛民其欣哉

仁之一字是天地人血脈

士君子志懷濟物無倫廣狹即園居亦可以一蟲

一草為積慈况為政於天下乎

吾人學問既到以後惟靜養此心令恬適虛朗遇

物坐照所謝脚根下神變光明無限

居官之道處人最難末世人情更為難處古詩云

雕丘雜錄

卷十八

太平閣  
藏書

勞謙得其柄以謙為柄則易也故曰誰不可喜

而誰不可懼實生謙心常畏人自是君子之

道

黷白不染便是克己之象

天地渾樸之氣盡散而為人之機知文藻故士不

患其無文而患不含蓄不患其無才而患不仁

厚負才而用意仁厚耻與喬詰卓鷲者為伍此

天地淳氣之所鍾聚也散之為小才聚之為大

才惟大才為不炫此固台鼎之器乎

萬山皆土也日炙風吹雨濡雪凍久之成石未必  
非天所以厚土也人之飽歷風霜而晚有成就  
者亦然謂非天之所以厚之乎

有

為文者心思要苦說出却要自然方是妙境

士之進取太易者往往輕視天下之事敗其身名

古賢學優則仕之言豈不然哉

兒子桓宰泗家司農弟寄書誨之曰治洞徹小邑

雕丘雜錄

卷十八

太平閣  
藏書

以滋培元氣為主此臨民要言不獨小邑當爾

棲遲巖谷願養餘年即不能為陳希夷終成大道

亦不失為陶靖節閒適半生情緣不斷逐逐紅

塵何為也

仙真度人必須累試試之者非試其誠也試其無

所繫戀也夫人必能無所繫戀而後空諸所有

必能空諸所有而後心不為物動必心不為物

動而後澹然漠然守靜致虛以成大道若徒試

其誠而已誠矣而心猶易動於外物焉能止念

有神哉

君子安行而徐步平視而遠觀不知丘陵蟻蛭之為高下也求足以置吾足而已矣不知朝陽風雨之為顯晦也求足以寓吾目而已矣簡緣省事乃學者要務或曰毋乃太簡乎余曰凡為謀理之事即日為經營雖煩不失其正凡為謀利之事即時有一二常積自見其多然吾人一生謀理之事寡而謀利之事衆無益吾身心者一切蠲除自然澹寂而無為也

雕丘雜錄

卷十八

六

太平閣藏書

害人之事智者不為如向陰謀必遭天之譴責或加以顯禍先失已之聲名是害人而返自害况所害者未必果得戮辱也哉

鈞伏狙愚銖兩必察或以為明鷹擊蠶蠶深文肆詆或以為果君子曰至清則無魚至察則無徒智囊屠伯多不得永終可不懼哉

學聚必充充必發充則為量發則為才萬緣一齊放下本性自然圓明即此便是菩提經論何勞講說

古語云如今休去便休去非謂休官休事也謂休其不了之心也又云若覓了時無了時不了之心在官去官任事謝事俱不了也惟智者當下了即當下休矣當下休即當下徹矣

世情不滯於心凡事自見其大矯情久見理自真味道深履境皆吉文章壞於衆襲德行敗於自欺

學問太勝詩書漸開浮侈之端聰明過用知識亦傷渾樸之理

雕丘雜錄

卷十八

九

太平閣藏書

人必有可自用之資而後可以用世人必去其白勝之心而後可以勝人

居官者不能不做實事以報朝廷然以求實事之心轉生紛更之意見亦不可以謀國事進言者不能不豎節以匡君德然以立直節之名轉多激亢之孤憤亦不可以悟明主

執政者有才始能勝任然自以為才便非執政之事矣深藏若愚虛受若谷視一世之人若一人其誰能哉

天道先有五行五行具而凡事凡物皆出其中自然不至敗壞五行錯行便生雷變君道先定六官六官立而一事一務皆在其內自然不致紛紜六官舛錯便致紊亂吾人居家持身亦必先定規模然後有所適從無所變亂此不可不知也

人問大如禪師何修而可以成道大如曰不要你修只要你休

一日訪大如於魯栢禪院立談久之大如忽以手

雕丘雜錄

卷十八

手

太平開

引余過東余隨之而東又引余過西余隨之而西大如喝之曰汝自有脚根何須隨人牽轉

世祖升遐諸王大臣會議廟謚威德稱宗家弟時

爲大司馬獨曰宜稱世祖諸王曰太祖創業

垂統既稱祖矣先帝亦稱祖可乎司馬曰

太祖固創業之君而先帝入主中華奄有萬

方統一天下宜爲世世所祖也衆然之乃定廟

號曰世祖及議謚法以高字同太祖衆議莫

定卽有指陳一二字率皆有疵司馬復曰章字

何如諸王大臣卽令學士王公胥庭等以清字譯之咸曰章者光被四表之意遂謚曰世祖章皇帝當議廟號時衆論紛紛司馬獨持之愈力和碩親王語人曰梁大司馬議論侃侃執理不同真有古大臣風

世祖崩遺詔命索退蕭蘇四公輔政一日忽傳中

旨命諸王大臣議章妻內何以稱四公諸臣驚

愕無措不敢置一辭家司馬獨曰此何必議

先帝已命之矣會曰謂何司馬曰遺詔內云輔

雕丘雜錄

卷十八

三

太平開

政章奏卽以輔臣稱不亦宜乎衆曰諾及入奏大佛養意司馬尋以宗伯自陳得旨罷歸

本朝官制定例大三品缺由小三品轉無人乃以

大四品陞世祖時副憲缺人命九卿會推銓

曹以太僕卿左右通政理少皆置應推之列而

太常卿獨不與焉前此屢矣家司馬曰太常品

係正三秩居前列例應首推如其人不可用當

先明其人如其秩不可推亦當先言其秩今乃

置而不問何也銓曹曰筭俱在衆乃以太常首

列推草莽 旨擢用時為太常者廣平冀公汝  
錫家司馬不知也冀公自副憲歷侍郎躋尚書  
與司馬日相友善曾未一言致感一日同讌飲  
冀曰余戴公厚德十數年來未嘗一日去心司  
馬茫然冀曰余為太常時非公言幾無遷期矣  
司馬乃始憶及有德於人置而不矜受德於人  
感而不言是皆當於古人中求之

家司農奉 詔詣粵東路由中州中州撫軍佟公

鳳彩卓有政聲司農入都復 命偶與都憲姚

雕丘雜錄

卷十八

三

太平閣  
藏書

公文然 談及地方風俗長吏賢否因曰當今撫

軍之賢無如佟高崗高崗姚曰唯唯未幾佟以

病請告 上俞允舉朝為之惋惜當朝會部院

臣有欲辭爾之者未果司農戲責姚曰公職司

風紀聽聞皆可入告有此賢撫軍獨不能挽留

乎姚復曰唯唯明日忽傳 旨佟公仍撫河南

蓋純節於朝會時已具疏保爾而朝臣不知也

後司農與姚飲謂曰余前責公保爾賢撫公疏

已具而不一言何也姚曰公昔曾言其賢余誌

而不忘公乃忘之耶昨疏雖具未蒙俞允不欲  
彰聲聞於外耳佟既留感姚知已遣使往謝姚  
語佟使曰吾與爾主曾不相識昔聞大司農梁  
公言爾主賢深公賢者也有知人之明吾是以  
保爾之往謝梁可矣使詣司農並述姚言司農  
乃寤薦賢為國施德不居豈尋常可及

塔李兆齡校

休園語林

雕丘雜錄

卷十八

三

太平閣  
藏書

是築也家大人編輯成命小子桓手  
錄副墨時癸丑初夏二日也尋客中  
山遊江夏驅馳南北者八閱月每携  
之行筒旅舍客窓披錄不敢少怠至  
甲寅季夏十日始成快復手自裝賞  
用待劑刷庚申秋桓銓除下邑山城  
斗大民居星稀簿書鞅掌冷暑塵甑  
何克備梓人之價辛酉歲海宇蕩平  
詔復徵祿是以得售梨棗以成大人之

雕丘雜錄

太平  
閣

志雖小子齋馬釜魚所不辭耳壬戌  
仲春六日男允桓謹識



雕丘雜錄跋

余兄博極群書諳曉故實自立朝以至歸  
田耳目之所睹聞載籍之所考據咸筆而  
存之歲久益富藏之篋衍兄子允桓手錄  
成帙名曰雕丘雜錄請公之同好乃寄以  
示余余讀竟歎曰甚矣兄用意之勤而採  
擷之博也古來正史之外稗官野乘流爲  
說家雖事詞紛錯言多瑣細而臚陳詳核

雕丘雜錄

跋

太平  
閣

往往足補正史之闕謬非盡漫作者余向  
竊慕之三二十年來所見所聞亦不少矣  
每思綴緝成書而性既疎懶簿書勞人又  
苦健忘歲月荒忽不復記憶觀兄是書上  
而朝常國典以及草木蟲魚之變化凡有關  
人情土俗以及草木蟲魚之變化凡有關  
勸戒足備援證者靡不網羅彙列而微言  
讜議兼寓春秋子奪之旨此亦古今得失



之林也余兄好黃老之學編中問亦及之  
世有究心性命者可參悟而得豈獨旁搜  
廣引供談諧之資已乎兄在田間數年屏  
居雕丘焚香布席蕭然如世外人生平多  
所撰著是編特鼎中之一瓣也因更念余  
意中所欲就者蹉跎三十年無一字觀此  
媿余兄多矣

康熙十七年夏六月弟清標謹書

雕丘雜錄 版

二 五平園



山陽李惺菴先生著

# 讀書雜述

恪素堂藏板

讀書雜述 序

序

蓋聞艷華腴者迂澹伯競  
奇捷者鄙寧靜故夫動若  
鷓張言如簧鼓衆羨其能  
守比貞女神擬木雞羣厭  
其拙是以交稱濫引半歸

在序

虛華道善推賢罕及篤實  
然使絜其文學較諸政事  
汪洋學海誰探驪以得珠  
紛雜烹鮮誰操刀而善割  
乃或則星輝短照或則陽  
曜普明譬之劉柑黃金其

外者敗絮其中方之下玉  
白石在表者溫栗在裏真  
偽頓分功用不侔矣  
山陽學士先生天路羽儀  
人倫弁冕目無頑視口絕  
莠言內行可以質神明清

汪序

十一

規足以維風俗經

國訐謨自有大者讀書雜述  
其緒餘耳蓋其退食之暇  
展卷猶惜寸陰含豪之餘  
會心如臨秋水潛夫著論  
篋衍既充王筠手鈔攜撫

斯備自一身以逮國家由  
一命以迄卿貳例非有定  
論亦不踈寓至味於薺粟  
投清涼於醉夢迷高下者  
予之管準昧輕重者授以  
權衡婉巽則動物春風嚴

汪序

十二

烈則畏人夏日縱懸五夜  
自叩霜鐘可徇九衢人聆  
木鐸無事汲冢同奧洵與  
中說同歸者矣夫根柢有  
據自可坐言起行而予智  
弗矜烏能鬻聲釣譽乞薦

不借子公不調幾如楊子  
然而湛若冰壺一塵不染  
屹如喬嶽萬牛莫移蓋凡  
所出口皆其躬逮者焉且  
夫大舜察邇子輿錄恒言  
以適治為良論以合道為

汪序

甲

薦採之入告

國有嘉猷用之型方家獲懿  
訓是故以言則泐世之寶  
符以人則率朝之奇璞豈  
况錙銖玉屑可驗尺璠分  
寸寶光即知全劍猥以盛

德若愚疑夫儒術寡效不  
其謬歎嗟夫孔道自彰豈  
端木能為先後蔡名得顯  
非臣源誰薦正人故使言  
滿天下功蓋當時非夫禁  
中頗牧畢其腹內甲兵者

汪序

五

矣

康熙己卯花朝臨清門下

晚生汪灝



余少束髮受書聞稱鄉  
先達者必首閣學惺菴  
李公時公已即世遺書  
不可卒得第從淮人斲  
公侍從清華詞章淹雅  
瑰璋而已已卯秋公沒孫

任序

疊旗以別駕入

觀

余授經粵署家君子詔  
棟曰昔侍汝先大父京邸  
相公於床下以聖賢學  
業相勸勉汝去必求遺  
書讀之棟曰唯、疊旗

胚胎前先行大用矣寶公  
遺書逾拱壁蓬窗寒江  
據几剪燭釐讀書雜述  
為十卷將以付梓因得請  
而讀之淡旬神肅氣懾  
爰矇廓昭若覩威鳳

任序

祥麟昭瑞於盛世也若仰  
泰山北斗之高不可攀聞  
鈞天廣樂之非人間音  
也曰異哉自聖道不明也  
漢以賢良文學策士天下  
靡然嚮之遂以儒術為

梯媒若公孫知匡衡貢  
禹位丞相列三公學術事  
功為世誥誓迨後世取人  
之術不一然上厚期於下  
下率苟且以應上千百餘  
年來根底誠意正心之

任序

三

學足以堯舜君民體用  
不愧聖賢者蓋寥寥矣  
公涵法孔孟以實不以言齋  
心制行直接濂洛關河  
淵源在  
殿陞上慨然唐虞三

已任今讀公遺書雖伊  
說命何以加焉語曰志伊  
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  
學蓋千百餘年來繼  
續純學之人豈第吾  
淮一人已哉棟於聖賢

任序

四

之道惜未有知家君子  
研精宋五子書皓首不  
倦棟習聞庭訓深契公書  
合於聖賢自治之人道  
嚮之以淹雅瑰璋稱公者  
譬指濛濛罔垠而曰河嶽

之高且大者盡是也不  
赤舛牙夫簿書鞅掌暇  
則目披手抄編次遺書  
行世疊梅紹聞衣德稱  
為循吏者自也公歿已數  
十載疊旗一朝發遺書

任序

五

治後人而傳千載則知淵  
珠璞玉閎而必洩公之正  
佑後人可知也是為序里人  
後學任棟薰沐頓首拜  
題於潯陽舟次



李閣學傳

新城王士禎撰

壬子歲士禎奉

命主蜀試時綏陽李令諱鏗號江南名進士方伯禮聘  
校士晉接之次詩書之氣辟然指籌民生利弊則  
根柢經術而變通之款語匝月上自河洛義孔之  
精下逮經籍藝文原委綜博坐言起行余避席起  
謝謂公宰輔器百里不久羈也明年公奉母喪歸  
服除銓蓋平令過余邸握別勞公曰兩令邊邑官  
良苦公曰只程明道視民如傷四字某佩此供職  
字民邊疆等幅地耳他違計耶余傳其言各賦詩  
別去已未

傳

天子召舉博學鴻詞廷臣以公名上得  
召試授翰林編修充纂修明史官是時與選者五十人  
經史續紛文藻角立侍從餘閒觴詠讌集議論風  
發睥睨笑呼公獨危坐拱手不名一藝間發微言  
動中今古四座帖耳屏息噤不發聲稼書陸君以  
理學伏海內語及公首屈一指乙丑晉中允遍涉  
論德庶子矢慎矢勤勤學一期可信壬申陞講讀  
學士陪侍

經筵非道不陳會準噶爾平內外臣工奉

表稱賀公謂韓昌黎平淮西碑柳河東元和聖德詩

誇耀後世方之禹臯益稷漢江漢長武諸什未能

躋主術咸五登三也四方既平夫其文德古治也

爰會萃經語不點竄一字撰

聖武北征紀略進

上大稱善謂李鎰有著作材已卯陞少詹旋陞太常寺

卿卒已擢通政使秋議天下獄囚公推情校事往

後再四多所平反不苟隨例署名曰人命至重

聖德好生敢不肅事

傳

上勵精圖治謂陞仗森嚴思與儒臣早夜咨訪學術治

道置

南書房非簡在臣不得入公奉

詔侍直兩扈從

龍飛南幸

駐蹕河干詢治河方略公條列黃淮源委分合利弊

上下河蓄洩機宜

上顧閣臣曰李鎰有督撫才甲申二月

特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方大嚮用即以其年十月

病疏乞骸骨

予告歸里

御書恪素堂額錫賚有加蓋知公之深惜用未盡也稽

公所宰二縣皆荒殘瘠土公為悉心生聚暮年稱

治迄今三十餘載兩地頌聲猶播於遐邇迨夫游

歷卿貳則益夫精勤替員襄不遺餘力非由丹衷植

學出之有本歟公凱公字也別號惺菴三歲孤稍

長就外傳嘗以古人學業自期許尤為至性宰綏

陽奉母往政治一稟慈訓兄繼以家急廢書公貴

終身不分釁兩從兄早世則瞻其眷屬無嗣者出

己子嗣之素操嚴一介壬戌分校南宮時有求售

傳

者納多金其人已奏捷公還之曰子以文獲售我

豈暮夜之人前勿却者恐子別圖賈禍耳他事類

然而睦嫻任郵人人無不意滿公卒於丁亥六月

享年七十卒之日家無餘帛市無餘財受先世畀

田百畝不長尺寸李氏清白之遺公其較著也所

著有讀書雜述史斷各體詩文若干卷子珣好學

能文謀得簡而不華者紀公行事以余交最久來

請俾敘條次大者如左珣曰博知是可以示於

今與後珣珣拜手曰唯唯

論曰禮泉有源流必有根准人為余言公之祖澗



民以經魁宰武城平陰兩邑有治聲歸來書篋外  
無長物贈君天定少補博士弟子負與其伯仲望  
鬱一時江淮間目為三李中道繼折母夫人茹荼  
薪讀抵夜分機聲與書聲響徹茅屋中逮公收功  
古名非倖矣雖然公宰輔器而未卒其施吾聞蓄  
之固者發之遠其蓋蔭其後世者豈有既乎

傳

四

讀書雜誌目錄

山陽李鎰惺卷著

姪孫景賢校訂

堂

景本

景膺

景紳

增

曾孫傳曾

述曾

姪曾孫恢曾

目錄

慶曾

裕正

裕恒

裕恭

裕中

壯業

裕純全泰訂

卷之一

讀書

卷之二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卷之二

實學

卷之三

貞遇

卷之四

言行

卷之五

處世

卷之六

知人

卷之七

家訓

卷之八

官箴

卷之九

讀經

卷之十

讀史

目錄

十一

讀書雜述卷一

山陽李鍾惺著

讀書

六經四子書言學言政萬世之規矩權衡資之用者也  
非空言也後人考辨雖精率由未篤終負聖賢垂訓  
之旨不得謂之善讀書

多讀書重事以理自勝祈禱既端自不蹈危履險而天  
下誘我以非分惑我以理之所無者皆無從而入矣  
讀書不識人倫道理雖破萬卷奚益

少年初受書便知舉子文取科第之外更有向上事業  
斯聰明不汨沒於俗學將來卓然有所成就  
志高明而後所就者大心靜虛而後所入者深

志向不堅心地不淨皆不可以學道  
常令此心虛明寬靜可以讀書可以涵泳義理即應事  
接人亦不至茫然失措

必此心澄澈如鑑不著纖翳而後可以讀書學道應事  
觀人

心細則學易入心虛則日進不已心不放則自治嚴心  
無私則能與人為善  
患得患失之心以之學道求仁未有不至於聖人之域

者也

學者業不可不正志不可不專心不可不虛功不可不密

拓其心使開大而後讀古人書不汨沒於陳言曲說於

古人得失亦洞若觀火不為事後成敗之論

讀書時於物理體察分曉出而應天下事自然中節

儒者不為無用之學大試則大效小試則小效未有經

明行修曉然於義理公私之辨而拙於為政者也

學必成已成物而後大治必化民成俗而後純

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然則廢學謂之大愚不覺人

讀書雜述卷一

上

謂之大忍

為學為政有規模必有條理井井不紊而持之有恒斯

學可以成德政可以經國矣

天下娛耳目快心志之事久於其中皆有患害無患害

而意思深長莫如讀書

終日讀書未必有得也一日不讀書便覺滿目塵埃驅

遣不盡

禹惜寸陰陶士行則惜分陰吾輩才力不逮古人豈可

終日不學

閉門無事且展書卷不必悠然會心自覺耳目開爽

歷朝暮而為日歷晦朔而為月歷寒暑而為歲過隙之

駒冉冉可畏那得須臾廢學

今日了無公事得靜坐一室中便須晤對古人酬此清

暇

今日不學則曰待明日焉明日不學則又曰且姑待焉

人生少而壯壯而老歲月幾何堪此屢易是故君子

業精於勤志決於勇無所待而惟日孳孳也

遊戲逐時一往快心不自知其溺也事過情遷索然

無味乃覺前此之玩時愒日

不急之務終日勞勞何如且坐擁書卷之為樂

讀書雜述卷一

三

向來不學悔亦何濟祇須斷自今日有進而無退有信

而無疑收之桑榆未晚也

讀古人書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也不必貪多欲

速且緩緩讀去久之無間自然淹洽

過目成誦不數讀而終身不忘此資稟之最高者自非

中材以下所及然能用己百己千之功終須及之耳

且豈但及之而已彼徂於逸我不憚勞安知不超而

越之人在自強資稟不足恃也

讀書迫欲求記記未久而忘之矣或百遍或數百遍隨

其資分以熟為度不但可久亦將多所開悟

讀書必反覆吟玩旨趣乃悠然於心目之間

每日取周易讀一二卦其間盈虛損益一本於自然又

若不得不然對之消人無限褊心躁氣

易之理無時不有無事不有無物不有所謂書不盡言

言不盡意者也學者執一理一說求之亦固矣

易有吉凶詩有美刺夫人而知之必於吉凶得修悖之

理於美刺生勸戒之心斯為開卷有益

讀經令人氣斂讀史令人心開

讀經必知古聖賢道德仁義之旨實可以治後世之天

下而非空言讀史必知自古之治亂安危成敗利鈍

皆聖賢所已言無一之或爽也斯善於讀書可以論

世可以用世也已

讀史於古忠臣孝子志士仁人即願為之執鞭於小人

若讐仇焉此固人心之所不容泯也至若君子負大

有為之才而遭時不偶或策不見收或功垂成而僉

壬敗之又或勲業蓋天壤不裂土封而以誅死彼小

人者惡正醜直挾詐懷欺病國與民毒流後裔天人

之憤之亦至矣願徃徃漏網吞舟身名俱泰讀史至

此有不氣結骨驚掩卷太息者乎然忠佞邪正之倫

沒沒於當時卒昭昭於後世此亦人情之所不容泯

而考鏡得失何去何從蓋不待智者辨之矣

讀史既知一代國勢人才衰盛相循之故即潛思所以

補救異時以古法經紀世務乃取之沛然不致差忒

讀史於古人可勸戒者但識之以資博洽抑末焉耳必

實有思齊內自省之功乃不同記誦之學

古人於書無不讀猶惟日尊尊手一卷不釋令人稍稍

涉獵遂束書不觀曰善是足矣此豈但學殖遠遜古

人士氣之薄風教之衰功名志節之苟且恒必由之

故夫興起後學與孟子正人心同功非細故也

聖人之言大都坦明直截人人可知亦人人可行若使

推論過深反使學者望洋而嘆

六籍之言最精當亦最平易更進而探微索隱反失垂

訓後世之旨

讀書砥行正恐日不暇給祇須取不急之務爭論是非

爭之而當不越古人所已言不當又奚取此紛紛耶

讀書窮理果能反求之身正恐日不暇給安得有餘力

較論他人是非即使學有成就自揣不逮孟子亦不

必託於不得已之辯也

先儒論說不必盡同朱文公親受學於延平先生而與

呂伯恭交久平生言論與其所得力豈得一一比而

同之程與朱之註易明道伊川橫渠三先生與范氏  
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之說論語孟子其  
又彰彰者矣獨於朱陸異同左右袒不置何也學者  
於古人取其說之粹精者以為之的其餘或資博聞  
或更參考皆學也紛紛聚訟無損於古人祇覺其詞  
費耳

昔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非得已也韓子之於唐  
二程子朱文公之於宋其時聖遠言湮亦不得已而  
致辨於儒釋之間今則正學大明於天下學者誦法  
孔孟以先儒為指歸其亦足矣顧終日極口論辨相

讀書雜述卷一

六

攻擊如秦越豈非可已而不已者耶  
大節不苟即是古今傳人不當以一言之小疵議之  
古賢人君子確可師法者乃因其一言之失力加排議  
而已之操心制行則皆古人所不屑為吾不知後之  
排之者又何如也

夫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人講學豈直師宋儒師  
尼山矣然聖人教人為學數言耳人盡可知可行也  
講者顧不遵河南新安成法而引而伸之濬博而無  
所紀極紛紛聚訟至躬行則概乎其未有聖人立教  
初意恐不若是

伊川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  
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古大儒學有次  
第不輕著述如此今人纔解屬文便侈然以作者自  
命欲如古人之必傳於後詎可得乎

二程子學聖人之學豈嘗留意文詞而其所以為文皆醇  
深古雅可誦有德者必有言也

余性愚而識淺於先儒論述寡所窺測然其說之切於  
身心倫理者亦嘗奉為繩尺拳拳勿忘矣而勦說雷  
同妄欲與先儒分席所未敢也  
開卷便興致勃勃乃不勞而有所得

讀書雜述卷一

七

五六十然後學晚矣然即今努力猶愈於終身憤憤以  
勤補拙以晨興宴眠補少時之玩愒自茲以往有進  
無退其庶幾乎

老年讀書不復記憶然寓目悅心久之不倦視二十年  
前又覺興會勃勃也

一室收歛久展卷吟諷亦覺神志清朗因悟居敬窮理  
原非兩事

讀書至渙然水釋怡然順理之時然後有自得之趣  
掃地焚香圖書在御隨意取一帙微吟潛玩陶靖節所  
謂羲皇上人庶幾近之

焚香掃地取陶靖節詩吟諷數過清風灑然生人道氣

不當以晉人目之

陳仲醇曰着棋不若抄書談人過不若述古人佳言行不玩時以廢學不損德以招尤名論也

柳公綽自舉進士至方面鈔書不輟九經三史一鈔南

北史再鈔真仕而能學者矣

較對書籍不根據經史原本終有錯誤

借人書中間錯字斷簡為之補輯校正不但盛德亦可

久而不忘陶弘景陸龜蒙可師也

秦少游曰家貧素無書親戚時肯見借亦是諷誦可見

讀書雜述卷一

好讀書不患無書而舊家牙籤插架子弟曾不一觸

手寓目可怪也

讀書雜述卷二

山陽李鎰惺菴著

實學

聖人之心渾然天理其為學也徹上徹下知之真便行之力窮理盡性至命一以貫之而已學者逐物求理深淺精粗自有次第而總以真實踐履為本不然縱探索入微終於身心無益也

今學者精之言天道淺之好文詞至於動容周旋中禮則置而不學欲涵養德性變化氣質其何日之有

學者博極羣書豈不大好至於修身敦家得位行道時

讀書雜述卷二

曾不能用其一二言此與不識字人何異

知與行微分先後却無重輕知之遂行之斯儒者為己

實學若終日求知終其身不見之踐履雖讀盡天下

之書窮盡天下之理恐且流於虛誕非實學也

束髮受書便講忠孝究之君親間不愧心者幾人亦愈

知知之易而行之難矣

學必知之極明而後行之無誤固矣然此亦謂致知時

於允天下之理不可使有毫釐千里之謬重於言知

非輕於言行也聖賢之學知行並重今日知今日便

行如謂行有待焉夫知固日新而不窮又安所得踐

履之候耶

以萬理而論知一理且行一理如知孝之理且行孝知弟之理且行弟是也以一理而論知一分且行一分如今日所知者淺且就淺處行明日所知者深再就深處行是也愚謂下學用功當如此

不知而行猶瞽者之無相俵俵何之矣知焉而不行猶耨而弗獲獲而弗食者也

自朝至暮不行一非義之事不發一非義之言不萌一非義之念此日乃無慙余影

天地聖人一誠而已矣不誠則偽偽則百行皆非豈可

以入道

希賢希聖希天必以毋自欺為本

萬事之非由於一念之妄妄者誠之反以誠除妄失之者鮮矣

掃除妄念當以道理勝之

君親朋友間雖分義各殊總以勿欺為本一言之不可

踐一行之或可親欺之漸也欺不可以對友朋何況

君父是故忠臣孝子信友終身皆內省之日也

為學莫先於辨志修身莫要於立誠

無欲而後心乃清明有容而後德乃厚重

水清則物無不鑑心清則理無不涵

心靜而虛自然天理流行一私不雜

主靜所以養心存誠所以養德寡言所以養氣慎動所以養身

天下快心之事莫過於為善惟其公而不私也故久於

其中而無所害無所損者亦莫過於為善

君子為善非以祈福不為惡非以避禍也然六經言善

惡必兼言禍福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又曰天道

福善禍淫則以中心安仁者之少故聖人垂訓不得

不明且切也使天下皆有所勸而為善有所畏而不

為不善不亦化行俗美刑措不用哉若夫君子志於

仁則其心必淡然無欲乃純一而不雜

君子為善小人為不善趨不同而果於自信一也然小

人非不可為君子君子易其所守則小人而已矣吾

甚望小人之改圖而君子慎厥終也

天之四時首春乾之四時首元則是惻隱之心春氣也

此心充盈涵蓋無適而不然其即聖人仁天下育萬

物之心也歟

不忍人之心善之長也必涵養此心使之觸處沛然庶

讀書雜述卷二

三

知萬物皆吾一體而仁不可勝用矣

南齊江泌食菜不食心以有生意宋曹彬每冬月戒勿

修葺墻壁謂瓦石間百蟲所蟄動之恐傷其生伊川

在經筵聞哲宗盥漱噴水避蟻大喜古人好生之心

無所不至益信暴殄天物縱口腹之欲者之非也

有惻隱之心而後可以愛養天下之人有是非之心而

後可以鑒衡天下之人有辭讓之心羞惡之心而後

進退行藏不失其正可以風厲天下之人

學者有志於聖賢且從倫物間一一體驗務求夫心之

所安雖不能至亦將為名教中不自棄之人

讀書雜述卷二

四

韓子曰孔子之道羣弟子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顏

曾大賢入道不同矣若子張子夏之或過或不及不

又昭乎哉然皆不失其為賢所謂性之所近者也

儒者自當以聖人為師而狂狷則夫子所取學苟不

悖於聖人其從入之途且勿輕議

節取古人言行皆我師資而學之而無弊則必學術真

醇忠孝信義之君子

學柳下惠之和較易學伯夷之清較難然而聖之和不

敢學聖之清不敢不學也

聖人之所行凡人亦可行者吾從而師之雖不能至固

敢越焉若夫違節行權在聖人則可凡人則不可者

寧師賢者之嚴不敢學聖人之大

事事奉古人為步趨猶未免失之偏倚不愛古人自矜

才智竊恐蕩軼於繩尺之外矣

取三代以上之英奉為規矩權衡而步亦步趨亦趨焉

即不敢云接軼古人庶幾法乎上得乎中爾

理欲消長甚微日夕操存尚恐互見豈得放情溺志任

其往來耶

學問無中立之勢不進則退矣人品亦無中立之勢不

君子則小人矣微乎危乎

讀書雜述卷二

五

君子以進德為榮不光輝則以為恥小人以營私為樂

不感滿則以為憂

道德仁義求之斯得之故憚於求者非君子也富貴利

達求之豈遽得之故皇皇而求者非君子也

不振迅則志日昏不檢束則心日放

體中倦怠時纔檢束此心便覺神氣一振乃悟莊敬日

強安肆日偷之旨

多學多聞見易寡過寡尤悔難

悠悠忽忽不知寡尤悔之難纔一檢點此身但覺平生

無往非過



好學當以衛武公為法省愆當以蘧大夫為師

纔覺過差即悔即改此最學問得力處

學者點檢此身受病在何處便及時痛自鍼砭勿使滋

長斯勇於改過遷善者矣

周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然則聞過有

恥遂厚幸乎哉君子喜聞過不吝改過以庶幾於寡

過弗之改何如弗之聞矣君子耻惡之積也則務屏

之恥善之不有諸躬也則惟日孳孳焉豈徒報於外

怍於中而已耶吾又願聞過有恥者之實致其力也

商王不吝改過顏子不貳過蘧大夫欲寡過皆君子也

讀書雜述卷二

六

小人不然有過則文之而已矣

人能謹言慎動誠意省身上不難希聖希賢次亦可以

寡過

程子曰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為

己而不求於外者也務用其言可以寡過

幸而耳目聰明聞見之間不用之善言善行豈不上負

天心下同聲讚

君子趨吉避凶為善不為惡而已矣蓋其深自信者善

與吉類惡與凶類之理至世之所謂禍福利鈍不暇

計也

事當成敗利鈍之介不一動其心斯有過人之識

君子強為善不敢為不善而已非有所為也然福善禍

淫却自不爽毫髮

小有所拂而憂投之以艱難其何以濟小有所獲而喜

任之以遠大其何以勝

榮名天下至寶不自愛惜而寶金玉是猶棄商周間鼎

彝而日市近代瓦缶充玩好矣不亦悖乎

人即功業蓋天下亦分內事何可矜伐之有

德以謙而彌光才以歛而愈大

聖人無所不能而自視歛然今人纔有寸長早已外炫

讀書雜述卷二

七

吾不知其自待何等也

積功德如積貨財嗜問學如嗜易泰攻尤悔如攻疹疾

保名節如保班資勤勤勿懈其賢矣乎

有實學無令名於君子無所損實未至而名歸之則君

子所大懼爾

聞譽言而不喜斯佞之者日以希而視聽無惑溺矣聞

毀言而不怒斯規之者日以衆而左右皆箴銘矣

學術之是非人品之邪正衡論須俟之後世目前所謂

是與正不足榮所謂非與邪亦不足辱也

事到至美處則舉世是之雖讐我者亦必輸心以為是

不敢出一語相譏何也天下有公是故也行到至汚處則舉世非之雖厚我者亦必交口以為非不能出一詞為解何也天下有公非故也

此生薄有樹立須護惜而謹持之肯積之數十年敗於一旦乎慎之慎之

進階遷秩絕口不言事會之來委之時命既無覬覦遂省煩憂拙者襟期故自小勝

閒居危坐必中有所主而後筋骸固而神志不撓閉門靜坐胸中不妄經營可以養生亦可以遠害

吾儒言靜坐養生家亦言靜坐靜之歸宿不同而其時心不雜氣不浮則一也心清氣欽既可以涵養德性

則却病長年或亦理之所有掃除一室使纖塵不入書策几硯位置清踈絕不歌咏

先王亦覺襟期開朗

夏月酷熱時嘗對畫幅靜坐細細尋邱壑之勝恍若身

在山中林木交蔭不自知暑之屏跡心靜而專故也

用此法驅除妄念當亦觸境超然特無如作輟何矣今日無賓客往來胸中亦無一事呼小童閉門拭几取架上書隨意繙閱有所會吟小詩一二首自娛倦則步花竹間茗飲數杯薄暮飛鳥歸巢孤雲變現對之

讀書雜述卷二

八

襟期洒洒官京師享此清福竟日殆難多得不必問來朝之升沉顯晦也庚辰秋日書

余生六十年幸聞良師友之教稍知顧畏名義不致為當世所鄙然自茲以往倘暮氣不振安知不為子孫

計田宅頃易其所守耶秋夜默坐甚慮之書此自警

兼示子姪

外至之物既失有時復得惟行一事而敗厥身名則如覆水之不可返而駟馬不及追矣可不慎哉

讀書雜述卷二

九

讀書雜述卷三

山陽李鎰惺菴著

貞遇

練人品正學術須致嚴於進退取舍之介  
境遇最足以練人品貧至不堪而卒有所不為不謂之  
君子不可矣

舜與蹠豈不截然兩途然所爭止鷄鳴時之一念利與  
善之間入乎彼即出乎此辨之不可不早辨也

明明知有義忽為利誘此豈守不固耶正由當日止辨  
是非更不返求之身耳使辨是非時便期踐履抱義

讀書雜述卷三

十一

之心自不移而趨利

為政莫要於別賢奸為學莫先於辨義利

非其義而有所不取非其道而有所不為斯亦卓然自  
命可以任天下之重者矣

視外至之物輕然後重在我之禮義廉讓非僻之漸無  
自而生

士必有固窮之節而後志趨高明他日當天下國家大  
事亦能確乎不拔

懷刑君子之小心也固窮君子之大節也

世俗之所謂榮枯得失投之輒為之動者由器小亦識

暗也君子樂天知命隨遇而安彼空際之浮雲倏忽  
變現又寧有欣戚於其間哉

貧富榮枯通塞得喪有天焉主之我固無如何也若夫  
從善不從惡為君子不為小人此則存乎我者天亦  
無如何也知有天而仍求之不智而已矣知在我而  
竟諉之無勇而已矣

胸次必常有瀟灑出塵俯仰自得之趣而後可以貧賤  
亦可以富貴

處貧約能以義命自安雖四壁蕭然胸次却無一事不  
然怨嗟而復何濟徒自擾而已矣

讀書雜述卷三

二

吾心本廣大却將一貧字橫據於中那復能讀書學道  
能安貧乃能樂道若終日幽憂抑塞只欲驅貧賤使去  
招富貴使來此心求一刻之寬舒不可得去道奚翅  
萬里

陶靖節詩云所懼非饑寒然則古人所懼轉存不義之  
富且貴耳見道之言敢不三復

寒餓切身自是苦境然除却安心順受更有何法明知  
無法驅除而不能不戚戚於此是於寒餓外又增一  
境以自苦矣何益之有

小人溺於情昧於禮故止希富貴不耐貧賤貧斯濫矣

富斯驕矣至於濫盜且隨之至於驕亂且隨之先王  
因人情為之節文防小人也若夫君子貧賤可也富  
貴可也無所往而不自得禮豈為君子設哉

人苟欲決計為君子自然去貧日近去富日遠蓋君子  
於義利公私辨之最審必不能取非其有日新月盛  
以至於富彼小人者知有利而已志專氣益術巧計  
工無惑乎其能富而不能貧也

君子亦有富者大抵在下則務本勤儉在上則位高祿  
厚錫子稠疊所致斷未有取非義以自肥者故自古  
君子貧其常也而富者恒寡

讀書雜述卷三

三

崇為富貴藉勢乘權君子之不逮人十常八九若夫匹  
夫匹婦聞其名而敬恭孝子慈孫稱為父祖而色不  
怍彼人之讓君子或亦多矣

士大夫起家寒素雖久歷仕途原無可致富之理衣食  
粗給且須守分若欲他營吾恐生計未必充而行檢  
先敗也

學者今日安貧他日富貴時措施必有可觀

富貴固人之所欲然亦未必得之則生不得則死何以  
求之者之不少寧處耶究之得之者不關求亦不  
盡得也其如此命焉何哉

不富貴我之生平固在也為富貴而喪其生平其何以  
比於人得失輕重本自瞭然奈何弗之察也

今日貧賤安知不他日富貴委之時命富貴未必不來  
極其經營貧賤何嘗竟去祇覺心逸者之日休心勞  
者之日拙也

此生幸不至寒餓有何不足而寸心常自勞擾  
學不足以合天愧於天亦多矣天則何負於我而怨之  
邪道不足以濟人怍於人亦多矣人則何負於我而  
尤之耶

讀書雜述卷三

四

君子素位而行斯無入不自得今人戚戚於貧賤所以  
求富貴者百端不自得可知已迨富矣貴矣喜其來  
又憂其去而身以及子子以及孫勞苦經營視貧賤  
時愈甚何惑乎終身無自得之一日也

君子之所憂者三境遇之通塞不與焉行不日修可憂  
也學不日進可憂也有官守言責而道不行可憂也  
若夫境遇之來有主之者君子不能自為政也奚暇  
舍其所可憂而用心於不必憂

貧賤而不知有命不可以富貴者也一朝富貴勢且侈  
淫以敗度甚則驕橫以危身富貴而不知有命不可  
以貧賤者也一朝貧賤勢且潦倒以戕生甚則怨嗟

而賈禍君子知有命而安之故履貧賤若坦途視富貴若傳舍又焉往而不可

富貴利達未有以智巧得之者有之亦命也今不以其不安義命為懲乃尤而效之以冀萬一之或然不得則徒勞得則其命之固有而無所加也亦惑之甚也已矣

道之行不行有命豈人生之升沉通塞獨無命耶知之真信之篤何憂何懼不然日擾擾於升沉通塞中蓋不勝其憂且懼而卒無如此命焉何也不亦徒勞矣乎

讀書雜述卷三 五

貪人皆愚人也老而貪不止愚之至矣以為自娛樂耶來日幾何顧為此千歲之計以為遺子孫耶人生貧富有命我子孫何獨不然彼幼而貪猶當以義命教之乃代為營營曾不少休乎故曰愚之至也

觀王文格公震澤長語所記籍沒劉瑾朱寧家貨財珍寶至不可算而卒以敗然則多藏罔不亡後人猶黷貨不厭若踵其覆轍也者可悲也夫

元載家胡椒八百萬當時以為多朱寧則三千五十石矣後人善行每不逮古人黷貨顧不啻倍之貪風日甚一日於此可見

遲鈍之人忽希捷獲才智既不相副心手亦不相謀而妄念一萌鬼神且從中愚弄豈惟非分卒不可得且往往求福適以賈禍則何如自甘遲鈍之為愈也

天下惟忠孝廉節卓乎維持名教者不可讓人若夫爵秩之崇卑貨財之豐約與此身有何關涉顧汲汲皇皇不憚攘臂赴之邪疾趨易蹶可憂也即或榮利終身亦覺意味有限

學成而不一試與試焉而不竟其用皆命也君子於此益純其學以俟命而已欲速而妄希非分奚益耶即有時希之倖獲進不以正欲其終之不敗亦難矣

讀書雜述卷三 六

不能忍饑寒易至於失節不能忍嗜慾易至於戕生忍之時義大矣哉貧不致竊賤不致干此恥心為之防耳此心一失繩墨蕩然勢將無所不至

天下可愧恥之事甚多但恥榮利通顯之不若人亦誤矣有理義以悅心自不恥惡衣惡食

循理樂善心自寬舒君子長者之前亦無愧怍知榮枯有命而任之不但身心閒靜亦可以消禍患之萌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樂莫樂於此矣舍是而別求樂吾恐樂之中不無可憂

余通籍近四十載未有寧居負郭亦無百畝親朋每為余念之然頗知此事之不可強未嘗敢戚戚也

讀書雜述卷四

山陽李鎰惺菴著

言行

為己之學莫要於謹言慎動

立一言期有裨於世道不能必人之從而違行一事

求無愧於昔賢不能必人之譽而不毀

以昌言獻朝廷以嘉言訓子弟即與鄉人處非義之言

不置齒類斯言皆可聽而不失言於人

言論之間與其外露英鋒令人可喜何如中涵名理令

人可思

衆人之所爭者君子未嘗爭也至不得已而爭之君父

之前廟堂之上則衆人之所不敢爭不能爭者也何

以辨之公私之間而已矣

談理須折衷於不可易然廣坐中務申己說亦學人之

大戒且本原之論可為知者道不必人人喻之也

守身遠害之道自慎言始

人惟教子弟可以盡言若對賓客雖爾汝形忘談鋒終

須節制娓娓不休亦覺辭費

雄辯高談泉湧風發豈不大鳴得意徐牧塵尾四座寂

然小加檢點未有不追悔累日者矣

坐有衆賓談論間雖名理不允終須略留餘地不然騁  
我雄辯中人隱私納侮生嫌駟馬可勝追耶

談論既多豈能一一中道故以簡於酬對為佳

與人言直抒臆自是慷慨男子然所與者何如人自  
中正須雪亮耳

有害於民物之事不可存諸心有傷於風化之言不可  
出諸口

學者最不可言人之過馬伏波誠兄子書當手錄一通  
日三復之

一言之厚造福無窮士大夫當得為之日顧靳此一言

讀書雜述卷四

二

若惟恐天下之蒙福者吾不知其自待何等也

言辭過於修飾亦學者一病然言之無稽者不雅訓者  
諛人而不執於道者則君子切戒之而不敢宣之口  
也

聽邪僻之言而不以為污必非端士持刻深之論而自  
以為是必非仁人

易曰尚口乃窮也允命曰惟口起羞大雅曰無易由言  
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緇衣曰君子溺於  
口又曰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若是乎言不  
可不慎也必如金人之銘三緘其口或庶幾乎

天下當盡言而無所隱者惟諫官之於朝廷師之於弟  
子而已此外則尚口不如守口無取乎言之喋喋也  
寡言不但寡尤默坐靜觀亦足以涵養心體

侈談忠孝而不期於踐履宣之於口既不足以感人革  
之於書又何足以信今傳後古之人作者之謂聖述  
者之謂明要皆躬行君子非徒託之空言而已

言論皆與道合而反諸身不誠終非近裏著己之學  
不言而躬行教家之本亦力學之本

士大夫居家將為鄉邦之楷模子弟所矜式一言一動  
未容出之慢易

讀書雜述卷四

三

君子有時納於言亦有時昌言有時敏於事亦有時敬  
事

君子化大事為小事化有事為無事寬平之至也君子  
視無事若有事視小事若大事敬慎之至也

謀事不可不慎見事不可不明處事不可不公任事不  
可不勇

處天下事曰公曰正任天下事曰毅曰剛

涵養德性須至於廣大冲和操履則一以嚴毅為本  
論是非不計利害然後能以其身任天下之大事成天  
下之大功

君子於無聞名節處亦常隨時俯仰至於出處進退之  
大閑治忽安危之大計不敢黨同伐異苟且營私即  
或權有攸歸事終無濟亦行其心之所安而已矣  
君子造道進德與夫為天下達大事立大功皆須有剛  
毅果敢之氣而後不畫於半途不惑於異議吾未見  
優柔之足以有濟也

士無論顯晦通塞惟始終一節乃謂之君子  
仁義康莊也由之者安功利捷徑也由之者有時而危  
越禮壞法罔上行私邪實也亦險途也由之者不知  
其所稅駕矣

讀書雜述卷四

四

將適遠不知其途無怪乎俵俵耳亦既示以周行何難  
攸往其往也正不必窮日之力竭蹶以趨也或如吉  
行或如師行皆可也但不畏彼險艱途巡中路吾知  
其必達爾  
坦途本自寬大舍此不由而出入於荆棘之中將無迷  
於所往

讀書雜述卷五

處世

山陽李鎰惺菴著

人生窮而在下達而在上近之鄉黨州里遠之九夷八  
蠻總無一可欺可慢之人是故欺人者自欺而已矣  
慢人者自慢而已矣

人於應事接物時時體認恕之一言自然心安理順而  
遠怨

學者克己務嚴論人當恕

君子有三戒戒掩人之長而炫己之長戒護己之短而

讀書雜述卷五

一

攻人之短戒以成敗論古人而不折衷於大公至正  
之理

君子不自伐其功而人之功惟恐其不錄小人常自掩  
其過而人之過惟恐其不彰

不必攻人之邪守吾正而可矣不必防人之詐存吾誠  
而可矣

先覺者心如明鏡止水物來自照固不必逆之億之也  
不能先覺而好用逆億我逆之億之而人早覺之適  
足以售其詐與不信而已矣又何益之有哉  
居心不光明洞達縱有善蹟可觀終恐虛偽



清則疾惡嚴和則守己不峻曰不念舊惡曰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夷惠所以為聖之清聖之和也歟持廉介之節而不近人情君子以為隘矣勢交未可仰援燕朋未可暱就

敬我者有禮者也多諛詞則不可信愛我者有恩者也多德色則不敢承

不侮人之謂恭諛則不可不忤物之謂和流則不可見大人先生以位以德皆須恭謹然有禮焉不由禮而至於卑謫不但非所以自處亦非所以處人媚人太甚無論旁觀竊笑即為所媚者亦有時不甚樂

讀書雜述卷五

上

也宋楊愿與秦檜善飲食動作悉效之檜嘗食因噴嚏失笑愿亦陽噴飯而笑左右哂焉檜亦厭之諷御史排擊而去夫媚檜所以求進也願緣此去吁何益哉

君子立身行己與其通也寧介與其鑿也寧愚

人有一行一言之合於道必亟稱之俾長養而日新我有一時一念之即於私必力屏之毋滋蔓而日損公其善於人而善愈大

古人恥獨為君子與人為善之盛心也今人忌人為君子與夫但以君子責人已則相背而馳者是誠何心

古今人不同如此

善公理也君子豈得私之然與人同善者君子之心而不能強天下使盡同則未如之何矣

人不可不以古道自處却不當以古道望人緩急之間平日貧交尚可恃耳彼素封家豈但言之不聽且能令人不得向之言此種聲音笑貌素心人萬不能彷彿一二也

家擁高貲曾不能利一物濟一人此其人不可笑而可哀濟人利物之事叅以私心亦害義理

讀書雜述卷五

三

君子得志固道濟天下即不得志立人達人之心亦不使須臾或息器之厚者斯歷年久故學者居心接物當切切以薄為戒

責人無已持論務苛非長者之用心亦非涉世之道

人不幸而入於惡且須曲為掩護徐思所以化之庶幾有自新之路若遽加擯棄使之難托足於天地之間惡將無所不至矣故君子之待眾人與其刻而嚴無寧寬而恕也

以德報怨聖人所不取而表記則曰寬身之仁何也蓋

過高之事聖人不以之垂訓然怨相尋而不已傷教  
害義亦所時有彼好行其德者平情釋怨永息仇讎  
又豈王者之所禁哉故藍田呂氏以為雖過乎寬而  
本於厚未害其為仁也

顏子之不校孟子之三反此大賢盛德事豈敢望之今  
人然今人涉世必如此乃能遠患害保身家強恕而  
行可矣

日與善人處不必遽有以助我然損則斷斷無之日與  
不善人處不必遽有以挽我然益則斷斷無之故君  
子務慎所與也

讀書雜述 卷五

四

水至淡也君子之交似之醴至甘也小人之交似之然  
而淡以成矣甘以壞矣擇交者慎無厭君子之淡而  
溺小人之甘也

交朋友之道三曰敬曰信曰忠敬則不狎侮而誼不衰  
也信則不虞詐而志不攜也忠則善相勸而過相規  
也允若是吾友也乎哉吾師矣

責善輔仁朋友之道也今人以文藝相切磋吾未見直  
指瑜瑕規之於正况性命之學哉所以然者天下有  
自滿自用之人即有面欺背諛之人不自滿自用友  
之忠者至矣友忠於我願以諛之者欺之哉恕以作

忠虛以集益謂之論文之友可也謂之輔仁之友亦  
可也

交朋友寧慎勿濫

與儕輩聚處一堂能隨事隨處取益方謂之善學

交游中道德文章卓然居我之上方尊師之不違而何  
有於忌若其未逮節取之亦我師也忠告焉古之道  
也且安知來者之不如今願驕且吝耶

人以事問須告之以聖賢正理從違在彼我固不可不  
忠後生晚進尤當曉譬詳明俾端祈嚮不然語多曲  
說不顧其後之陷於非義夫豈長者之道哉

讀書雜述 卷五

五

君子之為教也不強人以所未能沮人以所可至因  
敏鈍以為程寬歲時以為候於是中材皆有所成就  
而無自棄之人

適千里者十日而至其常也或三五日而至或需之  
歲月人固有敏鈍相懸若此者而其為至則均也且  
天下事何常之有疾趨者有時而蹶則何如緩步而  
安苟無青雖不至焉可也

順風揚帆瞬息數百里豈非人生快事然江湖風濤變  
幻正自可慮持以戒心帆勿引滿斯涉大川之道歟  
棧道窄隘處讓一步彼此通行矣相持而不相下豈獨

彼有顛躓之患耶

京師車馬往來未有肯寸步相讓者志在求速也然至於填衢塞巷彼此進退茫然豈止羈留寸步之頃耶亦愈知爭之不如讓矣

讓智也非愚也夫泰伯季札子臧而愚也乎哉

讓人如食橄欖最有餘味

高車駟馬遂榮矣乎有今日之榮安知不有異日之辱

君子所以見幾而作也

恃才使氣觸事忿爭往往有躡顯位席厚利者矣然傾陷相尋終身勞擾似不如與世無忤常超然於憂患

之外

讀書雜述 卷五

六

名利之途我欲爭人亦欲爭爭之不已而戈矛起獄訟興有兩敗者矣即倖而勝又焉知勝者之不終敗也事事欲損人益己人之所怒也豈惟人天亦怒之夫至於天人交怒所損多矣又何益之與有君子拙以賈禍有時獲免者天也小人工於乞憐有時不效者天也不有天焉主之君子何所恃小人又安所懲耶

農與賈獲報之豐畝闢勤惰不關巧拙情不可訓也拙則其循分也勤可錄也巧則鬼神弗福也然天下巧

而豈拙而畷者常十八九又何也曰亦偶然焉爾莫匪天焉爾

處身涉世惟有樸拙可恃耳巧萬萬不足恃也今日縱以巧成異日必以巧敗何如樸拙者無無望之福亦無無望之禍也

修吉恃凶自然之理徧觀古今人事與經言不爽銖黍知衰盛之循環禍福之倚伏一切妄念俱可冰釋一日之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逸百年之內進一步不若退一步之高

讀書雜述 卷五

七

山陽李鎰惺菴著

知人

何以辨君子小人之跡公與私焉耳何以辨君子小人之誠與偽焉耳

不以毀譽為是非而後可以進退羣材亦可以知人論世

處已接物之道雖一本於恭敬溫和其中却有條理容人固大德而涇渭清濁胸中却須明了

君子恥暴其所長小人務匿其所短所以聞修之君子

讀書雜述卷六

一

常鬱鬱不得志於時而貌為君子之小人未有不愛其才而驟用之者用之而負乘債轅終必斥之而禍人家國壞天下風俗人心亦已至矣是故君相用人誠偽之間不可不辨之於早也

為一事而尊主庇民不汲汲於榮利者君子也為一事而干譽營私值黨固寵置公家若罔聞知者小人也此殆如東西之歧途白黑之殊色何難鑒別而進退之哉乃自紀載以來莫不暱小人遠君子則以側媚陰柔之可喜而廉直者之不相入也  
暱就我者必易狎易狎者無所不為者也踈遠我者必

難致難致者有所不為者也大臣操用人之柄為國家衡量人材亦辨之於此而已矣

樸質之失貌雖愚而可用傾危之士才絕美而難知

小人最易得名以其工於欺人人遂墮其術中不覺也至於墮其術中上之壞紀綱下之敗風俗恒必由之然則有用人之責者其必窮理守道勿惑於詐忠小信而後可哉

大臣必知暱己者之為非遠己者之為正然後可以主持風教進退人材反是則浮薄之士連袂而升而清流之氣沮矣

讀書雜述卷六

二

知甘言之為佞而日遠之知苦口之為忠而日親之夫然後可以秉國鈞而進退天下之人

人人之所趨者而避之其人必淡於營私人人之所避者而趨之其人必勇於為善

君子學所以為己而仕則為人小人學所以為人而仕則為己

君子豈惟德勝才亦過人而舉世恒不知君子何也蓋天下惟求之斯知之有術焉動之斯知之耳君子既不委蛇以干進亦不矯激以沽名誰復具物外之觀東人倫之鑑耶即或諒其無他亦祇謂硜硜者之果

信而其足以經世致遠千百世終必知之當世則概乎其未有也可慨也夫

止人善類人人所當好也然而有能而不能矣惟君子與正同道故好之彼小人者惡直醜正其性也豈特不好且毒之焉嗚呼正人之不見容於異已也亦已久矣

儒者之學自足以利濟斯人整齊政教以為迂濶而遠於事情則排之者之說非篤論也

君子未嘗表異於人也顧不敢自喪厥守又不忍為衆人之所為於是風裁操履雖欲不異不可得而忌之

者咸目為怪物排之無乎不至矣

人才國之楨幹須長養不可摧折

人才以能用世不為世用為上厚重有學識次之雅量次之爽直明敏又次之小有才而矜負虛名而實不副皆不足觀也已矣

士人以力學砥行無愧名教為才卿大夫以濟人利物維持風化為才彼以盜虛聲獵美仕為才者吾不知之矣

周公大聖人夫子稱其才之美才蓋可忽乎哉然制作禮樂之謂才經緯天地之謂才豈後世尺寸自效者

讀書雜述卷六

三

耶掄才者固不可以不辨

君子之才患其少少則為善之量不能充小人之才患其多多則為惡之勢不可遏

捷給浮華偶然適用亦自可喜然以之當大事則踈預大謀則敗終不若堅忍質直厚重少文者之足恃也有非常之才斯有不可奪之節若夫小夫曲士才既無多氣亦易餒平日服勞趨事或有微長要不足共濟時艱繫朝野之望

功業須人才為之然必濟以德器深醇學識高朗乃能任重致遠以其身係天下之望

讀書雜述卷六

四

喜事之人不可有任事之人不可無

有慾則不剛猶古之有慾者也今之人則不然中愈有慾外愈剛矯情戾氣凌轢一時居然自以為剛矣豈知人之視之早已盡見其肺肝耶

禽魚竹木之珍異者世爭寶之至人之賢豪長者夫豈惟不寶重而已且指以為怪物焉務摧折芟夷之以為快此亦人情之不可解者矣

家訓

山陽李鎰惺卷著

天下未有不孝而事君忠者也天下未有不忠而事父母孝者也

子雖純孝終無加於父母之愛之也豈惟無加且多未逮念及此不咎心者誰歟

竭其子之力父母所大不忍也而力稍留餘則不可以為子

孝至曾閔亦止盡人子常分非有所加也今人事父母

讀書雜誌卷七

切須以曾閔為程勿自菲薄

以父母所生之身不自慎重或狗欲戕生或敗行檢以貽羞父母皆謂之不孝

不遺父母慈名孝之大者父母所愛亦愛之曲體斯言斯為純孝

幸而有親可事祿養耕田皆樂境也然當此境而心知其樂及時供子職者幾人余抱鮮民之痛悔復何追

故書此以告世之有父母者祀父母必求仁者之粟養可知矣以不義之財充庭闈

之奉雖夕膳晨羞極其馨潔不得謂之孝

古今不盛稱慈父母而孝子特傳蓋人人皆慈父慈母

故略之人人不皆孝子特舉一以風百也吁可慨也已

最不容已者非忠愛之心乎若之何其偽也是可偽夫焉往而不偽

俗之偷也乃至薄生我而厚於我之所生嗚呼忍言哉忍言哉

不愛其親而愛其子謂之大逆余敢以之誣天下哉然今人非惑於後妻嬖妾不愛其子者百無一二至稱

讀書雜誌卷七

之曰孝疇則當之無愧者耶吁夫亦可以自省也夫不竭力於父母而日望其子之孝北轍南轅必無是理

問子與兄弟孰親曰均也待之當如何曰子己之子也兄弟父母之子也待父母當厚於自待則待父母之

子當厚於己之子明矣雖然今人視兄弟與子均其亦可也視兄弟薄於子則吾所不忍聞也

兄弟相爭豈無曲直然吾謂棄天性之恩即兵戎之象論事由則有是非曲直而害倫傷化一也甘心終訟

不可以為人聞正人君子之言而泣泣而悔悔而相好如初此猶可與為善者爾

兩幼兒爭果餌未有不惡之而誠之者不聽且答罵之

防其漸也已與兄弟顧終日爭論財產不自以為非亦惑溺而不怨之至矣

骨肉相殘至不可解初不過由財賄耳豈知人生非無財賄之可憂而兄弟叔姪不相顧之可痛知之則一羽邱山何煩較計故夫家庭嫌怨吾甚望人之翻然悔又甚望比閭族黨之曉譬而感悟之也

富與多男人生厚幸及見天下兄弟參商不相親而相賊紛紛獄訟若敵國然乃竊嘆獨子窶人子之安然無恙而滿堂金玉他日非諸郎之有而墨吏之資也嗟乎富與多男何害而兄弟不相容乃至此然則父

讀書雜述卷七

三

之於子富之不若教之也家既富兄弟情不携即家不敗尤須汲汲教之

子富貴父母不得而有之者吾不敢謂數數也若夫兄不得有之於其弟弟不得有之於其兄則吾之見之數數矣此其故成於兄弟者十二三成於兄弟之妻十八九也然吾不暇罪其妻也

薄於門內豈有厚於友朋之理今人顧徃徃有之逆情違道厚亦不足信也

家庭間非較是非之地是非明而骨肉傷矣然則非義相加處之將奈何曰積誠以感之耳感之終不化奈

何曰此必吾之誠猶未至也竭其誠而不責望於人久之未有不化者君子盡其在我徐以俟之而已矣一門之內以非義相加者倘叔父伯兄耶則念之曰此尊行吾所敬事之者何敢較倘弟姪耶則念之曰此卑幼吾所憐愛之者何忍較忘其非義而篤吾不敢不忍之心將尊乎我者之不忍卑乎我者之不敢亦油然而生矣嚮使汲汲焉申己之是折彼之非處他人且不可况骨肉乎怨積禍萌至不可解則兩敗之道也

讀書雜述卷七

四

一門之內不必盡孝子悌弟但使父母躬為之倡而一本之誼和氣致祥之理少長咸集時輒相告語聞見既真薰陶日久不自知其相率於孝弟而門內之教成也

盡子道難盡父道易然勿謂易也我不足師其何能淑故必孝焉而後子道盡父道亦盡

我自玩日愒時縱蕩於繩墨之外子弟尤而效之又何責焉故君子貴身教也

祖父之於子孫未有不望其富且貴者然余謂富貴須賢子孫守之子孫賢即不富貴何害脫使富貴而不賢恐方貽祖父以憂勿遽謂位高多金為家門之慶

也

子弟讀書既與之鮮明義理何不導之以行豈惟成人即如幼童讀論語便以入孝出弟教之日體驗於家使知古聖賢書皆後人標準不止習其說為文章而已則將來之成就遠且大矣今人教子弟但患記誦不熟文藝不工於躬行願置之是何汲汲望其干祿遂不以賢人君子厚期之耶且干祿之具如此一旦立人之朝膺民社之責操何術以應之習俗移人名家不免無惑乎正誼明道者之寥寥也

讀書雜述卷七

五

子却以謹信為本

小兒讀語孟時便須以愛親敬長之理日向解譬他如懷橘讓棗等事更使之試行於家久之天心感發習慣自然可望其為孝子悌弟而不孝之端絕矣子弟聰明善屬文此自可喜然步趨言動正須幼學時一一導之他日立身庶無敗度成大器者不但文辭而已也

余通籍數十載家無負郭子弟猶未甚習膏粱然與之言宴人饑寒狀便不似余少時親切有味况公卿家履豐席厚者耶夫世家子弟將試為吏固當省百姓

貼危俾無重困即不仕而持身保家可不知稼穡艱難任其逸且諺耶是故教之倍急於素士也

子弟幼時須教之愛惜物命以培養其不忍之心士大夫家子弟資質樸魯無慮也但令勤苦誦習積久自然開悟若智巧過人貽父母之憂正復不少然則何以教之浮者教之以誠薄者教之以厚多言者教之以謹好勝者教之以謙而日近正人不接損友又所以培養其心教之大者

讀書雜述卷七

六

之至其前矣

司馬溫公自五歲時即奉庭訓不作謾語所以一生忠樸卓然為有宋名臣蕭相國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為勢家所奪疏少傳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愚皆達者之名言也然自古愛子孫為計久遠未有如二公者矣

劉忠宣公大夏教子讀書無力農事嘗命督耕雨中曰習勤忘勞習逸成惰吾困之將以益之蓋子弟必能讀能耕然後仕隱之間兩有餘地千古家法以忠宣



為第一

生男子未有不教者至生女子雖士大夫家教者蓋鮮夫天下未有生而賢智之人何況女子使不以婦德婦工朝夕訓誨無論他日敬戒或違貽羞父母終覺為人父母之道有所未盡

讀書非女子之職然教之通孝經論語毛詩多識前代賢女子言行俾他日事舅姑操井臼以古為師有所根據此亦秉禮之家之所當亟講也

程子母侯夫人好讀書史博知古今而不為文辭見婦女以文章書劄傳於人深以為非此可為女子知書者之取則矣

讀書雜述卷七

七

女而賢其歸也不但同心免與厥家維姑舅則康寧豫悅門以內伯叔兄弟式相好無相尤而慶且延於孫子為之父母者蓋令名無窮焉不賢者反是原所自出能無厚顏而謂女子可不教耶

女子以工於烹飪勤於紡績能經紀米鹽凌雜為才非閨閣所當務而引以自炫非才也

舅姑慈愛婦非甚不肖未有不婉順承之者惟堂上性嚴急而退無後言雖遇以不堪彌加孝敬終身無忤色其賢矣乎

持家以樽節為上承祭留賓則潔潔盛美肴膳其職也稱事損益須有條理

閨門之內整齊雍睦絕不聞詬誶聲主婦賢可知已婦女衣飾侈靡至今已極守禮之家豈可習矣不察人生好處止在衣飾耶緹不帶布釵荆亦須返浮還雅

主婦晨起率僕婢以次耕織小大之屬無廢職者與厥家之象也

古禮之難行於今日者不必遠舉即如子事父母婦事舅姑雞初鳴而起特尋常之疏節耳然責今人久而不倦亦難矣且假令以蚤起故侵霜露致疾不反貽

讀書雜述卷七

八

父母舅姑以憂耶夫事父母舅姑莫大於誠使勉行之而誠意未至何取於雞鳴而起果能孝根於心下氣怡聲問衣寒燠疾病疴瘵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如內則所云者雖辨色而與可也凡余之說欲使人人可行而不害於義非敢變亂古法以惑天下若因余言而荒惰廢禮誠意終不至則余滋懼矣

僕婢細人最易離間人骨肉不使其言得入於耳乃家庭和睦之本

教養小僕婢若己子女仁之端也仁未有不昌厥後者  
陶淵明以一力寄其子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余請  
此嘗為之墮淚

衣冠之類寧樸無華榮進之途寧遲無速

齋中几硯筆墨爐瓶諸什器皆須雅潔然取足適用而  
已盡訪古玩既非寒士所能亦恐一向勞勞為此心  
之累

宋板書貴重極矣然以貴重之故終日珍藏不一寓目  
與無此書何異鑑賞家真讀書人故自有別

古人字畫真蹟之屬至今已極又何怪人心風俗紛

讀書雜述卷七

九

紛作偽何以止之清好惡之源去華返樸而已矣

陳仲醇曰李之彥云嘗玩錢字旁上著一戈字下著一

戈字真殺人之物而人不悟也然則兩戈爭貝豈非

賤乎余未見是書早有是解頃於舟中閱岩樓幽事

喜其與愚見同遂書以誌之時癸未三月十二日

人家積白金至數萬兩余耳目所經猶有及子孫之身

不敗者至數十鉅萬此其家未數數見然余所親記

數家今子孫皆無立錐豈盡致此非義耶天道惡盈

物有聚必有散大抵如此矣

積貨財為子孫也然積之以非義亦有禍子孫者矣禍

之烈與不烈又恒視非義之輕重以為準悖入悖出  
可畏也已

今之富室亦未必盡剝取於窶人然索逋則較及錙銖  
置田宅則陰欲之而陽拒之乘人危迫展轉百端不  
巧行其損人之術不止吁亦忍也已

素封家習為刻薄十人而九豈其天性則然蓋深知為  
仁不富故終身奉不仁之訓不敢少變爾

種木菽必逢年豈有種德不獲報者縱或有之亦如水  
旱之適然非常理也

士大夫好古器亦何害於理然固求而必得之則未達

讀書雜述卷七

十

耳夫一器至百年數百年之久不知經歷幾何家矣

當日之求之與我今日略同何在彼者之忽然在我

也而謂我之有之獨能百世守耶逆旅傳舍萬事皆

然又不但玩好之不當溺矣

積書勝積貨財亦勝古玩謂可遺後人使誦讀也然後

人能誦讀與否正不關遺書多寡牙籤萬軸度置塵

封每不如貧士手鈔之為得而不再傳而寒餓不能

保或斥之為博奕聲色之費與夫門戶衰薄見奪於

世家亦往往而有嗟乎士大夫不貨財古玩是積而

積書豈得不謂之賢猶不敢必子孫世守而况其他

乎吾願積之者之深念之也

李衛公平泉山莊慮百年後奪於世家戒子孫述先人命泣告之後經世變子孫竟不能守花卉蕪絕怪石名品俱為洛陽有力者取去過眼煙雲自古若此何衛公之戀戀耶

范文正公在杭州時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圃為逸老地公曰人苟有道德之樂形骸可外况屋耶吾今年逾六十來日無幾乃謀治第樹園圃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居固易得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主人莫得常

讀書雜述卷七 十一

遊誰獨障吾遊者豈有諸已而後為樂耶公真達者之言余老而無居竊欲引此解嘲矣

陸放翁家訓曰古人云居鄉以困畏不若人為哲意思深細可銘座右

風俗之盛衰始不過起於一二人一二家後遂有漸不可挽之勢大抵由儉而奢由厚而薄也易由奢而儉由薄而厚也難然則卿大夫於朝堂士庶人於鄉里飲食宮室輿馬僕從間其尚循分守禮日返於淳慎毋導靡訓侈俾天下指我一二人一二家也

播紳家行一事鄉之人觀禮焉以其讀書循理多識朝

堂典故也使饒於財之儀節靡所不具而於古人精意可以法可以風者按之茫然其又何以觀之哉今人行喪祭能以朱文公家禮為法善矣然登降獻酬悉中規矩而哀思誠意未至遂謂之由禮無復遺憾矣乎禮有本有文文可稽古而得之本則其所自盡故必忠信而後可以學禮也

良朋宴會取足言歡必供多品乃力致遠鄉異味一朝之享往往竭中人之產勞而費不可以訓且我輩豈飲食之人但豐肴核其為恭也亦僅矣

讀書雜述卷七 十一

世家大族禮教之宗也今士大夫家父子兄弟以及姑婦娣姁間容服非不甚都儀文非不甚盛而禮之真意亡矣彼田家者流豈知有升降揖讓哉然往往一門之內天性藹然殊非矯情飾貌者之所及觀禮者伸彼詘此余之所未喻也

衣服飲食之侈靡至今日已極崇儉返樸此正士大夫之責可復尤而效之哉

司馬溫公在洛與文潞公范忠宣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而已會數而禮動物薄而情厚真足為士大夫宴會之法

章楓山先生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古意儉約樸質之

謂也今人食品務珍節文浮縵較先生時豈但倍徙則待客之不以禮亦明矣從風而靡余所未解

李若谷為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在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為三十塊掛屋樑上每日挑取一塊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今京師士大夫生計日絀而衣食宴飲日趨於侈靡不止所當急以前人樽節之法救之矣

嚴君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

讀書雜述 卷七 十三

依於忠勸善維風臺臺不倭隱君子中最有經濟者李文正東陽立朝五十年清節不渝致政家居購請詩文書篆者填塞戶限頗資以給朝夕一日夫人進紙墨公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方設客可使案無魚菜耶乃欣然命筆公文采風流照耀千古而清操又若此亦可以愧夫求田問舍汲汲不少衰者矣致富之術力田為上習百工次之賈又次之蓋國之本富在農工猶自食其技賈則操奇贏以營什一之利所謂逐末者也後世頹艷稱大賈謂農工不足為於是求富者一出於貨殖先王重本輕末之良法既不

可復而天下囂凌浮薄風俗亦寢衰矣

余為諸生時見儕儕中非甚素封無衣帛者若今之所謂段即封君大姓未嘗服也比來貧士非段不服且襲馬求一衣布者見之不可得矣四十年間風俗不同如此

余庚子上公車畏燕地寒製羊裘焉比歸敝矣遂藏之里居閱十冬雖謁大賓未嘗一衣裘蓋淮上大雪堅冰氣亦凜冽終不似北地苦寒居人鮮有裘者故余亦不及汲於裘也比聞里人衣裘者大半豈天時地氣頓殊耶抑人情日趨於華侈有莫知其然而然者

讀書雜述 卷七 十四

耶夫不必裘而裘富人競為美麗之觀而窳人子追踪躡跡可怪也嗟乎此吾里之所以日益貧而不復振也歟

士大夫居鄉欲不見一人亦難矣且與人子言孝與人弟言悌與高士言躬耕樂道與文人言砥行讀書即遇田夫野人亦告之以同井親睦勤儉保家之道此正山中經濟絕人逃世奚為耶若但懷刺謁公府不敢直言閭里利病而酬對皆飾說則非人所堪耳乖戾之氣不始於一人則禮讓之風正須交盡然不必家喻戶曉也但鄉之賢士大夫實以禮讓相先彼此

屋而居者忍狃於偷薄而不之省耶事不外於守己  
教家而效乃至於維風善俗余願與天下賢士大夫  
共勉之矣

讀書雜述卷七

十五

讀書雜述卷八

官箴

山陽李鎰惺菴著

士大夫為政未有不本之躬行而民化之者是故止天  
下之貪則示之以廉止天下之慢則示之以敬止天  
下之爭則示之以讓止天下之詐則示之以忠是則  
是做乃捷於影響不然文誥紛紛奚益哉  
不避險不辭難苟利國家不遺餘力而通塞升沉聽之  
君父純臣哉

士君子必有難進易退之節而後可以立功達事

讀書雜述卷八

十一

君子既委贄為臣勞苦艱難惟君所使至於決禮義之  
防失貞廉之節君子固有所不可亦有所不能  
正紀綱進賢退不肖敦厚風俗邊隅要塞未雨綢繆日  
取饑饉災異敷陳於至尊之前俾膏澤長流民生樂  
業此則大臣弘化亮工夙夜匪懈者也若夫盡一職  
做一官兢兢乎文書簿領罔敢隕越庶司百執事而  
已矣

人臣以忠貞純一正君弘化為上負經濟猷略次之厲  
風節直言無隱次之守己廉素又次之然均之良臣  
也不如是而容悅焉象恭焉患得患失無所不至焉

求為具臣不可得已

守官者簿書填委輒謂勞心不知公府簿書粗識字有心計吏人足了之而士大夫乃以為勞乎夫惟勤勤於論道經邦寅亮天地則勞之至矣掌邦治邦教邦禮邦政邦禁邦土各率其屬倡九牧而阜兆民則勞之至矣若但治文書奉職事惟謹雖日不暇給吾謂其勞亦末也

不敢自污庶官之美節若大臣正色立朝總持國是曲謹小廉又不足以盡之

得位將以行道位愈高責望愈重每遷一秩有懼心焉

讀書雜述 卷八 上

器識自此遠矣

大臣以培養人才維持風化為第一義

有陰陽則有善惡有善惡則有君子小人欲天下皆善人君子是有陽亦可以無陰也能乎哉惟聖人扶陽抑陰賞善罰惡親君子遠小人則裁成輔相之道治天下國家之大經大法也

虛已納諫知人善任使君德之大者陳善閉邪引正人君子在帝左右臣道之大者

用人之權大臣不得而參之然扶掖善良疏斥羣小使君德清明而賢奸不濟收彙征之實效則大臣所當

汲汲耳

大臣在帝左右不能周知盈廷之賢不肖可謂留心當世者耶知其賢而汲汲登之知其不肖而汲汲擯之庶非自便其私惠得患失者矣

有公是非無私好惡用舍予奪惟其才而已不與焉君子哉

以經史教育人才使之修明禮樂敦倫砥行而文章亦煥然可觀通儒之責也弘獎士類使人主前後左右罔非正人而方伯連率皆能利濟斯人興起風教賢卿相之責也

讀書雜述 卷八 上

以人事君既一本於公忠而任使悉能舉職斯識度宏遠之君子矣

相臣以人事君百官之才器皆須一一延攬而培養之以憑登進而百官則不當上干相臣也干相臣則奔競成風廉恥道喪而黜陟漸歸私門矣

國家人才常轉移於大臣之好尚所好者正誰不自奮為君子不正則傾險浮薄之徒比肩接踵矣大臣可不慎乎哉

視天下之英才如其家之佳子弟愛惜滋培俾之成器儒者誨人大臣當國皆不可少此願力

大臣匡君與諫官異不必犯顏指斥以博名高也然戒  
激烈亦戒詭隨朝政得失民俗盛衰以至君德純疵  
人才進退之故要必知無不言言無不正而後納約  
自牖不愧大臣

國之蠹民之蝨賊務驅而遠之自餘隨才器使有長養  
而無擠排休休乎古大臣風節矣

損上益下民說無疆之旨大臣當時時陳說於君前即  
不能事事損上益下而正供而外損下益上之事或  
庶乎其寡矣

損下益上益矣而損莫大焉損上益下損矣而益莫大

讀書雜述卷八 四

焉然則上不以自益為益言利之臣無益而大有損  
者爾惟數以民間疾苦陳說於廟堂之上使君不厚  
取於民而國家大澤日流注於天下則庶民尊主之  
道也

紀綱大振四海無虞之日忽然憂盛危明豈過計哉蓋  
虞夏商周人臣之告其君徃徃如此賈長沙痛哭流  
涕於漢文之代猶有古大臣風義彌亂於未亂銷止  
於未亡此天下之所以治且安也

伊川先生在經筵慨然以輔導幼主為己任上太皇太  
后二書及論經筵諸劄子至誠懇切幾與伊訓相表

裏使行其言而久於其職何難養成君德坐致太平  
惜乎與世齟齬未竟其用而去也

李文靖公沆秉政日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  
曰俟歸詳覽生訕怒隨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  
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以謝人言久防賢路寧無愧乎  
公於馬上踉蹌再三曰某屢求退奈上未允不敢去  
耳終無忤意富彥國少時有罵之者人曰罵汝彥國  
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姓名而罵豈罵他人彥國曰天  
下無同姓名者乎告者大慙二公雅量真宰相矣觸  
之即怒籍天下之口聞頌而不聞規亦獨何哉

讀書雜述卷八 五

司馬溫公為相每詢士大夫生計足否人怪問之公曰  
倘衣食不足安肯為朝廷而輕去就費公黷廷試第  
一徃謁杜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為問曰凡人無生  
事雖為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比日朝士進退不能  
綽綽大率累於生計耳乃知二公近情之論久而彌  
驗也

立朝一有依傍便不能獨行其是  
立朝以交讓為美不得已而出於爭則必事關國是不  
敢苟同乃君子之用心耳不然爭功爭能且不可况  
一身之進退利鈍乎哉

遭宰執大臣於朝堂一揖之後奉身而退守已遠嫌之道當如是矣

朝會非談讌之所當時時存敬畏之心

臺諫敢言以格君心之非為第一義正紀綱進賢退不肖次之補偏救弊俾朝無闕失百姓又安又次之若夫庸詞曲說強半雷同與夫攻訐隱私毛舉細故既匪嘉謨何關大政祇見其紛紛耳矣

入告之文當條暢尤當雅馴尋常友朋尺素立言且須持擇願以鄙辭諛語敷奏至尊之前不敬亦甚矣

人臣居言路東國鈞凡國計之安危人才之邪正四方

讀書雜述 卷八

六

之水旱災傷未有不當言者據實敷陳積誠悟主恭莫恭於此敬莫敬於此已

交朋友且須忠信何況君父之前豈可一言涉偽

言其所當言用則天下蒙福即不用存此言於天下終

須有濟

謀國籌邊要必酌古準今防微杜漸使天下利害安危如指諸掌論奏水旱災傷閭閻疾苦則必沉痛言之使民之流離轉徙如繪監門而拯溺扶顛尤有條理斯豈無稽之言一切苟且之計哉積誠有素慷慨而陳自然聳聽嚴廊多所採擇而冊府流傳亦可以行

遠

犯顏直諫大抵多出於木疆遲鈍之人平日便捷騰口

說者不與

言人之所不敢言大言也取所不必言者塞吾言責則

何如勿言

進說人主之前披肝露膽其職也但懼撻鑕故為曲說

不恭不敬負疚方深豈但不能舉職而已耶

陸宣公奏議豈嘗有意追琢為文祇以謀人家國義氣

激昂不自知其懇到詳明文章遂足千古乃知名賢

大篇原本忠孝固未許肉食者偽作也

讀書雜述 卷八

七

吾輩起家寒素場屋艱辛淚盡血枯久矣何至為生司

遂忘之粗心躁氣因恤遺珠於奉命為不敬於取士

為不公於推情為不恕一事而三失備焉能無懼乎

主司簞籩不飭自棄甚矣倡採望之謬說致令浮薄者

登潛修者擯亦有心當世者所不欲為不忍為者也

今日主司所錄即他日公孤卿尹庶司百執事之選厥

任匪輕敢不祇懼必也心目雙清周防備至杜苞莖

之路塞奔競之門而網羅盡佳士也庶幾為國得人

無慚夙夜矣乎不然規顏稱座坐侈門下桃李則得

之矣於國之所以掄才士之所以待舉兩無當也



學臣為士子宗師興起古學砥行敦倫其先務也但就所謂時文去取高下之而已所拔多單寒知名士輒頌聲大作人望歸焉而經史之學孝弟廉讓之節則概置弗問他日舉於鄉策名於朝皆是選也國家亦安得富經術有行誼之儒者託以大任乎  
國家設外官自封疆大吏至邑令凡以為民也大吏平日必真念閭閻疾苦率其屬以生全之若苟且因循一旦水旱災傷即為民請命議賑議蠲而民之轉徙溝壑已十八九矣小大一心圖之於早庶不重困斯民也乎

讀書雜述卷八

八

天下自有司以至封疆大臣半皆起家寒賤人間疾苦顛連誰非其所飽歷乃一旦備官而忘之耶不能勤恤民隱吉凶同患不仁已所不欲而施於人亦不恕矣  
封疆大吏須激濁揚清綢繆根本非徒察察以為明不事事以為靜斯地方無遺惠民乃實被其澤  
剝民之官可罪也不剝民而憂民之憂亦賢矣乎為大吏者取舍之公私生民之休戚關焉  
法一也君子以公恕之心主之民自不寬若因緣為姦任意輕重民將無所措手足矣秉憲之官可不慎擇

之耶

搏節勤苦竭力循分處困貧之道也今天下之民愈困貧愈不動苦且婚嫁喪葬之借越宴會車服之侈靡比戶相高無復品限甚至蠹民大賈相倚為奸以結納官府為能以凌虐善良為快習俗偷薄長此安窮非得有風力重臣亟為整頓民不可以富即不可以教豈不可憂也哉

明道先生作縣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曰吾常愧此嗟乎賢如明道而於此有愧乎蓋心乎愛民自視常不足也此亦百世為守令者之師矣

讀書雜述卷八

九

明道先生為政惟以至誠感人故所至人被其澤不勞而化行也  
史冊所稱循吏有彈琴著書流覽山水者矣此亦何裨於民而一一傳之則以不擾民故也夫俗吏擾民徒以案牘外他無所事耳使剖符為吏而寄情於琴書山水此其人豈猶是志趨卑下日紛紛以簿書期會煩苦吾民者有餘情必無苛政此其所以可傳也歟  
說命曰學古入官嚮未留心經史博通治亂安危之故一旦委之紛劇授以艱難鮮不進退失據乃知古之人授之以政輒經緯畢具顯當時傳後世者素所蓄

積然也。雖可忽乎哉。

御大夫坐上下位各無任人亦賢矣哉。

守令曰親民之官為朝廷承宣化以全此一方者。

憂民深之。民信危懼如父母之保赤子使為秦越

人之視也。則官正心不少。

官與民勢相懸也。而父母視父母之於子孫則親之至

矣。一時其德化與而民莫之省憂豈待子若孫

之道邪。不盡其德被以父母祖父母之名亦滋之

謂焉。

是之於民所感觸一身也。不盡厥職而濫科署上考

弋罷希禁法非不善。追思幼學能無報然。

守令以望心教養。既悉畢具為上。但知與民休息以文

雅飾吏治而已。終覺上之責我與下之望我者有所

未盡。

視民之不足如吾嬰兒之啼饑。蹠寒亟思所以食之。水

之斯不愧父母斯民之責矣。

子弟不率教為父兄者必多方曉譬。俾之自新。何獨於

忘民梗化不少寬假。遠威之以鞭朴乎。吾願為守令

者推念之也。

三俗澆漓。誰職其咎。守土者不思所自而原責於民。亦

惑之甚矣。

守官以興起教化為第一義。蓋養民之政。嘉惠一時能

使薄俗日趨於厚。禮讓可風。獄訟衰息。則數世之仁

已。

令於士民無所不當。教謂課文藝為教士講六諭為教

民抑末矣。然即此二事行之有恒而至誠惻怛多所

開悟。亦端士習善民俗之漸。視為具文。則俗吏而已

矣。

國家之條教禁令。譬之一身。語言趨走也。奉條教禁令

惟謹。謂之能吏。然則工於語言趨走。遂謂之善人。君

子耶。本之不講。致吏道雜而多端。蓋自西漢已然矣。

邑令奉職無狀。輒謂民頑。大吏日取悅於民。以長其輩

凌之習。是二者皆便己而非患怨之道。今使令皆責

躬不行苛政。大吏以公廉訓令。令亦以奉法度敬長

上訓民如是而俗不厚。民不安者未之有也。

有民社之責者。興利除害皆分內事。余謂害須急去。利

且徐圖。蓋民方溺於水。藝於火。救之者自不忍少緩。

須臾至於利之所在。鮮有百年數十年不變者。甚則

利未幾時害已踵至。是故仁人君子為斯民興一利

必酌古準今。確知其經久無弊。夫然後毅然任之。不

辭不然未敢貪一旦之功貽無窮之怨怒於他日也  
有司銳意興作以為便民也而大不便之事早已潛伏  
其間况後人奉行漸失初意耶善為政者因其俗而  
利導之水旱災傷力為補救不敢輕言創制也  
古人良法未有不可行於今者然須審今日之國勢人  
情酌劑利導之乃無弊耳徒泥其跡正恐利害相參  
行之不可以久  
折獄以虛公為本倘不問理之是非情之真偽但汲汲  
凌虐大姓以博名高烏覩所謂忠信而明決乎風俗  
至此可戒也不可法也

讀書雜述卷八

十一

人於倫理間講貫不明一旦臨民聽訟但以律例為師  
恐不免俗吏之誚

聽訟憑是非科斷理也法也於理與法外旁曲引喻俾  
之翻然勃然不終訟而去此則化民厚俗之本  
用法自當一本寬恕然若任姑息使克頑無所懲戒而  
姦盜不止則大不可是故明刑弼教亦有時以裁斷  
為良

聽訟者於人骨肉間鬪忿爭財產且置是非勿論只從  
倫理天性百端曉譬使之翻然悔悟至兩造相持而  
泣此仁人之用心裨益風化者也上也次則剖明是

非戒毋終訟雖當笞以骨肉故概予矜免可矣若照  
常人科斷榜笞不少怒縱允於法敗倫傷化實多况  
因而漁獵之乎故聽訟必參以經術而後可也  
殘民肌膚搜民財物皆所以戕其生也故良吏之於民  
不得已而有刑不敢因以為利

初為守令慮民之玩已也必先嚴峻以立威夫惟廉則  
威惟明則威不務為廉且明而嚴刑峻法是急亦何  
威之有慘刻者恣其所為悖理不可訓謹厚者貌為  
之始嚴而終弛玩且日滋使久假不歸而流為忍人  
不亦失其本心也乎故夫有威之可畏者不汲汲於

讀書雜述卷八

十一

立威者也

士大夫居民上縱極平易近人猶恐愚民囁嚅不得盡  
陳其情况威怒之下乎求民疾苦不啻其自為求誠  
意藹然一體相接則賢者之用心甚無取乎疾言厲  
色恐喝於上也

擊暴鋤奸有時濟之以猛烈此如天地之雷霆也和風  
甘雨長養滋培則仁愛之常道爾

笞責人更生暴怒恐氣盛而心不平或多杖或重杖皆  
足以殘民支體而致之斃而論重囚決大獄倘憑喜  
怒失真所關彌鉅故仁人戒之

獄囚一日不殺一日有可生之理為守令者不恤其饑寒疾病致早斃於吏卒之手其與枉殺平民一間耳異時國家行慶他郡邑紛紛出囚而吾獄中之鬼獨不少留之俾露寬大之恩其將何以自解

居官嚴左右人盡知之然法所以繩大猶一切無心之失則皆可恕也使小誤輒任意管掠他日犯法作姦而罪不至死又將何以治之故用法必使其有可加然後輕重無失其倫而法不玩不然未有不毛舉細故縱奸滋弊者也

勤所以興事操切則民不堪命矣和所以養人因循濡滯則弊不可勝言矣

廉者守令之楨幹也運之以樂易和平持之以精明強固循吏不是過矣

官以律進財而苟得無辭讓之心者也然由是推之昧昧於是非絕不知世間有羞惡之事可知也且世豈有貪夫能愛人者勢將並失其惻隱之心矣士大夫於辭受之際可不慎諸

行已有恥士大夫當終身誦之初試為吏尤當隨地隨時隄防加謹不然恥心一奪百弊叢生雖有理繁治劇之才康濟斯人之志皆汨沒於貨賄之場不可復

振也夫

揆之於理不可須臾斷勿為因循於理欲之間以為姑嘗試之無害也豈知藩籬一撤後遂日就陷溺而不可遏涓涓不息流為江河可畏也夫

士大夫之行已如女子之守身禮義之防豈在久與鉅乎是故君子一出言一舉足未嘗不心乎慎之而取予嚴於一介巧避苞苴潛行壅斷此其人行惡而名高欲正厥辜當加常人一等

古酷吏亦有廉者若後世酷吏猛暴或不至如古人之甚然未有不淫刑以濟其貪者矣

古者卿大夫世祿漢以後列侯猶食數縣或數千戶宰執大臣常俸養子至不貲仕固有可富之時然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今人甫膺一命輒莫溫飽不已急乎吾未見器小而致遠始銳而不敗厥終者也

士試為吏養民而已可取於民耶夫我取於民其誰不取我散之則泥沙也聚之則鳩毒也豈惟無益害隨之矣故夫吏而廉者非以為名高也汲汲於遠害者也

掩人之不見而取之斯謂之竊竊則盜之屬不齒於人

而司敗且繩以三尺矣士大夫既策名於朝儼然居  
四民之上獨奈何乘吾君之不見吾民之不知巧行  
其取之之術耶他日治夫細民之竊者而彼有詞焉  
其何以折之

作偽之人術最工巧往往有弋高位取厚賞歷數十年  
人不知者然莫不敗於末路究何益耶

抗節效忠不逮古人寸心已難自問况復由竇踰閑溺  
於非義哉

臨民而欲邀譽於民非良吏也事上而欲希榮於上非  
純臣也

讀書雜述卷八

十六

砥礪廉隅守官常分因而矜炫無論叢謗招尤自待亦  
已隘矣

以崇高富貴驕人夫人而知其陋矣以文章事業驕人  
亦器小而未聞君子之道者也

儉自美德然家教之與市名則有間矣身既通顯必欲  
以蔬食敝衣愚人耳目用心殊不可測

郡邑博士師儒尊重非守令屬官也自守令未諳古義  
輒往往以秩卑忽之而首着清貧升斗不繼亦遂氣

節不振安於自下矣嚮使守令造士育才如古循吏  
方且倚任老成為之襄贊豈有不隆厥禮貌之理博

士果如胡翼之徐仲車兩先生卓然以師道自任有  
不禮敬者誰歟然則崇儒復古守令與博士交有責  
矣

郡邑有士大夫不必皆賢亦不必皆不肖守土者不能  
擇善而從取觀摩之益碩概以為不肖而遠之非忠  
厚長者之道也

將帥以澤及百姓為賢守令以能摺服兵卒為盡職然  
矯枉太甚致卒伍不安於下亦往往貽害無窮惟將  
吏協和視兵民為一體日汲汲於惠養訓練化其矜  
域而潛銷夫驕悍之氣庶民無欺凌之患兵且有捍

讀書雜述卷八

十七

禦之勞也乎

忠貞不嗜殺人師出以律廬舍晏然賢將也知彼知己

籌策燎若指掌謀將也縱橫行陣間辟易萬人勇將  
也因其才分而御之託以心膂勿貳勿疑庶幾收大

人之吉而戰勝攻取無不如志矣

能將兵之謂將以整齊約束使衛民不戢民為上能將  
將之謂大將以公而不私使人人宣力效忠輸心奉  
令為上

古者民不分兵農秉耒荷戈恒相安也迨兵農分民日

養兵而畏兵兵日養於民而禍民矣古者官不分文

武治民治軍更事耳未嘗畸輕畸重以至相凌犯也  
迨文武分承平之日士大夫薄武人為不足為輒詆  
訶折辱之而介冑之氣不伸一旦有事廟堂之上加  
意疆場武臣有殊寵焉於是恃功而驕睥睨一切而  
詩書之氣不伸矣嗚呼此亦世運升降人事消長莫  
知其然而然者歟

三十舉於鄉未為遲暮迨需次授一令年六十餘矣五  
十為歲貢生當日試高等時固翩翩年少也迨需次  
授一博士年七十餘矣賓興廉饋糜大官金錢至不  
貲皆不能及鋒而用可為三嘆

讀書雜述

十八

三四十年前士大夫猶以素餐為愧未竊竊焉以祿入  
不繼為憂其時退食從容有以自適冬裘夏葛樸略  
猶存今則相向言貧十人而九而服御日以華筐篚  
日以盛時誣舉盈往而不返士大夫心思才力日耗  
竭於酬酢經營憂固其所又何暇咏伐檀之詩而引  
以為愧也

魯文恪鐸與趙祭酒永皆大學士西涯公門生西涯生  
日相約以二帕為壽鐸檢箚中無有命取鄉人所餽  
枯魚至則僅半矣即將之偕往公喜為烹魚置酒留  
飲極歡乃罷前輩交際省約如此推之他事從約可

知故其時之士大夫往往貴禮義賤貨財砥行立名  
確乎有以自守今則餽遺酬酢數倍於衣食之費而  
工於結納者猶日趨華侈不已欲其持廉靜之節烏  
可得乎俯仰曩今為之太息

耿清惠九疇文恪裕父子清修無異寒素陳尚書壽老  
無所歸諸子旅寓飄泊環堵蕭然秦襄毅紘歷官四  
十餘年提兵南北列位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妻孥菜  
羹麥飯不改舊陳御史茂烈短床敝席不辦蚊帳身  
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蓋王督學畸清  
介自持不事生業大雪僵卧不能出戶曰吾求無愧

讀書雜述

十九

爾饑寒靡不樂也章楓山懋家居丙夜危坐不能得  
油默誦日所繙習迨曉覆閱自驗以為常先正節行  
清苦至此真鐵漢也余雖起家寒素寡資生之產然  
徂於習俗衣食過分實甚因錄先正軼事自警無示  
子孫雖不能至心竊向往之矣

讀書雜誌卷九

讀經

小陽李鎰惺卷著

詩三百篇思無邪足以蔽之禮記曰十九篇毋不敬足以蔽之書五十八篇允執厥中足以蔽之易三百八十四爻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足以蔽之春秋書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則蔽於孟子之一言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所謂純亦不已者也聖人之事也然學者無不可自彊人心各具一天也

讀書雜誌卷九

上

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此所以動而有悔也聖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蓋曉然於窮變通久之故而處之有道何亢之有何悔之有易曰修辭立其誠修辭謂擇言立誠謂篤志言與誠恒相須也夫口而談此心不復檢束是不誠矣又何足以居業耶  
初六履霜堅冰至本義曰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夫小人陰類其始進也何嘗遽禍人家國而養成其惡以馴致於不可遏則辨之不早辨也聖人著履霜之戒所

以扶陽抑陰謹小而慎微者至矣

龍戰於野禍烈矣然不過由履霜馴致之陰之滋長至微至危故初六謹其禍於始上六著其禍於終也

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乾九二言仁坤六二言義以是知聖學精微皆原於易特於乾坤二卦發之者聖人之道達諸天地而不悖也

六四括囊無咎無譽四其去位而隱者乎觀文言之天地閉賢人隱可知已使有官守言責安得藉口結舌如括囊哉沒世無稱君子所疾然身既隱矣奚以名為此無咎無譽之所以遠害也

讀書雜誌卷九

上

東漢之季正賢人高隱之時諸君子乃不在其位而謀其政譽非不高禍乃最烈違括囊之戒者也  
六三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三以柔居剛不中不正乃欲妄動以濟屯有即鹿無虞入林中之象曰入危之也有幾焉惟君子辨之於早也不如舍及時舍之未晚也往則終昧於幾取吝必矣自古竊發割據之徒不審時度勢而狡焉以逞未有不自取滅亡者故著之以為戒  
象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夫無虞何以即鹿遠漫之者貪禽也君子見幾故舍之貪者

必往禍乃大作周公曰咨孔子益之以窮凡所以戒貪也

見金夫不有躬女之蒙若此醜孰甚焉士大夫亦有蒙者枉己徇人詭遇以希榮利是也然則君子固窮必若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而可乎不然一行偶汚百身莫贖貽無窮之悔也已

九五需於酒食貞吉五以陽剛中正而居尊位當是時險平難解而天下治矣則休養生息上下和樂其需於酒食之象乎大象亦曰君子以飲食宴樂蓋需之義貴相安於無事而無取乎刻急之為初非以燕衍

飾太平流酒而不返也故繼之以貞吉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訟之前曰需訟之後曰師爭飲食之微召兵戎之釁勢相因而無如何也聖人見夫天地闢而蒙昧開嗜欲興而爭奪起故於屯蒙需之後受之以訟訟從言從公言出於公為訟不可以誣妄為也故先之以有孚然孚而窒焉乃訟不窒不訟也方訟之勝負未分也無惕乎惕而得中吉之道也至由直既明夫亦可以止矣不止而終極其事則凶也此為訟者言之也而聽訟者必剛明中正而後直者伸故利見大人訟非善

讀書雜述 卷九

三

事擇地求安涉大川臣訟之象行險僥倖者也故不利然則訟者勢之所不能已也聖人欲使人無訟故反覆誥誡如此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天一生水非相違者而天上水下有違行之象訟之由也夫訟不起於訟之日而萌於作事之始禍難之端豈在大乎涓涓不息流為江河此君子謀之於始而訟端絕也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有愆愆無遂心故雖訟而不永微愆而不敢大爭故雖有言而小不永則易收小言則易釋初其過而能改不遠之復乎故終吉

讀書雜述 卷九

四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不克訟訟不勝也曷言乎不克二所訟者五也下訟上義不克也知義之不可歸而逋焉或自處之道乎然强大跋扈或據邑以要君猶競也難乎免矣邑人三百戶則卑約之至曰无眚必如是而後免於眚也垂戒深矣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上九終極其訟者也夫訟非和平之事不永則吉終則凶未有訟不已而錫之鞶帶者即或強辭取勝服命加之然非所據而據人之欲褫之者終朝之間且至於三可恃乎哉夫子曰以訟受服有必褫之



理即不禱亦奚足敬醜之殆甚於禱之蓋小人肆強終訟聖人之所深惡而痛絕也

能以衆正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者也  
可以王王者之師也

師左次无咎程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度不能勝而全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嗟乎師危事苟可以止而止猶訟之不可以終也聖人以退舍為无咎蓋深惡夫倖進者之喪師辱國特於毒天下之事寓仁天下之心也

師終行賞有功者不盡君子於小人胡靳焉然小人有

讀書雜述卷九

五

功富貴之可也開國承家界之權授之政則斷斷不可嗟乎小人有功且不可用聖人蓋逆知用之必亂邦後世顧無功亦用之豈不大惑且小人量狹而氣盈心邪而識淺富貴終身其福也一旦乘權秉政恃功而驕流毒天下固不忍言而小人身家之禍亦不至無噍類不止則自古之用小人者亦姑息之愛也已矣

顯比比之道大光顯也王者何以得此於天下豈嘗暴其私恩小惠違道以干譽哉蓋有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之象三驅解網之仁也失前禽來不拒去不

追也邑人不誠喻上意不警備也如是而後吉則合圍而盡取之且使邑人備禽如備敵者其不吉亦明矣而何疑於比天下之道乎夫汲汲於天下之比固

有薄海內外悉臣悉妾者矣然而弗顯也顯比者無心於人之比而天下歸心者也其吉也王道得而王化行也

泰之象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之象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然則泰與否君子小人實主之天運耶亦人事也保泰之道其惟親君子遠小人哉

讀書雜述卷九

六

否泰相尋自然之常理而留心世道之君子則不敢委之自然也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思深計遠以扶陽而抑陰庶幾無城復於隍之憂而有苞桑之固矣乎

否小人得志之秋也大人當之何亨之有然大人卓然以道自處絕不枉己徇人苟圖榮祿身雖否而道則亨矣使當是時而昧於險德避難之義與羣小伍身何遽不亨其如道之否何哉

否之六三不中不正小人之尤者矣而聖人以為包羞何也蓋小人以讒佞之資乘得為之勢非不履豐席厚赫赫一時然兇狠邪濫之情狀卒不可掩由君子

觀之但覺其可羞焉爾

謙亨君子有終程子曰安履乎謙終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然則傲為凶德其不克終亦明矣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謙之道德也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盈蓋無適而可人而自滿長傲不

畏人獨不畏天地鬼神耶  
六二鳴謙誠於中形於外者也故曰貞吉夫謙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讀書雜述 卷九

七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朱子曰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貪而畏人蓋危道也故為鼫鼠之象嗟乎大臣立人之朝羣望其為祥麟威鳳顧下比於貪而畏人之鼫鼠耶聖人以醜之者惕之大臣可不慎乎哉

君子言有物則非浮言行有恒則非偽行言行相顧而身正矣正身教家之本一言一動必兢兢乎慎之其為教家不已至乎

初九閑有家悔亡初家道之始也曷閑之閑之以禮而已家之失序而無別害義而傷恩禮教不足故也閑之於早則門庭之內咸習於禮而秩然矣又何至於

悔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治家人太嚴急而至於嗃嗃時過事遷亦或自悔其厲然卒令家道整齊人心祇畏則吉甚也若婦子嘻嘻是和樂無復制限而禮法蕩然矣能免於吝乎是故治家者與其溺愛也寧嚴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究而言之治家之道誠敬二者而已一家之中匪誠胡格且夫愛勝威恩掩義非憤則慢矣家欵不亂得乎有孚誠也威如敬也內外交持保家終吉之道也

讀書雜述 卷九

八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夫小人情狀至不耻不畏不勸不懲惡亦極而末如之何也已矣然能小懲大誡則僅減趾而無咎聖人於小人何嘗不許其自新曲示以轉禍為福之道而無如改絃易轍者之寥寥也悲夫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夫善無小大積之可以為聖人君子惡無小火積之遂至於

罪不可解為天下僂笑經言戒小人未有如此之直  
截沉快者吁可畏哉

象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朱子曰滅耳蓋罪其聽之不  
聽能審聽而早圖之則無此凶然則逆耳之言其藥  
石也夫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謙持盈之道也

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君臣皆儆莫切於此大臣舉

職與進說於其君尤當惕明斯義庶成交泰之象

明於五刑以弼五教者蓋聖人原以德化民至不得已

而有刑特輔教所不逮耳故又曰刑期於無刑民協

讀書雜述卷九

九

於中時乃功後世不師此意治之所以不古

臯陶曰罪疑惟輕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仁人之

言賴及萬世司刑者其敬用之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帝王之所以

為治聖賢之所以為學皆發源於此

無稽之言浮而無據者也聽之害理弗詢之謀專而不

公者也庸之妨政勿聽勿庸千古炯鑑

滿招損謙受益易所謂虧盈而益謙也推之人事莫不

皆然

于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虞帝戒禹之辭也夫而

諛背非人臣之大不敬禹寧有是哉帝顧切切戒之  
然此猶君戒臣也虞帝大聖人何至於慢遊傲虐禹  
則引以致傲而不厭其詳何也蓋古者君責難於其  
臣臣責難於其君寧甚其辭以為未然之防而不敢  
因循苟且俾後之忽入於此也於戲此虞帝之治之  
所以不可及也歟

甘誓之辭簡而嚴

若朽索馭六馬危有甚此者乎敬則持其危而安矣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古者無

不可諫之人不諫至比於不恭且罰焉勸諫何其密

讀書雜述卷九

十

也

有過而不決去之若吝惜者然改過不吝想見湯之智

勇

能自得師者王百王不易之大法也

與人不求備怒也檢身若不及誠也

伊訓曰臣下不匡其刑墨與胤征刑不恭同旨而具訓

於蒙士意尤深遠明昌言之理於幼學之時所以收

直諫之忠於服官之日也古多諍臣其以此夫

慎乃儉德帝王保世滋大之道也士大夫用之可以立

廉學者用之可以守約

慎終於始帝王之祈天永命學者之迪德修身一也  
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  
逆安知非藥石也遜安知非鴆毒也聽言者秉於是  
而已矣準諸道而已矣  
弗慮胡獲思之不可不慎也弗為胡成行之不可不篤  
也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一者粹精不息之  
謂二三則中無所主而雜矣故趨吉避凶之道莫要  
於立誠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夫藥可  
已疾瞑眩則非人所堪言足以匡君至苦口逆耳則  
非人主所樂聞也然不瞑眩疾卒弗瘳不直言極論  
則不足以決是非清視聽其不至如跣弗視地者之  
俛俛何之一蹶而傷其足也幾希矣高宗勤勤納誨  
喻言之切至此此所以鞠糞益梅相濟卓然為商之  
令主也歟  
木非繩奚正諫則引后以繩墨者也良工也從之則正  
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萬民不亦聖乎然則  
為聖人不難稽於衆舍己從人而已矣  
惟口起羞言非以取羞也一不慎羞隨之矣

讀書雜述 卷九 十一

有其善喪厥善為善者去其有心而可矣矜其能喪  
厥功立功者去其矜之心而可矣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張氏曰兵事有其備故外  
侮不能為憂農事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為害舉一二  
以例其餘也愚謂為政先立紀綱為學先明義理士  
必學優而後仕朝廷必論辯而後官材皆有備之義  
一啟罷則伺我者衆而侮將至人侮之若已納之矣過  
誤也恥之斯改之耳因而遂之則其非也得無果於  
作之乎是故遠侮務絕其私恩去非必懲夫逸志  
善乎傳說之告高宗也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蓋聖人  
之自治與治天下未有明其理不見之事業者知君  
之當仁則止於仁知臣之當敬則止於敬知天下之  
大利則汲汲焉興之知天下之大害則汲汲焉除之  
知天下之人之賢不肖則汲汲焉進之退之是故學  
則道備厥躬治則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不然空  
虛無用非聖人之學又豈聖人之所以為治者哉曰  
惟艱與禹言克艱同兢兢業業無忘乎一日二日萬  
幾大臣告君當如是矣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克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曰  
遜志虛以取益於人也曰務時敏恒以取法於天也

讀書雜述 卷九 十二

曰厥修乃來人欲盡而天理見若泉之源而來也  
曰允懷信之篤而拳拳服膺也曰道積於厥躬逐事  
物而積之累歲月而積之道乃實有諸己而修身也  
說命言學詳密而有序如此

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先王建  
中之成憲也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先王用人之成憲  
也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先王治天下之成憲也監之  
則永無愆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善吉之類也吉人性與善相習惡不足以奪之故其為  
善惟日不足凶人性非不善但陷溺既久利於為不

讀書雜述 卷九

十一

善而不利於善因而避善如仇其為不善亦惟日不  
足

箕子陳洪範本之天道極之人事聖人治天下之大經  
大法莫備於此

皇建有極盡人倫之至而已而敷錫則下及庶民訓行  
則近光天子聖人與民無不同之心無不同之理也  
洪範備易理者明用稽疑念用庶徵是也備雅頌體令  
人涵泳不窮者無偏無陂遵王之義十四語是也

聖如武王慎德亦至矣西旅貢獒即受之何至有玩人  
玩物之失哉而召公作書以訓則惟恐自時厥後後

於耳目之好作無益害有益貴異物賤用物以珍禽  
奇獸之故紛紛擾遠人而生民莫保厥居者一篇之  
中多危詞焉蓋古人消患於未萌故隨事納誨以致  
其惓惓如此此所以久安而不危長治而不亂也

狎侮君子固以盡人心狎侮小人固以盡其力夫君子  
進以禮退以義固不受狎侮而盡其心小人則何知  
乎而亦罔盡其力可畏也是故明王祇厥身慎乃有  
位小大之臣臨之罔不敬其於民也視天下匹夫匹  
婦勝予而不侮於鰥寡

讀書雜述 卷九

十四

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慎終如始則幾矣

弗肯堂弗肯楹喻言深切為人子者讀之固可明立身  
保家之理為人父者讀之亦可淡求田問舍之心

康誥言恫瘝乃身繼之以敬得憂勤之本矣又曰盡乃  
心無康好逸豫未有上不勞而民乂者也長民者日  
三復斯言民其有瘳矣乎

康誥罪不孝不友乃在元惡大憝之上蓋貪暴者罪止  
戕民不孝友則天理滅而人道絕矣故刑無赦然三  
代而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猶王法所必  
誅若弟弗恭兄不友弟則後世踵相接可勝罪乎

即或治之不以為大惡亦可以知禮教之衰矣先王峻其罰與不孝等此所以人倫明於上民知親親長長畏法而卒不犯也歟

記曰夫酒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禁之甚矣無彞酒而可若聖人之不及亂德將無醉者也

酒誥之作戒夫羣飲而佚者酒於酒喪厥德自速厥辜者若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大克羞者乃飲食醉飽此孝子之行古雍睦之風也豈王者之所戒哉

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憂聖危明古大臣之道也曰奈何弗敬古帝王祈天永命未有不本於兢兢業業者也

讀書雜述

卷九

十五

也

召公曰無遺壽考蓋老成在位則左右便佞之人不得售其陰柔之術而少年新進亦無敢逞其臆說變亂王章君德於是乎成就朝廟於是乎肅清壽考之於人國詎曰小補之哉

民曰暑何也險莫險於此耳頌而畏之何也險斯畏畏斯疾敬德而暑者誠爾思深哉召公之告王也

洛誥曰丕視功載乃汝其恚自教工古者褒賞之典教寓其中故一出於公而不敢私後世有功者不賞賞賞顧濫及至朋比而莫可詰於是賞罰之大權不足以

勸天下而相率為偽風教亦少衰焉則敬用周公之訓而可哉

洛誥丕視功載賞經營洛邑之功甚盛典也後世勤勞疆場乃酬厥庸於營造則略之漢興蕭何治未央宮成史不言賞豈高帝方有事於戰勝攻取未暇及其餘耶抑終以其侈而少之耶厥後非無賞者顧不得與武功等且未有建都之始君臣相告戒汲汲於奉天和民如洛誥之詳且切者此亦可以論其世矣無逸帝王之心法也先知稼穡重念民依則周之所以興而帝王治天下之本洪範建用皇極必先之以農

讀書雜述

卷九

十六

用八政其以此夫

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狂悖亦甚矣然古今富貴人子孫耽於逸樂不自以為非反議先世為不足法者豈但劉宋後人而已乎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故也然則王者早豫教其勤勤於康功田功士大夫為子孫計久遠亦必使之服習勤苦毋逸毋諂而後可也

聞毀言不怒學士大夫蓋難之况君天下者乎今也或告之曰小人怨汝罵汝則自敬厥德而不責於人已未有是愆也誣之斯受之曰此我之愆也允若是夫

豈但不含怒而已且將以愚賤之是非驗吾身之得失若惟恐一言之忤遂不復聞其過者是何如主也當是時其自反也虛以公其待人也厚以恕國家之治忽安危斯民之休戚利病其誰或墮於上聞而君德之廣運不亦蕩蕩乎天地之大昭昭乎日月之明也乎而不然者人或譁張為幻曰怨汝詈汝必且輕聽而誤信之信之而不寬綽厥心未有不紛紛蔓引罰無罪殺無辜者夫至於誅殺無當斯怨叢於厥身而可畏之至矣周公告成王乃所以垂訓萬世也夫蔡仲之命曰為善不同同歸於治為惡不同同歸於亂

讀書雜述 卷九 七

嗚呼此君子小人之昭昭者也君子之心公公則善之外一無所為或尊主而忠或庇民而惠或守節而廉或交贊而讓以至立一事建一言其尊尊於善而不敢康也跡安得盡同而歸於正紀綱厚風俗治天下使不亂則無不同若夫小人狗欲而私者也私則勇於為惡而不知其他以之奉上則佞以之使下則苛以之希榮寵則工以之當大事則懦甚至紛更良法流毒正人終日為之不少悛者亦安能比其惡而同之而充其惡之量足以禍人家國以歸於亂則一也故夫擇術者務從善而遠惡用人者其尚清乎治

亂之源哉

立政之儉人非周官所謂利口亂厥官者耶周公不之而以孔子惡之喋喋於口者之見擯於聖人也久矣禹作司空后稷播百穀契作司徒皋陶作士垂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典樂龍作納言所謂不惟其官惟其人也嗚呼盛矣

虞書言刑不言兵寇賊姦宄統於士而已迨有苗弗率命禹徂征禹乃會羣后誓師無專官也湯以征誅得天下掌師旅之官商書顧不載至周官乃有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之文然井田之制不獨寓兵於

讀書雜述 卷九 八

農亦且寓將於卿周禮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師帥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夫卒長皆上士兩司馬皆中士春秋好戰亦極矣時猶以卿大夫將軍未嘗若後世將帥之紛紛也命將帥選士厲兵僅見於月令則秦法耳夫自庖羲氏畫卦已有行師征國邑之理然三代以前未始無征伐而武臣不專設亦可知師以毒天下聖人之所不得已故尚德之世刑不能概措不用兵則非其所汲汲也

學古入官有餘師矣不學則牆面不免耳而蒞事惟煩

何也蓋典常之理至簡且易顧難為淺見渺聞者道也昭昭則志壹昧昧則神昏又何怪乎紛紛替亂以擾民而害政耶

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此豈獨戒卿士哉帝王之達業學者之成仁未有不決於當幾者不然時過而功隳事往而名敗乃始悔前此之誤也亦已晚矣

位不期於驕祿不期於侈卒驕且侈者中無所主而積漸以至此也何以主之厥惟恭儉然恭儉者德之輿載以偽則又不可夫偽之不可作豈特恭儉哉大凡作德誠於中形於外心何其逸也逸斯日休休焉作

讀書雜述 卷九

十九

偽不根於心而貌為之亦勞矣勞於心不既工於為偽矣乎顧昭昭而莫之掩適得其拙焉耳蓋偽之不善與驕侈等卿士保祿位於罔替者不若是也

居寵未有不危者思之深畏之至其免矣乎不然且入乎憂患之中而不得出也

勢可忘也不可依也曰依勢如有司依己之勢依上官之勢與人臣依權要之勢皆是也威曰作不必作而作者故曰無依勢作威法可守也不可倚也况因以賂削之乎後世借公法罔私利往往如此故曰無倚法以削

辟以止辟乃辟四罪而天下咸服是也不然無輕言辟必有忍其乃有濟勇者也有容德乃大惟仁者能之留侯之於圯上老人韓侯之於少年皆庶幾乎有忍乃有濟者生乃與噲等伍何其不能容耶此韓侯之所以敗也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考績程功之常法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則教行乎其間矣

富民平天下之本王政均平富可知已刑罰國家之大柄務咎則民何所措手足康王之誥曰丕平富不務咎文武之道百世之師也

讀書雜述 卷九

二十

政貴有恒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是也歲易月更其何以令天下

畢命曰辭尚體要蓋帝王之許謨訓誥將以導民式化無取乎繁重而冗長也西京諸詔最簡質近古後漢華瞻厥後靡矣辭之日異月新勢使然也崇尚體要以反本復古非今日持文柄者之責哉

利口德之賊國家之蠹也曷賢乎耳商俗之靡靡至此禮國之大維先王以之坊民况世祿之家乎世其祿不世其禮於是陵有德悖天道敝風俗長奢麗誠有如畢命所聞者矣康王當周之極盛傳聞古語早有萬



世同流之嘆繼自今又何怪禮教之陵夷衰微以至於盡也噫

天下之美何限殷庶士服美而侈於人其中之不美可知也不稱其服者也

畢命曰公其惟時成周達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呂氏曰畢公四世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推原純臣之用心當如是也雖然名可俸致後世之名則實至而歸之者也今使為人臣者懼天下後世之非議而汲汲於顯名於是勤勞家國勉就功勳子孫黎民賴及數世而其人亦聲施爛如垂之永遠始未嘗無名之

讀書雜述卷九

三

見存也乃所達至此則又曷可少哉

君牙曰若蹈虎尾涉於春冰喻言之至危者然臣以此說進而上不聞則危上日抱此心而求助於其臣未有不轉危而安者也

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工於悅人者也吉士道足以匡其君才足以贊其長而不枉己以自炫者也簡僚佐者釋彼取此君子哉

僕臣左右贊御焉耳非所謂論道弘化者也乃其人正與諛主德之成敗因之用人可不慎乎哉古者侍御僕從罔非正人面諛之臣則遠之惟恐不遠此所以

出入起居罔不欽而啟心沃心日祇勤於德而底於道也

惟刑則凶曷言乎祥也本好生之心而士皆吉士俾民不犯於有司以庶幾於刑措其祥也哉

五刑疑赦既非虞書之贖刑而罰自百鎰至千豈古者罪人盡多金耶將無富者生貧者終不免耶此蕭望之所謂法不壹而傷化者也

呂刑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何也蓋佞者尚口工於察情偽然或慘戮少恩矣以獄辭付之則淫刑以逞耳烏乎可良長者也其於獄也悉其聰明致

讀書雜述卷九

三

其忠愛未有不持情法之平者平則中帝王生天下之心也

日月逾邁若弗云來穆公悔過之辭也愚謂志士立功學者居業皆當有感於斯言

枕隍由一人何也蔽賢則禍深故也榮懷亦由一人何也以人事君則利及後世故也霸者之言足備法戒故附於帝王之書之後

秦誓曰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老成人閱歷既深一話一言皆有根抵可以其遠於事情忽之耶

勝心生則傲恃心生則傲恃崇高乎鄙矣即恃才不足

觀者也有之敗德長則日生而不已且階禍焉可乎  
哉欲人之情亦理之反克之惟恐不去乃縱之而一  
往不收乎賊義戕生莫甚於此也人各有志志於道  
患其不足志於利患其有餘且夫大人君子之志未  
有不虛而能受者自滿而驕又何加焉謙卦所以戒  
盈也樂乎道樂乎善終身焉可矣若夫耳目之樂可  
寓也而不可溺也頹流蕩以至於極耶之四者情之  
所不能無理之所不可有故曲禮備戒之然第曰不  
可長不可縱不可滿不可極而已蓋先王制禮因人  
情為之節文而不強人以所難也以理自勝而塞其  
源其惟主敬之君子哉

讀書雜述 卷九

三

財有得之非貪者禮未嘗禁之使勿得也苟得則斷  
不可難有免而非怯者禮未嘗禁之使勿免也苟免  
則斷斷不可蓋禮所以制中亦權衡於義而止焉而  
精義之學又非一朝夕之故也夫惟積之有素持之  
甚嚴然後見大利而不能移臨大節而不可奪不然  
以空疎無據之心猝然當可危之境鮮不苟且  
應之賊義而觸禮之禁也已  
愛人之謂禮敬人之謂禮說人何禮而況於妄記曰禮  
不妄說人則夫紛紛工說人之術者竊禮之似而附

託焉者非禮也

曲禮以僚友與鄉黨執友並舉同官為僚非偶然也將  
以諮訪職業砥礪廉隅有不信義相結者耶今人則  
同官而異心苟利於己忍於行詐由中之言久不宣  
諸口矣

孝子之心未嘗須臾忘父母而其視聽顧須臾忘父母  
耶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人子愛敬之誠至此亦已極  
矣

登高遂顛耶臨深遂墜耶苟嘗苟笑遂近於譏且諛耶  
服闋遂墮行冥冥登危遂行險僥倖耶而孝子有懼

讀書雜述 卷九

五

心焉曰之數者有一於此吾懼其虧體而辱親也蓋  
古人孝於其親自守身始曾子學本慎獨日三省其  
身所以卓然稱純孝而至德要道獨得其傳於夫子  
也

幼子蒙待養之時立誠恒於斯作偽恒於斯轉移於示  
之者而不自知也常示無誑易所謂養正而聖功者  
非耶不義之習與性成斷無之矣

聞人之言而附和之謂之雷同夫言而善不和固無害  
不善又焉取此同聲相應為哉漫無折衷無是非之  
心者也因而媚人又豈復有羞惡之心故曲禮戒之

男女不雜坐不同椀栲巾櫛不親授內言外言不出入於相其遠嫌也至矣而姑姊妹女子子之已嫁而反也兄弟亦弗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焉不已甚乎哉然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不以兄弟之故瀆男女之大防也易曰閑有家悔亡此物此志也夫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是故盡歡於人其常也而不盡人之歡竭忠於人其常也而不竭人之忠此交之所以全乎不然而責望過深鮮不至如張陳之相然信以死者卒相滅亡也夫

讀書雜述 卷九 十五

記曰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蓋先王制禮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也又曰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亦可以知古者人子之過用其情必有居親喪以至於傷生者故重憂之而切戒之如此嗚呼凡今之人誰復遺先王之憂也哉

記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澤及天下後世大言也治一事効一官小利也人臣隨分進言凡以為國與民而已豈暇為其身謀而鄭氏訓利為祿賞是入言早圖自利懷二心矣豈純臣之所以事君哉橫渠張氏藍田呂氏說是

事君不下達何也責難陳善先舜其君者也忠之至也

不尚辭何也專務樸謹恥騰口說純臣也非其人弗自何也不附私門不受嬖御汲引躡道而守貞者也游言虛誕無稽之言易繁辭所謂誣善之人其辭游是也用其言於朝廷則亂政用其言於邦國則傷化叢姦非細故也大人有政教之責禁之不暇頌倡之乎在所必倡則惟稟經酌雅不刺謬於聖人者爾

讀書雜述 卷九 十六

山陽李鎰惺菴著

讀史

有苗弗率虞帝咨禹徂征三旬逆命遂班師帝乃誕敷文德舜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聖人何嘗侈言征伐哉而太史公紀黃帝則曰習用干戈曰修德振兵於阪泉之戰則曰三戰然後得志於涿鹿之戰則曰徵兵諸侯何難易若斯之相懸也謂軒轅之氏遜於有虞氏耶然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孔子未嘗軒輊也謂炎帝蚩尤之不用命倍於有苗耶然禹謂

讀書雜述 卷十

一

有苗昏迷不恭反道敗德惡亦極矣顧易於格耶至軒轅氏為天子史又曰披山通道未嘗寧居且曰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殆與後世用武之國等視舜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又逕庭矣舜聖人黃帝亦聖人先聖後聖同德而經史所載不同如此豈非堯與舜聖聖相承故無為而治而黃帝當神農氏世衰諸侯相征伐之時雖聖人不得不出於征伐歟孝庸行也然自古帝王聖賢孰能當大孝而無媿者乎余故讀史而首載虞帝為千古事父母之準且以見聖賢德業帝王事功未有不本於庸行者也

父愛後妻子十人而五後母虐前妻子則十人而九矣此亦人情之最不平即孝子亦仰天號泣者也然不幸處此後母不可懟况父乎計維以虞帝閔子騫王太保為法庶幾親心之一悟而慈孝兩無失也不然父母之前微有報施之迹不可以為子又何以為人聖人以讓為德何心於人之讓讓畔讓居至誠未有不

讀書雜述 卷十

二

可動者也  
臯陶為大理伯夷主禮垂主上師益主虞弃主稷契主司徒龍主賓客當時帝相咨盈廷相贊謂能稱是也其受之也亦自謂庶幾稱是也故終其身辨一職靡不代天工而襄聖治後世積資授官朝兵農夕禮樂絕不問其稱否已亦未嘗逡巡其間豈盡才過古人歟受爵不讓便於臣工而職業不修治術之日以苟且亦已多矣

虞廷二十二人各舉其職史以為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然則古聖人功不必自己成名不必自己立可知已後世人主忌臣下立功不以為相助而以為市恩沽譽也抑何其自隘矣乎

唐虞以前代遠年湮作史者折衷群書蓋難言之太史公紀五帝頌斷斷不離古文文取雅馴學識踞諸家

之上卓然為千古良史有以也夫

帝太戊見祥桑而懼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君臣間有咨傲之風焉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以德合天捷於影響陟不媿阿衡太戊亦殷賢聖之君哉

帝武乙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膠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後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嗟乎自古滅理逆天狂悖不道未有若帝武乙之甚者禍僅及身猶幸矣

共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

讀書雜述卷十

王

王夫獸三為羣人三為眾女三為繫夫繫美之物也眾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爾之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康公不獻一年共王滅密柳子厚曰康公之母誠賢耶則當以荒淫失度命其子焉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左氏以滅密微之無足取者余由其說而廣之奔女之醜也納奔女大無行也不據理以戒其子而曰女三為繫繫美之物也然則一女奔遂可納乎又曰何德以堪是有德者竟可以決禮義之防肆意漁

色而莫之恤耶始曰必致之王又曰王猶不堪夫知其不堪而致之慮子之覆宗乃不顧王之失國不忠亦不恕矣然則密康公之母意則是而詞不可以訓也

龍虵之妖禍周也而預兆於夏后氏之世何也夫龍虵何足歲夏帝顛卜而歲之夏亡傳之殷殷亡傳之周卒莫敢發厲王發之虵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課而課之虵化為玄龜入王後宮後宮童妾遭之而妖孽生而宣王時又早有縻弧箕服之謠以展轉於褒而納之宮然則天雖以褒如禍周所由來久遠而

讀書雜述卷十

四

豈幽王之過哉然使幽王修文武成康之業持其正弗即於邪褒如雖妖焉能入王宮而禍之乃惑一嬖妾而后與太子廢博一笑而諸侯解體是王之心先蠹妖乃中之也身死驪山成東遷之勢夫非天之禍亦幽王自貽伊感而已矣  
褒如不好笑妖而黠者也王必欲致之笑愚亦甚矣李延年傾城傾國之歌本伶人無賴語武帝英主聞之不以為戒乃曰世豈有此人乎固知千古愚人不少而幽王女寵之禍則不止於傾城傾國而已吁可畏也哉

齊威王霸主也乃譽言日至者烹之毀言日至者封以萬家誅賞若此尚有厚幣事吾左右飾詐干進者乎即王道蔑以加矣

孟嘗君特公子之能結士者耳而少明敏有識解異他公子高其戶之說奇矣而進說於其父靖郭君則曰君相齊齊不加廣而私家富累萬金君後宮蹈綺穀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得袒褐厭糟糠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嗟乎是時文年少何其較然於家國之重輕破貪人之見廣烈士之風也至今誦其言類知道者惜乎代立

讀書雜述卷十

五

以來日惟奔走天下賓客不復以曩者之言用之家國而食客三千人賢如馮生不過游說齊秦間俾復其位若引之於道則概乎未之有也此孟嘗僅以好客傾天下也歟

毛遂自贊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嗟乎是何足以相天下士哉夫士而賢左右安從知之士處人門下未有所試而遽為左右所稱引以聞之主入是必納交左右以干進而盜名又烏得賢平原君顧以未有所聞決人之無所有耶猶幸遂肯

自贊耳使終韜晦不言將無覩面失之然則知人蓋難求士於左右之口未有能得天下真士者矣

秦師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霸不用蹇叔反其衆心可擊也樂枝曰未報秦施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經四月攻秦師於穀嗚呼先軫於是乎要功啟釁矣先君賴秦師以入曾幾何時而竟忘之且向者我伐鄭而秦釋之秦亦何罪今秦襲鄭我啟之也不自追咎其失而負義廢禮使新君墨衰經於戎馬之間遂墨以塗文公何也後三年秦使孟明報穀之敗四年又大興兵伐我渡

讀書雜述卷十

六

河取王官及郊麥厥師遺憂後世先軫其何以自解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盾志也於何知之於公刺盾攻盾知之又於穿迎盾知之也公欲圍盾未嘗惡穿不有以授之穿無故而發大難非情也盾為正卿負重名見無禮於君者且當逐之况弑逆乎穿不懼盾誅已而迎盾盾復位桃園之禍若罔聞者成公黑臀立又相與謀焉其與於弑明矣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聖人作春秋因之然則為法受惡出疆乃免斷非聖人之言也

文公復國以來伐衛圍曹圍鄭修怨無已時何其無容

人之度也而圍鄭欲得叔瞻者何初文公過鄭鄭君弗禮叔瞻固嘗諫之迨鄭君終不聽則曰君弗禮不如殺之不然後且為國患是語也人臣各為其君謀何足深罪乃沾沾記之不忘耶叔瞻自殺不可以已乎又曰必得鄭君而甘心焉嘻甚矣鄭君求解於秦秦罷兵晉亦罷兵德歸秦怨歸晉矣霸者謀國固如是耶

悼公問羣臣可用者初侯舉解狐狐侯之仇也復問舉其子初午君子曰初侯可謂不黨蓋初大夫之舉一以不可為斷忘乎其為仇與子者也使猶有仇之

讀書雜述卷十

七

見存安知非矯情猶有子之見存安知非溺愛然則如初大夫之不黨而後仇可舉子亦可舉不然吾恐矯且溺者之接踵於天下矣

重耳留齊五歲年六十矣思所以反國寧不汲汲乃愛齊女無去心閨闈之間英雄亦有時湛溺乎齊女殺侍者滅口趨重耳行不聽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何其有烈士之風也重耳歸迎秦女為夫人不聞迎齊女史失書耶抑向者之愛之以色非以德耶重耳至河冑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况君乎請從此辭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

者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為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嗟乎重耳之出亡也左右之功子犯為大其請去亦恐為卷弓藏禍將及已姑以是嘗之豈要也哉子推不言祿久矣夫脫屣富貴高視塵埃之表一旦見臣求去君與盟曰是何為者殆要也於是听然而笑矣曰足羞曰不忍何其意思深長也渡河以後跡之終不可得視范大夫又過之矣

讀書雜述卷十

八

秦軍河上將入王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無以令於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乃發兵至陽樊圍溫入襄王於周嗟乎尊王諸侯常分也春秋以來王室弱而諸侯強則煌煌乎盛節矣衰曰求霸本圖也曰先入王功必自己出也曰晉之資機未可失也大公至正之舉雜以計功謀利之私五霸假之有以也夫

晉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莫不知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妾自殺也乃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之而欲立其子嗟乎自古女戎朱

有深情厚貌陰行其詐若驪姬者其意以為不如是則己之寵不固己之寵不固則太子之廢不廢奚齊之立不立未可知也自垂泣數語深結獻公之心於是太子之過日以聞奚齊之愛日以篤他日置毒胙中祭地與犬與小臣可以惟所欲為而不復疑而新城之自殺成矣彼戚姬者日夜啼泣高帝前欲立如意為太子帝徒以私愛故輾轉於中而其言非正固心知之所以卒不易太子置戚姬禍患不顧使遇驪姬高帝即英主安知不信以為謙讓未遑而售其詐况庸闇如獻公哉然則婦言可用豈特讓間之昭昭者乎即近理更須察之矣

讀書雜述 卷十

九

太子申生奔新城獻公怒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為此藥者驪姬也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納我我自殺耳於是自殺於新城嗚呼申生其可謂純孝也已矣當日辭必不聽徒慙耳使萬分一而聽將何以置姬去太子安君不安矣此又孝子椎心飲泣者為出奔之說者以重耳夷吾待太子而實不知太子之心姬既欲甘心於太子朝而奔夕且見執於所奔之國

等死耳執而死何如順命而死若倚大國以抗父稍知大義者不為而謂太子為之乎余故曰太子純孝後人顧引虞帝泰伯竊竊然議之何也夫大聖人之蒸又克諧豈可責之人人是時公溺於姬姬欲其子之立早坐太子以弑父之名雖欲讓位而去逃之荆蠻又烏可得哉

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之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曰國且伐况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而求入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之嗚呼秦穆晉文皆當時賢諸侯一與一受何其昧昧於婚姻配合之間也繆公怨子圉獨不為宗女計文公親秦受其四

讀書雜述 卷十

十

不可必悍然決禮義之防而不顧耶時子圉尚在懷羸亦親類往焉無惑乎他日議立其子樂趙盾以其為淫而不之召也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塗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率師君與國政之所圖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率師調護太子有味乎其言之也公則曰寡人有子未知太子誰立夫申生為太子久而



公云然欲以奚齊代之明矣克於是時引自古廢適立庶之釀亂直陳於公前安知不戢其邪心翻然悔悟若之何不對而退及太子恐廢克曰子懼不孝無懼不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以正義相勗勉其惓惓於太子至矣而太子伐東山克頓謝病不從豈非惑於優施之歌為中立之計耶他日殺奚齊於喪次荀息立悼子又殺之雖意在內重耳亦若為太子報怨焉者然而無益矣按外傳姬告優施曰君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則太子之殺不殺猶可轉移於克之手乃惑於姦謀坐視太子之死亡而莫之救迨躬蹈弒逆身誅名滅而曰凡以為太子也天下後世其誰信之哉

讀書雜述 卷十

十一

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仲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宣王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邱并有之為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西太邱生子三人其長男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為太子嗚呼世父不忘大父之仇志壯矣以擊戎故讓其弟為太子厥後襄公卒為諸侯又何其視富貴如敝

屣也有秦伯季子之風焉

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嗚呼王者罪人不孥三族何罪而株連及之耶自古無此慘法有之自文公始然則後世紛紛草菅民命夷人三族者皆文公之法有以遺之也作法者其慎之哉

秦武公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嗚呼秦慘刻少恩乃為此愚而害理之事賢如繆公猶用其家法從死至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亦殉焉書曰初罪作俑也百里奚年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語三

讀書雜述 卷十

十一

日大說授之國政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於人蹇叔收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牛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夫蹇叔賢世莫知也奚又以微賤之臣新授國政欲薦其友於其君固未可泛引無徵也但就止臣三事見蹇叔之賢何其捷而善入耶雖然微繆公不

能用奚又烏能用蹇叔哉

晉早來請粟丕豹說繆公勿與其饑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支支曰饑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奚奚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用百里奚公孫支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饑穰更事為國家計久遠百姓何罪則仁人之言也繆公用其言而與之粟救災恤患得交隣國之道矣其後秦饑請粟於晉晉君聽虢射之計因其饑伐之欲得志於秦卒為秦虜安危之機豈不以人哉雖然國家須竭忠畢慮之臣而不能必其言之皆是惟聽言者以理

讀書雜述

卷十

為斷不惑於近功小喜則有安而無危彼丕豹之說固先支與奚入告矣非繆公有君人之度知其不義而更謀於老臣幾何不先晉而結怨速禍也

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楚莊王愛馬貽笑千古繆公以一善馬結岐下三百人之心卒賴三百人馳晉軍以脫於危恩之所被豈在大乎不徒赦之而飲以酒類伯主之權謀

而不以畜產傷人則皇皇乎正論也

繆公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於是乎有殺之敗引過誓軍亦奚益矣雖然猶愈夫溺於論言終其身不悟者也

秦獻公元年止從死嗟乎以人從死害理而逆天少有人心者必止之然自文公以來行之數世若令甲然獻公可不謂嬴氏之仁君乎哉

秦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膺八月武王死族孟說夫力德之反也戲道義之反也人君不尚德好義而樂與羣小比鮮

讀書雜述

卷十

不敗度而禍及其身追禍之既及雖族誅羣小以謝天下晚矣小人導人主游戲俾匿就兇邪踈遠正士豈不有時躐大官享厚糈耶乃榮寵未幾禍不旋踵則亦何益之有吁其戒之哉

始皇四年百姓納千石拜爵一及嗚呼納粟拜爵始此漢文帝詔民入粟得拜爵武帝詔民得買爵令株送徒入財補郎皆因而非創也

河魚大上輕車重馬東就食索隱曰河魚大上秦人皆輕車重馬並就食於東言往河旁食魚也說恐非一云河魚大上為災人遂東就食皆輕車重馬而去此

說是也

始皇遷母太后於咸陽宮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茅焦  
進諫於二十七人之後其志堅其氣壯意其人必以  
理義自勝者若之何有車裂假父囊撲兩弟之謬說  
耶說出於說苑而本紀與不韋列傳皆不載甚矣太  
史公之審於持擇也通鑑不祖史記而采說苑亦踈  
矣

尉繚曰秦王為人蜂準長目鷲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  
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常身自下  
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

讀書雜述 卷十

十五

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夫  
繚寓秦王形貌肺肝如畫以為少恩比之豺虎可謂  
工於揣測者矣王止之而卒為之用何也所云亡去  
偽耶要之耶抑功名之士貪於祿爵明知其不可而  
姑從之游耶嗚呼范少伯洵人傑也哉

秦初并天下之令曰興兵誅之曰舉兵擊滅之曰秦兵  
吏誅遂破之曰發兵誅得其王曰兵吏誅滅其國曰  
兵吏誅虜其王凡以侈述誅殺威制天下之勢而已  
而廷臣獻諛又以為法令一統五帝所不及君暴於  
上臣諂於下而三代漸仁摩義治天下之大經大法

蕩然無復存矣開國之規模如此其不再傳而失子  
孫無遺育無足怪者

始皇謂謚法為子議父臣議君也乃除之夫君父而善  
臣子安從議不然臣子即諱言之萬世遂無公是非  
哉始皇自以殘暴之道除之便其私而不顧其後之  
無復忌憚以至於亡也此之謂大愚也矣

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為秦水德更名河曰德水又  
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  
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是說也何其謬耶刻削寡仁  
恩秦皇天性則然非以水德王乃如是以應之也使

讀書雜述 卷十

十六

秦即木德火德吾知刻削猶是耳  
封建古聖人公天下之良法美意也秦恐立國樹兵乃  
分天下為郡縣此自伯主權謀亦世運之不得不然  
耳今使聖人復起三代典章無不可次第修舉至於  
封建能毅然行之而不虞其後乎漢高除秦苛法多  
矣於郡縣則因之亦知其勢之必不可復也

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  
置宮廷中漢書五行志曰秦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  
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九十二人見於臨洮天  
戒若曰勿大為夷狄之行將受其禍是歲秦皇初并

天下反喜以為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夫天欲亡秦自多妖孽然始皇并天下志驕氣盈謂天下不復用兵且恐蔽兵為秦患故銷以為鐘鏹金人初不關大人之見不見也豈知收兵未幾而揭竿而起者之隨其後哉

盧生曰上所居宮毋令人知趙高曰天子稱朕固不聞聲其辭幻謬略同二世不足道始皇雄鷲亦聽之而售其欺何也他日二世常居禁中與高決事公卿希得朝見盜賊日多以至於亡皆兇父有以貽之也已侯生盧生相與議始皇為人謂其貪於權勢談言微中

讀書雜述

卷十

七

矣顧說以不死之藥可得者盧生也今日未可為求仙藥豈真昧於前而明於後耶且天下非果有不死之藥也貪權勢者不可為求然則不貪者遂可求耶始則肆為迂怪以希非望已而懼誅乃託之不可求以去方士之反覆傾詐略可睹矣當是時秦法網至密豈不能跡之海上誅一二方士顧不即誅而遷怒於咸陽之諸生蓋狂暴其天性而庶幾真人之一遇則惑溺以迄於死也吁可哀也哉

始皇乃有扶蘇為之子又居然長也使立為嗣秦安得遽亡怒其入諫俾北監蒙恬上郡以貽他日之禍然

後知天之巧於促秦也

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為大鯨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詞愈適愈幻而枝節愈多夫人而知其詐也雄猜如始皇而至死不悟天奪其聰也已矣

自古宮室之侈麗陵墓之機巧未有如咸陽鄠山者豈不以子孫不拔之基地下無窮之利哉乃未幾而焚之發之矣智者顧為之乎

讀書雜述

卷十

六

三代享國長久即大運既移子孫猶封於異代其德澤固有以綿之也當胡亥之時諸公子不聞失德乃賢如扶蘇也而死無罪如六公子將間昆弟三人而死骨肉自殘一若剪滅其讐仇以為快者蓋秦累世殺人適足以盡殺其子孫而已矣天道好還可畏哉鄠山復土畢使二世釋阿房宮弗就猶幹父之蠱者矣乃復作如始皇計徵調轉輸致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得無世濟其兇乎是時天怒人怨即不作阿房宮亦亡況以此速天下之兵哉

謁者使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嗚呼

諱疾忌醫未有不死人主而惡水旱盜賊之日聞未有不亡二世其明微也他日望夷宮之變二世謂官者曰公何不早告我官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拒諫之釀亂速禍可為寒心哉

二世即愚闇何至鹿馬不辨而詭言以相戲耶蓋高欲為亂祇恐群臣不聽先以是設驗耳迨群臣皆畏高而望夷之弑成矣嗚呼人臣進說於其君凡悖理害義是非混淆皆謂鹿為馬之漸惟有以折其邪心毋使尾大不掉或萌於盈廷唯諾之時庶幾衆正進而

讀書雜述卷十

十九

群小退而禍無由作易曰履霜堅冰至不可不慎也始皇承六國之敝憑詐力取天下慘刻少恩已有不再傳而失之理况符天下之口哉胡亥才不逮堯父而法則因而不改其死於望夷固當若子嬰者為秦王僅四十六日當群雄蜂起之時孤而無輔吾無責焉耳長沙概謂三主失道罪之與祖龍二世同科亦過矣

高既弑二世勢橫而羽翼成矣子嬰無忠臣良士為謀乃能不動聲色刺殺高於齊宮三族高家此豈漫無智計者哉無如天欲亡秦大勢已去卒不能保其要

領也

奇貨可居孰有如竊人之國子為帝王者然始皇親不韋子終不敢訟言於天下願為之臣是不但不得為天子父且不得如凡人之有其子也况相國稱仲父柄秦曾幾何時卒賜書徒蜀飲酖以死則又見殺於其子矣蓋天厭秦滅六國故令不韋先奪其嗣以亡秦而小人僥倖究未有不敗者天網之不漏如此

將兵固不免殺人然攻下城邑豈盡仇其民而誅之若白起者攻伊闕燒夷陵拔華陽與趙將賈偃戰攻韓拔五城前後殺人計數十萬而長平之戰趙將卒四十萬人又挾詐盡坑之自古將帥殺人之多未有如起者以為忠於秦乎然而逆天道矣杜郵之劍昭王殺之非其罪而抗降足以死起固自知甚明也將兵者其慎之哉

讀書雜述卷十

二十

王翦將兵六十萬人伐荆始皇自送至灞上翦瀕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既至關後使之還請善田者五輩此與蕭相國何多買田宅自污意同豈真為子孫計久遠凡以釋主上之疑耳故翦與何卒免於禍然是策也豈能盡行於後世設以為有挾而求安知不因以速禍耶嗚呼難矣

高祖之取天下善於將將觀其用子房計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睢陽以北至穀城與相國越捐地十餘里略無所疑卒賴兩人會垓下以滅楚而興漢何其知人善任使也及帝業既成謂項氏亡為漢疆域憂者獨有諸宿將於是酬功之心不勝其雄猜之心勢且不盡族諸將相不止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反反形未著也乃用陳平計偽遊雲夢自是諸侯人人惴恐韓王信以馬邑反陳豨以代地反彭越黥布盧綰之屬各以其地反天下苦兵革久曾不得稍休息迨諸將就擒帝以萬乘之尊竟中流矢行道病甚因

讀書雜述 卷十

主

以不起是疑天下功臣心激之稱兵犯順且危其身以幾危社稷者孰非雲夢一遊致之耶當是時天下既一諸將皆裂土為侯王必無反理不足憂所可憂者宮中一呂氏耳不呂氏之憂而日以剪除功臣是亟幸而周勃灌嬰之徒未與韓彭輩俱盡耳不然諸呂擅權之日吾不知劉氏之天下誰與安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高祖用人之謂也夫

自古以匹夫為天子而逮事其親者虞舜而外高帝一人而已舜之孝自為千古帝王所不及使高帝稍知事親正位之後當即奉太公以殊禮奈何僅循五日

一朝之故事太上皇之詔直待明年又必因家令言然後怒焉有動於心耶且父子之間天性也乃家令曰令人主拜人臣則威重不行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是何言而可施於父子間耶夫使家令得以此言告太公太公得以此言告帝母乃帝之知有主臣與法而不有其親亦已久耶他日置酒未央殿為太上皇壽復曰始大人以臣為無賴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夫家庭詬誶之語鄉曲謹厚者類能忘之帝顧不能忘耶聖人有天下而不與帝有天下顧於太公前沾沾德色耶然此無足為高帝責也方項王置太公俎上勢且就烹而分羹一語乃從容談笑應之即揣知不果烹抑豈人子所忍言者則帝之不有其親又不在得天下以後也嗚呼高帝吳主也逮事太公帝王不可必得之遇也而竟若是寧獨有媿於虞舜哉可慨也已

讀書雜述 卷十

主

紀呂后何也曰女主稱制也稱制其後此矣孝惠在后安得竊天下而概紀后曰甚后罪也后自高帝時輒誅殺大臣高帝病復堅以相國為問蓋逆知孝惠仁弱而覬覦神器帝制自為之志有未嘗一日忘者及孝惠觀人彘病歲餘不起因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於

是生殺子奪紛紛專擅分王諸呂之勢成而劉氏危矣則后之竊天下豈待七年秋八月戊寅之後耶班氏分為二紀正例也遷特紀吕后用例變而遇意微令千載後按歲月而讀之而知惠帝以親高后子七年之內徒擁虛位於上危若朝露於是呂雉之罪埒於武曩也嗚呼嚴矣

女寵之禍昭昭也賢如高帝不免溺於戚姬流患無窮而况其他乎方姬從帝之關東日夜啼泣欲以其子易太子識者早知姬與如意無死所矣然姬婦人奚足怪高帝以創業雄主顧不能裁之以義而婦言是

讀書雜述 卷十

五

用卒之骨肉未寒而如意鳩惠帝病高后之毒日以滋諸呂之熾日以熾人視之慘非高帝有以遺之而誰耶向使高帝為姬母子計久遠吕后即妬悍然怨毒不深禍難卒起則如意王趙姬為趙太后宴安富貴如齊梁諸國可也且也戚姬不慘死惠帝方富於春秋何至縱酒色以戕生以仁孝之資發奮有為外倚大臣內而潛消默奪高后雖欲紛紛王諸呂勢且奈之何哉愛一姬不以其正而結怨速禍幾移國步高帝於是不辭其責矣

齊王肥惠帝庶兄也燕飲時帝如家人禮身下之及太

后怒置酖帝又俱為壽以全之此其天性友愛過人遠矣若趙王如意高帝常欲以之代太子使惠帝忌之豈不欲得如意以甘心帝不惟置弗問聞太后怒輒自迎趙王霸上又挾與起居飲食是何委曲周詳惟恐貽手足之痛傷高祖之心耶夫高祖豁達大度至封其兄子猶不能忘情於嫂而以羨頡名侯惠帝於兄弟固若是篤可不謂賢耶高祖嘗曰太子不類我予讀史至此亦曰惠帝之於如意固不類高祖之於伯子也使天假帝以年而充以學即三代令主何以加焉惜天厭吕后不欲其子享國長久乃七年而

讀書雜述 卷十

五

帝業不終悲夫

漢治雜霸文帝則近乎王太史公亟稱之既以為謙讓又以為仁旨哉當大臣迎立之初西鄉讓三南鄉讓再庸詎知非事機危疑有不安於中者迨即位以來達太子則讓約和親則讓論南粵則讓如蠲租勸農日食求言增祀無祈諸詔皇皇乎以實心行實政帝蓋終身有讓德焉是以二十三年間海宇又安民俗淳古庶幾三代之風而傳所謂型仁講讓也者孰謂帝僅黃老之學耶且高祖以馬上得天下非文帝以仁讓守之則其祚不長武帝窮兵黷武天下擾動

非文帝德澤在人心幾何不為秦皇之續哉武帝本紀不傳而酷吏平準封禪諸篇多微詞焉遷紀文帝獨流連慨慕特書而備記之好尚蓋可知已

詔除內刑文帝德至盛矣而緹紫以一女子乃能伏闕上書感動天子卒救父刑而上古最慘之法一朝釋去可不謂偉焉後世水旱盜賊驕兵虎吏之虐有甚於斷支體刻肌膚而謀人家國者坐視其流離困阨曾不出一言以救之是女子之不若也噫

露臺惜百金夫人衣不曳地得無甚乎曰防其漸也不若是而狗馬宮室神仙征伐紛紛耗天下之財勢且重賦苛歛海內騷矣是故聖王謹小而慎微

讀書雜述 卷十

二十五

孝景本紀不傳而贊遷筆也嘗取而讀之首言孝文之施大德天下懷安其叙景帝僅論七國一事而以為安危之機在於謀即景帝可知矣乃班氏曰周云成康漢云文景若無所容其優劣者以是知良史之材固遠不逮遷也

趙堯為高祖畫策以周昌相趙王欲代昌御史大夫耳然未嘗不忠於高祖置貴強相持議老成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昌而已貴強相非昌誰耶是時即謀之良平誰曰不然叩其意則非聽其言則是殆堯

之謂乎乃以此奔御史大夫亦以此抵罪則堯之所不及料也夫

高帝欲易太子大臣中惟留侯畫謀致四皓然猶高后有以劫之自餘諫者蓋寡而廷爭之強獨一期一御史大夫昌然則強立敢直言吃固無害不然利口喋喋何毫毛益人家國哉

令故項籍臣名籍此豈所以教忠高帝之不學無術此亦足以觀矣鄭君義士惜其名不傳

文帝弄臣大中大夫鄧通至愛幸居上傍不敬丞相申屠嘉既諍於廷罷朝復檄召通至則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不為禮數其罪將斬之首出血不解自古丞相為朝廷執法若嘉者幾人然嘉固賢非文帝烏能成之檄之輒至度丞相已困通乃特節召之且謝丞相是何委曲以成其威重耶重大臣之權因以申朝廷之法帝於是乎不可及矣

讀書雜述 卷十

二十六

張蒼父事王陵陵死蒼為丞相每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非陵且死於法報之固應爾然由今日觀之則盛德之至矣

淮南王長驕蹇不奉法雖力能扛鼎無足稱者余獨取其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一事辟陽侯用事官闈罪大



惡極文帝不即加誅失刑甚矣今淮南為母報仇至孝也誅一賊臣以快天下至正也而疾趨闕下請罪辭氣慷慨無失藩臣之禮此帝所以傷其志而弗治也嚮使感帝寬大戢其驕心何渠不與朱虛侯爭列乃怙終不悛卒載以柴車邑邑不食死悲夫

武安侯蚡以外戚為太尉至尊顯矣淮南王入朝頌逆之霸王啟其邪心豈真苟以取悅貪厚遺哉蓋小人患得患失工於揣摩好託身以自固而不顧其說之禍人家國也後淮南反謀著聞蚡幸以蚤死免族誅而安父子相繼自剄國除而名敗誰階之厲耶小人之不可援邪言之不可用其亦昭昭也已

讀書雜述 卷十 二十七

方位被之諫淮南王安也謂怨望之辭為亡國之語王怒至繫其父母不稍屈而於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反覆指陳若燭照數計豈不亦明智之士犯顏極諫者歟乃卒為安畫反謀主臣俱死為天下笑何也夫非智於前而後則愚也守義之心不勝其僥倖之心而已矣嗚呼士大夫始進以正而晚節不終未有不身名俱敗者又寧獨被也  
公孫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約順上旨汲黯庭詰之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

倍之不忠上問弘弘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是不特不謝且自譽矣何其謬哉乃上然其言益厚遇之他日黯又曰弘位三公祿多而布被詐也上問弘弘曰有之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今庭詰臣誠中臣之病三公而布被飾詐名誠如黯言非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夫黯慙安得與弘善引與黯善殆激怒上謂黯忠又隱刺之非由中之言也而上以為謀讓愈益厚之何也蓋弘阿世之術講之有素故嘗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是以好大喜功為勸而已之布被脫粟為足以風有位也又議必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絕不面折廷爭如主爵都尉黯之所為日益親貴為丞相封平津侯有以也夫

讀書雜述 卷十 二十八

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汲黯往視還報曰失火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南河南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之罪嗟乎後世水旱災傷方伯連率親民之官有為秦越之視匿不以聞者矣汲黯權不在顧臨矯制之罪以活貧人此豈市恩於下凡以不忍視其死廣上德意而已不學無術者能若是耶

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嗟乎  
國家有社稷臣反人亦畏忌而不敢發彼丞相弘豈  
不至貴倨乎而發蒙振落早已料之審矣

太史公之傳汲鄭也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  
倍無勢則否引翟廷尉署門語三太息焉嗟乎賓客  
附人若趨市然其衰盛也若朝暮然豈惟翟公汲長  
孺鄭莊當日孟嘗君之罷相廉將軍之不為將往往  
去之矣曉然於去留之故盛何足欣衰又何憾哉  
汲黯好直諫數犯主顏色嘗謂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  
不當從諛承意臨主不義所謂責育不能奪者也帝

讀書雜述

卷十

三

不冠不見以為古社稷臣敬禮之亦至矣而於其諫  
也頓然曾不一見用則非帝不能用黯而黯之所  
以犯之者已甚也夫黯固性倨少禮不能容人過何  
至內多欲外施仁義帝之過亦面折於廷不少為諱  
哉且黯嘗面觸弘數質責湯於上前二人者疾黯而  
欲誅之以事也久矣况褊心不無少望有致禍之道  
耶帝則曰慙耳未學耳終黯之身恩禮不少衰且官  
其子弟於身後黯固忠非帝亦烏能容之哉

黯與大將軍青亢禮青不惟不之怪且愈賢黯數請問  
國家朝廷所疑過黯過於平生青亦加人一等矣子

長稱其仁善退讓有以哉

鄭莊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  
士及官屬丞史嘗以為賢於己聞人之善言進之上  
惟恐後好賢樂善至此庶幾古大臣之風乎世特傳  
其置驛請謝賓客則任俠之為耳莊之賢不在是也  
董仲舒與齊人胡毋生瑕邱江生皆以治春秋名仲舒  
公羊江生穀梁也同時公孫弘亦受春秋於胡毋生  
太史公頌謂弘治春秋不如仲舒又曰漢興至於五  
世之間惟仲舒名為明於春秋經學之淺深昭昭矣  
而胡毋生以博士老江生官不著仲舒一代大儒官  
止江都膠西相而已弘獨為丞相封平津侯然則希  
世用事不惠不公卿何關經學哉

讀書雜述

卷十

三

武帝好文辭而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  
竇太后好黃老韓固生頌忤太后指至不測他日謂  
公孫弘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之二  
儒者非較然不欺其志者耶乃皆病免而弘以布衣  
為三公封平津侯蓋直道不容而曲學之利於仕進  
也亦已久矣

昔孔子僅於傳易謂湯武順天應人自餘蓋罕言之而  
韓固生黃生乃於景帝前爭論不休耶固說折衷孔

孟是矣然黃生冠履之喻可厚非之乎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夫豈真為兩生解紛誠慮大聖人非常之舉為奸雄之所借資不可以訓而何取乎論說之喋喋也是後學者莫敢言受命放殺英主用心固非儒生所測識爾

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子弟都養又間行傭賃以給衣食古人貧不自振時若此類者何可勝數然有所不為者固在也今人恥都養傭賃不為而苟以去貧則決禮義之防而莫之恤嗚呼此古今人所以不相及也

讀書雜述 卷十

十一

歟

魯徐生善為禮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夫禮有本有文即文也寧第容而已哉以容拜官且世其家亦愈知禮經散亡而治之者之日以衰陋矣

武帝任酷吏騷動天下太史公目擊而心傷焉故其稱循吏曰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而其有取於孫叔敖也纔復市幣高其車兩事凡以便民而已夫便民則民樂其生治孰大於是便於上不便於民未有不求治太急而流於擾者也

史記傳循吏五人列國賢卿相四焉若鄭子產其尤著者謂必賢如子產而後盡乎循吏之道也循吏顧易言哉小司馬以為子產當別傳與管晏等蓋論其迹而不知子長憂天下之心者也

公儀休不受遺魚廉矣乎然其謝客也則曰今為相能自給魚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是猶有得失之見存也後世功名之士潔身如休者或不乏人而立乎人之朝使百官自正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則卓乎古大臣風烈弗可及已而拔葵燔機又自正以正人之本也哉

讀書雜述 卷十

十一

李離為晉文公理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卒伏劍而死嗚呼夫人於成敗利鈍所爭僅毫髮而詐讓百端嫁禍於人而後快者已不可勝數而况於死生之際耶若離之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可不謂親死如歸者乎而挹其辭令又何其有仁讓君子之風也

郅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從入上林諫上救賈姬風節蓋凜凜矣居邊匈奴不敢近雁門至為

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豈不至威重哉即治濟南矚氏但滅其首惡而止彼宗人三百餘家未嘗蔓引誅之太史公顧以之冠酷吏何也蓋是時民朴方畏罪自重而都獨先之以嚴酷自是用法日以刻深而姦偽萌起上下相遁未必非都開之此所以儕之酷吏歟然而公廉有氣力賢於張湯義縱王溫舒諸人遠矣

寧成爲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東溲薪周陽由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是二人者豈但吏治同一暴酷哉即好氣爭權上下相侵

讀書雜述 卷十

三

侮亦無不同滑賊驕恣至此欲免刑禍得乎

張湯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接天下名士大夫雖不合湯浮慕之時上方嚮文學陽決大疑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奏事即譴嚮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爲臣議如上指臣弗用故至此上善之則曰臣非知爲此奏者乃正監掾史某爲之豈不揚善蔽過矣乎然詐也湯爲大吏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造請諸公不遜寒暑雖文深意忌然得此聲譽

刻深吏多爲之爪牙丞相弘亦數稱其美非以詐得之耶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株與治陳皇后蠱獄同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乃承上捐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益鐵排富商大賈出告婚令鉏豪強兼并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跡皆忠忠皆詐也故博士狄山直斥之曰詐忠湯每朝奏事至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然而百姓騷動詐之流弊亦極矣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隙湯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告文姦事湯心知謁居爲之

讀書雜述 卷十

三

及上問蹤跡安起則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詐也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程青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問湯欲致罪丞相丞相惡之而三長史之獄興是又詐以禍人反得禍矣三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也素貴湯常凌折之於是三長史合謀曰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及他姦事事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又詳驚焉至是詐已甚上亦疑之會減宣奏謁居等事上乃以湯果懷詐面欺使使八

輩薄責湯湯猶謂無此不服最後使趙禹責湯禹曰君夷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多對簿何為湯乃自殺湯死後猶能誅三長史令丞相自裁嗟乎何益哉湯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何其智也然用詐為三公取悅天子卒亦自戕其身甚矣舜智行詐之弗克終也其亦可鑒也夫

湯客田甲賈人耳所以責湯行義過失有烈士風何其賢也今其說辭不傳大都必忠於湯而一反乎刻深詐偽之為者湯不之用而惟謁居田信相比周此其以敗也歟

讀書雜述卷十

五

義縱少攻剽為群盜其姊姁所謂有弟無行者也及為長安令武帝頌以為能何也蓋是時若救火沸湯方以誅殺多族滅人為舉職而姁則以少仁恩為無行且恐賊人者之終必自賊故愛其弟不令仕也仕至右內史以誅死誰謂姁婦人也而不智乎

義縱掩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人皆捕鞠論殺之一日凡殺四百餘人豈不猛於乳虎矣乎縱卒棄市噫亦加髡鉗一等矣

跋

世六父閣學惺菴公景賢本生祖也公之生年已詳於江南通省及淮安山陽府縣諸誌小子亦復何言而有不能不痛心者憶先大夫易箚時視景賢泣而言曰爾祖閣學公自諸生歷鄉貳於書無不觀尤究心濂洛關閩諸書上窺孔孟思曾心傳博涉四部七略表於聖賢實諸踐履務期可以自治治人故當時陸稼書湯潛菴兩先生過京邸必頻首極口推公為理學大儒學使胡公慕公德行文章

跋

一

奏入鄉賢祠一生著作皆省身經世得力實語彪西范前輩編

國朝理學備考千里走書索入編以卷隘僅刊什之二三吾嘗欲謀垂不朽而今賁志以及真遺恨也小子識之景賢技淚曰敢不卒事迄今官粵西十載距先大夫歿廿六年矣日惴惴懼不卒先志前年奉檄入

覲道經里門始哀集全書諸體悉備而讀書雜述一帙尤有功世道蓋公抱偉志以古人自期待不屑屑音向口耳之學官京師最久不逐聲華希寵利嘗

於讀書涉世之下有所得輒筆於紙分條晰委無  
非扞身勵世之言惜年久傳觀遺編散失論斷五  
經全史止存其半然並此而不緝之世景賢罪綦  
重矣爰於霜江風帆耳目暇豫校繹三閱月綱領  
部次炯炯可識依文測義釐為十卷惟恨先大夫  
不及見書之成景賢捧書授劄所以流涕覆  
面不禁也辛巳秋七月上澣姪孫景賢敬跋龍州  
官署

跋

二



天下學問惟夜航船中最難對付蓋村夫俗子其學問皆預先備辦如瀛州十八學士雲臺二十八將之類稍差其姓名輒掩口笑之彼蓋不知十八學士二十八將雖失記其姓名實無害於學問文理而反謂錯落一人則可恥孰甚故道聽塗說只辨口頭數十個名氏便為博學才子矣余因想吾八越惟餘姚風俗後生小子無不讀書及至二十無成然後習為手藝故凡百工賤業其性理綱鑑皆全部爛熟偶問及一事則人名官爵年號地方枚舉之未嘗少錯學問之富真是兩腳書廚而其無益於文理考校與彼目不識丁之人無以異也或曰信如此言則古人名總不必記憶矣余曰不然姓

夜航船序

一觀海齋鈔本

名有不關於文理不記不妨如八元八愷廚俊顧及之類是也有關於文理者不可不記如四岳三老臧穀徐夫人之類是也若有一僧人與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談闊論僧畏懾券足而睡僧人聽其語有破綻乃曰請問相公澹臺滅明是一個人兩個人士子曰是兩個人僧曰這等堯舜是一個人兩個人士子曰自然是

張岱書

夜航船 序 目錄

夜航船目次

卷之一

天文部

象緯

星

雨

雪霜

時令

夏

冬

卷之二

夜航船目次



日月

風雲

雷電虹霓

露霧冰

春

秋

曆律

地理部

疆域

地名

山川

景致

卷之三

人物部

帝王

名臣

卷之四

攷古部

建都

古蹟

泉石

儀制



姓氏 辯疑

卷之五

倫類部

君臣

夫婦 附妻

兄弟

姊妹

先輩

奴婢

父子 附各方稱位

壻

叔嫂

師徒

朋友

卷之六

選舉部

制科

會試

門生

薦舉

官制

參政 下丞相

部曹

宮詹

翰苑

御史

鄉試

殿試

下第

濫爵

宰相

尚書

卿寺

學士

諫官

使臣

夜航船目次

二 觀術齋鈔本

郡守

學官 附官制後

卷之七

政事部

經濟

識斷

受職

遺愛

貪鄙

卷之八

文學部

經史

博洽

詩詞

書簡

書畫

文具

卷之九

禮樂部

禮制

喪事

律呂

州縣 附幕判丞簿尉史

燭姦

清廉

致仕

降黜

書籍

勤讀

歌賦

字學

不學

婚姻

祭祀

樂律

夜航船目次

三 觀術齋鈔本

卷之十	兵刑部	軍旅	刑法
卷之十一	日用部	宮室	衣冠
卷之十二	寶玩部	衣裳	飲食
金玉	玩器	珍寶	
容貌部	形體	婦女	
卷之十三	九流部	道教	佛教
九流部	醫	相	卜算
卷之十四	葬	拆字雜技	
外國部	卷之十五		

夜航船目次

四觀術齋鈔本

夷語	外譯		
卷之十六	植物部	草木	花卉
卷之十七	四靈部	飛禽	走獸
卷之十八	鱗介	蟲豸	
荒唐部	鬼神	怪異	
卷之十九	物理部	物理相感	身體
物理部	衣服	飲食	
器用	金珠	文房	
花木	蟲魚	果品	
鳥獸			
卷之二十	方術部	符咒	方法

夜航船目次

五觀術齋鈔本

夜航船卷之一

古劍陶菴老人綉

天文部

象緯

九天 東方蒼天南方炎天西方浩天北方玄天東北

旻天西北幽天西南朱天東南陽天中央鈞天

日月星謂之三光日月合金木水火土五星謂之七政

又謂之七曜日月所止舍一日更七次謂之七襄

二十八宿 東方七宿角木蛟亢金龍氐土貉房日兔

心月狐尾火虎箕水豹北方七宿斗木獬牛金牛女

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室火猪壁水偷西方七宿奎木

夜航船卷一

天文

一觀術齋鈔本

狼婁金狗胃土雉昂日雞畢月烏觜大猴參水猿南方七宿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翼火蛇軫水蚓

分野 角亢氏鄭兗州房心宋豫州尾箕燕幽州女牛

吳揚州虛危齊青州室壁衛并州奎婁胃魯徐州昴

畢趙冀州觜參晉益州井鬼秦雍州柳星張周三河

翼軫楚荊州

納音五行 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爐中火戊辰

己巳大林木庚午辛未路旁土壬申癸酉劍鋒金甲

戌乙亥山頭火丙子丁丑澗下水戊寅己卯城頭土

庚辰辛巳金蠟金壬午癸未楊柳木甲申乙酉泉中

水丙戌丁亥屋上土戌戊子己丑霹靂火庚寅辛卯

松柏木壬辰癸巳長流水甲午乙未沙中金丙申丁

酉山下火戊戌己亥平地水庚子辛丑壁上土壬寅

癸卯金箔金甲辰乙巳覆燈火丙午丁未天河水戊

申己酉大驛土庚戌辛亥釵釧金壬子癸丑桑柘木

甲寅乙卯大溪水丙辰丁巳沙中土戊午己未天上

火庚申辛酉石榴木壬戌癸亥大海水

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

梁太清二年六月天裂於西北長十尺濶二丈光出如

雷聲若雷

唐中和三年浙西天鳴聲如轉磨無雲而雨無形有聲

夜航船卷一

天文

二觀術齋鈔本

謂之妖鼓無雲而雨謂之天泣

憂天墜 列子杞國有人常憂天墜身無所寄至廢寢

食比人心多過慮猶如杞人憂天

三才 天地人謂之三才混沌之氣輕清為天重濁為

地天為陽地為陰人稟陰陽之氣生生不息與天地

參故曰三才

回天 天者君象回者言挽回君心也唐太宗欲修洛

陽宮張玄素諫止之魏徵曰張公有回天之力

戴天 禮記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革

交游之仇不與同國

補天 女媧氏鍊石補天

如天 通鑑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  
如雲

補天浴日之功 宋趙鼎疏曰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

川陝國勢百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

河之誓終致物議以被竄逐臣無浚之功而當此重

任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于聰明之下矣

二天 後漢蘇章為冀州刺史行部有故人清河守賍

奸章至設酒敘權守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

曰今日與故人飲私恩也明日冀州按事公法也遂

正其罪

焚香祝天 後唐明宗登極之年每于宮中焚香祝天

夜航船卷一

天文

三觀御齋鈔本

曰某胡人因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

威侮五行 通鑑帝啓立有危氏無道威侮五行怠棄

三正啓征之大戰於甘滅之

五星會天 通鑑顓頊作歷以孟春之月為元是歲正

月朔旦立春五星會於天歷營室

五星聚奎 宋太祖乾德五年五星聚於奎初竇儼與

盧多遜楊徽之周顯德中同為諫官儼善推步星曆

嘗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子始太平二拾遺見

之儼不與也

五星闕明 神宗萬曆四十七年五星闕於東方杜松

劉綎全軍戰沒於渾河及馬家寨等處

日月

東隅日出之地桑榆日入之地日拂扶桑謂之及時日

經細柳謂之過時

龍旒 天文志日月會於龍旒地 旒音闕

廣雅日初出為旭日昃曰晡且日温曰煦日在午曰亭

午在未曰昞日晚曰旰日將落日晡

天官書曰日月薄蝕日月之交月行黃道而日為掩則

日食是曰陰勝陽其變重月行在望與日衝月入於

暗之內則月食是曰陽勝陰其變輕聖人扶陽而尊

君曰日君道也於其食謹書而備戒之日食為失德

月食為失刑

夜航船卷一

天文

四觀御齋鈔本

日落九鳥 鳥最難射一日而落九鳥言羿之善射也

後以為羿射落九日非是

向日取火 陽燧以銅為之形如鏡向日則火生以艾

承之則得火

夸父追日 列子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陽谷

之陽際渴欲得飲赴河飲不足將北走大澤日道渴

而死

魯戈返日 魯陽公與韓搆戰戰酣日暮援戈揮之日

返三舍又虞公與夏戰日欲落以劍指日日返不落

白虹貫日 荆軻入秦刺秦王燕太子丹送之易水上

精誠格天白虹貫日

田夫獻曝 列子宋國有田夫曝日而背煖願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其美者以獻吾君必有重賞人皆笑之

白駒過隙 魏豹傳人生易老如白駒過隙也白駒日影也

冬月之日有黃綿襖之稱

薄蝕胸臍 薄無光也蝕虧缺也朔見東方曰胸晦見西方曰臍胸音肉臍音批

也 肫未成明魄始成魄月初三哉生明也月十六哉生魄也

翟天師 乾祐間嘗于江岸玩月或問此中何所有翟笑曰可隨吾指觀之俄見月規半天瓊樓玉宇爛然

數息間不復見矣

尹思遺兒視月中有物知兵亂

淮南子日出于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朝明臨於曾泉是謂早食次于桑野是謂晏食臻於衡陽是謂禺中對於昆吾是謂正中靡於鳥次是謂小遷至於悲谷是謂晡回至於女紀是謂大遷經於虞淵是謂高春頓于連石是謂下春至於悲泉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薄於虞泉是謂黃昏淪於蒙谷是謂定昏日入崦嵫經細柳入虞泉之汜曙於蒙谷之浦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

夜航船卷一 天文 五觀術錄鈔本

漢書新垣平文帝時上言日當再中臣以候知之居頃之日果再中

釋名月闕也言滿則復闕也晦灰也月死而灰月光盡似之也朔蘇也月死後蘇生也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日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

蟾蜍月中三足物也王充論衡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其妻嫦娥竊之奔月是為蟾蜍

月桂 酉陽雜俎月桂高五百丈有一人常伐之樹創隨合其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桂桂下有玉兔杵藥

愛日 言子愛父母當如愛日之誠

日光摩盪 周主遣趙匡亂率兵禦遼北漢癸卯發汴京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遂有黃袍加身之變

日為太陽之精 廣雅陽精外發故日以晝明羲和日御也日中有金鳥通鑑太昊有聖象日月之明

日出而作 堯時有老人含哺鼓腹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日亡乃亡 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

夜航船卷一 天文 六觀術錄鈔本

乃亡耳

如冬夏之日 夏日烈冬日溫趙盾為人嚴而可畏故

比如夏日趙衰為人和而可愛故比如冬日

東隅桑榆 馮異大破赤眉光武降書勞之曰始雖垂

翅回溪終能奮翼澗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蜀犬吠日 柳文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羣犬吠

之

日食在晦 漢建武七年三月晦日食詔上書不得言

聖鄭興上疏曰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

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促迫故月行疾

時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

夜航船卷一

天文

七 觀術齋鈔本

太陰 史記太陰之精上為月淮南子月御曰望舒亦

曰織阿中有玉兔

璠光賈月 通鑑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曰女樞感璠光

賈月之祥生顓頊高陽氏於若水

月食五星 崇禎十一年四月己酉夜熒惑去月僅七

八寸至曉逆行尾八度掩于月丁卯退至尾初度漸

入心宿楊嗣昌上疏言古今變異月食五星史不絕

書然亦觀其時昔漢元帝建武二十三年月食火星

明年呼韓單于款五原塞明帝永平二年月食火星

皇后馬氏德冠後宮明年圖畫功臣於雲臺唐憲宗

元和七年月食熒惑明年興師連年兵敗今者月食

火星猶幸在尾內則陰宮外則陰國皇上修德召和

必有灾而不害者然實考嗣昌所引年月俱謬

論月 徐禕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

物當極明耶禕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

不明

如月之初 後漢黃琬祖父瓊為太尉以日狀食狀聞

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對未知所况琬年七歲時在

旁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

對

賦初一夜月 蘇福八歲時賦初一夜月詩云氣朔盈

虛又一初嫦娥底事半分無却於無處分明有恰似

夜航船卷一

天文

八 觀術齋鈔本

先天太極圖

吳牛喘月 風俗通吳牛苦於日故見月而喘

命咏新月 明太祖見太孫頂顛側乃曰半邊月兒一

夕太子太孫侍太祖命咏新月懿文云昨夜嚴灘失

釣鈞何人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

徧九州太孫云誰將玉指甲搗破碧天痕影落江湖

裡蛟龍未敢吞太祖謂未得團圓影落江湖皆非吉

兆

星

北斗七星 第一天樞第二璇第三璣第四權第五玉衡第六開陽第七瑶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合之為斗按道藏經七星一貪狼二巨門三祿存四文曲五廉貞六武曲七破軍堪輿家用此斗柄東則天下皆春斗柄南則天下皆夏斗柄西則天下皆秋斗柄北則天下皆冬

史記中宮文昌下六星兩兩相比名曰三能台三台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

泰階七符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三台乃天之三階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

夜航船卷一 天文 九觀術齋鈔本

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下階為士庶人

景星形如半月王者政教無私則景星見

始影瑄朗 女星旁一小星名始影婦女於夏至夜候

而祭之得好顏色始影南並肩一星名瑄朗男子於

冬至夜候而祭之得好智慧

參商 高辛氏二子長闕伯次沉實自相爭鬪帝乃遷

長於商兵丘主商昏見遷次於大夏主參曉見二星

永不相見

長庚即太白金星朝見東方曰啓明夕見西方曰長庚

太白經天太白陰星晝見當伏晝見即為經天若經

天則天下草昧人更主是謂亂紀人民流亡

應劭曰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上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天下太平三階不平則百姓不寧故曰六符

晉志角二星為天關閭其間天門也其內內天庭也故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左角為理主刑右角為將主兵亢四星天子內朝天下之禮法也亦為疏廟主

疾疫氏四星為天根王者之宿宮又為后妃之府將有淫慾之事氏先動房四星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堂室也亦四輔也又為四表中間為天衢亦為天關黃道之所經也七曜懸乎天衢則天下和平亦天駟為天馬主車駕亦曰天廐又主開閉為蓄藏之所錄又

夜航船卷一 天文 十觀術齋鈔本

北小星為鈞鈐鍵天之管鑰明正近房天下同心

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為大辰主天

下之賞罰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尾九子星後宮

之長亦為九子色欲均明大小相承則後宮有敘

箕四星為天津後宮后妃之府一曰天箕主八風凡

日月宿在箕東壁翼者風起北方又主口舌南斗六

星天廟也為丞相太宰之位酌量政事之宜褒賢進

良稟受爵祿又主兵牽牛六星天之關梁主犧牲其

北二星一曰即路一曰聚火又曰上一星主道路次

二星主關梁次三星主南越須女四星天之少府也

婦女之位主布帛裁置嫁娶虛二星冢宰之象也主

邑居廟堂祭祀之事又主風雲死喪危三星主天府  
天市架屋動則土功起營室二星為太廟天子之宮  
也主土功事東壁二星主文章天下圖書之秘府西  
方奎十六星天之武庫也主以兵禁暴婁二星亦為  
天獄主苑牧犧牲供給郊祀胃三星天之廚藏五穀  
之倉也又名大梁主倉稟昂七星天之耳目也主西  
右又為旄頭胡星也又主喪主獄昂畢間二星為天  
衢三光之道也主伺候關梁畢八星狀如掩兔之畢  
主邊兵主戈獵又主刑罰觜雉三星在參之右角如  
鼎足形主天之關又為三軍之候參七星白獸之體  
中三星橫列者三將軍也南方東井八星天之南門

夜航船卷一

天文

十一觀術齋鈔本

黃道所經為天之亭候主水衡事與鬼五星天之目  
也主視明察姦謀中央一星曰積尸搖動失色則病  
疾柳八星天之廚宰主尚食和滋味昂七星一曰天  
都主衣裳文繡張六星主珍寶宗廟之用及衣服天  
廚飲食賞賚之事翼二十二星為天子之樂府又主  
夷狄遠賓負海之客明則禮樂興四夷來賓軫四星  
為冢宰輔臣也主車騎足用亦主風有軍出入皆占  
於軫  
熒惑守心 熒惑火星也守心謂行經心度住而不過  
也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公問子韋對曰禍當君可移  
之相公曰相吾輔也不可曰移之民曰民死吾誰與

夜航船 卷一

為君曰移之歲曰歲飢則民死子韋曰君有至德之  
言三熒惑必三徙果徙三舍  
歲星木星也所居之國為福所對之國為凶福主豐稔  
凶主飢荒一曰歲星所在之國有稱兵伐之者必敗  
慧星曰長星亦曰欃槍芒角四射者曰孛芒角長如帚  
曰彗極長者曰蚩尤旗  
金星一月移一宮木星一歲移一宮水星一月移一宮  
火星兩月移一宮土星二十八月移一宮  
客星犯牛斗 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浮槎到岸乃  
齋糧乘之至一處見婦人織機其夫牽牛飲水次問  
此何處答曰歸問嚴君平君平曰是日客星犯牛斗

夜航船卷一

天文

十二觀術齋鈔本

即亦至處  
問使者何日發 漢和帝時遣使者二人微行至蜀李  
郃為郡候吏出酒共飲問曰君來時知二使者以何  
日發行二人怪問其故郃曰見有二使星入益部耳  
自此名著  
五星奎聚 宋乾德五年三月五星聚於奎初嘗儼與  
盧多遜楊徽之周顯德中同為諫官儼善推步星歷  
嘗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見  
之儼不與也呂氏中奎星固太平之象而實重啓斯  
文之兆也文治精華已露於斯矣  
德星 穎川陳實荀叔俱率子弟宴集一堂太史奏德

四七七



星聚類分百里內必有賢人會合

客星犯御座 光武引嚴光入內論道舊故相對累日

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

座甚急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卧耳

晨星 劉禹錫曰落落如晨星之相望謂故人寥落如

早晨之星甚稀少也

望星星降 何諷於書中得一髮捲規四寸許如環而

無端用力絕之兩頭滴水方士曰此名脉望蠹魚三

食神仙字則化為此夜持向天規中望星星立降可

求丹服食也

吞墜星 五代湯悅自少穎悟嘗見飛星墜水盤中掬

夜航船卷一

天文

十三觀海齋鈔本

而吞之文思日麗仕南唐拜相凡書檄制誥皆出其手

上應列宿 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賜錢十萬縉漢

明帝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

則民受其殃

文曲犯帝座 明景清建文中為御史大夫文皇即位

清獨委蛇侍朝文皇頗疑之時星者奏文曲犯帝座

甚急色赤是日清衣緋入遂收清得所帶劔不屈死

死後精靈猶見

星長竟天 唐天祐二年彗星長竟天宋徽宗五年有

星孛於西方長竟天明成化七年彗星見正德元年

彗星見參井侵太微垣萬曆四十六年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為彗象遼陽震報相踵天啓元年土星逆入井宿

星飛星隕 宋徽宗元年正月朔流星自兩西南入尾

抵距星其光燭地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亘西方中有

出白氣二將散復有黑氣在旁任伯雨言時方孟春

而赤氣起於暮夜之幽以天道推之人事推之此宮

禁陰謀下干上之證也散而為白而白主兵此夷狄

竊發之證也明成化二十三年有飛星流光芒燭地

正德元年隕星如雨崇禎十七年星八月中占曰國

破君亡

夜航船卷一

天文

十四觀海齋鈔本

風 風神名封十八姨又名馮異雲 靈神名雲將

八風八節之風立春條風報小過出稽留春分明庶風

正封疆修田疇立夏清明風出幣帛禮諸侯夏至景

風辨大將封有功立秋涼風報土功祀四郊秋分閻

闔風解懸垂瑟琴不張立冬不周風修宮室完邊城

冬至廣漢風誅有罪斷大刑

四時風 郎仁寶曰春之風自下升上紙鳶因之以起

夏之風橫行空中故樹杪多風聲秋之風自上而下

木葉因之以隕冬之風著土而行是以吼地而生寒

少女風 管輅過清河倪太守以天旱為憂輅曰樹上

已有少女微風樹間已有陽鳥和鳴其雨至矣果如

夜航船卷一

天文

十五觀術齋鈔本

其言

颶風 嶺表錄颶風之作多在初秋作則海潮溢俗謂

之颶母風

石尤風 石氏女為尤郎婦尤為商遠出妻阻之不從

郎出不歸石病且死曰吾恨不能阻郎行後有商賈

遠行者吾當作大風以阻之自後行旅遇逆風曰此

石尤風也

羊角風 莊子大鵬起於北溟而徙南溟也搏扶搖羊

角而上者九萬里宋熙寧間武城有旋風如羊角拔

木官舍捲入雲中人民墜地死

爾雅南風謂之凱風東方謂之谷風北方謂之涼風西

方謂之泰風焚輪謂之頽扶搖謂之姦風與火為庀

迴風為颶日出而風謂為暴風而雨為霾陰日風為

曠猛風曰颶涼風曰颶微風曰颶小風曰颶

花信風 唐徐師川詩云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

花信風歲時記曰一月二氣六候自小寒至穀雨四

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

泰山雲 公羊傳泰山之雲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

朝而雨天下

卿雲若雲非雲若烟非烟郁郁紛紛蕭索輪菌謂之慶

雲王者德至於山陵則卿雲出春秋繁露人君修德

則商雲見雲五色為卿三色為商

夜航船卷一

天文

十六觀術齋鈔本

沆瀣 夜半清氣從北方起者謂之沆瀣

神漢 列子言神漢即易所謂山澤氣相蒸雲興而為

雨也陳希夷詩倏尔火輪煎地脉愕然神漢湧山椒

白雲孤飛 狄仁傑嘗赴并州法掾登天行山見白雲

孤飛泣曰吾親舍其下

五色雲 宋韓琦弱冠及第方傳臚時太史奏五色雲

現出入將相為一代名臣

風天地之使也大塊之噫氣陰陽之怒而為風也洛神

賦屏翳收風屏翳風師也又名飛廉飛廉神禽即箕

主也又曰箕主簸揚能致風雨

風霾 明天啓間魏閣肆毒風霾旱魃赤地千里京師

地震火災焚燒震壓死傷甚慘崇禎十七年正月朔  
大風霾占曰風從乾起主暴兵破城三月丙申大風  
霾占晝晦

風木悲 春秋臯魚宦遊列國歸而母卒泣曰樹欲靜  
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遂自刎死

歌南風之詩 大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  
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  
民之財兮

占風知赦 漢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  
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疾憤愈憤疾  
竟按殺之

夜航船卷一 天文 十七觀術齋鈔本

祭風破操連船艦於赤壁周瑜用黃蓋火攻之策時  
隆冬無東南風諸葛孔明築壇而祭應期風至大破  
曹兵

雲霞 雲山川之氣也日旁彩雲名霞東西二方赤色  
亦曰霞易經雲從龍風從虎孔子曰於我如浮雲  
雲出無心 陶詞雲無心而出岫

占雲 二至二分望雲色以卜歲之豐凶水旱  
行雲 楚襄王游於高唐夢一女曰妾在巫山之陽高  
丘之上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比旦視之如其言

落霞 王勃滕王閣賦落霞與孤鶩齊飛後一士子夜  
泊江中聞水中吟此士曰何不云落霞孤鶩齊飛

秋水長天一色鬼遂絕  
颶風 嶺表錄颶風之作多在初秋作則海潮溢俗謂  
之颶母風明正德七年流賊劉大等舟至通州狼山  
遇颶風大作舟覆賊盡死

夜航船卷一 天文 十六觀術齋鈔本

雨 雨神名淋泥本郎雨師名萍翳

商羊舞 齊有一足鳥舞於殿前齊侯問於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兒童有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是為大雨之兆後果然

石燕飛 湘洲記零陵山有石燕遇風雨則起飛舞雨止還為石

洗兵雨 武王伐紂風霧而乘以大雨散宜生諫曰非妖與武王曰非也天洗兵也

雨工 唐柳毅遇過洞庭見女子牧羊道畔怪而問之

女曰非羊也此雨工雷霆之類也遂為女致書龍宮妻毅以女今為洞庭君

蜥蜴致雨 關中求雨尋蜥蜴十數置甕中童男女呪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致雨滂沱汝歸去宋咸平

於小春月內雨為液雨時雨為澍雨雨雪雜下為雨汁

御史雨 唐平原有冤獄天久不雨顏真卿為御史按行部邑決獄而雨號御史雨

隨車雨 宋陳戡知處州時大旱公下車雨遂霑足人謂之隨車雨

三年不雨 于公東海郡決曹決獄平恕海州孝婦少寡無子姑欲嫁之不肯姑自經姑女誣告孝婦捕治獄成于公以為冤太守竟殺之郡中三年苦旱後守

聽于公言徒步往祭立雨

侍郎雨 正統九年浙江台寧等府久旱民多疾疫上遣禮部右侍郎王英齋香帛往祀南鎮英至紹興大雨水深二尺祭祀之夕雨止見星次日又大雨田野沾足人皆曰此侍郎雨也

雨雹如斗 漢方儲官太常永元中郊祀儲言旦有天變宜更擇日上不從已而風日晴暢郊還責其欺罔因飲鴆死須臾而雹大如斗死者千計上使召儲無及矣

冒雨剪韭 郭林宗友人夜至冒雨剪韭作炊餅杜詩夜雨剪春韭

雨粟雨金錢 倉頡造字成天雨粟鬼夜哭大禹時天雨金三日翁仲儒家極貧天雨金十餅稱巨富熊羆至孝父母死不能葬呼天號泣大雨錢十萬以終其葬事

雨大戴經云天地積陰溫則為雨雹雨水也盛陽雨水溫暖陰氣脅之不相入則轉而為雹

畢星好雨 月行西南入於畢則多雨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行俗云雨三日以往為霖小雨曰霖霖大雨曰霖霖久雨為霖雨亦曰天漏

禱雨 湯有七年之旱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雨者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

所為請雨者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

所為請雨者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

所為請雨者民也若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

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為犧牲禱于桑林之野  
以事六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  
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霖雨放宮人 宋開寶五年大雨河決太祖謂宰相曰  
霖雨不止得非時政所闕朕恐掖庭幽閉者衆因告  
諭後宮有願歸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名悉厚賜遣  
之

上圖得雨 宋神宗七年大旱歲飢征斂苛急流民扶  
攜塞道羸疾無完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  
負瓦揭木賣以償官累累不絕監安上門鄭俠乃繪  
所見為圖發馬逃上之言陛下親臣圖以行臣之言  
夜航船卷一 天文 三觀海齋鈔本

一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帝見圖長嘆寢不  
能寐翌旦命罷新法十八事民間之譟呼相賀是  
日大雨遠近沾洽

商霖 宋徽宗時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商英能立  
異同更稱為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  
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帝喜書商霖二字賜  
之

兵道雨 明蔡懋德以叅政備兵道真定天久旱尺寸  
土皆焦懋德禱雨輒應屬邑民爭迎之禱所至即雨  
民歡呼曰兵道雨  
大電示警 周孝王命秦非子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

蕃息王封為附庸之君邑於秦使續伯益後其日大  
雨雹牛馬死江漢俱凍 明天啟二年大雨雹著屋  
瓦磧俱碎禾稼多傷  
雨血 元順帝二年正月朔雨血於汧梁著衣皆赤

夜航船卷一

天文

三觀海齋鈔本

雷雷神名電電神名虹霓一名虹一名霓一名電一名

雷候 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蟄蟲成動啓戶始出  
仲秋之月雷始收聲蟄蟲坏戶傳曰雷八月入地百  
八十日

聞雷造墓 三國王哀父儀以直言忤司馬昭見殺哀  
終身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晉也廬墓悲號流涕著  
樹樹為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則三復嗚咽門人輒  
廢蓼莪母存日畏雷歿後每雷震墓即造墓曰哀在  
此

霹靂破倚柱 世說夏侯玄嘗倚柱讀書時暴雨霹靂  
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無變讀書如故與晉紀諸  
夜航船卷一 天文 三觀齋鈔本

葛誕事相同

世紀神農氏之末少昊氏娶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  
星照郊感附寶孕二十月生黃帝於壽丘

南唐書陸昭符金陵人保大中為常州刺史一日坐廳  
事雷雨猝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符神  
色自若撫案叱之雷電遽散得鐵索重百斤徐命舉  
索納庫中

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書成告備於天天乃決鬱起白霧  
摩地赤虹自上而下化為黃玉長者三尺上有刻文  
孔子拜而受之

漢靈帝時有黑氣墮溫德殿中大如車蓋隆起奮迅五

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貌如龍上問蔡邕對曰所謂  
天投蜺也不見足尾不得稱龍占曰天子內惑女色  
外無忠臣兵革將起

雷州英靈岡相傳雷出於此國史補雷州春夏多雷秋  
日則伏地中其狀如蜺或取而食之又府城西南有  
雷公廟每歲鄉人造雷鼓雷車送入廟中或以魚蜺  
同食者立有霆震

感雷精 論衡曰子路感雷精而生故好事  
雷神 曹州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鳴史  
記舜漁于雷澤即此

占虹霓詩 彭友信以貢至京師遇上微行占虹霓詩  
夜航船卷一 天文 三觀齋鈔本

二句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命友信  
續之應聲曰玉皇昨夜鸞輿出萬里長空駕綵橋上  
大悅問其籍命翌辰候於竹橋同入朝友信如言候  
久不至遂入朝上召問故以實對上曰此秀才與  
有行遂授北平布政使

雷神名雷陰陽薄動生物者也又黔雷天上造化神名  
雷雷光也陰陽激耀也霹靂雷之急激者閃雷曰雷  
鞭唐詩雷車電作鞭又雷神名列缺思立賦列缺騰  
其照夜

律令 資暇錄律令是雷邊捷鬼善走與雷相疾連故  
符呪云急急如律令

阿香 搜神記永和中有人暮宿道旁女子家夜半聞小兒呼阿香官喚汝推雷車忽驟雷雨明日視宿家乃一新冢

謝仙 國史祥符中岳州王仙觀為天火所焚惟留一柱有謝仙火三字倒書而刻之何仙姑云謝仙雷部司掌火

雷震而生 陳時雷州民陳氏獲一卵圍及尺餘搗歸忽一日雷震而開生子有文在手曰雷州及長名文玉後拜本州刺史多惠政沒而靈異立廟以祀

霹靂鬪 齊神武道逢雷雨前有浮圖一所使薛孤延視之未至三十步震燒浮圖薛大聲喝殺繞浮圖走

夜航船卷一 天文 玉觀術齋鈔本

火遂滅及還鬚髮皆焦

雷同 論語識雷震百里聲相附也謂言語之符合如聞雷聲之相同也

冬月之雷 隋史馬湖府西萬歲征西南夷過此鐫雷番山三字于石山中草有毒經過頭畜必籠其口行人亦必緘默若或高聲雖冬月必有雷震之應

暴雷震死 商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博不勝而戮之為革囊盛血仰射之謂之射天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

假雷擊人 廣輿記鉛山人某常悅東鄰婦某氏挑之不從值其夫寢疾天大雷雨乃著花衣為兩翼躍入

鄰家奮鐵推殺之仍躍而出婦以其夫真遭雷擊也服除其人遣媒求娶婦因改適仇儂其篤一日婦檢箱篋得所謂花衣兩翼者怪其異製其人笑曰當年若非此衣安得汝為妻因敘事始末婦亦伴笑俟其出抱衣訴官論絞絞之日雷大發身首異處若肢裂者

虹霓 虹蝦蟇也陰氣起而陽氣不應則為虹又音絳亦蟾蜍也詩經蝦蟇在東霓屈虹也說文陰氣也通作蜺天文志抱珥虹蜺一云雄曰虹雌曰霓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蜺西京賦直蟾蜍以高居又朝西暮東東晴西雨

夜航船卷一 天文 玉觀術齋鈔本

虹遶虹臨 通鑑太昊之母履巨人跡意有動虹且遶之因娠而生帝於成紀少昊黃帝之子母曰嫫祖感大星如虹下臨華渚之祥而生

虹遶虹臨 通鑑太昊之母履巨人跡意有動虹且遶之因娠而生帝於成紀少昊黃帝之子母曰嫫祖感大星如虹下臨華渚之祥而生

雪 雪神名滕六霜 霜神名青女

滕六降雪 唐蕭志忠為晉州刺史欲出獵有樵者見羣獸哀請於九冥使者山神使者曰若令滕六降雪吳二起風則使君不出矣天未明風雪大作蕭果不出

韓詩出外傳凡草木花皆多五出雪花獨六出陰極之數立春則五出矣雪花曰霰

柳絮因風 晉謝太傅大雪家燕子女侍坐公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道韞曰不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稱賞

雪水烹茶 宋陶穀得黨家姬遇雪取雪水烹茶謂姬夜航船卷一 天文 三觀測齋鈔本

曰黨家亦知此味否姬曰彼武夫安有此但知於錦帳中飲羊羔酒耳公為一笑公為一笑

欲仙去 越人王冕當天大雪赤腳登爐峯四顧大呼曰天地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澈便欲仙去

剡谿雪 王子猷居山陰於雪夜棹小舟往剡溪訪戴安道未到門而返僕問之答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臨卧雪 袁安遇大雪閉門僵卧洛陽令行部見民家皆除雪出至安門無行跡疑安已死急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問安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千人令賢之為舉孝廉

嚼梅嚙雪 鐵脚道人嘗愛赤脚走雪中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嚼梅花滿口和雪嚙之曰吾欲寒香沁

入心骨 神仙中人 晉王恭嘗披鶴氅涉雪而行孟旭見之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大雪踐約 環州蕃部奴訖者素倨疆未嘗出謁郡守聞种世衡至出迎世衡約明日造其帳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詎可失期遂緣險而入奴訖訝曰公乃不疑我耶率部落羅拜聽命

雪夜入蔡州 李愬乘雪夜入蔡州攪亂鴉鴨池及軍聲達於吳元濟卧榻倉卒驚起圍而擒之

踏雪尋梅 孟浩然情懷曠達常冒雷雪騎驢尋梅曰吾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背上

雪大戴經云天地積陰寒則為雪記勝之書雪為五穀之精又云冬雪兆豐年故冬雪為瑞雪詩有宜瑞不宜多之句

蘇武持節使匈奴幽武大窖中蓄雪咽毡數日不死匈奴神之

映雪讀書 孫康家貧好學嘗於冬夜映雪讀書

雪夜幸晉家 宋太祖數微行過功臣家一日大雪伺夜普意太祖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太祖立風



雪中

霜露之所結也大戴禮云霜露陰陽之氣陰氣盛則凝而為霜易曰履霜堅冰至詩岐節貫秋霜

五月降霜 白帖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諧之王繫之獄衍仰天而哭五月為之降霜

仙履集卷一

天文

三才圖會卷一

露 一名天乳 一名天酒 霧 冰

花露 楊太真每宿酒初消多苦肺熱凌晨至後苑傍花口吸花露以潤肺

仙人掌露 漢武帝建柏梁臺高五十丈以銅柱置仙人掌擎玉盤以承雲表之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也

露夜氣著物為露玉篇曰天之津液下所潤萬物也霧地氣上天不應也元命包曰陰陽亂為霧氣蒙盲覆地之物

冰 冬水所結天寒地凍則水凝結而堅也

甘露 梁詔貴縣人以孝名有甘露著松樹上後為廣東提刑幹官蘇軾詢知狀為署其齋曰甘露林曰瑞松

其讀書處曰熏風

作十里霧 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炎帝榆罔弗能

征軒轅修德治兵以征不享與蚩尤戰於涿鹿蚩尤作霧十里以迷軒轅乃以指南車擒殺之

伐冰之家 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

冰人 冰泮 晉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索統占

之曰為陽語陰媒介事也當為人作媒冰泮成婚後太守田豹為子求張嘉貞女使策為媒果於仲春成婚故今稱媒人亦曰冰人詩經曰迨其冰泮

冰生於水 荀子冰生於水而寒於水比後進之過於先生也

仙履集卷一

天文

三才圖會卷一

冰山 唐楊國忠為右相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  
曰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揚右相如泰山吾  
以為冰山耳若皎日出既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  
隱居嵩山

冰柱 明正德十年文安縣一日河水忽僵立風色甚  
寒凍結為柱高圍俱五丈中空而旁穴數日流賊過  
縣鄉民走入穴中避之賴以保全者何啻百萬

夜航船卷一 天文 三觀海錄

時令

律呂 六律屬陽十一月黃鍾正月太簇三月姑洗五

月蕤賓七月夷則九月無射六呂屬陰十二月大呂

二月夾鍾四月仲呂六月林鍾八月南宮十月應鍾

十干 甲曰闕逢乙曰旃蒙丙曰柔兆丁曰疆圉戊曰

著雍己曰屠維庚曰上章辛曰重光壬曰玄默癸曰

昭陽 十二支 子曰困敦丑曰赤奮寅曰攝提卯曰單闕辰

曰執徐巳曰大荒落午曰敦牂未曰協洽申曰涒灘

酉曰作噩戌曰閹茂亥曰大淵獻 十二少 子鼠無膽丑牛無上齒寅虎無頸卯兔無唇

辰龍無耳巳蛇無足午馬無下齒未羊無瞳申猴無

脾酉雞無外腎戌狗無胃亥猪無筋鼠前四爪後五

爪虎五爪龍五爪馬單蹄猴五爪狗五爪故屬陽牛

兩爪兔缺唇蛇雙舌羊分蹄四爪雞四爪猪四爪故

屬陰

三春曰陬月如月宿月三夏曰余月臯月旦月三秋曰

相月壯月亥月三冬曰陽月辜月涂月

節水 正月解凍水二月白蘋水三月桃花水四月瓜

蔓水五月麥黃水六月山礬水七月豆花水八月菽

苗水九月霜降水十月復槽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

月感凌水

伏羲始立八節周公始定二十四節以合二十四氣

節氣 立春正月節雨水正月中驚蟄二月節春分二

月月中清明三月節穀雨三月中立夏四月節小滿

四月中芒種五月節夏至五月中小暑六月節大暑

六月中立秋七月節處暑七月中白露八月節秋分

八月中寒露九月節霜降九月中立冬十月節小雪

十月中大雪十一月節冬至十一月節中小寒十二

月節大寒十二月中

改歲 唐虞紀歲曰載夏改載曰歲商改歲曰祀周改

改祀曰年秦改年曰遂

百六陽九 曆律志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一

元之中有中元下元九度陽厄五陰厄四初入元百

六歲有陽厄故曰百六陽九

甲子 堯元年至萬曆元年癸酉三千九百六十二年

六十七甲子

上元洪武十七年甲子為中元正統九年甲子為下元

洪治十七年甲子為上元嘉靖四十三年甲子為中

元天啟四年甲子為下元

決旬決辰 十日則天干一周故曰決旬十二日則地

支一周故曰決辰

三餘 謂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雨者月之餘魏董

遇以三餘讀書

五夜即五更分甲乙丙丁戊也故三更謂之丙夜

月忌 俗以初五十四廿三為月忌蓋三日乃河圖數

之中宮五數也五為君象故庶民不敢用之

閏月 冬至後餘一日則閏正月餘二日則閏二月餘

十二日則閏十二月若十三日則不閏矣

四離四絕 春分秋分冬至夏至前一謂之四離立

春立夏立秋立冬前一謂之四絕

大往亡 立春後六日驚蟄後十三日清明後二十日

立夏後七日芒種後十五日小暑後二十三日立秋

後八日白露後十七日寒露後二十三日立冬後九

日大雪後十九日小寒後二十六日謂往亡

百忌日 甲不開倉乙不栽植丙不修葺丁不剃頭戊

不受田己不破券庚不經絡辛不合醬壬不決水癸

不詞訟子不問卜丑不冠帶寅不祭祀卯不穿井辰

不哭泣巳不遠行午不苦蓋未不服藥申不安牀酉

不會客戌不吃狗亥不嫁娶

改火 燧人掌火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秋取

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五行分旺 東方乘震而司春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

日甲乙甲乙屬木木旺於春其色青故春曰青帝南

方居離而司夏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日丙丁丙丁

屬火火旺於夏其色赤故夏曰赤帝西方當兌而司

夜航船卷一 天文 三觀海齋鈔本

夜航船卷一 天文 三觀海齋鈔本

秋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日庚辛庚辛屬金金旺於秋其色白故秋曰白帝北方乘坎而司冬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日壬癸壬癸屬水水旺於冬其色黑故冬曰黑帝中央屬土黃帝乘權其日為戊己戊己屬土土旺於四時其色黃

天時長短 每年小滿後累日而進積三十日為夏至而一陰生天時漸短小寒後累日而進積三十日為冬至而一陽生日晷初長周禮注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一丈二尺夏至日在東井景長五寸

玉燭 爾雅四時和謂之玉燭調言道光也  
月分三澣 上旬曰上澣中旬曰中澣下旬曰下澣  
夜航船卷一 天文 玉觀齋詩鈔本

沐浴也古制朝臣十日一給假一月三給為澣沐之期

朝三暮四 莊子狙公養狙曰與若茅栗也朝三暮四眾狙皆怒入曰朝四暮三眾狙皆喜

寒歲燠年 東周懦弱政失之舒故哀周無寒歲嬴氏凶殘政失之急故暴秦無燠年

當惜分陰 晉書陶侃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于凡人當惜分陰無使日月其除也

春

鄒律回春 劉向別錄燕有寒谷黍稷不生鄒衍吹律煖氣乃至草木皆生

端月 索隱曰秦二世三年正月以避秦始皇諱改名端月至漢始易

楚俗立春日門貼宜春字唐人立春日作春餅生菜號春盤

元日 伏羲置元日漢武置歲元月元時元  
賀正 漢高祖十月定秦遂為歲首七年長樂宮成制羣臣朝賀儀改用夏正建寅之月則元日賀始高祖

東方朔占曰正月元日至八日一雞二犬三豕四羊五

夜航船卷一 天文 玉觀齋詩鈔本

馬六牛七人八殺其日晴明主所生之物繁行陰雨則天折

人日 宋富鄭公於正月七日朝見真宗勞之曰今日卿至可謂人日

宋真宗以正月三日為天慶節  
晉人日造華勝相遺剪絲縷金插髻

縣羊磔雞 元旦縣官縣羊頭於門又磔雞覆之草木萌動羊嚼百草雞啄五穀殺之以助生氣也

桃符 黃帝於元旦立桃板門上畫神荼鬱壘堯時獻重明鳥如雞國人利賢雞戶上縣葦索插符三代異

尚夏插茱萸即今插芝麻糕殷螺首以謹閉塞也一

名椒圖周桃梗

屠蘇酒 屠蘇酒菴名漢時有人居草菴造酒除夕以藥囊浸酒中辟除百病故元旦飲之其飲法先少者後老者以少者得歲故先之老者失歲故後之

椒觴 元日取椒置酒中飲之謂之椒觴以椒為玉衡星精服之令人却老

周制迎春唐中宗制迎春綵花

五辛盤 元日取五木煎湯沐浴令人至老髮黑道家謂青木香為五香亦云五木庾詩聊傾柏葉酒試奠

五辛盤

火城 元日曉漏前寧州三司金吾以樺燭數百炬擁

馬前後如城謂之火城

元夕放燈 以正月十五天官生日放天燈七月十五

水官生日放河燈十月十五地官生日放街燈宋太宗淳化元日年六月丙午詔罷中元下元兩夜燈

買燈 上元張燈止三夜其七十八始於錢鏐王入貢疏買兩夜燈乾德五年正月有詔上元張燈舊止

三夜朝廷無事區宇又安方當年穀之豐登宜縱士民之行樂其令開封府更放七十八兩夜燈

廣陵燈 唐玄宗元夕與天師葉靖能登虹橋往廣陵

看燈士女望見以為神仙帝勅伶人奏霓裳曲數日後廣陵果奏其事

踏歌入雲 唐睿宗於安福門外作燈樹高二十丈宮

女千數并長安少婦千餘人衣錦繡於燈輪下踏歌

三日令朝士作歌以紀其勝歌中有踏歌聲調入雲中之句

金吾不禁 西京雜記西都京城街衢有執金吾曉夜

傳呼以禁止夜行惟正月十五勅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謂之放夜

卯剛 正月卯日佩卯剛辟邪唐制正月下旬送窮晦日瀦裳

卜紫姑 紫姑人家侍妾為大婦所殺置之廁中後人

作其形於廁元夕迎之能占農事及桑葉貴賤

青藜照讀 元夕人皆遊賞獨劉向在天祿閣校書太

乙真人以青藜杖燃火照之

耗磨日 正月十六日謂之耗磨日人皆飲酒官司不令開庫

天穿日 正月二十日為天穿以紅絲繫餅餌投屋上謂之補天

水湄度厄 元日至晦日士女悉瀦裳酌酒于水湄以為度厄

雨水 前此為霜為雪水氣凝結立春後天氣下降當

為雨水 中和節 唐李泌以二月朔為中和節以青囊盛百穀

瓜果種相問遺釀宜春酒祭句芒神百官進農書

磔雞 魏文帝制春分磔雞祀厲殃

花朝 二月十二日謂之花朝俗傳是日為百花生日

蝶會 徐文長攷是十五日謂的確不差東京以是日為撲

蝶會

勾龍 左傳共工氏有子曰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為

社神於春仲祭之

清明萬物齊於吳吳潔也齊也清明取潔齊之義穀雨

言滋五穀之雨也

唐制清明取火以賜近臣韓翃詩日暮漢宮傳蠟燭

輕烟散入五侯家

天文

天文

天文

探春 天寶遺事都人士女至春時郊外為探春之宴

飛英會 范蜀公居許作長嘯堂前有茶蘼花時宴客

有花落酒盃中飲以大白舉座皆無遺謂飛英會

鬪花 長安春時盛于遊賞士女鬪花栽插以奇多者

為勝皆用多金市名花以備春時之鬪

花裯 開元時學士許慎春日宴客花圃不張幄設座

使僮僕聚花落鋪坐下曰吾自有花裯

移春檻 開元中富家至春時以各花植木檻中下設

輪脚挽以絲絙所至牽引以供歡賞號移春檻

護花鈴 寧王春時紉紅絲為繩綴金鈴繫花稍有鳥

雀翔集則令園吏製擊鈴索以驚之號護花鈴

治聾酒 石林詩話世言社日飲酒治耳聾五代李濤

有春日社從李昉求酒詩社公今日沒心情為乞治

聾酒一瓶

罷社 漢王修年七歲母以社日亡來歲社修哭之哀

鄰父老皆為之罷社

禁火 十六國春秋石勒下令寒食不許禁火後有冰

雹之異徐元曰介子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未宜

替也勒從之令并州復寒食如故

寒食 冬至後一百六日謂之寒食以介子推是日焚

死晉文公禁火而志痛也

雕卯 周制季春雕卯鬪雞子始為寒食戲 玄宗制

夜航船卷一

天文

天文

寒食鞦韆舞 後唐莊宗制寒食出祭

拜墓 唐制清明後河戲踏青士大夫拜墓

上巳 洛陽上巳婦女以蒼花醮油祝而洒之水上若

成龍鳳花卉之狀則吉曰油花卜

祓禊起於漢成帝三月上巳日官民皆祓禊於東流水

上禊者潔也於水上盥潔之也已者止也邪疾已去

析介社也

踏青 三月上巳錫宴曲江都人於江頭禊飲踐踏青

州曰踏青侍臣於是日進踏青履王通史詩結伴踏

青歸去好平頭鞋子小雙鸞

柳圈 唐制上巳祓禊賜侍臣細柳圈云帶之免蠱毒

瘟疫今小兒清明戴柳圈本此

周公制上巳女巫禊於水上鄭制上巳溱洧祓除秉蘭

招魂續魄

流觴 蘭亭流觴曲水不始於蘭亭周公卜洛邑因流

水以泛酒故詩曰羽觴隨波

觀燈賜鈔 永樂十年元宵賜文武羣臣宴聽臣民赴

午門外觀鰲山三日遂歲以為常時夏元吉母觀鰲

山上命之命中官賞鈔二百錠即其家賜之曰以為

賢母歡也

社無定期 一云春分後戊日為春社秋分後戊日為

秋社春社燕來秋社燕去一云立春立秋後第五戊

卷一

天文

聖朝

為社日

梅花點額 劉宋壽陽公主人日卧含章殿簷下梅花

點額上愈媚因傲之而貼梅花細

桑葉貴賤 三月十六晴則貴陰雨則賤諺曰三月十

六暗黓黓桑葉載去又載來

夏

天祺節 宋真宗以四月一日為天祺節

麥秋 月令麥秋至蔡邕章句曰百穀各以生為春熟

為秋故麥以夏為秋

浴佛 王欽若于四月八日作放生會荆楚歲時記四

月八日建齋作龍華會浴佛

小滿 四月中小滿後陰一日生一分積三十分而成

一晝為夏至四月乾之終謂之滿者言陰氣自此而

生發也又孟夏萬物生長稍得盈滿故云小滿

徽黓一作霉黓俗云蚤間芒種晚間徽又云夏至落雨

主重徽小暑落雨主三徽

夜航船卷一

天文

聖朝

躡音北柳 五月五日士人於郊外野或演武場走馬

較射謂之躡柳

製百藥 午日午時斗柄正掩五鬼於此時製百藥無

不靈驗

採艾 師曠制五日採艾占病齊景公制五日百索懸

臂及釵頭符

續命縷 午日以五絲絲繫臂上謂之續命縷辟兵及

鬼令人不病

角黍 屈原午日投汨羅楚人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

有歐回者見三閭大夫曰君所祭物多為蛟龍所奪

須裹以練樹葉五絲絲縛之可免龍患故後人製為

角黍 一曰唐天寶中宮人中五日造粉團角食以

小角弓射之中者方食故曰角黍

競渡 屈原以五日死楚人以舟楫拯之謂之競渡又

曰五日投角黍以祭屈原恐為蛟龍所奪故為龍舟

以逐之

五瑞 端陽日以石榴葵花菖蒲艾葉黃梔花插瓶中

謂之五瑞辟除不祥

五毒 蛇虎蜈蚣蝎蟾蜍謂之五毒官家或繪之宮扇

或織之袍緞午日服用之以辟瘟氣

賜梟羹 郊祀志漢令郡國進梟鳥五日為羹賜百官

以惡鳥故食之以辟諸惡也

夜航船卷一

天文

聖賢通考

浴蘭湯 五月五日蓄蘭為湯以沐浴離騷楚詞浴蘭

湯兮沐芳華

天貺節 宋祥符四年詔六月六日天書再降為天貺

節

夏至數九 一九和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飲

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拭汗如出浴五九四十五頭

帶黃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入佛寺七九六十三床

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家

家打炭盤音吉

賜肉 漢書伏日詔賜諸郎肉東方朔拔劍割肉謂其

肉官曰伏日宜蚤歸請受賜即懷肉而去

三伏 立春立夏立冬皆以相生而代至於立秋以金

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蓋庚者金也夏至後第

三庚為初伏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末伏秦繆

公於是日進辟惡餅

天中節 提要錄端午為天中節又曰蒲節以是日用

菖蒲泛酒故耳

竹醉日 五月十日為竹醉日是日移竹易活又三伏

內斫竹則不蛀

夜航船卷一

天文

聖賢通考



秋

一葉知秋 淮南子一葉落而天下知秋古詩桐梧一

葉落天下盡知秋

鵲橋 淮南子七月七夕烏鵲填河成橋以渡織女謂

與牛郎相會也

得金梭 蔡州丁氏女精於女工每七夕禱以酒果忽

見流星墜庭中明日瓜上得金梭自是巧思益進

曬衣 七月七日諸阮庭中曬衣無非錦繡阮咸以長

竿標大布犢鼻褌於上曰未能免俗聊復爾爾

曬書 郝隆七月七日見富家皆曬曝衣錦郝隆乃出

日中仰卧人問其故曰我曬腹中書耳

乞巧 唐玄宗以七夕牛女相會命宮中作高臺陳瓜

果於上宮人暗中以七孔針引線線穿之以乞天巧

穿過者以為得巧又以蜘蛛納小金盒中至曉開視

蛛絲之稀密又為得巧之多寡

化生 七夕以蠟作嬰兒浮水中以為戲為婦人生子

之祥謂之化生

吉慶花 薛瑤英於七月七日剪輕絲作連理花千餘

朶以陽起石染之當午散於庭中隨風而上徧空中

如五色雲霞久之方散謂之渡河吉慶花藉以乞巧

摩睺羅泥孩兒也有極巧飾以金珠者七夕用以餽送

以作天仙送子之祥

孟蘭會 目蓮尊者見其母落餓鬼道以鉢盛飯餉之

入口即成灰炭目蓮白佛求救佛於七月十五日設

蘭盆大會餓鬼食其母乃得脫餓鬼之苦

處暑 處上聲止也息也謂暑氣將於此時止息之也

白露秋屬全白金色也

天灸 八月一日以朱墨點小兒額謂之天灸以厭疫

。八月望日廣陵曲江觀濤

游月宮 開元二年八月十五夜明皇與天師申元之

游月宮及至見大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翠色冷光

相射極寒不可少留前見素娥十餘人皆皓衣乘白

鸞笑舞於廣寒大桂樹之音下音樂清麗明皇製霓

裳羽衣曲以記之一說葉靜能一說羅公遠事凡三

見

登峰玩月 趙知微有道術中秋陰不解眾惜良辰知

微曰可借酒看登天柱峯玩月既出門天色開霽及

登峯月色如晝會飲至月落方歸下山則淒風苦雨

陰晦如故

中秋無月 俗云雲掩中秋月雨打上元燈二者皆風

景之事故對舉言之非連屬語以卜上元之燈也今

人多誤

重陽 九為陽數其日與月並應故曰重陽漢宮人賈

佩蘭九日食餌飲菊花酒長壽

登高 費長房語桓景曰九月九日汝家有大災急作

絳袋盛茱萸繫臂上登高山飲菊酒花酒此禍可消

景如其言舉家登山至夕還雞犬皆暴死長房曰代  
之矣今人登高本此

落帽 孟嘉為桓溫參軍重九日宴姑孰龍山風吹落

帽溫敕左右勿言良久取之還令孫盛作文嘲之

白衣送酒 陶潛九月九日無酒宅邊有菊採之盈把

坐其側久之而望見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就便酌

酒大醉而歸

游戲馬臺 宋武帝為宋公時在彭城九月九日游項

羽戲馬臺今相仍為故事

少時圖卷一 天文 吳觀海詩本

茱萸酒 漢武帝宮人九月九日皆飲茱萸菊花酒令

人長壽

觀濤 風俗八月望日廣陵曲江觀濤浙江於十八日

看戲潮

九日開杜鵑 唐周寶鎮潤州知鶴林寺杜鵑花奇絕

謂殷七七曰可使頃刻開花副重九手殷曰諾及九

日果爛熳如春寶游賞後花忽不見

九日飛昇 漢張陵在富川山修道永和九年九月

九日登白霞山飛昇惟遺丹竈藥白於山下

冬

十月朝 宋制十月朔拜暮有司進煖炭民間作煖爐

會

亞歲 魏晉冬至日受萬國百僚稱賀少殺其儀亞於

歲朝故曰亞歲

日長一歲 晉魏宮中女工刺繡以線揆日長短冬至

後比常添一線之功故曰日長一線

冬至數九 一九和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色

頭吹威篲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四九四十五

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色頭抽嫩刺七九六十三

破絮担頭擔八九七十二黃狗相陽地九九八十一

少時圖卷一 天文 吳觀海詩本

犁耙一齊出

嘉平節 秦人以十二月為嘉平節民間以酒果餽遺

謂之節禮

臘八粥 宋制十二月八日浴佛送七寶五味粥謂之

臘八粥

儼神逐疫 顏頊氏有三子亡而為疫鬼一居江中為

瘧鬼一居山谷為翹魃一匿人家室隅中驚小兒於

是除夕製為儼神赤幘玄衣朱裳蒙以熊皮執戈持

盾以逐之其崇乃絕

土牛 周公制土牛以納音設色出城外丑地送寒今

於立春日前迎春設太歲土牛像以送寒氣

神荼鬱壘 黃帝時有兄弟二人名神荼鬱壘能執

鬼除疫後世紀以為神

爆竹 上古西方深山中有惡鬼長丈餘名山魃人犯

之即病寒熱畏爆竹聲除夕人以竹燒火中燂蚘有

聲則驚走今人代以火炮

糝音松盆 除夕各家於街心燒火楝以爆竹謂之糝

盆視其火色明暗以下來歲稔祥

商陸火 裴度除夕圍爐守歲嘆老迨曉不寐爐中商

陸火凡數添之

祭詩文 賈島常於歲除取一年所作詩文以酒脯祭

之曰勞吾精神以此補之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卷一 天文

火炬照田 吳中村落除夕燃火炬縛長竿杪以照田

爛然盈野以祈來歲之熟

賣癡獸 吳俗分歲罷小兒遠街呼叫賣汝癡賣汝獸

誰來買

火山 隋煬帝於除夜設火山數十座用沉香木根每

一山焚沉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煎沃之燄起數丈

香聞十數里嘗一夜用沉香二百餘乘甲煎二百餘

石

曆律

定氣運 黃帝受河圖始設靈臺義和占日常儀占月

車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造算數

容成總六術以定氣運

曆紀 少昊使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起

丹鳥氏司閉顓頊受之以孟春建寅為元始為曆宗

堯使羲和仲叔主春夏和仲叔主秋冬以閏月正四

時始為曆紀

曆元 黃帝始為曆元起辛卯高陽氏起乙卯舜用戊

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秦用乙卯漢作太

初曆元以丁丑夏商周以三統改正朔三代而下造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卷一 天文

曆者各有增創如太初起之以律而候氣於黃鐘太

衍符之以易而較數於分杪授時準之以晷而測驗

於儀象

造曆 黃帝迎日推策堯閏月成歲舜在璿璣玉衡三

代曆無定法周秦閏餘乖次劉歆造三統曆而是非

始定東漢李梵造四分曆而儀式方備劉洪造乾象

曆始悟月行遲速魏黃初間始以日食課其疎密楊

偉造景初曆始立交食起虧術又何承天造元嘉曆

始悟朔望及絃皆定大小餘及以晷影驗氣又祖冲

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歲次之數極不動之處一丈

度餘又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速

留逆又張胃立造大業曆始立五星入氣加減法及日應食不食術劉焯造七曜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及立推黃道月道又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曆始用定制又李淳風造麟德曆始為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軌滿交食之異及報立歲星差合術又徐昂造宣明曆始以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邊岡崇立曆始立相減相乘法以求黃道月道又王朴欽天曆始變五星法遲留逆行舒亟有漸又周琮造明天曆始悟日法積年自然之數又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之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報法有三家

漢洛下閎 洛姓下閎名始取法黃鍾律數創曆 律客

一禽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 唐僧一行 姓張名

始改從大易著策數修曆 本易太衍以四十九分為算 晉虞喜始立歲次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

為太過進之劉焯取二家中數折之至元郭守敬始測景驗氣積六十年奇退一度始定差法

改曆 按自黃帝訖秦末凡六改漢高訖漢末凡五改

隋文訖隋末凡十三改唐高訖周末凡十六改宋太祖訖宋末凡十八改金熙宗訖元末凡三改而法西

漢莫善於太初東漢莫善於四分由魏至隋莫善於皇極在唐則稱大衍在五代則稱欽天至元授時郭

守敬立儀測驗較古精密

儀象 黃帝命成容作蓋天舜察璣衡衡 以璣為瑛用

以轉動為璣以玉為管橫置其中為衡 顛頊始為渾儀堯復之渾儀遭秦滅洛下閎始復經營運儀鮮於

妄人又度之耿壽昌始鑄為象張衡儀始為內規外規李淳風儀表裏三重洛下閎為員儀梁令瓚為遊

儀郭守敬為簡儀仰儀後漢有銅儀後魏有鐵儀李淳風有木渾儀唐明皇有水渾天張衡始造候風地

動儀 形似樽外有八龍啣丸震則機發吐丸下蟾蜍承之伏羲始作土圭測影伊尹作水準得日晷辨方

向黃帝始為刻漏夏商宣其製為漏箭宋燕肅作水秤周公始分更點宋太祖開搏陳搏怕五頭之言始

去前後二點

漢洛下閎 洛姓下閎名始取法黃鍾律數創曆 律客

一禽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 唐僧一行 姓張名

始改從大易著策數修曆 本易太衍以四十九分為算 晉虞喜始立歲次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

為太過進之劉焯取二家中數折之至元郭守敬始測景驗氣積六十年奇退一度始定差法

改曆 按自黃帝訖秦末凡六改漢高訖漢末凡五改

隋文訖隋末凡十三改唐高訖周末凡十六改宋太祖訖宋末凡十八改金熙宗訖元末凡三改而法西

漢莫善於太初東漢莫善於四分由魏至隋莫善於皇極在唐則稱大衍在五代則稱欽天至元授時郭

夜航船卷之二

古劍陶菴老人袖



地理部

疆域

九州 人皇氏兄弟九人分天下為九州梁充青徐荆  
雍冀豫揚也是至舜時以冀青地廣分冀東恒山之  
地為并州分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  
北為登州共成十二州

歷代方輿 商九州周亦九州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

漢分天下為十三部三國蜀制巴蜀置二州吳北據

江南盡海置五州魏據中原置十二州晉制十九州

地理部

地理

夜航船卷之二

唐分十道玄宗分十五道宋分二十三路元置十二

省又分天下為二十三道明分兩直隸十三省

吳越疆界 錢鏐王以蘇州平望為界據浙閩共一十

四州

古揚州所轄之地南直隸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江西凡

六省

古會稽所轄之地浙江除溫台九府杭嘉湖處寧紹金

衢嚴福建除福州七府漳泉汀興建延邵南直蘇松

常鎮四府共二十府會稽郡駐匝蘇州府

二周 鎬京為西周洛陽為東周

兩都 前漢都長安曰西都東漢都洛陽曰東都

蜀三都 成都新都廣都

魏五都 魏因漢祚都洛陽以譙為先人本國許昌為

漢之所居長安為西京之遺蹟鄴為王業之本基故

號五都

三輔 長安以京兆馮翊扶風為三輔宋都汴梁以鄭

州滑州汝州為三輔

三亳 曹州考城縣曰北亳西京穀熟縣曰南亳西京

偃師縣曰西亳

三吳 蘇州曰東吳潤州曰中湖吳州曰西吳

三楚 江陵曰南楚徐州曰西楚蘇州曰東楚

三齊 臨菑曰東齊博陽曰濟北蓬州即墨曰膠東

地理部

地理

夜航船卷之二

三蜀 成都為蜀都漢高祖置漢廣漢武分置犍為

三晉 趙都邯鄲魏都大梁韓都鄭三家皆晉卿故曰

三晉

三秦 章邯都廢五司馬欣都櫟陽董翳都高奴三人

皆秦降將項羽分關中地以王之曰三秦

三號 太陽曰北號滎陽曰東號雍州曰西號

三越 吳越杭州閩越福州南越廣州

三巴 渝州為中巴綿州為巴西歸夔魚腹雲安為巴

東

三湘 曰湘鄉曰湘潭曰湘原在湖南屬潭州

三河 周都曰河南商都曰河內堯都曰河東

四京 開封曰東京河內曰西京應天曰南京大名曰北京

四輔 唐都長安以同州華州岐州蒲州為四輔

四川 成都為西川潼州為東州川利州為北川夔州為南州川

五服 禹貢五服曰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每服五百里計二千五百里

九服 周九服曰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藩服謂之服者責以服事天子為職也

百二山河 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故曰百二山河

九邊 明朝設以限華夷洪武初設重鎮六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延綏曰永夏寧夏永樂初增設薊州正統間又增榆林固原是為九邊

六關 直隸三關曰居庸曰紫荆曰倒馬山西三關曰雁門曰寧武曰偏頭

陶唐九州 冀州禹貢帝都之地三面距河時蓋黃河由冀入海也釋名冀州其地有險有易亂則冀治弱則冀強荒則冀豐也春秋元命苞曰昂畢之間為天街散為冀州分為趙國立為常山 兖州禹貢濟河

惟兖州為東南據濟西北距河蓋冀之東南也元命苞曰五星流為兖州兖之言端也言陽精端其氣纖

殺分為鄭國 青州禹貢海岱惟青州謂東北距河海西南距岱又在兖之東也釋名青州在東取生物而青也元命苞曰虛危之精流為青州分為齊國立為萊山 徐州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謂東至海北至岱南至淮又在青州之南也元命苞曰天弓星司弓弩流為徐州別為魯國徐之為舒也言陰牧內雨安詳也 揚州禹貢淮海惟揚州謂北至淮東南海至又曰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也元命苞曰牽牛流為揚州分為越國立為揚山 荊州禹貢荆及衡陽惟荊州謂北距南條前山南包衡山之陽蓋在揚州之西而豫州之西南也釋名荆驚也南蠻數為

冠逆言當驚備之也元命苞曰軫星散為荊州分為楚國 豫州禹貢荆河惟豫州謂西南至南條荆山北距大河蓋在冀州之南荊州之北徐兖之西也元命苞曰鈞鈐星別為豫州言地在九州之中所在常安豫也 梁州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謂東距華山之南西距黑水蓋在雍州之南荊州之西也以西方屬金其氣強梁故曰梁州當夏殷為蠻夷之國至周始并入雍州 雍州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謂西距黑水東距西河蓋在冀州之西梁州之北太康地記雍州并得梁州之地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氣雍開故取名焉元命苞曰東井鬼星散為雍州分為秦國

虞十二州 九州之外分設并州則蓋冀之東北暨魚  
閭之餘地也元命苞曰營室星流為并州分為鄭國  
立為明山并之謂言誠也精全及并其氣勇抗誠信  
也 幽州即冀東恒山諸地蓋在北幽昧之地也元  
命苞曰箕星散為幽州分為燕國 營州即青之東  
北遼東等處釋名齊衛之地於天文屬營室故取其  
名蓋舜以冀青地廣而分之也

周九州 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藪澤曰具區  
其川三江其浸五湖 彭蠡洞庭青草太湖丹陽也其  
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 蓋通以一州之民計之  
二分為男五分為女也其畜鳥獸其穀宜稻 正南

後漢書卷二

地理

五

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藪澤曰雲夢其川江漢其  
浸潁湛其利丹銀齒草其民一男二女其畜鳥獸其  
穀宜稻 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藪澤曰圃  
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澨音詐其利材漆絲枲其民二  
男二女其畜宜六擾 雞豚犬馬牛羊也其穀宜五種  
稻黍稷麥菽也 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藪澤  
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沂浸沫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  
女其畜雞狗其穀宜稻麥 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  
泰山其藪澤曰大笠其川河泲其浸盧維其利蒲魚  
其民三男三女其畜六擾其穀宜四種 正西曰雍  
州其山鎮曰岳山其藪澤曰弦蒲 在沂陽其川涇汭

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四女二其畜宜牛馬  
其穀宜黍稷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鑿無閭 遼東  
其藪澤曰緣養在萊陽其川河泲其浸菑時 萊蕪股  
陽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牛馬羊豕其穀宜  
黍麥稻 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藪澤曰揚  
紆其川漳其浸汾潞 汾出汾陽潞出歸德其利松柏  
其民五男三女其畜牛羊其穀宜黍稷 正北曰并  
州其山鎮曰恒山其藪澤曰昭餘邪在鄆其川庫池  
嘔夷其浸涿易其利布泉其民二男三女其畜牛馬  
犬豕羊其穀宜五種

後漢書卷二

地理

六

秦三十六郡 始皇初并天下罷諸侯置守尉遂分天  
下為三十六郡每郡置一守一丞兩尉以典之郡名  
曰內史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  
郡泗水薛郡東郡鄆郡齊郡上谷漁陽北平遼西遼  
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雁門雁上郡  
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後又置閩中南  
海桂林象郡四郡凡四十郡  
漢十三部 漢分天下為十三部每部置刺史領天下  
郡國一百三 司隸校尉領京兆扶風馮翊弘農河  
東河內河南七郡豫州刺史領潁川汝南沛郡梁國  
魯國五郡 冀州刺史領魏郡鉅鹿常山清河廣平  
真定中山信都河間趙國十郡 兗州刺史領陳留

揚州刺史六六九江  
常伯并多孫亦空

東郡山陽濟陰泰山城陽東平七郡 徐州刺史領  
琅琊東海臨淮泗水楚國五郡 青州刺史領平原  
千乘濟南齊郡北海東萊膠東高密菑川九郡 荆  
州刺史領南陽南郡江夏桂陽武陵零陵廣陵長沙  
八郡 益州刺史領漢中廣漢巴郡蜀郡犍為越雋  
牂牁益州八郡 涼州刺史領安定北城隴西武威  
金城天水武都長掖酒泉墩煌十郡 并州刺史領  
大原上黨上郡西河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九郡  
幽州刺史領涿郡渤海代郡上谷漁陽北平遼西  
遼東廣陽樂浪玄菟十一郡 交州刺史領海南鬱  
林蒼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七郡

儀統船卷二 地理 七

三國州郡

蜀漢全制巴蜀置二郡曰益州成都曰梁州 漢中有  
郡二十先主初置九郡曰巴東曰巴西曰梓潼曰河  
陽曰文山曰漢嘉曰朱提曰雲南曰涪陵并得舊漢  
曰巴郡曰廣漢曰犍為曰牂牁曰越雋曰益州曰漢  
中曰永昌曰南安曰武都  
孫吳北據江南盡海置州五曰交州安南曰廣州南  
海曰荊州江陵曰鄧州江夏曰揚州丹陽孫權置臨  
賀武昌朱崖新安廬陵五郡孫亮又置臨安川臨海  
衡陽湘東四郡孫休又置天門建平合浦三郡孫皓  
置始安始興邵陵安成新昌武平九德吳興平陽桂

林榮陽十一郡因立宜陽一郡并漢十八郡共四十  
三郡

魏據中原有州十二曰司隸河南曰豫州曰荊州  
襄陽曰兗州武成曰青州臨菑曰徐州彭城曰涼州  
天水曰秦州上邽曰冀州代郡曰幽州范陽曰并州  
晉陽曰揚州壽春  
晉十九州曰司州河南曰兗州濮陽曰豫州項城曰冀  
州趙郡曰并州晉陽曰青州臨菑曰徐州彭城曰荆  
州江陵曰揚州初壽春後建業曰雍州京兆曰秦州  
上邽曰益州成都曰梁州南鄭曰寧州雲南曰幽州  
范陽曰平州昌黎曰州交州番禺曰涼州武威

夜航船卷二 地理 八

唐十道自晉蕩陰敗復南北分爭州郡割裂宋齊梁陳  
徂於江左隋氏雖能混一而享祚不長至唐太宗肇  
造區夏并有州郡始因山以形便分為天下為十道  
曰關內曰河南曰河東曰河北曰山南曰隴右曰淮  
南曰江南曰劔南曰嶺南貞觀十五年大簿凡州府  
三百五十八 玄宗開元初又分為十五道曰京畿  
西京曰都畿東都曰關內京官選鎮曰河南陳留曰  
河北魏郡曰隴右西平曰山南東襄陽曰山南西漢  
中曰江南東吳郡曰江南西豫章曰劔南蜀郡曰淮  
南廣陵曰黔中貴州曰嶺南南海  
宋二十三路太宗分天下為十五路至仁宗又分為二



十三路曰京東東路京東西路曰京西南路京西北路曰河北東路河北西路曰陝西路曰秦鳳路曰河東路曰淮南東路淮南西路曰兩浙路曰河南江南東路江南西路曰荆湖南路荆湖北路曰成都路曰梓州路曰利州路曰夔州路曰福建路曰廣南東路廣南西路

元十二省元建中書省十二轄天下州郡曰都省治廣裏路曰河南行省治汴梁曰湖廣行省治武昌曰浙江行省治杭州曰江西省行龍興曰陝西行省治京兆曰四川省行省治成都曰雲南行省治中慶曰遼陽行省治遼東曰鎮東行省治高麗曰甘肅行省治甘州曰嶺北行省治和州又

夜航船卷二

地理

九說綱目抄本

分天下為二十二道

明兩直隸十三省

北直隸八府十七州一百一十六縣賦六十萬一千  
北天京在 南直隸十四府十七州九十六縣賦五百九十九萬五千  
南天京在 河南八府十州九十六縣賦二百四十一萬四千  
南天京在 陝西八府二十二州九十五縣賦一百九十二萬九千  
西安在 山東六府十五州八十九縣賦二百八十五萬一千  
南天京在 湖廣十五府十六州一百零七縣賦二百十六萬七千  
北天京在 浙江十一府一州七十五縣賦二百五十一萬  
北天京在 江西十三府一州七十七縣

賦二百五十二萬八千  
南天京在 福建八府五十七縣賦一百一十萬一千  
福州在 山西五府二十州七十八縣賦二百二十七萬四千  
太原在 四川八府二十州一百零七縣賦一百二十萬六千  
南天京在 廣東十府八州七十五縣賦一百一萬七千  
南天京在 廣西十一府四十七州五十三縣賦四十三萬一千  
桂林在 雲南十四府四十一州三十縣賦一十四萬  
南天京在 貴州八府六州六縣賦四萬七千  
貴陽在

夜航船卷二

地理

十說綱目抄本

建都

伏羲都陳今河南陳州神農亦都陳或曰曲阜今山東  
 曲阜縣黃帝都涿鹿今順天府涿州少昊都曲阜  
 顓頊都帝丘今山東濮州帝嚳都亳今河南偃師縣  
 帝堯都平陽今山西平陽縣虞舜都蒲阪今平陽蒲  
 州夏禹都安邑今平陽夏縣高湯都亳周都豐鎬  
 今陝西長安縣是謂關中周平王遷洛陽今河南洛  
 陽縣秦都咸陽今西安府咸陽縣漢都洛陽因婁敬  
 說西遷長安東漢都洛陽魏因漢祚亦都洛陽  
 蜀漢都成都今四川成都府吳初居鎮江都武昌今  
 湖廣武昌府後遷建業今南直應天府西晉都洛陽

夜航船卷二

地理

十一

不其

東晉都建業元帝東渡避愍帝諱改名建康宋齊梁  
 陳俱都建康元魏初居雲中今大同府懷仁縣後遷  
 洛陽北齊都鄴今河南彰德府西魏都長安關中  
 後周都長安隋都長安煬帝以巡幸徙都洛陽唐都  
 長安梁都汴今河南開封府後唐石晉漢周宋俱都  
 汴南宋都臨安今杭州府元都大都今順天府明都  
 建康永樂遷於北平即元之大都也

地名

崔符音完蒲鄭地龍克允音奪趙地連穀穀音斛楚地  
 方與音防預趙地番易音婆陽楚地曲逆逆音遇漢  
 邑陳平封曲逆侯慶亭慶音逞吳興有慶亭後亭人  
 後數瓦切縣在上黨越雋雋音隴郡府在蜀地閬鄉  
 閬音文縣名在號蓋屋音周質在西安水曲曰蓋山  
 曲曰屋鄰音孚在候西延安府母三母音貫地在濟  
 陽南殺相音免戶在馮翊胸臆音瞿門本縣名巴郡  
 多此縣因為邑名鄭蕢在南陽差在沛國二地音不  
 同蕭何封鄭侯緱氏緱音溝山名邑名本義劍頭纏  
 絲牂牁音臧柯郡名允吾音銘牙谷名在隴西裴音

夜航船卷二

地理

十一

不其

肥邑名須句須音渠地在魯東平行氏音權精又直  
 音縣名令支音零岐縣名郟音埤一在晉一在成都  
 寬句音寬句在曹州今廢臨胸胸音渠縣名在山東  
 令居令音連邑名慮虎音慮夷縣名罕开音罕牽羌  
 地取慮音趨閭縣名在臨淮黑尿音眉嶽糕音灼齊  
 地句龜冥上齊魯邑抱罕音夫謙縣名郟城音資  
 齊地郵城郵音緝衛地射洪音石紅縣名亭音郭縣  
 名先零零音連沐陽沐音術縣名虎祈音思祈奇地  
 名察丘察音勝魯地句繹音句亦邾地盱眙音虛宜  
 縣名都龐龐音龍邑名繁時音止邑名澶淵澶音  
 禪今開州橋李橋音醉在嘉興郎暉暉音枕捷為捷

音乾蜀郡名床穰床音糜九猶音仇由邑名毋撥音  
 無拙縣屬益州泊羅泊音博縣名虹縣虹音降苴苴  
 音斜未徒音斯邑名奇嵐音可婁州名近太原唐縣  
 唐音疾縣名在清河坊音崩鄭地澗池澗音免縣在  
 河南襄音後上聲宋地趙羣上聲魯地夫童童音中  
 儋州儋音丹鄒尸圭切邑在齊東既其寄切寧母音  
 甯其魯地鄒杜音戶古漢陂令縣屬鳳翔鄒丘鄒音  
 西齊地虛打音區汀宋地漫瓠瓠音求地名棘叩贊  
 音副地名在魏為鄒于軌切鄭地狸脈音利屋鄒音  
 詩魯地阜由去聲鄒地素臬臬音夜切在淮南涪音  
 浮州名在重慶府葉縣葉音沙瀧水瀧音商縣名朱  
 後漢書卷二 地理

提音殊時邑名承陽承音蒸餘汗汗音干番禾音  
 盤櫟陽櫟音約邑名平輿輿音玉郟城音該縣名沙  
 羨羨音夷蓮勺蓮音筆邑名不羹音郎邑名堵陽堵  
 音者邑名澗澗音承脂縣名沁音倚山西沁州新塗  
 塗音幹縣名隆閻慮音林閻邑名雲川雲音靛湖州  
 陽夏夏音賈睢州睢音雖會稽會音貴邑名

山水異名 崑崙一名崑崙君山一名媧宮武當一名  
 參嶺普陀一名梅岑青城一名天谷大復一名胎簪  
 衡山一名芝岡齊雲一名白嶽東海一名岱嶽

古蹟

赤縣神州 古今通論東南方五千里名曰赤縣神州  
 中有和美鄉方三千里五嶽之城帝王之宅聖賢所  
 居也

粉榆社 漢高帝禱於粉榆社帝之故鄉也高帝以豐

沛為其湯沐之邑令世世無有所予

新豐 太上皇居深宮以生平所好皆販徒少年酤酒

賣餅鬪雞蹴鞠之輩今皆無此故怏怏不樂高祖乃

作新豐移舊鄉里命匠人胡寬悉徹其衢巷門閭士

女老幼相攜路首各認其門而入放牛羊雞犬於通

塗亦各識其家上皇大悅

夜航船卷二

地理

古觀衡齋鈔本

洋川者戚夫人之所生處也高祖得而寵之夫人思慕

本鄉追求洋川高帝為驛致長安蠲復其鄉更名曰

縣又故曰其地為洋川用表夫人誕載之休祥也

桑梓地 祖父植桑梓以遺其子孫子孫思其祖澤不

忍剪伐故詩曰維桑維梓必恭必敬止

漢壽在四川保寧府廣元縣漢封關公為漢壽亭侯即

此地後人稱壽亭侯者誤

度索尋種 度索以繩索相引而度也尋種者植兩木

於兩岸以繩貫其中上有一木筒所謂種也人縛種

上以手緣索而進以達彼岸有人解之所謂尋種也

井陘道 韓信與張耳將兵擊趙李左軍說趙王曰井

陘道險車不得方軌騎不能成列願假臣三萬人從  
間道絕其輜重兩將之頭可致之麾下

九折坂 漢王陽為益州牧至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

體奈何數乘此險後王尊至此曰此非王陽所畏處

耶乃叱其御歷險而上後人王陽不失為孝子王尊

不失為忠臣

赤地青野 地空無物曰赤地野無人民無禾稻曰青

野

息壤 古地名有二一在荊州一在永州地中不可犯

畚鍤犯者立死

解池鹽不必煎煮居人疏地為畦決水灌其中俟南風

夜航船卷二

地理

五觀齋錄本

起此鹽即成故大舜歌曰南風之起矣可以阜吾民  
之財兮

保傲塔 錢忠懿王名傲入朝恐其羈留作塔以保之

稱名尊天子也今誤作保叔不知者遂有保叔緣何

不保夫之句

媯汭 音規 河東有二泉南流曰媯北流曰汭尚書釐

降二女於媯汭

孔林 自泰山發脉石骨走二百里至曲阜結穴洙泗

二水會於其前孔林數百畝築城圍之城以外皆孔

氏子孫圍繞列葬三千年來未嘗易處南門正對嶧

山石羊石虎皆低小埋土中伯魚墓孔子所葬南面

居中前有享堂堂右橫去數十武為宣聖墓墓坐一

小阜石有小屋三楹上書子貢廬墓處墓前近案對

一小山其前即葬子思父子孫三墓所隔不遠馬鬣

之封不用石砌土堆而已林中樹以千數惟一楷木

老本有石碑刻子貢手植楷其下小楷生植甚繁此

外合抱之樹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辨其名者蓋孔

子弟子異國人皆持其國中樹來種者林以內不生

荆棘并無刺人之草

土著 音著 言着土地而有常居者非流寓遷徙之人也

今人誤讀為注

雒邑 漢先武定居洛邑漢以火德王忌水故去水而

夜航船卷二

地理

十六觀齋錄本

加佳改洛為雒後魏以土德王以水得土而流土得  
水而柔故又除佳加水

京觀謂高丘如京觀闕形也古人殺賊戰捷陳尸必築

京觀以為藏尸之地古之戰場所在有之

玉門關 漢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歸上書曰臣不願

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

鴈門關 在大同府馬邑縣北鴈入塞必啣蘆一根擲

之關門然後飛入如納稅然蘆柴堆積如山設有蘆

政主事歲進蘆銀以萬計

夏國 揚州漕河東岸有墓表題曰夏國公墓道夏音

度與夏字相類少一發筆下作又行人遂誤為夏國

公蓋明顧公王之封號賜地葬此也

魯魚米之地 唐田澄蜀城詩地富魚為米故稱沃土為魚米之地

漏澤園創始於宋元豐間立為埋葬之所取澤及枯骨不使有遺漏之義也明初令民間立義塚天順四年令郡縣皆置漏澤園

山亭 音歐亭 漢蔣澄封山亭侯今溧陽有山

鬼門關 在交趾南其地多瘴癘去者罕得生還諺曰鬼門關十去九不還

鐵甕城 在鎮江孫權所築 刊溝在揚州夫差所開

女陽亭 在宗德縣句踐入吳時夫人產女於此亭及

夜航船卷二

地理

十七觀齋齋鈔本

吳滅後乃名女陽更就李為女兒鄉

崖州為大 宋丁謂貶崖州司戶常語客曰天下州郡孰大為客曰京師也謂曰朝廷宰相今為崖州司戶則惟崖州為大也

戒石銘 宋高宗紹興二年六月頒黃廷堅所書戒石銘於州縣令刻石文曰爾俾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悲田院 唐會要曰開元五年宋璟蘇頌請建悲田院使乞兒養病以給廩食亦曰貧子院

築城 周公築洛陽城公孫鞅築咸陽城伍員築蘇城

范蠡築越城張儀築成都城蕭何築長安城孫權築

建康城泗州城王審知築福州城錢鏐築杭城

燕長城 燕始城上谷至遼東趙始城雁門至靈州秦始皇補築始名長城北齊文宣帝復築長城漢武帝復築遼東城

開險 司馬錯開巴蜀秦昭王開義渠趙武靈王開代樓煩白羊燕惠王開遼東秦始皇開朔方漢彭吳開穢貊唐蒙開邛笮夜郎牂牁越雋助開東甌西越衛青開陰山

勝國 滅人之國曰勝國言為我所勝之國也左氏曰勝國者絕其社稷有其土地

支無祁 大禹治水至桐柏山獲水獸名無祁形似獮

夜航船卷二

地理

六觀齋齋鈔本

猴力踰九象人不可視乃命庚辰鎖於龜山之下淮水乃安唐永泰初有漁人入水見大鐵索鎖一青猿昏睡不醒涎沫腥穢不可近

雷峰塔 在錢塘西湖淨寺前南屏之支麓也昔有雷就者居之故名上有塔遭回祿今存其殘塔半株

雪竇 在奉化縣唐時雪竇禪師居之鳥窠衣褶寂然不動

岳林寺 在奉化布袋和尚道場其鉢盂佛跡尚在

虎丘 吳王闔閭死治葬穿土為川積壤為丘銅棺三重以黃金珠玉為鳧雁葬三月金精上騰為白虎蹲踞山頂因名虎丘

坑儒谷 在臨潼秦始皇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谷中

温處皆熟詔博士諸生說之前後七百人言人人殊

則皆使往視因伏機陷之後人號坑儒谷

鶴林寺 在潤州有馬素塔米元章愛其松石深秀誓

以來生為寺伽藍呵護名勝公沒時鶴林伽藍無故

自倒里人知公欲踐夙願遂塑其像於寺之左偏

祖堂 在應天府治南唐法融和尚得道於此為南宗

第一祖師在山房禪定有百鳥獻花故又名獻花巖

雨臺花臺 梁武帝時有雲光法師講經於此天花亂

墮故名雨花

飛來峯 在杭州虎林山之前晉時西僧歎曰此是天

夜航船卷二

地理

九觀齋齋鈔本

竺國靈鷲山之小峯嶺不知何日飛來因名之飛來

峯

縣婆街 在紹興蕺山下王右軍居此有老嫗鬻扇右

軍為題其扇媪有愠色及出人競買之他日媪又持

扇乞書右軍避去故其下有題扇橋縣婆街

筆飛樓 在蕺山之麓王右軍於此寫黃庭經筆從空

飛去今其地有筆飛樓址

樵風徑 在會稽平水漢鄭弘少時採薪得一遺箭頃

之有老人負箭還之問弘何欲弘知其神人答曰常

患若耶溪載薪為難願朝南風暮北風後果如其言

雷門 即紹興府之五雲門會稽志雷門上有大鼓聲

聞洛陽後鼓破有二鶴從鼓中飛出聲遂不遠

蘭渚 在紹興府城南二十五里晉永和九年上巳日

王右軍與謝安孫綽許詢輩四十一人會此修禊事

今傳有流觴曲水蘭渚故址

西陵 在蕭山一名固陵范蠡治兵於此言可固守因

名

草膠河 在紹興府治南白踐行師日有獻壺漿者跪

而受之取覆上流水中命士卒乘流而飲人百其勇

一戰遂有吳國因以名之

浴龍河 在紹興西門外宋理宗與弟芮少時同浴於

河鄭人余天錫卧舟中夢二龍負舟起視之則二小

夜航船卷二

地理

九觀齋齋鈔本

兒緣舟戲問之知是宗室遂與史彌遠言其異卒嗣

帝位

沉醴堰 在山陰柯山之前鄭弘應舉赴洛親友餞於

此以錢投水依價量水飲之各醉而去

曹娥碑 在曹娥江游漢上虞令度尚所立尚弟子耶

鄞淳所撰蔡邕題黃緝絹幼婦外孫蓋白隱絕妙好

辭四字魏武問揚修曰解否修曰解魏武曰卿勿言

行三十里始悟乃歎曰吾不如卿三十里 按魏武不

曾過錢塘所見碑應是搨本

錢塘 梁開平四年錢武肅王始築捍海塘在候潮門

外潮水晝夜衝擊版築不就王命強弩數百以射潮

頭潮水東擊西陵海塘遂就

桃源 晉時有漁人乘舟捕魚緣溪行忘路遠近見洞

口桃花捨舟入其中土地開朗民居稠雜雞犬桑麻

怡然自樂漁人驚問云是先世避秦來此遂與外隔

問今是何世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漁人出乃屬曰不

足為外人道也

牛渚磯 在姑孰相傳水深不可測相傳其下多怪物

温嶠燃犀角照之須臾見水族奇形怪狀有乘車馬

著赤衣者是夜嶠夢一人謂曰與君幽明道隔何事

相窘嶠覺而惡之未幾以齒疾拔齒中風而卒

杜宇始鑿巫峽漢武帝鑿曲江張九齡鑿梅嶺秦始皇

厭天子氣極淮流西入江禹貢東入海始名秦淮隋

煬帝東游穿河自京口至餘杭六朝自雲陽鑿運漕

徑至建康始復禹通渠故道穿通濟渠為後世通漕

轉運

泰山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修短漢武帝探策得

十八倒讀曰八十後壽果八十

八詠樓 在金華府府治西南即沈約玄暢樓也宋守

馮仇更今名

古蜀國 今成都府蜀之先自黃帝子曰昌意娶蜀山

氏女生帝嚳乃封其支度於蜀歷夏商始稱王首名

蚕叢次曰柏灌次曰魚鳧

八陣圖 在新都牟彌鎮孔明八陣圖凡三在夔州者

六十有四方陣法也在牟彌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

陣法也在棋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下營法也又馮

之定軍山下亦有之夜常聞金鼓聲

神女廟 在巫山楚襄王游於高唐夢一婦人曰妾在

巫山之陽高丘之上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比旦視之

如其言遂立廟

華表柱 遼陽城內鼓樓東昔丁令威家此學道得仙

化鶴來歸止華表柱以味畫表云有鳥有鳥丁令威

去家千歲今始歸城郭雖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家累

粟

麥飯亭 在滹沱河上馮異進先武麥飯處燕姜亭在

饒陽馮異進豆粥處

柏人城在唐山漢高祖過此欲宿心動問縣何名曰柏

人高祖曰柏人迫於人也不宿而去

孟姜石 山海衛長城北石上有婦人跡相傳為秦時

孟姜女尋夫之地

九層臺 太平按說苑晉獻公築九層臺其臣荀息諫

曰臣能累十二棋子如卵於上公曰危哉遂止其役

遺址尚存

虎祁宮 在曲沃左傳晉作虎祁宮而諸侯畔謂此衛

靈公之晉平公晉平公置酒於虎祁令師涓奏靡靡

之樂師曠曰此必得之漢上乃亡國之聲也不可聽  
三岡四鎮 俱在大同應州趙霸岡在城東黃花岡在  
城西護駕岡在城南安邊鎮在城東大羅鎮在城南  
司馬鎮在城西神武鎮在城北元好問詩南北東西  
俱有名三岡四鎮護全城

桑林 在陽城湯有七年之旱禱雨於此至今多桑  
天繪亭 在平樂府治一日郡守欲易名忽從土中得  
片石云予擇勝得此亭名曰天繪後某年月日當有  
俗子易名清暉者遂已

洛陽橋 在泉州府城東北跨洛陽江一名萬安橋郡  
守蔡襄建長三百六十丈廣丈有五尺先是海渡歲  
夜航船卷二 地理 三觀海齋鈔本

溺死者無算襄欲壘石為梁慮潮漫不可以人力勝  
乃遣檄海神遣一吏往吏酣飲睡於海厓半日潮落  
而醒則文書已易封矣歸呈襄啟之惟一醋字襄悟  
曰神其令我廿一日酉時興工乎至期潮果退舍凡  
八日夕而功成費金錢一千四百萬

社倉 在崇安宗乾道中縣大饑朱文文公請於郡得  
粟六百石賑給之秋成民償粟於官因乞留里中立  
社倉夏貸冬收以為常規文公自作記後請頒其法  
於天下

五羊城 即廣州府城初有五仙人騎五色羊至此故  
名

梅花村 羅浮飛雲峰側趙師雄一日薄暮於林間見  
美人淡粧素服行且近師雄與語芳香襲人因扣酒  
家共飲少頃一綠衣童來且歌且舞師雄醉而卧久  
之東方已白視大梅樹下翠羽啾啾參橫月落但惆  
悵而已

滕王閣 南昌府城章江門上唐高宗子元嬰封滕王  
時建都督閻伯嶼重九宴賓僚於閣欲誇其壻吳子  
章才令宿構序時王勃省父經此與宴閣請眾賓序  
至勃不辭閻恚甚密令吏得句即報至落霞秋水句  
歎曰此天才也其壻慙而退

岳陽樓 岳州西門滕王京建樓范希文記蘇子美書  
夜航船卷二 地理 三觀海齋鈔本

邵竦篆稱四絕  
巴丘山 岳州府城南昇屠巴蛇於洞庭積骨為丘故  
名



山川

九山 會稽山衡山華山沂山岱山岳山暨無閭山霍山恆山

九澤 大陸澤夏雷澤彭蠡澤雲夢澤震澤荷澤孟諸澤滎澤

五嶽 東嶽泰山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南嶽衡山湖廣衡州府衡山縣中嶽嵩山河南河南府登封縣西嶽

華山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北嶽恆山山西大同府渾源縣

九河 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滌曰鉤盤曰禹津

夜航船卷二 地理 五嶽衡山鈔本

五鎮 東鎮沂山公東安公在沂州南鎮會稽山永興

公在紹興中鎮霍山應聖公在晉州西鎮吳山成德公在隴州北鎮暨無閭山廣寧公在營州

五湖 一洞庭二青草三鄱陽四丹陽五大湖一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也一名震澤一名笠澤

四瀆者江淮河漢是也禹平水土名曰四瀆禮記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四海 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九戎八蠻九夷八狄形類不同總而言之謂之四海渤海者又東海之別支也

三島 東海之盡謂之滄海其中有蓬萊方丈瀛洲三

神山金銀為宮闕神仙所居

五山 渤海之東有大壑名歸墟其中有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五山

三江者松江婁江東江也其分流處曰三江口

三泖 在松江府俗傳近山涇者為上泖近泖橋者為中泖自泖橋而上紫漈百餘里曰長泖是謂三泖

崑崙山 在西番山極高峻積雪至夏不消延亘五百餘里黃河經其南

黃河 在西番其水從地湧出百餘里東北淮滙為大澤又東流為赤賚河合忽蘭諸河始名黃河從東北至陝西蘭州始入中國元招討使都實始窮河源

夜航船卷二 地理 五嶽衡山鈔本

華山 韓昌黎夏日登華山之巔顧見其險絕恐慄度

不可下據崖大哭擲遺書為訣華陰令搭木架數層給其醉以乾裹縋下之

匡廬山 在南康府周時匡裕兄弟七人結廬隱此故名志中言有二勝開元漱玉亭栖賢三峽橋內有白鹿洞為朱晦菴讀書處今另設學校以教習諸生

武夷山 在崇安高峯三十有六道書第十六洞天當有神人降此自稱武夷君又列仙傳錢鏗二子長曰武次曰夷故名

龍虎山 在貴溪兩石峙如龍昂虎踞即上清宮也世為張道陵所居上有壁魯洞即天師得異書處

權務音權旄山在柏人城之東北高書言舜納於大麓  
迅雷風烈弗迷即此

華不注不音夫與跗同言此山孤秀如花跗之注於水

也九域志云大明湖望華不注山如在水中

白嶽山在休寧縣一名齊雲巖上有石鐘樓石鼓樓

香爐峯燭臺峯皆奇景上供玄帝像云是百鳥叩泥

所塑靈應異常人稱小武當時時有玉靈官響鞭山

聲如霹靂

鎮江三山一曰北固一曰金山一曰焦山焦山者漢

末隱士焦先隱此故名上有瘞鶴銘陶隱居所書雷

火斷之今墮江岸

夜航船卷二

地理

玉觀齋錄本

八公山在壽州淮南王安與賓客八公修煉於此謝

玄陳兵淝水苻堅望見八公山草木風聲鶴唳皆為

晉兵

天童山在鄞縣晉僧義興卓錫於此有童子給役薪

水久之辭去曰吾太白神也上帝命侍左右言訖不

見遂名太白山又名天童山

招寶山在定海天氣晴朗朝鮮日本諸國一望可見

山中有棋子坪以白餅撒之得白子以黑豆撒之得

黑子

翁洲山在定海徐偃王所居句踐欲封夫差於甬東

即此地也唐開元中置翁洲縣

雞鳴山在應天應府東舊名雞籠山雷次宗開館於  
此齊高宗常就次宗受左氏春秋

牛首山在祖堂之北上有二峯相對如牛角故名晉

王導曰此天闕也又名天闕山

攝山在應天府治東北產攝生草上有千佛巖栖霞

寺即明僧紹捨宅

茅山在句容初名句曲山茅君得道於此更今名上

有三峯三茅君各占其一謂之三茅峯三峯之北曰

玉晨觀即所謂金陵地肺也

莫愁湖三山門外昔有妓盧莫愁家此故名

天台山上應台星高一萬八千丈周八百里從雲花

夜航船卷二

地理

玉觀齋錄本

亭麓視石梁瀑布如在天半上有瓊臺玉闕諸景舊

名金庭洞天

天姥山在浙之新昌縣李太白夢游天姥即此近產茶

名天姥茶

文公山在尤溪朱晦菴父松為尤溪尉任滿假館於

鄭氏建炎庚戌九月朱子生所對二山草木繁密野

燒焚之山形露出文公二字

雲谷山在建陽羣峯上蟠中阜下踞雖當晴晝白雲

空入則咫尺不可辨朱文公作草堂其中榜曰晦菴

鐘山在分宜晉時雨後有大鐘從山峽流出驗其銘

乃秦時所造故名鐘山後有漁人山下得一鐸搖之

聲如霹靂山嶽動搖漁人懼沈之水或曰此秦始皇  
毆山鐸也

寒石山 唐寒山捨捨得二僧居此豐干和尚謂閻丘  
太守曰寒山捨得是文殊普賢後身太守往跡之二  
人笑曰豐干饒舌遂隱入石中不復出

石鏡山 在臨安有圓石如鏡錢鏐少時照之冠冕儼  
然王者唐昭宗封為衣錦山鏐常於此宴故老木石  
皆披錦繡

宛委山 在會稽禹穴之前上有石匱大禹發之得圭  
赤圭珪如日碧珪如月長一尺二寸又傳禹治水畢  
藏金簡玉字之書於此

夜航船卷二

地理

三才圖會卷之二

寶山 一名攢宮在會稽縣東南宋高孝先寧理度六  
陵在焉元妖僧楊璉真伽發諸陵唐珏潛收陵骨瘞  
於蘭亭山之冬青樹下陵骨得以無恙獨理宗頭大  
如斗不敢更換元人取作溺器我太祖得之沙漠復  
歸本陵有石碑記其事

越城中八山 卧龍戴山火珠白馬蛾眉鮑郎彭山怪  
山更有黃琢山在華嚴寺後人不及知蛾眉山在軒  
亭北首民居之內今指土穀寺神桌下小石為蛾眉  
山者非是怪山在府治東南水經注云是山自瑯琊  
東武海中一夕飛來居民怪之故曰怪山上有靈鰻  
井鰻大如柱能致風雨越王築臺其上以觀雲氣

尾閘 台州寧海縣東海中水流急陷為大渦者十餘  
處百凡浮物近之則溺

瓠子河 漢武帝元光三年河決頻丘復決濮陽瓠子  
汎郡十六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河天子自臨決河沉  
白馬玉璧於河築室其上名防宣宮

錢塘潮 朝夕兩至初三日起水二十日落水每月十  
八潮大八月十八潮尤大有候潮歌曰午未未未申  
寅卯卯辰辰巳巳巳午午朔望一般輪

磻絡 在鳳翔府寶雞縣呂望釣此得一魚腹有璜玉  
文曰周受命呂氏佐今石上隱隱見兩膝痕

夜航船卷二

地理

三才圖會卷之二

沒入水中土人云灩澦大如象瞿唐不可上灩澦大  
如馬瞿唐不可下以為水候庾子與奉父櫬還巴東  
至瞿唐水壯子庾哀號峽水驟退舟得安行人為之  
語曰灩澦如幘本不通瞿唐水退為庾公

瞿唐峽與歸峽巫山峽世稱三峽連亘七百里重巖疊  
障隱蔽天日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水經云杜宇所  
鑿

爛柯山 衢州府城南一名石室道書謂青霞第八洞  
天晉樵者王質入山見二童子奕質置斧而觀童子  
與質一物如棗核食之不飢局終示質曰汝斧柯爛  
矣質歸家已百歲矣

江郎山 在江山世傳江氏兄弟三人登其巔化為石故名山頂有池產碧蓮金鯽

金華山 府城北金星與婺女星爭華故名又名長山周三百六十餘里其最勝者曰金華洞道書第三十六洞天

四明山 在餘姚縣高三萬八千丈周二百一十里由鄞小溪入則稱東四明由餘姚白水入則稱西四明由奉化雪竇入則直謂之四明道經第九洞天也峰凡二百八十有二中有峯曰芙蓉有漢隸刻石上曰四明山心其石有石窗

天水池 在重慶江津縣邑人春月游此競於池中摸夜航船卷二 地理 三刻術論鈔本

石祈嗣得石者生男得瓦者生女頗驗

大瀼水 在奉節縣杜甫詩瀼東瀼西一萬家即此郡人龍澄嘗於瀼中見一石台採取之獲玉印五文字非世間篆籀忽有神人詫曰玉印乃上帝所寶昔授禹治水水治復藏名山大川今守護不謹耳可亟投元處澄如其言後登上第

牛心山 龍安府城之東梁李龍遷葬此武后時鑿斷山脈玄宗幸蜀有老人蘇垣奏龍州牛山國之祖墓今日蒙塵乃則天掘鑿所致也玄宗命刺史修築如舊未幾誅祿山

峨眉山 眉州城南來自岷山連岡疊障延袤三百餘

里至此突起三峰其二峰對峙宛若峨眉

磨鐵溪 彭山象耳山下相傳李白讀書山中學未成棄去過是溪逢老媪方磨鐵杵白問故媪曰欲作鐵耳白感其言還卒業

長白山 在開原東北千餘里橫亘千里其巔有潭周八十里深不可測南流為鴨綠江北流為混同江

太行山 懷慶府城北王烈入山忽聞山北雷聲往視之裂開數百丈石間一孔徑尺中有青泥流出烈取搏即堅凝氣味如香粳飯

神農湖 在溫縣神農采藥至此以杖畫地遂成湖卧龍岡 南陽府城西南即諸葛亮躬耕處有三顧橋夜航船卷二 地理 三刻術論鈔本

丹水 在內鄉縣抱朴子云水有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皆浮水赤如火取其血塗足可步行水上

天中山 汝寧府城北在天地之中故名自古考日影測分數莫正於此

金龍池 在平陽府城西南晉永嘉中有韓媪偶拾一巨卵歸育之得嬰兒字曰極方四歲劉淵築平陽城不就募能城者極因變為蛇令媪舉灰誌後曰憑灰築城可立就果然淵怪之遂投入山穴間露尾數寸忽有泉湧出成此池

五臺山 在五臺縣五峯高出雲漢文殊師利所居曰清涼山即此

尼山曲阜接泗水鄒縣界顏氏禱此而孔子生記云顏氏升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

雷澤 在曹州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鳴史記舜漁於雷澤即此

鳴犢河 在高唐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聞殺竇鳴犢臨河而歎因名

濮水 濮州上有莊周釣臺昔師延為紂作糜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自投濮水而死後衛靈公夜止濮上聞鼓琴聲召師涓聽之師涓曰此亡國之音也

牛山 臨淄齊景公登牛山流涕曰美哉國乎若何去

夜航船卷二

地理

子部雜家類

此而死也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公問故對曰使賢者不死則太公桓公常守之矣勇者不死則莊公靈公常守之矣吾君安得此位乎至於君獨欲常守是不仁也二子從而泣是諂諛也見此二者臣所以竊笑公舉觴自罰罰二臣者

愚公谷 臨淄愚公山之北齊桓公逐鹿至此問一老父何以名愚公谷對曰臣畜犗牛生犢賣犢而買駒少年謂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鄰人以臣為愚故名

九華山 青陽舊名九子山李白謂九峰似蓮花華乃更今名劉夢得嘗愛終南太華以為此外無奇愛女几荆山以為此外無秀及見九華深悔前言之失也

禹祁山 姑蘇城西相傳禹導吳江以泄具區會諸侯於此

洞庭山 姑蘇城西太湖中一名包山道書第九洞天蘇子美記有峰七十二惟洞庭稱雄

孔望山 海州孔子問官於邾子嘗登此望海夾谷山在贛榆即孔子會齊侯處

碩項湖 在安東秦時童謠云城門有血當陷沒有老姆憂懼每旦往視門者知其故以血塗門姆見之即走須臾大水至城果陷高齊時湖嘗涸城址尚存

龍穴山 六安上有張龍公祠記云張路斯穎上人仕唐為宣城令生九子嘗語其妻曰吾龍也夢人鄭祥

夜航船卷二

地理

子部雜家類

遠亦龍也據吾池屢與之戰不勝明日取決令吾子射繫鬣以青絹者鄭也絳絹者也子遂射中青絹者鄭怒投合肥西山死即今龍穴

巢湖 合肥世傳江水暴漲溝有巨魚萬斤三日而死合郡食之獨一姥不食忽遇老叟曰此吾子也汝不食其肉吾可亡報乎耶東門石龜目赤城當陷姥日往窺之有稚子戲以朱傅龜目姥見急登山而城陷周四百餘里

滇池 雲南府城南一名昆明池周五百餘里產千葉蓮史記滇水源廣末狹有以倒流故曰滇

金馬山 雲南府城東世傳金馬隱現於上往西則碧

雞山峯巒秀拔為諸山長俯瞰滇池一碧萬頃漢宣帝時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可祭禱而致乃遣王褒入蜀

大庾嶺 南雄府城北一名梅嶺張九齡開鑿成路行者便之上有雲封寺白猿洞盧多遜南遷嶺上憩一酒家問其姓姬曰我中州仕族有子為宰相盧多遜挾私竄以死我且寓此嶺俟候其來多遜倉皇避去羅浮山 在博羅高三千六百丈周三百餘百里嶺十五峯四百三十二洞八大小石樓三登之可望海又有瓊房瑤宮七十二所南越志羅浮第三十一嶺半是巨竹皆七八圍節長丈二葉似芭蕉謂之龍蔥竹

夜航船卷二

地理

三五說海嶺鈔本

鯉溪 在潮州府城東一名惡溪溪有鯉魚身黃色四足修尾狀如鼉舉止趨疾口森鋸齒往往為人害鹿行崖上羣鯉鳴吼鹿怖墮崖鯉即蠶食

石鐘山 在湖口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響若洪鐘蘇軾嘗泛舟醉此

麻姑山 在建昌府城西南上有瀑布龍岩丹霞洞碧蓮池皆奇境也周四百餘里中多平地可耕道書三十六洞天之一麻姑修煉於此

曲江池 西安府城東南漢武帝鑿每錫宴臣僚於此池備綵舟惟宰相學士登焉宋子京嘗夜飲曲江偶寒命取半臂十餘寵各送一枚子京恐有去取不敢

服冒寒而歸

岐山 一名天柱山禹貢導沂及岐太王邑於岐山下文王時鳳鳴岐山皆此

君子津 大同古東勝州界上漢桓帝時有大賈貴金至死此津長埋之賈子尋父喪至悉還其金帝聞之曰君子也遂以名津

柳毅井 在君山唐柳毅下第歸至涇陽道遇牧羊婦泣曰妾洞庭君小女嫁涇川次郎為婢所諧見黜至此敢寄尺牘洞庭之陰有大橘樹擊樹三當有應者毅如其言忽見一叟引至靈虛殿取書以進洞庭君泣曰老夫之臯頃之有赤龍擁一紅妝至即寄書女

夜航船卷二

地理

三五說海嶺鈔本

也宴毅碧雲宮洞庭君弟錢唐君曰涇陽髮婦欲托高義為姻毅不敢當辭去後再娶盧氏即龍女也

泉石

八功德水 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淨七不噎八

除病北京西山南京靈谷皆取此義

斟溪在連州一日十溢十竭潮泉在安寧州一日三溢

三竭漏勺在貴陽城外一日百盈百涸應銅壺漏刻

中冷泉 在揚子江心李德裕為相有奉使者至金陵

命置中冷水一壺其人忘却至石頭城乃汲以獻李

飲之曰此頗似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

惠山泉 在無錫縣錫山舊名九龍山有泉出石穴陸

羽品之謂天下第二泉

趵突泉 在濟南平地上水趵起數尺看水者以水之

夜航船卷二 地理 三才圖會卷之六

高下卜其休咎

范公泉 在青州府范仲淹知青州有惠政溪側忽湧

醴泉遂以范公名之今醫家汲水丸藥號青州白丸

子

始女泉 在并州婦女不得靚粧彩服至其地必致風

雨

阿井水 在東阿縣以黑驢皮取其水煎成膏即名阿

膠

虎跑泉 在錢塘唐元和十四年性空大師栖禪其中

以無水欲去有二虎跑山出泉甘冽乃建虎跑寺觀

泉者僧為舉梵唄泉即感涕而出

六一泉 在孤山之南宋元祐六年東坡與會勤上人

同哭歐陽公處也勤上人講堂初構闕地得泉東坡

為作泉銘以兩人皆列歐公門下此泉方出適哭公

訃名以六一猶見公也參寥泉在智果寺東坡泉在

昌縣醉翁亭側亦有六一泉

夜台石 新昌北東洞寺水山寺水口有二石高又餘

土人言二石夜間常合為一

熟石 臨武有熟石狀如常石而氣如熾炭置物其上

立焦

松化石 松樹至五百年一夜風雷化為石質其樹皮

松節毫忽不爽唐道士馬自然指延真觀松當化為

夜航船卷二 地理 三才圖會卷之六

石一夕果化

望夫石 武昌山有人狀如人俗傳貞婦之夫從役遠

征婦攜子送至此立望其夫而屍化為石

醒酒石 唐李文饒於平泉庄聚天下珍木怪石有醒

酒石尤所鍾愛其屬子孫曰以平泉庄一木一石與

人者非吾子孫也後其孫延古守祖訓與張全義爭

此石卒為所殺

赤心石 武后時爭獻祥瑞洛濱居民有得石而剖之

中赤者獻於后曰是石有赤心李昭德曰此石有赤

心其餘豈皆謀反也

十九泉 在嚴灘釣臺下陸羽品天下泉味謂此泉當

居第十九

一指石 在桐廬縣級巖谷間以指抵之則動故名

魚石 涪州江心有石上刻雙魚每魚三十六鱗旁有

石杵石斗現則歲豐

龍井 在湯陰相傳孫登嘗寓此歲旱農夫禱於龍洞

得雨登曰此病龍雨也安能蘇禾稼乎嗅之果腥穢

龍時背生疽變一老翁求登治曰痊當有報不數日

大雨見石中裂開一井其水湛然即龍穿此以報也

溫泉 在汝州城西者武后嘗幸此其側又有冷泉順

天府湯山下有泉四時常溫浴之愈疾遵化亦有湯

泉阜平有二泉一溫一冷雲南安亭溫泉色如碧玉

夜航船卷二

地理

三說齋錄本

可鑿毛髮驪山西繡嶺下有溫泉

玉泉 在玉泉山下泉出石罅間因鑿石為螭頭泉從

螭口出鳴若襍珮色若素練味極甘美澹而為池廣

可三丈流於西湖遂為燕山八景之一

神農井 在長子羊頭山即神農得佳穀處

杜康泉 舜祠東廡下康汲此以釀酒或以中冷水及

惠山泉稱之一升重二十四銖是泉較輕一銖

金雞石 建德草堂寺之北羅隱常過此戲題曰金雞

不向五更啼石遂迸裂有雞飛鳴而去

玉乳泉 丹陽劉伯蒔論此水為天下第四泉

綠珠井 在博白雙角山下梁氏女綠珠生此汲飲者

產女必麗色容縣有楊妃井因妃生此而名鬱林有

司命井甘淡半之可給闔境

龍焙泉 建寧鳳凰山下一名御泉宋時取此水造茶

入貢

仁義石 建陽二石對立左曰仁右曰義

一滴泉 在廣信南巖泉自石竇中出四時不竭宋朱

熹詩有一竇有靈通地脉平空無雨滴天漿

谷簾泉 南府康府城西泉水如簾布巖而下者三十

餘派陸羽品其味為天下第一

玉女洞 盤屋洞有飛泉甘且冽蘇軾詩過此汲兩瓶

去恐後復取為從者所給乃破竹作券使寺僧藏之

夜航船卷二

地理

三說齋錄本

以為往來之信戲曰調水符

畫山石 寧州石上有文燦然若戰馬狀無異畫圖故

名

山雞石 寶雞陳倉山下有石似山雞狀晨鳴山巔聲

聞三十里

石泉 井陘有石泉隋妙陽公主久病疾浴此遂愈

瀑布泉 廬州開先寺李白詩挂流三千百丈噴壑數

十里

醴泉 在新喻黃庭堅嘗飲此數日惜陸鴻漸輩不及

知也題曰醴泉

卓錫泉 在大庾嶺唐僧盧能被眾僧奪衣鉢追至大



庾嶺渴甚能以錫卓石泉湧清甘衆駭而退

愈痞泉 鶴慶府城東南有溫泉每三月郡人有痞疾者浴此即愈

夜航船卷二

地理

聖朝御製

景致

泰山四觀 日觀雞一鳴始欲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

秦觀望見長安吳觀望見會稽周觀望見齊西北

燕山八景 薊門飛雨瑤島春陰太液秋風盧溝曉月

居庸疊翠玉泉垂虹道陵夕照西山晴雪

關中八景 朝川烟雨渭城朝雲驪城晚照灞橋風雪

杜曲春游咸陽晚渡藍水飛瓊終南疊翠

桃源八景 桃川仙隱白馬雲濤綠蘿晴晝梅溪烟雨

潯陽古寺楚山春曉沅江夜月重坊曉渡

姑孰十詠 姑孰溪丹陽湖謝公宅凌歊臺桓公井慈

母竹望夫石牛渚磯靈墟山天門山

夜航船卷二

地理

聖朝御製

瀟湘八景 秦望觀海爐峯看雪烟寺晚鐘滄江夜雨

平沙落雁遠浦歸帆洞庭秋月漁村夕照山市晴嵐

江天暮雪

越州十景 秦望觀海爐峯看雪蘭亭修禊禹穴探奇

土城習舞鏡湖泛月怪山瞻雲吼山雲石雲門竹筏

湯閘秋濤

西湖十景 兩峯插雲三潭印月斷橋殘雪南屏晚鐘

蘇堤春曉麴院荷風柳浪聞鶯雷峯夕照平湖秋月

花港觀魚

雁蕩山頂有一湖春雁歸時富宿於此內有七十七峯

在温州樂清縣謝康樂別隱搜奇足跡所不能到至

宋祥符造玉清宮伐木至此乃始知名

大龍湫 雁蕩山西有谷曰大龍湫瀑布自絕壁瀉下

高五千丈隨風旋轉變態百出更有峯曰小龍湫從

巖洞中飛流而下高三千丈

玉甌峯 在樂清峰巒奇 巖洞稜層瑩白如玉世稱

白玉洞天

嶧浦 在嵎縣剡谿近畫圖山會稽三賦嶧縣谿山入

畫圖即此

海市 登州海中有雲氣如樓臺殿閣城郭人民車馬

往來之狀謂之海市蘇軾知登州被召將去以不見

海市為恨禱於海神次日遂見

夜航船卷二

地理

皇朝御覽

詩八章

輞川別業 藍田宋之問建後為王維莊朝水通竹洲

花塢日與裴秀才迪浮舟賦詩齊中惟茶鐺酒白經

紫繩床而已為關中八景之一

逍遙別業 驪山鸚鵡谷章嗣立建中宗嘗幸此封為

逍遙公上賦詩勒石令從臣應制張說序云丘壑

龍衣冠策許

涅川八景 霞溪春漲龍潭飛雨楞伽曉月靜福寒林

中峰遠眺秀巖滴翠圭峯暮靄巖湖疊嶽

夜航船卷之三

劍南陶菴老人絀

人物部

帝王 后妃太子公主

天皇始稱皇伏羲始稱帝夏商周始稱王神農母安登

感天而生始稱天子文王稱始世子秦始皇始尊父

莊襄王為太上皇周制稱王妃為王后秦稱皇帝遂

稱皇后漢武帝始尊祖母竇為太皇太后稱魏諸王

母為太妃晉元帝始稱生母皇太妃

當宁 禮記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宁門屏間

夜航船卷三

人物

皇朝御覽

皇帝 古或稱皇或稱帝秦始皇自謂德過三王功高

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曰制詔令曰詔自稱曰朕古

者稱朕上下共之各錄與帝言稱朕屈原曰朕皇考

至秦獨以為尊

山呼 漢武帝登嵩山帝與左右吏卒咸聞呼萬歲者

三後人襲之遂名山呼

大寶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神器 天下者神明之器也王命論曰神器有命不可

以智力求

龍飛 新主登極曰龍飛取易經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蓋乾九五為君位故云華林集位以龍飛文以虎變

虎拜 羣臣覲君曰虎拜詩經虎拜稽首天子萬壽謂

名穆公虎既拜受王命之辭而祝天子以萬壽也

如絲如綸 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注綸綬也言王

言始出之小如絲羣臣舉之若綬之大故皇帝之言

謂之綸音皇后之命又曰懿旨懿美也

元首 書經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言君乃臣之元首臣

乃君之股肱君明則臣自良

麟趾龍種 詩經麟之趾振振公子唐詩元帥歸龍種

俱譽宗藩也

玉牒 帝胄之譜名玉牒韓文明德鏤白玉之牒又宗

人府曰玉牒所

文苑類卷三

人物

二

邦貞國貳 禮記一人元良萬邦之貞太子之謂也高

允曰太子國之儲貳

日重光 崔豹古今注漢明帝為太子時樂人歌詩四

章以贊美之其一日重光其二月重輪其三星重輝

其四海重潤

逍遙晚歲 唐書高祖謂裴寂曰公為宗臣我為太上

皇逍遙晚歲不亦善乎

女中堯舜 高瓊贊宋宣仁太后曰篤生聖后女中堯

舜

儀賓 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諸王女皆封鄉亭公主

承王女宗女者封儀賓封郡馬

官家 李侍讀仲容侍真宗飲巨觥仲容曰告官

家免巨觥上問卿之稱朕何謂官家對曰五帝官天

下三王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稱官家

縣官 霍光傳稱天子為縣官

華祝 堯觀於華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多富多壽多

男子

陛下 陛階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器陳於陛以戒不

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

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連尊之義也上書亦如之

東錄握符 東都賦曰聖王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

帝史文乾符赤伏符錄也坤珍洛書也皇圖圖識也

文苑類卷三

人物

三

帝文天文也

行在蔡邑邕 蔡邕獨斷謂天子以天下為家車輿所

至之處皆曰行在謂行幸之所在也

天潢 曹固表王孫公子疏派天潢宜親宗室強幹弱

枝

警蹕 唐太宗即位數馳射孫伏伽諫曰天子禁衛九

重出也警入也蹕警戒肅也蹕清道也

璇宮椒房 帝少昊母星娥處於璇宮以椒塗壁取其

溫和以辟惡氣一曰取椒實繁衍之義

黃帝立四妃夏增三三為九嬪殷增三九為二十七世

婦周增九九為八十一御妻魏明帝置淑妃宋武帝

置貴妃隋煬帝置德妃唐置賢妃漢武帝置婕妤漢元帝置昭儀漢光武置貴人晉武帝置才人

前星 晉天文志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庶子

少海 山海經元臯之上南望幼海註幼海即少海也天子比大海太子比少海

青宮 東明山有宮青石為牆門有銀榜以青石碧纒題曰天地長男之宮故太子名青宮又曰東宮

公主 天子嫁女不親主婚命同姓諸侯主之故稱公主若諸侯則自主之故稱翁主娶公主者曰尚娶翁主者曰承 周始稱公主漢始稱姊妹長公主武帝

夜航船卷三

人物

四

始稱姑太長公主唐憲宗始稱王女縣主睿主宗始封女代國秦以後始稱尚主舅姑下於婦王珪始制坐受婦禮魏始拜尚主者駙馬都尉本漢武帝置掌御馬

女官 周始制女史佐內治漢制女官十四等數百人唐設六局二十四司官九十人女史五十餘人

宗室 周公始置中士奠世系唐玄宗始詔李衢林寶撰玉牒百十卷宋真宗始崇皇屬籍 周始建宗盟

選宗中之長為正唐宗室始暮親加皇屬外任不著姓宋神宗始換授始外官加姓始詔宗室應舉

五行迭王 太昊配木以木德王天下色尚青炎帝配

火以火德王天下色尚赤黃帝配土以土德王天下色尚黃少昊配金以金德王天下色尚白顓頊配水以水德王天下色尚黑

建元 古者只有紀年未有年號漢武帝建元元年後王年蓋號蓋始於此帝王改元亦未曾有秦惠文十四年更為元年是為改元之始

黃帝始制國號加有字漢加大字漢文帝始制年號用一字武帝始用二字

國祚 五帝伏羲一百一十五年神農一百四十年傳七世共三百七十五年黃帝一百零九年少昊八十四年顓頊七十八年帝嚳七十年帝摯九年帝堯七十二

夜航船卷三

人物

五

年帝舜六十一年。三王夏禹十七世共四百五十八年商湯二十八世共六百四十四年周三十七世共八百七十三年。秦三世共三十九年。西漢十一世共二百三十一年東漢十四世共一百九十六年蜀漢二共四十四年。晉四世共五十二年東晉十一世共一百五十五年。前五代共一百六十九年。唐二十世共二百九十年。後五代共五十六年。北宋九世共一百六十八年南宋九世共一百五十五年。元十世共八十九年。皇明國祚 洪武三十一年建文四年永樂二十二年洪熙一年宣德十年正統十四年景泰八年天順八

年成化二十二年弘治十八年正德十六年嘉靖四十五年隆慶六年萬曆四十八年天啟七年崇禎十七年共二百八十二年。歷朝御諱太祖元璋惠宗允炆成祖棣仁宗高熾宣宗瞻基英宗祁鎮景帝祁鈺憲宗見濟孝宗佑楹武宗厚炁世宗厚煜穆宗載坫神宗翊鈞光宗常洛愍宗由校思宗由檢

前五代 南朝宋劉裕八世歷六十年齊蕭道成七世歷二十三年梁蕭衍四世歷五十七年後梁蕭譽昭明太子之子三世歷三十三年隋楊堅四世歷三十九年。北朝元魏拓跋珪十二世歷一百四十九年西魏拓跋修四世歷二十四年東魏拓跋善見一世

後五代 梁朱溫二世歷十七年後唐李存勗本姓朱邪氏沙陀人先世事唐賜姓李四世歷十四年後晉石敬瑭二世歷十一年後漢劉暠初名知遠三世歷四年北漢劉崇高祖之弟四世歷三十年後周郭威邢州人傳內姪柴榮三世歷十年

五胡亂華 漢劉淵匈奴也後趙石勒武鄉羯人也後秦姚弋仲赤亭羌人也前秦苻洪氏人也後燕慕容垂鮮卑人也總曰五胡亂華

蜀漢之繼東漢非特名義而已寔炎祚之正統也按異苑記蜀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孔明一窺而復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之而滅其年蜀併於魏是亦一徵也

年號 西漢武帝建元 元光 元朔 元狩 元鼎 大初 征和 後元 昭帝始元 元鳳 元平 宣帝本始 地節 元康 神爵 五鳳 甘露 黃龍 元帝初元 永始 建昭 竟寧 成帝建始 河平 陽朔 鴻嘉 永始 元延 綏和 哀帝建平 元壽 平帝元始 孺子嬰居攝 初始 東漢光武建武 中元明帝永平 章帝建初 元和 章和 和帝永元

元興 殤帝延平 安帝永初 元初 永寧 建元 延光 順帝永建 陽嘉 永和 漢安 建康 冲帝 永嘉 質帝本初 桓帝建和 和平 元嘉 永興 永壽 延熹 永康 靈帝建寧 熹平 光和 中平 獻帝初平 興平 建安 後漢昭烈帝章武後 帝建興 延熙 景曜 炎興

西晉武帝泰始 咸寧 泰康 惠帝永熙 元康 永康 永寧 大安 永興 光熙 懷帝永嘉 愍帝建興 東晉元帝建武 大興 永昌 明帝太寧 成帝咸和 咸康 康帝建元 穆帝永和 升平 哀帝隆和 興康 帝奕 太和 簡文帝咸安 孝武帝寧康 太

元安帝 隆安 元興 義熙 恭帝 元熙

南北朝宋武帝永初少帝景平文帝元嘉孝武帝孝建

大明廢帝景和明帝泰始 泰豫 蒼梧王元徽順帝

昇明 齊高帝建元武帝永明明帝建武東昏侯中

興 梁武帝天監 普通 大通 中大通 大同

中大同 太清簡文帝大寶元帝承聖敬帝紹泰

太平 陳武帝末元文帝天嘉 天康臨海王光大

宣帝 後主 至德 禎明 隋文帝開皇 仁

壽煬帝大業恭帝義寧

唐高祖武德太宗貞觀高宗永徽 顯慶 龍朔

麟德 乾封 總章咸亨 上元 儀鳳 調

夜航船卷三 人物

露 永隆 開耀 永淳 弘道 中宗 嗣聖 神龍

景隆睿宗景雲 太極 玄宗 開元 天寶肅宗 至德

乾元 上元 寶應代宗廣德 永泰 大曆德宗

建中 興元順宗永貞憲宗元和穆宗長慶敬宗寶

曆文宗太和 開成武宗會昌宣宗太中懿宗咸通

僖宗乾符 廣明 中和 光啟 文德昭宗龍紀

大順 景福 乾寧 光化 天復 天祐昭宣帝

天祐

後五代梁太祖 開平 乾化均王貞明 龍德 唐

莊宗 同光 明宗 天成 長興 閔帝 應順 潞王 清泰

晉高祖 天福 齊王 開運 漢高祖 乾祐 隱帝 乾祐

周太祖 廣順 世宗 顯德 恭帝 顯德

宋太祖 乾德 開寶 太宗 太平 興國 雍熙 端

拱 淳化 至道 真宗 咸平 景德 大中 祥符

天禧 乾興 仁宗 天聖 明道 景祐 寶元 康

定 慶曆 英宗 治平 神宗 熙寧 哲宗 元祐 紹聖

元符 徽宗 建中 靖國 崇寧 大觀 政和 重

和 宣和 欽宗 靖康 南宋高宗 建炎 紹興 孝宗

隆興 乾道 淳熙 光宗 紹熙 寧宗 慶元 嘉泰

開禧 嘉定 理宗 寶慶 紹定 端平 嘉熙 淳

祐 開慶 景定 度宗 咸淳 恭宗 德祐 端宗 景炎 帝

昺 祥興

夜航船卷三 人物

元世祖 至元 成宗 元貞 大德 武宗 至大 仁宗 皇慶

延祐 英宗 至治 泰定 帝 泰定 致和 明宗 天曆 文宗

天曆 至順 順帝 元統 至元 至正

陵寢 盤古 青縣 女媧 閩鄉 伏羲 陳州 神農 曲阜 黃帝

中都 少昊 曲阜 顓頊 高陽 帝 嚳 潁縣 高陽 氏 東 昌 華

胥 氏 藍 田 帝 堯 東 平 帝 舜 永 州 大 禹 會 稽 夏 太 康 太

康 成 湯 偃 師 太 甲 濟 南 殷 中 宗 內 黃 商 高 宗 西 華 周

文 武 成 康 咸 陽 威 烈 王 河 南 昭 王 少 室 秦 始 王 驪 山

漢 高 祖 長 陵 咸 陽 文 帝 西 安 武 帝 興 平 景 帝 咸 陽 宣

帝 長 安 光 武 原 陵 孟 津 明 帝 洛 陽 昭 烈 成 都 隋 文 武

功 晉 元 帝 江 寧 晉 十 一 帝 陵 上 元 吳 大 帝 鍾 山 吳 景

帝太平齊高武明丹陽梁武簡文帝丹陽陳文帝武功  
 陳高祖高要隋煬帝揚州唐高祖三原太宗九峻山  
 憲宗滿城宣宗景陽中宗傳師西魏武帝富平石勒  
 順德宋太祖昌陵太宗熙陵真宗定陵仁宗昭陵俱  
 鞏縣南宋高孝光寧理度會稽宋三陵欽陵慶陵安  
 陵保完宋瑞宗屋山徽宗五國城遼太祖寧遠衛  
 明洪武皇帝孝陵江寧永樂長陵洪熙獻陵宣德景  
 陵正統裕陵成化茂陵弘治奉陵正德康陵嘉靖永  
 隆廢昭陵萬曆慶陵泰昌定陵天啟德陵崇禎思  
 陵俱順天天壽山建文君自滄還迎入南內號老號  
 佛卒葬西山碑曰天下大師之墓

文獻通考卷三

人物

十朝通考卷三

儀制

黃屋左纛 黃屋黃蓋也左纛以犂牛尾為旗纛列之  
 左也

羽葆 聚五采羽為幢建於車上天子之儀衛也

九旂 畫日月曰常畫蛟龍曰旂通帛曰旃襍帛曰物

畫熊虎曰旗畫鳥隼曰旟畫龜龍曰旒金羽曰旒折

羽曰旌

鹵簿 車駕出行羽儀導護謂之鹵簿鹵大盾也所以

捍蔽部位之次皆著之於簿五兵盾在外餘兵在內

以大盾領一部之人故名鹵簿

髦頭 武祖問髦頭之義彭權對曰秦紀云國有奇恠

文獻通考卷三

人物

十朝通考卷三

觸山截水無不崩潰惟畏髦頭故使武士服之衛至  
 尊也

傳國璽 秦始皇以卞和玉制傳國璽命李斯篆文其

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相傳卞和玉制為三印一

傳國璽一天師印一茅山道士印

十二章 日月星辰山龍華虫六者繪之於衣宗彛藻

火粉米黼黻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華虫雉也宗

彛虎雖藻水草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為兩已相背

取其辨也

皇后六服 禕衣 禕音揮色玄刻繪為輦從王祭先王

之服輦亦音輝 揄狄 揄音逆色青刻繪為揄從王祭

先公之服闋秋色黑刻繪為翟從王祭羣小祀之服  
鞠衣色黃告桑之服展衣色白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祿衣色黑進御見王之服

九門 天子一關門二遠郊門三近郊門四城門五皋門六庫門七雉門八應門九路門

丹墀 西京賦曰右平左城青瑣丹墀注天子赤墀列為九級中分左右有齒介之右則平之令輦得上階也

尺一 天子詔曰尺一漢制簡一尺一寸中行說教匈奴以尺二簡報漢

金根車 天子所乘之車曰金根駕六馬有五色安車似龍卷三 人物 十三

有五色立車各一皆駕四馬是為五時副車  
鶴禁 太子所居之宮白鶴守之凡人不得輒入故曰鶴禁

九府圜法 圜法即錢法也天子九府曰泉府天府王府內府外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錢帛之府也

五庫 天子五庫曰車庫兵庫祭器庫樂器庫宴器庫  
黼衣 天子坐則黼衣列在後如背負之也黼衣形如屏風畫斧而無柄設而不用取金斧斷割之義

象魏 宮門雙闕懸法象其狀巍然高大曰象魏  
列土分茅 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封諸侯各以其色與之禱以黃土黃取王者覆被四方之義苴以白

茅 白茅取其潔也歸而立社謂之列土分茅

楓宸 漢宮殿前多植楓樹故曰楓宸一名紫宸  
罍 罍音環罍註罍愚伏思也君退至內廷思維機務故曰罍

金馬 漢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其像立於署門名金馬門楊雄傳歷金馬上玉堂金翰林官稱玉堂金馬

黃牛白腹 公孫述廢銅錢置鐵錢蜀中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言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銖漢錢也  
言天下當復還劉氏

兩觀 古者帝王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可以觀遠故謂之觀

瓊林大盈 唐德宗起瓊林大盈等庫以儲私錢陸贄諫不聽後朱泚之亂罄於兵火

澤宮 天子習射之地澤取擇賢之義也

水晶宮 大秦國中有五宮殿皆以水晶為柱故名水晶宮

橋門 漢明帝遊辟雍冠帶縉紳之人環橋門而觀者以億萬計

虎闌 晉武帝臨辟雍立國子監以育士庶名之曰虎闌又名虎觀

石渠 漢施雠甘露中拜博士與五經諸儒論異同於石渠閣



鳳詔 後趙石季龍置戲馬觀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

銜於木鳳口而頒行之鳳五色漆畫味脚皆用金

紫泥 階州武都紫水有泥其色紫而黏貢之用封璽

書故詔誥曰紫泥封

黃麻 勅書舊用白紙唐高宗以白紙多蠹改用黃麻

拜除將相其制書皆用黃麻黃麻者以黃檉藥染紙

取其辟蠹也

內官 成周始為寺人秦始皇初立中車府置令魏文

帝置殿中制監隋置內侍省始以監為太監加少監

監正秦六局置尚衣尚冠等官

儀仗 神農始為儀仗秦漢始為導護五代始為宮中

導從黃帝制鉞秦始皇改為鐙 即斧 晉武帝制幹鎗

元帝加儀刀儀鎧斑劍 黃帝制麾制曲蓋呂尚制

華蓋黃帝始警蹕周制鳴鞭黃帝制旗天子出大牙

建於前周制樹旗表門陶穀始始備嶽瀆日星龍象

大神諸旗 堯始制車駕周改鸞駕 晉文公制左

右虞侯掖駕漢武帝攸飛駕前周公始制屬車懸豹

尾唐始加豹尾於鹵簿 周公置記里鼓車隋文帝

制行漏車秦始皇兼車服始飾器為金根車上施華

蓋相風鳥制辟惡車前導更定大駕法駕周制步鞶

以人組挽秦始皇去其輪為輿以人荷漢制後宮羊

車以人牽宋制檐子以竿牽漢制皇屋宋制樓欄屋

車

即逍遙車 漢武帝制十二障扇唐玄宗制上殿索

扇闕則先奏以宦官升陞執扇

戒不虞 漢官儀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

之最後一乘懸豹尾于竿豹尾過後執金吾方罷屯

解圍所以戒不虞也

後漢書卷三 人物 十五 魏書卷三

名臣

六佐 伏羲六佐金提主化俗鳥鳴主建福視嘿主災  
惡紀通主中職仲起主陵陸陽侯主江海

六相 軒轅六相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得六相  
而天下治

八元 元善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  
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子謂之八元

八愷 愷和也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隕釁音暗檮音  
和音演大臨龐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謂之八愷

四凶 帝鴻氏有不才子曰渾沌即融兜少昊氏有不  
才子曰窮奇即共工顓頊氏有不才子曰檮杌即鯀

縉雲氏有不才子曰饕餮即三苗謂之四凶

五臣 舜有臣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

九官 舜命九官禹契稷伯益皋陶夔龍垂伯夷  
十亂 武王有亂臣十人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畢公

高閔天散宜生南公适榮公太顛邑姜  
八士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  
季騶

四皓 東園公姓轅名秉字宣明綺里季姓朱名暉字  
文季夏黃公姓崔名廓廓字少通用里先生姓周名

述字元道隱於商山謂之商山四皓  
淮陽一老 漢應曜隱於淮陽與四皓並徵曜獨不至

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三良 秦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秦穆公死命以  
為殉國人為賦黃鳥之詩以哀之

十八元功 漢高祖封功臣十八人蕭何為首曹參次  
之其下張敖周勃樊噲鄼商奚涓夏侯嬰灌嬰傅寬

靳歙王陵陳武王仍仍蘇歐周昌于護盡連  
麒麟閣十一人 漢宣帝以夷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

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  
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

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  
雲臺二十八將 漢光武思中興功臣乃畫二十八將

於南宮雲臺其位次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  
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

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姚期劉植  
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後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

共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不與

十八學士 唐高宗祖以秦王世民功高令開府置屬  
秦王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

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  
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

蓋文達許敬宗使庫直闔立本圖像預其選者時人  
謂之登瀛洲

凌烟閣二十四人 唐太宗圖其功臣於凌烟閣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寶共二十四人

三君 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 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

八俊 俊者言一世之英也 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富為八俊

八顧 顧者能以德行引人者也 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八顧

八及 及者言使人之所追從者也 張儉崔超岑

八及 及者言使人之所追從者也 張儉崔超岑

八及 及者言使人之所追從者也 張儉崔超岑

八及 及者言使人之所追從者也 張儉崔超岑

八及 及者言使人之所追從者也 張儉崔超岑

八及 及者言使人之所追從者也 張儉崔超岑

八友 齊王之子開西邸延賓客范雲蕭琛任昉王融蕭衍謝朓沈約陸倕並以文學見稱故曰八友

三隱 周續之入廬山事遠公劉遺民遁跡匡山

陶淵明不應詔命人稱潯陽三隱

竹林七賢 嵇康阮籍山濤向季劉伶王戎阮咸為竹林七賢日以酣飲為事顏延之作五君詠獨述阮步兵嵇中散劉參軍阮始平向尚侍而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

竹林七賢 嵇康阮籍山濤向季劉伶王戎阮咸為竹林七賢日以酣飲為事顏延之作五君詠獨述阮步兵嵇中散劉參軍阮始平向尚侍而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

竹林七賢 嵇康阮籍山濤向季劉伶王戎阮咸為竹林七賢日以酣飲為事顏延之作五君詠獨述阮步兵嵇中散劉參軍阮始平向尚侍而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

竹林七賢 嵇康阮籍山濤向季劉伶王戎阮咸為竹林七賢日以酣飲為事顏延之作五君詠獨述阮步兵嵇中散劉參軍阮始平向尚侍而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

竹林七賢 嵇康阮籍山濤向季劉伶王戎阮咸為竹林七賢日以酣飲為事顏延之作五君詠獨述阮步兵嵇中散劉參軍阮始平向尚侍而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

竹林七賢 嵇康阮籍山濤向季劉伶王戎阮咸為竹林七賢日以酣飲為事顏延之作五君詠獨述阮步兵嵇中散劉參軍阮始平向尚侍而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

竹林七賢 嵇康阮籍山濤向季劉伶王戎阮咸為竹林七賢日以酣飲為事顏延之作五君詠獨述阮步兵嵇中散劉參軍阮始平向尚侍而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

竹林七賢 嵇康阮籍山濤向季劉伶王戎阮咸為竹林七賢日以酣飲為事顏延之作五君詠獨述阮步兵嵇中散劉參軍阮始平向尚侍而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

裴政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終日沉飲號竹溪六逸

虎溪三笑 惠遠禪師隱廬山送客至虎溪即止一日送陶淵明陸靜修與語道合不覺過虎溪因大笑世傳三笑圖

何氏三高 梁何胤二兄求點並栖遁世謂何氏三高或乘柴車或躡草履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時人謂之通隱

飲中八仙 李白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璣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杜甫有飲中八仙歌

荀氏八龍 荀淑潁川人有八子儉緝音魂靖肅汪爽

肅數縣令范康曰昔康陽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為高陽里時人號荀氏八龍

河東三鳳 薛元敬與收及族兄德音齊名世稱河東三鳳收為長維德音為鸞鸞元敬年少為鸞維

馬氏五常 馬良字季常兄弟五人並有才名時人語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

香山九老 白樂天胡杲吉叟鄭據劉真台盧慎張潭年俱七十以上狄兼謨尹盧貞未及七十白香山重其品亦拉入會日飲於龍門寺時人稱香山九老

洛社耆英 文潞公慕香山九老乃集洛中年德高者為耆英會就資聖院建大廈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

洛社耆英 文潞公慕香山九老乃集洛中年德高者為耆英會就資聖院建大廈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

洛社耆英 文潞公慕香山九老乃集洛中年德高者為耆英會就資聖院建大廈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

洛社耆英 文潞公慕香山九老乃集洛中年德高者為耆英會就資聖院建大廈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

洛社耆英 文潞公慕香山九老乃集洛中年德高者為耆英會就資聖院建大廈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

洛社耆英 文潞公慕香山九老乃集洛中年德高者為耆英會就資聖院建大廈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

洛社耆英 文潞公慕香山九老乃集洛中年德高者為耆英會就資聖院建大廈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

洛社耆英 文潞公慕香山九老乃集洛中年德高者為耆英會就資聖院建大廈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

洛社耆英 文潞公慕香山九老乃集洛中年德高者為耆英會就資聖院建大廈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

洛社耆英 文潞公慕香山九老乃集洛中年德高者為耆英會就資聖院建大廈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

洛社耆英 文潞公慕香山九老乃集洛中年德高者為耆英會就資聖院建大廈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

洛社耆英 文潞公慕香山九老乃集洛中年德高者為耆英會就資聖院建大廈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

洛社耆英 文潞公慕香山九老乃集洛中年德高者為耆英會就資聖院建大廈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

洛社耆英 文潞公慕香山九老乃集洛中年德高者為耆英會就資聖院建大廈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

洛社耆英 文潞公慕香山九老乃集洛中年德高者為耆英會就資聖院建大廈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

畫像其中共十二人文彥博富弼席汝言王尚恭趙丙劉况馮行已楚建中王謹言張問張燾王拱辰獨司馬光年未七十潞公用香山狄兼謨故事請温公入社

白蓮社 遠公與十八賢同修淨土以書招淵明答曰弟子嗜酒許飲即赴矣遠公許之遂造馬勉令入社淵明攢眉而去謝靈運求入蓮社遠公以靈運心襟却之

建安七才子 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曹植王粲皆好文章號建安七才子

蘭亭禊社 王右軍蘭亭修禊與孫綽許詢輩四十二人

人大會於此是日不成詩王大令輩一十六人各罰酒三觥如金谷酒數

西園雅集十六人 蘇東坡王晉卿蔡天啟李端叔蘇子由黃魯直晁無咎張文潛鄭靖老秦少游陳碧虛王仲至圓通大師劉巨潜李伯時畫西園雅集圖而米元章書記其上

四傑 唐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號為四傑

鐺腳刺史 唐大鼎守滄州鄭德本守瀛州賈敦敦頤守冀州皆有治名故河北稱為鐺腳刺史

易水三俠 燕丹送荆軻易水之上高漸離擊筑而歌

宋如意和之國策史記俱無如意名陶靖節詠荆軻詩有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與水經注俱有之

五馬 南齊柳元伯之子五人皆領五州五馬參差於庭殷文圭啟云荀家門內羅列八龍柳氏庭前參差五馬

竇氏五龍 宋竇儀字可象荊州漁陽人父禹鈞在周為諫議大夫五子曰儀儼侃偁僖相繼登科時人謂之竇氏五龍又曰燕山五桂

漢三傑 張良韓信蕭何

程門四先生 謝良佐游酢呂大臨楊時

四賢一不肖 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修謂之四賢高

若訥謂之一不肖

睢陽五老 宋馮平與杜衍王煥章畢世長朱貫咸以耆德挂冠優游桑梓間暇日宴集賦詩云醉游春圃烟霞暖吟聽秋潭水石寒時人謂之睢陽五老

昭勳閣二十四人 宋理宗寶慶二年圖功臣神像於昭勳閣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浚陳康伯史浩葛邲趙汝愚凡二十四人

二十四孝 大舜耕田漢文嘗藥曾參嚙指閔損推車子路負米董永賣身刻子鹿乳江革行傭陸績懷橘

子路負米董永賣身刻子鹿乳江革行傭陸績懷橘

山南乳姑吳猛飽蚊王祥卧冰郭巨埋兒楊香搯虎  
壽昌尋母黔婁嘗糞老萊戲彩蔡順拾椹黃香扇枕  
姜詩躍鯉王哀泣墓丁蘭刻母孟宗泣竹庭堅滌血  
三珠樹 王勃六歲能文與兄勳勳競爽杜易簡奇之  
曰此王氏三珠樹也勃凡命草先磨墨數升引被覆  
面而卧忽起書之不加點竄人謂之腹稿

北京三傑 唐富嘉謨與吳少微魏谷倚者並負文辭  
時稱北京三傑天下文章游俚浮不競獨少微嘉謨  
本經術雅厚雄邁人爭慕之號吳體

五子科第 黃汝楫方獵犯境汝楫出財物二萬緡贖  
被掠士女千人夜夢神告曰上帝以汝活人多賜五  
夜航船卷三 人物 王觀海錄本

子科第其後子開閣閣閣皆登科

四豪 列國趙平原君勝齊孟嘗君田文楚春申君黃  
歇魏信陵君無忌稱四豪

五龍 南北朝張鏡與嚴延之鄰居延之每酣飲誼呼  
不呼絕而鏡寂無言聲一日與客譚延之從籬落取  
胡床坐聽辭言清遠心服之謂客曰彼中有人自是  
不復酣叫鏡兄弟五人俱名士時號五龍

河東三絕 康唐徐洪蒲州司兵參軍時司戶韋暹善  
判司工李登善書洪善屬辭號河東三絕

兖州八伯 羊曼祐從孫任達嗜酒與阮等八人友善  
時稱阮放為宏伯郝鑿為方伯胡母輔之為達伯卞

壺為裁伯蔡謨為朗伯阮孚為誕伯劉緩為委伯而  
曼為踏伯號兖州八伯又號曰八達

五忠 劉韜崇安人其先自京兆徙闕子孫仕宋得諡  
忠者五人世號五忠劉氏以學士使金金人留之自  
縊諡忠顯長子子羽官樞密首薦吳玠吳璘可大用  
中興戰功居多子羽之力也

九牧林氏 唐林披官太子詹事子九人俱刺史號九  
牧林氏而藻蘊尤知名

八子並通籍 明許進仕至吏部尚書諡襄毅子誥南  
戶部尚書諡莊敏讚大學士諡文簡論兵部尚書其  
八子並通籍海內莫京焉

夜航船卷三

人物

王觀海錄本

一門仕宦 宗資南陽人世居宛一門仕宦至卿相者  
三十四人東漢時無與比者

附奸佞大臣

歷代奸佞 夏帝啓元年有扈氏無道威侮五行怠棄  
三正啓征之大戰於甘滅之。夏帝相權歸后羿為  
羿所逐羿臣寒浞殺羿自立而弑帝相相后緡有仍  
國君之女方娠奔歸有仍生少康夏之舊臣靡舉兵  
浞而立少康焉。周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霍  
叔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既而與武庚同反周公  
乃作大誥奉王命以討平之。吳太宰伯嚭受越賂  
而許越行成復讒殺伍員以亡吳國。晉大夫趙盾  
魏斯趙籍韓度三分晉地田氏伐姜而有齊國皆周  
天子壞禮而寵命之也。秦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  
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燒者墨  
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遂坑儒四百六十餘人始皇崩於沙丘趙高與斯詐  
為遺詔廢死太子扶蘇立胡亥為太子是為二世高  
恃恩專恣恐斯以為言族誅斯而自為丞相及章邯  
軍敗恐罪其身乃與其婿咸陽令閻樂謀弑二世於  
望夷宮立子嬰為秦王子嬰與其子二人刺殺高夷  
其三族。楚項王將丁公逐竊漢王彭城西短兵接  
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乃還漢王  
即帝位丁公謁軍見帝以狗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  
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漢田蚡為丞相驕侈

夜航船卷三

人物

一 魏晉書本

極慾金玉婦女狗馬聲樂玩好不可勝計入奏事所

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人主上曰君除  
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為宅武帝曰君何  
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 趙人江充初為趙敬肅  
王客得罪亡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  
與語大悅拜為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與  
大有隙因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治巫蠱獄  
充云於太子宫得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持太  
子甚急太子發長樂宮衛卒收捕充等斬之太子亦  
自經後武帝感田千秋言族滅充家。漢昭帝初立  
左將軍上官桀亦受遺詔輔少主其子安有女即霍  
光外孫安因光欲內之光以其幼不聽安遂因帝姊  
蓋長公主內入宮為婕妤月餘立為皇后於是怨光  
而德蓋主知燕王旦以帝兄不得立亦怨望乃令人  
詐為燕王上書欲共執退光書奏光不敢入上召光  
入免冠頓首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  
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知之是時帝年十四  
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  
伏兵格殺之因廢帝會蓋主舍人知其謀以告捕餘  
安等族誅之蓋主亦自殺。漢元帝以史高領尚書  
事弘恭石顯典樞機蕭望之等建白以為宜罷中書  
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高恭顯忤恭顯

夜航船卷三

人物

二 魏晉書本

因奏望之與周堪劉更生朋黨請召致廷尉上初不允強而可其奏望之飲鴆自殺上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獄果然殺吾賢相。漢武成帝委政王鳳悉封諸舅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為列侯谷永陰欲自托於王鳳乃曰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志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以推頌之時上書言災異之應多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親問張禹禹曰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戴永嘉斷曰王氏代漢始於杜欽谷永成於張禹孔光終於劉歆此數子皆號稱儒者以賢良直諫為名以通經學古為賢假托經術緣飾古義以售奸邪以濟諛佞依憑寵祿以

夜所解卷三 人物 三

以苟富貴相與誤國如此曾鄙夫小人不若也。漢平帝五年五月策命安漢公王莽以九錫十二月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秦時願以身代藏策命滕金膝置於前殿敕諸公莫敢言已而帝崩羣臣紀遂邨越邨相唐林唐遵楊雄谷永劉歆孔光等奏太后請安漢公攝皇帝位詔曰可尋即真天子位定號曰新僭位十八年漢兵殺之。漢帝章寵任竇憲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田園尋以尋權刺殺都卿侯暢竇太后使擊匈奴贖罪以致兄弟專權和帝與中常侍鄭眾密求故事勒兵收捕迫憲自殺竇氏雖除而寺人之權從茲盛矣。漢安

帝崩閹太后臨朝欲久專國政與閹顯等定策立幼年濟北惠王子懿未幾薨中常侍孫程王康等十九人謀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是為順帝誅閹顯遷太后封孫程等皆為列侯世稱十九侯。漢順帝崩太子炳立纔二歲梁太后臨朝在位一年徵渤海王孝子續即位年八歲生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冀聞惡之毒置於煮餅而殺之在位一年冀迎蠡吾侯志即帝位是為桓帝梁冀一門前後七侯三皇氏六貴人二大將軍尚公主者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威行內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親與桓帝不平乃與中常侍單超

夜所解卷三 人物 四

徐璜等議誅殺之封單超等五人為縣侯世謂之五侯是時梁氏雖除五侯肆虐賢人君子嘗錮禍忠憤激烈卒成黨錮之禍矣。漢桓帝無子竇太后立解續享侯養之子宏是為靈帝時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詔事太后太后信之陳蕃竇武疾焉會有日食之變武乃白太后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曹節召尚書脅使作詔板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捕收武等武不受詔執蕃送北寺獄殺之王甫將虎賁羽林等合千餘人圍武武自殺宦官愈橫流毒縉紳忠臣義士駢首就戮靈帝崩皇子辯即位何太后臨朝中軍校尉袁紹勸太后兄何進悉誅宦官進白太后

不聽紹等又為畫策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關以脅太后進然之名董卓將兵詣京卓未至進為中常侍張讓等矯詔所殺袁紹聞進被殺乃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殺盡之張讓勢迫遂將帝與陳留王協出穀門讓投河而死董卓至以王為賢廢帝而立陳留王協是為獻帝董卓擅政濁亂宮禁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卓卓遂遷都以避乃燒焚宮廟官府劫遷天子入都長安司徒王允司隸校尉黃琬使呂布誅卓百姓歌舞於道○王允欲悉誅卓黨卓部將李傕郭汜等攻長安殺王允楊奉韓暹奉車駕至雒陽曹操劫遷於許挾天子以令諸侯杖殺伏后久蓄無君之心

後漢書卷三

人物

五

心畏於名義欲學周文王以欺後世子丕始篡位秦漢帝為山陽公漢室遂亡○蜀漢宦官黃皓便辟佞慧後主愛之初畏董允不敢為非允卒而陳祗代允為侍中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魏司馬昭大興入寇姜維奏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啟帝寢其事羣臣莫知鄧艾果冒陰平險僻而入漢兵不帝魏兵卒至百姓擾擾譙周勸帝出降國遂亡○魏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謚之謀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司馬懿稱疾不與政事陰與其子昭謀誅爽及晏颺等而自操國柄懿卒以其子師為大

將軍師廢主芳迎立高貴鄉公髦師卒封其弟昭為晉公加九錫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自出討之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為昭黨賈充成濟刺殞於車下追廢髦為庶人迎立常道鄉公璜為主昭卒子炎嗣晉王篡位奉魏帝主為陳留王自懿及炎其試逆不道比操之處獻帝尤甚人謂之天報○孫吳孫琳廢主亮為會稽王迎立瑯琊王休休殂任皓立皓驕虐殘虐深於桀紂降於晉封歸命侯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擊人目剝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深愧○晉世祖后父楊駿交通請謁勢傾內外世祖崩惠帝立賈后凶悍欲干預政事而為駿所抑遂構駿以謀反殺之廢太后尋賈后毒殺太子趙王倫孫秀等起兵殺后趙王篡位齊王冏等起兵討倫殺之乘輿反正齊王既得志驕奢奢擅權中外失望河間王顥成都王穎等起兵討齊王冏殺之以穎為太弟河間王將張方廢太弟穎更立豫章王熾為皇太弟是為懷帝後為劉聰所執而遇害○東晉王敦與劉隗刁協構難欲除君側之惡上疏罪狀舉兵據石頭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元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眾攻石頭協隗俱敗帝令公卿

後漢書卷三

人物

六

將軍師廢主芳迎立高貴鄉公髦師卒封其弟昭為晉公加九錫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自出討之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為昭黨賈充成濟刺殞於車下追廢髦為庶人迎立常道鄉公璜為主昭卒子炎嗣晉王篡位奉魏帝主為陳留王自懿及炎其試逆不道比操之處獻帝尤甚人謂之天報○孫吳孫琳廢主亮為會稽王迎立瑯琊王休休殂任皓立皓驕虐殘虐深於桀紂降於晉封歸命侯賈充謂皓曰聞君在南方擊人目剝人面皮此何等刑也皓曰人臣有弑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深愧○晉世祖后父楊駿交通請謁勢傾內外世祖崩惠帝立賈后凶悍欲干預政事而為駿所抑遂構駿以謀反殺之廢太后尋賈后毒殺太子趙王倫孫秀等起兵殺后趙王篡位齊王冏等起兵討倫殺之乘輿反正齊王既得志驕奢奢擅權中外失望河間王顥成都王穎等起兵討齊王冏殺之以穎為太弟河間王將張方廢太弟穎更立豫章王熾為皇太弟是為懷帝後為劉聰所執而遇害○東晉王敦與劉隗刁協構難欲除君側之惡上疏罪狀舉兵據石頭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元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眾攻石頭協隗俱敗帝令公卿



百官詣石頭見敦以敦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呂  
 猗說敦收周顛戴淵殺之不朝天子竟還武昌明帝  
 元年敦疾甚司徒導率子弟為登發哀眾以為信死  
 於是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  
 不能自將以兄含帥眾五萬奄至江寧明帝帥諸軍  
 襲擊大破之敦尋卒敦黨悉平乃發敦塚出屍踞而  
 斬之○晉成帝二年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為禍亂  
 下詔徵之峻不應命知祖約怨望與其連兵討亮率  
 眾至蔣陵攻青溪下壺死之因風縱火燒臺省亮奔  
 走淅陽峻兵入臺城府藏一空温嶠陶侃郗鑒等起  
 兵討峻峻聞四方兵起逼遷帝於石頭侃等攻峻殺  
 之祖約奔後趙○晉帝奕五年大司馬桓温陰蓄不  
 臣之志嘗撫枕嘆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  
 萬年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郗超謂温曰明公不為  
 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温然之遂詣建康宣太  
 后令廢帝奕為東海王立會稽王昱是為簡文帝温  
 卒使弟冲領其眾冲既代温居任盡忠王室○晋烈  
 宗時南郡公桓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  
 不用年二十三詔拜太子洗馬後出補義興太守鬱  
 鬱不得志數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遂棄官歸  
 後篡安帝位登御坐而牀忽陷羣臣失色殷仲文曰  
 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後為劉裕破斬之

○劉宋徐羨之檀道濟等廢宋王義符尋弒之太子  
 劭弒君義隆壽寂之弒君業蕭道成弒君蒼梧王昱  
 弒順帝準○齊西昌侯鸞弒君昭業迎立昭文尋復  
 廢為海陵王而自即位是為明帝太子寶卷立為蕭  
 衍所弒○梁武帝為侯景所餓死簡文帝綱為侯景  
 所弒世祖繹降魏被弒敬帝為陳霸先所弒○隋楊  
 廣殺兄謀為皇太子後弒父堅而自立後巡狩揚州  
 天下兵起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郡縣  
 有告敗求救者世基輒抑損不以聞由是盜賊徧海  
 內陷沒郡縣常皆弗之知也後為宇文化及所弒○  
 隋晉陽宮監裴寂與晉陽令劉文静等謀夜醉李淵  
 以晉陽宮人侍淵劫淵起兵○唐太宗嘗止樹下愛  
 之字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太宗正色曰魏徵嘗勸  
 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  
 唐太宗太子承乾喜聲色田獵所為奢靡魏王泰多  
 藝能有寵於上潛有奪嫡之志太子知之陰養刺客  
 紇於承基等謀殺魏王泰會承基坐事繫獄上變告  
 太子謀反敕中書門下參鞠之反形已具廢為庶子  
 人侯君集等皆伏誅乃立晋王治為皇太子○唐高  
 宗欲立太宗才人武后氏為后褚遂良固執不可上  
 問於李勣勣曰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許敬宗宣  
 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立

後漢書卷三

人物

七

後漢書卷三

人物

八

一后何預外諸人事而忘生異議乎遂廢王皇后蕭淑妃為庶人命李勣賁璽綬冊皇后武氏。唐武太后因宗室大臣怨望欲誅戮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胡人索元禮因告密擢為游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又周興來俊臣之徒劾之紛紛繼起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中外畏此數人甚於虎狼後周興罪流嶺南在道為仇家所殺索元禮為太后殺之以慰人望。唐侍御史傅游藝上表請改國號曰周太后可之乃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為周以豫王旦為皇嗣賜姓武氏游藝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

夜航船卷三

人物

九

宦。唐楊再思為相專以取媚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昌宗之兄也嘗召公卿宴樂酒酣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起為高麗舞舉座大笑。唐中宗使韋后與武三思雙陸而自居傍為之點畫三思遂與后通武氏之勢復振。唐中宗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欽明素以儒學著名盧藏用語人曰祝公五經掃地矣。唐楊洄又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潛構異謀玄宗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上意乃決廢瑛瑤琚為庶人賜死城東驛大理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人大理獄院

由來相傳殺氣太盛烏雀不棲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幾致刑措上表稱賀上歸功宰相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幽國公范華陽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李林甫以刑措受賞諛諛得志天理滅矣安得久而不亂乎。唐安祿山為虜所敗張守珪奏請斬之上惜其才勅令免官張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有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以為節度使出入禁中固因請為貴妃兒頗有醜聲聞于外上不之疑時委政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排抑勝己口有蜜而腹有刀養成天下之亂祿山以林甫狡猾

夜航船卷三

人物

十

踰己亦畏服之及楊國忠為相祿山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然祿山雖蓄異以下待之厚欲俟上晏駕而後作亂會國忠欲其速反以取信已言於上數以事激之祿山遂反。肅唐肅宗張后初與李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年更有隙欲殺輔國廢太子內射生使程元振與輔國謀遷張后於別殿尋殺之丁卯上崩代宗即位惡李輔國專權橫以其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入其第竊輔國之首及一臂而去。唐代宗寵任程元振吐蕃入寇元振不以聞子儀請兵元振不召見致上倉卒幸陝州吐蕃入長安剽剝府庫市里焚廬舍京師中蕭然一空上發使徵

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中莫有至者中外切齒莫敢言太常博士柳伋疏其迷國誤朝上以元振有保護功但削其官爵放歸田里而已 觀軍容宣慰處置使魚朝恩專典禁兵寵任無比勢傾朝野上令元載為方略掄而縊殺之元載自誅魚朝恩上寵用以為中書侍郎專橫無比尋賜自盡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唐德宗悅盧杞擢為門下侍郎杞欲起勢立威引裴延齡為集賢直學士親任之諧殺楊炎獨擅國柄濁亂朝政以致有姚合言朱泚之叛逆出幸奉天泚復攻圍奉天經月李懷光倍道入援敗此於醴泉泚引兵遁歸長安懷安數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與人言盧杞趙瓚白志貞之奸佞且曰吾見上當請誅之杞聞而懼奏上詔懷光直引兵屯便橋與李晟刻期進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咫尺不得見天子怏怏引兵去後上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疆介人言其奸邪朕殊不覺泌曰此乃杞之所以為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唐憲宗疑李絳裴度俱朋黨而於李吉甫程昇皇甫鏞則不之疑蓋絳度數諫吉甫程昇皇甫鏞從阿諛而不覺其欺也范氏曰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部相讒而成於太學諸生相譽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儒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由主德

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忠諫以黜陟之而聽其自相傾軋以養成也。唐穆宗時李逢吉用事所親厚者張文新李仲言李續之李虞劉栖楚姜治及張權輿程昔範又有從而附麗之者八人時人目為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逢吉無不得所欲也。唐文宗時李德裕李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唐文宗九年初宋申錫獲罪宦官蓋橫上內不能堪與李訓鄭注謀誅之訓注因王守澄以進先除守澄則宦官不疑乃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守澄出葬滻水鄭注請令內臣盡集滻水送葬因闖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門令親兵斧之使其無遺訓與其黨謀曰如此則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先期誅宦者已而并注去之壬戌上御紫宸殿韓約奏左金吾廳事石榴樹夜有甘露先命宰相兩省視之訓還奏非真上顧仇士良帥諸宦者往視至左仗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眾詣上告變訓遽呼金吾衛士上殿宦者扶上升輿決後殿眾怒疾趨北出衛士縱擊宦官死傷者十餘人訓知事不濟脫走士良等命禁兵出殺金吾吏卒千六百餘人諸司吏民千餘人王涯賈餗舒元與皆收繫斬之明日訓注皆被殺族其家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唐僖宗專事遊戲以宦

官田令殺為中尉政事一委之呼為阿父。唐昭宗以散騎常侍鄭縈為禮部侍郎同平章事縈好談諧多為歇後詩譏嘲事時上以為有所蘊命以為相聞者大驚堂吏往告之縈笑曰諸君大誤使天下更無人未至鄭縈吏曰特出聖意縈曰果如是奈人笑何既而賀客至縈搔首言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未幾致仕去。唐昭宗二年王行瑜韓建將兵犯闕稱韋昭度李勣作相不合眾心殺昭度縈於都亭驛李克用舉兵討行瑜斬之。唐昭宗以崔胤為相胤與上謀誅宦官宦官懼中尉劉季述王仲先等陰謀廢胤乃引兵入宣化門季述乃扶上適少陽院以銀搗地畫地數上罪數十鎖錮之矯詔立太子裕胤密遣人說神策指揮使孫德昭擒述昭等斬之迎上復位胤以宦官典兵終為肘腋之患乃稱被密詔命朱全忠以兵入討全忠遂發大梁中尉韓全誨聞之劫帝幸鳳翔朱全忠進攻鳳翔李茂貞出戰屢敗儲峙已竭上驚御衣及小王皇子衣於市以充食茂貞請誅韓全誨等與全忠和并殺宦官七十餘奉車駕還長安復以崔胤同平章事胤復奏剪宦官之根朱全忠以兵驅第五可範以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出使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黃衣幼弱三十人留備洒掃尋全忠表崔胤

專權誅之遷上至洛陽使蔣玄暉殺弒昭宗而立昭宣帝以篡之。周太師馮道卒道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知名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為人清儉寬容人莫測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沉取容嘗著長樂老叔自述累朝榮遇之狀人皆以德量推之。周恭帝元年正月陳橋兵變擁趙匡胤還汴自仁和門入時早朝未罷聞變親軍指揮韓通謀率眾禦之軍校王彥昇逐馬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為彥昇所害妻子俱死將士擁范質王溥等至匡胤流涕而言六軍相迫之由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環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為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奉匡胤入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以登極。宋太宗七年貶秦王廷美為西京留守初昭宣太后遺命太祖傳位於太宗太宗傳之廷美以及德昭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天沒廷美始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搖之帝意不決召趙普諭以太后遺旨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開寶皇后宋氏崩羣臣不成服翰林學士王禹偁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遵用舊禮坐諱諛責知滁州。宋真宗之相呂氏曰景德以前多君子祥符以後如王欽若之閉門修齋丁謂

之潛修結內侍雷允恭與錢惟演擅權於外而馮拯曹利用相與為黨陳堯叟之附和天書皆小人也。宋仁宗謂輔臣曰王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真奸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永珪同惡時稱五鬼奸邪儉偽誠如聖諭。宋仁宗朝國子監直講石介以韓琦范仲淹等同時登用而歐陽修蔡襄等並為諫官夏竦既罷乃作慶曆聖德詩有曰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大奸指竦也初介曾奏記於富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已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又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

文獻通考卷三

人物

五

弼與仲淹懼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介亦不自安乃請外得濮州通判。宋杜衍好薦引賢士羣小咸怨御史中丞王拱辰之黨尤嫉之行壻蘇舜欽時監進奏院循前例祀神以伎樂娛賓拱辰聞之欲因是傾衍乃諷御史魚周詢舉劾其事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網打盡矣。宋神宗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詔陳升之王安石領其事以蘇轍呂惠卿校檢詳文字章惇為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呂誨疏安石十事蘇轍諫青苗法安石欲止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乞留本道錢帛貸民獲息事與青苗法合於是決意行焉及秀州判官

李定被召至京即謁安石安石立薦於上帝問青苗法何如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宋神宗罷曾公亮時人有生老病死苦之喻謂安石為生亮為老唐介死富弼議論不合稱病趙抃無如安石何惟稱苦苦而已劉深源曰王安石之進始於曾公亮呂惠卿之進亦始於公亮蓋曾公亮始欲結黨以排韓琦而不知小人易進而難退變法之禍公亮可逃其罪耶。宋鄧綰通判寧州知王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且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成不世之良法復貼書安石極頌其美由是安石力薦於帝而遂集賢

文獻通考卷三

人物

五

校理尋為侍御史判司農事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為之。宋王安石子雱為人慄悍陰刻無顧忌性甚敏未冠舉進士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帝知自用乃以雱所作策論天下事三十餘篇達於帝鄧綰曾布又力薦之遂召拜為崇政殿說書一日安石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為人所阻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宋知諫院唐坳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坳於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一一

陳之遂大聲宣讀凡六七十條治要以安石專作威福曾布等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假威權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王韶曲事安石無異厮僕元絳薛向陳繹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為定安石牙爪張商英乃安石鷹犬至詆安石為李林甫盧杞神宗屢止之垵慷慨自若讀已下殿再拜而退安石諷閣門糾其責亂朝儀貶潮州別駕。宋王安石罷相知江寧因薦韓絳呂惠卿以自代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惠卿既得志忌安石復用遂逆閉其途出安石私書有勿令上知之語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韓

夜航船卷三

人物

十七

絳頗處中書事多稽留不決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安石承命即倍道而進七日至汴京惠卿尋罷。宋以蔡確泰知政事宰相吳充數為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甚者確阻之法遂不變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以王安石諫居大位而士大夫交口笑罵確自以為得計。宋哲宗親政楊畏上疏乞紹述先政初呂大防稱畏敢言且先密約畏助己竟超遷畏為禮部侍郎畏首叛大防上言神宗更法以垂萬世乞早講求以成紹述之道帝即詢以故臣孰可召用畏即疏章惇呂惠卿鄧溫伯李清臣等帝深納而盡用之惇遂引其黨蔡卞林希黃

履來之邵張商英周秩翟思上官均等居要地協謀朋姦報復仇怨羅織貶謫元祐宰執及劉奉世以下三十人有差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塚斲棺暴尸帝問許將將對非盛德事帝乃止又恐元祐舊臣復起結內侍郝隨為助媒孽宣仁欲危帝之事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為庶人皇太后號泣為帝言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帝感悟取惇下奏就燭焚之明日再具狀堅請帝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於地。宋徽宗復召蔡京為翰林學士先是供奉官童貫順承得幸詣三吳訪書畫京詔附之由是帝屬意用京會韓彥與曾

夜航船卷三

人物

十八

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故有是命尋帝欲相京鄧洵武獻愛莫助圖言必欲繼志述事非蔡京不可帝以圖示溫益益欣然請相京而籍異論者於是善人皆不見容復追貶元祐黨籍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以京為尚書右僕射京籍元祐及元符末執宰司馬光等侍從蘇軾等文臣程顥等武臣王獻可等宦者張士良等百二十人為奸黨請帝書之刻石於端禮門又頒蔡京所書黨人碑刻石於州縣。宋徽宗垂意花石以朱勳領應奉局花石綱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翫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帕覆之加封識焉指為御前之物及發行必撤屋抉墻以出人

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其不早日又高工校師倚勢貪橫凌轅州縣道路以目。宋中書侍郎林摠於集英殿臚唱貢士姓名不識甄益字帝笑曰御誤耶摠不謝而詆同列御史論黜之。宋以王黼為少宰加蔡京子攸開府儀同三司二人有寵進見無時得預宮中秘戲攸嘗勸帝以四海為家遂數微行因令苑囿皆做游浙江為白屋及村屋居野店多聚珍禽異獸都下每秋風靜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知其不祥之兆蔡攸權勢既與父相軋由是京攸各立門戶遂為仇敵。宋徽宗用童貫為檢校司空貫與黃徑臣盧航表裏為奸進

文獻通考卷三

人物

九

方士林靈素大興大道教紛創殿宇每設大齋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會道籙院上章冊帝為教主道君皇帝貫又薦李良嗣於朝約女真攻遼遂至二帝北狩。金人奉冊寶至立張邦昌為楚帝北向拜舞受冊即位閣門舍人吳革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子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捕革併其子皆殺之是日風霾日昏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吳玠莫儔范瓊等欣然以為有佐命功。宋高宗帝聞金粘沒喝入天長軍即被甲乘騎馳至瓜州得小舟渡江惟護聖軍卒數人及王淵張浚等從行汪伯彥黃

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或有問邊耗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大呼曰駕已行矣二人相顧倉惶策馬南馳居民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無不怨憤司農卿黃鑄至江上軍士以為左相潛善罵之曰誤國誤民皆汝之罪鑄方辨其非是而首已斷矣。扈從統制苗傅劉正彥作亂奉皇子魏國公勇即位請隆祐太后臨朝尊高宗為睿聖仁孝皇帝居顯寧大赦改元張浚乃草檄聲傳正彥之罪與韓世忠張俊劉光世呂頤浩合兵進討傅等憂恐不知所為乃聽朱勝非言率百官請復帝位勒王師至北關苗劉南走擒誅之。宋高宗以王德為淮西都統制劉先

文獻通考卷三

人物

十

世軍鄺瓊副之瓊德不如下列狀交訟於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召德還建康泰謀呂祉密奏乞罷瓊兵柄書吏漏語於瓊瓊怒以眾叛降劉豫祉死之。宋秦檜同宰執入見獨留不出言于帝曰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不足與論大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帝許之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復進前說知帝意不移遂排趙鼎劉大中而一意議和然猶以羣臣為患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為檜謀曰相公為天下大計盍不擇人為臺諫使擊盡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即擢如淵劾異議者兀術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使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

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遂諷張俊羅汝楫万俟卨等矯詔殺飛於大理寺獄檜居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倡和誤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臨終猶興大獄誣趙汾張浚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逆獄成而檜病亟不能書獲釋檜無子取妻兄王煥孽子熺養之南省擢熺為進士第二一檜以為嫌以陳誠之為首以其策專主和議云後孫頊修撰實錄院祖父孫三世同領史職前此未之有也。宋孝宗立以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初次膺力諫和議為秦檜所怒流落二十年及帝召為中丞若成閔之貪饕湯畏思退之朋比葉義問之奸罔皆為其一時論罷思

夜航船卷三

人物

王

退終身比於和議恐不成諷右正言尹檣論浚跋扈張浚請解督府去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思退姦邪誤國乞斬之以謝天下詔貶永州憂懼而死。宋寧宗即位韓侂胄恃定策功欲竊國柄謀於京鐘引李沐為左右正言奏趙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乃出汝愚知福州朝廷大權悉歸侂胄御史胡紘乞禁偽學之黨侂胄復命沈繼祖誣論朱熹十罪落職罷黜竄其徒蔡元定於道州趙師彛張釜程松詔事侂胄聞者莫不鄙之侂胄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其門廡之人天子孤立於上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其

嬖妻張譚王陳皆封郡國夫人號四夫人每內宴則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畏之侂胄力主恢復以金人欲罪首謀銳意出師中外憂懼侍郎史彌遠入對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侂胄亦使榮王具疏帝乃命后兄楊次山與彌遠共圖之翼日侂胄入朝令殿前司夏震以兵三百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殛殺之梟其首并蘇師旦之首界金人金乃罷兵。宋史彌遠為相權勢熏灼皇子竝心不能平嘗書於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彌遠聞之大懼寧宗有疾無子彌遠矯詔立沂王嗣子貴誠為皇太子更名的帝崩白后立的稱遺詔封竝濟

夜航船卷三

人物

王

陽郡王出居湖州尋殺之彈彌遠用梁成大莫澤李知孝為鷹犬凡忤彌遠意者三人必相繼擊之由是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人目為三凶帝德彌遠立已恩寵終其身焉。宋理宗用史嵩之開督府竭國用而無成功論者甚眾及以父喪去位詔起復之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人上書諫不報武學生劉耐知帝嚮意用嵩之遂叛諸生而逢迎之時范鍾領相事諷京尹趙與籌逐游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以辭先聖嵩之自知不為公論所容上疏乞終喪制。宋度宗即位以己為太子賈似道有功加似道太師封魏國公每朝帝必答拜稱之曰臣師而不名朝臣皆稱為



周公詔以十月一朝時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臺亭榭作半閉堂延羽流塑像肖己於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色者為妾窮奢極慾日肆淫樂嘗與羣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又酷史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喪師失地殆無虛日秘不上聞及鄂州既破詔似道都督諸路軍馬大潰貶似道於循州安置監押官會稽尉鄭虎臣至建寧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悉屏去之奪其寶玉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昇轎夫唱杭州歌謔之窘屏備至至漳州木棉綿菴虎臣諷令自殺似道不從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似道之子於別室即廁上拉似道胸殺之殞於菴側○元順帝性柔少斷伯顏哈麻相繼弄權朝政日紊遂至於亡○明洪武朝胡惟庸藍玉永樂朝紀綱正統朝王振天順朝石亨石彪曹吉祥門達成化朝汪直王越陳鉞戴縉成化朝李孜省弘治朝李廣楊鵬正德朝劉瑾陸完江彬許泰劉暉錢寧張忠朱泰嘉靖朝陶仲文嚴嵩嚴世蕃丁汝夔趙文華鄔懋卿羅龍文仇鸞陸炳萬曆朝龐保劉戍天啓朝魏忠賢客氏崔呈秀田爾耕崇禎朝周延儒袁崇煥杜勳馬士英

夜航船卷三

人物

三

夜航船卷之四

古劍陶菴老人綉



攷古部

姓氏

倉頡姓侯剛氏見古篆文註○許由字武仲見莊子釋

文○堯姓伊祁少昊名摯字青陽帝嚳名彥成湯字

高密見帝王世紀○臯陶字庭堅孤竹君姓墨名台

見孔叢子註○伯夷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

字公達見論語疏中子名仲達見周易詩史詩○彭

祖姓錢音義名鏗見論語疏其子昏餘見見莊子司

馬彪註○老子父名乾字元果見前涼錄老子初生

時名互祿見五妙內品○管叔名度見史記註○易

牙名亞見孔穎達疏○逢蒙之名弟名鴻超楊朱之

弟名布見列子○伯樂姓孫名陽師曠字子野見莊

子疏○君陳為周公之子伯禽之弟周書有君陳篇

見坊記註○鬼谷子姓王名詡河南府人見姓氏考

○公孫弘字次卿見鄒長倩書○杜康字仲寧見魏

武短歌行註孟軻字子輿見漢書并孔叢子又字子

居見聖證論莊周字休見列子註○孫叔敖名饒見

孫叔敖碑○計然一名研一名倪又姓辛字子文見

史記索隱○文種字子禽見吳越春秋陳仲子字子

終見皇甫謐高士傳○漢高祖父太公名尚見後漢

夜航船卷四

攷古

一

書注又名温字執嘉見帝王世紀。昭靈后名含高祖兄仲名喜曾參字敬伯申公名培見史記註。項伯名纏字伯見漢書註。叔孫通名何見楚漢春秋。壺關三老姓令胡名茂見荀悅漢紀。楊王孫名貴見西京雜記。攸非亦名荆軻見續博物志。伏生名勝字子賤見西漢碑。文翁名黨字仲翁見張崇文歷代小記。張宗字諸君杜茂字諸公見陳忠傳註。楊子雲所稱李士元者名弘見蜀秦安傳。鄭子真名樸嚴君平名遵見王貢兩龔傳註。施廷字君子見後漢書注。田生字子春見楚漢春秋。侯芭字舖見論衡子。丁公名固見楚漢春秋。衛夫人

夜航船卷四

攷古

二

夜航船卷四

名錄字茂漪見翰墨志。綠珠姓梁白州人見綠珠小傳。呂安字仲悌居苗姓應瑒從弟俱見文選註。花卿名驚定見舊唐書僧一行姓張名遂見續博物志。竇滔字連波見武后記。神和子姓屈突名無為字無不為張詠布衣時遇之見張詠傳。失馬塞翁姓李見高谷詩序。

辨疑

禹陵 大禹東巡崩於會稽現存陵寢豈有差訛且史載夏啓封其少子無餘於會稽號曰於越以奉禹祀則又確確可據今楊升菴爭禹穴在四川則荒誕極矣升菴言石泉縣之石紐村石穴深杳人跡不到得石碑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取以為証蓋大禹生於四川所言禹穴者生禹之穴非葬禹之穴也此言可辨千古之疑

甘羅十二為丞相古今大誤史記云甘羅事呂不韋秦欲使張唐使燕唐不肯行羅說而行之乃使羅於趙趙王郊迎割五城以事秦羅還報秦封為上卿不魯

夜航船卷四

攷古

三

為丞相相秦者是甘羅之祖甘茂封羅後遂以茂之田宅賜之  
共和 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見姓氏考  
子產字子美見左傳註東坡放魚詩不怕枝人欺子美註者疑是杜少陵則誤矣  
蒙正住破窰 呂蒙正父龜圖與其母不合并蒙正逐之貧甚投跡龍門寺僧鑿山竒為龕以居今傳奇謂同妻住破窰殊為可笑  
日落九鳥 鳥最難射一日而落九鳥言羿之善射也後以為羿射落九日非是

漢壽在四川保寧府廣元縣漢封關公為漢壽亭侯漢

壽邑名亭侯爵名後人稱壽亭侯者誤

五大夫松 秦始皇登泰山風雨暴至避於松樹之下

封其樹為五大夫五大夫秦官第九爵今人有誤為

五株松者非也

夏國 揚州漕河東岸有墓表題曰夏國公墓道夏

音度與夏字相類少一發筆下作又行人遂誤為夏

國公蓋明顧公王之封號賜地葬此也

飯後鐘 王播字明敏少孤貧客游揚之木蘭院寄食

僧齋僧頗厭薄乃齋罷而後擊鐘播怒題詩於壁今

以為呂蒙正事則非也

卷四

攷古

四

馬前覆水 太公望妻馬氏棄夫而去後見太公富貴

求歸命收覆水今指為朱買臣非

女兒鄉 吳敗越句踐與夫人入吳至此產女而名今

誤傳范蠡進西施於吳與之通而生女殊為可笑

析類

有同時同姓名者兩曾參一曾參殺人而致曾子之母

投杼兩毛遂一毛遂墮井而致平原君之痛哭

異世則兩魯秋胡列國一魯秋胡因婦採桑調其妻投

水死漢一魯秋胡求聘翟氏女翟公誤傳調妻事以

為薄行而不許婚俱可笑也

其次如國師劉秀以名應圖讖為王莽所殺而誅王莽

者為先武亦劉秀莽遣太師安新公王匡攻更始定

國上公王匡不勝為所執殺唐李尚書益與宗人益

者俱赴飲據上坐因笑曰今日兩副坐頭俱李益代

宗用韓翃知制誥宰相以平盧幕府員外及江淮刺

卷四

攷古

五

史請上書春城無處不飛花用此韓翃而員外得之

事皆奇

其他同時者漢時兩韓信俱高帝時一封楚王一封韓

王三邵平一故秦東陵侯一為齊王上柱國一齊相

兩恢俱武帝時一浩侯一大行謀誘匈奴者也兩王

臧武帝朝一二年以郎中令自殺一六年為大常兩

王商俱成帝外戚一為丞相樂昌侯一為大司馬成

都侯兩王章俱哀帝時一河平三年以太僕為右將

軍六年復為太常一四年以京兆尹直言死兩王崇

俱平帝時一新甫侯故丞相嘉子一大司空扶平侯

魏兩王烈一字彥方有隱德一字長體有道術魯兩

王渾一為涼州刺史係戎之父一為司徒係濟之父  
兩王澄一即濟之父弟封侯一即戎從弟荊州都督  
兩孫秀一吳降將一趙王倫嬖臣俱拜驃騎將軍封  
公兩周撫一為王敦將一為彭城內史誅梁兩王琳  
一敵騎常侍一德州刺史唐兩李光進俱代宗朝一  
為光弼弟一為光顏兄俱蕃將賜姓為節度使封公  
兩李繼昭俱昭宗時一為孫德昭一為符道昭俱賜  
姓名降朱梁為使相宋兩王著俱太祖時一以文學  
典制一以書學待詔金兩訛可俱大大將

稍先後者吳兩公子慶忌一王僚子一夫差末年將楚  
兩莊躡一莊王時大盜一莊王裔孫將軍平湏自王

者漢兩王莽一右將軍一大司馬篡位者兩王鳳一  
大司馬大將軍一更始成國上公兩王譚一宜春侯  
一平阿侯兩徐幹一都護班超司馬一丞相曹操掾  
晉兩劉毅一光祿大夫一衛將軍兩張禹一丞相一  
太傅俱封侯兩解系一見陶璜傳一自有傳兩王鐘  
一武帝舅一安帝時丹陽尹元兩伯顏一太傅淮陽  
王一大丞相秦王兩蕭鈞一蕭鸞子梁武時中書郎  
一蕭瑀從子唐太宗時率更令  
異代而相類者兩王肅曹魏中領軍為魏制禮元魏尚  
書令亦為魏制禮兩王殷朱梁以節度使叛誅後周  
太祖亦以節度使誅兩王彥章梁六將為晉擒吳統

軍為楚擒兩王珪唐侍中宋左僕射門下侍郎兩王  
溥一唐懿宗一周世宗俱宰相仙人有兩王喬其一  
即子晉也其一為柏人令天墜玉棺以葬者僧有兩  
智永一梁書僧一宋畫僧兩辨才一唐藏蘭亭真本  
者一宋與蘇子瞻友者光武時固始侯李通魏武時  
都亭侯李通衛大夫王孫賈齊大夫王孫賈魏徐邈  
字景山見重武帝為侍中晉徐邈字仙虎見重武帝  
為中書舍人魏將軍張遼漢兗州刺史張遼字叔高  
漢中郎將江革梁御史中丞江革梁李膺為蜀使至  
郡武帝悅之問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晉文公有咎  
犯平公有咎犯善隱任政李宮密以祖母老辭官後

魏李密以母老習醫又隋李密封蒲山公則天時王  
方慶為相又王方慶領尚藥奉御高宗初張昌宗為  
修文館學士則天末張昌宗為春官侍郎  
父子同名者二人隋處士羅靖父亦名靖魏大將安同  
父名屈子亦亦名屈。王彪之臨之納之准之與之  
進之凡六世王胡之茂之裕之瓚之秀之凡五世王  
羲之獻之靖之悅之凡四世王晏之昆之陋之徐達  
之湛之聿之凡三世胡母輔之謙之吳隱之顏瞻之  
顏悅之愷之凡兩世俱仍之字  
古今事有絕相類者聖主時投水人知有卞隨務光而  
不知有北宮無擇。騎青牛人知有老子而不知有

封達。○生空桑人。知有伊尹。而不知有孔子。○白魚入舟人。知有周武王。而不知有宋明帝。○河澗水合人。知有漢光武之滹沱。而不知有慕容德之黎陽。○鳳雛人。知有龐統。而不知有顧邵。○獻胙加胙毒以讒賜死人。知有晉獻公子申生。而不知有秦孝文王。○子西蜀侯惲。○思妾令方士致魂人。知有漢武之於李夫人。而不知有宋武之於殷淑儀。○治阿譽聞而阿不治人。知有齊宣王之夫大。而不知有景公之晏子。○夢寐求相人。知有高宗之傳說。而不知有文王之臧丈人。○題壁作龍蛇歌人。知有晉文之介子推。而不知有晉文之舟子僑。○秦許楚地而背之人。知有張儀之於楚懷王。而不知有馮章之於楚王。○先食不茹之藥。而以巧言免死人。知有方朔之於漢武帝。而不知有中射之士之於楚王。○倚柱讀書雷雷震不輟人。知有夏侯玄。而不知有諸葛誕。○一字直百金人。知有淮南子。而不知有孫子。○妻棄夫人。知有朱買臣。而不知有太公望。○沉江負父人。知有孝女曹娥。而不知有趙社女光緒。○掘地得石槨人。知有滕公。而不知有衛靈公。○看竹不問主人人。知有王徽之。而不知有袁粲。○獲偷侍兒人。試文不殺。因以賜之人。知有楊素之於李靖。而不知有蔡興宗之於孫敬王。○侍兒環執飲饌人。知有王武子。而不知有楊國忠。○孫晟國忠晟又俱號內臺盤。

○羊羹不徧致。敗人知有華元之於御廚。而不知有中山王之於司馬子期。○乳生潼人。知有元德秀。而不知有李善。○絲衣娛親人。知有老萊。而不知有伯俞。○智囊人。知有晁錯。而不知有樗里子。○魯匡。○讀易至損益而歎人。知有向平。而不知有孔子。○佩六國印人。知有蘇秦。而不知有樂大。○以石為虎射之沒羽人。知有李廣。○李遠。而不知有熊渠子。○逐兔墮馬折脇而殞人。知有齊主高演。而不知有燕主慕容皝。○倒用印人。知有段秀實之阻朱泚。而不知有李松之安蜀。○一日殺二烈人。知有袁紹之於臧洪。陳容。而不知有張敬兒之於邊榮。程邈之。○能使人主前席人。知有賈誼。而不知有商鞅。蘇綽。○飲千日酒至期發冢而醒人。知有劉玄石。而不知有趙英。○御屏隔座人。知有漢鄭弘。第五倫。而不知有吳紀亮。紀隲。○杯中蛇影人。知有樂廣。而不知有南皮令應柳。樂弓。○應弩。○殺孝婦。大旱三年人。知有前漢之東海。而不知有後漢之上虞。○萬石君人。知有石奮。而不知有秦襲張文瓘。○留犢事人。知有時苗。而不知有羊倫。○食脫粟人。知有公孫弘。而不知有晏嬰。○錢神論人。知有魯褒。而不知有胡毋民。成公綏。○記丰面人。知有楊愔。而不知有應鳳。○陳蕃下榻人。知有徐穉。而不知有周球。○雪中高卧人。知有袁安。而不知有

少微卷四 攷古 八

少微卷四 攷古 九

胡定。夢贈筆人知有江淹而不知有王彪之。王珣紀少瑜陸倕李白和凝李嶠馬裔孫。喫酒救火人知有樂巴而不知有樊英邵信臣郭憲佛圖澄武丁。入水戮蚊人知有周處而不知有澹臺子羽荆飲飛丘訴。羊車游後宮以鹽水洒地人知有晉武而不知有宋文。御膳中有髮自數三罪以免死人知晉平公之庖人而不知光武之陳正。因病嘗真人知句踐之於吳夫差而不知郭弘宿霸之於魏元忠。以酒賜妒婦飲之無恙人知太宗之於房玄齡而不知莊宗之於任圜。即席盡器飲酒歸而尚醒稱所得器人知裴弘泰之於裴鈞而不知潘屹之於朱

夜航船卷四

攷古

十國詞話

梁太祖。下第獻燕詩座主以明年登第人知有章孝標而不知有於化成。刻石高山深谷人知有杜預而不知有顏真卿。賜行酒人笑人知有顧榮而不知有何遜陰錡。一箭落雙鵬人知有斛律光而不知有拓拔幹高駢。錦纜事人知有隋煬而不知有甘寧。燃臍膏為燭人知有董卓而不知有滿奮。還帶陰德至相位人知有裴中令而不知有白中令。少孤門生廢蓼莪人知有王裒而不知有顧歡。發塚類遠相貌人知有蕭穎士之於鄱陽王而不知有吳綱之於長沙王。入山妻二仙女而歸人知有天台之劉晨阮肇而不知有剡縣之袁柏狼碩。

因食辨勞薪人知有荀勗而不知有師曠。強索妻人知有孫秀武承嗣而不知有阮佃夫。聞鼓角聲加敬人知有范雲之於梁武而不知有到仲舉之於陳武。誓墓不仕人知有王羲之而不知有何偃。通它心觀人知有國忠師之於大耳三藏而不知有普寂之於柳中庸。祭賽忘書刀在廟鯉魚為送人知有馬當山之王昌齡而不知有宮亭湖之祐客。弈棋覆局人知有王粲而不知有到溉。製千字文人知有周興嗣而不知有蕭子範。贈柳妻人知有韓翃而不知有李還古。即位御床陷地人知有桓立而不知有侯景。誤食燥豆人知有王敦而不知

夜航船卷四

攷古

十國詞話

有陸暢。殞逆旅書生人知有王忱而不知有鮑子都廖有方。橋神貌醜以足潛畫之人知有定州之張平子而不知有付留神之魯般。駱駝負水養魚軍中人知有宋孫仁祐而不知有隋虞孝仁。殺負心僕人知有張詠而不知有柳開。金蓮歸院人知有蘇軾而不知有王珪。晉平公出言不當師曠舉琴撞之跌衽宮壁魏文侯出言不當師經舉琴撞之中旒潰。一見淮南子一見劉向說苑。燕太后不肯以少子質齊因陳翠愛子之說而許趙太后不肯以少子質秦因左師觸龍愛少之說而許。一見趙世家一見戰國策。高齊神武不貴慕容紹宗以留文襄

唐文皇暫出李勣以留高宗俱見本紀。申鳴援梓

而進戰為賊殺其父功成而自殺趙苞援梓而進戰

為賊殺其母功成而嘔血死一見說苑一見後漢書

○醫診脈晉平公而曰君之病在膏之下育之上秦

武王示扁鵲病而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上謂皆

以色致也一見左傳一見戰國策。東方朔知赤物

為恠哉飲酒十石李章武知鐵斧為厭物飲血三斗

一見搜神記一見酉陽雜俎。懷素習書數畝芭蕉

鄭虔習書數屋柿葉俱見法書錄。孫臏則足於魏

而為齊師司馬喜則足於宋而為中山相一見本傳

一見呂氏春秋。王濟以錢千萬與王愷賭射八百

夜航船卷四 攷古 十一

里牛一勝而探牛心爾朱文略以好婢與高歸彥賭

射千里馬一勝而截馬頭一見晉書一見北齊書。

鄂千秋明蕭何功高立封侯公孫戎明樊噲不反立

封二千戶一見蕭何傳一見王莽傳。兗州刺史李

恂郡縣小麥園小麥胡麻悉付從事揚州刺史費遂

郡園小麥胡麻悉付從事一見東觀記一見謝承後

漢書。孫權得諸葛恪而以老桑熟龜精張華得雷

煥而以老桑辨狐精一見搜神記一見集異志。漢

郭林宗遇雨中折角人遂為折角巾周獨孤信馳馬

帽微側人遂為側帽一見後漢書一見北史。嚴峻為

吳大帝誦孝經仲尼居張輔吳昭以為鄙生請誦君

子之事上章陸澄為齊武帝誦孝經仲尼居王衛軍

儉以為博而寡要請誦君子之事上章一見吳志一

見南齊書。吳大帝夢人以筆點額熊循賀以當作

主齊文宣夢人以筆點額王曇首賀以為常作主俱

遂即位一見吳祚國統志一見齊書。魏文帝為王

時夢日墮地分為三分己得一分納諸懷中陳文帝

微時夢亦然後俱為三分之主一見談藝一見陳本

紀。張茂先白鸚鵡夢為鷲鳥搏揚太真白鸚鵡亦

夢為鷲鳥搏一見異苑一見明皇雜錄。歐陽率更

見索靖碑初看曰浪得虛名次日看曰名下定無虛

士坐卧其下十日不能去閣立本見張僧繇畫亦然

夜航船卷四 攷古 十二

俱見宣和書畫譜。楊司空素出見客挾侍姬紅拂

因奔李靖郭汾陽子儀出見客亦挾侍姬紅綃因奔

崔千牛一見虬髯客傳一見崑崙奴傳。鮑蚊温席

人知有吳猛而不知漢時番禺之有羅威

夜航船卷之五

古劍陶菴老人綉

倫類部

君臣

在三之義 晉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樂子曰苟無死矣

吾令子為上卿辭聞曰成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

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

無忘射鈞 管仲將兵遮莒道射桓公中帶鈞後魯桓

柎管仲送於齊齊忘其仇以為相謂桓公曰願君無

忘射鈞臣無忘檻車

前席 賈誼為長沙王傅文帝徵之至入見上問鬼神

倫類部

倫類

倫類

之事誼具道所以然至夜半文帝前席聽之

溫樹 孔光領尚書事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政事

不希苟合或問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答以他語

其謹密如此

下車過闕 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夜坐聞車聲轉至

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為誰夫人曰此必蘧伯玉

也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伯玉賢大夫也敬於事上

必不以闇昧廢禮視之果然

枯桑八百 諸葛亮謂後主曰成都有枯桑八百株薄

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足臣決不長尺寸使庫有餘

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

醴酒不設 楚王元敬禮穆生每食必設醴酒一日不

設穆生曰醴酒不設王意怠矣遂去

一動天文 李泌謂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與茅土

皆非所欲為陛下運籌帷幄收復京城但枕天子膝

睡一覺使有司奏客星凡客座一動天文足矣

封留 張良其先五世相韓秦滅韓良即棄家求刺客

報韓仇不果乃佐高帝滅秦定天下大封功臣令良

自擇萬戶良曰臣初從帝於留封留足矣尋棄人間

事從赤松子辟穀呂后強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

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

御手調羹 唐玄宗召李白至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

倫類部

倫類

倫類

頌一篇帝賜食親手為調羹

御手燒梨 唐肅宗常夜召穎王等二弟同於地爐煎

毯上坐時李泌絕粒上自燒二梨手擘之以賜泌穎

王恃恩固求上不與曰汝飽食肉先生絕粒何乃爭

耶

鹽酒同味 崔浩論事語至中夜太宗大悅賜浩縹醪

酒十斛水晶成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

卿同此味也

學士歸院 唐令狐綯在翰林日夜入對禁中宣宗命

以乘輿金蓮燭送還院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傳俄

呼云學士歸院



撤金蓮炬 蘇軾任翰林宣仁高大后召見便殿曰先帝每見卿奏疏必曰奇才奇才因命坐賜茶撤金蓮寶炬送院

登七寶座 唐玄宗於勤政殿以七寶裝成大座召諸學士講論古今勝者升座張九齡論辨風生首登此座

畫寢加袍 韋綬在翰林德宗常至其院韋妃從幸會綬方寢學士鄭絀欲馳告之帝不許時適大寒帝以妃蜀錦襜袍覆之而去

金筋表直 唐開元時宋璟為相朝野歸心時侍御宴帝以所用金筋賜之曰非賜汝筋以表卿直也

藥石報之 唐太宗時中書高季輔上封事特賜鍾乳一劑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報之

世執貞節 于忠遠散騎常侍嘗因侍宴宣武賜之劍杖舉酒屬忠曰卿世執貞節故恒以禁衛相委昔以卿行忠賜名曰忠今以卿才堪禦侮以所禦劍杖相錫

一門孝友 崔鄆總麻同慶兄弟六人至三品鄆鄆凡為禮部五吏部再唐與無有也居先德里宣宗曰鄆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里為德星里以旌之

親手和藥 曹彬疾革真宗親問手為和藥仍賜白金

萬兩問以從事答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琛共瑋村器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為將真宗問以優劣答曰琛不如瑋

相門有相 王訓年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梁武武帝目送之曰可謂相門有相

有古人風 劉查為東宮舍人昭明太子以飶食器賜之曰卿有古人風收遺卿古人之器

賜靈壽杖 孔先字子夏經學无明舉方正為諫議大夫兄弟妻子燕語不及朝省政事賜靈壽杖歸老於第

剪鬚和藥 李勣既忠力帝謂可托大事嘗暴病疾醫夜號痛卷五 倫類 四

曰用鬚友可治帝乃自剪鬚以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吾為社稷計何謝為

賜胡瓶 漢紀李大亮為金州司馬有臺史見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絕畋獵久矣猶求鷹信使者猶求鷹信陛下意邪乃乘昔旨如其擅求是使非其才太宗報書曰有臣如此朕何憂古人以一言

之重訂千金今賜胡瓶一雖亡千鎰乃朕所自御又賜荀悅漢紀曰悅議論深博極為政之體公宜繹味之

賜二銘 馬燧帝賜宸扆台衡二銘以言君臣相成之美勒石起義堂帝榜其顏以寵之

詩奪錦袍 宗之問與楊炯分直習藝館武后游終南  
門詔從臣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后賜錦袍之問  
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之

賜玉堂字 淳化中翰林蘇易簡獻續翰志二卷太宗  
賜御詩二章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賜之

賜金龍扇 宋張詠為御史中丞時真宗令進所著述  
帝稱善取所執銷金龍扇賜之曰美卿金日獻文事

賜醪醕酒 唐李吉甫盛贊天子李絳曰今日西戎內  
訌烽燧相接正陛下求治之時何得僅以贊頌為言

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賜醪醕酒  
周讀書人 宋太祖建元命母襲舊號遂名乾德一日

宮中見古鏡有乾德字依問臣下俱不能知獨竇儀  
對曰昔蜀王有此年號此必蜀中宮女帶來者問之

果然上數日宰相須用讀書人  
朕之裴度 宋慶曆中貝州兵亂師久無功參知政事

文彥博請行凱旋上勞之曰卿朕之裴度也  
禁中頗牧 唐畢誠為翰林學士羗人擾河西宣宗召

訪邊事誠論破羗狀甚悉上曰頗牧近在禁中  
朕之汲黯 宋田錫天性骨鯁奏經史中治體之要三

十篇真宗手詔褒獎每見錫色必矜莊帝自謂曰田  
錫是朕之汲黯

中車之恩 馮異朝京師光武詔曰倉卒無羹享豆粥

溥沔河麥飯厚恩久不報異曰臣欲國家無忘北河  
之難臣不敢忘中車之恩

尚書履聲 漢鄭宗為尚書僕射數諫諍上納用之每  
聞其革履聲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軟脚酒 唐郭子儀自同州歸代宗詔大臣就宅作軟  
脚局人出錢三千

送之曰佐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  
儒與吏不及 明王興宗初為皂隸洪武特命為金華

知縣李丞相言隸也奈何為令上曰興宗勤而不貪  
又善處事儒與吏不及也何有於縣後蘇之守上曰

莫如興宗用之有善政  
風度得如否 唐玄宗每訪士必曰風度得如九齡否

文武魁天下 宋薛奕興化人中武舉第一時同郡徐  
鐸亦冠文科神宗賜以詩有一方文武魁天下萬英

里英雄入彀中之句後於國變死難  
獎諭賜食 明王來巡按蘇松奉勅同侍郎周忱考察

官吏制詞有請上裁語來曰貪官污吏當去宜即去  
之奏請遲留民益受弊矣三楊覽奏曰王來明達治

體遂易與之由是貪暴望風引去有巨璫陳武奉太  
后懿旨散經江南要素百端人人畏之來收其榜謂

與詔書不合擬劾之璫哀祈得免及還訴於上上問

顧佐曰蘇州巡按為誰佐曰王來上日記之及代還佐引以奏上加獎諭賜食光祿

賜金奉祀 漢朱邑官至大司農卒天子惜之曰朱邑退食自公無疆外之交可謂淑人君子賜其子黃金

百斤奉祀

有唐忠孝 韓思復兒時母為語父亡狀嗚咽欲死舉

茂才高第家益貧杜綾瑾以百綾餉思復方日併而

食而百綾完對不發累遷襄州刺史治行名天子下

及卒上手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

骨格必壽 明宋訥仕至祭酒嚴立學規學錄金文徵

之嗾冢宰余熾移文以老致仕及陞辭上訊知其故

倫類

卷五

七

誅熾及文徵訥居職如故上恒謂訥骨格必壽命書

工繪其像年八十餘終于官上自製衣文祭之後每

思訥舉為教國子者法命仍官其子復祖為司業

不避艱險 昭烈與關羽張飛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

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

遂從不去 張良聚少年百人道遇沛公良數以太公

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嘗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

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不去

魚之有水 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凡三往而始得情

好日密關羽張飛不說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

之有水也

安劉者勃必 漢高祖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

相國死誰可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戇陳平

可以助之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

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

賜周公圖 漢武帝以子弗陵年穉察羣臣唯奉車都

尉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

諸侯以賜光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

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

去襜帷 漢刺史郭賀官有殊政明帝賜以三公之服

黼黻冕旒敕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

德

倫類

卷五

八

一見如舊友 符堅自立為秦天王尚書呂婆樓薦王

猛於堅堅召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大悅自謂如

劉玄德之遇孔明也

父子

弄璋弄瓦 詩經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  
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衣之裳載弄之璋乃生  
女子載衣之褓載弄之瓦

誕彌日月 詩經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

嶽降 詩經崧高維嶽峻極於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懸弧設帨 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欲其長

而有事於四方也 禮記男子生設弧於左女子生

設帨於門右

初度 雜駢云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

添丁 唐盧仝生子名添丁宋賈耘老子名亦添丁耘

倫類

倫類

九

老生子之妻名雙荷葉

湯餅會 生子三朝宴客曰湯餅會劉禹錫送張盟詩

爾生始懸弧我作座上賓引筋舉湯餅祝詞生麒麟

拿週 曹彬始生週歲父母羅百玩之具名曰晬盤觀

其所取以見志彬左手提戈右手取印後果為大將

封王

大白後身 郭祥正母夢李太白而生祥正有詩名梅

堯臣曰功夫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

玉燕投懷 張說夢生一玉燕飛入懷中有孕生說後

為宰相封燕公

九日山神 三衢陳主簿妻夢一偉人來謁恠問之告

曰吾九日山神也已而生子有異徵因合九日二字

名旭後避廟諱改升之神宗朝拜相

靈鳳集身 南史王曇首母夢靈鳳集身有孕又聞腹

中啼聲僧寶誌曰生子當如神仙宗伯

金鳳銜珠 南昌許遜母夢金鳳銜珠墮掌而生晉初

為旌陽令得異人術周游江湖悉斬蛟蜃除民害精

修山中年一百三十六舉家飛昇

授五色珠 宋樂史母夢異人授五色珠而生史力學

能文學進士第一立朝有聲著太平寰宇記

五日生 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其父嬰欲棄之母竊舉

及長謂嬰曰君相齊久矣齊不加廣而私家貨累鉅

倫類

倫類

十

萬門下不見一賢者文竊恠之嬰乃禮文使治家通

賓客

夢鄧禹 宋范祖禹生母夢一丈夫被金甲至寢所曰

吾漢將鄧禹也祖禹生遂以為名

夢楓生腹 唐張志和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母亡

不復仕自號烟波釣徒

電光燭身 宋宗澤母劉夢天大雷電光燭其身翌日

舉澤少有大志累功拜副元帥起兵勤王大破金兵

夢賢人至 謝靈運父不宜子乃於杜明甫舍寄養是

夕夢有賢人至及曉乃靈運也武林山有夢兒亭

右脅生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諡聃母懷之八十一

歲從石脇生因號老子

夢虎行月中 滕元發母夢虎行月中墮其室而元發

生九歲能詩舉進士治邊威行西夏

真英物 桓温生未暮月而温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

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父彘以嶠所賞故名温豪爽

有風槩累功進大司馬

龜息 李嶠母以嶠問袁天綱答曰神氣清秀恐不永

耳請伺嶠卧而候其鼻息乃賀曰此龜息也必貴而

壽

夢長庚 李白母娠時夢長庚星現幼名長庚後改曰

白

夜航船卷五

倫類

十一

產有異光 虞允文產之日戶外有異光識者知其為

大器十歲賦詩多驚人語

鍾巫山之秀 楊雄之父寓巫山而生雄論者謂鍾十

二峯之秀

皆名將相 陳省華官諫議大夫陳搏嘗謂省華曰君

之子皆名將相也後省華謝政家居三子並衣金紫

扶杖長堯叟世稱賢相次堯佐官太子太師季堯咨

官節度使善射世稱小由基

孕靈此子 五代王承肇母崔氏夢山神牽五色獸逼

其衣遂生承肇有異僧見而撫之曰老僧所居周公

山佳氣減半乃孕靈此子耶後節制洛州以功名著

父辱子死 彭修年十五侍父出行為盜所劫修拔刀

向盜曰父辱子死汝不畏死耶盜驚曰童子義士母

逼之遂遁去

一子不可縱 劉摯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間

或謂君止一子獨不加恤耶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

縱也

事父猶事君 殷淵剛介多大節從父宦游父行事未

當必辨論侃侃言事父猶事君不以諛諾為恭後

死闖賊難

娶長妻 馮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自恥短陋乃為子

伉娶長妻生勤八尺三寸

夜航船卷五

倫類

十一

一門七業 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受太史

公史記一子受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

殷門為盛

胎教 孟子少時問東家殺猪何為謂母曰啖汝既而

悔曰吾聞胎教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今適有

知而欺是教之不信乃買猪肉啖之

七子孝廉 趙宣妻杜泰姬生七男教之曰中之性情

可上下也昔西門豹佩韋以自寬宥子賤佩弦以自

急汝曹念哉後七子皆辟孝廉而元珪雅珪更以令

德著

各守一藝 鄧禹有子十三人各守其藝閨門雍睦累

世寵貴漢庭者凡百餘人

兒必貴 王珪母李氏嘗曰兒必貴未知所與游者何人適在齡如晦造訪母大驚曰二客皆公輔器汝貴不疑矣

蘇瓌有子 蘇頲父瓌同李嶠拜相一日召二子進見帝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是父是子 呂昭知沁州臨行父老持金相贈昭曰吾無劉寵之受敢為父老留一錢哉却不納子旦初第昭誠之曰苟酌貪泉死不歆祀啗冰茹蘗是父是子父子四元 倫文敘弘治乙未會元狀三子以諒以訓以誥皆成進士以諒鄉試第一以訓會試第一以誥

位歷卷五

倫類

十三

殿試第二父子居四元為科名盛事

一如其父 范仲淹知耀州皆有善政趙元昊叛知永興軍時稱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子純禮亦知永興為政一如其父

一揭寄父 鄭楚任副使常市一揭寄父貽書問何處得此揭母以不義汚我家教嚴故楚制行最清謹

天上麒麟 杜詩徐卿二子生絕奇感應吉夢相追隨孔子釋氏親抱送並是天上麒麟兒

厲人生子 昔有厲人夜半舉子急持燈燭之蓋恐肖己也

三遷 孟子少時居近墓乃好為墓間之事孟母曰此

非所以教吾子也乃去居市廛孟子又好為貿易之事母曰此非所以教吾子也復去居學宮之傍孟子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可以教吾子矣遂居之

和熊 柳公綽妻韓氏常粉苦參黃連和熊胆為丸賜其子仲鄂等夜學舍之以資勤苦

畫荻 歐陽修四歲而孤鄭氏教之家貧乏紙筆以荻畫地學字後成大儒官至觀文殿大學士

截髮 陶侃孤貧孝廉范逵常過倉卒無以款待母湛氏乃截髮以易酒又撤所卧草薦剉以餵馬逵見盧

江守張夔稱之夔召侃領樅陽令

夜航船卷五

倫類

十四

跨竈 竈上有釜故子過於父謂之跨竈蓋釜父與釜同音借以相喻也

鳳毛 宋謝鳳子超宗善文詞作殷妃誅帝數賞曰超宗殊有鳳毛杜詩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毛

雙珠 後漢韋康韋誕俱有時名孔融語其父端曰不意雙珠近出老蚌

豚犬 曹操見孫權歎曰生兒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

老牛犢 楊彪子為曹操所殺操後見彪曰何瘦之甚曰愧無日磔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

之改容

伯道無兒 鄧攸字伯道石勒之亂挈妻子及弟子縋

以逃度不能兩全乃棄子存姪後卒絕嗣時人語曰

皇天無知使伯道無兒

萱堂 萱草一名宜男妊婦佩之即生男故稱母為萱

堂詩伯兮章焉得萱草言樹之北

椿庭 莊子云上古有大椿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

秋今人稱父曰春椿庭

喬梓 喬木高而仰父道也梓木實而俯子道也故稱

父子曰喬梓

植梨 張敷小字植父邵小字梨宋文帝戲之曰植何

卷五

倫類

十五

如梨敷曰梨是百果之宗植何敢比

菽水承歡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

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

為母殺雞 後漢茅容郭林宗訪之留宿旦日容殺雞

為饌林容宗以為己設已而供奉其母林宗拜之曰

卿賢乎哉因勸之學以成其德

自傷未遇 晉趙至年十二與母道旁看令上任母曰

汝後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早聞父耕叱聲牛釋書

而泣師問之曰自傷未遇而使老父不免勤苦

風木之悲 春秋臯魚宦遊列國歸而親故泣曰樹不

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遂自刎死

毛義捧檄 毛義以孝行稱府檄至以義為安陽令義

捧檄而喜動顏色張奉薄之後義母亡遂不仕奉歎

曰往日之喜蓋為母也

為母遺羹 穎考叔為封人鄭莊公賜之食食舍肉曰

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也請之以

遺之

倚閭而望 王孫賈事齊閔王王出走賈不知其處其

母曰汝朝出而晚歸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不歸則

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

歸

對使伏劍 王陵歸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以招陵陵

卷五

倫類

十六

母私送使者曰漢王長者吾兒毋以老妾故持二心

妾以死送遂伏劍而死

封還官物 陶侃少為縣吏常監魚池以魚鮓遺母母

封鮓責之曰爾以官物遺我反增我憂耳拒却之

勿以母老懼 劉安世除諫官白母曰朝廷使兒居言

路須以身任國脫有禍譴如老母何母曰諫官為天

子諍臣汝父欲為而弗得汝幸居此當捐身報主勿

以母老為懼流放耳

對食悲泣 陸績繫洛陽母往饋食績對食悲泣使者

問故曰母來不得見耳問何以知之曰吾母切肉未

嘗不方斷慈以寸為度此必母所餉也使者以聞特

赦之

暴得大名 陳嬰母東陽少年殺其令欲立嬰為王母曰吾自為汝家婦未聞汝先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嬰乃屬漢

人不可獨殺 嚴延年為河南守母從東海來適見報曰乃大驚不肯入府延年叩首謝母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垂老見壯子被刑戮也歲餘果敗擊墮金魚 陳堯咨秩滿歸母問有何異政對曰荆南當孔道過客以兒善射莫不歎母曰忠孝輔國爾父之訓也爾不能以善化民顧專卒伍一人之技因擊以杖墮其金魚

漢書卷五

倫類

十七

得與李杜齊驅 漢誅黨人詔捕急范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供養滂從龍舒君九原存亡得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母曰汝得與李杜齊驅死亦何恨令名壽考可兼致乎

吾知善養 尹焯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焯不對而出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也

能為滂母 蘇軾生十歲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領其要程讀范滂傳慨然嘆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能許之否程曰汝能為滂我獨不能為滂母母耶

口授古文 虞集母楊氏歸虞汲宋末兵亂汲孛家奔嶺外無書可攜讀母口授集左傳歐蘇文卒以文章名世皆母訓也

得父一絕 唐宋之間父名令文富文詞且工書有力絕人世謂之三絕後之間以文章顯之悌以驍勇聞之遜精草隸各得父一絕

父子諡文 明倪謙與子同入史局謙終南禮部尚書子岳終南吏部尚書父諡文僖文子諡毅父子諡文世以為榮

父長號 何遵幼聞范滂母事告母曰兒設為滂大人能慨然為滂母乎母笑曰而許之後為工部主事諫

漢書卷五

倫類

十八

武宗南巡荷校暴午門外五日杖死廷杖日父鐸在里有烏悲鳴而前心異之比聞工部有以言獲罪者父長號曰遵其死夫已而果然

以屏隔座 三國紀亮與子騰俱仕吳亮為尚書令騰為中書令每朝會以雲母屏隔座時論榮之

教忠 周孤突晉大夫懷公時突子毛及偃從重耳如秦公執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任父教之忠古之道也今臣子從公子亡若又召之教之貳也卒就死

當有五丈夫子 商瞿同年有梁鱸者年三十未舉子欲出其妻瞿曰未也吾齒三十八無子吾母為吾更



娶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果然吾  
恐子自晚生且未必妻過也居二年而梁有子

不如一經 韋玄成賢之子與蕭望之諸儒辨五經同

異於石渠閣漢元帝朝拜相守正持重不及父而文

采過之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贏不如一經

義繼母 齊二子之母宣王時有死於道者吏執其二

子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我殺之吏以告王王召

問其母母泣對曰殺其少者王問故母曰少者妻之

子長者前妻之子其父臨終囑妾善視今殺兄活弟

是以私廢公也皆言忘信是欺死也王高其義皆赦

之

續修四庫全書

倫類

九

他日救時宰相 于忠肅與如蘭為方外交忠肅彌月

如蘭赴湯餅之會摩其頂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

墨莊 宋劉式沒惟遺書數千卷夫人陳氏指謂諸子

曰此乃父墨莊也其後諸子及孫並起高第為時名

臣

各授一經 宋田闢行高學博游成均二十年不過浩

然歸隱子九人各授一經俱登第時稱義方者必曰

田氏

箕裘 禮記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

親導母與 唐崔邠為大常卿親導母與入太常署公

卿皆避道附各方稱位

附各稱方位

蜀人稱父曰郎罷吳人呼父曰蒼音遮呼祖曰阿爹又

有呼曰公爹有呼父曰爺音涯有呼父曰爸音霸有

呼曰父曰爸音播遼東人呼父曰阿嘛母曰我娘湖

南人呼母曰哎祖有呼父曰阿叭母曰阿宜淮江人

呼母曰社李長吉呼母曰嬖吳人呼母曰姪音寐羌

人呼母曰姐江湖有呼母謂媿音侍青徐人呼兄曰

阿荒荒大也又曰號音選越人呼兄曰况楚人呼姊

曰嬖呼妹曰媿音位江湖人呼子曰急音宰呼女曰

媿音倍又有呼子曰男女曰媛音媛赴越人呼子曰

媿吳人呼子曰野音牙楚人呼妻母曰妣音氏東齊

續修四庫全書

倫類

子

人呼婿曰倩呼賤役曰依婦人呼夫之兄曰兄公稱

夫之姊曰女音中呼姊妹之子曰出音翠自稱曰

媿音委猶稱我也稱舅母曰妣齊人呼姊曰媿音穉

將校有夢 楊价瓌子未生時將校有夢神自靖州來

號蜀威將軍者暨价生貌狀如之襲職著邊功

夫婦附要

舉案齊眉 梁鴻至吳依臯伯通廡下為人賃舂妻孟光具食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以禮遇之

歸遺細君 東方朔割肉懷歸武帝問之曰歸遺細君糟糠 光武妙湖陽公主新寡欲下嫁宋弘帝語弘曰

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對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主曰事不諧矣

斷機 樂羊子游學未三月而歸其妻引刀斷機曰君子尋師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乃發憤卒業

二喬 周瑜從孫策攻皖得喬公兩女皆有殊色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策謂瑜曰喬公二女雖流離得吾

二人為塔亦足為歡 有兄之風 孫權妹劉先主初在荊州孫權以妹妻之

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

先主每入心常凜凜 婦有四德 許允婦貌醜允曰婦有四德卿有幾德婦

曰妾之所不足者色耳士有百行卿有幾行允曰皆備婦曰君好色德不如好色何謂皆備允大慚禮之

終身 執中櫛 左傳晉太子圉質於秦秦妻之將逃歸嬴氏

曰寡君使婢子執中櫛以固子也縱子私歸棄君命

也不敢從

奉箕帚 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劉季狀貌異之曰僕聞人多矣無如季相僕有弱息女願為其妻

吾知喪吾妻 劉庭式嘗聘鄉人女及登第女喪明家且貧甚鄉人不敢復言或勸改聘庭式歎曰心不可

負卒娶之生數子死哭之慟蘇軾時為州守問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足下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

曰吾知喪吾妻而已軾深感其言 畫眉 張敞為京兆尹為婦畫眉有司奏聞上問之對

曰夫婦之私有過於此者上弗責 牛衣對泣 王章家貧無被卧牛衣中與妻涕泣妻怒

曰京師貴人誰踰仲卿者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果為京兆

別目 房玄齡布衣死時病且死謂妻盧氏曰吾病不起卿少年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中剔一日

以示信玄齡疾愈後入相禮之終身 織錦迴文 竇滔妻蘇氏字若蘭苻堅時滔拜安南將

軍鎮襄陽攜寵姬趙陽臺以行蘇悔恨因織錦為迴文題詩二百餘首縱橫反覆皆為文章名曰璇璣圖

以寄滔 不從別娶 宋黃龜年為侍御史劾秦檜遂奪檜職初

邑簿李朝旌許妻以女旌登第而朝旌已死家甚貧

或勸其別娶不從

小吏名港 漢廬江小吏焦仲卿妻為姑所逐自誓不嫁其母屢逼之遂投水死仲卿聞之亦亦縊今府境有小吏港以仲卿名

相思樹 韓憑妻封丘息氏康王奪之憑自殺息與王登臺遂投臺下死遺書於帶願以尸骨賜憑王弗聽使人埋之塚相望也信宿有交梓本住於二塚之旁

旬日而枝成連理鴛鴦棲其上交頸悲鳴宋人哀之號曰相思樹

知禮 季敬姜魯大夫公甫穆伯之妻也子文伯相魯退朝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敬之家而猶績手敬姜歎

曰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吾懼穆伯之絕祀也及文伯卒敬姜朝哭

穆伯暮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不知禮矣作誄 柳下惠卒門人欲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作誄

諡康 黔婁先生卒曾西往弔見其屍覆布被手足不盡斂曾西曰邪引其被則斂矣妻曰邪而有餘不若

正而不足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西曰何以為諡妻曰先生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諡曰康

可乎曾西歎曰惟斯人也而有斯婦

預結賢士 晉大夫伯宗好以直辨凌人人惡之妻曰

危可立待也何不預結賢士以州犁托馬伯宗乃得免 畢羊而交之未幾伯宗以譖死畢羊送州犁於荆幸

柏舟 共姜衛世子舟伯妻共伯蚤折父母欲奪而嫁之以死自誓作柏舟詩

共隱終身 王霸少與令狐子伯善後子伯相楚其子為郡功曹嘗詣霸霸子耕於野投未見客顏色慚阻

客去霸卧不起妻問故霸曰彼子容服都兒曹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子霸之貴孰與君之

高奈何忘風志而慚兒女子乎霸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隱終其身

女宗 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其妻養姑甚謹其如

曰子可以去矣答曰婦人從一為貞以順為正豈有專夫室之愛為賢哉事姑愈謹宋公表其閭曰女宗

封髮 唐賈直言坐事貶嶺南妻董氏名德貞年甚少訣曰死生未期汝可亟嫁貞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

使直言署曰非君不可解直言貶二十年乃還帛如故

受羊埋之 羊舌子好直不容於晉去三室之邑邑人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妻叔姬曰不如受而埋之

羊舌子曰何不餉盼與鮒姬曰不可南方有烏為吉乾食其子不擇肉子多不義今盼與鮒童子也隨大

人而化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乃盛以甕埋壚陰後攘羊事敗事吏發視之古尚存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矣

弓工妻晉繁人之妻也平公使繁為弓三年乃成公引射而不穿一札將殺之其妻請見曰妾夫造弓勞矣君不能射反以殺人妾聞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右手發之左手不知公用其言而射穿七札立釋繁人

迎叔隗 晉文公與趙衰子奔狄狄人隗氏入二女公納季隗以叔隗妻衰生盾及反國文公又以女趙姬妻之生三子趙姬請迎盾與其母衰不敢從姬曰得

寵忘舊安富室而棄賤交不可君其迎之衰乃迎叔隗與盾於狄

提瓮出汲 桓氏字少君鮑宣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少君悉屏去侍從服飾更布素與宣共挽鹿車歸里拜帖即提甕出汲修婦道

御妻 晏子出其御之妻從門間窺其夫意氣揚揚自得既而歸妻請去曰晏子身相齊國名顯諸侯觀其志常有以自下者子為人御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御者乃重自抑晏子怪而問之以實對薦為大夫效少君 馬融女適汝南袁隗禮初成隗曰婦奉箕帚

而已何乃珍麗對曰慈親愛重不敢違命君若慕鮑宣之高妻亦效少君之事

破鏡 樂昌公主下嬪於徐德言陳亡德言與主破鏡各分其半後主為楊素所得德言寄詩云鏡與人俱去鏡歸人未歸樂昌得詩悲泣不已素愴然召德言還之

造廬而弔 杞梁死國事喪歸齊莊公遇於途欲弔其妻曰君以吾夫之死為有罪則不敢辱君之弔如以為無罪則先人有敝廬在何弔於途公乃造其廬而弔焉

琴心 司馬相如與臨邛令善富人卓王孫聞令有貴客為具名之酒酣令請相如撫琴時卓王孫女新寡竊聽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遂夜奔相如與之歸成都

白頭吟 司馬相如將聘茂陵女為妻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感之乃止

妬婦津 劉伯玉妻段氏悍妬聞其夫誦洛神賦投洛水死後人名其地為妬婦津有人渡此者必濕其衣

四畏堂 王文穆作三畏堂夫人悍妬楊文公戲曰可改作四畏堂公問故曰兼畏夫人 獅子吼 陳季常妻柳氏悍妬客至或聞詬詈聲坡公

詩戲之曰誰似龍丘居士賢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  
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恐傷盛德 謝太傅劉夫人性妬常惟諸妓作樂太傅

暫見便下帷太傅索更一開夫人拒之曰恐傷盛德

鶴庚止妒 梁武帝平齊獲侍兒千餘都后憤恚成疾

左右曰山海經云食鶴庚止妒后食之如果減半

炊炭度 百里奚為秦相堂上作樂有浣婦自言知音

援琴歌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炭度今

當富貴忘我為尋問之乃其妻也

周姥撰詩 謝太傅欲置伎妾命兄子往勸夫人因言

關雎雝斯不妒之詩夫人問誰為此詩云是周公夫

人曰周公是男子周姥撰詩當無是語

何由得見 桓温尚南康公主經年不入其室一日温

與司馬謝奕飲奕以酒逼温温逃入主所奕遂升廳

事引一直兵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何怪也主

謂温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見

羞墓 朱買臣刈薪自給妻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

當富貴妻恚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買臣不能留

無何拜會稽太守乘傳入吳見故妻從夫治道載之

後車妻愧死葬於嘉興呼為羞墓方正學有詩云青

草塘邊土一坵千年埋骨不埋羞叮嚀囑咐人間婦

自古糟糠合到頭

秋秋胡挑妻 魯秋胡娶妻五日官於陳後歸見採桑

女子下車挑之曰力田不如逢年力桑不如見郎吾

有黃金願以與子婦不受歸及見其夫乃挑我者也

遂數胡罪而沉於河

難做家公 郭汾陽子曖與昇平公主詬詈曖曰汝倚

父為天子耶我父薄天子而不為耳主入奏子儀囚

曖入待罪代宗曰不啜不聾難做家公小兒女閨闈

之言弗聽

妒不畏死 唐任環為兵部尚書太宗賜宮人二人妻

柳氏妒之欲爛其髮使禿太宗賜酒曰飲之立死不

妒不須飲柳氏拜勅曰誠不如死舉卮飲盡太宗謂

環曰人不畏死卿其奈何二女令別室安置

鼓盆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方箕踞鼓盆而歌惠

子曰不太甚乎莊子曰人且儻然寢於巨室而我且

嗷嗷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正命故止之也

牝雞司晨 周武王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加公九錫 王導懼內乃以別館畜妾夫人知之持刀

尋討導飛轡出門以左手扳車欄右手提塵尾柄以

打牛狼狽而前蔡司徒謨曰朝廷欲加公九錫王信

以為實蔡曰不聞餘物惟聞短轆轡車長柄塵尾王

大羞媿

夜航船卷五 倫類 主觀齋錄

夜航船卷五 倫類 主觀齋錄

何况老奴 桓温平蜀以李勢妹為妾妻聞拔刀襲之  
李方梳頭髮垂委地姿貌端麗乃徐結髮斂手向妻  
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若能見殺猶生之年神情間  
正辭氣悽惋妻乃擲刀前抱之曰我見猶憐何況老  
奴遂善視之

如夫人 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解白水詩 管仲姜名婧桓公出游甯戚扣牛角而商

歌公使管仲迎之戚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

婧曰古有白水之詩曰浩浩白水儵儵之魚君來

召我我將安居比戚之欲仕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

遂相齊

倫類 元

居燕子樓 關盼盼張建封侍姬也建封歿盼盼獨居

燕子樓十餘年一日得白樂天和詩泣曰自我我公

薨妾非不能死恐世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而玷

公也遂怏怏不食而卒但吟云兒童不識冲天物漫

托青泥汚雪毫

何惜一女 周顛母姓李字絡秀顛父浚為安東將軍

出獵遇雨過李氏會其父兄他出絡秀與一婢具數

十人饌甚精辦而不聞人聲浚恠使人覘之獨見一

女子美甚浚固求為侍妾父兄初不許絡秀曰門戶

衰微何惜一女遂許之生顛及嵩

抱骨赴水 趙淮妻長沙人元將使淮招李廷芝淮至

城下大呼曰廷芝男子死耳無降也將怒殺之擄其  
妾妾偽告曰將妾夙事趙運使今死不葬不忍忘情  
願往埋之即事公無憾乃聚薪焚淮骨置缶中自抱  
骨赴水死

察妾憂色 袁昇五旬無子往臨安置妾既得妾察其

有憂色問故妾曰吾故趙太守女也家四川且貧母

賣妾為歸葬計耳昇即送還并傾橐以贈妻曰君施

德如此何患無子次年生詔為浙西使孫洪官郡司

馬

不如降黃巢 王鐸鎮渚宮以拒黃巢兵漸逼先是赴

任多帶姬妾夫人不知忽報夫人離京在道謂從事

倫類 三

曰黃巢漸自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日情味何以

安處幕僚戲曰不如降了黃巢

諷使出妻 宋夏執中姊為孝宗后累官節度初執中

與其微時妻至京后諷使出之擇配貴族執中誦宋

弘語以對后遂止

六十未適 南北朝顧協少時將聘舅女未成婚而母

亡免喪後不復娶至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

迎之卒無嗣

遺妾獻詩 陳陶操行高潔累辟不起嚴讓守南昌欲

試之遣小妾蓮花往侍陶竟夕不納妾獻詩曰蓮花

為號玉為腮珍重尚書遺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空

勞雲雨下陽臺陶答云近來詩思清於水老去風情薄似雲已向昇天得門戶錦衾深愧卓文君

計賺解後 沈襄父鍊疏劾嚴嵩父子被謫復誣入白

蓮邪教戮之原籍逮襄部訊并解其妻抵山東起早

下於客店妻密告語襄曰君至京必無生理盍以計

脫以存宗祧妾拚一死與之圖賴或得免落奸相之

手於是結之曰此地有吏部某為我父同年在都時

曾貸我父三百餘金索來可作路費亦可以餘者贈

爾兩人為還鄉需不識可行否二羞羞以其有妾有

為質去其手刑易其衣中一差守妾於店一差押之

同往行不一里其差腹疼登廁襄逸去差至所謂吏

沈襄傳卷五

倫類

三

部家與襄所言迥異奔回客店云襄脫逃嚇妾吐

真妾乃號叫曰我夫妻耐苦到此京師已近滿望事

白生還汝受嚴氏囑潛殺我夫汝必還我夫屍我以

身殉決不甘孱弱女流又遭汝之污辱聞者酸鼻告

之當道亦疑為嚴氏所謀將妾寄養尼菴日比二差

還屍拖延二載嚴氏敗襄出為父陳冤恩贈廕蒙贈

廕妾亦受封與襄白首告終

名分定矣 嘉靖己丑瑞州孝廉劉文光廖暹同上公

車皆下弟欲歸廖倩媒買妾拉劉同往選擇相中一

女下定訂期其女問曰二位相公何者聘妾廖戲指

劉曰是這劉相公娶你劉亦大笑女乃對劉肅拜而

進次日備禮往娶女見儀狀大駭曰劉君娶我何以

帖出廖某媒告以實女變色曰作妾雖然微賤亦關

夫妻父子之道豈可輕指他人以為戲我已拜劉名

分矣父母婉轉再四誓死不從廖追悔無及勸劉納

之劉力不繼約以下料後劉正室逝世娶女為正

各送半臂 宋子京夜飲曲江偶寒命取半臂十餘寵

各送一枚子京恐有去取不敢服冒寒而歸

白中炊釜 江淮王生善卜有賈客張瞻將歸夢炊白

中問王生王曰君歸不見妻矣白中炊無釜也瞻歸

而妻已卒

覆水難收 姜太公初娶馬氏讀書不事產業馬求去

沈襄傳卷五

倫類

三

太公封於齊馬求再合太公取水一盆傾於地令婦

收水惟得其泥太公曰若能離更合覆水豈難收

一塔

紅絲 唐郭元振美丰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為塔曰吾五女各持一絲於幔後子牽之得者為婦元振牽一紅絲得第三女

廐中騏驎 南史杜廣初為劉景廐卒及與景語景大驚曰久負賢者告其妻曰吾為女求塔二十年不意廐中有騏驎遂以女妻之

屏間孔雀 唐高祖皇后竇氏父毅曰此女有奇相不可輕許人因畫二孔雀於屏求婚者令射二矢陰約中目高祖最後至各中一目遂歸於帝

玉鏡臺 晉温嶠姑有女屬嶠覓塔嶠自有婚意曰但

夜航船卷五

倫類

玉鏡臺

得如嶠如何姑曰何敢希汝比也復一日嶠云已得塔矣門第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喜婚畢姑女披紗扇撫掌笑曰我果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再娶小姨 歐陽公與王拱辰同為蕭簡肅公塔歐公先娶其長拱辰娶其次後歐公再娶其幼女故歐公有舊女塔為新女塔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

東牀坦腹 郗鑒使門生求塔婚於王導導東廂下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郗曰王氏諸子弟咸自矜持唯一人在東牀坦腹卧食胡餅獨若不聞鑒曰此正佳訪問乃羲之遂妻以女

快塔 後魏劉延明十四就博士郭瑀學弟子五百餘

人瑀有女選塔意在延明設一座曰吾有女欲覓一快塔誰坐此者延明奮衣坐曰延明其人也瑀遂妻之

乘龍 魏黃尚與李元禮俱為司徒俱娶太尉桓元叔女時人謂桓叔元女俱乘龍言得塔如龍也

岳丈 青城山為五岳之長名丈人山故稱婦翁曰岳丈又云秦泰山有丈人峯故秦稱泰山

嶽公秦水 歐陽永叔常云今人呼妻父為嶽公以泰山有丈人峯呼妻母為秦水不知出何書也

冰清玉潤 晉衛玠妻父樂廣皆有重名議者以為婦翁冰清女塔玉潤

夜航船卷五

倫類

玉鏡臺

天緣 蒙氏有女欲為擇配女曰王擇配非天婚也我欲倒騎牛背任牛所之即嫁之王從其請至一委巷牛側其角而入見一樵者女曰此吾塔也王怒絕女

一日塔問首飾是何物曰金也塔曰吾樵處甚多載歸皆金磚王難之曰汝能作金橋銀路吾當來訪果作以迎王王歎曰信天緣也後名其地曰轆角莊

門多長者轍 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平欲娶之負曰平雖貧門多長者轍卒與之誠曰無以貧故事人不謹

佳塔 康唐揚於陵補句容主簿時韓滉節制金陵揚以屬吏謁滉異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欲擇佳塔無



有如楊主簿者遂以女妻之

翁塔登相府 范文正一見富弼器之曰王佐才也適

晏元獻謂文正曰吾一女煩君為擇塔文正曰必求

國士無如富弼者元獻妻之後弼與元獻共登相府

蓋異觀也

此必國夫人 宋馬亮知夔州時呂蒙亨為屬吏子夷

簡在馬亮一見許妻以女妻亮曰此必國夫人也

人服其鑿

卷五 倫類 三五

兄弟 附子姪

田氏紫荆 田真田廣田慶兄弟同居紫荆茂盛後議

分析樹即枯槁兄弟不復議分樹乃茂盛如故

昆玉 陸機陸雲兄弟二人生於華亭人比之崑岡出

玉因名昆玉

三閭瓦屋 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參佐廨中三

閭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為人文弱可

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鐘聲言多慷慨

難兄難弟 陳元方子羣陳季方子忠各論其父功德

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

為弟

卷五 倫類 三五

手足 袁紹二子譚尚父死爭立治兵相攻王修謂曰

兄弟者手足也人將鬪而斷其右臂曰我必勝可乎

二子不從為曹操所滅

折矢 吐谷渾阿柴有子二十人疾革令諸子各獻一

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利延折之取十九

箭使折之利延不能折乃嘆曰孤則易折眾則難摧

若曹識之

尺布斗粟 淮南王與漢文帝兄弟從蜀道死民謠曰

一尺布尚可容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分痛 宋史晉王有病太祖親往視之自為灼艾晉王

覺痛太祖亦取艾自灼以分其痛

皆有文名 羅願兄顯頤頤頌弟頤皆有文名朱熹特稱之

大小秦 唐秦景通與弟暉皆精漢書號大秦小秦凡治漢書者非出其門謂無師法

東帶未竟 劉璉璉弟璉嘗隔壁夜呼之璉下床著衣立然後應兄恠其久曰頃東帶未竟其操立如此

龍虎狗 諸葛瑾仕吳弟亮仕蜀弟誕仕魏時謂蜀得龍吳得虎魏得狗

棠棣碑 賈敦頤為洛州司馬洛人為刻碑市旁弟敦實又為長史洛人亦為立碑其側號棠棣碑

三張 晉張載博學能文章嘗作劔閣銘武帝命鑄之

劔閣弟協少有雋才為河間內史元亦爛詞賦時號三張

三魏 魏允中南樂人兵使王元美賞識之丙子秋試元美偕同官飲使院戒閹吏曰小錄至非魏允中元

母傳鼓夜半鼓發相與譙叫已與其兄允貞弟允亨皆舉進士時人號曰三魏

自縛請先季死 王琳年十餘歲父母俱亡遭亂鄉鄰逃竄惟琳兄弟獨守塚廬號泣不去弟季出遇赤眉

將殺之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之時稱四皓 徐伯珍少孤貧以箬葉學書杜門十九年

淹貫經史累召不出兄弟四人俱白首時稱四皓

人所難言 劉正夫官左司諫徽宗方究蔡卞獄正夫

入對引淮南斗粟尺布之謠上意遂解謂正夫曰兄弟之間人所難言卿能及此不覺感動

俱九歲貢 宋王應辰年九歲以能誦九經作春秋語孟義兼通子史貢於禮部後數年其弟應申亦九歲

貢禮部 一母所生 吳思遠兄弟六人先以父命析居及父卒

泣告其母曰吾兄弟別處十餘年今多破產一母所生忍使苦樂不均耶復共居

金友玉昆 辛攀父爽尚書郎兄鑒曠弟寶迅皆以才識知名秦雍為之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昆

相煎太急 曹丕欲殺其弟植植賦詩曰煮豆燃豆其

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火攻伯仲 周顛弟嵩因醉詈其兄曰兄才不及弟橫

得重名然燭蠟投之顛顏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誠出下策

姜被 後漢姜肱與弟重海重江各娶兄弟相戀不忍別作一大布被寢則兄弟與共人稱其友愛

花萼集 李義山兄弟俱以文章著同為一集號李氏花萼集

賈氏三虎 後漢賈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之曰賈氏三虎阿彪最優

二惠競爽 左昭公三年齊公孫窶卒晏子曰惜也子  
旂不免殆哉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個姜其危哉  
雙壁 陸暉與弟恭之並有時譽洛陽令見之曰僕已  
年老幸觀雙壁

佳子弟 王右軍少時為從伯敦導所器常謂右軍曰  
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

吾家麒麟 晉顧和族叔榮見其總角志氣不凡曰吾  
此吾家麒麟與吾宗者必此子

我家龍文 北史楊愔幼聰慧絕人其叔奇之曰愔也  
將相器常語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  
十歲當求之千里之外

沈氏卷五

倫類

三五

猶子 盧邁進中書侍郎再娶無子或勸畜姬媵邁曰  
兄弟之子猶子也可以主後

千里駒 符朗符堅從兄之子堅常稱之曰吾家千里  
駒也

烏衣子弟 晉王氏子弟多居烏衣巷一時貴盛人稱  
之曰烏衣子弟

小阮 竹林七賢阮咸為阮籍兄子故稱小阮  
大小王 東陽王承出守東陽多惠政弟幼亦東陽守

時朱异用事車馬填門魏郡申英指异門曰此中輻  
輳惟勢是趨不能屈者大小王東陽耳

臣叔不痴 王湛雅抱隱德不知者以為痴兄子濟往

省見床頭有周易因共譚易剖析精微出濟意外乃  
嘆曰家有名士三十年不知武帝嘗問濟卿家痴叔  
死未對曰臣叔不痴又問誰比曰山濤以下魏舒以  
上

芝蘭玉樹 謝玄為叔父東山所器重安常謂子姪曰  
子弟亦何豫人事正欲使之佳玄曰譬如芝蘭玉樹  
使其生於庭階耳

屐齒之折 謝太傅與客圍棋俄而謝玄淮上信至展  
書畢攝放床下了無喜色下棋如故客問之徐答云

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

三桂堂 宋王之道剛直尚風節與兄之義之深同科

沈氏卷五

倫類

四

名顏其堂曰三桂嘗夢帝命之曰以爾有功當錄其

後子十人仕者九人

刻鵠類鶩 馬援戒其子侄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吾願

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吾不願汝曹效之效伯

高不得猶為謹勅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效

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

者也

析廉取肥 漢許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使成名乃析

產為三自取肥田廣宅二弟無後言人皆稱其克讓

晏普並舉孝廉武乃會宗人泣言析產故悉以田宅

歸晏普一郡嘆服之

兄弟感泣 何文溫淵知温州府民有兄弟爭財而訟

者文淵判其狀曰祇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分兄弟感泣親睦

兄弟爭牛 張長年汝南守郡有兄弟分一牛爭訟不能決者長年賜以已牛一頭使均之于是境中相戒咸敦敬讓

翁和堂 韓祥與弟補同登進士俱以德行文章顯名宋理宗書翁和堂以賜之

弟請抵罪 唐陸南金官太子洗馬嘗匿盧崇道捕當重法弟璧請抵罪御史恠之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御史義之並免

兄惟一子 許荆兄子世嘗報仇殺人怨者操刃攻之荆跪曰世無狀咎在荆兄惟一子死則絕嗣荆願代之怨家曰許椽郡中賢者吾何敢犯遂妻去

急即撲殺 李勣疾子弟固以藥進勣曰我山東田夫爾位極三台年將八表非過分耶命置酒奏樂列子弟謂弟弼曰我見房杜諸公苦作門戶為後人計並遭癡兒破家我有如許狔犬將付汝若不率教急即撲殺

嫂叔

夏美 漢高祖微時至丘嫂家嫂方食美厭叔至陽云美盡轉釜已而視釜有美由是怨嫂後乃封其子為夏美侯

為叔解圍 謝道韞適王凝之叔獻之與客議論詞理屢屈道韞遣婢白獻之為小郎解圍乃于帳後與客辯議客愧服而去

亦食糠覈 陳平家負郭窮巷以敝席為門或謂平曰何食而肥嫂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而逐其婦

嫂不為炊 蘇秦出游大因而歸妻不下機嫂不為炊及為從約長佩六國相印秦之妻嫂側俱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秦乃笑謂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伏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而金多也

姊妹

聶政姊 聶政刺韓相俠異累因自皮面抉目自屠出賜韓人暴屍購其名其姊往哭之曰是軼深井里聶政也以妾在故自刑以絕其跡妾敢畏死以恨賢弟之名遂死於政之旁

屈原姊 女嬃聞屈原放逐來歸喻令自寬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姊歸故離騷云女嬃之娟娟兮申申其詈

予

李勣姊 康唐李勣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為粥而燎其髮鬚戒止之答曰姊且疾而勣且老雖欲進粥尚幾何

何

班超妹 漢曹壽妻曹大家聞超在絕域妹為上書乃徵超還

宋太祖姊 趙匡胤將北征聞軍中欲立點檢為天子告走家人太祖姊方在廚引麪杖逐之曰大丈夫臨

大事可否當自決乃來恐赫婦女耶太祖即趨出

姚廣孝姊 姚廣孝以靖難功封榮國公謁其姊姚嬭

姚嬭闔門揮麾出之曰做和尚不了豈是好人終拒不見

駱統姊 駱統值歲饑減食姊問故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助粟若干統一日散盡

李變姊 固女聞父危泣曰李氏滅矣密遣弟變詣父門

生王成而告之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以六尺委君李氏存滅在此矣遂服變服入成徐而成賣卜於市陰相往來比變放還姊因相對而慟因戒之曰先公正直為漢忠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慎勿以一言加梁氏聞者悲感

季宗妹 季兒者季宗之妹任延壽之妻也延壽怨季宗而陰殺之赦免季兒振衣求去延壽曰汝其殺我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仇亦不義與子同枕席而殺吾兄又縱兄之仇何面目戴天履地乎乃告女曰吾義不可留又無所往汝義善視兩弟遂自經

文苑類卷五

倫類

皇朝通志鈔本

師徒 先輩

北面 唐崔日用請武甄言春秋疑義甄條舉無留語

日用曰吾請北面

函丈 禮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

夏楚 夏與榎同山楸木也榎形圓楚形方以二物為

朴以警其惰慢使之收斂威儀也

解頤 漢匡衡深明經術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

來匡說詩解人頤

絳帳 漢馬融教授諸生常有千數坐高堂施絳紗帳

前授生徒後列女樂

負笈 漢蘇章負笈尋師不遠千里

夜航船卷五

倫類

聖觀齋抄本

立雪 游酢楊時為伊川先生弟子一日侍先生側先

生隱几而卧二生不敢去候其寤則門外雪深尺餘

矣

坐春風中 朱公瑛名光庭見明道先生於汝州歸語

人曰先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

舌耕 漢賈逵通經來學者不遠千里廣有贈獻積粟

盈倉或云逵非力耕乃舌耕也

牧豕 後漢孫期少為諸生通京氏易古文尚書家其

貧牧豕於澤中學者皆執經塾畔以追隨之

白首北面 賈瓊曰文中子十五為人師陳留王孝逸

先達之傲者矣然而白首北面豈以年乎

人師難遭 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林宗供洒掃林宗曰

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

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

青出於藍 荀子學不可已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出

於水而寒於水

師何常 北史李謐初師事孔璠璠後璠還就謐請業

同門生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一字師 張詠詩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間殺老尚

書蕭楚才曰恨字未妥宜改幸字詠曰子吾一字師

也

東家丘 漢邴原就學於孫松松曰子近捨鄭君鄭玄

夜航船卷五

倫類

聖觀齋抄本

而躡屣至此豈以鄭為東家丘耶原曰人各有志所

向不同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則君以僕為西家之

愚夫矣松謝家語孔子西家有愚夫不識孔子為聖

人乃曰彼東家丘吾知之矣

吾道東 漢鄭玄事馬融學有得及辭歸融喟然謂門

人曰吾道東矣

吾道南 宋楊龜山師明道先生及歸送之出門謂坐

客曰吾道南矣

易已東 漢卜寬學易於田何學既有成寬東歸何喜

謂弟子曰吾易已東矣

關西夫子 後漢楊震明經博覽為諸儒所宗號曰關

西夫子

南州關里 兗州曲阜縣關里孔子所居之地朱熹居

建陽有考亭明經論道諸子士號南州關里

教授河汾 晉王通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

甚眾累徵不起趙郡李靖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一

時王佐之才皆出其門

師及淵源 古人學問必有淵源楊惲一 迥出當時

流輩則司馬遷外甥也

吾道之託 黃榦字直卿朱熹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

處甚有益遂以女妻之熹病革出所著書授榦曰吾

道之託在此

倫類

倫類

宋七

此吾老友 蔡元定八歲能詩及長登而山絕頂日惟

啖齋於書無所不獨讀朱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

友也不當在弟子列

通家 孔融年十歲聞李膺有重名造之膺問高明父

祖常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家老子同

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

父執 曲禮曰見父之執執父同志之友也不謂之進

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

識荆 李白與韓荆州書曰白聞天下談士言曰生不

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何令人之景慕至此

哉

山斗 韓昌黎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自愈後其學

盛行學者仰之之如泰山北斗

函關紫氣 老子將度函谷關關吏尹喜望見尹紫氣

神知有神人來果見老子騎青牛薄板車過關喜拜

之老子教喜煉氣授以道德五千言

倒屣 蔡邕聞王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

貌短小一座盡驚邕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

吾家書籍文章當盡與之

下榻 徐穉字孺子豫章人陳蕃為豫章太守罕所接

見惟設一榻以待孺子去則懸之穉屢薦不仕郭林

宗稱為南州高士

倫類

倫類

宋八

御李 李膺性簡尤無所交接荀爽常謁膺因為其御

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

李郭仙舟 郭泰游洛陽與河南尹李膺相友善後歸

鄉里衣冠送至河上車騎數千泰與膺同舟而濟眾

賓望之以為神仙世稱李郭仙舟

北海樽 孔北海性寬容好客及退閒職賓客日盈其

門常數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千里命駕 晉呂安服嵇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

駕赴之

高軒過 李駕賀七歲能文韓愈皇甫湜過之賀作高

軒過詩以謝之

投轄 漢陳遵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車轄投

中雖有急不得去

附驥 公孫述傳蒼蠅之飛不過數步附托驥尾得以

絕羣

披雲 晉衛瓘見樂廣奇之命子弟造烏曰此人冰壺

濯魄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

景星鳳凰 韓愈遺李勣書曰朝廷士引領東望若景

星鳳凰始見爭先覩之為快

鄙吝復萌 漢黃憲陳蕃嘗謂周舉曰旬日間不見黃

叔度鄙吝之私復萌於心矣

夜航船卷五

倫類

聖賢傳

朋友

莫逆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知死

生存亡之一休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

心相與為友

友道君逆 周宣王將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

左儒爭之於王九復之而王不聽王曰汝別君而異

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

友以違君王殺杜伯左儒死

傾蓋 孔子之郊音談國名遭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

日甚相浹洽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

雷陳 後漢雷義與陳重為友義舉茂才讓於重刺史

夜航船卷五

倫類

聖賢傳

不聽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雖

謂堅不如雷與陳

僑札之好 季札見鄭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

獻紵衣後稱交契者謂之僑札之好

杵臼定交 後漢公孫沙穆游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

傭為吳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定交於杵臼之間

刎頸交 陳餘年少父事張餘耳兩人相與為刎頸之

交後乃有隙

如飲醇醪 程普嘗以氣凌周瑜瑜未嘗有溫色承奉

愈謹普自慙投分於瑜曰與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

自醉



廉慶 廉范與洛陽慶鴻為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廉慶

管鮑分金 管仲與鮑叔相友善仲曰吾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則吾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

停雲 陶元亮詩敘停雲思親友也故稱知交謂之停友

舊雨言舊交也杜工部云卧病長安旅次多雨尋常車馬之客舊雨來新雨不來

題鳳 嵇康與呂安善後安來值康不在嵇喜延之不入題鳳字而去喜以告康康曰鳳字凡鳥也

文苑類卷五

倫類

至觀海錄

指困 魯肅以散財賑窮結交後傑周瑜過肅并告資

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瑜瑜驚異之遂相與親結

彈冠結綬 王吉與貢禹為友肅育與朱博為友交相薦達長安人語曰王貢彈冠肅朱結綬

更相為僕 宋韓億李若谷未第時俱貧赴試京師僅有一氈一席割分之每出謁更相為僕李先登第韓

為負箱至長社分餞而別後韓亦登第

爾汝交 彌衡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交時衡未滿二十而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殷勤忘年交 張鏗有重名陸贄年十八往見語三日奇之

稱為忘年之交

金蘭薄 戴弘正每得一密友則書於簡編焚香以告祖考號金蘭薄

三友一龍 華歆與邴原管寧相善時號三友為一龍謂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

雉壇 五代時三人為朋築壇以丹雉白犬歃血而盟曰卿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我步行卿乘馬他日相逢馬當下

總角之好 孫策曰公瑾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耐久朋 唐魏元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時人號為耐久朋

平生歡 後漢馬援與公孫述同里閉相善以為富握手歡如平生

青雲交 江淹曰袁叔明與我有青雲交非直銜杯酒而已

班荆 楚聲子與伍舉相善遇之鄭郊布荆於地共食而言也

范張雞黍 范式張邵為友春時京師作別式曰暮秋當拜尊堂至期邵白母殺雞以俟母曰巨卿相拒千里前言戲耳邵曰巨卿信士言未畢果至升堂拜母

盡歡而別

繫劍冢樹 季札出使過徐徐君好秀季札劍口不敢

繫劍冢樹

文苑類卷五

倫類

至觀海錄

一頁二二下冊 續修四庫全書 8 反頁

言季札知之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劍繫其冢樹而去季札交情不以死生易念

生死月骨 蓬子馮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月骨者也敢忘報哉

口頭交 孟郊詩古人形似獸皆有大聖德今人表似人獸心安可測雖笑未必和雖哭未必戚但結口頭交肚裏生荆棘

交若醴 莊子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

貧交行 杜詩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時令人棄如土

面朋面友 顏克誌面交如攜手見利即解攜而去也

楊子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同類曰朋同志曰友

絕交惡聲 燕樂毅書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五交 劉孝標廣絕交論謂勢交論交窮交量交賄交此五交皆不能恤貧故絕之也

識半面 漢應奉嘗詣袁賀賀閉半戶出半面視奉奉即去故與人曾相見者曰識半面

無逢故人 公孫弘食故人高賀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弘內廚五鼎外膳一

殺詐也弘曰寧逢惡賓無逢故人

懷刺漫滅 彌衡尚氣剛傲自荆州北游許都書一刺懷之字滅而無所遇或曰何不從陳長史者為達乎

衡曰君使我從屠沽兒輩耶

負荆請罪 藺相如為趙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望見頗引車避之左右以為恥曰

強秦不敢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耳今兩虎相鬪勢不俱生吾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

翟公書門 鄭當時傳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

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布衣交 李孔修自號抱真子混迹闕人莫之識陳獻章見之曰此非僂首當世人也平居冠管寧帽衣

朱深衣惟攻周易一日輸糧至縣令異其容止問姓名不答第拱手令叱曰何物小民乃拱手耶再拱手

令怒咎之五竟無言而出令疑焉徐得其情乃大敬禮之吳廷舉藩臬於粵引為布衣交卒無子尚書霍

韜葬之西樵山

呼字定交 服虔字子慎善春秋聞崔烈集門人都講乃匿姓名賃諸生作食每當講時竊聽稍共諸生敘

其短長烈疑是度早往及未寤便呼子慎子慎度不覺驚應遂定交

死友 羊角哀左伯桃往楚道遇雪席不能俱生乃併衣與角哀伯桃入樹死角哀至楚為大夫王備禮葬伯桃角哀自殺以殉

後漢書卷五

倫類

五十五

奴婢

紀綱之僕 左傳晉侯迎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寔紀綱之僕

漁童樵青 唐肅宗贈高士張志和奴婢二人志和配為夫婦名曰漁童樵青人問其故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柁樵青使刈蘭薪桂竹裏煎茶

海山使者 晉陶侃家僮百餘人惟一奴不喜言語嘗默坐侃一日出郊外奴執鞭隨胡僧見而驚禮之曰海山使者也侃異之至夜失其所在

讀書婢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一婢不稱指玄使人曳跪泥中須臾一婢問曰胡為乎泥中曰薄言往愆

後漢書卷五

倫類

五十五

彼之怒

慕其博奧 蕭穎士性褊無比畜一傭僕杜亮每一決責便至力殫亮養創平復為其指使如故或勸之去答曰豈不知但慕其博奧以此戀戀不能去耳

溫公二僕 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學士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丞相溫公驚問僕實告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 溫公一日過獨樂園見舂一厠屋問守園者從何得錢對曰積游賞者所得公曰何不留以自用對曰只相公不要錢

臧獲 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蓋古無奴婢犯

事者被藏没入官為奴婦女逃亡獲得者為婢

措大 奴僕之稱有曰廝養有曰倉頭有曰盧兒有曰

奚童有曰鉗奴有曰措大措大者以其能舉措大事也

開閣驅婢 王處仲嘗荒恣於色休為之疲左右諫之

曰吾乃不覺耳如此甚易乃開後閣恣驅諸婢出任其所之

追婢 阮咸先幸姑家婢及居母喪姑當遠徙竟將婢

去咸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婢即阮孚之母

銀鹿 唐顏真卿家僮名曰銀鹿歐陽公云銀鹿鼎

便了 漢王子淵名褒從成都楊惠買夫時戶下有

髯奴名便了決賣萬五千與立券約從百使役

長鬚赤脚 韓愈寄盧仝詩云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

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又

東坡云常呼赤脚婢雨中擷園蔬

掌箋婢 康唐潞州節度使薛嵩有侍侍婢紅線嵩使

掌箋表號內記室

吹篪婢 後魏河湟王有婢曰朝雲善吹篪諸羌叛王

使朝雲假為姬吹篪羌皆流淚思鄉而去

桃葉 晉王獻之愛妾名桃葉嘗渡秦淮口獻之作歌

不用揖但渡無所苦我自來迎接

雪兒歌 唐李密寵姬名雪兒每賓客有辭章寄麗者

付雪兒協律歌之故號雪兒歌

絳桃柳枝 韓退之二侍姬名絳桃柳枝退之初出使

未歸柳枝竄去家人追獲及鎮州有云別來楊柳街

頭樹擺亂春風只欲歸惟有小桃園裏在柳花不發

侍郎回自是專屬意絳桃

樊素小蠻 白樂天兩婢一名樊素一名小蠻有云櫻

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

瓦刺輝明太祖駙馬梅殷僕也譚深趙曠謀殺駙馬文

皇帝殺此二臣瓦刺輝取心肝以祭駙馬痛哭而殆

仆地潑毒酒 衛國主父為周大夫不歸者三年且

巫氏與人通一日主父回其妻慮事敗以毒酒飲

命婢葵枝行酒葵枝知其謀而付曰從主母而殺主

人不可謂義受主母托而破其狀則害主母不可謂

忠乃故仆于地而潑其酒主父反以婢為不敬而重

責之葵枝受而不怨

李元蒼頭 李善漢李元之蒼頭也元盡室疫死惟孤

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巨萬諸奴欲謀續分其財善

潛以續出亡隱瑕丘界中親自乳哺及長訴叛於官

奴於官悉殺之時鍾離意為瑕丘令上書以聞光武

拜善及續並太子舍人善還舊里脫冠解帶掃元墓

門修祭泣數日乃去

定國侍兒 王鞏字定國坐蘇軾黨貶賓州軾臨北歸  
別鞏出侍兒柔奴進酒軾問柔奴嶺南應是不好柔  
如奴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軾因作定風波一詞以  
贈

世解卷五

倫類

五九

夜航船卷之六

古劍陶菴老人綉



選舉部

制科

賓興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

一曰六德智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槐花黃 科舉年舉子至八月皆赴科場時人語曰槐

花黃舉子忙

棘圍 通典禮部閱試之日嚴設兵衛拚棘圍之以防

假盪五代和凝知貢舉時進日士喜為喧譁以動主

世解卷五

選舉

司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凝撤棘圍關

省門而士肅然無譁所取皆一時英彥稱為得人

鄉貢進士 唐選舉志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其大

畧有二由學校曰生徒由州縣曰鄉貢皆升於有司

而進退之有科目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

觀光上國 易經觀卦六四爻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試士沿革 漢文帝始取士以策武帝加問經疑左雄

加章奏武帝始取士以詞賦唐太宗加律判及射立

宗取士以詩賦德宗加論及詔誥宋仁宗始加試經

義時王安石始去聲律對偶哲宗始詔專習經義始

廢詩賦。唐太宗始制鄉試會試宋始定秋鄉試春  
 禮部會試唐玄宗始移貢舉禮部典試唐初郎官試  
 宗真宗始詔禮部三年一貢試。唐中宗始設三場  
 。漢文帝始親策士唐武后策問貢士於洛城殿始  
 殿試宋太祖始御殿覆試先是武后覆試在酒後間  
 行之宋太宗始臨軒宰臣讀卷仁宗始殿試貢士不  
 黜落。宋孝宗始進士引射有陞甲。唐武后始制  
 武舉。宋始印給試題。唐高祖始貢院設兵衛搜  
 衣服稽察出入棘圍武后始彌封始糊名宋真宗始  
 席舍後唐始禁懷挾唐玄宗始嚴鄉貫禁舉人冒籍  
 。蕭何試學童誦九千字以上為史左雄奏年十五  
 經為童子科始制童科。漢文帝始納粟宋仁宗始  
 置太學三舍。漢武帝始制補博士弟子稱秀才元  
 魏始制生員唐高祖始制秀才州縣類考。後魏令  
 公卿子弟入學唐睿宗令舉人下第聽入學。宋開  
 寶六年因徐士廉訴知舉不公帝御講武殿覆試親  
 試自此始及第人賜綠袍靴笏賜宴賜詩自興國二  
 年呂蒙正榜始分甲次賜同進士出身自興國八年  
 宋白王世則榜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灝榜始封印  
 試卷自咸平三年始置謄錄彌封覆考編排皆自祥  
 符八年始。唐制禮部試舉人夜以三鼓為限宋率  
 由白晝不復繼燭

關節 士子行賄請求試官曰關節明朝楊士奇主試  
 有柱聯曰場列東西兩道文先齊射斗簾分內外一  
 毫關節不通風  
 甲乙科 漢平帝時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  
 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  
 通籍 舉子登科後禁門中皆有名籍可恣意出入也  
 正奏特奏 科甲為正奏恩貢為特奏  
 金榜題名 崔實暴卒復生見冥司列榜將相金榜其  
 次銀榜州縣小官並是鐵榜今人得第謂之金榜題  
 名  
 銀袍鵲立 隋唐間試舉人皆以白衣卿相稱之又曰  
 白袍子試日引於院中謂銀袍鵲立

鄉試

天府賢書 周禮地官卿大夫三年則大比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以禮禮賓厥明鄉老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

鹿鳴宴 詩鹿鳴篇燕羣臣嘉賓之詩也貢院內編定席舍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設賓主陳俎豆歌鹿鳴之詩

孝廉 漢制舉人皆名孝廉不由科目始也曹操亦舉孝廉

破天荒 荆州應試舉人多不成名為天荒解劉蛻以

荆州解及第時號為破天荒

鬱輪袍 王維善琵琶岐王使為伶人引至公主第獨奏新曲號鬱輪袍因獻懷中詩主驚曰皆我素所誦習嘗謂是古人佳作乃子為之耶因命更衣引之客座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作解頭及第

會試

南宮 唐開元中謂尚書省為南省門下中書為北省南宮禮部也舊以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南宮舍人後之赴春榜曰赴南宮

知貢舉 唐選舉志云玄宗開元二十四年考功員外郎李昂舉與貢舉詆訶進士李權文章大為權所陵詔帝以員外望輕遂移貢舉于禮部以侍郎主之永為例禮部進士自此始

玉筍班 唐李宗敏知貢舉所取多知名士世謂之玉筍班

朱衣點頭 歐陽修知貢舉考試閱卷常覺一朱衣人

在座後點頭然後文章入格始疑傳吏一及回視一無所見因語同列而三歎常有句云文章自古無憑據惟願朱衣暗點頭

文無定價 韓昌黎應試不遷怒不貳貳過題見黜于陸宣公翊歲公復主試仍命此題韓復書舊作不易一字不易公大加稱賞擢為第一

奏改試期 宋朝科試在八月中子由忽感寒疾自料不能及矣韓魏公知而奏曰今歲制科之士惟蘇軾蘇轍最有聲望聞其弟轍偶病如此人不得就試甚非眾望須展限以待之上許之直待子由病痊方引就試比常例遲至二十日自後科試並在九月相國

呂仲微不知其故東坡乃為呂言之呂曰韓忠獻之賢如此哉

同試走避 二蘇初赴制科之名同就試者甚多相國韓公偶與客言曰二蘇在此而諸人亦敢與之較試何也于是不試而去者十八九

屈居第二 嘉祐二年歐陽修知貢舉梅堯臣得蘇軾刑賞論以示修修驚喜欲以冠多士疑門生曾鞏所作乃置第二

龍虎榜 唐貞觀八年陸贄主試歐陽詹舉進士與韓愈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名士時稱龍虎榜

世說新語卷六

選舉

六朝御覽卷六

殿試

狀元 唐武后天授元年二月策問貢士於洛陽殿前狀元之名蓋自此始

淡墨書名 唐人進士榜必以夜書書必以淡墨或曰名第者陰註陽受以淡墨書若鬼神之跡也

臚傳 集英殿唱第日皇帝臨軒宰臣進三名卷子讀于御案前用牙棍點讀宰臣拆視姓名則曰某人鴻臚寺承之以傳于階下衛士六七人齊聲傳其名而呼之謂之傳臚

糊名 唐初擇人以身言書判六品以下集試選人皆糊名令學士考判

臨軒策士 宋熙寧三年呂公著知貢舉密奏曰天子臨軒策士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令廷試乞以詔策咨訪治道自是上御集英殿親試乃用策問

天門放榜 范仲淹判陳州時郡守母病召道士伏壇奏章終夜不動至五更謂守曰夫人壽有六年守問奏章何久曰天門放明年春榜觀者駢道以故稽留問狀元曰姓王二字名下一字塗墨旁註一字遠不可辨明春狀元王拱壽御筆改為拱辰

湘靈鼓瑟 錢起宿驛舍外有人語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起識之及殿試湘靈鼓瑟詩遂賦曰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徒自舞楚客不堪聽雅調

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徒自舞楚客不堪聽雅調

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徒自舞楚客不堪聽雅調

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徒自舞楚客不堪聽雅調

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徒自舞楚客不堪聽雅調



悽金石清音發杳冥蒼梧來暮怨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曲悲風過洞庭末聯久不屬忽記此二語足之試官曰神句也遂中首選

志不在溫飽 王曾初舉進士省試禮部廷對皆第一人或曰狀元中三場一生吃着不盡曾曰某生平志不在溫飽

瓊林宴 宋太平興國八年宋白等及第賜宴瓊林苑後遂為定制又曰自呂蒙正始

泥金報喜 天寶遺事新及第以泥金帖子附家書報捷謂之泥金報喜

雁塔題名 唐韋肇及第偶於慈恩寺雁塔上題名後

人效之遂為故事自神龍以來杏林宴後于雁塔題名同年中推善書者記之他時有將相則易殊書

曲江宴 曲江在西安府唐朝秀士登科第者賜宴曲江每年三月三日游人最盛

慈榜 世傳大羅天放榜於慈珠宮故稱慈榜

一榜京官 宋太祖幸西都張齊賢以布衣獻十策語

太宗曰我到西都得一張齊賢異時可作宰相太宗即位放進士榜欲置齊賢高等而有司落名三甲榜末上不悅及注官一榜盡除京官

奪錦標 唐盧肇黃頤皆宜與人同舉鄉試郡守獨厚餞頗明年肇狀元及第歸郡守延肇觀競渡有詩向

道是龍君不信果然錦奪得錦標歸守大勳釋褐 宋興國二年始賜呂蒙正等釋褐加袍帶後遂為例

燒尾宴 唐士人得第必展歡宴謂之燒尾宴謂魚化為龍必燒其尾

賜花 唐懿宗開新第宴于同江乃命折花于金盒令中使馳之宴所宣口勅曰便令簪花飲宴無不為榮

紅綾餅餠 唐僖宗幸南內興慶寺泛舟方食餅餠進士在曲江有聞喜宴上命御府依人數各賜紅綾餅餠所司以金盒進上命中官馳以賜故徐演詩云莫

欺老缺殘牙齒曾吃紅綾餅餠來

柳汁染衣 李固行古柳下聞彈指聲曰吾柳神也用柳汁染子衣矣得藍袍當以棗糕祀我未幾及第

英雄入彀 唐太宗正觀中私幸端門見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時人語曰太宗皇帝

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

取青紫 漢夏侯勝曰士患不明經術耳經術一明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

席帽離身 宋初士子猶襲唐俗皆曳袍垂帶出則席帽自隨李異舉不第鄉人曰李秀才不知恁時席帽離身及第後及乃遺鄉人詩曰為報鄉閭親戚道

如今席帽已離身

一日看徧長安花 王維登第得意之甚有一日看徧

長安花之句

踏李三 王十朋正榜第一李三錫副榜第一時有獻

戲正榜尾者曰舉頭雖不見王十伸脚猶能踏李三

五色雲見 韓忠獻弱冠舉進士在第二方唱名太史

奏曰下五色雲見遂拜右司諫權知制誥

青錢學士 唐張鷟舉制科甲第員半千稱鷟文辭猶

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青錢學士

天子門生 王寄幼有聲場屋間為李文定客文定薨

于位章聖臨奠見屏間有詩云雁聲不到歌樓上秋

色偏欺客路中愛之召見占對稱旨特許赴殿試既

夜航船卷六

選舉

十朝海內錄本

登科有謝詩云不拜春官為座主親逢天子作門生

讀卷賀得士 開慶間王應麟充讀卷官至第七卷頓

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鍊石臣敢以得士賀

遂擢第一乃文天祥也

門生

春官桃李 唐劉禹錫寄王侍郎放榜詩禮園新榜動

長安九陌人人走馬看一日聲名遍天下滿園桃李

屬春官

謝衣鉢 據言狀元以下到主司宅綴行而立歛名紙

通呈與主司對拜執事云請狀元請名第第幾人謝

衣鉢衣鉢謂與主司名第同者或與主司先人名第

同者謂之謝衣鉢

傳衣鉢 范質舉進士主司和凝愛其才以第十三登

第謂質曰君文宜冠多士屈居第十三名者欲君傳

老夫衣鉢耳後和入相質亦拜相

夜航船卷六

選舉

十朝海內錄本

沈瀼一氣 杜審權知貢舉收盧處權有戲之者曰座

主審權門生處權祥符二年崔沆收在瀼說者謂座

主門生沆瀼一氣

頭腦冬烘 鄭侍郎薰主試疑顏標為魯公之後擢為

狀元及謝主司知其非是乃悔誤取時人嘲之曰主

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顏標是魯公

好脚踏門生 唐逢吉知貢舉榜未發而拜相及第士

子皆就中書省見座主時人謂好脚踏門生

陸氏荒庄 唐崔羣知貢舉歸其妻勸令置田羣曰予

有美庄三十所妻曰君非陸贄門人乎君主文柄約

其子不令就試贄如以君為良田則陸氏一庄荒矣

門生門下見門生 唐裴皞官僕射宰相馬胤孫桑維翰皆其所取士胤孫知貢舉引新進詣皞皞作詩曰門下門下見門生世以為榮維翰嘗過皞皞不迎不送或問之曰我見桑公于中書底僚也桑公見我于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

天子門生 宋趙逵紹興中對策當旨擢為第一獨忤秦檜意外除帝問逵安在授校書郎單車赴闕關吏迎合檜收搜逵橐中僅書籍耳比檜卒遷起居郎帝曰卿知之乎始終皆朕自擢檜一語不及卿以此信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

位似解卷六

選舉

上說術錄卷六

下第

點額 三秦第記龍門跳過者魚化為龍跳不過者暴腮點額

康了 柳冕應舉多忌謂安樂為安康榜出令僕探名報曰秀才康了

曳白 天寶二年以御史中丞張倚之子爽為第一議者蜂起玄宗覆試爽終日不成一日字謂之曳白

孫山外 孫山應舉綴名榜末朋儕以書問山得失答曰解名盡處是孫山餘人更在孫山外

我輩顏厚 劉蕡對策極得罪宦官考官馮宿等見蕡策歎服而畏宦官不敢收取榜出物論驚然李邵曰

劉蕡下第吾輩登科能無顏厚

紅勒帛 劉幾屢試第一驟為險恠之語歐公惡之場

卷有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歐公曰此必劉幾批曰秀才辣試官刷一大珠筆橫抹之謂紅勒帛後數

年又為御試考官試堯舜性仁賦曰靜以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為四凶之誅公大稱賞及唱

名第一乃劉幾名易劉燁公愕然久之

花樣不同 盧仝下第出都逆旅有人嘲之曰如今花樣且自收拾回去

倒絰孩兒 苗振第四人及第召試館職晏相曰宜稍溫習熟振曰豈有三十年老娘而倒絰孩兒者乎既

位似解卷六

選舉

上說術錄卷六

試果不中公曰苗君果倒紉孩兒矣

大器晚成 老子云大器晚成漢馬援失意其兄馬况

謂援曰汝大器晚成

眼迷日五色 唐李程試日五色題呈卷楊於陵楊稱

許當作狀元而榜發無名楊持卷示主司主司懊恨

因謀之於陵擢狀元。後李薦為東坡客坡知貢舉

薦下第東坡送之詩曰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

日五色

舉子過夏 遼齋聞覽長安舉子六月後落第者不出

京謂之過夏多借靜坊廟院作文曰夏課

文星暗 唐大中間天官奏云文星暗料場當有事後

徑三科皆覆試復多落第考官皆罰俸

操眊睨 國史補進士籍而入選謂之春關不捷而醉

飽謂之操眊睨匿名造謗曰無名子

傍門戶飛 唐元和中士人下第多為詩刺試官獨章

孝標作歸燕詩以上庾侍郎曰舊壘危巢泥已落今

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厦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

薦舉

徵辟 凡訪求遺佚有訪詔名之曰徵郡國舉擢曰辟

三代官由訪舉漢始詔刺史守相得專辟隋煬帝始

州縣僚屬選舉一由吏部唐玄宗始文武選分屬吏

兵兩部

勸駕 漢高帝詔曰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

顯之其有稱明德者長吏必身勸為之駕

計偕 漢武帝元光五年詔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

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

鶚薦 後漢稱衡始冠孔融愛其才與為友上表薦之

曰鶚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

先容 鄒陽傳蟠木根柢輪囷離奇為萬乘器者以左

右為之先容也

公門桃李 唐狄仁傑薦張柬之為宰相又薦夏官侍

郎姚崇監察御史桓彥範太平州刺史史敬暉數人

皆為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盡屬公門仁傑曰

薦賢為國非為私也

藥籠中物 元行冲謂狄仁傑曰下之事上譬之富家

積貯以自資也脯脂膜膜以供滋膳參朮芝苓以防

疾病門下充為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充備一藥石仁

傑嘆曰君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

道側奇寶 韓愈薦樊宗師于袁滋相公書曰誠不忍

奇寶橫棄道側

向陽花木 范文正公知杭州蘇麟為屬縣巡檢闕城中官弁往往皆獲薦獨麟在外邑未見收錄因公事入府獻詩曰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早為春文正見而薦之

夾袋 呂蒙正夾袋中有擢摺子每四方人謁見必問有何人才客去即識之朝廷求賢取諸夾袋以應明珠暗投 鄒陽傳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投于道莫不按劍相顧盼無因而至前也

相見之晚 主父偃上書閣下朝奏暮召時徐樂嚴安上書言世務上召三人曰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齒牙餘論 南史謝朓好獎子人才會稽孔闇有才華未貴時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薦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鉛刀一割 晉以譙王永為湘州刺史行至武昌敷與之宴謂永曰足下雅素佳士恐非將相才也永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無一割之用

四輩督趨 唐馬周傳中郎將常何言臣客馬周忠孝人也帝即召之未至又遣四輩督趨之

舉賢良 漢武帝建元初始詔天下舉賢良方正直言敢諫之士又用董仲舒議令郡縣歲舉孝廉各一人

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潔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畧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四科取士終漢世不變

舉茂才 後漢安帝元嘉初尚書令左雄上言郡國強任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請詣公府諸生試經學文史課牋奏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濫爵

麟麒麟植 唐楊炯每呼朝士為麒麟植或問之炯曰  
今之扮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象貌宛然及  
去其皮還是驢耳無德而朱紫何以異是

白版侯 唐武后時封侯者衆鑄印不給遂有以白版

封侯者

斜封官 唐太平公主與安樂等七公主皆開府而主  
府官屬皆濫悉出屠販納貨求官降墨勅斜封授之

故號斜封官

銅臭 漢靈帝常官爵崔烈進錢五百萬為司徒常問  
其子鈞曰吾居三公外議若何鈞曰大人少有英稱

歷位卿守論者但嫌其銅臭耳

斗酒博梁州 漢孟沔以一斗葡萄酒遺張讓得梁州

刺史東坡詩云伯一斗酒博梁州

爛羊頭關內侯 更始劉聖公納趙萌女為后委政于  
萌日夜飲宴後庭羣小膳夫濫受美爵長安人語曰

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貂不足狗尾續 晉趙王倫篡位同謀者越階次奴隸  
廝役亦加爵位每會貂蟬盈座時人語曰貂不足狗

尾續

彌天太保 更始時官爵太濫有彌天太保徧地司空

之稱

權推盈脫 武后時濫用人時人為之語曰權推侍御

史盈脫校書郎四齒髻為權推言用官之濫如用髻

齒推聚之多盈小孟也盈脫之形模言個個相似也

夜航船卷六 送舉 九

官制

三公三孤 三公太師太傅太保三孤少師少傅少保

師天子所師傅相天子保保護天子

六卿 吏部曰太宰冢宰戶部曰大司徒禮部曰大宗

伯工部曰大司空兵部曰大司馬刑部曰大司寇

六官 吏部曰天官戶部曰地官禮部曰春官兵部曰

夏官刑部曰秋官工部曰冬官

以龍紀官 伏羲以龍紀官春官曰蒼龍夏官曰赤龍

秋官曰白龍冬官曰黑龍中官曰黃龍

以火紀官 神農以火紀官春官為大火夏官為鶉火

秋官為西火冬官為北火中官為中火

以雲紀官

黃帝始以雲紀官春官曰青雲夏官曰緡

雲秋官曰白雲冬官曰黑雲中官曰黃雲

以鳥紀官 黃帝後以鳥紀官祝鳩氏為司農睢鳩氏

為司馬司鳩氏為司空爽鳩氏為司寇鵲鳩氏為司

事

以民事紀官 顓頊氏以民事紀官以少昊之子重為

木正曰句芒該為金正曰蓐收修熙相代為水正曰

玄冥炎帝之子為土正曰句龍顓頊之子為火正曰

祝融句龍能平水土後世祀以配社

太尉僕射 太尉秦官也等于三公掌兵左右僕射亦

秦官也等于六卿

九錫 一大輅玄牡二駟馬袞冕之服赤舄副之三軒

縣之樂六佾之舞四朱戶以上居五納陛以登六虎

賁之士三百人七斧鉞各一八彤丹弓一彤矢百旅

弓十旅矢千九拒鬯一白珪瓊副之

勒名鐘鼎 周禮司勳職鑄鼎銘勳言有功勳者鑄器

以銘之也

紀績旂常 周禮王命君牙曰惟乃祖乃父服勞王家

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太常者王之旌旂也有功者書

馬以表顯也

礪山帶河 漢高帝定天下剖符封功臣劔白馬而

盟之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

及苗裔

丹書鐵券 漢高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

室藏之宗廟

尚寶 天子玉璽龍章王后玉璽鳳章親正王金寶龜

鈕勳爵金印麟鈕總兵銀印虎鈕布政銀印府州縣

銅印御史鈇印

六部稱號 禮部曰祠部儀部膳部戶部曰民部版部

金部倉部兵部曰駕部刑部曰比部工部曰水部虞

部此稱自唐朝始

都御史 左都御史以其為御史之率故曰御史大夫

巡撫都御史以其為憲臺之長故曰御史中丞

大九卿 六部尚書都察院通政大理寺卿謂之大九

卿

小九卿 太常太僕光祿鴻臚上林苑等卿翰林院國

子監祭酒順天府尹謂之小九卿

執金吾 漢武帝改秦中尉更名曰執金吾蓋吾者禦

也執金刀以禦非常者也又曰金吾鳥名取以辟除

惡鳥

率更令 師古曰掌知漏刻故曰率更令率音律

三獨坐 光武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

並專席而坐京師號曰三獨坐

三老五更 後漢永平二年三雍成拜桓榮為五更晉

禮記卷六

選舉

聖觀內

某年天子幸太學命王祥為三老三老五更總是一

人與尚書四岳一例

四姓小侯 漢外戚樊鄒陰馬四姓非列侯故曰小侯

宰相 參政 下丞相一等

歷代置相 顓頊置樂正黃帝七輔湯六傅伏羲置二

相秦獻公置左右二卿稱丞相莊襄王改相國唐莊

宗置丞相兼樞密唐中宗始置大學士五代置文明

殿大學士始為宰相兼職宋真宗置資政殿學士班

翰林上漢武帝置秘書令置太史令漢桓帝置秘書

監唐太宗始置宰相監修國史唐德宗始宰相政事

詔送秉筆

通明相 漢翟方進為丞相智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

以儒術緣飾法律人號通明相

救時宰相 唐姚崇拜相問齊澣曰子為相何如管晏

禮記卷六

選舉

二十三

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于後世尤可以終其身公

所為法隨復更之祇可為救時宰相

知大體 漢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問牛喘吏謂失問

吉曰宰相不親細事民鬪傷命則有司存方今春月

牛喘恐陰陽失調宰相職司變理陰陽是以問之

人稱其知大體

伴食相 唐盧懷慎為相自以才能不及姚崇政事皆

推委不與人譏其為伴食宰相

紗籠中人 唐卜者胡蘆生卜筮甚驗李藩常問之生

曰公乃紗籠中人藩不解所以後有異僧言凡宰相

冥司必潛以紗籠護之恐為異物所擾藩默喜卜者



言果拜相

琉璃瓶覆名 五代唐廢帝擇相問左右皆言盧文紀

姚顛有聲望帝因悉書清望官名納琉璃瓶中夜焚

香祝天以筋挾之得盧文紀欣然相之

金甌覆名 唐玄宗卜相皆書其名內之金甌名曰甌

卜一日書崔琳等名問太子曰此宰相名若謂誰太

子曰非崔琳盧從願乎上曰然

枚卜 古天子卜相必書清望官名納金甌或琉璃瓶

中焚香祝天以筋挾之得其名即拜相故曰枚卜又

曰甌卜

魚頭參政 宋魯宗道為參政時樞密使曹利用恃權

文獻通考卷六

選舉

三四

驕驕橫公屢折之帝前時貴戚用事者莫不憚之稱

為魚頭參政

骰子選 宋丁謂作參政或率楊公文賀之謂曰骰子

選耳何足道哉

尚書 部曹 卿寺

古納言 唐玄宗用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諫曰尚書

古之納言多用舊相居之仙客本河湟一使典耳拔

升清流齒班常伯此官邪也

天之北斗 李固疏陛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北斗

為天之喉舌尚書為陛下之喉舌

六卿 隋文帝始定天下六部本漢先武分置署六曹

吏曹職起伏義漢先武為選部魏始名吏部始居諸

曹戶右戶部曹職起黃帝吳始為戶部唐武后始以

戶部居禮部右禮曹職起顓頊之秩宗隋始為禮部

兵刑曹職起黃帝隋始為兵部刑部工曹職起少昊

文獻通考卷六

選舉

三五

晉起部隋始為工部宋神宗復唐故事以吏部戶禮

兵刑工為次序

尚書 秦遣吏至殿中文書始號尚書後漢始專席魏

三品陳加至一品

侍郎 隋煬帝置六曹侍郎副尚書名始秦

郎中 漢置尚書郎分掌尚書事名始秦

員外 隋文帝命尚書六曹增置員外郎名始漢

主事 隋煬帝主置主事副員外郎名始漢武帝

司務 宋置六部司務

九卿 夏后氏始置九卿漢設九卿不以官名但稱九

寺梁武帝始加卿字後魏始置少卿以卿為正卿

大理寺 黃帝立士師有虞為士師夏始稱大理秦置大理正今卿置廷尉正今寺正魏置少卿晉武帝置丞隋煬帝置評事

太常寺 本周官春官之職秦稱奉常漢改太常名始有虞後漢置卿秦置丞魏文帝置博士漢武帝置郎置司樂置協律隋置郊社置署今天地壇祠祭署唐置簿

太僕寺苑馬寺職始周官梁置簿漢置監

光祿寺 本秦置郎中令掌宮掖漢為光祿勳梁始改光祿卿北齊兼膳羞隋始專掌唐始署珍羞官因隋

隋始署大官名因秦始署良醞即漢湯官掌醞本周

官酒正醞人置

鴻臚寺 漢武帝置大鴻臚梁武帝除大字本秦典客

周大行人

國子監 周以師氏保氏教養國子始名國子晉武帝始立國子學隋煬帝始改國子監漢始定祭酒銜名本周隋煬帝置司業並周職漢武帝置博士名始秦晉武帝置教隋煬帝置丞北齊高洋置簿宋神宗置錄

宮詹 學士 翰苑

東宮官 秦始皇置詹事漢因掌太子家唐玄宗置少詹事並輔導東宮。周公置左右庶子唐高宗置左右諭德贊善隋文帝置內允即中允北齊置門下典

書二坊。秦始皇署洗馬先導太子晉始為詹事屬官掌圖籍。漢蘭臺置校書北齊置正字

翰林 伏羲始立史官唐玄宗置修撰編修簡討宋文帝置學士後魏置太子侍講唐玄宗置侍講學士侍

讀學士侍講侍讀侍詔漢武帝置博士宋置孔目

玉堂 宋蘇易簡充承旨多振舉翰林故事太宗為飛白書院額曰玉堂及以詩賜之太宗曰此永為翰林

中一美事易簡曰自有翰林未有如今日之榮也

木天 類苑秘書閣下穹隆高敞謂之木天

鰲禁 宋公白賈公黃中皆先達鉅儒同在鰲禁內相 唐陸贄博學弘詞入翰林德宗重其才呼先生而不名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贄常居中參議號曰內相

相 擢文堂 宋真宗政和五年御書擢文堂榜賜學士院

五鳳齊飛 宋太宗時賈黃中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同時拜翰林學士扈蒙云五鳳齊飛入翰林

北門學士 唐劉稹之少以文詞稱遷右弘文館直學士上元中與萬元頃等召入禁中參決政事時稱北

門學士

八甄學士 唐李程為學士常規學士入院以階前日影為候程性懶日過八甄乃至時號八甄學士

諫官

忠言逆耳 沛公見秦宮室之富欲留居之樊噲諫曰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公何用焉願還灞上不聽張良曰忠言逆耳利于行乃還

真諫議 蕭鈞為諫議大夫永徽中爭盜庫財死罪曰囚罪當死但恐天下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殺人帝曰真諫議也

六科給事中名始秦漢置給事黃門職始秦置諫大夫唐分為左右

真諫官 唐李景伯為諫議中宗侍宴命諸臣為回波詩眾皆以諂言媚上景伯獨為規箴語以諷帝不悅

中書令蕭至忠曰景伯樂不忘規真諫官也

碎首金階 唐敬宗好游畋劉栖楚為拾遺出班苦諫以額叩龍墀血流被面

鐵補闕 唐乾寧中楊貽德為諫議正真敢言不避權倖人目為鐵補闕

殿上虎 宋劉安世正色立朝面折廷諍每犯雷霆之怒則執簡却立俟天威少霽復前極論必得請乃已人稱之曰殿上虎

躃章 宋任伯雨性剛鯁持論勁直為諫官僅半載所上一百疏皆係天下治體號躃章

魯直 魯宗道為右正言風聞彈疏真宗厭之自訟罷

魯直 魯宗道為右正言風聞彈疏真宗厭之自訟罷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去他日上追念其言御筆題曰魯直

朝陽鳴鳳 唐高宗時自韓瑗褚遂良死內外以言為

諱高宗造奉天宮李善感始上書極言之時人謂之

朝陽鳴鳳

立仗馬 李林甫專權恐諫官言事謂之曰諸君見立

仗馬乎終日無食三品料及其一鳴輒斥雖欲勿鳴

其可得乎

拾齒 宋張靄太祖方彈雀後苑靄亟請入奏事及見

所奏乃常事耳上怒靄曰竊謂急于彈雀上以斧柄

撞其齒齒墮徐拾之上曰欲訟朕耶靄曰臣何敢訟

陛下但有史官在耳

夜航船

卷六

三子

古忠臣 宋鄒浩官右正言極論章惇悞國未報而劉

后立復反復建諍被竄史謂之古忠臣浩與陽翟田

畫善初劉后立謂人曰鄒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

既得罪畫迎諸途正色曰使志完隱默居京師遇寒

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

抵家復逮 楊爵言朝廷政事有失人心而致危亂者

五繫獄數年始得釋會復有諫者上曰吾固知釋爵

妄言者立致至矣復就逮時爵抵家方一日忽錦衣

校至校伴曰吾便道省公耳爵笑曰吾固知之與校

同飯飯已曰行乎校曰盍一入為別爵立屏間曰朝

廷有旨見逮吾行矣再繫獄逾年乃出

為朕家事受楚毒 章綸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又請

復汪后于中宮以正壺儀復沂王于東宮以正國本

逮詔獄廷杖不死英宗復尉辟嘆曰綸好臣子為朕

家事受楚毒拜禮部侍郎

碎朕衣矣 陳禾劾童貫弄權反覆不置徽宗欲起禾

引帝衣請畢其奏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矣禾曰

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內侍請易衣帝却

之曰留以旌直臣

憚黯威稜 武帝嘗曰甚矣黯之憚也古有社稷臣黯

近之矣黯前奏事帝不冠不敢見淮南王謀逆憚黯

威稜遂寢

夜航船

卷六

三子

責育不能過 唐魏徵太宗朝諫議大夫狀貌不揚有

胆氣犯顏敢諫雖上怒甚而徵神色自若議者謂責

育不能過

瓦為油衣 谷那律博洽羣書褚遂良稱曰九經庫從

太宗出獵遇雨因問油衣若何而不漏耶那律曰以

瓦為之當不漏上嘉其直

謫死 陳剛中性慷慨敢論事胡銓以劾檜貶剛中啟

曰知無不言願借尚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

車檜怒遂與張九成同謫客死貧不能葬士論惜之

小官論大事 曹輔為秘書正字徽宗多微行輔上疏

極言諫太宰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言大事輔對以大

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遂徧

管郴州

忠良鯁直 陳諤負抗直聲舉劾權貴無所避上呼為

大聲秀才常忤旨命坎瘞奉天門外七日不死赦還

搏擊愈甚歷任中外所至能其官終為忌者致貶上

一日問大聲官兒何在直署輔導使人得聞過乃召

還上書忠良鯁直四字賜之示寵異焉

直聲震天下 海瑞為南平教諭謁上官止長揖曰叅

師席不可屈膝也主戶部政疏諫下獄直聲震天下

劾嚴嵩得慘禍 沈鍊疏劾嚴嵩父子為奸竄名白蓮

教中修于邊楊繼盛論嵩專權悞國五奸十大罪棄

東市

劾逆璫而受酷刑死者萬璟廷杖死高攀龍投水死楊

璉左光斗周順昌繆昌期周宗建黃尊素魏大中被

逮詔獄拷掠死鄒維連謫戍死俱江浙人

御史

白簡 晉傅玄為御史每有奏劾值或日暮捧白簡整

簪帶竦誦不休坐以待旦貴遊懾服臺閣風生

烏臺 漢成帝時御史府列柏樹有野烏數千棲其上

故稱烏臺亦稱柏臺

法冠繡衣 漢書法冠御史冠也本楚王冠也秦滅楚

以其君冠賜御史也繡衣御史漢武帝所置法冠一

名繡衣冠

獨擊鵲 宋王素既升臺憲風力愈勁嘗與同列奏事

上有不懌眾皆引去素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帝

數曰真御史也人皆目為獨擊鵲

石御史 唐劉思立舉進士高宗擢為御史執法不阿

彈劾權貴人號石御史

驄馬御史 後漢桓興為侍御史直言無所忌諱常乘

白馬京師彈之為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鉄面御史 宋趙忞少孤貧舉進士及為殿中侍御彈

劾不避權貴號為鉄面御史

豹直 漢輿服志大駕屬車八十一乘皆尚書臺省官

所載最後一乘侍御史所乘獨懸豹尾故曰豹直

節度胆落 唐敬宗朝夏州節度使李佑入朝違詔進

奉御史温造彈之佑趨出待罪股慄流汗謂曰吾夜

踰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胆落于温御史矣

埋輪當道 後漢張綱為御史安帝時遣八使按行風俗綱獨埋其車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大將軍梁冀兄弟

頭軛乘輿 申屠剛建武初拜侍御史廷臣畏其鯁直時隴蜀未平上欲出遊剛力諫不聽以頭軛乘輿馬不得前

貴戚泥樓 漢李景讓為御史大夫剛直自持不畏權倖內臣貴戚有看街樓閣皆泥之畏其彈劾

劾燈籠錦 宋唐介為御史劾文彥博知益州日以燈籠錦媚貴妃致位宰相請逐彥博仁宋宗怒請介英州別駕

夜航船卷六

選舉

雷觀衡詩鈔本

炎暑為君寒 唐岑參送侍御韋思謙詩曰聞欲朝金闕應須拂豸冠風霜隨雁去炎暑為君寒

天變得末減 楊瑄天順初為御史劾曹吉祥石亨怙寵擅權後為曹石文致坐死將刑會大風拔木吹正

陽門下馬牌于郊外得末減子源為五官監候以占候上言指斥劉瑾怒曰爾何官亦學為忠臣乎杖

而戍之劉瑾之亂大臣科道同日勒令致仕四十八人以其名榜示天下源之同鄉御史熊卓與焉

使臣

一介行李 左傳子員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

一乘之使 韓信破趙欲移兵擊燕武涉說信曰不如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從風而靡

堂堂漢使 蘇武使匈奴匈奴脇武令拜武不從以刀臨之武曰堂堂漢使安能屈膝于四夷哉

埋金還鹵 唐杜暹使鹵以金遺暹固辭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失戎心乃受焉陰埋幕下已出境乃移文俾取之突厥大驚

口伐可汗 唐突厥攻太原鄭元璿持節往勞既至以虜以不信咎中國璿隨語持折讓無所屈徐乃數其背約突厥愧赧引兵還太宗賜書曰知卿口伐可汗

夜航船卷六

選舉

雷觀衡詩鈔本

邊火息燧 朕何惜金石賜卿子卿哉

樓斬樓蘭 龜茲樓蘭二國常殺漢使傅介子謂霍光曰樓蘭龜茲反覆不誅無所懲霍光使介子行介子

齎金幣以賜外國為名樓蘭貪漢寶物求見介子與飲陳物示之王飲醉介子使壯士刺殺之諭以王負

漢罪遂將王首還詣闕上嘉其功封義陽侯

少年狀元 宋王拱辰至和二年聘契丹見其主于混同江設宴垂釣每得魚必酌酒飲客親鼓琵琶侑觴

謂其相曰此南朝少年狀元也

臣不生還 曹利用契丹議和假崇儀副使奉書以行  
真宗曰契丹如貪歲幣非國家細事或求不厭當以  
理絕之利用答曰虜若妄有所求臣不敢生還  
執節不屈 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為校尉封博望侯後  
為將軍使大夏窮河源楊子淵騫篇張騫蘇武之奉  
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名使其猶劣諸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子部 雜家類

郡守

京府始君陳尹東郊漢武帝因更名內史為京兆尹置  
丞置治中宋太祖置通判推官本唐節度使屬有推  
官判官

五馬 通齊開覽漢時朝臣出使以駟馬為太守增一  
馬故稱五馬

刺史 唐志武德中改太守曰刺史天寶中又改刺史  
曰太守。郡守魏文侯始置郡守秦始皇置郡丞即  
今同知漢置州牧景帝更太守守宋高宗始稱知府  
始改唐郡稱府

黃堂 吳郡志吳郡太守所居之堂乃春申君所居之  
殿也數火塗以雌黃故曰黃堂

歐蚊扇 唐袁光庭典守名郡有異政明皇謂宰輔曰  
光庭性逐惡如扇歐蚊

五袴 漢廉范為蜀郡太守除火禁百姓便之歌曰范  
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無五袴

麥兩歧 漢張堪為漁陽太守擊匈奴開稻田千萬頃  
勸農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歧張君為  
政樂不可支

禾同穎 梁柳渾為吳興太守嘉禾同穎一莖兩穗  
水晶燈籠 趙宋張中庸為詳州刺史洞察民偽民號  
為水晶燈籠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子部 雜家類

照天蠟燭 田元均治成都 有聲民有隱惡 輒摘發之

蜀人謂之照天蠟燭

賣刀買犢 漢龔遂為渤海太守 民有帶刀劍者 遂令

賣劍買牛 賣刀買犢

獨立使君 五代裴俠守河北 入朝周太祖 命獨立曰

裴俠清慎 奉公為天下最有如俠者 與之俱立 眾默

然朝野歎服 號獨立使君

天下長者 漢文帝謂田叔曰 公知天下長者乎 田叔

請其人 帝曰 雲中太守孟舒是也

名父杜母 漢名信臣為南陽太守 興利除害 吏民信

愛 號為名父杜 詩亦有南陽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

南陽為之語曰 前有名父 後有杜母

願得耿君 漢耿純為東郡太守 多善政 盜賊清寧 內

名去任 百姓思慕不已 光武駕過 東郡百姓數千 隨

車 駕云 願得耿君

借寇 漢寇恂為潁州川太守 光武召為執金吾 後光

武幸潁川 百姓遮道曰 願復借寇君 一年乃留 鎮之

魏郡岑君 後漢岑熙為魏郡太守 視事三年 人歌之

曰 我有枳棘 岑君伐之 我有蝨賊 岑君過之 犬不吠

夜足下生 瓮

平州田君 唐田仁會為平州太守 歲旱 自暴以祈雨

時雨 大至 年遂豐 登人歌曰 父母育我 今田使君 提

精神兮上天聞

大小馮君 漢馮立徙西河上郡太守 與兄馮野王相

伐代民歌之曰 大馮君小馮君 兄弟繼踵 相因循 聰

明賢知恩惠 民政如魯衛 德化均周 公康叔 猶二君

二邦爭守 宋杜衍知乾州 未暮 安撫使 察其治行 以

公權鳳翔 二邦之民 爭于界上 一曰 此我公也 汝奪

之一曰 今我公也 汝何有焉

一龜一鶴 宋趙忞任成都 攜一龜一鶴 以行 其再任

也 屏去龜鶴 止一蒼頭執事 張公裕贈以詩云 馬諧

舊路行來滑 龜放長沙不共來

卧治長沙 淮陽 漢武帝拜汲黯為淮陽太守 黯伏謝

不受印 帝曰 君薄淮陽 耶 吾以淮陽軍民 不相得 欲

借卿之郡 卧而治之 耳 乃進黯 以諸侯相 秩居淮陽

良二千石 漢宣帝曰 庶民所以安 其田里而無歎息

愁恨之心者 政平訟理也 與我共此者 其良二千石

乎

承流宣化 董仲舒曰 今之郡守 縣令 民之師帥 所以

承流宣化

塞帷 賈琮為冀州刺史 行部 升車言曰 刺史當遠聽

廣視 糾察美惡 何可反垂帷幄 以自蔽乎 乃命御者

塞帷

露冕 郭賀為荊州刺史 治有殊政 明帝巡狩 賜以三

夜航船 卷六



公之服勅行部去襜露冕以使百姓見之以彰有德  
兒童竹馬 郭伋字細侯拜并州牧行部西河有數百  
小兒騎竹馬迎于路次問曰兒曹何來對曰聞使君  
到喜故來迎耳

河潤九里 郭伋為潁川太守召見帝勞之曰郡得賢

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並受其福也

虎北渡河 後漢劉琨初為江陵令縣有火災琨叩頭

反風火隨滅守弘農虎負子渡河而去帝嘉之徵為

光祿勳名問反風滅火及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

此琨對曰偶然耳帝歎曰長者之言

別利器 虞詡為朝歌長時賊數千人攻殺長吏故舊

皆弔詡曰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

二天 後漢蘇章為冀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令以賊

敗章乃設酒款之故人喜曰人有一天我獨有二天

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酒私情也明日冀州刺

史白奏事公法也遂舉正其罪郡界清肅

治行第一 漢黃霸為潁川太守戶口歲增治行為天

下第一是時鳳凰神雀數集郡國潁川尤多賜爵關

內侯黃金百斤

開鑑湖 漢馬臻為會稽太守開鑑湖得田九千餘頃

豪石惡之告臻開河發掘古塚無數徵下獄遣官覆

按詭稱並不見人云是鬼訟臻竟被戮其後越民承

河之利立祠祀之

一錢清 後漢劉寵為會稽太守多善政將去父老齋

錢送之曰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識吏今當

遷去聊為贖送寵為選一大錢受之今號其地曰錢

清

魚弘四盡 梁魚弘嘗語人曰我為郡守有四盡水中

魚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穀米盡村中人底盡

清恐人知 魏志胡質為常山太守在郡九年吏民便

安將士用命子威厲操清白嘗省其父告歸賜其絹

一匹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

俸祿之餘威乃受之官至前將軍青州刺史對武帝

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

酌泉賦詩 吳隱之有清操由晉陵太守轉廣州刺史

至石門酌貪泉賦詩曰古人云水一飲懷于金試使

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清操不渝屢被褒飾子延之為

太子守延之弟及子為郡縣者皆以廉慎為門法

常懸蒲鞭 崔相思任齊為青冀二州刺史在政清勤

而謙卑下士常懸一蒲鞭而未嘗用去任之日士人

思之為立祠

清風遠著 崔先伯為北海太守明帝詔曰先伯自位

海沂清風遠著可更申三年以廣風化

清廉石見 虞愿會稽人為晉安太守海邊有越王石

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之清徹無所隱蔽

萬石秦氏 後漢秦彭與羣從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

三輔號曰萬石秦氏遷山陽太守百姓懷愛莫有欺

犯轉穎守有鳳凰麒麟嘉禾甘露之瑞集其郡境

得如馬使君 馬默為登州知府士民愛戴其後蘇軾

起知是郡父老迎于路曰公為政愛民得如馬使君

手軾異之

鄧侯挽不留 鄧攸清和平簡貞正寡欲授吳郡太守

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惟飲吳水而已後去郡百姓

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吳人歌曰恍如打五鼓雞

夜航船卷六

選舉

聖朝尚書鈔本

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

六駁食獸 張華原兖州刺史折獄明恕囹圄一空先

是境內有猛獸為民害患華原下車甌山中忽有六

駁食獸民害頓除

虎去蝗散 宋均為九江守郡多虎暴民患之均至下

令曰勤勞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奸貪進良善

除一切檻穿虎皆渡江而東時楚沛飛蝗蔽天入九

江界者輒散去

冰上鏡中 王覲知蘇州民歌之曰吏行冰上人在鏡

中

民頌守德 陶安為饒州知府民謠曰千里榛蕪侯來

之初萬姓耕闢侯去之日又曰湖水悠悠侯澤之流

湖水有塞我侯之德

合浦還珠 孟嘗為合浦太守合浦產珠居人採珠易

米時二千石貪污珠徙去及嘗至廉潔化行一年去

珠復還

夜航船卷六

選舉

聖朝尚書鈔本

州縣 幕判丞簿尉吏

知州 宋置知州名因唐始舜有州牧宋太祖置州通

判知縣周置縣正秦孝公置縣令丞唐宣宗始置知

縣宋仁宗置縣丞隋煬帝置主簿

上應列宿 後漢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賜錢十萬

緡明帝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

人則民受其殃矣

鳧鳥 唐顯宗時王喬為葉縣令有神術每朔望朝帝

恠其來速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之言其臨至有雙

鳧從南飛來舉羅張之但得雙鳧詔尚方視之則向

年所賜尚書履也

卷六

選舉

四四四四四四

良令 韓子晉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

肩髀也寡人欲得一良令其誰可武曰邢伯可

中牟三異 後漢魯恭為中牟令蝗不入境司徒袁安

遣使往察之值恭息桑陰下有雉在旁使者謂小兒

曰何不捕之曰雉將雛乃語恭曰公為政有三異積

德讓災一異仁及禽獸二異童子有仁心三異

琴堂 宓子賤治單父喜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唐

詩云百里春風回草野一輪明月照琴堂

花滿河陽 潘岳為河陽令公餘值桃李花人稱曰花

滿河陽

神君 唐喬智明為隆慮令縣民愛之號神君黃浮為

童陽令亦號神君

聖君 晉曹摅據補臨淄令縱死囚歸家剋日而還一

縣歎服號曰聖君

慈父 唐房謙為長葛令治為天下第一百姓號為慈

父擢司馬縣民泣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以生為乃

立碑頌德

陳太丘 漢袁紹問陳元方曰卿家君在太丘遠近稱

之何所履行元方曰強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

杜詩云姚公美政誰與不減當年陳太丘

元魯山 唐元德秀為魯山令誠信化人士夫高其行

稱之元魯山

卷六

選舉

四四四四四四

治縣譜 齊傅僧綽子琰並為山陰令父子並著奇績

世謂傅氏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

萊公柏 宋寇準知巴東縣手植雙柏于縣庭民以比

甘棠謂之萊公柏

魯公浦 宋真宗朝魯宗道為海鹽令疏治東南舊港

口導海水至邑下人以為利號魯公浦

晉陽保障 晉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將行請曰為簡

絲于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

花迎墨綬 唐岑參送宇文舍人出宰元城詩縣花迎

墨綬關柳拂銅章別後能為政相思淇水長

第一策 劉玄明歷建康山陰令治每為天下第一傳

翻代之問玄明日願聞舊政對曰作令無他術惟日食一升米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

公田種秫 陶潛為彭澤令縣有公田悉令種秫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

民之父母 王士弘為海寧知縣有惠政禱甘霖除虎害邑人歌曰打虎得虎祈雨得雨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關荒 溫縣知縣沃野令民墾闢荒蕪樹藝桑棗百姓歌曰田野闢沃公力衣食足沃公育

思我劉君 劉陶順陽長多惠政以疾免民思而歌之曰惛然不樂思我劉君何得復來安我下民

進秩還治 周健知全州任滿民詣闕請留進秩還治

楊士奇贈以詩有云歸到清湘三月暮郊南騎馬勸春耕

三善名堂 沈度為餘干令父老以三善名其堂一田無廢士二曰市無游民三曰獄無宿繫

雀鹿之瑞 吳在木知餘干有白青鹿之瑞民歌曰吳在木政嚴肅惡者憂羈囚善者樂化育鳥有白翎雀

獸有青毛鹿不見大聲急走人昔之屢空今皆足張侯 張謹為德令民頌之曰張侯張侯敷政優游農

樂其業禾麥有秋 侯禦侯食 何正為洋鄉令民歌之曰寇至侯禦之民

飢侯食之

入幕之賓 晉郗超為桓溫參謀謝安王坦之詣新亭論事溫令超卧帳中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蓮花幕 南史王儉用使果之為衛將軍長史蕭沔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泛綠水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儉府為蓮花幕

解事舍人 唐齊澣開元初姚崇擢為中書舍人論駁詔語皆援證古誼朝廷大政必資之時號解事舍人判決無壅 南史孔凱除長史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

醒時判決未嘗有壅人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務

世人二十九日醒也

髯參短簿 晉桓溫辟王珣為主簿超為參軍超多髯髯珣珣體短小人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滄海遺珠 狄仁傑為汴州參軍以吏誣訴即訊黜陟使闔立本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人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高宗幸汾陽宮道出

妬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避耶止其役帝壯之出為寧州刺史

觀親耕勸農 裴賢通判潮州為政勤愛民篤嘗出勸

農釋冠帶執農具以耕其妻饁之其年大熟人皆以  
為勸農所致

不寬不猛 楊璣為高郵判民頌曰為政不寬還不猛

處心無黨更無偏

好官人 楊瑾知華亭秩滿父老為二旗以餞題其上

曰農人不為題詩句但稱一味好官人

老史明 何澣為松江司李知府王衡贈詩云關門共

惜寒毡苦斷獄爭誇老史明

第一家 陶安字主敬明太祖留參幕府嘗榜其門曰

國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築圍隄 馬王斌龍陽丞為民築堤無旱潦災民歌之

後漢書卷六

送舉

吳郡南陽太守

曰王父母築圍隄民樂業我無飢

禱神斃虎 王昇桐城縣丞時黃蘗山虎白晝噬人昇

禱于神虎忽自斃

余不負丞 唐崔斯立為藍田丞始至喟然曰丞哉丞

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庭有老槐四行南墻鉅竹十

挺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吟哦其間有問者輒對

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贊府 裴子羽為下邳令精張晴為縣丞二人俱有聲

氣而善言語論事移時吏人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

官道雨贊府稱晴以此終不得合也

廉吏重聽 漢黃霸為令許丞年老病聾吏白欲逐之

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重聽何妨

清靜無欲 後漢張玄遷陳倉縣丞清靜無欲專心經

史

仇香 後漢仇覽陳留人考城令王渙聞覽以德化人

署為主簿謂渙曰主簿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

為鷹鷂不如鸞鳳渙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

賢之路

鴻漸之賓 白氏六帖鳳棲之位鴻漸之賓

千里駒 韋元將為郡主簿楊處稱曰韋主簿有長城

風昂昂然千里駒也

關中三傑 朱先庭調萬年主簿邑人謂之明鏡時程

後漢書卷六

送舉

吳郡南陽太守

伯淳鄆縣簿張三甫武功簿與先庭均有才名故關

中號為三傑

才拍翰林肩 黃山谷送謝主簿詩云官栖仇香結才

拍翰林肩

米易蝗 孫覺為合肥簿值歲旱課民捕蝗覺言民方

艱食捕得蝗若干官以米易之捕必盡力守悅推其

法行之竟不損禾

少府 李白贈瑕丘王少府杜甫贈華陽李少府唐朝

縣尉多稱少府

黃綬 唐朝縣尉之綬黃色陳子昂送齊少府序黃綬

位輕而青雲望重

梅仙 西溪梅福為南昌縣尉上疏言事不用遂棄官

一朝攜妻子去九江不知所終後為吳門市卒

聰明尉 唐魏奉古為雍丘尉嘗公讌有客草序五百

言奉古曰此舊作也朗背誦之草序者默然奉古徐

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由是知名人號聰明尉

鉄面少府 宋楊王休調台州黃岩尉邑有豪民武斷

一方具得其奸狀白于郡黥隸他州閭里歡稱為鉄

面少府

五色絲棒 曹操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比部尉

入尉解繕治四門造五色棒懸門左右犯罪者不避

其豪強皆棒殺之京師欽跡

夜航船卷六

選舉

五十觀海齋鈔本

金灘灘灘 唐河南伊閭縣前水中每俵佐有入臺省

者先有灘出石礫金沙牛僧儒為尉一日報灘出有

老吏觀之曰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當有雙灘灘

至僧儒祝曰既有灘何惜灘灘語未竟一雙飛下不

旬日召拜西臺御史

鄭尉除奸 鄭虎臣會稽尉也解賈似道安置循州侍

妾尚數十人虎臣悉屏去奪其寶玉撤轎蓋暴烈日

中令昇轎夫唱杭州歌謔之窘辱備至至漳州木綿

菴虎臣諷令自殺似道不從虎臣曰吾為天下殺此

賊雖死何憾遂囚似道于別室即廁上拉似道推

殺之

霹靂手 唐裴琰之為同州司戶年少刺史李崇義輕

之州中積案年舊案數百崇義促之判決琰之命吏

書數人遞紙筆須臾剖斷崇義畢驚曰公何忍藏鋒

以成鄙人之過由是大知名人稱霹靂手

廉自高 劉子敏由御史左遷侯官典史自署曰祿薄

儉常足官卑廉自高

刀筆 蕭曹出身刀筆古者用版牘吏書以刀削書之

故吏稱刀筆功名

夜航船卷六

選舉

五十觀海齋鈔本

學官

學校 有虞氏始立國學漢文翁守蜀起學宮始天下皆立學後魏文帝始立郡縣學。唐高祖始詔國學立周孔廟高宗始勅天下皆立廟特祀孔子初並祀周公。舜始制釋奠釋采。魏正始七年始祀孔子于太學前此皆祀于闕里釋奠晉武帝始皇太子釋奠隋四仲月上丁釋奠。魏曹芳始之以顏子配饗唐太宗加左丘明等配享宋神宗加孟子配享儒學 宋神宗各府置教授掌教諸生始戰國博士祭酒漢武帝置博士于京師文學于郡國及唐太宗詔天下淳師為學官

校館解卷六

選舉

至觀海錄鈔本

取法為則 胡瑗嘗為湖州學官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厲而頑傲者革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尊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瑗與孫復石介三人慶歷四年建太學于京師有司請下湖州取瑗教學之法以為則名為諸生官教授

附官制後

誥勅 人臣五品以下其父母與妻封贈之命曰勅命其寶用勅命之寶受封者曰勅封五品以上其祖父父母父母與妻封贈之命曰誥命其寶用誥命之寶受封者曰誥封

封贈 人臣父母與妻生前受封者曰勅封誥封人稱之曰封君死後受封者曰勅贈人稱之曰贈君

母妻封號 凡品級官員封及其母妻者正從一品母妻封一品夫人正從二品母妻封夫人正從三品母妻封淑人正從四品母妻封恭人正從五品母妻封宜人正從六品母妻封安人正從七品母妻封孺人

校館解卷六

選舉

至觀海錄鈔本

文官補服 一二仙鶴與錦雞三四孔雀雲雁飛五品白鷗惟一樣六七鷺鷥灘鴻宜八九品官并襍職鷄鶉練雀與黃鸝風憲衙門專執法特加獬豸邁倫夷武官補服 公侯駙馬伯麒麟白澤裘一二繡獅子三四虎豹優五品熊羆俊六七定為彪八九是海馬花樣有犀牛

文勳階 文正一品初授特進榮祿大夫陞授加授俱特進光祿大夫左右柱國月俸八十七石。從一品初授榮祿大夫陞授加授俱先祿大夫柱國月俸七十二石。正二品初授資善大夫陞授資政大夫加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月俸六十一石。從二品初

授中奉大夫陞授通奉大夫加授正奉大夫正治卿  
 月俸四十八石。正三品初授嘉議大夫陞授通議  
 大夫加授正議大夫資治尹月俸三十五石。從三  
 品初授亞中大夫陞授正中大夫加授大中大夫資  
 治少尹月俸二十六石。正四品初授中順大夫陞  
 授中憲大夫加授中議大夫贊治尹月俸二十四石  
 。從四品初授朝列大夫陞授加授俱朝議大夫贊  
 治少尹月俸二十石正。正五品初授奉議大夫  
 陞授加授俱奉政大夫修正庶尹月俸十六石。從  
 五品初授奉訓大夫陞授加授俱奉直大夫協正庶  
 尹月俸十四石。正六品初授承直郎陞授承德郎  
 月俸十石。從六品初授承務郎陞授儒林郎儒士  
 出身宣德郎吏員才幹出身月俸八石。正七品初  
 授承仕郎陞授文林郎儒士出身宣議郎吏員才幹  
 出身月俸七石五斗。從七品初授從仕郎陞授徵  
 仕郎月俸七石。正八品初授迪功郎陞授修職郎  
 月俸六石六斗。從八品初授迪功佐郎陞授修職  
 佐郎月俸六石。正九品初授將仕郎陞授登仕郎  
 月俸五石五斗。從九品初授將仕郎佐陞授登仕  
 佐郎月俸五石。未入流月俸三石  
 武勳階 正一品初授特進榮祿大夫陞授加授俱特  
 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從一品初授榮祿大夫陞授

夜航船卷六 選舉 李商隱詩集

加授俱光祿大夫柱國。正二品初授驃騎將軍陞  
 授金吾將軍加授龍虎將軍上護軍。從二品初授  
 鎮國將軍陞授定國將軍加授奉國將軍護軍。正  
 三品初授昭勇將軍陞授昭毅將軍加授昭武將軍  
 上輕車都尉。從三品初授懷遠將軍陞授定遠將  
 軍加授安遠將軍輕車都尉。正四品初授明遠將  
 軍陞授宣威將軍加授廣威將軍上騎都尉。從四  
 品初授宣武將軍陞授顯武將軍加授信武將軍中  
 騎都尉。正五品初授武德將軍陞授武節將軍加  
 驍騎尉。從五品初授武備將軍陞授武毅將軍加  
 飛騎尉。正六品初授昭信校尉陞授承信校尉加  
 雲騎尉。從六品初授忠顯校尉陞授忠武校尉加  
 武騎尉。正七品初授忠翊校尉陞授忠勇校尉。  
 從七品初授毅武校尉陞授修武校尉。正八品初  
 授進義校尉陞授保義校尉凡月俸俱與文官同  
 品級正從一品 正一品太師太傅太保宗人令左右  
 宗正左右宗人左右都督。從一品少師少傅少保  
 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都督同知  
 正從二品 正二品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尚  
 書都御史都督僉事正留守都指揮使襲封衍聖公  
 。從二品布政使都指揮同知  
 正從三品 正三品太子賓客侍郎副都御史通政使

夜航船卷六 選舉 李商隱詩集



大理寺卿太常寺卿詹事府尹按察使副留寺都指揮僉事指揮使。從三品先祿寺卿太僕寺卿行太僕寺卿苑馬寺卿參政都轉運鹽使留守司指揮同知宣慰使

正從四品 正四品僉都御史通政大理寺少卿太常寺少卿太僕寺少卿少詹事鴻臚寺卿京府丞按察司副使行太僕寺少卿苑馬寺少卿知府衛指揮僉事宣慰司同知。從四品國子監祭酒布政司參議鹽運司同知宣慰司副使宣撫司宣撫

正從五品 正五品華蓋謹身武英殿大學士文淵閣春坊大學士翰林院學士庶子通司參議大理寺

丞尚寶司卿光祿寺少卿六部郎中欽天監正太醫院使京府治中宗人府經歷上林苑監正按察司僉事府同知王府長史儀衛正千戶宣撫司同知。從五品侍讀侍講學士諭德洗馬尚寶鴻臚少卿部員外郎五府經歷知州鹽運司副使鹽課提舉衛鎮撫副千戶儀衛副招討宣撫司副使安撫使安撫  
正六品大理寺正詹事丞中允侍讀侍講司業太常寺丞尚寶司丞太僕寺行太僕寺丞主事太醫院判都察院經歷京縣知縣府通判上林苑監副欽天監副五官正兵馬指揮留守司都司經歷斷事百戶典仗審理正神樂觀提點長官副招討宣撫僉事安撫同

同知善世正。從六品贊善司直郎修撰光祿寺丞署正鴻臚寺丞大理寺副京府推官布政司經歷理問鹽運司判官州同知鹽課司提舉市舶河梁副提舉安撫司副使

正七品都給事中監察御史編修大理寺評事行人司正五府都察院都事通政司經歷太常寺博士典簿兵馬副指揮營膳司所正京縣丞府推官知縣按察司經歷留守司都司都事副斷事審理安撫司僉事蠻夷長官。從七品翰林院檢討左右給事中中書舍人行人司副光祿寺典簿署丞詹事府太僕寺主簿京府經歷靈臺郎祠祭署奉祀州判官鹽課司副

提舉布政司都事副理問鹽運司衛宣慰招討司經歷蠻夷副長官

正八品國子監丞五經博士行人部照磨通政司知事京主簿保章正御醫協律郎典牧所提領營繕所副大通關寶鈔龍江司提舉衛知事府經歷縣丞煎鹽司提舉按察司知事宣慰都事王府典寶典簿奉祀良醫典膳正紀善講經至靈元符崇真宮靈官。從八品清紀郎翰林院典籍國子監助教典簿博士光祿錄事監事鴻臚寺主簿京府運司知事繫學壺正祠祭署祀丞布政司照磨王府典膳奉祀典寶良醫副宣慰司經歷神樂觀知觀崇真宮副靈官左右覺

義玄義

正九品校書侍書國子監學正部檢校鴻臚寺署丞五  
 官監候司歷營繕所丞典牧所會同館文思院丞運  
 寶鈔廣運廣積賦罰十字庫顏料皮作鞍轡寶源局  
 織染所京府職染局大使龍寶江鈔副提舉府知事  
 縣主簿長史司主簿典儀正典樂牧監正茶馬大使  
 贊禮郎奉鑾宣撫安撫知事。從九品待詔司諫通  
 事舍人正字詹事府錄事司務學錄典籍鳴贊序班  
 司農農漏刻博士司牧大使牧監副圍長太醫院提  
 舉司鹽課司州所吏目軍儲御馬都督府門倉軍器  
 局大使承運寶鈔廣運廣積賦罰十字庫副使典牧

文苑卷六

送舉

五九

所會同館文思院副使廣盈太倉銀庫太僕寺京府  
 庫都稅宣課柴炭司大使顏料皮作鞍轡寶源局  
 織染局京府織染局副使草場大使孔顏孟子孫教  
 授按察司檢校府宣撫司照磨典儀副教授伴讀都  
 司運司府京衛宣撫宣慰司學教授司庫司府倉襍  
 造織染局稅庫司大使司獄巡檢茶馬副使正術正  
 科都綱都紀常太常司樂教坊韶舞司樂

未入流 孔目國子監掌饌學正教諭訓導兵馬斷事  
 長官司吏目司牲司牧副使府檢校縣典史軍器局  
 柴炭司副使遞運所大使驛丞河南泊所開墾官關  
 大使牧監錄事郡長提控素贖都督府御馬軍儲門

倉副使廣盈庫都課都稅稅課司副使茶鹽課司使  
 府州縣衛所倉場大使副鹽運司府衛提舉司所州  
 縣庫大使副使司府州軍器織染襍造局副使宣德  
 倉司竹鐵冶河州遼陽青州府樂安稅課司大使茶  
 運批驗所巾帽針工局慶遠裕民司大副使司庫副  
 使鹽倉稅課鈔紙印鈔鑄印抽分竹木惠民金銀場  
 惠民局水銀硃砂場局生藥庫長史司倉庫大副使  
 縣襍造局副使典術典科訓術訓科副都綱都紀僧  
 正道正僧會道會

仕途 隋煬帝始置進士科取士唐始縉紳必由科目  
 始重資格。漢二千石滿三載任同產子一人為郎

文苑卷六

送舉

五九

○秦始試吏入仕漢丙吉龔勝是也始納粟拜爵始  
 皇因旱蝗漢武景沿之至靈帝時富者先入錢貧者  
 赴官倍輸。堯始考功魏崔亮始限年。漢制久任  
 如古晉宋始制。六期為滿。漢左雄始孝廉覈年  
 滿四十察舉宋敘官闕有官年實年。後周始制舉  
 主連坐。漢順帝制選用不得互官謂姻家鄉里人  
 不交互為官今隔選唐太宗制大功不得連職今迴  
 避。唐高宗始給告身即給札唐武后始設門籍籍  
 朝參奏事待詔官出入每月一易之。伊尹始致仕  
 漢制二千石吏予告賜告唐制致仕五品以上表六  
 品以下轉奏。唐太宗許子弟十九以下父兄隨任

宋太祖詔羣臣父母迎養

夜航船卷之七

古劍陶菴老人細



政事部

經濟

平米價 趙清獻公熙寧中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湧

貴飢死者相望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人禁增米價

公獨榜通衢令有米者增價糶之于是米商轉集米

價頓賤

禁閉糶 撫州飢黃震奉命往救荒但期會富民者老

以某日至至則大書閉糶者藉強糶者斬八字揭于

市米價遂平

夜航船卷七

政事

一

但笑佳禾 張全義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

之名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呼

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獨見

佳麥良蠶乃笑耳由是民競耕蠶遂成富庶

擊鼓勸賊 魏李崇為兗州刺史兗舊多劫盜崇令村

置一樓樓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

擊為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聞百里皆發人守險

由是賊無不獲

斷絕扳累 薛簡肅公帥蜀一日置酒大東門外中有

戍卒作亂既而就擒都監走白諸公命只於擒獲處

斬決民間以為神斷不然妄相扳引受累必多矣

夜航船卷六

送

李

擢用樞密 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  
謀為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  
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樞  
密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自安矣上曰王旦善  
處大事真宰相也

分封大國 漢惠諸侯強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  
裂地封其子弟而漢為定其封號漢有厚恩而諸侯  
自分析弱小云

徵鹵封禪 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  
兵備邊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四夷之中  
突厥最大比屢求和親而朝廷勿許今遣一使徵其  
夜航船卷七 政事 二 魏 魏 魏 魏 魏

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  
無不皆來可以偃旗息鼓高枕而卧矣說曰善吾所  
不及即奏行之

預給歲幣 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帛幣真宗以示  
王旦公曰夷狄貪婪漸不可長可於歲給三十萬內  
各借二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  
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微未依常數與之  
以後永不為例

責具領狀 王陽明既擒宸濠囚于浙省時武廟南幸  
駐蹕留都中官誘令陽明釋濠還江西俟聖駕親往  
擒獲差中貴至浙省諭旨陽明責中貴具領狀中貴

### 懼事遂寢

競渡救荒 皇祐二年吳中大饑范仲淹領浙西發粟  
及募民存餉為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淹乃  
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  
出游又召諸佛寺主僧諭之曰飢歲工價至賤可以  
大興土木于是諸寺工作並興又新倉廩吏舍日役  
千夫兩浙大飢唯杭宴然  
比折除過 韓琦知鄆州京中素多盜捕法以百日為  
限限中不獲抵罪琦請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故盜  
多獲

中官毀券 梅國楨知固安有中官操豚蹄為餉請徵  
夜航船卷七 政事 三 魏 魏 魏 魏 魏

債于民國楨曰今日為君了此急牒民至趨令鬻妻  
債貴人債偽遣人持金買其妻追與偕入民夫婦不  
知也楨大聲語民曰非爾父母官立刻折爾夫婦妻  
奈貴人債義不容緩但從此分離終身不復見矣容  
爾盡言訣別陽為墮淚民夫婦哀慟難離中官為之  
酸楚竟毀券而去

宣勅斃奸 况鍾知蘇州初視事陽為木訥胥有弊盡  
輒默識之通判趙忱肆慢侮鍾亦不之校既期月一  
旦宣勅召府中胥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竊賄若干  
然手某日某如之羣胥駭服不敢辯立擲殺六人肆  
諸市復出屬官貪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由是吏民

震悚革心奉民命稱之曰况青天

積弊頓革 劉大夏為戶部侍郎理北邊糧草尚書周

經謂曰倉場告乏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

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

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

之既至召邊上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

榜通衢曰某倉缺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

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糧自十石以上草自

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公有

餘積民有餘財蓋往時來告者糧必限以千百石草

必限以十萬束方准以至中貴子弟為市包買以圖

利息自大夏此法立有糧草之家皆自往告報不必

中貴包買足數然後整告也幾十年積弊一朝頓革

築牆屋外 許逵為樂陵令時流寇勢熾逵預築牆城

浚隍使民各築牆屋外高過其簷仍開牆竇如圭僅

可容人家令二壯者執刀俟于竇內其餘人各入隊

伍設伏巷中洞開城門賊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

兵無所加盡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境

承命草制 梁儲在內閣時秦王疏請陝之邊地益其

封疆朱寧江彬等受其賄助之請上許之兵部及科

道執奏不聽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引疾不出上震

怒內臣至閣督促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遂承命

草上制曰昔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各

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奸

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界

地不吝務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養士馬毋

聽奸人勸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

全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母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

可虞其弗與事遂寢

平定二亂 張佳胤因浙兵減糧辱巡撫為亂受命視

師兩浙將抵抗復聞市民因受役不均聚眾焚劫鄉

紳有亡賴丁仕卿者為首佳胤促駕曰速驅之尚

可離而二也到臺召營兵為亂者撫之曰汝曹終歲

有守衛功前撫減糧誠悞今市井無亡賴亦為亂彼

無他勞不可以汝曹為例可為我捕之功成不獨論

贖且有賞也眾踴躍聽命遂薄亂民敗之擒捕丁仕

卿等立會諸司訊之得其挾刃而要金帛者五十餘

人皆梟之餘悉放歸于是諸亡賴皆帖然解散佳胤

乃復營兵餉密廉其倡亂者名因捕數人曰汝為亂

首吾故欲貸汝天子三尺不貸汝遂斬之因馳使遍

赦七營曰亂者已赦服辜今以爾有功天子不欲盡

誅汝當盡力報國不五日二亂平定

轉賜將士 李正己為盧節度使畏德宗威名表獻

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

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

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感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慙服

一軍皆甲 段秀實為邠州都虞侯行營節度郭晞縱士卒為暴秀實列卒取十七人斷首注梁上植市門外一軍皆甲秀實詣軍門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因讓晞晞謝過邠州由是無禍

各自言姓名 大將田希鑒附朱泚泚敗李晟以節度使巡涇州希鑒郊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甚歡也希鑒不復疑晟於伏甲而宴宴畢引諸將下堂曰我與汝曹久別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為亂者三十餘人

政事

卷七

六觀

人數其罪殺之顧希鑒曰田郎不得無過并立斬為三難 解于侁字子駿方新法行諸路騷動侁奉使九載獨公心處之蘇軾稱上不害法中不傷民下不廢親為三難司馬光當國除京東轉運曰子駿福星也 平原自無 史弼為平原相時舉鉤黨惟平原獨無詔書前後迫切從事坐傳舍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野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五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則平原之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

燭姦

責具原狀 李靖為岐州刺史或告其謀反高宗命一御史案之御史知其誣罔請與告事者偕行數驛詐稱失原狀驚懼異常鞭撻行典乃祈求告事者別疏一狀比驗與原不同即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告事者伏誅

驗火燒屍 張舉為句章令有妻殺其夫因放火燒舍詐稱夫死於火其弟訟之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一活積薪焚之察死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果無灰以此鞫之妻乃服罪

市布得盜 周新按察浙江將到時道上蠅蚋近馬首

政事

卷七

七觀

而聚使人尾之得一暴屍惟小木布記在取之及至任令人市布屢嫌不佳別市之得印誌者鞫之布主即劫布商賊也

旋風吹葉 周新坐堂問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古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冤魂告我矣發之得婦屍僧即款服

惟鐘辨盜 陳述古今浦城有失物莫知為盜者乃給曰某所有鐘能辨盜盜摸則鐘自鳴陰使人以煤塗而惟之令囚入摸惟一囚手無煤訊之果服 折蘆辨盜 劉宰為泰興令民有亡金釵者唯二僕婦

在訊之莫肯承辜命各持蘆去曰不盜者明日蘆自若果盜明旦則蘆長二寸明旦視之則一自若一去蘆二寸矣許之盜遂服

遣婦縛奸 陸雲為浚義令有殺人不得其主者雲囚其妻十許日密令人尾其後屬曰其去不遠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既而果然問之乃與婦私通共殺其夫聞出獄探消息憚近縣故遠相候耳一縣稱為神明

捕僧釋冤 元絳攝上元令有甲與乙被酒相毆甲歸卧夜為盜斷足妻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絳遣其妻曰歸治而夫喪乙已服矣陰使跡其後見一僧迎之私

語即捕僧乃乘機與其妻共殺甲者

井中死人 張昇知潤州有報井中死人者一婦人往視曰吾夫也昇令其親鄰驗之井深莫可辨昇曰衆不能辨婦人何遂知其為夫即付所司鞠之果其婦與姦夫所謀者

食用左手 王維熙鹽城尉有羣飲而斃者俱不伏罪脫其械而與飲食問一人曰汝用左手而死者傷右尚何拒囚無辨而擬抵

盜首私辜 葉賓知南安有盜截牛舌其主以聞賓陽叱去陰令屠之即有首私辜耕牛者賓截牛舌者汝也果服

留刀獲盜 劉崇龜為廣州刺史有少年泊舟江濱見

一妙姬倚閭殊不避少年挑之曰黃昏到宅是夕果啓扉待之少年未至一盜入扉姬不知即身就之盜

疑見執遂刺姬死遺刀而逃少年後至踐其血仆地捫之見死者急出明日其家隨血跡至江岸岸上人

云夜有某客船去矣捕者追獲其實吐之觀其刀乃屠家物崇龜下令曰某日演武大饗士集合境庖丁

既集復曰已晚留刀於厨陰以殺人刀換下比明各來請刀獨一屠不認因詰之曰此非某刀乃某人刀

耳命擒之則已竄矣崇龜以合死之囚代少年侵夜斃於市竄者知囚已斃不一二夕歸家遂就擒服罪

命取佛首 程顥為鄆主簿僧寺有石佛歲傳佛首放

光士民競往顥戒曰俟後現當取其首就觀之光遂止

識猴為盜 楊繪知興元有盜庫縑者繪跡踪之不類人所出入乃呼戲沐猴者一訊而服

聞哭知姦 國僑字子產常晨出聞婦人哭使吏執而訊之則手絞其夫者也吏問故子產曰凡人於所親

愛也始病而憂臨危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河伯娶婦 西門豹為鄆令俗故信巫歲為河伯娶婦以攫利選室女以投於河豹及期往視指女曰醜煩

大巫先報河伯如其不欲還當另選美者呼吏投巫於河少頃曰何久不覆我又投一人往速羣奸驚懼乞命從此弊絕

哭夫不哀 嚴遵為揚州行部聞道旁女子哭而聲不哀問之云夫遭火死遵使與屍到令人守之曰當有物往更日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鐵錐貫頂乃以淫殺其夫者

命七給子 張詠知杭州有子與壻訟家產者壻言舅終子纔三歲遺書令異日三分付子七壻得其七詠曰汝婦翁智人也以七與子子死矣命三給壻七給子

夜航船卷七

政事

十國新編鈔本

怒逮婦人 王克敬兩浙運使有逮犯私鹽者以一少婦至克敬怒曰豈有逮婦人于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汚教甚矣自後不許著為令

斷絲及雞 傅琰山陰令有賣鐵賣糖老嫗爭團絲訴琰琰令掛絲於柱鞭之微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雞問何以飼雞一云豆一云粟破雞得粟罪言豆者民稱傅聖

老翁兒無影 丙吉知陳留富翁九十無男娶鄰女一宿而死後產一男其女曰吾父娶一宿身亡此子非吾父之子爭財久而不決丙吉云嘗聞老翁兒無影不耐寒其時秋暮取同歲兒解衣試之老翁兒獨呼

寒日中果無影遂直其事

石璞江西副使時有民娶婦三日壻與婦往拜岳家壻先歸婦後失之遍索不獲婦翁訟壻殺女壻不勝榜掠自証服璞猶疑殺人而棄屍必深怨者為之彼新婚燕好胡乃爾爾夜齋沐焚香祝曰此獄關綱常萬一婦與人私而夫枉死且受汙名于理安乎神其以夢示我果夢神授一麥字璞曰此兩人夾一人也獄有歸矣比明令械囚待時行刑囚未出璞見一童子窺門內乃令人牽入曰爾羽客胡為至此得非爾師令偵某囚事耶童子大驚吐實乃二道士素與婦通見匿之麥叢中人因號曰斷鬼石

夜航船卷七

政事

十國新編鈔本

視首皮肉 民有利姓之富者醉而拉殺之於家其長男與妻相惡欲借姦名并除之乃斬妻首并拉殺之首以報官時知縣尹見心迎上司於二十里外聞報時已三鼓見心從燈下視其首一首皮肉上縮一首不然即詰之曰兩人是一時殺否答曰然曰婦有子女乎曰有一女方數歲見心曰汝且寄獄俟旦鞠之別發一票速取某女來女至則攜入衙以果食之好言細問竟得其情父子服罪

法驗女眉及喉 劉鳴謙守杭州有劉氏女所居淺陋鄰少年張窺其艾夜躍上樓穴窗入女大呼賊父驚起鄰少年不能脫執而髡之少年昆弟號於眾曰伊



父實以女俵而又棄之女聞之拊膺曰天乎辱人至於此遂自謚張乃賄其父金當讞訴女已承汚但特羞姦露耳鳴謙得女貞烈父受金狀乃令以法驗女眉及喉實處子與從事劉公訊治之張伏法百姓謠曰兩劉哲一劉烈江河海流合  
花瓶水殺人 汪待舉守郡部民有飲客者客醉卧空室中客夜醉渴索漿不得乃取花瓶水飲之次早啓戶客死矣其家訟之待舉究中所有物惟瓶中浸旱蓮花而已試以飲死囚立死訟乃白

續修四庫全書

政事

十三觀海錄卷七

識斷

斬亂絲 高洋內明而外晦眾莫能知獨歡異之曰此兒識慮過吾時歡欲觀諸子意識使各治亂絲洋獨持刀斬之曰亂者必斬  
立破枉獄 陸先祖為濬令濬才士盧榘被前令枉坐重辟數十年相沿以其富不敢為之白陸至訪實即日破械出之然後聞於臺使者使者曰此人富有聲陸曰但當問其枉不枉不當問其富不富不枉夷齊無生理果枉陶朱無死法使者甚器之後行取為吏部黜陟自由絕不關白臺省

續修四庫全書

政事

十三觀海錄卷七

王大驚將執奏之興曰彼舉事有日矣何暇奏手萬一事泄是趣之叛一日日盡殲之漢平宣廟聞斬使事曰吾叔非二心者趙遂得免

監國解紛 張說有辨才能斷大議景雲初帝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奈何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讒謀動東宮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姦膽破蜚語塞矣帝如其言議遂息

斷殺不孝 張晉為刑部時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子以為盜也矚其入撲殺之取燈視之父也吏議子殺父不宜縱而實拒盜不知其為父又不宜誅獄久不決晉判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

使父貧為盜不孝明矣竟殺之

刺首試藥 曹克明有智畧直宗朝累官十州都巡檢

酋蠻來獻藥一器曰此藥凡中箭者傳之創之愈克

明曰何以驗之曰請試雞犬克明曰當試以人取箭

刺首股而傳以藥酋立死羣酋慙懼而去

杖逐桎梏 黃震為廣德通判廣德俗有自帶枷鎖求

赦于神者震見一人召問之乃兵也即令自招其罪

卒曰無有震曰爾罪必多但不可對人言故告神求

赦耳杖而逐之此風遂絕

一錢斬吏 張詠在崇陽一吏自庫中出鬚邊一錢詰

之乃庫中錢也詠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

杖我耶強項不屈詠固命杖之吏曰爾能杖我不能

殺我詠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

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

強項令 董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家奴殺人宣就主

車前取殺之主訴於帝帝令宣謝主宣不拜帝令捺

伏宣以手據地不伏俯帝勅曰強項令去

南山判 武后時李元紘遷雍州司戶太平公主與僧

爭碾磴元紘判與僧長史竇懷貞大懼促紘改判紘

大署判尾曰南山可移此判終無搖動也

腕可斷 唐韓偓宰相韜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

言貽範居喪未不數月使治事傷孝子心學士使馬

從皓偓偓草之偓曰腕可斷制不可草

麻出必壞 唐德宗欲相裴延齡陽城為諫議曰白麻

出我必壞之慟哭於廷齡遂不得相

判誅舞文 柳公綽為節度使行部至鄉縣有奸吏舞

文誣其縣令貪者縣令以公素持法必殺貪官公綽

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奸吏犯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鐵船渡海 賈郁性峭直不能容過為仙遊令及受代

一吏酗酒郁怒曰吾再典此邑必懲此輩吏揚言曰

造鐵船渡海也郁後復典是邑吏盜庫錢數萬郁判

曰竊銅鑼以肥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鑪

鉞因決杖徒之

其情可原 孫唐卿判陝州民有母再嫁而死及葬父

遂盜母之喪而耐葬之有司論以法唐卿曰是知有

孝不知有法其情可原乃判釋之

問大姓主名 周紆為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名吏數

問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

豈能知此賣蔡傭乎於是京師肅然

引燭焚詔 李沆為平章一夕真宗遣使持手詔欲以

劉美人為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

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

天何言哉 真宗恥澶淵之盟聽王欽若天書之計而

行封禪待制孫奭言於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

豈有書也帝默然

禮宜從厚 李震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於外呂夷簡為首相奏禮宜從厚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耶夷簡曰他日太后不欲全劉氏手時有詔欲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乃謂內侍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服后殮用水銀崇勳馳告太后乃許之後荆王元儼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帝因慟號累日下詔自責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卷七 政事 十六 續修四庫全書

奏留祠廟 張方平判應天府時司農遵王安石驚祠廟於民法方平託劉摯為奏曰閣伯遷商丘主祀香火為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為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是本朝受命建業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為歲取微細實傷國體欲望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罷責收縛誣罔 雋不疑為京兆尹有男子乘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列侯公卿以下襍職視至者莫敢言不疑後至叱從吏收縛曰昔蒯瞶出奔輒拒而不納

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請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霍光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驗治得奸詐坐誣罔不道要斬捕脯小龍 程顥為上元主簿有善政茅山池有小龍得見者奉以神民走若狂顥捕而脯之

汰僧為兵 宋胡旦通判昇州時江南初平汰李氏所度僧十減六七旦曰彼無田廬可歸將聚而為盜乃悉黥為兵以同時所汰尼僧配之 侯面奏 寇天敘以應天府丞攝尹事時武宗南巡權嬖鴟張索賄拂其意禍且立至天敘曰與其行賄改節不若得罪去官凡有所需直阻之曰侯面奏旨與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卷七 政事 十七 侯面奏旨與

則與皆莫誰何駐蹕九閱月費且不貲而民不病破柱戮奸 李膺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時朝廷日亂網紀頽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自高有景仰之者

網紀頽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自高有景仰之者

清廉

冰壺 杜詩冰壺玉鑑懸清秋姚元崇所作冰壺言其

洞徹無瑕澄空見底杜詩清廉有類於是

齊馬 唐馮元叔歷敘浚儀始平尹單騎赴任未常以

妻子之官所乘馬不食民間芻豆人謂之齊馬

廉能 周禮天官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廉

善二廉能三廉敬四廉正五廉法六廉辨

冰清衡平 華康直知光化豐稷知穀城廉而且平時

人歌之曰華光化豐穀城清如冰平如衡

釜中生魚 晉范丹字史雲桓帝時為菜蕪長人歌之

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菜蕪長

留犢 魏時苗為壽春令始至官乘簿笨車黃犢牛布

被囊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今來時

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故留之明交河令葉好文

亦留三犢與貧民為耕

酌酒獻還 後漢張奐為定安屬國都尉有羌人獻金

馬者奐召主簿張祁入于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

羊以不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威化大

行

食饌一口 北齊彭城王攸自滄州召還父老相率具

饌曰殿下惟飲此鄉水未嘗百姓饌聊獻疏薄攸食

一口

臣心如水 前漢成帝時鄭崇為尚書好直諫貴戚多

讚譖之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絕貴戚崇對

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清平尚書之言 後漢鍾離意為尚書令交趾太守張

恢坐贓伏法以資物陳於帝前詔頒賜羣臣意得珠

璣悉以委地帝怪之荅曰孔子忍渴於貪泉曾參迴

車於勝母惡其名也賊穢之資誠不敢拜受上嘆曰

清平尚書之言

乘止一馬 朱敬則為廬州刺史代還無淮南一物所

乘止一馬

酌水奉餞 隨趙範為齊州別駕入朝父老送之曰公

酌水請酌一杯水以奉餞

鬱林石 吳陸績為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能道

海乃取一大石置舟中以歸人號鬱林石

只談風月 徐勉遷吏部尚書常與門人夜集有為人

求官者勉曰今夕只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

市肉三觔 海瑞為淳安令一日胡總制語三司諸道

曰昨聞海令市肉三觔矣可往察之乃知為母上壽

所需也

一文不直 薛大楹主南昌簿嘗標其門曰要一文不

直一文

原封回贈 吳讓知臨桂縣不三年超陞慶遠知府南

丹諸土官各饋金為贄讓却不受口占絕句遺之曰  
貪泉爽酌吾何敢暮夜懷金豈不知寄語丹州賢太  
守原封回贈莫相疑

書堂自勵陳幼 陳幼學知湖州書於堂曰受一文枉  
法錢幽有鬼神有禁行半點虧心事遠在兒孫近  
在身

畫菜於堂 徐九經令向容及滿去父老兒稚挽衣泣  
曰公幸訓我公曰惟儉與勤及忍耳嘗圖一菜於堂  
題曰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至是父老刻所  
畫菜而書勤儉忍三字於上曰徐公三字經

御書褒清 程元鳳官拜右丞相兼樞密御書清忠儒  
文苑解卷七 政事 三觀御書抄本

碩昭光六字褒之

清白太守子 王應麟守徽州其父為嘗守是郡父老  
曰此清白太守子也

劉窮 劉璽龍驤衛人少業儒長襲世職居官廉潔人  
呼為青菜劉或呼為劉窮繼推總漕運上識其名喜  
曰是劉窮耶可其奏

清化著名 韋諷少好文學羣言秘要之義無不綜覽  
後仕石季龍歷守七郡咸以清化著名

廉讓之間 范柏年初見宋明帝言及廣州貪泉因問  
卿州復有此水不答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  
水又問卿宅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間帝嗟其善答

清白遺子孫 鄭述祖仕齊為兗州刺史其父亦嘗為  
此州百姓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  
尚有同及病曰一生富貴足矣以清白之名遺子孫  
死無所恨

清有父風 柳玘仲郢子為嶺南節度使副解中橋熟  
既食乃納直於官拜御史大夫清直有父風

懸魚 羊續南陽守入境即微服間行凡令長貪潔吏  
民良猾者皆廉知其狀一郡震竦府丞以生魚獻受  
而懸之庭柱其後進妻率子秘入郡舍不納妻怒檢  
室中惟布衾鹽菜而已

自控妻驢 宋李若谷赴長社主簿自控妻驢故人韓  
夜德解卷七 政事 三觀御書抄本

億為負行李將入境謂韓曰恐縣吏迎至篋中止有  
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而別

埋羹 王璉寧波守操行廉潔自奉尤儉約一日見饌  
兼魚肉大怒令輟而瘞之號埋羹太守

進餅不受 明戴鵬會稽知縣清慎自守時軍駐四明  
鵬往供饋餉期限嚴急率民步行日晡飢甚從者進  
餅却不受掬道旁水飲之

僅二竹籠 明軒輓由御史出為按察使清約自持四  
時一布袍常蔬食約諸僚友三日出俸市肉一觔多  
不能堪待故舊惟一肉或殺雞輒驚曰軒廉使殺雞  
待客矣後以都御史致仕上問曰昔浙江廉使考滿

歸家僅二竹籠是汝手輒頓首謝

符青菜 明符驗守常州不攜家持二敝屨一童僕日

供惟蔬人目為符青菜銳意鋤強凡橫於鄉者雖竄

匿期必得之苟奉法而至亦不深求歲大旱蝗日循

行督捕每出以筐承粟數升柴數束自給不勞民供

億

清乃獲罪 南北朝沈嶺之丹徒令以清介不通左右

被譖逮繫尚方帝召問對曰臣清乃獲罪帝曰清何

以獲罪曰無以奉要人耳帝問要人為誰指曰此赤

衣誰郎皆是復任丹徒

素無可贈 南北朝劉溉建安太守故人任昉以詩寄

文選卷七 政事 三國志

溉求一衫溉檢中無可贈者答詩曰予衣本百結關

鄉徒八蠶

不持一硯 包拯知端州州歲貢硯必進數倍以遺要

人拯命僅足貢數即已秩滿歸不持一硯

日唯啖菜 宋姚希得知靜江官署舊以錦為幕希得

曰吾家起書生安用此命以布易之日唯啖菜一介

不妄取也

命還砧石 宋凌冲令含山律已甚嚴一介不妄取見

歸裝有一砧石說曰非吾來時物也命還之

毋撓其清 唐蔣沈歷長安咸陽高陵諸邑令多卓異

聲郭子儀過高陵戒麾下曰將賢令供億得蔬食足

矣毋撓其清也

杯水餞公 隋趙軌齊川別駕東鄰有桑椹落其庭軌

遣拾還之及被召父老揮泣送曰公清如水不敢以

壺漿相溷敬持杯水餞公軌受而飲之

挂床去任 三國裴潛兗州刺史嘗作一胡床及去任

挂之梁間介人服其介

置瓜不剖 蘇瓊守清河先達趙穎獻園瓜瓊勉留置

梁上不剖食人間受穎瓜競獻新果至門知瓜猶在

相顧而去

夜航船卷七

政事

三國志

受職

筮仕 左傳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下車 李白為南昌宰去思碑云未下車人懼之既下車人愛之

瓜期 左傳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

書考 書經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增秩 前漢宣帝曰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因乃使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績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

報政 史記伯禽受封之魯三年然後報政周公曰何

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祀喪三年而後除之故遲

太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速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也故速

一行作吏 晉嵇叔夜與山巨源書云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

窮猿奔林 李充字弘度嘗嘆不被遇殷浩問君能屈志百里否李答曰北門之嘆久已上聞窮猿奔林豈暇擇木遂授剡縣

有蟹無監州 宋初通判與知州爭權每云我是州監有錢昆者浙人嗜蟹嘗求補外曰但得有蟹無監州則可東坡詩云欲向君王乞符竹但憂無蟹有監州

致仕 遺愛

蜘蛛隱 龔舍仕楚見飛蟲觸蜘蛛網而死嘆曰仕宦亦人之羅網也遂挂冠而去時號為蜘蛛隱

從赤松子遊 張良辭高祖曰臣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于願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

鴟夷子皮 范蠡滅吳以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苟踐可與同患難不可與同安樂遂乘輕舟泛湖而去自鴟夷子皮

東門挂冠 漢逢萌見王莽殺其子告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遂挂冠東門而去

思尊鱸 晉張翰齊王問辟為大司馬功曹翰見秋風起思吳江尊羹鱸膾數曰人生貴適意安能羈官數千里遂命駕而歸

二疏歸老 漢疏廣為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豈若告老以歸骸骨即日辭官上許之故人設餞東門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

襜被而出 晉魏舒為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我即其人也襜被而出同僚素無清問者咸有愧色

棄荏席徽 晉文公棄荏席徽黑舅犯辭歸言文公棄其卧席之徽黑舅犯以其棄舊戀新故辭歸

乞骸骨 漢宣帝朝丞相韋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

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

其甘棠 詩經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召伯巡

行南陽聽政于甘棠後人思其恩澤故戒勿剪伐

生祠 漢于公決獄平民立祠生祀之生祠始此

脫鞬 唐崔戎自刺史遷官民擁留抱持取其鞬今之

脫鞬始此

桐鄉 前漢朱邑為桐鄉令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後

吏民必葬我于桐鄉後世子孫奉我或不如桐鄉百

姓 野哭 子產相鄭及平國人哭于巷農夫哭于野商人

哭于野 子產相鄭及平國人哭于巷農夫哭于野商人

罷市而哀流涕三月不聞琴瑟之聲

墮淚碑 晉羊祐以清德聞及死南州為之罷市巷哭

者聲相接葬于峴山百姓望其碑者輒淚流謂之墮

淚碑

重不歌謠 秦五殺大夫百里奚卒秦人巷哭童子不

歌謠者不相杵

下馬陵 董仲舒墓在長安人思其德過者下馬人謂

之下馬陵後世誤稱蝦蟆陵

板轅卧轍 漢侯霸為臨淮太守被召百姓板轅卧轍

願留暮年奔送百里

留鞭截鐙 唐姚崇受代日民吏泣擁馬首截鐙留鞭

止其不去

衆庶從居 魏德梁遷貴鄉長為政清靜不嚴而肅轉

館陶長既至老幼如見父母二縣父老爭請留之郡

不能決會使者至乃斷從貴鄉館陶衆庶從而居者

數百家

與侯同久 柳不華武岡路總管守境衛民幾二十年

民歌之曰前有公綽武岡父母今之郡侯無乃其後

足我衣食安我田畝我子我孫與侯同久

不犯遺錢 鄭榮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榮移檄請無

犯州境巢為斂兵州獨完秩滿去遺錢千緡藏州庫

後他盜至曰鄭使君錢不敢犯

天賜策 何比干字少卿汝陰人漢武帝朝廷尉時張

湯持法嚴而比干務平恕所全活者數千人淮南號

曰何公忽有老嫗造門曰先世有陰交公之身又治

獄多平反今天賜策以廣公後因出懷中策九百九

十枚曰子孫佩印符者如此算

再任 陶侃再為荊州黃霸再為潁州郭伋再為并州

陳蕃再為樂安寇恂再為河南耿純再為東郡



降黜 貪鄙

咄咄書空 殷浩晉被黜談咏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有

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胡椒八百 唐元載受賄後事敗有司藉其家鍾乳五

百輛胡椒八百斛他物不可勝計

簠簋不飾 賈誼策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

不廉則曰簠簋不飾

圍棋獻賂 蜀刺史安重霸性貪賄州民有油客鄧姓

者貨財鉅萬重霸召與圍棋令侍立下子過于籌算

終日不下數子十鄧倦立且飢餒不堪次日又召或

曰本不為棋何不獻賄鄧獻金三錠獲免

夜宿船卷七

政事

手八編海錄鈔本

拔釘錢 五代趙在禮令宋州貪暴逾制百姓苦之後

移鎮永興百姓欣賀曰拔却眼中釘矣在禮聞之仍

求復任宋州每歲戶口不論主客俱徵錢一千名曰

拔釘錢

捋鬚錢 南唐張崇帥廬州所為不法嘗入覲廬人曰

渠伊想不復來矣崇歸計日索渠伊錢明年又入覲

盛有罷府之議人不敢實指道路相視皆捋鬚相慶

崇歸又徵捋鬚錢

破賊露布 李義甫為相楊行款白其賊私詔司刑劉

祥道與三司雜訊除名流雋州或作河道元帥劉祥

道破銅山大賊李義甫府露布榜于衢

京師白劫 後魏元修義為吏部尚書惟事賄賂官之

大小皆有定價中散大夫高居呼為京師白劫

夜宿船卷七

政事

手八編海錄鈔本

夜航船卷之八

古劍陶菴老人綉

文學部

經史上

十三經 易經書經詩經春秋禮記論語孝經爾雅左

傳公羊穀梁周禮禮儀

伏羲始則龍馬作易神農始即其方列為八卦帝王為

傳國之寶

三易 夏易連山其卦首艮商易歸藏其卦首坤周易

首乾伏羲定卦名文王為彖辭周公為文辭孔子為

十翼而易道始備

夜航船卷八

文學

一觀海齋鈔本

十翼 孔子作十翼上彖傳一下象傳二上爻傳三下

爻傳四文言五上繫六下繫七說卦八序卦九離卦

十

伏羲始則元龜為洛書神農因之始制筮黃帝因之始

制卜

昔武庫火古河圖始無傳今誤以洛書為河圖以莽時

龜文為洛書

商瞿子木始受易於孔子秦失說卦三篇河內女子始

得之

洪範九疇 天錫禹洪範九疇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

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

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

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五行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

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

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五事 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

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

哲聰作謀睿作聖

八政 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

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五紀 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夜航船卷八

文學

二觀海齋鈔本

三德 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疆弗

友剛克變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

稽疑 稽疑建擇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其兆為水

曰霽其兆為火曰蒙其兆為木曰驛其兆為金曰克

其兆為土曰貞內卦為貞曰悔外卦為悔

庶徵 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

其敘庶事蕃蕪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

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

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

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五福 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

終命

六極 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三墳五典 三皇之書曰三墳五帝之書曰五典抱朴

子云五典為笙簧三墳為金玉少昊顓頊高辛唐虞

之書謂之五典墳大也三墳者山墳氣墳形墳也山

墳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氣墳言歸藏發動長育生

殺形墳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即伏羲神農黃帝之

書

九丘八索 九州之志曰九丘八卦之說曰八索

金簡玉字 大禹登宛委山發石匱得金簡玉字之書

言治水之要周行天下伯益記之為山海經

六義詩 詩經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

五曰雅六曰頌

卜商始序詩轅固作傳為齊詩申公作訓詁為魯詩浮

丘伯授授毛萇作古訓為毛詩毛亨授

五始 春秋義有五始元者氣之始春者時之始王者

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有國之始

三傳 左傳豔而富其失也証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

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

二戴 漢宣帝時東海后倉善說禮于曲臺殿撰禮一

百八十篇曰后氏曲臺記后倉傳於梁國戴德及德

從子聖乃刪后氏記為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

大戴禮為四十六篇為小戴禮其後諸儒又加月令

明堂位樂記三篇為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

毛詩 荀卿授漢人魯國毛詩享作訓詁傳以授趙國

毛萇時人以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以二公所傳

故名毛詩

汲冢周書 東晉傳晉太康二年汲縣人盜發安釐王

塚得竹書數十車蝌蚪文字雜雜寫經書皆為著作

隨宜分析皆有攷證曰汲冢周書

樂記 漢文帝始得竇公所獻周公大司樂章河間獻

王與毛生采作樂記

漆書 杜林於西川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衛宏徐巡

來學林授于二子得遂後得傳

壁經 魯恭王壞孔子故宅欲以為宮聞壁中琴瑟絲

竹之聲得古文尚書武帝乃詔孔安國較定其書

斷書 孔子斷書百篇魯恭王始得孔勝所藏於壁定

五十九篇伏生稱為尚書

石經 漢靈帝熹平四年蔡邕與大史令單彪等正定

五經刊石謂之石本五經衡陽王鈞始細書為中箱

五經 集註 易經程註朱註詩經朱註書經朱熹堦蔡沉註

春秋今從胡傳禮記陳皓註皓字青蓮以其娶再醮

夜航船卷八 文學 四庫全書

故不入孔廟

武經七書 孫子吳子尉繚子司馬兵法李靖三畧六韜

佶屈斲牙 韓愈進學解曰周誥殷盤佶屈斲牙春秋

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

入室操戈 鄭玄傳任城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

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乃發墨守針膏肓起廢疾

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而伐吾乎

二十一史 司馬遷史記班固前漢書范曄後漢書陳

壽三國志唐太宗晉書沈約宋書蕭子顯南齊書姚

思廉梁書陳書魏收北魏書李百藥北齊書令狐德

夜航船卷八

大學

五

芬後周書李延壽南史 宋齊梁陳北史 魏齊周隋魏

徵隋書宋祁歐陽修唐書歐陽修五代史脫脫宋史

遼史金史宋濂元史

亥豕 子夏見讀史者曰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

非也已亥渡河耳問之魯史果然

無一字潦草 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草稿數千餘卷

顛倒塗抹無一字潦草其行己之度蓋如此

瓢史 梁有僧南渡賣一葫蘆有漢班仲堅漢書草藁

宣城太守蕭琛得之謂之瓢史

即壞已作 陳壽好學善著述少仕蜀除著作郎撰三

國志當時夏侯湛等多欲作魏書見壽所著即壞已

作

探竒禹穴 太史公曰遷二十四南游江淮上會稽探

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

子之遺風過梁楚以歸乃紬石室之書作史記

諸子有一百八十九家故曰百家

石勒讀史 石勒目不知書使人讀史聞鄰食其請立

六國後曰此法當失何以有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

賴有此耳

修唐書 宋祁修唐書大雪添絳幕燃椽燭擁爐火諸

妾環侍芳草一傳未完顧侍姬曰若輩向見主人有

如是否一人來自宗室曰我大尉遇此天氣只是擁

夜航船卷八

大學

六

爐下幕命歌舞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祁曰自不

惡乃閣筆掩卷起遂飲酒連日

下酒物 蘇子美豪放好飲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

書以一斗酒為率公密覘之蘇讀漢書張良傳與客

狙擊秦皇帝撫案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飲一大白

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于留此天以臣賜

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得難遇如此復舉一大白公

笑曰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足多也

修史人 李至剛修國史只服士人衣中自稱修史人

李至剛館中諸公聞之大笑呼為羞死人李至剛

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撰列仙傳七十二

人皇甫士安撰高士傳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十二人

索米作傳 陳壽嘗為諸葛武侯書佐受持百下其父

亦為武侯所髡故蜀志多誣罔又丁廩丁儀有盛名

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一

佳傳丁不與竟不為立傳

雷震几 陳子樞作通鑑續編書宋太祖廢周主為鄭

王雷忽震其几陳厲聲曰老天便打折陳樞之臂亦

不換矣

直書枋頭 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桓温見之怒謂

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公所言若此史

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

老家居性愈下急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計

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

為妓詈祖 歐陽永叔為推官昵一妓為錢惟演所持

永叔恨之後作五代史乃誣其祖武肅王重斂民怨

睚眦之隙累及先人賢者尚亦不免

心史 鄭所南作心史醜元思宗以鐵函重匱沉之古

吳智井至明朝崇禎戊寅凡三百五十六年而此書

始出

五代史韓通無傳 蘇子瞻問歐陽修曰五代史可傳

後也乎公曰修竊於此有善善惡惡之志子瞻曰韓

通無傳烏得為善善惡惡乎公默然

趙盾弑君 趙穿殺弑靈公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

曰趙盾弑其君宣子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

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

不隱

史評 晉書南北史舊唐書裨官小說也新唐書賈古

書也五代史學究史論也宋元史爛朝報也與其為

新書之簡不若為南北史之繁與其為宋史之繁不

若為遼史之簡

夜航船卷八 文學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八

書籍

二酉藏書 大酉山小酉為軒轅黃帝藏書之所

蘭臺秘典 漢朝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

之於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蘭臺秘典及麟

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

石室細書 司馬遷為太史細金匱石室之書細謂綴

集之也以金為匱以石為室重絨封之慎重之至也

家有賜書 班彪家有賜書好名之士自遠方至父黨

楊子雲以莫下不造門

南面百城 李謚杜門却掃絕跡下帷棄產營書手自

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暇南面百城

夜航船卷八

文學

九

三十乘 晉張華好書嘗徙居載書三十乘凡天下奇

秘世所未有者悉在華所有博物志行世

曹氏書倉 曹曾積書萬餘卷及世亂曾慮書籍散失

乃積石為倉以藏書籍世名曹氏書倉

五車書 莊子五惠施多方其書五車

八萬卷 齊金樓子聚書四十年得書八萬卷雖秘書

之省自謂過之

三萬軸 唐李泌家積書三萬軸韓詩云郵侯家多書

架插三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

黃卷 古人寫書皆用黃紙以黃蘗染之驅逐蠹魚故

曰黃卷有錯字以雌黃塗之

殺青 古人寫書以竹為簡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簡

者先於火上炙去其汗殺其竹青故又名汗簡

鉛斬槩 上古結繩而治二帝以來始有簡冊以竹為

之而書以漆或用板以鉛畫之故有刀筆鉛槩之說

湘帖 古人書卷外必有帖藏之如今裹袱之類白樂

天嘗以文集留廬山草堂屢亡逸宋真宗令崇文院

寫校包以班竹帖送寺

四部 唐經籍志玄宗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

為號甲經部亦牙籤乙史部綠牙籤丙子部碧牙籤

丁集部白牙籤

芸編 芸香草能辟蠹藏書者用以薰之故書曰芸編

夜航船卷八

文學

十

古詩芸葉薰香走蠹魚

書樓孫氏 孫祈六世祖長孺喜藏書數萬餘卷置之

樓上人謂之書樓孫氏

汗牛充棟 陳文通之書居則充棟棟出則汗牛

懸國門 呂不韋集呂氏春秋成暴之咸陽市懸千金

其上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人莫能增損

市肆閱書 王充好博覽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間

所鬻書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著論衡八

十五篇

帳中秘書 王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

得之秘之帳中以為談助後王郎得其書及還洛下

時人稱其才進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

藏書法 趙子昂書跋云聚書藏書良非易事善觀書

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

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作刺夾隨損隨修隨開

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

等身書 宋賈黃中幼日聰悟過人父師取書與其身

等令讀之謂之等身書

蔡邕遺書 蔡琰歸自沙漠曹操問邕遺書琰曰亡父

遺書四千餘篇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

百餘篇因乞給紙筆真草惟命於是繕寫送入文無

遺誤

文學

十一

嘉則殿 隋煬帝嘉則殿書分三品有紅琉璃紺琉璃

漆軸之異殿垂錦幔繞刻飛仙帝幸書室踐暗機則

飛仙收幔而上廚扉自啓帝出扉自閉如初隋之藏

書計三十七萬卷

補亡書三卷 漢張安世博學武幸河東亡書三卷

詔問羣臣俱莫能知惟安世識之為寫原本補入後

帝購求得書以相較對並無遺誤

博洽

舌耕 漢賈逵通經術門徒來學不遠千里獻粟盈倉

或云逵非力耕乃舌耕也

書廚 陸澄博覽無所不知王儉自謂過之及與語澄

談及所遺編數百數條皆儉所未睹乃歎服曰陸公

書廚

學府 南史梁昭博及古今人稱為學府

人物志 唐李守通曉天下人物臧否世號肉譜虞世

南曰昔任彥升通曉經術世號五經笥今以守為人

物志可乎

九經庫 唐谷律耶博通經術為世所重號九經庫又

房暉遠博聞洽記學者稱為五經庫

稽古力 漢桓榮性嗜學明帝時拜太子太傅以所賜

車馬陳於庭謂諸生曰此稽古力也

柳篋子 唐柳燦遷左拾遺公卿競托為箋奏時譽日

富以其博學號柳篋子

五總龜 唐殷踐猷博通經典賀知章稱之曰五總龜

龜千歲一總問無不知為秘書省學士

行秘書 唐太宗常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

須虞世南在此即秘書也

八斗才 謝靈運曰天下才共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

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奇才博識安定繼之

捫腹藏書 楊玠娶崔季讓女崔富圖藉玠游其精舍  
輒覽記既而曰崔氏書被人盜盡崔遠令檢之玠捫  
其腹曰已藏之腹笥矣

三萬卷書 吳萊好游嘗東出齊魯北抵燕趙每遇勝  
跡名山必盤桓許久嘗語人曰胸中無三萬卷書眼  
中無天下奇山水未必能文章縱能亦兒女語耳

了却殘書 朱晦翁答陳同文書奉告老兄旦暮相攬  
留取閒漢在存山裏咬菜根了却幾卷殘書

書淫 劉峻家貧好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  
孰其鬢髮及覺復讀常恐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從  
往祈借在慰謂之書淫

夜航船卷八

文學

三觀齋詩本

勤學

帳中燈焰 范仲淹夜讀書帳中帳頂如墨及貴夫人  
以示諸子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焰之跡也

傭作讀書 匡衡好學邑有富民家多書與之傭作而  
不取值曰願借主人書讀耳遂博覽羣書

帶經而鋤 倪寬受業於孔安國時行賃作帶經而鋤  
力倦少休息即起誦讀

燃葉 柳燦少孤貧好學書採薪給費夜燃燈葉讀書  
圓木警枕 司馬光常以圓木為警枕少睡則枕轉而

覺即起讀書學無不通

穿膝 管寧家貧好學坐蓐床五十餘年未嘗其股當

夜航船卷八

文學

古觀齋詩本

膝處皆穿

燃糖自照 顧歡家貧鄉中有學舍歡壁後倚聽無遺

忘者夕則燃松節讀書或燃糖自照

邢邵任丘人少游洛陽遇雨乃杜門五日讀漢書悉強

記無遺文章典麗既贍且速與温子昇齊名官太常

卿兼中書監國子監祭酒朝士榮之雅性脫畧不以

位望自尊止卧一小室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閣

為犬所吠



著作

安字挾風霜 淮南王劉安撰鴻烈二十一一篇字字皆

挾風霜之氣揚子雲以為一出入字直百金

月露風雲 隋李諤書云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

素盈箱盡是風雲之狀

文陣雄師 唐蘇頌文章思若泉湧張九齡謂同列曰

蘇生之文俊贍無敵真文陣雄師也

詞人之冠 唐張九齡七歲能文太宗時為中書舍人

時號為詞人之冠

文章宿老 唐李嶠為鳳閣舍人富才思文冊號令多

屬為之前與王楊接跡中與崔蘇齊名學者稱為文

文苑

文學

五經

章宿老

口吐白鳳 漢楊雄作甘泉賦才思豪邁賦成夢口吐

白鳳

咽丹篆 唐韓愈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強吞之傍有

一人拊掌而笑覺後胸中如物咽自是文章日麗後

見孟郊乃夢中傍笑者

錦心繡口 唐李白送弟序曰弟心肝五臟皆繡口耶

不然何開口成文揮毫霧散也

宮體輕麗 唐高祖紀東海徐摛文體輕麗時人謂之

宮體

自出機杼 祖瑩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

機杼成一家筋骨何能共人作生活也

倚馬奇才 桓溫北征鮮卑召袁宏倚馬前作露布手

不停筆俄得七紙殊可觀

文不加點 江夏太守黃祖大會賓客有獻鸚鵡者命

稱衡曰願先生賦之衡攬筆而作文不加點辭采甚

麗

干將莫鄒 李邕文名天下盧藏用曰邕之文如干將

莫鄒難與爭鋒但虞其傷缺耳

洛陽紙貴 左思作三都賦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

為之紙貴

邢邵文章典麗每文一出京師傳寫為之紙貴

文苑

文學

五經

此愈我疾 陳琳少有辯才草檄成以呈曹公公先苦

頭瘋是是日卧讀琳檄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疾

臺閣文章 歐文忠曰文章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

有朝廷臺閣之文王安石曰文章須官樣豈亦謂有

臺閣氣耶

捕龍搏虎 柳宗元曰人見韓昌黎毛穎傳大歎以為

奇恠余讀其文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

敢暇

捕長蛇騎生馬 唐孫樵書玉川子月蝕歌韓吏部進

學解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

不施鞅勒騎生馬

驅屈宋鞭揚馬 李翰林集序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

載獨步惟公一人

點鬼簿算博士 唐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

名人議其疵曰楊好用古人名謂之點鬼簿駱好用

數目對謂之算博士

玄圃積玉 時人目陸機之文猶玄圃積玉無非夜先

造五鳳樓 韓浦與弟洎皆有文名洎嘗曰予兄文如

繩樞草舍聊庇風雨予文是造五鳳樓手浦因寄蜀

箋與洎曰曰十樣鸞箋出益州近來新寄浣溪頭老

兄得此全無用助汝添修五鳳樓

夢滌腸胃 王仁裕少時嘗夢人剖其腸胃以西江水

夜航船卷八

文學

七續前錄鈔本

滌之見江中沙石皆為篆籀之文由是文思並進有

詩百卷號西江集

鼠坵牛場 楊雄曰雄為太玄經猶鼠坵之與牛場也

如其用則實五穀飽邦民否則為坵糞棄之於道已

矣

帖括 帖者簿籍之義以帖藉賅括義理而誦之

論癡符 和凝為文以多為富有集百卷自鏤板以行

識者非之曰此顏之推所謂論癡符也

焚棄筆硯 陸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茂先嘗謂之

曰人之為文章常患才少而子患才多機弟雲曰茂

先見兄文輒欲焚棄筆硯

齊丘竊譚峭 五代時宋齊丘欲竊譚景升化書以為

己作乃投景昇於江後漁人撒網獲景昇尸手中持

化書三卷遂改齊丘子為譚子化書

郢削 莊子郢人壘 旨惡 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

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壘而鼻不傷故求人筆削

其詩文曰郢削

藏拙 梁徐陵使於齊時魏收有文學北朝之秀錄其

文集以遺陵命傳之江左陵還渡江而沉之從者問

故曰吾與魏公藏拙

韓山一片石 庾信自南朝至北方惟愛溫子昇所作

韓山碑或問北方何如信曰惟韓山一片石堪與語

夜航船卷八

文學

六續前錄鈔本

餘若驢鳴犬吠耳

福先寺碑 裴度修福先寺將求碑文於白居易判官

皇甫湜怒曰近捨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亟

謝隨以文屬湜湜飲酒揮毫立就度酬以車馬玩器

約千緡湜怒曰碑三千字每字不直絹三尺手度又

依數酬之湜又改索文改竄度笑曰文已妙絕增一

字不得矣

聰明過人 韓文公嘗語李程曰愈與崔丞相羣同年

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過人韓曰共愈往還

二十餘年不曾說着文章

金銀管 湘東王錄忠臣義士文章筆有三品忠孝全

者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銀管書之文章華麗者班竹管書之

杜撰 五代廣成先生杜光庭多著神仙家書悉出誣

罔如感遇傳之類故人以妄言謂之杜撰或云杜默

非也杜默以前遂有斯語

千字文 梁散騎員外周興嗣犯事在獄梁王命以千

字成文即釋之一夕文成鬚鬢皆白

兔園冊 漢梁孝王有園名兔園孝王卒太后哀慕之

景帝以其園令民耕種乃置官守籍其租稅以供祭

祀其簿籍皆俚語之故鄉俗所誦曰兔園冊

書肆說鈴 揚雄曰好學而不要諸尼仲尼書肆也好

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

昭明文選六臣註 六臣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

翰呂向並唐人銑向周翰皆處士

艾子 東坡有艾子一編並是笑話初不解其書後見

襍記云宋仁宗灼艾令優人競說笑話以忘其痛艾

子命書亦此意也或云子由灼艾東坡作此以分其

痛

四本論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

中既定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

莊子郭註 晉向秀註莊子南華經剖析玄理郭象竊

之以己名行世

敘字 東坡祖名序故為人作序皆用敘字

顏魯公書 顏魯公所著書有夫大言小言樂語滑語

譏語醉語皆不傳

无字 周易無作无晉王述曰天屈西北為无今於无

上加一點是古既字

三都賦序 徐文長曰皇甫謐序三都足以重在大冲

而陳師錫之序五代史不足以當歐陽永叔則予雖

無序可也

夜航船卷八 文學 子復

詩詞

伏羲始為長短句詩漢武帝始為聯句詩曹植始為絕句詩沈佺期始為律詩

舜始為四言漢唐山夫人始為三言詩枚乘十九首始為五言詩唐始為排句宋始為集句

顏延年謝元暉始唱和元微之李白始唱和次韻顏魯公始押韻

宋周顒始為四聲切韻又沈約四聲譜夏侯該四聲韻畧唐孫愐始集為唐韻

魏孫炎始為反切字本西域二合音如不可為區而已為耳之類僧守溫始為三十二字母

樂府 漢武帝始郊廟燕射咸著為篇章無總眾體制樂府本騷九歌招魂

李延年始造樂府新聲二十八解本胡曲造右為章魏晉以來皆為解

唐始變樂府為詞調宋始變詞調為長短篇

晉荀勗始為清商三調本周房中為平調清調瑟調漢房中為楚調又側調生於清調總謂相和調

清商傳江左為梁宋新聲始尚辭謂歌辭漢時但有其音耳夷伊那何之類則聲也大曲有艷在曲前有趨

有亂在曲後隋煬帝始倚聲命辭或云起于唐之季世王涯始曲中填辭一云張泌然六朝已有之李白

始為小辭

詩體 嚴滄浪云詩體始於國風三頌二雅流為雜騷古樂古選十九首後有建安體漢萬年曹氏父子及

郭中七才子之詩黃初體魏年號與建安相接其體一也正始體魏年號阮諸公之詩太康體晉年號左

思潘岳二張二陸之詩元嘉體宋年號顏鮑謝諸公之詩永明體齊年號齊諸公之詩齊梁體通兩朝而

言之杜云恐與齊梁作後塵南北朝體通魏周言之與齊梁一體也初唐體謂裴陳隋之體盛唐體開元

天寶之詩中唐體晚唐體宋元祐體黃山谷蘇東坡陳后山劉後村戴石齋之詩

唐詩品彙總論曰畧言之則有初唐盛中晚之不同詳言之貞觀永徽之時虞世南魏徵諸公稍雜舊習王

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因加美麗劉希夷庭芝有閨帷之作上官昭容有婉媚之姿此初唐之製也神龍

以還洎開元初陳子昂古風雅正李巨山嶠文章宿老沈佺期宋之問之新聲蘇頌張說之大筆此初唐

之漸盛也開元天寶初間則李翰白林白之飄逸杜工部甫之沈鬱孟襄陽浩然之清雅王石丞維之精

爽儲光羲之真率王昌齡之雋拔高適岑參之悲壯李頎常建之雄快凡此盛唐之盛者也

大曆貞元間則有韋蘇州應物之澹雅劉隨州長卿之閒曠錢起

郎士元之清贍皇甫冉曾之競秀秦公緒系之山林  
 李從一嘉祐之臺閣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  
 際則有柳愚溪孟元之超然復古韓昌黎愈之博大  
 沉雄張籍王建樂府得其故寔元白敘事務得分明  
 與夫李賀盧仝之鬼恠孟郊賈島之瘦寒此晚唐之  
 變也降而開元以後則有杜牧之牧之豪縱溫飛卿  
 庭筠之綺靡李義山商隱之隱癖許用晦暉之對偶  
 他若劉滄馬戴李頻李羣玉此晚唐變態之極矣  
 詩評 敖陶孫評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曹子  
 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鮑明遠如飢鷹獨出奇矯  
 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  
 夕照卷八 文學 三五

在霄舒養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風自笑韋蘇  
 州如園客獨繭暗合音徵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  
 微落杜牧之如銅瓦走坂駿馬走注坡白樂天如山  
 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着實元微之如龜年說天寶遺  
 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調瓊流光自焰李  
 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  
 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食露  
 盤無補多慾孟東野如埋泉斷劍卧壑寒松張籍如  
 優工行鄉飲醕獻秩如時有詼氣柳子厚如高秋獨  
 眺霽晚孤吹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子絲鐵網綺密環  
 妍要非適用宋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

眩百恠終歸渾雄歐文忠如四瑚八璣正可施之宗  
 廟王荆石如鄧艾縋兵入蜀要以險絕為功王山谷  
 如陶弘景入官新理談玄而松風之夢故在梅聖俞  
 如關山河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步春終傷  
 婉弱陳后山如九臯獨唳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  
 識實韓子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  
 安禪自能奇逸其他作者未易殫述獨唐杜工部如  
 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語覺爽雋而評似穩妥惟  
 少為宋人曲筆耳故全錄之  
 苦吟 孟浩然眉毛盡落裴祐至袖手皆穿王維則走  
 入醋甕皆苦於吟者  
夜航船卷八 文學 三五

警句 揚徽之能詩太宗寫其警句於御屏僧文寶謂  
 以天地浩露條筆於金甌雲雪盤方與此詩神骨相  
 投  
 推敲 賈島於京師驢背得句烏宿池邊樹僧敲月下  
 門既下敲字又欲下推字揀之未定引手作推敲勢  
 時韓愈權京兆尹島不覺衝其前導擁至尹前具道  
 所以愈曰敲字佳矣與並轡歸為布衣交  
 柏梁體 七言詩始于漢柏梁體武帝作柏梁臺詔羣  
 臣能詩者得上座凡七言每句用韻各述其事  
 古錦囊 李賀工詩每旦出騎款段馬從小僕奴輩背  
 古錦囊遇所得即內之囊中母見之曰是兒嘔出心

肝乃已

壓倒元白 唐寶曆中楊嗣復大宴元禎白居易亦與

賦詩惟楊汝士最佳元白難歎服汝士醉歸語其子

弟曰我今日壓倒元白

詩中有畫 王維工於詩畫東坡曰摩詰之詩詩中有

畫摩詰之畫畫中有詩

楓落吳江冷 崔信明鄭世翼遇諸江中世翼謂曰聞

君有楓落吳江冷之句願見其餘信明欣樂出衆篇

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遽去

依樣葫蘆 宋陶穀久在詞林太祖曰頗聞翰林皆簡

舊本換詞語後俗謂之依樣葫蘆後陶穀作詩書玉

夜航船卷八

文學

三五

堂壁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

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

賣平天冠 宋廖融精于詩學多有生徒太宗曰詞賦

策論取士融生徒多引去融曰岑豈知今日之詩道

一似大市賣平天冠並無人問

技癢 懶真子云老杜哀鄭虔詩有蒼叢何技癢之句

謂人有技藝不能自忍如人之搔癢也

投溷中 李賀有表兄與賀有筆硯之仇恨賀傲忽賀

死復給取其稿盡投溷中

點金成鐵 梁王籍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王

荆改用其句曰一鳥不鳴山更幽山谷笑曰此點金

成鐵也

易吾肝腸 張籍愛杜甫詩取其集焚取灰燼副以膏

密頓飲之曰今吾肝腸從此改易

賈島佛 李洞慕賈浪仙詩鑄銅像事之如神嘗念賈

島佛

偷詩 楊衡初隱廬山有竊其詩以登第者衡後亦登

第見其人問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答曰此句知

兄最愛惜不敢偷衡曰猶可想也

詆詩 張率年十六作頌賦二千餘首虞訥見而詆之

率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之託云沈約訥更句句嗟

稱無字不妙率曰此率作也訥慚而退

夜航船卷八

文學

三五

愛殺詩人 唐宋之間劉希夷詩有年年歲歲花相似

歲歲年年人不同之句怨乞不與之間怒以土囊壓

殺之

出詩示人 殷浩少與桓溫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

何如我殷曰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殷嘗作詩示桓

桓玩侮之曰卿慎弗犯我犯我當出汝詩示人也

歌賦

伏羲氏有網罟之歌始為歌葛天氏操牛尾投足歌八

闋始分闋孔甲作破斧之歌始為東音塗山氏禹妃

歌侯人始為周南召南有娥氏感飛燕始為北音周

昭王時西瞿徙宅西河始為西音北音涼州伊州

甘州涇州皆西音並為北歌曲

黃帝命岐伯為鼓吹凱歌漢為鏡歌本鼓吹

漢始有雜歌艷歌倚歌蹈歌始為相和歌本謳謠絲竹

相和執節而歌

漢武帝立樂府采詩夜誦則有趙代秦楚之謳始以聲

為主尚歌

文苑類編卷八

大學

二十七

梁武帝本吳歌白紵始改子夜吳聲四時歌

田橫從者始為薤露蒿里歌魏繆襲始以挽歌為辭

郊祀歌三言四言謝莊歌五帝三言九言依五行數

漢歌篇八句轉韻張華夏湛兩三韻轉傳玄改韻

頗數王韶之顏延之始四句轉韻賒促得中

鏡吹 唐柳子厚作鏡歌鼓吹曲十二篇歌唐戰功

檀來歌 周世宗南征軍士作檀來歌聲聞數十里

陽春白雪 文選客有歌于郢中者始為下里巴人國

中和者數千人為向陽薤露和者數百人為陽春白

雪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襍以流徵和者不過數人

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柳耆卿為屯田員外郎初名三變自作詞云才子詞人

自是白衣相後有薦于朝者仁宗曰此人風前月下

且去填詞由是不得志自稱奉聖旨填詞柳三變

纂組成文 司馬相如曰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

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包括

宇宙總攬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也

登高作賦 古者登高能賦山川能祭師旅能禦喪紀

能誅作器能銘則可以為大夫矣

五經鼓吹 孫綽博學善屬文絕重張衡左思賦每云

三都二京五經鼓吹

雕蟲小技 或問楊子雲曰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

文苑類編卷八

大學

二十七

雕蟲篆刻既而曰壯夫不為也

風送滕王閣 都督閻伯岐修滕王閣落成設宴屬塔

吳子章預作滕王閣賦出以誇客王勃自馬當順風

行七百餘里至南昌與宴及遜作賦受筆札而不辭

都督大怒命吏伺其落句即報至落霞秋水句督都

曰此天才也命其塔輟筆

海賦 張融為海賦徐凱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不

道鹽耳融即援筆增曰灑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

春飛霜暑路

木華海賦 木華作海賦思路偶澁或告之曰何不於

海之上下四旁四言之華因其言海賦遂成

八叉手 温庭筠工賦每入試作賦八叉手而八韻成  
又言庭筠作賦未嘗起草一吟一韻場中號温八吟  
亦號温八叉

夜航船卷八

文學

手九韻

書簡

伏羲始制契以木刻書黃帝始以刀書舜始以漆書中  
古磨石汁書

黃帝始鑄文於鼎彝周宣王始刻文於石五代和凝始  
刻書於梨板

隋文帝為印板馮道請唐明宗行印板始印五經始依  
石經文字刊九經板宋真宗始摹印司馬班史諸史  
板

鯉素 古樂府客從遠方來遺我尺雙鯉魚呼童烹鯉  
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意何如上有加冷  
飯下有長相思

夜航船卷八

文學

手九韻

雲錦書 李白詩青鳥海上來今朝發何處口啣雲錦  
書為我忽飛去鳥去凌紫烟書留綺窗前開緘方一  
笑乃是故人傳

青泥書 後鄧漢鄧訓為上谷守故吏知訓好青泥封  
書遂從黎陽步推鹿車載青泥至上谷以遺訓

飛奴 張九齡家養羣鴿每與親知書繫鴿足上投之  
呼為飛奴

代兼金 陸機詩愧無雜佩贈良訊代兼金

寄飛燕 江淹詩袖中有短札欲寄雙飛燕孟郊詩欲  
寫加字寄之西飛翼

白絹斜封 盧仝謝孟簡惠茶歌日高丈五睡正濃將



軍扣門驚周公口傳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

十部從事 晉劉弘為荊州刺史每發手書郡國丁寧

欵密莫不感悅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家書萬金 王筠久住沙陽一日得家書曰抵得萬金

也杜詩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風月相思 周弘讓答王褒書蒼雁顏麟時留尺素清

風明月俱寄相思

千里對面 唐高祖曰房玄齡每為吾兒陳事千里外

猶如對面談

不為置書郵 晉殷浩遷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

書者百餘人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

者自浮殷洪喬不能為致書郵

夜航船卷八 文學 三

字學 彙入羣書文章

神農始為歷日 文王始為經書周公始為政書 黃

帝受玄女始為兵符呂望始為韜畧 周公始為四

方志李悝次諸國律始為法經 周公始為裨官戰

國時始為小說宋高宗始為詞話 神農嘗百藥始

著方書黃帝與岐伯問答雷公受業著內外經巫妘

占六歲以下小兒壽夭著顛顛經 漢甘公始為命

書唐舉始為相書郭璞始為風水書 景慮始口授

大月氏王使尹存浮屠經蔡愔秦景始奉使得天竺

佛書梁武帝合五千四百卷為三藏 黃帝使史甲

作戒始著書成湯始謨書名欽譜 黃帝始為銘為

夜航船卷八 文學 三

箴帝嚳始為頌 伏羲始為記事司馬遷始為紀沈

約始為類事 子夏始為序公羊高始為註鄭玄始

為賤釋趙岐始為題跋 莊周始為說田駢始為辨

荀卿始為論解 夏啓始為檄伊尹始為訓 黃帝

始為傳周公始為誅 鬻熊始為子庾仲容始為鈔

劉歆始為集 南朝始為文為筆 漢始稱賈逵為舌

始為文受禮隋始受錢唐始為文 高穎始索潤筆

耕唐始稱王勃為筆耕 高穎始索潤筆 為

任昉文章緣起三言詩晉散騎常侍夏侯湛作四言詩

前漢楚王傳韋孟諫楚王成戊詩五言詩漢騎都尉

夜航船卷八 文學 三

李陵與蘇武詩六言詩漢大司農谷永作七言詩漢武帝柏梁臺連句九言詩魏高貴鄉公作賦楚大夫宋玉作歌荆軒作易永歌離騷楚屈原作詔起秦時璽文秦始皇傳國璽冊文漢武帝封三王冊文表淮南王安諫代闡表讓表漢東平蒼上讓表驃騎將軍上書秦丞相李斯上始皇書漢太史令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對賢良策漢太子家令鼂錯上疏漢中大夫東方朔啓晋吏部郎山濤作選啓作奏記漢江都相詣公孫弘奏記牋漢護軍班固說東平王牋謝恩漢丞相魏相詣公車謝恩令漢淮南王謝羣公令奏漢枚乘奏書諫吳王濞駁漢吾丘壽王駁公孫弘禁民不得挾弓議論王褒四子講德論議漢韋玄成奏罷郡國廟議彈文晋劉州刺史王深集襍彈文 騷漢楊雄作薦後漢雲陽令朱雲薦伏湛教京兆尹王尊出教告屬縣封革漢魏相奏霍氏專權封事白事漢孔融主簿作白事書移書漢劉歆移書諫太學博士論左氏春秋銘秦始皇會稽山刻石銘箴楊雄九州百官箴封禪書漢文園令司馬相如讚司馬相如作荆軻讚頌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序漢沛郡太守作鄧后序引琴操有箴後引志錄楊雄作記楊雄作蜀記碑漢惠帝四皓碑碣晋潘尼作潘黃門碣詔漢司隸從事馮衍作誓漢蔡邕作艱誓露布漢賈弘為馬

夜航船卷八

文學

三

夜航船卷八

超伐曹操作檄漢丞相祭酒陳琳作檄曹操文明文漢泰山太守應邵劾作對問宋玉對楚王問傳漢東方朔作非有先生傳上章孔融上章繳大中大夫解嘲楊雄作訓漢丞相主簿繁欽祠其先生訓樂府即古詩各體詞漢武帝秋風詞旨後漢崔駰作達旨勸進魏尚書令荀攸勸魏王進文喻難漢司馬相如喻巴蜀并難蜀父老文誠後漢杜篤作女誠弔文賈誼弔屈原文告魏阮踦為文帝作舒告傳贊劉歆作列女傳贊謁文後漢別部司馬張超謁孔子文析文後漢傅毅作高闕析文祝文董仲舒祝日蝕文行狀漢丞相倉曹傅朝幹作楊元相行狀哀策漢樂安相李亢作哀和帝哀策哀頌漢會稽東郡尉張紘作陶侯哀頌墓誌晋東陽太守殷仲文作從弟墓誌誄漢武帝公孫弘誄悲文蔡邕作悲温舒文祭文後漢車騎郎杜篤作祭延鍾文哀詞漢班固梁氏哀詞挽詞魏光祿勳繆襲作發漢枚乘作七發離合詞孔融作四言離合詩連珠楊雄作篇漢司馬相如作凡將篇歌詩枚乘作麗人歌詩遺命晋散騎常侍江統作圖漢河間相張人作玄圖勢漢濟北相崔瑗作草書勢約王褒作童約伏羲命倉頡沮誦始造字倉頡造字天雨血鬼夜哭龍乃潛藏

夜航船卷八

文學

三

夜航船卷八

六書 蒼頡造字有六書一曰象形 謂日月之類象日

月之形體也 二曰假借 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也 三

曰指事 謂上下之類人在上一上為上人在一下為

下各指其事以為言也 四曰會意 謂武信之類止戈

為武人言為信會合人意也 五曰轉註 謂考老之類

左右相轉以為言也 六曰諧聲 謂江河之類以水為

形以工可為聲也

字祖 蝌蚪書乃字之祖也庖犧氏有龍瑞作龍書神

農有嘉穗作穗書黃帝因卿雲作雲書堯因靈龜作

龜書夏后氏作鍾鼎有鍾鼎書朱宣氏有鳳瑞作鳳

書周文王因赤雁啣書武王因丹鳥入室作鳥書因

白魚入舟作魚書

周宣王史籀始為大篆名籀篆李斯始為小篆名玉筋

篆

歷朝斷書 倉頡而降凡五變古文蝌蚪籀篆隸草

秦書八體 大篆小篆刻符書 鳥有雲胸印符用 吏書

幕印曲體印用亦名終篆 署書 即蕭何題筆未央及

書 疏勢書 隸書

漢六體 試吏古文奇字篆隸繆篆虫書

唐定五體 古文大篆小篆臣書隸

張懷瓘十體斷書 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隸章草

行書飛白

唐度之十體 古文大篆小篆八分飛白薤葉 本務先

懸針垂露 表章用三曹喜作鳥書連珠

宋十二體 及書傳信鳥書刻符蕭籀署書芝英書 漢

武帝植芝作 氣候直時書 相如采日辰虫形作 鶴頭

書 漢詔板用 偃波書 鶴頭纖亂者 轉宿篆 司馬子章

以榮感退舍作 蚕書 秋胡妻作

小篆體八八鼎小篆薤葉垂露懸針纓絡 劉德昇觀星

作 柳葉 衛瓘作 剪刀 韋誕作 外國胡書 阿馬兒抹王

字數 沈約韻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廣韻二萬六千

一百九十四字

八分書 蔡文姬言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

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書

章州 漢元帝時黃門舍人令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

體謂之章草

書畫

蘭亭真本 王右軍寫蘭亭記韶媚適勁謂有神助後

再書數十餘幀俱不及初本右軍傳於徽之徽之傳

七世孫智永智永傳弟子辨才辨才被御史蕭翼賺

入庫內殉葬昭陵

草聖草賢 晉張旭善草書飲酒大醉呼叫狂走或以

髮濡墨而書人稱之草聖 崔瑗善草草人稱之草

賢

怒猊渴驥 唐徐浩書張九齡告身多渴筆謂枯無墨

也在書家為難世狀其法如怒猊決石渴驥奔泉

家雞野鶩 晉庾翼少時書與右軍齊名學者多宗右

軍庾不忿與都人書云小兒輩乃厭家雞反愛野鶩

皆學逸少書

伯英筋肉 晉衛瓘索靖俱善書時謂瓘得伯英之筋

靖得伯英之肉

池水盡黑 張奐長子芝字伯英好草書學崔杜法家

之布帛必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為之盡黑

遊雲驚鴻 晉王羲之善草書論者稱其筆勢飄若遊

雲矯若驚鴻

龍跳虎卧 晉王右軍善書人謂右軍之書如龍跳

天門虎卧鳳闕

風檣陣馬 宋朱芾善書東坡云元章平生篆隸真行

草書分為十卷風檣陣馬當與鍾王並行非但不媿

而已

柿葉學書 鄭虔好書常苦無紙遂于慈恩寺貯柿葉

數屋逐日取以學書歲久乃盡

絲天菴 懷素喜學書種芭蕉數萬株取其葉以代紙

號其所曰絲天菴

駐馬觀碑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是索靖所書駐馬觀

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竚立疲倦則席地坐

觀因宿其下三日乃去

鐵戶限 智永右軍七世孫精於書法人來覓書并請

題額者如市所居戶限為穿乃用鐵葉裹之人號鐵

戶限

溺水持帖 趙子固常得姜白石所藏定武不損本襖

帖乘舟夜泛而歸行至雲之昇山風起舟覆行李襖

被皆滄溺無餘子固方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襖帖

語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問也

鍾繇掘墓 魏鍾繇問蔡伯喈筆法於韋誕誕恠不與

繇乃自掘胸嘔血魏祖以五靈丹救活之及誕死繇

使盜掘其墓得之由是書法更進日夜精思卧畫被

穿過表如廁終日忘歸每見萬類皆畫象之子會字

士季書有父風

耳故曹操書法雖美不傳褚僕射顏魯公柳少師則則家藏寸紙珍若尺璧不專以字重也

換羊書 王魯直謂東坡曰昔王右軍書為換鵝書韓

宗儒每得公一帖即于殿帥姚許麟換羊肉十數斤

可名公書為換羊書矣一日坡在翰苑以聖節撰著

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索甚

急公笑語曰之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見書流涕 王羲之十歲善書十二見前代筆說于其

父枕中竊讀之父曰爾何來竊吾所秘不盈期月書

便大進衛夫人見之語大常王榮曰此兒必見用筆

訣近見其書便有老成之法因流涕曰此子必成吾

名

書不擇筆 唐裴行儉工草隸每曰褚遂良非精紙佳

筆未嘗肯書不擇筆墨而研捷者惟子與虞世南耳

五雲佳體 唐韋陟封郇公善草書使侍妾掌五彩箋

裁各授意陟惟署名謂所書陟字若五朵雲號郇

公五雲體

登梯安榜 韋誕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誕登梯

書之既下頭髻皓然因救兒孫勿復學書

換鵝書 山陰一道士養好鵝右軍往觀意甚喜因求

市之道士云為我寫道德經當舉鵝相贈耳右軍欣

然寫畢籠鵝以歸或問曰鵝非佳品而公愛之何也

右軍曰吾愛其鳴喚清長

寢食其下閣 閣立本觀張僧繇江陵畫壁曰虛得名

耳再往曰猶近代名手也三往於是寢食其下數日

而後去

畫龍点睛 張僧繇避侯景來奔湘東嘗于天皇寺畫

龍不時点睛道俗請之捨錢數萬落筆後雷雨晦冥

忽失龍所在

畫壁魚 唐李思訓畫一魚甫完方欲點染藻荇有客

叩門出看尋失去畫魚使人覓之乃風吹入地拾起

視之魚竟失去止刺空紙後思訓畫大同殿壁明皇

論之曰卿所畫壁常夜聞水聲真入神之手元中

畫牛隱見 唐太宗時李至獻畫牛畫則嚙草欄外夜

則歸卧欄中草莫曉其故僧贊寧曰此幻藥所畫倭

國有蚌淚和色着物畫見夜隱沃焦山有石磨色染

物畫隱夜見

滾塵圖 唐寧王善畫馬花萼樓壁上畫六馬滾塵圖

明皇最愛玉面花驄後失之止存五馬

畫龍禱雨 曹不興嘗于溪中見赤龍天矯波間因寫

以獻孫皓至宋文帝時累月旱暵祈禱無應帝取不

與畫龍置之水傍應時雨足

畫鷹逐鵠 潤州興國寺苦鳩棲梁上污穢佛像張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僧繇乃就東壁上畫一鷹西壁上畫一鷄皆側首向  
簷外自是鳩鴿不敢復來

李營丘 李成營丘人善畫山水林木當時稱為第一  
遇目矜貴生平所畫祇用自娛勢不可偏利不可取  
傳世者不多 郭熙是其弟子

范逢頭 范寬居山林常危坐終日縱目四顧以求其  
趣北宋時天下畫山水者惟寬與李成議者謂李成  
之筆近視如千里之遙范寬之筆遠望不離坐外皆  
造神奇

董北苑 沈存中云南中士時有北苑董源善畫尤工  
秋嵐遠景為寫江南山水可為奇峭其後建康僧巨  
秋嵐遠景為寫江南山水可為奇峭其後建康僧巨

然祖述綿法皆臻妙理

王摩詰 唐王維字摩詰別墅在輞川常畫輞川圖山  
谷盤鬱雲水飛連意在塵外恠生筆端秦太虛云子  
病高符仲攜輞川圖示子曰閱此可愈病予喜甚恍  
然若與摩詰同入輞川數日病愈

李龍眠 舒城李公麟號龍眠工白描人物遠師陸吳  
牛馬斟酌韓戴山水出入王李作畫多不設色純用  
澄心堂紙為之唯臨摹古畫用絹素著色筆法如行  
雲流水當為宋畫中第一

畫仕女 仕女之工在于得其閨閣之態唐周昉張萱  
五代杜霄周文矩下及蘇漢臣輩皆得其妙不在施

朱傳粉鏤金佩玉以為工  
畫人物 人物于畫最為難工顧陸世不多見吳道子  
畫家之聖至宋李龍眠一出與古爭先得龍眠畫三  
紙可敵道子畫二紙可敵虎頭畫一紙其輕重相懸  
類若此

南史蕭賁竟陵王子良之孫善書畫常於扇上為圖山  
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  
頰上三毛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三毛神采愈俊畫  
殷荊州像荊州目眇顧乃明點瞳子飛白拂其上如  
輕雲之蔽日殷貴其妙

周昉傳真 周昉善傳真郭令公為其塔趙縱寫照令

韓幹寫復令昉寫莫辨其優劣趙國夫人曰二畫俱  
似前畫空得趙印形貌後畫兼得其神氣性情笑語  
之姿

一丘一壑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岩石裏人問其所以  
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鄭虔三絕 唐鄭虔善畫山水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  
帝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

傳神阿堵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  
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  
中

畫風鳥 郭恕先廬岐山下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酒

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足素郭為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人子大怒與郭遂絕

維摩像 顧愷之于瓦棺寺畫一維摩相閉戶揣摩百餘日畫畢將欲點睛謂僧曰第一日開者令施十萬

第二日五萬第三日開如例及開光明焰寺施者填門

畫花鳥 五代時黃荃與子居采並畫花卉謂之寫生

妙在傅色不用筆墨俱以輕色染成謂之沒骨圖

江南徐熙先落筆以寫其枝葉蕊萼然後著色故骨氣

丰神為古今絕筆

韓幹為 唐明皇令韓幹觀御府所藏畫馬幹曰不必

觀也陛下廐馬萬匹皆是臣師

戴嵩牛 戴嵩善畫牛畫牛之飲水則水中見影畫牧

童牽牛則牛瞳中有牧童影

東坡志林蜀中杜處士好書畫所寶以百數有戴嵩牛

一軸尤所愛錦囊玉軸常以自隨一日曝書畫有牧

童見之撫掌笑曰此畫鬪牛也牛鬪力在角尾夾入

兩股間今乃掉尾而鬪謬矣處士笑而然之古語云

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不可改也

鮑鼎虎 宣城鮑鼎每畫虎掃室屏人聲塞門牖穴屋

取明飲斗酒脫衣據地卧起行顧自視真虎也

畫竹 文與可畫竹是竹之左氏也子瞻卻類莊子又

有息齋李衍者亦以竹名所謂東坡之竹妙而不真息齋之竹真而不妙者是也梅道人始究極其變流傳既久真贋錯雜

畫梅花 衡州花光長老善畫梅花黃魯直觀之曰如

嫩寒春曉行孤山水邊籬落間但欠香耳 又楊補

之墨梅清絕

花竹翎毛 唐崔白艾宣工花竹翎毛唐人花鳥邊鸞

畫如生

吳僧善畫草蟲以扇送司馬君寔因謝云吳僧畫團扇

點染成微蟲秋毫皆不爽真竊天地功

米南宮 米芾字元章天姿高邁初見徽宗進所畫楚

山清曉圖大稱旨枯木松石時出新意然傳世不多

其子友仁字元暉能傳家學作山水清致可掬成一

家法

名畫 宋四大家南宋以後李唐劉松年馬遠夏珪四

家俱登祇奉名著秋苑

元四大家 趙子昂字孟頫號松雪吳鎮字仲圭號梅

花道人黃公望字可久號大癡又號一峯老人王蒙

字叔明一號黃鶴山樵俱勝國時人以畫名世

不學

没字碑 五代任圜曰崔協不識文字虛有其表號没

字碑

腹負將軍 晉黨進官太尉目不知書一日捫腹語曰

吾不負汝一家妓應曰將軍不負此腹但此腹負將

軍耳

視肉撮囊 莊子曰人而不學謂之視肉學而不行謂

之撮囊

馬牛襟裾 人不通古今牛馬兩襟裾

書麓 晉傅迪廣讀書而不解其義唐李德淹貫古今

而不能屬辭皆謂之書麓

夜航船卷八

文學

聖賢傳卷八

杖杜 李林甫不識杖杜字謂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

陟俯首不敢應

金根車 韓退之子昶性闇劣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

根車昶以為誤改根為銀愈責之

弄麀 唐姜度生子李林甫手書賀之曰聞有弄麀之

喜客視之掩口笑東坡詩甚欲去為湯餅客却愁錯

寫弄麀書

蹲鴟 張九齡一日送芋於蕭昺書稱蹲鴟蕭答云惠

芋拜嘉惟蹲鴟未至然寒家多恠亦不願見此惡鳥

也九齡以視座客無不大笑

紇字 魯臧武仲名紇孔子父叔梁紇 紇音恨發切恨

與軒轄而世多呼為核蕭穎士聞人誤呼武仲名因

曰汝紇字也不識

伏獵 蕭昺為侍郎不知書常與嚴挺之書稱伏獵為

伏獵挺之咲曰省中豈答伏獵侍郎乎乃出之

春菟 桓温篡位尚書誤寫春菟為春菟自丞相以下

皆被黜

目不識丁 唐張弘靖曰天下無事爾輩挽兩石弓不

如識一个字个字誤書丁字以其筆畫相近也

行尸走肉 拾遺記任末曰人而不學乃行尸走肉耳

心聲 列子人不涉學猶心之聲

白面書生 宋太祖欲北征沈慶之諫不可江湛之曰

夜航船卷八

文學

聖賢傳卷八

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

曷克有濟

口耳之學 楊子小人之學也入手耳出手口口耳之

間四寸耳曷足以美七人之軀哉



文具

舜始造羊毛筆鹿毛為柱蒙恬始造兔毫筆狐狸毛為柱

毛穎 毛穎傳毛穎中山人蒙恬載以歸始皇封諸管

城號管城子累拜中書令呼為中書君

蒙恬造筆 蒙恬取中山兔毫造筆右軍筆經諸郡毫

惟趙國中山山兔肥而毫長可用須在仲秋月收之

先用人髮抄數莖襍青羊毛并兔毫裁令齊平以麻

紙裹令至根令治次取上毫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見

恬始造筆以枯木為管鹿毛為柱羊皮為被所謂蒼

毫

毛錐 五代史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大戟

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

何從集手肇默然

椽筆 晉王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曰此當有

大手筆事俄武帝崩哀策論議皆珣所草

鼠鬚鬚筆 王羲之得用筆法於白雲先生先生遺之

鼠鬚張芝鍾繇亦皆用鼠鬚筆筆鋒強勁有鋒芒

雞毛筆 嶺外少兔以雞雜毛作筆亦妙即東坡所謂

三錢雞毛筆東坡書歸去來辭頗似李北海流便縱

逸而少乏遒勁是當三錢雞毛筆所書者

呵筆 李白召對便殿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帝敕

呵筆

勅宮嬪十人侍白左右令各執牙華呵之

筆冢 長沙僧懷素得草聖三昧棄筆堆積埋於山下

曰筆冢

右軍筆經

昔人用琉璃象牙為管麗飾則有之然筆

須輕便重則躓矣近有人以緣沈漆竹管及鏤管見

遺用之多年頗可愛玩詎必金寶雕飾方為貴乎

夢筆生花 李白少時夢筆頭上生花後天才膽逸名

聞天下

五色筆 江淹夢人授以五色筆由是文藻日麗後宿

野亭夢一人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君處多年

可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嗣後為詩絕

無佳句時人謂之才盡

筆匣 漢始飾雜寶為筆匣犀象琉璃為管王羲之始

尚竹管

梁簡文帝始為筆床筆四矢為一床

大手筆 唐蘇頲封許國公張說封燕國公皆文以文

章顯稱望畧等時號燕許大手筆

研 黃帝得玉始治為墨海文曰帝鴻氏研。孔子為

石研仲由為瓦研漢漆研晉鐵研魏銀研

溪研 唐玄宗時葉氏始取龍尾溪石為研深溪為上

南唐時始開端溪坑石作研北巖為上有辟雍有樣

郎官樣。宋仁宗時端谿石龍尾溪石並竭

郎官樣。

郎官樣。

研譜 端谿三種巖石上中下三巖西坑後歷下巖無  
新上中巖有新舊舊坑則龍巖汲綆黃圃三石新坑  
則後歷小湘唐竇黃坑蚌坑鐵坑六處俱山東其最  
佳子石出水中者次鵲眼赤白黃色點絲綠環金  
線紋脈理黃白綠青綠青紋眼筋短紋火黯微班赤  
裂黃霞鐵線白鑽壓天色班龍尾佳者金星次羅文  
紋眉子水肱棗心松紋豆班角浪刷絲驢坑又研譜  
稱最佳者紅絲出土中者次黑角褐金紫金鵲金黑  
玉

蘇易簡研譜 端溪研水中者石色青山半者石色紫  
山頂者石尤潤色如猪肝者佳若匠者識山之脉理  
文 學 四九

鑿一窟自然有圓石琢而為研其值千金謂之紫石  
研東坡銘曰孰形無情石亦卵生黃臙胞絡以孕黝  
顏

即墨侯 文嵩石虛中傳南越人姓石名虛中字居然  
拜即墨侯薛稷為研封石鄉侯

馬肝 漢元鼎五年郵支國貢馬肝石和丹砂為丸食  
之則彌年不飢以拭白髮盡黑用以作研有光起

鳳味 東坡詩蘇子一研名鳳味坐令龍尾羞牛後龍  
尾溪名出石可為研

龍尾研 李後主留意翰墨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  
龍尾研三者為天下冠當時貴之龍尾石多產于水

中故極溫澤性本堅密扣之其聲清越宛若玉振與  
他石不同色多蒼墨亦青碧者石理微麤以手擘之  
索索有鋒芒者尤發墨

鵲眼 東坡筆錄黃墨相間墨睛在內晶瑩可愛者  
活眼四傍漫漬不甚精明者為淚眼形體畧具內外  
皆白殊無光彩者為死眼活勝淚淚勝死

澄泥研 米元章云絳縣人善製澄泥研以細絹二重  
淘洗澄之取極細者礮為研有色綠如春波者細滑  
着墨不費筆

鐵研 款文青州以熟鐵為研甚發墨五代桑維翰初  
舉進士主司惡其姓與喪同故斥之維翰鑄一鐵研  
文 學 五

示人曰研敝則改業卒舉進士及第

銅雀研 魏銅雀臺遺址人多發其古瓦琢研甚工貯  
水數日不燥世傳云其瓦俾陶澄泥以絳絡濾過加  
胡桃油埏埴之故與他瓦異

結鄰 李衛公收研極多其最妙者名結鄰言相與結  
為鄰也按結鄰乃月神名其研圓而光故取以為喻

紙 古帛書漢幡紙蔡倫為麻紙又搗故魚網為網紙木  
皮為穀紙王羲之為穀藤皮帝王璵始以竹草為紙

晉桓玄始造青赤嫫姚箋紙石季龍造五色紙薛濤  
始為短箋

箋紙 蔡倫玉版貢餘俱襍零布破履亂麻為之經屑

表光紙晉密香紙大秦國出唐硬黃紙黃柏染段成式雲藍紙南唐后主澄心堂紙齊高帝凝光紙蕭誠班文紙采芝麻土穀蜀王衍霞光紙宋黃白經箋碧雲春樹箋龍鳳箋團花箋金花箋烏孫欄顏方叔宋人杏紅箋露桃紅箋天水碧俱研花竹翎鱗及山水人物元春膏箋冰玉箋兩面光蠟色繭紙越刺藤苔箋即漢時側理紙南越海苔為之蜀麻面薛骨金花玉屑魚子十色牋即薛濤深紅粉紅杏紅銅絲明黃深青淺綠雲牋

依解卷八

文學

五二觀心齋

密香紙以密香樹皮為之微褐色有紋如魚子極香而堅韌水漬之不潰

玉版 成都浣花溪造紙光滑以玉版為名東坡詩溪石作馬肝刻藤開玉版○刻藤刻溪古藤極多造紙極美唐舒元興作弔刻溪藤文言今之錯為文者皆大汚刻藤也

蠶繭紙 王右軍書蘭亭記用蠶繭紙紙似繭而澤也

赫蹏 赫蹏薄小紙也西京雜記稱薄蹏

蔡倫紙 漢和帝時中常侍蔡倫典作上方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搗以為帛奏上之故天下咸稱蔡侯紙

側理紙 張華著博物志成晉武賜于闐青鐵研遼西麟角筆南越側理紙一名水苔紙南人以海苔為之

其理縱橫邪側故以為名

澄心堂紙 李后主造澄心堂紙細薄尤潤為一時之甲相傳淳化帖皆此紙所榻宋諸名公寫字及李龍眠畫多用此紙

薛濤箋 元和初元稹使蜀營妓薛濤以十色彩箋遺稹稹于松花紙上寫詩贈濤蜀中有松花紙金沙紙襍色流沙紙彩霞金粉龍鳳帝近年皆廢唯綾紋紙尚存薛濤箋狹小便用只可寫四韻小詩

左伯紙 左伯與蔡倫時亦能為紙比蔡更精上名章誕草詔對曰若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成徑丈之勢

依解卷八

文學

五二觀心齋

墨譜上古無墨竹板點漆而書中古以石磨汁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齊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夾和為之所以晉人多用凹心研欲磨墨儲瀋耳

麥光 杜詩麥光舖几淨無瑕東坡詩香雲藹麥光麥光帝名香雲墨也

李廷珪墨 唐李超易水人與子廷珪亡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其堅如玉其紋如犀其製每松烟一斤真珠三兩玉屑一兩龍腦一兩和以生漆搗十萬杵故堅如玉能置水中三年不填壞

小道士墨 唐玄宗御案上墨曰龍香劑一日見墨上有小道士似蠅而行上叱之即呼萬歲曰小臣墨精

黑松使者是也世人有文章者皆有龍賓十二隨之

上異之乃以墨分賜掌文官

陳玄 毛穎傳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弘會稽褚先生

友善其出處必偕

客卿 長楊賦借子墨客卿以為諷又燕人易玄光字

處晦封為松滋侯

麋隄 麋隄墨也唐高麗貢松烟墨和麋鹿膠造墨名

麋隄

夜航船卷八

文學

三三說內齋抄本

夜航船卷之九

古劍陶菴老人細



禮樂部

禮制 婚姻一

冠禮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也冠乎祚以

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始加緇冠再加有

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母於見於母母拜之

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冕奠

摯於君遂以摯見於卿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

魯兩生 漢叔孫通制禮徵魯諸生三十餘人有兩不

生不肯生行曰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興今天下初

夜航船卷九

禮樂

三三說內齋抄本

定何暇為此通笑曰鄙儒不知時變者也

應時而變 莊子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

矜於治譬猶櫛梨楸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故禮義

法度應時而變也

晉侯受玉 左傳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

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使之命而惰于

受瑞先自異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

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綿叢 叔孫通與其徒百餘人為綿叢野外習之月餘

禮成高帝令羣臣習肄長樂宮成羣臣朝賀莫不振

恐肅敬帝曰吾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婚禮 人皇氏始有夫婦之道伏羲始制嫁娶 女媧

氏與伏羲共母佐伏羲正婚姻始為神媒 夏后氏

始制親迎禮 秦始皇始娶婦納絲麻鞋一輛 取和

諧也 後漢始聘禮用墨漢重墨今答聘用之始婚

禮用羊 取羊者祥也 巫咸制撒帳厭勝京房嫁女

翼奉子撒豆穀穰煞 張嘉貞嫁女制繡幙牽紅

唐新婦至輿大門傳度席勿履地晚唐制新婦上車

以蔽膝蓋面五代始新婦入門跨馬鞍 北朝迎婚

十數人大呼催新婦上輿婦家賓親婦女打新郎喜

拳手交下

昏禮 昏禮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祀宗廟而下以

夜航船卷九 禮樂 二親衛齊納本

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

徵請期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入揖讓而升

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納采者納雁以為采擇之禮也問名者問女生之

母名氏也納吉者得吉卜而納之也納徵者納幣

以為婚姻之証也請期者請婚姻之日期也五者

合親迎為之六禮

禮親迎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

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雁入揖讓升堂

再拜奠雁蓋親愛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受

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

食合盃而醕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見舅姑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質見婦於舅姑婦執

笄棗栗段脩以見質醴婦祭脯祭醴成婦禮也舅

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

質明婚禮之次日質相禮之人也笄竹器以盛棗

栗段脩之贄脩脯也加薑桂治之曰段脩

饗以一獻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

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厥明婚禮之二朝也舅獻姑酌共成一獻阼者主

人之階婦之代姑將以為主於內也

結禱三命 女嫁父戒之曰謹慎從舅之言母戒之曰

夜航船卷九 禮樂 三親衛齊納本

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施擊紳戒之曰謹慎從爾父

母之言

四德三從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

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三從

謂婦人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

伉儷 左傳齊侯請繼室於晉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

君未有伉儷君有辱命惠莫大焉

朱陳 白樂天詩徐州古豐縣有村曰朱陳去縣百餘

里桑麻青氳氳一村淮兩姓世世為婚姻

撒帳菓 漢武帝李夫人初入宮坐七寶流蘇輦障鳳

羽長生扇帝迎入帳中共坐卷飲預戒宮人遙撒五色同心花菓帝與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得多得子多也故後世有撒帳之遺

月老檢書 唐李固旅次宋城遇老人向月檢書謂曰此天下婚姻簿也因問韋妻何氏答曰爾妻乃店後賣菜陳媪女耳翌日往視見媪抱二歲女甚陋遂使人刺眉之中眉後十四年相州刺史王泰妻以女姿容甚麗眉間常貼花細問之曰妾郡守姪女也父卒於宋城襁褓時為賊所刺痕尚在眉宋城宰聞之名其店曰定婚店

金屋貯之 漢武帝幼時景帝問兒欲得婦否長公主

指女曰阿嬌好曰否武帝曰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

丹桂近嫦娥 袁筠娶蕭安女言定未幾擢進士第羅隱以詩贈之曰細看月輪還有意定知丹桂近嫦娥女蘿附松柏 李靖謁楊素一伎執紅拂侍側目靖久之靖歸逆旅夜半有紫衣人扣門延入脫衣帽乃美人也靖驚詰之告曰妾楊家紅拂妓也女蘿願附松柏遂與之俱適太原

續斷絃 十洲記鳳麟州以鳳喙麟角作膠能續斷絃門楣 唐玄宗寵禮楊氏其從兄國忠加御史大夫銜鴻臚卿女兄弟韓國執國秦國三夫人時謠曰男不

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為門楣

冰人 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占者曰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為陽語陰當為人作媒期在冰判太守田豹求張徵女使策為媒仲春成婚故稱媒人為冰人

賣犬嫁女 唐吳隱之將嫁女謝石知其貧遣女必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人至見婢牽一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

練裳遣嫁 漢逸民戴良有五女練裳竹筍木履而遣之東坡詩竹筍與練裳願得畢嫁

葭莩 竹上薄衣漢中山靖王封羣臣非有葭莩之親

潘楊 晉楊經潘岳作誄文云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子之伉儷焉潘楊之睦有自來矣

鳳占 左傳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為卿齊大夫懿氏欲妻以女卜之曰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

結縞 詩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縞九十其儀 婦人之祥也

示之以禮 馬超奔蜀輕視先主常呼先主字關羽怒請殺之先主曰人窮來歸以其呼字而殺之何以示天下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次日大會諸將諸超入羽飛並伏刀立直超願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

乃大驚遂尊事先主不敢呼字

議禮聚訟 漢章帝欲定禮樂班固曰諸賢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帝曰諺云築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

禮記卷九

禮樂

禮記卷九

禮制喪事二

喪禮 黃帝始制棺槨周公制鬻周制備虞卿制桐人

左伯腕制明衣新衣襲尸史佚制下殤棺衣夫差為

冥帽而始制面帛夏制明器五代制靈座前看菓。

舜制弔禮晉制弔客至喪家鳴鼓為號。巫咸制紙

錢名窮錢漢禱神瘞錢王與始喪祭焚紙錢。周制

方相先驅漢制魃頭俗開路顯道神始嫫祖祖道死

嫫姆監護因制。商始制銘旌以書姓名魏始書號

後漢始制墓碑為文字辨識。黃帝封京觀始制墓

周公始合葬周桓王始改葬秦武公始人殉葬宋文

公始殉葬用重器。秦稱天子墓為山漢始為陵漢

文帝始豫造壽陵少康封其子祀禹始設守陵人。

秦始皇制皇寢石麟辟邪兕馬臣下石人羊虎柱罔

象好食亡者肝因制。宋真宗始給民義塚制漏澤

園

服制 黃帝始制喪禮禹始制五服堯始定三年喪父

斬哀母齊衰唐武后制父在為母三年同父喪宋太

祖制舅姑三年喪。周公制生母齊衰三月魯昭公

制慈母服他妻養己唐玄宗加母黨服。魏徵制叔

嫂小功服戴德制朋友總麻服晉襄公制起復始伯

禽征徐戎卒哭漢唐沿之始大臣奪情。漢元帝始

令博士丁憂。漢文帝始易月景帝為三十六日釋

服唐肅宗始定二十七日之服

喪禮五服 斬衰三年子為父母女在室并已許嫁者及已嫁被出而反在家者與子之妻同。子為繼母為慈母為養母子之妻同。庶子為所生母為嫡母庶子之妻同。為人後者與妻同嫡孫為祖父母高曾父母承重同。妻為夫妾為家長同

衰齊杖期 嫡子眾子為庶母其妻亦如之。子為嫁母為出母夫為妻嫡孫祖在為祖母承重

齊衰不杖期 祖為嫡孫父母為嫡長子及嫡長子婦

及眾子及女在室及子為人後者。繼母為長子眾子侄為伯叔父母為親兄弟及親兄弟之子女在室

夜航船卷九

禮樂

八禮通考卷九

者。孫為祖父母孫女在室與出嫁同為人後者為其本生父母女出嫁為其本宗父母妻為家長之正妻妾為家長父母妻為家長之子與其所生子

齊衰五月曾孫為曾祖父母曾孫女同齊衰三月玄孫為高祖父母玄孫女同

大功九月 祖父母為眾孫孫女在室者父母為眾子

嫁及女已出嫁者伯叔父母為侄婦及侄女已出嫁者妻為夫之祖父母妻為夫之伯叔父母夫為為人後其妻為夫之本生父母

小功五月 為伯叔祖父母為堂伯叔父母為再從兄弟為兄弟之妻祖為嫡孫婦為外祖父母為母之兄

弟姊妹

總麻三月 祖為眾孫婦曾祖父母為曾孫祖母為嫡孫眾孫婦為乳母為妻之父母為婿為外孫為同堂兄弟之妻

三父 同居繼父不同居繼從母嫁繼父諸繼父謂父死母再嫁他人隨去者同居有期年服不同居者無服隨繼母嫁繼父有齊衰杖期

八母 嫡母繼母養母 謂自幼過房與人慈母 謂生母死父令別妾撫育者 嫁母 謂親母因父死再嫁他人

者出母 謂親母被父所出 庶母 父妾之生子女者 乳母 即奶母亦服總麻

夜航船卷九

禮樂

九禮通考卷九

七出無子淫佚不孝多言盜竊妬忌惡疾三不去與更三年喪前貧賤後富貴有所娶無所歸

讀禮 曲禮曰居喪未葬讀葬禮既葬讀祭禮

彌留 疾革之時氣尚未絕目不即瞑謂之彌留 屬纊 屬付也纊綿也以綿輕而易動故付置於口鼻

上以驗氣之有無也

易簣 曾子疾病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脫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季孫之賜也

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舉扶而易之反安席未安而歿

捐館 蘇秦傳奉陽君死捐館舍而去



鬼錄 魏文帝與吳質書昔年疾病親故多罹其災觀其姓名已登鬼錄

就木 晉文公奔狄娶季隗將適齊謂隗曰待我二十

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又如是而後嫁則就木矣

蓋棺論定 晉劉毅云丈夫蓋棺論方定

修文郎 春秋時蘇韶卒後從弟節書見韶因問幽冥

事韶曰顏回卜商死俱為地下修文郎

白玉樓 李賀將死有緋衣人駕赤虬奉雷版名賀曰

帝成白玉樓立名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

一鑑亡 魏徵卒帝臨朝歎曰以銅為鑑可照妍媸以

人為鑑可明得失今魏徵逝一鑑亡矣

夜航船卷九 禮樂 十觀齋錄

月犯少微 謝敷隱居剡中時月犯少微占云處士當

之吳國戴逵名重於敷甚以為憂俄而敷死時人語

曰吳中高士求死不得

歲在龍蛇 鄭玄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

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歲知命當終繼云歲在龍蛇

賢人嗟

夢書白駒 杜牧之夢書白駒字或曰過隙也俄而悉

燬其所為文章詩藉果卒

一朝千古 唐薛收卒秦王曰吾與伯褒共軍旅豈期

一朝成千古也

脫驂 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

驂而賻之

麥舟 范堯夫舟有麥五百斛悉與故人石曼卿以助

其葬

生芻一束 郭林宗有母憂徐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

于閭前而去之眾恠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

士徐孺子也詩不云手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有何

德足以當之

素車白馬 范式巨卿張邵元伯相與為友元伯卒式

夢邵呼曰巨卿吾已某日死某日葬式馳往赴之未

及到而邵已發引將至壙而柩不前其母曰元伯豈

有望耶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哭而來母曰是必

夜航船卷九 禮樂 十一

范巨卿也式因執紼而其柩乃前

歸見父母 陳堯佐臨終自誌其墓曰有宋穎川生堯

佐字希先年八十二不為天官一品不為賤卿相納

錄不為辱祖可歸見父母樓神之域矣

翁仲 水經注鄗南千秋亭壇廟東枕道有兩石翁仲

山谷詩往者不可言古柏守翁仲

九京 文子曰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

佳城 漢滕公駕至東都門馬悲鳴不進命掘之得石

槨有蝌蚪書云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

居此室公歎曰天乎吾死其安此乎後葬其處

牛眠 晉陶侃初家將葬忽失一牛不知所在遇一老

父謂曰前岡見一牛眠處其地若葬位極人臣侃尋  
牛得之因葬焉

壽藏 唐姚崇自立壽藏於萬安山北曰安居穴土以  
土為牀曰化臺

輓歌 漢高帝時田橫從者不敢哭隨拔敘哀故承以  
為輓歌漢武時李延年分為二薤露送王公貴人客

蒿里送士大夫庶人

弔柳七 柳永死日家無餘財羣妓合金葬之郊外每  
春月上塚謂之弔柳七

漆燈 唐沈彬居有一大樹嘗曰吾死可葬於此既葬  
穴之巧一古塚其間一古燈臺上有漆篆文曰佳城

夜航船卷九

禮樂

十二禮海錄

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

金粟岡 唐玄宗幸橋陵見金粟岡有龍盤鳳翥之勢  
謂侍臣曰吾千秋歲萬後宜葬於此及升遐羣臣依  
旨葬焉

馬鬣封 禮記子夏曰昔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  
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釜者矣馬  
鬣封之謂也

長夜室 東坡贈章默詩章子親未葬餘生抱羸疾朝  
吟噎鄰里夜淚腐茵席願求不毛田親築長夜室  
土饅頭 范石湖重九日行營壽藏之地詩家山墮地  
可松楸荷鍤搗壺似醉劉縱有千年鍊門限終須一

个土饅頭

要離塚 梁鴻卒弟伯通等為求葬地乃葬之要離冢  
傍曰梁鴻高賢要離烈士政相類也後人遂以其所  
居名梁谿今無錫是也

玉鈎斜在吳公臺下隋煬帝葬宮人處也唐竇鞏宮人  
斜詩離宮路遠北原斜生死恩深不到家雲雨今歸  
何處去黃鸝飛上野棠花

葬龍耳 晉元帝聞郭璞為人葬墳地微服往觀謂主  
人曰此葬龍角必滅族主人曰璞云此是龍耳三年  
當有天子至帝曰出天子耶曰非也能致天子問耳

方相 周禮方相氏毆冢象好食亡者肝而畏虎與柏

夜航船卷九

禮樂

十三禮海錄

故墓上列柏樹路口置石虎本此

不慙遺一老 孔子卒哀公誅之曰昊天不弔不慙遺  
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熒熒余在疚嗚呼哀哉尼  
父母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

五穀瓶 喪服小記魯哀公曰五穀囊起伯夷叔齊不  
食粟而死故作五穀囊吾父食味舍哺而死何用此  
為今人遂為五穀瓶

青蠅為弔客 虞翻字仲翔放棄海南自恨疏節骨體  
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歿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  
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墓木拱 左傳秦伯使謂蹇叔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

木拱矣

瓜奠 唐萊國公杜如晦薨太宗詔虞世南製碑文後

因食瓜美愴然愴之遂輟食遣使奠於靈座

哀些 宋玉招魂曰先風轉蕙泥崇蘭些些語詞宋玉

招魂語末皆云些故輓歌亦曰哀些

長眠 廣記鄭尤路逢一塚有二竹鄭為詩曰塚上兩

竿竹風吹常嫋嫋塚中人續曰下有百年人長眠不

知曉

賻賵 賻助也賵報也所以助生送死副至意也貨財

曰賻車馬曰賵玩好曰贈衣服曰襚

銘旌 銘明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旌識之杜

牧之詩云黃壤不霑新雨露粉書空換舊銘旌

禮樂

十四觀海錄

諡太公周公相嗣王始作諡法人主諡始黃帝加諡至

十數字始唐玄宗太子諡始申生卿大夫始諡始周

處士諡始陶弘景公卿無爵而諡始王導官者諡方

伎諡始北魏公卿大夫祖父諡始元婦人諡始穆天

子諡盛妃哀后諡始漢高祖尊母昭靈主諡始唐祖

高祖諡女平陽公主昭生而賜諡始衛侯賜北宮喜

貞析朱組成私諡始黔婁婦人私諡其夫始柳下惠

窀穸 左傳獲保首領以殁于地惟是春秋窀穸之事

襄事 左傳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葛茆 左傳葬敬嬴早無麻用葛茆

祖載 白虎通祖載者始載柩于庭乘輜車而辭祖禩

故曰祖載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

在床曰尸在棺曰柩羽鳥曰降曰足曰漬死冠曰兵

執紼 記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禮樂

禮樂

十五觀海錄

禮制 祭祀三

祭法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嘗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

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嘗而郊冥

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少昊始制宗廟周公始為七廟舜始制廟號。舜受終

文祖始大事告廟。伏羲始制祀先少昊始制四時

廟祭。舜始制禘祭帝槐始制不遷宗祭殷制五年

禘祭周三年文王祭忌日。北齊始制別室加薦藝

味。殷太甲始制功臣配享。禹作世室始立尸伊

尹制禘宅也即今木主宋真宗制板位財以漆匣左

徹刻黃帝制木像。秦始皇始制寢墓側漢因之為

起居衣冠象生之備上飯天子正月上陵始祭掃。

王導拜元帝陵始人臣謁陵。祭神伏羲始於冬夏

至郊社祭皇天后土殷湯始制祭感生帝周公始制

祭神州地祇。舜始制禘郊配食秦始皇制三歲一

郊漢平帝始南郊合祀天地位皆南向地位差東王時

主莽準衡。神農始制大享五天地於明堂堯制五人

帝五人神配五天帝舜制五郊祭五方天帝迎氣。

黃帝始制壇時秦獻公制畦時如非畦于時中秦始

皇制始四時本襄公西時文公鄭時俱白宣公密時

青靈公上下時上黃帝漢高帝始增制五時漢武帝

始祀太乙五帝之主自昏至明始立泰時

漢文帝始制五帝廟同字五廟各門下為晉武帝始詔五

帝同稱昊天除五帝座從五王。秦始皇始制郊祀

燿火燿舉也非同祠所舉也。帝嘗始制六宗祭日月

星辰寒暑四時風雨雷雲無懷氏始封禪黃帝始制

四坎祭川谷水泉四壇祭山林丘陵舜制秩祭四嶽

四瀆。黃帝始制社祭五土制稷子五土之中特指

原隰之祇稷為及長但祭其穀粒。秦制守始郡縣

祠社稷宋真宗始定郡縣祭社稷儀。神農始制蜡

少昊制祭先農蠶舜制祭四方百物禹祭司定寒水

神秦德公祭伏。湯早始遷稷神柱祀棄。湯始五

祀戶竈門路中窻周公制七祀加秦厲司命漢高祖

廢戶祭井。漢高祖始祭蚩尤唐玄宗始九宮神于

壇秋節設顓頊制禡祭舜制類祭禹制大旅。神農始

制祝文漢武帝始郊祀立樂府。黃帝始沐浴修齋

戒後魏始行香以香末散禱祈。太康失邦始日食

始救日。神農始制謀求子湯制雩禱旱周公制大

雩祈穀。神農始制請雨之法湯制土龍祈雨隋文

帝制祈雨斷屠宰禁施扇

宗伯職掌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祇師執事命龜卜日

次位樂築鬻省牲告潔告備受釐錫嘏

九祭六器周禮太祝掌辨九祭六器六器者蒼璧黃

琮青珪赤璋白虎玄璜九祭一曰命二曰行三曰炮

四曰廟五曰振六曰擻七曰絕八曰燎九曰共  
郊祀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圻祭地也用騂  
犢

六宗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祖迎於坎壇祭寒暑也  
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雲宗祭水旱  
也

五時祠 青帝曰靈時祠黃帝曰上時祠炎帝曰下時  
祠白帝曰嗟時祠黑帝曰北時

五祀 春祀戶夏祀灶秋祀門冬祀行夏季祀中霤  
七祀 王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

厲曰戶曰灶諸侯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  
行曰公厲大夫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士二祀曰門

曰行庶人一祀或立戶或立灶  
八蜡 天子大蜡八一先嗇神農二司嗇后稷三農田

四郵表畷田畔屋五猫食田鼠虎食田豕六堵蓄  
水亦以障水清受水亦以洩水八昆蟲螟螣  
之類

祀典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  
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

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  
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  
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帝嚳

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  
而野死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修絲之功黃帝正  
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為司徒而民成  
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  
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  
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  
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祭主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

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徧士祭其先

祭孔廟 唐玄宗始封孔子王號宋太祖始詔孔子廟  
立戟仁宗始詔用祭歌徽宗始從蔣靖請時官司業

用冕十二旒服九章漢武帝始封孔子後為侯奉祀  
成帝始謚孔子後周始詔孔子後為曲阜令宋仁宗

始詔孔子後為衍聖公  
丁祭用鹿 漢高祖過曲阜以大牢祀孔子今制郡縣

祭孔子以鹿  
淫祀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犧牲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  
豕

凡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膾肥羊曰  
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

凡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膾肥羊曰  
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

尹祭素魚曰商祭鮮魚曰脰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  
黍曰薌合粱曰薌其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  
鹽曰鹹醴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方諸明水 方諸大蛤也摩拭令熱以向月則生水古  
人取以廟祭謂之明水

祭號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  
曰皇妣夫曰皇辟

廟制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  
廟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  
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祭時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初夏日禘秋曰嘗冬  
後疏船卷九 禮樂 三禮通考卷九

曰蒸天子牲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禘  
不嘗嘗則不蒸蒸則不禘諸侯初牲禘一牲一禘嘗

禘蒸禘

牲制 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

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  
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

牛制 祭天地之牛角兩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  
角尺

六禮冠冠婚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臣君長  
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  
鄉飲酒禮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

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解所以致潔也  
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潔敬也  
者君子所以相接也

五象 賓主天地也介僕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先也讓  
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方也  
貴禮賤財 祭薦祭酒敬禮也嘑肺嘗禮也啐酒成禮  
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所  
以貴禮而財也

別貴賤 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自從之至於門外  
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

辨隆殺 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  
後疏船卷九 禮樂 三禮通考卷九

節繁及介省矣至于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醉而降  
隆殺之義辨矣

和樂不流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

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解  
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弟長無遺 賓酌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  
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安燕不亂 降說履升堂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  
朝夕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遂終焉知其能安  
燕而不亂也

呂律

伏羲始紀陽氣之初律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鐘為宮黃鐘自冬至始以運行當日黃帝聽鳳鳴候氣應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相生始為本令神瞽協中聲始為律度。武王伐紂吹律聽聲制七律位各五其所用之律和聲漢武帝時令張倉定音律訪律呂相生之變於京房始制六十律執始執始上生去減上於南事終五代錢樂之沈重因京房而六之制三百六十律旋韻各以類從。黃帝取嶰谷之竹斷兩節間而吹律京房以竹聲微不可度調始作準以定數詳狀如粗而易達。後魏陳仲儒請以準代律。魏

杜夔令柴玉鑄鍾荀勗較杜夔鍾律造十有二笛笛具五音以應京房之術行各以其律相因以本宮管上則徵上行梁主衍制為四通二絃因以通聲轉通月氣又用笛以寫通聲。沈重始為子聲以母命子隨所多少合一律中氣所有日為子。為變宮變徵羽宮之間近徵收一高於宮角徵之四清聲為之商則減一律聲以應之。隋鄭譯始立七調以其七調勘較七聲七聲之外更立一聲為應姜寶常始為八十四調百四十律變化終於十聲譯二律於譯何妥臣用黃鐘一宮相為立識非古旋唯擊七鍾五鍾為啞鍾唐張文收與祖孝孫吹調始十二鍾皆應。唐末黃龍工器俱

盡博士殷盈孫鑄鍾十二處士肅承訓較定石磬皆於金石求之。王朴始尋古法得十二律管依律準十三絃以宣其後聲宋太祖命和峴下王朴樂二律仁宗復詔李炘較定。宋禮官楊傑請依人聲制樂以歌為本蜀方士魏漢律用夏禹以身為度之文取帝中指三寸為度。

伏羲始作樂黃帝臣伶倫始制六律六呂榮緩鑄十二鍾協月笛以和五音。周禮始奏鼓吹大樂皆以鐘。秦制九夏梁武帝本九夏為十二雅準十二律始定。祖孝孫本十雅為十二和。秦燔樂經漢興高祖始為樂武德文廣為四時樂叔孫通始定廟樂武帝始

定郊祀十九章明帝始定四品亦廟上陵天子樂。黃門鼓吹樂軍。漢東京之亂樂忘魏武始命杜夔中短蕭鼓歌樂。漢東京之亂樂忘魏武始命杜夔創定雅樂四箱樂具晉永嘉之亂樂又忘梁武帝更制及周太祖隋文帝詳定雅樂頗得其宜至唐高宗命祖孝孫孝考據古音斟酌南北始著為唐樂。漢武帝制樂府始諸調雜舞悉被絲管陳後主始制玉樹後庭花新樂隋煬帝金釵兩臂垂後主。唐玄宗立部伎坐部伎三十六曲。隋文帝始分雅俗二部唐玄宗始法曲與胡部合奏漢始立鼓吹置署隸北狄樂分二部朝會用鼓吹有蕭茄者軍中馬上用橫吹有鼓角者隋以後始以橫吹用之鹵簿與鼓吹列

為四部橫吹部 鼓吹部 大總為鼓吹供大駕及皇太子王公。張騫入西域得胡音始為胡角以應胡茄。本黃帝吹角戰於涿鹿魏時減為半鳴始衰。漢唐山姓夫人造房中祠樂本周房中樂諷用絲竹遺聲為清樂隋高祖制房內樂煬帝始加歌鐘歌磬絲竹副之。元魏孝文慕漢獲南音始為清商樂本漢三調隋文帝篤好清樂置清商署為七部煬帝始定清樂九部唐高祖仍設九部太宗為十部俱主清商。唐玄宗始制教坊隸散樂始周有縵樂散樂秦漢因之為雜伎武帝始沿為俳優百獻戲謂散樂。齊調八音用樂器八百般至周改宮商徵羽減樂器五。

百般唐又減三百般。周制樂編懸鐘磬各八二八十六而在一簾半為堵全為肆肆陳也堵猶牆也。黃帝始然夔作冒鼓帝嚳作鼓禹作鞀鼓小倮作鞀鼓周有瓦鼓漢有杖鼓唐有羯鼓。母句始作磬南齊作雲板梁作方響以鐵為之。黃帝禦蚩尤作鉦角帝嚳平共工作墳麓梧祝啟攝。神農始作鐘禹作鐸湯作錡和鐘以。女媧氏作笙黃隨作芋神農作籥伏羲作簫一云女媧師延作控篴篴蒙恬作箏沈懷遠作繞梁似登。伶倫伐昆溪之竹作笛漢丘仲始充其制。女媧氏始作管唐劉係作七星管。伏羲始作瑟黃帝制始使素女破二十五絃伏羲。

夜航船 卷九

絃。梁柳惲作擊瑟擊琴唐道源作擊甌李琬作水蓋二俱用。師曠制月琴。秦苦役絃靴而鼓之作琵琶。李伯陽入西戎作胡茄黃幡綽侍明皇譜拍板琴伏羲氏始削桐為琴十絃神農作五絃琴具五音文王始增少宮少商二絃為七絃。伏羲始為琴操師延始為新曲趙定漢宣時人始為散操九引十二操皆以音相援不著辭魏晉人為之至梁始秦琴有辭古琴名。伏羲離嶽黃帝清角帝俊電母伊陟國阿周宣王嚮風秦惠文王宣和聞邪楚莊王繞梁齊桓公鳴廉號鐘莊子橘梧閔損揜容衛師曹鳳唳魯謝涓龍腰魏師堅履杯魯賀雲龍領魏揚英鳳勢秦陳章。

神暉趙胡言亞額琴額女字李斯龍腮始皇秦琴絃尾俱司馬相如綠綺英啟期雙月張道響泉趙飛燕鳳凰梁鴻靈機馬明四峰宋蒙蟬翼楊雄清英晉劉安雲泉王欽古瓶謝莊怡神仙人莊女落霞李勉百納徐勉玉床荀季和龍唇祝啟牧太古趙孟頫震餘旌植陽手吳思懿王洗凡新瀑布琴操。雅度五等伏羲舜仲尼靈關雲和十二操孔子將歸猗蘭龜山周公越裳文王拘幽太王岐山尹伯奇履霜牧犢雉朝飛商陵牧子別鶴曾子殘形伯牙水仙懷陵九引楚樊姬烈女引魯伯妃伯妃引晉漆室女貞女引衛女思歸引楚商梁霹靂引樗里牧恭。



走馬引擣里子莖篔引秦屠高門琴引蔡邕五弄游  
春淶水幽居坐愁秋思師涓四時操春操離鴻去雁  
應蘋夏操明晨焦泉流金秋操商風落葉吹蓬冬操  
凝和流階沉雲

文獻通考卷九

禮樂

十六國書卷九

樂律

歷代樂名 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英帝嚳作五莖堯  
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  
嶰谷 黃帝命伶倫作律伶倫取竹於嶰谷生其竅厚  
薄之均者斷為兩節間作六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  
鐘之管制十二管以聽鳳凰之鳴雄鳴六雌鳴六六  
以為律呂

律呂五聲之本生於黃鐘之律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  
六為呂律以通氣類物一曰黃鐘二曰太簇三曰姑  
鈇四曰蕤賓五曰夷六則六曰無射呂以旅陽宣氣  
一曰林鐘二曰南宮三曰應鍾四曰太呂五曰夾鍾

文獻通考卷九

禮樂

十七國書卷九

六曰中旅有三統之義焉職在太常太常掌之

葭灰氣候 隋文帝取律呂葭灰以候氣問於牛弘

對曰灰飛半出為和氣全出為猛氣不出為衰氣

五音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

亂則無怙恣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破其

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動羽亂則危

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

無日矣

亂世之音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

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誑上行私而不

可止也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3 反之下

溺音 魏文侯問何謂溺音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  
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教辟喬志此四  
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六聲 鍾聲鏗鏗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  
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  
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  
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  
君子聽等笙蕭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謹  
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師之  
也 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

夜航船卷九

禮樂

文觀海齋鈔本

學琴師襄 孔子學琴於師襄孔子曰丘習其曲再習  
數今習其志有所穆然而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  
遠志焉又得其人驚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  
如欲王四國非文王誰能為此也師襄辟席再拜曰  
師蓋云文王操也

四面 王宮縣 四面宮縣 諸侯軒縣 去其南面以避王  
也 大夫判縣 又去其北面僅存其半也 士特縣 又去  
其西南以示特立之意也

銅山崩 漢武帝時未央宮殿前鐘無故自鳴詔問東  
方朔對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子母相感  
鐘鳴山必有應者居三日南郡太守上言山崩延袤

二十餘丈。魏帝殿前大鐘不叩自鳴人皆異之以  
問張華張華對曰此蜀郡銅山崩故鐘鳴應之耳尋  
蜀郡上其事如張華言

鐃于 孝武西遷雅樂多缺有鐃于者近代絕此或有  
自蜀得之者莫識之斛斯徵曰此鐃于也遂依于寶  
周禮法以芒筒拊之其聲極振

金鐃 周禮少師以金鐃和鼓其形象鍾頂大腹口弁  
以伏獸為鼻內縣鈴子鈴銅舌作樂振而鳴之與鼓  
相和狀似佛子鈴

鞀賓鈇 樂工廉郊池上彈鞀賓調忽聞荷間有物跳  
躍乃方響一片 方響以鈇為之用以代磬 識者知其  
夜航船卷九 禮樂 文觀海齋鈔本

為鞀賓鈇也音樂之相感若此

駟馬仰秣 伯牙彈琴而駟馬為之仰秣仰秣者仰頭  
吹吐謂馬笑也

萬壑松 郭伯山收唐琴萬壑松乃宣和御府物李白  
詩蜀僧抱絲猗西下峨眉峯為我一揮手如聽萬壑  
松客心洗流水餘響入霜鍾

琴有殺心 蔡中郎赴鄰人酌至門有客鼓琴中郎潛  
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返主人知自起  
追之中郎具以告客曰我適鼓琴見螳螂方捕蟬惟  
恐失之此豈殺心現於指下乎中郎笑曰此足以當  
之矣

高山流水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伯牙志在高山子

期曰峻若嵒嶽伯牙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瀉若江

河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

濮水琴瑟 晉師延為紂作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

自投濮水而死後衛靈公夜止濮上聞鼓琴聲召師

曠聽而習之師曠曰此亡國之音也

焦尾 蔡中郎在吳吳人燒桐以爨中郎聞其火爆聲

曰良木也請截為琴果有美音其尾猶焦因名其琴

曰焦尾琴

相如琴臺 司馬相如有琴臺在浣溪正路金花寺北

魏伐蜀于此下營掘暫塹得大甕二十餘口以響琴

後漢書卷九

禮樂

三十

也

松雪 雷威作琴不必皆桐遇大風雷雪獨往峨眉

山着蓑笠入深松中聽其聲連綿清越者伐之以為琴

妙過於桐世稱雷公琴有最愛重以松雪名之

斲琴名手 晉雷威雷珏雷文雷迅郭亮並蜀人沈鐸

張鉞並江南人皆斲琴名手

震餘 鮮于伯幾以震餘琴送趙文敏是許旌陽手植

桐為雷所擊斲斲以為琴琴背許旌陽印劍之跡宛

然蓋人間至寶也

綠綺 蔡中郎有琴名綠綺云是嶧陽孤桐所斲一時

名重天下

無絃琴 陶淵明不解琴畜琴一張絃徽不具常撫摩

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將移我情 伯方學琴于成連三年不成乃引之東海

蓬萊山之側刺船迎吾師方子春旬日不返伯延望

無人但聞海水瀕洞崩折之聲山林杳冥羣鳥悲鳴

愴然歎曰先生將遺我情矣乃援琴而歌水仙之操

遶殿雷 馮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為絃世宗令彈深

喜之因號遶殿雷

游魚出聽 孫卿子云匏巴鼓瑟游魚出聽

笙篴 笙篴其形似瑟而小用撥彈之漢靈帝好之體

曲而長二十三絃豎抱於懷兩手齊奏之俗謂之劈

後漢書卷九

禮樂

三十

笙篴

見狸逐鼠 孔子鼓琴曾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

曰嗟乎夫子琴聲始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

仁子貢以告子曰向者鼓琴有鼠出游狸見于屋循

梁微行造焉而避厭身曲脊求而不得止以琴淫其

聲參以為貪狼邪僻不亦宜乎

筑狀如琴而大頭十三絃其項細其肩圓鼓法以左

手抱之右手以竹尺擊之隨調應節

寇先生 嵇中散常去洛數十里有亭名華陽投宿一

更操琴聞空中稱善中散呼與相見乃出見形似手

持其頭共論音聲因授以廣陵散以鬼名寇先生生

前善鼓琴為宋景公所殺中散得廣陵散秘不傳肯授人後臨刑歎曰廣陵散於今絕矣

楚明光 王彥伯嘗過吳維舟中渚登亭望月倚琴歌

泣露之詩俄有女郎披帷而進乃撫琴揮絃調韻哀

雅王問何曲女曰古所謂楚明光也嵇叔夜能為此

聲自茲以後得者數人而已彥伯請授教女曰此非

豔俗所宜惟巖棲谷隱可以自娛耳鼓今琴而歌歌

異畢遲明辭去

天際真人想 桓大司馬曰謝仁祖企脚北窗下彈琵琶有天際真人想

撥阮 武后時有人破古塚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

夜航船卷九 禮樂 三國志

莫能辨元行冲曰此阮咸所作也命匠人以木為之

樂家遂名之阮咸以其形似月聲似琴遂名月琴今

人但呼曰阮曰撥曰摘曰阮俱可

柯亭竹椽 蔡中郎避難江南宿柯亭聽庭中第十六

條竹椽迎風有好音中郎曰此良竹也取以為笛聲

音獨獨絕歷代相傳後折於孫綽妓之手

秦聲楚聲 李龜年至岐王宅聞琴曰秦聲良久曰此

楚聲主人入聞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州

薛滿二妓大服

好字 齊王好字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於王之

國三年不得入客曰王好字而子鼓瑟瑟雖工其如

王之不好何

羯鼓 唐明皇不好琴一弄未畢以琴者出謂內侍曰

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

漁陽搥搥 稱衡被魏武謫為鼓吏正月十五試鼓衡

陽桴枹籍為漁陽搥籍搥音淵淵有金石聲四座為

之改容搥搥法

回颿搥 王大將軍嘗坐武昌釣臺間行船打鼓嗟稱

其能俄而一搥小異王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應

侍側曰此回颿搥使視之曰船入夾口

十八拍 蔡琰字文姬先適河東衛仲道夫亡興平中

喪亂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十二年春月

登胡殿感胡之茄之聲作胡笳十八拍後曹操以金

帛贖之嫁於董祀

籟簾音損巨橫曰籟直曰簾 周禮梓人為籟簾天下大

獸五脂者膏者贏者利者鱗者雕畫於樂縣之上大

聲有力者以為鐘簾清聲無力者為籟簾

周郎顧曲 周瑜妙於音律雖三爵之後少有關誤瑜

必舉目矐視時人語曰曲有誤周郎顧

擊壤 擊壤石戲也壤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四尺三

寸闊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三四十步外

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吉

禁鼓一千一百三十聲為一通三千三百九十聲為三

通更鼓三百六十槌為一通千槌為三通餘鼓三百三十三為一通角十二聲為一叠

鐘聲 晨昏撞一百單八者一歲之義也蓋年有十二

月有廿四氣又有七十二候正得此數越州歌曰緊十八慢十八六遍共成一百八

壎簫 壎以土為之銳上平底如稱錘六孔一云八孔

大如鴨卵曰雅壎小如雞卵曰頌簫以竹為之大者

長一尺四寸八孔小者長一尺二寸七孔橫吹之與

壎聲相應壎簫二器乃周昭王時暴辛公所作

祝敔 祝狀如漆桶以木為之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

寸中有權柄連底撞而擊其傍所以起樂也方二尺

禮記卷九 禮樂 三四

四寸者陰數也敔狀如伏虎形背上有二十七鉏鋸刻以木長尺許以水戛之所以止樂也二十七鉏鋸

者陽數也祝敔二器乃舜時所作

洗凡清絕 吳越忠懿王得天台寺對瀑布泉屋柱斷

二琴一曰洗凡一曰清絕為曠代之寶後錢氏獻之

太宗藏于御府見輟耕錄

舞劍器 劍器乃武舞之曲名其舞用女妓而雄裝之

其寔空手舞也見文獻通考

黎園子弟 唐明皇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人

教於黎園謂之黎園子弟居宜春北苑時有馬仙期

李龜年賀懷智洞知音律安祿山自范陽入覲亦獻

白玉簫管數百事皆陳於黎園自是樂響不類人間李天下 唐莊宗自言一日不聞音樂則飲食都不美

方暴怒鞭笞左右聞樂聲怡然自適萬事都忘又善

歌曲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獻戲優名謂之李天

下

雍門鼓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

能令文悲乎雍曰千秋萬歲後臺榭已壞墳墓已下

嬰兒豎子樵採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夫以孟嘗

君之尊貴乃若是乎孟嘗君泣然承臉曰先生令文

若破國亡家之人矣

桓伊弄笛 晉桓伊有柯亭笛嘗自吹之王徽之泊舟

禮記卷九 禮樂 三五

清溪聞笛稱歎人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令人請之求為吹笛伊即下車據胡床三弄畢便上車去主客不

交一言

阜亭石鼓 吳郡臨平崩岸得石鼓扣之不鳴聞張華

華曰用蜀中銅材刻魚形扣之則鳴矣如其言聲聞

數十里

饗過行雲 列子薛譚學謳于秦青未窮其技自謂盡

之遂辭歸青弗止餞于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

過行雲薛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

餘音繞梁 秦青曰昔韓娥東之齊遺糧過雍門驚歌

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攬三日不絕李詩醉舞紛綺

席清歌繞飛梁

聲入雲霄 戚夫人善為翹袖折腰三舞歌出塞入塞  
之曲侍婢數百習之後宮齊音高唱聲入雲霄

水調歌頭 唐明皇愛水調歌胡羯犯京上欲遷幸登

花萼樓命樓下少年有善水調歌者歌曰山川滿目

淚沾衣富貴榮華不幾時不見 今汾水上惟有年

年秋雁飛上聞潛然曰誰為此詞左右曰宰相李嶠

上曰真才子也

夜航船卷之十

古劍陶菴老人細

兵刑部

軍旅

黃帝征蚩尤始戰顛頊誅共工始陣風后始演奇圖力

牧始創營壘黃帝戰涿鹿始徵兵禹征有苗始傳令

紂禦周師始戍守

黃帝制記里鼓始斥候漢武帝建墩臺黃帝制演武場

周公制轅門。黃帝制車以翼軍制騎以供伺候

呂望始制戰艦武王會孟津命倉兕具舟楫公輸班為

舟戰鈞拒伍子胥治水戰制樓船灘船智伯決汾河

水始水戰

蚩尤始火攻孫子制火人火積火輜火庫火隊五法魏

馬鈞制爆杖起火隋煬帝以火藥制禱戲始施藥銃

砲

黃帝始制礮呂望制銃范蠡制飛石用機

黃帝制蠶制五采牙幢禹制旂懸車上為別周公備九

旗

伏羲制干制戈揮制弓牟夷制矢舜制弓袋制箭筒黃

帝制弩

黃帝始采首山銅鑄刀斧蚩尤始敗昆吾山鐵制劍鎧

矛戟陌刀

蚩尤始制革為甲禹制函函甲

黃帝始制槍孔明擴其制舜制匕首

黃帝制雲梯古者名鈎援車夷制挨牌古名傍排

孫武制鐵蒺藜劉馥三國時人制懸苦今為懸簾岳飛

制藤牌

殷盤庚制烽燧告警趙武靈王制刁斗傳魏制雞翹報

急制露布漆竿報捷

五兵 矛戟戈劍弓謂之五兵

專主旗鼓 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臨

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任也

授斧鉞 國有難君卜吉日以授旗鼓將入廟趨至堂

儀禮卷十

兵制

二說海錄鈔本

下北面而立主親操斧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

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持斧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

下至淵者將軍制之

投醪 秦穆公伐晉及河將軍勞之醪唯一杯襄叔曰

一杯可以投河而釀也穆公乃以醪投河三軍皆取

飲之

吮疽 吳起為魏將攻中山卒有患疽者起為吮之卒

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

答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敵今又

吮其子妾不知死所矣後起之楚卒果見殺

細中羽扇 諸葛武侯與司馬懿治軍渭濱剋日夜戰

司馬懿戎服蒞事使人視武侯獨乘素車細中羽扇

指揮三軍隨其進止司馬懿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

矣

金鈎 闔閭既寶莫邪復令國中作金鈎令曰能為善

鈎者賞千金有人貪賞乃殺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

二鈎獻之王曰鈎有何異曰臣之作鈎貪賞而殺二

子釁以成鈎是與眾異遂向鈎而呼二子之名曰吳

鴻扈嵇我在此聲未絕而兩鈎俱飛著父之身胸吳

王大驚乃賞之遂服之不去身

七制 兵法七制一曰征二曰攻三曰侵四曰伐五曰

陣六曰戰七曰關

儀禮卷十

兵制

二說海錄鈔本

挾纊 楚子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

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呼庚癸 吳申叔儀乞糧于晉公孫有山氏對曰梁則

無矣粗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手則諾庚西

殺以隱語也

盜馬 秦穆公失右服馬見野人方食之公笑曰食馬

肉不飲酒恐傷遂徧飲而去及一年有韓原之戰晉

人環穆公之車野人率三百餘人疾鬪車下遂大剋

晉

劍名 劍口曰鐔劍鼻曰珣立位劍握曰鈇劍銷曰室

劍衣曰韜亦曰褱音遶劍把繩曰蒯緱音句

五名劍 越王勾踐有寶劍五 一曰純鈞 二曰湛盧 三曰豪曹 四曰魚腸 五曰巨闕

斬蛇劍 漢高帝於南山得一缺劍長三尺銘曰赤霄

大篆書即斬蛇劍也及貴常服之晉太康三年武庫

火中書監張華列兵防衛見漢高斬蛇劍穿屋飛去

莫知所向

攸飛 荆有攸飛者得寶劍于江干涉江及至中流兩

蛟夾舟攸飛祛衣拔劍刺蛟殺之荆王任以執圭

干將莫邪 干將吳人妻莫邪為吳王闔閭鑄劍不成

干將曰神物之化須人而成妻乃斷髮剪爪投入鑪

中金鐵皆鎔遂成二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

龍泉太阿 張華見斗牛間有紫氣在豐城分野乃以

雷煥為豐城令至縣掘獄深二丈開石函得二劍一

名龍泉一名太阿煥留其一以進華且曰靈異之

物終當化去華死劍飛入襄城水中後煥子為建安

從事經延津劍忽于腰間躍入水使人永水求之見

雙龍蜿蜒不敢近

華陽陰土 雷煥豐城獄中得劍取南昌西山黃白土

拭之光豔照耀張華更以華陰赤土磨之鮮光愈亮

金僕姑箭名左傳魯莊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

石馬流汗 安祿山亂哥舒翰與賊將崔乾祐戰見黃

旗軍數百來助戰忽不見是日昭陵內石馬皆流汗

露布 軍中有露布乃後魏每征伐戰勝欲天下聞知

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為露布以揚戰功

蔣廟泥兵 南京鍾山有漢秣陵尉蔣子文廟蓋因子

文逐盜死此孫權為立廟封蔣侯權避祖諱鍾改名

蔣山後權孫與敵人戰夜大雨蔣侯助之次日見廟

中泥兵皆濕

箭塞水注 劉錡善射水斛滿以箭射斛拔箭水注隨

射一箭宣之人服其精巧

壓弧箕服 壓山桑也木弓曰弧服乘箭具也箕州似

荻細織之而為服也

娘子軍 唐平陽公主嫁柴紹初高祖起兵與紹發家

資招亡命渡河主引精兵萬人與秦王會於渭北紹

與公主對置幕府分定京師號娘子軍

夫人城 晉朱序鎮襄陽時符堅遣兵攻之序母見城

西北角當先壞領百餘婢并女丁斜築城二十餘丈

賊攻西北角果潰眾守新城賊遂引退號夫人城

紫電青霜 滕王閣序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

榻側鼾睡 宋太祖欲伐江南徐鉉入奏乞罷兵太祖

曰江南主有何罪但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

廉頗善飯 廉頗一飯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馬以示可

用郭開謂趙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

之三遺矢矣王以為老遂不召



杜彪 梁荊州刺史杜山從臂力過人使驕馬射不虛  
矢所佩霞明朱弓四石餘力每出挑戰魏軍憚之號  
為杜彪

飛將 唐單雄信極勇力事李密人號為飛將。後周  
韓果破稽胡稽胡憚果矯健亦號飛將

鐵猛獸 後周蔡祐與齊戰著明光鎧甲所向無敵齊  
人畏之號鐵猛獸

熊虎將 周瑜嘗謂孫權曰劉備有關張熊虎之將有  
飲馬長江之志又言羽飛為萬人敵

細柳營 漢文帝時匈奴大入邊上使周亞夫軍細柳  
以備胡上自勞軍先驅至軍門曰天子至都尉曰軍

夜航前卷十

兵刑

六朝通鑑

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  
欲勞軍亞夫開壁門天子按轡徐行亞夫以軍禮見  
文帝曰嗟乎真將軍矣

飛將軍 漢李廣為北平太守匈奴畏之號曰漢飛將  
軍避之數歲

貫虱 列子紀昌學射于飛衛衛曰視大如小視微如  
著而後告我昌以聲牛尾垂虱于牖間南面而望之  
旬日之間漸大三年之後大如車輪乃以弧矢射之  
貫虱之心

來嚼鐵 唐來瑱為潁川太守賊攻城來射皆應弦而  
仆賊拜城請降稱為來嚼鐵

半段槍 唐哥舒翰為河西衛前將軍吐番大寇邊翰  
持半段槍當其鋒所向披靡

黃駒少年 唐裴果勇冠三軍與敵國戰乘黃駒當先  
軍中稱黃駒少年

白袍先鋒 唐薛仁貴嘗從太宗征伐每出戰輒披白  
袍所向無敵太宗遙見問白袍先鋒是誰特引見賜  
馬絹喜得虎將

大樹將軍 後漢馮異性謙退不伐諸將於所止舍輒  
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人號大樹將軍

霹靂閃電 唐長孫無忌父晟討突厥畏晟聞其弓聲  
謂之霹靂見其走馬謂之閃電晉王笑曰將軍振怒

夜航前卷十

兵刑

七朝通鑑

威行域外

轅門二龍 唐烏承玘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為平虜  
先鋒號轅門二龍

一韓一范 范文正公與韓魏公俱為西帥邊士謠曰  
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

之驚破胆元昊懼遂稱臣

八遇八克 唐婁師德武后時募猛士討吐番乃自奮  
戴紅抹額來應詔後與虜戰八遇八克

七縱七擒 孔明與孟猛獲戰凡七縱七擒後乃嘆服  
曰公天威南人不敢復反矣

鉦止兵進 狄青與西賊戰密令軍中鉦一聲則止再

聲則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虜大駭愕以是勝之

以少擊衆 唐馬璘武藝絕倫以百騎破卒五千李光

弼曰吾未見以少擊衆如馬將軍者人號為中興銳將

朕之關張 宋狄青京師呼為狄天使上嘉其材勇為

涇原路兵馬總管上欲一見詔令入朝會寇偏平涼

乃令急往亟往俾圖像以進上觀其相曰朕之關張

立漢赤幟 韓信攻趙令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

若等疾入拔趙白幟立漢赤幟信佯走趙果逐之回

壁見赤幟大亂漢兵夾擊遂克趙軍

下馬作露布 南史傅永拜安遠將軍帝嘆曰上馬能

殺賊下馬能作露布惟傅修期能之耳

三箭定天山 薛仁貴為行軍副總管九姓衆十餘萬

令驍騎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虜氣懾皆降

三鼓奪崑崙 狄青宣撫廣西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

賓州值上元節大張燈火首夜宴樂徹曉次夜復宴

二鼓時青忽稱疾如內命孫元規主席少服藥乃出

數使人勸勞坐客至曉未散忽有馳報云是夜三鼓

狄將軍已奪崑崙關矣

順昌旗幟 宋劉琦與兀朮戰於柘臯虜遠望見大驚

曰此順昌旗幟也即引兵而去

每飯不忘鉅鹿 漢文帝謂馮唐曰昔有為我言李齊

之賢戰於鉅鹿下令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

錯鑄 唐羅紹威以魏博牙兵驕甚盡殺之遂為梁朱

溫所制乃謂親吏曰聚六州四十三縣鐵鑄一个錯

不成

得隴望蜀 司馬懿言于曹操曰今克漢中益州震動

進兵臨之勢必瓦解操曰人苦不知足得隴復望蜀

塞創復戰 隋張定和虜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創而

戰神氣自若虜遂敗

杜伏威 唐杜伏威與陳稜戰射中伏威額怒曰不殺

汝箭不拔馳入稜陣獲所射將使拔箭則已斬之

首級 秦法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曰首級後人云割

一首必割其勢以為一級者非

梓樹化牛 秦文公伐雍南山梓樹化為牛以騎擊之

不勝或墜地解髻披髮牛畏之入水秦因置髻頭騎

使之先驅

勒石燕然 燕然山名去塞三千里竇憲大破單于登

燕然山勒石紀功頌漢功德

九章 管子曰舉日章則晝行舉月章則夜行舉龍章

則水行舉虎章則林行舉鳥章則行阪舉蛇章則行

澤舉鵲章則行船舉狼章則行山舉韓章則載食而

駕

啼哭郎君 都統制曲端勇悍非常每與虜戰呼裨將  
頭目備告二以二帝蒙塵今在五國城中青衣把蓋  
凡為臣子者聞之痛心思之切骨遂放聲大哭將佐  
軍士皆哭奮身上馬勇氣百倍虜人望之辟易稱為  
啼哭郎君

鴿籠分部 曲端軍分五部一籠貯五鴿隨點一部則  
開籠縱一鴿往則一部之兵頃刻立至其速如神見  
者氣奪

玉帳術 杜子美詩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玉帳乃  
兵家厭勝之方位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  
其法黃帝遁甲以月建後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

已為玉帳 寇來沒處畔 陳後主與齊雲觀謠曰齊雲觀寇來沒

處畔故今人避人謂之畔 府兵 西魏始作府兵隋唐始為有番次入為兵出為

農周太祖始刺面見唐末劉仁恭刺民為兵給廩食  
軍丁僉補

渠谷蒺藜也以鉄為之連營則撒之四外

繞指柔 平望湖中掘得一劍屈之則首尾相就放手  
復直如故鋒銛犀利可斷金鐵識者曰此古之繞指  
柔也

刑法

鄭鑄刑書晉作執秩趙制國律楚作僕區音歐皆法律  
之名也僕隱也區匿也作為隱匿亡人之法

歷代獄名 夏獄曰夏臺商獄曰羑里周獄曰囹圄漢  
獄曰請室

五聽 周禮少司寇以五聲聽訟獄一曰辭聽二曰色  
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三刺 聽訟者以三刺一刺曰訊羣臣二刺曰訊羣吏  
三刺曰訊萬民

古刑 墨刑劓宮大辟其後加流贖鞭朴為九刑  
古刑名 城旦舂城旦者起行治城舂者舂米四時刑

也鬼薪白粲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為  
白粲三歲刑也

五毒 械頸足曰桁揚械頸曰曰荷校械手足曰桎梏  
鎖繫曰銀鐺鞭笞曰撻掠考逼曰五毒俱備言五刑  
皆用也

三木 三木者謂扭械枷鎖及手足也  
三宥 一宥曰不識二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

三赦 一赦曰幼弱二赦曰老耄三赦曰愚癡  
虞尚爭田 周文王時虞尚之君爭田不決相與質於  
成於文王入其境見其民耕者讓畔行者讓路二君  
相謂曰我小人不可以復君子之庭乃讓其所爭之

田為閭田

除肉刑 漢太倉令淳于意無子有五女罪當刑罵曰  
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使其幼女緹縈上書言死者  
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贖願沒入為官奴以贖父  
罪文帝憐之并除肉刑

後五刑 肉刑既除後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

髡鉗 髡削髮也鉗以鉄束頭也。鉗鉄陳咸傳謂私

解脫鉗鉄鉗在首鉄在足皆以鐵為之也

胥靡 胥相也靡隨也聯繫之使相隨而服役也猶今  
之役囚徒以鉄索聯綴之耳

棄市 漢景帝改磔曰棄市勿復磔磔謂張其尸也棄  
市謂投之於市

漢刑法志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

用鑕鑿薄刑用鞭朴

鍛鍊 鍛椎也鍛鍊猶言精熟也深文之吏入人之罪

猶鍛鍊銅鐵使之成熟也

鉗網 李林甫為相起大獄以誣陷異己者寵任吉溫

羅織 武后任用來俊臣周興二人共撰羅網經數千

言教其徒羅織人罪無有脫者

蠶室 受腐刑者必下蠶室蓋蠶宜密室以火溫之新

腐刑者最忌盲風須入密室乃得保全因呼其室為

蠶室

庚死 漢宣帝詔曰繫者若苦飢寒死獄中朕甚痛  
之

梟首 百勞名梟以其食母不孝故古人賜梟羹縣其  
首於木故刑人以首示眾者梟首

鉅簡 趙廣漢為潁川守恨朋比為奸乃許相許或匿  
名相告者置鉅簡令投書於其中

銅匭 武后時自李敬業反後恐人圖己盛開告密之  
門有魚保家者請鑄銅為匭其式一室四隅上各有

竅可入不可出武后善之未幾其仇家投匭告保家  
曾為敬業造兵器遂伏誅

請君入甕 武后金吾上神勳以罪誅有人告石丞周  
興通謀后命來俊臣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問

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  
炭四圍爇之令囚入其中何事不承俊臣索大甕如

興法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君請君入此甕興惶恐服  
罪法當死者之流嶺南

炮烙之刑 商紂暴虐百姓怨望者諸侯有叛者妲己  
以為罰輕威不立紂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炭上令

有罪者行輒墮炭中以取妲己一笑名曰炮烙之刑

倉鷹 邳都行法嚴酷不避權貴列侯宗室見都側目  
而視號曰倉鷹

乳虎 甯成好氣為小吏必凌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  
求溼薪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  
民不堪命後拜關都尉凡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  
乳虎無值甯成之怒

鷹擊毛摯 義縱為定襄太守以鷹擊毛摯為治其所  
誅殺甚多郡中人寒而慄

掘獄訊鼠 張湯兒時父命守舍鼠盜其肉父怒笞湯  
湯掘窟得鼠及餘肉為具獄辭磔之堂下其父見之

視其文辭如獄老獄吏大驚遂使治獄後為酷吏

十惡不赦 一曰謀反 二曰謀大逆 三曰謀殺宗  
親 四曰惡逆 五曰謀叛 六曰惡逆 七曰謀殺宗  
親 八曰惡逆 九曰謀叛 十曰惡逆

五曰不道 謂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離殘廢  
謂盜大祀神廟之物 七曰不孝 謂告言咒罵祖  
父及祖父母 八曰不睦 謂謀殺夫及大功以上  
尊長 九曰不義 謂殺所屬指官長軍士 十曰內亂  
謂殺親屬

八議 一曰議親 謂皇親 二曰議故 謂故舊  
三曰議賢 謂有德有功 四曰議能 謂有能  
五曰議功 謂有戰功 六曰議貴 謂官三品以上  
七曰議勤 謂有勞績 八曰議勞 謂有勞績  
九曰議貴 謂官三品以上 十曰議勞 謂有勞績

功以太子親 大 二曰議故 謂故舊 三曰議賢  
謂有德有功 四曰議能 謂有能 五曰議功 謂有戰  
功 六曰議貴 謂官三品以上 七曰議勤 謂有勞績  
八曰議勞 謂有勞績 九曰議貴 謂官三品以上  
十曰議勞 謂有勞績

曰議賢 謂有德有功 二曰議能 謂有能 三曰議功  
謂有戰功 四曰議貴 謂官三品以上 五曰議勤 謂有  
勞績 六曰議勞 謂有勞績 七曰議貴 謂官三品以上  
八曰議勞 謂有勞績 九曰議貴 謂官三品以上  
十曰議勞 謂有勞績

難公或大勤勞者之謂 七曰議貴 謂官三品以上  
八曰議勞 謂有勞績 九曰議貴 謂官三品以上  
十曰議勞 謂有勞績

之輔軍旅治人倫事為師範者之謂 六曰議勤 謂有  
勞績 七曰議貴 謂官三品以上 八曰議勞 謂有勞績  
九曰議貴 謂官三品以上 十曰議勞 謂有勞績

難公或大勤勞者之謂 七曰議貴 謂官三品以上  
八曰議勞 謂有勞績 九曰議貴 謂官三品以上  
十曰議勞 謂有勞績

散官二品 八曰議賓 謂承先代之  
例分八字 以與真故 以枉法論 以盜論 以除官 以刑  
字並全科 准盜論 但真其罪不在 除官 以刑  
止杖三百 皆守職 後分首盜 所守官 併如  
數皆斬 各府工者 若此 則親自 應役 人官 併如  
之類 斬各府 若此 則親自 應役 人官 併如  
替一及百之類 人各 其若 不親 自 應 役 人 官 併 如  
杖及百之類 人各 其若 不親 自 應 役 人 官 併 如  
罪及百之類 人各 其若 不親 自 應 役 人 官 併 如  
白即同獄成之類 証既明 若謂如 犯文雖未老疾事發  
內老疾者亦如之類 限

顧山錢 女子犯罪並放歸家但令一月出錢三百顧  
人於山伐木謂之顧山錢

平反 為不疑尹京兆每行縣錄囚還母輒問有所平  
反音幅 活幾人耶平謂平其不平也反言反罪人辭  
使從輕也

錄囚 北人言以錄為慮今言錄囚誤以為慮囚者非  
是

頌繫 景帝著今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未乳盲  
師侏儒當鞠問者皆頌繫之頌讀曰容寬容之不枉  
桎也

爰書 爰換也以文書代換其口辭也。末減罪從輕  
也末薄也減輕也

獄吏之貴 周勃下獄獄吏侵辱之勃後出曰吾常將

獄吏之貴 周勃下獄獄吏侵辱之勃後出曰吾常將

獄吏之貴 周勃下獄獄吏侵辱之勃後出曰吾常將

獄吏之貴 周勃下獄獄吏侵辱之勃後出曰吾常將

獄吏之貴 周勃下獄獄吏侵辱之勃後出曰吾常將

獄吏之貴 周勃下獄獄吏侵辱之勃後出曰吾常將

百萬兵然安知獄吏之貴也

死灰復然 韓安國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  
死灰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

六月飛霜 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獄  
衍仰天而歎六月天為之降霜

太子斷獄 漢景帝時防年因繼母殺其父遂殺繼母  
廷尉以大逆論讞帝疑之武帝年十二為太子侍側

對曰繼母如母緣父之故今繼母殺其父下手之時  
母道絕矣是父仇也不宜以大逆論

錢可通神 張廷賞欲理一冤獄案上有一帖云奉錢  
三萬乞不問其獄公恚恚收左右訊之明日於盥洗

處得一帖云奉錢五萬又于寢門所得一帖云奉錢  
十萬公歎曰錢至十萬可通神矣吾以懼病禍也乃

不問 祭臯陶 范滂坐黨錮繫黃門北寺獄吏謂曰凡坐繫  
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有

罪祭之何益 刮腸滌胃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以過繫作坊常云  
若許某自新必吞刀刮腸飲灰滌胃帝善其言乃釋

之 青衣報赦 符堅屏人作赦文有大蠅入室聲甚厲驅  
之復來俄而人皆知有赦詔所從來云有青衣童子

呼市中乃蠅也 于門高大 前漢于公門閭壞父老治之公令高大門  
閭可容駟馬且言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後

子定國為丞相 論囚渭赤 秦商君性極慘刻嘗論囚渭水之上其水  
盡赤 肉鼓吹 偽蜀李匡遠性苛急一日不斷刑則慘然不  
樂嘗聞搥撻聲曰此一部肉鼓吹也

無冤民 張釋之于定國為廷尉克盡其職朝廷稱之  
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  
以為不冤

疎獄天晴 宋淳熙二年天久雨上御筆批問欲行下  
諸路疎遣獄囚是日天霽上大悅

上蔡犬 秦李斯為趙高所譖二世收之父子臨刑歎  
曰吾欲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遂夷  
其三族

華亭鶴 陸機仕晉為孟玖譖於成王穎王即使人收  
機機歎曰華亭鶴唳可得聞乎遂遇害

走狗烹 韓信為呂后所誅歎曰高鳥盡良弓藏狡兔  
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

支解人 齊景公時民有得罪者公怒縛至殿下召左  
右支解之晏子左手持頭右手持刀而問曰古堯王

夜航船 卷一〇

六七五

支解人從何支解起景公離席曰縱之

屨賤踊貴 齊景公煩刑有鬻踊者 踊刑足所用 公問

晏子曰子之居近市知孰貴賤對曰踊貴履賤公悟為之省刑

同文館獄 章惇起同文館獄欲殺劉摯及梁燾王巖

叟等後為元祐黨碑皆始於此

金雞集樹 唐志中書令供赦日值金雞於仗南竿長

七尺雞高四尺黃金飾首銜幅七尺盛以絳幡將作供馬武后封嵩山大赦壇南有樹置雞其杪號金雞樹

天雞星動

古稱金雞放赦至今詔書於五鳳樓以金

夜航船卷十

兵刑

十九觀海錄

雞銜下之三國異典司馬膺之曰素海中有占天雞

星動皆有赦故主王以金雞建赦

雀角鼠牙

詩經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

家何以速我獄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

家何以速我訟

吹毛求疵 漢武帝時天下多冤鼂錯之策務摧抑諸

侯王數奏其過惡吹毛求疵答服其臣使証其君

犴狴也獄犴胡地犬也野犬所以守故謂獄為犴狴。

造獄用肺嘉之石故獄又名肺嘉 周禮以肺石達窮

之赤心不妄告以嘉石平民嘉

子代父死 梁吉盼父為原鄉令為奸吏所誣罪當死

盼年十五搥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疑人教之廷尉

盛陳刑具不變乃宥父罪

發姦摘伏 摘挑也言為姦而隱匿者必摘發之

請讞 讞議也謂罪可疑者讞於廷尉

刑獄爰始 黃帝始制刑辟制流笞杖斬蚩尤制劓刑

黥椽紂制烹醢輶副周公制絞。黃帝斬蚩尤始梟

首秦文公始族誅公孫鞅始連坐。禹制城旦春周

公制徒唐太宗始加役流周太祖始加刺配

贖刑 舜始制贖止鞭朴周穆王始制五刑之疑各得

贖漢宣帝始制女徒僱役宋太祖始制折杖

三法司 隨隋文帝始死罪三奏行刑唐始大獄詔刑

夜航船卷十

兵刑

十九觀海錄

部尚書都御史大理寺正卿三司鞫問

越訴 隋文帝令伸理由下達上始禁越訴

臯陶始制獄漢詔以周囹圄為獄北齊制獄囚於治

臯陶始制律蕭何制九章律張倉復定



日用部

宮室

有巢氏始構木為巢古皇氏始編槿為廬黃帝始備宮室○黃帝制庭制樓制閣制觀神農制堂○燧人氏制臺黃帝制榭堯制亭漢宣帝制軒○唐虞制宅周制房制第漢制邸六朝後始加聽事為廳○秦孝公始制殿乃有陛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始沿名闕○梁朱溫按河圖制五鳳樓魏始制城門樓名麗譙張說制京城鼓樓○蘇作城郭禹作宮室

夜航船卷十一

日用

一

左徹制祠廟漢宣帝制齋室○周穆王召尹軌杜冲居終南尹真人草樓始名道居為觀○漢明帝時摩騰竺法蘭自西域止鴻臚寺始名僧居為寺○隋煬帝制道場改觀為玄壇五代宋改制宮○孫權始為佛塔東晉何充捨宅始為尼寺

唐玄宗制書院後漢劉淑制精舍殷仲堪制讀書齋○歐陽脩燕居始為戶室相通名畫舫齋

黃帝制門戶文王制壁門周公制戟門轅相向以表門人門立長大之人以表門○秦始皇制走馬廊制千步廊○黃帝制階制梯堯制墻伊尹制亮榻神農制窖伏羲制廚黃帝制窳制套室周制暴室黃帝制

園堯制池秦制湯池

公署 漢制開府制九卿治事之寺北齊始以官名寺隋制監唐制院制省制局漢制南宮唐制東臺玄宗制黃門省○周制館漢制葉街即今四夷館漢武帝制○宋置馬舖制遞站○夏制府藏文書財貨湯武制庫藏

平泉庄 李贊皇平泉庄周迴十里建堂榭百餘所天下奇花異卉恠石古松靡不畢致自作記云驚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一石一樹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吾百年後為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

午橋庄 張齊賢以司空致仕歸洛得裴晉公午橋庄

夜航船卷十一

日用

二

鑿渠通流栽花植竹日與故舊乘小車攜觴游釣輞川別業在藍田宋之問所建後為王維所得輞川通流竹洲花塢日與裴秀才迪浮舟賦詩齋中惟茶鐺酒臼經案竹床而已

高陽池 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堤種竹及長楸芙蓉綠岸菱芡覆水是游燕名處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返曰此是我高陽池也

迷樓 隋煬帝無日不治宮室浙人項陞進新宮圖大悅即日召有司凡工材鳩工經歲而就帑藏為之一空帝幸之大喜曰使真仙游其中亦當自迷也因署



之曰迷樓

西苑 隋煬帝築西苑周三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  
 為方丈瀛洲蓬萊諸山島高出水百餘丈有龍鱗築  
 綦迴海內緣築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  
 主之殿堂樓觀窮極華麗秋冬雕彫落則剪綵為花  
 綴於枝幹色渝則易以新者常於如陽春上好以月  
 夜從宮女數千騎游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阿房宮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  
 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山顛  
 以為閣複道度渭屬之咸陽役隱宮徒刑者七十餘  
 人盧生說帝為微行所居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

史記卷五十一

日用

三觀海錄

可得乃令咸陽宮三百里內宮觀複道相連帷帳鍾  
 鼓美人不移而具所行幸有言其處者死  
 駕霄亭 張功甫為張循王諸孫園池聲伎服玩甲天  
 下常於南湖園作駕霄亭于四古松間以巨鐵絙之  
 半空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遙雲表  
 水齋 羊侃性豪侈初赴衡州于兩艘船起三間水齋  
 飾以珠玉加以錦繡盛設圍屏陳列女樂乘潮解纜  
 臨波置酒緣塘倚水觀者填塞  
 清秘閣 倪雲林所居有清秘閣雲林堂其清秘閣尤  
 勝前植碧梧四周列以奇石蓄古法書名畫其中客  
 非佳流不得入嘗有夷人入貢道經無錫聞雲林名

欲見之以沉香百斤為贄雲林令人給云適往惠山  
 飲泉翌日再至又辭以出探梅花夷人不得一見徘徊  
 其家倪密令開雲林堂使登焉東設古玉器西設  
 古鼎彝尊壘夷人方驚顧問其家人曰聞有清秘閣  
 可以觀否家人曰此閣非人所易入且吾主已出不  
 可得也夷人望閣再拜而去

史記卷五十一

日用

四觀海錄

望之呼鐵龍仙伯願未知香山老人有此無也客有  
 小海生賀公為江山風月神仙福人且貌公老像以  
 八字字之又賦詩其上曰二十四考中書令二百八  
 字太師銜不如八字神仙福風月湖山一担擔  
 咸陽北坂 秦始皇滅六國寫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  
 上自雍門以來至涇渭交處殿屋複道周圍相屬然  
 各自為區雖一瓦一甃之造亦如其式各書國號不  
 相雷同皆布其所得諸侯美人居之  
 花萼樓 唐玄宗及愛至厚設五王幄與諸王同處後  
 於宮中造樓題曰花萼相輝之樓  
 黃鶴樓 晉時有酒保姓辛賣酒江夏有道士就飲辛

不索錢如此三年一日道士飲畢以橘皮畫一鶴於壁以筋招之即下舞嗣是貴客皆就飲辛遂致富乃建黃鶴樓後道士騎鶴而去

滕王閣 滕王唐高帝之子武德中出為洪州刺史喜山水酷愛蝴蝶尤工書妙音律暇日泛青雀舫舸就芳渚建閣登臨仍以王名閣焉

輪奐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賀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全首領以從先大夫于九京也君子謂其善頌善禱

爽塏 齊景公欲更景晏子之宅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地名晏子如晉公更宅焉

反則成矣既拜乃復舊宅

綠野堂 唐裴度以東都晉留守加中書令不復有經世之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名綠野堂竹木茂清野服蕭散

銅雀臺在彰德縣曹操所築上有樓鑄大銅雀高一丈五尺置之樓顛臨終遺命施總帳於上使宮人歌吹帳中望吾西陵西陵操葬處也

華林園 梁簡文帝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政不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閒想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金谷園 石崇為荊州刺史時剽劫遠使商客致富不

質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園中有清泉茂林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嘗與眾客游宴屢遷其處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令與鼓吹遞奏晝夜不倦後房數百俱極佳麗之選以教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

夜航船卷十一

日用

六觀齋錄本

衣冠

冠辰氏始教民綯髮閭首堯始制冠禮。黃帝始制冠冕女媧氏始制簪導堯始制纓。伏羲始制弁用皮韋魯昭公始易絹素。周公始制幅巾漢末始尚幅巾制角巾晉制接羅諸巾及葛巾始以巾為禮。秦始皇加武將衿袖以別貴賤始為幘漢元帝額有壯髮始服幘王莽禿加屋幘上始為頭巾古無巾止有用纂尊纒

帽荀始制帽舜制帽冠漢成帝始制貴臣烏紗帽後魏迄隋因之唐太宗始制紗帽為視事見賓上下通用。秦漢始效羌人制為羶帽晉始以薦為骨而鞞之。  
夜航船卷十一 日用 七

制蓆帽。隋始制帷帽障塵為遠行用皂紗連幅緞油帽及羶笠前。唐制大帽後魏孝文始賜百官。魏文帝始賜百官立冬暖帽今賜百官暖耳本此幘頭。北朝周武帝裁布始制幘頭一云六國時趙魏用全幅向後幘髮通謂頭巾俗呼幘頭。幅魏武制幅始燕居着幅。帙恰同裁緣布為之以色別貴賤荀文若始制幅有岐因觸樹枝成岐後效之。縱 周公制縱以縱韜髮宋太祖制網巾明太祖頒行天下。古冠名 堯黃收牟追湯呶武王委親秦始皇遠冠漢高祖通天冠高山冠鵲尾冠長冠竹皮冠唐太宗翼

善冠交天冠宋平天冠並人君冠。殷章甫冠漢梁冠。以梁數分別。後漢進賢冠唐太宗進德冠楚王獬廌冠漢却非冠趙武靈王惠文冠飾金璫豹尾漢武弁傲惠文加蟬駸駸冠繁冠鷩冠秦孝公武幘漢文帝介幘西漢翠帽唐毅帽李晟繡帽沈慶之狐皮帽汝陽王漣研光帽南漢平頂帽後周獨孤帽側帽韓熙載輕帽紗帽蕭載小博風帽唐。唐烏匝紗巾夾羅巾員頭平頭方頭巾宋雲巾鷩鷩巾漢文帝平巾唐中宗踏養巾昭宗珠巾諸葛孔明緡巾謝萬白綸巾禰衡練巾石季倫紫綸巾桑維翰蟬翼紗巾張李秀毅皮巾陶弘景鹿皮巾王衍尖巾顧况華陽巾山

前白鷩巾高九萬漁巾程伊川濶幅巾蘇子瞻加輔方巾牛弘卜桐巾王鄰菱角巾羅隱減樣平方巾履 黃帝臣於則始制履。屨底制屨始帶制屨。伊尹制草屨周文王始制麻履秦始用絲始皇始制鞞金汲泥飛頭鞋始名鞋漢始以布縷上脫下加錦飾東晉始以草木巧織成如漉芙蓉為履是也。靴 趙武靈王制靴短靴隋煬帝制皂靴始長靴馬周加羶及條始着入殿省數奏。三代冠制 夏曰毋追。音牟堆周曰委親。衡維持冠者統冠之垂者絃纓從下而上縱冠之上覆者皆冠

飾也

冕制 有虞氏曰皇夏氏后氏曰收商湯氏曰皞周武  
王曰冕。衮冕一品服鷩冕二品服毳冕三品服希  
冕四品服玄冕五品服平冕郊廟武舞郎之服爵弁  
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從祀之服武弁武官參殿廷武  
舞郎堂下鼓人鼓吹按工之服弁服文官九品公事  
之服

旒制 漢明帝采周官禮記以定冕制廣七寸長一尺  
二寸係白珠於其端曰旒天子十二旒三公及諸侯  
九旒卿七旒

冠制 太白冠太古之白布冠也通天冠天子冠名惠  
夜航船卷十一 日用 九觀齋錄

文冠 漢法冠也御史服之葛巾葛布冠也居士野人  
所服方山冠樂人之冠也鉄柱冠即擗牙冠也後以  
鉄為柱取其執法如鉄也故御史服之

鷩鷩冠 漢惠帝時郎中皆冠鷩鷩冠傳脂粉。岸憤  
起冠露額曰岸

雄雞冠 子路性鄙好勇力冠雄雞佩緞豚凌暴孔子  
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服委贄因門人請為弟  
子

竹皮冠 漢高祖為亭長以竹皮為冠及貴常服之所  
謂劉氏冠也詔曰爵非公乘以上不得冠劉氏冠公  
乘第八爵也

弁髦 男子始冠則用弁髦既冠則棄之故凡物棄之  
不用則曰弁髦

帽制 接離白帽也渾脫羶帽也襜褕即今暑月所戴  
涼帽也內以笠為之外以青繒綴其簷而蔽日者也  
進賢冠 今文臣所著紗帽即古之進賢冠也

貂蟬冠 為侍中中常侍所服之冠黃金鑄附蟬為文  
貂尾為飾侍中插左常侍插右

鷩冠 楚人居於深山以鷩為冠著書十六篇號鷩冠  
子

虎賁冠 虎賁插兩鷩尾豎左右鷩鷩鳥中之勁果者  
秦漢施之武人

夜航船卷十一 日用 十觀齋錄

黃冠 道士冠也文文山願黃冠歸故鄉以備顧問

椰子冠 蘇東坡有椰子冠廣東所產俗言茄菰是也  
東髮冠古制也三王畫像多著此冠名曰東髮者亦以  
僅能束一髻耳

折角巾 後漢郭林宗常行陳梁之間遇雨中一角露  
雨而折二國名士著巾莫不折其角號林宗巾其見  
儀如此

折上巾 漢魏以前戴幅巾晉宋用簪髻羅後周以三  
尺阜絹向後幘髮名折上巾  
方巾 元楊維禎被召入見太祖問卿所冠何巾對曰  
四方平定巾太祖悅其名召中書省依此巾製頒天

下盡冠之

網巾 明太祖一日微行至神樂觀有道士結網巾問結此何用對曰網巾用以裹頭則萬髮俱齊明日有旨命道官取網巾一十三頂頒行天下無貴賤皆令裹之

夜統船卷十一

日用

十一觀海錄

衣裳

有巢氏始衣皮軒轅妃嫫婁始興機杼成布帛堯始加絺苧木棉草布毛罽。黃帝臣胡曹始作衣伯余始作裳始衣裳加垂以衣皮短小也。舜制鞞。夏服之。韜古字從韋今從絲。三代增畫文漢明帝用赤皮魏

晉始易絡紗。黃帝始制袞舜始備周始詳

傳說制袍長至足隋制大袍宇文護始加襪。舜制深

衣馬周制襪衫。漢制方心曲領唐制圓領

唐太宗制朝服表朝服公事謁見公服始分別。北

齊入中國始胡服窄袖唐玄宗始公服褒博大袍

伏羲制裘一云黃帝禹制披風如背子制較長而袖寬

夜統船卷十一

日用

十一觀海錄

于衫制襦短衣伊尹制袂襖漢高祖制汗衫小似襦

胸背即古中單帝與楚戰汗透因名唐高祖制半臂

隋文帝時半臂餘即長袖也高祖減為禿袖如背心

馬周制開髻即今四髻衫周文王制禪禹始制袴周

武王改為褶以布敬王以繒漢章帝以綾始加下緣

晉董威制百結碎襪增為之宋太祖制截褶制海青俱

倣南番作字文涉制羶衫

陳成子制雨衣雨帽字文涉制雨籠。於則制角襪前

後兩隻相承中心繫帶魏文帝吳妃始裁縫如今樣

。後魏始賜僧尼偏衫

黃帝始定人君服色隨王運周公始制天子服四時各

以其色隋文帝始專尚黃唐玄宗時韋韜請天子服御皆用黃設禁

隨隋煬帝詔牛弘等始別服色三四品紫五品朱六品

以下綠胥吏青庶人白商皂本秦始皇以紫緋綠三等服為制

後魏制僧衣赤布後周易黃字文周易褐色北齊忌黑以僧衣多黑始行師忌僧

魚袋即古魚符刻魚盛之以袋而飾金銀玉

三代為等袋用韋唐高祖始制魚袋飾金銀武后改制

龜蓋為別後復為魚加用銅宋仁宗加用玉唐玄宗勅品卑者借緋及魚袋

夜航船卷十一

日用

十三觀海錄鈔本

笏 成湯始制笏書教令以備忽忘武王誅紂太公解

劍帶笏始為制為等周制諸侯用象笏晉宋以來

惟八座用笏餘執手板周武帝始百官皆執笏朝秦

以笏為禮漢高祖制手板如笏魏武帝制露板秦

事木簡

帶綬 黃帝制木衣帶用革反插垂頭秦二世名腰帶

唐高宗始制金玉犀銀鈿鑰鈿銅鐵等差

佩 堯始制佩周制為等七國去佩留襪始以采組連

結于襪轉相受為綬古綬以貫佩制更秦名木三代

漢高祖制為等加縹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

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

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瑪玟而縵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牙牌 宋太祖始制牙牌給賜立功武臣懸帶令朝參

官皆用之顯頊制絲滌湯制擊囊

廁牖近身之小衫即今之汗衫也

練髮蓋以羽衣為半臂如漢書所謂諸子繡駟其字不

同其義則一也

襪襦羽衣也又曰髦衣縵廢敝衣襪襦衣是音長翳

雨衣

襜音詔褕音送單衣也武安侯田蚡坐襜褕入宮不敬

國除

夜航船卷十一

日用

十四觀海錄鈔本

吉光裘 漢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裘色黃蓋神馬

之類入水不濡入火不燃

雉頭裘 大醫程據上雉頭裘武帝詔據此裘非常衣

服消費功用其於殿前燒之

狐白裘 孟嘗君使人說昭王幸姬求解姬曰願得狐

白裘此裘孟嘗君已獻昭王客有能為狗盜者夜入

秦宮藏中取以獻姬乃得釋

集翠裘 武后賜張昌宗集翠裘后令狄仁傑與賭此

裘仁傑因指所衣紫拖袍后曰不等傑曰此大臣朝

見之服也昌宗累局連北仁傑褫其裘拜恩出賜與

輿前廝養

鷓鴣裘 司馬相如初與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憊以所

着鷓鴣裘就市人楊昌買酒與文君撥悶

深衣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短毋見膚長毋被土制有

十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

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黑貂裘 蘇秦初說趙趙相李兌遺以黑貂裘及游說

秦王王不能用黑貂之裘散

通天犀帶 南唐嚴續相公歌姬唐錫給事通天犀帶

皆一代尤物因出伎解帶呼盧唐彩大勝乃酌酒命

美人歌一曲而別嚴悵然久之

月影犀帶 張九成有犀帶文理縝密中有一月影遇

望則見貴重在天犀帶之上蓋犀牛望月之久故感

其影於角也

黃琅帶 唐太宗賜房玄齡黃琅帶云服此帶鬼神畏

之

百花帶 宗測春游山谷見奇花異卉則繫於帶上歸

而圖其形狀名百花帶人多效之

笏囊 唐故事公卿皆措笏於帶而後乘馬張九齡體

弱使人持之因設笏囊笏囊自此始

只遜 殿上直校鵝帽錦衣總曰只遜曾見有旨下工

部造只遜八百副

身衣弋絰 張安世尊為公侯而身衣弋絰夫人自績

身衣不重帛 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

食不兼肉未幾時國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

韎韐附注 韎赤也附注戎服若袴而屬於附與袴連

言軍中君子之飾也

飛雲履 白樂天燒丹於廬山草堂製飛雲履立雲為

直四面以素絹作雲梁染以諸香振履則如烟霧常

着示道友云吾足下生雲計不久上昇矣

襴衫乃明朝高皇后見秀才服飾與胥吏同乃更製儒

中襴衫令太祖着之太祖曰此真儒者服也遂頒天

下

毳衣 詩經毳衣如芟天子大夫之服統袴貴家子弟

之服逢腋肘腋寬大之衣為庶人之服

初服 初始也謂未仕時清潔之服故致仕歸曰得遂

初衣

輕裘緩帶 羊祐在軍中嘗服之偏裝戎衣名腸夷

甲名皆從軍所服之飾

赤帶 帶冕之飾也大夫以上赤韠乘軒

飲食

有巢氏始教民食巢燧人氏始修火食作醴酪燧燧之

使熟○神農始教民食穀加于燒石之上而食黃帝

始具五穀種地神所獻烈山氏子柱始作稼始教民

食蔬菜○燧人氏作脯作臠黃帝作炙成湯作醢○

禹作燹吳壽夢作鮓○神農諸侯夙沙氏煮鹽螺姐

作醢神農作油殷果作醢周公作醬公劉作餠後漢

謂餠餠即楚餠餠也方言江東為餠作蜜唐太宗

煎蔗作沙糖○黃帝作羹作菹少昊作齋神農作炒

米黃帝作蒸飯作粥公劉作餐作麻團作糕周公作

湯圓汝顏作稜諸葛亮作饅頭作餠餠石崇作餠餠

飲膳篇卷十一

日用

十七

秦昭王作蒸餅漢高祖作漢餅金日磾作胡餅魏作

湯餅晉作不托即麵餅于湯餅

酒始自空桑委餘飯鬱積生味○黃帝始作醴一宿夷

始狄作酒醪杜康作秫酒周公作酎三重酒漢作宗

廟九醞酒五月造八月成魏文侯始為觴齊桓公

作酒令汝陽王漣著酒法唐人始以酒名春劉表始

以酒器稱雅有伯仲季雅稱雅集本此晉隱士張元

作酒帘南齊始以擣蒲頭戰酒宋武帝延蕭介賦詩

置酒始稱即席

名酒 齊人田無已中山酒一云狄希漢武帝蘭生酒

采百味即百末旨酒曹操縹醪劉白墜桑落酒成壽

落時千里酒六月曝日不動唐玄宗三辰酒號國夫

人天聖酒用鹿肉裴度魚兒酒魏魏

徵翠瀟孫思邈屠蘇元日入藥隋煬帝玉薤做胡法

陳後主紅梁新醞魏買辦崑崙饅冬月令人抱而醞

向恭伯鄰林秋露殷子新黃嬌易毅夫瓮中雲胡長

文銀光宋安定郡王洞庭春以柑釀蘇軾羅浮春真

一酒陸放翁玉清堂賈似道長春法酒歐陽修冰堂

春

茶 成湯作茶黃帝食百草得茶解毒○晉王蒙齊王

肅始習茗飲三代以下多茗茶或煮或羹錢超趙苕為

茶會唐陸羽始著茶經創茶具茶始盛行○唐常袞

飲膳篇卷十一

日用

十八

德宗時人刺建州始茶蒸焙研膏宋鄭可聞剔銀絲

為水牙始去龍腦香○唐茶品陽羨為上唐末北苑

始出南唐始率縣民采茶北苑造膏茶臘面又京銚

最佳宋太宗始制龍鳳模即北苑時造團茶以別庶

飲用茶碾今炒製用茶芽廢團○王涯始獻茶因命

涯權茶○唐回紇始入朝市茶宋太祖始禁私茶太

宗始官場貼射徐改行交引○宋始稱絕品茶曰闕

次亞闕始制貢茶列粗細綱

蒙山茶 蜀蒙山頂上茶多不能數片極重於唐以為

仙品今之蒙茶乃青州蒙陰山石上地止地衣味苦

而性寒亦不易得



密龍雲 東坡有密雲龍茶極為甘馨時黃秦龜張號  
蘇門四學士子瞻待之厚每來必令侍妾朝雲取密  
雲龍飲之

天柱峯茶 李德裕有親知授舒州牧李日到郡日天  
柱峯可惠三四角其人輒獻數觔李却之明年罷郡  
用意精求獲數角投之贊皇閱而受之曰此茶可消  
酒肉毒乃命烹一甌沃于內以銀合閉之詰旦開視  
其肉已化為水矣衆服其廣識

驚雷英 覺林院僧志崇收茶三等待客以驚雷英自  
奉以萱草帶供佛以紫茸香客赴茶者皆以油囊盛  
餘瀝以歸

夜航船卷十一

日用

十九觀海錄

石巖白 蔡襄善別茶建安能仁寺有茶生石縫間名  
石巖白寺僧遣人遺內翰王禹玉襄至京訪禹玉烹  
茶飲之襄捧甌未嘗輒曰此極似能仁寺石巖白何  
以得之禹玉歎服

仙人掌 荊州玉泉寺近清谿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  
窟中多玉泉交流其水邊處處有茗州羅生枝葉如  
碧玉拳然重疊其狀如手號仙人掌蓋曠古未睹也  
惟玉泉真公常採而飲之年八十餘顏色如桃色此  
茗清香酷烈異于他產所以能還童振枯扶人壽也  
水厄 晉司徒長史王蒙好飲茶客至輒命飲士夫皆  
患之每欲往候必曰今日有水厄

湯社 和凝在朝率同列遞日以茶相飲味劣者有爵  
罰號為湯社

茶茗戰 建人以鬪茶為茗戰

盧仝七椀 盧仝歌一椀喉吻潤二椀破孤悶三椀搜  
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  
毛孔散五椀肌骨清六椀通仙靈七椀吃不得也惟  
覺兩腋習習清風生

九難 茶經言茶有九難陰采夜焙非造也嚼味嗅香  
非別也釀鼎腥甌非器也青薪庖炭非火也飛湍壅  
潦非水也外熟內生非湯也碧粉縹塵非茶也操艱  
攪遠非煮也夏興冬廢非飲也

夜航船卷十一

日用

千觀海錄

六物 月令乃命大酋秬稷必齊麴蘖必時濕熾必潔  
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時物大酋監  
之無有差忒

崑侖觴 魏賈鏘有倉頭善別水常令乘小艇於黃河  
中流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色如  
絳以釀酒名崑侖觴芳味世間所絕

白墮鶴觴 河東劉白墮善釀六月以罌貯酒暴於日  
中經一旬其酒不動飲之者香美醉而經月不醒朝  
貴相餉踰于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如鶴之一飛  
千里也

椒花雨 楊誠齋退居名酒之和者曰金盞露勁者曰

椒花雨

魯酒 楚會諸侯魯趙皆獻酒於楚王主酒吏求酒于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獻之楚王以趙酒薄遂圍邯鄲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

釀王 汝陽王璵自稱釀王种放號雲溪醉侯蔡邕飲至一石常醉在路上卧人名曰醉龍李白嗜酒醉後文尤奇號為醉聖白樂天自稱醉尹又稱醉吟先生皮日休自稱醉士王績稱斗酒學士又稱五斗先生

山簡稱五斗高陽酒徒

狂花病葉 飲流謂睡眊者為狂花謂目睡者為病葉八珍 龍肝鳳髓豹胎狸唇鯉尾鰻炙熊掌駝峰

夜航船卷十一

日用

王觀海詩本

內則八珍 一淳熬二淳母三炮豚四炮牂五擣珍六

漬七熬八肝管蓋烹飪之八法養老所用也

麟脯 王方平至蔡經家與麻姑共設餚膳擗麟脯而行酒

斗心炙

王右軍年十三謁周顛顛異之時絕重斗心炙座客未噉顛先割以啖之于是始知名

五侯鯖

王氏五侯各署賓客不相來往婁護傳食五侯間盡得其歡心競致奇膳合護合以為鯖世稱五侯鯖為世間絕味

醒酒鯖

齊世祖幸芳林園就侍中虞淙求扁米糲虞獻糲及襍肴數十饗大官鼎味不及也上就虞求諸

飲食方虞秘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淙乃獻醒酒鯖一方而已

甘露羹

李林甫壻鄭平為省郎林甫見其鬚髮斑白以上所賜甘露羹與之食一夕而鬚髮如黧

玉糝羹 東坡云過子忽出新意以山羊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絕天上酥酪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也

詩曰香似龍涎仍釀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將南海金齋贈輕比東坡玉糝羹

三升良醪斗酒學士唐王績字無功武德初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答曰三升良醪可慰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日斗號斗酒

學士

六和湯 醫家以酸養骨以辛養節以苦養心以鹹養脉以甘養肉以滑養筋

段成式食品有壽木花玄木葉葉夢澤芹具區菁楊樸姜招搖桂越輅困長澤卯三危露崑崙并蒲葉松竹根栗麻湖菱綠施笋

傘子鹽 胸臆縣鹽井有鹽方寸中央隆起如張傘名曰傘子鹽

雞栖半露 晉符郎善識味會稽王導子為設精饌訖問關中味孰若于此郎曰皆好唯鹽少生即問宰夫如其言或殺雞以餉之郎曰此雞栖恒半露問之亦

夜航船卷十一

日用

王觀海詩本

驗

崖蜜一名石飴味甘潤五臟益氣強志療百病服之不飢即崖石間蠶蜜也

豆腐為淮南王鴻烈所造故孔廟祭器不用豆腐

五穀 稻黍稷麥菽黍小米稷膏梁菽豆也

崑崙瓜 茄子一名落蘇一名崑崙瓜

甚清張季鷹秋風所思正為此也

食憲章 段文昌丞相精饌事第中庖所榜曰練珍堂

在途號行珍館文昌自編食經五十卷時稱郇平公

食憲章

夜膳解卷上

日用

三才圖會

郇公廚 韋陟襲封郇國公性侈縱尤窮治羞饌廚中

飲食香味錯雜入其中者多飽飫而歸時人語曰人

欲不飯筋骨舒黃緣須入郇公廚

遺餅不受 王悅之少厲清節為吏部郎時鄰省有會

同者遺以餅一甌辭不受曰所費誠復小然少來不

欲當人之意

嗟來食 齊大飢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飢者而食有飢

者蒙袂輯屨貿貿而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

食飢者揚其目而視之曰子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

于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

饅頭 諸葛武侯南征孟獲瀘水洶湧不得渡有云須

殺人以頭祭之武侯曰吾仁義之師奚忍殺人以代犧牲於是用麵為皮裹猪羊肉於內象人頭而祭之後之有饅頭始此

五美菜 諸葛武侯出軍凡所止之處必種蔓菁即羅

蔔菜蜀人呼為諸葛菜其菜有五美可以生食一美

可菹二美根可充飢三美生食消痰止渴四美煮食

之補人五美故又名五美菜

酪奴 彭城王勰謂王肅曰君棄齊魯大邦而受邾莒

小國明日請為設邾莒之殮亦有酪奴故號茗曰酪

奴

龍鳳團 古人以茶為團餅上印龍鳳文供御者以金

夜膳解卷上

日用

三才圖會

粧龍鳳凡八餅重一斤慶曆間蔡君謨始造小片凡

二十片重一斤天子每南郊致祭中書樞密院各賜

一餅宮人饒全其上

茶異名 國史劔南有蒙頂石花湖州有蒼山嫩笋峽

州有碧澗明月

露芽 陶弘景雜錄蜀雅州蒙山上頂有露芽火前者

最佳火後者次之火謂禁火寒食節也

雪芽 越郡茶有龍山瑞草日鑄雪芽歐陽永叔云兩

浙之茶以日鑄為第一

反覆沒飲 鄭泉嘗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

肥甘置兩頭反覆沒飲之不亦快乎

上樽 平當傳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樽 稷米一斗

得酒一斗為中樽 粟米一斗酒得一斗為下樽

梨花春 杭州釀酒趁梨花開時熟號梨花春

碧筒勸 荷葉盛酒以簪刺柄與葉通屈莖輪困如象

鼻持吸之名碧筒勸

蕉葉飲 東坡嘗謂人曰吾兄子明飲酒不過三蕉葉

吾少時望見酒盃而醉今亦能蕉葉飲矣

中山千日酒 劉五石于中山沽酒酒家與千日酒飲

之大醉其家以為死葬之後酒家計其日往視之令

啓棺五石醉始醒

青州從事 世說桓温主簿善別酒好者為青州從事

夜航船卷十一

日用

玉觀齋詩鈔本

蓋青州有齊郡言飲好酒直至腹臍也惡者謂平原

督郵蓋平原有鬲縣言惡酒飲至膈上住也

防風粥 白居易在翰林賜防風粥一甌食之口香七

日

胡麻飯 晉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迷路流水中得

一杯胡麻飯屑二人相謂曰此去人家不遠因窮源

而進見二女曰郎君來何暮也邀至家待以胡麻飯

山龍脯結為夫婦逾月二人辭歸訪於家子孫已七

世矣

青精飯 道士鄧伯元受青精石為飯食之延年益壽

尊羹 昔陸機詣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吳下何以敵

此機曰千里尊羹未下益豉

錦帶羹 荆湘間有草花紅白如錦帶苗嫩脆可作羹

杜詩滑憶雕胡飯 即胡麻飯 香聞錦帶羹

安期棗 安期生瑯琊人賣藥海上自言壽已千歲所

食棗其大如瓜

韭薺齋 石崇遇客每冬作韭薺豆粥咄嗟而辦王愷

密問其帳下云豆最難熟預炊熟客來但作白粥投

之韭薺齋是時以其根樵麥苗耳

金齋玉膾 南人作魚膾以細縷金橙拌之號為金齋

玉膾隋時吳郡獻松江鱸煬帝曰所謂金齋玉膾東

南佳味也

夜航船卷十一

日用

玉觀齋詩鈔本

玉版 蘇東坡邀劉器之參玉版禪師至寺燒笋覺味

勝坡曰名玉版也作偈云不怕石頭路來參玉版師

聊憑錦珠子與問禪龍兒

碧海菜 漢武內傳王母曰仙之上藥有碧海之琅菜

肉山酒海 魏曹子建與季重書曰願舉泰山以為肉

傾北海以為海酒又古紂王以肉為林以酒為池

石髓 嵇唐遇王烈共入山見石裂得髓食之因搗少

許與康已成青石扣之琤琤再往視之斷山復合矣

松肪 東坡詩為探松肪寄一車又松花為松黃服之

輕身

杯中物 晉吳術好飲酒因醉詬權貴遂戒飲阮宣以

孝殿其背曰看看老逼癡漢忍斷杯中物耶樂飲如

初

懲羹吹齋 唐傳奕言唐承世當有變更懲沸羹者吹

冷齋傷弓之鳥驚曲木陸贄奏議昔人有因噎而廢

食懼溺而自沉者

酒肉地獄 東坡侘杭不勝杯酌李部使者重公才望

朝夕聚首疲於應接乃目杭侘為酒肉地獄後袁穀

代侘僚屬疎濶袁語人曰聞此郡為酒肉地獄奈我

來乃值獄空傳以為笑

齋賦 范文正公少時作齋賦其警句云陶家甕內醃

成碧綠青黃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蓋親處貧困

夜航船卷十一

日用

玉觀齋鈔本

故深得齋之趣味云

絳雪嶷雪 漢武傳仙家妙藥有玄霜紺雪又西王母

進嶷山紅雪亦名絳雪又雪糕一名甜雪

冰桃雪藕 周穆王方士集於春霄宮王母乘飛而來

輦而來與王讌會進萬歲冰桃千年雪藕

玉食珍羞 書經惟辟玉食李詩金鼎羅珍羞

竹葉真珍珠 杜詩三杯竹葉春李詩小槽酒滴真珠

紅

鴨綠鶯黃 李詩遙看春水鴨頭綠恰似葡萄初潑醅

杜詩鵝兒黃似酒東坡詩小舟浮鴨綠大杓瀉鶯黃

白粲 長腰米曰白粲東坡詩白粲連橋一萬艘江南

有長腰粳米縮項編魚之謬

釣詩掃愁 東坡呼酒為釣詩釣亦號掃愁帚

太羹玄酒 禮記太羹不和玄酒明水也可薦馨香

僧家詭名 志林僧家謂酒為般若湯魚為水梭花雞

為穿籬菜人有為不義而義之以美名者與此何異

饕餮 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不可盈厭天

下之人謂之饕餮

欲炙 晉史顧榮與同僚飲見行炙者有欲炙之色榮

徹已炙與之後趙王倫篡位榮在難一人救之獲色

即受炙之人也

半菽不飽 史記漢文帝曰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

夜航船卷十一

日用

玉觀齋鈔本

也

白飯青芻 杜詩與奴白飯馬青芻

炊金爨玉 駱賓王謂盛饌為炊金爨玉言飲食之美

如金玉之貴重也

抹月披風 東坡詩貧家無可娛客但知抹月披風

敲冰煮茗 六帖王休居太白山每冬月取漢冰煮茗

待賓客

酒囊飯袋 荆湖近事馬氏奢借諸院王子僕從烜赫

文武之道未嘗留意時謂之酒囊飯袋

夜航船卷十二

古劍陶菴老人細

寶玩部

金玉

歷代傳寶 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太玉夷玉天

球河圖在東序八者皆歷代傳寶

九鼎者昔夏方有德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使

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而魑魅魍魎莫能逢之

四寶 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縣黎楚有和璞此四

寶者天下名器

六瑞 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

夜航船卷十二

寶玩

觀海錄

穀璧男執蒲璧

環玦 聘人以圭問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

以環

琬琰 桀代岷山岷山獻其二女曰琬曰琰桀愛之琢

其名于荖華之玉荖是琬華是琰

鼎彝尊卣不獨饗饗示戒凡薑鼎防刺也同舟防溺也

奕車瓢防覆也

照膽鏡 秦始皇有方鏡照見心膽凡女子有邪心者

照之即膽張心動

辟寒金 魏明帝朝昆明國獻一鳥名漱金鳥常吐金

屑如粟古人以金飾釵謂之辟寒金

火玉 杜陽編武宗時扶餘國貢火玉光照數十步置

室內不必挾纊

尺玉 尹子文魏田父得玉徑尺鄰人曰怪石也取置

廡下明日視之光照一室大怖反棄于野鄰人取獻

魏王王工曰此無價以當之王賜獻玉者千金食上

大夫祿

玉燕釵 洞冥記漢武帝時起招靈閣有二神女各留

一玉釵帝以賜趙婕妤好至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謀

欲碎之明日視匣中惟見白燕升天因名玉燕釵

解肺熱 天寶遺事楊貴妃常犯熱躁明皇使令含玉

燕津以解肺熱

夜航船卷十二

寶玩

二觀海錄

麟趾馬蹏 漢武帝詔曰選者太山見金又有白麟神

馬之瑞宜以黃金鑄麟趾馬蹏以協瑞焉

碧玉有雲碧西碧二種其色枯澀者曰雲碧產于雲南

其色嬌潤有蛇蚤斑者曰西碧產于西洋

五幣 珠玉為上黃白為次刀布為下

瓜子金 宋太祖幸趙普第時吳越王俶方遣使遺普

書及海錯十瓶列廡下上曰此海錯必佳命啓之皆

滿貯瓜子金普惶恐頓首謝曰臣實不知上笑曰彼

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

鼉采 鼉古朝字采光彩也言美玉每旦有白虹之氣

光彩上騰故曰鼉采

十二時鏡 范文正公家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棋子

每至此時則博棋中明如月循環不休

砥砭亂玉 砥砭石之似玉也其狀每能亂玉

燕石 宋人以燕石為玉什襲而藏識者笑之

削玉為楮 列子宋人以玉為楮葉三年而成

懷瑾握瑜 楚詞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

釣璜 半璧曰璜尚書中侯文王至磻溪見呂望釣得

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之

拋磚引玉 磚以自謂玉以譽人謂以此致彼

匹夫懷璧 左傳虞公求虞叔之玉叔弗獻後乃悔曰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焉用此以買禍乎復獻之

璠瑜 逸論語璠瑜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璣遠

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乎

珍寶

十二時盤 唐內庫有一盤色正黃圓三尺四周有物

象如辰時草間皆戲龍轉已則為蛇午則為馬號十

二時盤

游仙枕 龜茲國進一枕色如瑪瑙枕之則十洲三島

四海五湖盡在夢中帝名游仙枕

火浣布 外國有火林山山中有火光獸大如鼠尾長

三四寸或赤或白山可三百里晦夜即見此山林乃

有此獸光照外國人取其獸毛織布衣服垢穢以火

燒之垢落如浣故謂之火浣布

冰蠶系 東海員嶠山有冰蠶長七寸黑色有麟角以

霜雪覆之然後作繭繭長尺一其色五彩織為文錦

入水不濡入水不燥暑月置座一室清涼唐堯之世

海人獻之堯以為黼黻

耀光綾 越人于石帆山中收野繭縑絲夜夢神人告

曰禹穴三千年一開汝所得繭即江淹集中壁魚所

也織絲為裳必有奇文果符所夢

各珠 龍珠在領蛟珠在皮蛇珠在口魚珠在目蚌珠

在腹蟹珠在足龜珠在甲

九曲珠 有得九曲珠穿之不得其竅孔子教以塗脂

于線使蟻通之

木難大徑寸出黃支金翅鳥口結絲所成碧色珠也古

夜航船卷上 寶玩 三觀海錄鈔本

夜航船卷上 寶玩 四觀海錄鈔本

絕夜光者即此

大齊音霽赤色珠也一名玫瑰蓋珠品之下者也

火珠 孔帖南蠻有珠如卵日中以艾著火上輒火出

號火珠

水珠 唐順宗時拘弘國貢水珠色類鐵持入江海可

行洪水之上後化為龍

記事珠 張說為相有人獻一珠紺色有光事有遺忘

玩此珠便覺心神開悟名曰記事珠

定風珠 蜘蛛腹中有珠皎潔持以入江海遇大風握

珠在手則風自定故名定風珠

鮫人泣珠 博物志鮫人從水中出曾寄寓人家積日

寶珠 寶珠 寶珠 寶珠 寶珠 寶珠 寶珠 寶珠 寶珠 寶珠

賣綃臨去主人索器泣而出珠

寶貝 貝為海中介蟲大者名寶交趾以南海中皆有

紅蘇蘇大如巨粟赤爛若珠櫻視之若不可觸觸之

甚堅不可破佩之者為鬼神所護入水不溺入火不

燃

青琅玕生海底云海人以網得之初出時紅色久而青

黑枝柯似珊瑚而上有孔竅如蟲蛀擊之有金石聲

金剛鑽形如鼠糞色青黑生西域百丈水底磐石上土

人沒水覓得之以之鑄鏤無堅不破唯以羚羊角擊

之即碎

奇南香一作迦南其木最大枝柯竅露大蠹穴之蠹食

石蜜歸遺于中木受蜜受氣結而成香紅而堅者謂

之生結黑而軟者謂之糖結木性多而香味薄者謂

之虎斑結金絲結

貓兒眼寶石也其狀色酷似貓眼內光一線如貓睛一

般可定時辰

祖母綠亦寶石綠如鸚哥毛其光四射遠近看之則閃

爍變幻武將上陣取以飾盔使射者目眩箭不能中

剛卯 王莽傳剛卯長三寸廣一寸四分或用金玉刻

作兩行書曰正月剛卯又曰疾日剛卯凡六十六字

以正月卯日作此佩之以後除不祥

鑲鐵 西番有鑲鐵面上作螺旋花或芝蔴雪花凡造

刀劍器皿磨令光用金絲磨澤之花其花益見價過

於銀

聚寶盆 明初沈萬三有聚寶盆凡金銀珠寶納其中

過夜皆滿太祖築陵南門下有龍潭深不可測以土

石投之決不滿太祖取盆投之下石即滿且誑龍以

五更即還今南門不打五更至四更即天亮

錢名通典自太昊以來則有錢矣太昊氏高陽氏謂之

金有熊氏高辛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商周謂之

布齊魯謂之刀又曰教與俗改幣與世易夏后以元

具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

朱提縣名屬犍為出好銀即今四川嘉定州犍為縣



青蚨 搜神記青蚨似蟬而稍大母子不離生於草間

如蚕取其子母即飛來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錢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復飛歸循環無已

阿堵物 晉王衍妻喜聚斂衍疾其貪鄙故口未嘗言

錢妻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早起見錢謂婢曰舉此阿堵物去

鵝眼 宋畧泰始中通私鑄而錢大壞一貫長三寸謂之鵝眼錢

月明月夜光 南越志海中有明月珠水精珠魏畧大秦國出夜光珠真白珠

剖腹藏珠 唐史太宗曰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腹而藏

之愛珠不愛其身也

錢成蝶舞 唐史穆宗時禁中花開羣蝶飛集上令舉網張之得數萬視之乃庫中金錢也

玩器

柴窯 柴世宗時所進御者其色碧翠賽過寶石得其片屑以為網圈即為奇寶

定窯 有白定花定製極質樸其色呆白毫無火氣汝窯 宋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於汝州造青色諸器冠絕鄧耀二州

哥窯 宋時處州章生一與弟章生二皆作窯器哥窯比弟窯色稍白而斷紋多號白級碎曰哥窯為世所珍

官窯

宋政和間汴京置窯章生二造青色純粹如玉雖亞於汝亦為世所珍

夜航船卷三

寶玩

八觀海齋抄本

鈞州窯器稍大具諸色光彩太露多為花缸花盆

內窯 宋郁成章為提舉于汴京修內司置窯造模範極精細色瑩澈不下官窯

青田核 雞跖集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其木與實而核如瓠可容五六升以之盛水俄而成酒劉章曾得二馬集賓設之一核纔盡一核又熟可供二十客名曰青田壺

金銀酒器 李適之有蓬萊盞海山螺瓠子危幔卷荷

金蕉葉玉蟾兒俱屬鬼工

金巨羅 李白詩葡萄酒金巨羅吳姬十五醉馬馱銀鑿落 韓公聯句澤髮解兜鍪顏傾鑿落白樂天

詩金屑琵琶槽銀含鑿落蓋

婪尾盃 宋景詩云迎新送舊只如此且盡燈前婪尾

盃又樂天詩三杯藍尾酒改婪尾為藍尾耳

高麗席不甚濶大長一丈有餘花紋極精堅緊不壞

薤葉簞 蘄州出美竹制梅花笛薤葉簞白樂天詩笛

愁春夢梅花裏簞冷秋生薤葉中

博山爐 初學記丁謨作九層博山爐鏤以奇禽怪獸

自然能動山谷詩博山香靄鷓鴣斑

偏提 元和間酌酒壺謂之注子後仇士良惡其名同

鄭注乃去其柄安繫名曰偏提

三代銅 花觚入土千年青綠徹骨以細腰美人觚為

夜航船卷三

寶玩

九觀海錄

第一有金花半花花紋全者身段瘦小價至數百山

陝出土者為商彝周鼎河南出土者為漢器以其地

有濁鹵銅質剝削不甚貴故銅器有河南陝西之別

靈壁石 米元章守漣水地接靈壁蓄石甚富一一品

目入玩則終日不出楊次公為廉訪規之曰朝廷以

千里郡付公那得終日弄石米徑前于左袖中取一

石嵌空玲瓏峯巒洞穴皆具色極青潤宛轉翻落以

云揚曰此石何如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

峰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畫神

鏤之巧顧揚曰如此那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

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

無錫瓷壺以龔春為上時大彬次之其規格大略粗蠢

細泥精巧皆是後人所濶

成窯大明成化年所製有五彩雞缸淡清花諸器茶甌

酒杯俱享重價

宣窯大明宣德年製青花純白俱踞絕頂有雞皮紋可

辨醜壇茶杯有值一兩一隻者有酒字棗湯薑湯等

類者稍賤

靖窯大明嘉靖年所製青花白地世無其比

萬曆初窯 萬曆之官窯以初年為上雖退器無不精

妙民間珍之

廠盒盒古延廠永樂年間所造重枝疊葉堅若珊瑚稍

夜航船卷三

寶玩

十觀海錄

帶沉色新廠宣德年間所造雕鏤極細色若硃砂鮮

豔無比有蒸餅式甘蔗節二種愈小愈妙享價極重

宣銅 宣德年間三殿火災金銀銅鎔作一塊堆塚如

山宣宗發內庫所藏古窯器對臨其款鑄為香爐花

瓶之類妙絕古今傳為世寶

倭漆 漆器之妙無過日本宣德皇帝差楊瑄往日本

教習數年精其技藝故宣德漆器比日本等精

宣鐵 宣德製鐵琴鐵笛鐵簫其聲清鏗非竹木所及

照世杯 洪武初帖木兒遺遣使奉表有欽仰聖心如

照世杯之語或曰其國舊傳有杯光明洞徹照之可

知世事故云

嘉興錫壺所製精工以黃元吉為上歸懋德次之初年

價錢極貴後漸輕微

螺鈿器皿 嵌鑲螺鈿梳匣印箱以周柱為上花色嬌

豔與時花無異其螺鈿杯筋等皿無不巧妙

竹器 南京所製竹器以濮仲謙為第一其所雕琢必

以竹器根錯節盤結怪異者方肯動手時人得其一

款物甚珍重之又有以班竹為椅桌等物者以姜姓

第一因有姜竹之稱

夾紗物件 趙士元製夾紗及夾紗幃屏其所刷翎毛

花卉顏色鮮明毛羽生動妙不可言扇扇是黃荃呂

紀得意名畫

續修四庫全書

寶玩

十一觀術

夜航船卷十三

古劍陶菴老人細

容貌類

形體

聖賢異相 堯眉八彩舜目重瞳文王四乳蒼頡四目

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決江疏河

四十九表 仲尼生而具四十九表反首注面月角日

準河目海口牛唇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

掌駢脇參膺圩項山臍林齒翼臂室頭隆鼻阜朕堤

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面如蒙俱兩目方相也手垂

過膝眉有十二彩日有二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

續修四庫全書

容貌

一

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修上趨

下末僂後耳視若營四海耳垂珠庭其頸似堯其額

似舜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胸有文曰

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六十圍 見祖庭廣記

老子有七十二相八十一好 見法輪經

如來有三十二相 見般若經

昭烈異相 蜀先主長七尺五寸目顧見耳臂垂過膝

碧眼 孫權幼時眼碧色號碧眼小兒

猿臂 漢李廣猿臂善射

獨眼龍 李克用一目眇時號獨眼龍

胆大如斗 姜維死後剖腹視之胆如斗大張世傑亦

膽大如斗焚而不化

半面笑 賈弼夢易其頭遂能半面啼半面笑

玉樓銀海 東坡詩雪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

生光花王荆公曰道家以兩肩為玉樓兩眼為銀海

東坡曰惟荆公知此

緘口 孔子觀周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

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毋多言多言多敗毋

多事多事多患

舌存齒亡 常按有疾老子曰先生疾甚無遺教語弟

子乎按乃張其口曰舌存乎曰存豈非以軟耶齒亡

乎曰亡豈非以剛也常按曰天下事盡此矣

芳蘭竟體 梁武帝平建業朝士皆造之謝覽時年二

十為太子舍人意氣間雅瞻視聰明武帝目送良久

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

眼如巖電 王戎字濬冲形狀短小而目甚清焰視目

不眩裴楷曰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

面如傅粉 何宴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夏

月與熱湯麵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璧人 衛玠少時乘白羊車于洛陽市上咸曰誰家璧

人 看殺衛玠 衛叔資從豫章至都下人久聞其名觀者

如堵牆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時人謂

看殺衛玠

覺我形穢 王濟是衛玠之舅儻爽有丰姿每見玠輒

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渺小丈夫 孟嘗君過趙趙人聞其賢出觀之皆大笑

曰始以薛公為魁梧也今視之乃渺小丈夫耳

婦人好女 司馬遷曰余以為留侯其人必魁梧奇偉

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女子

精神頓生 張九齡風儀秀整帝于朝班望見之謂左

右曰朕每見九齡使我精神頓生

琳瑯珠玉 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

往別屋見季亂名謝夷甫子平子語人曰今日之行

觸目皆琳瑯珠玉

若朝霞舉 李白見玄宗於便殿神氣高郎軒軒若朝

霞舉

倚玉樹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並坐時人謂

兼葭倚玉樹

擲菓 潘安甚有姿容少時挾彈乘小車出洛陽道

婦人遇看無不連手共縈之競以菓擲盈車而返

屋漏中來 祖廣行恒縮頸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

晴明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

四肘 成湯之臂四肘韻會一肘二尺又云一尺五寸

為肘

姬公反握 周公手可反握

駢脅 駢聯也晉文公名重耳其脅駢

鏹金銷骨 西漢文泉口鏹金積毀銷骨謂讒言誹謗

之利害也

敲膚吸髓 髓中髓也敲其膚而吸其髓喻虐政之誅

求也

掣肘 說苑魯使子賤為單父令子賤借善書者二人

使書從旁掣其肘書醜則怒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

辭歸以告魯君君曰若吾擾之不得施善政令毋徵

發單父未幾教化盛行

厚顏 書經厚顏有忸怩謂愧之見于面也

夜航船卷三

容貌

四觀術齋鈔本

搖唇鼓舌 莊子搖唇鼓舌擅生是非

怒髮冲冠 秦王許以十五城易趙王和氏璧藺相如

捧璧入秦見秦王無意償城怒髮冲冠英氣勃勃

生而有髭 皇覽周靈王生而有髮髭謂之髭生王

注醋囚鼻 唐史酷吏來俊臣鞠囚每以醋注囚鼻

春筍秋波 言纖指如春筍之尖且長媚眼如秋波之

清且碧也

藍面鬼 盧杞號藍面鬼常造郭汾陽家問病聞杞至

悉屏姬侍獨隱几待之家人問故汾陽曰杞外陋而

內險左右見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噍類矣

美用三短 後魏李諧形貌短小兼是六指因癭而舉

頤因跛而緩步因蹇而徐言人謂李諧善用三短

亂唾擲瓦石 左太冲絕醜亦效潘安乘車游市中羣

姬亂唾之委頓而返張孟陽亦醜每行小兒以瓦石

擲之滿車

龍虎變化 韓文公撰馬燧誌云當是時見王於北平

猶高山深林龍虎變化不測魁傑人也退見少傅碧

梧翠梧鸞停鵲峙

長人 苻堅拂菻郎申香夏默護磨那三人俱長一丈

九尺每飯食一石肉三十斤

矮短人 王蒙長三尺張仲師長二尺五寸

重人 安祿山重三百五十斤司馬保八百斤孟業一

夜航船卷三

容貌

五觀術齋鈔本

千斤

澹臺滅明 李龍眠所畫七十二子像澹臺滅明毅甚

於子路則夫子所謂失之子羽者謂其貌武行儒耳

祖龍 秦始皇虎口日角火目隆準鵞鳥膺豹聲長八

尺六寸大七圍手握兵執矢號曰祖龍侯生數其淫

暴謂萬萬均朱千千桀紂

好笑 陸士龍好笑常著縷績上船水中自見其影便

大笑不止幾落水

笑中有刀 李義府貌足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

褊忌凡忤其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有刀

方睛 管輅云眼有方睛多壽之相陶隱居末年其眼

有時而方

百體五官 人身有百骸故曰百體官司也五官耳目

口鼻心也

髮鬚髮所屬 髮屬心稟火氣故上生鬚屬腎稟水氣

故下生眉屬肝稟木性故側生男子腎氣外行上為

勢鬚下為勢女子黃門無勢故無鬚

重瞳四乳 舜重瞳項羽重瞳隋魚俱羅朱梁康王友

敬永樂中楚王子亦俱重瞳文王四乳宋范鉞百常

文子明倪文僖謙俱四乳

身長一丈 中國之人長一丈者人君則黃帝堯與文

王人臣則吳伍員漢巨母霸俱十尺母霸腰大十圍

員眉間一尺孔子長十尺又云九尺六寸按莊子所

謂自腰而下不及禹三寸則後說是矣宋程史載有

唐某者與其妹各長一丈二尺

身長七尺以上 禹長九尺九寸湯九尺秦始皇八尺

寸漢高祖七尺八寸先武七尺三寸照烈七尺五

寸宋武帝七尺六寸陳武帝七尺五寸宇文周太祖

八尺項王八尺二寸韓王信八尺九寸王莽七尺五

寸劉淵八尺四寸劉曜九尺四寸慕容皝七尺八寸

姚襄八尺五寸曹交九尺四寸冉閔什翼健宇文泰

皆八尺慕容垂七尺四寸慕容德八尺二寸自唐以

七尺九寸劉曜子亂十歲長七尺五寸美姿貌眉鬚

如畫人固有少而長若此者亂止八尺四寸不能如

其父也

丈六金身 佛長一丈六尺以為神然其小弟阿難與

從弟調達俱長一丈四尺五寸彼時天竺之長者故

不少也

讒國 沈顏讒論曰宰輕讒子胥而吳滅趙高讒李斯

而秦亡無極讒伍奢而楚昭奔新尚護屈原而楚懷

囚故曰人知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護國

舌本間強 俗語曰三日不言舌本強殷仲堪言三日

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

皮裏陽秋 晉褚裒字季野桓彝目之曰季野皮裏陽

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也

斷送頭皮 宋真宗東封得隱者楊樸上問卿臨行有

人作詩否對曰臣妻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切莫

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唾掌 公孫瓚曰天下兵起謂可唾掌而決九州耳李

集太平可覆掌而致

捫膝 後魏賈景興棲遲不仕葛榮陷冀州稱疾不拜

每捫膝曰吾不負汝以不拜榮故也又趙宋喻如礪

號捫膝先生

雞肋 晉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臂奮拳伶曰

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曹操入漢中討劉備不得進欲棄之乃傳令曰雞肋官屬不知何謂楊脩曰雞肋棄之則可惜噉之則無所得比漢中王欲去也乃白操遂還

噬臍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驪甥聘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甥曰亡鄧國者此人也若不蚤圖後君噬臍無及

交臂 莊子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絕塵而奔回踵乎其後矣夫子曰吾終身于汝交一臂而失之不可哀歟

三折肱 晉范氏中行氏將伐晉定公齊高強曰三折肱知為良醫我以伐君為此矣

髀裏肉生 劉玄德於劉表坐慨然流涕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未建是以悲耳

炙手可熱 唐崔鉉進左僕射與鄭魯楊紹段復環薛蒙頗參議論時論曰鄭楊段薛執炙手可熱欲復命

通魯紹環蒙 如左右手 韓信亡去蕭何自追之人告高祖曰丞相何亡高祖大怒如失左右手

高下其手 言人斷獄徇私高下其手 幼廉一脚指 北齊李幼廉為瀛州長史神武行部徵

責文部簿應機立成神武責諸人曰卿等作得李幼廉一脚指否

握拳啣齒 東坡帖云張睢陽生猶罵賊啣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

豕心 左傳昔有仍氏生女樂正后夔聚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婪無厭人謂之封豕

鎖子骨 李鄴侯少時身輕能于屏風上行既長辟穀導引骨節俱戛戛有聲人謂之鎖子骨

一身是膽 趙子龍與魏兵戰追至營門魏兵疑有伏引去翌日玄德至營視之曰子龍一身都是膽

抽筋絕髓 郭弘霸討徐景業云誓抽其筋食其肉飲

其血絕其髓武后悅授御史號時四其御史

鐵石心腸 皮日休云宋平廣為相疑其鐵石心腸不解吐軟媚詞觀其梅花賦便巧富豔殊不類其為人

伐毛洗髓 漢武記黃眉翁指東方朔曰吾三千年一反骨洗髓三千年一剥皮伐毛吾今已三洗髓三伐毛矣

笑比黃河清 宋包孝肅極嚴冷未嘗見其笑容人謂其笑比黃河清

連璧 晉潘岳與夏侯湛並美姿容行止同輿接茵京

都謂之連璧 乳臭 漢王以韓信擊魏王豹問鄴食其魏大將誰對

曰柏植王曰是兒口尚乳臭安能敵吾韓信

貌不揚 晉叔向適鄭駿幾貌不揚立堂下一言而善

叔向聞之曰必然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不言

吾幾失子矣

貌侵 漢田蚡孝景帝皇后母弟也為丞相為人貌侵

言短小而醜惡也

虜頭鼠目 唐苗晉卿薦元載李揆輕載相寒謂晉卿

曰龍章鳳姿士不見虜頭鼠目子乃求官耶載銜之

龍鍾 裴晉公未第時羈旅洛中策驢上天津橋時淮

西不平有二老人倚柱語曰蔡州何時平見晉公愕

然曰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為相僕聞告公公曰

見我龍鍾故相戲耳後裴度于憲宗時果為相平淮

蔡

牙缺 張玄祖八歲缺齒先達戲之曰君口何為開狗

竇玄祖曰欲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口吃 漢周昌爭立太子曰臣期期不奉詔鄧艾自稱

艾艾韓非楊雄俱口吃善屬文後劉貢父王汾在館

中汾口吃貢父為之贊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未聞

雄名只有艾氣

吾舌尚存 張儀常從楚相飲相亡璧意儀盜執儀答

之儀歸而其妻誚之儀曰吾舌尚存否妻笑曰在儀

曰足矣

借聽於聾 韓昌黎答陳生書足下求速化之術乃以

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問道於盲未見其得者也

青白眼 阮籍能為青白眼見禮法之士以白眼待之

母終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弟康乃挾琴齋酒造焉

籍大悅乃見青眼

邯鄲學步 班氏序傳昔有學步於邯鄲曾未得其仿

佛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

美鬚 謝康樂鬚美臨刑施為南海祇垣寺維摩詰像

鬚唐中宗時安樂公主端午鬪草欲廣其地馳驛取

之又恐為他所得剪棄其餘

貌似劉琨 桓温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後傳

及伐秦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乃劉琨婢也一見

桓温便潜然曰公甚似劉司空温大悅出外整理衣

冠又呼問之婢曰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

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温於是褰冠解帶昏

然而睡不悟者累日

補唇先生 方干唇缺有司以為不可與科名連應十

餘舉遂隱居鑑湖後數十年遇醫補唇年已老矣人

號曰補唇先生

渺一日 相東王渺一日與劉諒游江濱歎秋望之美

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于北渚離騷帝子降于北

渚目渺渺而愁予王覺其刺已大銜之後相東王起



兵王偉為侯景作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赤縣所歸後竟以此伏誅

半面粧 徐妃以帝眇一目知帝將至為半面粧帝見之大怒而出

塌鼻 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墜落鼻梁斷壞一日

與東坡會飲引大風歌戲之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

頭有二角 隋文帝生而頭有二角一日三見鱗甲母畏而棄之有老尼來育哺甚勤尼偶外出囑其母視

兒母見鬚角稜稜熒然有光大懼置諸地尼疾走歸抱起曰驚我兒令吾兒晚得天下後帝果六十登極

夜航船卷十三

容稅

三觀海錄

歧嶷 詩經云克岐克嶷以就口食美后稷也岐嶷峻

茂之狀也

口有懸河 晉郭象能清言王衍云每聽子玄之語如

懸河瀉之久而不竭

侏儒 左傳臧紇敗於狐駘國人曰侏儒侏儒使我敗

於邾注狐駘地名侏儒短小也

捷捷幡幡 詩經捷捷幡幡謀欲諧言

胸中冰炭 語云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冰炭到胸中

唇亡齒寒 左傳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子奇諫

曰虢虞之表也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之謂也

足上首下 莊子失信於俗謂之倒置之民猶足上首下倒置尊卑也

揚眉吐氣 李白與韓朝宗書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何惜階前

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

推心置腹 史記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

方寸已亂 三國志徐庶母為曹操所獲庶辭先主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今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辭

黑甜息偃 東坡詩三杯軟飽後一枕黑甜餘詩經或偃息在牀

夜航船卷十三

容稅

三觀海錄

肉眼 據言鄭光業赴試夜有人突入即舍鄭止之宿

其人又煩鄭取水煎茶鄭欣然從之後鄭狀元及第

其人啟謝曰既取杓水又煎碗茶當時不識貴人凡

夫肉眼今日俄為後進窮相骨頭

青睛 南史徐陵目有青睛人以為聰慧之相

丹心 又心曰丹府心神曰丹元

腆顏 文選明目腆顏曾無愧畏

可口 莊子楂梨橘柚皆可於口

置之度外 漢史光武帝曰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謂隗

囂公孫述也

秦人視越 韓文秦人之視越人忽言不加喜感於其

心

行屍走肉 拾遺記任未曰好學者雖死猶存不學者雖存行屍走肉耳

顏甲 瑣言進士王光遠干索權豪無厭或遭撻辱略無改悔時人云光遠顏厚如十重鐵甲

高髻 後漢馬廖疏云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瘡痍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疋布

面謾 樊噲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妄言是面謾

掉舌 漢鄴生說齊王與漢平削微言于韓信曰鄴生

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

姐已賜周公 五官將既納袁熙妻孔文舉與曹操書

曰武王伐紂以姐已賜周公曹以文舉博學信以為然後問文學答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

效顰 西子心痛則捧心而顰其貌愈媚醜女羨而效之曰效顰山谷詩今代捧心學取笑類西施

新剝雞頭肉 楊貴妃浴罷對鏡勻面裙腰褪露一乳明皇捫弄曰軟温新剝雞頭肉安祿山在旁曰潤滑猶如塞上酥

長舌 詩經婦有長舌維厲之階

守符 楚昭王夫子人齊女也昭王出游留夫人於漸臺江水大至遣使迎夫人忘持符夫人曰王與約名

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不敢行使者還取符臺崩夫人溺死

女博士 甄后年九歲時喜攻書每用諸兄筆硯兄曰欲作女博士耶后曰古者賢女未有不覽經籍不然成敗安知之

靈蛇髻 甄后入魏宮宮庭有絲蛇口中恒有赤珠若梧子大不傷人人欲害之則不見每日后梳粧則盤

結一髻形后效而為髻巧奪天工故后髻每日不同號為靈蛇髻宮人擬之十不得其一

女懷清臺 貨殖傳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嘗用財自衛不見侵侮始皇為築女

懷清臺

國色 戰國策鄴姬者國色也天寶遺事都下名妓楚

蓮香國色無雙每出則蜂蝶相降隋慕其香也

長女子 明德馬皇后和熙鄧皇皇后俱七尺三寸劉

曜劉皇后七尺八寸俱以美稱

婦人有鬚 李光弼之母李氏封韓國夫人有鬚數十

莖長五寸為婦人奇貴之相

夜辨絕絃 蔡琰六歲夜聽父邕彈琴絃絕琰曰一弦

絃斷也復故斷一絃琰曰第四絃也邕曰偶中耳琰

曰季觀風知四國興衰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由是

言之安得不知乎

夜航解卷三

容貌

十六種

尤物 左傳叔向欲娶申公巫臣女其母曰汝何以為

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禮義則必禍及

鉤弋宮 鉤弋夫人齊人右手奉望氣者云東方有貴

人氣及至見夫人姿色甚偉帝批其手得一鉤手遂

不奉故名其宮曰鉤弋宮

花見羞 五代劉昫侍兒王氏有絕色人號花見羞

療飢 隋煬帝每視降仙顧內使曰古人謂秀色可食

若降仙者可以療飢矣

傾城傾國 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

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非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

再得

遠山眉 趙飛燕為妹合德養髮號新興髻為薄眉號

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又玉京記卓文君眉色不

加黛如遠山人效之號遠山眉

鴉髻 巴陵鴉不畏人除夕婦人各取一隻以米梁餵

之明旦各以五色縷繫于鴉頂效放之視其方向卜

一年休咎其占云鴉子東與女紅鴉子西喜事齊鴉

子南利桑蠶鴉子北織作息甚驗又元旦梳頭先以

櫛理其羽毛祝曰願我婦女黥髮髮髻惟有斯年似

其羽毛楚人謂女髻為鴉髻

澹粧 楊妃傳號夫人不施妝粉自有容貌常澹粧以

朝天子白樂天詩號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

夜航解卷三

容貌

十七種

門却嫌脂粉汚顏色澹掃蛾眉朝至尊

嫌嫫母 黃帝妃嫫母貌似惟音友醜面也而賢帝甚

愛之文選及蒙華袞袞如譽嫫母賢也

無鹽 列女傳無鹽者齊之醜女自詣宣王陳時政王

拜為后

書仙 麗情集長安中有妓女曹文姬尤工翰墨為關

中第一時號書仙

錢樹子 明皇襟錄許子和吉州永新人以倡家女入

宮因名永新能變新粧臨卒謂其母曰阿母錢樹子

倒矣

章臺柳 唐韓翃與妓柳姬交稔明淄青節度使侯希

逸奏以為從事歷三載離別乃寄詩云章臺柳往日  
青青今日否使縱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柳  
答云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夜西風忽  
報秋縱使君來不堪折

桐葉題詩 蜀侯繼圖倚大慈寺樓見風飄飄一大桐  
葉上有詩拭翠斂蛾眉為憶心中事榻管下庭除書  
作想思字天下有心人盡解想相思死天下負心人  
不識相思意有心與負心不知落何地後二年繼圖  
卜任氏為婚乃題葉者

白團扇 晉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情好甚篤嫂鞭撻過  
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持白團扇其婢製團扇歌云團

扇歌復團扇許持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金蓮步 齊東昏侯鑿金為蓮花貼地令潘妃行其上  
曰此步步生金蓮也

郵亭一宿 陶穀學士出使江南韓熙載命妓若蘭詐  
為郵卒女擁帚掃地陶因與之狎贈詞名風光好云  
好因緣惡因緣祇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盡  
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

司空見慣 唐杜鴻漸為司空鎮洛時章應物為蘇州  
刺史過洛杜設宴待之出二妓歌舞酒酣命妓索物  
詩於韋韋醉甚就寢中夜見二妓侍側驚問故對以  
席上作詩司空命侍寢令誦其詩曰高髻雲鬟宮樣

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聞事慙亂蘇州刺

史腸

媚豬 南漢主劉鋹得波斯女黑脂而妖豔銀髮之賜  
號媚豬

燕脂虎 陸慎言妻朱氏沈慘狡妬陸宰尉氏政不在  
己吏民謂之燕脂虎

燕脂 紂以紅藍花汁凝作汁脂以為桃花粧蓋燕國  
所出故出燕脂今寫燕字加月已非甚有因旁亦加  
月者更大謬矣日記云美人粧面既傅粉復以燕脂  
調勻掌中施之兩頰濃者為酒暈粧殘者為桃花粧  
薄施朱以粉罩之為飛霞粧唐熙中時都下競事粧

唇婦女以分妍否其名有石榴嬌大紅春小紅春十

七種

偷香 晉韓壽美姿容賈充辟為掾史充女窺壽悅之

遂與通是時外國貢異香襲人衣經月不散帝以賜  
充充女偷以贈壽充覺以女妻之

宿瘤女 列女傳初齊王出遊百姓盡往觀宿瘤女採

桑如故王怪問之對曰妾受父母命教授桑不受觀

大王王以為賢欲載之後車女曰父母在堂不受命  
而往是奔也王奉禮往聘之父母驚欲洗沐加衣裳

女曰變容更服王不識也遂如故至宮王以為后  
飛天紉 唐末宮中醫號鬧掃粧形如焱風散髮蓋盤

鴉墮馬之類宋文元嘉中民間婦人結髮者三分抽其髮向上直梳謂飛天紉

流蘇髻 輕雲髻髮其長每梳頭立於榻上猶拂地已

縮髻左右餘髮各粗一指束結作同心帶垂於兩肩以珠翠飾之謂之流蘇髻富家女子多以青系效其制

斷臂 五代王凝妻李氏凝家青齊之間為號州司戶

參軍以疾卒於官凝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骸以歸過開封旅舍主人不與其宿適天暮李氏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此手為人所執耶不可以此手并辱吾身遂引

自斃

斧斷其臂開封府尹聞之厚卹李氏而答其主人

截耳斷鼻 夏侯令女譙人曹爽從弟文叔妻文叔早死恐家必改嫁乃斷髮為信後家果欲嫁之令女復以刀截兩耳及爽被誅夫家夷滅已盡父使人諷之令女復斷鼻而不改其執義之志

割鼻毀容 高行梁之節婦榮于色美于行夫早死不嫁梁王使相聘焉再三往高行曰婦人之義一醮不改忘死而貪生棄義而從利何以為人乃援鏡持刀割其鼻曰王之求妾者求以色耶刑餘之人殆可釋矣相以報王旌之曰高行

守義陷火 伯姬宋共公夫人魯宣公之女共公卒伯

姬寡居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可避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傳在前夜始下堂頃之左右又曰夫人少避乎伯姬曰越義而生不若守義而死遂陷於火

請備父役 女娟趙簡子伐楚與津吏期吏醉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女娟請以身代曰妾父尚醉恐心知非而體不知痛也簡子釋其父將渡少楫者一人娟請備父役簡子不許娟曰湯伐夏左驂牝驪右驂牝黃而放桀武王伐殷左驂牝駟右驂牝駟而克紂主君渡用一婦何傷因發河激之歌以明其意簡子悅曰昔者不穀夢娶豈此女耶將使人祝祓以為夫人娟曰婦人之道非媒不嫁妾有嚴親在不敢聞命乃納幣於其親而娶為夫人

以身當熊 馮昭儀馮奉世女漢元帝選入宮上幸虎園熊逸出左右皆驚走惟婕妤當熊而立熊見殺上問馮曰人皆驚懼汝何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恐至御座故以身當之上嗟嘆良久立為昭儀

速盡為幸 皇甫規妻善屬文工草篆規卒董卓厚聘之罵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皇甫氏為漢忠臣君其走吏敢非禮於上卓怒懸其頭庭中鞭朴交下規妻謂持杖者曰速盡為幸

義保 魯孝王之保母初魯武公生三子長括次戲少稱武公朝周宣王帶子括戲同往宣王見戲端重命

守義陷火 伯姬宋共公夫人魯宣公之女共公卒伯

守義陷火 伯姬宋共公夫人魯宣公之女共公卒伯

武公立為世子及武公薨國人立戲是為懿公括子伯御弑懿公而自立併欲求公子稱而殺之義保聞即以己子卧公子牀上將公子易服而藏他所伯御遂殺牀上公子義保抱所易服者奔公子之母家眾大夫感其義合詞請於周天子命戮伯御以立稱是為孝公諸侯咸高保母之行而呼為義保

作歌明志 陶嬰魯國陶門之女也夫早死以紡織撫孤魯人聞其少美皆欲求聘之嬰聞而作歌以明志曰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鸕頸獨宿兮不隨眾翔半夜悲鳴兮故雄繫腸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

然兮况于貞良雖有賢匹兮終不重行魯人聞而起敬無復敢言往聘者

天子主婚 胡氏者學士廣之女解縉與廣同邑同科同入翰林一日同侍建文帝側帝曰聞二卿俱得夢熊之兆朕為主婚聯作姻婭廣對曰昨晚縉已舉子臣亦生男奈何帝笑曰朕意如此定當產女後果是女建文遜國解縉為漢邸諧死妻子謫戍廣遂寒盟氏泣曰女命雖蹇實天子主婚何敢自輕失身乃割去左耳以明志仁宗登極詔贈縉爵廕子中書舍人給假與胡氏合昏復賜金幣添粧聞者榮之

夜航船卷三

容貌

三觀齋錄本

夜航船卷十四

古劍陶菴老人袖



九流部

道教

道家三寶 太經曰眼者神之牖鼻者氣之戶尾閭者精之路人多視則神耗多息則氣虛多慾則精竭務須閉目以養神調息以養氣堅閉下元以養精精氣充則氣裕氣裕則神完是謂道家三寶

三全 洞靈經曰導筋骨則形全勇情慾則神全靖言路則福全保此三全是謂聖賢

鉛汞 東坡志林曰人生死自坎離坎離交則生分則

夜航船卷十四

九流

一觀齋錄本

死離為心坎為腎龍者汞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肝藏之物也不學道者龍常出於水離飛而汞輕虎常出於火虎走而鉛枯故真人曰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人生能正坐瞑目調息以久則丹田濕而水上行翁然如雲蒸於泥丸火為水妃妃配也熱必從之所謂龍從火裏出也龍出於火則龍不飛而汞不乾旬日後腦滿而腰足輕常捲舌舐懸癰上罅也久則汞下入口嚙送直至丹田久則化為鉛所謂火向水中生也

三閉 收視返聽內言

八禽 道經有熊經鳥申鳧浴猿躡鵠視虎顧鷄息龜縮謂之八禽

五炁朝元 以眼不視而魂在肝以耳不聽而精在腎以舌不聲而神在心以鼻不嗅而氣在肺以四肢不動而意在脾名曰五炁朝元

三華聚頂 以精化氣以氣化神以神化虛曰三華聚頂

九易 王母謂漢武曰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脉五年易髓六年易皮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形易則變化變化則道成道成則為仙人

夜航解卷十四

九流

二

三關 華陽真人曰子時肺之精華併在腎中號曰金晶晶者金水未分肺腎之氣合而為一當時用法自尾閭穴下關搬至夾脊中關自中關搬至玉京上關節次開關以後一撞三關直入泥丸三關者海波對大骨節為尾閭下關腰內兩腎對夾脊為中關一名雙關左右兩肩正中于胸頂下會處高骨節為玉枕上關此謂之三關

三尸 劉根遇異人告之曰必欲長生先去三尸人身中有神皆欲人生而三尸只欲人死人死則神變而尸成鬼子息祭享得款享之人夢與惡人爭鬪皆尸與神戰也

鳴天鼓 道書學道之人須鳴天鼓以召眾神左相叩為天鐘右相叩為天磬上下相叩為天鼓若法却不祥則鳴鐘伐鬼靈也制伏邪惡則鳴磬集百神也念道至真則鳴鼓朝真聖也要閉口緩頰使聲虛而響應深

三清 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玉宸道君即靈寶天尊太清混元老君即道德天尊

老君 即老聃李耳著道德經五千言為道家之宗以其年老故號其書曰老子亳州南宮九龍井前有昇仙檜煉丹井皆其遺跡

羨門 紫陽真人周義山入蒙山中遇羨門子乘白鹿

夜航解卷十四

九流

三

佩青髦之節再拜乞長生訣羨門曰子名在丹臺何憂不仙

僊僊 列仙傳僊僊槐里採藥人也食松實形體生毛四寸能飛行捷足

壺公 漢壺公賣藥懸壺于市肆夜輒跳入壺中費長房子樓上見之知其非常人乃日進餅餌公語曰隨我跳入壺中授子方術

廣成子 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山往問長生之術廣成子曰必靜必清毋勞爾形無搖爾精可以長生

許飛瓊 西王母降漢武帝殿有侍女四人帝問其名許飛瓊董雙成賈陵華段安香

安期生 賣藥海邊秦始皇東遊請與言三日三夜賜  
金璧數十萬出置阜鄉亭而去留玉舄為報遺書與  
始皇曰後數十年求我于蓬萊山下生以醉墨洒石  
上皆成桃花

隔兩塵 韋子威師事丁約一日辭去謂子威曰郎君  
得道尚隔兩塵儒家曰世釋家曰劫道家曰塵言子  
威尚有兩世塵緣也

地行仙 張安道生日東坡以拄杖為壽有詩云先生  
真是地行仙住世因循五百年

仙臺郎 續仙傳晉侯道華晨起飛上松頂謝眾曰玉  
皇召我為仙臺郎今去矣

夜航船卷十四 九流 四續海內仙

仙人好樓居 郊祀志漢武帝以道士公孫卿言仙人  
好樓居于是作首山宮建章安宮光明宮千門萬戶  
皆極侈靡欲神仙來居其上也

畫水成路 吳猛好道術攜弟子回豫章江水大急人  
不得渡猛以手中扇畫江水橫流遂成陸路徐行而  
過少頃水復如初

噴酒救火 後漢樂巴為尚書郎正旦上賜酒向蜀噴  
之有司奏不敬巴謝曰臣以成都失火故噴酒救之  
後成都奏失火得雨而滅雨中有酒氣

吐飯成蜂 列仙傳葛玄從左元放受九丹經仙與客  
對食吐飯成大蜂數百復張口蜂飛入口嚼之又成

飯大旱時百姓憂之乃飛符著社天地晦暝大雨如  
注

叱石成羊 神仙傳黃初平年幼牧羊有一道士引入  
金華山石室中數年教以導引其兄初起徧索之後  
問一道士曰金華山有牧兒兄隨往與初平相見問  
羊何在曰在山東兄同往見白石徧山下平叱之皆  
起成羊

鑽石成丹 真語傳先生入焦山老君與之木鑽使穿  
一石厚五尺云穿此便當得道傳日夜鑽之經四十  
七年石穿遂得丹昇仙

剪羅成蝶 宋慶曆中有九哥者浪跡市馬中燕王呼  
而賜之酒因請以技悅王乃乞黃羅一端金剪一具

疊而剪碎之俄成蜂蝶無數或集王襟或亂棲宮人  
髻鬢九哥復呼之一一來集復成一足羅中有一空  
如一蝶之痕乃宮人偶祝之耳王曰此蝶可復完羅  
否九哥曰不必姑留以表異

羽客 唐保大中道士譚紫霄號金門羽客  
外丹內丹 道家所烹鼎金石為外丹吐故納新為內  
丹

黃冠 唐李淳風之父名播仕隋棄官為道士自號黃  
冠子  
卧風雪中 譚峭字景升冬則衣綠布衫或卧雪中父



常遣家僮尋訪寄冬衣乃及錢帛景升得之即分給貧寒者或寄酒家一無所留

八仙 漢鍾離名權字雲房以裨將從周處與齊萬年戰敗跳終南山遇東華玉真人至唐始一出度呂嵒自稱天下都散漢

呂純陽名嵒字洞賓舉進士不第遇鍾離回憩一肆中鍾離自起炊爨呂忽昏睡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歷官清要前後兩娶貴家女五子十孫簪笏滿門如此四十年後居相位獨相十年權勢薰灼忽被重罪籍沒家貲押赴雲陽身首異處忽然驚醒方與浩歎鍾離在傍炊尚未熟笑曰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呂

夜流

九流

六流

驚曰君知我夢耶鍾離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萬態榮華多端五十年間止為俄頃非有大覺焉知人世真一大夢也洞賓感悟遂拜鍾離求其超度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常衣破藍衫黑木腰帶跣一足靴一足醉則持三尺大拍板行歌云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光陰一擲梭古人滾滾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詞多率爾而作後至濠梁忽然輕舉擲下靴帶拍板乘雲而去

韓湘之子昌黎從姪少學道落魄他鄉久而始歸值昌黎誕日怒其流落湘子曰無怒也請獻薄技因為頃

刻花每辦書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昌黎不悟遣之去後果謫潮州至藍關湘子來候昌黎乃悟因吟三韻以補前詩竟別

張果老隱恒州中條山見召於唐開元中寵遇與葉靜能比自言堯時官侍中葉公密識曰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也授銀紫先祿大夫放歸天寶時尸解明皇襍錄張果老隱于中條山常乘白驢日行萬里夜即疊之置箱篋中乃紙也乘則以水啜之復成驢

夜流

九流

七流

曹國舅不知其名言丞相曹彬之子皇后之弟故稱國舅少而美姿安恬好靜上及皇后重之一旦求出家雲水上以金牌賜之抵黃河為蒿工索渡直急以金牌相抵純陽見而異之遂拜從得道

何仙姑零陵市人女也生而紫雲繞室住雲母溪夢神人教食雲母粉遂行如飛遇純陽以一桃與之僅食其半自是不飢頗能談休咎唐天后召見中路不知所之

鐵拐李質本魁梧早歲聞道修真巖穴一日赴老君華山之會囑其徒曰吾魂在此倘遊魂七日不返以火化之徒以母病適歸忘其期六日化之七日果歸失魄無依乃附一餓莩之尸而起故形骸跛惡非其質矣

化金濟貧 王霸梁時渡江入閩居西郊之外鑿井煉

樂能化黃金歲飢則售金市米徧濟貧者

擗麟脯麻姑 王方平嘗過蔡經家遣使與麻姑相聞

俄頃即至經舉家見之是好女子手似鳥爪衣有文章而非錦繡坐定各進行厨香氣達戶外擗麟脯行

酒麻姑云接待以來東海三為桑田矣蓬萊水又淺

矣宴畢乘雲而去姑為後趙麻胡秋之女父猛悍人

畏之築城嚴酷晝夜不止惟雞鳴稍息姑恤民假作

雞鳴羣雞皆應父覺欲撻之姑懼而逃入山洞後竟

飛昇

蓑衣真人 何中立淮陽書生一旦焚書裂冠遁至蘇

結廬天慶觀披一蓑衣坐卧不易妄談頗驗凡瘡者

與蓑草服之立愈不與者疾必不起因稱之蓑衣真

人宋孝宗遣璫贊問不言所求中立掉首曰有華人

即有番人有日即有月璫復命上曰誠如吾心蓋所

求者恢復大計中宮虛位兩事也

自舉焚身 顏筆仙宋建炎初日售筆十則止遇轉運

使飲以斗酒飲畢長揖而去遺筆籃使左右取而還

之盡力不能勝凡得其筆者管中有詩或偈禍福無

不驗年九十七積葦坐上自舉火焚之人見其乘火

雲飛去

金書姓名 廣陵人李珣以販糴為業每斗惟求利兩

文以資父母有糴者授以升斗俾自量丞相李珣節

制淮南夢入洞府見石填金書姓名內有李珣字方

自喜有二仙童云此乃江陽部民李珣爾

獨立水上 葛仙公名玄有仙術嘗從吳主至溧陽風

大作舟覆玄獨立水上而衣履不濕後白日冲舉勾

漏令洪即其孫也

李白題菴 許宣平隱城陽山絕粒不食顏如四十行

及奔馬時負薪賣于市嘗獨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

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李白入山尋之不

見題其菴以歸

使聘不出 墨子名翟宋人外治經典內修道術著書

十篇號墨子年八十有二漢武帝遣使聘之不出視

其顏色如五十許人

冬日賣桃 李犢子歷數百歲其顏時壯時老時好時

醜陽都酒家有女眉生而連耳細而長衆異之會犢

子牽一黃犢過女悅之遂隨去人不能追也冬日常

見犢子賣桃李市中

貞一司馬 司馬承禎事潘師正傳辟穀導引之術唐

睿宗召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

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游心于淡

合氣于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則天下治帝嗟嘆曰

廣成之言也諡貞一先生

點化天下 賀蘭善服氣宋真宗召至問曰人言先生

點化天下

賀蘭善服氣宋真宗召至問曰人言先生

夜航船卷十四 九流 八

夜航船卷十四 九流 九

能點金信乎對曰臣願陛下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  
方士偽術不足為陛下道賜號玄宗大師

臨葬復生 張三丰居寶雞縣金臺觀洪武二十六年

九月二十日自言辭世留頌而逝民人楊軌山等置  
棺殮訖三丰復生

弘道真人 周思得錢唐人行靈官法先知禍福文皇

帝北征召扈從數試之不爽號弘道真人先是上獲

靈官藤像于東海朝夕崇禮所征必載以行及金川

河昇不可動就思得秘問之曰上帝有界止此也已

而果有榆川之役

瓶中輒應 冷謙洪武初為協律郎郊廟樂章皆其所撰

夜航船卷十四

九流

十部類書鈔本

有友酷貪謙于壁間畫一門令其友取銀二錠友入

恣取而出遺其引他日內庫失銀惟二錠不入冊吏

持引跡捕因并及謙執謙謙渴求飲拘者以瓶水汲

與之謙躍入瓶中拘者惶急謙曰無害第持瓶至御

前上呼謙瓶中輒應上曰汝何不出對曰臣有罪不

敢出來擊碎之片片皆應

入火不熱 周顛仙明初上至南昌顛仙謁道左必曰

告太平打破一個桶另置一個桶隨之金陵嘗日入

火不熱上命覆以巨甕積薪焚之火滅揭視寒氣凜

然後辭去廬山莫知所之

指李樹為姓 老子母見日精下落如流星飛入口中

因懷娠後七十二年于陳國渴水李樹下剖左腋而

生指李樹曰此為我姓耳有三漏頂有日光身滋白

血面凝金生舌絡錦文身長一丈二尺齒有四十八

受元君神錄寶章變化之方及還丹伏火冰汞液金

之術凡七十二篇

陸地生蓮 尹文始先生住室中陸地生蓮花結草為

樓精思至道

白石生 生煮白石為糗問之何不霞舉笑曰天上多

有至尊相奉事更苦于人間爾時號為隱遊仙人

古丈人 嵩華松下古丈人女子二曰老人秦之役者

二女宮人合為狗幸脫驪山之役匿此

夜航船卷十四

九流

十部類書鈔本

掌錄古學 董誥乞犬羊皮為裘編棘為牀聚鳥獸毛

而寢性好異書見輒題掌還家以片籀寫之舌黑掌

爛人謂謁掌錄而舌學

負圖先生 季充號負圖先生伏生十歲就石壁中受

充尚書授四代之事伏生以繩繞腰領一續一結十

尋之繩皆結矣充餌菊木經旬不語人問何以答曰

世間無可食亦無可語之人

目光如電 涉正閉目二十年弟子固請之正乃開目

有聲如霹靂而閃光若電已復還閉

守天廁 淮南王安見太清仙伯以坐起不恭請守天

廁

墨池 梅福在南唐昌縣水竹幽蔚王右軍典臨川郡

日每過此盤礴不能去因號墨池先是福種蓮花池

中歎曰生為我酷身為我楷形為我辱妻為我毒遂

棄妻入洪崖山

青童絳節 張道陵居渠亭山見青童絳節前導曰老

君至矣從者二人雋以弱冠或指曰此子房此子淵

金蓮花 元藏機有馴鳥三類鶴時翔空中呼之立至

能授人語常航海飄至一島人曰此滄州也產分蒂

瓜長一尺碧棗丹栗大如梨池中有足魚金蓮花婦

人採為首飾曰不戴金蓮花不得在仙家

刺樹成酒 葛玄遇親朋輒邀止折草刺樹以杯盛之

夜航船卷十四

九流

三國志卷之六

汁流如泉杯滿即止飲之皆旨酒取瓦礫草木之實

勸客皆脯酒棗指蝦蟇飛龜使舞應節如神為人行

酒杯自至客前不盡杯不去

林樾長嘯 黃野人遊羅浮長嘯數聲遠響林樾宋咸

淳中有戴烏方帽着鞞往來羅浮山中見人則大笑

反走三年不言姓氏他日醉歸忽取煤書壁去雲意

不知滄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間一墮十劫猶愛梅花

未歸孟野人之儔云

腦子誦經 司馬承禎善金剪刀書腦中有小兒誦經

聲玲玲如振玉額上小日如錢耀射一席

許大夫婦 許大為許旌陽掃髮夫婦隱于西山不欲

人識姓改姓曰午又改姓曰千夫婦皆解詩許大詩

云不是藏名混世俗賣柴沽酒貴忘言妻續云兒家

祇在西山住除却白雲誰到門

服石子 單道開服細石子一吞數枚唐子西贊曰世

人如柔剛則吐之匙抄爛飯牛口如飼至人志物剛

柔一致其視食石如飽餅餌北平飲羽出于無心食

石之理于此可尋我雖不能而識其理庶幾漱之以

礪厥齒

驅邪院院判官白紫清曰顏真卿今為北極驅邪院左

判

符釘畫龍 毒龍潭二龍飛入殿與張僧繇畫龍風

夜航船卷十四

九流

三國志卷之六

雨震沸丁亥真畫鐵龍符鎮潭龍穿山而去復釘畫

龍之目其患乃止

模先生 先生束雙髻于頂攜小竹筒賣藥有疾者手

模之輒愈人呼為模先生

尊號道士 周穆王求神仙始尊號道士 西王母授

帝元始真容始有道士行禮之文漢桓帝迎老子像

入宮用郊天樂祀道教始崇與釋並

魏世祖拜寇謙之天師立道教場受符籙周武帝封國

公唐中宗加金紫階玄宗賜號先生宋賜神宗賜號

處士寇謙之修張魯法始為音誦科儀及號召百神

導養丹砂之術唐高祖授始道官宋太宗增置道副

錄都監宋太祖始令道士不得畜妻孥

改稱真人 張道陵子孫世襲天師掌道教至明太祖

曰至尊者天何得有師詔改真人初道陵學長生于

蜀之鶴鳴山山有石鶴鳴則有得道者道陵居此石

鶴乃鳴

真武 淨樂國王太子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山修

道久之無所得欲出山見一老嫗操鐵杵磨石上問

磨此何為曰為針耳曰不亦難乎嫗曰功久自成真

武悟遂精修四十二年白日冲舉

陳搏 字圖南亳州人四五歲遇一青衣媪乳之自是

穎悟異書一目十行邂逅孫君仿謂武當九室高可

夜航船卷古

九流

十四

居遂往辟穀二十餘年忽夜見金人持劍呼曰子道

成矣後徙華山宋太宗召見賜號希夷先生

周顛者舉錯詭譎人莫能識每見明太祖必曰告太平

上厭之命覆之甕積薪以煨火息啟視顛正坐宴然

上親為作傳

張三丰又名邈邈張明太祖求之不得人有問仙術者

竟不答問經書則津津不絕口一啖數斗辟穀數月

亦自若隆冬卧雪中

佛教

禪門五宗 南嶽讓禪師法嗣南嶽下世百三世百丈

海禪師四世為山靈祐禪師五世仰山慧寂禪師稱

為仰宗○南嶽下四世黃蘗希運禪師五世臨濟義

玄禪師稱為臨濟宗○青原思禪師法嗣青原下六

世曹山本寂禪師七世洞山道延禪師稱為曹洞宗

○青原下五世德山宣鑒禪師六世雪峰存義禪師

七世雲門文偃禪師稱為雲門宗○青原下八世羅

漢琛禪師九世清涼文益禪師稱法眼宗凡五宗今

天下惟曹洞臨濟為盛

佛入中國 漢明帝夢金人長丈餘飛空而下訪之羣

夜航船卷十四

九流

十五

臣傳毅曰西域有神其名曰佛乃使蔡愔等往天竺

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由是教法中國

象教 如來既化諸大弟想慕不已遂刻木為佛瞻敬

之杜詩曰方知象教力

優曇鉢 法華經是人希有過于優曇鉢優曇花名應

瑞三千年一現現則金輪王出

般若航 清涼禪師云夫般若者若苦海之慈航昏衢

之巨燭

兜率天 法苑珠林兜率天雨摩尼珠護世城雨美膳

阿修羅天雨兵仗仗閻浮世界雨清淨雨者被其惠

猶言賜也

西方聖人 列子太宰嚭問孔子孰為聖人子曰西方有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不二法門 文選文殊謂維摩詰曰何為是不二法門摩詰不應文殊曰乃至無有文字言語是真入不二法門

即心即佛 傳燈錄有僧問大梅和尚見馬祖得個恁麼大梅曰馬祖向我道即心即佛曰馬祖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大梅曰這老漢惑亂人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白于馬祖祖曰梅子熟矣

舍利塔 說苑阿育王所造釋迦真身舍利塔見于明

夜航船卷十四

九流

十六觀音經疏本

川鄭縣太宗命取舍利度開寶寺地造浮屠十一級以藏之

沙門漢記沙門漢言息也息欲而居於無為也梵云沙門那或曰沙門漢言勤息譯曰勤行又曰善覺又稱沙彌又稱比丘秦言乞士又曰上人

苾芻尊勝經 尊勝經苾芻草名有五義生不背日冬夏常青性體柔軟香氣遠騰引蔓傍佈為佛徒弟故以名僧

紫衣吏 略曰唐武則天朝賜僧法朗等紫袈裟僧之賜紫自武后始

五戒 凡出家師已許之乃為受五戒謂之一不殺生

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 傳燈 釋書以燈喻謂能破暗也六祖相傳法曰傳燈今有傳燈錄杜詩曰傳燈無白日

飛錫 高僧傳梁武時寶誌愛舒州潛山奇絕時有方士白鶴道人者亦欲之帝命二人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以鶴止處為記寶誌以卓錫處為記已而鶴先飛去忽聞空中錫飛聲遂卓于山麓而鶴止他處遂各以所識築室焉故稱行僧為飛錫住僧為卓錫又曰挂錫

祝髮 賀僧持披剃從教頂相堂堂唐書祝髮刻草僧剃髮曰刻草

夜航船卷十四

九流

十七觀音經疏本

檀那檀越 梵語陀那鉢底唐言施主稱檀那者即說陀為檀去鉢底故曰檀那也又稱檀越者謂此人行檀施能越貧窮海

伊蒲饌 後漢楚王映詣闕以嫌贖罪詔報曰王好黃老之言尚浮屠之教還其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饌風幡論 傳燈錄六祖惠能初寓法性寺風揚幡動有二僧爭論一云風動一云幡動六祖曰風幡非動動自心耳

傳衣鉢 五祖欲傳衣鉢乃集五百僧謂曰誰作無像偈即付與衣鉢首座云身似菩提樹心為明鏡臺時時勤拂拭何處染塵埃盧惠能改曰菩提本非樹明

鏡亦非臺不勞動拂拭何處惹塵埃五祖驚曰此全悟道脫然無像且無慮矣即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盡以付之

得真印 梁達摩奉佛衣來得道者傳付以為真印六神祖盧惠能受戒韶州曹溪說法乃置其衣而不傳後謚為大鑒

楊枝水 佛圖澄天竺人妙通玄術善誦呪能役使鬼神石勒聞其名召試其術澄取鉢盛水燒香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勒愛子暴病死澄取楊枝洒而呪之遂甦

披襟當箭 傳燈錄石鞏和尚常張弓架箭以待學者

義思禪師詣之石鞏曰看箭師披襟當之鞏笑曰三十年張弓架箭只射得半個漢

一塢白雲 廣嚴院咸澤禪師道遙自足僧曰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一塢白雲三間茅屋

安心竟 可大師問初祖達摩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與汝安心竟

求解脫 信大師禮三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既無人縛何更求解脫乎信于言下有省

入門來 世尊見文殊立門外曰何不入門來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來

再轉法輪 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云吾住世四十年不曾有一字與人汝請吾再轉法輪是謂吾已轉法輪耶

汝得吾髓 達摩將滅命門人各言所得道副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師曰汝得吾皮總持曰我今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所見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不起無相 般若尊者問達摩于諸物中何物無相曰

於諸物中不起無相 洗鉢盂去 僧問趙州學人初入叢林乞師指示州曰吃粥了也未曰吃了也州曰洗鉢盂去其僧乃悟入

使得十二時 僧問趙州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

天雨花 梁高僧講經于天龍寺中天雨寶花繽紛而下徐玉泉贈詩云錫杖飛身到赤霞石橋間坐演三車三車謂三乘大乘小乘上乘一聲野鶴仙濤起白晝天風送寶花

石點頭 梁有異僧玉生者又名竺道生人稱曰生公講經于虎丘寺人無信者乃聚石為徒坐而說法石

皆點頭

龍聽講 梁有僧講經有一叟來聽問其姓氏乃潭中龍也云歲旱得聞來此聽法僧曰能救旱乎曰帝封江湖不得擅用僧曰硯水可乎曰可乃就硯吸水經去是夕大雨水皆黑

離此殼漏子 傳燈錄洞山良价和尚將圓寂謂眾曰

離此殼漏子向什麼處相見眾不對師儼然坐化

隻履西歸 後漢二十八祖達摩中天竺國佛法起自

初祖迦葉尊者至達摩乃二十八祖梁武帝天通元

年始至中國是為東土始祖端居而逝後三載魏宋

雲使西域歸遇師于葱嶺手持隻履翩翩遊問師

何往曰西天去明帝啟其壙惟一革履存焉

閣維茶毗 天竺第九祖入滅眾以香油梅檀闍維真

體僧亡火化曰闍維又曰茶毗東坡宿曹溪偈傳燈

錄讀燈花落燒一僧字即以筆記臺上曹溪夜岑寂

燈下讀傳燈不覺燈花落茶毗一個僧

截却一指 天龍合掌頂禮拜問于古德曰敢問佛在

何處古德曰佛在汝指頭上天龍豎一指朝夕觀看

古德從背後截去其一指天龍豁然大悟後人曰天

龍截却一指痛處即是悟處

喫在肚裏 有老僧喫飯人問人之曰和尚喫飯與常

人異否僧曰老僧喫飯口口喫在肚裏

放生 北使李諧至梁武帝與之游歷偶至放生處帝

問曰彼國亦放生否諧曰不取不亦放帝大慚

海鷗石虎 佛圖澄依石勒石虎號大和尚以麻油塗

掌占見吉凶數百里外聽浮屠鈴聲遂知禍福虎即

位師事之時謂澄以石虎為海鷗鳥

帝言日中 虎丘生公于石上講經宋文帝大會僧眾

施食人謂僧律日過中即不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

曰日麗天天言中何得非中即舉箸而食

碎却筆硯 李泌在衡山事明瓚禪師師瓚云欲學道

者先將筆硯碎却

六道釋家有六道輪迴之說曰天道人道魔道地獄

餓鬼道畜生道

捱日菴 善導和尚菴名捱日示眾云體此二字一生

受用

抱佛脚 雲南之南一番國俗尚釋教有犯罪當誅者

趣趨往寺中抱佛脚悔過願髮為僧即寬其罪今

諺曰閒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脚本此

九日杜鵑 唐周寶鎮潤州知鶴林寺杜鵑花奇絕謂

僧殷七七曰可使頃刻開花副重九乎七七曰諾及

九日果爛熳如春

摩頂止啼 宋安東人婁通者生有異相掌中一目中

指七節長為承天寺僧嘗召入大內適仁宗生啼哭



不止摩其頂曰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笑啼遂止

玉帶鎮山門 了元號佛印住金山寺蘇軾訪之了元

曰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軾戲曰借和尚四大作禪

禪牀床了元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軾投以玉帶鎮

山門了元報以一衲

白土襍飯 新羅國僧金地藏唐至德間渡海居九華

山取嵩間白土襍飯食之九十九忽召徒眾告別坐

化函中後三載開視顏如錢色如生昇之骨節俱動

滌腸 小釋迦保昌黎子氏九歲入山精修五載得悟

一日歸省其母啗之肉出至溪中以刀割腸滌淨唐

賜號澄虛大師

九流

三

釋解 文通慧姓張棄家祝髮師令掌廁盥盆忽有市

鮮者沃于者沃于盆文偶擊之仆地死文懼奔西華

寺久之為長老忽曰三十年前一段公案今日當了

眾問故曰日午自知之一卒持弓至法堂瞠目視文

欲射之文笑曰老僧相候已久卒曰一見即欲相害

不知何警文告以故卒悟曰冤冤相報何時了劫劫

相纏豈偶然不若與師俱解釋如今立地往西天視

之立逝矣文即索筆書偈而化

冤家亦生 寶誌梁武帝師事之皇子生誌曰冤家亦

生矣後知與侯景同日生

正大衍曆 一行從普寂禪師為徒唐玄宗召問曰卿

何能對曰善記覽即以宮人籍試之一無所遺玄宗

呼為聖人漢洛下閎造大衍曆云歷八百歲當差一

日有出而正之者一行當其期乃定大衍曆

雨隨足注 蓮花名株宏沈氏子為諸生辭家祝髮見

雲棲幽寂結茅以居絕糧七日倚壁危坐雲棲多虎

皆遠徙歲早擊木魚循田念佛雨隨足跡而注人異

之遂成蘭若專以淨土一門普攝三根著述甚多諸

方尊為法門周孔

為讓帝雜髮 南州法師名博洽山陰人禪之餘定之

餘肆力詞章居金陵靖難時金川門開為建文君難

髮文皇聞而囚之十餘年姚榮靖臨革上臨視問所

欲言于榻上叩首曰博洽繫獄久矣上即日出之仁

宗即位數被召問宣德中留偈而化

賣藥僧 住得號赤脚僧常居廬山洪武間上不豫住

得賣藥詣闕謂天眼尊者及周顛仙所奉上服之立

愈製御詩賜之

乞宥沙彌 冰蘗名維則洪武二十五年上命凡天下

僧人有名籍者皆要俗家餘丁一人充軍維則時進

偈七章其七曰天街密雨却煩囂百稼臻成春氣饒

乞宥沙彌疎戒檢袈裟道在祝神堯上覽偈為收成

命

日月燈 王介甫嘗見舉燭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

佛燈光豈得配日月呂吉甫曰日豈乎晝月豈乎夜  
燈光豈乎晝夜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介甫大以為  
然

卧佛涅 涅盤經云如來背痛于雙樹間北首而卧故  
後之繪圖者為此像普疾庾公嘗入佛圖見卧佛曰  
此子疲于津梁于時以為名言

張玄之顧和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慧和並知之  
而嘗謂顧勝于 時張九歲顧七歲和與之俱至寺  
中見佛般泥恒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  
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有忘  
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夜航船卷十四

九流

三五

天女散花 維摩經云會中有天女散花諸菩薩悉皆  
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落墮天女曰結習未盡故花  
著身結習盡者花不著身

三乘 法門曰大乘小中乘小乘乘乃車乘之乘阿羅  
漢獨了生死不度眾生人故曰小乘圓覺之人半為  
人半為己故曰中乘菩薩為大乘者如車之大者能  
度一切眾生故曰三乘之教

三空生法俱也三慧聞修思也三身法報化也三寶佛  
法僧也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也三毒貪嗔癡也三  
漏欲漏有漏無明漏也三業身口意也三灾飢饉疾  
疫刀兵也三大灾火水風也

弩目低眉 薛道衡遊開善寺謂一沙彌曰金剛何以  
弩目菩薩何以低眉沙彌曰金剛弩目所以攝伏羣  
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

速脫此難 大集云昔有一人避二難醉眾生死緣藤  
命根入井無常有黑白二鼠日月嚼藤將斷旁有四  
地四大欲螫下有二龍三毒吐火張爪拒之其人仰  
望二象已臨井上憂惱無托忽有蜂過遺蜜滴入口  
五愁是人接蜜全忘危懼知人見此各宜修行速脫  
此難

五蘊皆空 五蘊者就眾生所執根身器界質碍形量  
之物名為色以現前領納違順二境能生苦樂者名

夜航船卷十四

九流

三五

受以緣慮過現未三世者境名想念念遷流新新不  
住者名行明了分別者名識五者皆能蓋覆真性封  
蔽妙明故總謂之蘊亦名五陰亦名五眾

慧業文人 會稽太守孟顛事佛精懇而為謝靈運所  
輕謝嘗語顛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卿生天在靈運  
前成佛當在靈運後

拔絮誦經 佛圖澄左乳傍有一孔通徹腹內常塞以  
絮至夜欲誦經則拔絮一空洞明或過水邊引腸洗  
之復納入

世尊生日 周書異記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小  
川震動有五色光入貫太微太史蘇由奏曰有大聖

人生于西方一千年外聲教及此即佛生之日也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地震動西方有白虹十二道連夜不滅太史倉多曰西方有大聖人滅度哀相現耳此時佛涅槃也

悉達太子 異記又云天竺迦維衛國淨飯王妃夢天降金人遂有孕于四月八日太子生于右脇名悉達多年十九入檀特山修行証道至穆王三年明星出時成佛號世尊于熙連河說大涅槃經以正法眼藏將金縷僧伽黎衣傳與弟子大迦葉為第一世祖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往拘尸城娑羅樹間入般涅槃在世教化四十九年是為釋迦牟尼姓利利

夜統解卷十四

九流

王觀

六祖 初祖達摩二祖慧可三祖僧粲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一祖一隻履二祖一隻臂三祖一罪身四祖一隻虎五祖一株松六祖一張碓梁武通天元年達摩來自西土以袈裟授慧可曰如來以正法眼藏付迦葉展轉至我今付汝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遂說偈曰我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

佛始生 周昭王之二十四年至孝王元年佛入涅槃始佛著于經漢武帝得休屠祭天金人始佛像入中國。周穆王時始西極國化人來秦始皇時始沙門室利房等至皇囚之夜有金人破戶出至漢明帝始

以僧天竺摩騰入中國隨文帝始西域大食入中國回回教門元魏始作大佛像高四十三尺用黃金銅五代宗作羅漢像用鐵後漢秦始尊鳩摩羅什為法師宋徽宗稱為德士漢靈帝時安世高始立戒律魏朱士行始中國人受戒後魏始立戒壇宋太戒祖別立尼戒壇漢明帝始聽陽城侯劉峻女出家石虎聽民為僧尼唐睿宗度公主為道士後魏太祖始授僧官隋文帝制僧官十統唐制兩僧錄司唐武后始令僧尼隸禮部唐玄宗始給度牒。漢章帝時西域僧作數珠象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侯共一百單八五代僧志林作木魚。漢武帝尚南越始禁呪

夜統解卷十四

九流

王觀

唐中宗時西京始投筭時壽安石山有靈。唐太宗遣玄奘往西域取經諸像至蜀賓國道險不可過玄奘閉室而坐忽見老僧授以心經一卷令誦之遂虎豹潛跡至佛國取經六百部以歸孰為大慶法王 傳珪為太宗伯時武宗好佛自名大慶法王番僧奏請腴田千畝為下院批禮部議而書大慶法王與聖旨並珪佯不知劾番僧曰孰為大慶法王敢與至尊並書大不敬詔勿問

醫

神農經上藥養命謂五石之鍊形五芝之延年也中藥  
養性謂合歡之蠶忿萱草之忘憂也下藥治病謂大  
黃之除實當歸之止痛也

君臣佐使 凡藥有上中下之三品凡合藥宜用一君  
一臣三佐四使此方家之大經也必辨其五味三性  
七情然後為和劑之節五味謂酸酸甘苦心辛酸為  
肝酸為腎甘為脾苦為心辛為肺此五味之屬五臟  
也三性謂寒濕暑熱七情有相刑有相須者有相使  
者有相畏者有相惡者有相殺者其用又有使為湯  
丸酒散視其病之深淺所在而服之

夜航船卷十四

九流

元朝御醫鈔本

砭石 梁金元起欲上素問訪以砭石王僧儒曰吉人

常以石為針不用鐵季世無佳石故以鐵代也

病有六不治 驕恣不論于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  
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  
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而不信醫六  
不治也

兄弟行醫 魏文侯問扁鵲曰子昆弟三人孰最善為

醫對曰長兄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于家  
仲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于閭若扁鵲者鏡血  
脈毒投藥副肌膚故名聞于諸侯文侯曰善

見垣一方 扁鵲少時遇長桑君出懷中藥飲以上池

之水三十。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  
特以診視為名耳見垣一方猶言隔牆見彼方之人  
也

病在骨髓 扁鵲適齊桓侯客之入見曰君有疾在膝  
理不治將深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復見曰君之疾  
在血脉矣侯曰無疾後五日復見曰君之疾在腸胃  
矣侯曰無疾後五日復見望見桓侯却走曰君之疾  
已 骨髓此湯熨砭石酒醪之所不及也數日後侯  
病劇召扁鵲鵲已逃去侯遂死

扁鵲被刺 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  
下醫過洛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來入咸

夜航船卷十四

九流

元朝御醫鈔本

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秦太醫令  
李醢自知伎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

病入膏肓 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治之未至公  
夢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  
之上膏之下將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  
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針之不可及藥不至焉公曰  
良醫也厚厚禮而歸之

姚劑三解 後周姚僧坦善醫伊婁自腰至臍似有三  
縛僧坦處三劑初服上縛即解次服中縛又解即又  
服三縛悉除

太倉公 姓淳于名意為人治病立決死生多奇中用

藥若神

東垣十書 李杲傳易州張元素之秘業士大夫非危

急之疾不敢謁時以目醫目之所著有東垣十書

刮瘡骨療毒 華陀疾在腸胃不能散者飲以藥酒割

腹瀉洗積滯傳神膏合之立愈如割關侯臂而去毒

針曹操頭風去風是也

醫國手 國語晉平公有疾秦伯使人視之趙文子曰

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其次救人固醫職也

杏林 廬山記董奉每治人病病愈令種杏一株遂成

林奉後成仙上昇

徒癰 薛伯宗善徒癰公孫秦患背疽伯宗為氣封之

夜解船卷十四 九流 三十觀術錄抄本

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日疽消而樹起一瘤如拳大稍

稍長二十餘日瘤大潰爛出黃赤汁斗許樹為委損

矣

橘井 晉蘇耽種橘鑿井以療人疾時病疫者令食橘

葉飲井水即愈世號橘井

肘後方 葛洪抄金匱方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

千金方 孫真人愈龍疾授以龍宮秘方一卷治病神

驗後集為千金方傳世

照病鏡 葉法善有鐵鏡鑑物如水人有疾以鏡照之

盡見臟腑中所滯之物然後以藥治之疾即愈

醫稱郎中 郎中知五府六部事醫人知五臟六腑事

故醫人亦稱郎中北人因郎中而遂稱大夫

新水名醫 龐安常宋神哲間馳名京邸於書無所不

讀而尤精於傷寒妙得長沙遺旨性豪俊每應人延

請必駕四舟一聲伎一廚傳一賓客一襟色工藝之

人日費不貲

俞跗始為醫割皮肌瀦滌臟腑後倉公解顏盧醫剖心

華陀祖之黃帝始制針灸神農始命僦貸季岐伯師

也理色脉巫彭始制丸藥伊尹始制煎藥秦和戰國

人始制藥方

醫諫 高荃正德時為太醫院醫士上將南巡荃以醫

諫上怒曰荃我家官亦附外官梗朕耶命杖之百而

夜解船卷十四 九流 三十觀術錄抄本

成鳥撒肅宗改元名還復職時有星官楊源亦以占

候諫死成所

歷代名醫圖贊

伏羲氏贊茫茫上古世及包犧始畫八卦卦爻分四

時究病之源以類而推神農之降因而得因之

神農氏贊仰惟神農植藝五穀散斯民有生以化以

育慮及天傷復嘗草木民到于今悉沾其福

黃帝軒轅氏贊偉哉黃帝聖德天授岐伯俞跗以左

以右導養精微日窮日究利及生民勿替於後

岐伯全元起贊天師岐伯善答軒轅製立素問始顯

醫源

雷公名敷贊太乙雷公醫藥之宗炙燔炮製千古無窮

秦越人扁鵲贊秦神扁鵲精研醫藥編集難經古今

欽若

淳于意贊漢淳于意時遇文帝封贈倉公名傳萬世

張仲景機贊漢張仲景傷寒論証表裏實虛載名亞

聖

華陀贊魏有華陀設立瘡科刮骨療疾神效良多

太醫王叔和贊晉王叔和方脉之科撰成要訣普濟

沉疴

皇甫士安謚贊皇甫士安治法千般經言甲乙造化

實難

葛稚川洪贊隱居羅浮優遊養導世號仙翁方傳肘

後

孫思邈贊唐孫真人方藥絕倫扶危拯弱應效如神

韋慈藏訊贊大唐藥王德號慈藏老師韋訊萬古名

揚

相

相聖人始布子卿相孔子曰其類似堯其頂類皋陶

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焉三寸身長九尺三

寸纍纍然若喪家之狗

彈血作公陶侃左手有文直達中指上橫節便止有

相者師圭謂君左手中指有豎理若徹于上位在無

極侃以針挑之令徹血流彈壁乃作公字後果如其

兆

官至封侯衛青少時其父使牧羊兄弟皆奴畜之有

鉗徒相青曰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名罵

足矣焉得封侯

鬚如蝟毛劉悛道桓温鬚如反蝟毛眉如紫石稜自

是孫仲謀司馬宣王一流人

騰蛇入口漢周亞夫為河南守許負相之曰君後三

年為侯八年為宰相持國秉政九年當餓死亞夫笑

曰既貴如君言又何餓死負指其口曰騰蛇入口故

耳後果然

豕喙牛腹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

鳶肩而牛腹豁整可盈是不可壓廢也必以賄死

虎厄晉簡文初無子令相者徧閱宮人時李太后執

役宮中指后當生貴子而有虎厄帝幸之生武帝既

為太后服相者之驗而恠虎厄無謂且生未識虎命

圖形以觀戲擊之患手腫而崩

蜂目豺聲 潘滔見王敦少時謂曰君蜂目已露但豺

聲未振耳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鬼躁鬼幽 管輅曰鄧鸞由之行步筋不束骨此為鬼

躁何宴容若槁木此為鬼幽

識武則天 唐天綱見武后母曰夫人當生貴子后尚

幼母抱以見結以男天綱熟視之曰龍瞳鳳頸若為

男兒當作天子

伏犀貫玉枕 袁天綱見竇軌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

全起十年且顯立功在梁益間

盼刀 相者陳訓背語甘卓曰甘侯仰視首昂相名盼

夜流卷十四

九流

五經

刀日中赤脉自外入必兵死

識王安石 宋李承之在仁宗朝官郡守因郎吏報包

孝肅拜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

公無能為也今知鄞縣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

日亂天下者此人也

麻衣道人 宋錢若水謁陳希夷希夷與老僧擁爐執

視若水以火筋畫灰上云做不得徐曰急流中勇退

人也後再往希夷曰吾始以子神清謂可作仙時召

麻衣道人決之云子但可作公卿耳

耳白于面 歐陽公耳白于面名滿天下唇不着齒無

事得諱

史佚始相人一云始布子卿風鑑內史服唐舉呂公通

其術伯益始相馬

柳庄相 明袁珙遇僧道衍于嵩山寺相之曰目三角

影白形如病虎性嗜殺人他日劉秉忠之流也後衍

薦珙于北平酒肆中識燕王即相為太平天子其子

忠徹亦善相燕王命其徧相謝貴諸人而後靖難

好相人 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季狀貌奇之因妻以

女乃呂后也

有封侯骨 漢翟方進少孤事後母孝嘗為郡小吏為

諸掾所詈辱乃從蔡父相大奇之曰小吏有封侯骨

遂辭母遊學長安母憐其幼隨之入京織履以給卒

成名儒舉高第拜相封高陵侯

五老峰下叟 五代黃損與桑維翰朱齊丘嘗遊五老

峰見一叟長嘯而至相維翰曰子異日作相然而狡

狡則不得其死相齊丘曰子亦作相然而忍忍則不

得其死獨異損曰子有道氣當善終其後維翰相晉

齊丘相南唐皆見殺世以為前定而損任梁官左僕

射雅以詩文名

貴不可言蒯徹以相術說信曰相君之面不過封后相

君之背貴不可言

龜息 李嶠母以嶠問袁天綱答曰神氣清秀恐不永

耳請伺嶠卧而候鼻息乃賀曰是龜息也必貴而壽

葬

客土無氣 浮圖泓師與張說市宅視東北隅已穿二坎驚曰公富貴一世矣諸子將不終張懼欲平之泓師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如身瘡痛補他肉無益也

折臂三公 晉有術士相羊祐墓當有授命者祐聞掘斷地勢以壞其形相者曰尚出折臂三公祐後墮馬折臂位至三公

塚上白氣 蕭吉經華陰見楊素塚上白氣屬天密言之場帝曰素家當兵禍滅門之象改葬庶可免帝從客謂玄感宜早改葬玄感以為吉祥託言遼東未滅

夜航船卷十四

九流

三五續前篇鈔本

不違私事未幾以謀反滅

示葬地 孫鍾種瓜為業一日三人造門鍾設瓜分飲

三人曰示子葬地下山百步勿反顧鍾不六十步回首見三白鶴飛去遂葬其母鍾後生堅

相冢書 方回著山經有曰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肺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

禹始肇風水地理公劉相陰陽周公置二十四局漢王况制五宅姓管輅制格盤擇葬地

不卜日 漢吳雄官廷尉少時家貧母死葬人所不封之地喪事促辦不擇日術者皆言其族滅而子祈孫恭並三世為廷尉

真天子地 明王賢嘗夢人授以書讀此可以徧不讀

此止衣綠數日于路得一書視之青鳥說也潛玩久之乃以善地理聞時為鈞州佐上取以往命相地得實五郎故址曰勢如萬馬自天而下真天子地也

鳥山出天子 梁武帝時謠曰鳥山出天子故江左山以鳥名者皆鑿惟長興雉山獨完後陳武帝霸先祖墳發此其謠竟驗

堪輿 楊子屬堪輿以壁壘兮註堪輿天地總名今人稱地師曰堪輿

鑿方山 秦始皇時術者言金陵有天氣乃遣朱衣三千人鑿方山疏淮水以斷地脉

夜航船卷十四

九流

三五續前篇鈔本

牛眠 陶侃將葬親忽失一牛不知所在遇老父曰前

岡見一牛眠處其地甚吉葬之位極人臣侃尋之因葬焉



卜筮

君平賣卜 漢嚴君平隱於成都以卜筮為業見人有

邪惡者借著龜為正言利害與人子 依于孝與人

弟言依于弟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裁

之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即閉肆下簾講老子

青丘傳授 唐王遠知善易知人生死作易總十五卷

一日雷雨雲霧中一老人叱曰所洩書何在上帝命

吾攝六丁追取遠知跪地老人曰上方禁文自有飛

天神王保衛何得輒藏箱帙遠知曰是青丘元老傳

授也老人取書竟去

青囊經 郭璞受業于河東郭公公以青囊書九卷與

之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獲災轉福通致無方後

青囊書為門人趙載所竊未及開讀為火所焚

震厄 王丞相令郭璞作一小卦卦成意色甚惡云公

有震厄王問有可消彌否郭曰命駕西出數里

得一柏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

從其語果數日中震柏粉碎

著筮掘金 晉隗炤善易臨終書板授妻曰後五年春

有詔使姓龔者來嘗負吾金即以板往賣至期果至

妻執板往龔使惘然良久乃悟取著筮之歌曰吾不

負金汝夫自有金知我善易故書板以寓意耳金五

百斤在屋東去壁一丈許掘之如卜

占算輒應 唐開珮居集靈益人精卜筮之學其法用

細竹四十九枝或以雞骨代之占算輒應夷中稱為

筮師

京師火災 郎顛父宗治京房易善風角星管六日七

分能望氣占候為吳縣吏見暴風卒起知京師有火

災記時日果如其言

太卜鄭詹尹嘗為屈原決疑

飄風哭子 管公明在王弘真直坐有飄風高二尺在

庭中從申上來幢幟迴轉公明曰東方有馬吏至恐

父哭子明日更至弘直子果死

伏羲始制占卦卜龜神農始制揲著 顛頊始設兆為

王兆帝堯制瓦兆 師曠制識鬼谷子即土誦制鏡

聽 漢武帝制雞卜令軍中用之張良制靈碁十二

子分上中下擲京房制易課始錢卜王遠知制玄女

課邵堯夫拆字觀梅數 後魏孫紹始推祿命唐李

虛中始探生人年月日時所值生旺死衰一云李師

中來自西域

徐子平名居易作子平今宗宋史徐彥昇鬼谷子作納

音趙達始闢九宮算北齊祖亘作綴術

各卜 烏卜者東女國初歲入山有鳥來集掌上如雌

雄破腹視之有粟年豐砂石為定 錢卜者西蜀君

平以錢卜詩曰岸餘織女支機石并有君平擲卦錢

○瓦卜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碁卜者黃石公  
用之行師。雞卜柳州洞民以體雞骨卜年。胡人  
以羊脛骨卜吉凶。苗人以雞蛋卜葬地響卜者李  
郭王建皆懷鏡以聽詞

為上皇筮 全寅山西人少替學京房易占斷多奇中  
上皇在北遣使與命鎮守太監裴當問寅筮得乾  
之初九附奏曰大吉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  
必以秋應以庚午決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  
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曰或躍  
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位午大德之正  
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手自今

夜航船卷十四 九流 罕觀尚書鈔本

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衡午也  
故曰大吉上復位授黃錦衣衛百戶  
占與全合 萬祺少與異人遇相之曰有仙骨否則極  
貴因與一書乃祿命法也於是研精於卜以吏員辨  
事吏部公卿貴戚神其術考授鴻臚寺序班陞主簿  
景帝召見有言輒驗賜白金文綺景帝不豫太子未  
定石亨以問祺祺曰皇帝在南宫奚事他求其占復  
辟日時與全寅合後官至尚書  
當有聖母出 東漢書云王翁孺徙魏郡委粟里元城  
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後六百四十五  
年當有聖母出翁孺徙居正值其地日月當之後翁

孺子禁生元后平帝幼后果臨朝稱制  
占定三秦 漢扶嘉其母于萬縣之湯溪側感龍生嘉  
預占吉凶多奇中高祖為漢王時召見以占卜勸定  
三秦賜姓扶氏謂嘉志在扶誦也拜廷尉食邑胸臆

夜航船卷十四 九流 罕觀尚書鈔本

拆字 禱技

朝字 開元時有術士以拆字馳名唐玄宗書一朝字令中貴持往試之術士見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中貴人愕然曰但據字言之術士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為十月十日非此月此日所生之人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翌日召見補承信郎錫賚甚厚

杭字 建炎間術者周生觀人書字分配筆畫以判休咎車駕往杭州時金騎驚擾之餘人心危疑執政呼周生偶書杭字示之周曰懼有驚報虜騎相逼偏乃拆其字以右邊一點配木上即為兀木不旬日果得

夜航船卷五 九流 望溪齋詩話本

兀木南侵之報

串字 一士人卜功名書一串字問周生生曰不特登科抑且連捷以串字有兩中字也果應其言下科一人偵知之往問功名亦書一串字周公生曰親翁不特不中還防有病士人曰如何一字兩斷周生曰前某公書串字出于無心故斷其連捷今書串字出于有心是患字也焉得無病

春字 高宗命周生拆一春字周生言秦頭太重壓日無光許相檜死于戌

奇字 賈似道有異志一術士能拆字賈以策畫地作奇字與之拆術者曰相公之事不諧矣道立又不可

立道可又立不成公默不語遣之去

也字 有朝士其室懷娠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謝石石曰詳視謂朝士曰此尊聞所書否曰何以言之曰為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內助所書問盛年三卅一否以也字上為卅下為一也朝士曰吾官欲遷動得如願否石曰也字看水為池倚馬為馳今池則無水馳則無馬安能遷動又問尊聞父母兄弟當無一存者即家產亦當蕩盡以也字着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並不見人着土為地今不見土故知其無人并無產也朝士曰誠如所言然此皆非所問者所問乃懷娠過月耳石曰得非十三月乎以也字中有

夜航船卷五 九流 望溪齋詩話本

十字并旁二豎為十三也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惟欲不言則所問又政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請竟其說石曰也字着虫為蛇字今尊聞所娠殆地妖也然不見蟲則不能為害石亦有藥可以下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固請至家以藥投之果下數百小蛇都人益共奇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

囚字 鄭仰田少推魯不解治生父母惡之呼泣于野老僧遇之曰吾遲子久矣偕入山授之青囊壬遁諸之術于是言禍福無不中魏奄召之問數指囚字以問仰田曰此中國一人也奄大悅出謂人曰囚則誠囚也吾說辭以逃死耳

泝泝續 莊子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以泝泝

續泝泝洗也續綿也有不龜手之藥而以洗綿為業

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於是聚族而謀曰我世為泝

泝續不過數金今一朝為鬻技得百金請與之客得

之以說吳王吳王使之將各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

裂地而封夫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泝泝續則

所用之異也

輪扁斲輪 莊子齊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斲輪于堂

下釋鑿問曰君之所讀者古人糟粕已夫臣斲輪不

徐不疾得之于心應之于手口不能言有數存焉臣

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不能受之于臣行年七十

而老于斲輪

屠龍技 莊子朱汗漫學屠龍技于支離殫千金之產

以學屠龍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象緯示警 王振勸上親征瓦剌也先百官伏闕懇留

上章懇留不聽少居庸至宣府敗報踵至危從連章

留駕王振大怒皆令掠陣至大同振進兵益急欽天

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

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振怒詈之遂致土木之變

夜航船卷十五

古劍陶菴老人袖

外國部

夷語

撐梨孤塗匈奴稱天為撐梨稱子為孤塗○戎索夷法

也○鞞鞞夷樂官名○倭夷贖罪貨也○嚶麗南方

夷語也○象胥譯語人也○欵塞欵叩也○馳義慕

義而來也○區脫胡人所作以備漢者也○闕氏音

胭脂單于之后也○裨王匈奴小王也○藁街蠻席

之館漢時所立○氐髡夷服音兜達○谷蠡音鹿厘

匈奴名○雁臣北方酋長秋朝洛陽冬還部洛謂之

雁臣○天兄日弟倭國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未明

時出聽政日出使傳理務曰以委吾弟○賈蒙蠻夷

布也○鞞角朝鮮水之間曰鞞角○驪薄旄牛徼

外夷地○絕幕幕沙漠之地也直度曰絕○白題國

名漢穎侯斬白題將一人○戎狄荐居聚而居也魍

結匈奴束髮之形也○休屠匈奴君長○渾邪亦匈

奴之屬○蠕林音帶林匈奴祭也○龜茲音糾慈國

名漢書作丘慈後漢書作屈沮○烏孫國名呂氏春

秋戶孫○輝緇音熏育五帝記北逐輝緇○冒頓音

幕突匈奴名○日磾音密底人名○令支音零國

名烏托音鴉茶國名○朝鮮音招先日初出即烙其

地故名近讀為潮非。可汗音克寒匈奴主號也。唐時匈奴尊天子為天可汗。弓間出衛青傳即穹廬也。韃韃匈奴車也。革箭木薦治安策匈奴之革箭木薦盾之屬也。左莫健匈奴王號。強彊戎夷強彊彊麤惡貌。呼韓邪漢單于名。屠耆匈奴俗謂賢曰屠耆。贊普吐番俗謂強雄曰贊謂丈夫曰普故號其君長曰贊普。牙官戎狄大官之稱。葉護回紇俗謂其太子曰葉護。南膜胡人禮拜曰南膜即今之稱佛號曰南無也。徼人界外之人也。那顏華言大人也。者華言夫是也。身毒音捐燭西域國名。煨蠡音覓螺匈奴聚落也。稽襍音摺藍一名臨駟北代胡名。三表五餌三表謂仁信義也。五餌謂以聲色車服珍珠室宇娛幸環其耳目曰腹心也。二庭謂南北單于也。盧龍即里永也屬遼西今屬永平府北人呼里為盧呼永為龍。吐谷渾慕容廆之庶兄也後因號其國。弓月突厥中有弓月城。越裳南蠻即九真也。殊裔遐圻言化協殊裔風衍遐圻。淨人淨音淨小人也。柳子厚詩淨人長九寸海外有淨人國。月氏音肉支西域國名。樓煩白羊匈奴地名。白登今在大同上有白登臺。夜郎夷地今屬貴州。蠻烟棘雨夷地風景也。○符關西南夷地。○印符今屬敘州。○冉驪西夷

儀禮卷十五

外國

二禮儀卷十五

族。羌棘西南夷地。龍城西夷。朔方今屬寧夏。○大宛西域國名。于真西域國名。越雋今屬印州。玄菟鮮乾郡名。受降城漢武帝遣公孫敖塞外築城也。盧胸匈奴中山名。渠犁西域國名。樓蘭西域國名。黼鑿匈奴傳多黼鑿熟炭重不可勝。比棘辯髮之飾。徑路留犁徑路匈奴寶刀也。留犁飯匕也。根肖連魯奈奈榜葛刺國歌舞侑酒者曰根肖連魯奈奈。堅崑國其人赤髮綠瞳李陵居其地生而黑瞳者必曰陵苗裔。陰山漢武帝奪其地匈奴過此者未嘗不哭。邏些城此三音瑣土番都城。徼外徼音教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羸

儀禮卷十五

外國

三禮儀卷十五

樓音連婁交趾地名

外譯

朝鮮國周為箕子所封國秦屬遼東漢武帝定朝鮮置  
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昭帝并為樂浪玄菟二郡  
漢末為公孫度所據傳至淵魏滅之晉永嘉末陷入  
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其王高璉居平壤城唐征高  
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後唐時王建代高氏并有  
新羅百濟以平壤為西京歷宋遼金皆遣使朝貢元  
時西京內屬明洪武初表賀即位賜以金印誥封高  
麗王後其主昏迷推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尋詔  
更朝鮮歲時貢獻不絕萬歷間關白寇朝鮮請教于  
朝遣兵征復之

夜航船卷十四

外國

四國海流鈔本

日本國古倭奴國其國主以王為姓歷世不易自漢武  
帝譯通之光武間始來朝貢後國亂人立其女子曰  
畢彌呼為王其宗女又繼之後復立男並受中國爵  
命歷魏晉宋隋皆來貢稍習夏音唐咸亨初慈倭名  
更號日本以國近日所出故名宋時來貢者皆僧也  
元世祖遣使招諭之終不至明洪武初遣使朝貢自  
永樂以來其國王嗣立皆授冊封其幅員東西南北  
各數千里有五畿七道附庸之國百餘  
琉球國國主有三曰中山王曰山南王曰山北王漢魏  
以來不通中葉華隨隋大業時令羽騎朱寬訪求異  
俗始至其國語言不通掠一人還歷唐宋元俱未嘗

朝貢至明初三王皆遣使朝貢後至中山王來朝許  
王子及陪臣子來游太學其山南山北二王蓋為所  
併云

安南國古南交地秦為象郡漢初南越王趙佗據之武  
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建安中改交州置  
刺史唐改安南都尉府安南之名始此唐六為土豪  
曲承美竊據尋為漢南劉隱所併未幾眾推丁璉連  
為州帥宋乾德初內附尋黎桓篡丁氏李公蘊又篡  
黎氏陳日煚又篡李氏宋以遠譯置不問皆封為交  
趾郡王元興討之遂歸附封安南國王初明洪武初  
遣使朝貢仍舊封號賜金印權臣黎季犛弑其主而  
立其子永樂初發兵進討俘氏父子郡縣其地設府  
十七州四十七縣一百五十七嗣反叛不常宣德中  
陳氏後陳暠表懇嗣王安南因棄其地宥而封之暠  
尋死黎氏遂有其地嘉靖中莫登庸篡之乞降于朝  
乃降為安南都統使司以登庸為使萬歷間黎氏復  
立莫氏竄居高平詔以黎維禱為都統使莫敬用為  
高平令世守朝貢毋相侵害

夜航船卷十五

外國

五國海流鈔本

占城國古越裳地氏界秦為象郡林邑漢屬日南郡唐  
號占城至明洪武初入貢詔封占城國王  
暹羅國本暹與羅斛二國暹乃漢赤眉遺種元至正間  
暹降于羅斛合一為一國明洪武初上金葉表文入

貢詔給印綬賜大統曆且乞量衡為中國式從之

瓜哇國古闍婆國劉宋元嘉中始通中國後絕元時稱

瓜哇明洪武初朝貢永樂二年賜鍍金銀印

真臘國扶南屬國亦名占臘隋時始通中國有水真臘

陸真臘明洪武初入貢

滿刺加國前代不通中國自明永樂初朝貢賜印詔封

國王九年國王率其子來朝後進貢不絕

三佛齊國南蠻別種有十五州唐始通中國明洪武初

朝貢賜駝紐鍍金印

淳泥國本闍婆屬所統十四州宋太平興國中始通中

國明洪武中進金表永樂初王率妻子來朝卒于南

夜航船卷十五

外國

六國傳錄本

京會同館詔諡恭順賜葬石子因命其妻子還國

蘇門答刺國前代無考明洪武中奉金葉表貢方物永

樂初給印詔封之

蘇祿祿國分東西峒凡三王東王為尊西峒二王次

之明永樂間王率妻子來朝次德州卒葬以王禮諡

曰恭定遣其妃妾還國

彭亨國其前無考明洪武十一年遣使表貢方物永樂

十二年復入貢

錫蘭山古無可考明永樂間太監鄭和俘其王以歸乃

封其族人耶巴乃那為王國入以其賢故封之正統

天順間遣使朝貢

柯支古樂國明永樂二年遣使朝貢

祖法兒亦名左法兒前代無考明永樂中入貢

溜山前代無考明永樂中遣使入貢

百花前代無考明洪武中入貢

婆羅一名婆羅前代無考明永樂中入貢

合猫里前代無考明永樂中同瓜哇國入貢

忽魯謨斯前代無考明永樂中入貢

西洋古里國西洋諸番之會明永樂中遣使朝貢封古

里國王

西番即土番也其先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

間唐貞觀中始通中國宋時朝貢不絕元時曾郡縣

夜航船卷十五

外國

七國傳錄本

其地洪武明初詔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

職自是番僧有封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闍化王正覺

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銀印三年一朝或

間歲赴京朝貢其地為指揮司三宣慰司一招討司

六萬戶府四又宣慰司二千戶所十七

撒馬兒罕漢屬賓國地明洪武永樂正統間俱遣使入

貢

罕東衛古西戎部落于明洪武間通貢置衛以酋長鎖

南吉刺思為指揮僉事

安定衛鞞鞞別部自明洪武中朝貢賜織金文綺立安

定阿端三衛

曲先衛古西戎部落也明洪武四年置衛

榜葛刺國西天有五印度國此東印度也其國最大明

永樂初入貢

天方國古均冲地一名西域明宣德中朝貢

默德那國即回回祖國也初國王謨罕壽德生而神靈

佑臣伏西域諸國隋開皇時始通中國明宣德中遣

使天方國朝貢

哈烈一名黑魯四面皆大山維明洪武中詔諭酋長賜

金幣永樂正統間遣使貢馬

于闐居葱嶺北自漢至唐皆入貢中國明永樂初遣使

貢玉璞

夜航船卷十五

外國

八

哈密衛古伊吾廬地為西域諸番往來要地漢明帝屯

田于此唐為西伊州明永樂初設衛封克安帖木兒

為忠順王賜誥印

火州本漢時車師前後王地漢元帝時置戊己校尉屯

田于此名高昌壘前涼張駿置高昌郡唐改為交河

郡後陷于吐番其地為回鶻襟居故又名回鶻宋元

皆遣使朝貢明朝名曰火州永樂間宣德間俱遣使

入貢馬

亦力把力地居沙漠間疑即焉耆或龜茲地也自明洪

武以來入貢不絕

赤斤蒙古衛西戎地戰國時月氏居之秦末漢初屬匈

奴漢武帝時為酒泉燉煌二郡地唐没于吐番宋入

西夏明永樂初故鞑靼丞相率所部男婦來歸詔建

千戶所尋陞衛正德時衛遂虛

土魯番漢軍師前王地唐置西州交河郡折以為縣有

安樂城方一二里地平衍四面皆山明永樂中入貢

至今不絕然侵奪哈密犯嘉谷關外七衛地大人眾

眇昔懸絕矣

拂菻前代無考明洪武中入貢

鞑靼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獯鬻周曰玁狁秦

漢皆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自漢後匈奴稍弱

而烏桓興自鮮卑滅烏桓而後魏蠕蠕獨盛自蠕蠕

夜航船卷十五

外國

九

滅而突厥起自唐李靖滅突厥而契丹復強既而蒙

古兼併之遂代宋稱號曰元至于明興元主遁歸沙

漠其遺裔世稱可汗永樂初有馬哈木阿魯台奉貢

惟謹因封馬哈木為順寧王阿魯台為和寧王正統

間馬哈木之孫也先大舉入寇成化中也先之後稱

小王子復通貢其次子曰阿著者先子三長吉囊次

俺答次老把都而俺答最獷桀隆慶間執叛人來獻

乃封順義王其子黃台吉等授都督等官開市通貢

兀良哈古山戎地秦為遼西郡北境漢為奚所據後屬

契丹元為大寧路北境明洪武間割錦義建利諸州

隸遼東又設都司于惠州領營與會合二十餘衛所



北平行都司也隨封子權為寧王築大寧寬河州會州富峪四城留重兵居守後以北和來降者眾詔分兀良哈地置三衛處之自錦義遼河至白雲山曰泰寧自黃泥窪踰瀋陽鐵嶺至開山原曰福餘自廣寧前屯歷喜峰近宣府曰朵顏命其長為指揮各領所部為東北外藩靖難初首劫大寧召兀良哈諸酋長率部落從行有功遂以大寧界三衛移封寧王于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自撤藩籬而朵顏分地尤最險與北鹵交婚陰為嚮導名曰外衛肘腋之憂後二衛浸衰朵顏獨強盛故稱朵顏三衛云

女真古肅慎地在混同江之東開原之北即金人餘裔

女真

外國

十國

也漢口挹婁魏曰勿吉唐曰靺鞨元曰合蘭府明朝悉境歸附因其部族所居置都司一衛一百八十有四千戶所二十官其長為都督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等諸職給之印俾仍舊族統厥屬以時朝貢其地面凡三十八城二站九口三河口

吏部員外郎陳誠所記洪武間來貢者則有西洋瑣里瑣里覽邦 談巴 永樂間來貢者則有古里班卒 阿魯 阿丹 小葛蘭 碟里 打回日羅夏治 忽魯母恩 呂宋 甘巴里 古麻刺其王來朝至福州卒賜諡康靖勅葬閩縣 治納撲兒 加異勒 敏真誠 八答黑商 別失八里 魯陳 沙鹿

海牙 賽藍 火刺札 吃刀麻兒 失刺思納失者罕亦思把罕 白松虎兒 答兒密 阿迷 沙哈魯黑 葛達又有同黑葛達來貢者共十六國曰南巫里曰急蘭丹曰奇刺尼曰夏刺北曰窟察尼曰烏涉刺踢曰阿哇曰麻利曰魯空曰彭加那曰捨刺齊曰八可意曰坎巴夷替曰八答黑曰日落至于宣德中曾入貢曰黑婁曰哈失哈力曰討來思曰白葛達

女真

外國

十國



植物部

草木

蓂莢 堯時有草生於庭蓂莢十五之前日生一葉十五之後日落一葉小盡則一葉厭而不落觀之可以知旬朔故又名曆草

嬰脯 堯時厨中自生肉脯薄如嬰形搥鼓則生風使食物寒而不臭

佳穀 神農于羊頭山 潞安長子縣 得佳穀宋真宗始給民占城稻種今糯米

夜航船卷十六

植物

一

屈軼 堯時有草生于庭佞人入朝此草則屈而指之

名曰屈軼

嶧陽孤桐 在嶧縣嶧山之上自三代至今止存一截

天啟年間妖賊取以造飯形迹俱無

五大夫松 今人稱泰山五大夫松俱云五松樹而不

知始皇上泰山封禪風雨暴至休于松樹下遂封其

樹為大夫五大夫秦官第九爵也此言可訂千古之

誤

虞美人草 虞美人自刎葬於雅州名山縣塚中出草

狀如雞冠花葉葉相對唱虞美人曲則應板而舞俗

稱虞美人草

著草 千歲則一本莖其下必有神龜守之用以揲著

多生於伏羲陵與文王陵上

挂劍草 季札墓前生草其形如挂劍故名可療心疾

班竹 堯二女為舜二妃曰湘君湘君夫人舜崩于蒼

梧二妃哭泣以淚灑湘竹湘竹盡班故又名湘妃竹

梅梁 會稽禹廟有梅梁雷雨之夜其梁飛出五鼓復

還曉視梁上常帶水藻後為梅太守易去

萍實 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

如蜜

孔廟檜 曲阜孔廟有孔子手植檜如降香一株無枝

葉堅如金鉄鉄紋皆左紐有聖人生則發一枝以占

夜航船卷十六

植物

二

世運按檜歷周秦漢晉千百餘年至懷帝永嘉三年

而枯枯三百有九年至隋恭帝義寧元年復生五十

一年至唐高宗乾封三年再枯枯三百七十四年至

宋仁宗康定元年再榮至金宣宗貞祐三年覆于兵

火枝葉俱焚僅存其幹後八十一年元世祖三十一年

再發至太祖洪武二十二年發數枝極茂盛至建

文四年復枯

漢柏 泰安州東嶽廟東廡有漢武帝手植柏六株枝

葉鬱蒼翠如銅綠扣其餘幹如擊金石硜硜有聲曹

操時赤眉作亂大斧斫之見血而止今有斧創尚存

唐槐 嶧縣孟子廟有唐太宗手植槐被葉箭鬱軀幹

茁壯而矮

邵平瓜 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常五色味甚甘美世號東陵瓜。五代胡峤始以回紇西瓜入中國

赤草 劉小鶴言未央宮址其地丈餘草皆赤色相傳為韓淮陰受刑之處其怨憤之氣鬱結而成

桐葉曆 桐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為一月閏則十三月葉葉小者即知閏何月也不生則九州異君

知風草 南海有草叢生如藤蔓土人視其節以占一歲之風每一節則一風無節則無風名曰知風草

使無節卷五

植物

三

本

護門草出常山取置戶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一名百靈草

虹草 樂浪之東有背明之國有虹草枝長一丈葉如車輪根大如穀花似朝虹之色齊桓公伐山戎國人獻其種而植于庭以表伯者之瑞

不死草 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一名養神草生瓊田中其葉似菰苗叢生長三四尺人死者以草覆之即活一株可活一人服之令人長生

懷夢草 鍾火山有香草似蒲色紅晝縮入地夜半抽萌懷其草自知夢之好惡漢武帝思李夫人東方朔獻之帝懷之即夢見夫人因名曰懷夢草

書帶草 鄭玄字康成居城南山中教授山下有草如薤葉長而細堅韌異常時人名為康成書帶

八芳草 宋良岳八芳草曰金蛾曰玉蟬曰虎耳曰鳳毛曰素馨曰渠那曰茉莉曰含笑

鉤吻草 生深山之中狀似黃精入口口裂著肉肉潰名曰鉤吻食之即死但其花紫黃精花白其葉微毛黃精葉光滑以此辨之

金井梧桐 世嘗言金井梧桐一葉飄梧桐葉上有黃圈文如井故曰金井非井欄也

沙棠木 可以禦水其實曰蒼狀如葵味如葱食之已癆又使人入水不溺

使無節卷五

植物

四

君遷 蜀都賦平仲君遷皆木名註缺按司馬溫公名苑記云君遷子如馬妳俗云牛妳柿是也今之造扇用柿油遂名柿漆

芋曆 芋乃生子十二子遇閏則多生一子時人謂之芋曆

肉芝 蕭靖之掘地得人手潤澤而白烹而食之逾月齒髮再生一道士云此肉芝也抱朴子言行山中見小人乘車馬七八寸者亦肉芝也捉取之即仙矣

桑木者箕星之精神木也蚕食之成文章人食之老翁為小童  
肉樹者端山猪肉子也山在德慶州子大如茶杯炙而

食之味如猪肉而美

哀家梨 哀仲家有梨甚佳大如升入口即化漢武帝

樊川園有大梨如五升瓶落地則碎欲取先以囊承

之名曰含消梨

塗林 張騫使安石國十八年得塗林種而歸即安石

榴也又得胡麻徧植中國

阿魏樹出三佛齊國其樹有瘻出滋最毒着人身即糜

爛人不敢近每採時繫羊於樹下騎快馬自遠射之

脂著于羊羊即爛故曰飛鳥取阿魏

葡萄苜蓿 李廣利始移植大范國昔苜蓿葡萄

甘蔗 宋神宗問呂惠卿曰蔗字從蔗何也凡草木種

夜航船卷上

植物

五

之俱正生蔗獨橫生蓋庶出也故從庶顧長康噉蔗

先食尾人問所以曰漸入至佳境

烏樹號柘樹也枝長而勁烏集之將飛柘枝反起彈烏

烏乃呼號以此枝為弓快而有力固名烏號之弓

共枕樹 潘章有美容與楚人王仲先交厚死則共葬

塚上生樹柯條枝葉無不相抱故曰共枕樹

木奴 李衡為丹陽太守于龍陽洲上種橘千樹臨終

教其子曰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奴汝衣食歲上

一疋絹亦足用矣

化枳 晏子曰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

徒相似味不相同水土異也

七星劍草 草如劍形上有七星列如北斗

骨牌草 葉上有公二三四五六班點與骨牌無異

劉寄奴草 劉裕微時伐荻新洲有大蛇數丈裕射之

明日至此見數童擣葉裕問故答曰我王為劉寄奴

所傷今合藥敷之裕曰何不殺之曰劉寄奴王者不

死裕叱之皆散走裕得藥敷金創立效遂呼其草為

劉寄奴裕之乳名也

益智葉如襄荷莖如竹箭子從中心出一枝有十子子

內白骨四破去之取外度蜜炙為粽子味辛盧循餉

宋武又餉遠公名益智粽

祁連仙樹 祁連山有仙樹一本四味其實如棗以竹

夜航船卷上

植物

六

刀剖則甘以鉄刀剖則苦以木刀剖則酸以蘆刀剖

則辛

桂南方草木狀有三種葉如柏葉皮赤者為丹桂葉如

柿葉者為茵桂葉似枇杷者為牡桂今閩中多桂四

季開花有子此真桂其江南八九月開花無子者此

木樨也

酒樹 拾遺記顧逢國有樹似石榴採其花汁注甕中

數日成酒味甚美名其樹曰酒樹

麴樹 名梳榔樹樹大四五圍長五六丈洪直無枝條

其顛生葉不過數十似檟櫚其子作穗生木端其皮

可作綆得水則柔韌胡人以此聯木為舟皮中有屑

如麪多者至數斛食之與常麪無異

楊柳 隨隋煬帝開河成虞世基請于堤上栽柳一則

樹根四出鞠護河堤一則牽舟之女獲其陰樾三則

牽舟之羊食其枝葉上大喜詔民間進柳一株賜一

縑百姓競獻之帝自種一株羣臣次第種之栽畢上

御筆賜垂柳姓楊曰楊柳

蕙苾 馬援在交趾以蕙苾實勝能瘴氣還載之一車

及援死有上書諧之者以前所載皆明珠文犀

橄欖南威也金樓子云有樹名獨根分為二枝其東向

一枝是木威樹南向一枝是橄欖樹其樹高峻不可

梯刻其根下方許納鹽其中一夕子自落皆落此木

夜航船卷去 植物 七 橄欖樹

可作舟楫所經皆浮起東坡詩紛紛青子落紅鹽正

味森森苦且嚴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

三國吳時始貢橄欖賜近臣

瑞柳 唐中書省有古柳忽一死枯德宗自梁還復榮

茂人謂之瑞柳

義竹 唐紀明皇後苑竹叢幽密帝謂諸王曰兄弟相

親當如此竹因謂之義竹

椰樹如栢樹高五六丈無枝條其實大如寒瓜外有粗

皮皮次有殼圓而且堅剖之有白膚厚半寸味似胡

菹而極肥美有漿飲之作酒氣俗人呼之越王頭其

殼可鑲杯壺可作瓢

丈林果 宋王謹為曹州從事得林檎貢于高宗似朱

柰上大重之因賜謹為丈林郎號丈林果一云唐高

宗時王方言始盛栽林檎

不灰木 抱朴子南海蕭丘之上自生之火春起秋滅

丘上純生一種本木雖為火所着但少焦黑人或得

以為薪者炊熟則灌滅之用之不窮東晉發蒙曰西

域有火浣之布東海有不灰之木

三槐 王旦父祐有陰德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後世

必有為三公者植此所以志也

寇公柏 寇準初授巴東令人皆以寇巴東呼之手植

雙柏于庭名寇公柏人比邵伯甘棠

夜航船卷去 植物 八 寇公柏

鉄樹 廣西殷指揮家有鉄樹高三四尺幹葉皆紫黑

色葉類石榴遇丁卯年開花四瓣紫白色如瑞香較

少圓一開累月不凋嗅之有鉄氣

萊公竹 寇萊公死後歸葬西京道出荆南公安縣人

皆祭哭于路折竹植地以挂紙錢踰月視之竹皆生

筍人號相公竹因立廟號竹林寇公祠

迎涼草 李輔國夏日會賓客設迎涼草于庭清風徐

來草色碧幹類苦竹葉如杉

荔枝蔡 蔡君謨曰閩中荔枝興化最為奇特尤重陳

紫其樹晚熟其實廣上而圓下大可徑寸有五分香

氣清遠色澤鮮紫殼薄而平勦厚而莖膜如桃花紅

氣清遠色澤鮮紫殼薄而平勦厚而莖膜如桃花紅

核如丁香母剥之凝如水晶食之消如絳雪其味之甘芳不可得而名狀也

宋家香 宋氏嘗以饋蔡君謨君謨以詩序謝之曰世傳此植已三百年黃巢兵過欲伐之時王氏主其木媪抱木欲共死得不伐今雖老矣其實益繁其味益甘滑真異品也

瑞榴 邵武縣學宋時有石榴一株士人觀其結實之數以下登第多寡屢驗因名瑞榴

柯柏 柯潛官少詹手植二柏于翰林苑後堂號學士柏復造瀛洲亭以臨之

種松 晉孫綽隱會稽山中作天台賦范榮期曰擲地化驗書卷上 植物 九觀海齋鈔本

有金石聲矣綽于齋前種一松恒手自壅治之鄰人高柔語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無棟梁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復何施

連理木 宋梁世基家有荔枝生連理神宗賜以詩曰橫浦江南岸梁家問世賢一株連理木五月荔枝天樹頭酒 緬甸有樹類椹高五六丈結實大如掌土人以麪納罐中懸罐于實下割實取汁成酒其葉即貝葉也寫緬書用之

嗜鮮荔枝 唐天寶中貴妃嗜鮮荔枝涪州歲命驛遞七日夜長安人馬俱斃杜牧之詩一騎紅塵妃笑無人 是荔枝來

荔枝 龍眼似荔枝而葉微小凌冬不凋七月而實成殼青黃色文作鱗甲形似圓彈丸肉白有漿甚甘美其實極繁一朶五六十顆作穗如葡萄然荔枝纒過龍眼即熟南人目為荔枝

此君 王子猷暫寄人空宅便令種竹人間之曰不何可一日無此君

報竹平安 李衡公守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顆纒長數尺其寺網維每日報竹平安

蕉迷 南漢貴瑤趙純卿惟喜芭蕉凡軒窗館宇咸種之時稱純卿為蕉迷

賣宅留松 海虞孫齊之手植一松珍護特至池館業化驗書卷上 植物 十觀海齋鈔本

屬他姓獨松不肯入券與鄰人賣漿者約歲以千錢為贈祈開壁間一小牖時時攜壺茗往從牖間窺松或松有枯毛輒道主人親往梳剔畢即便去後其子林森輩養志亟復其業

青田核 雞跖集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其木與實而核如瓠可容五六升以之盛水俄而成酒劉章得二焉集賓客設之一核纒熟盡一核又熟可供二十客名曰青田壺

桃核 洪武乙卯出元內庫所藏巨桃核半面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中繪龜鶴雲氣之象復鐫庚子甲申丁酉日

記命宋濂作賦

漢武帝時南粵王始獻龍眼樹漢武帝時始得交趾荔枝植上林魏文帝始詔南方歲貢龍眼荔枝

藥名 將離贈芍藥亦名可離相招贈丈無文一名當歸欲忘人憂贈丹棘一名忘憂欲蠲人之念贈青裳

青裳一名合歡後人折柳贈行折梅寄遠 見古今注及董子又帝不愁見山海經芍藥養性 見博物志臯

蘇釋忿見王祭志 甘棗不惑見東晉發蒙記樹有長生見鄴中志木有無患見纂異文

碧鮮賦五色色虛載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世宗遺小黃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 劉寬夫剝竹

記堅可以配松柏勁可以凌霜雪密可以消清烟疎可以漏霄月

榕城 福州有榕樹其大十圍凌冬不凋郡城獨盛故號榕城

相思樹 潮鳳凰山多相思樹樹中有神披髮跣足念株樹在大理府每穗結實百八枚昔李賢者寓周城

主人具婦難產李摘念株一枚使吞珠在兒手中擊出

蓆草 儲福靖難時衛卒流于曲靖不食死妻范氏奉姑甚謹一日見澗邊草類蘇織蓆以奉姑姑卒後草遂不生

蔓葉藤 葉似葛蔓附於樹可謂醬即漢書所謂藟醬也實似桑椹皮黑肉白味辛合積榔食之禦瘴氣

神木 永樂四年採楠木于沐州川方欲開道以出之一夕楠木自移數里因封其山為神木山

獨本葱 元初馬湖蠻歲以獨本葱來獻郡縣疲于遞送元貞初罷之

印竹 蜀記張騫奉使西域得高節竹種于印山今以為杖甚雅

天符 容子山有木葉名天符葉如荔枝葉而長其紋如虫蝕篆不知何木或以為劉真人仙蹟

呂公樟 松江之北禪寺宋有回先生過之手植一樟于殿後數年樟死回復造馬問樟公安在取瓢肉藥

一丸痊諸根下樟遂活葉葉俱顯瓢痕人始悟呂仙也

陳朝雙檜 靜安寺中有雙檜宋政和間朱勗勒圖以進遣中使取之風雨雷電震碎其一遂止

竹詩 胡閨題詩于吳芮寺壁云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明太祖見而賞之召拜大理卿

苦笋反甘 夢溪筆談云太虛觀中修竹相傳陸修靜手植出苦笋而味反甘歸宗寺造鹽筍而味反淡蓋

中山佳物也

水晶葱 宋孝宗問周必大吉安所產何物對曰金柑

玉版笋銀杏水晶葱

巨楠 赤城閣前有巨楠高數十尋圍三十尺世傳范

寂手植寂得長生久視之術先主累召不赴封道遠

公

希夷所種 方輿勝覽云普州硤瘠無異產惟鉄山棗

崇龕梨天池藕三者皆希夷所種

騎鯨柏 大邑鳳皇山有紫柏十圍根盤巨石上號騎

鯨柏

蘆根 秦始皇以東南氣王鑿連江之九龍山得蘆根

一莖長數丈斷之有血因名其山曰荻蘆山峽

夜航船卷六

植物

十三經詩經鈔本

榕樹門桂林府之南門也唐築門時榕一株久跨門內

外盤錯至地生成門狀車馬往來徑于其下楊基詩

云榕樹城門却倒垂是也

苴草 廣西產狀如茅食之令人多壽暑月置盤筵中

蠅蚊不近物亦不速腐亦名不死草又有木生子形

如猪腎能解藥毒名猪腰子

羅浮橘 嚴州城南其山峻險不易登上羅浮橘一

株熟時風飄墮地得者傳為仙橘云

玉芝 會稽陶堰嶺出花生葉下其根歲生一白取以

麩裏熟食可辟穀

百穀 名物通梁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溉種之總名菽

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種蔬果助穀

各二十種共為百穀

君子竹 東坡詩惟有長身六君子猗猗猶得似淇園

又篔簹亦竹之類生水邊長數丈圍尺五寸一節相

去六七尺

檇櫟 莊子吾有大樹人謂之櫟其大本擁腫而不中

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通志南多榭北多櫟

即柞櫟也古云社櫟以不材故壽

榭楠 文選榭楠豫章皆名克勝大任之材也

瓜田李下 文選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

履李下不整冠

夜航船卷六

植物

古經術齋鈔本

薰蕕異品器 左傳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註薰香

草也蕕臭草也

蒲柳先槁 世說顧悅之與文帝同年髮蚤白帝問之

曰松柏之姿猶茂經霜猶茂蒲柳之姿望秋先零

餘桃 韓子彌子瑕食桃而甘以半啖衛君君曰愛我

哉後子瑕得罪君曰是固啖我以餘桃者

一桃殺三士 齊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皆勇而無禮

晏子請景公饋之二桃令計功而食三子皆自殺

桑祥 亳里有桑穀共生于朝七日大拱伊陟曰妖不

勝德于是太戊修先王之政養老問疾早朝晏退三

日而桑穀死



金杏 流山出于梨黃于橘漢武訪蓬瀛有獻此者今呼漢帝果

欽定四庫全書

植物

十五

花卉

桂花 草木之花五出雪花六出朱文公謂地六生水之義然桂花四出潘筮江謂土之產物其成數五故草木皆五惟桂乃月中之本居西方四乃西方金之成數故四出而金色且開于秋云

天花生五臺山草本花如牡丹而大其白如雪下有白蛇守之人摘其花必傷之土人作法竊取蛇見無花則自觸死晒乾大猶如鮮牡丹取數瓣點湯甚美其價甚貴

瓊花 王興入秋長山見瓊花莖長八九寸葉如白檀花如芙蓉香聞數里唐人植一株于廣陵蕃釐觀至元時朽以八仙花補之于瓊花臺前

金帶圍 江都芍藥凡三十三種惟金帶圍者不易得韓琦守郡時偶開四朶時王岐公珪為郡倅荆公安石為幕官陳秀公升之以衛尉適至韓公命燕花下各簪一朶後四人相繼大拜乃花瑞也

蔓花 胡人以茉莉為蔓花宋徽宗時始名茉莉洛如花 吳興山中有二樹類竹而有實似英鄉人見之以問陸澄澄曰是名洛如花郡有名士則生此花王者香 家語孔子見蘭花漢白夫蘭當為王者香今

伊蘭花 金粟香特馥烈戴之髮髻香聞十步徑月不

欽定四庫全書

植物

十六

散西域以伊字至尊如中國天字也蒲曰伊蒲蘭曰伊蘭皆以尊稱謂其香無比也大約今之真珠與木蘭是也

斷腸花 昔有婦人思所歡不見輒涕泣洒淚于北牆之下後濕處生花草其花甚美色如婦面其葉正綠反紅秋開即今之海棠也

蝴蝶花 在貴州玄妙觀春時開花嬌艷至花落之時皆成蝴蝶翩翩飛去枝頭無一在存者

優鉢羅花 在北京禮部儀制司開必四月八日至冬而實狀如鬼蓮蓬脫去其殼其核成金色佛一尊形相皆具

夜航船卷十一

植物

十七觀術齋鈔本

娑羅 夏津為昌化令有娑羅樹一株花開時花聞十里津笑曰此真花縣也

蘭花 蜜蜂採花凡花則足粘而進採蘭花則背負而進蓋獻其王也進他花則賞以蜜進稻花則致之死蜂王之有德若此

婪尾春 桑維翰曰唐末文人以芍藥為婪尾春者蓋婪尾酒乃最後之杯芍藥殿春故名唐留守李迪以芍藥乘驛進御玄宗始植之禁中

姚黃魏紫 西京雜記牡丹之奇者有姚家黃魏家紫木蓮 白樂天曰予遊臨邛白鶴山寺佛殿前有兩株其高數丈葉堅厚如桂以中夏開花狀如芙蓉香亦

酷似山僧云花折時有數如破竹然一郡止二株不知何自至也成都多奇花亦未常見世有木芙蓉不知有木蓮花也

國色天香 唐玄宗內殿賞花問程修己曰京師傳唱牡丹者稱首對曰季正封云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帝因謂妃曰粧鏡前飲紫金盞正封之詩可見矣

茶花 以滇茶為第一日丹次之滇茶出自雲南色似檜紅大如茶碗花瓣不多中有層摺赤豔黃心樣範可愛

佛桑 出嶺南枝葉類江南木槿花類中州芍藥而輕柔過之開時當二三月間阿那可愛有深紅淺紅淡紅數種剪插即活

花癖 唐張籍性耽花卉聞貴侯家有山茶一株花大如盞度不可得愛姬換之入謂之張籍花淫

海棠 宋真宗時始海棠與牡丹齊名真宗御製雜詩十題以海棠為首 晏元獻公殊始植紅海棠紅梅蘇東坡始名黃梅為蠟梅

花品 周濂溪愛蓮說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

舍東桑 蜀志先生舍東有桑樹高丈餘垂垂如蓋往來者皆依此樹非凡謂當出貴人先主少與諸兒獻

夜航船卷十一

植物

十六觀術齋鈔本

戲樹下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車蓋

張緒柳 南史齊武帝時益州獻蜀柳枝條甚長狀似

絲縷帝植于太昌靈和殿前曰此柳風流可愛似張

緒少年時也

美人蕉 其花四時皆開深紅灼眼經月不謝

海棠香國 昔有調昌守者求易使地彭淵問而止之

曰昌佳郡守也守問故曰海棠患患無香獨昌地產

者香故號海棠香國非佳郡乎

思梅再任 何遜為揚州法曹公廨有梅一株遜常賦

詩其下後居洛思梅花不得請再任揚州至日花開

滿樹遜責醉賞之

夜航解卷十六

植物

十九 觀海錄鈔本

榴花洞 唐樵者藍超于福州東山逐一鹿鹿入石門

內有雞犬人煙見一翁謂曰皆避秦地留卿可乎超

曰歸別妻子乃來與榴花一枝而出後再訪之則迷

矣

桃花山在定海安期生煉藥于此以墨汁灑石上成桃

花雨過則鮮豔如生

攀枝花 廣州產高四五丈類山茶殷紅如錦一名木

綿

一年三花 嵩山西麓漢有道士從外國將貝多子來

種之成四樹一年三花白色其香異常

白菊 詩韓詩大華峯頭玉井蓮開花十丈藕如船冷

比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沉痾痊

萱草忘憂宜男 博物志萱號忘憂草亦名宜男花韓

詩萱草女兒花不忘壯士憂

冰肌玉骨 袁豐之評梅曰冰肌玉骨世外佳人但恨

無傾城之笑耳

菊比隱逸 菊不競春芳後羣卉而開故以隱逸之士

比之

花似六郎 譽張昌宗者曰六郎貌似蓮花楊再思曰

乃蓮花似六郎耳

先後開 大庾嶺上梅花南枝已落北枝方開寒暖之

候異也

夜航解卷十六

植物

二十 觀海錄鈔本

夜航船卷十七

古劍陶菴老人細

四靈部

飛禽

鳥社 大禹即位十年東巡狩崩於會稽因而葬之有鳥來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蕪穢謂之鳥社縣官禁民不得忘害此鳥犯則無赦

精衛鳥 炎帝女溺死渤海海中化為精衛鳥日啣西山木石以填海渤澥至死不倦

鳳 論語識曰鳳有六像九苞六像者頭像天目像日

背像月翼像風足像地尾像緯九苞者口包命心合

夜航船卷十七

四靈

觀術齋鈔本

度耳聰達舌詘伸色光彩冠矩朱距脫鉤音激揚腹文戶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世飛鳴曰郎都食惟梧桐竹實故子欲居九夷從鳳嬉

鸞瑞鳥也張華注曰鸞者鳳凰之亞始生類鳳久則五彩變易其音如鈴周之文物大備法車之上綴以大鈴如鸞聲也故改為鸞駕

象鳳 太史令蔡衡曰凡像鳳者有五色多赤者鳳多青者鸞多黃者鸚鵡多紫者鸞鸞多白者鵠此鳥多青乃鸞非鳳也

迦陵鳥鳴清越如笙簫妙合宮商能為百蟲之音楞嚴

經云迦陵仙音遍十方界

畢方鳥 山海經章峨之山有鳥狀如鶴一足赤文青質而白喙名曰畢方其鳴自叫見則邑有譎火

鸞影 宋范泰鸞詩序昔蜀賓王結宜峻卵之山獲一鸞三年不鳴其夫人曰嘗聞鳥見其類則鳴何不懸鏡以照之王從其言鸞觀影悲鳴冲霄一奮而絕嗟乎慈禽之深也 鸞血作膠以續弓弩琴瑟之弦

吐綬雞形狀毛色俱如大雞天晴淑景頷下吐綬方一尺金碧晃曜花紋如蜀錦中有一字乃篆文壽字陰晦則不吐一名壽字雞一名錦帶功曹

孔雀自愛其尾遇芳時好景聞鼓吹則舒張翅尾盼睐

而舞性妬忌見婦女盛服必奔逐啄之山棲時先擇貯尾之地然後置身欲生捕之者候雨甚往擒之尾

霑雨而重人雖至猶愛尾不敢輕動也

杜鵑 蜀有王曰杜宇禪位于鰲靈隱於西山死化為杜鵑蜀人聞其鳴則思之故曰望帝又曰杜鵑生子

寄于他巢百鳥為飼之

鴻鵠六翻 劉向曰今夫鴻鵠高飛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翻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撻去一把飛不為高

下

號寒虫 五臺山有鳥名號寒虫四足有肉翅不能飛其糞即五靈脂也當盛夏時文彩絢爛乃自鳴曰鳳

鳳不如我至冬毛盡脫落自鳴曰得過且過

秦吉了 嶺南靈鳥一名了哥形似鸚鵡黑色兩肩獨

黃頂毛有縫如人分髮耳聽心慧舌巧能言有夷人

以數萬錢買去吉了曰我漢禽不入胡地遂驚死

變化 月令三月田鼠化為鴛八月鴛化為田鼠二物

交化即今所謂鸛鶉也二月鷹化為鳩八月鳩化為

鷹亦交化也

赤鳥 周武王伐紂渡孟津有火自上而下至王屋流

為鳥其色赤其聲魄

布穀即斑鳩杜詩布穀催春種張華曰農事方起此鳥

飛鳴于桑間若云穀可布種也又其聲曰家家撒穀

又云脫却破褲因其聲之相似也

蟲母大如雞黑色生南方池澤葭蘆中其聲如人嘔吐

每一鳴口中吐出蚊蚋一二升

稚子一名竹團喜食笋善匿不使人見故杜詩有笋根

稚子無人見之句

鷓鴣水鳥能厭水神故畫於舟首舟名彩鷓

捕鷓 魏公子無忌方與客飲有鷓擊鳩走巡於公子

案下鷓追擊殺於公子之前公子恥之即使人多設

爵羅得鷓數十匹責讓以殺鳩之罪曰殺鳩者死一

鷓低頭不敢仰視餘皆鼓翅自鳴公子乃殺低頭者

餘盡釋之

鶉鴒井 漢高祖廟臨城鶉鴒井旁記云沛公避難井

中有雙鶉集井中追者不疑得脫

雪衣娘 唐明皇時嶺南進白鶉聰慧能言上呼之

為雪衣娘上每與諸王及貴妃博戲稍不勝左右呼

雪衣娘即飛入局中以亂其行列一日語曰昨夜夢

為鶉所搏已而果為鶉鶉斃瘞之苑中號鶉鴒塚

唐李繁曰東都有人養鶉鴒以其慧施于僧僧教之

能誦經往往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

動為求無上道及其死焚之有舍利

白鶉 宋帝昺駐蹕崖州山為元兵所追丞相陸秀夫

抱帝赴海死時御舟一白鶉奮擊哀鳴墮水以殉

鶉鴒詩 宋高宗好養鶉鴒躬自飛放有士人題詩云鶉

鴒飛騰遠帝都朝收暮放費工夫何如養個南來雁

沙漠能傳二帝書帝聞之召見士人即命補官

長鳴雞 宋處宗嘗買一長鳴雞著牕間後雞作人語

與處宗談論終日不輟處宗因此學業大進

宋廚雞蛋 宋文帝尚食廚備御膳烹雞子忽聞鼎內

有聲極微乃羣卵呼觀世音悽愴之甚監宰以聞帝

往驗之果然歎曰吾不知佛道神力乃能若是勅勅

自今不得用雞子并除宰割

雁書 蘇武使匈奴留武于海上牧羝漢使留求之

匈奴詭言武死常惠教使者曰天子在上林射雁雁

雁書

匈奴詭言武死常惠教使者曰天子在上林射雁雁

足上繫帛書言武在某澤中單于驚謝乃遣武還

禮記鴻雁來賓 先王至為主後至為賓

孤雁 張華曰雁夜棲川澤中千百成羣必使孤雁巡

更有警則哀鳴呼衆故師曠禽經曰羣棲獨警

飛奴 張九齡家養羣鴿每與親知書繫鴿足上移之

呼為飛奴

鳩毒 左傳宴安鳩毒不可懷也鳩毒鳥也黑身赤目

食蝮蛇以其毛歷飲食則殺人

周周鳥名周周首重尾屈將欲飲于河則必顛乃銜尾

而飲

金衣公子 唐明皇游於禁苑見黃鶯羽毛鮮潔因呼

夜航船卷七

四靈

五觀術齋鈔本

為金衣公子戴顯春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答曰

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鉞砭詩腸鼓吹

養木雞 莊子涿子為宣王養鬪雞十日而問之曰雞

可鬪乎曰未也猶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之曰幾矣

雞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

無敢應者皆反走矣

季邱鬪雞 左傳季邱之鬪雞季氏介其羽邱氏為之

金距劉孝威詩翅中含白芥距外曜金芒

乘軒鶴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及狄人伐衛受甲

者皆曰鶴有祿位何不使戰是以衛亡

翮成縱去 僧支道林好鶴有遺以雙鶴者林鍛其羽

鶴反顧懊惜林曰鶴有凌霄之志何肯為人耳目近

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羊公鶴 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

斂斂而不肯舞故比人之名而不實

斤鷗笑鵬 莊子窮髮之比有鳥名鵬搏扶搖而上者

九萬里且適南溟斤鷗笑之曰彼奚適也我騰躍而

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

彼且奚適也

打鴨驚鴛 呂士隆知宣州好筍官妓適杭州一妓到

士隆喜之一日羣妓小過士隆欲筍之妓曰不敢辭

夜航船卷七

四靈

六觀術齋鈔本

責但恐杭妓不安耳士隆赦之梅聖俞作打鴨詩莫

打鴨驚鴛鴦鴛鴦新向池中落不比孤州老鴿鷓

鳥 燕太子丹質於秦秦遇之無禮欲歸秦王不聽謬

言曰令烏頭白馬生角乃可歸丹仰天嘆息烏即頭

白秦王不得已而遣之

烏傷顏 烏純孝父亡負土築墓羣鳥銜土助之其吻

皆傷因以名縣 唐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

而腹下白不能反哺者謂之鴉

燕居舊巢 武瓘詩花開蝶滿枝花謝蝶還希惟有舊

巢燕主人貧亦歸又唐詩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

堂百姓家 關鴨 陸龜蒙有鬪鴨闌一日驛使過馬挾彈斃其尤

者陸曰此鴨善人言欲進上奈何斃之使者盡以囊中金塞其口徐問人語之狀陸曰能自呼其名耳使者憤且笑拂袖上馬陸還其金曰吾戲耳

孝鵝 唐天寶末長興沈氏畜一母鵝將死其雛悲鳴不復食母死啄敗薦覆之又啣芻草於前若祭狀向天長號而死沈氏異之埋于將灣名孝鵝塚

蔡確鸚鵡 蔡確貶新州有侍姬名琵琶所畜鸚鵡甚慧每為確呼琵琶及琵琶死鸚鵡猶呼其名確賦詩傷之

雁邱 金元好問過陽曲見一獵者云捕得二雁內一死一脫網去空中哀鳴良久投地亦死好問遂以全

贖二雁瘞之汾水濱壘土為邱今名雁邱

見彈求鴉 莊子長梧子曰汝亦太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矣鴉

燕巢于幕 季札如晉將宿于戚聞鐘聲曰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而可以樂乎呂氏春秋燕雀處堂母子相愛突厥棟焚燕雀不知

禽經 金得伯勞之血則昏鐵得鸚鵡之膏則瑩石得鵲髓則化銀得雉糞則枯翡翠粉金鵲鵲厭火

風雨霜露 禽經云風翔則風風為也雨舞則雨雨商羊也霜飛則霜霜鷓鴣也露晞則露露鶴也又云以豚讖風以鼃讖雨豚江豚也鷓鴣知風螿知雨

禽智 陳所敏云灘鵝鵝能救水故水宿之物莫能害

啄木遇蠹穴能以嘴畫字成符蠹蟲自出鶴能步罡蛇不敢動鴉有隱巢故鷲鳥不能見燕啣泥常避戊己故巢不傾鶴有長水石能于巢中養魚而水不涸

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即啣艾置巢中燕遂避去此有皆禽之有智者也

大鳥悲鳴 楊震將葬先葬數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次悲鳴葬畢方去上聞乃悟震坐枉遺遣使具祭官其子

化鶴 職方乘云南昌洗馬池嘗有年少見美女七人脫彩衣岸側浴池中年少戲藏其一諸女浴畢就衣

化白鶴去獨失衣女留隨至年少家為夫婦約以三年還其衣亦飛去故又名浴仙池

化為大鳥 王仲變倉頡舊文為今隸書秦始皇嘗徵仲不至大怒詔檻車送之仲化為大鳥飛去落二翻于延慶州今有大翻山

五色雀出羅浮山貴人至則先翔舞

鵲巢 永福隋時雙鳳來巢宋初復至守臣以聞太宗遣使鑿巢下石得美玉名其山曰鳳凰山

羣鳥啼噪 海鹽烏夜村晉何準寓此一夕羣鳥啼噪準生女復後夜噪啼乃穆帝立準女為后之日

問上皇 郭浩按邊至隴見鸚鵡一紅一白鳴樹間問  
上皇安否浩詰其故蓋隴州歲貢此鳥徽宗置之安  
妃閣後發還本土二鳥猶感恩不忘

鳳曆 鳳知天時故以名曆鳳鳴而天下之雞皆鳴鳳  
尾十二翎遇閏歲生十三翎翎今樂府調尾聲十二  
板以象鳥尾故曰尾聲或增四字亦加一板以象閏  
雞五德 韓詩外傳頭戴冠文也足搏距武也見敵敢  
鬪勇也見食相呼義也守夜不失時信也故又稱德  
食禽

陳寶 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一物以獻道逢二童  
子曰此物名為螻蛄曰彼二童子名為陳寶得雄者

王得雌者霸陳倉人舍螻蛄逐童子童子化為雉飛入  
平林以告于公公大獵果得其雌化為石置于汧渭  
之間立陳寶祠遂霸西戎

腰纏騎鶴 昔有客各言其志一願為揚州刺史一願  
多貨財一願騎鶴上昇其一人曰吾願腰纏十萬貫  
騎鶴上揚州

隋珠彈雀 古云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  
蓋所用者重所求者輕也 雀躍者言人喜悅如雀  
之跳躍也

愛屋及鳥 詩經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恐因鳥而傷其  
屋也

越雞鵠卵 莊子越雞不能伏鵠卵謂其身小也

燕賀 淮南子大鳳成而燕雀相賀  
貫雙鵬 唐史高駢見雙鵬飛過祝曰我貴當中之一  
發貫雙鵬因號雙鵬侍郎

鵠巢鳩占 詩經維鵠有巢維鳩居之  
聞雞起舞 祖逖與劉琨同寢中夜聞雞鳴琨覺曰  
此非惡聲也因起舞

夜航船卷七

四

十



走獸

藥獸 神農時白民進藥獸有疾則拊其獸投之語語畢獸輒如野外啣一草歸搗汁服之即愈帝命風后記其何草起何疾久之如方悉驗虞卿曰神農師藥獸而知醫

夔 黃帝於東海流波山得奇獸狀如牛蒼身無角一足能入水吐水則生風雨目先如日月其聲如雷名曰夔帝令殺之取皮以冒鼓楹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

魍魎 臯陶治獄有魍魎游于庭一角之獸即其所畫魍魎其罪疑者令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以定獄辭

夜航解卷七

四靈

十一觀海錄鈔本

黃熊 舜殛鯀于羽山鯀化為黃熊入于羽泉故禹廟祭品戒不用熊

白狐 禹年三十未娶行塗山有白狐九尾造禹塗山人歌曰白狐綏綏九尾靡靡成子家室乃都攸昌禹遂娶之謂之女嶠

野鬼 文王囚于羑里七年其子伯邑考往視之父紂呼與圍棋不遜紂怒殺伯邑考醢之令人送文王食命食畢而告之後告文王號泣而吐之盡變為野鬼而去

麟紱 孔子在娠有麟正吐玉書于闕里文云水精之子孫係衰周而素王孔母乃以繡衣繫麟角信宿而

麟去至魯定公時魯人鋤商田于大澤得麟以示孔子繫角之紱尚在孔子知命之將終抱麟解紱涕泗滂沱

白澤 東望山有獸曰白澤能言語王者有德明照幽遠則白澤自至

昆號后土之神獸英靈能言語王者有禹治水有功而來

角端 元太祖駐師西印度有大獸高數丈一角如犀牛作人語曰此非帝王世界宜速還耶律楚材進曰此名角端聖人在位則奉書而至能日馳一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

夜航解卷七

四靈

十一觀海錄鈔本

豕豕類也張口而腹臙盡露故名曰豕易經用豕曰蓋取此義

獅子 一名狻猊博物志魏武帝伐冒頓經白狼山逢獅子使人格之殺傷甚眾忽見一物自林中出如狸上帝車輒獅子將至便跳上其頭獅子伏不敢動遂殺之得獅子還來至洛陽三十里雞犬無鳴吠者西耳身若虎豹尾長參其身食處豹王者威及四夷則至

虎儀 人罹虎厄其神魂嘗為虎役為之前導故為凡死于虎者衣服巾履皆卸于地非虎之威能使自卸實鬼為之也

虎威 虎有骨如乙字長寸許在脇兩旁皮內尾端亦有之名虎威佩之臨官則能威眾又虎夜視一目放先一目視物獵人候而射之弩箭纒及光隨墮地成白石入地尺餘記其處掘得之能止小兒啼

倉兒 尚父為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仗鉞把旄號其眾曰倉兒倉兒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舟因神以化令汝急渡不急渡倉兒害汝

鬪穀於菟 左傳鬪伯比淫於邳子之女生子文邳夫人使棄諸夢澤中虎乳之邳子田見而懼歸夫人以告遂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曰鬪穀於菟

獲獾者象鼻犀日牛尾虎足性好食鐵生南方山谷中

寢其皮辟濕圖其形辟邪

窮奇 西北有獸名曰窮奇一名神狗其狀如虎有翼能飛食人知人言語逢忠信之人則嚙而食之逢奸邪之人捕則捕禽獸以餉之

檮杌 西荒中獸也狀如虎毛長三尺餘人面虎爪口牙一丈八尺好鬪至死不却獸之至惡者

山都形如昆侖奴毛徧體見人輒閉目張口如笑好在深洞中翻石覓蟹噉之

饕餮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齒人爪聲如嬰兒鉤玉山中有之

狼狽二獸名狼前二足長後二足短狽前二足短後二

足短長狼無猶不立猶無狼不行若相離則進退無據矣故世人言事之乖張則曰狼狽

風馬牛 馬喜逆風而奔牛喜順風而奔故北風則南牛南而馬北南風則牛北而馬南故曰風馬牛不相及也

種羊 西域俗能種羊初冬擇未日殺一羊切肉方寸埋土中至春季擇上未日延僧吹胡笳作呪語土中起一泡如鴨卵數日風破其泡有小羊從土中出此又胎卵濕化之外又得一生也

此貓貓也

萬羊 李德裕召一僧問休咎僧曰公是萬羊丞相今已食過九千六百矣數日後有饋羊四百者適滿其數公大驚欲勿受僧曰羊至此已為相公所有矣旬日後貶潮州司馬又貶連州司戶尋卒

艾豨 衛靈公夫人南子與宋朝通野人歌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豨

遼東豕 遼東有豕生子頭白異而獻之河至河東見豕皆白頭懷慙而返今彭寵之自伐其功何異於是

李貓 李義府容貌溫恭而狡險忌刻時人謂之李貓

麋鹿觸冠 秦始皇欲大苑囿優旃曰善多縱禽獸于

中冠從東方來以麋鹿觸之足矣

猶豫 猶之為獸性多疑聞有聲則豫上樹四顧望之

無人纔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今人慮事之不

決者曰猶豫

沐猴小猴也出蜀賓國史言沐猴而冠以沐為沐浴之

沐者非是

刑天獸名即渾沌見山海經能挾干戚而舞陶淵明詩

刑天舞干戚今誤作刑天無干戚

媚形若彘常在地食死人腦欲殺之當以柏挿其墓故

今墓上多種柏樹一名蝮秦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

之

夜航船卷七

四

十五觀術齋鈔本

猾無骨入虎口不能噬落虎腹中則自內噬出書曰蠻

夷猾夏則取此義

犀角一名通天一名分水一名駭雞通天用以作簪則

夢登天知天上諸事分水刻為魚形銜以入水水開

三尺可得氣息水中駭雞謂雞見之則驚却也

馴獺 永州養馴獺以伐代鷓鴣沒水捕魚常得數十

斤以供一家魚重一二十斤者則兩獺共舁之

明駝 駝卧足不帖地屈足漏明則步走千里故曰明

駝唐制驛有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楊貴妃私

發明駝賜安祿山荔枝

瘼狗 左傳國狗之瘼無不噬也杜預注云瘼狂犬也

今云獠犬宋書云張收為瘼犬所傷食蝦蟇而愈又

槌碎杏仁納傷處即愈

畜犬 晉書曰白犬黑頭畜之得財白犬黑尾世世乘

車黑犬白耳富貴黑犬白前二足宜子孫黃犬白耳

世世衣冠

風生獸生炎州大如狸青色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

獸不死毛亦不焦斫刺不入打之如灰囊以鐵鎚鍛

其頭數十下乃死而張口向風須臾復活以石上莒

蒲塞其鼻即死取其腦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壽五

百歲

夜航船卷七

四

十六觀術齋鈔本

月支猛獸 漢武時月支國獻猛獸一頭形如五六十

日犬子大如狸而色黃武帝小之使者對曰夫獸不

在大小乃指獸命叫一聲獸舐唇良久忽叫如大霹

靂兩目如礮碑之交光帝登時顛蹶搔耳震慄不能

自止虎賁武士皆失仗伏地百獸驚絕虎亦屈仗伏

舞馬 唐玄宗舞馬四百蹄分為左右部有名曰某家

驕其曲曰傾盃樂皆衣其以錦繡綴以金銀每樂作

奮首鼓尾縱橫應節

舞象 唐明皇有舞象數十祿山亂據咸陽出舞象令

左右教之拜舞象皆弩目不動祿山怒盡殺之

弄猴 唐昭宗播遷隨駕有弄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

以緋袍號供奉羅隱詩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

便著緋是也朱梁篡位取猴令殿下起居猴望見全忠徑趨而前跳躍奮擊遂被殺

忽雷駁秦叔寶所乘馬也餵料時每飲以酒常於月明中試之能豎越三領黑檀叔寶卒嘶鳴不食而死

鐵象 曲端下獄自知必死仰天長吁指其所乘馬名鐵象曰天不欲振復中原乎惜哉鐵象泣數行下

鑄馬 慕容廆有駿馬赭白有奇相饒逸力至備光壽元年四十九矣而駿逸不虧備奇之比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像親為銘贊鑄頌其旁像成而馬死矣

白獺 魏徐邈善畫明帝游洛水見白獺愛之不可得逸曰獺嗜鮓魚乃不避死遂畫板作鮓魚縣岸羣獺

競來一時執得帝曰卿畫何其神也  
贖馬 周田子方嘗出見老馬於道詢知為家畜也歎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贖之歸

袁氏 後唐有孫恪者納袁氏為室後至峽山寺袁持一碧環獻老僧少頃野猿數十捫蘿而躍袁乃命筆題詩化猿去僧方悟即沙門向所畜者玉環其繫頸舊物也

果下馬 羅定州出馬高不踰三尺駿者有兩脊骨又呼雙脊馬健而能行以其可在果樹下行名曰果下馬

穢鼠易腸 唐公房拔宅上昇雞犬皆仙惟鼠不淨不

得去鼠自悔一日三吐易其腸欲其自潔也

八駿 穆天子八駿一名絕地足不踐土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霄夜行萬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熠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霧乘雲而奔八名扶翼身有肉翅 又有驊騮驥亦古之良馬也

黑牡丹 唐末劉訓者京師富人京師春遊以牡丹為勝賞訓邀客賞花乃繫水牛累百於門人指曰此劉氏黑牡丹也

辟暑屏 孔帖文宗延學士於內殿李訓講易時方盛夏上命取辟暑屏以賜開元遺事交趾進屏角如金

冬月置殿中暖氣如熏上問使者曰此辟寒屏也

養虎遺患 漢王欲東歸張良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飢疲今釋不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

狐假虎威 楚王問羣臣北方畏昭奚恤何哉江乙曰虎得一狐狐曰子母食我天帝令我長百獸不信吾先行子隨後觀獸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以為畏狐也今北方非畏昭奚恤實畏王甲兵也 狐疑者狐性多疑故心不決曰狐疑

黔驢之技 柳文黔黑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放之山下虎見龐然大物環林間視之驢一鳴虎大駭以為且噬已然往來視之覽無異能蓋習其聲稍近宕倚

夜航船卷十七 四靈 十八

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矣跳梁  
大噉斷其喉盡其肉乃去

馬首是瞻 晉荀偃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惟余馬首  
是瞻

不及馬腹 楚伐宋宋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  
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不  
可與爭

塞翁失馬 北史塞上翁匹馬亡入胡人弔之翁曰安  
知非福乎後馬將駿馬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

後其子騎折髀人弔之翁曰又安知非福乎後兵出  
丁壯者免其子以跛相保

夜航解卷七

四卷

十九

棄人用犬 晉靈公飲趙盾酒伏兵將攻之其右提彌  
明知之趨登扶盾以下公噉夫樊焉明搏而殺之盾

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

跖犬吠堯 漢高祖既殺韓信詔捕蒯徹既至上曰若  
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

捷足者先得焉跖之犬吠堯堯非不仁吠非其主也

指鹿為馬 秦趙高欲專權乃先設驗持鹿獻二世曰

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也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  
言高陰中言鹿者以法

守株待兔 韓子宋人有耕者田畔有株兔走觸之死

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觀復得兔為宋國笑也

多歧亡羊 列子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  
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之者衆曰多歧  
既返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  
有歧焉吾不知其所之是以反也

飛越峰 洪武初夷人獻良馬十其一白者乃得之貴

州養龍坑坑旁水深而遠下有靈物春和多繫牝馬  
雲霧晦冥必有與馬接其產即龍駒故此馬首高九  
尺長丈餘莫可控御勅典牧者囊沙四百斤壓而乘  
之行如電躡片塵不驚賜名飛越峰命學士宋濂贊

燧人氏始著物蟲鳥獸之名鯨始服牛相士始乘馬伏  
羲始畜犧牲夏后氏始食卵漢文帝始制潔六畜後

夜航解卷七

四卷

二十

魏始禁宰牛馬唐高祖始斷屠

黃耳 陸機有快犬曰黃耳性黠慧能解人語隨機入

洛久無家問作書以竹筒戴犬項令馳歸復得報還  
洛今有黃耳冢

白鹿夾轂 漢鄭弘為淮陰守歲旱弘行田間雨即至

時有白鹿在道夾轂而行主簿賀曰聞三公車輪鹿  
明公必大拜矣果驗

塵出終南諸山鹿之大者曰塵羣鹿隨之視塵尾為嚮

道故古之談者揮焉

飛鼠其物飛而生子難產者以皮覆之則易故名催  
生

糖牛桂平出里人知牛嗜鹽乃以皮裹手塗鹽於上入穴探之其角如玉取其以為器

射鹿為僧 陳惠度於剡山射鹿鹿孕而傷既產以舌舐子乾而母死惠度遂投寺為僧後鹿死處生草名曰鹿胎草

野賓

宋王仁裕嘗畜一猿名曰野賓一日放於嵒冢山後仁裕復過此見一猿迎道左從者曰野賓也隨行數十里哀吟而去

憑黑虎 卓敬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兒牛憑之歸入門乃黑虎也

題虎 顧象彪圖明成祖出圖命解縉題句縉詩云虎

夜航船卷十七

四靈

三觀海齋鈔本

為百獸尊誰敢撓其怒惟有父子恩一步一回顧帝

見詩有感即令夏原吉迎太子於南京

熊入京城 弘治間有熊入西直門何孟春謂同列曰

熊之為兆宜慎火未幾在處有火災或問孟春曰此

出何占書孟春曰余曾見宋紀永春嘉災前數日有

熊至城下州守高世則謂其倖趙允縉縉曰熊於字

能火郡中宜慎火果延燒十之七八余憶此事不料

其亦驗也

不忍麀 孟孫獵得麀使巴西持歸麀母隨之啼泣巴

西不忍與之孟孫大怒逐巴西尋召為其子傳謂左

右曰天不忍麀且忍吾子乎

的盧 劉表贈備一馬名曰的盧一日遇伊籍曰此馬

相惡必妨主備未之信表妻蔡氏忌備嗚弟瑁設筵

暗害備覺出奔前阻檀溪後為瑁兵所逼乃下溪策

馬曰的盧的盧今日妨吾的盧於急流深處一躍三

丈飛渡西岬瑁驚駭而退

獲兩虎 史記陳軫曰卞莊子刺虎館堅子止之曰兩

虎方共食一牛牛甘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亡從而

刺之一舉兩得果獲兩虎

牛羊犬豕別名 禮記牛曰太牢羊曰少牢又牛曰一

元大武羊曰柔毛又曰長髯主簿豕云剛鬣又云烏

喙將軍韓獪六國時韓氏之黑楚獪宋猎皆良犬也

夜航船卷十七

四靈

三觀海齋鈔本

又曰大夫之家無故不殺犬豕 家豹烏圖皆猫之

美譽

鹿死誰手 石勒曰使朕遇漢高當北面事之若遇光

武可與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

續貂 晉書趙王倫篡位奴卒亦加封秩貂蟬滿座語

曰貂不足狗尾續

拒虎進狼 鑑斷漢和帝年纔十四乃能收捕竇氏足

繼孝昭之烈惜其與宦官議之以啟中常侍亡漢之

階語曰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此之謂也

馬得虎子 吳志呂蒙欲從里母叱之蒙曰不入虎穴

馬得虎子又班超使西域鄯善王廣禮敬甚備匈奴

使來更疎懈超會其吏士三十六人曰不入虎穴焉  
不得虎子遂夜攻虜營斬其使

羊觸藩籬 易經羝羊觸藩羸其角

制千虎 宋史常安民遺呂公著書曰去小人不難勝  
小人難耳嘗見猛虎負嵎卒為人勝者人衆而虎寡  
也今奈何以數千人而制千虎乎公著得書默然

搏蹇兔 史記范雎謂秦昭王曰以秦治諸侯譬猶走  
韓廬而搏蹇兔也

瞎馬臨池 世說顧愷之與殷仲堪作危語有一參軍  
在坐曰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以仲堪眇一目故  
也

夜航船卷七 四 靈 三

教猱升木 猱猴屬性善升木不待教而能者詩經毋

教猱升木

城狐社鼠 韓詩外傳稷鼠不攻城狐不灼恐其壞城

而傷社也

陶犬瓦雞 金樓子陶犬無守夜之警瓦雞無司晨之

益

羊質虎皮 楊子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忘

其皮之虎也

九尾狐 宋陳彭年奸佞不常時號九尾狐

蝟務 蝟似豪豬而小其毛攢起如矢言人事之叢襍

似之故事多蝟務

鱗介

龍有九子一曰螭似龜好負重故立於碑趺二曰螭

吻好遠望故立於屋脊三曰蒲牢似龍而小好叫吼

故立於鐘鈕紐四曰狴犴似虎有威力故立於獄門

五曰饕餮好飲食故立於鼎蓋六曰蚣蝱好水故立

於橋柱七曰睚眦好殺故立於刀環八曰金猊形似

獅好烟火故立於香爐九曰椒圖似螺蚌性好閉故

立於門楣

尺木 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曰尺木龍無尺木

不能升天

攀龍髯 黃帝采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成有龍垂鬚髯

夜航船卷七 四 靈 三

下迎帝騎龍上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小臣不

得上悉持龍髯攀援墮弓抱其弓而號後世名其處

曰鼎湖名其弓曰烏號

龍漿 夏后藏龍漿於匱周厲王發之漿化為龍入於

王府府中童妾生娠之生女棄於道有夫婦竊之至

褒後褒人有罪納女於幽王是為褒氏奴

癡龍 昔有人墮洛中洞穴見宮殿人物九處持大羊

鬚得珠取食之出問張華華曰九仙館也大羊乃癡

龍

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

梭龍 陶侃少時嘗捕魚雷澤得一鐵梭還挂著壁有

頃雷雨大作梭變成赤龍騰空而去

畫龍 葉公子高好龍雕文畫之一旦真龍入室葉公棄而還走失其魂魄故曰葉公非好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

行雨不職 唐普聞師聚徒說法有老人在傍問之答曰某此山之龍因病行雨不職見罰求救師曰可易形來俄為小蛇師引入淨瓶覆以袈裟忽雲雨晦冥雷電繞空而散蛇出復為老人而謝非藉師力則腥穢此地矣出泉以報

金吾亦龍種形似美人首尾似魚有兩翼其性通靈終夜不寐故用以巡警

夜航船卷七

四靈

五觀海錄抄本

螺女 閩人謝端得一大螺如斗畜之家每歸盤盂必具因密伺乃一姝麗甚問之曰我天漢中白水素女

天帝遣我為君具食今去留殼與君端用以儲粟粟常滿

射鱧 越王郢於福州溪谿中見一鱧長三丈郢射中

之鱧以尾環繞人馬俱溺

鱧殘魚出松江昔吳王江行食鱧以殘者棄水面化為魚

橫行介士 抱朴子山中辰日稱無腸公子者蟹也蟹

譜出師下巖之際忽見蟹稱為橫行介士

蛟龍得雲雨 周瑜謂孫權曰劉備有關張熊虎之將

肯久屈人下哉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生龜脫筍 金華俞清建云荆公欲使脫筍者僧伽黎遂去室家妻子之累猶生龜脫筍亦難堪忍

杯中蛇影 樂廣為河南尹讌客壁上有懸弩影照於杯中影如蛇客驚謂蛇入腹遂病後至其故處知為弩影病遂解

率然 博物志率然一身兩頭擊其一頭則一頭至擊其中則兩頭至故行軍者有長蛇陣法

魚求去鉤 漢武欲伐昆明鑿池習水戰刻石為鯨魚

每雷雨至則鳴尾皆動嘗有人釣此繪綸絕而去魚夢於武帝求去其鉤明日帝游池上見一魚銜鉤

夜航船卷七

四靈

五觀海錄抄本

曰豈非昨所夢乎取魚去鉤而放之後帝復遊池畔得明月珠一雙嘆曰豈魚之報也

打草驚蛇 王魯為當塗令贖貨為務會稽民連狀訴簿貪頗魯判曰汝雖打草吾已驚蛇

乾蟹愈瘡 筆談關中無蟹有人收得一乾蟹土人怪其形以為異每人家有瘡者借去懸於戶其病遂痊是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矣

魚婢蟹奴 爾雅魚婢小魚也亦曰妾魚大蟹腹下有數十小蟹名蟹奴

畫蛇添足 陳軫對楚使曰三人飲酒約畫地為蛇先成者飲一人先成舉酒而起曰吾先成且添為之足



其一人奪酒飲曰蛇無足汝添足非蛇也

髯蛇長十丈圍七八尺常在樹上伺鹿獸過便低頭透之有頃鹿死先濡令濕便吞食之頭角骨皆鑽皮自出

珠鼈 廣東電白海中出珠龜鼈狀如肺有四眼六腳而吐珠一曰文魷鳥頭魚尾鳴如磬而生玉

儵魚 建昌修水出儵魚郭璞云有水名修有魚名儵天下大亂此地無憂俗呼西河

墨龍 撫州學有石軍墨池韓子蒼雜記池中忽時水黑謂之墨龍此物見則士子應試者得人必多屢驗

飛魚 晉吳赫築魚塞於湖忽聞空中云晚有大魚攻塞勿殺須臾大魚果至羣魚從之隸誤殺大魚是夕風雨橫作魚悉飛樹上

呪死龍 石勒時大旱佛圖澄於石井岡掘一死龍呪而祭之龍騰空而上雨即降今有龍岡驛

四蛇衛之 開刑鮒鯽山山海經云頽頽葬其陽九嬪葬其陰四蛇衛之

白帝子 漢高祖微時見白蛇當道揮劍斬之後有老嫗泣曰吾子白帝子也化蛇當道為赤帝子所殺

喚魚潭 青神中巖有喚魚潭客至撫掌魚輒羣出

斬蛟 隋趙昱為嘉州守隸為潭中有老蛟作虐昱持刀入水頃之潭水盡赤蛟已斬一日棄官去後嘉陵

水漲見昱雲霧中騎白馬而下宋太宗賜封神勇

孩兒魚 磁州出魚四足長尾聲如嬰兒啼因名孩兒魚其骨燃之不滅

黃雀魚 出惠州八月化為雀十月後入海化為魚五色魚 隴州魚龍川有魚五色人不敢取杜甫水落魚龍夜即此

視龍猶蠅蚘 禹南巡狩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中人懼禹仰天嘆曰吾受命于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余何憂於龍焉

視龍猶蠅蚘顏色不變須臾龍俯首低尾而逝

雙鯉 蕭山縣之城山山顛有泉嘉魚產焉闔閭侵越句踐退保此山意其乏水餽以米鹽句踐取雙鯉報之吳兵夜遁

石蟹生於崖之榆林港內半里許土極細膩最寒但蟹入不能運動片時即成石矣人獲之則曰石蟹置之凡案能明目在海南

鱗魚一名箭魚腹下細骨如箭鏃此東坡有鱗魚多骨之恨也其味美在皮鱗之交故食不去鱗肋魚似鱗而小身薄骨細冬月出者名雪肋味最佳至夏則味減矣

龜曆 陶唐之世越囊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

有文皆蝌蚪書記開闢以來事帝命錄之謂之龜曆

元緒 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載入吳夜泊  
越里纜舟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手元緒奚事  
爾耶因呼龜為元緒

河豚狀如蝌蚪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黃文眼能開閉觸  
物便怒腹脹如鞠浮于水上人往取之河豚毒在眼  
子血三種中毒者血麻子脹眼睛酸蘆筍甘蔗白糖  
可以解之

集鱸 楊震聚徒講學有雀啣三鱸集講堂前皆曰鱸  
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果如其言

子魚 宋顯仁太后謂秦檜妻曰子魚大者絕少檜妻  
夜航船卷七 四靈 子觀術齋鈔本

曰妾家有犬者檜聞責其失言乃以青魚百尾進太  
后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

鰮魚長二丈皮可鑊物其子且從口出暮從臍入腹裏  
兩洞腸貯水以養子腸容二子兩則四焉

巖蛇龜身蛇尾鷹嘴鼉甲下有四足足具五爪大如癩  
頭龜硬似穿山甲其殼極堅其爪極利茅竹青柴到

口即碎著人之肌膚咬必透骨台温山下此物極多  
懶婦魚 江南有懶婦魚即今之江豚是也魚多脂熬

其油可點燈然以之照紡績則暗照宴樂則明謂之  
饞燈

脆蛇無膽畏人出崑崙山下聞人聲身自寸斷少頃自

續復為長身凡患色癆者以驚恐傷膽服此可以續  
命兼治惡疽大麻瘋及痢腰以上用首以下用尾  
瓦楞蚌寧海沿海有蚌田用大蚌搗汁竹筴帚灑之一  
點水即成一蚌其狀如芋蕒用缸砂壅之即肥大  
蝸蚌 陶穀出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蝸蚌詢其名  
類忠懿王命自蝸蚌以至彭越羅列十餘種以進穀  
視之笑謂忠懿王曰此謂一蚌不如一蟹也  
牡蠣一名蠔山本草牡蠣附石而生碗礪相連如房初  
生海岬身拳石四面漸長有一二丈者一房內有蠔  
肉一塊塊肉之大小隨房所生每潮來則諸房皆開  
有小蟲入則合之以充飢腹

夜航船卷七 四靈 子觀術齋鈔本

絲毛龜 蕪州出龜背有絲毛長尺餘浮水中則毛自  
泛起壓置壁間數年不死能辟飛蛇

蛤 隋帝嗜蛤所食以千萬計忽有一蛤置几上一夜  
有光及明肉自脫有一佛二菩薩像帝自是不復食

蚌 沈宮聞戲於樓水止獲一蚌煮食時中有一珠長  
半寸儼然大士像惜者熟失光為徽人售去

舅得詹事 燕文貞公女嫁盧氏嘗為舅求官公下朝  
問焉公但指支床龜視之女拜而歸告其夫曰舅得

詹事矣

三足鰲 黃庭宣知太倉民有食三足鰲而化地上止

存髮一縷衣服等物如蛻形者人以其婦殺夫報官  
庭宣令捕三足蟹名婦依前烹治出重囚食之亦盡  
化去

魚羹荆花 許襄毅官山左有民佈田其婦餉之食畢  
而死襄毅詢其所餉物及所經道路婦曰魚湯米飯  
度自荆林公乃買魚作飯投荆花於中試之狗彘無  
不死者

毒鱓 鉛山賣薪者性嗜鱓一日市歸烹食腹痛而死  
張昂治其獄召漁者捕鱓得數百斤中有昂頭出水  
二三寸者七條烹與死囚食亦腹痛而死

兩頭蛇 孫叔敖幼時遇兩頭蛇於路殺而埋之相傳  
夜航船卷七 四靈 三觀海錄

見此者必死歸泣告於母母曰蛇安在對曰恐害他  
人已殺而埋之矣母曰汝有利人心天必祐之果無  
恙

箏弦化龍 唐刺史韋宥於永嘉江許沙上獲箏弦投  
之江中忽見白龍騰空而去

牒蚌珠之仇 夏原吉治浙西水患宿湖州慈感寺夜

有嫗攜一女來訴曰久窟於潮音橋下歲被隣豪欲

奪吾女乞大人一字為鎮公書一詩與之公至吳淞

江有金甲神來告曰聘一鄰女已久無賴賺大人手

筆抵塞不肯嫁請改判公張目視之神逡巡畏避公

憶曰是慈感蚌珠之愁仇也牒於海神次日大風雨

震死一蛟於錢淡之北

與蛇同產 竇武產時并產一蛇投之林中後母卒有  
大蛇徑至喪所以頭擊柩若哀泣者少間而去時謂  
竇氏之祥

得魚忘筌 莊子筌者所以得魚得魚則忘筌比受恩  
而不知報也

魚游釜中 廣陵張嬰泣告張綱曰荒裔愚民相聚偷  
生若魚游釜中知其不可久今見明府乃更生之辰  
也

巴蛇 山海經巴蛇吞象三歲而出其骨

夜航船卷七 四靈 三觀海錄

蟲考

鞠通 孫鳳有一琴能自鳴有道士指其背有蛀孔曰此中有蟲不除之則琴將速朽袖中出一竹筒倒黑藥少許置孔側一綠色蟲背有金線文道人納蟲於竹筒竟去自後琴不復鳴識者曰此蟲名鞠通有耳聾人置耳邊少頃耳即明亮喜食古墨始悟道人黑藥即古墨屑也

蝗有四種食心曰蝗蝻食葉曰螻蝻食根曰蝻食節曰賊趙抃守青川蝗自青齊入境遇風退飛墮水而死馬援為武陵守郡連有蝗援賑貧贏薄賦稅蝗飛入海化為魚鰕孫覺簿合肥課民捕蝗若干官以未易

夜航船卷七

四靈

三觀海濤錄本

之竟不損禾宋均為九江守蝗至境輒散貞觀二年唐太宗祝天吞蝗蝗不為祟

水母 東海有物狀如凝血廣數尺正方圓名曰水母俗名海蜇一名蝦蛇音射無頭目所處則眾蝦附之

蓋以蝦為目也色正淡紫越絕書云水母以蝦為目海鏡以蟹為腸

海鏡廣中有圓殼中甚瑩滑照如雲母殼內有小肉如蚌腹中有小蟹海鏡飢則蟹出拾食蟹飽歸腹海鏡亦飽迫之以火蟹即走出此物立斃

百嘴蟲 温會在江州觀魚見漁子忽上岸狂走温問之但反手指背不能言漁子頭面皆黑細視之有物

如荷葉大尺許眼徧其上咬住不可取温令以火燒之此物方落每一眼底有嘴如釘漁子背上出血數斗而死莫有識者

自縊蟲 漢光武六年山陰有小蟲千萬皆類人形明日皆懸於樹枝自縊死之

螟蛉 詩曰螟蛉有子螺贏負之螟蛉柔蟲也螺贏蒲蘆也蒲蘆竊取柔蟲之子負持而去養以成子故世之養子號曰螟蛉也螺贏負螟蛉之子祝曰類我類我我七日夜化為己也故又謂之速化肖

螢火腐草所化隋煬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數斛夜出游如散火光徧於山谷

夜航船卷七

四靈

三觀海濤錄本

怒蛙 越王既為吳辱思以報復一日出游見怒蛙而式之左右問其故王曰有氣如此何敢不式戰士興起皆助越反矣

守宮 蜥蜴以器養之餵以丹砂滿七斤搗治萬杵以點子女子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則滅矣言可以防閑淫佚故謂之守宮

綠蠟 二酉餘談一人為蛇傷痛苦欲死見一小兒曰可用兩刀在水相磨磨水飲之神效言畢走入壁孔中其人如方服之即愈因號綠蠟為蛇醫又云蛇醫形大色黃蛇體有傷此蟲輒銜草傳之故有醫名

蜥蜴喻油 錢鏐王宮中使老媪監更一夕有蜥蜴沿

銀缸吸油既竭而倏然不見次日王曰吾昨夜夢飲麻膏而飽更媪駭異

寄居蟲形似蜘蛛而足稍長本無殼入空螺殼中戴以行觸之縮足如螺火炙之乃出

蝥蟲 有蝥蟲者一身兩口爭相噬也遂相食因自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蝥類也

螳臂 螳螂一名刀螂前二足如刀而多鋸齒能捕蟬見物欲以二足相搏遇車轍而亦當之故曰螳臂當車

蜺 一名縊女長寸許頭赤身黑喜自縊死云是齊東郭姜所化

文苑類卷之七 四靈 三五觀術齋鈔本

恙毒蟲也能傷人古人草居露處故早起相見問勞必曰無恙乎又曰恙憂也又獲食人獸

泥 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故詩人譏周澤曰一日不齋醉如泥

蟻 一名短狐處於江水能含沙射人所中者頭痛發熱劇者至死一名射影凡受射者其瘡如疥四月一日

上弩八月一日卸弩人不能見鵝能食之一日以雞腸草搗塗經日即愈

蟻鬪 殷仲堪父病瘧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鬪書押 米芾守無為州池中蛙聲聒人芾取瓦片書押守字投之遂不鳴上有芾書墨池二字為額

白鰕 趙抃鎮蜀時以白鰕寄余氏放之池中生息不絕或畜他所鰕色輒變白鰕池在開化

西施舌似車螯而扁生海泥中常吐舌寸餘類舌俗甘其味因名西施

庭寬白殺人者豈朱英乎按籍捕之果然

五蜂飛引 萬鵬舉為萬安丞有民婦訴其夫及五子為盜所殺不知其屍者一日有五蜂旋繞行幕汝若真魂宜前飛引蜂遙臨掩骸處得衣帶上所繫買布

數人名姓推鞠之遂雪其冤

水虎 馮水中有物曰水虎如三四歲小兒鱗甲如鱗

鯉射之不可入七八月間好磧在上曝膝頭似虎掌水常沒入水中露出膝頭小兒不知欲取戲弄便殺人

商鉅 莊子曰猶蚊負山商鉅馳河必不勝任商鉅蟻也

偃鼠 莊子曰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謝豹 號郡有蟲名謝豹見人時以前脚交覆其首如羞狀故得罪於人曰負謝豹之恥

玄駒 蟻也河內人見人馬數萬大如黍米來往奔馳從朝至暮家人以火燒之人皆成蚊蚋馬皆成大蟻故今人呼蚊蚋曰黍民蟻曰玄駒

文苑類卷之七 四靈 三五觀術齋鈔本

鵝鵝鼠五技 荀子鵝鼠五技而窮謂能飛不能上屋  
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  
不能先入

飛蟬集冠 梁朱异為通事舍人後除中書郎時秋日  
始拜有飛蟬集於异冠上或謂蟬珥之兆

羣蟻附羶 盧垣書今人奔尺寸之祿走絲毫之利如  
羣蟻之附羶腥聚蛾之投燭火取不為醜貪不避死

螢丸却矢 螢一名宵燭一名丹鳳類聚曰務成子日  
以螢為丸能却矢漢武威太守劉子南得其方合而  
佩之嘗與虜戰為其所圍矢下如雨離數輒墮地不  
能中傷虜以為異乃解圍去

夜航船卷十七

四靈

三觀術齋錄本

丈人承蜩 莊子痲痺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  
乎有通也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  
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什一累五而不墜則猶  
掇之也仲尼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

以蚓投魚 陳使傅縡聘齊齊以薛道衡接對之縡贈  
詩五十韻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縡所謂以蚓  
投魚耳

投鼠忌器 賈誼策諺曰欲投鼠而忌器鼠近于器尚  
憚而不投况貴臣之近主乎

蝶菴 李愚好睡欲作蝶菴以莊周為開山第一祖陳  
搏配食宰子陶潛輩祀之兩廡

箕歛蜂窠 皇甫湜常命其子松錄詩數首一字少誤  
詬詈且躍手杖不及則嚙腕血流嘗為蜂螫手指乃  
大噪散錢與里中小兒及奴輩箕歛蜂窠於庭命搥  
碎絞汁以償其痛

石中金蠶 丹陽人採碑於積石之下得石如拳破之  
中有一蟲似蟻蝥狀蠕蠕能動人莫能識因棄之後  
有人語曰若欲富貴莫如得石中金蠶畜之則寶貨  
自至詢其狀則石中蟻蝥耳

鳳子 大蝶一名鳳子見韓偓詩異物志昔有人渡海  
見一物如蒲帆將到舟競以篙擊之破碎墮地視之  
乃蝴蝶也海人去其翅足秤肉得八十斤噉之極肥

夜航船卷十七

四靈

三觀術齋錄本

美

蜈蚣 葛洪遐觀賦蜈蚣大者長百步頭如車箱屠裂  
取肉白如瓠南越志曰蜈蚣大者其皮可以鞞鼓其  
肉曝為脯美於牛肉

蝶幸 唐明皇春宴宮中使妃嬪各插艷花帝親捉粉  
蝶放之隨蝶所止者幸之謂之蝶幸後貴妃專寵不  
復作此戲

蠋 埤雅蠋大蟲如指似簪一名厄韓非子鱧似蛇鱧  
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婦人拾蠋而漁  
者握鱧故利之所在皆為賁育

蟹 廣雅云蟹蟲之知聲者也埤雅蟹善令人不迷故

從嚮大冲景福舛嚮蠻之興作言福如蟲羣起

蟋蟀 賈秋壑促織經曰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

青麻頭青項金翅金銀絲額上也黃麻頭次也紫金

黑色又其次也其形以頭項肥脚腿長身背潤者為

上項項緊脚瘦腿薄者為上蟲病有四一仰頭二捲

鬚三練牙四踢脚若犯其一皆不可用促織者督促

之意促織鳴嬾婦驚袁瓊秋日詩曰芳草不復綠王

孫今又歸人都不解施陰見之曰王孫蟋蟀也

虱 蘇隱夜卧聞被下有數人齊念杜牧阿房宮賦聲

緊而小急開被視之無他物惟得大虱十餘

蟻 蟻一名醯雞蜂蟻之類郭璞曰蟻飛磴而風春則雨

夜航船卷七 四靈 三九觀海錄鈔本

蠶 東漢記馬援擊尋陽山賊上書曰除其竹木譬如

嬰兒頭多蟻而刺之蕩然蟻無所復附書奏上

大悅出小黃門頭有蠶者皆刺之

蚊 舊傳有女子過高郵去郭三十里天陰蚊盛有耕

夫田舍在焉其嫂欲共止宿女曰吾寧死不可失節

遂以蚊喂死其筋見焉人為立祠曰露筋廟

當蚊 展禽者少失父母與母居傭工膳母天多蚊卧

母床下以身當之

為官為私 晉惠帝嘗在華林園聞蝦蟇謂左右曰此

鳴者為官乎為私乎

夜航船卷十八

古劍陶菴老人綉

荒唐部

鬼神

伯有為厲 鄭子皙殺伯有伯有為厲趙景子謂子產

曰伯有猶能為厲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

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

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為淫厲

况良宵三世執其政柄而強死其能為鬼不亦宜乎

豕立人啼 齊侯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

也豕人立而啼

夜航船卷十八 荒唐 一觀海錄鈔本

披髮搏膺 晉侯殺趙同趙括及疾夢大厲鬼被髮搏

膺而踊曰殺子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

何忽見壞 王伯陽於潤州城東儼地葬妻忽見一人

乘輿導從而至曰我魯子敬也葬此二百餘年何忽

見壞目左右示伯陽以刀伯陽遂死

墓中談易 陸機初入洛吹河南之偃師夜迷路投宿

一旅舍見主人年少欵機坐與言易理妙得玄微向

曉別去稅驂村居問其土人答曰此東去並無村落

止有山陽王家塚耳機乃悵然方知昨所遇者王乃

王弼墓也

生死報知 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論幽明報

應便約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躋神明耳言訖不見

趙普久病將危解所寶雙魚犀帶遣親吏甄潛謁上清宮醮謝道士姜道玄為公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普開國勳臣奈冤對不可避姜又叩乞言冤者為誰神以淡墨書四字濃烟罩其上但識末火而已道玄以告普曰我知之矣必秦王廷美也竟不起

無鬼論 昔阮瞻素執無鬼論自謂此理可以辨正幽明忽有客通名謁瞻瞻與言鬼神之事辨論良久客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耶

夜航船卷六

荒唐

二觀海錄鈔本

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

魑魅爭光 嵇中散燈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來時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帶嵇熟視良久乃吹火滅曰恥與魑魅爭光

廁鬼可憎 阮侃嘗於廁中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皂單衣平上憤去之咫尺侃徐視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慚而退

大書鬼手 少保馮亮少時夜讀書忽有大手自窻入公即以筆大書其押窻外大呼速為我滌去公不聽而寢將曉哀鳴且曰公將大貴我戲犯公何忍致我於極地耶公不見溫嶠燃犀事耶公悟以水滌之遊

謝而去

司書鬼名曰長恩除夕時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嚙蠹魚不生

上陵磨劍 漢武帝崩後見形謂陵令薛平曰吾雖失勢猶為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刀劍乎自今以後可禁之平頓首謝因不見推問陵傍果有方石可以為礪吏卒嘗盜磨刀劍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為法乃止

見奴為祟 石普好殺人未嘗慚悔醉中縛一奴命指使投之汴河指使憐而縱之既醒而悔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實告居久之普病見奴為祟自為必死指使

夜航船卷六

荒唐

三觀海錄鈔本

呼奴至祟不復見普病亦愈

再為顧家兒 顧况喪一子年十七其子游魂不離其家况悲傷不已因作詩哭之老人苦傷喪子日夜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聽之因自誓曰若有輪迴當再為顧家兒况果復生一子至七歲不能言其兄戲披之忽曰我是尔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隨叙平生事歷歷不誤

鬼揶揄 襄陽羅友人有得郡者桓溫為席餞別友至獨後溫問之答曰旦出門逢一鬼揶揄云我但見人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友慚愧却

鬼之董狐 晋于寶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悟見天



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遂撰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為搜神記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晝穿夜塞 孫皓鑿直瀆晝穿夜復塞經數月不就有役夫卧其側夜見鬼物來填因嘆曰何以不布囊盛土棄之江中使吾輩免勞于此役夫曉白有司如其言乃成瀆長十四里

舌根生蓮 西晉時地產青蓮兩朵聞之所司掘得瓦棺開見一老僧花從舌根頂顛出詢及父老曰昔有僧誦法華經萬臨卒遺言命以瓦棺葬此今造為瓦棺寺

夜航解卷六

燕唐

四觀術錄抄本

卞壺墓 卞壺父子死難葬於金陵盜當開墓面如生瓜甲環手晉安帝賜錢十萬封之後明高祖將遷之夜見白衣婦人據井而哭已復大笑曰父死忠子死孝乃不能保三尺墓乎言已遂躍於井高祖感而遂止

酒黑盜信 李克用墓金時為盜所發郡守夢克用告曰墓中有酒盜飲之唇皆黑可驗此捕之明日獲盜寺僧居其半

為醫所誤 顏含兄畿客死其婦夢畿曰我為醫所誤未應死可急開棺含時尚少力請父發棺餘息尚喘含旦夕營視足不出戶者十三年而畿始卒嫂目失

明含求蚺蛇膽不得忽童子投一青囊開視之乃蛇膽也童子即化青鳥去

柳侯祠 韓文公碑記柳宗元與部將歐陽翼輩飲驛亭曰明歲吾將死死而為神當廟祀我及期死翼等遂立廟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不起

義婦塚 四明梁山伯祝英臺二人少同學梁不知祝乃女子後梁為鄞令卒葬此祝氏弔墓下墓裂而殞遂同葬謝安奏封義婦塚

夜航解卷六

燕唐

五觀術錄抄本

三年更生 梁主簿柳葦卒葬於九江三年後大雨塚崩其子褒移葬啓棺見父目忽開謂褒曰九江神知我橫死遣地神以乳飼我故得更生褒迎歸三十年乃卒

開壙棺空 米芾書碑云顏真卿之使賊也謂餞者曰吾昔江南遇道士陶八八受以刀圭碧霞服之不可死且云七十後有大厄當會我於羅浮此行幾是後公葬偃師北山有賈人至南海英託書至偃師顏家及造訪則塋也守塚蒼頭識公書大驚家人卜日開壙棺已空矣

婢伏棺上 于寶父有嬖人寶母妬甚因葬父推入藏中數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微有息與還遂甦問其狀言寶父為之通嗜欲家中事纖悉與之說知

與平時無異

海神 秦始皇於海中作石橋海神為之豎柱始皇求與相見神曰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乃入海四十里見海神左右雜畫工于內潛以脚畫其形狀神怒曰帝負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脚猶立後脚即崩僅得登岸畫者溺死于海 又云文登名山始皇欲造橋度海觀日出處有神人名巨石相隨而行石行不駛鞭之見血今山下石皆赤色

黃熊入夢 晉侯有疾夢黃熊入夢于時子產聘晉晉

侯使韓子問子產曰何厲鬼手對曰昔堯殛鯀于羽

山其神化為黃熊入于羽淵寔為夏郊三代祀之今

夜航船卷十六

荒唐

六觀齋鈔本

為盟主其未祀乎乃祀夏郊晉侯乃問

輦沙為阜 秦始皇至孔林欲發其塚登堂有孔子遺

甕得丹書曰後世一男子自稱秦始皇入我室登我

堂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怒而發塚有兔出逐之

過曲阜十八里沒掘之不得因名曰兔溝乃達沙丘

令開別路見一羣小兒輦沙為阜問曰沙丘從此得

病遂死

鍾馗 唐明皇晝寢夢一小鬼衣絳犢鼻跣一足履一

足腰懸一履搯一筠扇盜太真繡香囊上叱問之小

鬼曰臣乃虛耗也上怒欲呼力士俄見一大鬼頂破

帽衣藍袍繫魚帶報朝靴徑捉小鬼先剗其目然後

劈而食之上問爾為誰奏云臣終南進士鍾馗也

藏壁 永平中鍾離意為魯相出私錢三千文付戶曹

孔訢治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

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

主簿安置几前孔子寢堂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

何等甕也對曰夫子遺甕內有丹書人弗敢發也意

發之得素書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

發吾筭會稽鍾離意壁有七張伯藏其一即召問伯

果服焉

竈神姓張名禪字子郭一名隗又云祝融主火化故祀

以為灶神鄭玄以灶神祝融是夫婦非竈神于己丑

夜航船卷十六

荒唐

七觀齋鈔本

日卯時上天白人罪過此日祭之得福五行書云五

月辰日猪首祭灶治生萬倍

祠山大帝父張秉武陵人一日行山澤間遇仙女謂曰

帝以君功在吳分故遣相配長子以木德王其地且

約踰年相再會秉如期往果見前女來歸曰當世世

相承孟食足吳楚後生子燭為祠山神神始自長興

自疏聖澤欲通津廣德便化為狝役使陰兵後為夫

人李氏所見工遂輟故避食狝

瀧岡阡表 歐陽修作瀧岡阡表碑催舟載回至鄱陽

湖舟泊廬山下夜有一叟率五人來舟揖而言曰聞

公之文章蓋世水府願借一觀齋碑入水遂不見焉

修驚悼不已黎明泰和縣令黃庭堅至言其事庭堅為文檄之方投湖中忽空中語曰吾乃天丁也押驪龍往而送至修歸家掃墓但見水注中雲霧濛蔽有大龜負碑而出倏然不見惟碑上龍涎宛然在焉五百年夙願 張英過采石江遇一女子絕色謂英曰五百年夙願當會於大儀山英叱之抵儀隴任半載日夕聞機聲一日率部逐機聲而往忽至大儀山洞門半啓前女出迎相攜而入洞門即閉見圓石一雙自門隙出眾取歸中道不能舉遂建祠塑像置石於腹

芙蓉城主 石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恍惚如夢

中言我今為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共遊不諾忿然騎一素驢而去

文山易主 趙弼作文山傳既赴義其日大風揚沙天地盡晦咫尺不辨城門晝閉自此連日陰晦宮中皆秉燭而行羣臣入朝亦熱炬前導世祖問張真人而悔之贈公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太保中書令平章政事廬陵郡公諡忠武命王積翁書神主洒掃柴市設壇以祀之丞相字羅行禮初奠忽狂飈旋地而起吹沙滾石不能啟目俄捲其神主於雲霄中空空隱隱雷鳴如怨怒之聲天色愈暗乃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公天果開霽按正史文集皆不載此事傳疑可

也信公至明景泰中賜諡忠烈人多不知附記之杜默哭項王 和州士人杜默累舉不成名性英儻不羈因過烏江謁項王廟時正被酒沾醉徑升神座据王頸抱其首而大慟曰天下事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王而不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不得一官語畢又大慟淚如迸泉廟祝畏其獲罪扶掖以出秉燭檢視神像亦淚下如珠搵拭不乾

天竺觀音 石晉時杭州天竺寺僧夜見山澗一片奇木有光命匠刻觀音大士像

弄潮 吳王既賜子胥死乃取其尸盛以鴟夷之皮浮之江上子胥因流揚波依潮來往或有見其乘素車

白馬在潮頭者因為立廟每歲八月十五潮頭極大杭人以旗鼓迎之弄潮之戲蓋始於此

黃河神 黃河福主金龍四大王姓謝名緒會稽人宋末以諸生死節投苕溪中死後水高數丈明太祖與元將蠻子海牙廝殺神為助陣黃河水望北倒流元兵遂敗太祖夜得夢兆封為黃河神

木居士 韓昌黎木居士廟詩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

顯忠廟 吳史孫皓病甚有神憑小黃門云金山鹹塘風潮為害海鹽縣治幾陷我霍光也常統眾鎮之翌日皓疾愈遂立廟

毛老人 南京後湖一名玄武湖明朝於湖上立黃冊  
庫戶科給事中戶部主事各一人掌之烟火不許至  
其地太祖時有毛老人獻黃冊太祖言庫中惟患鼠  
耗喜老人姓毛音與猫同活埋于庫中命其禁鼠後  
庫中並不損片帑隻字太祖命立祠春秋祭之

恠異

貳負之骸 山海經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竇窳帝  
乃梏之疏屬山極其右足反接兩手與髮繫石漢宣  
帝嘗發疏屬山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因問  
羣臣莫能曉劉向按此言之帝不信謂其妖言收向  
繫獄向子歆自出救父云以七歲女子乳飲之即復  
活帝令女子乳之復活能言語應對如向言帝大悅  
拜向中大夫歆為宗正  
旱魃 南方有恠物如人狀長三尺目在頂上行走如  
風見則大旱赤地千里多伏古塚中今山東人旱則  
徧搜古塚如得此物焚之即雨

兩牛鬪 李冰秦昭王使為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  
頃神歲取童女二人為婦冰以其女與神為婚徑至  
神祠勸酒神酒酒杯恒澹澹冰厲聲以責之因忽不  
見良久有兩牛鬪于江岸旁有間冰還流汗謂官屬  
曰吾鬪疲極當相助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  
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

隨時易衣 盧多遜既卒許歸葬其子察護喪權厝襄  
陽佛寺將易以巨槨乃啟棺其屍不壞儼然如生遂  
逐時易衣至祥符中亦然豈以五月五日生耶彼釋  
氏得之當又大張其事若今之所謂無量壽佛者矣  
錢鏐異夢 宋徽宗夢錢武肅王討還兩浙舊疆懇且

曰以好來朝何故留我我當遣第三子居之覺而與鄭后言之鄭后曰妾夢亦然果何兆也漢史韋妃報誕子即高宗也既三日徽宗臨視抱膝間甚喜戲妃曰酷似浙臉蓋妃籍貫開封而原籍在浙豈其生固有本而南渡疆界皆武肅版圖而錢王壽八十一高宗亦壽八十一以夢識之良不誣

馬耳缺 歐公云丁元珍嘗夜夢與予至一廟出門見馬隻耳後元珍除峽州倅子亦除夷陵令一日與元珍同沂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如夢中所見門外石馬果缺一耳相視大驚

見怪不怪 宋魏元忠素正直寬厚不信邪鬼家有鬼夜航船卷六 荒唐 十三觀海齋鈔本

崇嘗戲侮公不以為恠鬼敬服曰此寬厚長者可同常人視之哉

蒼弘血化碧 蒼弘墓在偃師弘周靈王賢臣無罪見殺藏其血三年化為碧

二屍相毆 貞元初南少尹李則卒未殮有一朱衣人申弔自稱蘇郎中既入哀慟俄頃屍起與之相搏家人驚走二人閉門毆擊及暮方息則二屍共卧在牀長短形狀姿貌髮鬚髯衣服一無異也聚族不能識遂同棺葬之

劉宴判官李邈有莊容開一古塚極高大入松林二百步方至墓側有碑斷草中字磨滅不可讀初掘數

十丈遇一石門因以鐵汁計累日方得開開則箭雨集殺數人衆怖欲出一人曰此機耳則投之以石石投則箭出投石十餘則箭不復發遂列炬入開第二門有數十人張目揮劍又傷數人衆爭擊之則木人也兵仗悉落四壁畫兵衛森森欲動中以鐵索懸一大漆棺其下積金玉珠璣不可量衆方懼未即掠取棺兩角颯然風起有沙迸撲人面則風轉急沙射如注而便沒膝衆皆遑走甫得出墓門塞矣一人則已葬中

公遠隻履 羅公遠墓在輝縣唐明皇求其術不傳怒而殺之後有使自蜀還見公遠曰于此候駕上命發夜航船卷六 荒唐 十三觀海齋鈔本

塚啟棺止存一履葉法善葬後期月棺忽開惟存劍履

鹿女 梁時甄山側樵者見鹿生一女因收養之及長令為女道士號鹿娘

風雨失柩 漢陽羨長袁玘常言死當為神一夕痛飲卒風雨失其柩夜聞荆山有數千人噉聲鄉民往視之則棺已成塚俗呼銅棺山

留待沈彬來 沈彬有方術嘗植一樹于沈山下命其子葬已於此及掘下有銅牌篆曰漆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

辨南冷水 李秀卿至維揚逢陸鴻漸命一卒入江取

南冷水及至陸以杓揚水曰江則江矣非南冷臨岸者手既而傾水及半陸又以杓揚之曰此似南冷矣使者蹶然曰某自南冷持至岸偶覆其半取水增之真神鑿也

試劍石 徐州漢高祖廟旁有石高三尺餘中裂如破竹不盡者寸父老曰此帝之試劍石也 又濼江伏波巖洞旁懸石如柱去地一線不合相傳為伏波試劍

婦負石在大理府城南世傳漢兵入境觀音化一婦人以稻草屨此大石背負而行將卒見之吐舌曰婦人背力如此况丈夫乎兵遂却

夜航船卷六

荒唐

十四觀術齋鈔本

燃石出瑞州色黃白而疎理水灌之則熱置鼎其上足以烹雷煥嘗持示張華華曰此燃石也

他日伏公主盟 隋末溫陵太守歐陽祐恥事二姓拉夫人溺死後人立廟祈夢極靈宋李綱嘗宿廟中夢神揖上座綱固辭神曰他日伏公主盟及拜相值神加封果署名額次

天河槎 橫州橫槎江有一枯槎枝幹扶疎堅如鐵石其色類漆黑光照人橫於灘上傳云天河所流也一名槎浦

願留一詩 陸賈廟在肇慶錦石山下宋梁竑艤舟于此夢一客自稱陸大夫云我抑鬱此中千歲餘矣君

幸見過願留一詩竑遂題壁

請載齊志 元于司馬欽嘗夢有趙先生者謂欽曰聞君修齊志僕一良友葬安丘其人節義高天下今世所無也請載之以勵末俗欽覺而異之及閱趙岐傳始悟為孫嵩也岐處複壁中著書以名世固奇男子非嵩高誼其志安得伸也欽之夢不亦可異哉

三石 永安州偽漢時有兵入靖江過此黎明遇獵者牽黃犬逐一鹿兵以鎗刺鹿徐視之石也已而人犬與鹿皆化為石鼎峙道傍今一石尚有鎗痕

悟前身 焦竑奉使朝鮮泊一島嶼間見茅菴巖室扁扁閉問旁僧曰昔有老衲修持偶見冊封天使過

夜航船卷六

荒唐

十五觀術齋鈔本

此蓋狀元官侍郎者嘆羨之遂逝此其塔院耳竑命啟之几案經卷宛若素歷乃豁然悟為前身

告大風 宋陳堯佐嘗泊舟于三山磯下有老叟曰來日午大風宜避至期行舟皆覆堯佐獨免又見前叟曰某江之游奕將也以公他日賢相故來告爾

追魂碑 葉法善嘗為其祖葉國重求刺史李邕碑文文成并求書邕不許法善乃具帟筆夜攝其魂使書畢持以示邕邕大駭世謂之追魂碑

牛真金 東吳時有道士牽牛渡江語舟人曰船內牛溲聊以為謝舟人視之皆金也後名其地曰金石山謂瑄前身 房瑄桐廬令邢真人和璞嘗過訪瑄攜之

野步遇一廢寺松竹蕭森和璞坐其下以杖叩地令侍者掘數尺得一甌甌中皆婁師德與永公書和璞謂瑄曰省此否蓋永公即瑄之前身也

木客 輿國上洛山有木客乃鬼類形頗似人自言秦時造阿房宮采木者食木實得不死能詩時就民間飲食

銅鐘 宋紹興間輿國大乘寺鐘一夕失去文潭漁者得之鬻于天寶寺扣之無聲大乘僧物色得之求贖不許乃相約曰扣之不鳴即非寺中物天寶僧屢擊無聲大乘僧一擊即鳴遂載以歸

驅山鐸 分宜晉時雨後有大鐘從山流出驗其銘乃

秦時所造又漁人得一鐘類鐸舉之聲如霹靂草木

震動漁人懼亦沉于水或曰此秦驅山鐸也

旋風掣卷 王越舉進士廷對曰日旋風掣其卷入雲

表及秋高麗貢使攜以上進云是日國王坐于堂上卷落於案閱之異因持送上

風動石 漳州鶴鳴山上有石高五丈圍一十八丈天生大盤石閣之風來則動名風動石

去鐘頂龍角 宋時靈覺寺鐘一夕飛去既明從空而下居人言江灣中每夜有鐘聲意必與龍戰寺僧削去頂上龍角乃止

投犯鱓池 搜神記扶南王范尋嘗養鱓魚十頭若犯

罪者投之池中鱓魚不食乃赦之註誤者皆不食

雷果劈怪 熊神少業南壇夕睹一美女立于松上眾錯愕走避畧不為意以刀削松皮書曰附恠風雷折成形斧鋸分夜半果雷劈之

飛來寺 梁時峽山有二神人化為方士往舒州延祚寺夜叩真俊禪師曰峽據清遠上流欲建一道場足標勝槩師許之乎俊諾中夜風雨大作遲明啓戶佛殿寶像已神運至此山矣師乃安坐說偈曰此殿飛

來何不回去忽聞空中語曰動不如靜賜額飛來寺橋中二叟 幽恠錄巴邛人剖橋而食橋中有二叟奕

棋一叟曰橋中之樂不減商山一叟曰君輸我瀛洲

玉塵九斛龍縞鞵八輛後日子青城草堂還我乃出袖中一草食其根曰此龍根脯也食訖以水噴其草化為龍二叟騎之而去

牛妖 天啟間沅陵縣民家犝牛生犢一目二頭三尾剖殺之一心三腎

猪怪 民家猪生四子最後一子長鬣猪身人腿隻眼陝西怪鼠 天啟間有鼠狀若捕雞之狸長一尺八寸

潤一尺兩旁有肉翅腹下無足足在肉翅之四角前爪趾四後爪趾五毛細長其色若鹿尾甚豐大人逐之其去甚速專食穀豆剖腹約有升黍

支無祈 大禹治水至桐柏山獲水獸名支無祈形似

獼猴力踰九象人不可視乃命庚辰鎖于龜山之下  
淮水乃安唐永嘉初有漁人入水見大鐵索鎖一青  
猿昏睡不醒涎沫泳腥穢不可近

飲水各醉 沉釀堰在山陰柯山之前鄭弘應舉赴洛  
親友餞于此以錢投水依價量水飲之各醉而去因  
名其堰曰沉釀

林間美人 羅浮飛雲峯側有梅花村趙師雄一日薄  
暮過此于林間見美人淡粧素服行且近師雄與語  
芳香襲人因扣酒家共飲少頃一綠衣童來且歌且  
舞師雄醉而卧久之東方已白視大樹梅下翠羽啾  
啾參橫月落但惆悵而已

仙館冊卷十六

宋唐

十八觀海錄

變蛇誌城 晉永嘉中有韓媪偶拾一巨卵歸育之得  
嬰兒字曰極方四歲劉淵築平陽城不就募能城者  
極因變為蛇令媪舉灰誌後曰憑灰築城可立就果  
然淵恠之遂投入山穴間露尾數寸忽有泉湧出成  
池遂名曰金龍池

有血陷沒 碩頂湖在安東秦時童謠云城門有血當  
陷沒有老姆憂懼每旦往視門者知其故以血塗門  
姆見之即走須臾大水至城果陷高齊時湖嘗涸城  
尚存

張龍公 六安龍穴山有張龍公祠記云張路斯穎上  
人仕唐為宣城令生九子嘗語其妻曰吾龍也夢人

鄭祥遠亦龍也據吾池屢與之戰不勝明日取決令  
吾子射繫鬚以青絹者鄭也絳絹者吾也子遂射中  
青絹者鄭怒投合肥西山死即今龍穴也

城陷為湖 巢湖在合肥世傳江水暴漲溝有巨魚萬  
斤三日而死合郡食之獨一姥不食忽過老叟曰此  
吾子也汝不食其肉吾可亡報耶東門石龜目赤城  
當陷姥日往窺之有稚子戲以朱傳龜目姥見急登  
山而城陷為湖周四百餘里

仙館冊卷十六

宋唐

十九觀海錄

妻曰吾當歲一來歸欬然變為龍騰去後果歲一還  
其里呼其居為李龍宅

婦女生鬚 宋徽宗時有酒家婦朱氏年四十忽生鬚  
六七寸詔以為女道士

男子生子 宋徽宗時有賣菜男人懷孕生子  
童子暴長 元棗陽民張氏婦生男甫四歲暴長四尺  
許容貌異常蟠腹擁腫見人嬉笑如俗所畫布袋和  
尚云

男變為婦 明萬曆間陝西李良雨忽變為婦人與同  
賈者苟合為夫婦其弟良雲以事上所司奏聞



夜航船卷十九

古劍陶菴老人綉

物理部

物類相感

磁石引針。琥珀攝芥。蟹膏漆漆化為水。皂角入  
 灶突烟煤堅。胡桃帶殼燒紅其火可藏數日。酸  
 漿入盂水垢浮。燈心能碎乳香。撒鹽入火炭不  
 爆。用鹽搗椒椒味好。川椒麻人水能解。帶殼  
 胡桃煮臭肉肉不臭。瓜得白梅則爛。栗得橄欖  
 則香。猪脂炒榧皮自脫。芽茶得鹽不苦而甜。  
 井水蠟黃沙淋而清。石灰可藏鐵器。草索可

夜航船卷十九

物理

一觀海齋鈔本

祛青蠅。煇炭可斷蟻道。香油殺諸蟲。狗糞之  
 中米鴿食則死。桐油殺荷花。江茶枯麥。粉蚨  
 畏椒。蜈蚣畏油。松毛可殺米蟲。麝香祛壁虱。  
 馬食雞糞則生骨眼。蒼蠅叮蚕生肚蟲。三月  
 三日收薺菜花莖置燈檠上則飛蛾蚊蟲不投。五  
 月五日收蝦蟇能治瘡。又治兒疳。香油抹龜眼則  
 入水不沉。唾沫蝶翅則當空高飛。乳香久留能  
 生舍利。羚羊角能碎佛。柿煮蠟不紅。橙合醬  
 不酸。麩見肥皂則不就。荊葉辟蚊臺葱辟蠅。  
 唾津可溶水銀茶末可結水銀。薄荷去魚腥。茅  
 薺煮銅則軟甘草煮銅則硬。蠍畏蝸牛。磬畏慈

姑芥怕肥皂。螺螄畏雪蟹怕霧。河豚殺樹狗胆  
 能生。燈心能煮江鮒。麻葉可辟蚊子。酒火發  
 青布衣拂即止。琴瑟絃久而不鳴者以桑葉持之  
 則響亮如初。黑鯉魚乃老鼠變成。鰻魚乃蝦蟇變  
 成。鯽魚乃人髮變成。燕畏艾雀啣艾而奪其巢。  
 驢馬蹄曝乾為末放酒中即成水。柳絮經宿即為  
 浮萍。杜大黃嫩子擲水化為萍。庚午癸卯二日  
 春米不蛀。柳葉入水即化為楊葉絲魚。人參與  
 細辛同貯則不壞。槿樹葉和石灰搗爛泥酒醋缸  
 則不漏。尋泉脉以竹火循地始有氣衝炎起下必有  
 泉。試鹽滷以石蓮子十箇投滷中浮起五箇為五

夜航船卷十九

物理

二觀海齋鈔本

成六箇六成七箇七成五成以下味薄無鹽矣。以  
 銹釘磨醋寫字濃墨刷帚背名頃刻碑取烏賊魚墨  
 書文券歲久脫落成白紙。燈蓋中加少許鹽則油  
 不速乾。油一斤以胡桃一箇搗爛投之則省油。  
 造油燭先以麻油澆其心則過霉不黴。蠟燭風吹  
 有淚以鹽少許實缺處淚即止。燒蠟有缺嚼藕渣補  
 之即不漏。寫絹上字以薑汁代水磨墨則不沁。  
 蒲花和石灰泥壁及紅罈勝如紙筋。葶麻子水研  
 寫字只如空紙付去以灶煤紅丹糝之字即現。雞  
 子清調石灰黏甕器甚妙。黏綴山石以生羊肝研  
 調麩綴之即堅牢。池水渾濁以瓶入糞用箬包投

水中則清。金遇鉛則碎。核桃與桃銅錢同嚼則錢易碎。水銀撒了以以鎗青石引之皆上石。伏中不可鑄錢汁不消名爐凍。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龍聽以角牛聽以鼻石脾入水則乾出水則濕獨活有風不動無風自搖鵲書暗夜明鼠夜動晝伏南倭海難蚌淚著色晝隱夜顯沃山石滴水著色晝顯夜隱睡蓮晝開夜縮入水底蔓草晝縮入地夜即復出。以形化者牛哀為虎以魄化者望帝為鵑帝女為精衛以血化者長弘為碧人血為燐以髮化者梁武宮人為蛇以氣化者蜃為樓臺以淚化者湘妃為班竹無情化有情

夜航船卷九

物理

三觀術齋鈔本

者腐草化螢為朽麥化蝶爛瓜為魚有情化無情者蚯蚓為百合望夫女為石燕為石鱗為石物相化者雀為蛤雉為蜃田鼠為鴛鴦為鳩鳩為鷹蛤仍為雀松化為石人相化者武都婦人為男子廣西老人為虎。人食礬石而死蚕食之不飢魚食巴豆而死鼠食之而肥。風生獸得菖蒲則死鼈得莧則活蜈蚣得蜘蛛則腐鴟鴞得桑椹則醉猫得薄荷則醉虎得狗則醉橘得糯米則爛芙蓉得油則敗番焦得鉄則茂金得翡翠則粉屏得人氣則碎漆得蟹敗則護草忘憂合歡蠲忿倉鸛療妬鵲治魘囊豔治畏金剛石遇羚羊角則碎龍瘞遇烟煤則不散。雀芋置乾

地多濕置濕地反乾飛鳥觸之墮走獸遇之殪。終歲無身鳥有冠雞無故自飛去家有蟲雞日中不下樹妻妾姦謀屋桂木無故生芝白為喪赤為血黑為賊黃為喜。雞來貧狗來富狗猫兒來後開質庫。天生獸家富足。鷓鴣風鵲雨。猫子生值天德月德者無不成忌寅生人及子令生人見。鼠咬中衣明日喜至。鵲忽移巢必有火災雞上窠作啾聲來日必雨。凡雞歸栖蚤則明日晴歸栖遲則明日雨。烏夜啼主米賤。鴉慢叫則吉急叫則凶一聲凶二聲吉三聲酒食至或動頭點頭尾向人叫者口舌災患多凶。雞生子多雄家必有喜。夜半雞啼則有

夜航船卷九

物理

四觀術齋鈔本

憂事。燕巢人家窠戶內向及長過尺者吉祥。雨時鳩鳴有應者即晴無應者即雨。無故蟻聚及移窠者天必暴雨蚯蚓出亦然。白蟻蟲是日必吉辰凡見蛇交則有喜。遇蛇會急拜求富貴必如意。遇蛇蛻殼急脫衣服蓋之凡謀大吉。生蟹甲寸剉以紅菟覆之盡成小蟹。蝦多年必荒蟹多年多亂績。績麻骨插竹圍四圍竹不沿出芝麻骨亦可。梓木作柱在下首則木響叫云爭坐位。杉木煇炭為末安門臼中則能自響。釘樓板用寒漆樹削釘以米泔浸之待乾釘板易入其堅如鐵。荷花梗塞鼠穴則鼠自去。黃蠟與果子同食則蠟自化去。

蘿蔔提硝則硝潔白而光潔潤。燈心蘸油再蘸白礬未能粘起炭火。雞蛋開頂上一小竅傾出黃白灌入露水又以油紙糊好其竅日中晒之可以自升離地三尺四。伏中收松柴劈碎以黃泥水中浸至皮脫晒乾冬月燒之無烟竹青亦可。竹篾以石灰水煮過可代藤用

身體

身上生肉丁蘇花擦之。飛絲入眼而腫者頭上風屑少許指之一云珊瑚尤妙。人有見漆生瘡者用川椒三四十粒搗碎塗口鼻上則漆不能害。指甲有垢者白梅與肥皂同洗則淨。彈琴指甲薄者蠶

夜麻解卷十九

物理

五觀術齋鈔本

燒烟薰之則厚。染頭髮用烏頭薄荷入綠礬染之。食梅牙軟喫梅則不軟一用韶粉擦之。油手以鹽洗之可代肥皂一云將順手洗自落。腳根厚用有布文紋瓦或浮石磨之。乾洗頭以藁本白芷等分為末夜擦頭上早晚梳之垢穢自去。狐臭以白灰陳醋和傳腋下一方以煨過明礬擦之尤妙。女兒纏足先以杏仁桑白皮入瓶內煎湯旋下研硝乳香架足瓶口薰之待溫傾出盆中浸洗則骨軟如綿。洗浴去身面浮風以芋煮汁洗之忌見風半日。梳頭令髮不落用側柏葉兩大片胡桃去壳兩個榧子三個同研碎以擦頭皮或浸水常搽亦可。取麝

方桑灰柳灰小灰陳草灰石灰五灰用水煎濃汁入醋醋點之。人鼻中氣陽時在左陽時在右候其時則氣盛交代時則兩管皆微。婦人月信斷三五日交接者是男二四日交接者是女。夏月面最熱扇面則身亦涼冬月足最冷烘足則身亦煖。善睡者以淡竹葉晒乾為細末用二錢水一盞調服則終夜不寐可以防賊如以熱湯調服則睡至曉。附子末數錢用水兩碗煎數沸灌足遠行足不痛。宣州木瓜治腳氣煎湯洗之。面上生瘡疑是漆咬者以生薑擦之熱則是不熱則即非。患欬逆閉氣少時即止。腳麻以草心貼眉心左麻貼右右麻貼左。蹉

夜麻解卷十九

物理

六觀術齋鈔本

氣筋骨牽痛則正坐隨所患一邊以足加膝上立愈。腳筋樞左腳操起右陰子右腳操起左陰子即止。身上癩毒初起以中夜睡覺未語時唾津塗之塗數十次漸消。左邊鼻卹用帶子縛七里穴。腳轉筋款款攀足大拇指少頃立止。新為僧道熬豬油塗網巾痕數日後即一色

衣服

夏月衣襪以東瓜汁浸洗其跡自去。北絹黃色者以雞糞煮之即白。鴿糞煮亦好。墨污絹調牛膠塗之候乾揭起則墨與俱落凡絹可用血。血污衣以用溺煎滾以其氣薰衣隔一宿以水洗之即落。綠礬

百草煎汚衣服用烏梅洗之。鞋中著樟腦去腳氣用椒末去風則不疼痛。洗頭中用沸湯入鹽攪洗則垢自落。一云以熱麩湯攪洗亦妙。槐花汚衣以酸梅洗之。絹作布夾裏用杏仁漿之則不喫絹。伏中裝綿布衣無珠秋冬則有以燈心少許置綿上則無珠。茶褐衣段發白點以烏梅煎濃湯用新筆塗發處立還原色。酒醋醬汚衣藕擦之則無跡。霉徽衣以枇杷核研細為末洗之其斑自去。氈襪以生芋擦之則耐久而不蛀。紅莧菜煮生麻布則色白如苧。楊梅及蘇木汚衣以硫黃烟薰之然後水洗其紅自落。油汚衣用蚌粉熨之或以滑石或

夜航船卷十九

物理

七觀術齋鈔本

以圖書石灰熨之俱妙。膏藥跡以香油搓洗自落。後用蘿蔔汁去油。墨汚衣用杏仁細嚼擦之。洗毛衣及氈衣用猪蹄爪湯乘熱洗之污穢自去。葛布衣摺好用蠟梅葉煎湯置瓦盆中浸拍之垢即自落。以梅葉揉水浸之不脆。油汚衣用白麩水調罨過夜油即自無跡。去墨跡用飯黏搓洗即落。羅絹衣垢摺置瓦盆中溫泡皂。英湯洗之頓按翻轉且浸且拍垢穢盡去棄前水復以溫湯浸之又頓拍之勿展開候乾摺藏之不漿不爛。顏色水垢用牛膠水浸半日溫湯洗之。洗白衣白苧蒲用銅刀薄切晒乾作末先於瓦盆內用水攪勻將衣擺之垢膩自

脫。洗細絹衣用蘿蔔汁煮之。洗皂衣濃煎梔子湯洗之。黃泥汚衣用生薑汁搓了以水擺去之。洗油汚衣滑石天花粉不拘多少為末將汚處以炭火烘熱以末糝振去之如未淨再烘再振甚者不過五次。漆汚衣杏仁川椒等分研爛指汚處淨洗之。墨汚衣用杏仁去皮尖茶子等分為末糝上溫湯擺之洗字則歷去油羅極細末糝字上以火熨之又法以白梅搥洗之。蠟黃汚衣以蠟臍擦之即去。血汚衣即以冷水洗之即去。洗油帽以芥末搗成膏糊上候乾以冷水淋洗之。

飲食

夜航船卷十九

物理

八觀術齋鈔本

炙肉以芝麻花為末置肉上則油不流。糟蟬久則沙見燈亦沙用皂角一寸置瓶下則不沙。煮老雞以山查煮即爛或用白梅煮亦妙。枳實煮魚則骨軟或用鳳仙花子醬內生蛆以馬草烏碎切入之蛆即死。糟茄入石綠切開不黑。糟薑瓶內安蟬雖老薑亦無筋。食蒜後生薑棗子同食少許則不臭。煮飯以砂硝入之則各自粒而不粘。米醋內入炒鹽則不生白衣。用鹽洗猪臟肚子則臭。醃魚用礬鹽同醃則去涎。凡襪色羊肉入松子則無毒。藕皮和菱米同食則甜而軟。艾辣用細辛少許與蜜同研則極辣。晒胡蘆乾以藁本湯洗過不引蠅

子。楊梅核與西瓜子用柿漆拌晒乾則自開只揀取仁。鴨蛋以硃砂畫花寫字候乾以頭髮灰汁洗之則花直透內。炒白果栗子放油紙擦在內則皮自脫。夏月魚肉放香油耐久不臭。蘿蔔梗同煮銀杏則不苦。煮芋以灰煮之則酥。煮藕以柴灰煮之則糜爛另換水放糖。榧子與甘蔗同食其渣自軟與紙一般。晒肉脯以香油抹之不引蠅子。食荔枝多則醉以殼浸水飲之則解。醃鴨蛋月半日做則黃居中一日云中做。韶粉去酒中酸味赤豆炒熟入之亦好。荷花蒂煮肉精者浮肥者沉。鴨蛋以金桐根同煮白皆紅。天落水做飯白米

夜航船卷九 物理 九觀術齋鈔本

變紅紅未變白。飲酒欲不醉服礪砂末。喫栗子於生芽處咬破氣一口剥之皮自脫。竹葉與栗同食無渣。茄乾灰可醃海蜇。寸切稻草可煮臭肉其臭皆入草肉。煮老鵝就灶邊取瓦一片同煮即爛。喫蠅後以蠅臍洗手則不腥。豆油煮豆腐有味。籬上舊竹篾縛肉煮則速糜。餛飩入香草在內不噁。食河豚罷以羅蔔煎湯滌器皿即去其腥。燈草寸斷收糖霜重間之為佳。糖霜用新磁瓶貯以竹箬紙包好懸於灶上兩三年不銘。糟薑入瓶中糝少許熟栗子末於瓶口則無滓。糟薑時底下用核桃肉數箇則薑不辣。糟茄須旋摘便糟仍

不去蒂萼為佳。乾蓼草上下覆鋪以貯糯米則不蛀。豆黃和松葉食之甚美可作避地計。沙糖調水洗石耳極光潤。食梅齒軟以梅葉嚼之即止。生甜瓜以鯊魚骨刺之經宿則熟。伏中合醬與麩不生蛆。收椒帶眼收不帶葉收不變色。日未出及已沒下醬不引蠅子。醉中飲冷水則手顫。造醬之時缸面用草烏頭四個置其上則免蠅蚋

器用

商嵌銅器以肥皂塗之燒赤後入梅鍋燂之則黑白分明。黑漆器上有朱紅字以鹽擦則作紅水流下。油籠漆籠漏者以馬屁滓塞之即止肥皂團塞之亦

夜航船卷九 物理 十觀術齋鈔本

妙。柘木以酒醋調礪灰塗之一宿則作閒道烏木。漆器不可置尊菜雖堅漆亦壞。熱碗足盪漆桌成跡者以錫注盛沸湯衝之其跡自去。銅器或銜石上青以醋浸過夜洗之自落。針眼割線者用燈燒眼。錫器上黑垢用燂雞鵝湯之熱者洗之。酒瓶漏者以羊血擦之則不漏。碗上有垢以擦鹽之。水煇炭缸內夏月可凍物。刀鏽木賊草擦之。皂角在灶內燒烟鍋底煤并烟突煤自落。肉案上抹布以猪胆洗之油自落。煇炭瓶中安猫食不臭。雖夏月亦不臭。葉本湯布拭酒器并酒桌上蠅不來。香油蘸刀則不脆。琉璃用醬湯洗油自去。

鐵銹以炭磨洗之刀鈍以乾煇炭擦之則快。泥瓦火煨過作磨刀石。洗刀洗銹皮松木杉木鐵粉粉為細末以羊脂炒乾為度用以擦刀光如皎月。洗缸瓶臭先以水再三洗淨却以銀杏搗碎泡湯洗之。荷葉煎湯洗錫器極妙。釜内生銹燒湯以皂莢洗之如刮。松板作酒榨無木氣。鍍白銅器用萱草根及水銀指之如新。錫器以木柴灰煮水用木賊草洗之如銀或用臘梅葉或用肥皂熱水亦可。甕器記號以代赭石寫之則水洗不落。竹器方蛀以雄黃巴豆燒烟薰之永不蛀。凡竹器蛀以蒿苴煮湯沃之。定州磁器一為犬所舐即有墨紋。漆器以覆莧菜便有斷紋。雨傘油衣笠子雨中來須以井水洗之不介易得脆壞。銅器不得安頓未上恐微壞其聲。手弄地栗不可弄銅器擊之必破。新鍋先用黃泥塗其中貯水滿煮一時洗淨再乾燒十分熱用猪油同糟徧擦之方可用。漆污器物用鹽乾擦酒污衣服用藕擦竹器舊用醬水洗藤床椅舊用豆腐板刷洗之鼓皮舊用橙子瓢洗之。湯瓶生鏽以山石榴數枚瓶內煮之鏽自皆去。桐木為轆杠輕復耐久。磁器損缺用細篩石灰一二錢白芨末二錢水調粘之。鐵器上銹者置酸甘中浸一宿取出其銹自落。松杓初用當以沸湯若入冷水

夜航船卷九

物理

十一觀術齋鈔本

必破。試金石以鹽擦之則磨痕盡去。

文房

研墨出沫用耳膜頭垢則散。蠟梅樹皮浸水磨墨有光彩。礬水寫字令乾以五倍子煎湯澆之則成黑字。肥皂浸水磨墨可在油帛上寫字。肥皂水調顏色奇畫燭花上。磨黃芩寫字在紙上以水沉去紙則字畫脫在水面上。畫上若粉被黑或硫烟薰黑以石灰湯蘸筆洗二三次則色復舊。草麻子油寫紙上以紙灰撒之則見字一云杏仁尤妙。冬月以酒磨墨則不凍。鹽酒寫紙上烘之則字黑。冬月以楊花鋪硯槽則水不冰。花研中入火燒瓦一片則不臭。收筆東坡用黃連煎湯調輕粉蘸筆候乾收之。擦金扇油用綿子漬鹿血藏久擦之甚妙。補。補字以新麪巾一个用石灰少許投入即化為粘水貼上悠久又無跡。洗字扇頭綾軸上訛字用陳醬調水筆蘸焙字寫上須臾擦去無痕。取錯字法蔓荊子二錢龍骨一錢相子霜五分定粉少許同為末點水字上以末糝之候乾即拂去。硯不可湯洗。真龍涎香燒烟入水假者即散夷使到本朝本朝燒之使者曰此真涎龍香也燒烟入水果如其言。裱書畫打糊入白礬黃蠟椒末和之裱書畫蟲鼠不敢侵。裱書畫午時上瓦壁則不瓦又云日

夜航船卷九

物理

十一觀術齋鈔本

中晒多日亦不瓦一云用蘿蔔汁少許打糊則不瓦  
 ○打碑紙先以膠礬水濕過方用。新刻書畫板臨  
 印時用糯米糊和墨印兩三次即光滑分明。打碑  
 按皂炙水瀝去滓以水磨墨光彩如漆。鹿角膠和  
 墨最佳。和墨一兩入金箔兩片麝香三十文則墨  
 熟而繁。造墨用秋水最佳。草麻子擦研滋潤。  
 ○洗油污書畫法用海漂硝滑石各二分龍骨一分  
 半白堊一錢共為細末用紙如汚衣汚法熨之大凡  
 汚多已乾者仍以油清之跡大不妨否則以水浸一  
 宿絞乾用藥亦可。瓶中生花用草繫縛其枝插在  
 瓶中可以耐久。試墨點黑漆器中與漆爭光者絕  
 倫  
 物理 十三觀術

品也

金珠

珍珠經年油浸及犯尸氣色昏者團飯中以銀雞或鴨  
 或鵝俟其糞下收洗如新。鵝鴨糞曬乾燒灰熱湯  
 澄汁以油珠絹袋盛洗之光淨。銀絲器不可用杉  
 木作盞盛久之色墨黑。代赭石作末和鹽煮金器  
 顏色鮮明。玉器如打破以白礬火上鎔化粘之補  
 磁器亦妙。象牙如舊用水煮木賊令軟洗再以甘  
 草煮水又洗之其色如新。多年玉灰塵以白梅湯  
 煮之刷洗即潔。珠子用乳汁浸一宿洗出鮮明。  
 象牙湯芴曲者用白梅湯煮綿令熱裏而壓即直。

舊象牙筋煮木賊草令軟擦之再以甘草湯洗之又  
 法以白梅洗之插芭蕉樹中二三日日出之如新。洗  
 赤焦珠木槌子皮熱湯泡洗之研蘿蔔汁浸一宿即  
 白。煮象牙用酢酒煮之自軟  
 果品  
 收棗子一層稻草一層棗相間藏之則不蛀。藏栗不  
 蛀以栗節燒灰淋汁浸二宿出之候乾置盆中以沙  
 覆之。藏西瓜不可見日影見之則芽。收雞豆晒  
 乾入瓶若包好埋之地中。藏金橘於綠豆中則經  
 時不變。藏柑子以盆盛用乾潮沙蓋木瓜同法。  
 收湘橘用湯煮過瓶收之經年不壞。藏胡桃不可  
 焙焙則油。藏梨子用蘿蔔間之勿令相著經年不  
 壞。梨蒂插蘿蔔內亦不得爛藏香團同法。栗子  
 與橄欖同食作梅花香。炒栗子白果拳一个在手  
 勿令人知則不爆。水楊梅入煇炭不爛。以缸貯  
 細沙藏柑橘梨榴之屬於其中久而不壞。如柑橘  
 頓近來處便速爛。梨子帝裏入新瓶可藏至二月  
 ○石榴煎米泔百沸湯淖過眼乾可至來年夏不可  
 損壞。梨子藏北棗中以致遠。櫃子用盛茶瓶  
 貯之經久不壞。藏生棗子用新沙罐一層淡竹葉  
 枝古老銅錢數箇白礬少許浸水井內經年不壞。  
 ○藏桃梅之屬於竹林中揀一大竹截去上節留五

物理

物理

十四觀術

尺通之置果於竹中以箬封泥塗之隔歲如新。摘銀杏以竹篾箍其根過一宿擊篾則實盡落。難頭子連蒲元水藏於新磁器內供時旋剥甚妙。蜜餞夏月多酸可用大缸盛細沙時以水浸濕置瓶其上即不壞。梨子怕凍須用沙壘著稻糠拌和藏之以草塞瓶口使其通氣可留過春。松子用防風數兩置裹中即不油。梨子每箇以其柄插蘿蔔中藏漆盒內可以久留。風粟以皂莢水浸一宿取出朗乾籃盛挂當風時時搖之。收柑橘用黃砂罽以晒燥松毛拌之則不爛松毛濕則又晒燥換之無松毛早稻草鋤斷亦好。關中藏生荔枝六七分熟者用蜜一甕浸之箬扎令水不入投井中用時取出其色如鮮。收胡桃松子以簾布作袋挂當風中。收桃子以麥麩作粥先入少鹽盛盆內候冷以桃子納其中冬月取以侑酒極佳桃不可太熟須擇其顏色青紅可愛者。凡菓果品皆忌酒酒氣薰即損壞。葡萄方熟用蠟紙裹緊扎封以蠟可留到冬。栗蒲可安在殼中可以久留。食胡桃多者令人吐血。黃蠟同栗子嚼成水栗子同橄欖嚼其味甘清名曰風流脯。

**菜蔬**

收芥菜子宜隔年者則辣。生薑社前收無筋。茄子

以淋汁過柴灰藏之可至四五月。小蒲前收醃芥菜可交新。葫蘆照水種則多生或三四株微去其薄皮用肥土包作一株麻皮扎好其藤粗大生出者止留一二箇樣老其大如斗可作器用。

**花木**

冬青樹接梅花則開晒洒墨梅。石榴樹以麻餅水澆則多生子。養石菖蒲無力而黃者用鼠糞酒之。花樹蟲孔以硫黃末塞之。木樨蛀者用芝蔴梗帶殼束懸樹上。竹多年生米急截去離地二尺通去節以大糞灌之則餘竹不生米矣。海棠花以薄荷水開浸之則開。銀杏不結子於雌樹鑿一孔入雄樹一塊以泥塗之便生子。草木花枝羊食並不發。芝麻幹挂樹上無蓑衣蟲。牡丹花根下放白木諸般顏色皆是腰金。冬瓜蔓上午時用苕帚打之則多生。天道尚左星辰左旋地道尚右瓜鉢右累。牡丹花每一朵十二瓣閏月十三瓣。凡果皆從下生上惟蓮子根從上生下。貫仲與柏葉同嚼無苦味。蜀葵枯枝燒灰可藏火以乾竹縛作大把雨中不滅茄幹灰藏火亦妙。皂莢樹有刺不可上每至秋實時以大篾箍束木身用木砧砧之令急一夕自落。油紙燈入荷花池葉即腐爛。杏接梅花即成臺閣梅。桑樹接梨樹生梨甘脆。紅梨花接海



裳成西府櫻桃樹接海棠成垂絲。麻骨插棹柿一  
夕即熟。枸橘樹可接諸色佳橘佳柑。柳樹可接  
桃桃樹可接梅。冬青樹可接木塤

鳥獸

小犬吠不絕聲者用香油一蜆殼灌入鼻中經宿則不  
吠。烏骨雞舌黑者則骨黑舌不黑者但肉黑。雞  
未飛者以苕帚趕之則翼毛倒生。母雞生子與青  
一作續麻子喫則長生不抱子。竹雞叫可去壁虱  
并白蟻。鶻帶帽飛去立喚則高颺去伏地叫則來  
。雞黃雙者生兩頭及三足。貓眼知時候有歌曰  
子午線卯酉圓寅申巳亥銀杏樣辰戌丑未側如錢

夜航船卷十九

物理

十七觀齋齋錄本

。香狸有四個外腎。鷹無膜而有肚食肉故也飛  
禽喫穀者有膜。雞喫貓飯能啄人。胡麻麵咬犬  
則黑光而駭死。虎至人家盜犬豕食聞刀刮鍋底  
聲則去蓋聞聲則齒酸故也。牛尾短者壽長尾長  
者壽短。貓鼻惟六月六日一次熱。杏仁末與犬  
食之即死。狗欲退毛飼以糟則易褪。鹿羣夜宿  
大者角向外小者在內圍匝如寨行兵者倣之作鹿  
角寨。虎豹皮只可焙不可晒。胡猴病喫壁上蟻  
子即愈。狗身上發癩蟲蠅百部汁塗之即除。馬  
背鞍捲破脊梁以渠中淤泥塗之即愈。辨牛黃真  
假牛黃如雞子大重重疊置取置人指甲上磨之其

黃透甲拭不落者即真也。癩貓以柏油擦之再發  
再擦至三次即除。豬癩以豬油擦之即好。貓洗面  
至耳必有客至。人家燕雀頓絕者必有火災。鶴  
仰鳴則晴俯鳴必雨。鶻巢低其年大水。鶻初聲  
或卧聞之則一年安樂。貓犬所生皆雄者其家必  
有喜事。犬死以葵根塞則鼻良久活。孔雀毛入  
眼損人眼胆大毒殺人。狗虱用朝腦擦毛內以大  
桶或箱內悶蓋之虱即墮落急令人掐殺之。貓狗  
虱癩用桃葉搗爛遍擦皮毛隔少頃洗去之一二次  
即除。雞病以真麻油灌之雞啼用白菜葉包鼠屎  
香油搗之即好。雞瘟以猪肉切碎餵之又將雄黃

夜航船卷十九

物理

十八觀齋齋錄本

為末拌飯喂之立愈。豬瘟以蘿蔔菜連根喂之愈  
。牛馬疥癩用蕎麥稗燒存性淋灰汁澆之愈。牛  
馬瘟用酒加麝香末些須在內灌之。牛馬疥癩用  
梨盧為末水調塗之。鶴病用蛇或鼠或大麥煮熟  
喂之。鹿病用鹽拌豆料喂之常食菟豆則無病。  
煨灶貓用豬腸或魚腸入些須雄黃在內煨熟飼之  
。牛中暑用胡麻苗搗汁灌之即好無苗即用麻子  
二三兩搗爛和井水調勻灌之。牛馬豬驢瘟用狼  
毒牙皂各一兩黃連一兩五錢雄黃硃砂各五錢為  
末豬擦入眼中牛馬驢吹入鼻中。凡雞鴨欲其  
速肥胡麻子拌飯子加硫黃少許餵七其臆壯異常

蟲魚

魚瘦而生白點者名虱用楓樹皮投水中即愈。鱉與蟾蚌被蚊子一叮即死。水中浮萍晒乾薰蚊子則死。馬蠟畏肥皂。畏蛇萎黃。稻草索懸數條於壁上則蠅不來。蚕畏雷亦畏鼓聞鼓聲則伏而不起。令蛙不鳴三五日以野菊花為末順風吹之。辟蠅臘月猪油以瓶懸壁上。麻葉燒烟能辟蚊子。陳茶末燒烟蠅速去。治壁虱蕎麥稈作薦可除。五月五日取田中紫萍晒乾取伏翼血漬之又晒又漬數次為末作香燒之大去蚊蚋。一云燒蝙蝠屎可辟蚊子。蚊蠶之屬得飛燕食之則能變化。之吐氣成樓臺所以誘燕也。凡魚蝦蟾入夜皆朝北方。蜜蜂桶用黃牛糞塗之。和泥封之能辟諸蟲。蜜有收蜂亦不他去極妙。收蜜蜂先以水洒之蜂成一團遂嚼薄荷以水噴之再以薄荷塗手徐徐拂拭趕入桶中安乾燥處蓋蜂畏薄荷不蟄人。蚕食而不飲二十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蟬不食不飲三日而死。辟蚊及諸蟲以苦練子柏子菖蒲為末慢火燒之聞者自去。辟蚊蚋以乾鱉鱉骨燒之令化為水。乾菖蒲切片置床褥下可除壁虱。頭上虱荊蘆為末糝擦其髮中經宿虱皆乾死自落。去頭上虱輕粉少許糝頭上一二日自死。

夜航船卷十九

物理

十九觀術錄本

。八角虱多在陰毛上用輕粉敷之脫去。象糞能去壁虱。取其所食餘草打薦永無壁虱。辣蓼晒乾鋪席上除壁虱。芸香置於帙中辟蠹魚置席下去壁虱。虱入耳以猪毛蘸膠捲入粘出之。斷瓊中蛀魚虫鰻魚骨燒烟薰之置其骨於衣箱中斷白魚諸虫咬衣服燒烟薰屋舍免竹木生蛀虫。人為山中。大蟻傷急以地上土擦傷處則不痛。治廁中蛆以蓴菜一把投廁缸中即無。

夜航船卷十九

物理

十九觀術錄本

夜航船卷二十

方術部

古劍閣菴老人細

符

治脚麻法口稱木瓜曰還我木瓜錢急急如律令一氣念七遍即止。治瘧呪餅法先面東燒香虔誠於油餅中書一攤字以筆圈之從左邊圍三次將餅於香上誦乾元亨利貞七遍當發日早搗取所書字用棗湯嚼餅食之無不效。如病痞多念穢跡呪愈。辟百邪惡鬼令人不病疫常以雞鳴時存心念四海神名三七遍曰東海神阿明南海神祝融西海神巨來

夜航船卷二十

方術

一

北海神禹強每入病人宅存心念三遍口勿誦。呪瘧法取梨一箇先吸南方氣一口將梨子呪曰南方有池池中有水水中有魚三頭九尾不食人間五穀唯食瘧鬼呪三遍吹於梨上書救殺死三字令病人臨發前食之。一切疾患疼痛呪棗法呪曰金木水火土五行助力六甲同威天罡大神收入棗心棗入腸中六腑安寧萬病俱息急速求棗用棗一箇念呪一遍吸罡氣一口入棗中男去尖女去蒂用水嚼下忌厭物七日。呪齒痛用紙一張隨大小方圓摺作七層取三寸釘一枚於屋椽或梁上當紙中心釘之下釘之時先吸南方氣一口默呪曰南山赤童子故

來食我齒釘在椽梁上永處千年紙每呪一遍令患人咳一聲及吸十氣一口下釘錐一槌如是呪七遍即七吸氣七槌釘其齒立效。呪風疹用帛一張熟按之於患人身體上下膏掠之其初欲行時取東方氣一口默念曰東來馬子西來驢子好面敗容待文書急急如律令勅乃上下膏掠亂紙于門外東道口而歸。如入山林默念儀方不見蛇默念儀康不怕虎。有蛇虺處多以小瓦片書儀方二字蛇自畏避。凡被蜈蚣咬急以手指於地上乾上中書一王字於王字內撮土糝咬處即愈。多求致怨憎少求人愛梵智求龍珠水不復相見書此四句雕貼於

夜航船卷二十

方術

二

於牆壁間可斷蛇。辟蚊子呪曰天地太清日月太明陰陽太和急急如律令救勅面北陰念七遍吸氣吹燈草上點之。噎地哩穴哩婆婆呵訶此呪居人家每夜點燭了面北立志心念誦七遍將剔燈杖子燈焰上度過攪油七匝能免一切蚊蠅投咬之苦。去壁虱法上寫欠我青州木瓜錢貼床脚即去。倒念揭諦呪七遍能使網罟無所得。遇夜行或寢處驚怖惡夢即呪曰婆珊婆演底攝。脚轉筋疼書木瓜字於疼處則處止。閉氣念乾元亨利貞七遍喫嚼錢即碎。釜鳴呼婆女七。每聞鴉噪默念乾亨利享利貞七遍。渡江者朱書禹字佩之免風濤保

安吉。蜂螫人就地以竹窺丙丁火三字七遍取土  
楷螫處。降大法左手挑寅剔丁掐戌念雲龍風虎  
降伏猛獸其犬不吠而去不咬人。降蛇法呪曰天  
迷迷地地迷迷不識吾時天濛濛地濛濛不識吾踪  
左為潭鹿鳥乙步右為鳥鷄三二步又念曰吾是大  
鵬鳥千年萬年王。呪棗法治百病呪曰華表柱念  
七遍望天罡取氣一口吹於棗上嚼喫湯水下華表  
柱鬼之祖名也。過人捕魚鰲飛禽走獸之屬但念  
南無寶勝如來捕者終無所獲。賭骰子呪云伊帝  
彌帝彌揭羅帝。百鳥糞衣念護羅七聲

方法

卷三

方術

三觀海壽錄

婦人懷娠欲成男者以芥密置床下以刀口向下必生  
男雞伏卵用此法亦多成雄。皂莢水觸人眼痛不  
可忍持襯衣角楷之即愈。凡患偷針眼者以布針  
一條對井以目睛睨視之已而折為兩段投井中眼  
即愈勿令人知。有脚汗人歲朝密立於搗衣石上  
即愈。護生草清明絕蚤取薺菜花莖陰乾暑月作  
挑燈杖能令蚊蛾不至。燈草於臘月內取溪河水  
浸七晝夜陰乾夏月點燈能去青虫。穰鼠日每月  
辰日塞穴鼠當自死。翼日挂帳無蚊子。食魚骨  
鯁取罇覆頭即下。除夜五更使一人房中向窗扇  
一人問云扇蚊恁麼答云扇蚊子凡七問七答乃已

端午日五更亦然。樹不生果除夜着二人伏樹下  
一人持斧問云你生果否不生斫汝作柴樹下一人  
應云我生我生是年即結實。辟火法用緋紅絹帛  
五尺至一丈剪作幡形懸竹竿上投當風火中風回  
火息矣無絹帛以緋衣服代之亦可。取逃走人衣  
服并帶用紙裹磁石懸於井中其人即回。取霹靂  
木刻為鳥形放在露天高處衆鳥皆集不去。二麥  
稗頓於上流水流入池塘中可祛馬蝗。求雨法命  
巫師入深山擇楓樹有怪形者以茅纜繫之喝問有  
雨否一人應曰必有雨必有雨。猪尿胞貯螢火綴  
網中沉之水底則魚聚觀夜舉網則魚必多。取頭

卷三

方術

四觀海壽錄

垢塗針及塞針孔水上自浮。取戎鹽塗雞鴨蛋上  
相連十枚不落。取蚕沙一石二升用丁日就吉地  
埋則蚕大熟。取水獺胆以篋子蘸畫酒杯中一半  
酒去餘半在盞不傾。置牛骨於地中則水不涸。  
削木令圓舉以向日艾承其影則得火。以黑犬血  
和蟹燒之鼠悉去。如值火災急以瓶甌覆坑上火  
即滅。以白礬煮燈心點之省油。猪血浸新磚磚  
墮水中引魚自聚歲夜取富貴家田內泥打灶主招  
財。桃樹撐門辟邪祟不敢入門。月厭上取土泥  
塞鼠穴則鼠遠去。人髮結挂果樹上鳥雀不敢食  
其實。驚蟄日以灰糝門外免虫蟻出。七月上旬

S  
2121.5  
156(1135)



ZW 21181000819263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辰日斫木不蛀。熨斗內以紙襯之炒銀杏則不爆。  
 ○釜鳴不得驚呼。男子作婦人拜即止。或婦人作男子拜亦可。夜卧以鞋一仰一覆即無惡夢。遇惡犬以左手自寅吹一口氣輪至戌以指甲掐之犬即退伏。暗傳書法以杜仲末白礬葶麻子各少許研細又入黃丹少許少浸寫字候乾全不見字跡以火烘之即見字看畢焚之。雞子白調白礬末刷紙作銚子煎茶沸而不燒其紙。五味子書壁上以青礬水噴之則字現。竹內膜純陰將酥塗其上見太陽即飛名飛蝴蝶。上丑日取土泥蚕室宜蚕。上辰日取道中土泥門戶辟官事。讀書燈香油一斤入

方術 五

桐油三兩耐點又辟鼠耗以鹽置盞中省油以姜擦盞則不暈